目录

[《名劍風流》古龍 2](#_Toc70239638)

[第一章 禍從天降 2](#_Toc70239639)

[第二章 龍虎風雲 21](#_Toc70239640)

[第三章 陰險毒辣 39](#_Toc70239641)

[第四章 雨夜幽靈 56](#_Toc70239642)

[第五章 生而復死 75](#_Toc70239643)

[第六章 生死之謎 91](#_Toc70239644)

[第七章 海棠夫人 107](#_Toc70239645)

[第八章 極樂毒丸 124](#_Toc70239646)

[第九章 意外之變 140](#_Toc70239647)

[第一○章 同命鴛鴦 156](#_Toc70239648)

[第一一章 情有獨鍾 173](#_Toc70239649)

[第一二章 撲朔迷離 189](#_Toc70239650)

[第一三章 別有用心 205](#_Toc70239651)

[第一四章 包藏禍心 223](#_Toc70239652)

[第一五章 堅逾金石 239](#_Toc70239653)

[第一六章 出奇制勝 256](#_Toc70239654)

[第一七章 去而復返 272](#_Toc70239655)

[第一八章 往事如煙 288](#_Toc70239656)

[第一九章 驚龍搏命 305](#_Toc70239657)

[第二○章 不堪回首 322](#_Toc70239658)

[第二一章 一諾千金 338](#_Toc70239659)

[第二二章 借刀殺人 355](#_Toc70239660)

[第二三章 懷璧其罪 372](#_Toc70239661)

[第二四章 幸脫危難 388](#_Toc70239662)

[第二五章 師奸徒惡 405](#_Toc70239663)

[第二六章 望花樓頭 421](#_Toc70239664)

[第二七章 驚奇之變 437](#_Toc70239665)

[第二八章 神秘少年 445](#_Toc70239666)

[第二九章 黑夜追蹤 469](#_Toc70239667)

[第三○章 驚人慘變 486](#_Toc70239668)

[第三一章 不測風雲 502](#_Toc70239669)

[第三二章 飛來橫禍 520](#_Toc70239670)

[第三三章 互鬥心機 536](#_Toc70239671)

[第三四章 刀光劍影 552](#_Toc70239672)

[第三五章 靈鬼化身 566](#_Toc70239673)

[第三六章 地獄惡魔 586](#_Toc70239674)

[第三七章 閻王債冊 598](#_Toc70239675)

[第三八章 奇峰迭起 615](#_Toc70239676)

[第三九章 風波已動 631](#_Toc70239677)

[第四○章 妖法無邊 650](#_Toc70239678)

# 《名劍風流》古龍

《二○一一年七月一日版》

《好讀書櫃》典藏版

# 第一章 禍從天降

庭院深沉，濃蔭如蓋，古樹下一個青袍老者，鬚眉都已映成碧綠，神情卻是說不出的安詳悠閒，正負手而立，靜靜地瞧著面前的少年寫字。

這少年盤膝端坐在張矮几前，手裏拿著的筆，粗如兒臂，長達兩丈，筆端幾已觸及木葉，赫然竟似生鐵所鑄，黝黑的筆桿上，刻著「千鈞筆」三個字，但他寫的卻是一筆不苟的蠅頭小楷，這時他已將一篇南華經寫完，寫到最後一字，最後一筆，仍是誠心正意，筆法絲毫不亂。

木葉深處有蟬聲搖曳，卻襯得天地間更是寂靜，紅塵中的囂鬧煩擾，似已長久未入庭院。

那少年輕輕放下了筆，突然抬頭笑道：「黃池之會，天下英雄誰肯錯過？你老人家難道真的不去了麼？」

青袍老者微微笑道：「你直待這一篇南華經寫完才問，養氣的功夫總算稍有進境，但這句話仍是不該問的，你難道還勘不破這『英雄』二字？」

少年抬頭瞧了瞧樹梢，卻又立刻垂下了頭，道：「是。」

有風吹過，木葉微響，突然一條人影自樹梢飛鳥般掠下，來勢如箭，落地無聲，竟是個短小精悍的黑衣人，黑色的緊身衣下，一粒粒肌肉如走珠般流竄全身上下，每一寸都充滿了警戒之意，當真如強弩在匣，一觸即發。

但這老少兩人神色卻都絲毫不變，只是淡淡瞧了他一眼，也不說話，彷彿這黑衣人早就站在那裏似的。

黑衣人突然笑道：「樂山老人俞放鶴，果然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卻不想公子竟也鎮定如此，我黑鴿子總算開了眼界。」抱拳一禮，眉宇間頓現敬佩之色。

俞放鶴笑道：「原來是輕功七俊中的黑大俠。」

黑鴿子道：「前輩總該知道，武林七禽中，就數我黑鴿子最沒出息，既不能做強盜也不能當鏢客，只有靠著兩條跑得快的腿，一張閉得嚴的嘴替人傳遞書信來混日子。」

俞放鶴悅聲道：「黑兄平生不取未經勞力所得之財物，老朽素來佩服，卻不知是哪位故人勞動黑兄為老朽傳來書信？」

黑鴿子笑道：「傳信之人若不願透露身份，在下從來守口如瓶，此乃在下職業道德，前輩諒必不至相強，但在下卻知道這封書信關係著前輩一件極重大的秘密，所以必須面交前輩。」慎重地取出書信，雙手奉上。

俞放鶴微微沉吟，卻又將那封信送了回去，道：「既是如此，就請閣下將此信大聲念出來吧。」

黑鴿子道：「但此信乃是前輩的秘密……」

俞放鶴笑道：「正因如此，老朽才要相煩閣下，老朽平生從無秘密，自信所作所為，沒有一件事是不能被人大聲念出來的。」

黑鴿子聳然動容，軒眉大笑道：「好個『從無秘密』，當今天下，還有誰能做到這四個字！」

雙手接過書信撕了開來，三頁寫得滿滿的信紙，竟黏在一起，他伸手沾了點口水，才將信紙掀開，瞧了一眼，大聲念著道：「放鶴仁……」

那「兄」字還未說出口來，身子突然一陣抽搐，倒了下去。

俞放鶴終於變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就在這眨眼間他脈息便已將斷，俞放鶴不及再問別的，大聲問道：「這封信究竟是誰要你送來的？誰？」

黑鴿子張開了嘴，卻說不出一個字，只見他面色由青變白，由白變紅，由紅變黑，眨眼間竟變了四種顏色，面上的肌肉，也突然全都奇蹟般消失不見，剎那前還是生氣勃勃的一張臉，此刻竟已變成個黑色的骷髏。

那少年手足冰冷，尖聲道：「好毒！好厲害的毒。」

俞放鶴緩緩站起，慘然長嘆道：「這封信本是要害我的，不想卻害了他，我雖未殺他，他卻因我而死……」

只見黑鴿子身上肌肉也全都消陷，懷中滾出了幾錠黃金，想來便是他傳信的代價，也正是他生命的代價。

俞放鶴瞧著這金子，突然拾起了那封書信。

少年目光一閃，驚呼道：「你老人家要怎樣？」

俞放鶴神色又復平靜，緩緩道：「此人為我而死，我豈能無以報他，何況，要害我的這人手段如此毒辣，一計不成，想必還有二計，就說不定還要有無辜之人陪我犧牲，我活著既不免自責自疚，倒不如一死反而安心。」

那少年顫聲道：「但……但你老人家難道不想知道究竟是誰要害你？你老人家一生與人無爭，又有誰會……」

話未說完，突聽「轟」的一聲巨震，那幾錠金子竟突然爆炸，震得矮几上的水池紙硯全都掉了下來。

俞放鶴身子看似站著不動，其實已躍退三丈後又再掠回，他平和的目光中已有怒色，握拳道：「好毒辣的人，竟在這金錠中也藏有火藥，而且算準黑鴿兄將信送到之後再爆，他不但要害我，竟還要將送信人也殺死滅口……」

少年目光變色，恨聲道：「這會是什麼人？既有如此毒辣的一顆心，又有如此巧妙的一雙手，此人不除，豈非……」

俞放鶴黯然一嘆，截斷了他的話，慘笑道：「其實，這也不能怪他，他如此處心積慮地要害我，想必是我曾經做錯了什麼事，他才會如此恨我。」

少年目中淚光閃動，顫聲道：「但你老人家一生中又何嘗做錯了什麼事？你老人家如此待人，卻還有人要害你老人家，這江湖中莫非已無公道。」

俞放鶴緩緩道：「佩玉，莫要激動，也千萬莫要說江湖中沒有公道，一個人一生之中，總難免做錯件事，我也難免，只是……只是我一時間想不起罷了。」

突聽遠處有人大喝道：「俞放鶴在哪裏？……俞放鶴在哪裏……」

這喝聲一聲接著一聲，越來越近，喝聲中夾著的驚呼聲、叱罵聲、暴力撞門聲、重物落地聲，也隨著一路傳了過來，顯見俞宅家人竟都攔不住這惡客。

少年俞佩玉動容道：「是什麼人敢闖進來？」

俞放鶴柔聲道：「有人來訪，我本就不應阻攔，何況，客已進來，你又何苦再出去……」突然轉頭一笑，道：「各位請進吧。」

花園月門中，果然已闖入五條錦衣大漢，人人俱是滿面殺機，來勢兇惡，但瞧見這父子兩人安詳鎮定的神色，卻又都不禁怔了怔，當先一條虯髯紫面大漢，手提金背九環刀，厲聲狂笑道：「俞放鶴，好惡賊，我總算找著你了。」

狂笑聲中金環震動，瘋狂般向俞放鶴一刀砍下，樹葉都被刀風震得簌簌飄落，俞放鶴卻凝立不動，竟似要等著挨這一刀！

少年俞佩玉頭也未抬，手指輕輕一彈，只聽「嗤」的一聲，接著「噹」的一響，虯髯大漢掌中金刀已落地。

他半邊身子都已發麻，耳朵裏嗡嗡直響，面上更早已變了顏色，眼睜睜瞧著這少年，既不敢進，又不敢退。

俞佩玉已緩緩走了過來，突聽俞放鶴沉聲道：「佩玉，不得傷人。」

俞佩玉果然不再前走一步，虯髯大漢濃眉頓展，仰天狂笑道：「不錯，俞放鶴自命仁者，手下從不傷人，但你不傷我，我卻要傷你，你若傷了我一根毫髮，你就是沽名釣譽的惡賊。」

他居然能將不通之極的歪理說得振振有詞，臉厚心黑，可算都已到家了，俞放鶴卻不動容，反而微笑道：「如此說來，各位無論如何都是要取老朽性命的了？」

虯髯大漢獰笑道：「你說對了。」

突然往地上一滾，金刀便已搶入掌中，振刀大喝道：「兄弟們還不動手。」

喝聲中九環刀、喪門劍、虎頭鉤、判官筆、練子槍，五件兵刃，已各自挾帶風聲，向老人擊出。

就在這時，突聽一人長笑道：「就憑你們也配傷得了俞老前輩。」

一條人影隨著清朗震耳的笑聲，自樹梢衝入刀光劍影中，「嘩啦啦」一響，九環刀首先飛出，釘入樹幹，「喀嚓」一聲，喪門劍也折為兩段。接著，一對判官筆沖天飛起，虎頭鉤挑破了使劍人的下腹，練子槍纏住了使鉤人的脖子，剎那之間，五條大漢竟全都倒地不起。

這人來得既快，身手更快，所用的招式，更如雷轟電擊，勢不可擋，俞氏父子不禁聳然動容。

直到現在他們才瞧清這人乃是個紫羅輕衫，長身玉立的英俊少年，目光灼灼，英氣逼人，只是一張蒼白的臉，冷冰冰的沒什麼表情，顯得有些寒峻冷漠。

此刻他竟已拜倒在地，恭聲道：「小子在路上便已聽得這五人有加害前輩之意，所以一路跟來，見得前輩如此容讓，這五人竟還如此無禮，小子激怒之下，出手未免重些，以致在前輩府中傷了人，還請前輩恕罪。」

他出手解圍，竟不居功，反先請罪。

俞放鶴長嘆道：「世兄如此做法，全是為了老朽，這「恕罪」兩字，但請再也休要提起，只是這五人……唉，老朽委實想不起何時開罪了他們，卻害得他們來此送死。」

默然半晌，展顏一笑，雙手攙扶這羅衫少年，笑道：「世兄少年英俊，若為老朽故人之子，實是不勝之喜。」

羅衫少年仍不肯起來，伏地道：「前輩雖不認得小子，小子之性命卻為前輩所賜，只是前輩仁義廣被四海，又怎會記得昔年曾蒙前輩翼護的一個小孩子。」

俞放鶴攙起了他的手，笑道：「但如今這孩子非但已長大了，而且還反救了老朽一命，看來天道果然……」雙臂突然一震，將那少年直摔了出去，倒退三步，身子發抖，顫聲道：「你……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羅衫少年凌空一個「死人提」飄然落地，仰天大笑道：「俞老兒，你掌心已中了我「立地奪魂無情針」，便是神仙也救不活你了，你再也休想知道我是什麼人……」

俞佩玉早己衝到他爹爹身旁，只見他爹爹一雙手在這剎那間便已腫起兩倍，其黑如漆，其熱如火。再瞧這老人面目，也已全無血色，顫抖的身子已站不直，嘴裏已說不出話，俞佩玉心膽皆裂，嘶聲道：「我父子究竟與你有何仇恨？你要下此毒手？」

羅衫少年大笑道：「我和姓俞的素無冤恨，也不過是要你們的命而已。」

他口中大笑，面上卻仍是冰冰冷冷，全無表情。

俞佩玉瞧了瞧地上屍身，咬牙道：「這都是你佈下的毒計？」

羅衫少年道：「不錯，我為了要取你父子性命，陪著你父子死的已不止這六個……」

突然撮口而嘯，四面牆頭，立刻躍入了二十餘條黑衣大漢，各展刀劍，人人俱是腳步輕靈，身手矯健，看這撲了過來的二十餘條大漢，竟無一不是江湖中獨當一面的高手，只是人人都以一方紫羅花巾蒙住了臉，竟都不願被人瞧出來歷。

羅衫少年仰天大笑道：「姓俞的，我瞧你還是束手認命了吧，咱所畏懼的只不過是俞老兒一雙天下無敵的金絲綿掌，俞老兒既已不中用，你還想怎樣？」

俞佩玉目光一轉，便已瞧出這些人身手不弱，他心中不但悲痛之極，憤怒之極，也難免要驚駭之極。

若是換了別人早已神智失常，縱不膽裂氣餒，也要瘋狂拼命，但這少年卻大是與眾不同，身子一轉背起了他爹爹，將老人的長衫下襬往腰間一束，右手已抄起了那杖千鈞鐵筆。

這時黑衣大漢們已摸到近前，瞧見這少年居然還能氣定神凝地站在那裏，也不覺怔了一怔，方自展刀撲上。

只見刀光閃動，寒芒滿天，雖是十餘柄刀劍同時搶攻，但章法卻絲毫不亂，攻上的攻上，擊下的擊下，砍頭的砍頭，削足的削足，十餘柄刀劍同時刺向同一人，竟絲毫不聞刀劍相擊之聲。

但突然間，一陣狂風著地捲起，千鈞鐵筆橫掃而出，金鐵交鳴之聲立時大作，鋼刀鐵劍，彎的彎，折的折，脫手的脫手，十餘大漢身子齊被震出，但覺肩痹腕麻，一時間竟抬不起手。

這面如冠玉、溫文爾雅的少年，竟有如此驚人的神力，當真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但這些大漢終究不是俗手，雖驚不亂，十餘人後退，另十餘人又自搶攻而上，俞佩玉千鈞筆再次揮出。

這一次卻再也無人敢和他硬碰力拼，只是乘隙搶攻，四下遊擊，只聽風聲震耳，震得樹葉如花雨般飄落。

二十餘條大漢左上右下，前退後繼，竟無一人能攻入筆風圈內，只是這千鈞鐵筆威勢雖猛絕天下，畢竟太長太重，施展既不能如普通刀劍之靈活，真力之損耗也太多，二十餘招過後，俞佩玉白玉般的額角上已滿是汗珠。

羅衫少年撫掌大笑道：「對，就是這樣，先耗乾他力氣再說，老鼠已被捉進了罐子，還怕他跑得了麼？」他雖然戴著面具，但聽他語聲，年齡也的確不大。

俞佩玉雖在和別人動手，眼睛卻不斷在留意看這狠毒的少年，更留意著這少年的一雙手，手中的無情針。

只聽他背後老父的呼吸已越來越微弱，終至氣若游絲，而面前這強敵的身子卻漸漸走近，一雙手似乎已將揮出。

俞佩玉心已碎，力已竭，突然大呼道：「罷了。」

他明知此番若是脫走，只怕再也難查出這些仇人的真相來歷，但情勢卻已逼得他非走不可。

話聲出口，千鈞筆「橫掃千軍」，突然往一條使刀的大漢當胸砸了過去，那大漢心膽皆喪，魂不附體，跌在地上，連滾幾滾，千鈞筆竟插入地下，俞佩玉身子竟借著這一戳之力，「呼」地自眾人頭頂上飛過，飛過樹梢，就好像一隻長著翅膀的大鳥似的，飄飄蕩蕩，飛了出去。

千鈞筆居然還有這點妙用，更非眾人始料所及。

羅衫少年頓足道：「追！」

他腳一頓，人也箭一般竄了出去，但他終究還是慢了一步，何況他輕功本就和俞佩玉差著三分，俞佩玉借了那一戳之力，輕功更無異加強了一倍，等他飛掠出牆，但見牆外柳絲在風中飄拂，河水在陽光下流動，一條黃犬夾著尾巴從小橋上走過。

俞佩玉卻已瞧不見了。

俞佩玉其實並未走遠，只是躲在橋下荒草中。

背後背著一人，他餘力實已不能奔遠，只有行險僥倖，以自己的性命來和對頭的機智賭上一賭。

只聽那羅衫少年輕叱道：「分成四路，追！」

一人道：「橋下……」

羅衫少年怒道：「姓俞的又不是呆子，會在橋下等死？」

接道，衣袂帶風之聲，一個接著一個自橋上掠過，「撲通」一聲，那條黃犬慘吠著跌入河裏，想是那羅衫少年惱怒之下，竟拿狗來出氣，水花消失時，四下已再無聲息，俞佩玉一顆心提起，又放下，還是伏身草中，動也不動。

他當真沉得住氣，直到了盞茶時分，確定那些人不再回來，方自一掠而出，不奔別處，卻筆直奔回自家庭院－－

別人算準他不敢回來，他就偏要回來。

庭院依舊深寂，濃蔭依舊蒼碧，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只是那六具屍身，卻又在提醒他方經慘變。

俞佩玉筆直奔入內室，將他爹爹放在床上，自櫃中取了瓶丹藥，全都灌入他爹爹嘴裏。

這本是老人秘製的靈藥，也不知道曾經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但此刻卻救不活他自己的性命，俞佩玉的眼淚，直到此刻才流下來。

陽光自小窗中斜斜照進來，照在老人已發黑的臉上，他胸中還剩下最後一口氣，茫然張開了眼，茫然道：「我錯了麼？……我做錯了什麼？……」

俞佩玉以身子擋住陽光，淚流滿面，嘶聲道：「爹爹，你老人家沒有錯。」

老人像是想笑，但笑容已無法在他逐漸僵硬的面上展露，他只是歪了歪嘴角，一字字道：「我沒有錯，你要學我，莫要忘記容讓，忍耐……容讓……忍耐……」語聲漸漸微弱，終於什麼也聽不見了。

俞佩玉直挺挺跪倒，動也不動，淚珠就這樣一滴滴沿著他面頰流下，直流了兩個時辰，還沒有流乾。

窗外陽光已落，室內黝黑一片。

黑暗，死寂，突然間，一陣腳步聲響了起來。

這腳步聲緩慢而沉重，每一腳都能踩碎人的心，這腳步聲自曲廊外一聲聲響了過來，終於走到了門口。

門，輕經被推開－－

俞佩玉還是跪在黑暗中，動也不動。

只見那人影竟自門外一步步走了進來，就像是幽靈般，還是走得那麼慢，他身子纖小，腳下卻似拖著千斤重物。

俞佩玉終於站了起來。

那人一驚，倒掠而出，退到門口，道：「你……你是什麼人？」

這句話本該俞佩玉問他的，他卻先問了出來，俞佩玉靜靜地瞧著，朦朧中只見「他」腰肢纖細，長髮披散，竟是個女子。

哪知這女子竟然嘶聲狂呼道：「好惡賊，好毒的手段，你……你居然還敢留在這裏。」

反手抽出了背後長劍，劍光閃動，發狂般撲了過來，連刺七劍。

她方才腳步那般沉重，此刻劍勢卻是輕靈飄忽，迅急辛辣，俞佩玉展動身形，避開了這一氣呵成的七著殺手，沉聲道：「菱花劍？」

那女子怔了一怔，冷笑道：「惡賊，你居然也知道林家劍法的威名？你……」

俞佩玉再退數步，嘆了口氣，道：「我是俞佩玉。」

那女子又是一怔，住手，長劍落地，垂下了頭，道：「俞……俞大哥，老伯難道……」她一面說話，目光已隨著俞佩玉的眼睛望到那張床上，說到這裏她已依稀瞧見了床上的人，身子不由得一震，風中秋葉般顫抖起來，終於撲倒在地，放聲痛哭道：「我不能相信……簡直不能相信……」

俞佩玉還是靜靜地瞧著她。直到她哭得聲音嘶啞，突然道：「好了，我已哭夠了，你說話吧。」

俞佩玉還是不說話，卻燃起了燈，燈光照亮了她一身白麻的孝衣，俞佩玉這才不禁為之一震，失聲道：「林老伯難道……難道也……」

那少女嘶聲道：「我爹爹六天前也已被害了。」

俞佩玉慘然失色，道：「是……是誰下的毒手？」

那少女道：「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霍然回過了頭，燈光下，只見她的面容是那麼清麗，又是那麼憔悴。她的眼睛雖已哭紅，雖然充滿了悲痛，卻還是能瞪得大大的，瞧著俞佩玉，眼色也還是那麼倔強。她瞪著俞佩玉一字字道：「你奇怪麼？我爹爹死了，我卻不知是被誰害的，那天我出去了，等我回去時，他老人家屍身已寒，我們家裏已沒有一個活著的人。」

俞佩玉實在想不到這看來弱不禁風的女孩子，在經過如此慘變後，還能遠自千里趕來這裏，此刻竟還能說話。

在她這纖弱的身子裏，竟似乎有著一顆比鐵還堅強的心，俞佩玉長嘆垂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那少女卻又接道：「你奇怪麼？我居然會說已哭夠了，只因我委實已哭夠，我已哭得不想再哭了，這一路上我已哭過五次。」

俞佩玉失聲道：「五次？」

那少女道：「不錯，五次，除了你爹爹和我爹爹外，還有太湖之畔的王老伯、宜興城的沈大叔、茅山下的西門……」

俞佩玉不等她說完，已聳然截口道：「他們莫非也遭了毒手？」

那少女目光茫然移向燈光，沒有說話。

俞佩玉道：「太湖王老伯金剪如龍，號稱無敵，宜興沈大叔銀槍白馬，少年時便已橫掃江南，茅山西門大叔一身軟功，更是無人能及，他們怎會遭人毒手？」

那少女悠悠道：「菱花神劍與金絲綿掌又如何？」

俞佩玉垂下了頭，黯然道：「不錯……莫非他們竟都是被同一人所害？這人是誰？」

那少女道：「只是，我並未瞧見他們的屍身。」

俞佩玉霍然抬頭，道：「既未瞧見屍身，怎知已死？」

那少女道：「沒有人……他們家裏雖然沒有死屍，卻也瞧不見一個活人，每棟屋子都像是一個墳墓……你的家，和我的家也正是如此。」

俞佩玉默然半晌，喃喃道：「家？……我們已沒有家了。」

那少女目光逼視著他，忽然道：「你要去哪裏？」

俞佩玉緩緩道：「這所有的事都是件極大的陰謀，大得令人不可思議，我現在雖猜不透，但總有一天會查出來的，你若是主使這陰謀的人，要對我如何？」

那少女道：「斬草除根？」

俞佩玉慘笑道：「不錯，你若是我，又當如何？」

那少女道：「逃……但逃向哪裏？」

俞佩玉道：「何處安全，便去那裏。」

那少女道：「安全？……你我連仇人是誰都不知道，他就算到了你身旁，你也不會知道的，普天之下，又有何處才是安全之地？」

俞佩王道：「有一處的。」

那少女道：「是什麼地方？」

俞佩玉：「黃池！」

那少女失聲道：「黃池？……如今天下武林中人，都要趕去那裏……」

俞佩玉截口道：「正因為天下英雄都要趕去那裏，那惡賊縱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在那裏出手傷人的。」

那少女緩緩點了點頭，緩緩道：「很好，你在此時此刻，居然還能想得如此周到，想必不至於被人害死了，你……你去吧。」

俞佩玉道：「你……」

那少女大聲道：「我用不著你管。」轉過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俞佩玉也不阻攔於她，只是靜靜地在後面跟著，跟出了門，那少女腳下一軟，身子跌倒，俞佩玉已在後面輕輕扶著，長嘆道：「你吃的苦太多，太累了，還是先歇歇吧。」

那少女目中又有淚光閃動，咬了咬嘴唇，道：「你何必故意裝成關心我的樣子，我……我自千里外奔到你們家來，你……你……你卻連我的名字都不問。」

俞佩玉道：「我不必問的。」

那少女突然掙扎著站起，咬著牙叫道：「放開我……放開我……你再碰我一根手指，我就殺了你。」

俞佩玉輕輕嘆了口氣，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你，卻又怎會不知道你的名字。」

那少女展顏一笑，瞬即垂下了頭，幽幽道：「只可惜你我相見的時候錯了……」

話猶未了，門外又有腳步聲響起，一個蒼老的語聲輕喚道：「少爺……少爺……」

俞佩玉橫身擋在少女前面，道：「什麼人？」

那語聲道：「少爺你連俞忠的聲音都聽不出了麼？」

俞佩玉鬆了口氣，那少女卻抓緊他肩頭，道：「誰？」

俞佩玉道：「他是自幼追隨家父的老僕人！」

那少女道：「但……但我來的時候，一個活人都未見到。」

俞佩玉怔了怔，道：「他……只怕也躲過了。」

說話間一個白髮蒼蒼的青衣老家人已走了進來，躬身道：「秣陵來的王老爺已在廳中等著少爺前去相見。」

俞佩玉動容道：「可是『義薄雲天』王雨樓王二叔？」

老家人俞忠道：「除了他老人家，還有哪位？」話未說完，俞佩玉已大步走了出去，但見曲折的長廊兩旁，不知何時已燃起了紗燈，就像是平時一樣。

俞佩玉心裏奇怪，腳步卻未停，大步衝入前廳，廳中竟是燈火通明，一個濃眉長髯，面如重棗的紫袍老人端坐在梨花椅上，正是俠名遍江湖，仁義傳四海的江南大俠，「義薄雲天」王雨樓王二爺。

佩玉奔過去跪地拜倒，哽咽道：「二叔，你……你老人家來得……來得遲了。」

王雨樓嘆道：「你和你那老爹爹的事，二叔我聽了也難受得很。」

俞佩玉慘聲道：「小侄不幸……」

突然抬起頭來，滿面驚詫道：「二叔你……你怎會這麼快就知道了？」

王雨樓手捋長髯，含笑道：「自然是你那老爹爹，我那俞大哥告訴我的。」

俞佩玉聳然失聲道：「我爹爹，他……他……何時……」

王雨樓笑道：「方才他怒氣沖沖地走出來，連我都不願理睬，我雖不知你父子兩人是為了什麼爭執起來，但是四十年來，倒真未見過他動如此大的火氣，只有叫你雲三叔陪他出去散散心，也免得你父子又……」

俞佩玉早已驚得怔住，聽到這裏，忍不住脫口呼道：「但……但我爹爹方才已……已經被害了。」

王雨樓面色一沉，皺眉道：「少年人與父母頂嘴，也是常有的事，你這孩子難道還想咒死你爹爹不成。」

俞佩玉嘶聲道：「但……我爹爹明明已……已……」

王雨樓怒叱道：「住嘴。」

俞佩玉咬牙道：「他老人家屍身還在寢室，你老人家不信，就去瞧瞧。」

王雨樓怒沖沖站起，道：「好，走！」

兩人大步而行，還未走過迴廊，便瞧見方才昏暗的寢室此刻竟已燈火明亮，俞佩玉一步衝了進去，床上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一絲不亂，放鶴老人的屍身竟已赫然不見了。

王雨樓厲聲道：「你爹爹屍身在哪裏？」

俞佩玉身子顫抖，哪裏還能說得出話，突然大喝一聲，衝入庭院，廊旁紗燈映照，照著那濃蔭如蓋的老樹，樹下莫說那六具屍身，就連方才被筆鋒舞落的落葉，都已不知被誰掃得乾乾淨淨。

千鈞筆還在那裏，矮几上水池、紙硯，也擺得整整齊齊，依稀還可瞧見紙上正是他自己方才寫的南華經。

俞佩玉手足冰冷，這幽靜的庭院，在他眼中看來，竟似已突然變成了陰森詭秘的鬼魊。

王雨樓負手而立，沉聲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俞佩玉失魂落魄，茫然道：「我……我……」

只見花叢中人影移動，正是方才那少女，俞佩玉如見救星，衝過去抓住她的手，大聲道：「她方才瞧見的……她就是『菱花神劍』林老爺子的女兒林黛羽，她方才親眼瞧見了我爹爹的屍身。」

王雨樓目光如炬，厲聲道：「你可是真的瞧見了？」

林黛羽道：「我……我方才……」

突然間，四個人大步走上曲廊，齊聲笑道：「王二哥幾時來的，當真巧得很。」

當先一人錦衣高冠，腰懸一柄滿綴碧玉的長劍，頭髮雖然俱已花白，但看來仍是風神俊朗，全無老態。

林黛羽瞧見這四人，語聲突然頓住，身子也似起了顫抖，俞佩玉更是如見鬼魅一般，面容大變，驚呼道：「林……林老伯，你……你老人家不是已……已死了麼？」

來的這四人竟赫然正是太湖金龍王、宜興沈銀槍、茅山西門風，以及蘇州大豪「菱花神劍」林瘦鵑。

林瘦鵑還未答話，他身旁西門風大笑道：「三年未見，一見面就咒你未來的岳丈大人要死了，你這孩子玩笑也未免開得太大了吧。」

俞佩玉霍然轉身，目光逼視林黛羽，道：「這可是你說的，你……你……你為何要騙我？」

林黛羽緩緩抬起頭來，目光清澈如水，緩緩道：「我說的？我幾時說過這話？」

俞佩玉身子一震，倒退五步，轉過頭，只見這五位武林名人都在冷冷瞧著他，眼神中帶著驚訝，也帶著憐憫。

那老家人俞忠不知何時已彎著腰站在那裏，賠笑道：「少爺你還是陪五位老爺子到廳中奉茶吧。」

俞佩玉縱身撲過去，緊緊抓住了他肩頭，道：「你說！你將方才的事說出來。」

俞忠竟也怔了怔道：「方才的事？方才那有什麼事？」

俞佩玉慘然失色，王雨樓道：「除了我五人外，今天可有別人來過？」

俞忠搖頭道：「什麼人也沒有……」

俞佩玉緩緩放鬆手掌，一步步往後退，顫聲道：「你……你……你為何要害我？」

俞忠長嘆一聲，凝注著他，目中也充滿了憐憫之色，嘆道：「少爺最近的功課太重了，只怕……」

俞佩玉突然仰天狂笑起來，狂笑道：「只怕我已瘋了，是麼？你們這樣瞧著我，只因你們都認為我已瘋了，是麼？你們都盼望我發瘋，是麼？」

林瘦鵑嘆道：「這孩子只怕是被他爹爹逼得太緊了。」

俞佩玉狂笑道：「不錯，我的確已被逼瘋了。」

一拳擊出，將窗子打了個大洞，一腳又將地板踢了個窟窿。

王雨樓、沈銀槍、西門風齊地搶出，出手如風，抓住了他的肩膀，林瘦鵑自懷中取出個小小的黑木瓶，柔聲道：「玉兒，聽我的話，乖乖將這藥吃下去，好生睡一覺，明天起來時，必定就會好多了。」

拔開瓶塞，往俞佩玉嘴裏塞了過去，但聞一股奇異的香氣，使人欲醉。

俞佩玉緊緊閉著嘴，死也不肯張開。

沈銀槍嘆道：「賢侄你怎地變了，難道你岳父也會害你麼？」

突聽俞佩玉大喝一聲，雙臂振起，沈銀槍、西門風如此高手，竟也禁不住這天生神力，手掌再也把持不住，喝聲中俞佩玉已沖天躍起，足尖一蹬，燕子般自樹梢掠過，如飛而去。

西門風失聲道：「這孩子好厲害，縱是俞放鶴少年時，也未必有如此身手。」

王雨樓目光閃動，長嘆道：「只可惜他已瘋了，可惜可惜……」

林黛羽撲倒在地，放聲痛哭起來。

星光滿天，夜涼如水，俞佩玉躺在星光下，已有整整三個時辰沒有動過了，甚至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他瞪著大眼睛，瞧著那滿天繁星，每一顆星光都像是一張臉，在朝著他冷笑：「你瘋了……你瘋了……」

星光剛剛疏落，晚風中突然傳來淒涼的哭聲，哭聲漸近，一個又瘦又矮，鬍子卻長得幾乎拖到地上的老頭子，隨著哭聲走了過來，坐到一株楊樹下，又哭了一陣，拾了幾塊石頭墊住腳，解下腰帶懸在樹枝上，竟要上吊。

俞佩玉終於忍不住掠過去，推開了他。

那老頭子賴在地上哭道：「你救我作甚？世上已沒有比我再倒霉的人了，我活著也沒意思，求求你讓我死吧，死了反而乾淨。」

俞佩玉嘆了口氣，苦笑道：「世上真的沒有比你更倒霉的了麼？……今天一天裏，我沒有了家，沒有了親人，我說的話明明是真的，世上卻沒有一人相信，世上也再無一個我能信任的人，平日在我心目中大仁大義的俠士，一日間突然都變得滿懷陰謀詭譎，平日裏最親近的人，一日間也突然都變得想逼我發瘋，要我的命，我難道不比你倒霉得多。」

那老頭子呆望了他半晌，訥訥道：「如此說來，我和你一比，倒變成走運的人了，你委實比我還該死，這繩子就借給你死吧。」

哈哈一笑，揚長而去。

俞佩玉呆望著他走遠，將自己的脖子，往繩圈裏試了試，喃喃道：「這倒容易得很，一死之後，什麼煩惱都沒有了，但我又真的是世上最該死的人麼？」

突然哈哈一笑，道：「就算我已死過一次了吧。」

解下繩索，拍手而去。

一路上他若走過池塘，池塘裏採菱的少女瞧見他失魂落魄的模樣，常會嬌笑著將菱角往他身上拋，他就接過來吃了。

他若走過桑林，採桑的少女也會將桑葚自樹梢拋在他身上，他也接過就吃。走得累了，他就隨便找個稻草堆睡下，醒來時卻常會有微笑的少女紅著臉端給他一碗白糖水煮蛋，若被少女的母親瞧見，提著掃把出來趕人，但瞧過他的臉後，卻又多給了他兩個饅頭，幾塊鹹菜。

這一路上他也不知是如何走過來的，他心裏想著的事也不敢向任何人透露，口中只是不斷道：「忍耐……莫忘了，忍耐……」

他似乎全不管身後是否有人追蹤，其實此刻根本已無人認得出他，他衣著本來樸素，再加上全身泥污，幾個破洞，就和叫花子相差無幾，他臉也不洗，頭也不梳，但這迷迷糊糊、失魂落魄的可憐樣子，卻更令女子喜愛。

但此刻別人是喜歡他，是討厭他，他全不放在心上。走了多日，終於走入河南境內，道上的行人，武士打扮的已越來越多，一個個都是趾高氣揚，意興匆匆，黃池盛會，七年一度，天下武林中人，誰不想趕去瞧瞧熱鬧。

過了商丘，道上更是鞭絲帽影，風光熱鬧，若有成名的英雄豪傑走過，道旁立刻會響起一片豔羨之聲：「瞧，那穿著紫花袍的就是鳳陽神刀公子，他腰上佩著的就是那柄截金斷玉的玉龍刀。」

「那位穿著黃衣服的姑娘你可認得？」

「我若不認得金燕子還能在江湖混麼？唉，人家可真是天生一對，郎才女貌。」

「呀，千牛拳趙大俠也來了。」

「他自然要來的，少林已一連七次主盟黃池之會，今年的牛耳，自然是不能讓別人搶去，趙大俠身為少林俗家弟子之長，不來行麼？」

這些話俞佩玉雖然聽在耳裏，卻絕不去瞧一眼，別人自然也不會來瞧這窩窩囊囊，走在道旁的窮小子。

走到封丘，夜已深，他沒有入城，胡亂躺在城外一家小客棧的屋簷下。

夜更深，別人都睡了，但黃池已近在眼前，他怎麼睡得著，他睜著眼睛發愣：「林瘦鵑、太湖王這些人真的會來嗎？他們究竟想幹什麼？為何定要說我爹爹未死，難道……」

突聽一人道：「紅蓮花，白蓮藕，一根竹竿天下走。」

一個乾枯瘦小，卻長著兩隻大眼睛的少年乞丐，手裏拿著根竹竿，正瞧著他笑。

俞佩玉也瞧著他笑了笑，卻不說話，他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這少年乞丐眨眨眼睛，笑道：「你不是咱們丐幫的？」

俞佩玉搖搖頭。

少年乞丐笑道：「你不是丐幫的，怎地卻打扮得和要飯的一樣，睡覺也睡在要飯的睡的地方，別的生意有人搶，不想要飯的生意也有人搶。」

俞佩玉笑了笑，道：「對不起。」

站起來走出屋簷，呆呆地站在星光下發愣。

那少年乞丐兩隻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瞧著他，像是覺得這人很有趣，用竹竿點了點他的肩頭，笑道：「聽你口音，可是從江南來的？」

俞佩玉道：「是。」

少年乞丐道：「你叫什麼名字？」

俞佩玉回過頭，又瞧了他幾眼，只覺這雙大眼睛雖然精靈頑皮，但卻只有善意，沒有惡意，也笑了笑：「我叫俞佩玉。」

那少年乞丐笑道：「我叫連紅兒，只因我穿的衣服雖破，但還是要穿紅的。」

俞佩玉道：「哦，原來是連兄。」

連紅兒大笑道：「你這人不錯，居然跟窮要飯的也稱兄道弟。」

俞佩玉苦笑道：「小弟卻連飯都要不到。」

連紅兒眼睛更亮，緩緩道：「瞧你武功根基不弱，若不是武林世家的子弟，絕不會打下這麼厚的根基，卻又為何要裝成如此模樣？」

俞佩玉一驚，道：「我……我沒有裝，我不會武功。」

連紅兒臉一板，冷笑道：「你敢騙我。」

竹竿一揚，閃電般向俞佩玉「靈墟穴」點了過去。

這一竿當真快如電光石火，點的雖是「靈墟穴」，但竿頭顫動，竟將「靈墟」四面的「膺窗」、「神藏」、「玉堂」、「膻中」、「紫宮」……等十八處大穴全都置於竹竿威力之下。

俞佩玉連遭慘變，已覺得天下任何人都可能是他那不知名的惡魔對頭派來的，肩頭一滑，閃開七尺。

那知連紅兒竹竿點到一半，便已收了回去，瞧著他冷冷笑道：「年紀輕輕，便學會騙人，長大了那還得了。」

俞佩玉垂下了頭，道：「我實有難言之隱。」

連紅兒道：「你不能告訴我？」

俞佩玉道：「你若有難言之隱，是否會告訴給一個素不相識的人？」

連紅兒瞧了他半晌，終於又笑了，道：「這句話問得妙，瞧你文文靜靜，你是從來不喜歡多話，不想說出句話倒厲害得很。」

身子懶洋洋的躺了下去，懶洋洋道：「只是，你這趟恐怕是白來了，黃池之會你是去不成的。」

俞佩玉又是一驚，道：「你……你怎知道……」

連紅兒笑道：「我這雙眼睛就是照妖鏡，無論什麼人，只要被我這雙眼睛瞧過三眼，我就知道他是什麼變的。」

俞佩玉瞧著這雙眼睛，不覺又是驚奇，又是佩服。

連紅兒的眼睛卻瞧著天，悠悠道：「黃池之會，可不是人人都可以來的，若沒有請帖，就得是發起此會之江湖十三大門派的弟子，你呢？」

俞佩玉垂下了頭，道：「我……我什麼都不是。」

連紅兒道：「那麼你不如此刻就回去吧。」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丐幫可是那十三大門派之一？」

連紅兒笑道：「自然是的，這四十多年雖然每次主盟的都是少林，但若咱們丐幫不給他面子，那隻牛耳朵只怕早就被武當、崑崙搶走了。」

俞佩玉喃喃道：「我若混在丐幫弟子中，想必沒有人能瞧得出來……」

連紅兒大笑道：「如意算盤倒是打得真響。」

俞佩玉突然跪了下去，道：「但求連兄相助小弟這一次，在貴幫幫主面前說個情，小弟只求能進去，別的事都不用費心。」

※※※

連紅兒笑嘻嘻瞧著他，道：「我和你素不相識，為何要幫你這個忙？」

俞佩玉呆了一呆，道：「因為……因為……」

長嘆一聲，緩緩站起，他實在說不出因為什麼，他只有走。

連紅兒也沒有喚他回來，只是笑嘻嘻地瞧著他垂頭喪氣地走入黑暗，就像是瞧著個快淹死的人沉到水裏去。

黑暗中，俞佩玉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還是一片黑暗，突然間，遠處火光閃動，一群人拍手高歌。

「紅蓮花，天下誇，壞人遇著他，駭得滿地爬，好人遇著他，拍手笑哈哈，走遍五湖加四海，也只有這一朵紅蓮花。」

俞佩玉什麼人都不願瞧見，轉頭而行，哪知這群人卻突然圍了上來，圍在他四周大笑著，拍著手。

火光閃動中，只見這些人一個個蓬衣赤足，有老有少，俞佩玉怔在那裏，還未說話，哪知這些人卻又拍手高歌。

「俞佩玉，人如玉，半夜三更裏，要往哪裏去？」

俞佩玉倏然變色，失聲道：「各位怎會認得在下？」

一個老年乞丐走了出來，含笑行禮道：「我家幫主聞得公子遠來，特令我等……」

俞佩玉大聲道：「但我卻根本不認得你家幫主。」

那老丐笑道：「公子雖不認得我家幫主，幫主卻久聞公子大名，所以特命我等在這裏等著公子大駕前來，並且還要送東西給公子。」

俞佩玉雙拳緊握，冷笑道：「好，送來呀。」

那老丐一笑道：「公子莫要誤會，我等要送上的可不是刀劍拳頭。」

說著自懷中取出個黃色的信封，雙手奉上，笑道：「公子瞧一瞧就明白了。」

俞佩玉不由得接了過來，心念閃動，突然想起那封「死信」，雙手一震，一把抓住了那老丐衣襟，將信封送到他面前，厲聲道：「你舔一舔。」

那老丐含笑瞧了他一眼，道：「公子倒真仔細。」

竟果然伸出舌頭舔了舔，還舔了舔信封裏面那張帖子，笑道：「這樣公子可放心了麼？」

俞佩玉倒覺有些不好意思，手掌鬆開，只見那帖子上寫著的竟是「恭請閣下光臨黃池之會」。

他又是一驚，再抬頭時，老老少少一群人竟已全都走了，只留下那堆火光還在黑暗中閃動不熄。

俞佩玉瞧著這堆火，不覺又發起愣來。這幫主是誰，他都不知道，卻又為何要送他這張請帖？

這些天來他所遇見的，不是荒唐得可笑，就是詭秘得可怖，毒辣得可恨，件件卻又都奇怪得不可思議，無法解釋。

他手裏拿著請帖，又不知怔了多久，黑暗中竟突然又有腳步聲傳來，他又想走，卻又聽得有人輕叱道：「站住！」

俞佩玉嘆了口氣，不知又有什麼事，什麼人來了，這些天他遇見的事沒有一件是可以預料得到的，遇見的人也沒有一個他能猜出身份來意，他索性想也不去想，只見這次來的人竟有七個。

這七人兩個穿著道袍，一個穿著僧衣，還有三個緊衣勁服，最後一人竟是個披著繡花斗篷的女子。

但這七人裝束雖不同，卻都是精明強悍、英氣勃勃的少年，身手也俱都十分輕靈矯健。

當先一個黑衣少年目光灼灼，瞪眼瞧著他，喝道：「朋友站在這裏想幹什麼？」

俞佩玉冷笑道：「連站都站不得麼？」

那少年劍眉一挑，還未說話，身旁的僧人已含笑合十道：「施主有所不知，只因黃池之會已近在明日，天下武林中人大多聚集此地，難免便有不肖之徒乘機滋事，主會的十三派掌門人有鑒於此，特令弟子們夜巡防範，貧僧少林松水，這幾位師兄乃是來自武當、崑崙、華山、點蒼、崆峒等派。」

俞佩玉展顏道：「原來各位乃是七大劍派之高足……」

那黑衣少年一直瞪著他掌中請帖，突然道：「這帖可是你的？」

俞佩玉道：「正是。」

話猶未了，劍光一閃，已迫在眉睫，這少年果真不愧名門高足，眨眼間便已拔劍出手，俞佩玉猝不及防，全力閃身避過，耳朵竟險些被削去半邊，不禁怒道：「你這是幹什麼？我這請帖難道是假的？」

黑衣少年掌中劍已化做點點飛花，逼了過來，冷笑叱道：「不假！」

他劍勢看來並不連貫，但卻一劍緊跟著一劍，絕不放鬆，俞佩玉避開了十七劍才喘了口氣，喝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少女突然冷冷道：「等問過話再動手也不遲吧。」

黑衣少年倒是真聽話，劍勢一收，眼睛瞪得更大，厲聲道：「你說，這請帖是哪裏來的？」

俞佩玉道：「別人送我的。」

黑衣少年嘿嘿笑道：「各位聽見沒有，這是別人送他的。」

俞佩玉道：「這很好笑麼？」

少林松水也沉下了臉，緩緩道：「你這請帖，卻嫌太真了。施主有所不知，此次黃池之會，請帖共有七種，這黃色請帖最是高貴，若非一派掌門，也得是德高望重的前輩才能有這種帖子，也唯有十三位主會的掌門人才能送出這種帖子，而閣下……」

黑衣少年冷笑道：「而閣下卻不像是和這十三位掌門人有什麼交情的人，這帖子不是偷來的，就是騙來的。」

喝聲中長劍又復刺出，這一次那少女也不開口了，七個人已成合圍之勢，將俞佩玉圍在中央。

俞佩玉滿肚子冤枉，卻又當真不知如何解釋，那見鬼的「幫主」送他這張帖子，莫非就是要害他的？

黑衣少年掌中劍絲毫也不留情，使的正是正宗點蒼「落英飛花劍」，迅急、辛辣，正是點蒼劍法所長，這種劍法也正是最最不易閃避的，俞佩玉苦於不能還手，片刻間已連遇險招。

那少女皺眉道：「你還不束手就縛，難道真要……」

話猶未了，突聽半空中傳下一陣長笑，長笑曳空而過，眾人失驚抬頭，只見一條人影在黑暗中閃了閃，如神龍一現，便消失無影，卻有件東西自半空中飄飄蕩蕩，落了下來。

黑衣少年劍光一閃，挑在劍尖，竟赫然是朵紅色的蓮花。

黑衣少年面色立變，失聲道：「紅蓮花！」

少林松水卻已向俞佩玉長揖含笑道：「原來施主竟是紅蓮幫主的好友，弟子不知，多有失敬。」

黑衣少年苦笑跌足道：「你……前輩為何不早說。」

俞佩玉怔了半晌，嘆道：「我其實並不認得這位紅蓮幫主的。」

黑衣少年垂首道：「前輩若再如此說，晚輩便更置身無地了。」

俞佩玉只有苦笑，還是無法解釋，那少女一雙剪水雙瞳盯著他，嫣然笑道：「弟子華山鍾靜，敝派在前面設有迎賓之館，公子既是紅蓮幫主的朋友，也就是華山派的朋友，公子若是不嫌棄，就請移駕到那邊歇歇。」

黑衣少年拊掌道：「如此最好，明日清晨，敝派自當車駕相迎，恭送前輩赴會。」

俞佩玉想了一想，苦笑道：「也好。」

就這樣，他就被人糊裏糊塗地自黑暗中送入了輝煌的迎賓館，但那位紅蓮幫主究竟是何許人也，他還是不知道。

迎賓館終夜燈火通明，寬敞的大廳，未懸字畫，卻懸著十四幅巨大的人像，俞佩玉自最後一幅瞧過去，只見這十四幅人像畫的有僧有俗，有女子，也有乞丐，年齡身份雖不同，但一個個俱是神情威嚴，氣度不凡。

鍾靜跟在身旁，笑道：「這就是發起黃池之會十四位前輩掌門的肖像，七十年前，武林中爭殺本無寧日，但自從這十四派黃池聯盟後，江湖中人的日子可就過得太平多了，這十四位前輩先人的功德，可真是不小。」

俞佩玉也不知是否在聽她說話，只是呆呆地瞧著當中一幅肖像，上面畫著的乃是個面容清臒、神情安詳的老者。

鍾靜笑著接道：「公子只怕要奇怪，這當中一幅畫，怎會既不是少林梵音大師，也不是武當鐵肩道長，但公子有所不知，這位俞老前輩，就是黃池之會的第一個發起人，『先天無極派』當時在江湖中地位之尊，絕不在少林、武當之下。」

俞佩玉輕輕嘆了口氣，道：「我知道。」

鍾靜道：「俞老人主盟黃池之會一連三次後，雖然退位讓賢，但在會中仍有舉足輕重之勢，直到三十年前，放鶴老人接掌『先天無極派』之後，方自退出大會，家師與少林、武當等派的掌門前輩，雖然再三苦勸，怎奈這位放鶴老人生性恬淡，三十歲時便已退隱林中，絕不再過問江湖中事，所以，現在名帖上具名的，就只剩下十三派了。」

這位風姿綽約的華山弟子，笑容溫柔，眼波始終未曾離開過俞佩玉的臉，這些武林掌故娓娓道來，當真如數家珍。

俞佩玉卻是神情慘然，垂首無語。

這一夜他自是輾轉反側，難以成眠，第二日清晨方自朦朧入夢，鍾靜那嬌脆的語聲已在門外笑道：「公子醒來沒有，點蒼的楊軍璧楊師兄已來接你了。」

她眼波仍是那麼嫵媚，楊軍璧黑衣外已罩上件黃衫，神情也仍如昨夜一般恭敬，躬身笑道：「敝派迎駕的車馬已在門外，掌門謝師兄也正在車上恭候大駕。」

俞佩玉抱拳道：「不敢。」

迎賓館中，人已多了起來，還有幾人在院中練拳使劍，他也不去瞧一眼，眼觀鼻，鼻觀心，隨著鍾靜走出了門。

門外一輛四馬大車，車身豪華，白馬神駿，特大的車廂裏，已坐了九個人。

俞佩玉匆匆一瞥，只瞧見這九人中有個身穿紫花衣衫的少年，還有個黃衫佩劍少女，大概就是那神刀公子和金燕子了，此外似乎還有個華服紫面大漢，兩個裝束打扮完全一樣的玄服道人，車窗旁站著個少年，黃羅衫、綠鞘劍，正探身窗外，和一個牽著花馬的漢子低聲說話。

俞佩玉一眼雖未瞧清，但也不再去瞧，別人既不理他，他也不理別人，仍是垂首在那裏。

鍾靜不住在門外向他招手，笑道：「公子，會中再見吧……」

車門關起，馬嘶車動，那黃衫少年這才縮回頭，轉身笑道：「哪一位是紅蓮幫主的朋友？」

只見他目光灼灼，面色蒼白，赫然竟是害死放鶴老人的那狠毒的少年。

俞佩玉身子一震，如遭雷轟，別人聽得他竟是紅蓮舊交，都不禁改容相向，但他眼睛瞪著這少年，卻已發直了。

黃衫少年淡淡笑道：「在下點蒼謝天璧，與紅蓮幫主亦是故交，不知足下高姓大名？」

俞佩玉嘶聲道：「你……你雖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

突然撲起，雙拳齊出，猛烈的拳風，震得車廂中人衣袂俱都飛起。

黃衫少年謝天璧也似吃了一驚，全力避過兩拳，失聲喝道：「你這是幹什麼？」

俞佩玉拳勢如風，咬牙道：「今日你還想逃麼？我找得你好苦。」

謝天璧又驚又怒，幸好這車廂頗是寬敞，他仗著靈巧的身法，總算又躲過七拳，怒喝道：「我與你素不相識，你為何……」

俞佩玉大喝道：「六天前秣陵城外的血債，今天就要你以血來還清。」

左拳一引，右拳「石破天驚」，直擊出去。

謝天璧終於躲無可躲，只得硬接了這一拳，雙拳相擊，如木擊革，他身子竟被震得「砰」地撞在車門上。

俞佩玉怎肯放鬆，雙拳連環擊出，突聽三四人齊地叱道：「住手！」

眼前光芒閃動，三柄劍抵住了他的後背，兩柄鉤鉤住了他的膀子，一柄白芒耀眼不可逼視的短刀，抵住了他右胸，刀尖僅僅觸及衣衫，一股寒氣，卻已直刺肌膚，車廂中五件兵刃齊齊地攻來，他那裏還能動。

車馬猶在前奔，謝天璧面色更是煞白，怒道：「你說什麼？什麼秣陵城？什麼血債？我簡直不懂！」

俞佩玉道：「你懂的！」

身子突然向左一倒，撞入左面那使鉤道人的懷裏，右手已搭過另一柄銀鉤，撞上身後兩柄劍，第三柄劍方待刺來，他右手乘勢一個肘拳，將那人撞得彎下腰去，痛呼失聲。

但那柄銀玉般的寒刀，卻還是抵著他右胸。

神刀公子目光也如刀光般冰冷，冷冷地說：「足下身手果然不弱，但有什麼話，還是坐下來慢慢說吧。」

刀光微動，俞佩玉前胸衣衫已裂開，胸口如被針刺，身不由主，坐了下去，那彎下腰去的一人，卻仍苦著臉站不起來。

車廂中人俱已聳然動容，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年，竟和當今天下少年高手中地位最尊的點蒼掌門人硬拼一招，又擊倒「龍游劍」的名家吳濤，縱然有些行險僥倖，也是駭人聽聞之事。

那紫面大漢端坐不動，厲聲道：「瞧你武功不弱，神智卻怎地如此糊塗，謝兄與你素不相識，你為何胡亂出手，莫非認錯了人麼？」

俞佩玉咬牙道：「他縱然身化飛灰，我還是認得他的，六天前，我親眼看見他以卑鄙的毒計，害死了家父……」

謝天璧失聲道：「你……你莫非見鬼了，我自點蒼一路趕來這裏，馬不停蹄，莫說未曾害死你爹爹，根本連秣陵城周圍五百里都未走過。」

俞佩玉怒吼道：「你真未去過？」

那玄服道人沉聲道：「貧道可以作證。」

俞佩玉道：「你作證又有何用。」

玄服道人冷笑道：「仙霞二友說出來的話，從無一字虛假。」

俞佩玉怔了怔，對這「仙霞二友」的名字，他的確聽過。這兄弟兩人武功雖非極高，但正直俠義之名，卻是無人不知。他兩人說出來的話，當真比釘子釘在牆上還要可靠，只是，他自己的眼睛難道不可靠麼？

神刀公子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俞佩玉咬緊牙關不說話。

那「龍游劍」吳濤總算直起了腰，厲聲道：「大會期前，此人前來和謝兄搗亂，必定受人主使，必定懷有陰謀，咱們萬萬放不得他的。」

金燕子始終在冷眼旁觀，不動聲色，此刻突然冷笑道：「不錯，吳大俠若要報一拳之仇，就宰了他吧。」

吳濤臉一紅，想要說話，他瞧了瞧她腰裏佩著的劍，又瞧了瞧神刀公子掌中的玉龍刀，半句話也沒說。

謝天璧沉吟道：「以金姑娘之見，又當如何？」

金燕子瞧也不瞧俞佩玉一眼，道：「我瞧這人八成是個瘋子，趕他下車算了。」

謝天璧道：「既是如此，那麼…………」

他話未說完，神刀公子已大聲道：「不行！縱要放他，也得先問個仔細。」

金燕子冷笑一聲，扭過了頭。

吳濤撫掌道：「正該如此，瞧這廝的武功，絕不是沒有來歷的人，公子你……」

神刀公子冷冷道：「我自有打算，不用你費心。」

俞佩玉什麼話也沒說，他實是無話可說，這時車馬已頓住，外面人聲喧嚷，如至鬧市。

謝天璧一笑道：「在下委實太忙，這人交給司馬兄最好，但紅蓮幫主……」

話猶未了，外面已有人呼道：「謝大俠可是在車裏？有位俞公子可是坐這車來的麼？」

一個人自窗外探起頭來，正是將請帖交給俞佩玉的老丐。

仙霞二友齊展顏笑道：「梅四蟒，多年不見，不想你還是終日沒事忙？」

那老丐梅四蟒笑道：「今天我可有事，我家幫主要我來迎客，事完了我再去找你們這兩個假道士喝個三百杯。」

他像是全未瞧見神刀公子掌中的玉龍刀，開了車門，就把俞佩玉往下拉，口中一面接著笑道：「俞公子，你可知道，江湖中最義氣的門派自然是咱們丐幫，最有錢的就是點蒼，公子你能坐這麼舒服的車子來，可真是走運了……謝大俠，謝謝你老啦，改天有空，我家幫主請你老喝酒。」

神刀公子面色雖難看已極，但眼睜睜瞧著他將俞佩玉拉下車，竟是一言未發。

謝天璧抱拳笑道：「回去上覆紅蓮幫主，就說我必定要去擾他一杯。」

外面人聲嘈亂，俞佩玉的心更亂。

這謝天璧明明就是他殺父的仇人，又怎會不是？這紅蓮幫主又是什麼人？為何要屢次相助於他？只聽梅四蟒悄聲道：「莫要發怔，且回頭瞧瞧吧。」

俞佩玉不由自主地回頭瞧了一眼，只見車窗裏一雙明亮清澈的眼睛正在瞧他，目光既似冷酷，又似多情。

梅四蟒拍了拍他肩頭，輕笑道：「這隻小燕子，身上可是有刺的，何況身旁還有隻醋罈子在跟著，你只瞧一眼也罷，還是瞧瞧前面的熱鬧太平得多。」

# 第二章 龍虎風雲

黃池本為春秋古名，位於今之封丘縣西南，《左傳》哀公十三年，「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

正是龍虎際會，風雲叱吒，於今之黃池大會，也是本此古意，戰況卻也不減當年。

黃池古城已廢，一片平陽，廣被百里。

此刻百里平陽之上，萬頭攢動，既瞧不清究竟有多少人，也瞧不清他們是誰，但每一顆頭顱的價值至少也在千金之上。

人頭仰望，十三面輝煌的旗幟迎風招展於白雲青天下，圍著一座四丈高台，台上有煙霧繚繞，如在雲中。

梅四蟒指著一面錦幟黃旗笑道：「黃為正色，這種旗幟除了當今天下武林盟主少林之外，還有誰敢用？道家尚紫，紫色的旗幟便是武當，崑崙「天龍八式」威震天下，旗幟上也繡著條張牙舞爪的飛龍，看來好不威風。」

俞佩玉瞧著一面以十色碎布綴成的旗幟，道：「這面旗幟想必就是貴幫的標誌了。」

梅四蟒拊掌笑道：「咱們丐幫什麼事都是窮湊合，別人製旗剩下來的材料，咱們拿來縫縫補補就成了，一個大錢都不必花。」

俞佩玉道：「貴幫紅蓮幫主不知在何處？在下亟欲拜見。」

梅四蟒道：「每面旗幟下，都有座帳篷，那便是幫主的歇息之處。」

分開人叢，走了過去，十個人見了他，倒有七個躬身含笑招呼。

俞佩玉暗暗忖道：「百年以來，丐幫竟能始終保持天下第一大幫之聲名，門人弟子走出來，氣派自與別人不同，這確非易事，想那紅蓮幫主，既要統率屬下萬千弟子，又要保持地位聲威不墜，縱非三頭六臂，也得有通天的本事，我足跡從來未涉江湖，又怎會認得這麼樣的人物。」

他越想越想不通，眼前已瞧見兩座高達三丈的帳篷，帳篷之間相隔約莫二十丈，卻有二三十個少年男女，往復巡邏，神情雖然都是矯健英悍，裝束打扮卻各各不同，想來亦是自十三派弟子中選出之精華。

梅四蟒還未走過去，已有個紫衣道人迎了過來，目光上下打量了俞佩玉一眼，躬身笑道：「梅老前輩此刻才來麼！這位是……」

梅四蟒哈哈笑道：「好教道兄得知，這位就是敝幫幫主的佳賓，俞公子，那帖子……」

俞佩玉早已將請帖平舉當胸，紫衣道人倒退三步，道：「請。」

大會之警戒竟是如此森嚴，真令人難以擅越雷池一步，俞佩玉這才知道自己的確是個幸運兒，回首望去，此刻在外面巡遊觀望，無法入會的武林豪傑，少說也有一兩萬人之多。

梅四蟒已走在帳篷外，躬身道：「上覆幫主，俞公子已來了。」

神情恭謹，再無絲毫嬉笑之態。

帳篷中一人笑道：「他只怕已等不及了，快請進來。」

俞佩玉委實已等不及要瞧瞧這位神秘的紅蓮幫主，梅四蟒方才掀開帳幕，他便已大步行了進去。

只見偌大的帳篷中，只擺著張破桌子，兩條長板凳，與這帳篷本身之華麗，顯得極是不襯。

一人正伏在桌上，也不知寫些什麼，俞佩玉只瞧見他那一頭亂髮，也瞧不見他面目，只得躬身道：「弟子俞佩玉拜見紅蓮幫主。」

那人抬頭一笑，道：「俞兄還認得我麼？」

只見他矮小枯瘦，穿著件破破爛爛的紅衣服，一雙眼睛，卻是亮如明星，彷彿一眼便已瞧穿你的心。

俞佩玉倒退半步，目瞪口呆，訥訥道：「足……足下便是紅蓮幫主？」

那人笑道：「紅蓮花，白蓮藕，一根竹竿天下走。」

這名滿天下的「紅蓮幫主」，竟赫然就是俞佩玉昨夜在簷下遇著的那又頑皮、又機伶的少年乞丐連紅兒。

俞佩玉張口結舌，再也說不出話來，紅蓮花笑道：「你奇怪麼？其實做幫主的，也不一定全是老頭子，點蒼掌門今年就未過三十，百花幫的幫主也只有二十多歲。」

※※※

俞佩玉道：「在下只是奇怪，在下與幫主素昧生平，幫主為何如此相助？」

紅蓮幫主大笑道：「沒什麼原因，只是瞧著你順眼而已，你以後就會知道，江湖中怪人很多，有人會莫名其妙地害你，也有人會莫名其妙地幫你忙。」

俞佩玉心頭一動，長嘆道：「不錯……」

紅蓮幫主突然頓住笑聲，目光逼視著他，道：「何況瞧你神情，今日是否能入黃池之會，對你關係必定甚大。」

俞佩玉慘然道：「生死相關。」

紅蓮花道：「這就是了，既然有那許多毫無關係的人都能進去，你卻不能進去，這豈非太不公平，天下的不平事，我都要管的。」

俞佩玉垂首道：「幫主仗義，在下感激不盡。」

紅蓮幫主突又含笑接道：「更何況你不久就是『先天無極派』的掌門，那時咱們要請你來入會，卻只怕請不到了。」

俞佩玉聳然抬頭，失聲道：「你……你知道……」

突聽「轟」的一聲巨響，響聲過後，帳篷外便傳來一陣絲竹管弦之聲，接著，一人大聲道：「黃池之會開始，恭請各派掌門人入座。」

語聲宛若洪鐘，遠及四方。

紅蓮幫主挽起俞佩玉的手，走出帳篷，一面笑道：「歷來做丐幫幫主的，不但要會管閒事，而且還得是個萬事通，至於我是怎會知道這許多事，你以後就會明白的。」

十三座帳篷，合抱著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冠蓋雲集，天下武林豪傑中之精華，十中有八，全站在這裏。

台上一具千斤銅鼎，繚繞的煙雲，便是自鼎中發出來的，銅鼎兩旁，有十三張紫檀交椅。

此刻椅子上已坐了八九個人，一個身著黃色袈裟的白髯僧人，卓立在銅鼎前，身形矮小，但神情卻重如泰山。

台下一丈外，也有三排紫檀交椅，椅上坐著的自也俱都是氣度威嚴之武林長者，但第一排椅子卻全是空著的，也不知是等誰來坐。

這些倨傲的武林高手，居然也會虛位而待，禮讓他人，這豈非怪事？

紅蓮花輕聲笑道：「我可得上台唱戲去了，你只管找個位子坐下吧，有紅帖子的就有位子，你若客氣就是別人的福氣了。」

俞佩玉方自尋了個位子坐下，紅蓮幫主已率領著六個丐幫弟子在樂聲中緩緩走上高台的石階，那洪鐘般的語聲道：「丐幫紅蓮幫主！」

嘹亮的呼聲傳送出去，群豪俱都仰起了頭，俞佩玉這才瞧見司儀的那人面如鍋底，眼如銅鈴，身高竟在一丈開外，紅蓮花走過他身旁，還夠不著他肩頭，但群豪的目光，卻只是瞧著矮小的紅蓮花，他縱再長三尺，也沒人會去瞧他一眼。

俞佩玉不覺悄悄笑了笑，突聽身旁一人道：「你朋友如此威風，你也得意，是麼？」

這語聲雖冷傲，但卻嬌美，俞佩玉頭一回，便瞧見了那雙既似冷酷，又似熱情的眼睛。

他無意中竟恰巧坐在金燕子身旁，他只得苦笑了笑，還未說話，神刀公子卻已沉著臉站起來，道：「燕妹，咱們換個位子好麼？」

金燕子冷冷道：「這位子有什麼不好？」

神刀公子道：「這裏突然臭起來了。」

金燕子道：「你若嫌臭，你走吧，我就坐在這裏。」

俞佩玉早己要站起來，金燕子那隻冰冷而又柔軟的纖手，卻拉住了他的腕子，神刀公子咬牙切齒地瞪著他，狠狠道：「好，我走，我走……」

嘴裏說走，卻又一屁股坐在原來的椅子上。

俞佩玉瞧得暗中好笑，卻又有些哭笑不得，他雖然還未真個嘗著「情」字的滋味，卻已能覺出那必定是又甜又苦，糾纏入骨。瞧著金燕子的這雙眼睛，也不知怎地他忽然想起了林黛羽的那雙眼睛。

那眼波是多麼溫柔，又是多麼倔強，那目光是多麼清澈，卻又為何總似蘊藏著濃濃的憂鬱，重重的神秘？那眼睛瞧著他，似乎願意將一切都交給他，卻又為何要騙他？害他？

他想著想著，不覺痴了，猛聽得那司儀大漢喝道：「百花幫幫主海棠仙子君夫人到！」

俞佩玉一驚抬頭，但覺香氣撲鼻，芬芳滿頰，十二個身披五色輕紗的簪花少女，抬著頂綴滿鮮花的輕兜小轎，自高台左面走了過來，一陣陣濃冽的花香，便是站在最後的人也覺醉人。

鮮花堆中斜倚著個輕紗如蟬翼的絕代麗人，此刻手扶著簪花少女的肩頭，緩緩下了轎。

輕紗飛舞，她身子卻嬌慵無力，彷彿連路都懶得走了，倚在少女身上，緩緩走上石階。

群豪盯著她纖細的腰肢，似已連氣都透不過來，過了許久之後，大家才發覺自己竟沒有瞧清她的臉。

只因她的風神已奪去了每個人的魂魄。

金燕子突然輕輕嘆了口氣，道：「侍兒扶起嬌無力，百花最嬌是海棠……唉，這位海棠君夫人，果然是天下的絕色。」

她這話自然是對俞佩玉說的，俞佩玉卻全未理睬，他眼睛不住在四下搜索，十三派掌門人已到了十二位。

但他期望中的人，卻一個也沒有來。

莫非他想法錯了？莫非他們根本就不會來的？

這時人叢間已響起了竊竊私語：「海南劍派的魚掌門怎地還沒有來？」

「海南路途遙遠，只怕他懶得來了。」

「絕不會的，前日小弟還見著他在開封城的悅賓樓上喝酒。」

「他在喝酒？嘿，只可惜俺不在開封，否則就有好戲瞧了。」

「那自是免不了的。」

「倒霉的是誰？」

「金氏五虎，只可笑他們也算得老江湖了，竟不識得這位魚大掌門，居然和他爭吵起來。」

「唉！飛魚劍端的可說是天下第一快劍，我只瞧見劍光一閃，金氏兄弟便……」語聲突然停頓，人聲也不復再聞。

只見一個又矮又胖，挺著個大肚子的綠衣人，搖搖晃晃走了過來，他頭戴的帽子已歪到一邊，衣襟也已敞開，一柄又長又細的劍，自腰帶拖到地上，劍鞘頭已被磨破了，露出了一小截劍尖，竟是精芒耀眼，不可逼視。

天下英豪的眼睛都在瞧著他，他卻滿不在乎，仍是一搖一擺，慢吞吞地走著，俞佩玉甚至遠遠便可聞到那滿身酒氣。

那司儀大漢瞧得直皺眉頭，但還是大聲喝道：「海南劍派掌門人魚璇魚大俠到！」

這位以「飛魚快劍」威震南海十八島的名劍客，這才用兩根手指將帽子一頂，走上高台，哈哈大笑道：「某家莫非來遲了，恕罪恕罪。」

少林掌門仍是垂眉斂目，合十為禮，座上一個高顴深腮，鼻眼如鷹的黑衣道人卻冷冷笑道：「不遲不遲，魚兄多喝幾杯再來也不遲。」

飛魚劍客眨了眨眼睛，笑道：「酒中自有真趣，豈足為外人道哉，你們崆峒居然禁酒，某家與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

黑衣道人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黃池之會萬萬容不得這種好酒好色之人！」

魚璇懶洋洋坐到椅上，卻連瞧也不再瞧他一眼。

少林掌門天雲大師微笑合十道：「絕情道兄暫且息怒……」

絕情子怒道：「此人因酒而誤天下英雄之大事，若不重責，何以立威！」

天雲大師回身轉目去瞧武當的出塵道長，出塵道長只得緩緩長身，道：「魚大俠雖有可議之處，但……」

紅蓮幫主突然大笑道：「各位只當魚大俠真是為飲酒而遲到的麼？」

出塵道長笑道：「紅蓮幫主消息自比貧道等靈通。」

紅蓮花大聲道：「魚大俠昨夜將『粉林七蜂』引至『銅瓦廂』，一夜之間，連誅七寇，為到會朋友攜來的婦女家眷除了心腹之患，我紅蓮花先在這裏謝過！」

這句話說出來，群豪無不動容，這七隻採花蜂居然早已混來這裏，居然無人知曉，若有誰家的少女婦人被他玷污，主會的各門各派掌門人還有何面目見人，少林身為天下盟主，更是難逃其責，天雲大師縱然修為功深，面上也不禁變了顏色。

飛魚劍客卻只是懶洋洋一笑，道：「紅蓮幫主好靈通的耳目，但這種小事，又提它作甚？」

天雲大師肅然稽首道：「這怎能說是小事，就只一件功德，魚大俠已可居天下盟主之位而無愧，老僧理當退讓。」

這句話若是在別人口中說出，那也不過是客氣之詞，但少林掌門嘴裏說出的話，卻是何等分量，天下武林盟主之位，極可能就在這一句話中易主。

群豪不禁俱都聳然。

飛魚劍客坐直了身子，肅然道：「紅蓮幫主既已知道此事，本座縱不出手，也有紅蓮幫主出手的，本座萬萬不敢居功。」

紅蓮花趕緊道：「要飯的若做了武林盟主，豈非是天大的笑話，天雲大師德望天下所崇，今年的盟主之位，大師還是偏勞了吧。」

天雲大師長嘆道：「老僧年來已覺老邁無力，自知再難當此重任，早有退讓之意，縱無魚大俠此事，這句話也要說出來的。」

有少林在前，各門各派本不敢存爭奪盟主之意。

但天雲大師竟然自願退讓，一時間武當出塵道長、崆峒絕情子、點蒼謝天璧、華山柳淑真……俱都站了起來。

柳淑真蛾眉淡掃，風姿如仙，清脆的語聲搶先道：「武當乃內家正宗，天雲大師若有禪讓之意，我華山派內舉不避親，出塵道兄當居其位！」

出塵道長微微一笑，緩緩坐下。

絕情子冷冷道：「好個內舉不避親，貧道只可惜沒有個做掌門人的妹妹。」

原來柳淑真竟是出塵道長嫡親妹子，這兄妹兩人各居當代一大門派掌門之位，本為武林一段佳話，只可惜此刻卻變成了絕情子譏嘲的把柄。

柳淑真柳眉微軒，出塵道長卻微笑道：「既是如此，貧道便舉絕情道兄為此會之盟主如何？」

謝天璧突然大聲道：「若是別人主盟，在下全無異議，若由崆峒主盟，本派七百三十一個弟子俱都不服！」

點蒼派雖然遠在滇邊，但近來人才日盛，顯然已可與武當分庭抗禮，謝天璧一句話說出，台下立刻哄然回應。

絕情子變色道：「如此說來，今年主盟之位，少不得要見過高下才能定奪了。」

謝天璧扶劍道：「本座正是要見識見識崆峒的絕情劍。」

一個滿臉水銹、鬚髮花白的錦袍老人霍然站起，大聲道：「歐陽龍謹代表天下三十六路水道英雄，推舉點蒼謝大俠為本會盟主，絕情道長的絕情劍，本座……」

他話未說完，身旁一個頭頂已禿，面目卻紅潤如少年的魁偉老人已朗聲大笑起來，接道：「滇邊遠離江河，謝大俠若是做了盟主，歐陽幫主便是天高皇帝遠，不妨自由自在一番了。」

歐陽龍怒道：「你想怎樣，別人怕你蜀中唐門暗器歹毒，我卻不怕。」

那老人笑道：「你想試試麼？」

他手掌一動，歐陽龍已躍退八尺。

老人捋鬚大笑道：「歐陽幫主好大的膽子！」

天雲大師眼見局面已亂，愁上眉梢，沉聲道：「各位如此相爭，豈非失了老僧原意。」

語聲雖低沉，但在這紛亂之中遠傳出去，仍是字字清晰。

眾人不覺靜了靜，突見座上一個面如鍋底，身高八尺，生得和那司儀巨人有七分相似的大漢一躍而出，逕自走到那具千斤銅鼎之前，彎下腰去，一口唾沫吐在掌上，竟生生將這千斤銅鼎舉了起來！

群豪呼聲雷動，俞佩玉也不禁脫口讚道：「好一條漢子！」

金燕子立刻應聲道：「此人乃是關外武林的總舵把子，人稱『無敵鐵霸王』，兩臂當真有霸王之力，只可惜四肢雖發達，頭腦卻簡單得很。」

俞佩玉還是不睬她，只見這鐵霸王力舉鐵鼎，竟大步走到台口方自退回，面不紅，氣不喘，放下銅鼎，喝道：「誰能將這銅鼎舉起走上三步，鐵某便認他為天下盟主！」

台上坐著的，雖然俱是一代名匠宗主，但這種硬拼硬的天生神力，卻是學也學不來的。

一時之間，眾人竟都默然。

鐵霸王睥睨四顧，正覺意氣飛揚，只見那百花幫主海棠夫人姍姍走了過來，眼波流轉，嫣然笑道：「不想霸王神力，今日竟能重見，賤妾好不佩服。」

她不笑還罷，這一笑之下，當真是人也在笑，眉也在笑，眼也在笑，甚至連鬢邊一朵鮮花都在笑。

鐵霸王雖是鐵漢，瞧見這傾國傾城的媚笑，也不覺神魂飛飄，呆了半晌，清了清喉嚨，乾笑道：「夫人過獎了。」

海棠夫人仰面瞧著他，柔聲道：「這千斤神力，難道真是從你兩條手臂裏發出來的麼？」

她站得遠遠的別人已覺香氣醉人，此刻她就站在鐵霸王面前，一陣陣香氣隨著她語聲吐出來，似蘭非蘭，世上所有蘭花的香氣，也不及她櫻唇一吐，鐵霸王簡直連站都站不住了，連連點頭道：「就是這兩條手臂。」

海棠夫人嫣然道：「不知我可以摸一摸麼？」

鐵霸王面紅耳赤，道：「夫……夫人……在下……」

海棠夫人的纖纖玉手，已在輕輕撫摸著他那鐵一般的手臂，鐵霸王迷迷糊糊，也不知該怎麼辦。

突聽紅蓮花喝道：「鐵兄留意……」

鐵霸王一驚，頓覺海棠夫人的纖手已化做精鋼，他半邊身子立刻麻木。

群豪但聞海棠夫人銀鈴般笑聲響起，鐵霸王魁偉的雄軀，竟被她一雙纖纖玉手舉了起來。

一條鐵塔般的大漢，竟被個看來弱不禁風，嬌慵無力的絕代佳人舉在手裏，這情景當真叫人瞧了再也不會忘記。

群豪也不知是該喝采，還是該發笑，總之是采也喝不出，笑也笑不出，也不知究竟是何滋味。

只見海棠夫人輕輕將他放下，替他整了整衣衫，理了理頭髮，柔聲嘆道：「好一條漢子，若是要推身子最重的人做盟主，我一定推舉你。」

嫣然一笑，轉過身子，盈盈走了回去。

鐵霸王手腳雖能動了，但眼睜睜瞧著她走回去，竟是動彈不得，卻見那飛魚劍客已迎著海棠夫人，笑道：「夫人頭上這朵鮮花真美，可以借給我戴戴麼？」

君海棠眨了眨眼睛，笑道：「魚島主若是瘦些，賤妾就將這朵花……」

語聲未了，突見劍光一閃，鬢邊一掠，那朵鮮花竟已被魚璇挑在劍尖，他是如何拔劍，如何出手，竟是沒有一人能瞧清楚。

海棠夫人退了三步，面目變色。

紅蓮花卻大笑道：「夫人海棠既已送給魚兄，就戴上在下這朵紅蓮吧。」

大笑聲中，他人影似乎閃了閃。

再瞧君海棠時，赫然已有一朵鮮紅的蓮花插在她頭上。

這一手輕功之妙，縱是以「飛龍八式」名震天下的崑崙掌門也自愧不如，君海棠面色蒼白，雙手縮入袖中，媚笑道：「兩個大男人欺負個婦道人家，也不害臊麼？」

她笑得雖甜，但人人都知道百花幫的三殺手「花、雨、霧」此刻已準備在她袖中，隨時俱可施出。

飛魚劍客與紅蓮花臉上雖仍是笑嘻嘻的，但在心目中卻已滿含戒備之色，「銷魂花，蝕骨雨，天香霧」，百花幫這三殺手只要使出，至今還無人能全身而退，而飛魚劍客之飛魚快劍，亦是不發則已，一發必中。

在這劍拔弩張的一剎那間，群豪都不禁屏住了呼吸，有些人眼睛只眨了眨，再瞧天雲大師，不知何時竟已擋在君海棠面前，合十沉聲道：「武功之道，同宗萬流，而各位正是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各位若真動起手來，非但未必便能判出高下，豈非還要令天下英雄取笑。」

眾人俱都默然，出塵道長道：「大師之意，又當如何？」

天雲大師道：「以武功而論，各位各有長短，以聲望而論，各位也俱都是一派之宗主，是以這主盟之位，不如由……」

突聽一人笑道：「這主盟之位，不如由我先天無極派當了吧。」

十幾個人隨著語聲自右側走過來，看似走得極慢，但一句話說完，便已走到近前。

台上台下，數十人俱都悚然動容。

俞佩玉身子卻顫抖起來，喃喃道：「來了……來了……」

這十餘人分成兩行，緩步行來，身上穿的俱是一襲青袍，頷下長鬚拂動，年齡也都在五十以上。

這十餘人容貌雖不驚人，但群豪卻俱都瞧得心驚。

只因這十餘人竟無一不是頂兒尖兒的絕頂高手，群豪縱未見過他們的容貌，卻也聽過別人對他們的描敘。

第一排兩人，左面的竟是當代十大劍客中「菱花劍」林瘦鵑，右面一人便是「江南大俠」王雨樓，後面跟著的還有水上大豪太湖王、槍法冠絕江湖的「寶馬銀槍」、軟功天下知名的茅山西門無骨……

總之，這十餘人雖非十三家名門大幫之掌門，但聲名卻無一人在台上的十三人之下。

台下第一排位置，便是為他們留著的，但他們卻逕自走上了高台，天雲大師快步迎上，合十笑道：「各位遠來，先請在台下觀禮。」

林瘦鵑揚聲笑道：「在下等並非為觀禮而來。」

王雨樓道：「先天無極門發起此會，難道也上不得這主盟台麼？」

天雲大師微微變色，依舊合十笑道：「各位何時入了先天無極門下，莫非在與老僧說笑？」

林瘦鵑道：「在下等入門之時，未請大師觀禮，還望恕罪。」

天雲大師道：「不敢……但貴派的俞掌門……」

只聽身後一人笑道：「多年不見，大師可好？」

天雲大師霍然轉身，只見一人大袖飄飄，風神脫俗，卻不是「先天無極派」的掌門人俞放鶴是誰？

他竟在眾人目光俱都瞧著前面時，悄然上了高台，就連站在最後的絕情子都絲毫未曾覺察。

天雲大師也不覺怔了怔，瞬即躬身合十道：「俞兄世外神仙，不想今日竟真的重履紅塵，這當真是江湖之福，此會有俞兄前來，老僧就放心了。」

他言下之意，無疑正是在說主盟之座已非放鶴老人莫屬，而放鶴老人也的確是眾望所歸。

絕情子等人，心裏縱然還在戀戀不捨，但瞧見「先天無極派」竟已網羅當代的絕頂高手，也卻不敢再有異議。

出塵道長當先道：「放鶴道兄若肯執此牛耳，武當弟子不勝之喜。」

絕情子道：「崆峒弟子也俱都久慕樂山老人之風采……」

歐陽龍大聲道：「家師在世時，便常說俞老前輩乃是天下之仁者，不想今日終於得見風采，俞老前輩若肯主盟此會，水上朋友俱無話說。」

海棠夫人銀鈴般笑道：「俞掌門大仁大義，總不會是欺負女孩子的小人，我百花幫除了俞掌門外，再也不服別人。」

到了這時，大局可算已定。

台上台下，人人俱都拍掌歡呼，惟有紅蓮花卻是面帶驚訝，目光轉動，似在搜索台下的俞佩玉。

只聽放鶴老人含笑道：「老朽疏懶成性，本無意於此，只是……」

聽到這語聲，俞佩玉再也忍不住了，縱身躍起發狂般撲上高台，嘶聲大呼道：「這人不是我爹爹，這人是假的。」

歡呼之聲立頓，人人俱被驚得目瞪口呆。

林瘦鵑怒叱道：「佩玉，你瘋了麼？」太湖王、西門無骨雙雙搶出，卻被俞佩玉推得後退數步，站立不穩。

俞佩玉發狂般衝到那「放鶴老人」面前，喝道：「你竟是什麼人？要冒充我爹爹？」

喝聲中一拳擊出，突覺一股柔和而不可抗拒的力道擊來，竟將他身子撞得直跌出五尺開外。

他雙臂立刻被王雨樓等三人的六隻手緊緊捉住。

天雲大師沉聲道：「少年人豈可在此無禮，有什麼話好生說來就是。」

出塵道長皺眉道：「你是誰家弟子？」

俞佩玉熱淚滿眶，咬牙道：「弟子俞佩玉。」

天雲大師目光轉向俞放鶴，道：「這真是令郎？」

俞放鶴慘然一笑，頷首道：「這孩子，他……他……」仰天長長嘆息，住口不語。

出塵道長叱道：「你怎敢對尊長如此無禮？」

俞佩玉雙臂俱已麻木，連掙扎都無法掙扎，嘶聲道：「他不是我爹爹，我爹爹已死了，就死在我身旁。」

天雲、出塵對望一眼，面上俱都變了顏色。

王雨樓長嘆道：「這孩子真的瘋了，竟如此胡言亂語。」

謝天璧突然道：「不錯，他確是瘋了，今晨與我同車而來，竟定要說我殺死了他爹爹，而我數日前的行蹤，各位想必都知道的，如今幸好俞老前輩來了，否則……唉。」

眾人方才心裏縱有懷疑，聽了這話，也俱都只有嘆息搖頭。

是這許多德高望重的名俠之言可信？還是這一個行動失常的少年之言可信？這自然已是不爭之事。

俞佩玉瞧見他們那憐憫中帶著不滿的眼色，但覺心膽皆碎，淚下如雨，他身遭曠代奇冤，難道真要從此冤沉海底。

林瘦鵑四下瞧了一眼，自也瞧見了眾人面上的神色，厲聲道：「犯上作亂，忤逆不孝，其心可惡，其罪當誅，江湖中有誰放得過你，林某只有大義滅親，為江湖除害。」

做岳父的既已這樣說了，別人還有誰能開口，林瘦鵑反腕拔出長劍，一劍刺下。

突聽一聲輕叱：「且慢……」

林瘦鵑握劍的手已被捏住，但覺半邊身子發麻，竟是動彈不得，喝道：「紅蓮幫主，你……你難道還要為這不孝逆子說情不成？」

紅蓮花也不理他，右手握住他手腕，左手一拍俞佩玉肩頭，大笑道：「這玩笑開得雖忒大了些，總算還不錯吧。」

這句話說出來，台上台下，千萬人一齊怔住。

林瘦鵑失色道：「玩……玩笑？什麼玩笑？」

紅蓮花笑嘻嘻道：「每次黃池之會，都緊張得教人透不過氣來，小弟今年就想出了這法子，讓各位在緊張之餘，也可輕鬆輕鬆。」

天雲大師、出塵道長面面相覷，王雨樓、林瘦鵑等人呆如木雞。

紅蓮花一掌拍開了俞佩玉的穴道，笑道：「現在玩笑已開夠，你已可說老實話了。」

俞佩玉低垂著頭，道：「是……是……」

突然抬頭一笑，向俞放鶴拜倒，道：「孩兒頑皮，爹爹恕罪。」

俞放鶴臉色發青，道：「你……你……咳咳，胡鬧，簡直是胡鬧。」

紅蓮花指道：「這就是了，你爹爹已饒了你，你還不起來。」

到了這時有些人已不覺笑了起來，都覺這「玩笑」實在有趣，林瘦鵑、王雨樓等人卻是哭笑不得，手足失措，這變化他們簡直連做夢都未想到。

謝天璧鬆了口氣，笑道：「我早該想到這是紅蓮兄開的玩笑了。」

紅蓮花眨了眨眼睛，笑道：「是呀，你早該想到的，否則世上哪有這麼不講理的人，硬說你殺了他爹爹。」

謝天璧哈哈大笑，似乎越想越覺好笑。

紅蓮花道：「這玩笑不向別人開，卻找上了俞老前輩，只因我素知俞前輩度量寬宏，絕不會為些許玩笑生氣的。」

俞放鶴道：「咳咳……這孩子……咳咳……」

他除了咳嗽外，還能說什麼？

紅蓮花扶起俞佩玉，笑道：「我開的玩笑，卻害你罰跪，抱歉抱歉。」

林瘦鵑突然喝道：「且慢！」

紅蓮花道：「你也要他向你叩頭賠禮麼？」

林瘦鵑厲聲道：「黃池會上，豈是無知童子的玩笑之地，如此荒唐無禮，又豈是叩頭賠禮便能作罷的。」

紅蓮花道：「足下之意，又當如何？」

林瘦鵑喝道：「單是取笑尊長一罪，已該廢去武功，逐出門牆。」

紅蓮花微微一笑，道：「足下可是此會之主盟？」

林瘦鵑道：「不……不是。」

紅蓮花道：「足下可是俞佩玉的爹爹？」

林瘦鵑道：「不是。」

紅蓮花面色一沉，道：「那麼，足下又是何許人也？這黃池台上，又豈有足下的發話之地？」

他目光突然變得其冷如冰，其利如刀。

林瘦鵑瞧了一眼，垂下頭再也不敢抬起。

紅蓮花四下一揖，道：「這玩笑全是小弟的主張，各位若覺小弟有何不是，要打，小弟便認打，要罰，小弟便認罰。」

丐幫位居天下第一大幫垂八十年，門下弟子千萬，紅蓮花年齡雖輕，但人望之佳，機智之高，武功之強，江湖中同聲頌揚，此刻他既說出這種話來，又有誰肯真的得罪於他，說出這打、罰兩字。

絕情子事不關已，固是不聞不問，君海棠明知自己說話也無用，聰明人又怎肯說無用的話。

只有飛魚劍客撫劍笑道：「依本座之意，紅蓮兄此舉，為我等一掃方才之悶氣，非但不該罰，我等還該好好請他喝一頓才是。」

紅蓮花展顏一笑，道：「天雲大師意下如何？」

天雲大師沉吟道：「此事還是該由放鶴兄定奪才是。」

俞放鶴默然良久，還未說話，台下突有一個尖銳的語聲呼道：「虎毒不食子，俞老前輩必也沒有話說的。」

俞放鶴面色似乎變了變，這才苦笑道：「既是紅蓮幫主說情，老夫便放過他這一次。」

台下呼聲初響，紅蓮花已掠到梅四蟒身旁，耳語道：「快快去查出此人是誰？」

梅四蟒悄然自台後掠下，紅蓮花若無其事，躬身道：「多謝。」

拍了拍俞佩玉，笑道：「你還呆在這裏幹麼？快些去換件新衣裳，備下美酒，等下為令尊消氣才是。」

俞佩玉抬頭瞧了他一眼，這一眼中也不知有多少感激，然後四下深深一揖，快步奔下台去。

林瘦鵑、王雨樓等人眼睜睜瞧著他，臉上的表情，當真也是描敘不出，台下群豪瞧著他，臉上卻都帶著笑意。

只有神刀公子啐道：「癟三！」

他嫉恨之下，竟連家鄉土白都罵了出來。

金燕子冷笑道：「人家現在已是天下武林盟主的公子，無論身份地位，都比你強得多了，你還是少惹他為是。」神刀公子氣得肚子都要破了，瞪著眼睛，咬著牙，卻說不出話來。

※※※

俞佩玉頭也不回，急奔而出，外面也是人山人海，密密層層，他擠入人叢，前面的人見他來了，都閃開了路，後面的人根本不知他是誰，他擠別人也擠，擠得他滿頭大汗，好容易已快擠了出去，突覺腰畔被件硬東西一點，他身子立刻向前衝，別人哪禁得起他這天生神力，幾十個人都被他掃得四下跌倒，但聞身後似有一聲輕呼，呼聲才響就停，呼喊的人像是被人突然塞住了嘴。

他也無心查究，擠出人叢，急步而奔，但奔去何處？他心裏千頭萬緒，紛亂如麻，哪有什麼主意。

山風吹過，只覺身後涼颼颼的，他以為是汗，伸手摸了摸，再瞧那隻手，手上竟滿是鮮血。

他這才知道自己方才若不是應變迅速，便已死在人叢之中，兇手是誰？自是永遠無法查出。

一念至此，他熱汗未乾，又出了身冷汗。

一時之間，俞佩玉心裏當真有如倒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方才那一刀明明是要殺他的，卻有人當了他的替死鬼，他怎能不難受？

紅蓮花與他素昧平生，卻如此相助於他，他怎能不感激？

他爹爹被人暗害而死，情勢卻逼得他非但不能復仇，還不得不認仇人為父，他怎能不悲，不恨。

家破人亡，眾叛親離，前途茫茫，無所適從，他又怎能不傷心流淚。

回想起來，方才他那笑臉，真不知是如何裝出來的，那也許是因他恨已入骨，他定要復仇，定要活著。

他萬萬死不得。

突聽身後似有腳步之聲輕響，俞佩玉霍然回首，幾條人影閃入木石之後，俞佩玉卻似全沒瞧見，走得更慢了，慢慢地走了幾十步，突然間，三柄刀兩上一下，急地劈來，刀風勁急，又快又狠。

俞佩玉身子向前一伏，右腿向後踢出，一聲慘呼，一條大漢被他踢得飛了出去，另兩人一擊不中，便想逃走。

俞佩玉回身一拳，擊在左面大漢的背上，這大漢又奔出數步，上半身卻向後彎倒，有如根拗斷的竹竿。

右面的大漢既知難逃，回身拼命，一刀劈下，腕子便被俞佩玉捉住，他跟著又是一拳，拳頭也被俞佩玉夾在脅下。

這漢子平時也算是個人物，但他那一身武功，到了俞佩玉面前，竟如兒戲一般，手骨俱斷，痛徹心骨。

俞佩玉厲聲道：「你受何人主使而來？只要說出，我便饒你。」

那漢子竟報聲長笑道：「你想知道麼？你永遠不會知道的……」

笑聲突斷，面色已青。

俞佩玉一探鼻息，眨眼間他便已氣斷身亡，臉色連變幾變，肌肉奇蹟般沉陷，連眼珠都凹了下去，變為骷髏。

他嘴裏竟早已藏著毒藥，這毒藥竟與黑鴿子所中之毒完全一樣，這三條大漢，自也必定就是受那害死放鶴老人的那惡魔主使而來。

俞佩玉再去瞧另兩人時，兩人一個胸骨碎裂，一個脊椎折斷，也早己氣絕多時了，他下的手委實太重。

俞佩玉慘然長嘆，垂下了頭，只覺手掌有些發癢，他並未在意，搔了搔，越搔越癢，其癢鑽心。

他心頭大駭，已知不妙，但雙手仍是忍不住要去搔它。

頃刻之間，他纖長的手指，竟腫如胡桃，手掌由白變黑，那麻癢之感，也已由手掌傳上手臂。

俞佩玉又驚又怕，掙扎著上拾地上的刀，怎奈手指已不聽使喚，拾起了，又跌下，他拼命咬牙，總算將鋼刀拾起，一刀往自己手上砍下，突聽「噹」的一聲，一點寒光飛來，鋼刀被震得飛了出去。

兩條身著長袍，卻以黑巾蒙面的漢子，自暗處一掠而去，左面的又高又瘦，右面的肩粗而寬闊，整個人像是四方的。

瘦長那人格格怪笑道：「癢呀，癢呀，抓起來真舒服。」

他口中說話，雙手已在作抓癢的模樣。

俞佩玉不知不覺竟也要隨著去抓了，但心頭一凜，右手在左手背上拼命一打，嘶聲道：「我終於還是中了你們的毒計，你們要殺，就來殺吧。」

瘦長那人道：「你現在才知道中計麼？方才你拳打腳踢，眨眼打死了三個人時，豈非得意得很。」

矮的那人冷笑道：「現在你總該知道，方才那三人只不過是送來讓你打死的，否則我幫又怎會派那麼無用的人出來丟人現眼。」

瘦長那人道：「咱們算準你打死他們後，必定還要檢視他屍身，所以早已在他們衣服上灑了毒粉，你的手一沾毒粉，若是不搔，倒也罷，只要輕輕一搔，毒性立刻發作，嘿嘿，奇癢鑽心，你能忍得住不搔麼。」

矮的那人大笑道：「此刻你兩隻手已腫得像是豬蹄，再也沒有用了，你還能發威，還能打人，還能得意嗎？」

兩人一高一矮，一吹一唱，倒像是戲台上的小丑，令人好笑。

但他們下毒的計劃確是滴水不漏，下毒的法子確是無孔不入，令別人哭都哭不出，那裏還能發笑。

俞佩玉咬牙道：「你等為了害人，竟不惜連自己的同夥也害死，這……這還能算是人麼？簡直連豺狼都不如。」

瘦長那人冷笑道：「那三人自願為效忠主上而死，死得正是光榮已極，非但他們自己心甘情願，連他們的家人都覺榮幸。」

矮的那人道：「但你此刻死了，卻是死得無聲無息，別人甚至連你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只怕還要以為你是畏罪潛逃了的。」

俞佩玉倒抽一口涼氣，慘笑道：「不想世上竟有你等這般狠毒的人……」

一句話未說完，眼前已發黑，終於倒了下去。

瘦長那人咯咯笑道：「我砍一刀，你砍一刀，看誰先將他殺死，誰就輸了。」

矮的那人道：「有趣有趣……」

兩人走了過去，一人拾起一柄鋼刀。

俞佩玉嘶聲道：「我臨死之前，你們難道還不能告訴我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陰謀，主使之人究竟是誰麼？」

瘦長那人道：「你想做個明白鬼麼？不行，命中注定你是要做糊塗鬼的。」

矮的那人道：「不是我們不告訴你，只因這其中的秘密，連咱們都不知道。」

「道」字方出口，整個人突然跳了起來，面容扭曲，如見鬼魅，慘呼道：「蛇……蛇……」

他右腿之上，果然已釘住兩條碧光閃閃的小蛇。

還有兩條蛇在地上一滑，閃電般竄向瘦長人，但這瘦長之人身法竟也滑溜如蛇，一閃就避了開去，回手一刀，砍在矮的那人臉上，厲聲道：「我會好生照顧你的家眷，你放心吧。」

矮的那人早已是滿面鮮血，猶自慘笑道：「謝……謝你，我……我能為主上效命而死，高興得很……」

話說完了，人已倒地，瘦長那人已遠在十餘丈外，再一閃便無蹤影。

俞佩玉瞧得滿身冷汗，眼前漸漸發黑，身子彷彿漸漸在往下沉，沉入無底深淵，終於什麼都瞧不見了。

日色漸漸西沉，暮色籠罩了大地，雖在夏日，但晚風清冷，大地蒼涼，彷彿充滿了死亡的氣息。

屍身已寒，就這樣躺在無邊暮色裏。

俞佩玉醒來時，只覺似乎有許多根釘子釘在他手上，他早已麻木的手，突然也有了知覺，但卻不是癢，而是疼。

他張開眼，暮色蒼茫中，一條人影動也不動地站在他面前，滿頭銀絲般的白髮，在風中不住飄動。

俞佩玉又驚又喜，道：「梅……」

呼喚未出，已被梅四蟒輕輕掩住了嘴。

梅四蟒道：「莫要動，此刻我正要小青、小白、小斑、小點在為你吸毒，只要毒拔盡，你便完全沒事了。」

俞佩玉眼睛往下面一瞧，只見四條小蛇釘在他手上，一條青，一條白，一條帶著花斑，一條帶著白點，想來就是小青、小白它們了。

梅四蟒瞧著它們，就像是父親瞧著兒子似的，微笑道：「你瞧它們可愛麼？」

俞佩玉真心地點了點頭。

他見了那些毒辣的人後，再見到這四條小蛇，真覺得它們比人可愛得多了。

梅四蟒笑道：「許多年來，它們不但已成了我的朋友、我的兒子，也成了我的好幫手，我老了，手腳已不靈便了，但它們卻還都年輕得很。」

說到這裏，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

俞佩玉想到方才那人被蛇咬住時的模樣，目中也不禁有了笑意，多日以來，這是他第一次覺得開心些。

梅四蟒瞇起眼睛，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這名字，也是從它們身上來的……嗯，不是它們，是它們的爹爹，但江湖中人卻喜歡叫我『沒事忙』……哈哈，梅四蟒，沒事忙，這不知是那個缺德鬼想出來的。」

俞佩玉心念一閃，突然憶到方才那兩人身手不俗，想來必是江湖中知名人物，梅四蟒飄泊江湖，識人無數，不知可識得他們？

梅四蟒似已知他心意，嘆道：「這人是誰，本來我或許識得的，只可惜被他同伴一刀毀了，唉，那人不但殺人滅口，還毀去面容，心狠手辣，當真少有。」

俞佩玉慘然閉上眼睛，這條線索又斷了。

梅四蟒道：「這些人不但手段毒辣，計劃周密，而且手腳乾淨已極，我方才搜遍他們全身，也找不出絲毫可辨出他們身份之物。」

俯下身子，仔細瞧了瞧俞佩玉的手，突然輕輕呼哨了一聲。

那四條小蛇立刻鬆了口，爬上梅四蟒的身子，自他的腿，爬到他的胸腹，爬過他肩頭。

梅四蟒展顏笑道：「小乖乖，累了吧，回家去乖乖睡覺吧。」

四條小蛇竟也似真的聽話，一齊爬入他背後的麻袋。

梅四蟒拍了拍手，笑道：「幸好你中的毒乃是自肌膚中間傳入的，幸好你手上沒有傷口，此刻身子難免弱些，卻定然無事了。」

俞佩玉沒有說「謝」字，如此大恩，已不能言謝了，梅四蟒似乎頗是高興，挾起了他，又笑道：「此刻黃池之會，不知完了沒有，若是完了，我家幫主便該在等著你了，咱們回去瞧瞧吧。」

俞佩玉突然道：「我不想去。」

梅四蟒道：「你……你不想去瞧瞧幫主？」

俞佩玉慘笑道：「此刻我四周正有無數惡魔窺伺，隨時都會對我施以毒手，我若回去，只怕他也被連累了。」

梅四蟒淡淡一笑，道：「紅蓮幫主是怕被連累的人麼？」

俞佩玉再也無話可說，垂首嘆息一聲，隨著他走向歸途。

梅四蟒道：「方才我為你放毒療傷時，只聽得會場那邊，歡聲雷動，想必是盟誓大典，已告完成，武林朋友又可過七年太平日子了。」

俞佩玉慘笑道：「真的是太平日子麼？」

梅四蟒瞧了他一眼，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但願如此。」

走了段路，只見會場那邊，火光閃動，不時有歡呼喧笑之聲隨風傳來，火光與笑聲卻不甚遠，但瞧在俞佩玉眼裏，聽在俞佩玉耳裏，卻彷彿隔著整整一個世界，光明與歡笑，已不是他所能夢想的了。

梅四蟒嘆道：「今年之盛會，看來的確比往昔更熱鬧了，但我參與此會，已有六次，卻只有這一次沒有在會後和朋友們歡呼痛飲，我……我竟似提不起這興致。」

俞佩王道：「黃池會後，莫非還有歡宴？」

梅四蟒道：「歡宴自不可少。」

俞佩玉道：「但酒菜……」

梅四蟒展顏笑道：「每一次黃池大會，到會的朋友，自家都攜得有酒菜，大典之後，大家便席地而坐，找三五好友，燃起堆小小的營火，開懷暢飲，總是一喝就一個晚上，第二日清晨能好生生直著走出來的人，只怕不多。」

他蒼老的面容上，已煥發起少年興奮的光彩，接著笑道：「那幾次盛會，當真是使人懷念的日子，處處營火，處處高唱，喝得痛快時，便站起來四下逛逛，也不知那裏會伸出一隻手來，把你拖下去，灌你三五杯，你若已喝得頭重腳輕，一跤跌下去，說不定就會跌入一個你已十年未見的老朋友的懷裏，你縱已再也不能喝了，他還是會捏著你鼻子灌下去……唉，我已老了，這樣的日子，只怕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

俞佩玉輕嘆道：「但無論如何，這回憶總是歡樂的。」

梅四蟒笑道：「不錯，人該有些歡樂的回憶，總是好的，否則又該如何去度過寂寞的晚年，寒冷的冬天……」

俞佩玉仔細咀嚼這句話的滋味，更是感慨不已，卻不知是苦是甜。

不知不覺間，紅蓮幫主的帳篷已到了。

外面的人已散去，帳篷內隱隱有燈光透出，兩人還未走過去，帳蓬內已有人低叱道：「什麼人？」

這語聲威嚴沉猛，竟不是紅蓮花的語聲，俞佩玉方自一驚，紅蓮花明朗的語聲已響起，道：「可是梅四爹？可曾將咱們迷路的小綿羊帶回了麼？」

偌大的帳篷裏只燃著一支紅燭。

燭光閃動，將紅蓮花的影子，長長地拖在地上，帳外的笑聲，更襯得帳內清冷。

一個高冠玄服，紫面長髯，雙眉斜飛入鬢，看來不怒而威的老人，就坐在紅蓮花身旁。

他身手直得筆筆直直，端端正正，那一雙又細又長的眼睛裏射出的神光，正筆直地瞧著俞佩玉。

俞佩玉竟不由自主垂下了頭，這老人之威儀，實是懾人。

紅蓮花笑道：「你終於總算來了……可認得這位前輩？」

俞佩玉道：「崑崙掌門？」

紅蓮花拊掌道：「你眼力總算不差，天鋼道長方才一語未發，不想你還是認出了他。」

突然轉首向梅四蟒道：「他中的是什麼毒？下毒的人是誰？」

梅四蟒垂首道：「下毒之人，身份不明，下的也不知是什麼毒，只是幸好……」

語猶未了，天鋼道長突然已到了俞佩玉身旁，出手如風，自俞佩玉脈門「大陵」、「內夫」、「間使」、「曲澤」……等穴一路點了上去，頃刻間便已點了他雙臂十二處穴道，左手已塞了粒丸藥在他嘴裏，道：「半個時辰內動不得。」

一句話說完，十二穴道點完，丸藥吞下，天鋼道長已回到坐上，帳外一個人方才正在大笑，此刻還未笑完。

俞佩玉目瞪口呆，梅四蟒道：「這……這是……」

紅蓮花嘆道：「你只道他毒已拔盡了麼？」

梅四蟒道：「我……我瞧過。」

紅蓮花道：「若非天鋼道長的『金鋼指』與『化金丹』，俞公子的這兩條手臂，只怕從此便要報廢了。」

俞佩玉聳然失色，梅四蟒垂下了頭，再也抬不起來。

紅蓮花道：「我方才叫你去追查的那人，下落如何？」

梅四蟒道：「屬下問過十餘人，誰也未曾留意到出聲呼喊的那人是誰，只有一人說他彷彿瞧見是個黑衣人。」

紅蓮花皺眉道：「黑衣人……」

梅四蟒道：「每一次大會，身著純黑衣衫的卻不多，但這一次據屬下調查，會場內的黑衣客便有百餘人之多，會場外的人叢中，黑衣客更不下一千個，這些人竟都是江湖中的生面孔，看來武功又卻都不弱。」

紅蓮花沉吟道：「黑衣客……一千餘人……」

目光緩緩轉向天鋼道長，道：「道長意下如何？」

天鋼道長沉聲道：「無名之毒，無名之人，計劃周密，無懈可擊。」

紅蓮花道：「這些神秘的黑衣客，莫非也是『先天無極』門下？」

天鋼道長道：「如非無極門下，必然也有關係。」

紅蓮花嘆道：「若說俞放鶴、林瘦鵑、王雨樓，這些在江湖中素來德高望重的前輩英雄，會做出此等陰狠毒辣之事，這實是叫人難以相信，他們數十年來的仁義俠名，萬萬不會是假的，若說他們毫無陰謀，唉，我也不信。」

俞佩玉嘶聲道：「名雖不假，人卻是假的！」

紅蓮花搖頭苦笑道：「我已仔細留意過他們的面貌神態，絕無一人有易容改扮的痕跡，何況，他們縱然易容，神情笑貌，也不會如此逼似，否則天雲大師、無塵道長與他們俱是多年相識，又焉有瞧不出之理。」

俞佩玉慘然垂首，不說別人，就說他爹爹，這人不但面貌與他爹爹酷肖，神情笑貌，也委實完全一模一樣，他若非親眼瞧見他爹爹死在他面前，就連他自己都不會相信這些人是假的……

梅四蟒終於忍不住插口道：「莫非他們已被人迷失了本性？一切行動，俱都受人指揮，完全身不由主，屬下記得多年前江湖中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

紅蓮花道：「神智被迷的人，眼神舉動，必定與常人不同，但他們不但眼神清澈，而且舉動自然，既不似被逼，更不似被迷。」

天鋼道長仰面長嘆道：「計劃周密，當真無懈可擊。」

紅蓮花道：「若說這些人是假的，他們偏偏不似假的，若說這些人是真的，偏偏又有許多怪事，他們無論是受人主使，或是自己懷有陰謀，此番握得天下武林的主盟大權之後，都是令人不堪設想的事，而當今天下，除了此間你我四人外，竟偏偏再無一人對他們有懷疑之心。」

他苦笑一聲，接道：「千百年來，江湖中只怕再無比這更大的陰謀了。」

天鋼道長面色更是沉重，緩緩道：「若要揭破這秘密，關鍵便落在這位俞公子身上。」

紅蓮花嘆道：「正因如此，是以他性命隨時都有危險，他若死了……」

梅四蟒忍不住又插嘴道：「那俞放鶴既已承認俞公子是他的兒子，又怎能殺他。」

紅蓮花道：「雖不能明地殺他，但卻可在暗中下手，再造成他是意外而死的模樣，這意外之死，是誰也不必負責的。」

梅四蟒嘆道：「難怪我方才在為他療傷時，竟不見有人來暗算於他，原來只要有人在他身旁，就不便動手了。」

紅蓮花道：「所以他一個人要走出此間，實比登天還難，除非咱們……」

天鋼道長突然截口道：「你可知現在最怕的一件事是什麼？」

紅蓮花皺了皺眉頭，道：「道長莫非想起了什麼？」

天鋼道長沉聲道：「這件事若是發生，俞公子必無生路……」

突聽帳外有人喚道：「天鋼道長可在這裏，盟主有事相請。」

天鋼道長面色微變，低語道：「莫走，我去去就來。」

霍然站起身子，大步走了出去。

紅蓮花雙眉深皺，緩緩道：「天鋼道長素不輕言，方才既然說出了那句話，想必定有所見……他究竟想到了什麼？他所說的這件事究竟是什麼？」

梅四蟒用力搔著滿頭亂髮，喃喃道：「可怕，可怕，這些事已經夠可怕了，難道還有更可怕的事？俞公子實在是……」

瞧了俞佩玉一眼，垂首嘆息住口。

他平生所見遭遇悲慘之人已有不少，但若和俞佩玉一比，那些人卻都可算做是幸運兒了。

俞佩玉慘笑道：「我自知已被人逼入死路之中，縱然不死，也要發瘋，但無論如何，有幫主這樣的人知我諒我，又如此相助於我，我……我縱死難忘。」

紅蓮花也只有搖頭，也不知該說什麼。

俞佩玉突又道：「但幫主與我素不相識，又為何如此相助於我，人人都將我當成胡說八道的瘋子，幫主又為何要信任於我？」

紅蓮花緩緩道：「這自然有些原因……」

他緩緩自懷中摸出一個翠綠色的錦囊，這錦囊繡工精緻，彷彿閨閣千金所用，誰也想不到紅蓮幫主身上居然會掏出這件東西來，連梅四蟒眼睛都直了，只見他打開錦囊，取出張紙條，道：「你且瞧瞧這是什麼。」

這是張又破又爛的草紙，但卻摺得整整齊齊。

紅蓮花懷中有如此精緻的錦囊已是奇事，錦囊中裝的卻是如此粗糙的草紙，更是教人奇怪。

梅四蟒忍不住也探過頭去，俞佩玉展開了紙，上面寫的只有七個字：「俞佩玉，信他，助他。」

字跡潦草模糊，細一看，竟似以針簪一類東西沾著稀泥寫的，俞佩玉瞧得怔了半晌，方說道：「這……這是誰……」

紅蓮花緩緩道：「你未過門的妻子。」

他面上神色突似變得有些奇怪，但俞佩玉卻未留意，失聲道：「林黛羽？你認得她？」

紅蓮花點了點頭，道：「三日之前，我曾在商丘附近瞧見過她，她就和她爹爹與王雨樓等人走在一起，我與她相識已久，但那天，她瞧了瞧我，卻像是完全不認得我。」

俞佩玉道：「你……你與她本來很熟麼？」

紅蓮花笑了笑，道：「看來你實在是個足不出戶的公子哥兒，江湖中事，你竟一點也不知道，林黛羽在十三歲時，便已出來闖過江湖，此後每年都要悄悄溜出來一次，而且很做了幾件令人側目的事，在武林中名氣已不小。」

俞佩玉想到她那堅強而果敢的眼色，想到她那辛辣而迅急的劍法，想到她那身子雖柔弱但卻有那麼堅強的性格，不禁嘆道：「她的確和我不同，她委實比我強多了。」

紅蓮花道：「她本是個明朗而爽快的女孩子，但那天卻變了，我就知道，這其中必有蹊蹺，所以等她打尖時，我就令商丘的丐幫弟子與那客棧中的掌櫃商量，改扮成店夥的模樣，她果然一眼便瞧穿，果然尋了個機會偷偷將這錦囊塞入他懷中。」

梅四蟒道：「難怪那日商丘宋老四匆匆趕來找幫主，像是有什麼急事，原來就是要將這錦囊交給幫主。」

俞佩玉已呆住了，口中喃喃道：「原來她時常闖蕩江湖，難怪那天出事時她不在家裏。」

紅蓮花變色道：「她家裏也出了事，莫非她爹爹。」

俞佩玉道：「林瘦鵑自然也是假的，但那日……」

他嘆息著將那日林黛羽的突然變化說了，長嘆又道：「那天，我還以為她是故意害我，卻不知她在那天便已瞭解到這陰謀的厲害，知道自己已別無選擇，只有認賊為父，而我……我雖等到今日，還是只有和她走一條路……唉，她實在是個聰明的女孩子。」

紅蓮花唏噓道：「我認識的人中，無論男女，若論智慧機變，只怕再無一人能勝過她的。」

俞佩玉道：「但……但那林瘦鵑自己自然心裏有數，卻為何不殺死她？瞧那情況，她自然已被軟禁，只怕……只怕……」

# 第三章 陰險毒辣

紅蓮花望著俞佩玉一笑道：「像她那樣聰明的女孩子，自有叫別人不能傷她，不忍傷她的法子，你我不必為她著急，只因她若不能解決的事，別人著急更無用了。」將那張字條又藏入錦囊。

俞佩玉瞧著這錦囊，只道紅蓮花會交給他，那知紅蓮花卻又將之放入懷裏，才道：「你我若能與她取得連絡，必定……」

突然頓住語聲，天鋼道長已大步而入，長嘆道：「又是件麻煩來了。」

梅四蟒如鳥驚弓，失聲道：「什麼麻煩？」

天鋼道長道：「那俞……竟指定貧道為大會之護法。」

俞佩玉道：「護法？」

紅蓮花道：「大會除了盟主之外，還需另請一派掌門為護法，地位僅在盟主之下，昔年數次大會，俱是少林主盟，武當護法。」

天鋼道長苦笑道：「但此次若要出塵道兄護法，他們行事，就難免有所不便，貧道遠在崑崙，從來少問世事，俞某人要貧道護法，自是另有深意。」

紅蓮花笑道：「但道長聲望已足以當之無愧，否則他為何不找那遠在關外的鐵霸王？」

突然消去笑容，接著又道：「道長方才所說的那件事……」

天鋼道長整了整面色，說道：「我等此刻最怕的，便是那俞某人若定要俞公子隨他回去，這又當如何？」

紅蓮花失聲道：「呀，這……」

天鋼道長沉聲道：「俞公子若是隨他同去，便落在他們掌握之中，隨時都有被害之可能，但父親要兒子同行，兒子又怎能不從？」

紅蓮花嘆道：「非但兒子不能不從，別人也絕無話說，誰都無法攔阻，唉……此事的確嚴重，我本該早已想到才是。」

紅蓮花急得直搓手，接道：「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天鋼道長沉聲道：「此事只有一條解救之路。」

紅蓮花拊掌道：「不錯，此事唯有一條解救之路。」

梅四蟒道：「只有叫俞公子快些逃走，是麼？」

天鋼道長搖了搖頭。

梅四蟒著急道：「不逃走又如何？」

天鋼道長緩緩道：「只有要俞公子趕快另拜一人為師，師父要徒弟同去習藝，縱是做父親的，也無話說。」

梅四蟒拍掌道：「妙極妙極，這法子當真想絕了。」

紅蓮花微微笑道：「恭喜俞公子得遇明師，恭喜道長收了高足。」

俞佩玉怔了怔，天鋼道長道：「貧道怎配為俞公子的……」

紅蓮花截口笑道：「當今天下，除了道長外，還有誰配做俞公子之師，為了天下武林同道今後之命運，道長就請答應了吧。」

俞佩玉終於拜倒，就在這時，只聽帳外已有人喚道：「俞佩玉俞公子請出來，盟主相請。」

紅蓮花瞧著俞佩玉，輕嘆道：「如何？你行動早已在別人監視之中，無論你走到哪裏，別人都知道的。」

梅四蟒怔在那裏，但覺手足冰冷，幾乎不能動了。

帳外果然是處處營火，處處歡笑。

數千人席地而坐，滿天星光燦爛，晚風中滿是酒香，生命又何嘗不是充滿歡樂。

但俞佩玉垂首而行，心中卻更是酸苦，他此刻竟似已變成個傀儡，一切事都只好由別人來做主。

只聽四面有人歡呼：「紅蓮幫主請過來喝一杯吧。」

「沒事忙，你戒酒了麼？」

「呀，那位莫非是俞公子？」

歡呼聲中，一條黑衫少年快步行來，躬身道：「盟主此刻便在少林帳中相候。」

少林雖連居七次盟主，但帳篷也與別的門派全無不同，只是帳篷前兩丈外便無人坐地飲酒。

江湖中人對天雲大師之尊重，並未因他退讓盟主而有不同。

此刻帳前並無人跡，帳後陰影中，卻似隱隱有人影閃動，幾人方自走到帳外，天雲大師已在帳內笑道：「紅蓮幫主的大駕莫非也光臨了麼？」

紅蓮花笑道：「大師修為功深，莫非已具天眼神通。」與天鋼道長當先而入。

只見那俞放鶴與天雲大師相對而坐，正在品茗，林瘦鵑、王雨樓等人居然未跟在身旁。

帳篷內檀香繚繞，走入此間，彷彿又踏入另一世界。

寒暄，見禮，落座，俞放鶴目光這才移向垂首站在一旁的俞佩玉，嘴角笑容居然甚是慈祥，道：「玉兒，你身子可覺舒服些了？」

俞佩玉躬身道：「謝謝父親大人。」

俞放鶴道：「你素來未出家門，今後行事，須得留意些，莫要教江湖前輩們恥笑。」

俞佩玉垂首道：「是。」

這兩人一個諄諄教誨，一個唯唯遵命，看來果然是父慈子孝，又有誰知他們竟是在做戲。

俞佩玉明知面前這人便是他的對頭仇人，心裏已恨得滴出血來，但面上神情卻偏要恭恭敬敬，偏要當他是父親。

那俞放鶴又何嘗不知道面前這人不是他的兒子，心裏又何嘗不想將這禍害一腳踢死，但面上偏偏也只有做出歡喜慈愛的模樣。

紅蓮花一旁冷眼旁觀，心裏也不知是悲哀，是憤怒，還是好笑，他自七歲出道闖蕩江湖，什麼樣的場面都見識過了，但這種令人哭笑不得，也不知該如何是好的場面，他卻連做夢都未想到會遇上，他這局外人心情已是如此，身在局內的，又當如何？

天雲大師微笑道：「俞公子外柔內剛，沉靜中自顯智慧，溫柔中自存剛強，實是人中龍鳳，老僧兩眼不盲，俞公子他年之成就，未必便在盟主之下。」

紅蓮花拊掌笑道：「好教大師與盟主得知，俞公子除了已有位名父之外，此刻又有了位名師。」

俞放鶴似是怔了怔，道：「明師？」

天鋼道長笑道：「貧道見了令郎如此良材美質，不免心動，已不嫌冒昧，將令郎收為門下，還望盟主恕罪。」

紅蓮花道：「俞公子身兼『無極』、『崑崙』兩家之長，他日必為武林放一異彩，盟主想必連歡喜都來不及，又怎會有怪罪之理。」

俞放鶴道：「這……自然多謝道長。」

他雖然面帶微笑，但笑得顯然有些勉強。

天鋼道長道：「貧道明日清晨，便動身回山，令郎……」

紅蓮花笑道：「俞公子跟隨道長，盟主自然放心得很，崑崙妙技，非同小可，能早一天練，自是早一天練的好，何況盟主方登大位，公務必多，正也不能讓公子隨在身旁。」

他一把拉起了俞佩玉的手，接著笑道：「你明日便要入山苦練，再也休想有一日清閒了，你我只要再見，只怕也是三年後的事，還不快隨我去痛飲幾杯。」竟拉著俞佩玉就走。

俞放鶴怔怔在那裏，正也是哭笑不得。

天雲大師微笑道：「令郎今得紅蓮幫主為友，當真緣福不淺。」

俞放鶴道：「不淺不淺……」

端起茶盞，一飲而盡。

※※※

清晨，東方已泛起魚肚白色，但群豪的臉十個卻有九個紅得像晚霞，能笑得出的人笑得更響，笑不出的人只因已倒了下去。

只有崑崙弟子，無論醉與不醉，此刻俱都肅立在帳篷前，等候著恭送掌門人的法駕。

帳篷內俞佩玉伏地而拜，俞放鶴再三叮嚀，又在演一齣父慈子孝的活劇，然後，八個紫衣高冠的少年道人，圍擁著天鋼道長與俞佩玉走了出去，帳外並無車馬，自崑崙至封丘，千里迢迢，崑崙道人們竟是走來的。

紅蓮花握著俞佩玉的手，微笑道：「一路平安，莫忘了哥哥我。」

俞佩玉道：「我……在下……小弟……」但覺語聲哽咽，熱淚盈眶，再也說不出一個字，只有垂下頭去。

突然間，一個人走過來，笑道：「玉兒，一別必久，你不想瞧瞧黛羽麼？」

俞佩玉霍然抬頭，只見林瘦鵑大袖飄飄，正站在他面前。乳白色的晨霧，瀰漫了天地，濃霧中遠遠佇立著一條人影，明眸如水，卻不是林黛羽是誰？

俞佩玉眼裏瞧著這如水明眸，瞧著這弱不勝衣，似將隨風而走的身影，心裏想到，此一別，再見無期，呆呆地站在那裏，竟似痴了。

紅蓮花瞧著他們，竟也似痴了。

猛聽天鋼道長輕叱道：「山中歲月多寂寞，兒女之情不可長，咄！」拉起俞佩玉的手，邁開大步，頭也不回地走去。

林黛羽遠遠地瞧著，面上色仍是那麼冷漠，但清澈的明眸中，卻已不知何時泛起了淚光。

突聽身後一人銀鈴般嬌笑道：「眼看情郎走了，卻不能和他說句話，你心裏不難受？」有風吹過，風送來一陣醉人的香氣。

林黛羽沒有回頭，只因王雨樓與西門無骨已到了她身旁，兩人目光冰冷，面色凝重，齊聲道：「黛羽，走吧。」

那嬌美的語音卻又笑道：「女人和女人說句話，你們男人也不許麼？」

王雨樓沉聲道：「先天無極和百花門下素無來往。」

那語聲嬌笑道：「以前沒有，現在卻有了。」

林黛羽靜靜地站著，風，吹起了她鬢邊髮絲，一條人影隨風到了她面前，紗衣飄拂，宛如仙子。

林黛羽雖是女人，但瞧見面前這一雙眼睛，不覺有些醉了，她實也未想到這名震天下的百花掌門竟是如此絕色。

王雨樓、西門無骨雙雙搶出，想擋在林黛羽面前，突覺香氣撲鼻，眼前有一層迷霧般的輕紗揚起，兩人不由自主後退半步，再瞧海棠夫人竟已拉著林黛羽的手，走在好幾尺外，嬌笑道：「菱花劍，我帶你的女兒去聊聊天好麼？我也和男人一樣，瞧見了漂亮的女孩子，就想和她說說話。」

林瘦鵑目瞪口呆，愣在那裏，竟是作聲不得，紅蓮花遠遠瞧得清楚，面上不禁露出了微笑。

濃霧中，十四面旗幟猶在迎風飛舞，但這七年一度的盛典卻已成明日黃花，三五成群的武林豪士，曼聲低唱，相扶而歸，眼看著昔日的雄主老去，未來的雄主興起，他們心裏是否也有一抹惆帳。

遠處，不知是誰唱出了蒼涼的歌曲：「七年間，多少英雄驚白髮，江湖霸業，明日黃花……」

紅蓮花抬頭仰望著「先天無極」那剛升起的旗幟，低頭吟詠著這蒼涼蕭索的詞曲，不禁唏噓感嘆，黯然低語道：「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

突然間，一人大聲道：「休不得，你若也休了，別人如何是好？」

一個人自帳篷後大步奔出，卻是那點蒼掌門謝天璧。

紅蓮花展顏笑道：「謝兄英雄少年，自然不解得東坡老去時的感嘆輕愁。」

謝天璧笑道：「小弟雖俗，卻也解得東坡佳句，只是，幫主你霸業方興，卻不該如此自傷自嘆。」

紅蓮花淡淡一笑道：「離情濃如霧，天下英雄，誰能遣此？」

謝天璧道：「離情濃如霧……此刻天光尚未大亮，幫主新交的好友俞公子，莫非已隨天鋼道長走了不成？」

紅蓮花道：「走了。」

謝天璧面色突然大變，跌足道：「他……他……他為何走得如此之早？」

紅蓮花瞧他神色有異，也不禁動容道：「早？為何早了？」

謝天璧黯然垂首，道：「幫主恕罪，小弟終是來遲了一步。」

紅蓮花一把抓住他的手，道：「你究竟要說什麼？」

謝天璧道：「幫主可聽過『天涯飄萍客』這名字？」

紅蓮花道：「自然聽過，此人萍蹤無定，四海為家，武當出塵道長曾許之為當今江湖中唯一能當得起「遊俠」兩字的人，他又怎樣？」

謝天璧道：「小弟方才接得他的飛鴿傳書，他說……說……」

紅蓮花手握得更緊，著急道：「說什麼？」

謝天璧長長嘆息了一聲，閉起眼睛，緩緩地道：「他說崑崙的『天鋼道長』，已在半個月前仙去了！」

紅蓮花聳然變色，道：「此話是真是假？」

謝天璧道：「他為了查證這消息，費時半月，直到親眼瞧見天鋼道長的屍身後，才敢傳書小弟，「遊俠」易鷹行事素不苟且，關係如此重大的消息，若非千真萬確，他又怎敢隨意胡言亂語。」

紅蓮花但覺手足冰冷，道：「如此說來，這個「天鋼道長」也是假的了。」

謝天璧垂首嘆道：「小弟瞧他在那英雄台上，竟然一語不發，心裏已有些懷疑，再看他竟做了此會的護法，更是……」

紅蓮花頓足道：「你……你為何不早說？」

謝天璧道：「小弟怎敢確定。」

紅蓮花顫聲道：「如今俞佩玉隨他而去，豈非等於羊入虎口。」

謝天璧道：「是以小弟才會著急。」

紅蓮花滿頭冷汗涔涔而落，道：「他只帶俞佩玉一人上路，卻將門下弟子留在這裏，正是為了方便下手……這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

謝天璧道：「這只怕是賊黨早已伏下的一著棋，否則，『崑崙派』擇徒從來最嚴，他又怎會隨意收下外門的子弟。」

紅蓮花慘笑道：「好周密的陰謀毒計，當真是令人防不勝防，但……」

他又一把拉住了謝天璧的手，沉聲道：「但幸好謝兄來得還不算太遲。」

謝天璧道：「他們尚未走遠？」

紅蓮花道：「以你我腳程，必定可以追及。」

謝天璧恨聲道：「如此奸狡狠毒的賊子，你我對他也不必再講江湖道義，見著他時，不妨暫且裝作不知，看他神情如何變化。」

紅蓮花斷然道：「正該如此，咱們追！」

人蹤越少，霧越濃。

俞佩玉走在天鋼道長身後，望著他飛舞的長髯，魁偉的身影，想到自己遇合的離奇，亦不知是悲是喜，「崑崙派」名重天下，擇徒之嚴，也是別派難及，他若非經歷了這許多災難，又怎會一夕成為崑崙弟子？

只聽天鋼道長道：「路途遙遠，你我得走快些才是。」

俞佩玉恭聲道：「是。」

天鋼道長道：「本派門規素來精嚴，平日生活極為清苦，你受得了麼？」

俞佩玉道：「弟子不怕吃苦。」

天鋼道長道：「你入門最晚，回山之後，平日例行的苦役，自然該你負擔最多，瞧你身子文弱，不知可受得了麼？」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在家時，平日也得做些吃重的事。」

天鋼道長道：「好，前面有個水井，你先去提些水來。」

俞佩玉道：「弟子遵命。」

前面三丈，果然有個很大的水井，俞佩玉放下了水桶，突然想到在家提水磨墨時的光景，想到那濃蔭如蓋的小園，想到他爹爹慈祥的笑容……

一時之間，他不禁淚落衣襟，手裏的水桶，竟直落下去。

俞佩玉一驚，伸手去抓那繩子，腳下不知怎地竟滑了一滑，整個人也向井中直落了下去。

這水井異常深邃，他縱有一身武功，落下去後只怕也難爬起，他屢經險難，出生入死，此番若是死在水井裏，豈非造化弄人？但他自幼練武，下盤素來穩固，這腳又是怎會滑倒的？

井水森冷，他凍得全身發抖，掙扎著往上爬，但井壁上長滿了又厚又滑的青苔，他根本找不到著力之處。

天鋼道長如何沒有來救他？

他咬緊牙關，不敢呼救，突聽一陣馬蹄之聲傳來，竟直奔到井畔，一個女子的語聲道：「是誰落到井裏去了？……呀，莫非是俞……」

又聽得天鋼道長道：「不錯，是他。」

那女子道：「道長明明見他落水，為何還不相救？難道要他死麼？」

天鋼道長沉聲道：「他自以為頗能吃苦耐勞，卻不知人世間之艱苦，實非他能夢想，貧道為了使他來日能成大器，正是要他多吃些苦。」

那女子道：「道長請恕弟子方才失言，但……但現在，他的苦不知可吃夠了？」

天鋼道長微笑道：「女檀越為何如此關心？」

那女子半晌沒有說話，像是有些難為情，但終於大聲道：「弟子此番追來，正是為了要和他……和他說句話的。」

天鋼道長道：「既是如此，貧道就讓他上來吧。」

一條長索垂下，俞佩玉爬上來時，臉已紅到脖子裏，他全身水濕，自覺又是羞愧，又是狼狽，竟不敢抬頭。

只見一雙春蔥般的玉手，遞過來一條淡金色的羅帕，上面還繡著雙金色的燕子，那溫柔的語聲輕輕道：「快擦乾臉上的水。」

這淡淡一句話中，竟含蘊著無限的關切，俞佩玉頭垂得更低了，也不知是該接過來還是不該接。

只聽天鋼道長厲聲道：「堂堂男兒，為何連頭都不敢抬起？」

俞佩玉不敢不抬頭，他抬起頭，便瞧見了金燕子，這豪爽明朗的少女眼神中正帶著無限同情。

天鋼道長道：「女檀越有什麼話，就請說吧。貧道還要趕路。」

這方正的出家人，似乎也解得小兒女的私情，手持著長髯，轉身走了開去。

金燕子嫣然一笑，將羅帕塞在俞佩玉手上，笑道：「拿去呀，怕什麼？」

俞佩玉臉上也不知是水，還是汗，訥訥道：「多……多謝姑娘。」

金燕子道：「你心裏一定很奇怪，我和你可說是素不相識，為何要追來和你說話？」

俞佩玉擦了擦臉上的水，道：「不知……不知姑娘有何見教？」

金燕子唉了口氣，道：「其實我自己也在奇怪，也不知怎地，我總覺得不能就和你這樣分手，於是我就趕來了，我心裏若想做一件事，立刻就要做到的。」

俞佩玉道：「但……姑娘……」他也不知該說什麼，眼睛一轉，突然瞧見遠遠一條人影站在霧中，斜倚著匹馬，看來似乎十分蕭索。

俞佩玉咳嗽一聲，道：「姑娘的盛情，在下已知道，神刀公子還在那邊等著，姑娘你……你快去吧，日後說不定……」

金燕子冷笑截口道：「你莫管他，他會等的，你何必為他著急？」

語聲突又變得十分溫柔，一字字緩緩著道：「我只問你，你以後還想不想見我？」

俞佩玉垂首道：「我……」

金燕子咬了咬嘴唇，道：「我是個女孩子，我敢問你，你不敢說？」

「在下是個不幸的人，以後……以後最好莫要相見了。」

金燕子身子一震，像是呆了許久，頓聲道：「好……你很好……」突然一躍上馬，飛馳而去。

俞佩玉手裏拿著淡金色的羅帕，目送她背影在濃霧中消失，帕上幽香，猶在唇畔，他不覺也有些痴了。

突然間，一匹馬衝過來，刀光一閃，直劈而下……

這一刀來勢好快，好猛！當真是馬行如龍，刀急如風，單只這一刀之威，已足以稱雄江湖。

俞佩玉驟然一驚，別無閃避，身子只有向前直撲下去，但覺背脊從頭直涼到尾，刀風一掠而過。

再瞧神刀公子已縱馬而過，揚刀狂笑道：「這一刀僅是示警，你若再不知趣，下一刀就要砍下你腦袋。」

俞佩玉真有些哭笑不得，站起來，才發覺背後的衣衫已被銳利的刀鋒劃開，只差分毫，他便要命喪刀下。

他忍不住倒抽一口涼氣。

天鋼道長也正在瞧著他，搖首長嘆道：「如此情怨糾纏，看你將來如何得了。」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弟子……」

天鋼道長沉聲道：「莫要說了，走吧，且看你能不能走到崑崙山。」

天鋼道長不快不慢地走著，他走得看似不快，俞佩玉已覺難以追隨，連日的悲傷憂鬱，已偷偷地蠶食了他的精力，濕透了的衣衫貼在身上，他忍不住要發抖，但在這嚴師身旁，他又怎敢叫出一聲苦來。

濃霧已散了，陽光卻未露面，今天，是個陰沉的天氣，陰沉得就像是天鋼道長的臉色一樣。

走，不停地走，他們已不知走過多少路了，俞佩玉濕透的衣衫乾了，卻又已被汗水濕透。

他忍不住開始喘息，只覺腳下越來越重，頭也越來越重……突然，天鋼道長停在一座荒涼的廟宇前，搖頭道：「孩子，你還是吃不得苦的，進去歇歇吧。」

荒涼的廟宇，陰黯的殿堂，高大而猙獰的神像，像是正在嘲笑著人間的疾苦，這是何方的神祗？為何竟沒有慈悲的心腸？

俞佩玉不覺已倒在神像下，外面冷風瑟瑟，似已頗有雨意，下雨吧，雨水也許能為人間洗去些污垢。

天鋼道長就站在俞佩玉面前，他看來也就像是那神像一樣，高不可攀，心冷如鐵，他厲聲道：「站起來，天神座前，豈容你隨意臥倒。」

俞佩玉道：「是。」

掙扎著起來，垂手肅立，他心裏絕無抱怨，若沒有一絲不苟的嚴師，怎能教得出出類拔萃的徒弟。

天鋼道長面色似乎稍見和緩，沉聲道：「崑崙弟子，人人都要吃苦，尤其是你，你的遭遇和別人不同，更要比別人加倍吃苦才是。」

俞佩玉肅然道：「弟子知道。」

天鋼道長緩緩轉過頭，門外有一片落葉被風捲過，這名震八荒的崑崙掌門，似已覺出秋日將臨的蕭索，喃喃道：「又要下雨了……天有不測風雨，人事又何嘗不是如此，孩子，你到死都要記著，沒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除了你自己。」

有風吹過，俞佩玉不知怎地，突然一激靈打了個寒噤，天地間如此蕭索，莫非是什麼不祥的預兆。

天鋼道長緩緩道：「孩子，你過來。」

俞佩玉垂手走了過去。

天鋼道長自香袋中取出了個飯團，塞入他手裏，嚴峻的面上，竟出現了一絲難得的微笑，緩緩道：「吃吧，為師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也是特別容易餓的。」

這嚴峻的老人居然也有溫情，俞佩玉瞧著手裏的飯團，熱淚幾乎要奪眶而出，垂首道：「師父你老人家呢？」

天鋼道長微笑道：「這飯團不是誰都吃得到的，你吃過後便知道了，為師……」

突聽一人笑道：「這飯團既是如此珍貴，在下不知也可分一杯羹麼？」

※※※

一人突然出現在門外，大步走了進來，他胸膛起伏，似乎有些喘息，面上的笑容也似乎有些古怪，只是外面天色陰黯，並不十分瞧得出來。

俞佩玉大喜道：「幫主怎地來了？」

天鋼道長打髯笑道：「幫主如此匆匆趕來，只怕不是為了分這一杯羹的。」

紅蓮花大笑道：「道長果然明察秋毫，在下趕來，只是為了要送件東西給道長瞧瞧。」

他果然向懷中取出一物，送到天鋼道長面前。

那東西很小，在這陰黯的殿堂中，根本瞧不清。

天鋼道長忍不住俯下頭去，笑道：「紅蓮幫主趕著送來的東西，想必有趣得很……」

他話未說完，紅蓮花的手突然一抬，打在他眼睛上。

就在這時，蒼空裏雷霆一聲，大雨傾盆而落，也就在這時，劍光一閃，一柄長劍，插入了天鋼道長的背脊。

天鋼道長狂吼一聲，一掌揮出。

紅蓮花凌空飛越，退出一丈，掌風過處，神龕被震得粉碎，那高大的神像，也筆直倒了下來。

天鋼道長滿臉鮮血，鬚髮皆張，嘶聲道：「你……你……你為何……」

話猶未了，撲面倒地。

門外雨如注，血紅的劍穗，在風中狂捲飛舞。

※※※

俞佩玉早已駭呆，手中飯團也已跌落在地，紅蓮花背貼著牆，胸膛不住起伏，面上也已變了顏色。

但俞佩玉總算還活著，他倒總算還未來遲。

只見謝天璧一掠而入，拊掌道：「你我總算及時而來，總算一擊得手。」

紅蓮花嘆道：「你本該留下他活口，問個清楚才是。」

謝天璧道：「還問什麼？再問只怕就……」

俞佩玉突然大吼一聲，嘶聲道：「你們這是幹什麼，你們為何殺了他？」

謝天璧道：「若不殺他，他就要殺你！」

俞佩玉一驚一怔，道：「為什麼……為什麼……」

謝天璧道：「你以後自會知道。」

他拉起俞佩玉的手，沉聲道：「賊黨必有接應，小弟帶他先走一步，幫主你且抵擋一陣，小弟再來接應。」

俞佩玉被他拉著，身不由主被拉了出去。

紅蓮花當門而立，喃喃道：「來吧，我就在這裏等著你們。」

風雨交加，天色更是陰暗，血紅的劍穗，舞得更狂，紅蓮花自天鋼道長背上拔起了那柄長劍。

又是一聲雷霆！

劍尖的鮮血，一連串滴下來，紅蓮花面色突然慘變，身子搖了搖，一口鮮血吐在地上。

俞佩玉被謝天璧拉著在雨中狂奔，他腳步踉蹌，口中不停地問道：「為什麼……為什麼……」

謝天璧道：「那天鋼道長，是賊黨假扮的，他如此做，只為了害你，他給你吃的那團飯，就是無救的毒藥。」

俞佩玉又是一驚，失聲道：「真的？」

謝天璧道：「我縱會騙你，紅蓮幫主也會騙你不成。」

俞佩玉失色道：「但他……他……」

他突然想起自己方才落井之事，天鋼道長難道是真的要害他？但那懾人的威儀，又怎會是假？

他的心亂成一團，身子仍不由自主地被拉著往前狂奔，他突然覺得謝天璧拉著他的這隻手很冷，非常冷……

他忍不住又機伶伶打了個寒噤，脫口道：「你這雙手好像奇怪得很。」

謝天璧回頭笑道：「你說什麼？」

俞佩玉瞧著他的臉，道：「我說……我說你好像……」

謝天璧突然狂吼道：「你才是假的，你這雙眼睛……」

他話未說完，俞佩玉只覺掌上「勞宮」、「少府」、「魚際」三處穴道一麻，接著，整個人被謝天璧自頭上拋了出去。

謝天璧獰笑道：「算你聰明，但聰明人都死得快的……」

飛起一足，往倒臥在泥濘中的俞佩玉胸膛上踩了下去。

俞佩玉右臂已整個不能動了，連躲都不能躲，幸好還有左手，閃電般抓住了謝天璧的腳尖。

但他縱然天生神刀，怎奈此刻已是強弩之末。

謝天璧獰笑著往下踩，獰笑著道：「用力吧，我倒要看你還能支持多久。」

俞佩玉骨節已格格作響，雨水打著他的臉，他幾乎張不開眼來，謝天璧的腳，已越來越重。

他咬緊牙關，嘶聲道：「原來你就是殺死我爹爹的人，我找你找得好苦。」

謝天璧格格笑道：「如今你終於找到我了，是麼？但你又能怎樣？你爹爹死在我手上，我卻要你死在我腳下。」

俞佩玉的一條手臂已將折斷，謝天璧的腳已重得像山一樣，這痛苦的掙扎，看來已是絕望的掙扎。

他真想就此放手，讓謝天璧的腳踩下，那麼，人世間所有的悲傷、冤屈與痛苦，都再也不能傷害到他。

謝天璧仰天狂笑道：「用力呀，你是否已沒有力氣了？俞佩玉呀俞佩玉，你死了也莫要怨我，我與你雖然無冤無仇，但你死了卻可使別人活得舒服得多……」

俞佩玉只覺眼睛發黑，喉頭發甜，終於忍不住一口鮮血吐了出來，濺滿了謝天璧的衫角。

謝天璧獰笑著一腳踩下，突聽一縷尖銳而強勁的風聲，直襲他後背，他借著腳下這一踩之勢，飛躍而起，憑空翻了個身，落在五尺外。

只見暴雨中一條人影幽靈般飄過來，面色木然，雙目中卻似要噴出火花，卻不是紅蓮花是誰？

長劍去勢如矢，遠遠釘在一株樹上，劍身沒入樹幹幾達一尺，這一擲之力，正已抒出了紅蓮花心中的悲憤。

謝天璧面色已變，強笑顫聲道：「幫主何時來的，賊黨已退了麼？」

紅蓮花烈火般的目光緊緊盯著他，一字字道：「你究竟是誰？」

謝天璧道：「我？……誰？……哈哈，幫主難道連小弟都不認得了？」

他笑得實比哭還要難聽。

紅蓮花一步步往前走，沉聲道：「你究竟是誰？」

謝天璧一步步往後退，道：「我……小弟……」

紅蓮花冷冷道：「你扮得很像，委實太像了，少時我一定要將你臉上的肉一分分割下來，看你怎會扮得如此像的。」

這冷漠的語聲，實比任何狂嘶怒吼都要可怕，任何人都不能不信，他說出這話是必定能做得到的。

謝天璧忍不住打了冷戰，卻縱聲狂笑道：「好，紅蓮花，不想你終於瞧出來了，我費了三年苦功，自問已學得和謝天璧一模一樣，只怕連他自己都難以分得出來，你，你是如何瞧出來的？」

紅蓮花道：「那柄劍，點蒼門人絕不會用那樣的劍，這句話你不該忘的，更不會將劍隨意拋卻，劍在人在，劍亡人亡。」

謝天璧怔了怔，失聲道：「呀，我竟忘了這一著，紅蓮花呀紅蓮花，你果然非同小可，難怪我主上要說你是江湖中第一個難惹的人。」

紅蓮花雙拳緊握，道：「你……你的主子是誰？」

謝天璧狂笑道：「你永遠不會知道的，等你知道時，你就活不長了，就算比你再強一萬倍的人，也難比他老人家之萬一。」

紅蓮花慘笑道：「不錯，千百年來，江湖中的確再也沒有一個比他更奸詐，更毒辣的人。」

謝天璧厲聲道：「來日之江湖，已必屬他的天下，紅蓮花，你是個聰明人，你仔細想想，應當怎麼樣？」

紅蓮花一步步逼過去，緩緩道：「我要殺你，現在，我只想殺你！」

謝天璧嘶聲笑道：「不錯，我為了奉命來殺俞佩玉，不得不害死了天鋼道長，但你也可算是幫兇，你要殺我，便該先殺了自己。」

紅蓮花顫聲道：「這是我平生第一大錯，我一時大意，竟上了你們的惡當，我日後自有贖罪之法，但是你……你……你……」

突然撲過去，瞬息之間，便已攻出了三拳四掌。

江湖中真正與紅蓮花動過手的人並不多，直到此刻，「謝天璧」才發現這丐幫的少年幫主，拳掌之威，竟絕非自己所能想像。

尤其此刻，他已將滿腔悲憤化入拳掌之中，單只那懾人的氣勢，已足以令人心寒膽碎。

突聽俞佩玉嘶聲大呼道：「你不能殺他。」

這呼聲不但使紅蓮花怔了怔，就連「謝天璧」也覺大出意外，只見俞佩玉自己已解開了右掌穴道，卓立在風雨中，臉色死一般蒼白，目光卻和血一般紅，這溫文的少年，此刻看來已如猛獸。

紅蓮花拳掌不停，攻勢仍猛，喝道：「我為何不能殺他？」

俞佩玉聲如裂帛，厲聲道：「此人殺了我爹爹又殺了我師父，除了我自己外，誰也不能殺他。」

紅蓮花陡然住手，退出一丈，慘笑道：「好，我應當讓給你。」

話未說完，俞佩玉已撲了上去，紅蓮花瞧他身形不穩，步法踉蹌，實已心神交瘁，又不禁大喝道：「但你千萬要小心。」

謝天璧獰笑道：「有你在旁掠陣，他何必小心。」

俞佩玉咬牙道：「今日我必定親手殺你，誰也不能攔我出手。」

謝天璧精神一振，狂笑道：「好，有志氣，但話出如風，卻是更改不得。」

他邊說邊打，邊打邊退，突然乘機抽出了插在樹上的長劍，「刷」的一劍，反撩而上，接連七劍刺了出去。

這一手「急風快劍」，雖絕非「點蒼」正宗，但劍法之辛辣狠毒，卻似猶在「點蒼」之上。

俞佩玉以攻為守，奮不顧身，謝天璧的快劍似被他這種凌厲的氣勢逼得暫時難展其鋒。

但刷刷刷劍風過處，俞佩玉衣衫又被劃破了三道裂口，一縷鮮血自肩頭沁出，轉瞬又被大雨沖了個乾淨。

紅蓮花直瞧得心驚膽戰，滿頭冷汗流個不住，他平生所見惡戰不下千百，卻從未有今日這一戰如此驚心動魄。

他突然發現這倔強的少年平日言談舉止雖然是那麼溫柔，但動起手來時之勇猛凌厲，竟是他平生未睹。

此時此刻，誰都可以看出，俞佩玉氣雖未衰，力已將竭，他今日若想手誅此獠，其力實已不足。

但此時此刻，別人若來插手相助，這倔強的少年，說不定立時便要含憤自決，紅蓮花只有在暗中嘆息，暗中跌足。

只見謝天璧劍勢已易攻為守。

他顯然是要先耗盡俞佩玉的力氣再出殺手，俞佩玉的攻勢雖勇，怎奈血肉之軀，還是衝不過那銳利的劍鋒。

他身上又不知被劃多少血口。

風雨淒苦，大地陰暗，這是個悲慘的天氣，這也是場悲慘的決鬥，眼瞧著俞佩玉的浴血苦戰，紅蓮花縱然心如鐵石，也不禁傷心落淚。

又是一聲雷霆擊下。

天地之威震動了山河樹木。

俞佩玉腳步突然一個踉蹌，右胸前空門已大露。

紅蓮花面色慘變，失聲驚呼。

但此刻他縱然有心出手相助，卻已來不及了，謝天璧掌中長劍，已如毒蛇般刺出，直刺到俞佩玉的右胸！

這一劍當真是比閃電還快，比毒蛇還毒，紅蓮花心膽俱碎，突然間閉起了雙目，他實已不忍再瞧。

電光一閃，瞧著謝天璧的臉，他蒼白的臉上，滿是殺機，滿帶獰笑，他知道自己這一劍必定再也不會失手。

這一閃電光，卻也使得他眼睛眨了眨，就在這時，只聽「啪」的一聲，俞佩玉雙掌不知怎地已挾住了他的長劍。

他這一劍竟如被巨石卡住，再也動彈不得。

俞佩玉已跟著一個肘拳撞出，「噗」的撞上他胸膛。

他只覺眼前一花，俞佩玉這隻手掌已如鞭子般反抽了過來，抽在他臉上，他竟被抽得轉了半個圈子。

這一夾，一拳，一掌，三個動作竟似已合而為一，「啪、噗、啪」三聲，也似已合而為一。

電光閃過，這時霹靂方自擊下。

俞佩玉已撲上來，抱住了謝天璧的身子。

他兩條手臂，竟像是一雙鐵鉗，謝天璧兩片胸骨都似將被他夾在一起，連叫都叫不出來。

只見他一張臉由青轉紅，由紅轉紫，俞佩玉的臉卻如死一般的蒼白，兩隻手緊緊絞在一齊，指節也已發白，只聽謝天璧喘氣聲由輕而重，由重而輕，接著，是一連串「咯咯」聲響。

他胸前肋骨，竟被生生夾斷。

紅蓮花直瞧得心動神飛，直到此刻，方自呼道：「留下他的命來，問個清楚。」

俞佩玉兩條手臂緩緩鬆開，垂下，踉蹌後退了幾步，身子似已搖搖欲倒，仰天慘笑道：「我終於做到了，是麼？我終於做到了……」

謝天璧的身子，就像是一攤泥似的軟了下去，紅蓮花一把拉住了俞佩玉的手，眉飛色動，道：「這一招可就是俞老前輩昔年名震江湖的絕技，『羚羊掛角』、『天外飛虹』，也就是『先天無極』的不傳之秘。」

俞佩玉慘笑道：「但先父一生之中，從未以此招傷人，而小弟……小弟……」突然垂首，水珠直落而下，卻不知是雨？是淚？

紅蓮花動容嘆道：「好奇妙的招式，好高明的招式，當真可說是『無跡可尋』，當真可說是『無中生有』……武林先輩的絕技，我今日才算開了眼界。」

他重重一拍俞佩玉肩頭，大笑道：「你身懷如此絕技，為何不讓我早點知道，倒害得我為你苦苦擔心。」

俞佩玉道：「小弟……小弟……」身子突然倒在紅蓮花身上，他實已全身無力，竟連站都站不住了。

紅蓮花趕緊自懷中摸出粒丸藥，塞進他的嘴，道：「這是崑崙小還丹，補氣補神，天下第一。」

俞佩玉滿嘴芬芳，卻失聲道：「小還丹？如此珍貴的藥，你，你怎麼能給我？」

紅蓮花默然半晌，淒然道：「這，不是我給你的，是天鋼道長……」

俞佩玉怔了怔，道：「他，他老人家怎會……」

紅蓮花長嘆道：「這……這是我自他老人家給你的飯團裏取出來的，我本以為那飯團中有毒，誰知……誰知……」

俞佩玉黯然垂首，淚流滿面，道：「難怪他老人家說這飯團不是誰都可以吃得到的，謝天璧，你，你這惡賊，你這惡賊。」

霍然回首，面色突又慘變。

「謝天璧」的屍身仍倒臥著在雨水中，但頭顱卻已不見，四下暴雨如注，半裏內絕無人蹤，頭顱到哪裏去了？

紅蓮花，俞佩玉，面面相覷，卻不禁怔在那裏。

若說有人割下了他的頭顱，那是絕無可能的事，若說沒有人割下他的頭顱，他的頭顱難道自己飛了不成？

紅蓮花絕頂聰明，弱冠之年便已掌天下第一大幫的門戶，可說是當今武林第一奇才。

但他左思右想，卻再也想不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兩人怔了半晌，再垂下頭去看，就在這片刻之間，謝天璧的肩頭胸腔竟又不見了一片。

紅蓮花突又一拍俞佩玉肩頭，失聲道：「我明白了。」

俞佩玉道：「你，你真的明白了？」

紅蓮花嘆道：「你彎下腰去，仔細瞧瞧。」

只見謝天璧的屍身，竟在一分分，一寸寸地腐爛，鮮紅的血肉，奇蹟般化為黃水，立刻又被大雨衝走。

俞佩玉只覺眼角不斷抽搐，幾乎立刻便要嘔了出來，扭過頭去，長長透了口氣，道：「這莫非就是江湖傳言中的化骨丹？」

紅蓮花道：「正是，他自知已必死，竟不惜身為飛灰。」

俞佩玉道：「但他雙手卻已斷了，怎能取藥？」

紅蓮花道：「這化骨丸想必早含在他嘴裏，他自知必死時，便咬破舌尖，也咬破包在化骨丹外的蠟丸，化骨丸見血後便開始腐蝕，唉，他寧可忍受如此痛苦，也不肯洩露絲毫秘密，只因他知道唯有死人才是真正不會洩露秘密的。」

俞佩玉聳然道：「不想此人倒也是條漢子。」

紅蓮花苦笑道：「你若如此想，你就錯了，他只不過是不敢洩露而已，只因他得知今日若是洩露了秘密，他就要死得更慘！」

俞佩玉慘笑道：「不錯，他們都是一樣的，都是寧死也不敢洩露半句秘密，但是，他們的首腦卻又是誰？竟能使這些人如此懼怕於他……死，本來已是世上最可怕的事了，這人難道竟比『死』還要可怕？」

紅蓮花喃喃道：「他的確比死還要可怕，此刻我委實想不出他究竟有多麼可怕……」

俞佩玉突然動容道：「對了，這『謝天璧』如此做法，只因他知道別人一死之後，便無法再洩露秘密，而他死了後，卻還是可以洩露秘密，否則他一死也就罷了，為何還要使自己身子完全腐爛。」

紅蓮花皺眉道：「死人也會洩露秘密？」

俞佩玉一字字道：「死人有時也會洩露秘密的。」

紅蓮花道：「什麼秘密？」

俞佩玉道：「易容的秘密。」

紅蓮花怔了半晌，以手加額，失聲道：「對了對了，他死了後還怕我查看他的臉，這才是他們最怕人知道的秘密，這才是他們最大的秘密。」

俞佩玉咬牙道：「他們的首腦就是為了怕這秘密洩露，故而才為他們備下這化骨丹，他不但要消滅他們的性命，還要消滅他們的屍體。」

他激動地抓住了紅蓮花的手接道：「現在，我已經知道最少有六個人是假的，但除了我之外，世上竟沒有一個人相信，竟沒有一個人瞧得出來，那麼除了這六人之外，又還有多少人是假的？是連我都不知道的……我只要想到此點，就覺得骨髓裏都像是結了冰。」

紅蓮花面色陰沉得就彷彿今天的天氣，他本是個開朗的人，世上本很少有能使他發愁的事，而此刻他的心卻重得像是要掉下來。

俞佩玉顫聲道：「假如你的至親好友，甚至你的爹爹都可能是那惡魔的屬下，那麼世上還有什麼人是你能相信的？世上假如沒有一個你能相信的人，那麼你還能活下去麼？這豈非是件令你連想也不敢想的事。」

紅蓮花緩緩道：「假的『謝天璧』已死了，現在還有幾人是那惡魔的屬下假冒的？」

俞佩玉道：「王雨樓、林瘦鵑、太湖王、寶馬銀槍、西門無骨，還有那……那俞某人，只因我知道這六人都已死了。」

紅蓮花長長嘆了口氣，道：「除了這六人外，只怕已不多了。」

俞佩玉道：「你怎能確定？」

紅蓮花道：「只因這究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假冒一個人而能瞞得過天下人的耳目，至少也得花費幾年的時間，否則他面貌縱然酷似，但聲音、神情動作還是會被人瞧破的，何況還有武功……」

俞佩玉失聲道：「呀，不錯，武功，他們若要假冒一個人，還得學會他獨門的武功。」突然轉身奔了出去。

紅蓮花縱身擋住了他去路，悠悠道：「羚羊掛角，天外飛虹，是麼？」

俞佩玉道：「正是，這兩招除了我俞家的人，天下再無別人施展得出，那俞某人若是使不出這一招來，我便可證明他是假的。」

紅蓮花嘆道：「這本來是個很好的法子，怎奈令尊大人的脾氣，卻使這法子變得完全沒有用了。」

俞佩玉道：「為什麼？」

紅蓮花苦笑道：「他老人家謙和恬淡，天下皆知，我且問你，縱然在他老人家活著的時候，又有誰能逼他老人家施展這武功絕技？」

俞佩玉忖了半晌，噗地坐了下去。

大雨滂沱，那「謝天璧」的屍身，已完全不見了。

這個人已根本從世上消滅。

而「他」究竟是誰？世上本就沒有第二個「謝天璧」存在，那麼此刻「消滅」的豈非只是個本就不存在的東西。

紅蓮花想到這裏，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他簡直不敢仔細去想，這問題想多了簡直要令人發狂。他瞧著那塊又被雨沖得乾乾淨淨的土地，喃喃道：「殺死天鋼道長的兇手已死了，但認真說來，誰是殺死他的兇手？誰能證明這個人的存在？」

俞佩玉瞧見他的神情，突然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但你，你也不必……」

紅蓮花縱聲笑道：「你放心，我雖有贖罪之心，但卻絕不會以死贖罪的，我還要活下去，絕不會令他們如願。」

俞佩玉鬆了口氣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是個凡俗的人，幸好你不是。」

紅蓮花仰首向天，承受著雨水，緩緩道：「現在，我只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

俞佩玉凝目望著他，道：「你要去崑崙？」

紅蓮花道：「崑崙弟子有權知道天鋼道長的兇訊，我卻有義務要去告訴他們。」

俞佩玉沉聲道：「但這邊卻也少不得你，崑崙之行，我代你去。」

紅蓮花凝目望著他，良久良久，展顏一笑，道：「好，你去。」

沒有客氣，沒有推辭，既沒有不必要的言語，也沒有不必要的悲哀，更沒有不必要的眼淚。

只因這兩人都是男子漢，真正的男子漢。

兩人面對著面木立在雨中。

紅蓮花悠悠道：「你去，但你得小心，能不管的閒事，就莫要管，莫要忘記，此時你的性命，比任何人的性命都要貴重得多。」

俞佩玉垂首道：「我省得。」

垂首時瞧見方才被他擊落的長劍，便拾了起來，插在腰中。

紅蓮花忽又一笑，道：「對了，我還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俞佩玉微微變色道：「什麼事？」

紅蓮花笑道：「這可是件好事，你未來的妻子林黛羽你已用不著為她擔心了。」

也不知為什麼，只要一提到林黛羽的名字，他神色就變得有些奇怪，縱然在笑，也笑得有些勉強。

俞佩玉自然還是未留意，道：「為什麼？難道她……」

紅蓮花道：「現在，已有個天下最難惹的人物在為你保護著她。」

俞佩玉道：「有紅蓮幫主暗中保護，我早已放心得很。」

紅蓮花神色又變了變，瞬即笑道：「你莫弄錯了，不是我。」

俞佩玉驚奇道：「天下最難惹的人不是你是誰？出塵道長？」

紅蓮花笑道：「此人聲名或者不如出塵道長，但別人縱然惹得起出塵道長，卻也惹不起她。」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百花最豔是海棠？」

紅蓮花拊掌道：「正是她，她好像也瞧出了一些秘密，所以也伸了手，凡是她已伸手做的事，是絕對不會半途而廢的。」

俞佩玉唏噓道：「看來，你我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孤單，還有許多人……」

紅蓮花突然變色道：「不好，我又忘了一件事。」

俞佩玉忍不住道：「這，這是件好事還是壞事？」

紅蓮花頓足道：「假的謝天璧既已出現，那真的謝天璧莫要遭了他們的毒手，我得去瞧瞧。」

語聲未了，人已遠在數丈外。

俞佩玉目送他人影消失遠處，忍住嘆息，喃喃道：「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古之空空，今之虯髯，大智大慧，人所難及，遊戲人間，義氣第一……」

雨，已漸漸小了，但還沒有停住，風，卻更冷，俞佩玉踽踽獨行，前途正如天色般陰暗。

忽然間，一陣馬蹄聲傳來，七八匹健馬急馳而過，馬蹄揚起泥水，濺了俞佩玉一身。

俞佩玉卻連頭也沒有抬，那知馬群方過，一個人突然自馬上飛身而起，凌空翻身，直撲俞佩玉。

俞佩玉一驚卻步，這人已飄落在面前。

只見他一身濕透了的黑衣勁裝緊貼在身上，一雙眸子裏閃閃發光，卻正是那點蒼的少年弟子。

俞佩玉心裏一動，想起了紅蓮花方才說過的話，忍不住脫口道：「莫非，莫非謝大俠已有了什麼變故？」

那點蒼弟子本在躬身行禮，此刻霍然抬頭，變色道：「俞公子怎地知道？」

俞佩玉怔了怔道：「這……我……」

那點蒼弟子面色一沉，目光灼灼，厲聲道：「弟子瞧見了俞公子，本為的是要來通知惡訊，但俞公子卻早已知道了，這豈非是怪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只不過是隨口說出來的而已。」

那點蒼弟子冷笑道：「家師昨夜失蹤，至今不知下落，此事連出塵道長、天雲大師都直到午間才知道的，俞公子清晨便已動身，又何從得知。」

他言語咄咄逼人，竟似認定了俞佩玉與此事必有關係，那七八匹馬都已轉了回來，馬上七八雙陰沉的目光，也都在狠狠盯著俞佩玉。

點蒼弟子雖然素來謙恭有禮，但此刻事變非常，只要稍有可疑，他們便再也不會放鬆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謝大俠也許只是出來逛逛，也許遇著了什麼朋友，以謝大俠的武功，想必定能照顧自己。」

那點蒼弟子沉聲道：「點蒼弟子，劍不離身，劍在人在，劍亡人亡，這句話俞公子想必知道，但弟子今晨卻發現家師的隨手佩劍竟落在帳篷外的草叢中，若非有驚人的變故，家師是萬萬不致如此疏忽的。」

俞佩玉動容道：「這……這……」

他忽然發現自己心中所知道的許多秘密，竟是一件也不能說出來的，縱然說出，也難以令人相信。

馬上突有一人大聲道：「俞公子此刻為何一人獨行？天鋼道長到哪裏去了？」

又有一人厲聲道：「俞公子你又為何如此狼狽？莫非和別人交過手？」

另一人道：「此間四下不見人跡，俞公子是和誰交過手來？」

# 第四章 雨夜幽靈

點蒼弟子問的話，俞佩玉還是一句也答覆不出，他既不能說天鋼道長是死在「謝天璧」手上，也不能說這「謝天璧」是假的，只因這「謝天璧」既然已被消滅，就變得根本不存在了。

那點蒼弟子以手按劍，怒道：「俞公子為何不說話？」

俞佩玉嘆道：「各位若懷疑謝大俠之失蹤與在下有任何關係，那委實是個笑話，在下還有什麼話好說。」

點蒼弟子面色稍緩，道：「既是如此，在此事未澄清之前，俞公子最好陪弟子等回去，只因有些事俞公子或許不願向弟子等解釋，但總可向盟主閣下解釋的。」

他語未說完，俞佩玉已變了顏色，大聲道：「我不能回去，絕不能回去。」

點蒼弟子紛紛喝道：「為何不能回去？」

「若沒有做虧心的事，為何不敢回去見人？」

七八人俱已躍下馬來，人人俱是劍拔弩張。

為首的點蒼弟子怒喝道：「俞佩玉，今日假若想不回去，只怕比登天還難。」

俞佩玉滿頭大汗，隨著雨水滾滾而下，手腳卻是冰冰冷冷，突聽遠處一人冷冷道：「俞佩玉，你用不著回去。」

七八個盤簪高髻的道人，足登著白木屐，手撐著黃紙傘，自雨中奔來，赫然竟是崑崙門下。

那點蒼弟子扶劍厲聲道：「此人縱然已在崑崙門下，但還是要隨在下等回去走一遭的，點蒼與崑崙雖然素來友好，但事關敝派掌門的生死，道兄們休怪小弟無禮。」

崑崙道人們的臉色比點蒼弟子的還要陰沉，還要可怕，那當先一人白面微鬚，目如利剪，盯著俞佩玉一字字道：「你非但用不著回去，哪裏都不必去了。」

俞佩玉愕然退步，點蒼弟子奇道：「此話怎講？」

白面道人慘然一笑道：「貴派的掌門雖然不知下落，但敝派的掌門卻已……卻已……」只聽「喀嚓」一聲，他掌中傘掉落在地，傘柄已被捏得粉碎。

點蒼弟子聳然失聲道：「天鋼道長莫非已……已仙去了？」

白面道人嘶聲道：「家師已被人暗算，中劍身亡。」

點蒼弟子駭然道：「真的？」

白面道人慘然道：「貧道等方才將家師的法體收拾停當。」點蒼弟子動容道：「天鋼道長內外功俱已爐火純青，五丈內飛花落葉，都瞞不過他老人家，若說他老人家竟會被人暗算，弟子等實難置信。」

白面道人切齒道：「暗算他老人家的，自然是一個和他老人家極為親近的人，自然是一個他老人家絕不會懷疑的人，只因他老人家再也不信此人竟如此狼心狗肺。」

他話未說完，無數雙眼睛都已盯在俞佩玉身上，每雙眼睛裏都充滿了悲憤、怨毒之色。

白面道人聲如裂帛大喝道：「俞佩玉，他老人家是如何死的，你說，你說。」

俞佩玉全身顫抖，道：「他……他老人家……」

白面道人怒吼道：「他老人家是否死在你手上？」

俞佩玉以手掩面，嘶聲道：「我沒有，絕對沒有……我死也不會動他老人家一根手指。」突聽「嗖」的一聲，他腰畔長劍已被人抽了出去。

白面道人手裏拿著這柄劍，劍尖不停的抖，顫抖的劍尖正指著俞佩玉，他火一般的目光也逼著俞佩玉，顫聲道：「你說，這柄劍是否就是你弒師的兇器？」

這柄劍，的確就是殺天鋼道長的，這柄劍的主人已不再存在，這柄劍，此刻卻正在俞佩玉身上。

俞佩玉心已滴血，只有一步步往後退。

劍尖也一步步逼著他，劍雖鋒利，但這些人的目光，卻比世上任何利劍都要鋒利十倍。

他仆地跪倒，仰首向天，熱淚滿面，狂呼道：「天呀，天呀，你為何要如此待我，我難道真的該死麼？」

「噹」的，長劍落在他身前。

白面道人一字字道：「你已只有一條路可走，這已是你最幸運的一條路。」

不錯，這的確已是他唯一的一條路，只因所有的一切事他都完全無法解釋，他所受的冤屈，無一是真，但卻都比「真實」還真，而「真實」反而不會有一人相信。

此刻唯一可替他作證的，只不過是紅蓮花，但紅蓮花卻又能使人相信他麼？他又拿得出什麼證據？

在平時，紅蓮幫主說出來的話固然極有分量，崑崙、點蒼兩派的弟子，也萬萬不至懷疑。

但此刻，這件事卻關係著他們掌門的生死，關係著他們門戶之慘變，甚至關係著整個武林的命運。

他們又怎會輕易相信任何人的話，縱然這人是名震江湖的紅蓮花。

俞佩玉思前想後，只有拾起了地上的劍，他已別無選擇－－他突然怒揮長劍，向前直衝了過去。

崑崙、點蒼兩派的弟子紛紛驚呼，立時大亂。

但他們究竟不愧為名家子弟，驚亂之中，還是有幾人拔出了佩劍，劍光如驚虹交剪，直刺俞佩玉。

只聽「噹，噹」幾響，這幾柄劍竟被震得飛了出去，俞佩玉滿懷悲憤俱在這一劍中宣洩，這一劍之威，豈是別人所能招架。

崑崙、點蒼弟子，又怎會想得到這少年竟有如此神力。

驚呼怒叱聲中，俞佩玉已如脫兔般衝出重圍，電光閃過，雷霆怒擊，他身形卻已遠在十丈外。

※※※

暴雨，俞佩玉放足狂奔，他已忘了一切，只想著逃，他雖不怕死，但卻絕不能含冤而死。

身後的呼喝叱吒，就像是鞭子似的在趕著他，他用盡了全身每一分氣力，迎著暴雨狂奔，雨點打在他身上、臉上，就像是一粒粒石子。

呼聲終於遠了，但他的腳卻仍不停，不過已慢了些，越來越慢，他跑著跑著，突然仆倒在地。

他掙扎著爬起，又跌倒，他眼睛似已模糊，大雨似已變成濃霧，他拼命揉眼睛，還是瞧不清。

遠處怎地有車聲、蹄聲？是哪裏來的車馬？

模糊中，他似乎見到有輛大車馳了過來，他掙扎著還想逃，但再跌倒，這一次跌倒後終於不起，他暈了過去。

天色，更暗了。

車聲轔轔，健馬不斷地輕嘶。

俞佩玉醒來發覺自己竟在車上，雨點敲打著車篷，宛如馬踏沙場，戰鼓頻敲，一聲聲令人腸斷。

他莫非終於還是落入了別人手中？

俞佩玉掙扎而起，天色陰暗，車中更是黝黯，一盞燈掛在篷上，隨著飄搖的風雨搖晃，但卻未燃著。

車廂四面，零亂地堆著些掃把、竹箕、鐵桶，還有一條條又粗又重的肥皂，俞佩玉再將車篷的油布掀開一些，前面車座上坐著個柴衣笠帽的老人，雖然瞧不見面目，卻可瞧見他飛舞在風雨中的花白鬍鬚。

這不過是個貧賤的老人，偶爾自風雨中救起了個暈迷的少年，俞佩玉不覺長長鬆了口氣。

只聽這老人笑道：「俞佩玉，你醒了麼？」

俞佩玉大驚失色，悚然道：「你，你怎會知道我名字？」

老人回過頭來，瞇著眼睛笑道：「方才我聽得四面有人呼喝，說什麼『俞佩玉，你跑不了的。』我想那必定就是你了，你也終於跑了。」

他蒼老的面容上，刻滿了風霜勞苦的痕跡，那每一條皺紋，都似乎象徵著他一段艱苦的歲月。

他那雙瞇著的笑眼裏，雖然充滿了世故的智慧，卻也滿含著慈祥的善意。

俞佩玉垂下了頭，囁嚅著道：「多謝老丈。」

老人笑道：「你莫要謝我，我救你，只因我瞧你不像是個壞人模樣的，否則我不將你交給那些人才怪。」

俞佩玉黯然半晌，淒然笑道：「許久以來，老丈你只怕是第一個說我不是壞人的了。」

老人哈哈大笑道：「少年人吃了些苦就要滿肚牢騷，跟我老頭子回到破屋裏去喝碗又濃又熱的酸辣湯，包管你什麼牢騷都沒有了。」

提起鞭子，「的盧」一聲，趕車直去。

黃昏，風雨中的黃昏。

車馬走的仍是無人的小道，這貧賤的老人，想必是孤獨地住在這間破爛的茅屋裏，但這在俞佩玉說來已覺得太好了。

他躺下來，想著那茅屋裏已微微發霉的土牆，那已洗得發白的藍布床單，那熱氣騰騰的酸辣湯。

他覺得自己已可安適地睡了。

只聽老人道：「馬兒馬兒，快跑快跑，前面就到家了，你認不認得？」

俞佩玉忍不住又爬起來，又掀起車篷的一角，只見前面一條石子路，被雨水沖得閃閃的發亮。

路的盡頭，竟赫然是座恢宏華麗的大院，千椽萬瓦，燈火輝煌，在這黃昏的風雨中看來，就像是王侯的宮闕。

俞佩玉吃了一驚，訥訥道：「這，這就是老丈的家麼？」

老人頭也不回道：「不錯。」

俞佩玉張了張嘴，卻將要說出來的話又咽下去，心裏實在是充滿了驚奇，這老人莫非是喬裝改扮的富翁？莫非是退隱林下的高官，還是個掩飾行藏的大盜？他將俞佩玉帶回來，究竟是何用意？

寬大的，紫色的莊門外，蹲踞著兩隻猙獰的石獅子，竹棚下，健馬歡騰，幾條勁裝佩刀的大漢，正在卸著馬鞍。

馬是誰騎來的？這在此刻雖還是無法解答的問題，但這老人乃是武林強者，卻已全無疑問。

而此刻天下武林中人，又有誰不是俞佩玉的仇敵。

俞佩玉手腳冰涼，怎奈全身脫力，想走已走不了，何況他縱能走得了，此刻也已太遲。

車馬已進了莊院。

俞佩玉將車篷的縫留得更小，突見兩條人影自燈光輝煌的廳堂簷前箭一般竄了過來。

左面的一個，正是那目如利剪的崑崙白面道人。

俞佩玉心卻寒了，手不停地抖。

這白面道人竟攔住了馬車，道：「老人家你一路回來，不知可瞧見個少年？」

老人笑道：「少年我瞧得多了，不知是哪一個？」

白面道人道：「他穿的是件青布長衫，模樣倒也英俊，只是神情狼狽。」

老人道：「嗯，這樣的少年倒有一個。」

白面道人動容道：「他在哪裏？」

老人摸著鬍子笑道：「我非但瞧見了他，還將他抓回來了。」

話未說完，俞佩玉急得要暈了過去。

白面道人目光更冷，瞧著老人一字字道：「那少年縱然狼狽，縱已無法逃遠，卻也不是你捉得回來的，老丈日後最好記住，我崑崙白鶴，素來不喜玩笑。」

霍然轉身，大步走了回去。

老人嘆了口氣道：「你既然知道我抓不回來，又何必問我。」

韁繩一提，將馬車趕入條小路，口中喃喃道：「少年人呀，你如今總該知道，越是精明的人，越是容易被騙到，只不過要你懂得用什麼法子騙他而已。」

他這話自然是說給俞佩玉聽的，只可惜俞佩玉沒有聽到，等他再度能聽見時，他已在老人的屋裏。

※※※

這果然是間破爛的屋子，四面的牆壁已發黑，破舊的桌子上有只缺了嘴的瓷壺，兩隻破碗，還有堆吃剩下的花生。

一盞瓦燈，昏黃的燈光，在風中直晃，就好像代表了那老人的生命。

一件破棉被掛在門後面，門縫裏不斷地往裏面漏著雨水，水一直流到角落裏的竹床床腳。

俞佩玉此刻就睡在這張床上，濕透了的衣服已被脫去了，身上雖已蓋著床又厚又重的棉被，但他還是冷得直發抖。

老人不在屋裏，俞佩玉用盡平生力氣，才掙扎著下了床，緊緊裹著棉被，這棉被好像比他故宅門口的石獅子還重。

他一步一捱，捱到窗口，窗子是用木板釘成的，他從木板縫裏望出去，窗外竟是個很大很大的園子。

庭園深深，遠處雖然燈光輝煌，卻照不到這裏，黑黝黝的林木在雨中看來，彷彿幢幢鬼影。

俞佩玉打了個寒噤，暗問自己：「這究竟是什麼地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一點孤燈，自幢幢鬼影中飄了過去，似鬼火？

俞佩玉的腿有些發軟，身子倚在窗沿上，無邊的黑暗中，竟傳來一縷淒迷縹緲的歌聲。

「人間哪有光明的月夜，

除非在夢裏找尋。

你說你見過仙靈的一笑，

誰分得出是夢是真？」

鬼火與歌聲卻近了，一條模糊的白影，手裏提著盞玲瓏的小晶燈，自風雨中飄了過來。

這身影是窈窕的，濕透了的衣衫緊貼在身上，披散的長髮也緊貼在身上，燈光四射，照著她的臉。

她的臉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燈光也照著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空洞而迷惘，卻又是絕頂的美麗，空洞加上美麗便混合成一種說不出的妖異之氣。

俞佩玉簡直不能動了。

這鬼氣森森的庭園，這幽靈般的人影……

突然，「吱」的一聲，門開了，俞佩玉駭極轉身，那老人柴衣笠帽，足踏著釘鞋，不知何時已走了過來。

俞佩玉撲過去，一把抓住他，道：「外……外面是什麼人？」

老人瞇著眼一笑，道：「外面哪裏有人？」

俞佩玉推開門瞧出去，庭園深深，夜色如墨，哪有什麼人影。

那老人瞇著的笑眼裏，似乎帶著些嘲弄，又似乎帶著些憐憫，俞佩玉一把揪住他的衣襟，顫聲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你究竟是誰？」

那老人悠悠道：「誰？只不過是一個救了你的老頭子。」

俞佩玉怔了怔，五指一根根鬆開，倒退幾步，倒在一張破舊的竹椅上，滿頭冷汗，這時才流下來。

那老人道：「你累了，實在太累了，不該胡思亂想。」

俞佩玉兩隻手緊緊抓住竹椅的扶手，道：「但我明明……我明明瞧見……」

那老人凝注著他，道：「你什麼也沒有瞧見，是麼？什麼也沒有瞧見。」

俞佩玉忽然覺得他眼睛裏似乎有種奇異的力量，情不自禁，垂下了頭，慘然一笑，道：「是，我什麼都沒有瞧見。」

老人展顏笑道：「這就對了，瞧見的越少，煩惱越少。」

他將手裏提著的小鍋放在俞佩玉面前桌上，道：「現在，你喝下這碗酸辣湯，好生睡一覺，明天又是另外一個日子了，誰知道明天和今天有多少不同？」

俞佩玉慘笑道：「是，無論如何今天總算過去了……」

※※※

睡夢中，俞佩玉只覺得大地越來越黑暗，整個黑暗的大地，都似已壓在他身上，他流汗，掙扎，呻吟……

被，已全濕透了，竹床，吱吱格格地響。

他猛然睜開眼，昏燈如豆，他赫然瞧見了一雙手。

一雙蒼白的手。

這雙手，似乎正在扼他的咽喉。

俞佩玉駭然驚呼道：「誰？你是誰？」

黝黯的燈光中，他瞧見了一頭披散的長髮，一張蒼白的臉，以及一雙美麗而空洞的眼睛。

披散的長髮雲一般灑出來，白色的人影已風一般掠了出去，立刻又消失在淒迷的黑暗中。

這豈非正是那雨中的幽靈？

俞佩玉一躍坐起，手撫著咽喉，不住地喘氣，她究竟是人是鬼？是否想害他？為什麼要害他？

老人又不知哪裏去了，木窗的裂縫裏，已透出灰濛濛的曙光，門，猶在不住搖晃……

她究竟是人是鬼？

她若真的想害他，是否早已可將他害死了，她若不想害他，又為何幽靈般潛來，幽靈般掠走？

俞佩玉的心跳得像打鼓，床邊，有一套破舊的衣服，他匆匆穿了起來，匆匆跑出了門。

晨霧，已瀰漫了這荒涼的庭園。

雨已停，灰濛濛的園林，潮濕，清新，寒冷，令人悚然的寒冷、冷霧卻使這荒涼的庭園有了種神秘而朦朧的美。

俞佩玉悄悄地走在碎石路上，像是生怕踩碎大地的靜寂。

置身於這神秘的庭園中，想起方才那神秘的幽靈，他心裏也不知是什麼感覺，他根本不想去想。

就在這時，鳥聲響起，先是一隻，清潤婉轉，從這枝頭到那枝頭，接著另一聲響起。

然後，滿園俱是啁啾的鳥語。

就在這時，他又瞧見了她。

她仍穿著那件雪白的長袍，站在一株白楊樹下。

她抬頭凝注著樹梢，長髮光亮如鏡，白袍與長髮隨風而舞，在這清晨的濃霧中。

她已不再似幽靈，卻似仙子。

俞佩玉大步衝過去，生怕她又如幽靈般消失，但她仍然仰著頭，動也不動。

俞佩玉大聲道：「喂，你……」

她這才瞧了俞佩玉一眼，美麗的眼中，充滿迷惘，這時霧已在漸漸消散，陽光照在帶露的木葉上，露珠如珍珠。

俞佩玉忽然發現，她並不是「她」。

她雖然也有白袍、長髮，也有張蒼白的臉，也有雙美麗的眼睛，但她的美卻是單純的。

他可以看到她眼睛裏閃動的是多麼純潔，多麼安詳的光亮。

而昨夜那幽靈的美，卻是複雜的，神秘的，甚至帶著種不可捉摸，無法理解的妖異之氣。

俞佩玉歉然笑道：「抱歉，我看錯人了。」

她靜靜地瞧了他半晌，突然轉過身，燕子般逃走了。

俞佩玉竟忍不住脫口喚道：「姑娘，你也是這莊院裏的人麼？」

她回過頭瞧著俞佩玉笑了，笑得是那麼美，卻又帶著種說不出的痴迷、迷惘，然後，忽然間消失在霧裏。

俞佩玉怔了許久，想往回走。

但腳步卻不知怎地偏偏向前移動，走著走著，他忽然發現有一雙眼睛在樹後偷窺著他，眼睛是那麼純潔，那麼明亮，俞佩玉緩緩停下腳步，靜靜地站在那裏，盡量不去驚動她。

她終於走了出來，迷惘地瞧著俞佩玉。

俞佩玉這才敢向她笑了笑，道：「姑娘，我可以問你幾句話麼？」

她痴笑著點了點頭。

俞佩玉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她痴笑著搖了搖頭。

俞佩玉失望地嘆息一聲，這地方為何如此神秘？為何誰都不肯告訴他？但他仍不死心，又問道：「姑娘既是這莊院裏的人，怎會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少女忽然笑道：「我不是人。」

她語聲就像是鳥語般清潤婉轉，這句話卻使俞佩玉吃了一驚。

若是別人說出這句話，俞佩玉只不過付之一笑，但這滿面迷惘的少女，卻確實有一種超於人類的靈氣。

俞佩玉囁嚅道：「你……你不是……」

這少女咬了咬嘴唇，道：「我是隻鳥。」

她抬頭瞧著樹梢，樹梢鳥語啁啾，三五隻不知名的小鳥在枝頭飛來飛去，她輕笑著道：「我就和樹上的鳥兒們一樣，我是它們的姐妹。」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你在和它們說話？」

白衣少女轉頭笑著，忽又瞪大了眼睛道：「你相信我的話？」

俞佩玉柔聲道：「我自然相信。」

這少女眼睛裏現出一陣幽怨的神色，嘆道：「但別人卻不相信。」

俞佩玉道：「也許他們都是呆子。」

這少女靜靜地瞧了他許久，忽然銀鈴般笑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我是隻雲雀。」

她開心地笑著，又跑走了。

俞佩玉也不攔她，痴痴地呆了半晌，心頭但覺一種從來未有的寧靜，緩緩踱回那座小屋。

忽然間，門後刺出一柄劍，抵住了他的背。

劍尖，冰冷而尖銳，像是已刺入俞佩玉心裏。

一個冷冰冰的語聲道：「你只要動一動，我就刺穿你的背……」

這竟然是個女子的聲音，而且也是那麼嬌美。

俞佩玉忍不住回頭一瞧，便又瞧見了那雪白的長袍，那披散的頭髮，那蒼白的臉，那美麗的眼睛。

這並非昨夜的幽靈，而是今晨的仙子。

但此刻，這雙眼睛卻冷冰冰地瞪著俞佩玉，大聲道：「你是誰？」

俞佩玉又驚又奇，又笑又惱，苦笑道：「雲雀姑娘，你不認得我了？」

白衣少女厲聲道：「我自然不認識你。」

俞佩玉道：「但……但方才我……我還和姑娘說過話的。」

白衣少女冷笑道：「你只怕是活見鬼了。」

俞佩玉怔在那裏，作聲不得。

她目光此刻雖然已變得尖銳而冷酷，但那眉毛，那嘴，那鼻子，卻明明是方才那少女的。

她為什麼突然變了？

她為什麼要如此待他？

俞佩玉心裏又是一團糟，慘笑道：「我真是活見鬼了麼。」

白衣少女厲聲道：「你是什麼人？偷偷摸摸跑到高老頭屋裏來幹什麼？想偷東西麼？說！快說！老實說。」

她劍尖一點，血就從俞佩玉背後流了出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我現在什麼都不知道了。」

這莊院中的人，好像全都是瘋子，有時像是對他很好，有時卻又很壞，有時像是全無惡意，有時卻又要殺他。

白衣少女冷笑道：「你不知道？很好，我數到三字，你再說不知道，我這一劍就從你背後刺進去，前胸穿出來。」

她大聲道：「一！」

俞佩玉站在那裏不說話。

白衣少女喝道：「二！」

俞佩玉還是站在那裏，不說話，他簡直無話可說。

白衣少女像是也怔了怔，終於喝道：「三！」

俞佩玉身子突然好像魚一般滑開，反手輕輕揮出一掌，那少女便覺手一麻，長劍脫手飛了出去，釘入屋頂。

這一掌竟似有千百斤力氣。

她怔在那裏，也呆住了。

俞佩玉冷冷瞧著她，道：「雲雀姑娘，現在我可以問你話了麼，你總該不能再裝傻了吧，最好說人話，鳥語我是不懂的。」

那少女眼波一轉，突然噗哧笑道：「我逗著你玩的，你要學鳥語，我明天教你。」

輕盈的一轉身，銀鈴般笑著逃了出去。

俞佩玉叱道：「慢走！」

一個箭步竄出，就見老人已擋在他面前，冷冷道：「我救了你性命，不是要你來逼人的。」

俞佩玉冷笑道：「老丈來的倒真是時候，方才那位姑娘劍尖抵住我背時，老丈為何不來？」

那老人一言不發，走進屋子，坐了下來，拿起旱煙管，燃著火，深深吸了一口，緩緩道：「我不妨老實告訴你，這莊院中的確有許多奇怪的事，你若能不聞不問，一定不會有人害你，否則只有為你招來殺身之禍！」

俞佩玉怒道：「縱然我不聞不問，方才那位姑娘也已要殺我了。」

那老人嘆了口氣道：「她的事你最好莫要放在心上，她們都是可憐的女子，遭遇都很不幸，你本該原諒她們。」

他滿是皺紋的臉上，突然顯得十分悲傷。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她們是誰？」

老人道：「你為何老要知道她們是誰？」

俞佩玉大聲道：「你為何什麼都不肯告訴我？」

老人長長嘆息一聲，道：「不是我不告訴你，只是你不知道最好。」

俞佩玉又默然半晌，恭身一揖，沉聲道：「多謝老丈救命之恩，來日必當補報。」

老人抬起眼，道：「你要走？」

俞佩玉苦笑道：「我想，我還是走的好。」

老人沉聲道：「崑崙、點蒼兩派一百多個弟子，此刻都在這莊院附近一里方圓中，你要走，能走得出去嗎？」

俞佩玉囁嚅道：「這莊院到底和點蒼、崑崙兩派有何關係？」

老人淡淡一笑，道：「這裏若和點蒼、崑崙有關係，還能容得你在這裏？」

俞佩玉一驚，道：「你……你已知道我……」

老人瞇著眼道：「我什麼都知道了。」

俞佩玉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嘶聲道：「我沒有殺死謝天璧，更沒有殺過天鋼道長，你一定得相信我的話。」

老人緩緩道：「我縱然相信了，但別人呢？」

俞佩玉鬆開手，一步步向外退，退到牆壁。

老人嘆道：「現在你只有躲在這裏，等風聲過去，我再帶你走，你也可乘這段機會，好生休養休養體力。」

俞佩玉彷彿覺得眼睛有些濕，道：「老丈你……你本可不必如此待我的。」

老人吐了口煙，毅然道：「我既然救了你，就不願看見你死在別人手上。」

突然，一根長索套住了釘在屋頂上的劍柄，長劍落下去，落在一隻纖纖玉手上，她已站在門口，笑道：「高老頭，娘要見他。」

老人瞧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立刻發現他臉色竟變了，他瞇著的眼睛突然睜開，皺眉道，「你娘要見誰？」

白衣少女笑道：「這屋裏除了你和我外，還有誰？」

高老頭道：「你……你娘為什麼要見他？」

少女瞟了俞佩玉一眼，道：「我也不知道，你趕緊帶他去吧。」一轉身，又走了。

老人木立在那裏，許久沒有動。

俞佩玉忍不住道：「她的娘是誰？」

高老頭道：「莊主夫人。」

他敲了敲旱煙袋，掖在腰帶上，道：「走吧，跟著我走，小心些，此刻這莊子裏點蒼、崑崙弟子不少。」

俞佩玉嘆道：「我不懂，我真不懂，你們既然收留了我，為何又留他們在這裏，你們既然留他們在這裏為何又怕他們見著我。」

老人也不理他，閃閃縮縮，穿行在林木間，石徑上露水很亮，林木間迷霧已散。

俞佩玉苦笑道：「此刻我既然已要去見莊主夫人，你至少總該讓我知道這是什麼莊院。」

高老頭頭也不回，道：「殺人莊。」

這時，他們已走上條曲廊。

曲廊的建築很精巧，也很壯觀，但欄杆上朱漆已剝落，地板上積滿了塵埃，人走在上面，嘰嘰吱吱地響。

俞佩玉驟然停下腳步，失聲道：「殺人莊？」

高老頭道：「這名字奇怪麼？」

俞佩玉道：「為什麼會有如此奇怪的名字？」

高老頭緩緩道：「只因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殺人，絕沒有人管他，任何人都可能在這裏被殺，也絕沒有人救他。」

俞佩玉只覺一陣寒意自背脊升起，悚然道：「為什麼？為什麼會這樣？」

高老頭沉聲道：「這原因你最好莫要知道。」

俞佩玉道：「難道，難道從來沒有人管麼？」

高老頭道：「沒有人，沒有人敢。」

俞佩玉道：「難道你們的莊主也不管？」

高老頭突然回頭，面上帶著一種神秘的笑，一字字道：「我們的莊主從來不管的，只因他……」

突聽一陣腳步聲，自走廊另一端傳了過來，高老頭一把拉過俞佩玉，閃入了一扇垂著紫花簾的門。

腳步聲漸近，漸漸走過。

俞佩玉偷眼窺望，便瞧見了兩個紫衣道人的背影，背後的長劍，綠鯊魚皮鞘，紫銅吞口，杏黃的劍穗，隨著腳步飄舞搖晃。

俞佩玉悄悄吐了口氣，道：「難道任何人都可以在你們這莊院裏大搖大擺地隨意走動？」

高老頭緩緩道：「一心想殺人的人，自然可以隨意走動，有可能被殺的人他走路可就得小心……十分小心了。」

俞佩玉跟在他身後，呆了半晌，道：「在這裏既然隨時都可能被殺，那麼那些人為什麼還要到這裏來？別的地方豈非安全得多。」

高老頭道：「也許，他已別無他途可走，也許他根本不知道這地方的底細，也許他是被騙來的，也許他也想殺人。」

俞佩玉突然打了個寒噤，喃喃道：「這理由很好，這四種理由都很好。」

他語聲微頓，大步趕上高老頭，道：「但你們的莊主難道……」

只聽一個嬌美的語聲道：「娘，他來了。」

俞佩玉抬眼一瞧，曲廊盡頭有一道沉重的雕花門，門已啟開一線，那嬌美的語聲，便是自門裏傳出來的。

一雙美麗的眼睛本在門後偷偷窺望，此刻突然消失了，高老頭蹣跚地走過去，輕輕叩門，道：「夫人可是要見他？」

一個女子聲音輕輕道：「進來。」

她雖然只說了兩個字，但就只這兩個字中，已似有一種奇異的魅力，使人感覺這聲音彷彿是另一個世界發出來的。

門，突然開了。

門裏很黯，清晨的陽光雖強，卻照不進這屋子。

俞佩玉也不知怎地，只覺自己的心跳得很厲害，他緩緩走進去，黑暗中一雙發亮的眼睛遠瞧著他，那麼美麗，那麼空洞。

這殺人莊的莊主夫人，赫然竟是昨夜雨中的幽靈。

俞佩玉一驚，接著又瞧見一雙手，纖細、柔美、蒼白，正也是在他夢魘中似乎要扼他咽喉的手。

他只覺有一粒冷汗自額角沁出來，一粒，兩粒……

那雙眼睛凝注著，沒有動。

俞佩玉也不能動，他隱約覺得她身旁邊有個人，等他眼睛漸漸習慣黑暗時，他忽然瞧見這個人面上掛著純潔甜美的微笑。

那豈非是他今晨所遇林中的仙子。

突然，門關了起來，俞佩玉猝然回頭。

在門深處，他又瞧見一雙眼睛，同樣的美麗，甚至是同樣的眉，同樣的嘴。

只是，一個人的目光是那麼單純而柔和，另一個人的卻是那麼深沉，那麼尖銳，一個人就是林中的雲雀，無憂無慮，從來不知道人間的險惡，也不知道人間的煩惱，另一個卻似大漠中的鷹隼，一意想攫取每個人的心。

俞佩玉恍然而悟，今晨在林間所遇的雲雀，和以那柄利劍傷了他的鷹隼，竟是同胞的孿生姐妹。

他瞧瞧前面，又瞧瞧後面。

非但這一雙姐妹長得是一模一樣，就連她們的母親，這雨中的幽靈，這夢魘中的鬼魂，這神秘的莊主夫人，也和她們長得那麼相似，只是，她們母女三個人的性格，都是三種截然不同的典型。

一時之間，俞佩玉也不知是驚奇，是迷惘，還是覺得有趣．他耳畔似乎又響起高老頭嘆息著所說的話。

「她們，都是可憐的女人……」

可憐的女人？為什麼……

莊主夫人仍在凝注著他，突然笑道：「這裏很暗，是麼？」

在這張蒼白、迷惘，而又充滿了幽怨的臉上居然會出現笑容，那幾乎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俞佩玉只覺一種神奇的魅力完全震懾了他，垂首道：「是。」

莊主夫人幽幽道：「我喜歡黑暗，憎惡陽光，陽光只不過是專為快樂的人們照射的，傷心的人永遠只屬於黑暗。」

俞佩玉想問：「你為什麼不快樂？為什麼傷心舊事。」

但都沒有問出口，到了這高大、陳舊而黑黯的房子裏，他越覺這莊院委實充滿了神秘、憂鬱，壓抑得幾乎能令人透不過氣來。

莊主夫人目光始終沒有自他臉上移開，又道：「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俞佩玉道：「在下姓……」

高老頭忽然輕輕咳嗽了一聲，俞佩玉緩緩道：「葉，葉玉佩。」

莊主夫人道：「你不姓俞？」

俞佩玉又是一驚。

莊主夫人又緩緩接道：「很好，你不姓俞，以前有一個姓俞的殺了我一個很親近的人，在我的感覺中，姓俞的都不是好東西。」

俞佩玉也不知該回答什麼，唯唯垂首道：「是。」

莊主夫人道：「你來到我們莊院，我很高興，希望你能在這裏多留幾天，我好像有許多話想和你談談。」

俞佩玉道：「多謝……」

突然那「鷹姑娘」反手一抽，用劍背抽在他腿彎後，他痛得幾乎流淚，不由自主跪了下來。

就在這時，一個人衝進了門，正是那崑崙白鶴道人。

俞佩玉又驚又痛，從脅下望過去，他瞧見那些黑衣勁裝的點蒼弟子也緊緊跟在白鶴道人身後。

兩人一進門，目光便四下搜索，屋子裏的人卻似全沒有瞧見他們。

那「鷹姑娘」叉著腰大罵道：「你以後若再不聽夫人的話，將院子打掃乾淨，你瞧姑娘我打不打斷你這雙狗腿。」

俞佩玉低低垂著頭，啞聲道：「是。」

白鶴道人眼睛四面瞧來瞧去，卻始終沒有瞧這跪在他足旁的「園丁」一眼，這時他才向莊主夫人合十為禮，道：「夫人可瞧見一個陌生的少年進來麼？」

莊主夫人冷冷道：「此間唯一闖進來的陌生人就是你。」

白鶴道人道：「但方才明明有人瞧見……」

「鷹姑娘」突然衝到他面前大聲道：「明明瞧見，你難道認為我母女偷男人不成？」

白鶴道人一怔，訥訥笑道：「貧道並無此意。」

「鷹姑娘」冷笑道：「那麼，你一個出家人，平白闖入女子的閨房，又是什麼見鬼的意思？難道還是要進來唸經不成？」

白鶴道人倒未想到這少女居然這麼厲害，言語居然這麼鋒利，竟逼得他幾乎說不出來，強笑道：「貧道曾經問過莊主……」

「鷹姑娘」厲聲道：「不錯，你們若要殺人，每間屋子都可以闖進去，但這間屋子卻是例外，這裏究竟是莊主夫人的閨房，知道麼？」

白鶴道人道：「是，是……」

匆匆行了一禮，匆匆奪門而出，他雖是崑崙門下最精明強幹的弟子，但如此潑辣的少女，他也是不敢惹的。

俞佩玉全身衣衫都已被冷汗濕透，抬起頭便又瞧見莊主夫人放在膝上的那雙纖美蒼白的手。

但他此刻已知道這雙手昨夜並沒有殺他之意，否則她只要將他交給白鶴道人，根本不必自己動手。

莊主夫人瞧著他，淡淡道：「你害怕？為什麼害怕？」

俞佩玉道：「在下……在下……」

莊主夫人一笑，道：「你不必告訴我，到這莊院來的，每個人都在害怕，但誰都不必將他害怕的理由告訴別人。」

她目光忽然轉向高老頭，道：「你可以走了。」

高老頭道：「但他……」

莊主夫人道：「他留在這裏，我要和他說話。」

高老頭遲疑著，終於躬身道：「是。」

蹣跚著走了出去。

那一雙姐妹竟然也跟著出去了，雲雀姑娘似乎在咯咯地笑著，鷹姑娘連聲音都沒有出。

沉重的門「砰」地關上，屋子裏忽然靜得可怕，俞佩玉甚至可以聽得見自己心跳的聲音。

莊主夫人瞧著他，只是瞧著他，俞佩玉想說話，竟被她這種神秘的魅力所攝，竟開不了口。

重重的簾帷掩著窗子，屋子裏越來越暗，一種古老的、陰森的氣氛，瀰漫了屋子裏的每一個角落。

莊主夫人仍然不說話，甚至連動也不動，只是目不轉睛地瞧著俞佩玉，就像是射手瞧著箭垛，漁人瞧著釣鉤。

俞佩玉漸漸開始坐立不安起來，「她為什麼這樣看我？為什麼？」

突聽一陣笑聲自窗外傳了進來。

俞佩玉走到窗口，將簾帷掀起了一角，向外瞧了出去。

只見一隻黑色的貓在前面奔跑，一個瘦弱的、矮小的，穿著件花袍子的人在後面緊緊追著。

他那蒼白的臉上雖已有了鬍鬚，但身材看來卻仍像是個十一二歲的孩子，神情看來也像是個孩子。

此刻他臉上已滿是汗珠，髮髻也亂了，甚至連鞋子都脫落了一隻，模樣看來又狼狽，又可憐，又可笑。

十幾個華服大漢就正跟在他後面大笑著，像是在瞧把戲似的，有的人在拍手，有的人拿石頭去擲黑貓。

俞佩玉瞧得忍不住長長嘆息了一聲。

突聽身後有人道：「你嘆息什麼？」

那莊主夫人不知何時竟已在他身後，也已往外瞧。

俞佩玉嘆道：「在下瞧得這人被大家像小丑般戲弄，心中頗是不忍。」

莊主夫人面上木然沒有表情，過了半晌，緩緩道：「這人就是我丈夫。」

俞佩玉吃了一驚，失聲道：「他……他就是莊主？莊主。」

莊主夫人冷冷道：「不錯，他就是殺人莊的莊主。」

俞佩玉怔在那裏，久久作聲不得。

他忽然瞭解這母子三人為什麼是「可憐的女人」，他也已瞭解為什麼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隨意殺人。

這「殺人莊」的莊主竟是個可憐的小丑，可憐的侏儒。每個人都可以到這裏來將他隨意欺負戲弄。

莊主夫人又回到座上，瞧著他，不說話。

俞佩玉此刻已可以忍受。

只因他已對這女子，對這一家人都生出了無限的同情，他們縱然有許多奇怪的舉動，那也是可以被原諒的。

門口不知何時已擺了一盤菜飯，莊主夫人幾乎連動也沒動，俞佩玉卻吃了個乾乾淨淨。

世上原沒有什麼事能損害少年人的腸胃。

時間就這樣過去。

屋子裏越來越黑，莊主夫人的臉已朦朧，這屋子就像是個墳墓，埋葬了她的青春與歡樂。

「但她為什麼這樣瞧著我？」

俞佩玉既覺憐憫，又覺奇怪。

莊主夫人忽然站起來，幽幽道：「天已黑了，你陪我出去走走好麼？」

這園林竟出奇的大，也出奇的陰森，花叢樹梢，都似有鬼魅在暗中窺人，石子路沙沙地響。

俞佩玉覺得很冷。

莊主夫人已落在後面，初升的月色將她的身影長長投了過來，不知從哪裏傳來一聲鳥啼。

俞佩玉不禁打了個寒噤，抬頭望處，忽然瞧見陰森森的樹影中，有一座死灰色的奇形怪狀的房屋。

這房屋沒有燈，根本沒有窗子，尖尖的屋頂，黑鐵的大門似已生銹，孤零零的一座死灰色的怪屋，矗立在這陰森森的庭園裏，這給人的神秘與恐怖的感覺，簡直不是世上任何言語所能形容。

俞佩玉既害怕，又好奇，不由自主地走過去。

突聽莊主夫人叱道：「不能過去。」

她溫柔痴迷的語聲竟似變得十分驚惶。

俞佩玉一驚停步，回首道：「為什麼？」

莊主夫人道：「誰走近了這屋子，誰就得死。」

俞佩玉更吃驚，道：「為……為什麼？」

莊主夫人嘴角又泛起神秘的笑容，緩緩道：「只因這屋子裏都是死人，他們都想拉人去陪他們。」

俞佩玉失聲道：「死人？都是死人？」

莊主夫人眼睛空洞地凝注著遠方，道：「這屋子就是我們姬家的墳墓，屋子裏埋葬的都是姬家的祖先，而姬家的祖先都是瘋子，活著是瘋子，死了也是瘋子。」

俞佩玉聽得毛骨悚然，掌心又滿是冷汗。

莊主夫人的手卻更冷，她拉住他的手走向旁邊的一條小路，只覺她的手冷得像鐵，像冰。

俞佩玉暈暈迷迷地被拉著往前走，也不知要走到哪裏。

前面有個小小的八角亭，走上四級石階，亭的中央，四面欄杆圍著黑黑的深洞，仔細一瞧，才知道是口井。

姬夫人喃喃道：「這是奇怪的井！」

她這話像是在自言自語，並不是說給別人聽的。

俞佩玉卻忍不住問道：「為什麼是奇怪的井？」

姬夫人道：「這口井叫做『魔鏡』。」

俞佩玉更奇怪，追問道：「為什麼叫做魔鏡？」

姬夫人悠悠道：「據說這口井可以告訴人的未來，在有月光的晚上，你站在井邊照下去，那井中的影子便是你未來的命運。」

俞佩玉道：「這……我有些不太懂。」

姬夫人道：「有的人照下去，他的影子在笑，而他並沒有笑，那麼就表示他一生幸運；有的人照下去，他雖沒有哭，他的影子卻在哭，那麼他未來的一生，便必定充滿了悲傷，充滿了不幸。」

俞佩玉駭然道：「哪有這樣的事。」

姬夫人悠悠接著道：「有的人照下去，卻是什麼都瞧不見，只能見到一片血光，那麼，就表示他立刻便將有殺身之禍。」

俞佩玉不禁又打了個寒噤，道：「我不信。」

姬夫人道：「你不信？為何不試試？」

俞佩玉道：「我……我不想……」

他口中雖說不想，但這口井實在是口魔鏡，竟似有種神奇的吸引力，他身不由主地走了過去，探首下望。

井很深，非常深，黑黝黝的深不見底，俞佩玉根本什麼都瞧不見，他的頭不禁越探越低。

姬夫人突然失聲道：「血……血……」

俞佩玉驚極駭極，再往下望，突然欄杆崩裂，他整個人就像是塊石頭似的直落下井去。

姬夫人掩面狂呼道：「血……血……魔鏡……魔井……」發狂般奔走了。

這時，才聽得井底傳上來「撲通」一聲。

※※※

這「撲通」一聲自然就是俞佩玉落下井時的聲音，這魔井出奇的深，幸好還有水，而且水很深。

他身子無助地重擊在水面上，全身骨頭都像是要散了，筆直沉入水底，久久升不上來。

他若不是一身銅筋鐵骨，只怕升起時已是個死人。

那恐怖的驚呼聲猶在耳畔，俞佩玉驚魂未定，在冰冷的水裏不停地發抖，似乎永遠不能停止。

「她為何要害我？」

「我自己不小心失足落下，怎能怪別人？」

「她為何不救我？」

「她心靈本來脆弱，此刻也已駭極，怎能救我？」

「何況，她必定認為我已死了，又何苦來救我。」

俞佩玉想來想去唯有自責自怨。

「我本就是個不幸的人，一生中本就充滿了不幸的遭遇。」

別人夢想不到的不幸遭遇，在他說來，已是家常便飯了。

井很寬，若是站在井中央，伸手難及井壁，何況井壁上滿是又厚又滑的青苔，任何人都休想能爬上去。

若是別人，此刻早已呼救，但俞佩玉卻連呼救都不敢，呼聲若是驚動了他的仇敵，他豈非死得更快。

幸好他水性精深，還不至於沉下去，但身子沉在冷得刺骨的井水裏，已漸漸開始發麻。

他遲早還是要沉下去。

這一切，簡直像是個噩夢，他實在不願相信，卻又不能不信，從那日在他自己的庭院中，黑鴿子傳書信的那一剎那開始，他的生命就像是活在夢魘中，他的生命是否就此終結。

他不願想，不敢想，但卻偏偏忍不住要想，想得簡直要發狂。黑夜，便在這令人發狂的痛苦中慢慢過去。

井口射入了灰濛濛的光，但這光卻又是那麼遙遠，遠不可及。

不可及的遠處，突然傳來了啁啾鳥語。

這在俞佩玉聽來，簡直像是聽見了世上最悅耳的聲音。

這鳥語正是他的救星。

若真是有人在害他，那麼這就是那人絕對未曾想到的一著棋，誰又能想到鳥語竟能救人。

他竟在井中「吱吱喳喳」地學起鳥叫來，叫個不停，這時遠處突然有了比鳥語更清潤婉轉的歌聲：

「柳梢的黃鶯兒呀，

你是否在嘀嘟春城的荒蕪？

樑間的小燕子呀，

你為什麼總是埋怨人間的悽苦？……」

歌聲突然停頓，過了半晌，又響起：

「又是誰落在井底？

你有什麼心事要向我傾訴？

為什麼你的聲音我聽來如此生疏？」

接著井口便出現了一雙美麗的眼睛。

俞佩玉這才敢輕呼道：「雲雀姑娘……」

美麗的眼睛張大了，失聲道：「呀，是你，難怪我聽不出你說的是什麼，啊……你不是鳥。」

俞佩玉苦笑道：「我但願能是隻鳥。」

雲雀姑娘眨著眼道：「你顯然不是鳥，再見吧。」

抬起頭，竟要走了。

俞佩玉呼道：「姑娘，人落在井裏，你難道不拉他上去？」

雲雀姑娘終於又探出頭，痴痴地笑道：「我為何要拉你上來？」

俞佩玉道：「因為……因為……」

這本是個最簡單的問題，他一時間卻偏偏回答不出。

雲雀姑娘拍手笑道：「我知道你沒有理由，我走了。」

她竟然真的說走就走，俞佩玉怔在那裏，當真是哭笑不得，他恨不得摑自己幾個耳光，為什麼連如此簡單的問題都回答不出，卻不知這問題本是任何人都不會問出來的，猝然之間，他自然要被問住。

「姬家的人，難道真的全都是瘋子？」

俞佩玉心裏發苦－－他除了心裏還有感覺，別的地方幾乎已全部麻木，整個人就像是浸在水裏的一根木頭。

他掬了點苦澀的井水，潤了潤嘴唇。

突然間，一根長索垂了下來。

俞佩玉狂喜地抓住了那繩索，但心念轉過，立刻又一驚抬頭去望，井上並沒有人。

他啞聲問道：「誰？誰來救我？」

上面仍沒有人答應。

莫非是崑崙、點蒼的弟子。

莫非是那惡黨中的人。

他們要將他拉上去，只不過為了要殺他。

俞佩玉咬了咬牙，抓緊繩索，一寸寸爬上去，無淪如何，總比活活被泡死在這魔井中好。

此時此刻，他除了走一步算一步之外。又還能怎樣？

他根本不能選擇。

從下面到井口，彷彿是他一生中所走過的最長的路，但終於還是到了。今晨沒有霧，淡金色的陽光灑滿了庭園。

就連這破舊的小亭，這些油漆剝落的欄杆柱子，在陽光下看來，都顯得那麼輝煌而美麗。

能活下去，畢竟是好事。

但上面竟仍然瞧不見人影，長索是被人繫在柱子上的，究竟是誰救了他？為什麼不肯露面。

俞佩玉又驚又疑，一步步走出亭子，走下石階，突聽身後啁啾一聲，他霍然回頭，就又瞧見了她。

她斜倚在亭外的欄杆上，美麗的長髮在陽光下宛如黃金，一隻翠鳥停在她纖柔的小手上，真的像是正在和她說話。俞佩玉喜道：「是你！你……你為何還是救起了我？」

雲雀姑娘輕笑道：「是『她』要我拉你上來的。」

俞佩玉道：「她？……她是誰？」

雲雀姑娘輕摸著那翠綠的羽毛，柔聲道：「小妹，你說他是個好人，又說他不像你一樣長著翅膀，所以要別人拉他起來是麼？但他卻不來謝謝你。」

那翠鳥「吱吱喳喳」地叫著，樣子也顯得很開心。

俞佩玉發呆地瞧著她，這少女究竟是特別的聰慧，還是個瘋子？

他忍不住問道：「你真的懂得鳥語？」

雲雀姑娘突然開始往前走，像是很生氣，嘟著嘴道：「你也像別人一樣不相信？」

俞佩玉道：「我……我相信，但你又是怎麼學會鳥語的？」

雲雀姑娘嫣然一笑，道：「我不用學，我瞧見她們之後就知道了。」

在這一瞬間，她迷惘的眼睛裏像是突然充滿了靈光，俞佩玉不知怎地，竟無法不相信她的話，忽又問道：「她們快樂麼？」

雲雀姑娘想了想，道：「有的快樂，有的不，有時快樂，有時不……」

她忽然開心地笑道：「但至少總比愚蠢的人們快樂得多。」

俞佩玉默然半晌嘆道：「不錯，人們的確太愚蠢，世上只怕唯有人才會自尋煩惱。」

雲雀姑娘笑道：「你知道就好，就應該……」

她掌中的鳥突然叫了一聲，沖天飛起。

她臉色也變了。

俞佩玉奇道：「姑娘你……」

雲雀姑娘搖手打斷了他的話，轉過頭飛電似的跑了，就真的像是一隻受驚的小鳥似的。

俞佩玉瞪大了眼睛正在發呆，只聽一陣奇絕的聲音從左面的樹叢中傳了過來，像是有人在鏟土。

莫非有人正在為他的仇敵挖掘墳墓。

俞佩玉悄悄走過去躲在樹後向外望，果然瞧見一個矮小的人蹲在地上挖土，他穿著件大花的袍子，一雙手就像是孩子那麼小，他正是這殺人莊的莊主。

昨天被他追趕的黑貓，已血肉模糊，死得很慘。

# 第五章 生而復死

殺人莊莊主挖好洞，輕輕將貓的屍身放下去，又在四圍堆滿了鮮花，再將土一把把撒上去，口中喃喃道：「別人都說貓有九條命，你為什麼只有一條……可憐的孩子，是你騙了我，還是我騙了你？」

俞佩玉瞧著他矮小佝僂的身影，瞧著他那雖然孩子氣卻又是那麼善良的舉動，忍不住長長嘆了一聲。

殺人莊主吃驚得跳了起來，大聲道：「誰？」

俞佩玉趕緊走出去，柔聲道：「你莫要害怕，我絕無惡意。」

殺人莊主緊張地瞪著他，道：「你……你是誰？」

俞佩玉盡量不讓自己驚嚇了他，微笑道：「我也是這裏的客人，叫俞佩玉。」

他竟然覺得什麼事都不必瞞他，只因這畸形矮小的身子裏，必定有顆偉大而善良的心。

他對貓都如此仁慈，又怎會害人。

殺人莊主那蒼白而秀氣，像是還未完全發育成熟的臉，終於完全安定下來，展顏一笑，道：「你是客人，我卻是主人，我叫姬葬花。」

俞佩玉道：「我知道。」

姬葬花張大眼睛，道：「你已知道了？」

俞佩玉笑道：「我已見過夫人和令嬡。」

姬葬花眼睛垂了下來，苦笑道：「好像很多人都是先見到她們才見我。」

他突然抓住俞佩玉的手，大聲道：「但你千萬別聽她們的話，我那妻子腦筋不正常，很不正常，簡直是個瘋子，我那大女兒更是個潑婦，沒有人敢惹她，連我都不敢。她們長得雖美，心卻毒得很，你下次見著她們，千萬要躲遠些。」

俞佩玉實未想到他對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竟如此說法，不禁被驚得怔住，他說的話是真？是假？

他看來並沒有理由要騙他。

姬葬花顫聲道：「我說這話全是為你好，否則我又怎會罵自己的親人。」

俞佩玉終於長嘆一聲，道：「多謝莊主。」他停了一停，忍不住又問道：「但還有位能通鳥語的姑娘……」

姬葬花這才笑了笑，道：「你是說靈燕，只有她，是絕不會害人的，她……她是個白痴。」

俞佩玉怔住了，失聲道：「白……白痴。」

林木間，有一陣沙沙的腳步聲響起。

姬葬花一把拉住他的手，變色道：「這只怕是她們來了，你千萬不能讓他們見著你，否則你就再也休想活了，快，快跟我走。」

俞佩玉聽了他的話，再想到那可怖的魔井，想到那雙扼他脖子的手，忽然覺得自己以前為她辯護的理由，委實都脆弱得不堪一駁。

只見姬葬花拉著他在林木間左轉右轉，來到一座假山，從假山的中間穿過去，有間小閣，閣中到處都是灰塵、蛛網，四面寫字的紙都已發黃。

閣的中央，有個陳舊的蒲團，兩個人站在這小閣裏，已覺擠得很，但姬葬花卻鬆了口氣，道：「這裏是最安全的地方，絕不會有人來的。」

俞佩玉一生中簡直從未見過這麼小的屋子，不禁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姬葬花道：「這裏就是先父晚年的靜坐誦經之處，從五十歲以後，他老人家便在這裏，足不出戶，達二十年之久。」

俞佩玉駭然道：「二十年足不出戶……但此間連站都站不直，躺更不能躺下，令尊大人又為何如此自苦？」

姬葬花黯然嘆道：「先父自覺少年時殺戮太重，是以晚年力求懺悔，他老人家心靈已平靜如止水，肉身上的折磨，又算得什麼？」

俞佩玉長長嘆息道：「他老人家，委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想到那姬夫人居然說姬家的祖先都是瘋子，暗中不禁苦笑搖頭，姬葬花拍了拍他的手，道：「你安心藏在這裏，飲食我自會送來，但你千萬不能跑出去，這莊院中流血已太多，我實在不願再見到有人流血。」

俞佩玉瞧著他走出去，暗嘆忖道：「他妻子已瘋狂，女兒又是白痴，自己又是個侏儒，永遠被人欺負戲弄，他的一生，豈非比我還要不幸得多，而他待人卻還是如此仁慈善良，我若換了他，我是否會有他這麼偉大的心腸？」

地上積著厚厚的塵土，俞佩玉嘆息著坐在蒲團上，這小閣中竟沒有牆，四面都是以紙格的門窗隔起來的，嚴冬風雨時，那日子必定甚難度過。

外面有流水聲不斷地在響。

風吹樹葉，也在響。

俞佩玉東張西望，只覺地上的塵土下，似有花紋，他撕下塊衣襟，擦了擦，竟現出一幅八卦圖來。

「先天無極」門下，對於奇門八卦一道本不陌生，俞佩玉名父之子，對於此道，可稱翹楚，他靜心瞧了半晌，伸手沿著地上的花紋劃了劃，他座下的蒲團突然移動起來，現出圓地穴。

地穴中很黑也很深。

俞佩玉忍不住試探著走下去。

就在這時，突然間，二十多柄精光雪亮的長劍，無聲無息地自四面門戶中閃電般刺了進來。

俞佩玉心膽皆喪，他若沒有發現地上的八卦圖，他若不精於奇門八卦術，他若還坐那蒲團上。

那麼此刻他身子就已變成蜂巢，這二十幾柄精鋼長劍，每一柄都要從他身上對穿而過。

這是何等的機緣巧合，這又是何等的驚險，生死之間，當真是間不容髮，他這條命簡直是撿回來的。

但此刻他連想都不敢多想，趕緊將蒲團蓋住地穴。

只聽閣外有人道：「咦？怎地像是沒有人？」

接著，「砰」地一震，四面門窗俱都碎裂而開。

小閣四面，赫然站滿了崑崙、點蒼的子弟，齊地失聲道：「他怎地逃了？」

白鶴道人沉聲道：「他怎會得到風聲？」

另一人道：「他絕走不遠的，咱們追。」

衣袂帶風聲響動間，這些人又都走了個乾淨。

俞佩玉直等了許久許久，才敢將那蒲團推開一線，瞧見四面再無人影，才敢悄悄爬上來。

流水聲仍在響，風吹樹葉聲也仍在響，就是這風聲水聲掩去了那些人來時的行動聲，俞佩玉才會全無覺察。

但他們又是怎會來的。

又怎會知道俞佩玉在這裏。

俞佩玉驚魂未定，已發覺這「殺人莊」中，到處都充滿了瘋狂的人，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信任。

那麼，此時此刻，他又該往何處去？

此刻他蓬頭亂髮，眼睛裏已滿是血絲，昔日溫文典雅的少年，此刻已變得像是隻野獸，負傷的野獸。

他再沒有信心和任何人動手，也已沒有力氣和任何人動手。

突聽一人輕喚道：「葉公子……葉玉絆！」

俞佩玉想了想，才知道這是在喚自己，他雖然聽不出這語聲是誰，但喚他這名字的，除了她們母女還有誰？

他想也不想，又鑽進那地穴，蓋起蒲團。

地穴中伸手不見五指。

他雖然感覺這地穴彷彿很大，卻也不敢隨意走動，只是斜斜靠在那裏。

良久，他竟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突然，光線直照下來，蒲團已被移開。

俞佩玉大驚抬頭，便瞧見那張蒼白的、秀氣的和善的臉，此刻這張臉上像是又驚又喜，失聲嘆道：「謝天謝地你總算在這裏。」

俞佩玉卻沒有半點歡喜，咬牙道：「你還要來害我？」

姬葬花撫胸道：「都是我不好，我帶你來時，竟被我妻子瞧見了，她必定想到了這裏，竟將崑崙、點蒼的那些兇手帶來。」

俞佩玉冷笑道：「你怎能令我相信？」

姬葬花道：「若是我出賣了你此刻為何不將他們帶來。」

俞佩玉這才跳出來，歉然道：「我錯怪了你。」

姬葬花一腳將蒲團踢回原地，拉著他，道：「現在不是道歉的時候，快走。」

突聽一人狂笑道：「你還想走！」

俞佩玉魂飛魄散，「刷、刷、刷！」三柄長劍，閃電般刺了過來。

姬葬花大叫道：「住手、住手，你們不能……」

但呼嘯著的長劍根本不理他，俞佩玉身上已被劃破兩道血口，崑崙、點蒼的子弟已將他重重包圍起來。

他赤手空拳野獸般左衝右突，轉眼間便已滿身浴血。

白鶴道人厲聲道：「留下他的活口，我要問他的口供。」

俞佩玉閃開兩柄劍，一拳向他直擊而出。

只聽「砰」的一聲巨震，那小閣的柱子竟被他這一拳擊斷，屋頂樑木嘩啦啦整個塌了下來。

他抱起一根柱子，瘋狂般掄了出去。

驚呼聲中，一個點蒼弟子已被他打得胸骨俱斷，另兩人掌中的長劍也被他脫手震飛。

白鶴道人大呼道：「這小子簡直不是人，死的也要了。」

俞佩玉身形旋轉，將那海碗般粗細的樑柱，風車般掄舞，只要是血肉之軀，有誰能攖其鋒。

姬葬花遠遠站在一旁，也像是嚇呆了，不住喃喃道：「好大的力氣，好駭人的力氣……」

劍光閃動，叱吒不絕。

俞佩玉眼前卻什麼也瞧不見了，耳裏也什麼都聽不清了，只是瘋狂般掄著那柱子，只見他突然一鬆手－－

百餘斤重的柱子，挾帶著千萬斤之力，箭一般直射而出，一個崑崙道人首當其鋒，海碗般粗的柱子竟從他胸腹間直穿過去。

他人還未死，淒厲的呼聲，響徹雲霄，鮮紅的血，四濺而出。

別的人也不禁為之喪膽，向兩旁閃開。

俞佩玉已跟著這柱子衝出去，他眼前根本瞧不見路，只是沒命地狂奔，鑽過樹木，鑽過花叢。

他身上刺滿了花的刺，樹的荊棘，但身後的呼喝聲畢竟已漸漸遠了，他眼前忽然出現那灰白色的怪屋。

「死屋！」

墳墓豈非是最好的藏身之處。

俞佩玉直衝過去。

突地，劍光如電，擋住了他的去路。

一個女人聲音厲喝道：「你敢進這屋子，我要你的命！」

俞佩玉身子搖動，眼前只能望見一個模糊的影子，似乎有長髮、白袍，有明亮的眼睛……

他終於認出了她，正是姬葬花的長女，那沙漠中的蒼鷹。

他慘笑道：「能死在你手上最好，你至少不是個瘋子……」

他已完全脫力，他再度暈了過去。

※※※

屋子裏沒有燃燈，黯得很，俞佩玉一醒來，立刻就認出這正是那姬夫人的閨房。

接著，他就知道並不是自己醒的，而是有人驚醒了他，此刻這屋子裏雖然沒有人，但那沉重的門卻已被推開，發出了「吱」的一聲。

一個矮小的人影探了進來，正是那殺人莊主姬葬花，那不知究竟是善良還是惡毒的侏儒。

俞佩玉身子不禁抖了起來，顫聲道：「我和你無冤無仇，你為何定要害我？」

姬葬花走到他床前，怏然垂首道：「我對不起你，我本想救你的，那知反害了你……我實在不知道那些人竟在一直跟蹤著我。」

俞佩玉道：「既是如此，你此刻快出去吧。」

姬葬花道：「不能，我絕不能將你留在她們手上。」

俞佩玉慘笑道：「但我卻是被她們救活的。」

姬葬花長嘆道：「少年人，你知道什麼，她們救活了你，只不過是為了要慢慢折磨你，要你慢慢死在她們手上。」

俞佩玉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她……她們為什麼要如此？」

姬葬花道：「你真的不知道？」

俞佩玉道：「我委實百思不解。」

姬葬花悠悠道：「我那妻子最恨姓俞的，你以為她不知道你姓俞？」

俞佩玉失聲道：「呀……我竟忘了……」

到了此時，他再無懷疑，掙扎著要爬下床，姬葬花急得直搓手，道：「快扶著我走。」

突然，一個人推門而入，白袍長髮，正是那鷹姑娘。

她無聲無息地走進來，冷森森的瞪著姬葬花，目中全無半分親情，有的只是怨恨與厭惡，冷叱道：「出去！」

姬葬花整個人都跳了起來，大叫道：「姬靈風你莫忘了我是你的老子，你對老子，說話就不能客氣些麼？」

他暴跳如雷，指手劃腳，像是突然變成了個瘋子，一張孩子氣的臉，也突然變得說不出的猙獰邪惡。

俞佩玉已不覺被這變化嚇呆了，姬靈風卻還是筆直站在那裏，非但毫無懼怕，目光反而更冷，一字字道：「你出不出去？」

姬葬花捏緊了拳頭，狠狠盯著她，像是恨不得將她吞下肚裏，姬靈風還是神色不變冷冷的盯著他。

這父女兩人，竟像是有著刻骨的仇恨，你盯著我，我盯著你，也不知過了多久，姬葬花突然長長透出口氣，整個人都軟了下來，咯咯笑道：「乖女兒，你莫生氣，若是氣壞了身子，做爹爹的豈非更是難過，你叫我出去，我出去就是。」

他竟真的蹣跚著走了出去，那侏儒般的身子，看來更是卑小，一面走，口中還不住喃喃道：「這年頭真是變了，做女兒的不怕老子，做老子的反而怕起女兒來了。」

俞佩玉也真未想到他竟會被自己的女兒駭走，心裏又驚又奇，掙扎著從床上爬了起來。

姬靈風冷冷道：「你下來做什麼？躺回床上去。」

俞佩玉道：「在下……在下不便在此打擾，想告辭了。」

姬靈風冷笑道：「你聽了那侏儒的話，以為我要害你是麼？」

俞佩玉道：「他……他畢竟是你的爹爹。」

姬靈風冷漠的面容，突然激動起來，嘶聲道：「他不是我爹爹！不是！不是！不是……」她抓著衣袂的一雙手漸漸扭曲，痙攣，面上竟也有了姬葬花那瘋狂的神色。

俞佩玉吃驚地望著她，過了半晌，她神情終於回復平靜，目光又變得鷹般冷銳，瞧著俞佩玉道：「你以為他是個好人？」

俞佩玉雖未承認，也未否認。

姬靈風突然又咯咯大笑起來，道：「奇怪為什麼有這許多人會受他的騙，上他的當，直被殺死了還不知道，還要以為他是個好人。」

俞佩玉道：「我和他無冤無仇，他為何要害我？」

姬靈風道：「無冤無仇？哼，你可知道這地方怎會充滿了殘殺，你可知道，生命在這裏為何會變成如此卑賤？」

俞佩玉道：「我……不知道。」

姬靈風纖美的手指又痙攣了起來，嘶聲道：「這只因他喜歡殺人，喜歡死亡，他喜歡瞧著生命在他手中毀滅，別人死得越慘，他越開心。」

俞佩玉怔在那裏，背脊上已不覺升起一陣寒意。

這一家人夫妻、父女間，竟似都充滿了怨毒，互相在暗中懷恨、咒罵，他也不知竟該相信誰的話。

姬靈風自然瞧得出他的神色，冷笑道：「這些話信不信都由得你，和我本沒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囁嚅道：「我……我不是不信，我只是覺得，一個人既然對貓狗都那麼仁慈，又怎會對人如此殘忍。」

姬靈風皺起了眉道：「他會對貓狗仁慈？」

俞佩玉道：「我親眼瞧見他將一隻死貓的屍身，好生埋葬了起來，當時他並不知道我在那裏，顯然並不是故意做給我看的。」

姬靈風嘴角泛起一絲奇異的微笑，悠悠道：「但你知道那貓又是誰殺死的？」

俞佩玉道：「誰？」

姬靈風道：「就是他自己。」

俞佩玉心頭不由得一寒，失聲道：「他自己？」

姬靈風冷笑道：「花兒開得正好時，他也會將花摘下揉碎，然後再好生埋起來，無論是花木也好，是貓狗也好，是人也好，只要別的生命活得好好的，他就不能忍受，但是那生命若死了，他立刻不再懷恨，只有死，才能獲得他的善心，你若死了，他也會將你好生埋葬的。」

俞佩玉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再也說不出話來。

姬靈風道：「這一片莊院的地下，幾乎已全都是他親手殺死，又親手埋葬的屍體，你若不信，不妨隨便找個地方挖出來瞧瞧。」

俞佩玉只覺一陣噁心，嘶聲道：「我只想走，走得越遠越好。」

姬靈風冷冷道：「只可惜你想走也走不了。」

俞佩玉剛站起來，又「噗」地坐倒在床上。

姬靈風道：「你若想活下去，只有好生聽我的話，否則你只管走吧，我絕不攔你。」她果然閃開身子，讓出了路。

門是開著的。

但俞佩玉卻不知是該走出去？還是該留在這裏，他眼睜睜瞧著這扇敞開著的門，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是好。

姬靈風冷眼瞧著他，緩緩道：「你不必擔心有人闖來，姬葬花膽子再大，也不敢帶人來的，我自有要脅他的手段，我也有保護你的法子。」

俞佩玉終於站了起來，道：「你保護我？」

姬靈風冷冷道：「你只管放心，有我在，你絕對死不了的。」

俞佩玉緩緩道：「不錯，此時此刻，的確唯有這裏才是最安全之地，但有些人寧可冒險而死，也不願求人保護的。」

姬靈風冷笑道：「但你卻不是那樣的人。」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不是麼？」

深深吸了口氣，大步走了出去。

無論他心中多麼悲憤激動，說話卻永遠是溫柔平和的，他永遠不願在人前失禮，別人若認為他柔弱怯懦，那就錯了。

姬靈風也不禁怔了怔，道：「你真的要去送死？」

俞佩玉頭也不回，走出了門。

姬靈風大聲道：「你已無處可去，為何還要逞強？」

俞佩玉回過頭來，緩緩道：「多謝關心，但我自有地方去的。」

姬靈風冷笑，道：「好，你去吧，反正你是死是活，都和我全沒半點關係。」

她嘴裏雖如此說，但直到俞佩玉已去遠了，她還在那裏痴痴地瞧著他出神。

※※※

俞佩玉暈過了半日，此刻已又是黃昏。

他每次脫力暈迷，以為已再難支持，但醒來時，用不了多久，就立刻又有了力氣，這倒並不完全是因為他體質過人，那神奇的小還丹，自然也有關係。

這時他躍入黃昏中的庭園，精神又一振，他伏著身子，穿行在林木中，別人顯然也想不到他有這麼大的膽子敢闖出來，因而也未在園中派人監視，何況無論誰想在這麼陰森闊大的園林中，想避開人的耳目，卻非難事。

但他也休想能闖得出去。

自樹葉掩映中瞧出去，庭園四周都隱隱有人影閃動，每一株樹下，每一片暗影中，都似隱藏著危機。

俞佩玉東竄西走，一心想尋回那破舊的小屋，只因他此刻只覺這「殺人莊」裏，唯有高老頭是可以依賴的人。

但庭園陰瞑，草木森森，他哪裏能辨得出方向，兜了無數個圈子後，他突然發現自己又到了假山流水間那神奇的「紙閣」前，地上的屍身雖已被移走，但殘留的戰跡仍在，那一幕驚心動魄的血戰，似乎又泛起在眼前。

俞佩玉回頭就走，但走了兩步，又突然駐足。

姬葬花既已將他從這紙閣地下的秘窟尋出來，就再也想不到他又會回到那裏，那裏豈非已是最安全的地方。

俞佩玉實在無路可走，此刻想到這裏，再不猶疑，轉身又掠入了那紙閣，拖開蒲團鑽了進去。

地穴中伸手不見五指，俞佩玉倚在冰冷的石壁上喘息著，眼前這一片無邊的黑暗又藏著些什麼？

他喘息漸漸平復，但這問題卻越來越令他恐懼，他忍不住往前面搜索，突然，他摸著了一個人。

竟有人躲在這黑暗裏等著他，黑暗中，只覺這人彷彿是坐在那裏的，身上穿著麻布衣服。

俞佩玉連心脈都幾乎停止了跳動，顫聲道：「你……你是誰？」

那人動也不動，更未答話。

俞佩玉滿頭冷汗涔涔而落，緊貼著石壁，緩緩向旁移動，嘶聲道：「你究竟是誰？躲在這裏究竟想怎樣？」

黑暗中仍無一絲動靜，但這死般的寂靜，卻更可怖。

俞佩玉摸索著石壁的手掌，已滿是冷汗，腳步一寸寸移動，腳下似乎拖著千斤鐵鏈般沉重。

突然他手指觸著件冰涼之物，竟是盞銅燈。

石壁凹入了一塊，銅燈便嵌在那裏，燈旁竟還有兩塊火石，俞佩玉趕緊一把將火石搶在手裏，燈油未枯，但他手掌不停地顫抖，一時間哪裏打得出火。

俞佩玉深深吸了口氣，沉聲道：「現在火石已在我手，你縱不說話，只要火光一起，我也會知道你是誰的，你何苦不現在說出來。」

這番話自然毫無作用，但俞佩玉這也不過是借自己的語聲，壯自己的膽，話說出來，他心神果然已漸鎮定。

「嚓」的一聲，他終於打著了火，點燃了燈。

火光一閃間，他已瞧見一個矮小的老人盤膝閉目坐在那裏，鬚髮俱已蒼白，身上穿著件淡黃的麻衣。

他面色乾枯得全無絲毫血色，看來竟依稀和姬葬花有幾分相似，只是比姬葬花更森冷，更陰沉。

俞佩玉手腳冰涼，道：「你……你莫非是姬葬花的爹爹？難道你還沒有死。」

那老人從頭到腳，動也不動，甚至連鬚髮都沒有一根動靜，在閃動的火光下，看來實在是說不出的詭譎可怖。

俞佩玉咬了咬牙，壯起膽子走過去，突然發現這老人鬚髮有些不對，伸手一摸，竟是蠟鑄的。

這老人原來只不過是具蠟像。

俞佩玉忍不住苦笑起來，但想了想，又不禁懷疑道：「想必是姬葬花的父親的蠟像，卻又怎會被藏在這秘穴裏。」

他再往前搜索，只見這地穴前面竟有條秘道，黑黝黝的瞧不見底，也不知是通向什麼地方的。

地穴方圓有兩丈，除了這蠟像外，竟還有張小床，床邊有個小小的木櫃，上面零亂地放著些杯壺、書冊，灰塵已積了半寸。

這些雖都是些平常的日用之物，但在這無人的秘穴裏發現這些東西，卻更顯得說不出的神秘，俞佩玉驚奇疑惑思索，終於恍然：「姬葬花的爹爹或是為了被人所逼，或是為了沽名釣譽，所以故作姿態，說是要在那紙閣裏誦經懺悔，其實卻在這下面睡覺，他為了瞞人耳目，所以又做了這蠟像，平日就將這蠟像放在紙閣裏，別人既不敢進來打擾，遠遠瞧去，自然以為坐在閣裏的就是他。」

這分析不但合情，而且合理，俞佩玉自己也很滿意，卻又不禁嘆息，有些看來極神聖的事，真相卻是如此可笑。

他將銅燈放在那小櫃上，忍不住去翻動那些書冊，但卻只不過是些傳奇的書，並非是什麼武功秘笈。

俞佩玉又不覺有些失望，突見一本書裏，夾著幾張素箋，上面寫著的竟是些豔語綺詞，而且看似女子的手筆。

俞佩玉文武俱通，一眼便看出詞意中滿含著相思悲恨之意，顯然是女子以詩詞寄意，將相思向情人傾訴。

那蠟像身材瘦小，容貌詭異，像這樣的人，難道也會是個風流種子，難道也會有少女對他這般愛慕。

俞佩玉苦笑著搖了搖頭，放下書，突然瞧見床下露出了一角錦囊，他又忍不住拾了起來，錦囊中，落下了一方玉石，玉質溫良，雕刻細緻，正面陽文刻的是「先天無極」，背面陰文竟是個「俞」字。

這玉石赫然竟是俞佩玉家族中的珍藏。

俞家的珍藏，竟會在這裏出現，這豈非更不可思議。

俞佩玉怔了許久，又瞧見那錦囊上繡著個女子的肖像，明眸如水，容華絕代，赫然竟是姬夫人。

繡像旁還有兩行字。

「常伴君側，永勿相棄，媚娘自繡」

這「媚娘」兩字，自然就是姬夫人的閨名，針繡雖和筆寫有些不同，但字跡卻顯然和那詩詞同出一人。

她嫁了姬葬花這樣的人，深閨自然難免寂寞，所以便將一縷情絲，拋在別人身上，而她的對象，竟是俞家的人。

俞佩玉怔在那裏，姬夫人的語聲似又在她耳邊響起。

「……以前有一個姓俞的，殺了我一個很親近的人，在我的感覺中，姓俞的都不是好人。」

姬夫人痛恨姓俞的，想來並不是因為姓俞的殺了她的親人，而是因為那姓俞的刺傷了她的心。

那姓俞的想必正和俞佩玉現在一樣，遭受著危機，所以姬夫人便將他藏在這密窟裏－－那時姬葬花的爹爹自然早已死了，他生前只怕再也想不到自己用來騙人的密窟，竟被他媳婦用來藏匿情人。

姬夫人也許早就和那姓俞的相識，也許是見他在危難中而生出了情意，總之，他想來並未珍惜這番情意，終於將她拋棄，獨自而去。

「……人間哪有光明的月夜；

除非在夢裏找尋……」

「他」走了之後，姬夫人在人間已永無歡樂，唯有在夢中去尋找安慰，她之所以終日痴痴迷迷，只因她已傷透了心。

俞佩玉瞧著錦囊中美靨如花的姬夫人，再想到此刻那幽靈般的姬夫人，暗中也不禁為之嘆息。

但他卻再也想不出那「姓俞的」是誰？那算來該是他的長輩又自然絕不會是他的父親，他也想不出有別的人。

這一段充滿了情豔與神秘的往事，除了姬夫人和「他」自己之外，只怕誰也不知道詳情。

俞佩玉長嘆一聲，喃喃道：「想來他最後必定背棄了姬夫人，獨自悄然走了……但他卻又是從哪裏走了？這地道莫非另有出口。」

想到這裏，俞佩玉不覺精神一振，立刻將一切別的事全都拋開，拿起銅燈，向那黝深的地道走去。

地道窄小曲折，而且十分漫長。

「這一片地底下，幾乎已全都是他親手殺死的屍體……」俞佩玉想起姬靈風的話，掌心不覺又沁出了冷汗。

但地道裏並沒有屍體，俞佩玉終於走到盡頭。

他尋找了盞茶時分，終於找著了樞紐所在。

一片石板，緩緩移動開來。

外面已有光亮射入，俞佩玉大喜之下，拋卻銅燈鑽了出去……突然，一雙手伸過來扼住他的脖子。

雙手冷得像冰。

只聽一人咯咯笑道：「你終於回來了，我就知道你會回來的。」

俞佩玉心膽皆喪，猛抬頭，便瞧見抱住他的竟是姬夫人，而這地道的出口外，竟是姬夫人的閨房。

姬夫人整個人都撲在他身上，淚流滿面，顫聲道：「你好狠的心，走了也不告訴我一聲，害得我日日夜夜地想著你，恨不得殺了你……但現在你既已回來，我還是原諒了你。」

俞佩玉陰錯陽差，回到這裏，又被人錯認為是她薄情的情人，他心裏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嘆息道：「姬夫人，你錯了，我並不是你想的那人，你放開我吧。」

姬夫人緊緊抱著他，也是又哭又笑，道：「你好狠的心，到現在還要騙我，但你再也騙不了我了，我再也不會放開你，永遠不會再讓你悄悄溜走。」

俞佩玉正急得滿頭大汗，突然發現姬靈風也站在一旁，大喜道：「姬姑娘！你總該知道我是誰的吧？」

姬靈風冷冷地瞧著他，突然笑道：「我自然知道你是誰，你就是娘日夜想著的人。」

俞佩玉大駭道：「你……你為何要如此害我？」

姬靈風淡淡笑道：「你讓娘苦了這麼多年，也該讓她開心開心了。」

俞佩玉驚極駭極，汗透重衣，他想要掙扎，怎奈那姬夫人死命將他抱著，他竟掙不脫。

姬夫人痴笑著將他按到床上坐下，拉著他的手道：「這些年你好麼？你可知道我是多麼想你。」

俞佩玉道：「我……我不……」

姬夫人不等他說話，又搶著道：「我知道你必定累了，不願意說話，但我們久別重逢，我實在太開心……靈風你還不將我為他準備的酒拿來，讓我慶祝慶祝。」

姬靈風果然盈盈走了出去，拿回來一隻形式奇古的酒樽，兩隻玉杯，姬夫人斟滿了一杯，送到他面前，媚笑道：「許久以來，我都未如此開心過，這杯酒你總該喝吧。」

燈光下，只見她面靨嫣紅，似又恢復了昔日的媚態。

俞佩玉知道自己此刻縱然百般解說，也是無用的了，只有靜觀待變，於是嘆息著接過酒杯一飲而盡。

姬夫人悠悠道：「這樣才是，你可記得，以前我們在一起喝酒的時候，你曾經對我說，永遠也不會離開的，你記得麼？」

俞佩玉苦笑道：「我……我……」

姬夫人盈盈站了起來，瞧著他道：「你以前雖在說謊，但喝下這杯酒後，就再也不會說謊了。」

俞佩玉一驚，但覺一股寒氣自丹田直沖上來，四肢立刻冷得發抖，眼前也冒出金星，不由大駭道：「這酒中有毒？」

姬夫人咯咯笑道：「這杯酒叫斷腸酒，你喝了這杯酒，就再也不能悄悄溜走了。」

俞佩玉跳起來，駭極呼道：「但那不是我，不是我……」

呼聲未了，已跌到地上，眼前已是一片模糊。

姬夫人瞧著他倒下去，笑聲漸漸停頓，眼淚卻不停地流了出來，緩緩蹲下身子，撫著他的頭髮，喃喃道：「我還記得他第一次從這地道裏鑽出來的時候，那時我正在換衣服，他瞧見我又是吃驚，又是憤怒，但他卻又是生得那麼英俊，就站在這裏笑嘻嘻地瞧著我，他那雙眼睛……那雙眼睛竟使我沒法子向他出手。」

她做夢似的喃喃自語著，往事的甜蜜與痛苦，都已回到她心中，她終於又在夢中尋著了那光明的月夜。

姬靈風淡淡地瞧著她，緩緩道：「你那時想必就一定很寂寞。」

姬夫人幽幽道：「嫁給了那樣的丈夫，哪個女人不寂寞，寂寞……就是那該死的寂寞，才會使我上了他的當。」

姬靈風道：「但他總算對你不錯，是麼？」

姬夫人眼睛裏發出了光，展顏笑道：「他對我的確不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那麼幸福的日子，就算我見不著他時，只要想到他，我心裏也是甜甜的。」

姬靈風道：「就因為你們在一起太幸福，所以他走了，你更痛苦。」

姬夫人一雙手痙攣了起來，嘶聲道：「不錯，我痛苦，我恨他，我恨他……」

她手指漸漸放鬆，又輕撫著俞佩玉的頭髮，道：「但現在我卻已不再恨他了，現在，他已完完全全屬於我，永遠沒有一個人再能從我身旁將他搶走。」

姬靈風冷冷道：「只可惜你現在殺死的這人，並不是以前的『他』。」

姬夫人瘋狂般笑道：「你騙我，你也想騙我，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會從這地道中出來。」

姬靈風緩緩道：「這地道雖然秘密，但昔日你的『他』既然能發現這秘密，現在躺在你身旁的這人也就能發現，只因他們都是俞家的人，他們都瞭解太極圖的秘密。」

姬夫人笑聲頓住，大聲道：「住口！住口……」

姬靈風也不理他，冷笑著接道：「其實你也明知道這人並不是『他』，但你卻故意要將這人當做『他』，你自己騙了自己，只因唯有這樣你才能自痛苦中解脫。」

姬夫人突然孩子般痛哭起來，整個人撲在地上，嘶聲道：「你為什麼要揭破我的夢？你為什麼要我痛苦？」

姬靈風面色木然，冷冷道：「你只知道我令你痛苦，卻不知你早已令我們痛苦了，你令我們一生下來就活在痛苦中，靈燕可以借著幻想來逃避痛苦，而我……我……我恨你！」她冷漠的雙目泛起了淚珠。

姬夫人突然發狂般舉起俞佩玉，吼道：「你不是他，你不是他，你既然不是他，為何要來……」她狂吼著，將俞佩玉從地上拖了出去。

姬靈風霍然轉身，拉開了門，站在走廊上，高聲道：「俞佩玉已死了，你們還不趕緊來瞧瞧。」

她呼聲也冷得像冰，這冰冷高亢的呼聲，隨著夜風傳送了出去，黑暗中立刻掠過來許多條人影。

當先掠來的一人，自然便是崑崙白鶴，他指著窗裏透出的燈光，尋著俞佩玉的屍身，伸手摸了摸，長身而起，沉聲道：「不錯，俞佩玉已死了。」

點蒼弟子頓足道：「只恨我等竟不能手誅此賊。」

白鶴道人厲聲道：「他生前我等不能手誅此獠，死後也得鞭殺其屍……」

喝聲中，長劍已出鞘，劍光一閃，竟向俞佩玉的屍體刺了過去。

突聽「噹」的一響，那直刺而下的劍光，突然青虹般沖天飛起，姬葬花已笑嘻嘻站在俞佩玉屍體前。

白鶴道人掌中劍，竟是被他震飛的，吃驚道：「姬莊主，你這是做什麼？」

姬葬花悠悠道：「出家人怎可如此殘忍，鞭屍這種事，是萬萬做不得的。」

白鶴道人怔了怔，冷笑道：「姬莊主何時變得慈悲起來？」

姬葬花眼睛一瞪，怒道：「我什麼時候不慈悲？」

殺人莊主居然自稱慈悲，白鶴道人雖覺又好氣，又好笑，但想到他方才彈指震劍的功力，笑既笑不出，氣也餒了，躬身道：「莊主請恕弟子失言……非是弟子不知慈悲，實因這俞佩玉委實罪大惡極，即令他如此死了，實不足以贖其罪。」

姬葬花道：「無論他生前有多大的罪，只要死了，便可一筆勾消，世上唯有死人才是最完美的，活著的人都該對死人分外尊敬。」

這番話說得更是令人哭笑不得，白鶴道人苦笑道：「他人既已死了，莊主又何苦為他勞心。」

姬葬花正色道：「在我這殺人莊中，唯有死人才真正是我的貴客，我本該特別照顧才是，至於活著的人，你無論對他怎樣，都沒關係。」

白鶴道人目光一轉，道：「既是如此，弟子只有遵命，但此人生前已入崑崙門下，他的屍體，莊主總該讓弟子們帶走才是，弟子則擔保絕不……」

姬葬花不等他話說完，已急忙搖手道：「無論他是哪一門哪一派的弟子，只要他死在我殺人莊中，屍體就是屬於我的，誰若想將我的屍體搶走，我和他拼命。」

他雙目圓睜，滿臉通紅，生像是在和別人爭奪什麼寶藏似的，點蒼、崑崙弟子面面相覷，白鶴道人終於嘆道：「無論如何，俞佩玉總已死了，我等總算已有了交代，不如就遵莊主之命放過他吧。」

姬靈風站在走廊上，冷眼旁觀，這一切事似乎都早已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絲毫不覺得驚奇。

只見姬葬花像是寶貝似的捧起了俞佩玉的屍體，連竄帶跳，飛躍而去，白鶴道人像是想說什麼，但瞧了姬葬花一眼，終於只是狠狠跺了跺腳，大步而去，只走出數丈外，方自恨聲道：「這殺人莊裏都是不可理喻的瘋子，咱們快走，走得越快越好。」

姬葬花躍入林中，才將俞佩玉的屍體輕輕放了下來，又替他擦乾淨臉上的灰塵，拉平了衣裳。

他輕手輕腳，小心翼翼，像是生怕弄痛了俞佩玉似的，世上只怕再也不會有人對個屍體如此溫柔的了。

然後，他便自樹叢中尋出把鏟子，開始挖土，他日中滿含著瘋狂的喜悅，口中卻喃喃嘆道：「可憐的孩子，你年紀輕輕就死了，實在可惜得很，這只怪你不肯聽我的話，否則又怎會被那妖婦毒死。」

突聽一人冷冷道：「他若聽你的話，只怕死得更慘了。」

星光下，飄飄站著條人影，正是姬靈風。

姬葬花跳了起來，捶胸頓腳，大叫道：「你又來了，你又來了，你難道就不能讓我安靜一下麼？」

姬靈風淡淡道：「他人已死了，你為何不能讓他安靜安靜？」

姬葬花道：「我正是讓他永遠安靜地躺在地下。」

姬靈風冷笑道：「被你埋葬的人，又豈能安靜？你說不定隨時都會跑來，將他掘出來瞧瞧的。」

姬葬花大怒道：「你怎可對我如此說話……就算我不是你的父親，你憑什麼以為我會怕你？滾！快滾！否則我就將你和他埋在一起。」

姬靈風卻站著動也不動，緩緩道：「你不敢碰我的，是麼？……你知道爺爺臨死前交給我許多秘密，其中就有一樣是你最怕的。」

姬葬花果然立刻就軟了下來，垂頭喪氣，道：「你究竟要怎樣？」

姬靈風沉聲道：「這屍體是我的，不許你碰他。」

姬葬花怔了怔，突然大笑道：「你怎地也對死人感興趣起來了，難道你也和我一樣……不錯，你總算也是姓姬的，我就將這屍體讓給你。」

他手舞足蹈，狂笑著奔了出去。

姬靈風俯身抱起了俞佩玉，喃喃道：「別人都認為你是個死人，又有誰知道死人有時也會復活的。」

冷風穿林而過，星光明滅閃爍，天地間本就充滿了神秘。

※※※

巨大的石塊上，已生出了慘綠色的苔痕，黝黑的角落裏，懸集著密密的蛛網，甚至連灰塵都發了霉。

這陰森的石屋裏，沒有窗子，沒有風，沒有陽光，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死亡的氣息。

高闊的屋頂旁，有個小小的圓洞，一道灰濛濛的光線，射了進來，筆直射在俞佩玉的身上。

俞佩玉竟在顫動著－－他莫非真的已復活？

他竟赫然張開了眼睛，這似乎連他自己都嚇了一跳，立刻翻身躍起，便瞧見了石屋裏的景象。

他立刻便猜出這裏必定就是那神秘的死屋，他竟已和姬家歷代祖先的屍體共在一個屋頂下。

他手腳發冷，全身都忍不住顫抖了起來。

「我自然已死了，才會被埋葬在這裏……但死了的人又怎會動呢？……莫非我現在已變成了鬼魂？」

他揉了揉眼睛，便赫然瞧見一個人。

這人穿著白綢的衣服，坐在一張寬大的椅子裏，面色蠟黃，動也不動，看上去自也是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但俞佩玉卻沒什麼感覺，這想來也不過又是具蠟像。

他忍不住往前走了兩步，石室中竟似微微有風，那自然是從屋頂的圓洞裏吹起來的，竟吹動了這「蠟像」的鬚髮。

這竟非蠟像，而是個人。

俞佩玉大驚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端坐不動，像是根本未聽見他的話，俞佩玉轉念一想，自己反正已死了，還怕什麼。

一念至此，他大步走了過去，走到那人面前，伸手一拍－－不錯，這的確是人，但卻是個死人。

俞佩玉只覺一股寒意自指尖直透入心底，趕緊縮回去，轉身望去，赫然發現這裏竟不只這一個人。

姬家祖先的屍體，竟全都未埋葬，他們的屍身，竟都以藥煉治過，每一具屍身都保留得好好的，永不腐爛。

放眼望去，只見每一具屍身都坐在一張寬大的椅子裏，圍繞著俞佩玉，像是正都在冷冷的瞧著他。

俞佩玉雖然明知這些「人」都已不能再動，都已不能傷害他，但冷汗仍忍不住流了出來，濕透重衣。

慘澹的光線，照在這些屍身的臉上，每張臉都是枯瘦而冷漠的，他們的面容雖仍保持得很好，並沒有什麼猙獰醜惡的模樣，但那樣冷冰冰的神態，看來卻更是恐怖，置身此處，當真無異是在地獄裏。

俞佩玉瞧著瞧著，全身的血都像是已凍結了起來，終於忍不住駭極狂呼，狂呼著往前衝了出去。

石室中還有間石室，這石室四周也坐著七八個死人，也是端坐在椅上不動，也是那冷冰冰的神態。

俞佩玉第一眼便瞧見張乾枯詭異的臉，正是他在地穴所見到的那蠟像一模一樣，這自然就是姬葬花的爹爹。

他像是死了並不太久，身上的衣裳也較其他人新得多。

忽然間，他身旁一個死人竟站了起來，向俞佩玉道：「你……你也來了？」

俞佩玉這一驚當真更是心膽皆喪，只見這人身上也穿著件白綢衣衫，卻用白綢裹住了面目。

他竟蹣跚著向俞佩玉走了過來，俞佩玉手腳發軟，一步步向後退，嘶聲道：「你……你……」

說到第二個「你」聲，聲音已啞，再也無法成聲。

那「人」也停下腳步，瞧著他緩緩道：「你莫要怕，我不是鬼。」

俞佩玉道：「你……你不是鬼？是……是誰？」

那「人」考慮了許久，突然嘎聲笑道：「我是俞佩玉。」

俞佩玉駭極大呼道：「你是俞佩玉？我……我呢？」

那人再不說話，卻將裹在臉上的白綢，一層層解了下來，露出了一張滿是斑斑傷痕的臉。

俞佩玉定睛瞧著這張臉，瞧了許久，失聲道：「你……你豈非謝天璧謝前輩。」

謝天璧竟會在這死屋裏出現，那當真比見了鬼還令他吃驚。

謝天璧慘然一笑，道：「不錯，我正是謝天璧，想不到你居然還認得我。」

俞佩玉苦笑道：「謝前輩，你方才嚇得我好慘。」

謝天璧歉然笑道：「在這墳墓裏和死人呆了許多天，突然瞧見你來了，驚喜之下，竟忍不住和你開了個玩笑。」

俞佩玉道：「前輩只怕是想瞧瞧我聽了那話的表情，瞧瞧我是否真的俞佩玉。」

謝天璧長嘆道：「不錯，此時普天之下，只怕唯有你才能瞭解我的心事，也唯有我瞭解你的心事，你遭遇之奇，身受之慘如今我終於能相信了。」

俞佩玉也不覺慘然，顫聲道：「前輩自己……」

謝天璧慘笑接口道：「只可惜我如今雖已相信，卻也無用……我如今的遭遇，已和你一樣，只怕永遠要過這暗無天日的日子了。」

俞佩玉道：「前輩怎會來到這裏？」

謝天璧道：「那日晚間，我喝了幾盅酒，已有些醉意，三更左右便已睡著，沉睡中，突然有個人將我搖醒，問我是誰。」

俞佩玉道：「他闖入帳中，前輩還未問他是誰，他倒先問起前輩來了，這樣的怪人怪事，倒也少見得很。」

謝天璧道：「我當時正也氣惱，但抬頭一瞧，卻……卻再也發作不出。」

俞佩玉道：「為什麼？」

謝天璧道：「當時我帳中還燃著盞燈，燈光照著那人的臉，他眉目面容，竟和我生得一模一樣，便像是我自己在照鏡子似的。」

俞佩玉恨聲道：「果然是那惡賊。」

謝天璧道：「我盯著他，他也盯著我，還說：『我乃點蒼謝天璧，你為何睡在我的床上？』當時我醉酒未醒，真被他說得糊裏糊塗，正和你方才一樣，忍不住大喊道：『你是謝天璧？我呢？我又是誰呢？」』

俞佩玉嘆道：「前輩自己也有這經驗，所以方才前輩聽見我那麼說，就知道我的確是俞佩玉……但那惡賊當時又如何？」

謝天璧道：「那惡賊聽我如此說話，反將我痛罵一頓，說我假冒他的容貌，還說人可假冒，點蒼劍法假冒不得，他竟逼我出去與他一分強弱，強的是真，弱的便是假，假的使得走開，讓真的留下。」

俞佩玉道：「那惡賊劍法又怎會是前輩的敵手？」

謝天璧慘笑道：「這些人手段之惡毒，又豈是你我所能想像……我當晚喝的酒中，竟被他下了迷藥，真力竟無法運轉如意，與他交手竟不出三招，便已被他將掌中劍擊落，而他用的竟真的是點蒼劍法。」

俞佩玉失聲道：「前輩難道就真的這樣被他逼走了？」

謝天璧嘆道：「那時俞……俞放鶴，王雨樓等人，突然全都現身，原來他們早已藏在那裏，以盟主的身份將我門下弟子全都支開……」

俞佩玉恨恨道：「前輩那時只怕還不知道他們也是假的。」

謝天璧道：「那時我的確夢想不到，見到盟主來了，心裏正在歡喜，誰知他們竟一致說我是假冒謝天璧的人。」

他顫抖著抓住俞佩玉的手，掌心已滿是冷汗，接道：「到那時我才知道被人冤屈的痛苦，我心胸都已似將裂開，怎奈四肢無力，反抗不得，竟被他們押上了大車，趕出了營地。」

俞佩玉道：「那俞……俞某人可在車上？」

謝天璧道：「他雖不在車上，卻令手下幾條大漢押著我，顯然是要將我帶到遠處殺死，那時我連普通壯漢都不能抵抗，何況是那惡賊的屬下。」

俞佩玉嘆道：「如此說來，前輩能逃得性命，想必已是九死一生了。」

謝天璧道：「若非他們行事太過周密，只怕我也不能活到此刻。」

俞佩玉奇道：「此話怎講？」

謝天璧道：「他們若將我胡亂尋個地方殺死，我早已沒命，但他們卻生怕行事不密，又怕毀屍不能滅跡……」

他慘笑著接道：「要殺我這樣的人，想來也非易事，還得尋個好地方，而殺人的地方，普天之下，自然再好也莫過於殺人莊。」

俞佩玉長嘆道：「不錯，在這殺人莊裏，殺人當真如斬草一般。」

他等著謝天璧再說下去，那知謝天璧說到這裏，便住口不語，過了半晌，俞佩玉終於忍不住又道：「瞧前輩負傷頗重，想必是那些惡賊定要前輩受盡折磨而死。」

謝天璧嘆道：「正是如此。」

俞佩玉試探著道：「卻不知前輩如何遇救？又如何來到這裏？」

謝天璧沉吟著道：「這自是機緣巧合，只是……此事還關係著第三者的秘密，未得那人同意，恕我不能告訴你。」

他不等俞佩玉追問，一笑又道：「卻不知你又是如何來到這裏的？」

俞佩玉黯然長嘆道：「弟子已……已是個死人，被人埋葬在這裏。」

謝天璧動容道：「死人？你莫非有些……」

話未說完，只聽一人冷冷道：「他說的不錯，他確已死過一次，只是此刻又復活了。」

灰濛濛的光線裏，悠悠出現條人影，那飄飄的白袍，飄飄的黑髮，那仙子般懾人的美麗，妖魔般懾人的雙瞳……在這幽暗的地方，黯淡的光影下，看來更宛如幽靈，令人一眼瞧去連呼吸都幾乎停止。

這仙子與幽靈的混合，正是姬靈風。

謝天璧竟也似被這絕世的美麗與絕頂的冷漠所震懾，痴迷了半晌，方自展顏一笑，道：「姑娘莫非在說笑，死了的人，怎能復活？」

姬靈風悠悠道：「是我令他復活的。」

她淡淡的語聲中，竟似真有一種能操縱人類生死的魔力，她冰冷的雙瞳裏，竟似真藏蘊著能主宰一切的秘密。

謝天璧、俞佩玉面面相覷，竟說不出話來。

只見姬靈風已走到那與地穴中蠟像一般模樣的老人屍座前，盈盈拜了下去，拜了三拜，突然道：「這石墓中俱是姬家的祖先，你們必定在奇怪我為何獨獨參拜他一人是麼，告訴你，這只因他曾救了我，正如我救了你們。」

俞佩玉，謝天璧更不知該如何回答。

姬靈風已霍然站起，轉身逼視著謝天璧，道：「你奄奄一息，眼見已將遭毒手，是我使得他們以為你已死，再將他們引開，將你救來這裏的，是麼？」

謝天璧道：「姑娘大恩，在下永銘在心。」

姬靈風冷笑道：「你堂堂一大劍派的掌門人，卻被個無名的女子救了性命，心裏總覺得有些丟人，所以方才別人問你，你也不說，是麼？」

謝天璧苦笑道：「姑娘錯怪在下了，在下只是……」

姬靈風冷冷截道：「我氣量素來狹窄，救了別人，就要他永遠記得我的恩惠，否則我一樣可以再令他死，這一點你也莫要忘記。」

# 第六章 生死之謎

謝天璧聽了姬靈風的話，不由張口結舌，怔在那裏，姬靈風不再理他，卻已轉向俞佩玉，道：「而你，你根本已死了，每個人都親手摸過你的屍體，我卻又令你復活，你口中雖不言，心裏卻定然不信，人死之後，怎能復活？」

俞佩玉默然半晌終於道：「在下並未懷疑，但此刻已想到，復活的秘密，必定是在那杯酒上。」

姬靈風冷冷一笑，道：「你看來雖遲鈍，其實倒也不笨，不錯，我給你喝的那杯酒並非夫人的斷腸酒，而是逃情酒。」

俞佩玉笑道：「酒名逃情，倒也風雅得很。」

姬靈風道：「這酒據說乃昔日一個絕代才人所製，他被三個女子痴纏了半生，再也無法消受，所以才苦心配製了這種酒，喝下去後，立刻呼吸停頓，四肢冰冷，與死人無異，但二十四個時辰之內，便可還生，他借酒詐死，逃脫了那三個女子的痴纏，自在地過了下半輩子，臨死前還得意地題下了兩句詩，『得酒名逃情，優遊度半生。』所以酒名「逃情」，佳話傳誦至今。」

俞佩玉嘆道：「想不到昔日名士的風流餘韻，今日竟救了我一命。」

姬靈風冷冷道：「你莫忘了，救你的並非那逃情酒，而是我。」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之恩在下自然不敢忘記。」

姬靈風目光逼視著他，突又道：「你可知道，我為何要救你？」

俞佩玉怔了怔，訥訥道：「這……這……」

這樣的問話，原是誰也回答不出的。

姬靈風道：「你若以為我是因為對你起了愛慕之心，而來救你，那你就錯了，我絕非那種痴情的女子，你也不必自我陶醉。」

她隨意猜忖別人的心事，也不管是對是錯，也不容別人辯說，俞佩玉紅著臉剛想說話，她已接著道：「我救你正也和救謝天璧一樣，要你記著我的恩惠。」

俞佩玉自然也怔在那裏，姬靈風接著又道：「你兩人心裏可是在想我施恩圖報，不是個君子。」

謝天璧道：「在下並無此意。」

姬靈風冷笑道：「你雖無此意，我卻有此意，我本不是個君子，本就是要施恩圖報，我救了你兩人性命，且問你兩人想如何報答我？」

謝天璧轉首去瞧俞佩玉，俞佩玉卻也瞧著他，兩人面面相覷，俱是張口結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姬靈風怒道：「你兩人受我大恩，難道不想報答麼？」

俞佩玉訥訥道：「救命之恩……」

姬靈風道：「什麼『大恩永生不忘』，什麼『結草銜環以報』……這些不著邊際的空話，我都不要聽，你兩人若想報恩就得說出具體的事實來。」

她要人報恩，竟比放印子錢的逼債逼得還緊，這樣的人倒也是天下少有，謝天璧怔了半晌唯有苦笑道：「不知姑娘之意，要叫我等怎樣？」

姬靈風突然轉身面對著那死人的屍體道：「你們可知道他是誰麼？」

俞佩玉道：「他……他豈非是姬葬花的父親。」

他不說「你的祖父」，而說「姬葬花的父親」，只因他已瞧出這女子身世必有隱秘，根本不承認是姬家的後人。

姬靈風道：「不錯，他便是姬苦情，我參拜他，既非因為他是姬葬花的父親，也並非完全因為他曾治癒我的重病，而是因為他的智慧，他曾預言，江湖中必將出現空前未有的混亂，而我便是因為這亂世而生的……」

她霍然回身，目中像是已燃燒起火焰，大聲接道：「我既為這時代而生，這時代亦必屬於我，是以我要你們聽命於我，助我成事，我救活了你們，我也要你們不惜為我而死。」

俞佩玉、謝天璧倒真未想到這年紀輕輕的少女竟有如此驚人的野心，又不覺都呆住了。

只見姬靈風向懷中取出個小小的木瓶，道：「這瓶中有兩粒藥，你們吃下去後，醒來時便完全是一個新人，別人再也不會認得你們，我也要你們完全忘記過去，而為我效命，只因你們的性命本是我賜的。」

謝天璧突然變色，道：「在下等若是不肯答應呢？」

姬靈風冷森森一笑道：「你莫忘了，我隨時都可要你的命。」

她往前走了兩步，謝天璧、俞佩玉竟不覺齊地後退了兩步。

突然間，死屋外一人狂笑道：「臭丫頭，你自己都活不長了，還想要人家的命。」

淒厲的笑聲中，帶著種令人悚然的瘋狂之意。

俞佩玉也不知是驚是喜，失聲道：「姬葬花。」

這三個字還未說完，姬靈風已直掠出去。

俞佩玉隨著奔出，只見那沉重的石門已關閉，姬靈風剛掠到門前，外面「喀」的一聲，已上了鎖。

姬葬花在門外狂笑道：「臭丫頭，你以為沒有人敢到這裏，是麼？你以為沒有人會瞧出你的秘密是麼？你一時大意，終於要了你的命了。」

姬靈風冷漠的面容，已惶然失色，竟駭得呆在那裏，只因她知道這石門外面落鎖，就誰也無法從裏面走出去了。

姬葬花得意笑道：「你本該知道，這死屋中是從來沒有一個活人走出來的？你為何還要進去？你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我故意將開鎖的秘密告訴你，正是等著你有一日忍不住走進去，臭丫頭，你自以為聰明，還是上了老子的當了。」

瘋狂的笑聲，漸去漸遠，終於再也聽不見。

姬靈風木立在那裏，眼淚突然流下面頰，她悲痛的也許並非性命，而是那一番雄心壯志，已毀於剎那之間。

俞佩玉、謝天璧也不覺駭得呆了。

只見姬靈風失魂落魄地木立了許多，緩緩轉身，走到那空著的石椅上坐了下來，目光茫然四轉，突然瘋狂的笑道：「我死了總算也不寂寞，還有這許多人陪著我。」

謝天璧駭然追入，道：「姑娘難道……難道已要等死了麼？」

姬靈風道：「等著死亡慢慢來臨，這滋味想必也有趣得很。」

謝天璧道：「但……但姑娘為何不設法出去？」

姬靈風嘶聲笑道：「出去？被鎖在這死屋中，你還想出去？」

謝天璧道：「這……這屋子難道真的從無活人進來？」

姬靈風道：「有的，有活人進來，卻無活人出去。」

俞佩玉突然插口道：「將這些死屍抬進來的人，難道也沒有活著出去？」

姬靈風冷森森一笑道：「沒有人抬死屍進來。」

謝天璧駭然道：「沒有人抬死屍進來，這些死屍難道是自己走進來的？」

姬靈風一字字道：「正是自己走進來的。」

謝天璧瞧了端在四周的死屍一眼，那些死屍也似在冷冷地瞧著他，他全身都忍不住打起了寒顫，顫聲道：「姑……姑娘莫非是在說笑。」

姬靈風道：「此時此刻，我還會和你說笑？」

謝天璧滿頭冷汗道：「但……但世上哪有自己會走的死屍？」

姬靈風道：「只因這些死屍還未坐到這張椅子上之前，還是活生生的人，但坐到這張椅子上後，就變成了死屍。」

謝天璧汗毛直豎道：「為什麼……為什麼？」

姬靈風詭秘的一笑道：「這就是姬家的秘密。」

謝天璧道：「到了這時，姑娘難道還不肯說？」

姬靈風目光茫然直視著前面，緩緩道：「姬家的人，血裏都有一種瘋狂的、自我毀滅根性，說不定在什麼時候突然發作起來，那時他不但要毀滅別人，更要毀滅自己。」

她語聲頓了頓，一字字緩緩地接道：「自姬家的遠祖開始，到姬苦情為止，沒有一個人不是自殺死的。」

謝天璧道：「他們若是活著走進來，再坐在這石椅上自殺而死，屍身又怎會至今還未腐爛？這些屍體顯然都所以藥物煉治過的，人若死了，難道還會用藥物，煉治自己的屍體麼？」說到後來，他牙齒打戰，連自己都害怕起來。

姬靈風道：「這只因他為他們自己想死的時候，便開始服食一種以數十種毒物混合煉成的毒藥，這數十種毒物互相克制，使藥性發作得很慢，但卻使他們的肌肉，逐漸僵硬，等到他們直剩下兩條腿可以走路了，他們便自己走進這死屋，坐在石椅上，等著死神降臨，等到全身完全僵硬。」

她陰惻惻笑道：「他們竟都將這一段等死的時候，認為是平生最靈妙的時候，他們眼瞧著自己的手足四肢逐漸僵硬，眼瞧著『死亡』慢慢在他們身上蔓延，便認為是平生最高的享受，甚至比眼瞧著別人在他們面前痛苦而死還要愉快得多，這只因別人的死，他們瞧得多了，唯有自己瞧著自己死，才能給他們一種新奇的刺激。」

在這陰森恐怖的死屋裏，她將這種奇詭之極、可怕之極、不可思議的事娓娓道來，聽的人怎能不為之毛骨悚然。

俞佩玉失神地瞧著這些屍首，喃喃道：「瘋子……難怪姬夫人要說他們活著是瘋子，死了也是瘋鬼。」

姬靈風道：「只因他們全身上下每一處地方都已被那種奇異的毒藥所滲透，所以他們的屍體便永遠也不會腐爛。」

她瞧著謝天璧道：「你如今可明白了麼？他們走來時，雖仍活著，但已無異是死人，那其實已不過是一具活著的屍體。」

謝天璧忍不住打了個冷戰，顫聲道：「難怪這死屋從無活人出去，原來他們竟都是自己埋葬自己的。」

姬靈風冷冷道：「如今我們的情況，也正和他們一樣，只有坐在這裏，等著死亡來臨，如今我們等於自己葬了自己。」

她瞧著姬苦情的屍身，悠悠接道：「我還記得他自己埋葬的那一天，我們全都在這死屋外相送，他蹣跚地走了進來，突然回頭瞧著我們笑道：『你們表面雖然悲哀，心裏卻必定在笑我是傻子，其實你們連裝都不必裝的，我平生都未像現在這樣愉快過。』」

謝天璧實在不想聽下去，卻又不得不聽。

姬靈風接道：「我們大家誰也不敢答話，他又嗤嗤地笑道：『你們以後總也會知道，一個人死了，要比活著快樂得多。』那時他面目已僵硬，雖在笑著，但看去卻全無半分笑容，那模樣委實說不出的可怕，我那時雖已有十來歲，竟也不覺被駭得放聲大哭了起來。」

她竟以虐待別人為樂，別人越是難受，她越是高興，別人越是不願聽，她越是要說下去，而且說得活靈活現。

謝天璧聽著她的話，再瞧著面前死屍的臉，越想越是膽寒，竟也突然瘋狂地大笑了起來。

他笑聲越來越大，竟不能停止。

俞佩玉駭然道：「前輩，謝前輩，你怎樣了？」

謝天璧笑聲不停，根本未聽見他的話，俞佩玉趕過去直搖他的身子，只見他笑得面容扭曲，竟已無法停止。

姬靈風瞧著他冷冷道：「這人已被駭瘋了。」

俞佩玉咬了咬牙，反手一掌摑在謝天璧臉上，謝天璧笑聲才止，怔了怔，卻又放聲大哭起來。

姬靈風悠悠道：「瘋了倒也好，至少不必再忍受等死的痛苦了……」

俞佩玉霍然起身，面對著她，沉聲道：「你雖然救了我一次，但我現在既已等死，便等於將命還給你了，你我從此兩不相欠，你若再刺激他，莫怪我無禮。」

姬靈風凝目瞧了他半晌，終於扭轉頭不再說話。

俞佩玉伸手抹了抹汗，突覺屋子裏竟熱了起來，而且越來越熱，姬靈風也已覺出，失聲道：「火！那瘋子竟在放火烤我們。」

屋頂旁的小洞裏，果然已有煙火傳了進來。

姬靈風道：「他竟怕我們死得不夠快，其實我們既已必死，倒不如早些死的好。」

俞佩玉嘆道：「他為何不想個更痛快些的法子？」

姬靈風冷笑道：「這你還不明白麼？光用別的法子，就難免損及這些屍體，死人他們從來不願傷害的，而死人也正是不怕火烤的。」

這時，謝天璧哭笑都已停止，眼睛發怔地瞧著前面，前面正是姬苦情的屍身，他不住喃喃道：「奇怪……奇怪……」

他一連說了十幾個「奇怪」，也沒有人理他。

姬靈風端坐不動，目光痴痴迷迷，面上似笑非笑，她畢竟也姓姬，竟似真的已在等死，竟似也在享受著死亡來臨的滋味。

俞佩玉卻坐不住了，他還存著萬一的希望，希望能逃出去，但這「死屋」實在是座墳墓。

世上那有人能從墳墓中走出去。

突見謝天璧抬起頭來，指著面前姬苦情的屍身，咯咯笑道：「你們來瞧，這奇怪不奇怪，死人竟也在流汗了……死人竟也在流汗了。」瘋狂的笑聲響徹石屋，空洞的石屋也傳來回聲。

「死人在流汗了！死人在流汗了……」

俞佩玉暗暗嘆息，這天南最大劍派的掌門人，臨死前竟真的變成了瘋子－－死人，又怎會流汗？

他嘆息著走了過去，忍不住也瞧了瞧姬苦情的臉。

只見那張冷漠、陰森、詭秘、可憐的死人臉上，竟真的赫然沁出了一粒粒黃豆般大小的汗珠。

這死人竟真的流汗了。

俞佩玉這半個月來，已不知遇見了多少奇詭可怕的事，但卻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死人流汗，更奇怪更可怕的了。

他眼睜睜瞧著一粒粒汗珠自這死人的臉上流下，只覺手足俱已麻木，實在也快被嚇瘋。

姬靈風目光轉過，駭然狂呼顫聲道：「他……他竟真的在流汗……竟真的在流汗。」

謝天璧咯咯笑道：「莫非這死人也在害怕了？」

但死人又怎會害怕？死人又怎會流汗？世上有誰能相信這種不可思議的事？世上又有誰能解釋這秘密？

石室中越來越熱，那死人的臉上汗也越來越多。

俞佩玉突然跳了起來，大呼道：「蠟像……這死人也是個蠟像。」

姬靈風道：「我明明親眼看見他走進來的，又怎會是蠟像？」

俞佩玉撲過去，伸手在那「死人」頭上一扭，這「死人」的頭立刻就塌了下去，竟果然是具蠟像。

在這陰森森的光芒中，這許多真的死屍間，在這充滿了種種可怕傳說的「死屋」裏，自然誰也不會瞧出，死人中竟有一個蠟像。

※※※

俞佩玉抹了抹汗，人似已虛脫。

姬靈風卻更是大駭，狂吼道：「這不是蠟像，絕不是蠟像，我親眼瞧見姬苦情走進來的。」

這若是蠟像，姬苦情的人又到哪裏去了？

俞佩玉苦笑道：「他進來後，也許又走了。」

姬靈風道：「他也許並未真的服下那毒藥，他也許是在裝死。但他一走進來後，門便在外面鎖起，他根本走不出去！」

她顫聲接道：「他既走不出去，便必死在這裏，他既然死在這裏，又怎會變作蠟像的？」

俞佩玉目中突然閃出了光，大聲道：「這死屋中必定另有出路，姬苦情就是從這條路走出去的，他既能走出去，咱們必定也能走出去。」

一念至此，他精神大振，也不管四面石壁都已被燒得發燙，當下立刻四下查探了起來。

出身「先天無極」門下的人，對消息機關之學都不陌生，但俞佩玉直將這兩間石室都找遍，還是找不著那秘密的出口。

這時他身上衣服濕了又乾，眼睛已被烤得發紅，嘴唇也已被烤得裂開，喘息著站在那裏不住喃喃問道：「那出路會在哪裏？……姬苦情為了裝死騙人，自然早已準備好出路，我若是他，會將出口留在哪裏？」

姬靈風道：「據我所知，這『死屋』中絕不會另有出路的。」

俞佩玉道：「一定有的，否則姬苦情又怎會走得出去？」

姬靈風默然半晌，道：「這難道不可能是外面有人開門放他走的麼？」

俞佩玉像是突然被人抽了一鞭子，全身肌肉一陣顫動，終於整個人都怔在那裏，再也動不得了。

不錯，這自然可能是別人開門將姬苦情放走的。

姬苦情這樣人，雖然不可能將這種秘密讓另一人知道，但以此刻的事實而論，卻唯有這一個解釋合理。

何況，姬苦情令那人開了門後，也可能立刻將那人殺死，這樣他的秘密豈非也一樣不會洩漏了麼。

想到這裏，俞佩玉終於已完全絕望。

突聽謝天璧又道：「你們瞧，奇怪不奇怪，這死人已不見了，完全不見了！」

俞佩玉忍不住過去瞧了瞧，只見那蠟像已完全熔化，但融在地上的蠟，卻並不多。

那些熔化了的蠟又到何處去了？

俞佩玉心念又一閃，一步走到那石椅旁，仔細瞧了瞧，大喜道：「我並沒有猜錯，這死屋的確是另有出路的，那出口就藏在蠟像的下面，就在這張石椅上。」

原來石椅上有個小洞，熔化的蠟，便自這小洞中流了出去，但這洞小得最多只能插入兩手指，人又怎能鑽出去。

姬靈風冷笑道：「我瞧你還是安心等死吧，這石椅下若是出口，姬苦情走了後，這蠟像又怎會坐到石椅上，難道蠟像自己會坐上去麼？」

俞佩玉目光閃動道：「姬苦情正是利用此點，教人縱然發現蠟像的秘密，卻再也想不到那出路會在蠟像下。」

姬靈風道：「無論如何，若沒有人搬它，這蠟像是絕不會自己坐上椅子的，這件事你無論如何也無法解釋。」

俞佩玉道：「這小洞卻可解釋。」

姬靈風道：「小洞？」

俞佩玉道：「姬苦情鑄這蠟像時，便將一條繩子凝固在蠟像的屁股下，然後他再將這繩子穿入這小洞，他走下地道，蓋起石板後，便在下面拉動繩子，這蠟像也就被他拉到石椅上坐下來了。」

姬靈風失聲道：「呀，不錯，這法子果然巧妙。」

俞佩玉嘆道：「姬苦情思慮之周密，計劃之巧妙，委實是人們難及，只是他千算萬算，卻終是算不出這『死屋』竟會被火烤，這蠟像竟會熔化，他自然更做夢也不會想到，這無足輕重的一個小洞，竟會洩漏了他整個秘密。」

姬靈風默然半晌，長嘆道：「你的確比想像中聰明得多，聰明得太多了。」

蠟人坐下的石板，果然是可以移動的，石板移開下面果然有條黝黑的地道，俞佩玉長長吐了口氣，道：「這死屋中終是有活人走出去了，而且還不止一個。」

姬靈風這時也不說話了，隨著走了下去。

俞佩玉扶著謝天璧，試探著一步步往前走，地道長而曲折，自然也暗得伸手不見五指。

他們終於逃了出去，但又有誰敢說這地道的出口是安全之地？這地道說不定又是通往姬夫人的臥室中去的。

俞佩玉剛想到這裏，前面竟已有燈光傳來，燈光雖然微弱，但在如此黑暗中，卻顯得分外強烈。

有燈光的地方必定有人！

俞佩玉放開謝天璧展動身形，撲了過去，無論是誰在那裏，他都準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擊將之擊倒。

誰知有燈光的地方竟沒有人，只有一盞孤燈，放在地上，微弱的火光熒熒跳動，似乎已將熄滅了。

俞佩玉赫然發現這盞燈，竟是方才自己帶來的。

他方才被姬夫人拖進去時，便將這盞燈留在地上，忘記吹熄，而這裏也正是通向姬夫人臥室的入口。

原來姬夫人的臥室、蒲團上的紙閣，以及那神秘的死屋，這幾處地方竟都有地道相連的。

俞佩玉經歷了無數兇險，出生入死，兜了個大圈子，竟又兜回原來的地方，他也不知是該哭還是該笑。

姬靈風走過去，瞧了瞧，也怔住了。

只聽俞佩玉喃喃道：「依我看來這地道除了姬夫人的臥室，以及那紙閣和死屋之外，必定還有第四個出口的。」

姬靈風道：「你說……這裏還另有出口？為什麼？」

俞佩玉道：「只因姬苦情和那『俞某人』，想來絕不是自姬夫人臥室中出去的，更不會自那紙閣與死屋中走出，所以我說這裏必有第四個出口？」

姬靈風喜道：「你想那第四個出口會在哪裏？」

俞佩玉拿起了銅燈，緩緩向前走著，這條路，又是走到那紙閣下去的，他走著走著突然回頭問道：「你可知道那俞某人是何時到殺人莊來的？」

姬靈風道：「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是正月初三，剛過完年，也正是姬苦情開始服毒的第三天，他選在大年初一開始服毒，正是要在別人的歡樂裏加些悲苦。」

俞佩玉道：「他初一開始服毒，卻不知在哪一天走入死屋？」

姬靈風道：「那天是元宵，從初一到元宵這半個月裏，殺人莊裏大多數人都在為他的後事忙碌著，所以才會將那姓俞的忽略了。」

這時他們又已走到那紙閣下的小房邊，那錦囊玉石仍在床上，姬苦情的蠟像也仍在那裏瞧著他們冷笑。

謝天璧突又咯咯笑了起來，道：「難怪那死人不見了，原來他竟溜到這裏來了……」

俞佩玉拾起了那玉石，沉吟了半晌，緩緩道：「那姓俞的並未溜走，姬夫人錯怪他了。」

姬靈風奇道：「這話從何講起？」

俞佩玉道：「我瞧見這玉石時，心裏已覺奇怪，那姓俞的對這錦囊縱不珍惜，卻也不該將這玉石遺落在這裏。」

姬靈風道：「不錯，這玉石看來的確似乎是他家傳的寶物，但他也許去得匆忙，所以才會將玉石遺落了下來。」

俞佩玉道：「那時並沒有人知道這地道的秘密，他若發現了第四個出口，大可從容溜走，又怎會走得匆忙，除非……」

姬靈風道：「除非怎樣？」

俞佩玉道：「除非他並非自己溜走，而是被別人逼走的。」

姬靈風怔了怔，失聲道：「你……你莫非是說姬苦情發現了他？」

俞佩玉道：「想來必是如此，姬苦情自死屋遁入這地道後，發覺這地道中竟然有人，他自然不能容第二個人知道他詐死的秘密。」

姬靈風動容道：「如此說來，那姓俞的非但是被他逼走的，而且還可能已被他殺死滅口了。」

俞佩玉道：「姬苦情必已殺之無疑。」

姬靈風默然半晌，悠悠道：「她若知道他已死去，也許就不會那麼傷心，那麼痛苦了……」

俞佩玉道：「她若知道她的情人已死，豈非更要傷心痛苦？」

姬靈風赧然一笑，道：「你可知道一個女子最大的痛苦是什麼？」

她不等俞佩玉回答，接著道：「那就是被自己心愛的人遺棄，這種痛苦非但強烈，而且永難忘記，至於他若死了，她心裏縱然難受，卻也要比這種痛苦淡得多，也短暫得多，所以有些女子不惜將自己心愛的人殺死，為的就是怕他移情別戀，她寧可讓他死也不能瞧他落在第二個女子手裏。」

俞佩玉道：「如此說來，她若知道自己心愛的人已死，反而會開心麼？」

姬靈風道：「開心得多了。」

俞佩玉苦笑道：「女人的心事，男人當真是永遠無法瞭解的。」

姬靈風冷冷道：「男人本就不該想來瞭解女子的心事，女人生來就並非被人瞭解的，而是被人尊敬被人愛的。」

俞佩玉再不答話，手舉銅燈，四下搜索起來。

他算定那第四條出路，必定就在這張床附近，但他卻再也找不出來，這時燈油已盡，燈光終於熄滅了。

俞佩玉長嘆一聲，喃喃道：「看來這地道中就算真的有第四條出路，但在如此黑暗中，我也是休想能找得到的了。」

姬靈風突然道：「其實，你用不著找到那第四條路，也一樣可以出去的。」

俞佩玉道：「你有法子？」

姬靈風道：「只要你能在姬夫人面前證實那姓俞的已死了，她便對你不再懷恨，說不定就會將你放出去的。」

俞佩玉還未答話，突聽黑暗中一人道：「不行，這法子行不通。」

姬靈風道：「為何行不通？」

那人道：「俞佩玉既已死了，又怎能再活著出去。」

姬靈風這時才聽出這話聲既非俞佩玉，也非謝天璧的，剎那之間，不禁滿頭冷汗，失聲道：「你又是誰？」

那人咯咯笑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了麼？」

「嚓」的一聲，黑暗中亮起了火光，火光照亮了一張蒼老、憔悴，刻滿了風霜勞苦痕跡的臉。

俞佩玉、姬靈風不覺同時出聲道：「高老頭，是你！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高老頭那蒼老憔悴的臉，在這神秘的地道裏閃動的燈光下，竟也變得詭秘起來。

他瞧著姬靈風詭秘的一笑，道：「不錯，只會砍柴挑水的高老頭是不會到這裏來的，但你只知道我是高老頭，還知道我是誰麼？」

姬靈風只覺他目光中突然有一種前所未見的鋒芒，竟不由自主地被他逼得後退了一步，顫聲道：「你究竟是誰？」

高老頭緩緩自她面前走過，將手裏的燈放在床頭的小櫃上，然後突然轉身，目光灼灼的瞧著她，緩緩道：「我就是使姬苦情寢不安枕，食不知味的人，我就是使姬苦情覺得已再也活不下去的人……」

俞佩玉失聲道：「姬苦情被逼得只有裝作在那紙閣中苦行懺悔，被逼得只有詐死，莫非就是為了怕你？」

高老頭咯咯笑道：「你想不到吧，姬苦情平生最畏懼的，竟是我這麼個糟老頭子。」

姬靈風吃驚道：「他難道早已知道你是誰了？」

高老頭冷笑道：「他自然早已知道了，但是他卻不敢揭破，只有裝傻，只因他也知道我早已發現了他的秘密。」

姬靈風道：「什麼秘密？」

高老頭道：「二十多年前，江湖中突然發生了許多件震驚天下的無頭案，有大宗珍寶神秘地被劫，許多名人神秘地被殺，做案的人武功高絕，手腳乾淨，當時武林中雖然動員了數十高手，卻也偵察不出他的下落，只因誰也想不到這做案的人，竟是終年足不出戶，在那紙閣中懺情悔罪的姬苦情。」

俞佩玉動容道：「我早已想到他那樣做法，必定是有陰謀的了。」

姬靈風大聲道：「你說他是殺人的強盜，我絕不相信。」

高老頭嘆道：「非但你不信，當時我若說出，普天之下，只怕沒有幾個人會相信的，我為了揭破這秘密，只有投身到殺人莊來。」

姬靈風大聲接口道：「你說他那時便已知道了你是誰，那麼他為何還容你在『殺人莊』裏留下來？他為何不殺了你？」

高老頭道：「他若不容我留下來，豈非更顯得自己心虛，他若殺了我，豈非更證實了自己的罪行？他思慮周密，從來不肯行險僥倖，自然不會做這種冒險的事，所以他明知我是來監視他的，也只有裝糊塗了。」

他一笑接道：「若非如此，『殺人莊』裏又怎會隨便就收留下一個來歷不明的老頭子。」

俞佩玉道：「你算定他明知你是來監視他的，反而被逼得不得不收留你，這一著雖然妙極，但他既已知道你的身份，豈非時刻都要提防著你，又怎會在你面前洩露秘密？」

高老頭嘆道：「他一眼便可瞧破別人的身份，像他那樣的人，還有誰能揭破他的秘密，我到了這裏後，已知道那些無頭之案是永遠無法破的了。」

姬靈風道：「既是如此，你為何還要留在這裏？」

高老頭道：「我留在這裏，雖不能揭破他的秘密，但總可監視著他，使他再也不敢出去做案，自從我到了這裏之後，江湖中的無頭罪案，果然絕跡了。」

俞佩玉嘆道：「前輩為了阻止罪行發生，犧牲自己的聲名地位，投身為奴，當真是大仁大義，人所難及。」

高老頭面上也不禁起了黯然之色，這十餘年來的艱辛歲月，想來並不是容易度過的，但是黯然之色一閃即過，他瞬即大笑道：「我雖然犧牲了自己的享受，來過這種辛苦日子，卻也逼得他弄假成真，不能不在那紙閣受苦，我縱然犧牲也是值得的了。」

俞佩玉道：「他既不能殺你，又不能逃走，所以到後來只有裝死……」

高老頭道：「他野心勃勃，自不甘如此寂寞終老，想來想去，竟被他想出『裝死』這法子，我雖然明知他絕不會甘心永遠在那紙閣中受罪的，卻也未想到他竟能想出『裝死』這法子來瞞過我。」

姬靈風道：「他既已瞞過於你，你為何還不走？」

高老頭道：「他當時雖瞞過了我，但後來我越想越覺此中必有蹊蹺，那姬苦情絕不是輕易就能被人逼得死的人……何況……」

他嘴角泛起一抹苦澀的微笑，緩緩接道：「我自幼飄零，從未在一個地方呆過半年以上，在這裏，卻已不知不覺呆了許多年，這種簡樸的生活，我非但已過慣，而且已覺得舒服得很，我自己沒有兒女，眼瞧著你們一天天長大，不覺也甚是歡喜，所以……」

姬靈風冷笑道：「我們可用不著你來歡喜，你走不走，和我全沒有半點關係，你也用不著推在我身上，現在你留下來的目的既已達到了，從此我已不再認識你。」

高老頭默然半晌，長嘆道：「不錯，我留下來的目的已達到了，我終於已證實姬苦情還沒有死，從此，我又該四處流浪，去追尋他的下落，我若不找著他，親眼瞧見他死在我的面前，是永遠也不會甘心的。」

姬靈風冷冷道：「他既已走了，只怕你是永遠休想找著他的。」

高老頭道：「不錯，他若從此隱姓埋名，我也許永遠找不著他，但只要他再做出一件罪案，我就有法子追出他的下落，而他這種人是絕不會永遠甘於寂寞的。」

他目中又射出了那逼人的鋒芒，這伏櫪已久的老驥，突然又變成了翱翔萬里，擇人而攫的鷙鷹。

姬靈風終於忍不住問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高老頭微微一笑道：「你既已從此不再認識我，又何必問我是誰呢？」

姬靈風扭轉頭去，不再瞧他。

其實她不用問也早已知道，能令姬苦情畏懼的人，又怎會沒有輝煌的過去，驚人的來歷。

這老人究竟是何來歷？姬苦情到哪裏去了？……這些事俞佩玉全未留心，他心裏想著的只有一件事。

他目光四顧，終於問道：「前輩不知是從哪條路走進來的？」

高老頭微笑道：「我聽說你已死了，忍不住悄悄溜進姬夫人的屋裏去瞧個究竟，卻在無意中發現了那衣櫃中竟有條秘道，那衣櫃多年來一直緊閉著，不知今日怎會打開了。」

原來自從俞佩玉走出去後，姬夫人一直忘了將衣櫃關起。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那屋裏此刻沒有人麼？」

高老頭道：「你想從那裏出去？」

俞佩玉道：「他們既已認為我死了，必定不會再加監視，我正可乘機溜出去。」

高老頭突然厲聲道：「你既已死了，怎能活著走出去？」

俞佩玉怔了怔，道：「前輩的意思是……」

高老頭目光閃動，道：「我的意思，你難道還不懂？」

他眼角有意無意間向姬苦情那蠟像瞟了一眼。

俞佩玉恍然道：「不錯，姬苦情既能以裝死瞞過別人的耳目？我為何不能？世上還有什麼人能比『死人』更容易躲避別人的追蹤，偵查別人的秘密。」

高老頭微笑道：「你終於懂了，你無論與人有什麼冤仇，一死之後，別人必定不再追究，你若想偵察別人的秘密，一死之後，那人更不會再提防著你。」

俞佩玉嘆道：「難怪姬苦情走入那死屋之前，要說：一個人死了，比活著快樂得多，原來他這句話裏，竟別有深意，只可惜那時沒有人聽得懂而已。」

姬靈風冷冷道：「只可惜別人都認得你是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苦笑道：「不錯，我雖可裝死，但容貌卻是瞞不過別人的。」

高老頭也不答話，卻悠悠道：「上天造人，雖然賢愚不等，卻永遠不會造出一個完美的人，姑且不論人的內心，單以外貌而論，縱是人所公認的美男子，他的面容也還是免不了有些瑕疵的，從古到今無論男女，絕沒有一張臉是十全十美的。」

他目光凝注著俞佩玉，緩緩接道：「譬如說你，你也可算得上是個美男子了，但眉毛未免稍濃，眼睛未免略小，鼻梁還未能通天，嘴的棱角也不算太好。」

俞佩玉也不知他怎會突然說出這番話來，只有苦笑著訥訥道：「晚輩怎能算得上是美男子。」

高老頭道：「人之內在若有缺陷，任何人都無能為力，但外貌上的缺陷，卻是可以彌補的，我久已有心想創造出一個十全十美的人，只是要想找一個合適的對象卻也非易事，你總不能將一個缺嘴歪鼻的人，造成絕世的美男子。」

他灼灼的目光，又移向俞佩玉臉上，緩緩接道：「你談吐風度，都已可算得上是合於十全十美了，面貌的瑕疵，也不難補救？我尋找多年，終於找著了你。」

俞佩玉大駭道：「前輩難道想將我改造成……成美男子麼？」

高老頭微笑道：「做一個美男子，已有許多好處，能做一個絕世之美男子，好處更多了，譬如，世間的女子至少已不忍再傷害他，他……」

俞佩玉大聲道：「無論如何，晚輩對此刻的容貌，已很滿意。」

高老頭也不理他，微笑著接道：「別的好處我暫且不去說它，那最大的好處就是，從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認得你是俞佩玉了。」

俞佩玉愣了愣，訥訥道：「但……但如此容貌豈非更引人注意？」

高老頭道：「別人震懾於你的容貌，對你其他的事，反而不會留意，這樣你言談舉止中縱有破綻露出，也沒什麼關係。」

俞佩玉默然半晌，長嘆道：「既是如此，晚輩只有從命。」俞佩玉抬起頭，只見謝天璧仍在痴痴地瞧著那蠟像，姬靈風面對石壁，對這一切事似乎都不聞不問。

他嘆息一聲，終於不再言語。

黝黯的地道，突然光亮了起來。

高老頭已出去了一趟，取回了食物和水，以及許多根蠟燭，兩面銅鏡，燭光映在銅鏡上，光亮倍增。

俞佩玉躺在床上，高老頭將一方浸濕了的白布，蓋起了他的臉，他只覺一股藥味撲鼻，知覺立刻麻木。

暈迷中，只聽高老頭緩緩道：「你好生睡吧，等你醒來時，便已是空前絕後，獨一無二，第一個十全十美的美男子了。」

俞佩玉也不知沉睡了多久，醒來時，臉上潮濕纏著白布，七天後方自解開，高老頭凝注著他的臉，就像是一個畫家在瞧著自己的精心製作似的，目光中充滿了驕傲與得意，喃喃道：「這張臉……又有誰還能自這張臉上找出絲毫瑕疵？自然單只這張臉也是不夠好，自然，還有別的，而你……」

他用力拍了拍俞佩玉的肩頭，笑道：「你恰巧自童年的家教中學會了溫文與儒雅，又自屢次出生入死的險難中學會了從容與鎮定，若非已經歷過許多次死亡威脅，已能將生死置之度外，是再也不會有你這種灑脫的……」

姬靈風突然冷冷道：「不錯，這一切加在一起，的確已足以令世上任何一個少女著迷，我能有這樣的屬下，何愁大業不成。」

高老頭怔了怔，道：「誰是你的屬下？」

姬靈風悠然道：「俞佩玉，自然還有你。」

高老頭瞧著她，就像是瞧著什麼怪物似的，瞧得呆住了。

姬靈風冷冷接道：「你們若不肯聽命於我，我立刻就可以揭穿你們的秘密，叫你的心血完全白費，叫俞佩玉死。」

高老頭長長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你快出去對人說吧。」

這一次姬靈風卻不禁怔了怔，道：「你……你要我去向別人揭穿你的秘密？」

高老頭瞧著她，微微笑道：「你不會去說的，是麼？你外表雖然兇惡，其實心地就比你自己想像中還要善良，我從小瞧你長大，怎會不瞭解你。」

姬靈風呆了半晌，突然往外衝出去，但還未行出幾步，竟又撲倒在石壁上，放聲痛哭了起來。

高老頭輕撫著她的肩頭，嘆道：「好孩子，你未免將一切事都看得太簡單，要知道你縱想做惡人，卻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時候做惡人甚至比做好人是要困難得多。」

俞佩玉站了起來，只覺臉上癢癢的，他剛想伸手去摸，但高老頭已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沉聲道：「三日之內，還摸不得，最好也莫要沾水。」

俞佩玉道：「難道我還要在這裏等三天？」

高老頭笑道：「你若已等不及了，就出去吧，只要小心些也就是了……其實就連我也等不及想要別人來瞧瞧你，讓普天之下的人都知道，這絕世之美男子，終於誕生了。」

旋開了那蒲團，天光照上了俞佩玉的臉。

高老頭又用力一拍他肩頭，笑道：「你還不出去？」

俞佩玉道：「我……我就這樣出去麼？」

高老頭笑道：「你為什麼不這樣出去？要知道，從此以後，你已不必再怕見任何人，從此以後已沒有人認得出你。」

俞佩玉瞧了謝天璧一眼，只見謝天璧不住地喃喃道：「死人流汗了……死人不見了……」

俞佩玉只覺心裏一陣慘然，拉起謝天璧的手，嘆道：「前輩你……」

姬靈風突然扭回頭，道：「你不必管他，既然是我將他逼瘋的，我自會照管他，在這『殺人莊』裏沒有人會過問我的秘密，也沒有人會找到他的。」

俞佩玉道：「姑娘自己難道還要在這『殺人莊』裏待下去？」

姬靈風冷道：「我為何不能待下去？」

俞佩玉道：「但那姬葬花……」

姬靈風冷笑道：「他若知道我未死，一見我的面，只怕就要遠遠逃走，就算借給他個膽子，他也不敢再來找我麻煩的了，自然更不敢來問我是如何逃出來的。」

她哭聲頓住，頃刻間便已恢復往昔的驕傲，目光也已恢復鷙鷹般銳利，冷冷的瞧著俞佩玉道：「你為何還不快走？難道要等我改變主意。」

高老頭微笑道：「看來你還是快走的好，女人的主意，的確是很容易改變的。」

※※※

俞佩玉走出了那紙閣，陽光，照在他雪白的衣服上－－這衣服自然也是高老頭為他準備的。

他穿著新的衣服，以新的姿態，重又回到了殺人莊，這世界似乎也正以新的面目在迎接著他。

初升的陽光普照下，就連這陰森恐怖的「殺人莊」，都充滿了花香鳥語再也聞不出半分血腥氣。

俞佩玉走到小溪旁，照了照自己的影子，只見溪水中一個風神如玉的美少年也正在瞧著他，這少年看來彷彿是俞佩玉，又彷彿不是俞佩玉，這少年的眉目雖似俞佩玉的，但卻又不知比俞佩玉的好看多少。

若說俞佩玉的眉目乃是粗胚，這少年的便已經精製，這少年若是幅名家圖畫，俞佩玉便是俗手臨摹的贗品。

俞佩玉也不覺瞧得痴了，喃喃道：「這難道就是我麼？……俞佩玉呀，你要記得，這面目不過是你暫時借來用用的，你切莫忘了自己。」

突聽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

俞佩玉餘悸猶在，仍不自覺地閃身掠到假山後，只見幾個人談談說說，走了過來，其中一人笑道：「江湖傳言，將這『殺人莊』說得那般神秘，簡直好像是魔宮地獄似的，今日看來倒也普通得很。」

另一人道：「你不想來殺人，也不會被殺，只不過是來弔喪的，『殺人莊』在你眼中看來，自然普通得很。」

第三人笑道：「其實我來弔喪是假，想來見識見識這『殺人莊』倒是真的，若不趁這機會來，我走進『殺人莊』，還想活著走出去麼？」

幾個人談笑而過，俞佩玉心念一動，也跟了過去。

還未走到正廳前，便已瞧見前面擠著一大群人，俞佩玉被擠在人叢裏，簡直什麼也瞧不見。

只聽一人道：「他死的雖不光榮，但喪事倒風光得很。」

另一人道：「這還不是瞧他爹爹的面子。」

俞佩玉忍不住拍了拍那人的肩膀，含笑道：「各位弔祭的，卻不知是哪一路的英雄？」

那人皺著眉回過頭來，滿臉不耐煩的神色，但瞧了俞佩玉一眼後，面上竟立刻露出了笑容，道：「兄台原來還不知道，咱們此刻弔祭的，正是當今武林盟主之子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苦笑道：「原來是他。」

那人一挑大拇指，讚道：「俞放鶴究竟不愧為武林盟主，他兒子死了，他非但毫不追究，還說：『這不肖子若是活著，我也要為世人除害，但他既已死了，我念在父子之情，少不得要來弔祭於他。』他如此仁義，江湖中誰不相敬。所以那俞佩玉活著時雖不光榮，死後倒風光得很。」

另一人笑道：「兄台瞧來眼生得很，不知高姓大名？」

俞佩玉淡淡笑了笑，道：「在下俞佩玉。」

那人當真嚇了一跳，但瞬即失笑道：「江湖中同名同姓的人，可倒真有不少，只是瞧兄台的人品風采，又比那俞佩玉高明多了。」

俞佩玉微笑道：「只怕也未必高明多少。」

說話間，人叢突然兩邊分開，一個風塵絕代的美婦人，在無數雙眼睛的凝注下，神態自若地走了過來。

俞佩玉認得她正是那名震天下的海棠夫人。

只見她手挽著一個少女，身穿黑衣面蒙烏紗，雖然瞧不出她的神色，卻可聽到一陣陣輕微啜泣聲，自烏紗中傳了出來。

俞佩玉瞧不著她的面目，已知道她是誰了，他心頭一緊，全身都似已麻木，竟不覺瞧得痴了。

海棠夫人若有意，若無意，含笑瞟了他一眼，那少女卻始終低垂著頭，獨自啜泣，誰也不瞧。

海棠夫人這眼波一瞬間雖有風情萬種，俞佩玉卻也茫然不覺，他眼中除了這少女外，也再也瞧不見別的。

只聽群雄竊竊私語。

有人道：「這位姑娘據說就是俞佩玉未過門的妻子，她方才在他靈前，不但哭暈了三次，而且還將一頭青絲，生生剪了下來。」

俞佩玉只覺心頭一陣刺痛，幾乎忍不住要衝過去，告訴她自己還沒有死，叫她莫要傷心。

但是，這時海棠夫人與林黛羽已走過去了，俞佩玉終於也將那滿心傷痛，咬牙忍住，只聽又有人嘆息道：「俞佩玉有這樣的父親，又有這樣標緻的妻子，若是好自為之，誰不羨慕？只可惜他自己偏偏不爭氣……」

紛紛議論間，突聽一人大聲道：「俞佩玉是我的朋友，他生前是好是歹，都不去管他，但他死後若有人談論他的是非，被我聽到，卻放不過他。」

喝聲中，一人大步走了過來，滿面俱是悲憤之色，分開人叢，昂然而去，正是那義氣當先的好漢紅蓮花。

俞佩玉眼瞧著自己的未婚妻子和生死至交從自己面前走過去，竟不敢相認。

這豈非是世上最令人斷腸的時刻，他縱然勉強忍住，也不覺已熱淚盈眶。

幸好這時誰也不會去留意他神色的變化，只因當今天下最受人注意的人物－－天下武林盟主俞放鶴－－已走了過來。

他雖然也是滿臉傷痛之色，跟在他身後的一群人，步履也俱都十分沉重，只差沒有流下淚來。

俞佩玉瞧見此人，但覺心胸俱裂，但此時此刻，他心中無論是悲傷是憤怒，也全都得忍住。

人叢漸漸散了，每個人走過時，都忍不住要多瞧他兩眼，似乎都在驚異著世上怎會有這樣的美少年。

俞佩玉茫然木立了許久，突然瞧見了姬葬花的臉，也正在瞧他嘻嘻地笑，這張臉看來雖是那麼天真而無辜，但此刻俞佩玉卻只覺比毒蛇還要可怖，他正想遠遠走開，誰知姬葬花竟向他走了過來。

俞佩玉心頭不覺一寒：「難道他已認出了我？」

但在眾目睽睽之下，他既不能轉身狂奔，只有站在那裏等著。

姬葬花竟筆直走到他面前，抱拳笑道：「這位兄台好出眾的品貌，在下好生傾慕，不知兄台可否能讓在下稍盡地主之誼，到莊裏略用兩杯水酒。」

他言語誠懇，笑容溫柔，看來正是盛意拳拳，令人難卻，若是換了別人，必定坦然無疑，隨他去了。

但在俞佩玉眼中，這溫柔的容貌，正無異魔鬼的面具，他話說得越動聽，居心越不可測。

俞佩玉只覺背脊發冷，強笑道：「莊主盛情，在下卻不敢打擾。」

姬葬花笑道：「兄台若不答應，便是瞧不起在下了。」

他竟拉起俞佩玉的手，往莊院裏拖。

這隻手冰冷而潮濕，就像是毒蛇的紅舌，俞佩玉又是噁心，又是驚恐，正不知該如何擺脫他。

突聽一個少女的語聲嬌笑道：「這位客人我家夫人已先約好了，莊主就放過他吧。」

一隻白玉般的小手伸了過來，有意無意間往姬葬花脈門上輕輕一按。

姬葬花竟不能不立刻鬆手，只見一個身穿著水紅輕衫的少女，正歪著頭在瞧他，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裏，充滿了頑皮之色。

姬葬花咯咯笑道：「小姑娘好大的膽子，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那翠衫少女嘻嘻笑道：「你可知道我家夫人是誰嗎？」

姬葬花道：「我正要問她是誰？」

那少女眨了眨眼睛，悄悄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害怕，她就是海棠夫人。」

姬葬花怔了怔，突然轉身，頭也不回地走了。

俞佩玉瞧著他遠去，剛鬆了口氣。

又聽那少女笑道：「你瞧著他，難道還捨不得他走，要跟他去不成？」

她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眨也不眨的瞧著俞佩玉，俞佩玉倒被她瞧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那少女又道：「你可知道他請你去，是為了什麼？」

俞佩玉微笑道：「倒還不知。」

那少女吃吃笑道：「他請你去，只因他從未殺過你這麼好看的人，所以想殺一個試試看是何滋味，以我想來，殺你這樣的美男子，的確是要比殺那些醜八怪刺激得多。」

俞佩玉笑道：「你也想試試麼？」

那少女大眼睛一轉，嬌笑道：「我雖然也想試試，卻又怎忍下得了手？」

她眼波流動，哈哈地笑著，突然塞了張紙在俞佩玉手裏，嬌笑著轉身奔去，奔出數步，又轉過頭來道：「傻小子，還站在那裏發什麼呆，快打開紙來瞧瞧呀，豔福已經從天上掉下來了，你還不知道？」

俞佩玉怔了半晌，但聞手掌中已飄來一陣陣醉人的香氣，正和海棠夫人身上所帶的香氣一模一樣。

他忍不住展開了信箋，只見上面寫著：「今夜三更時殺人莊外，花神祠前，有絕代之名花與百年之佳釀相待於月下，你來不來？」

# 第七章 海棠夫人

三更未到，俞佩玉已到了花神祠外。

他依約而來，既非為了那絕代之名花，更非為了百年之佳釀，而是為了那迷霧般的烏紗，烏紗裏一雙清澈的眼波。

月光下，只見淒涼的花神祠前，不知何時已移來了一片花海，百花叢中，白玉几畔，斜倚著一個身披輕紗的美人。

花光月色，映著她的如夢雙眸，冰肌玉膚，幾令人渾然忘卻今夕何夕，更不知是置身於人間，還是天上。

但俞佩玉卻只覺有些失望，縱有天上的仙子殷勤相待，卻又怎及得他思念中的人眼波一瞬。

只聽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自百花間傳了過來，道：「你既已來了，為何還不過來？」

俞佩玉大步走了過去，淡淡笑道：「劉伶尚未醉，怎敢闖天台？」

海棠夫人嫣然笑道：「如此名花，尚不足以令你未飲而醉？」

俞佩玉道：「在下未知夫人為何相召之前，還不敢醉。」

海棠夫人笑道：「如此明月，如此良夕，能和你這樣的美少年共謀一醉，豈非人生一快……這原因難道還不夠？你難道還要問我是為了什麼？」

俞佩玉微微一笑，走到海棠夫人對面坐下，自斟自飲，連喝了三杯，舉杯對月，大笑道：「不錯，人生幾何，對酒當歌，能和夫人共醉於月下，正是人生莫大快事，我還要多問什麼？」

他本非豪邁不羈的人，但一個人數次自生死關頭闖回來後，對世上一切事都不禁要看得淡多了。

人生不過如此而已，他又為何要苦苦束縛自己，別人看來很嚴重的事，在他的眼中看來，卻已是毫無所謂的。

海棠夫人凝眸瞧著他，突然笑道：「你知道麼，我對你的興趣，已越來越大了。」

俞佩玉笑道：「興趣？」

海棠夫人眼波流動，道：「有關你的一切，我都覺得很有興趣，譬如說……你是什麼人？從哪裏來的？武功是出自什麼門派？」

俞佩玉嘆道：「一個四海為家的流浪者，只怕連自己也不知該如何回答夫人的這些問題，夫人你說是麼？」

海棠夫人嫣然道：「你年紀輕輕，又能經歷過多少事？怎地說話卻像是已飽經滄桑，早已瞧破了世情似的。」

俞佩玉悠悠道：「有些人一個月經歷過的事，已比別人一生都多了。」

海棠夫人銀鈴般嬌笑起來，道：「你說得很好，但至少你也該說出你的名字，是麼？」

俞佩玉微一沉吟，道：「在下俞佩玉。」

海棠夫人笑聲驟然頓住，道：「俞佩玉？」

俞佩玉道：「夫人難道覺得這是個不祥的名字？」

海棠夫人展顏一笑，道：「我只是覺得有趣……俞佩玉自己參加俞佩玉的喪事，你難道不覺得這很有趣麼？」

她明星般的目光緊盯俞佩玉。

俞佩玉神色不變，淡淡笑道：「司馬相如，藺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雖然有個俞佩玉死了，但卻還有個俞佩玉是活著的。」

海棠夫人一字字道：「你能確定自己不是那死了的俞佩玉？」

俞佩玉大笑道：「夫人難道以為我是鬼魂不成？」

海棠夫人微笑道：「我第一眼瞧見你，便覺得你有些鬼氣。」

俞佩玉道：「哦？」

海棠夫人道：「你像是突然一下子自幽冥中躍入紅塵的，在你出現之前，沒有人瞧見過你，也沒有人知道你的來歷。」

俞佩玉道：「夫人莫非已調查過在下？」

海棠夫人嫣然笑道：「世上沒有一個女人會對你這樣的男人不感興趣的，我究竟也是一個女人，是麼？」

俞佩玉笑道：「夫人豈只是女人而已，夫人乃是女人中的女人，仙子中的仙子。」

海棠夫人道：「但你卻對我全不感興趣，我走過你面前時，你甚至連瞧都未瞧我一眼，這豈非有些奇怪麼？」

她笑容雖是那麼嫵媚，語聲雖是那麼溫柔，但在這動人的外貌下，卻似乎有種刺人的鋒芒，足以刺穿人世間一切秘密。

俞佩玉暗中吃了一驚，強笑道：「夫人豔光照人，在下怎敢作劉楨之平視？」

海棠夫人柔聲道：「你眼睛只是盯著我身後的一個人，但她臉蒙黑紗，你根本瞧不見她的面目，你那樣瞧她，莫非你和她早已認識？」

俞佩玉道：「她……她是誰？」

海棠夫人嬌笑道：「你莫想瞞我，我早已覺得你就是死了的那俞佩玉，你可知道，到目前為止，世上還沒有一個人能瞞得過我的。」

這名動天下的海棠夫人，眸子裏的確似乎有一種足以洞悉一切的魔力，俞佩玉勉強控制著心裏的激動，淡淡笑道：「世上只怕也沒有什麼人能忍心欺騙夫人。」

海棠夫人道：「你呢？」

俞佩玉道：「在下究竟也是個人，是麼？」

海棠夫人咯咯笑道：「好，你很好。」

她突然拍了拍手，花叢間便走出個人來。

夢一般的月光下，只見她深沉的眼睛裏，凝聚著敘不盡的悲哀，蒼白的面靨上，帶著種說不出的憂鬱，這深沉的悲哀與憂鬱，並未能損傷她的美麗，卻更使她有種動人心魄的魅力，她看來已非人間的絕色，她看來竟似天上的花神，將玫瑰的豔麗，蘭花的清幽，菊花的高雅，牡丹的端淑，全都聚集在一身。

剎那間俞佩玉只覺天旋地轉，幾乎連呼吸俱都停止。

海棠夫人凝視著他，絕不肯放過他面上表情任何一絲細微的變化，指著花叢中走出的林黛羽，一字字道：「你再瞧瞧，認不認得她？」

俞佩玉舉杯一飲而盡，道：「不認得。」

「不認得」這雖然是簡簡單單三個字，但俞佩玉卻不知費了多少力氣，才說出來的，這三個字就像是三柄刀，刺破了他的咽喉，這三個字就像是三團灼熱的火焰，滾過了他的舌頭，燒焦了他的心。

明明是他最親切、最心愛的人，但他卻偏偏只有咬緊牙關說不認得，世上又有什麼比這更令人痛心的事。

明明是他世上剩下的唯一親人，但他卻偏偏只能視之為陌路，世上又有什麼比這更殘酷的事。

酒入咽喉，芬芳的美酒，也變得說不出的苦澀，人生本是杯苦酒，這杯苦酒他只有喝下去。

海棠夫人轉向林黛羽，道：「你可認得他？」

林黛羽蒼白的臉，沒有絲毫的表情，冷冷道：「不認得。」

明明是他未來的妻子，但卻當著他的面說不認得他，這三個字也像是三支箭，刺入了俞佩玉的心。

海棠夫人終於輕輕地嘆了口氣，道：「若連她都不認得你，你想必就不會是那死了的俞佩玉了，再說……一個人若連他未來的妻子都不願相認，他縱然活著也等於死了。」

俞佩玉的心的確已死了，仰首大笑道：「夫人說得好，容在下敬夫人三杯。」

他自斟自飲，轉眼間已喝下了數十杯，甚至連林黛羽的轉身走回去時，他都未回頭去瞧她一眼。

海棠夫人笑道：「你醉了。」

俞佩玉舉杯道：「人生難得幾回醉？」

海棠夫人幽然道：「不錯，一醉解千愁，你醉吧。」

俞佩玉喃喃道：「只可惜這幾杯酒還醉不倒我。」

他卻不知他酒量雖好，這百花佳釀的酒力卻更異乎尋常，他全身飄飄然似已凌風，竟真的醉了。

只聽海棠夫人柔聲道：「醉吧，醉吧……置身在此險惡的江湖中，若連醉也不能醉時，人生就真的太悲慘了，下次你若還想醉，不妨再來尋我。」

醺醉中，他彷彿覺得眼前突然出現了許多高高矮矮的人影，每一個人的面目都是那麼猙獰可惡。

他又彷彿聽見海棠夫人道：「這俞佩玉只是個初入江湖的少年，各位總該相信了吧。」

江湖原來竟真是如此險惡，對每個陌生人的來歷都不肯放過，若不是海棠夫人，俞佩玉的麻煩只怕還多著哩。

俞佩玉心裏只覺對海棠夫人說不出有多麼感激，他努力想說幾句感激的話，卻含含糊糊連自己都不知說了些什麼。

他只聽得海棠夫人又道：「這少年今日既是我的客人，終生便都是我百花宮的佳賓，今後若是沒有什麼必要各位最好莫要麻煩他，現在也讓他好好睡吧。」

俞佩玉醒來時，花香，月色，什麼都沒有了，熹微的曙光，已籠罩著大地，遠處不住有啁啾鳥語。

接著，他便瞧見一條婀娜的人影，自乳白色的晨霧中，踏著殘落的花瓣，飄飄走了過來。

她的來臨，彷彿為大地帶來陣清新的氣息，她目光閃動著的光亮，也是明朗而純真的，既不是海棠夫人那樣的鋒芒，那樣的媚豔，也沒有林黛羽那樣的悲哀和憂鬱，這複雜的世界在她眼中看來，似乎也是單純的。

她瞧著俞佩玉，曼聲道：「迷途的燕子呀，你終於醒來了麼，這世上有那麼多甜美的泉水，你為什麼偏要喝酒？」

這甜美的話聲，聽來真有如歌曲。

俞佩玉輕輕嘆了口氣，喃喃道：「人生的煩惱，雲雀姑娘自然是不會懂的。」

姬靈燕垂下頭，突也輕輕嘆息了一聲，幽幽道：「你可知道昔日那無慮無憂的雲雀，如今也有了煩惱？」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你又會有什麼煩惱？」

姬靈燕目中竟流下淚來道：「雲雀的窩裏，已流滿了鮮血，她已不能再待下去了，可憐的雲雀，已經沒有地方可去了。」

她突然拉住俞佩玉的手，顫聲道：「求求你，帶我走吧，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跟著你。」

俞佩玉心念一動，大聲道：「你怎知道我是誰？為什麼要跟我走？」

姬靈燕道：「我認得你這雙眼睛，你的眼睛是那麼善良，又那麼勇敢，就好像燕子一樣，和任何人都不同，我又怎會忘記？」

這痴迷的少女，竟有種出奇敏銳的觀察力，人人都能瞧出的事，她也許瞧不出，但人們全都瞧不出的事，她反而可以瞧出來的，這也就是她為什麼總是聽不懂人類的話語卻反而懂得鳥語。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你知道，你是不能跟我走的，我要去的地方，到處都充滿了兇險，每個人都可能傷害到你。」

姬靈燕道：「有你保護著我，我什麼都不怕了。」

她痴痴地瞧著俞佩玉，目光中充滿了哀求，也充滿了對俞佩玉的信任，面對著這麼雙眼睛，又有誰能忍得下心？

俞佩玉終於長嘆道：「你若要跟著我，我實在也無法拒絕你，只是……我連自己都不知是否能保護自己，又怎知是否能保護你？」

姬靈燕嫣然一笑，道：「我知道你一定肯答應我的……」

俞佩玉在前面走，她就在後面跟著，也不管俞佩玉要去哪裏，其實俞佩玉自己又何嘗知道自己要去哪裏？

他茫然走著，心裏正在盤算著去向，突聽衣袂帶風之聲響動，四個人自晨霧間掠出，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四個人身手矯健，來勢迫急，無一是弱者。

俞佩玉瞧得清楚，這四人赫然竟是那惡霸化身的王雨樓、林瘦鵑、寶馬神槍，以及茅山西門無骨。

王雨樓當先一步，目光如炬，道：「是俞佩玉麼？」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正是俞佩玉，各位是誰？有何見教？」

八隻惡毒的眼睛，都在瞧他神情的變化，但他卻完全聲色不動，只因他已經過了太多可驚可怖的事。

世上實在已沒有什麼事能嚇得倒他。

王雨樓哈哈一笑，道：「俞公子初入江湖，便能蒙海棠夫人青眼，自然是大有來歷，在下等不揣冒昧，乃是想來請教請教公子的武功的。」

俞佩玉突然仰天大笑道：「原來海棠夫人昨夜對各位說的話，還是不能令各位相信，原來各位竟要逼我施展本門武功，來瞧瞧我究竟是否那位死了的俞佩玉？」

他故意說破他們的來意，王雨樓居然也是面不改色，微微笑道：「近來江湖中易容術頗為盛行，公子想必也是知道的。」

俞佩玉道：「在下是否經過易容，各位難道瞧不出麼？」

王雨樓含笑道：「易容之術，千變萬化，在下等正是因為瞧不出，所以才不能不分外仔細，但公子只要略施武功，在下等立刻告退。」

俞佩玉目光灼灼，說道：「卻不知死去的那位俞公子怎會令各位如此不安，他死了各位竟還不放心。」

王雨樓面色果然變了變，厲聲道：「公子賜招之後，就會知道的。」

語聲中他掌中劍已平刺而出，劍法老練，四平八穩，一招「龍抬頭」，竟真的是王雨樓本門劍法。

但俞佩玉卻又怎能將本門武功露出，「先天無極」之武功獨創一格，招招式式，俱都與眾不同。

他只要使出一招，別人立刻就可瞧破他的來歷。

突聽「嗆」的一聲龍吟，王雨樓一劍方刺出，竟被擊歪，以他的功力，竟覺得手腕有些發麻。

只見一個白衣如雪的美麗少女，手持兩柄精鋼短劍，攔在俞佩玉面前，面上帶著種飄忽的微笑道：「他是個好人，你們可不許欺負他。」

王雨樓變色道：「姑娘是什麼人？為何要替他出頭？」

姬靈燕笑道：「我爹爹很會殺人，我姐姐也很會殺人，我雖然不會殺人，但也不能眼瞧著別人欺負我的朋友。」

她一面說話，掌中兩柄短劍已旋舞而起。

她身法雖是那麼輕柔而婀娜，但劍法卻是出奇的快捷而毒辣，俞佩玉實也未想到這善良的女子竟有如此毒辣的劍法。

她幾句話說完，已刺出七七四十九劍，雙劍連晃，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林瘦鵑縱是劍法名家，也不禁瞧得變了顏色。

姬靈燕已收住劍勢，笑道：「別人都說我學的這劍法很毒辣，你們說呢？」

王雨樓咯咯乾笑道：「好！好劍法！」

姬靈燕道：「我這劍法雖毒辣，但卻不是用來對付人的，只要不用來殺人，劍法毒辣些也沒關係，你們說是麼？」

王雨樓瞧了她半晌，又瞧了瞧俞佩玉，突然一言不發，轉頭而去，別的人自然也都跟著走了。

姬靈燕將兩柄短劍又藏了起來，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似的，瞧著俞佩玉痴痴一笑，道：「咱們也走吧。」

俞佩玉嘆道：「你要我保護你，誰知卻反要你來保護我了！我一向真是小看了你，竟不知你有這麼高明的劍法。」

姬靈燕眨著眼睛，笑道：「你也說我劍法好麼？我的鳥兒朋友也是這麼說的，它們說，雲雀學會劍法，就不怕老鷹來欺負了，你說那些人是不是老鷹？」

一路上，她就這樣絮絮地敘說著她和鳥兒們的故事，敘說著喜鵲的阿諛、烏鴉的忠直和黃鶯兒的惹人相思。

俞佩玉聽得有趣，倒也不覺路途寂寞。

他本來還在為自己的出路發愁，但後來一想，天下之大，何處不能去？隨遇而安，流浪天下，豈非正可四下探查那些惡魔的秘密，一念至此，他心事頓解，打尖時竟叫了兩壺酒，像是要慶祝他自己的新生。

姬靈燕居然也陪著他喝了兩杯，這美麗的雲雀看來就更活潑了，不住說東問西，不住為他盛飯倒酒。

俞佩玉不讓她做，她就嘟著嘴生氣，他們的小小爭執，卻不知引來路人們多少羨慕，多少妒忌。

到了晚上，這吱喳個不停的雲雀，總算睡下了，俞佩玉卻輾轉不能成眠，披衣而起，悄悄走了出去。

這是城外的小小客棧，月色下照著山坡下的小小池塘，池塘裏有繁星點點，夜風中有蟲鳴蛙語。

許多日子以來，俞佩玉第一次覺得心情寧靜了些，也第一次能欣賞這夜的神秘與美麗。

他信步踏月而行，靜靜地領略著月色的迷濛，荷葉的芬香……突然，兩道惡毒的劍光，向他咽喉直刺了過去。

他再也未想到如此美麗的夜色中，竟也隱藏著殺機，大驚下就地一滾，剛好避過了這兩柄冷劍。

四個勁裝蒙面的黑衣人，已自暗影中掠出，一言不發，四道比毒蛇還毒，比閃電還快的劍光已交擊而下。

俞佩玉身形不停，自劍網中閃了出去，劍光「嗤嗤」不絕，他身上衣衫已被劃得片片飛舞！

黑衣人顯然並不想一劍致命，只是逼他施展武功。

劍光，始終毒蛇般糾纏著他，他不但衣裳被劃破，身上也被劃破了三四道血口，但卻仍是不敢還手。

他越不還手，黑衣人的疑心越大。

突有一人冷笑道：「無論是真是假，殺了吧。」

另一人道：「不錯，寧可錯殺一萬，也不能放走一個。」

俞佩玉雖然明知這些人是誰，卻故意大聲：「你們若要我出手，為何不敢露出本來面目，我堂堂正正的男子漢，怎能與你們這種藏頭露尾的鼠輩動手。」

那黑衣人冷聲道：「你不動手，就死。」

「死」字出口，四柄劍再不留情，急刺而出！這次俞佩玉若再不還手，就真的要斃命於劍下了！

就在這時，一條淡紅色的煙霧，似有形，似無形，似慢實快，隨風飄了過來，捲入了劍網。

黑衣人只覺掌中劍勢竟一緩，劍鋒竟似被這煙霧膠住，俞佩玉已乘他們劍勢緩間竄了出去。

但聞一人曼聲低喝著道：「花非花，霧非霧，斷人腸後無覓處，只留暗香一度……」

歌聲方起，黑衣人目中已露出驚恐之色，四人不約而同縱身而起，向黑暗中竄了過去，去得比來時還快。

俞佩玉躬身道：「可是君夫人前來相救？」

黑暗中毫無應聲。

俞佩玉抬起頭來，眼前卻已多了條人影，微顰著的雙眉，蒼白的面容，以及那雙充滿憂鬱的眼睛。

來的竟非海棠夫人，而是林黛羽。

俞佩玉只覺一顆心立被收緊了起來，道：「原來是姑娘，多謝。」

林黛羽揮了揮手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你為何要叫俞佩玉？」

俞佩玉怔了怔訥訥道：「這……只怕……」

林黛羽道：「你最好改個名字，這是個不祥的名字，無論誰若叫這名字，就要惹來不幸，甚至死，我雖然奉了夫人之命，最多也不過只能救你這一次而已。」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除此之外，還有別的原因麼？」

林黛羽嗄聲道：「不錯！還有別的原因。」

她突然扭轉身，走了幾步，接著道：「他既已死了，我不願聽得有人再叫做這名字。」

俞佩玉道：「但是我……」

林黛羽冷冷道：「你也不配叫這名字。」

俞佩玉怔在那裏，目送著她身影消失，心裏也不知是何滋味，他眼瞧著心上的人對他如此冷漠，本該傷心。

但她對他如此冷漠，卻又正表示她對「俞佩玉」的多情，他又該歡喜，這無情還是有情，他竟不知該如何區處。

一時之間，他心中忽憂忽喜，正也不知是甜是苦？

星漸稀，月更冷，天邊已有曙意。

俞佩玉仍在痴痴地走著，也不知走了多久，晨霧終於自樹葉間升起，突然有個人踉蹌地向他走了過來，這人身材瘦小，鬚髮皆白，面上帶著詭秘的笑容，俞佩玉不禁覺得他有些面熟，卻又想不起曾在哪裏見過。

只見他手裏拿著幅圖畫，突然舉到俞佩玉面前，笑道：「你瞧瞧，可瞧得出我畫的是什麼？」圖畫上一片混沌，似山非山，似雲非雲，仔細看來，倒有幾分像是倒翻了的一盂水墨。

俞佩玉搖頭道：「瞧不出。」

那老人道：「我畫的就是你跟前的山，你真的瞧不出？」

俞佩玉瞧了瞧晨霧間的雲山，再瞧瞧老人手中的圖畫，竟居然覺得有些相似了，不禁失笑道：「現在瞧出來了。」

那老人突然瘋狂般大笑了起來。

俞佩玉見他笑得手舞足蹈，眉目俱動，雖然似是開心已極，卻又有種說不出的詭異瘋狂之意，忍不住道：「你笑什麼？」

那老人拍手笑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你什麼成功了？」

那老人道：「我的畫成功了，我終於得著了畫中的神髓。」

俞佩玉瞧著那一片混沌，苦笑道：「這樣的畫，也能算是得著畫中神髓麼？」

那老人道：「明明是山，我畫來卻可令它不似山，我畫來明明不似山，但卻叫你仔細一看後，又似山了，這只因我雖未畫出山的形態，卻已畫出山的神髓。」

俞佩玉想了想，喃喃道：「這畫中的神髓，只怕是很少有人看得懂的。」

那老人拍手道：「別人正是看不懂的，但只要畫的是山，這畫便在我眼中是山，心中也是山，我看得懂而別人看不懂，豈非更是妙極，妙極。」

他拍手大笑而去，俞佩玉卻仍在痴痴地想著。

「……明明是山，我畫來卻可令它不似山……我雖未畫出山的形態，卻已畫出了山的神髓。」

他耳旁似又響起放鶴老人蒼老的語聲：「拘於形式的劍法，無論多麼精妙都非本門的精華，『先天無極』的神髓，乃是在於有意而無形，脫出有限的形式之外，進入無邊無極的混沌世界，也就是返璞而歸真，你若能參透這其中的奧妙，學劍便已有成了。」

俞佩玉反反覆覆，仔細咀嚼著這幾句話中的滋味，突覺如有醍醐灌頂，心中頓時光明。

他折下根樹枝，以枝為劍，飄飄一劍刺了出去。

他心裏全心全意，都在想著「先天無極劍」中的一招「天地無邊」，但劍刺出時卻絕不依照「天地無邊」的劍勢。

這一劍明明是一招「天地無邊」，但他刺出後卻完全不似，這一劍明明不似「天地無邊」，但天地無邊中的精髓，卻已盡在其中，兩人交手，能窺出對方劍勢中的破綻，鉗制對方劍勢之變化者則勝，但這一劍有意而無形，卻叫對方如何捉摸？如何擊破？如何閃避！

俞佩玉喜極之下，也不覺大笑狂呼道：「我想通了，我想通了。」

只聽一人銀鈴般笑道：「你想通了什麼？」

林中鳥語啁啾，姬靈燕竟像是早已來了。

俞佩玉笑道：「我想通了什麼，你的鳥兒朋友難道沒有告訴你？」

姬靈燕呆然凝神傾聽了半晌，眨著眼笑道：「它們也不懂你想通了什麼，只說你有些像瘋子。」

俞佩玉大笑道：「它們自然是不會懂的，但你不妨告訴它們，只要它們能懂得這道理，非但再也用不著去怕老鷹，簡直連人都不必怕了。」

姬靈燕微笑著，緩緩道：「你聽，它們都在說你的話不錯，它們都說老鷹沒什麼可怕的，世上最可怕的就是人！」

俞佩玉的笑聲漸漸頓住，望著清晨霧林中穿梭來去的鳥們，他不禁又發出一聲感慨的嘆息，喃喃道：「不錯，人的確是最可怕的，想不到你們竟已懂得這道理，而人們自己，卻反而始終不懂……」

姬靈燕幽幽道：「你瞧那邊有個剛自城垛中飛來的麻雀，它說：人們就算懂得這道理，也是永遠不肯承認的。」

兩人回到那小小的客棧，姬靈燕已一覺睡醒，俞佩玉卻有些想睡了，他推開自己的房門，腳步又頓住。

他那小小的竹床上竟盤膝端坐著個人。

初升的陽光，從窗戶裏斜斜照了進來，照著他的臉，只見他頭頂雖已全禿，卻是紅光滿面，鶴髮童顏，生來的異樣，俞佩玉認得他竟是天下第一暗器名家，蜀中唐門的當代掌門唐無雙。

他垂眉斂目，端坐床上，身子周圍竟排著二十多件烏光閃閃的小刀小叉，正是天下武林中人聞名喪膽的唐門毒藥暗器。

還有兩人，一左一右，站在他身邊，雖是黑衣勁裝，蒙面的黑巾都已取下，卻不是王雨樓與西門無骨是誰？

俞佩玉深深呼了口氣，將姬靈燕擋在門外，微笑道：「斗室之中，不想也有佳賓光臨，幸會！幸會？」

唐無雙張開眼來瞧了俞佩玉一眼，目中似有電光一閃，沉聲道：「你們說的就是他嗎？」

王雨樓恭聲道：「正是此人。」

唐無雙道：「好，老夫就來試試他。」

「他」字出口，這老人左手五指輕輕一彈，排列在那面前的暗器，已有五件嘯著飛出。

他右手接著一揮，雙足輕輕一掃，又是十多件暗器飛出，剩下還有七八件，竟被他一口氣吹得飛了起來。

這老人全身上下，竟無一處不能發暗器，床上的二十多件暗器，眨眼之間，竟全都被他發了出來。

這些暗器形狀不同，體積各異，他或似指彈，或似腿踢，或似氣馭，擊出時的力道與手法也各有巧妙。

二十多件暗器，有的快，有的慢，有的直擊，有的曲行，還有的盤旋飛舞，竟繞了個彎從後面擊向俞佩玉。

這二十多件暗器，竟似已非暗器，簡直就像是二十多個武林高手，手持不同的兵刃，從四方八面殺了過來。

俞佩玉出道以來，也會過不少名家強敵，但這樣的暗器，他實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他手裏仍拿著那枝樹枝，竟閉起眼來運氣，一招「天地無極」正擊而出，跟著又是一招反揮而出。

正反相生，渾圓無極。

別人只見他掌中樹枝圈了兩個圓圈，也瞧不出是何招式，只聽得奪！奪！一連串聲音，二十多件暗器，也不知怎地竟全都釘到那樹枝上。

一根光禿禿的樹枝，竟似乎空生出了無數金花。

王雨樓、西門無骨都不禁瞧得變了顏色。

唐無雙也呆了呆，終於失聲讚道：「好劍法。」

他用力拍了拍王雨樓的肩頭，道：「他既已出手，你們可瞧出他劍法來歷了麼？」

王雨樓神色沮喪，嘆道：「瞧不出。」

唐無雙大笑道：「豈只你瞧不出，就連老夫闖蕩江湖數十年，也從未瞧過這樣的劍法，但老夫卻可斷定，『先天無極』門中，絕沒有如此高明的劍法。」

王雨樓道：「的確沒有。」

唐無雙笑道：「老夫早已知道他絕不會是死了的那俞佩玉，試問他若是那俞佩玉詐死改扮的難道就不會換個名字嗎？為何還要叫俞佩玉？」

王雨樓抱拳強笑道：「在下等失禮之處，還望俞公子多多包涵。」

俞佩玉微微一笑，道：「那也沒什麼，只是以後……」

話猶未了，突聽姬靈燕一聲驚呼，一個人「砰」的闖了進來，粗布衣服，圓頂帽子，竟是這店裏的店小二。

這和氣生財的店小二，此刻神態竟完全變了，竟是兩眼赤紅，齜牙咧嘴，滿臉殺氣，滿面兇光。

姬靈燕驚呼聲中已將俞佩玉拉了開來。

這店小二直闖過去，西門無骨伸腳一勾，將床邊一張小桌子勾得飛起，向他直打了過去。

誰知這店小二伸手一拳，便將桌子打得粉碎，俞佩玉暗中一驚道：「店小二又是什麼人？怎地如此神力？」

一念還未轉完，王雨樓掌中劍已直刺而出。

這店小二竟不閃避，反而挺胸撲上，利劍立刻穿胸而過，王雨樓一腳踢開他，鮮血飛激而出，濺了王雨樓一手。

王雨樓皺眉道：「這廝豈非是瘋了？怎會……」

一句話未說完，唐無雙突然抽出腰畔短刀，刷的一刀劈下，刀光如電，竟將王雨樓一條手臂硬生生砍了下來。王雨樓疼極慘呼，立刻暈了過去。

西門無骨大驚道：「前輩你……你這是做什麼？」

唐無雙紅潤的面色，竟已變為蒼白道：「這店小二已中了苗疆『天蠶教』的劇毒，不但神智瘋狂，變得力大無窮，而且全身的血也俱都變成了毒血，常人只要沾著一點，片刻間蔓延全身，老夫若不砍斷他這隻手臂，他便已全身腐爛而死。」

西門無骨滿頭已俱是冷汗，顫聲道：「這……這豈非便是『天蠶教』中的七大魔功之一，『屍魔血煞大法』，天蠶教莫非已有人來了！」他語聲中的驚怖之意，就連俞佩玉聽了也不覺寒毛悚然，再瞧那隻被砍斷的手臂，竟赫然已化為一堆污血。

俞佩玉竟也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全身立刻如弓弦般繃緊，那唐無雙竟已冷汗涔涔而落，嗄聲道：「外面來的人，莫非是瓊花三娘子？」

窗外立刻響起了一陣嬌笑聲。

笑聲如銀鈴，如黃鶯，清柔婉轉，說不出的甜蜜悅耳，無論任何人聽了這樣的笑聲，都要心神搖盪失魂落魄。

但唐無雙聽了這笑聲，竟連面上的肌肉都已扭曲。

只聽那嬌笑的聲音甜甜笑道：「到底是唐老爺子好眼力，一瞧就知道是我姐妹們來了。」

唐無雙厲聲道：「你們無端來到中原作甚？」

那聲嬌笑道：「咱們自然是趕來拜訪你唐老爺子的，咱們先到老爺子家裏去，誰知老爺子竟已到黃池，於是咱們也就跟著來了，雖然來遲了一步，沒趕上黃池大會的熱鬧，但能見著你老爺子，總算也不虛此行了。」

她嘀嘀咕咕，邊笑邊說，就像是在和親戚尊長敘說著家常，誰也想不到在這笑語家常中，也會隱藏著殺機。

但這名震天下的武林巨匠唐無雙，卻聽得連雙手都顫抖起來，手掌緊握著那精鋼短刀，顫聲道：「你……你們竟已到老夫家裏去了嗎？」

那語聲笑道：「你老爺子放心，咱們雖然去過一趟，但瞧在大姐夫的面上，連你老爺子家裏的螞蟻都沒踏死半隻。」

唐無雙雖然鬆了口氣，卻又突然暴怒道：「誰是你的大姐夫！」

那語聲道：「唐公子雖然是貌比潘安，才如美玉，但我大姐可也是文武雙全的絕代佳人，兩人郎才女貌，不正是一對天成佳偶麼？」

唐無雙怒罵道：「放屁！滿嘴放屁！」

那語聲也不生氣，仍然嬌笑著接道：「何況兩人早已情投意合，才子佳人，早已在後花園裏私訂終身，你老爺子又何苦定要將鴛鴦拆散？」

唐無雙喝道：「我那逆子本不知道那妖女的來歷，才會被她所惑，如今早已覺醒，再也不會要那妖女為妻。」

那語聲銀鈴般笑道：「只怕未必吧，唐公子也是個多情種子，絕不會對我大姐變心的，何況像我大姐這樣的美人，世上若有男子不喜歡她，那人必定是個白痴。」

唐無雙厲聲道：「老夫之意已決，你們多說無益，若念在昔日與我那逆子多少有些香火之情，不如早些回去，免得彼此難堪。」

那語聲道：「如此說來，你老爺子是定然不肯答應的了。」

唐無雙道：「絕無變更。」

那語聲道：「你老爺子不會後悔麼？」

唐無雙怒喝道：「唐門中人縱然死盡死絕，也絕不會將那妖女娶進門的。」

那語聲默然半晌，又笑道：「我既然說不動你老爺子，看來只好請個媒人來了。」

聽到這裏，俞佩玉早已知道這「瓊花三娘子」竟是來向唐無雙求親的，而且三娘子中的大姐，也似早已和唐公子有了私情，這樣看來，她們的逼婚手段雖然幾近無賴，唐無雙的執意不允也未免太似無情。

俞佩玉正想瞧瞧她們請來的媒人是誰？是否能說得動唐無雙，只聽窗戶啪的一響，窗外已掠人個人來。

這人雙睛怒凸，面色已成黑紫，雙肩之上，前胸後背，竟插著七柄珠玉鑲柄、光芒閃閃的金刀。

這人死魚般凸出來的眼睛，直勾勾地瞧著唐無雙，眼角鮮血汩汩，那神情也不知有多麼詭秘可怖。

姬靈燕緊握著俞佩玉的手，抖個不停，西門無骨一張臉如被水洗，如被雨淋，冷汗連珠滾落。

唐無雙卻已一躍而起，厲聲道：「天蠶教『屍魔血煞大法』中的金刀化血！」

語音未了，金光閃動，七柄金刀竟一條線飛出了窗外，原來鑲珠的刀柄上，竟繫著根烏金細線。

金刀騰空飛去，刀孔裏箭一般射出了七股鮮血。

鮮血凌空飛濺，幾乎已將斗室佈滿。

唐無雙早已抱起王雨摟，擲出門外，他自己也借著這一擲之力，飛掠到這斗室中的橫樑之上。

俞佩玉一股掌風拍出，將血點逼在身前兩尺外。

只有西門無骨應變較遲，雖也躍到樑上，但身上已濺幾滴毒血，他咬了咬牙，竟將這幾塊肉生生削下。

毒血雨點般濺到灰黃的土牆上，立刻變成了黑紫色，這斗室四壁，立刻像是畫滿了無數潑墨梅花。

這「瓊花三娘子」使出的每一件功夫，竟都帶著鬼意森森的邪氣，她每使一件功夫竟都要害死一條無辜的人命。

她們行事是非曲直，且不去說它，但她們的武功，卻委實太過惡毒，俞佩玉皺了皺眉，竟突然躍出窗外，

唐無雙大駭道：「俞公子，你千萬小心了。」

姬靈燕卻痴痴笑道：「沒關係，世上絕不會有女子忍心害死他的。」

※※※

窗外兩丈，有株白楊樹，樹幹上綁著四五人，一個個俱是暈迷不醒，顯然早已被藥物迷失了知覺。

白楊樹前，並站著三個面靨如花的絕世少女，一件寬大的黑色斗篷，長可及地，掩蓋了她們窈窕的胴體。

她們頭上黑髮高高挽起，鬢角各各插著朵瓊花，一朵花金光閃閃，一朵花銀光燦爛，還有朵花卻發著烏光。

頭戴金花的少女，柳眉微顰，一雙秋水如神的眼波裏，淚光瑩瑩，似乎有滿懷憂鬱難解的心事。

這自然便是那為情顛倒的大姐了。

頭戴銀花的少女，面如桃花，雙目間帶著種說不出的媚態，眼波一瞬間，已足以令男子魂銷意傾。

第三個少女眼波最嫵媚，笑容最甜，說起話來，未語先笑，誰瞧了她一眼，只怕都要神魂顛倒。

這三個絕世的美女，難道就是當今天下邪教中最著名的高手，天下武林中人聞名色變的「瓊花三娘子」？

這三雙纖若無肉，柔若無骨的春蔥玉手，難道竟也能使出那麼詭秘惡毒的武功，將天下人的人命都視如兒戲？

俞佩玉若非親眼瞧見了她們的手段，簡直不敢相信。

瓊花三娘子三雙明媚的眼波，也全都凝集在他身上，似乎要看穿他的心，看到他骨子裏去。

那最是動人的鐵花娘突然嬌笑，道：「是哪裏來的美男子，到這裏來，莫非是要勾引咱們良家婦女麼？」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此來，只是想領教領教姑娘們殺人的手段。」

鐵花娘裊裊走了過來，嬌笑道：「殺人，你說的好可怕呀，殺人總是有損女子們的美麗，咱們可從來不敢殺人的，難道你時常殺人麼？」

她笑語溫柔，眼睛無邪的瞧著俞佩玉，說來真像是個從來沒殺過人的，甚至不知殺人為何事的小姑娘。

俞佩玉雖然知道她非但殺人，而且簡直將人命視為糞土，但瞧見她這樣的神情，竟有些不相信自己了，不禁自己對自己皺了皺眉，道：「方才那兩個人，難道不是你殺的？」

鐵花娘瞪大了眼睛，像是覺得不勝驚訝，道：「你是說方才走進屋的那兩個人？」

俞佩玉道：「正是！」

鐵花娘道：「那兩人不是被你殺的嗎？」

俞佩玉怔了怔，道：「我？」

鐵花娘道：「那兩人活生生地走進屋，被你們殺死，你們想來賴我。」

她居然反打俞佩玉一耙，居然說得振振有詞，俞佩玉雖然明知她說的是歪理，一時竟駁她不倒。

鐵花娘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殺了人後，心情不好，但你也不必太難受，只要知過能改下次莫要再胡亂殺人，也就是了。」

俞佩玉本是要來教訓她的，不想倒反被她教訓起來了，心裏當真有些哭笑不得，怒氣竟偏偏發作不出。

面對著這樣聰明美麗，又刁蠻，又活潑的少女，若是叱喝怒罵，掄拳動腳，豈非太煞風景。

鐵花娘嫣然一笑，將手裏的羅巾輕輕一揚，笑道：「你心裏若難受，就跟我來吧，說不定我能讓你開心些的。」

她轉身走了幾步，回頭一瞧，俞佩玉居然沒有跟來，竟還是神色安詳的站在那裏，沒有絲毫變化。

鐵花娘心裏不禁吃了一驚，臉上卻笑得更甜了。

原來她這羅巾之中，正藏著天蠶教中最厲害的迷藥。

這「羅帕招魂」大法，看來雖輕易，但使用時非但手法、時機、風向，絲毫差錯不得，還得先令對方神魂痴迷，毫不防備，這自然還得要配合使用人的媚力和機智，所以這羅帕輕輕一招間，學問正大得很，否則又怎能和「屍魔血煞」之類的功夫，並列為天蠶教下的七大魔功之一？

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人已栽在這「羅帕招魂大法」之下，鐵花娘瞧俞佩玉年紀輕輕，算定他是躲不了的。

誰知俞佩玉屢次出生入死，早已對任何事都提防了一著，竟早已閉住了呼吸。

※※※

鐵花娘暗中吃驚，口中卻甜笑道：「喲，瞧不出他架子倒大得很，請都請不動麼？」

只聽遠遠一人笑道：「公子若肯跟著我姐妹走，絕不會失望。」

這語聲低沉而微帶嘶啞，但就有種說不出的銷魂媚力，每個字像是都能挑逗得男子心癢癢的。

就連這普普通通的一句話，自她口中說出來，都像是在向別人暗示著一件神秘而銷魂的事。

笑聲中，銀花娘也已走了過來，她眉梢在笑，眼角在笑，全身上下似乎都在對俞佩玉媚笑著。

她人還未到，便已傳來令人心跳的香氣，那纖纖玉手撫著鬢邊髮絲，眼波流動，媚笑道：「我知道公子絕不會拒絕咱們的，是麼？」

俞佩玉用簡單的話答覆了她，他只是淡淡道：「不是。」

銀花娘腰肢扭了扭，道：「公子難道真的這樣狠心？」

她玉手輕撫，腰肢款擺，每一個動作，都似乎在引誘男人犯罪，每一個手勢，都足以挑起男人最原始的欲望。

但俞佩玉只是淡淡地瞧著她，就像是在瞧把戲似的。

他根本不必說話，這輕蔑的態度已比什麼話都鋒利。

銀花娘輕輕嘆了口氣，道：「你既不肯來，又不肯走，站在這裏是為什麼呢？」

俞佩玉笑道：「我只是想瞧瞧，瓊花三娘子究竟還有些什麼手段。」

銀花娘面色突然一變，咯咯笑道：「好！」

「好」字出口，姐妹三個人的身子突然都旋轉了起來，那寬大的斗篷也飛舞而起，露出了她們的身子。

她們竟幾乎是赤裸著的。

那白玉般的胴體上，只穿著短短的綠裙，露出了一雙修長、瑩白，纖腴合度、曲線柔和的玉腿。

她們的胸腹玲瓏而豐滿，纖美的足踝毫無瑕疵，她們細膩滑嫩的皮膚，像絲緞般閃著光。

黑色的斗篷，蝴蝶般飛了出去，漆黑的長髮，流雲般落下，落在白玉般的胸膛上，胸膛似乎正在顫抖。

她們的舞姿，也如絲綢般柔美而流利，春蔥般的玉手，晶瑩修長的腿，似乎都在向俞佩玉呼喚。

然後，她們的面頰漸如桃花般嫣紅。星眸微揚，櫻唇半張，胸膛起伏，發出了一聲聲令人銷魂的喘息。

這正是渴望的喘息，渴望的姿態。

這簡直要令男人瘋狂。

但俞佩玉還是淡淡地瞧，目光也不故意迴避。

這時繁複的舞姿已變得簡單而原始，她們似乎還在煎熬中掙扎著，扭曲著，顫動著，祈求著。

俞佩玉突然嘆了口氣，道：「金花姑娘，你這樣的舞姿若被唐公子見了，他又當如何？」

金花娘身子一陣顫抖，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似的。

但舞姿仍未停，銀花娘一聲銀鈴般的嬌笑，三個人突然頭下腳上倒立而起，竟以手為腳，狂舞起來。

修長的玉腿，在空中顫抖，伸展著，漆黑的頭髮，鋪滿了一地……這姿態不必眼見，也可想像出是多麼瘋狂，任何男人瞧了若不臉紅心跳，還能自主，他想必是有些毛病。

只聽唐無雙顫聲道：「小心，銷魂天魔舞？」

接著，「砰」的一聲，窗戶關起，竟是連看都不敢看了，魔舞銷魂，誰也不敢自認能把持得住的。

唐無雙知道自己縱然遠在數丈外，但只要稍為把持不住，立刻便有殺身之禍，他實在不敢冒這個險。

大地靜寂如此，只有那銷魂的呻吟與喘息聲，似乎帶著種奇異的節奏，一聲聲摧毀人的意志。

只聽又是「砰」的一聲，關起的窗戶，竟被擊破個大洞，唐無雙竟受不了那喘息聲，還是忍不住要瞧。

這老人竟已目光赤紅，全身顫抖，幾次忍不住要衝出來，雖然拼命咬牙忍住，卻偏偏捨不得閉起眼睛。

這銷魂魔舞，當真有不可思議的魔力。

俞佩玉在嚴父鞭策下，對這「養心」，「養性」的功夫，自幼便未嘗有一日稍懈，單以定力而論，環顧天下武林高手，實無幾人比得上他，若非這超人的定力，這些日子來他所遭遇的每一件事，都可令他發瘋，但饒是如此，他此刻心跳竟也不禁加速，已不能不出手了。

就在這時，陽光突盛，他眼前似乎有片灰濛濛的光芒閃了閃，凝目一瞧，他身子四側竟已結起一道絲網。

慘白色的絲網，已將他身子籠罩在中央，一根根目力難見的銀絲，還在不斷地從瓊花三娘子指尖吐了出來。

俞佩玉目光也不禁被那魔舞所吸引，竟直到此刻才發現－－有三個曲線玲瓏的絕代佳人，赤裸著在面前狂舞，粉腿玉股，活色生香，在這種情況下，又有誰還能留意到這比蠶絲還細的銀絲。

鐵花娘突然凌空一個翻身，直立起來，咯咯笑道：「想不到你眼力竟不錯，竟瞧見了。」

俞佩玉嘆道：「姑娘如此犧牲色相，就為的是放這區區蛛絲麼？」

鐵花娘笑道：「這你就錯了，我們姐妹的天魔神舞，本身就具有銷魂蝕骨的力量，你不信且瞧瞧那位唐老爺子，若不是我姐妹念在唐公子的分上，這位名揚天下的暗器第一高手，現在只怕……只怕早已……」

她故意不說下去，銀鈴般嬌笑了起來。

俞佩玉忍不住轉頭去望，只見唐無雙竟已全身癱在窗台上，似已全沒有半分力氣，這鐵花娘說的竟非吹噓，這天魔舞若是針對唐無雙而發，唐無雙此刻只怕早已死在牡丹花下了，俞佩玉一眼瞧過，實也不禁暗暗吃驚。

鐵花娘嬌笑了一陣，突又嘆道：「只可惜你竟是個木頭人，全不懂得消受美人之恩，所以我姐妹才只有將這銀絲放出來，但這卻也不是蛛絲。」

俞佩玉道：「不是蛛絲是什麼？」

鐵花娘笑道：「告訴你，讓你開開眼界也無妨，這就是本教的鎮山神物，『天蠶』所吐出來的『情絲』……」

俞佩玉微笑道：「情絲……這名字倒也風雅得很。」

鐵花娘嬌笑道：「情絲糾纏，纏綿入骨，那種銷魂的滋味，你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只可惜你方才眼睛太快，否，否則現在就可以嘗試嘗試了。」

俞佩玉知道這天蠶情絲，必定惡毒無比，自己方才若是被它纏住，立刻就要全身被縛，再也休想掙脫，那時就只得任憑她們擺佈了，只怕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容易，方才那剎那之間，看來雖無兇險，其實又無異去鬼門關來回了一次。

想到這裏，俞佩玉掌心也不覺濕濕地沁出了冷汗，但面上卻是完全不動聲色，微微笑道：「在下早已知道名字聽來越是風雅之物，其實越是惡毒，銷魂散、逃情酒是如此，貴教的情絲也是如此。」

鐵花娘撮了撮嘴，道：「本教的情絲，世上無物能比，那些銷魂散、逃情酒又算得了什麼？」

俞佩玉目光一轉，道：「既是如此，方才姑娘們手吐情絲時，為何不逕自纏到在下身上來？在下委實有些不解。」

鐵花娘嬌笑道：「說你是呆子，你當真是呆子，方才咱們若將情絲直接纏到你身上去，你豈非立刻就覺察了？一兩根情絲，又怎能纏住你這木頭人？」

俞佩玉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

鐵花娘瞧見他的笑容，立刻就發覺自己已被別人用話套出了「情絲」的虛實，眨了眨眼睛，笑道：「但此刻你已被我姐妹的情網重重困住，已是再也休想逃得了，不如快些拜倒在我姐妹的石榴裙下，包君滿意。」

俞佩玉道：「姑娘們有情絲，難道在下便沒有慧劍麼？」

語聲中，他手腕一抖，本來釘在他掌中樹枝上的唐門暗器，便有兩件「嗤」的飛了出去。

這暗器雖是借著樹枝一彈之力發出的，但暗器破空，風聲尖銳，力道卻比別人用手發出的還要強勁。

那知如此強勁的暗器到了那若有若無的情網上，竟如飛蛾投入蛛網，掙也掙不脫，衝也衝不破。

這兩件尖銳的暗器竟也被黏在情網上，若是人被黏住，情絲入骨，越纏越深，豈非永生也難以掙脫？

俞佩玉想到自己，豈非也是被林黛羽的情絲所縛，相思纏綿，不死不休，也不知如何得了。

一念至此，他心中頓時百念俱生，不禁苦笑道：「姑娘這『情絲』兩字，委實是用得妙絕天下。」

鐵花娘抿嘴一笑道：「你已甘願俯首稱臣了麼？」

俞佩玉痴痴地想著，竟似全未聽見她的話。

鐵花娘道：「你若再不答覆，我姐妹的網一收，你便要為情作鬼了。」

俞佩玉長嘆一聲，道：「為情作鬼，只怕也比一輩子相思難解的好。」

鐵花娘道：「好！」

從情網間瞧出去，她如花的嬌靨上竟似泛起了一層青氣，道：「你既甘作鬼，也只有由得你。」

她纖手輕輕一招，那層慘白色的絲網，便漸漸向中央收縮，漸漸向俞佩玉逼近，只要情絲黏身，便是不死不休。

這「情網」正無殊「死網」。

俞佩玉心裏也不知想著什麼，竟似全然不知道死之神已向他一步步逼了過來。

遠遠瞧去，只見他正站在三個天仙般的裸女間說笑，這情況天下的男人誰不羨慕，又有誰知道他已陷入致命的危機。

※※※

金花娘痴痴地瞧著俞佩玉，幽幽道：「為情作鬼，的確比一輩子相思難解的好，看來你已是嘗過情的滋味，就算死也沒什麼了。」

俞佩玉突然一笑，曼聲長吟道：「欲道不相思，相思令人老，幾番細思量，還是相思好……」

朗吟聲中，他掌中樹枝輕輕揮了個圓圈，釘在樹枝上的暗器，全都暴射而出，又全都黏在「情網」上，排成個圈子。

鐵花娘咯咯笑道：「你憑這些破銅爛鐵，就想衝得破情網。」

話聲中，俞佩玉以樹枝作劍，已刺出了數十劍之多，每一劍都刺在黏在「情網」上的暗器上。

他每一劍的力量，俱都大得驚人。

鐵花娘只覺手腕一連串震動，「情網」非但無法收縮，更有向外擴張之勢，不禁失聲道：「好聰明的法子，簡直連我都有些佩服你了。」

要知那天蠶絲黏力極強，世上無論什麼東西，黏上便難以掙脫，那時空有力氣，也無法施展。

俞佩玉掌中的「劍」若是直接刺在「情網」上，劍被黏住，他就算天生神力，可將「情網」刺破個洞，人還是要被纏住。

但他先將暗器黏上「情網」，再以「劍」擊暗器，那些暗器自然是黏不住東西的，這法子說來雖然簡單，但若無極大智慧，又怎能想得出，他掌中這根小小的樹枝，此刻正已無殊一柄「慧劍」。

這正是智慧之劍，無堅不克，除了「慧劍」之外，世上還有什麼能擊破「情網」。

只聽一連串「叮咚」聲音，如雨打芭蕉。

他一劍跟著一劍刺出，力道越來越大，但每一劍所用的力量，俱都絲毫不差，絲網用力向內收縮，暗器受擊向外突破，終於已透出絲網。

# 第八章 極樂毒丸

俞佩玉突然引吭長嘯，身軀旋轉，「慧劍」劃出個圓圈，本自排成一行的暗器，被劍力所催，第一件暗器向旁劃出幾寸，打中第二件暗器，第二件暗器又將絲網劃開數寸，打著第三件暗器……

眨眼之間，「情網」幾被劃開，俞佩玉用樹枝一挑，人已乘勢飛出，長嘯不絕，沖天飛起。

「瓊花三娘子」竟似已瞧得呆了，到這時方自驚覺，三個人齊地跺一跺腳，向後倒竄而出。

鐵花娘厲聲笑道：「很好！普天之下，你是第一個能衝出情網的人，你的確值得驕傲，的確也該得意……」

淒厲的笑聲中，她突然自樹上拔出柄金刀，刀光一閃，竟將綁在樹上的人幾條手臂生生砍下。

鮮血飛濺，那些人竟似全不覺痛苦，反在痴痴地笑著，鐵花娘已將這幾條鮮血淋漓的手臂，向俞佩玉擲了過去。

俞佩玉怒喝道：「到了此時，你們還要害人。」

他身形方落下，又復竄起，他知道手臂裏濺出來的，必定又是殺人的毒血，怎敢絲毫大意。

但他見鐵花娘如此殘酷毒辣的手段，實已不覺怒從心頭起，身形凌空，便要向她們撲去。

突然間，只聽「蓬」的一震，幾條手臂竟俱都爆炸開來，化成了一片慘不忍睹的血霧。

血霧蔓延得極快，向俞佩玉逼了過去。

俞佩玉身在空中，大驚之下，四肢驟然一拳，自己將自己彈得向後飛了出去，落在窗前。

血霧蔓延得更大，但卻漸漸淡了。

只聽鐵花娘淒厲的笑聲遠遠傳來，道：「天蠶附骨，不死不休，你等著吧……」

從淡淡的血霧中瞧去，再也瞧不見「瓊花三娘子」的蹤影，只有那柄金刀插在樹上，猶在顫抖。

有風吹過，大地間充滿了血腥。

俞佩玉胃裏直想嘔，心裏卻滿是驚駭。

只聽唐無雙長嘆道：「這正是天蠶魔教中的『化血分身，金刀解體，血遁大法！』此法施出，天下只怕是誰也休想抓得到她們的。」

他斜斜倚在窗框上，凝注著遠方，目中正也充滿驚怖之色，像是已瞧見了未來的兇險與危機。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如此邪毒之魔教，世上為什麼沒有人除去他們。」

唐無雙苦笑道：「世上又有誰能除得去他們？這天蠶魔教，武功之邪毒，世罕其匹，常人根本近不了他們的身子，便已斃命。」

俞佩玉道：「他們的教主是誰？」

唐無雙道：「天蠶教的教主，行蹤飄忽，有如鬼魅，江湖中簡直沒有一個人瞧見過他們的真面目，甚至連他的名姓都不知道。」

俞佩玉道：「我不信世上就沒有一個人制得住他。」

唐無雙嘆道：「天蠶教武功雖狠毒，但卻絕不輕易犯人，足跡也很少來到中土，只是潛伏在這蠻荒地的窮山惡谷中，他們不來尋別人時，別人根本找不到他們，只要他不犯人，別人已是謝天謝地，誰願去找這個麻煩。」

俞佩玉黯然半晌，緩緩道：「終必會有人的。」

唐無雙眼睛一亮道：「只有你……你少年膽大，武功又高，將來若有人能剷除天蠶教，就必定只有你了，至於我……」

他苦笑著接道：「我少年荒唐，縱情聲色，定力最是不堅，這「天蠶魔教」中的邪功，恰巧正是我的剋星。」

俞佩玉這才知道這堂堂的武林一派宗主，怎會對「瓊花三娘子」那般畏懼，方才又怎會那般不濟。

但他對自己的隱私弱點竟毫不諱言，胸襟倒也非常人能及，就憑這點，已無愧一派掌門的身份。

突見西門無骨探出頭來，詭笑著瞧著俞佩玉，道：「天蠶附骨，不死不休，只要被他們纏著的，至今已無一人是活著的，他們此番一走，俞公子倒要注意才是。」

俞佩玉淡淡笑道：「這倒不勞閣下費心。」

西門無骨面色變了變，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先告退了。」

他轉向唐無雙，又道：「前輩你……」

唐無雙遲疑著道：「俞公子……」

俞佩玉笑道：「前輩只管請去，不必為晚輩費心，晚輩自己若不能照顧自己，日後還能在江湖上走動麼？」

唐無雙想了想，道：「你自己想必是能照顧自己的，只是你要記著，天蠶纏人，最厲害的只有七天，你只要能避開頭七天，以後就沒什麼關係了。」

西門無骨陰惻惻道：「只是這七天至今還沒有人能避得開的。」說完了話，勉強扶起王雨樓，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姬靈燕等唐無雙也走了之後，才笑嘻嘻走出來，道：「我就知道世上沒有一個女人忍心……」

話未說完，俞佩玉已倒了下去。

只見他臉色發青，嘴唇已在不住顫抖，全身都抖個不停，伸手一摸，全身都已如烙鐵般燙手。

原來方才血霧散開時，他已不覺吸入了一絲，當時已覺有些不對，到了此時更是完全發作出來。

姬靈燕竟已駭呆了，呆呆地瞧著俞佩玉，道：「你……你到底還是中了她們的毒了。」

俞佩玉只覺全身忽冷忽熱，知道中毒不輕，但他素來先替別人著想，生怕姬靈燕為他傷心著急，咬住牙勉強笑道：「我早已知道中毒，但……但這毒不妨事的。」

姬靈燕想了想，道：「你早已知道中毒，方才為何不說？」

俞佩玉苦笑道：「那西門無骨對我總是不懷好意，我方才若是露出中毒之態，他只怕就放不過我，所以我一直撐到現在。」

他說話雖然已極是困難，但仍忍耐住，掙扎著為姬靈燕解釋，只望這天真純潔的女孩子，多少能懂得一些人的機心。

姬靈燕嘆了口氣，道：「你們人為什麼總是有這許多機心，鳥兒們就沒有……」

俞佩玉瞧著她這張天真迷惘的臉，心裏不覺有些發苦，他知道西門無骨的話絕非故意恫嚇，「瓊花三娘子」必定放不過他，這七天本已難以避過，何況自己此刻竟又中毒無力，連站都無法站起，這毒縱不致命，只怕他也是再難逃過「瓊花三娘子」毒手的了。

此刻若是別人在他身旁，也許還可以助他脫過這次險難，怎奈姬靈燕對人事卻是一無所知。

俞佩玉越想越是著急，想到「瓊花三娘子」再來時，若是見到姬靈燕，只怕連她也放不過的，一念至此，大聲道：「你的鳥兒朋友都在等著你，你快去找它們吧。」

姬靈燕道：「你呢？」

俞佩玉道：「我……我在這裏歇歇就好的。」

姬靈燕想了想，笑道：「我陪著你，等你好了，我們一齊去。」

她微笑著坐下，竟全不知道俞佩玉已危在旦夕。

俞佩玉氣血上湧，嘴突然麻木，要想說話，卻已連話都說不出來，只能焦急地望著姬靈燕。

只見姬靈燕微笑的臉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遠，她話聲也似自遠天縹縹緲緲傳來，還是帶著笑道：「你莫要著急，鳥兒們病倒了，我也總是陪著它們的，天天餵給它們吃，我的藥很靈，你吃下去也必定會舒服得多。」

俞佩玉想大叫道：「我不是鳥，怎可吃鳥的藥？」

但他卻連一個字也說不出，只覺姬靈燕已塞了粒藥在他嘴裏，藥丸溶化，流入喉嚨，帶著種奇異的香氣。

他只覺情緒竟漸漸穩定，全身說不出的快美舒暢，再過了一會兒，便突然跌入甜甜的夢鄉，睡著了。

※※※

俞佩玉睡睡醒醒，只要一醒，姬靈燕就餵他一粒藥吃，吃下後就舒服得很，立刻又睡著了。

起先他醒來時，還在大聲催促著道：「你快逃吧……快逃吧，『瓊花三娘子』隨時都會來的。」

但到了後來，他只覺飄飄欲仙，對一切事都充滿信心，「瓊花三娘子」就算來了，也好像沒什麼可怕的。

他也弄不清自己怎會有這感覺，也不知是否過了那要命的七日，若是有別人在旁，一定要為他急死了。

他們根本就未離開那鬥屋一步，「瓊花三娘子」還是隨時隨刻都會來的，只要一來，俞佩玉就休想活命。

也不知過了多少天，有一天俞佩玉神智突然清醒，全身非但絲毫沒有中毒的那種慵懶無力的跡象，反而覺得精神特別健旺。

姬靈燕瞧著他笑道：「我的靈藥果然是不錯吧。」

俞佩玉笑道：「當真是靈丹妙藥，天下少有……」

他眼睛四下一轉，才發現自己還是睡在那斗室裏，斗室中屍血雖早已打掃得乾乾淨淨，但是還是立刻想起了「瓊花三娘子」，心裏一寒，道：「我已睡了多久了？」

姬靈燕道：「像是有八九天了。」

俞佩玉失聲道：「九天？她們沒有來？」

這要命的七天竟糊裏糊塗便已過去，他又驚又喜，簡直有些難以相信，姬靈燕笑嘻嘻道：「你想她們？」

俞佩玉苦笑道：「我怎會想她們？只是她們怎會沒有來？」

姬靈燕悠悠道：「你怎會沒有走？難道在等她們？」

俞佩玉跳了起來，失聲道：「不錯，她們決計不會想到我在這裏還沒有走，必定往遠處追去了，再也想不到我竟還留在這裏。」

他拉起姬靈燕的手，笑道：「這樣做雖然有些行險僥倖，但在無奈之中，已是任何人所能想出的最好法子了，真難為你怎能想出來的？」

姬靈燕痴痴笑道：「什麼法子？我不知道呀。」

俞佩玉怔了怔，瞧著她那張天真無邪的臉，也不知她究竟是真的痴迷無知，誤打正著，還是有著絕大的智慧。

大智大慧，有時的確反而不易為世俗所見的。

姬靈燕站了起來，突然笑道：「走吧，她們還在外面等著你哩。」

俞佩玉吃驚道：「她們就在外面？」

姬靈燕笑道：「你睡覺的時候，我又在這裏交了許多烏鴉姐姐、麻雀妹妹，我早已跟她們說好了，等你病好，就帶你去瞧她們。」

這時陽光從窗戶裏斜斜照進來，正是清晨，窗外「吱吱喳喳」的，果然到處都響著鳥語。

俞佩玉暗道一聲「慚愧」，跟著姬靈燕走出去。

姬靈燕一看到鳥兒，便嬌笑著走開，俞佩玉瞧見那株大樹仍孤零零地挺立在晨風裏，只是樹上的人已不見了。

他忽然想到這客棧雖然荒僻，卻也並非遠離人煙，客棧裏驟然死了這麼多人，怎會沒有人來查問？

樹上的人又到底是生是死？他們若是活著，該如何打發救治他們？他們若是死了，埋葬他們的屍身也非易事。

還有，這客棧此刻已瞧不見人，難道竟是沒有人管的？若沒有人管，自己又怎能在這裏住了八九天之久。

這許多問題，全都令人頭痛得很，俞佩玉縱然清醒，只怕也難解決，完全不解人事的姬靈燕又是如何解法的。

想到這裏，俞佩玉不覺動了懷疑之心，瞧著遠處陽光下正在拍手跳躍的姬靈燕，暗道：「她莫非並不是真的痴呆，而是在裝傻？……這些天莫非已有別人來過，幫她解決了這些事？但是她又為何不說？」

但轉念一想，又不禁嘆道：「人家不辭勞苦地救了我，我反而懷疑於她，這豈非有些說不過去，她若真的對我有惡意，又怎會救我？」

只見姬靈燕嬌笑著奔來，道：「她們告訴我，說前面有個好玩的地方，咱們去瞧瞧好麼？」

陽光下，她面靨微微發紅，就像是初熟的蘋果，眼睛也因歡喜而發亮，更像是全不知道人間的險詐。

面對著這純真的笑靨，俞佩玉更覺得自己方才用心之齷齪，更覺得應該好好補報於她，自然不忍拂了她的心意，笑道：「你無論想去什麼地方，我都陪著你。」

姬靈燕眼睛更亮了，突然抱著俞佩玉親了親，嬌笑道：「你真是個好人。」

她雀躍著在前面領路，又說又笑，俞佩玉瞧見她如此開心，也不覺甚是歡喜，「瓊花三娘子」的陰影，已越來越遠了。

兩人走了許久，姬靈燕笑道：「那地方遠得很，你累不累？」

俞佩玉笑道：「我精神從來也沒有這樣好過。」

姬靈燕拍手道：「這全是我那藥的功勞，鳥兒們吃了我的藥，飛得也又高又快的。」

走到正午，兩人尋了個小店吃飯，姬靈燕吃得津津有味，俞佩玉卻不知怎地，什麼東西都吃不下去。

吃完飯兩人再往前走，俞佩玉只覺眼皮重重的，直想睡覺，方才的精神，竟不知到哪裏去了。

姬靈燕不住笑道：「就快到了……你累不累？」

俞佩玉見她如此有勁，更不願掃了她的興，打起精神道：「不累？」又忍不住問道：「那究竟是什麼地方？」

姬靈燕眨著眼睛道：「到了那裏，你一定會吃驚的。」

這時已近黃昏，放眼望去，只見遠處炊煙四起，彷彿已將走到一個極大的城鎮，路上行人也漸多了。

姬靈燕更是興致勃勃，但俞佩玉卻非但更是打不起精神來，而且越來越難受，簡直恨不得立刻倒下來睡一覺。

兩人走過一片莊院，姬靈燕突然笑道：「你可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嗎？」

俞佩玉懶洋洋地搖頭道：「不知道。」

姬靈燕道：「這裏就是『金谷莊』，莊主叫羅子良，是個大富翁，而且還會些武功，只是做人特別小氣，平日省吃儉用，連僕人都捨不得多僱幾個。」

俞佩玉本已懶得說話，但卻又聽得奇怪，忍不住道：「這些事你怎會知道的？」

姬靈燕道：「自然是我的鳥兒朋友告訴我的。」

俞佩玉笑道：「你的鳥兒朋友知道的倒真不少。」

姬靈燕笑道：「它們整天飛來飛去，世上什麼人的事，都休想瞞得過它們。」

俞佩玉嘆道：「幸虧你心地善良，否則別人的隱私全都被你知道，那豈非太可怕了。」

姬靈燕笑道：「聽說懂得鳥語的人，有時會發財的，但有時卻也會倒霉，你可知道從前有個人叫公冶長……」

俞佩玉小時候，坐在瓜棚樹下，也曾聽說過那公冶長的故事，據說此人懂得鳥語，聽得有隻鳥說：「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隻羊，你吃肉，我吃腸。」

「他就去將羊扛了回來，但卻未將腸子留給鳥吃，鳥生氣了，就將他害得幾乎連命都送掉。」

這故事雖然有趣，但俞佩玉非但懶得說，懶得聽，簡直連想都懶得想了，腦袋昏昏沉沉，走路都要摔跤。

姬靈燕突然拉著他的手，笑道：「到了，進去吧。」

俞佩玉用力睜開眼睛，只見前面也是座規模不小的莊院，大門漆得嶄亮，氣派竟然很大。

姬靈燕道：「這裏面有趣得很，咱們快進去瞧瞧。」

俞佩玉苦笑道：「這裏是別人的家，咱們怎能隨便進去。」

姬靈燕笑道：「沒關係的，只管進去就是。」

她居然大模大樣的推門而人，俞佩玉也只好被她拉了進去，裏面院子寬大，廳堂也佈置得甚是華麗。

姬靈燕竟筆直走入大廳裏坐下，居然也沒有人攔阻著，而且這莊院打掃得乾乾淨淨，也不像是沒人住的。

俞佩玉忍不住道：「趁主人還未出來，咱們趕緊走吧。」

姬靈燕根本不理他，反而大聲道：「還不倒茶來。」

過了半晌，果然有個青衣漢子端著兩碗茶走進來，恭恭敬敬地放在桌上，一言不發，又垂頭走了出去。

姬靈燕喝了口茶，又道：「我肚子餓了。」

話剛說完，便有幾個人將酒菜擺上，態度俱是恭恭敬敬，非但一言不發，而且簡直連瞧都未瞧他們一眼。

俞佩玉看得呆了，幾乎以為這是在做夢。

姬靈燕取起筷子，笑道：「吃呀，客氣什麼？」

她果然吃了起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俞佩玉卻哪裏吃得下去，呆了半晌，忍不住又道：「這裏的主人，莫非你是認識的麼？」

姬靈燕也不去理他，又吃了兩口，突然將桌子一掀，酒菜嘩啦啦落了一地，姬靈燕大聲道：「來人呀。」

幾條青衣漢子倉皇奔了出來，一個個面上都帶著驚恐之色，垂首站在姬靈燕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喘。

姬靈燕瞪著眼睛道：「這碗海參鴨掌鹹得要命，是誰端上來的。」

一條青衣漢子仆地跪下，顫聲道：「是小人。」

姬靈燕道：「你難道想鹹死我麼？」

俞佩玉忍不住道：「他又未曾吃過，怎知是鹹是淡，你怎能怪他，何況咱們平白吃了人家的酒菜，怎麼還能發脾氣。」

姬靈燕嫣然一笑，道：「我是不懂事的，你莫要怪我。」

俞佩玉嘆道：「你！」

他的話還未說出，那青衣漢子已大聲道：「小人不該將這鹹菜端上來的，小人該死，端菜的手更該死……」突然自腰畔拔出柄短刀，「喀嚓」一刀，將自己手切了下來。

俞佩玉瞧得大吃一驚，只見這漢子雖痛得滿頭冷汗，卻不敢出聲，右手捧著左腕，鮮血直往下流，他也不敢站起來。

姬靈燕卻嬌笑道：「這樣還差不多。」

俞佩玉動容道：「你……你怎地變得如此狠心？」

姬靈燕道：「他們又不是鳥，我為何要心疼他們。」

俞佩玉道：「人難道還不如鳥麼？」

姬靈燕笑道：「他們心甘情願，你又何苦著急。」

俞佩玉怒道：「世上那有情願殘傷自己肢體的人。」

姬靈燕不再答話，卻瞧著那些青衣漢子笑道：「你們都願意聽我的話，是麼？」

青衣漢子齊聲道：「願意。」

姬靈燕道：「好，你們都將自己左手的手指切下兩根來吧。」

這句話說出來，俞佩玉更是嚇了一跳，誰知這些人竟真的拔出刀來，「喀嚓」一刀，將自己手指切下兩根。

姬靈燕道：「你們這樣做，都是心甘情願的，是麼？」

青衣漢子們也不管手上流血，齊聲道：「是的。」

姬靈燕道：「你們非但不覺痛苦，反而開心得很，是麼？」

青衣漢子們齊聲道：「是，小人們開心極了。」

姬靈燕道：「既然開心，為何不笑？」

青衣漢子們雖然一個個都痛得滿頭冷汗，但卻立刻笑了起來，笑得齜牙咧嘴，說不出的詭秘難看。

俞佩玉瞧得汗毛悚然，也不覺流出了冷汗。

這些活生生的漢子，竟似全都變成了傀儡，姬靈燕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要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世上竟會有這樣的怪事，俞佩玉若非親眼瞧見，那是絕對不會相信的。

姬靈燕轉臉向他一笑，道：「你可知道他們為何如此聽我的話？」

俞佩玉道：「他……他們……」

姬靈燕不等他說話，已一字字接道：「只因他們已將靈魂賣給了我。」

俞佩玉只覺身上汗毛一根根立起，大駭道：「你……你瘋了……」

姬靈燕悠然笑道：「我不但買了他們的靈魂，就連你的靈魂也快被我買過來了，不但他們要聽我的話，你也要聽。」

俞佩玉大怒道：「你你竟敢如此……」

姬靈燕笑道：「你現在兩腿發軟，全身無力，是站也站不起來的了，我只要一根手指，就可以將你推倒。」

俞佩玉霍然站起．但果然兩腿發軟，又「噗」地坐倒。

姬靈燕道：「再過一會兒，你全身就要忽而發冷，忽而發熱，接著就是全身發痛發癢，就好像有幾千幾萬個螞蟻在往你肉裏鑽似的。」

俞佩玉已不必再等，此刻便已有這種感覺，顫聲道：「這……這是你下的毒手？」

姬靈燕嫣然笑道：「除了我，還有誰呢？」

俞佩玉牙齒「格格」打戰，道：「你為何不痛快殺了我！」

姬靈燕笑道：「你這麼有用的人，殺了豈非太可惜麼？」

俞佩玉滿頭冷汗滾滾而落，道：「你究竟想怎麼樣？」

姬靈燕道：「你現在雖似在地獄之中，但只要肯將靈魂賣給我，我立刻就可以將你帶到天堂，甚至比天堂還要快樂的極樂世界中。」

俞佩玉只覺那痛苦實是再也難以忍受，嘶聲道：「你要我怎樣？」

姬靈燕笑道：「現在，我要你立刻去到那『金谷莊』，將莊裏大大小小二十三個人全都殺得一個不留……那羅子良辛苦積下的財富，我現在正十分有用。」

俞佩玉慘笑道：「我現在還能殺人麼？」

姬靈燕道：「你現在雖不能殺人，但到了那『金谷莊』時，就會變得力大無窮，不使出來反而會覺得全身要爆炸般難受。」

這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幾乎已使得俞佩玉不顧一切，他拼命站起，衝出門外，但卻又衝了回來，嘶聲道：「我不能做這樣的事。」

姬靈燕笑道：「你一定會做的，要不要和我打賭？」

俞佩玉顫聲道：「我本當你是個天真純潔的女子，誰知你竟全是裝出來的，你裝得那般無知，好教別人全不會提防你，誰知你……你竟比姬靈風還要惡毒。」

姬靈燕神秘地一笑，道：「你以為我是誰？」

俞佩玉瞧著，她那天真純潔的眼睛裏突然射出了鷙鷹般的光，俞佩玉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失聲道：「你……你就是姬靈風！」

※※※

姬靈風咯咯笑道：「你做了十幾天傻子，如今才算明白了？你難道還以為我真的懂得鳥語麼？世上哪有真懂鳥語的人，就連姬靈燕那白痴，也未必是懂的，我所知道的事，全是我費了無數心力打聽出來的，連人都不知道，鳥又怎會知道？你自以為聰明，竟會連這種道理都想不通。」

俞佩玉全身顫抖，道：「難怪你一定要跟著我？難怪你能算得出『瓊花三娘子』絕不會去而復返，再到那小客棧去……」

姬靈風道：「你雖然中了『瓊花三娘子』的毒，但並不深，而且你好像早已服過什麼靈丹妙藥，對毒性的抵抗力十分強。」

俞佩玉失聲道：「不錯，崑崙『小還丹』……」

姬靈風笑道：「這就對了，只是，崑崙『小還丹』雖然能解百毒，但對於我的『極樂丸』卻是一點用也沒有的……」

俞佩玉駭然道：「極樂丸，我難道就是被你的『極樂丸』害成如此模樣？他們難道也是中了你『極樂丸』的毒，才……才將靈魂賣給了你。」

姬靈風道：「你若將我那『極樂丸』說成是毒藥，簡直是對我的一種侮辱，你現在雖是如此痛苦，但只要服下我一粒『極樂丸』，不但立刻痛苦盡失，而且立刻精神百倍，讓你覺得一輩子也沒有這麼舒服過。」

俞佩玉顫聲道：「這『極樂丸』莫非是有癮的？中了它的毒後，就每天定要吃它，否則就會變得不能忍受的痛苦。」

姬靈風笑道：「你說對了，我這『極樂丸』中，混合有一種產自西方天竺的異花果實，那種花叫『罌粟花』，世上再沒有任何花種比它更美麗，但它的果實，卻可以叫人活得比登天還快樂，也可以叫人活得比死還痛苦。」

她突然轉向那些青衣大漢，緩緩道：「你們現在活得是不是十分快樂？」

青衣大漢們齊聲道：「小人們從未這麼快活過。」

姬靈風道：「我若不給你們『極樂丸』吃呢？」

青衣大漢們的臉立刻扭曲起來，目中也露出驚恐之色，顯見這恐懼竟是從心底發出來的，頷首道：「求姑娘饒命，姑娘無論要小人們做什麼都可以，只求姑娘每天賜給小人們一粒『極樂丸』。」

姬靈風道：「為了一粒極樂丸，你們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父母妻子，是麼？」

青衣大漢齊聲道：「是。」

姬靈風轉首向俞佩玉一笑，道：「你雖然沒有父母妻子可以出賣，但卻可以出賣你自己，你以區區肉身作代價，便可換得靈魂上至高無上的快樂，這難道不值得？」

俞佩玉滿頭大汗涔涔而落，吃吃道：「我……我……」

姬靈風柔聲道：「你沒有法子可以反抗的，在那八九天裏，我每天都在加重『極樂丸』的分量，現在你的毒癮，已比他們都深了，你所受的痛苦，根本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還是早些乖乖地聽話才是聰明人。」

俞佩玉咬緊牙關，連話都已不能說出口。

姬靈風道：「你早一刻答應，便少受一刻的痛苦，否則你只不過白白多受些苦而已，反正遲早也是要答應的。」

她自懷中取出了個翡翠的小瓶，倒出了粒深褐色的丸藥，立刻便有一種奇異的香氣傳送出來。

青衣大漢們貪婪地盯著她手裏的丸藥，就好像餓狗看到了骨頭似的，看來竟比狗還要卑賤。

姬靈風將丸藥送到俞佩玉面前，嫣然笑道：「我知道你已忍受不住了，不如先吃一粒丸藥，再去做事吧，只要你答應我，我也就信任你。」

俞佩玉雙手緊緊絞在一齊，嘶聲道：「不！我不能。」

姬靈風聲音更溫柔，道：「現在，只要你一伸手，就能從地獄裏走到天堂，這麼容易就能得到的快樂，你若不要，豈非是呆子。」

俞佩玉眼睛也不禁去盯著那粒丸藥，目中也不禁露出貪婪之色，一伸手就能得到的快樂，他能拒絕麼？

他居然顫抖著伸出了手掌。

姬靈風笑道：「快來拿呀，客氣什麼？」

青衣大漢們伏在地上，狗一般地喘著氣。

俞佩玉眼角瞧見了他們，突然想到自己若是吃下了這粒「極樂丸」就也要變得和他們一樣卑賤，終生都要伏在姬靈風的腳下，求她賜一粒「極樂丸」，終生都要做她的奴隸，沉淪在這卑賤的痛苦中，萬劫不復。

想到這裏，俞佩玉全身已滿是冷汗，突然狂吼一聲，踢倒兩條大漢，瘋狂般向外衝了出去。

姬靈風竟也不阻攔他，只是冷冷道：「你要走，就走吧，只要記著，你痛苦不能忍受時，隨時都可以回來的，這『極樂丸』始終在等著你，你一回來，就能得到解脫。」

她面上露出一絲惡毒的笑容，悠然接著道：「就算用鐵鏈鎖起你的腳，你也是會回來的，就算將你兩條腿砍斷，你爬也要爬回來的。」

俞佩玉衝入曠野，倒在砂地上翻滾著，掙扎著，全身的衣服都已被磨碎，身上也流出了鮮血。

但他卻似毫無感覺，這些肉身的痛苦，也算不了什麼，他那要命的痛苦是從靈魂裏發出來的。

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永遠想像不出這種痛苦的可怕。

他甚至用頭去撞那山石，撞得滿頭俱是鮮血，他咬緊牙關，嘴角也沁出了鮮血，他拍打著自己的胸膛……

但這一切都沒有用，他耳邊總是響著姬靈風那幾句話：「你隨時都可以回來的……你一回來就能得到解脫。」

解脫，他現在一心只想求解脫，出賣自己的肉體也好，出賣自己的靈魂也好，他什麼都顧不得了。

他果然不出姬靈風所料，又衝了回去。

突然一人咯咯笑道：「好呀，你終於還是被咱們找著了。」

三條人影燕子般飛來，擋住了他的去路，三件烏黑的斗篷，在日色下閃著光，赫然竟是「瓊花三娘子」。

但這時「瓊花三娘子」已不可怕了，俞佩玉心裏簡直已沒有恐懼這種感覺，他眼睛裏充滿了血絲，嘶聲道：「讓路，讓我過去。」

「瓊花三娘子」瞧見他這種模樣，面上不禁露出驚奇之色，三姐妹對望了一眼，鐵花娘皺眉道：「好個美男子，怎地變成了野獸。」

話未說完，俞佩玉已衝了過來。

他此刻雖又力大無窮，但那已只不過是野獸般出自本能的力氣，他已忘了該如何使用技巧與內力。

鐵花娘的腳輕輕一勾，俞佩玉便仆地倒了下去，銀花娘的腳立刻踩住了他的背脊，訝然道：「這人怎地連武功也忘了？」

金花娘道：「莫非香魂瞧錯了，這人並不是他？」

鐵花娘道：「這張臉絕不會錯的，只是香魂方才瞧見他時，他神情雖有些異常，甚至連香魂發出煙火訊號他都未覺察，但他以前卻不是這樣子。」

只見俞佩玉掙扎著，拍打著砂地，嘶聲道：「求求你，放我走吧。」

銀花娘冷笑道：「你想我們會放你走麼？」

俞佩玉道：「你們不放我走，不如就殺了我。」

金花娘嘆了口氣，道：「你怎會變成這樣子，莫非是中了什麼毒？」

俞佩玉嘶聲道：「極樂丸……極樂丸，求求你給我一粒極樂丸。」

金花娘道：「什麼是極樂丸？」

俞佩玉道：「我什麼都答應你，我情願做你的奴隸，我去殺那羅子良……」他神智已完全迷糊，竟胡言亂語起來。

金花娘動容道：「好厲害的『極樂丸』，竟能使如此倔強的人不惜做別人的奴隸，我怎地竟想不出這『極樂丸』是什麼東西。」

鐵花娘想了想，道：「不管怎樣，咱們先將他帶走再說。」

她輕輕一彈指，立刻有幾個短裙少女自山坡外躍下，手裏拿著個銀灰色的袋子，將俞佩玉裝了進去。

這袋子也不知是用什麼織成的，竟是堅韌無比，俞佩玉在裏面拳打腳踢，大聲嘶喊，也都沒有用。

姬靈風只怕做夢也想不到俞佩玉會被人裝在袋子裏，否則他當真是爬也要爬回來的。

金花娘嘆道：「瞧他中的毒，真是奇怪得很，卻不知有什麼法子能解，也不知道江湖中誰知道這解法？」

鐵花娘道：「連咱們都不能解，天下還有誰能解？」

金花娘皺眉道：「難道咱們就看他這樣下去麼？」

銀花娘冷冷道：「大姐莫忘了，他是咱們的仇人，他縱不中毒，咱們自己也要殺他，現在他已中毒為何反而要救他？」

金花娘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他雖是咱們的仇人，但我瞧他這樣子，也實在可憐。」

鐵花娘嬌笑道：「大姐倒真是個多情人，只是未免有些多情不專。」

金花娘含笑瞧著她，道：「你以為這是為了我麼？」

鐵花娘咯咯笑道：「不是為你，難道還是為我？」

金花娘笑道：「你這次可說對了，我正是為了你呀。」

鐵花娘的臉，竟飛紅了起來，咬著嘴唇道：「我……我甚至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大姐……」話未說完，臉更紅了，突然轉身奔了開去。

這時一輛華麗的大車駛來，少女們將那袋子抬了上去，「瓊花三娘子」也各自上了馬，馬車立刻絕塵而去。

※※※

馬車向南而行，正是經鄂入川，由川入黔的路途。

一路上，俞佩玉仍是掙扎嘶叫，痛苦不堪，「瓊花三娘子」非但沒有虐待他，反而對他照料得無微不至。

那潑辣刁蠻的鐵花娘，眉目間竟有了憂鬱之色，金花娘知道她嘴裏不說，其實已在暗暗為「他」擔心。

銀花娘卻不時在一旁冷言冷語，道：「你瞧三妹，人家幾乎殺了她，她卻反而愛上人家了，」

金花娘笑道：「三妹平時眼高於頂，將天下的男人都視如糞土，我正擔心她一輩子嫁不出去，如今她居然也找著了個意中人，咱們豈非正該為她歡喜才是。」

銀花娘道：「但他卻是咱們的仇人。」

金花娘微笑道：「什麼叫仇人，他又和咱們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仇恨，何況他若做了三妹的夫婿，仇人豈非也變成親家了麼？」

銀花娘怔了怔，笑道：「我真不懂三妹怎會看上他的。」

金花娘道：「他不但是少見的美男子，而且武功又是頂兒尖兒的，這樣的少年，誰不歡喜，何況三妹豈非正到了懷春的年紀了麼？」

銀花娘咬了咬牙，打馬而去。

這一行人行跡雖詭秘，但肯大把地花銀子，誰會對她們不恭恭敬敬，一路上曉行夜宿，倒也無話。

過了長江之後，她們竟不再投宿客棧，一路上都有富室大戶客客氣氣地接待她們，原來「天蠶教」的勢力已在暗中慢慢伸延，已到了江南，那些富室大戶，正都是「天蠶教」的分支弟子。

最令金花娘姐妹歡喜的是「他」痛苦竟似漸漸減輕了，有時居然也能安安穩穩地睡一覺。

她們自然不知道這是因為「罌粟花」的毒性雖厲害，但只要能掙扎著忍受過那一段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毒性自然而然地就會慢慢減輕，只是若沒有人相助，十萬人中也沒有一個能忍受過這段痛苦煎熬的，若非「瓊花三娘子」如蛆附骨的追蹤，俞佩玉此刻只怕早已沉淪。

瞧著「他」日漸康復，鐵花娘不覺喜上眉梢，但銀花娘面色卻更陰沉，她竟似對俞佩玉有化解不開的仇恨。

俞佩玉人雖漸漸清醒，卻如大病初癒，沒有一絲力氣。

他想到自己竟險些淪入那萬劫不復之地，不禁又是一身冷汗，人生的禍福之間，有時相隔的確只有一線。

只是「瓊花三娘子」雖然對他百般照顧，他心裏卻更是忐忑不安，不知道這行事詭秘的三姐妹，又在打什麼主意。

由鄂入川，這一日到了桑坪壩。

桑坪壩城鎮雖不大，但街道整齊，市面繁榮，行人熙來攘往，瞧見這三姐妹縱馬入城，人人俱都為之側目。

「瓊花三娘子」竟下了馬攜手而行，眼波橫飛，巧笑嫣然，瞧著別人為她們神魂顛倒，她們真有說不出的歡喜。

銀花娘突然拍了拍道旁一人的肩頭，媚笑道：「大哥可是這桑坪壩上的人麼？」

這人簡直連骨頭都酥了，瞧見那隻柔若無骨的春蔥玉手還留在自己肩上，忍不住去悄悄捏著，痴痴笑道：「誰說不是呢？」

銀花娘似乎全不知道手已被人捏著，笑得更甜，道：「那麼大哥想必知道馬嘯天住在哪裏了。」

那人聽到「馬嘯天」這名字，就像是突然挨了一皮鞭似的，手立刻縮了回去，陪笑道：「原來姑娘是馬大爺的客人，馬大爺就住在前面，過了這條街，向左轉，有棟朱門的大宅院，那就是了。」

銀花娘眼皮一轉，突然附在他耳邊悄笑道：「你為什麼要怕馬嘯天？只要你有膽子，晚上來找我，我……」往他耳朵裏輕輕吹了口氣，嬌笑著不再往下說。

那人靈魂都被她吹出了竅，漲紅了臉，掙扎著道：「我……我不敢。」

銀花娘在他臉上一擰，笑啐道：「沒用的東西。」

那人眼睜睜瞧著她們走遠，心裏還是迷迷糊糊的，如做夢一樣，摸著還有些癢癢的臉，喃喃道：「格老子馬嘯天，好東西全被你弄去了，老子……」

忽然覺得臉上癢已轉痛，半邊臉已腫得像隻桃子，耳朵裏更像是有無數根尖針在往裏刺，他痛極，駭極，倒在地上殺豬般大叫起來。

金花娘遠遠聽到這慘叫聲，搖頭道：「你又何苦？」

銀花娘咯咯笑道：「這種專想揩油的傢伙，不給他點教訓成麼，大姐什麼時候變得仁慈起來了，難道已真準備做唐家的孝順好媳婦。」

金花娘臉色變了變，不再說話，沉著臉向前走，只見前面一圍高牆，幾個青皮無賴正蹲在朱紅大門前的石獅子旁玩紙牌。

銀花娘走過去，一腳將其中一人踢得飛了起來，另幾條大漢驚怒之下，呼喝著跳起，銀花娘卻瞧著他們甜甜笑道：「請問大哥們，這裏可是馬大爺的家麼？」

瞧見她的笑容，這些漢子們的怒氣已不知到哪裏去了，幾個人眼珠子骨碌碌圍著她身子打轉。

其中一人笑嘻嘻道：「我也姓馬，也是馬大爺，小妹子你找我有什麼事呀？」

銀花娘嬌笑道：「你這張臉好像不太對嘛。」

她嬌笑著又去摸那人的臉，那人正湊上嘴去親，那知銀花娘反手就是一個耳光，又將他打得飛了出去。

其餘的幾條大漢終於怒喝著撲了上去。

銀花娘嬌笑道：「我可不準備做人家的好媳婦，手狠心辣些也沒關係。」

她竟是存心和金花娘鬥氣，只見那些大漢，被打得東倒西歪，頭破血流，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金花娘氣得只是冷笑，索性也不去管她。

突聽一人吼道：「格老子，是哪個龜兒子敢在老子門口亂吵，全都給老子住手。」七八個人前呼後擁，圍著條滿面紅光的錦衣大漢，大步走了出來。

銀花娘嬌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馬大爺出來了，果然好威風呀，好煞氣。」

那七八個人一齊瞪起眼睛來想要呼喝，馬嘯天瞧見了她們，面上卻已變了顏色，竟在門口，就地撲通跪倒，恭聲道：「川北分舵弟子馬嘯天，不知三位香主駕到，有失遠迎，罪該萬死，但望三位香主恕罪。」

銀花娘臉一板，冷笑道：「馬大爺居然還認得咱們麼，幸好馬大爺出來得早，否則我們真要被馬大爺手下的這些好漢們打死了。」

明明是她打別人，卻反說別人打她。

馬嘯天汗流浹背，那敢抗辯，賠笑道：「那些畜生該死，弟子必定要重重地治他們罪……」

金花娘終於走了過去，淡淡道：「那也沒什麼，就饒了他們吧，卻不知馬舵主可有地方安頓咱們，最好是清靜些的地方，咱們還有病人在車上。」

馬嘯天連連稱是，躬身迎客，別的人瞧見平日不可一世的馬大爺，今日竟對這三個女子如此敬畏，更早已駭呆了。

等到金花娘走進了門，銀花娘突然冷笑道：「我大姐雖說饒了他們，我可沒說。」

馬嘯天滿頭大汗，吃吃道：「弟子知道……弟子懂得。」

鐵花娘忍不住悄悄拉著銀花娘袖子道：「二姐你明知大姐近來心情不好，又何苦定要惹她生氣？」

銀花娘冷笑道：「她又沒有替我找著個如意郎君，我何必要拍她馬屁。」將袖子一摔，昂著頭走了進去。

※※※

馬嘯天將「瓊花三娘子」引入花廳，突然摒退了從人，賠笑道：「弟子隨時準備著三位香主大駕光臨，又知道三位香主喜歡清靜，早已為香主們準備了個舒適地方。」

金花娘道：「在哪裏？」

馬嘯天道：「就在這裏。」

他微笑著將廳上掛著的一幅中堂掀起，後面竟有個暗門，打開門就是條地道，居然佈置著幾間雅室。

銀花娘冷冷道：「咱們又不是見不得人的，為何要躲在地洞裏。」

馬嘯天滿懷高興，被潑了頭冷水，訥訥道：「香主若覺不好，後園中也還有別的地方……」

金花娘沉著臉開口道：「這裏就好。」

她當先走了進去，幾個少女抬著俞佩玉跟在後面。

俞佩玉見到她們來的地方越來越隱秘，自己這一去更不知如何得了，只是他縱然一萬個不情願，卻已是身不由主。

少女們將俞佩玉放在床上，就掩起門走了。

密室中什麼聲音也聽不到，俞佩玉躺在床上，正望著房頂胡思亂想，一個人已推門走了進來，卻是鐵花娘。

她靜靜坐在床頭，含笑瞧著俞佩玉，也不說話。

俞佩玉終於忍不住道：「此番當真多虧了姑娘，否則在下只怕……只怕……」

鐵花娘嫣然一笑道：「你不恨我們了？」

俞佩玉也不知該如何回答這句話，只得嘆了口氣，道：「在下從未恨過姑娘們，只要姑娘們莫……莫要……」

鐵花娘道：「莫要胡亂殺人，是麼？」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自己也說過，人殺多了，容貌也會變得醜惡的。」

鐵花娘又靜靜地瞧了他半晌，突然笑道：「你喜歡我長得美些麼？」

俞佩玉訥訥道：「我……在下……」

他說「喜歡」也不好，說「不喜歡」也不好，急得滿頭大汗，只覺回答這少女的問話，竟比幹什麼都吃力。

鐵花娘眼睛瞧著他，道：「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這又有什麼不敢回答的呢？」

俞佩玉暗暗嘆了口氣，道：「自然是喜……喜歡的。」

鐵花娘嫣然一笑，又道：「你要我聽你的話麼？」

這刁鑽的少女，問的話竟越來越古怪了。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自顧尚且不暇，又怎敢要姑娘聽在下的話。」

鐵花娘柔聲道：「只要你要我聽你的話，我就肯聽你的話。」

俞佩玉吃吃道：「但……但在下……」

鐵花娘道：「你難道喜歡我去殺人？」

俞佩玉失聲道：「在下並無此意。」

鐵花娘笑道：「那麼你是要我聽你的話了。」

俞佩玉又嘆了口氣，只得點頭道：「是。」

鐵花娘突然跳起來在他臉上親了親，嬌笑著奔了出去，俞佩玉瞧著她身影消失在門後，喃喃道：「她為何突然如此歡喜？難道她以為我答應了她什麼？」想到她們對那唐公子的糾纏，他不禁又捏了把冷汗。

這些天，他雖日益清醒，但總是覺得虛弱無力，神思困倦，想著想著，竟迷迷糊糊睡著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覺一個光滑柔軟的身子，鑽進了他的被窩，輕輕咬他的脖子，輕輕對著他耳朵吹氣。

俞佩玉一驚醒來，秘室裏燈已熄了，他什麼也瞧不見，只覺滿懷俱是軟玉溫香，香氣如蘭，令他心跳。

他不禁失聲道：「你……你是誰？」

身旁那人兒也不答話，卻解開了他的衣襟，蛇一般鑽進他懷裏，纖纖十指，輕輕搔著他的背脊。

俞佩玉知道這投懷送抱的，除了鐵花娘，再不會有別人，只覺一顆心越跳越厲害，沉住氣道：「你若是真聽我的話，就趕快出去。」

他身旁的人卻媚笑道：「誰要聽你的話，我要你聽我的話，乖乖的……」低沉而微帶嘶啞的話聲充滿了挑逗。

俞佩玉失聲道：「銀花娘！是你！」

銀花娘膩聲道：「你要聽我的話，我絕不會令你失望的。」

俞佩玉滿身神力，此刻竟無影無蹤，竟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又是心跳，又是流汗，突然道：「你將燈燃起來好麼？」

銀花娘道：「這樣不好麼？」

俞佩玉道：「我想瞧瞧你。」

銀花娘吃吃笑道：「想不到你竟也是個知情識趣的風流老手，好，我就依了你。」

她赤著足跳下了床，摸索著尋到火石燃起了燈，燈光照著她誘人的身子，她媚笑著瞧著俞佩玉，嬌笑道：「你要瞧，就讓你瞧個夠吧。」

俞佩玉冷冷道：「我正是要瞧瞧你這無恥的女子，究竟無恥到什麼程度，你自以為很美，我瞧了卻要作嘔。」

他平生從未說過這麼刻毒的話，此刻為了故意激怒於她，竟撿那最能傷人的話，一連串說了出來。

銀花娘媚笑果然立刻不見了，嫣紅的笑靨，變為鐵青，春情蕩漾的眼波，也射出了惡毒的光，嘶聲道：「你……你竟敢……竟敢捉弄我。」

俞佩玉生怕她還要上來糾纏，索性破口大罵，道：「你縱然不顧羞恥，也該自己去照照鏡子，瞧瞧你……」

他越罵越是厲害，春情再熱的女子，挨了他這一頓大罵後，也要涼下來的，銀花娘嘴唇發白，顫聲道：「你以為你自己是個美男子，是麼？我倒要看你能美到幾時？」

突然，將牆上掛著的一柄刀抽了下來，衝到床前，扼住了俞佩玉的脖子，獰笑道：「我現在就叫你變成世上最醜怪的男人，叫天下的女人一瞧見你就要作嘔，看你還神不神氣？」

俞佩玉只覺冰涼的刀鋒，在他面頰上劃過，他非但不覺痛苦，反覺有一種殘酷的快感，竟大笑起來。

銀花娘瞧見著這張毫無瑕疵的臉，在自己刀鋒下扭曲，眼看著鮮紅的血，自他蒼白的面頰上流出。

她只覺手掌發抖，這第二刀竟再也劃不下去－－一個人若想毀去件精美的藝術傑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俞佩玉卻瞪著她，大笑道：「動手呀！你為何不動手了？這張臉本不是我的，你毀了它，對我正是種解脫，我正該感謝你，我不會心疼的。」

被刀鋒劃開的肌肉，因大笑而扭曲、撕裂，鮮血流過他眼睛，他目光中正帶著種瘋狂的解脫之意。

銀花娘只覺冷汗已浸濕了刀柄上的紅綢，嘶聲道：「就算你不會心疼，但有人卻會心痛的，我得不到你，就毀了你，看她會不會再要你這又醜又怪的瘋子？」

她竟也瘋狂般大笑起來，第二刀終於又劃了下去。

突然，「砰」的一聲，門被撞開，鐵花娘衝了進來，抱住了銀花娘的腰，一面往後拖，一面叫道：「大姐，快來呀，你看二姐發瘋了。」

銀花娘不住用手去撞她，大笑道：「我沒有瘋，你的如意郎君才瘋了，他竟說他的臉不是自己的，這瘋子就給你吧，送給我也不要了。」

# 第九章 意外之變

俞佩玉、銀花娘、鐵花娘三人正糾纏中，金花娘已披著衣裳，奔了進來，瞧見了床上滿面流血的俞佩玉，失聲驚呼道：「這……這是你做的事？」

銀花娘大笑道：「是我又怎樣，難道你也心疼……」

話未說完，金花娘的手掌已摑在她臉上。

清脆的掌聲一響，笑聲突然頓住，吵亂的屋子突然死寂，鐵花娘鬆了手，銀花娘一步步往後退，貼住了牆，眼睛裏射出兇光，顫聲道：「你打我，你竟敢打我？」

金花娘跺腳道：「你為何要做這樣的事？」

銀花娘跳了起來，大叫道：「我為何不能做這樣的事，你只知道老三喜歡他，可知道我也喜歡他？你們都有意中人，為何我不能有？」

金花娘呆住了，道：「你……你不是恨他的麼？」

銀花娘嘶聲道：「不錯，我恨他，我更恨你，你只知道老三年紀大了，要找男人，可知道我的年紀比她還大，我難道不想找男人？」

金花娘呆了半晌，長嘆道：「我實在沒有想到，你還要我為你找男人，你的……你的男人難道還不夠多，還要別人為你找？」

銀花娘狂吼一聲，突然衝了出去。

只聽她呼喊聲自近而遠：「我恨你，我恨你們……我恨世上所有的人，我恨不得天下人都死個乾淨！」

金花娘木然站在那裏，久久都動彈不得，鐵花娘卻已衝到床前，瞧見俞佩玉的臉，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

俞佩玉反覺出奇的平靜，喃喃道：「世上是永遠不會有毫無缺陷的事，這道理高老頭為何不懂得，他此刻若是瞧見了我，又不知該是什麼感覺……」

他突然覺得很好笑，竟又大笑了起來，他終於又解脫了一重縛束，他心裏只覺出奇的輕鬆。

鐵花娘頓住了哭聲，吃驚的瞧著他，他此刻心裏的感覺，她自然無法瞭解，任何人也無法瞭解的。

※※※

三天後，俞佩玉自覺體力已恢復了大半，但臉上卻已繃滿了白布，只露出一雙鼻孔，和兩隻眼睛。

金花娘與鐵花娘瞧著他，心裏充滿了歉疚與痛苦。

金花娘終於嘆道：「你真的要走了麼？」

俞佩玉笑道：「該走的時候，早已過了。」

鐵花娘突然撲過去，摟住了他，大聲道：「你不要走，無論你變成什麼樣子，我……我還是對你好的。」

俞佩玉笑道：「你若真的對我好，就不該不放我走，一個人若不能自由自主，他活著豈非也沒什麼意思了。」

金花娘黯然道：「至少，你總該讓我們瞧瞧你，你已變成什麼樣子？」

俞佩玉道：「無論變成什麼樣子，我還是我。」

他輕輕推開鐵花娘，站了起來，突又笑道：「你們可知道，我出去後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金花娘道：「你莫非要去尋我那可惡的二妹。」

俞佩玉笑道：「我的確要去找個人，但卻不是找她。」

鐵花娘揉了揉眼睛，道：「你要找誰？」

俞佩玉道：「我先要去尋那唐公子，叫他到這裏來見你們，再去尋唐無雙唐老前輩，告訴他『瓊花三娘子』並不是他想像中那麼壞的人。」

金花娘垂下了頭，幽然嘆道：「我……我真不知該如何謝你。」

俞佩玉笑道：「你們若能坐在這裏，讓我自己走出去，就算是感謝我了。」

他大步走出去，沒有回頭，金花娘與鐵花娘果然也沒有跟著他．她們的眼淚早已流下了面頰。

俞佩玉只覺心裏無牽無掛，也不必對任何人有所歉疚，他既然從未虧負過別人，別人的眼淚也就拉不住他。

他開了地室的門，掀起了那幅畫，夕陽就斜斜地照上了他的臉，此刻雖未黃昏，卻已將近黃昏。

他用手擋住陽光，另一隻手關起了地道的門，突然他兩隻手一齊垂下，連腳步也無法抬起。

這花廳的樑木上，竟懸著一排人，死人！

鮮血，猶在一滴滴往下滴落，他們的血似乎還未冷，他們每個人咽喉都已洞穿，又被人用繩索穿過咽喉上的洞，死魚般吊在橫樑上，吊在最前面的一個，赫然就是此間的主人。

這件事，顯然只不過是下午才發生的，只因正午時這殷勤的主人還曾去過地室，送去了食物和水。

這許多人同時被人殺死，地室中毫未聽出絲毫動靜，殺人的人，手腳當真是又毒辣，又俐落，又乾淨。

俞佩玉站在那裏，瞧了兩眼，想回到地室中去，但目光一轉，突又改變了主意，大步走出了花廳。

他心裏縱然有些驚駭，但別人也絕對瞧不出來，他從那一行屍身旁走過，就像是走過一行樹似的。突聽一人喝道：「是什麼人？站住！」

俞佩玉立刻就站住了，瞧不出絲毫驚慌，也瞧不出絲毫勉強，就好像早已知道有人要他站住似的。

那人又喝道：「你過來。」

俞佩玉立刻就轉過身，走了過去，於是他就瞧見，這時從另一扇門裏走出來的，竟是那金燕子。

他雖覺有些意外，但簡直連眼色都沒有絲毫變化，金燕子面上卻滿是驚奇之色，厲聲道：「你是從哪裏走出來的？我方才怎地未瞧見你？」

俞佩玉淡淡道：「我是從出來的地方走出來的。」

金燕子喝道：「你是否和『瓊花三娘子』藏在一起？」

俞佩玉道：「是不是又和你有何關係？」

他話未說完，金燕子掌中的劍已抵在他咽喉上。

她自然再也不會認出這是俞佩玉。

俞佩玉不但面目全被包紮住，他此刻的從容、鎮定和灑脫，也和從前像是完全兩個人了。

莫說是只有一柄劍抵住他的咽喉，就算有一千柄、一萬柄劍已刺入他的肉，他只怕都不會動一動聲色。

一個人若是眼瞧著自己的父親在面前慘死，卻被人指為瘋子，還不得不承認自己的仇人就是明明已死了的父親，世上還有什麼能令他覺得不能忍受的事？一個人若面對著自己最心愛的人，而不能相認，世上還有什麼能令他覺得痛苦的事？一個人若經歷了數次死亡，只因奇蹟而未死，世上又還有什麼能令他覺得害怕的事？一個人若已從極美變為極醜，世上又還有什麼事是他看不開的？

一個人若已經歷過別人無法思議的冤屈、恐嚇、危險、痛苦，豈非無論什麼事也不能令他動心。

俞佩玉這份從容、鎮定與灑脫，正是他付了代價換來的，世上再也沒有別的人能付出這代價。

世上正也再沒有別人能比得上他。

※※※

金燕子掌中劍，竟不知不覺的垂落了下來。

她忽然發覺自己若想威嚇這個人，簡直已變成件可笑的事，這人的鎮定，簡直已先嚇住了她。

俞佩玉瞧著她，突然笑道：「神刀公子呢？」

金燕子失聲道：「你……你認得我？」

俞佩玉道：「在下縱不認得姑娘，也知道姑娘與神刀公子本是形影不離的。」

金燕子盯著他的眼睛，道：「我怎地覺得你有些眼熟。」

俞佩玉道：「頭上受傷裹布的人，自然不止我一個。」

金燕子厲聲道：「你究竟是誰？」

俞佩玉道：「在下俞佩玉。」

金燕子一張美麗的臉，立刻扭曲了起來，顫聲道：「俞佩玉已死了，你……你……」

俞佩玉笑道：「姑娘可知這世上有兩個俞佩玉，一個已死了，一個卻還活著，在下只可惜不是那死了的俞佩玉，而他的朋友似乎比我多些。」

金燕子長長吐出口氣，道：「這些人，可是你殺死的？」

俞佩玉道：「這些人難道不是姑娘你殺死的麼？」

金燕子恨恨道：「這些人作惡多端，死十次也不算多，我早已有心殺死他們，只可惜今天竟來遲了一步？」

俞佩玉訝然道：「原來姑娘也不知道殺人的是誰……」

突聽一人緩緩道：「殺人的是我。」

這話聲竟是出奇的平淡，聲調既沒有變化，話聲也沒有節奏，「殺人的是我」這五個字自他口中說出，就好像別人說「今天天氣不錯」似的，他似乎早已說慣了這句話，又似乎根本不覺得殺人是件可怕的事。

隨著語聲，一個人突然出現在他們眼前，以俞佩玉和金燕子的眼力，竟都未瞧出這人是從哪裏來的。

他們只覺眼前銀光一閃，這人便已出現了。

他穿著的是件銀光閃閃的寬袍，左面的袖子，長長飄落，右面的袖子，卻束在腰間絲裏，竟是個獨臂人！

他胸前飄拂著銀灰色的長髯，腰上繫著銀灰色的絲，腳上穿著銀灰色的靴子，銀冠裏束著銀灰色的頭髮。

他的一張臉，竟赫然也是銀灰色的！銀灰色的眉毛下，一雙銀灰色的眸子裏，射出了比刀還鋒利的銀光。

金燕子縱橫江湖，平日以為自己必是世上膽子最大的女人，但此刻卻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失聲道：「這些人都是你殺的？」

銀光老人淡淡道：「你以為老夫只剩下一條手臂，就不能殺人了麼？老夫若不能殺人，這世上的惡人只怕就要比現在多得多了。」

金燕子訥訥道：「前輩……不知前輩……」

銀光老人道：「你也不必問老夫的名姓，你既是『天蠶教』的對頭，便是老夫的同路人，否則此刻你也不會再活在世上。」

若是換了別人在金燕子面前說這種話，金燕子掌中劍早已到了他面前，但此刻這老人淡淡說來，金燕子竟覺得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道：「不知前輩可找著了那『瓊花三娘子』麼？」

銀光老人道：「你和她們有什麼仇恨？」

金燕子咬牙道：「仇恨之深，一言也難說盡。」

銀光老人道：「你一心想尋著她們？」

金燕子道：「若能尋著，不計代價。」

銀光老人道：「好，你若要找她們，就跟老夫來吧。」

他袍袖飄飄，走出了花廳，穿過後園，走出小門，後門外的寬街上靜悄悄的，瞧不見一個人。

金燕子跟在他身後，滿臉俱是興奮之色，俞佩玉竟也跟著走了來，心裏卻充滿了疑惑。

這老人明明不知道「瓊花三娘子」在哪裏，為何說要帶金燕子去找，他縱能將馬嘯天等人都殺死，但獨臂的人，又怎能將那許多死屍吊起在樑上－－這兩件事，他顯然是在說謊，他為何要說謊？

說謊的人，大多有害人的企圖，但以這老人身法看來，縱要殺死金燕子，也不過是舉手之勞，又何必要如此費事？

他究竟想將金燕子帶到哪裏去？

這老人卻始終沒有瞧俞佩玉一眼，就好像根本沒有俞佩玉這個人似的，俞佩玉默默地跟著他，也不說話。

這老人雖沉得著氣，俞佩玉也是沉得住氣的。

金燕子卻有些沉不住氣了。

這時天色越來越暗，他們走的路也越來越荒僻，這奇詭神秘的老人走在月光下，就像是個銀色的幽靈。

金燕子終於忍不住問道：「那『瓊花三娘子』究竟在哪裏？」

銀光老人頭也不回，淡淡道：「邪惡的人，自然在邪惡的地方。」

少女們對「邪惡」這兩字總是特別地敏感的。

金燕子不覺失聲道：「邪惡的地方？」

銀光老人道：「你若不敢去，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金燕子咬了咬牙，再不說話，俞佩玉仔細咀嚼「邪惡的地方」這五個字，只覺這老人的居心更是難測。

那銀光老人大袖飄飄，走得看來並不快，大半個時辰走下來，卻早已走出了城，金燕子近年崛起江湖，聲勢不弱，她既以「燕子」兩字成名，輕功自是高手，但跟著這老人一路走來，竟不覺發了喘息。

倒是俞佩玉，雖然體力未復，此刻還未覺得怎樣，只不過對這老人的武功，更生出警惕之心。

只見這老人在樹林裏三轉兩轉，突然走到山坡前，山勢並不高，但怪石嵯峨，寸草不生，看來竟甚是險惡。

山岩上有塊凸出的巨石，上面本來鑿著三個大字，此刻卻是刀痕零亂，也不知被誰用刀斧砍了去。

俞佩玉暗道：「岩上的字，本來想必便是山名，但卻有人不惜花費偌大力氣，爬上去將它砍掉，這卻又是為的什麼？難道這山名也有什麼秘密，所以那人才不願被別人瞧見，但這三個字的山名，又會有什麼秘密？」

要知俞佩玉屢次出生入死後，已深知世上人事之險惡，所以無論對什麼事，都不禁分外小心。

在別人眼中看來無足輕重的事，他看來卻認為大有研究的價值，只要稍有疑惑之處，他便絕不會放過的。

只不過他現在已學會將無論什麼事都放在心裏，所以他此刻疑惑雖越來越重，卻仍神色不動，更不說破。

那老人身子也未見作勢，又飄飄掠上了山岩，掠到那塊突出的巨石後，金燕子正想跟上去。

突聽「格」的一響，那塊有小屋子般大小的千斤巨石，竟緩緩移動了開來，露出後面一個黝黑的洞穴。

這變化就連俞佩玉也不免吃了一驚，金燕子更是瞧得目瞪口呆，兩隻手本來作勢欲起，此刻竟放不下來。

只聽那老人喚道：「你兩人為何還不上來？」

金燕子轉頭瞧了俞佩玉一眼，突然悄聲道：「此行危險得很，你為何要跟來，快走吧。」

俞佩玉微笑道：「既已跟到這裏，再想走只怕已太遲了。」

金燕子皺眉道：「為什麼？」

俞佩玉再不答話，竟當先掠了上去，只覺那老人一雙利銳的眼睛正在盯著他，似乎想瞧瞧他功力的高下。

他心念一轉，十成功力中，只使出了五成。

那老人面色雖絲毫不動，目中卻似露出了不滿之色，這時金燕子已全力迎了上去，那老人才覺得滿意了些。

俞佩玉心裏又不覺奇怪：「他若要害我們，我們武功越差，他動手就越方便，他本該高興才是，但瞧他的神色，卻似希望我們的武功越強越好，這又是為了什麼？他心裏到底是在打的什麼主意？」

金燕子已掠了上去，只是那洞穴黑黝黝的，竟是深不見底，裏面不住有一陣陣陰森森的寒風吹出來！

那方巨岩被移開後，恰巧移入旁邊一邊凹進去的山岩裏，計算得實在妙極，而這塊重逾千萬斤的巨岩，竟能被一個人移開，其中的機關做得自然更是妙到毫巔，這樣的機關也不知要費多少人力物力才能造成，若非要隱藏什麼重大的秘密，誰肯花這麼大的力量。

到了這時，金燕子也不禁動了疑心，訥訥道：「瓊花三娘子會在這山洞裏？」

銀光老人道：「這山洞本是『天蠶教』藏寶的秘穴，『瓊花三娘子』若非教中的主壇壇主，休想進得去哩。」

金燕子忍不住道：「天蠶教的秘密，前輩又怎會知道？」

銀光老人淡淡一笑道：「天下又有幾件能瞞得住老夫的秘密。」

這話若是旁人說出來，金燕子縱不認為他是虛言搪塞，也要認為他是吹牛，但到了這老人嘴裏，分量卻大是不同。

金燕子竟覺口服心服，想了想，喃喃道：「奇怪，天蠶教遠在苗疆，藏寶秘穴卻在這裏。」

銀光老人目光一寒，道：「你不敢進去了麼？」

金燕子長長吸了口氣，大聲道：「只要能找得到『瓊花三娘子』，上刀山，下油鍋也沒關係。」

銀光老人目光立刻和緩，道：「好，很好，只要你能膽大心細，處處留意，老夫保證你絕無危險，你們只管放心進去吧。」

俞佩玉突然道：「在下並無進去之意。」

他直到此刻才說話，本來要說的是：「我知道「瓊花三娘子」絕不在這山洞裏，你為何要騙人？」

但他知道這句話說出來後，那老人絕不會放過他，他此刻未必是這老人的敵手，所以才先試探一句。

銀光老人目中果然又射出了寒光，道：「你不想進去？」

俞佩玉道：「在下也不要找『瓊花三娘子』，為何要進去？」

金燕子趕緊道：「這本不關他的事，我根本不認得他的。」

銀光老人淡淡道：「你若不願進去，老夫自也不勉強你。」

他手掌有意無意間在那無名山岩上輕輕一拍，掌擊山岩，毫無聲音，但山石上卻多了個如刀斧鑿成般的掌印。

俞佩玉笑道：「在下雖本無進去之意，但天蠶教的藏寶秘穴，究竟也不是人人可以進去的，既然有此機會，進去瞧瞧也好。」

銀光老人也不理他，卻自懷中取出了一柄長約一尺三寸的銀鞘短劍，和一個銀色火摺子，一起交給了金燕子，道：「此劍削鐵如泥，這火摺子也非凡品，你帶在身邊，必有用處，只是要小心保管，千萬莫要遺失了。」

金燕子道：「多謝前輩。」

她和俞佩玉剛走進洞穴，那方巨岩竟又緩緩合起。

金燕子大駭道：「前輩合起這石頭，咱們豈非出不去了。」她縱身又想躍出，誰知洞外一股大力湧來，竟將她推得踉蹌向後跌倒。

只聽銀光老人道：「你要出來時，以那短劍擊石七次，老夫便知道了……」

話猶未了，巨石已完全合起，不留絲毫空隙。

洞穴裏立刻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突見一縷銀花爆出，金燕子已亮起了那奇形火摺子，只見銀星不住四下飛濺，一道淡淡的銀光直射出來。

銀光照著俞佩玉的臉，他面目雖被白布繃住，但一雙眸子卻在灼灼發光，瞧不出有絲毫驚慌之色。

金燕子也不知這人到底是痴是呆，還是膽子特別的大，卻嘆道：「此事明明與你無關，你何苦要跟著來？」

俞佩玉暗嘆道：「這位姑娘脾氣雖然大些，但心地倒當真善良得很，到了此刻，還一心在為別人著想。」

這些天來，他遇著的女子不是心地險惡，便是刁鑽古怪，驟然發覺金燕子的善良，不覺大生好感，微笑道：「兩人在一起，總比孤身涉險的好。」

金燕子怔了怔，道：「你是為了我才來的？」

俞佩玉笑道：「姑娘既是那位俞佩玉的朋友，便等於是在下的朋友一樣。」

金燕子盯了他一眼，面靨突然飛紅了起來，幸好那銀光甚是奇特，她面色是紅是白別人根本無法分辨。

她扭轉頭，默然半晌，突又道：「你猜那老人他竟是何心意？」

俞佩玉沉吟道：「姑娘你說呢？」

金燕子道：「他若是要害我，又怎會將如此貴重之物交給我，何況瞧他那一掌之力，要取我兩人的性命，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俞佩玉道：「不錯，此人掌力陰柔而強勁，功力已爐火純青，看來竟不在武當出塵道人的『綿掌』之下……」

金燕子道：「但他若無惡意，又為何定要逼你進來，而且又將出路封死，先斷了咱們的退路，讓咱們只有往前闖。」

俞佩玉笑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往前闖闖再說吧。」

金燕子終於又忍不住回頭瞧了他一眼，突然笑道：「我膽子素來很大的，不想你竟比我還大，在你身旁，我就算想害怕，也覺得不好意思害怕了。」

朦朧的銀光下，她笑容看來是那麼明朗，在如此明朗的笑容後，看來是藏不住絲毫秘密的。

俞佩玉不禁暗暗嘆道：「天下的女子若都像她這麼樣，這世界只怕就會太平的多了……」

※※※

俞佩玉要過那火摺子，當先開路。

銀光映照下，他突然發覺這山洞兩壁，都雕刻著極精細的圖畫，每幅圖都有一男一女，神情栩栩如生。

金燕子只瞧了一眼，臉已飛紅了起來，呼道：「這鬼地方果然『邪惡』，怎地……怎地……」

俞佩玉臉也不覺發熱，他實也想不到在這種陰森詭秘的山洞裏，竟會雕刻著如此不堪入目的圖畫。

只見金燕子話未說完，已掩著臉向前直奔。

突然間，黑暗中轉出兩個人來，兩柄大刀，閃電般向金燕子直砍了下去，刀風強猛，無與倫比。

俞佩玉失聲喝道：「小心。」

喝聲出口，他人已衝了過去，抱住了金燕子，就地一滾，只覺寒風過處，刀鋒堪堪擦身而過。

接著，「噹」的一響，長刀竟砍在地上，火星四濺，但一刀砍過後，這兩個人便又緩緩退了回去。

俞佩玉苦笑道：「原來這竟是石頭人。」

金燕子道：「若不是你，我就要變成死人了。」

俞佩玉只覺一陣陣香氣如蘭，襲人欲醉，俯下頭，這才發覺金燕子還被他抱在懷裏，櫻唇距離他不過三寸。

他的心不覺立刻跳了起來，正想道歉。

誰知金燕子竟又咯咯笑道：「你說的那神刀公子，若是瞧見咱們這樣子，只怕也要氣死了，我真希望他現在就在這裏瞧著。」

俞佩玉本怕她嬌羞惱怒，誰知她竟比自己還要爽朗一點，也不會裝模作樣地故作扭捏之感。

一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能遇著個心胸明朗的女子，實在是件走運的事，俞佩玉也覺甚是開心，忍不住笑道：「他這次怎地沒有跟著你，倒的確是件怪事。」

金燕子笑道：「他一天到晚就像蒼蠅似的盯著我，別人只要瞧我一眼，他就生氣，我實在煩都煩死了，找著個機會，就立刻溜走，他只怕……」

語聲突然頓住，目光凝注著俞佩玉身後，道：「你……你瞧……」

俞佩玉轉首望去，只見他身後的山石，像是道門戶的模樣，門楣上刻著八個字，被銀光一照，顏色慘碧。

「銷魂媚宮，妄入者死！」

金燕子盯著這八個字，皺眉道：「天蠶教的藏寶地，怎會叫做銷魂媚宮？」

俞佩玉瞧見那些圖畫，再瞧見「銷魂媚宮」這四個字，便知道這洞穴不但「邪惡」，而且還必定極神秘，極危險，也可能是極香豔的地方，就像是那些令人害怕，又令人嚮往的傳說一樣。

他目光直視著金燕子，突然道：「你還要進去？」

金燕子笑道：「這八個字難道就能將咱們嚇退了麼？」

俞佩玉道：「若是『瓊花三娘子』並不在裏面呢？」

金燕子怔了怔道：「她們怎會不在裏面？那老人怎會騙我？」

俞佩玉嘆道：「據我所知，『瓊花三娘子』是絕不會在裏面的，至於那老人為何要騙你，我卻也想不通了。」

金燕子沉思了半晌，緩緩道：「你說，咱們既已到了這裏，還能回頭麼？」

她掠了掠鬢邊亂髮，接著道：「現在咱們就算在那石頭上敲七百下，那老人也不會放咱們出去的，他既然要將咱們騙進洞，想必總有些用意。」

俞佩玉沉聲道：「入了此門後，每走一步，都可能遇著意想不到的危險，你……你為何不等在這裏，讓我一個人進去瞧瞧再說。」

金燕子嫣然一笑，道：「你自己說過，兩人在一起，總比孤身涉險好得多。」

在這種孤獨危險的地界，人總是會將自己的本性顯露出來，可恨的人會令人覺得更可恨，可愛的人卻會變得更可愛了。

俞佩玉竟不覺拉住了金燕子的手，笑道：「走吧，只要小心些，我想也不會……」

話未說完，突覺腳下一軟，腳下的石地竟裂開個大洞，兩人的身子，眼見已將直跌下去。

金燕子忍不住失聲驚叫，只覺俞佩玉拉著她的那隻手一緊，一股大力傳來，將她送上了地面。

而俞佩玉自己卻已跌了下去。

金燕子借著俞佩玉一甩之力，凌空翻身，落在洞邊，失聲道：「你……你沒事麼？」

那地洞竟深達十餘丈，只見火摺子的銀光在下面閃動著，也瞧不見俞佩玉究竟是生是死。

金燕子已急出了眼淚，嘶聲道：「你怎地不說話呀？」

地洞裏還是沒有應聲。

金燕子眼睛一閉，竟也要往下面跳。

就在這時，突覺一個人緊緊拉住了她。

金燕子張開眼，火摺子的銀光仍在地洞裏閃動，更是一驚，「誰拉住了我了？」再瞧正笑吟吟站在她身邊的，卻不是俞佩玉是誰？

她驚喜交集「嚶嚀」一聲，不覺撲入俞佩玉懷裏，頓腳道：「你駭死我了，你……你方才為什麼不說話呀？」

俞佩玉微笑道：「方才我就仗著一口真氣，才能攀在石壁上，若是一開口說話，洩了那口氣，只怕就真的要跌下去了。」

金燕子嬌笑道：「我瞧見那火摺子在下面，還以為你……也完了……誰知火摺子雖然掉了去，你卻在上面。」

俞佩玉凝目瞧著她，忍不住嘆道：「但你又何苦？」

金燕子垂下頭，輕輕道：「你若為救我而死，我還能活著麼？」

她突又抬頭，爽朗地一笑道：「不只是你，任何人為了救我而死，我只怕都活不下去的。」

俞佩玉眨了眨眼睛，故意道：「你說後面這句話，不怕我失望麼？」

金燕子抿嘴一笑道：「我知道像你這樣的人，必定早已有了意中人了，所以我若說只會為你而死，豈不是要你為難麼？」

俞佩玉不覺又拉起了她的手，大笑道：「你實在是我見到的女孩子中，最不會給人煩惱的一個。」

他只覺和金燕子這樣的女孩在一起，心胸竟是說不出的舒暢，她既不會裝模作樣，叫別人為她想，也不會故意使些小心眼，用些小手段，叫別人為她煩惱，只可惜這樣的女孩子世上實在太少了。

但火摺子已落了下去，兩人瞧著那閃動的銀光，不覺又發起愁來，俞佩玉目光轉動，突然瞧見了那柄銀鞘短劍。

他拔出劍來，劍身如銀星燦爛奪目，輕輕一插，便直沒入石，握著劍一轉，便將山石挖了個洞。

俞佩玉喜道：「好鋒利的劍，咱們要拾火摺子就得靠它了。」

他將金燕子垂下地穴，用短劍在壁上挖了一行洞，然後自己再爬了下去，將火摺子拾起。

只見那地穴中倒插著無數柄尖刀，尖刀上盡是枯骨，衣衫也大多腐朽，死了至少已有二十年了，但其中卻有個身穿綠衫的女子屍體，衣裳顏色如新，屍體也是完整的，甚至還未開始腐爛。

俞佩玉暗道：「瞧這些枯骨與這綠衫女子之死，其間至少相隔二十年，這『銷魂媚宮』莫非已有二十年未有人來，這裏的秘密雖然已埋藏了二十年，直至最近才又被人發現，自然絕不會是『天蠶教』的藏寶之地了！」

金燕子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擦去了苔蘚痕跡，便露出平整光滑的石板來，她不禁皺眉道：「這一路上，都可能有陷阱，咱們怎麼往前走呢？」

俞佩玉沉吟道：「你跟著我走，莫要距離太近，我縱然落下去，也有個照應。」

金燕子大聲道：「這本來是我的事，你應該讓我走在前面，你不必將我當做個女人，就處處都讓著我呢。」

俞佩玉微笑道：「我雖不願將你當女人，但你事實上卻是個女人，在女人面前，男人都喜歡逞逞英雄，你又何必不讓讓我呢？」

金燕子凝眸瞧著他，笑道：「你實在是我所見到的男人中，最不討厭的一個。」

俞佩玉再往前走，走得更加小心，一步未踏實前，總要先試探試探虛實，對於機關消息，他反應自比別人要靈敏得多。

一路上竟無陷阱，走了兩三丈後，突見兩個白石雕成的裸女，互相擁抱在一起，極盡纏綿之至，不但身材雕塑得玲瓏剔透，纖毫畢現，眉目間更充滿著春情蕩意，此刻雖已滿是塵埃，但無論是誰，只要瞧一眼，仍不免要心跳加速，面紅耳赤。

兩座石像都比常人要大些，恰巧將去路完全堵死。

俞佩玉正想找出上面的樞紐，將之移開，金燕子已飛紅了臉，一把奪過他的火摺子，哼道：「這地方怎的盡是這種東西，也不怕別人瞧著嘔心麼。」

說著說著，竟一腳踢了過去。

俞佩玉要想攔阻，已來不及了。

那裸女的肚臍裏，已射出一縷淡淡的粉色霧，來勢如矢，筆直向金燕子的臉上噴了過去。

俞佩玉一把將她拉在旁邊，著急道：「你可聞著什麼氣味了麼？」他一急之下，竟忘了屏住呼吸，鼻子裏已吸入一絲胭脂香氣。

金燕子剛搖了搖頭，俞佩玉早已盤腿坐下，運氣調息，金燕子才知道自己又闖下禍了，顫聲道：「你……你……」

俞佩玉拼命用眼色叫她莫再說話，金燕子雖閉住了嘴，心裏卻更是著急，過了半晌，只見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道：「幸好時隔太久，那藥力已有些失效，否則……」

金燕子道：「藥力雖然失效，但我若被那粉霧噴在臉上，還是要命的，是麼？」

俞佩玉道：「也許。」

金燕子幽幽嘆道：「你又救了我一次了。」

※※※

俞佩玉用火摺子照著那白石裸女，仔細瞧了半晌，突然道：「你能閉起眼來麼？」

金燕子笑道：「我為什麼不能瞧瞧。」

俞佩玉苦笑道：「這樞紐所在之地，甚是不雅……」

他話未說完，金燕子已趕緊閉起眼睛，也不知俞佩玉在什麼地方摸了摸，轉了轉，可聽「喀」的一聲，兩座石像終於飛開，讓出中間一尺多通路，金燕子便自兩個裸女的懷抱走了過去。

她忍不住嘆道：「想不到你對這些鬼名堂，也如此精通，若不是你，我只怕一輩子也休想能走得進去的。」

俞佩玉緩緩道：「依我看來，能走進去，倒不如走不進去的好。」

金燕子笑道：「為什麼？這地方處處透著邪門古怪，看來也不知究竟有多少秘密，就算沒有『瓊花三娘子』的事，我也想進去瞧瞧的。」

俞佩玉道：「秘密越大之處，兇險也越大……」

金燕子道：「有你在，我還怕什麼？」

俞佩玉只得一笑，當先開路，過了這裸女門後，地上積塵也較少，銀光照耀下，已隱約可以瞧得出地上也有花紋圖案。

這些花紋圖案，竟也俱是男女間的糾纏之態。

俞佩玉仔細瞧了半晌，道：「你瞧著我的腳踩在哪裏，也跟著我踩在哪裏，千萬錯不得。」他一腳踩下去，正又是十分「不雅」之處。

金燕子一面走，一面啐道：「這鬼地方，真不是正人君子能來的。」

俞佩玉道：「這裏的主人故意如此作法，想必正是要叫正人君子裹足，縱然知道他的秘密，要來也覺不便，否則他又怎能逍遙法外。」

金燕子笑道：「你呢？你不是正人君子麼？」

俞佩玉笑道：「有時是的，有時倒也未必。」

金燕子嬌笑道：「你非但不討厭，簡直有些可愛了……」

話未說完，笑聲突然頓住，只見一個紅衣女子，從上面倒吊下來，一張臉也說不出有多麼猙獰可怖。

金燕子駭極失聲，道：「看來，妄入者死這句話倒真不是嚇人的。」

只見這位紅衣女子亦是屍體完整，死了最多也不過只有兩天。·

俞佩玉喃喃道：「埋藏了二十年的地方，一旦被人發現後，立刻就有許多人冒死而來，此間的秘密難道竟真的如此誘人麼？」

走了兩步，又瞧見個紫衣女子的屍身，被一根形式奇古的巨大鐵矛釘在石壁上，她雙手緊緊抓住矛頭，顯然是臨死前拼命想將這鐵矛拔出來，卻再也拔不出，竟被活活地釘死在這裏。

金燕子瞧了一眼，只覺心頭作嘔，幾乎要嘔吐。

此後每走幾步，便可發現一具女子的屍身，有的被刀劈而死，有的面目腐爛，有的竟是在石縫裏活活夾死的。

金燕子顫聲道：「這條路當真步步俱是危機，我若不跟著你走，現在只怕……只怕已和這些女孩子一樣了。」

俞佩玉沉聲道：「她們能走到這裏，已可見她們之中必有能人。」

金燕子道：「你說她們是一齊來的。」

俞佩玉道：「想必俱是一路。」

金燕子默然道：「這些女孩子看來生前必定是又年輕，又漂亮，卻偏偏要到這鬼地方來送死，卻又是為了什麼呢？」

俞佩玉道：「這原因只有一個，此地雖非『天蠶教』的藏寶之地，但想必也埋葬著一批數量甚大的珍寶了。」

金燕子突然停下腳步，道：「你想那老人將咱們騙來，會不會是要咱們為他探路呢？」

俞佩玉嘆道：「想來正是如此，所以，他才希望我們武功越強越好，又不惜將重要珍貴的寶劍借給你。」

金燕子駭然道：「咱們若能走進去，便無異為他開了路，縱然得到了寶物，也只好給他，咱們若是死了，也和他沒半點關係，這老人好惡毒的心腸，咱們與他素昧平生，他竟不惜拿咱們的性命來做他的問路石。」

俞佩玉沉吟道：「這其中還有件奇怪的事。」

金燕子道：「什……什麼事？」

俞佩玉道：「你瞧這些屍身，俱是女子，方才那地穴中的枯骨，也全都是女子的，難道來此盜寶的人，竟無一個男的嗎？」

只聽一人淡淡道：「這有兩種原因，你們可想知道麼？」

金燕子聽得這平淡的語聲，臉上立刻變了顏色，拉住俞佩玉的手，道：「他……他跟來了。」

那老人淡淡道：「老夫既要你們開路，自然就是要跟著走進來的，有你們為老夫將埋伏破去，老夫也免得費力了。」

銀光閃動間，他已幽靈般走了出來。金燕子又急又怒，道：「我尊你一聲前輩，居然如此對付我，居然還好意思厚著臉皮承認。」

銀光老人道：「你們雖為老夫吃了苦，但也非全無好處，何況，你們能到此間一遊，就算死也不冤枉了。」

金燕子道：「這究竟是什麼地方？」

銀光老人道：「你們為何不瞧瞧這裏？」

金燕子順著他手指之處瞧去，只見一個青衣女子的屍體旁，石壁上果然又刻著十六個大字：「溫柔之鄉，行樂之宮。銷魂蝕骨，亦毒亦兇。」

銀光老人道：「四十年前，這裏正是普天之下的風流俠少夢魂嚮往之地，若能到此一遊，縱然蝕骨銷魂，也在所不惜。」

金燕子駭然道：「為什麼？」

銀光老人道：「只因到了這裏，才知道男人真正的快樂是什麼。哈哈，只可惜享受過這種快樂之後就非死不可了。」

說到這裏，他竟然大笑了幾聲，但笑聲亦是平平淡淡，既無絲毫高低變化，也聽不出絲毫歡愉之意。

金燕子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道：「既是如此，這裏為何不見男人的屍身？」

銀光老人道：「只因那時男人都要等到入宮被那銷魂宮主品評之後，才會死的。」

金燕子咬牙道：「女孩子明知這種鬼地方，為什麼還要來呢？」

銀光老人道：「這原因就多了，有的是妒忌這銷魂宮主的美貌，一心想除去她，有的是懷恨自己的夫婿情人被她迷死，前來尋仇……」

金燕子道：「但現在那銷魂宮主縱然還活著，也是個老妖怪了，為什麼還有這許多女孩子要來送死呢？」

銀光老人道：「銷魂宮主雖已死，但她的珍寶秘笈仍在，那些珍寶且不去說它，她的媚功秘笈，數十年來，就是天下女子千方百計想得到手的東西，無論是誰，只要能得到她的媚功，便可令天下的男人都拜倒在裙下。」

金燕子瞧了俞佩玉一眼，臉不覺又紅了，道：「這種髒東西，我瞧都不要瞧。」

銀光老人咯咯笑道：「等你瞧見了時，就再也捨不得放手了。」

他目光忽然轉向俞佩玉，道：「你武功雖不濟，對這旁門雜學倒精通得很，你這樣的人，老夫若是殺了你，倒也可惜。」

俞佩玉微笑道：「此刻還未入宮，你自然不會殺的。」

銀光老人目光灼灼，道：「你若能帶老夫入宮，老夫非但不殺你，還將那藏寶與你平分。」

俞佩玉道：「我若不肯呢？」

銀光老人淡淡道：「你若不肯，現在就休想活下去。」

俞佩玉一笑道：「此地既已有人來過，藏寶說不定已被取去了。」

銀光老人冷冷道：「直到此刻為止，這裏還沒有一個人活著走出去。」

俞佩玉笑道：「我常常聽說這句話，其實那沒有活人走出去的地方，總是有活人走出去過的，只是別人沒有瞧見而已。」

銀光老人大笑道：「老夫眼瞧著這九個女子進來，親手封死了出路，又在外面等了兩天，若有人走出去，老夫情願挖出這雙眼珠子來。」

俞佩玉目光閃動，緩緩道：「你將那馬嘯天滿門殺死，是否就為了懷疑他將此地的秘密，洩露給這九個女子知道的。」

銀光老人目光一寒，冷冷道：「你已問得太多了。」

金燕子駭然道：「你為了懷疑一個人，將他滿門殺死，不嫌這手段太毒辣麼？」

銀光老人淡淡道：「你莫忘了，老夫殺死的乃是天蠶教下。」

金燕子道：「就因為他們將你的秘密洩露給別人，才殺他們的，是麼？」

銀光老人道：「哼！」

金燕子目光閃動，大聲道：「但天蠶教下，又怎會知道你的秘密？莫非你也是和他們勾結的？」

銀光老人霍然轉身，一掌拍在石壁上，緩緩道：「你也問得太多了。」

金燕子瞧著石壁上的掌印，嘟起嘴再不說話。

※※※

俞佩玉摸索了幾乎有半個時辰，不住喃喃道：「難道入宮的門戶竟不在這裏？」

銀光老人道：「前面已無去路，不在這裏，又在哪裏。」

俞佩玉想了想，突將那青衣少女移開，這屍身全身上下都瞧不見傷痕，一雙手卻已黑紫。

他俯下身，用短劍的銀鞘，撥開了這雙手便瞧見這雙手的左右食指上，各有一點血痕，就好像是被蚊子叮過的一個傷口，竟已致命。

俞佩玉站了起來，長長嘆息一聲，喃喃道：「溫柔之鄉，行樂之宮……入宮的秘密，原來就在這兩個『之』字上。」

只見石壁上的字跡，筆劃間也都積滿了塵埃，只有「之」字上的兩點，卻光潤而乾淨，似經人手擦過。

金燕子喜道：「不錯，我也瞧出來了，只要在這兩個『之』字點上一按，門戶就出現，是麼？」說著說著，她一雙手已向那點上按了下去。

俞佩玉一把拉住了她，道：「你難道也要學這青衣女子一樣？若是開一次門，便得犧牲一條人命，這代價豈不太大了麼？」

突見銀光一閃，那老人已奪過短劍，將青衣少女的兩根手指割了下來，同時在兩點上一按。

平滑的石壁裏，突然響起了一陣樂聲，然後石壁便緩緩移開，現出了一重直垂到地的珠簾。

珠光晶瑩，耀眼生輝，上面也出現了十六個字。

「極樂之歡，與君共用。

人此門中，一步登天！」

銀光老人冷漠平淡的面容，已露出激動興奮之色，雙目中光芒閃動，突然仰首大笑道：「銷魂娘子的秘密，今日終於落到老夫手中了。」

大笑聲中，掀開珠簾，大步走了進去。

金燕子卻忍不住拾起他拋下的兩截斷指一瞧，只見那乾枯烏黑的手指尖端，果然又多了兩個小洞。

她瞧了俞佩玉一眼，忍不住嘆道：「你又救了我一次，想不到在這小小兩個點裏，竟也埋伏著殺人的陷阱。」原來兩點之中，各有一枚目力難見的毒針，手指按下去，只能覺出癢了一癢，等到覺出痛時已無救了！

俞佩玉瞧著那晶瑩的珠簾，似在思索著該不該進去，突見一蒼白的手伸出來，拉住了金燕子。

只聽那老人道：「這些藏寶，已有一半是你的，你為何不進來？」一句話未說完，金燕子已被直拉了進去。

俞佩玉在暗中嘆息一聲，苦笑低語道：「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惡毒的老人，想必是不會放過我的……」這時金燕子的歡呼聲已傳了出來，他終於走了進去。

珠簾裏，果然又是另一個天地，俞佩玉只覺滿眼金碧輝煌，珠光寶氣，驟然間竟瞧不出裏面的景象。

金燕子已捧著隻玉杯走過來，杯中亦是寶光燦爛，映得她嫣紅的笑靨更是迷人，她雀躍著笑道：「你瞧見過這麼美的東西麼？」

俞佩玉道：「你喜歡？」

銀光老人笑道：「女孩子瞧見珠寶，有誰不喜歡？」

俞佩玉笑道：「聽你口氣，難道你不喜歡珠寶？」

金燕子道：「那是不同的，男人喜歡珠寶，是因為它的價值，女子喜歡珠寶，卻是因為它的美，你瞧，這美不美。」

她將一串珠鏈懸在脖子上，霧般朦朧的珠光，映著她霧般朦朧的眼波，她竟像是有些醉了。

俞佩玉忍不住嘆道：「珍珠雖美，又怎及你的眼波？」

金燕子垂頭而笑，一朵紅雲，已悄悄爬上面頰。

那銀光老人卻全未瞧她一眼，對四下價值連城的珠寶，竟也似全都不屑一顧，只是不住在四下搜索。

珍珠、翡翠、白玉……一件件被他拋在地上，如拋垃圾，他所尋找之物，難道竟比這些珠寶還要珍貴？

金燕子悄聲道：「你想他可是在找那銷魂秘笈麼？」

俞佩玉道：「想必是的。」

金燕子吃吃笑道：「他又不是女人，就算學會這銷魂宮主的媚術，又有何用？」

俞佩玉沉吟道：「也許他所學的武功，與這銷魂宮主本是一路，兩相參照，自有益處，也許他有個女兒……」

話未說完，那老人突然縱聲狂笑起來。

只見他蒼白的手掌裏，緊緊抓著幾本粉紅絹冊，那歡喜雀躍之態，簡單比金燕子瞧見珠寶時還要開心。

俞佩玉卻忍不住長長嘆息了一聲。

銀光老人笑叱道：「老夫夙願得償，你也該為老夫開心才是，卻嘆的什麼氣？」

俞佩玉道：「在下突然想起了『鳥盡弓藏』這句話，所以不免嘆息。」

銀光老人大笑道：「老夫說過不殺你，豈有食言背信之理。」

他左手在洞穴中央虛空一劃，又道：「老夫非但絕不傷你性命，還要依約將此間珠寶分一半給你，以此為界，左邊一半珠寶全是你的，你只管取去吧。」

金燕子笑道：「閣下言而有信，倒也不枉我稱你一聲前輩。」

俞佩玉卻淡淡道：「前輩縱將此間珠寶全都賜給在下，在下帶不出去，也是枉然。」他身形始終有意無意間擋在門前，不肯移動一步。

銀光老人笑道：「你的武功縱不佳，兩斤力氣總是有的，用個包袱將這些珠寶一包，不就全部扛走了麼？」

俞佩玉還是淡淡笑道：「前輩雖不傷我性命，但在下去包這珠寶時，前輩只怕就要一掠而出，將這門戶封死，那時縱將世上的珍寶全歸於我，也是無用的了。」

銀光老人想不到這看來老老實實的少年，居然也能瞧破自己的心事，怔了一怔，惱羞成怒，喝道：「你擋在這裏，老夫難道就不能出去了麼？」

喝聲中，五指如鉤，直扣俞佩玉的脈門。

俞佩玉手掌一翻，反向他脈門劃了過去，竟是連消帶打的妙著，老人一驚，右掌急拍而出。

俞佩玉竟然不避不閃，一掌迎了上去，雙掌相擊，如擊鼙鼓，兩人身形竟都往後退了三步。

銀光老人既未想到這少年招式如此精妙，更未想到他真力如此充沛，驚怒之下，猙獰笑道：「不想你竟是個好角色，老夫倒看走了眼了。」

一句話說完，已攻出十餘招，奇詭的招式間，已似帶些邪氣，俞佩玉見招拆招，半步不退，但病毒初癒，十餘招接下來，氣力也覺不濟，瞧著金燕子大喝道：「你還不快衝出去。」

金燕子竟也瞧得著呆了，此刻一驚，卻笑道：「兩個人打一個，總比一個人好，我也來……」

俞佩玉不等她說完，已截口道：「以你的武功，出手也是無用的，先衝出去再說，莫要管我。」說話間微一分神，已被老人逼退了兩步。

金燕子瞧著他兩人間不容髮的招式，自己竟實在插不了手，只得嘆了口氣，一個箭步自那老人身側飄出。

誰知那老人背後也似長著眼睛，反手一掌，金燕子便已招架不住，但覺胸口一熱，又向後直跌了出去。

俞佩玉乘這老人反掌而擊時，出拳如風，又攻回原地，道：「你受了傷？」

金燕子身子已發麻，卻強笑道：「我不妨事，你莫要管我。」

俞佩玉見她的笑容，卻已知道她短時間只怕是站不起來的了，心裏一亂，已被那老人兩掌震了出去。

金燕子失聲驚呼：「你沒事麼？」

俞佩玉咬緊牙關，又接了老人三掌，兩人一個在簾內，一個在簾外，三招過後，珠簾已散落了一地。

金燕子嘶聲道：「你怎地不說話，莫非是受了傷？」

俞佩玉只得大聲道：「你只管放心，我……」

他嘴裏一說話，真氣又一弱，又被逼退兩步，已完全退出門外。

銀光老人隨著攻出數招，大笑道：「你兩人倒真不愧同命鴛鴦，互相如此關心，老夫瞧著倒羨慕得很。」

# 第一○章 同命鴛鴦

俞佩玉正想趁銀光老人說話分心時再攻回原地，怎奈竟已力不從心，繃在頭上的白布，都已被汗水濕透。他此刻如是轉身而逃，也許還有希望可以衝出去，但他怎能拋下金燕子不管呢。

那老人顯然也已瞧破他心意，獰笑道：「你此刻若不回去，老夫就先封起這門戶，將她困死再說，那時你便連同命鴛鴦都做不成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你就讓路給我過去吧。」

老人哈哈一笑，果然向旁邊退出了幾步，只見俞佩玉黯然走了過來，誰知他剛走到門口，突然翻身攻出兩拳。

這兩拳勢不可擋，老人竟又被逼退兩步，那門戶就完全空了出來，俞佩玉咬牙大呼道：「我替你擋住了他，你快走。」

金燕子果然踉蹌奔出門來，顫聲道：「你……你呢？」

俞佩玉簡直急得要發瘋，真想扼住金燕子的脖子，對她說：「你難道不會等逃出之後，再設法來救我。」

但他此刻已被逼得透不過氣來，竟開不了口。

銀光老人咯咯笑道：「他為了救你而寧可自己不走，你難道忍心一個人走麼？」

金燕子跺腳道：「我自然不會一個人走，我們要死也死在一起。」

銀光老人大笑道：「對了，這樣才不愧有良心的人，老夫倒也佩服。」

俞佩玉又急又氣，真恨不得一腳將金燕子踢出去，急怒之下，心神又分，只覺胸口一熱，已被老人震入了門戶之中。

這一次他再也無力攻出。

只聽老人大笑道：「姑娘難道不進去麼？」

金燕子嘶聲道：「我自然會進去的，用不著你費心。」

俞佩玉還想喝止，但話未說出，金燕子已踉蹌跌了進來，撲進他懷裏，但聞那老人狂笑不絕，道：「老夫說過不殺你，就不殺你，但你們自己若被悶死，卻怨不得老夫了。」接著「喀」的一響，石門已關起。

洞穴中突然變得死寂，連笑聲都聽不見了。

金燕子呆了半晌，眼淚終於流下面頰，顫聲道：「都是我連累了你，但你……你為何不一個人逃走。」

俞佩玉嘆道：「你又為何不走，你難道不能等逃出去後，再設法來救我麼，那樣豈非比兩個人都被困死強得多。」

金燕子怔了怔，卻又突然「噗哧」一笑。

俞佩玉皺眉道：「你笑什麼？難道這道理不對麼？」

金燕子幽幽道：「你既然早已想通這道理，為何又不自己先逃出去，再設法來救我？」

這次俞佩玉也不禁怔住了，怔了半晌，苦笑道：「方才我只道你是個傻姑娘，卻不想我比你還要傻得多。」

金燕子柔聲道：「你一點也不傻，你只是為了太關心我，處處想著我，卻將自己忘了。」

俞佩玉忍不住輕撫著她的頭髮，嘆道：「那麼你呢？你豈非也是為了我，而忘了自己麼？」

金燕子嚶嚀一聲，整個人都鑽進他懷裏。

俞佩玉幼年喪母，在嚴父管教下成長，雖然早已訂下親事，但卻連未來妻子的手指都未沾過，又幾時享受過這樣的兒女柔情，一時之間，他但覺神思迷惘，也不知是樂是悲？是愁是喜？

人們在這種生死與共的患難中，情感往往會在不知不覺間滋長，那速度簡直連他們自己都想像不出。

連想像都無法想像的事，又怎能阻止得住。

也不知過了多久，金燕子一躍而起，紅著臉笑道：「你瞧，我們竟都變成了呆子，竟未想到這門既能從外面打開，自然就更能從裏面打開了，否則那銷魂宮主活著時，難道都要等人從外面開門麼？」她越想這道理越對，不禁越說越是開心。

俞佩玉卻又長嘆了一聲，苦笑道：「那老人既已知道這門戶樞紐所在，掌中又有那般鋒利的劍，只要舉手之勞，就可將機關弄壞，這石門重逾千斤，機簧若是被毀，還有誰能推得開，他既要將我們困死在這裏，自然早已想到這其中的關鍵。」

金燕子怔了怔，笑容突然不見，訥訥道：「但……這裏的珠寶，他難道全不要了麼？」

俞佩玉嘆道：「人既被困死在這裏，珠寶自然更不會跑了，反正遲早總是他的，他又何必著急，何況，他目的本就不在這些珠寶上。」

金燕子頹然坐了下來，怔了半晌，突又展顏一笑，道：「在今天早上之前，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會和你死在一起，但奇怪的是，我現在竟一點也不覺害怕，我現在才知道，死，並不是我想像中那麼可怕的事，何況我能和你死在一起，總比那八個女孩子強得多了。」

俞佩玉眼睛突然一亮，失聲道：「你說哪八個女孩子？」

金燕子也不知為何突然叫起來，吃吃道：「是，是呀。」

俞佩玉抓住她的手，道：「你瞧清楚了麼？的確是八個？不是九個？」

金燕子想了想，道：「不多不少，正是八個。」

她忍不住又道：「但八個九個，又和咱們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大聲道：「有關係的，簡直大有關係了。」

金燕子瞧他竟似喜動顏色，不禁更是奇怪，問道：「有什麼關係？那些女孩子豈非都已死了麼？」

俞佩玉緊緊握住她的手，道：「那老人說親眼瞧見九個女孩子進來，以他的眼力，自然不會看錯，而你卻只瞧見八個女子的屍身，也沒有瞧錯。」

他長長吐了口氣，眼睛盯著金燕子，一字宇道：「那麼，我問你，第九個女孩子，到哪裏去了？」

金燕子似懂非懂，喃喃道：「是呀，那第九個女孩子，難道不見了麼？」

俞佩玉道：「偌大的一個人，怎會不見。」

金燕子道：「是呀，那麼大的人，又怎會不見呢？」

俞佩玉失笑道：「你難道還不懂，那第九個女孩子蹤影不見，想必是因為這裏還另有出路，否則她難道鑽進地下了不成？」

金燕子也終於懂了，忍不住跳起來抱住俞佩玉，嬌笑道：「你真的一點也不傻，我卻真的是個傻丫頭。」

死在眼前生機突見，他們當真說不出的歡喜。

但他們卻實在太歡喜了些，竟忘了那九個女子既然為了此間的寶藏而來，若是真的已從另一條路走了出去，為何竟未將藏寶帶走？

她既已入了寶山，難道還會空手而回麼？

那銀光老人是在形式奇特的、落地的石櫃裏，找到銷魂秘笈的，此刻那石櫃的門，仍然開著。

石櫃前，有隻青灰色的蒲團，仔細一瞧，卻也是石頭雕成的，雕刻之精妙細膩，幾乎已可亂真。

孤零零一隻蒲團放在那裏，已顯得和這石室中其他地方都極不調和，何況這蒲團又以青石雕成的。

更何況在俞佩玉的記憶中，蒲團下總是會隱藏著些秘密，他一眼瞧見了這隻蒲團，就立刻走了過去。

但這隻蒲團卻像是連根生在地上的，扳也扳不動，抬也抬不起，無論向任何方向，旋轉俱是紋風不動。

俞佩玉失望地嘆了口氣，抬起頭，突然瞧見櫃子裏的石壁上，也雕滿了一雙雙淫猥的人像。

而這裏的每一雙人像，竟都巧妙地盤成一個字。

「得我秘笈，入我之門。

傳我心法，拜我遺靈。

兇吉禍福，唯聽我命。

違我留言，必以身殉。」

這四行似偈非偈的銘語旁，還有幾行較小的字。

「得我秘笈藏寶，當即跪於蒲團，面對此壁，誠心正意，以頭頓地，叩首九九八十一次，以行拜師之禮，自然得福，若是違我遺命，得寶便去，我之鬼魂，必奪汝命，切記切記。」

那銀光老人顯然並未將這銷魂娘子的遺言放在心上，他自然不會相信一個死人還能要他的命。

但俞佩玉微一沉吟，卻真的跪在蒲團上，叩起頭來。

金燕子忍不住驚笑道：「你難道真想拜這死人為師麼？」

俞佩玉一面叩首，一面微笑道：「這銷魂宮主生前行事，已令人不可思議，臨死時，必定更要絞空心思，來想些怪主意。」

金燕子嘆道：「一個人能像她那樣活著，自然不甘心默默而死。」

俞佩玉道：「所以，我想她既然花費這麼大功夫，刻下這些遺言，就絕不會全無用意，這其中必定還有秘密。」

金燕子皺眉道：「但一個死人，又能做出什麼事來呢？……」

心念一轉，臉色突然變得蒼白，顫聲道：「莫非……莫非她並沒有死？」

她說完了這句話，俞佩玉已叩完了八十一個頭。

突然間，只見那刻滿了字的石壁，竟一分為二，向兩旁分開，石壁後燦爛輝煌，強光炫人眼目。

也就在這同一剎那間，那石蒲團竟如流星般向石櫃裏滑了過去，俞佩玉跪在堅硬而又凹凸不平的石頭上，叩了八十多個頭，雙膝自然有些麻木疼痛，還未來得及躍起，那蒲團已載著他滑入了裂開的石壁。

俞佩玉身不由主，但覺光芒耀眼，什麼也瞧不見，這時蒲團卻驟然改變了個方向，向後滑出。

俞佩玉身子向前一栽，已跌在地上，只覺「噗」的一聲，他身子像是壓破了一種什麼東西。

接著，便有一股煙霧，暴射而出，蒲團已又退出石壁，石壁立刻又合起，幾乎都是在同一剎那裏發生的。

這一剎那裏的變化實在太多，太快，俞佩玉也是應變不及，鼻子裏已吸入了一絲胭脂的香氣。

香氣雖甜美，卻必定蝕骨刺腸。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遵守了銷魂宮主的遺命後，換來的竟是這種「福氣」，他想屏住呼吸，卻已來不及了。

※※※

金燕子但覺一陣強光，照得她睜不開眼來。

她依稀只瞧見那蒲團帶著俞佩玉滑入了石櫃裏，等她眼睛再瞧見東西時，蒲團已退回原地。

再瞧那櫃子，還是和以前一樣，像是毫無變化。

但俞佩玉卻已不見了。

金燕子整個人都呆在那裏，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是怎麼回事？……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她幾乎忍不住要放聲驚呼出來。

但此時此刻，她就算喊破喉嚨，也沒有人會聽見。

金燕子闖蕩江湖，也曾屢次出生入死，究竟不是普通女孩子，她在俞佩玉身旁，竟然是那麼嬌弱。

但世上又有那個女孩子，在男人身旁不顯得分外嬌弱呢？她們在男人身旁，也許連一尺寬的溝都要別人扶著才敢過去，但沒有男人時，卻連八尺寬的溝也可一躍而過，她們在男人身旁，瞧見老鼠也會嚇得花容失色，像是立刻就要暈過去，但男人不在時，就算八十隻老鼠，她們也照樣能打得死。

現在，只剩下金燕子一個人了，她知道現在無論什麼事，已全都靠自己想法子，再也沒有人可以依靠。

女孩子在沒有人可以依靠時，就會突然變得堅強起來，能幹起來，何況，金燕子本來就不是軟弱無能的。

她反覆去瞧壁上的字，反覆思索，突然失聲道：「我明白了。」

原來這石蒲團下，果然是有機關的。

這蒲團既不能扳開，也不能旋轉，卻要人的重量壓上去，再加上彎腰叩頭時，因動作生出的力量，等到叩到第八十一個頭時，那力量恰好足夠將蒲團下的機簧扳動，引動石壁，石壁一開，便引動另一根機簧，將蒲團帶進去，等到這一根機簧力盡時，蒲團又彈回，石壁也隨之合起。

這道理說穿了十分簡單，只不過銷魂宮主故弄玄虛，使這一切事看來都有說不出的恐怖神秘。

金燕子再不遲疑，立刻也跪在蒲團上，叩起頭來，但叩到第五十二個頭時，突又一躍而起。

她目光四轉，找到了一個三尺寬的鐵箱子，就將這鐵箱的蓋子揭了下來，反轉一手，將這鐵箱蓋頂在後面腰上。

然後，她才又跪到蒲團上去叩頭。

誰知她叩完了八十一個頭，那蒲團還是動也不動，金燕子不禁又怔住，難道這機關用過一次後，就不靈了。

但她還是不死心，想再試一次。

這一次她剛叩了四五個頭，蒲團就箭一般滑了出去。

原來她身子苗條，重量不夠，身後雖然有個鐵蓋，但卻令她腰彎得不夠低了，所以直等她叩到八十六個頭時，那力量才夠將機簧扳動。

她一瞥之下，人已滑入石櫃。

入了石壁後，蒲團便又彈了回去。

但金燕子卻早已有了打算，她身子剛向前一栽，兩隻手已將那鐵箱蓋往後面甩了出去。

金燕子之暗器在江湖中也是一絕，手上的力量，拿捏得自然不差，那鐵箱蓋恰巧被她甩在石壁間。

石壁合起來，卻被這鐵蓋卡住，雖然將這鐵箱蓋夾得「吱吱」作響，卻再也無法完全關起來。

這時，金燕子眼睛終於已習慣了強光，終於瞧清了這秘窟中的秘密究竟是什麼情況。

這是個八角形的石室，四壁嵌滿了龍眼般的明珠，每一粒明珠後，都有片小小的銅鏡。

無數面銅鏡，映著無數粒明珠，珠光燦爛，看來就如滿天繁星，全都被那銷魂宮主摘下。

石室中央，有一具巨大的石棺，除了石棺外，自然還有些別的東西，但金燕子卻已都沒有心去瞧了。

她心裏只惦念著俞佩玉。

只見俞佩玉盤膝坐在那裏，全身都在顫抖，裹在頭上的白布，宛如被一桶水白頭上淋下，更已濕透。

金燕子忍不住驚呼道：「你……你怎地變成這樣子了？」

俞佩玉緊咬著牙，連眼睛都沒有張開。

金燕子又驚又怕，剛想去拉他的手，誰知俞佩玉突然反手一掌，將她整個人都打得直跌出去。

金燕子失聲道：「你這是怎麼回事？」

俞佩玉哼聲道：「你……你莫要管我，讓我靜靜調息，就會好的。」

他說每一個字，都像是花了無窮力氣。

金燕子再也不敢說話，只見俞佩玉身旁，有一灘亮光閃閃，粉紅色的碎片，她也瞧不出是什麼。

再瞧那石棺後，也有個石櫃，門也已被打開。

這石櫃裏竟擺著七八十個粉紅色的琉璃瓶子，閃著亮光，看來就和俞佩玉身旁的那碎片質料一樣。

瓶子旁，還有幾本粉紅色的絹冊，卻和銀光老人取去的毫無不同，只是書頁零亂，像是已被人翻動過。

金燕子只當是俞佩玉動過的，忍不住也走過去拿起來瞧瞧，只瞧了兩頁，臉已通紅，一顆心已跳了起來。

這上面第一頁寫著：

「銷魂秘笈，得之極樂。

銷魂秘藥，得之登天。」

這十二個宇旁邊還寫著：「此乃銷魂真笈，唯世間有福女子方能得之，習此一年，已可令天下男子神魂顛倒，習此三年，便可媚行天下。

「外間所有者，乃秘笈偽本，切切不可妄習，否則便將沉溺苦海，不能自拔，百痛纏身，直至於死，此乃為師門所予，違我遺言者之教訓，汝既已至此，得此秘笈，終汝一生，極樂無窮矣。」

金燕子瞧到這裏，已不禁暗驚於這銷魂宮主心胸之狹，手段之毒，竟連死後還不肯放過不聽她話的人。

她生前如何，自是可想而知。

瞧到第二頁時，金燕子臉已發起燒來，她簡直連做夢都想不到世上竟會有這樣的事，這樣的法子。

她幾乎忍不住要將之立刻毀去，但不知怎地卻又有些捨不得，正在遲疑時，突然靈機一動，暗道：「他莫非就是中了這瓶子裏的毒？這秘笈中想必定有解法……」

這正是最好的理由，讓她可以繼續瞧下去，又瞧了幾頁，她就發現這秘笈上果然寫著：

「瓶中皆為催情之藥，或為水丸，或為粉末，男子受之，若不得女體，必將七竅流血而死。」

瞧到這裏，金燕子不覺驚呼出聲，抬起頭，只見俞佩玉正瞪著眼在瞧她，眼睛裏竟像是要噴出火來。

金燕子被他瞧得全身發熱，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來，心裏又驚又怕，卻又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俞佩玉牙齒咬得「吱吱」的響，道：「你……你快走……快……」

金燕子卻還是呆呆地站在那裏，這少年為了她才落得這模樣，她難道能忍心瞧著他七竅流血而死？

她突然嫣然一笑，向俞佩玉走了過去。

她只覺心裏像是有隻小鹿在東撞西撞，全身都已開始發軟，也分不清是驚？是怕？是羞？是喜？

俞佩玉眼睛盯著她，顫聲道：「你莫要過來，求求你，莫要過來！」

金燕子閉起眼睛，嚶嚀一聲，撲入俞佩玉懷裏。

她決定犧牲自己－－但無論那一個女孩子，都絕不會為一個自己不喜歡的男人作這種犧牲的。

金燕子緊閉著眼睛，卻放鬆了一切！

她已準備奉獻，準備承受……

誰知就在這時，她只覺腰畔一麻，竟被俞佩玉點了穴道，接著，整個身子竟被俞佩玉拋了出去。

接著，鐵箱蓋被踢飛，石壁已合起。

金燕子又是驚訝，又是感激，卻不知怎地，竟似又有些失望，這幾種感覺混在一起，也不知是何滋味。

她知道俞佩玉理智還未喪失，不忍傷害她。

她知道俞佩玉點了她穴道，是怕她再進去，而他將石壁再封死，卻是為了防備自己忍不住時再衝出來。

這門戶顯然也是無法從裏面打開的。

現在，俞佩玉在裏面，已只有等死。

金燕子淚流滿面，嘶聲道：「你……你為何這麼傻，你難道以為我只是為了救你才這樣做麼？我本就情願的呀，你難道不知道我本就喜歡你……」

※※※

石室中，竟有秘密的傳聲處。

金燕子的呼聲，俞佩玉竟能聽得清清楚楚，但這時他就算想改變主意，卻已來不及了。

他拍打著石壁，顫聲道：「你知道，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毀了你。」

金燕子也聽見他的聲音，大呼道：「但你若不能這樣，就只有死。」

俞佩玉道：「我……我實在……」

金燕子痛哭道：「你難道情願死，也不願要我。」

俞佩玉道：「求你原諒我。」

金燕子道：「我恨你，我恨你……我永遠也不能原諒你，你只知道不忍傷害我，但你可知道這樣拒絕了我，對我的傷害卻又是多麼重。」

她自己實在不知道自己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也許，她只是想將俞佩玉弄出來。

俞佩玉全身都已像是要爆裂，大呼道：「我錯了，我的確是錯了，我本也是喜歡你的。」

金燕子心裏還存萬一的希望，道：「你為何不出來？你現在難道不能出來了麼？」

俞佩玉道：「來不及了，現在已來不及了。」

金燕子痛哭道：「你可知道，你不出來只有死？」

俞佩玉顫聲道：「我雖然死，也是感激你的。」

他身體裏像是有火在燃燒，已完全崩潰了。

她竟不知道，此刻，那石棺竟已打開，已有一個比仙子還美麗，卻比鬼魂還冷漠的女子，自棺中走了出來。

這石棺中的豔屍，難道真的已復活！

她穿的是一身雪白的衣服，臉色卻比衣服更白。

她瞧著俞佩玉在地上掙扎，突然冷笑道：「你們兩人真的是一雙同命鴛鴦，你們死後，我必定將你們葬在一起。」語聲也是冰冰冷冷，全無絲毫感情。

她的人就算未死，心卻早已死了。

俞佩玉聽得這語聲，大驚轉身，立刻就瞧見了她的臉，這張美麗的臉，在他眼裏，竟比鬼還要令他吃驚。

這幽靈般的女子，竟是林黛羽。

死在地道中的八個少女，竟都是百花門下。

林黛羽竟就是那神秘失蹤的第九個。

俞佩玉駭極大呼道：「林黛羽，你……你怎會在這裏？」

林黛羽臉色也變了，失驚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名字？」

俞佩玉大呼道：「我就是俞佩玉。」

林黛羽怔了怔，冷笑道：「原來你就是那俞佩玉，你居然還不肯改名字。」

俞佩玉呼道：「我本來就是俞佩玉，我為何要改名字？」

林黛羽冷冷道：「無論你改不改名字，現在都已沒關係，反正你已要死了，你既也知道了這裏的秘密，就只有死。」

俞佩玉掙扎著站起來，突然瞧見那石棺中，竟還有具豔麗絕世、顏色如生的女子屍身。

俞佩玉又不禁失聲道：「這……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林黛羽道：「你吃驚麼？告訴你，這棺中的，才是真正銷魂娘子的豔屍，她活著時顛倒眾生，死了也捨不得讓自己容顏腐蝕。」

俞佩玉道：「那麼你……你呢？」

林黛羽冷冷道：「我聽得有人要進來，才躲入棺中的，我知道你武功不弱，又何苦多花力氣，和你動手。」

俞佩玉恍然道：「原來那迷藥，也是你佈置下的。」

林黛羽冷笑道：「我自己也是被那蒲團帶進來的，算準了蒲團退回時，上面的人必定要往前栽倒，所以就先將迷藥放在那裏，要你死，我何必自己動手。」

俞佩玉此刻才對一切事全都恍然，頓聲道：「你……幾時變得如此狠毒的？」

林黛羽道：「這世上狠毒的人太多，我若不狠，就要被別人害死。」

俞佩玉慘笑道：「但我卻是你未來的丈夫，你怎能……」

話未說完，林黛羽已一掌摑在他臉上，厲叱道：「我未來的丈夫已死了，你竟敢佔我的便宜。」

這一掌下手又狠又重，俞佩玉卻像是全無感覺，只是用一雙佈滿紅絲的眼睛盯著她，不住喃喃道：「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未來的妻子。」

林黛羽被他這種眼光瞪得害怕起來，道：「你……你想怎樣。」

俞佩玉嘴角泛起一絲奇特的笑容，嘴裏還是不住喃喃道：「你是我未來的妻子，你是我……」

突然向林黛羽撲了過去。

他本以內力逼著藥力，所以還能保存最後一分理智，但此刻藥力終於完全發作，他已再也忍受不住。

何況，面前這人，又本是他未來的妻子。

林黛羽又驚又怒，反手又是一掌摑在他臉上，怒喝道：「你這瘋子，你敢。」

俞佩玉不避不閃，挨了她一掌，還是毫無感覺，眼睛裏的火焰卻更可怕，還是向她撲過去。

林黛羽這才想起他臉上是繃著布的，出手一拳，直擊他胸膛，誰知這一拳竟還是傷不了他。

這時俞佩玉藥力發散，全身都漲得似要裂開，林黛羽的拳勢雖重，打在他身上卻像是為他捶背似的。

林黛羽駭極之下，突然返身而逃。

俞佩玉瘋狂般追過去。

這溫雅的少年，此刻竟已變成野獸。

※※※

外面的金燕子，早已被這變化駭呆了，她雖然瞧不見裏面的情況，但聽這聲音，已有如眼見。

她忍不住大呼道：「俞佩玉，你在做什麼？」

裏面只有奔跑聲、喘息聲，卻沒有回答。

金燕子也不知怎地，突覺心裏也似要爆炸，竟又大呼道：「你為什麼不要我？反而要她？」

俞佩玉喘息著道：「她……她是我……」

金燕子嘶聲道：「你說過，你是喜歡我的，是麼？」

俞佩玉道：「我是……不是……不是……」

林黛羽聽得更怒更恨，大叫道：「你這瘋子，你既喜歡她，為何不去尋她。」

俞佩玉道：「我喜歡你，你……你是我妻子。」

林黛羽怒罵道：「放屁，誰是你妻子。」

金燕子卻已在外面放聲痛哭起來。

這情況的複雜，簡直誰也想像不到，誰也描敘不出，這三個人關係本已微妙，愛恨本已糾纏不清。

造物卻又偏偏在這最難堪的時候，最難堪的情況下，將這三個關係最複雜的人安排到一起。

若是仔細去想，就知道世上委實沒有比這更瘋狂、更荒唐、更離奇、更不可思議的事了。

而這所有的事，竟都是個死人造成的，石棺中那銷魂娘子的豔屍，嘴角豈非猶帶著微笑。

金燕子痛哭著，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何要哭，與其說她悲痛、失望，倒不如說她自覺受了侮辱。

突然間，林黛羽傳出了一聲驚呼，這一聲驚呼就像是一根針，直刺了金燕子的心裏去。

她知道林黛羽終於已被俞佩玉捉住。

然後便是掙扎聲、怒罵聲、呻吟聲、喘息聲，拳頭擊打胸膛聲，突然又有「噗」的一聲。

於是金燕子就什麼聲音都聽不到了。

這無聲的寂靜，竟比什麼聲音都要令金燕子難受，她想要哭的聲音更響些，卻連哭都已哭不出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

金燕子心裏一喜：「莫非是俞佩玉來救我了？」她本不是心胸狹小的人，恨一個人總是恨不長的。

誰知這腳步聲竟非來自裏面，而是自洞外傳來的。

那銷魂娘子在世時，想是要將這洞穴裏裏外外，每件事都聽得清清楚楚，所以便將傳聲的設備，造得分外靈敏。

只見一個女子嬌笑道：「巧手三郎，果然是名不虛傳，我若不是將你請來，只怕真的一輩子也休想走到這裏。」

這聲音雖然微帶嘶啞，但卻又甜又膩，說話的人，像是隨時隨地都在向人撒嬌發嗲似的。

另一個男人語聲大笑道：「這倒不是我要在你面前吹噓，除了我大哥、二哥和我之外，別的人要想好生生走到這裏，只怕難得很。」

那女子嬌笑道：「你這麼能幹的男人，想必有許多女孩子喜歡的，卻怎會到現在還未成家，倒真是奇怪得很。」

那巧手三郎嘻嘻笑道：「我是在等你呀。」

兩人嘻嘻哈哈，居然打情罵悄起來，若是俞佩玉在這裏，早已聽出這女子便是那一怒出走的銀花娘。

但金燕子卻不知道這兩人是誰，只覺他們討厭得很，而自己卻偏偏不能動彈，想躲都躲不了。

金燕子不覺又是吃驚，又是著急，只望那銀光老人真的已將機關徹底破壞，叫這兩人進不來。

只聽那巧手三郎突然「咦」了一聲，頓住笑聲，道：「這門上機簧樞紐外的石壁，怎地竟被人用利劍挖了個洞，而且還將機關用鐵片卡住了，難道是怕人從裏面走出來麼？」

銀花娘也訝然道：「裏面怎會有人走出來？這裏的秘密，我爹爹只告訴了我姐妹三人，並沒有別人知道呀。」

巧手三郎道：「這秘密必已洩漏，此地也必定有人來過，能來到這裏的人，必非庸手，我看咱們不如……」

銀花娘嬌笑截口道：「來的人縱非庸手，但『如意堂』的三少爺，也不會怕他的，是麼？」

巧手三郎大笑，道：「我怎會怕他……我什麼都不怕，我只怕你，你若再得到銷魂娘子的幾手功夫，我可更要招架不住了。」

銀花娘吃吃笑道：「我要學銷魂娘子的功夫，也是為了侍候你呀。」

笑聲中，「格」的一響，門戶已開了。

一個身穿淡綠衣衫，手裏拿著雙分水峨嵋刺的少年，「嗖」地竄了進來，身手看來竟是十分矯健。

他面色慘白，鷹鼻削腮，看來一副酒色過度的模樣，但眼睛倒還有神，目光四下一轉，就盯在金燕子身上。

金燕子的大眼睛也瞪著他，卻不說話。

巧手三郎突然笑道：「你瞧，這裏果然有人進來，而且還是個模樣蠻標緻的小妞兒哩，但卻不知被誰點住了穴道了。」

銀花娘歡呼著走了進來，居然穿了件規規矩矩的衣裳，但那雙眼睛，還是一點也不規矩，眼皮一轉道：「點她穴道的人，怎地不見了？」

巧手三郎走過去，腳尖在金燕子身上輕輕一點，也說不出有多輕薄，可恨金燕子簡直要氣瘋了。

這巧手三郎卻嘻嘻笑道：「小姑娘，是誰點了你穴道的呀，這人實在太不懂憐香惜玉，你告訴我，他到哪裏去了？我替你出氣。」

銀花娘吃吃笑道：「好妹子，你就快告訴他吧，咱們這位三郎，天生的多情種子，瞧見漂亮的女孩子受了欺負，他比誰都生氣。」

巧手三郎大笑道：「這話怎地有些醋味。」

銀花娘伸手勾住他脖子，道：「我不喜歡你，會吃醋麼？」

巧手三郎骨頭都酥了，笑道：「我有了你，怎會還瞧得上別人，你那兩條腿……」

話未說完，突然倒下去，連一聲慘呼還未發出，就已斷氣，臉上還帶著笑容，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金燕子也想不到有這變化，也不覺嚇呆了。

銀花娘卻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瞧著金燕子笑道：「這樣的男人，瞧見女人就想佔便宜，死了也不冤，但我若不是為了你，還真有點捨不得殺他哩。」

金燕子睜大眼睛，道：「你為了我？」

銀花娘柔聲道：「好姐姐，你雖不認得我，但我一瞧你這身衣服，可就認出你了，你就是名滿江湖的女俠金燕子，是麼？」

金燕子道：「你是誰？」

銀花娘嘆了口氣，幽幽道：「我是個孤苦伶仃的女孩子……」

金燕子大笑道：「你有父親，又有姐妹，怎可算是孤苦伶仃？」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眼淚像是立刻就要流下來了，垂首道：「我雖有父母姐妹，但他們……他們卻都討厭我，我既不會討他們的歡喜，又沒有他們那麼心狠手辣。」

金燕子瞧她這副模樣，心已有些軟了，但還是大聲道：「瞧你方才殺過人，難道還不算心狠手辣麼？」

銀花娘顫聲道：「你可知道，我為了要他帶我到這裏來，受了他多少欺負，我若不殺了他，一輩子就都要受他的凌侮。」

她突然撲在金燕子身上，痛哭道：「好姐姐，你說，這能怪我麼？」

金燕子心更軟了，嘆了口氣，道：「不錯，這實在不能怪你，世上有些男人，的確是該殺的。」

她實在想不出這少女有騙她的理由，這少女若是對她有惡意，豈非早已可以一刀將她殺了。

卻不知銀花娘的心機，她簡直一輩子也休想猜得到。

她雖然也有些江湖經驗，但和銀花娘一比，簡直就像小孩子似的，銀花娘就算將她賣了，她還不知是怎麼回事呢？

這時銀花娘早已解開了她的穴道，嫣然笑道：「想不到這位姐姐你竟能諒解我，我不知有多麼感激你。」

金燕子嘆道：「你救了我，我該感激你才是。」

銀花娘垂下了頭，忽然道：「我心裏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金燕子道：「你為何不說？」

銀花娘垂著頭，幽幽道：「我孤苦伶仃，不知道你肯不肯收我這個妹妹。」

金燕子怔了怔，失聲道：「我們不是剛認識麼。」

她話未說完，銀花娘眼淚已流了下來，道：「我自己的親姐姐都不肯要我了，別人又怎麼會要我，我……我真傻，我……我……」

說著說著，又痛哭起來。

金燕子忍不住摟住了她，柔聲道：「好妹妹，誰說我不肯要你，但……你總該先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呀。」

銀花娘展顏一笑，道：「我真糊塗……好姐姐，請受妹子花銀鳳一拜。」

她居然真的拜倒在地。

金燕子趕緊扶起了她，笑道：「我是金燕子，你是銀鳳凰，看來倒真像是天生的姐妹。」

其實她自己也是孤身飄泊，沒有親人，如今突然收了個這麼美麗的妹妹，心裏也不覺甚是歡喜。

她卻不知她這妹並非「鳳凰」，而是隻「母狼」，隨時隨地，都可能將她吃下肚子去的。

但銀花娘卻為何要如此巴結金燕子？為何要與金燕子結拜呢？她心裏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這除了她自己外，只怕誰也不知道。

※※※

銀花娘在石室中東張西望，像是開心得很，絕口不問金燕子是怎麼到這裏來的？是被誰點了穴道。

金燕子自己卻忍不住道：「這裏的珍寶，雖已有不少，但銷魂娘子的真正寶藏，卻還在裏面呢。」

銀花娘張大眼睛，道：「這裏面還有屋子？」她其實早已算定這裏面還有屋子，否則點了金燕子穴道的那人又到哪裏去了。

金燕子沉聲道：「你跟著我來，卻千萬要小心，無論見著什麼人，什麼事，都莫要多嘴，你能聽我的話麼？」

銀花娘笑道：「妹子不聽姐姐的話，聽誰的話。」

金燕子一笑，又扳下個鐵箱蓋，叩起頭來，她想不出別的主意，自然只有照方抓藥，還是用那老法子。

銀花娘靜靜地瞪著，心裏雖奇怪，卻絕不多嘴，什麼時候該說話，什麼時候不該說話，她分得比誰都清楚。

只見那蒲團果然又滑了進去，銀花娘瞧得也不免暗暗一驚，卻聽得金燕子在裏面竟已失聲驚呼了起來。

俞佩玉與林黛羽，竟已不見了。

銀花娘趕緊跟著掠進去，瞧見裏面的珠光寶氣，她又是驚奇，又是歡喜，金燕子卻只呆呆的站著，不住喃喃道：「他們怎地不見了？」

銀花娘忍不住問道：「誰不見了？」

金燕子也不答話，繞過那巨大的石棺，突然瞧見石棺後，竟又多了個地洞，石櫃裏的藥瓶，也又被壓碎了兩個。

她雖然天真明朗，不懂人心之奸詐，但卻絕非笨人，心念轉了轉，又猜出這裏面方才發生過什麼事。

－－俞佩玉捉到了林黛羽，兩人掙扎著跌倒，林黛羽又壓破了藥瓶，自己也已吸入了催情之藥。

所以，她便也不再掙扎反抗了。

但兩人掙扎時，無心中又觸動了一處機關，現出了那地洞，兩人神智俱已暈過，竟不覺全都掉了下去。

地洞裏黑黝黝的，下面也不知是什麼地方。

金燕子又是擔心，又是著急，突然道：「你在這裏等著，我下去瞧瞧。」

銀花娘瞟了那石櫃裏的絹冊與藥瓶一眼，道：「你可千萬要小心才是，我好容易有個姐姐，可不願意……」

金燕子截口笑道：「你放心，姐姐死不了的。」

她試探著爬入那地洞，才發覺這地洞竟是個斜坡，就好像滑梯似的，她索性閉起眼睛，滑了下去。

等她張開眼睛，又不禁驚呼出聲來。

這地洞下，才是真正的「行樂之宮」所在地。

※※※

這是個廣大的石洞，似乎並未經人工改造，絢麗的珠光，映著千奇百怪的鐘乳，天工之巧，更勝人間。

鐘乳下，奇石旁，是一張張柔軟的錦榻，錦榻旁有一張張形式奇妙的低几，低几上還留有玉盞金樽。

金燕子落下來的地方，是個極大的水池，只不過此刻水已乾枯，卻更顯得池邊雕塑之淫巧。

此刻，這石洞中雖然靜寂無聲，但當年卻想必充滿了極樂的歡笑，此刻，錦墊上雖已無人，昔年卻想必都坐著英俊的少年、美麗的少女，玉盞中裝的想必是天下珍饈，金杯中盛的想必是美酒。

一個人自上面滑下來，滑入這溫暖的水池中，瞧見四面的「美景」，那豈非真的是一跤跌入溫柔鄉裏，一步登天了。

但金燕子卻還是瞧不見俞佩玉和林黛羽。

她四面走了一轉，才發現一根巨大的鐘乳後，隱隱有天光傳入，出口竟在這裏，俞佩玉竟已走了。

俞佩玉明知她被點了穴道，被困在石室中，竟還是不顧而去，金燕子木立在出口前，眼淚不覺流下面頰。

只聽銀花娘喚道：「姐姐，你沒事麼？」

金燕子忍住滿肚辛酸，道：「現在已沒有事了，你下來吧。」

她擦乾了臉上淚痕，決定將這一日的遭遇，當做場噩夢，以後再也不去想它，再也不去想俞佩玉。

她卻未想到，林黛羽已將俞佩玉恨之入骨，怎會和俞佩玉一起走呢？這一段糾纏不清的情怨，又豈是如此容易便能解決的？

山洞外，初昇的陽光，正映照著輝煌的大地，不知名的山花，在溫軟的微風中，吐露著香氣。

銀花娘正忙著將洞中的藏寶，一箱箱運出來。

金燕子幽幽嘆道：「你瞧，那花朵上的露珠，世上又有什麼珍珠能比它更美麗。」

銀花娘笑道：「但珍珠卻能令咱們過人人都羨慕的生活，也可換得別人的服從與尊敬，露珠又怎麼有它的魔力。」

金燕子凝注著天畔的雲，道：「但你卻也莫要忘記，這世上也有珍珠換不來的東西。」

銀花娘吃吃笑道：「大姐你莫非有什麼傷心事？」

金燕子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銀花娘道：「大姐你等等我，我馬上就回來。」

她突然飛奔而去，金燕子果然痴痴地等著她，不到半個時辰，她已僱來了三輛大車，還帶來了兩匹馬。

那三個趕車的瞪大了眼睛，滿臉驚奇之色，幫著銀花娘將一隻隻鐵箱搬上車，但卻沒有一個開口問話。

只要是男人，銀花娘就有本事令他服服貼貼的。

一道深溪，自山坡上蜿蜒流下來。

金燕子騎在馬上，沿溪而行，走了沒多遠，突然發現溪水中有條白布，捲在石頭上，還未被流水衝走。

她忍不住躍下馬，用樹枝挑起那白布，污髒的白布上，還帶著斑斑血跡，顯然就是包在俞佩玉頭上的。

俞佩玉顯然在這溪水旁停留了一陣，解下這白布，洗了洗臉，也許還在溪水中照了照自己的容貌。

他瞧見自己受了傷的臉，心裏是什麼感覺呢？

那時林黛羽又在哪裏？難道就在旁邊瞧著他麼？

她難道已不再恨他？已承認他就是自己未來的丈夫？這俞佩玉，難道和那俞佩玉本是同一個人？

但那俞佩玉豈非明明已死了麼？明明有許多人親眼瞧見過他的屍身，那難道還會是假的。

金燕子狠狠地甩下這白布，又躍上了馬，暗暗咬著牙：「我已決定不再想他？為何又要想他？」

銀花娘像是什麼都沒有瞧見，也不去問金燕子，金燕子卻也不去問她，這一行車馬究竟要去哪裏。

車馬向西南而行，似奔蜀中。

這條路上的江湖朋友並不少，有的遠遠瞧見金燕子那一身金光閃閃的衣服，就趕快繞道而行，最多也不過遠遠打個招呼，走了一天，路上至少有四十個人是認識金燕子的，卻沒有一個人敢過來說話。

金燕子有時真想問問他們，有沒有看見一個臉上受傷的少年，和一個少女同行，但卻又咬了咬牙忍住了。

銀花娘忍不住笑道：「有大姐同行真是方便，否則咱們兩個女人，帶著三輛大車，趕路不惹上麻煩才怪呢。」

話猶未了，突見一人從後面躍馬趕了上來。

馬上人錦衣玉面，神采飛揚，一柄鑲滿珠玉的短刀，斜斜插在腰帶上，卻正是那神刀公子。

金燕子瞧了一眼，立刻扭轉頭，就好像不認得他似的，神刀公子瞧見她，卻是滿心歡喜，又忍不住埋怨道：「燕妹，你怎地不告而別，害我找得你好苦。」

金燕子寒著臉道：「誰要你找我的？」

神刀公子怔了怔，道：「我……我不找你找誰？」

金燕子笑冷道：「我管你找誰，天下的人，你誰都可以去找，為何定要來找我。」反手一鞭，抽在馬腹上，遠遠走了開去。

神刀公子想不到她突然對自己比以前更冷淡十倍，滿心歡喜，宛如被一桶冷水當頭淋下，竟呆在那裏。

銀花娘眼波一轉，卻馳馬到他身旁，悄聲道：「這兩天我姐姐心情不好，有什麼話，你不會等等再說。」

神刀公子又怔了怔，道：「你姐姐？」

銀花娘笑道：「怎麼，你不願意有我這樣個妹妹麼？」

神刀公子這才瞧清了她，瞧清了她臉上那媚到骨子裏去的媚笑，瞧清了那一雙勾魂奪魄的眼波。

他突然間像是變得痴了，竟說不出話。

銀花娘悄悄在他腰上擰了擰，嬌笑道：「你若想做我的姐夫，就該趕緊拍拍我馬屁，乖乖地聽我的話。」

嬌笑著打馬向前，突又回眸一笑，道：「你還不跟我來麼？」

神刀公子果然乖乖地跟了過去，滿心懊惱突然無影無蹤，到了正午，一行人在岳家寺鎮上打尖。

銀花娘叫了桌酒菜，硬拉著金燕子和神刀公子坐在一起，暗暗悄悄地說著話，吃吃地嬌笑。

這多情的神刀公子，竟像是已忘了金燕子，銀花娘在笑，他就笑，銀花娘眼波一轉，他一口菜幾乎吃到鼻子裏。

銀花娘突然拔出了他腰畔的刀，嬌笑道：「果然不愧是神刀公子，佩的果然是口寶刀。」

神刀公子忍不住得意起來，大聲笑道：「你可知道，江湖中已有多少名家的刀劍，斷在我這柄寶刀下。」

銀花娘似有意，似無意，抓住了他的手，撒嬌道：「你快說，到底有多少呀？」

神刀公子睥睨作態，道：「少說已有七八十柄了。」

銀花娘眼波凝住他，像是不勝羨慕，又像是不勝崇拜，一隻手更緊握著神刀公子的手，不肯放鬆，媚笑道：「有你這樣的人在旁邊，我真什麼都不怕了。」

神刀公子一顆心直跳，簡直已不知如何是好。

金燕子雖然從未將他放在心上，但瞧見他這副失魂落魄的模樣，火氣也不知從哪裏冒了出來。

世上沒有一個女孩子，能眼看著自己的裙下之臣，當著自己的面，投向另一個女孩子的。

她喜不喜歡這男子是另一回事，但卻絕不能忍受這男子丟她的人，金燕子終於忍不住推杯而起，掉首走了出去。

神刀公子終於也發覺不對了，突然搭訕著笑道：「你可記得那俞佩玉麼？」

「俞佩玉」這三個字，就像是個鉤子，一下就鉤住了金燕子的腳，無論如何再也走不出半步。

她停在門口，直等到心跳漸漸平復，才冷冷道：「俞佩玉豈非已死了？」

神刀公子道：「死了一個，又出來一個。」

金燕子手扶著門，雖然拼命想裝出淡漠的樣子，但自己也知道自己臉上的神情是瞞不了人的。

她不敢回頭，自己也沒有瞧見銀花娘聽見「俞佩玉」這名字後，面上神情比她的變化更大。

她沒有說話，銀花娘已大聲道：「這兩個俞佩玉，你難道全都認得？」

神刀公子冷笑道：「這兩個人我倒全都見過，但我又怎會認得這種人。」

銀花娘眼波一轉，笑道：「聽說死了的那俞佩玉，乃是當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公子，不但模樣生得英俊，脾氣也溫柔得很，卻不知這活著的俞佩玉可比得上他。」

神刀公子臉已氣得發紅，冷笑道：「若論模樣，死了的那俞佩玉再也比不上活著的這人英俊，若論脾氣之溫柔，兩人更是差得多。」

他故意將「死俞佩玉」說得一文不值，卻不知金燕子此時已將全心全意都轉到這「活的俞佩玉」身上，更做夢也想不到這兩人原來本是一人。

金燕子咯咯笑道：「這俞佩玉難道也是個美男子。」

神刀公子眼睛盯著金燕子的背影，大聲道：「這俞佩玉倒當真不愧是個美男子，臉上雖然不知被誰劃了一條刀疤，但還是比那死了的俞佩玉強得多。」

他這話本是說來氣金燕子的，誰知卻將銀花娘氣得怔在那裏，話也說不出，笑也笑不起來。

金燕子心裏反而又驚又喜，喃喃道：「原來這俞佩玉和那俞佩玉並非同一個人，也並非林黛羽未來的丈夫，原來他臉上受的傷並不重，並未變得十分醜怪。」

神刀公子忍不住大聲道：「你在說什麼？」

金燕子淡淡道：「我心裏本有幾件想不通的事，多謝你告訴了我。」

神刀公子道：「我聽不懂你的意思。」

金燕子道：「聽不懂最好。」

銀花娘忽然又笑道：「你是在哪裏瞧見他的？我們也真想瞧瞧他。」

神刀公子吐出口氣，道：「前天晚上，我就瞧見過他一次，那時我雖還不知道他也叫俞佩玉，也未留意他，卻認得跟他走在一起的那女子。」

銀花娘瞪大了眼睛，變色道：「只有一個女子跟著他？」

神刀公子冷笑道：「一個還不夠麼？」

銀花娘恨恨道：「好個小賤人，竟將老大也甩開了，一個人纏住他……」她自然一心以為這女子必是鐵花娘。

誰知神刀公子笑笑又道：「說來倒也好笑，這女子本來是那俞佩玉的未過門妻子，那俞佩玉死了，還未多久，她竟又跟上個俞佩玉……」

銀花娘怔了怔，道：「你說的這女子到底是誰呀？」

神刀公子道：「自然就是『菱花劍』的女兒林黛羽，你以為是誰？」

銀花娘突然大笑起來，道：「妙極妙極，原來他又換了個姓林的，這人倒真是個風流種子。」她想到鐵花娘也被俞佩玉甩了，不禁越笑越開心。

神刀公子也不知她為何如此好笑，只覺得她笑起來實在可愛已極，痴痴地瞧了半晌，才接著道：「那時我瞧見林黛羽非但沒有戴孝，反而又和別的男人在一起，心裏只道這女子原來是個假正經，外表看來雖然冷若冰霜，好像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其實卻原來是個水性楊花的蕩婦。」

銀花娘吃吃笑道：「和男人走在一起，未必就是蕩婦呀，我此刻不也正和你走在一起麼？」

神刀公子眼睛都瞇起來了，又想去摸她的手，痴痴笑道：「你和我自然不是……」

突聽金燕子大聲道：「後來怎樣？你為何不接著說下去。」

神刀公子乾咳一聲，坐正身子，道：「後來我們投宿到一家客棧，我見到他們竟走進一間屋子。」

金燕子冷笑道：「原來你是一直尾隨著他們的。」

銀花娘咯咯笑道：「你跟著人家，是存的什麼心呢？難道只想偷看人家的……的好事？還是自己也想分一杯羹呢？」

神刀公子連脖子都紅了，大聲道：「我豈是那樣的人，只不過這裏總共只有那一家客棧，我不去那家客棧難道睡在路上不成？」

銀花娘笑道：「你別生氣，其實男人瞧見水性楊花的女子時，自己總覺得自己若不去沾沾邊，那簡直是太吃虧了。我本來以為天下的男人都是差不多的，又怎知道你……你和別的男人全都不同呢。」

神刀公子就算有些惱羞成怒，聽到這樣的話，也完全沒脾氣了。

銀花娘眼珠一轉，悄笑著又道：「但你夜來還是去偷偷瞧了瞧人家，是麼？」

神刀公子趕緊大聲道：「我怎會去偷看那種人，只不過我住的屋子本在他們隔壁，到了半夜時，他們那屋子裏突然大吵大鬧了起來。」

金燕子到這時才忍不住回過了頭，道：「他們吵些什麼了」

神刀公子道：「我見著他們時，林黛羽似有重病在身，連路都走不動了，那俞佩玉就像捧寶貝似的捧著她，也不管別人見了肉不肉麻，我若不知他們的底細，只怕還要當他們是對恩愛夫婦，聽見他們突然吵鬧起來，也不覺大是奇怪。」

銀花娘笑道：「所以你就忍不住想去瞧瞧了。」

# 第一一章 情有獨鍾

神刀公子道：「但我並沒有偷看，我剛走到院子裏，那林黛羽竟也踢開門，衝了出來，手裏居然是提著柄劍。」

銀花娘笑道：「這位林姑娘倒也奇怪，病剛好，就要殺人，難道那位俞公子照顧她的病還照顧錯了不成。」

神刀公子冷笑道：「依我看來，這俞佩玉必定是乘人病中，佔了人家的便宜，所以那林黛羽才衝出來，就大喝道：『俞佩玉，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你出來吧！』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那小子原來也叫俞佩玉。」

銀花娘瞟了金燕子一眼，笑道：「如此說來，這林黛羽竟真的好像吃了俞佩玉什麼虧似的，所以才恨得要和他拼命，但大姐你說，俞公子會是這種人麼？」

金燕子自然知道林黛羽要殺俞佩玉的原因，但又怎能對人說出來，想起銷魂宮中發生的種種事，她心裏酸甜苦辣，也不知是什麼滋味，口中卻冷冷道：「你為何不能靜靜聽他說下去。」

銀花娘悄悄吐了吐舌頭，神刀公子接道：「那俞佩玉想必是因心中有愧，竟躲在屋裏，不敢出來，林黛羽跺著腳罵了半天，又衝了進去。」

金燕子忍不住道：「俞佩玉還沒有走？」

神刀公子道：「俞佩玉竟好像呆住了，呆呆地坐在椅子上，這時客棧裏人都已被驚動，都趕來瞧熱鬧，有些人以為是夫妻吵嘴，想來勸架，但人還沒有走過去，就已被林黛羽踢出來，嚇得別人再也不敢過去了。」

銀花娘笑道：「這位林姑娘倒真兇得很。」

神刀公子道：「她衝進屋子裏，將俞佩玉大罵了一頓，簡直把俞佩玉罵成世上最無恥的人，但俞佩玉卻還是呆呆地坐著，也不還嘴。」

銀花娘道：「常言道：一隻巴掌拍不響，人家既然不還嘴，那位林姑娘就算再兇，只怕也只好算了吧。」

神刀公子道：「我本也以為如此，誰知這林黛羽卻好像完全瘋了，突然抬手就是一劍，向俞佩玉刺了過去。」

聽到這裏，金燕子終於忍不住失聲驚呼起來，道：「他難道也未還手？」

神刀公子瞪了她一眼，緩緩道：「他非但沒有還手，連閃避都未閃避，林黛羽一劍刺在他身上，他簡直連動都沒有動。」

金燕子道：「他傷的是要害麼？」

神刀公子冷冷道：「林黛羽好像並不想一劍就殺了他，所以這一劍只刺在他肩頭，第二劍也不過只將他胸膛劃破條血口……」

金燕子失聲道：「她就忍心再刺第二劍？」

神刀公子冷笑道：「豈只兩劍，她一面罵，一面流淚，但掌中劍也沒有停過。」

金燕子目中也要流下淚來，道：「難道就沒有人去拉住她？」

神刀公子道：「別人方才已領教過她的手腳，有誰敢過去拉她。」

金燕子跺腳道：「你呢？你為何不去拉住她？難道你也怕她的武功？」

神刀公子垂下了頭，道：「我本想去拉著她，但我一聽得那人也叫俞佩玉……也不知為什麼，我一聽見俞佩玉這名字就生氣。」

金燕子顫聲道：「那麼你……你難道就眼瞧著他在你面前被人殺死？」

神刀公子眼睛盯著她，冷冷道：「你也認得他？你為何對他如此關心？」

金燕子大聲道：「我認得他又怎樣？關心他又怎樣？這與你又有何關係？」

神刀公子眼睛裏像是已冒出火來，端起酒杯，一隻手卻抖個不停，抖得杯中酒灑了一身。

銀花娘嬌笑道：「但那俞佩玉是否真的被林黛羽殺死了呢？」

神刀公子眼睛還是盯著金燕子，突然冷笑道：「這難道還有假的。」

金燕子霍然長身而起，嘶聲道：「你……你竟……」

神刀公子也站了起來，大吼道：「那俞佩玉連自己都不還手，顯然是自己情願死在林黛羽的手下，他自己既然心甘情願，我為何要多管他的閒事。」

金燕子眼睛失神地盯著他，一步步往後退，退到門口，眼中終於流下淚來，突然轉過身子，掩面奔了出去。

銀花娘也怔了許久，方自咯咯笑道：「俞佩玉終於死了，而且還是死在女人手裏……老三若是聽見了這消息，那臉色必定好看得很。」

轉目望去，只見神刀公子石像般立在那裏，面上陣青陣白，忽然「波」的一聲，酒杯已被他生生捏碎。

金燕子奔回屋裏，倒在床上，用棉被蓋住頭，這才放聲大哭起來，她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竟會如此傷心。

也不知哭了多久，只覺一隻手輕撫著她的肩頭，金燕子掀開棉被，便瞧見銀花娘已坐在床畔，柔聲道：「人死不能復生，大姐你又何苦如此傷心。」

金燕子瞧見了她，就好像見著世上最親近的人，竟撲倒在她懷裏，又哭了一陣，才抽泣著道：「我也不知道我怎會如此傷心，其實我和他相處只不過一天，甚至連他長得是什麼模樣都不知道。」

銀花娘訝然道：「一天？只有一天？」

金燕子道：「雖然只有一天，但在這一天中發生的事，卻已足夠我回憶一輩子。」

銀花娘目光閃動，緩緩道：「他對你很好？」

金燕子道：「嗯。」

銀花娘笑道：「但那位神刀公子也對你很好呀！」

金燕子道：「那是不同的，他對我雖好，但卻只不過是想佔有我，而那俞……俞公子，卻只是為我著想，甚至不惜犧牲自己。」

銀花娘冷冷道：「我看他並不是這麼好的人……」

金燕子抬起頭來，顫聲道：「你可知道，他本可得到我的，我……我已情願將一切都交給他，但他……他卻不肯傷害我……」

銀花娘身子一陣顫抖，大聲道：「他拒絕了你，也許只因為他瞧不起你。」

金燕子道：「不是的，你不知道……」

銀花娘冷笑道：「我為何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個不知好歹的人，你本該恨他才是，為何反而為他傷心。」

金燕子嘆道：「我本來也有些恨他，但現在……現在我卻已瞭解他的心意，他生怕我為他犧牲一輩子的幸福，所以寧可讓我恨他，也不願傷害我，不為別的，就為這一點，我……我也一輩子忘不了他的。」

銀花娘像是也怔住了，但瞬即冷笑道：「若換了是我被人拒絕，我就要恨他一輩子。」

突然「呀」的一聲，房門又被推開，神刀公子木然站在門口，臉色蒼白得就像死人似的。

金燕子怒道：「誰要你進來的，出去，快出去。」

神刀公子呆呆地站在那裏，突然長嘆道：「你不要傷心，那俞佩玉並沒有死。」

金燕子怔了怔，道：「那麼你方才為何……」

神刀公子垂頭道：「我方才只不過是故意氣你的，但現在，現在瞧見你如此傷心，我……我再也不忍瞞下去。」

金燕子呆望著他，一時間反而說不出話來。

神刀公子道：「若是無人解救，林黛羽也許真的會殺死他，但就在那時，忽然有個人飛掠進來，攔住了林黛羽。」

金燕子忍不住道：「誰？」

神刀公子道：「紅蓮花。」

金燕子失聲道：「這俞佩玉竟也認得紅蓮幫主？」

神刀公子道：「紅蓮花雖然出手救了他，但卻不認得他，而且還似對此人頗有惡感，只不過覺得他罪不至死，所以才攔住林黛羽的。」

金燕子道：「你又怎會知道？」

神刀公子道：「那時俞佩玉滿身是血，任何人都瞧得出他受傷不輕，但紅蓮花卻始終未瞧他一眼，反而對林黛羽百般勸慰，好像受傷的不是俞佩玉，而是林黛羽，那俞佩玉也只是呆呆地瞧著他們，沒有說一個字。」

金燕子道：「然後呢？」

神刀公子道：「然後紅蓮花就拉著林黛羽不顧而去，試想他若和這俞佩玉是朋友，或是對他並無惡感，至少也得瞧瞧他的傷勢。」

銀花娘聽到這裏，才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又為何要救他？這紅蓮花倒真不愧是出名的愛管閒事……但他早不到，遲不到，偏偏在那時趕到了，莫非他也是一直在暗中跟著他們的？莫非也一直在偷偷留意著他們的動靜？」

神刀公子道：「其實一直在暗中偷偷跟著他們的，還不止紅蓮花一個。」

銀花娘瞪大了眼睛，道：「還有誰？」

神刀公子道：「紅蓮花和林黛羽剛走，就又有個女子掠了進去，笑嘻嘻瞧著俞佩玉，道：『我早知道有別人會救你的，所以一直未出手……』試想她若不是一直跟著他們的，又怎會如此說話。」

銀花娘冷笑道：「看來這俞佩玉相好的女子倒真不少，一個陪著他進了客棧，竟還有個在暗中等著來救他。」

神刀公子道：「但俞佩玉見了這女子，卻好像見著鬼似的，也不管傷口還在流血，跳起來就跑，他輕功倒當真不弱，縱然受了傷，那女子也未必追得上他。」

銀花娘皺眉道：「這女子又是什麼人？生得是什麼樣子？」

神刀公子道：「這女子一身白衣，看來倒也可算得是個美女，武功也可算得上是高手，但我卻不知道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人，也許是新出道的。」

他臉色蒼白，神情痴呆，別人問一句，他就說一句，說到這裏，突又凝視著金燕子，緩緩道：「現在我已將所見到的事，全說出來了，這件事其中雖必定還有曲折，但我已不知道，也不知道那俞佩玉後來到哪裏去了。」

他語聲漸漸激動，接著又道：「但我以後若瞧見他，必定會叫他來找你的，我既已知道你的心意，無論你對我怎樣，我……我總算沒有對不起你。」

話未說完，人已扭頭走了出去，他平日對金燕子糾纏不捨，此番這一走，倒走得漂亮得很。

銀花娘笑道：「這人雖然有時很討厭，不想骨頭倒硬得很。」

金燕子默然半晌，悠悠嘆道：「他沒有對不起我，我卻很對不起他。」

銀花娘道：「我只顧聽大姐說話，竟未想到他也在門口偷聽，他若未聽到大姐說的那番話，是絕不會走的。」

金燕子嘆道：「他一直纏著我，就是因為總以為我對他雖然冷冰冰的，對別人卻更冷，如今聽到我心裏已有了別人，才死了這條心，我也少了件心事。」

銀花娘笑道：「但大姐你又何必讓他死了這條心，若讓他永遠不死心，永遠跟著咱們，叫他往東，他就不敢往西，那豈非很有意思，何況，咱們姐妹在江湖中走動也正需要個像他這樣聽差打雜的人。」

金燕子從未想到她會有如此荒謬的想法，但自己心事重重，也懶得譴責於她，只是嘆了口氣，道：「我累得很，想歇歇，你出去吧。」

銀花娘卻還是坐著不肯走，瞪著眼道：「大姐你想那位林黛羽姑娘，是為什麼事要殺俞公子呢？」

金燕子翻了個身，閉起眼睛，不再理她。

銀花娘道：「依我想來，那位林姑娘未必是真的想殺死俞公子的，這其中有兩點可疑之處，大姐你難道沒有聽出來？」

金燕子雖不想理她，還是忍不住道：「有什麼可疑之處？」

銀花娘一笑道：「以俞公子對林姑娘的那種態度看來，是絕不會有絲毫提防林姑娘之心的，而且兩人在一起，也絕不止一天了。」

金燕子皺眉道：「這又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呢？」

銀花娘道：「既是如此，林姑娘要殺俞公子的機會本多得很，為什麼定要等到那天晚上，在人那麼多的地方下手，又為何要故意驚動許多人。」

金燕子想了想，道：「她也許並不是故意要驚動別的人，只不過是忍不住火氣，才爭吵起來的。」

銀花娘笑道：「一個女人，若是恨極了一個男人，甚至恨不得要殺死他的時候，就絕不會大聲和他爭吵的，若是和他大聲爭吵，就絕不會是想殺他的……大姐你也是女人，你說我這番話說得有沒有道理？」

金燕子想了想，點頭道：「這也有道理。」

銀花娘道：「還有，那林姑娘若是真的想殺俞公子，在那麼多人面前，還會不痛痛快快地一劍將他殺了麼？」

金燕子道：「她也許是想慢慢折磨他。」

銀花娘笑道：「依我看，那位林姑娘的心腸，決沒有這麼毒辣，何況她就算真的是想慢慢折磨他，下手也不會那麼輕……」

金燕子道：「你又怎知道她下手的輕重？」

銀花娘微笑道：「她下手若是不輕，到後來俞公子還能施展輕功而走嗎？」

金燕子沉吟道：「依你看來，這是怎麼回事？」

銀花娘道：「依我看來，她這也許只不過是做給別人看的。」

金燕子道：「她為什麼要做給別人看呢？」

銀花娘笑道：「這原因我就不知道了，也許大姐你知道……」

金燕子冷冷道：「我只知道她實在恨極了俞佩玉，而且實在有殺他的理由，世上若只有一個人真的要殺俞佩玉，那人就是林黛羽。」

她嘴裏雖說得如此肯定，心裏卻也已隱約覺得此事內中必定還有隱情，但她卻未想到，此事實際上複雜的程度竟比她所能夢想的還要複雜十倍。

※※※

馬車在這小鎮上歇了一整天，第二日凌晨，天還未亮，銀花娘就起來催促著趕車的料理牲口，準備動身。

金燕子一夜輾轉反側，方自入夢，聽得院子裏的聲響，也不得不穿衣起身，推開房門，皺眉道：「這麼早就走麼？」

銀花娘迎了過去，賠笑道：「我早就叫他們莫要驚動了大姐，但這種粗人天生的重手重腳，真是沒法子。」

金燕子淡淡道：「他們就算沒有驚醒我，你反正也是要來叫醒我的，是麼？」

銀花娘心事被她說破，臉上也不禁紅了紅，這才知道金燕子雖然素來馬馬虎虎，卻也不是她想像中那麼簡單。

金燕子轉身入屋，口中卻又道：「瞧你如此著急趕路，想必心裏早已有了目的之地，你究竟是想到哪裏去？為何不對我說呢？」

銀花娘笑道：「大姐一直沒有問起來，所以……」

金燕子道：「我現在豈非已經問了？」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道：「咱們姐妹兩人，帶著這麼多珠寶趕路，雖然不怕人搶，但也有些不便，所以我想先將這些箱子寄存在一個可靠之處。」

金燕子道：「你想寄存在哪裏？」

銀花娘笑道：「妹子初入江湖，什麼人都不認得，這自然要靠大姐了。」

經過了昨天的事，金燕子雖也隱約覺得她這新收的小妹妹雖不簡單，但還是想不出她對自己會有何詭謀，沉吟半晌，道：「這麼大一車珍寶，無論要寄存在哪裏，都有些不便，咱們就算對他放心了，別人卻未必肯擔這麼大的干係。」

銀花娘道：「大姐說的是，這人不但要咱們放心，還得要有挑得起這副擔子的肩胛，否則將這許多珍寶放在那裏，也許反而會害了他。」

金燕子想了想緩緩道：「這樣的人，附近是有一個的。」

銀花娘眼睛裏閃起了光，喜道：「是誰？」

金燕子道：「蜀中唐門，威震天下……」

她話未說完，銀花娘已拍手笑說：「蜀中唐門的威名，妹子也早已聽說過了，若能將這些箱子寄放在唐家去，那自然是再可靠沒有，而且，以唐家父子兄妹的威望，也絕不會有人敢往老虎頭上拍蒼蠅，打這些珍寶的主意。」

她忽又皺起了眉頭，接道：「只是，唐家的人素來孤僻，大姐若是不認得他們，他們是一定不肯的。」

金燕子微微一笑，道：「你顯然對江湖人事如此熟悉，怎會竟不知道我和唐門四秀也是結拜的姐妹？」

她雖然覺得銀花娘有些歡喜過度，但卻以為那只不過是因為銀花娘對這些珠寶太過珍視之故。

卻不知銀花娘如此巴結她，就為的是早已知道她和唐家的姑娘們是結拜姐妹，否則只怕早已將她宰了。

只見銀花娘興高采烈，不住笑道：「大姐和唐門四秀是結拜姐妹，妹子我豈非也成了她們的姐妹了嘛，我孤苦伶仃，突然間有了這許多大名鼎鼎的姐姐，我簡直開心死了。」

金燕子見她如此歡喜，也不禁笑道：「唐門家教頗嚴，他們的姑娘媳婦，總是覺得朋友太少，瞧見多了你這麼個可愛的妹妹，也必是開心得很的。」

她想到銀花娘身世孤苦，縱然對珍寶瞧得重些，也是人情難免，一念至此，不覺將昨日對銀花娘生出的提防之心，又盡都拋開，反而覺得自己早上不該對她那麼冷淡，所以一路上又打起精神，和她談笑起來。

蜀道雖難，但在這蜀中平原一帶，卻少山路，而且川中古稱天府，物產豐茂，路上商旅不絕，倒也不覺寂寞。

過了雲陽渡，沿著長江而行，道路更是平坦，一路上乞丐卻漸漸多了起來，大多俱是三五成群，談笑而行，見到普通商旅，竟然很恭謹地讓路，但卻絕不上前乞討，有些面上甚至還帶著倨傲之色，似乎不大瞧得起這些俗人。

銀花娘忍不住悄聲道：「我瞧這些乞丐，身上像是全帶著武功，絕不是普通要飯的……莫非他們就是丐幫中的弟子。」

她說話的聲音雖小，但走在前面數丈外的一個孤身乞丐，卻突然回過頭來，瞧著她微微一笑，道：「花姑娘自己走自己的路，你不必多管別人的閒事。」

只見這乞丐衣衫襤褸，滿是油污，但一張清雅瘦削的臉，卻洗得乾乾淨淨，目光閃動之間，更是灼灼照人。

銀花娘吐了吐舌頭，嬌笑道：「前輩好厲害的耳力，想必是丐幫中的長老了？」

那中年乞丐突地沉下了臉，眉目間隱有怒意，但瞧了銀花娘身旁的金燕子一眼，卻只是冷冷道：「我並非什麼前輩，更非長老，姑娘你只怕瞧錯了。」

銀花娘還想說話，這中年乞丐卻已撒開大步，走到道旁坐下，從懷中取出了個扁木瓶喝起酒來。

馬車轉眼便自他身旁走過，銀花娘搖頭苦笑道：「這人好古怪的脾氣，我又沒惹他，他何苦給我臉色看。」

金燕子也不答話，過了半晌，忽然道：「前面有個李渡鎮，你在鎮上的李家棧等我，不見不散。」

銀花娘訝然道：「大姐要到哪裏去？」

金燕子道：「我突然想起有件事……」

銀花娘道：「妹子陪大姐去不好麼？」

金燕子似乎有些不耐煩，皺眉道：「我叫你在李渡鎮等我，不用三天，我必定會去找你，你難道怕我跑了。」

銀花娘趕緊賠笑道：「妹子遵命就是。」

金燕子瞧著她帶著三輛大車走遠了，突然勒過馬頭，向回路而行，只見那中年乞丐，已經在道旁樹下睡著了。

別的乞丐，背上或多或少，總有幾隻麻袋，麻袋越多，階級越高，沒有麻袋的，便是丐幫中未入門的弟子。

這中年乞丐神情倨傲，行路時腳下點塵不起，武功必然甚高，顯然絕不會是未入門的低級弟子，但背上偏偏一隻麻袋也沒有。

別的乞丐身上衣衫雖破舊，大多洗得乾乾淨淨，只是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有掩不住的風塵勞苦之色。

這中年乞丐身上衣衫雖滿是油污，面上卻非但極為乾淨，而且肌膚細緻，甚至連一條皺紋都沒有。

別的乞丐大多三五成群，彼此招呼，這中年乞丐卻是傲然獨行，似是不屑與旁人為伍。

金燕子為的只是要找紅蓮花仔細問一問那天所發生之事的詳情，本可找別的乞丐打聽紅蓮幫主的下落。

但她越瞧這乞丐越是奇怪，竟忍不住動了好奇之心，遠遠便下了馬，牽著馬走到樹下，也坐了下來。

別的乞丐見她突然坐到這中年乞丐身旁，面上都露出驚訝之色，但走過他們身旁時，腳步卻都放輕了，竟似都不敢驚擾這中年乞丐的好夢。

金燕子也沉住了氣，並不去喚醒他。

這中年乞丐鼻息沉沉，睡得像是很熟，還不住含含糊糊地說著夢話，金燕子留神去聽，聽他說的竟是：「車子裏載著那麼值錢的東西，還不趕快趕路，卻來找要飯的幹什麼，難道想施捨兩文麼？」

金燕子心裏又是一驚：「這人好厲害的眼力……」

那三輛大車裏載的若是黃金白銀，分量特重，車後揚起的塵土就也分外不同，老江湖一眼便可瞧出來的。

但那三輛大車載的卻只是珠珍翡翠一類的東西，價值雖珍貴，分量卻和普通貨物沒什麼兩樣。

這中年乞丐又怎會一眼便瞧出來的？

金燕子心裏越是驚異，越是沉住了氣，這中年乞丐裝睡無論還要裝多久，她都決定耐心等下去。

又過了半晌，那中年乞丐忽然大笑而起，道：「堂堂的江南女俠金燕子，竟跑來瞧個要飯的睡覺，也不怕別人看見笑掉了大牙麼？」

金燕子吃驚道：「前輩原來認得弟子。」

那中年乞丐瞧著她笑道：「我非但認得你這隻燕子，還認得隻老鷹哩。」

金燕子的師父，正是二十年前名滿天下的獨行俠「神鷹」雲鐵翼，但雲鐵翼一生獨來獨往，仇家遍於天下，晚來隻收了金燕子這唯一的徒弟，等到金燕子出道時，雲鐵翼已是病在垂危。

他知道自己一生結仇太多，所以嚴誡金燕子不可說出自己的師承來歷，江湖中果然也沒有人知道她師父是誰。

甚至連無所不知的紅蓮幫主都不知道。

此刻這中年乞丐竟一言道破了她的來歷，金燕子面上不禁變了顏色，霍然長身而起又緩緩坐了下去，強笑道：「前輩不知尊姓大名，怎會知道先師的……」

那中年乞丐揮手打斷了她的話，皺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句話你難道都不懂麼？至於我的名字，說出來你也不知道的。」

金燕子也不知他為何突然動怒，也不敢再問。

那中年乞丐瞪了她兩眼，突又展顏笑道：「你來找我，是為了什麼？」

金燕子道：「弟子要找貴幫的紅蓮幫主有事商談，所以要求前輩帶領……」

那中年乞丐突又大怒道：「你是來找我帶路的麼？」

金燕子見他怒氣一生，眸子裏依稀有兩道精光射出，竟是令人不可逼視，但轉瞬間笑起來，卻又令人如沐春風。

她簡直從來未見過一人喜怒之間的變化，有他這麼快的，心裏正在驚異，誰知那中年乞丐又復仰天大笑道：「你竟然找我帶你去見紅蓮花，我為何不帶你去呢……快騎上你的馬，跟著我走吧。」

金燕子既不知他方才為何發怒，更不知他此刻又為何大笑起來，而且笑得如此奇怪，一時之間，不覺呆住了。

那中年乞丐已長身而起，走了兩步，回首喝道：「叫你跟我走，你怎麼又不走了？」

金燕子只得苦笑著站起身來，她生怕又觸怒了這個奇怪的人，只是牽著馬跟在他身後，不敢騎上去。

這時天已入暮，道路上行人已漸少，只剩下三五成群，匆匆趕路的丐幫弟子，瞧見他來了遠遠便讓路避開。

這些丐幫弟子對他的態度雖似有些畏懼，卻無一人向他打招呼的，本在談笑著的人，一見到他，笑容也立刻凍結。

那中年乞丐對這些人本是完全不理不睬，看來竟似非丐幫中人，但若說他不是丐幫中人，又為何要打扮成乞丐模樣？而且和這些丐幫弟子同路而行？金燕子越瞧越奇怪，心裏已不覺暗暗後悔。

「這人行蹤如此詭秘，莫非竟是丐幫的厲害對頭，我為的是要找紅蓮幫主，又何苦跟著他走？」

只見這中年乞丐頭也不回，越走越遠，金燕子突然跳上了馬，快馬加鞭，急馳而行，片刻間便將那中年乞丐遠遠拋在後面，甚至連那些丐幫弟子的人影都瞧不見了，金燕子才鬆了口氣苦笑著，道：「我這豈非是……」

誰知她話未說出，道旁樹下，突有一人冷冷道：「你要找紅蓮花，已走錯路了。」

一人斜倚在樹上，緩緩喝著瓶中的酒，似乎早就站在這裏，可不正是那神秘的中年乞丐是誰？

金燕子這一驚當真不小，話也不說，勒轉馬頭，也不辨路途，又狂奔了一陣，剛想歇下來喘口氣。

誰知那中年乞丐竟又早已在那裏等著，冷冷道：「這條路也走錯了。」

這人行蹤竟快如鬼魅，金燕子平日雖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但從一見此人的面開始，就似已被他魔力所懾，所以才會莫名其妙地誰都不找，偏偏找他，莫名其妙地在他身旁等著，又莫名其妙的打馬狂奔。

此刻她只覺手腳發軟，連馬都趕不動了，顫聲道：「你……你要怎樣？」

那中年乞丐瞧著她一笑，道：「是你要我帶你去找紅蓮花，我此刻只不過是帶你罷了。」

金燕子道：「我……我現在已不想去了。」

那中年乞丐臉色立刻沉了下來，冷冷道：「你既已要我帶你去，就非去不可。」

若是換了別人對金燕子如此說話，金燕子不立刻拔刀相向才怪，但在這人面前，她竟連反抗的勇氣都沒有。

那中年乞丐轉身而行，金燕子連逃都不敢逃了，竟然乖乖地跟在他身後，這簡直連她自己也不知是為了什麼？

只聽那中年乞丐正悠悠道：「你現在心裏必定在後悔，不知為何要偏偏找到我。」

金燕子咬緊牙關，也不答話。

那中年乞丐道：「但你也不必後悔，這其實並不是你來找我，而是我找你的。」

金燕子又吃了一驚，失聲道：「你找我的？」

那中年乞丐突然轉身面對著她，緩緩道：「不錯，是我找你的，只是你自己也不知道而已。」

金燕子瞧著他那雙發亮的眼睛，忽然想起自從這雙眼睛瞧過她一眼後，她便不知不覺地一心想回去找他，甚至連銀花娘在旁邊稍為拖延了片刻，她心裏都覺得出奇的焦躁、不安，當時她雖不知是為了什麼，現在卻已知道，這所有一切微妙變化，竟都是為了這雙眼睛。

這雙眼睛裏，竟似有種奇異的懾人之力。

想到這裏，金燕子不禁一身冷汗，顫聲道：「你……你為什麼要找我？」

那中年乞丐道：「這有三個原因。」

金燕子訝然道：「三個原因？」

那中年乞丐緩緩道：「第一個原因，就因為你是雲鐵翼的徒弟。」

金燕子道：「你……你和先師究竟有什麼關係？」

那中年乞丐也不答話，只是緩緩接道：「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你要找紅蓮花。」

金燕子道：「你和紅蓮幫主莫非有什麼仇恨？」

那中年乞丐還是不回答，卻輕微一笑，接口道：「第三個原因，只因為你是女人，而且還是個絕色的美女。」

他一笑起來，一張清臒瘦削的臉，突然變得說不出的邪惡，發亮的眼睛裏，更充滿了淫猥之意。

金燕子被這雙眼睛瞧著，就好像自己身子已完全赤裸了似的，恨不得尋個地縫立刻鑽下去。

那中年乞丐微笑道：「但你也不必害怕，我不會傷害你的。」

金燕子道：「你……你要怎樣？」

她此刻恨不得脅生雙翅，趕緊飛逃，但那雙眼睛裏，卻似有種奇異的吸引之力，她非但不能逃，簡直連眼睛都不能眨一眨。

那中年乞丐緩緩道：「我要你來找我，只因為要好好……保護你……好好保護你……好好保護你……」那語聲越來越低，也越來越柔和。

金燕子只覺一個人恍恍惚惚，像是已睡著了，又像是比任何時候都清醒，竟也隨著他道：「不錯，你是要好好保護我的。」

那中年乞丐道：「現在，你應該知道，這世上唯有我是你最親近的人。」

金燕子茫然道：「不錯，你是我最親近的人。」

那中年乞丐道：「所以我無論問你什麼，你都要老老實實地回答我。」

金燕子道：「是，無論你問我什麼，我都要老老實實地回答你。」

那中年乞丐一笑，道：「我先問你，雲鐵翼臨死之前，曾經得到了一本上古的武功秘笈，他是否已傳授給你。」

金燕子道：「沒有。」

那中年乞丐道：「為何沒有？」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說，那本武功秘笈，必定要有極高智慧的人，才能參悟得透，所以他老人家縱然傳授給我，我也學不會的，那反而會害了我。」

那中年乞丐道：「他死後，那本武功秘笈到哪裏去了？」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說，若讓那本武功秘笈留在世上，必定要引起許多流血爭殺，但他老人家又捨不得將之毀去，所以就將它藏到一個極為隱密之處，那地方除了他老人家外，誰也不知道。」

那中年乞丐道：「你也不知道麼？」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對我雖然從無隱瞞，只有這件事，卻無論如何也不肯告訴我，只因他老人家認為，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能保守秘密。」

那中年乞丐恨恨道：「我找了許多年，才知道你是他徒弟，卻不想他竟連你也不說，這老狐狸自己既然已死了，為何還要如此。」

金燕子道：「他老人家說，無論是誰，只要學得這秘笈上的武功，便可橫行天下，所以這秘笈若是落在惡人手上，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他老人家也知道江湖中已有些人發覺這秘笈已落在他手中，已有許多人在開始找他，所以更不許我說出自己的來歷，免得別人找到我身上。」

那中年乞丐皺著眉思索了半晌，才緩緩道：「你要去尋那紅蓮花，又是為了什麼？」

金燕子道：「我要向他打聽一件事。」

那中年乞丐道：「什麼事？」

金燕子道：「有關俞佩玉和林黛羽的事。」

那中年乞丐道：「你為何對別人的事如此關心？」

金燕子道：「只因為我愛俞佩玉。」

那中年乞丐嘴角又泛起一絲邪惡的笑容，道：「你愛的不是俞佩玉，你愛的是我，知道麼？」

金燕子突然大聲狂呼起來，道：「我愛的是俞佩玉不是你，不是你。」

那中年乞丐實未想到她情感竟如此強烈，竟能擺脫他精神的桎梏，目光一閃，自懷中取出了條極細的金鏈。

金鏈上繫著個奇異的黑珍珠，他手搖著金鏈，珍珠便在金燕子面前不不停地搖搖盪盪……

金燕子激動的情感，果然又漸漸平靜下來。

那中年乞丐沉聲道：「無論你愛的是誰，但我總是你最親密的人，是是麼？」

金燕子垂下眼皮，道：「是。」

那中年乞丐道：「無論我要你做什麼，你都不會反抗，是麼？」

金燕子道：「是。」

那中年乞丐道：「現在，我要你把身上衣服脫下來。」

金燕子想也不想，立刻緩緩脫下了身上衣服，露出了那比玉更瑩潤的的胸膛，胸膛在晚風中傲然挺立。

那中年乞丐滿意地一笑，道：「現在，你脫下裙子。」

金燕子緩緩解開了裙腰帶的搭扣……

就在這時，只聽一陣敲竹之聲，遠遠傳了過來。

那中年乞丐嘆了口氣，道：「可惜現在沒有時間了，你穿上衣服吧。」

等到金燕子穿起衣眼，那中年乞丐又道：「現在，你可以慢慢醒來了，你要將我問你的一切話都忘了，只記得我是你最親密的人，我是你的朋朋友，你的丈夫，也是你的父親，你的師父。」

他收起了珍珠，雙掌輕輕地一拍。

金燕子茫然張開眼睛，茫然瞧了他一眼，喃喃道：「你是我的朋友，我的丈夫，又是我的父親，我的師父，但你是誰呢？你究竟是誰呢？」

那中年乞丐微微一笑，道：「你若想知道我的名字，我不妨告訴你，我就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郭翩仙，我就是人中的奇傑，天下沒有人比得得上我。」

金燕子身子似乎微微一震，道：「郭翩仙！」

郭翩仙傲然笑道：「我是昔日丐幫的長老、武當的護法，西北最大馬場的主人，天下最大的富翁，我也曾經是海棠夫人君海棠的丈夫。」

他大笑接道：「這不過是我數十種身份中的幾種而已，我的身份多得有時連自己都忘記，我這一生比數十人加起來都豐富。」

金燕子茫然嘆了口氣，喃喃道：「郭翩仙……人中的奇傑……我的丈夫……」

※※※

深夜荒山之中，竟亮起了一片燈火。

在山的凹裏，四面山壁上，都插滿了松枝火把。

火光照耀下，成千成百個丐幫弟子，散坐在四周。

紅蓮花也坐在一塊石頭上，面色是那麼凝重，任何人都可瞧出他，這名滿天下的紅蓮幫主，現在必定遇著了一件難以解決的困難之事。

梅四蟒自然也在他身旁，眉宇間亦是憂鬱沉重。

這麼多人聚在一起，山凹裏竟仍是一片死寂，只有火的燃燒聲伴著山風，像是狼群嘶啞的呼喚。

良久，紅蓮花終於忍不住道：「你想，他真的會來麼？」

梅四蟒沉聲道：「自北面來的弟子，都曾在路上見到一個很像他的人，雖然沒有人能證明真的就是他，但都說這人的模樣，和幫主描述的相差無幾，所以他們也都遵從幫主的吩咐，瞧見他就遠遠避開了。」

紅蓮花嘆了口氣，道：「此人銷聲匿跡，幾乎已有十五年，此刻會突然出現，他究竟有何居心，倒真是令人猜不透。」

梅四蟒道：「他的用意，幫主難道真的猜不透麼？」

紅蓮花默然半晌，苦笑道：「他莫非是要我將這幫主之位讓給他？但以他的為人，他是未必瞧在眼裏？我想，他也許是有更大的圖謀。」

梅四蟒面色更是沉重，仰視著黑暗的蒼穹，深深地道：「無論他有何圖謀，我知道他帶來的只有災禍，災禍。」

他忽然壓低聲音，接著道：「但無論他武功多麼高強，以今日我們的人手，想必總可以除去他。」

紅蓮花面色變了變，啞聲道：「但無論如何，他總是丐幫的長老。」

梅四蟒道：「據弟子所知，他還是武當的護法，一身而兼兩派之長，這已犯了本幫大忌，幫主正可以幫規來處治他。」

紅蓮花苦笑道：「但又有誰能證明他也是武當的護法？」

梅四蟒怔了怔，道：「這－－」

紅蓮花嘆道：「此人縱然作惡多端，但世上卻沒有一個人能證明他的惡行，否則不等別人，老幫主就竟放不過他的，又怎會讓他活到現在。」

梅四蟒皺眉道：「幫主的意思，該怎麼辦呢？」

紅蓮花沉聲道：「我一接到他的信，便開始思索對付他的良策，但直到此刻，還是想不出什麼好法子，也許……」

突聽遠處山口響起了一陣敲竹之聲。

梅四蟒失聲道：「來了。」

話猶未了，敲竹聲已一聲連著一聲，已到面前。

丐幫集會，四面自然都伏有暗卡，見到有人來了，便以敲竹為號，梅四蟒長嘆了口氣，道：「他來得好快。」

四面的丐幫弟子，雖仍安坐不動，但神情都已緊張起來，有的人指尖甚至已在微微顫抖。

只見一個清臒頎長的中年乞丐，大步走了進來，目光睥睨之間，竟有不可一世的氣概。

還有一個身穿著淡金色衣衫的絕色少女，垂首跟在他身後，紅蓮花面色立刻又變了，悄聲道：「金燕子怎地也跟他一起來了？」

梅四蟒道：「金女俠莫非已落入他的魔掌？」

話猶未了，郭翩仙已大步走到近前，銳利的目光，上上下下，將紅蓮花瞧了一遍，忽然笑道：「多年不見，昔年的垂髫童子，今日已長成個英挺少年，而且已名揚四海，這當真可賀可喜。」

紅蓮花抱拳道：「不敢。」

郭翩仙道：「卻不知你還認得我麼？」

紅蓮花道：「雖然多年不見，但郭長老的風采，時刻俱在弟子念中。」

郭翩仙面色一沉，厲聲道：「你既然還沒忘我乃幫中長老，見了我為何還不下拜。」

紅蓮花怔了怔，訥訥道：「這……」

梅四蟒已在旁抗聲道：「幫主乃幫中至尊，長老縱是前輩也無令幫主跪拜之理。」

郭翩仙仰天狂笑道：「好，好，原來你已當了本幫幫主，這更可喜可賀。」

高亢的笑聲，震得四山都起了回音，丐幫弟子個個耳朵如被雷轟，一個個俱已坐立不定，面色如土。

只聽郭翩仙笑聲突又停頓，瞧著紅蓮花厲聲道：「但你這幫主卻不知，是誰令你當的。」

梅四蟒道：「此乃老幫主的遺命。」

郭翩仙道：「遺命？拿來瞧瞧。」

梅四蟒道：「老幫主臨終遺言，並無紙令。」

郭翩仙道：「老幫主的遺言，有誰聽見？」

梅四蟒道：「除了幫主外，弟子也曾在旁聽見。」

郭翩仙冷笑道：「就憑你的話，就讓他坐上幫主寶座，這也未免太容易了吧。」

梅四蟒怒道：「長老莫非認為弟子所言有假？」

郭翩仙道：「憑你也敢在本座面前如此說話？你仗的是什麼？」

梅四蟒挺脅道：「弟子只是據理而言。」

郭翩仙喝道：「據理而言，哼！你還不配。」

「配」字出口，突然伸手。

梅四蟒只覺眼前一花，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臉上已著了兩個耳摑子，接著，人便被遠遠拋了出去。

他號稱「沒事忙」，為人自然極是熱腸，人緣自也極好，丐幫弟子雖震於郭翩仙之武功與氣概，但見到梅四蟒受辱，仍不禁騷動起來。

郭翩仙目光四掃，厲聲道：「本幫幫主之產生，從來只有兩途，一是論輩分之尊卑，二是論武功之高下，本座以護法長老之身份，而來查詢此事，你們亂吵什麼？」

沉重的語聲自嘈雜中傳送出去，每個字仍可聽得清清楚楚，但丐幫弟子的騷動卻仍未被壓下去。

郭翩仙怒道：「紅蓮花，你這是當的什麼幫主？本幫子弟，怎麼越來越沒規矩了。」

紅蓮花一直好像置身事外似的，此刻方自微微一笑，緩緩舉起雙手，輕輕一揮，沉聲道：「兄弟們且靜靜，有話慢慢說。」

他話聲遠不如郭翩仙響亮，但話才說完，丐幫弟子的騷動，就立刻沉寂下來，四下已沒絲毫聲音。

紅蓮花瞧著郭翩仙微笑道：「本幫子弟的規矩還是有的，只不過大家對郭長老都已有些生疏，十五年的日子，無論對誰說來，都不算太短的。」

郭翩仙面色變了變，道：「他們難道都已忘卻了本座不成？」

紅蓮花緩緩道：「並非是忘記，而是他們都以為本幫昔日的護法長老，在十五年前，便已退出本幫了。」

郭翩仙怒道：「這話是誰說的？」

紅蓮花微笑道：「故老幫主在十五年前，便已宣佈此事，本幫弟子，人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長老想必也不會認為晚輩所言有假吧？」

郭翩仙呆了半晌，冷笑道：「他不說將我逐出幫外，只說我自己退出本幫，對我還算有點交情。」

紅蓮花道：「他老人家早已知道長老志在四海，絕不會戀懷本幫區區之位，否則無論以輩分或武功而言，他老人家仙去後，原都該讓長老你承繼大統的。」

郭翩仙大笑道：「難怪江湖中人盛稱，紅蓮幫主非但文武雙全，精明強幹，而且口角鋒芒，亦是天下無雙，今日一見，果然不差。」

紅蓮花忽然走到金燕子面前，微笑道：「金女俠今日惠然光降，莫非有何見教？」

金燕子道：「我是跟他來的。」

紅蓮花試探著道：「金女俠認得郭長老，想必不會太久吧。」

金燕子道：「他是我最親近的人。」

紅蓮花道：「哦……這倒真是想不到……」

他本想自金燕子口中，探出郭翩仙的惡跡，此刻暗中不禁甚是失望，但面上卻絲毫不露聲色。

他知道要對付郭翩仙，只要棋差一步，便不可收拾。

只聽郭翩仙又自笑道：「我本擔心你年紀太輕，無力承擔本幫的大事，如今見到本幫弟子竟如此尊崇於你，我也放心了。」

他話風竟變得如此快，確是令人驚異，紅蓮花本也難以相信，但轉念一想：「他見到兄弟們人人歸心，知道自己縱然奪得幫主之位，也是無用的，所以立刻見風轉舵了。」想到這裏，才不覺鬆了口氣，警戒之意大減，笑道：「郭長老身在幫外，猶如此關心幫中之事，實令弟子感激得很，弟子謹為幫中子弟向長老謝過。」

說到「關心」兩字，他已發覺郭翩仙目中射出了一股妖異之光，自己的目光竟被吸引。

但這時他想移開目光，已來不及了。

郭翩仙目光凝注，嘴角帶著微笑，緩緩道：「但獨力難支大廈，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你想必還是要請本座重回護法之位的，是麼？」

紅蓮花道：「是。」

郭翩仙微笑道：「日後幫中之事，都必需由我兩人共同取決，是麼？」

紅蓮花道：「是！」

丐幫弟子見到紅蓮花突然對郭翩仙言聽計從，都不覺大為驚異，但丐幫幫規素嚴，誰也不敢多話。

只有梅四蟒，他此刻已喘過氣來，掙扎著站起，大喝道：「幫主怎能聽他的話，幫主你千萬要多加考慮。」

郭翩仙厲聲道：「此人目無尊長，冒犯護法，是否該按幫規處治。」

紅蓮花睜大了眼睛，道：「他……他……」

梅四蟒已奔上前來，拜倒在地，道：「幫主縱以幫規處治弟子，弟子也是要說的，弟子死不足惜，本幫大權若是落在此人之手，大局焉可收拾。」

紅蓮花面上似乎露出為難之色。

郭翩仙又自懷中取出了那粒黑珍珠，緩緩搖盪著道：「此人罪已當誅，你還不發令麼？」

丐幫子弟人人面如死灰，等著紅蓮花開口。

梅四蟒以頭崩地，血流滿面，不住聲道：「弟子死不足惜，但幫主千萬慎重……」

郭翩仙厲聲道：「此人不但冒犯尊長，而且干涉幫主之權，已犯本幫幫規第一條及第七條大戒，罪當凌遲處死，是麼？」

金燕子忽然道：「是。」

原來她目光也已盯在那黑珍珠上，郭翩仙無論說什麼，她的回答，都只有一個「是」字。

只聽紅蓮花也沉聲道：「是，凌遲處死。」

梅四蟒狂呼一聲，當場暈了過去。

丐幫弟子更是人人心驚膽落，目瞪口呆，他們誰也想不到紅蓮幫主竟會將梅四蟒處死，但是誰也不敢多話。

要知丐幫分子最雜，幫主若無重權，怎能統馭散佈天下的千萬弟子，所以丐幫幫主的權威，向來都在各門各幫之上。

丐幫幫主的命令縱然錯了，幫中弟子也只有俯首聽命，絕無抗辯的餘地，否則受刑之慘，無可名狀。

這也因為丐幫創於五代殘唐，創始人本「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量刑卻極重，此後一脈相傳，至今未改，而丐幫也確實因為這原故，使得幫中子弟品流雖複雜，而不肖者卻少之又少。

所以紅蓮花一聲令下，梅四蟒才會驚駭暈厥，郭翩仙嘴角卻不禁泛起一絲得意的微笑，叱道：「幫主有令，執刑弟子還不過來？」

叱聲中，已有四個人長身站起，垂首走了過來，丐幫弟子們大多已在俯首垂淚，不忍再看。

黑珍珠仍在搖盪著，流動著妖異的光。

郭翩仙微笑道：「紅蓮花，現在你可以……」

話猶未了，突聽「刷」的一響，一縷尖銳的風聲，自紅蓮花手指間彈出，妖異的黑珍珠，立刻被擊得粉碎。

郭翩仙後退數步，大駭道：「你……」

紅蓮花的狂笑已打斷了他的語聲，狂笑著道：「你若以為我真的這般容易就被你這懾心術所迷，你就錯了。」

郭翩仙面色大變，恨聲道：「好個紅蓮花，你裝得好像。」

紅蓮花笑道：「我若裝得不像，怎能誘出你的奸謀，我若不能使本幫千萬兄弟，都瞧清你的面目，再動手除你，別人豈非也要認為我和你爭權奪位。」

丐幫弟子俱是又驚又喜。

梅四蟒喜極之下，更已不覺淚流滿面，仰首望天，嘶聲道：「老幫主多年未能做到的事，今日終於被少幫主做到了，郭翩仙奸謀終於敗露，老幫主你在天之靈，想必也可瞑目。」

郭翩仙面色鐵青，突也狂笑道：「什麼奸謀？什麼攝心術？我完全不懂。」

紅蓮花厲聲道：「事已至此，你還不認罪？」

郭翩仙冷笑道：「我認什麼罪？方才是你自己要處治梅四蟒，如今你自己又反悔了，這與我又有何關係？」

事情一變至此，他居然仍不慌亂，猶能應變，輕描淡寫幾句話，便想將事情賴個乾乾淨淨。

紅蓮花、梅四蟒等人，雖然明知他在狡賴，但一時間竟想不出反擊之言，不由得又都怔住。

郭翩仙目光四轉，大喝道：「諸位兄弟，他說我用了攝心妖術，各位不問他可拿出什麼證據，若是拿不出證據來，他就是血口噴人。」

丐幫弟子面面相覷，也怔住了。

# 第一二章 撲朔迷離

郭翩仙見紅蓮花已無法證實他使用「攝心妖術」，不由冷笑道：「紅蓮花，只要有一個人能證明我使了攝心術，我便俯首認罪，否則你就是捏造事實，侮辱尊長，我以故老幫主護法之尊，萬萬不能坐視，說不得今日便要為本幫清理清理門戶。」

此人之心計深沉，兇狡陰惡，委實遠在紅蓮花想像之上，紅蓮花額上不覺沁出冷汗，苦笑暗道：「我錯了，我還是錯了，老幫主費了二十年功夫，都未能證明他的奸謀，我憑什麼認為一下子就能將他面目揭穿……」

突聽一人大呼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怎會在這裏……」

紅蓮花轉頭瞧見了金燕子，立刻狂喜呼道：「郭翩仙，你以為世上真的沒有一人能證明你使出了攝心術麼？」

※※※

黑珍珠一擊而碎，金燕子只覺腦中一陣震動，像是被人用鐵錘重重敲擊了一下，整個人搖搖欲倒。

但這一記重擊，卻擊碎了她精神的桎梏，那黑珍珠正是她精神桎梏的象徵，黑珍珠一碎，她精神便脫掉了桎梏，完全自由了。

但她還是不免暈迷了半晌，才叫出聲來。

只見紅蓮花已衝到她面前，大聲道：「金姑娘，你真的不知是如何到這裏來的麼？」

金燕子目光四轉，瞧見了郭翩仙，立刻大呼道：「是他，就是他這惡魔，就是他用妖術迷住了我，他要我做他的情人、徒弟，還要我做他的妻子、女兒。」

到了這時，丐幫弟子的怒吼終於爆發出來。

梅四蟒狂吼道：「姓郭的，到如今你總狡賴不成了吧？」

郭翩仙目光轉動，只見丐幫弟子已潮水般逼了過來，一個個面上俱都帶著憤怒憎恨之色。

郭翩仙突也大喝一聲，道：「站住！你們想幹什麼？」

梅四蟒道：「處治叛徒，清理門戶。」

郭翩仙冷笑道：「憑你還不配。」

他忽然自懷中取出一物，高舉過頂，喝道：「你先瞧瞧這是什麼。」

只見他手中層起了一捲陳舊的黃絹，上面龍飛鳳舞，以朱砂寫著八個大字：「護法一至，如我親臨。」

梅四蟒面色立又慘變，顫聲道：「這……這怎會落入你手中的。」

郭翩仙也不睬他，轉目瞪著紅蓮花，厲聲道：「這是誰的手澤，你總該知道吧。」

紅蓮花垂首道：「此乃三百年前，本幫諸老前人的手卷丹書……」

郭翩仙喝道：「你既知道，見了還不跪下！」

紅蓮花慘然長嘆一聲，緩緩跪了下去。

幫主既已下跪，丐幫弟子，還有誰敢站著，眨眼之間，千千百百弟子，黑壓壓跪了一片。

郭翩仙仰天狂笑道：「本座縱然有罪，除了諸老前人死後還魂，又有誰敢治我的罪。」

笑聲突然頓住，面色竟也慘變。

已聽一人大喝道：「我不是丐幫弟子，我用不著管你有什麼丹書手捲。」

金燕子手持一柄匕首，自郭翩仙身後撲了過來。

她匕首刺出，才發出喝聲，郭翩仙得意忘形，覺察時竟已遲了，鋒利的匕首，已刺入了他的背脊。

丐幫弟子又是一驚一喜，只見郭翩仙身子搖了搖，慘笑道：「好，郭某想不到今日竟被一個小小的女子暗算……」突然反手一掌，閃電般揮了出去。

這一掌正是他畢生功力所聚，金燕子哪裏閃避得開，身子竟被震得飛起，跌在數丈開外。

她連一聲慘呼都未發出，便已暈了過去。

匕首，仍留在郭翩仙背上。

他身形踉蹌後退，手裏緊抓著手卷丹書，嘶聲獰笑道：「諸老前人丹書還在本座手中，你們誰敢過來。」

紅蓮花雖然明知自己舉手問便能將他制住，卻偏偏不能出手，眼睜睜瞧著他一步步退出了人叢。

突見人影一閃，兩個人一先一後，擋住了郭翩仙的去路，當先一個中年道姑烏髮黃衫，淡雅如仙，背後斜搭著一柄烏鞘長劍，杏黃色的劍穗，飄揚在她蒼白的面頰邊，正是華山劍派掌門人「芙蓉仙子」徐淑真。

一個身材高挑的美貌少女，緊跟在她身後，眉目間英氣勃勃，自然就是華山派長門弟子鍾靜。

紅蓮花瞧見這兩人來了，不覺鬆了口氣。

只聽徐淑真冷冷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郭翩仙，我今日總算找著你了。」

郭翩仙狂吼一聲，擰身便想衝出。

但徐淑真十指纖纖，已閃電般點了他七處穴道，他畢竟身已受了重傷，十成武功，連一成都使不出來了。

紅蓮花驚喜道：「仙子莫非也與此人有些宿怨。」

徐淑真長嘆一聲，道：「黃池會後，貧道便在一直追蹤著他，我華山派與此人可說勢不兩立。」

她揮了揮手，鍾靜雙手捧著丹書，送了回來。

徐淑真接著又道：「丹書奉回，此人便請幫主交給貧道帶走如何？」

紅蓮花恭恭謹謹接過丹書，又沉吟了半晌，緩緩道：「今日若非仙子恰巧趕來，還是難免要被此人逃脫。」

徐淑真微笑道：「何況十餘年前，貴幫故老幫主便已將他逐出門戶，貧道今日將他帶走，想必與貴幫門戶無損吧。」

紅蓮花道：「正是。」

徐淑真合十道：「多謝幫主。」

她遠遠瞧了暈迷中的金燕子一眼，忽又笑道：「今日若非這位姑娘，要擒郭某，遠非易事，但請幫主轉告這位姑娘，日後她若有事，貧道必有還報之處。」

紅蓮花含笑道：「金姑娘能蒙仙子垂青，也算福緣不淺了。」

他瞧著徐淑真飄然帶走了郭翩仙，心情才算真正一鬆，正想過去探視金燕子的傷勢，突見又有一條人影飛掠而來。

這人輕功雖不甚高，但姿態曼妙，嫣紅的輕紗飄揚在閃動的火光間，宛如天仙垂雲而下。

紅蓮花皺眉道：「來的莫非是百花使者。」

一個輕紗為衫的絕色少女，已盈盈拜倒在他面前，道：「弟子花訊，叩見幫主。」

紅蓮花微笑道：「不敢……姑娘此來，莫非是海棠夫人有事吩咐？」

花訊道：「夫人令弟子前來，一來是叩謝幫主將林師姐送回之恩，二來也要求幫主一件事。」

紅蓮花笑道：「海棠夫人有事，本座自當效力。」

花訊眨了眨眼睛，笑道：「貴幫昔日的郭護法，隱跡江湖十五年，如今又已復出，本門的花媒大師姐也曾見過他了，夫人一想，幫主既然在此召集貴幫弟子，必定與郭護法此行有關，所以持令弟子前來求幫主……」

紅蓮花終於忍不住道：「夫人難道有些宿怨不成。」

花訊輕輕嘆了口氣道：「正是如此，所以夫人想求幫主，等郭護法來到此地後，立刻以貴幫旗花煙訊通知夫人一聲，夫人便在左近，立刻便能趕來的。」

紅蓮花默然半晌，苦笑道：「夫人吩咐，本幫本當從命，只可惜姑娘已來遲了一步。」

花訊失聲道：「幫主莫非已將郭護法正了幫規麼？」

紅蓮花嘆道：「但請姑娘上覆夫人，就說郭翩仙早已被本幫逐出門戶，此刻－－此刻他已被華山掌門人徐仙子帶走了。」

※※※

幾乎過了半個時辰，金燕子方自悠悠醒來。

紅蓮花似乎來不及等她完全恢復清醒，便已躬身道：「本幫得承姑娘相助，方能解除大難，卻令姑娘因此負傷，本幫千百弟子，真不知如何才能向姑娘表示謝意。」

金燕子淡淡一笑，道：「幫主言重了……」

她笑容初露，又復隱去，顫聲道：「那……惡魔可死了麼？」

紅蓮花道：「他負傷之後，已被華山派徐仙子趕來帶走，華山派與他亦有宿怨，徐仙子更是嫉惡如仇，他想必也活不長的。」

金燕子默然半晌，輕嘆道：「不瞞幫主說，我未能親眼瞧見他的屍身，總是有些不放心。」

紅蓮花笑道：「此人仇家遍佈天下，徐仙子縱不殺他，海棠夫人也放不過他的。」

金燕子皺眉道：「海棠夫人？」

紅蓮花道：「海棠夫人，方才曾派使者來打聽他的消息。」

金燕子忽然變色道：「你告訴她了？」

紅蓮花道：「自然告訴她了，姑娘為何驚疑。」

金燕子嘆道：「幫主若是告訴了海棠夫人，華山與百花兩派從此便要多事了。」

紅蓮花訝然道：「為什麼？」

金燕子道：「你可知道郭翩仙與海棠夫人之間有何關係。」

紅蓮花皺眉道：「不知道。」

金燕子沉聲道：「江湖中難道竟沒有人知道他和海棠夫人本是夫妻。」

紅蓮花駭了一跳，失聲道：「夫妻！」

金燕子嘆道：「海棠夫人就算也對他有些怨恨，但還是不會讓他死在別人手中的，這樣一來，她和華山徐仙子，豈非就成了對頭。」

紅蓮花默然半晌，也不禁嘆道：「難怪那位花訊姑娘一聽到我說出郭翩仙的下落後，連話都來不及說，就立刻回去稟報海棠夫人－－唉，這兩人可說是當今江湖中最難惹的女子，她們若是鬥起來，那局面豈非不可收拾。」

金燕子掙扎著坐起，忽然又道：「事已至此，說已無用，在下此來，本是要向幫主打聽另一件事的。」

紅蓮花笑道：「姑娘若然有事相詢，在下知無不言。」

金燕子垂下了頭，緩緩道：「那天晚上，在那小鎮的客棧中，林黛羽林姑娘和俞佩玉俞公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幫主不知能否詳細地告訴我。」

紅蓮花面上微微變色，沉吟良久，才嘆了口氣道：「不知姑娘與此事又有何關係？」

金燕子苦笑道：「幫主若肯賜告，又何必問我和他們的關係呢？」

紅蓮花又沉吟半晌，終於嘆道：「那日我也在那小鎮上落腳，恰巧瞧見了他們入鎮，我和林姑娘是本是素識，雖然不認得她身旁的少年是誰，但也免不了過去打個招呼。」

金燕子道：「幫主和死去的那俞公子本是好友，瞧見林姑娘竟然和別的男人走在一路，心裏只怕也有些惱怒吧。」

紅蓮花怔了怔，忽然大笑道：「姑娘若認為如此，就大大錯了，在下生性落拓，本不斤斤計較那世俗的虛禮，林姑娘莫說還未和佩玉成親，就算已和佩玉成親，在下也沒有理由定要逼她守寡的，她若另結知友，在下只有代她歡喜。」

他笑得雖然豪邁，卻隱隱有些淒涼之意。

金燕子自然聽不出來，展顏笑道：「幫主特立獨行，不同凡俗，我若說錯了話，幫主莫要見怪好麼？」

紅蓮花一笑，卻又皺眉道：「但我前去招呼時，那少年彷彿甚是動容，林姑娘反而對我不理不睬，簡直好像沒有瞧見我，她與我道義相交，本不該如此。」

金燕子道：「也許－－也許是她心情不好。」

紅蓮花苦笑道：「此話雖然也有道理，但我突然想到，一個多月前，她也曾有一次將我視同陌路，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時她已身在險境，有不得已的苦衷。」

金燕子道：「所以幫主便懷疑林姑娘這次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紅蓮花嘆道：「正是如此。」

金燕子道：「所以幫主少不得就要去瞧個究竟，我也正是想問，那天晚上幫主究竟瞧見了什麼？」

始終垂手侍立在紅蓮花身旁的梅四蟒，此刻忽然插口道：「姑娘說的本不錯，若是換了別人，白天遇著了內中頗有蹊蹺的事，晚上少不得就會施展飛簷走壁的身法，去探個究竟，縱然那是別人姑娘家所住的閨房，他也可以完全不管不顧的……」

他眼睛瞪著金燕子，微微一笑，又接著道：「但姑娘莫要忘了，一個人若是做了丐幫的幫主，那身份多少都和別人有些不同，行事也不能那麼隨便了。」

金燕子的臉紅了紅，道：「在下失言，但幫主……幫主難道根本未曾去查探過麼？」

梅四蟒道：「我家幫主，行事素來謹慎，他雖然不願做出有失身份的事，但也不能將這種和朋友安危有關的事輕輕放過。」

金燕子失笑道：「紅蓮幫主行事的慎重和對朋友的俠義，天下皆知，用不著前輩再說，在下也是早就知道了。」

這次梅四蟒的臉也不禁紅了紅，乾咳一聲，道：「幫主為了要查明真相，只得先令本幫門下一個弟子，扮成那客棧的夥計，到林黛羽林姑娘的屋裏去瞧瞧動靜。」

金燕子道：「那是什麼時候？」

梅四蟒瞧了紅蓮花一眼，紅蓮花點了點頭，梅四蟒才接著道：「那時已在黃昏之後……」

金燕子忽然截口笑道：「幫主若是方便，還是請幫主自己來說好麼？否則前輩每說一句話，都要請示一次，豈非太麻煩了。」

梅四蟒大笑道：「女俠金燕子，果然是任何人也得罪不得的，老朽方才只不過在無意中抵撞了姑娘一句，姑娘就饒不了我麼？」

他大笑著鞠躬而退，金燕子嘆道：「幫主有了如此忠心的幫手，當真令人羨慕得很。」

她不等紅蓮花說話，立刻轉入正題，又道：「貴幫那弟子入了林姑娘房中後，可瞧見了什麼異常之處？」

紅蓮花道：「的確有些異常之處，他瞧見那林姑娘面色似是十分沉重，始終鐵青著臉，從頭到尾都沒有睬他。」

金燕子眨著眼道：「他既已扮成店夥，林姑娘又怎會睬他，這又有什麼奇怪呢？」

紅蓮花沉聲道：「只因林姑娘本是認識他的。」

金燕子道：「哦！……」

紅蓮花道：「一個月前在商丘附近，林姑娘身在險境時，也是這宋四扮成店夥，前去瞧林姑娘的，那時林姑娘處境雖險，卻還是找了個機會，偷偷傳了個消息給他，這次竟始終對他不理不睬，這豈非奇怪麼。」

金燕子皺眉道：「所以幫主就……」

紅蓮花嘆道：「所以在下就難免要認為，林姑娘這次處境比上次還要危險得多，竟連暗通消息的機會都沒有。」

金燕子沉吟道：「幫主難道沒有想到，這也許只不過是因為林姑娘根本沒有什麼危險，根本就不必偷偷摸摸暗傳消息。」

紅蓮花道：「這自然也有可能，只是－－林姑娘若無危險，至少也會向我打個招呼的。」

金燕子道：「也許她忽然不願向幫主打招呼了。」

紅蓮花道：「這個絕對無此可能。」

金燕子凝目瞧著他，道：「幫主如此自信。」

紅蓮花道：「是。」

金燕子忽又一笑道：「如此說來，幫主與林姑娘的交情，想必是不錯的了，這就難怪幫主對林姑娘的事如此關心。」

紅蓮花面色似乎變了變，但瞬即也笑道：「姑娘對此事如此關心，而且好像處處要為那位俞公子說話，想來也必定和那俞公子交情不錯了。」

金燕子怔了怔，大笑道：「紅蓮幫主，果然也是任何人都惹不得的。」

兩人相對而笑，但笑得卻都不免有些勉強，這兩人雖然本都是明爽的人，但此刻卻都有著很重的心事。

過了半晌，紅蓮花才接著道：「宋老四借著添茶倒水的理由，一連去了林姑娘的屋中兩次，第二次去時，林姑娘竟在輕輕哭泣，等他走進了房，林姑娘卻用被蓋住了頭，那位俞公子也立刻面對牆壁，似乎不願被別人瞧見自己的臉色。」

金燕子道：「幫主就覺得更奇怪了。」

紅蓮花道：「宋老四回來向我稟報時，夜已很深，那時我心裏懷疑雖更重，卻仍有些猶豫，不知道自己是否該去瞧瞧。」

金燕子道：「不知後來是什麼事令幫主下了決心的。」

紅蓮花道：「就在那時，我忽然發覺有幾個輕功頗高的夜行人，向那客棧飛掠而去，這時我便不再猶豫，也隨之而去。」

他話未說完，金燕子已失聲道：「跟蹤他們的，原來還有別人，他們是誰，幫主可瞧見了麼？」

紅蓮花道：「這些人行蹤真是鬼祟，他們以黑巾蒙著臉，我本也瞧不出他們是誰的，但到了那客棧後，我遠遠瞧見其中有一人身子一縮，竟縮入了屋頂上的氣窗中，那氣窗甚是狹小，普通人絕對進不去的，除非有一身出類拔俗的軟功，姑娘自然也知道，江湖中以軟功見長的人並不多。」

金燕子動容道：「幫主莫非認為那人是西門無骨？」

紅蓮花道：「想必不會再有別人。」

金燕子道：「西門無骨一直盯著他們幹什麼？」

紅蓮花仰首長嘆，道：「此事說來話長，在下只能告訴姑娘，這只因林姑娘是我死去的那位俞賢弟之未來妻子，而任何和俞賢弟有關的事，他們都不會放過的。」

金燕子默然半晌，皺眉道：「這件事果然越來越複雜了……」

紅蓮花嘆道：「這件事中，的確包含著許多秘密，若非姑娘對本幫有如此大恩，在下也是萬萬不肯說出來的。」

金燕子一字字道：「但幫主也可放心，只要是有關俞佩玉的事，無論是活著的俞佩玉也好，是死了的俞佩玉也好，我都可以為他保守秘密。」

紅蓮花一笑接道：「那天晚上無星無月，客棧中人也都已睡了，院子裏一片漆黑，那五個黑衣夜行人，除了西門無骨躲在氣窗中之外，另四個人竟將林姑娘住的屋子包圍住了。」

金燕子道：「他們只不過是要在暗中窺探林姑娘的行蹤，又為何要包圍住林姑娘的屋子，難道他們還另有惡意。」

紅蓮花道：「正是另有惡意。」

金燕子道：「他……他們想幹什麼？」

紅蓮花眼睛盯著她，久久沒有說話。

金燕子大聲又道：「無論什麼事，為了那個俞佩玉，我寧可死，也不會洩漏半個字秘密。」

紅蓮花長長吐出口氣，緩緩道：「他們顯然要將林姑娘綁回去，若是不能活著綁回去時，死的也無妨。」

金燕子聳聲道：「為什麼？」

紅蓮花苦笑道：「這點已和姑娘想知道的事無關了，是麼？」

金燕子想了想，忍不住又道：「西門無骨本是『菱花劍』林瘦鵑的知交，林黛羽又是林瘦鵑的獨生女，西門無骨又怎會要殺她，他不怕『菱花劍』為女復仇。」

紅蓮花嘆道：「世上有許多事，都是令人想不通的，在下只能告訴姑娘，這些人早已想將林黛羽的嘴封起來，而林黛羽卻偏偏被海棠夫人帶走了，他們雖不敢惹海棠夫人，但瞧見林黛羽落單時，就再也不肯放過她。」

金燕子道：「那……那麼他們為何還不動手？」

紅蓮花沉吟道：「這也許是因為他們對這位俞公子，也有些畏懼，也許是因為他們還想瞧瞧林黛羽和這位俞公子是什麼關係。」

他長嘆著道：「他們對我那俞賢弟疑懼太深，總懷疑他並未真的身死，瞧見林黛羽竟然又和一個俞佩玉走在一路，只怕就要以為這俞佩玉就是我那俞賢弟改扮的，否則以林黛羽的脾氣，又怎會和個陌生人同住一室。」

金燕子道：「只怕幫主也在如此懷疑吧。」

紅蓮花慘笑道：「但我知道我那俞賢弟真的已死了，這俞公子若就是我那俞賢弟，瞧見了我又怎會不理不睬。」

金燕子默然半晌，悠悠嘆道：「幫主說的不錯，無論哪個俞佩玉，都不會是如此無情無義的人。」

紅蓮花道：「我深知這三個人的武功，俱是江湖一等一的高手，自然為林姑娘甚是擔心，但在這五人未出手之前，我也不能出手，又不能過去驚動他們，所以，只有躲在對面的屋脊後，遠遠窺探著動靜。」

金燕子道：「這時林姑娘屋子可有聲音響動？」

紅蓮花道：「這時她屋子裏什麼聲音都沒有，但燈卻亮著的，我本當他們已……已睡了，誰知就在這時，林姑娘突然一腳踢開房門，大叫著衝了出來。」

金燕子忽然一拍巴掌，道：「我明白了。」

紅蓮花訝然道：「姑娘明白了什麼？」

金燕子道：「林姑娘只怕也已覺察到有人在暗中窺伺她，所以故意要衝出來，在院子裏大叫大嚷，裝作和俞佩玉爭吵的模樣，為的只是要將別人都驚動起來，人一多了，西門無骨他們自然也就不便下手了。」

紅蓮花沉吟道：「這位林姑娘素來機警深沉，以她往日的行事，的確有這種可能，但她和這位俞公子爭吵縱是假的，刺下去的那幾劍卻萬萬不會是假的。」

金燕子道：「但她並未真的將俞佩玉傷得很重，……」

紅蓮花道：「縱然不重也不太輕，何況……就算姑娘你猜得不錯，林黛羽她如此做，也是大大地錯了。」

金燕子道：「錯了？為什麼？」

紅蓮花道：「西門無骨他們本來顯然有些顧忌這位俞公子，所以遲遲不敢下手，此刻見到她和俞公子翻了臉，就不必再考慮別的。」

金燕子道：「但院子裏的人……」

紅蓮花嘆道：「院子裏的那些人，又怎會放在他們的心上，林黛羽第二劍刺下時，屋脊上的夜行人已長身而起。」

金燕子道：「所以幫主也就立刻衝過去了。」

紅蓮花道：「那時我知道再也不能等了，只有出其不意先下手為強，將林黛羽救出來，令他們措手不及。」

金燕子苦笑道：「那時別人還都以為幫主是要救俞佩玉的，誰知幫主救的反而是林姑娘，由此可見縱然是親眼見到的事，也未必就是真的。」

她嘆了口氣，又道：「而且方才我也想錯了。」

紅蓮花忍不住問道：「什麼事錯了？」

金燕子道：「林姑娘乃是真的要殺俞公子，並不是故意裝作。只因她若真的知道已有人在暗中要害她，自然更需要俞公子作她的幫手，又怎會和俞公子翻臉呢？」

紅蓮花沉吟道：「這倒未必。」

金燕子道：「哦？……」

紅蓮花道：「這也許因為她早已瞧見我，知道我會在暗中等著救她的。」

金燕子道：「那麼，她這樣裝作，又有什麼好處？」

紅蓮花緩緩道：「這也許是因為她生怕西門無骨等人將這俞公子誤認為我那俞賢弟，她向俞公子出手之後，別人就絕不會再如此懷疑－－」

說到這裏，他嘴角肌肉，似乎已在微微顫抖。

金燕子正容道：「如此說來，她這樣做，並非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俞公子，她向俞公子出手，也並非為了傷他，反是為了救他。」

紅蓮花嘆道：「這自然只不過是我的猜想而已。」

金燕子道：「你救出了她後，沒有問她？」

紅蓮花目光凝注著遠方，悠悠道：「我又有什麼權利探問她的心事？」

金燕子卻在凝注著他，忽然一笑，道：「你只管放心，她絕不會真的對這位公子如此多情的，她是真的很恨他，說不定也是真的想殺了他。」

紅蓮花一怔，強笑道：「我放心，我為何要放心？」

金燕子幽幽道：「你瞞不過我的，我知道你的心事，只不過……林姑娘她知不知道呢？但願她也知道吧……」

紅蓮花目中露出痛苦之色，口中卻大笑道：「無論你想的是什麼，你都想錯了，俞佩玉與我情同手足。」

金燕子道：「但俞佩玉已死了，是麼？」

紅蓮花道：「他雖然死了，但在我心裏卻永遠是活著的。」

金燕子道：「你難道要為了他，而將你的情感隱藏一輩子，他若真是你的好朋友，九泉之下，也必定希望你為他去安慰安慰林姑娘的。」

紅蓮花大聲道：「林姑娘用不著任何人去安慰。」

金燕子道：「你錯了，我知道林姑娘現在很痛苦，能安慰他的人，只有你。」

紅蓮花眼睛眨也不眨地凝注著她，忽然冷笑道：「你希望我去安慰林姑娘，是不是怕她搶去了你的俞公子？你希望她恨他，甚至希望她殺了他，也不願意他們在一起？」

金燕子身子一顫抖，緩緩垂下了頭，顫聲道：「不錯，你說的不錯，我是個自私的人……」

話未說完，她眼淚已滴落在手上。

紅蓮花目中不禁露出歉疚之色，柔聲道：「為了愛情，世上又有誰不是自私的呢？」

金燕子霍然抬起頭，道：「只有你，你的愛是犧牲自己……雖然犧牲了自己，也不讓別人知道，我為什麼不能學學你？為什麼不能？」

紅蓮花不願再說下去，這話題就像是根針，總是要刺痛他的心，他輕輕轉過話題，微笑道：「姑娘問過了我，我也有幾件事想問姑娘。」

金燕子道：「你……你問吧。」

紅蓮花道：「不知姑娘又是怎會知道這件事的？」

金燕子擦乾眼淚，道：「那天晚上，你沒有瞧見司馬斌？」

紅蓮花失聲道：「那天晚上，神刀公子也在那裏？」

金燕子嘆道：「我聽他告訴我這件事，本覺得這件事簡單得很，但聽幫主一說，又覺得這件事簡直複雜得出我意料，幫主雖然將每個細節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我，但這件事的真相究竟如何，我還是弄不清。」

紅蓮花嘆道：「非但姑娘弄不清，在下又何嘗弄得清呢？其實那天晚上，我可能也錯過了不少事，我只是注意著西門無骨他們的動靜，甚至連神刀公子在那裏，我都沒有瞧見，暗中假如還有別的人，我更不會瞧見了。」

金燕子道：「暗中的確至少還有另一個人的。」

紅蓮花聳然道：「誰？」

金燕子緩緩道：「一個神秘而美麗的少女，據說俞公子見著她後，就好像見著鬼似的，立刻拼命逃了出去。」

紅蓮花大奇道：「這少女又是誰？俞公子為何要如此怕她？」

金燕子嘆道：「這秘密除了俞佩玉自己外，只怕誰也不知道。」

紅蓮花仰天長嘆道：「俞佩玉，俞佩玉……為什麼俞佩玉這名字，總是關係著這麼多秘密。」

金燕子道：「你……你為什麼不問我，林姑娘和這位俞公子之間，又有什麼秘密，他們的秘密也許正是我知道的。」

紅蓮花慘笑道：「一個人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痛苦，我知道的秘密已不少，有些事，我寧可不知道的好。」

金燕子話雖說得不少，傷勢卻不輕，幸好丐幫傷藥靈妙，但饒是如此，她還是舉步艱難，行動不得。

紅蓮花本勸她養好傷勢再走，她卻急著要動身，金燕子脾氣爽，性子急，叫她躺在床上，簡直好像要她的命。

於是紅蓮花只好令梅四蟒相送，還破例為她僱了輛騾車，丐幫弟子號稱鐵腳板，從來不以任何車馬代步的。

梅四蟒剛好也是急性子的人，用不著金燕子催他，他也恨不得一鞭子就將騾車趕到李渡鎮。

但到了李渡鎮時，還是在第二天的深夜了。

梅四蟒勒住韁繩，回首道：「不知令妹是在這鎮上什麼地方等著姑娘。」

金燕子道：「我兩年前曾經在這鎮上住過一晚，那天我住的地方是李家棧，所以我也就叫她在那裏等著。」

梅四蟒笑道：「這地方我們是第一次來，不知道李家棧在那條街上。」

金燕子自車篷裏探出頭，笑道：「這小鎮上總共只有一條大街，李家棧就在……」

突然間，只聽東方黑暗中，響起了一聲短促，尖銳，淒厲，就彷彿黑豹出林前呼嘯的竹哨聲。

接著，南面響起了兩聲低沉而奇異的擊鼓聲，西方響起了三聲敲鑼聲，北邊卻吹起四聲銅號。

別的鼓聲，大多是短促的，這鼓聲卻低沉而緩慢，聽來就像是猛虎的低吼；別的鑼聲，大多都很清亮，這鑼聲卻嘶啞而短促，就像是餓狼垂死前的掙扎；那悠長、尖銳，不住顫抖的銅號聲，更像是響尾蛇。

死寂的黑夜中驟然響起了這種詭異的聲音，就連金燕子也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皺眉道：「這是什麼聲音，明明是敲鑼擊鼓，怎地聽來卻像是野獸的呼喊。」

梅四蟒面色竟已大變，沉聲道：「快躲到車廂中去，莫要出聲。」

說話間，他已掠下了騾車。

拉車的騾子，竟已被這詭秘恐怖的聲音嚇軟了，嘴裏吐著白沫幾乎已癱在地上，梅四蟒用盡力氣，才將它拉到樹下。

就在這時，衣袂帶風聲已響起，幾條人影箭一般自北面掠了過來，黑暗中，已瞧不見他們的面目。

遠遠瞧過去，東、南、西三方，也都有幾條人影掠到鎮上來，都穿著深色的緊身裝，身手俱都十分矯健。

金燕子心裏雖然充滿好奇，但聽得如此詭秘的聲音，瞧見那已被駭癱了的騾子，掌心也不覺沁出冷汗，伏在車裏不敢出聲。

梅四蟒拉著韁繩，站在樹下的黑暗中，更是連動都不敢動，像是生怕被這些詭秘的夜行人發現。

但夜行人到底還是瞧見了他。

其中一人，身形微頓，叱道：「這輛車扎眼得很，廢了他吧。」

另一人道：「頭兒已在催了，咱們何必再多事。」

那人冷笑道：「既是如此，就饒了這糟老頭一命。」

這句話說完，幾個人已遠在數丈開外。

金燕子忍不住探出頭來，道：「前輩今夜怎地也怕起事來？」

梅四蟒嘆了口氣，苦笑道：「他既沒有惹咱們，咱們又何苦去惹他。」

金燕子道：「這些人很難惹麼？」

梅四蟒張大眼睛道：「姑娘難道還不知道他們是誰麼？」

金燕子道：「誰？」

梅四蟒沉聲道：「姑娘難道沒有聽見過橫行川、鄂、陝、甘四省邊境的『四惡獸』？」

金燕子失聲道：「他們就是『四惡獸』？」

梅四蟒嘆道：「四惡獸一個不少，全都來了。」

金燕子動容道：「聽說這四惡獸雖然齊名，但卻各自嘯聚一方，平日並不時常往來，今日怎會聚到一處了。」

梅四蟒皺眉道：「這倒的確有些奇怪，若非是極大的買賣，四惡獸絕不會一齊出手的，但在這小小的李渡鎮上，又怎會有什麼大買賣？」

金燕子面上驟然變了顏色，放眼望去，只見長街如洗，鎮上又是一片寧靜，那許多夜行人，都已瞧不見。

她喘了口氣，道：「你……你可瞧見他們都到哪裏去了？」

梅四蟒道：「他們像是都往街尾那片平房去了。」

他活未說完，金燕子已失聲道：「不好，那就是李家棧。」

梅四蟒目光一轉，也不禁變色道：「令妹身邊，難道帶著什麼珍寶？」

金燕子道：「非但帶著珍寶，而且還不少。」

她一面說話，一面已掙扎著要跳出車廂。

梅四蟒一把拉住了她，沉聲道：「姑娘傷勢未癒，千萬妄動不得。」

金燕子著急道：「四惡獸惡名在外，武功必定不弱，我那妹子一個人，絕不是他們的敵手，你難道要我瞧著她被害不成？」

梅四蟒面色沉重，緩緩道：「但姑娘此刻縱然出手，豈非也是去送死麼？」

金燕子呆了呆，顫聲道：「那……那怎麼辦呢。」

梅四蟒勉強笑丁笑，道：「姑娘請放心，只要有老朽在這裏，總不能讓他們容易得手的。」他嘴裏雖如此說，心裏卻也毫無把握。

金燕子道：「你要想法子，就得趕快呀，否則只怕就來不及了。」

梅四蟒沉吟道：「他們不會太快動手的，四惡獸出手之前，素來謹慎，否則又怎會這許多年來都未失手。」

他嘴裏說著話，目光已不停往四下打量，只見李家棧那一片平房後，有個小樓，高出別家屋脊之上。

他忽然一笑，道：「老朽今年已六十八了，姑娘若不嫌老朽身上髒，就請伏在老朽背上，咱們先躲在那小樓屋頂上瞧瞧動靜再說。」

金燕子長嘆道：「除此之外，我難道還有別的法子麼。」

梅四蟒背著金燕子，往後面繞到那小樓旁，自身畔取出條長索，搭上樓簷，才緩緩攀了上去。

他雖然性急心焦，但究竟久走江湖，大敵當先，自然分外謹慎，生怕身上背著個人身法不便，跳躍時有了聲響，所以竟不敢一躍而上。

自小樓上瞧下去，見這李家棧除了前面大門外還點著兩盞燈籠，帳房裏也隱隱有燈光露出來，其餘幾棟平房，俱都在黑暗中，院子裏幾株樹被風吹得沙沙作響，卻更令這黑暗的死寂平添許多悚然之意。

樹下，牆角，屋脊後，每一處星光照不到的地方，都隱隱有人影閃動，但卻聽不見絲毫聲音。

金燕子更是著急，暗道：「二妹怎地睡得這麼死，強盜已到了她門口，她還在做她的好夢。」

突聽黑暗中有人彈了彈指甲，「嗖」的一聲，四條大漢拔出了刀，矮著腰向對面一排屋子竄了過去。

這四人兩個奔門，兩個奔窗，但還未竄到門窗前，那屋子裏竟突然亮起了明亮的燈光。

四條大漢一驚，卻步，把刀而立，虎視眈眈，誰知道屋子裏竟突然有一陣銀鈴般的嬌笑聲傳了出來。

在這充滿殺機的靜夜中，突然響起了如此嬌媚，如此動人的笑聲，令人聽在耳裏，既覺銷魂，又覺可怖。

嬌媚的笑聲中，屋子的門，霍然大開。

一個柔髮如雲，明眸如星的絕色少女，左手挽著頭髮，右手舉著盞銅燈，俏生生走了出來。

她穿著件淺紫輕紗的長袍，那玲瓏剔透，美麗誘人的胴體，在燈光掩照下，若隱若現。

梅四蟒遠遠瞧著，也不覺吃了一驚，暗道：「金燕子的妹妹，怎會是如此嬌媚的人間尤物？」

那四條大漢更是眼睛都瞧直了，幾乎連大氣都透不過來，就是躲在黑暗中的人，都不覺也伸長了脖子，伸出了頭。

銀花娘眼波流動，媚笑道：「各位大哥，可是來找我的麼？」

那四條大漢道：「是……」

他們也想說些兇狠的話，怎奈嘴巴發乾，心裏直跳，非但裝不出兇狠之態，簡直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銀花娘柔聲道：「各位既是來找我的，為何站在門外，夜寒如冰，小心著了涼……」

她腰肢輕輕一扭，笑得更媚，道：「各位難道不願進來喝杯茶？」

她竟像是個多禮的主人，在殷勤地招待著遠方的來客，像是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人本是要來殺她的。

那四條大漢手足失措，目瞪口呆。

這四人也算是見過大風大浪的狠角色，但此刻面對著這手無寸鐵的少女，竟都不知如何才好了。

突聽一人怪笑道：「有如此美麗的女主人請喝茶，俺兄弟怎能辜負她；一番好意，俺『黑豹』秦彪，先來拜飲一杯。」

淒厲的笑聲中，一個身材頎長，行動矯健的黑衣人，已邁開大步，走了過來，腳步重重踏在地上，卻聽不見絲毫聲音。

他遠遠看來，像是十分英俊，但燈光照上他臉，卻不覺要令人駭一跳，睡著了都要被駭醒。

只見他漆黑的臉上，顴骨高聳，滿是刀疤，笑將起來，一張大嘴卻血也似的紅，彷彿一口就能將你的頭顱嚼碎。

銀花娘瞧著他，卻嫣然笑道：「這樣的英雄人物，怎能喝茶，幸好賤妾屋裏，還備有幾樽上好的大，英雄烈酒，這才是相得益彰。」

秦彪哈哈大笑，還未說話，另一人已笑道：「格老子，這女人有勁，老子也少不得要喝她一杯。」

笑聲中，又有三個人走了過來。

第一人又高又胖，滿臉橫肉。第二人瘦骨嶙峋，一張臉死氣沉沉，鼻子少了半個，耳朵也缺了半邊。

第三人看來雖然沒什麼特別古怪，但走起路來，閃閃縮縮，一雙手不停地在抖，竟然說不出的令人噁心。

金燕子遠遠瞧著，幾乎忍不住要吐出來－－這三人從頭到腳，簡直沒有什麼像人的地方。

但銀花娘卻仍是甜甜在笑，眼波一轉，已向每個人都拋了個媚眼，而且還令每個人都以為這媚眼只是向自己。

那滿臉橫肉的紅衣大漢哈哈笑道：「好個騷貨，老子『紅虎』趙剛走南闖北，還他媽的沒有見過這麼夠勁的女子，老子簡直恨不得把你一口吞下去。」

走在最後的白衣人咯咯笑道：「姑娘莫要見怪，虎老二雖然滿嘴粗話，但良心卻是不錯的……」他一說起話來，全身都抖個不停，活脫脫像是條響尾蛇。

「紅虎」趙剛狂笑道：「不錯，老子這張臉，確沒有這『白蛇郎君』標緻，良心卻比他好得多，像你這樣嬌滴滴的小美人，若是被他耍過一天，起碼也得有三天爬不起床……」

幾個人大說大笑，竟旁若無人地走了進去，像是根本不怕這「嬌滴滴的美人」會對他們使什麼詭計。

只有那鼻子少了半個的灰衣人，一張臉始終陰陽怪氣，連瞧都未瞧銀花娘一眼，像是對她全不感興趣。

但等到他走過銀花娘身旁時，卻冷不防伸出手，在銀花娘屁股上捏了一把，痛得銀花娘眼淚都幾乎流了出來。

銀花娘卻在他耳旁媚笑道：「我只當你是好人，誰知真咬人的狗才是不叫的。」

灰衣人頭也不回，冷冷道：「吃人的狼，也是不叫的。」

銀花娘瞪著他笑道：「你是狼？」

灰衣人道：「灰狼！」

※※※

四個人一進屋，「紅虎」趙剛就四腳八叉地往床上一倒，抓過棉被聞了聞，大笑道：「格老子，這女人身上好香，連被都被她染香了，老子簡直全身都在發癢，恨不得把她壓死才過癮。」

灰狼冷笑道：「老二只怕已忘了咱們是為什麼來的？」

銀花娘媚笑道：「各位無論是為什麼來的，先喝杯酒沒關係吧？」

她已倒了四杯酒，用盤子托著，盈盈走了過來。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姑娘玉手纖纖，卻不知倒出來的酒，是否有毒的。」

紅虎跳了起來，在銀花娘手上摸了一把，大笑道：「這隻又白又嫩的小手傾出來的酒，就算有毒，老子也喝了。」果然搶過杯酒，仰著脖子喝了下去。

「黑豹」秦彪瞪著他，過了半晌，他全沒有絲毫中毒的模樣子，倒反而更得意了，秦彪道：「在俺們面前下毒麼……嘿嘿，這位姑娘像是這麼蠢的人麼？」

說話間，他也端起杯酒，喝了下去。

這時遠在對面屋脊上的梅四蟒忍不住悄聲問道：「你想這酒中可有毒麼？」

金燕子道：「大概沒有吧，唉！她原該下毒的。」

梅四蟒微笑道：「姑娘若如此想，就錯了，酒中下毒，太容易被人發現，也太冒險，令妹絕不會用這麼蠢的法子。」

金燕子嘆道：「她難道還有別的法子？」

梅四蟒道：「以老朽看來，令妹的手段，只怕要比姑娘高得多，比老朽高得多，今天的事，只怕已用不著咱們費心了。」

只見銀花娘將酒捧到白蛇郎君面前，道：「公子難道就不賞賤妾一個薄面麼？」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卻不知姑娘要給在下什麼東西下酒？」

銀花娘媚眼一拋，道：「公子要什麼下酒？」

白蛇郎君詭笑道：「我兄弟一路跟著姑娘到這裏，為的是什麼，姑娘還會不知道？」

銀花娘咬著嘴唇，笑道：「那些東西既不甜，也不鹹，怎麼能下酒？」

白蛇郎君道：「那些東西雖然不甜不鹹，但在下只要瞧一眼，至少也能喝他個三大杯，但是不知道姑娘肯不肯拿出來就是了。」

銀花娘媚笑道：「公子既然吩咐，賤妾怎麼敢不從命呢。」

她忽然將屋角裏一張白布床單掀了起來。

眾人只覺眼睛一亮，滿室珠光寶氣，將燈光都壓了下去，這床單下蓋著的，竟然是四惡獸夢想不到的珍寶。

四個人眼睛又直了，白蛇郎君身子更是抖個不停。

紅虎忍不住竄過去，抓起一把珠寶，大笑道：「老子真也沒有想到這一票竟有如此肥，做過這一票後，我兄弟只怕都可以太太平平享幾年福了。」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只可惜這些珠寶還是這位姑娘的，人家肯不肯送給咱們，還是問題呢。」

紅虎大吼道：「老子們搬走就是了，還問她肯不肯。」

白蛇郎君笑嘻嘻道：「問總是要問問的。」

紅虎吼道：「好，老子就問問。小寶貝，你肯不肯呀，哈哈，老子們還要問她肯不肯，哈……」

他似乎越想越覺好笑，竟笑得彎下腰去。

銀花娘聲色不動，嫣然道：「賤妾知道四位要來，早已將這些東西都準備在這裏了。」

紅虎大笑道：「老子早已瞧出你這女人是聰明人。」

銀花娘道：「賤妾不但要將這些珠寶送給四位，還有件更珍貴的東西，賤妾也願意送給四位，卻不知四位肯不肯要。」

紅虎瞪大了眼睛，叫道：「還有更珍貴的東西？在哪裏？快拿來給老子看看。」

銀花娘眼波流動，嫣然笑道：「在賤妾自己說來，最珍貴之物是什麼，四位難道還猜不出？」

紅虎急得直抓腦袋，大叫道：「老子猜不出，你快說，那究竟是什麼？」

銀花娘媚笑道：「各位就算猜不出，也總該瞧得見吧。」

她纖手輕輕一拉，淺紅色的紗衣，已飄然落在地上，只剩下一層薄如蟬羽的白紗，裹著她豐滿而又窈窕的胴體，堅挺的胸膛，修長的雙腿……

燈光映著珠光，光輝流動，窗外有微風吹入，吹得輕紗飄飛，看來就彷彿是霧，她晶瑩的肌膚，也在霧裏發著光。

四惡獸的眼珠子都似乎要凸出來，喘息也越來越粗，他們本來還有三分像人，此刻也完全變成饑餓的惡獸。

紅虎喉結上下滾動，連咽了七八口口水，嘎聲道：「寶貝，這果然是天下第一的寶貝，那個龜兒子若說這不是寶貝，老子就把他兩隻眼珠子挖出來。」

白蛇郎君抖得幾乎連腰都快抖斷了，吃吃道：「姑……姑娘真的要將這寶貝送給咱們？」

銀花娘從鼻子「嗯」了一聲，咬著嘴唇笑道：「誰家的少年不多情，那個少女不懷春，一個女人長大了，她要的就不再是珠寶，而是男人。」

她指著胸膛的手，緩緩往下滑，膩聲道：「各位總能瞧得出，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了吧。」

紅虎怪笑道：「那個龜兒子若說你還是孩子，老子就把他塞回娘肚子裏去。」

「黑豹」秦彪忽然厲聲道：「像你這樣千嬌百媚的女子，要找男人也可以找上一籮，又怎偏偏會找著俺，你究竟在打什麼鬼主意？」

銀花娘淺笑道：「四位雖然說不上怎麼英俊，但卻都是堂堂皇皇的男子漢，頂天立地的英雄，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女孩子，才會喜歡繡花枕頭，我……」

她彷彿不勝嬌羞，垂下了頭，吃吃笑道：「我喜歡的卻是男人，真正的男人。」

紅虎一拍巴掌，怪叫道：「格老子，你真說對了，你果然有眼光，那些油頭粉臉的小夥子，哪裏有老子管用，只要你兩條腿一夾，只怕就把他們的蛋黃都夾出來了。」

銀花娘忽然嘆了口氣，道：「只不過，賤妾也有件為難的事。」

紅虎瞪眼道：「你為難什麼？」

銀花娘眼波在這四人身上打了個轉，嘆道：「這些珠寶雖可分成四份，但是卻只有一個人……」

紅虎狂吼道：「這四個人裏，只有老子還沒得婆娘，你這寶貝自然是老子的。」

銀花娘垂首道：「趙公子雄姿英發，豪氣如雲，可算是真正的男子漢，賤妾能嫁得如此夫婿，還有什麼話說，只不過……」

她嘴裏說著話，眼睛卻在偷偷瞧著「黑豹」秦彪。

秦彪果然等不及她的話說完，已厲聲道：「趙老二，別的東西俺都可讓你，但這寶貝卻是俺秦老大的。」

紅虎狂笑道：「老大？嘿嘿，若不是老子讓你，你能當得了老大？」

黑豹怒道：「你不服氣？」

紅虎道：「老子服你，老子憑什麼服你？」

銀花娘眼睛裏發著光，口中卻道：「兩位千萬莫要爭吵，賢昆仲若是為賤妾傷了和氣，賤妾就不知道該如何才能贖罪了。」

白蛇郎君咯咯笑道：「這位姑娘說的不錯，我兄弟若為此傷了和氣，豈非令人笑掉大牙，依小弟之見，這寶貝屬誰，還是該問問她自己。」

他自命風流瀟灑，在這四人中又長得最俊，這「寶貝」自然不會瞧上別人，但黑豹、紅虎、灰狼，卻也都以為銀花娘的心上人是自己，否則那雙勾魂奪魄的媚眼，又怎會老是往自己這邊飛過來。

白蛇話未說完，黑豹、紅虎、灰狼已齊聲道：「這法子最好。」

紅虎大笑接著道：「小寶貝，你是彩樓上的王寶釧，老子就是薛平貴，你不選我選誰？」

銀花娘垂著頭，咬著嘴唇，像是為難得很，那雙水汪汪的眼睛，卻還是不停在四人身上瞟來瞟去。

黑豹挺胸道：「你心裏喜歡的是誰，只管說出來，莫要害怕。」

紅虎立刻道：「不錯，你要選老子，說出來就是，那個龜兒子敢動你一根毫毛，老子不砸扁他腦袋才怪？」

他們每個人都以為銀花娘選的必是自己，再無別人－－一個女人能讓每個男人都自我陶醉，這可不是容易事。

梅四蟒遠遠瞧得不住嘆氣，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金燕子會有這樣個妹妹，他心裏苦笑暗道：「幸虧我已六十八了，否則說不定我也要跳下去……」

# 第一三章 別有用心

銀花娘眼珠轉來轉去，過了許久，才嘆著氣道：「你們都是真正的男子漢，又都是赫赫有名的大英雄，我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想來想去，只有一個法子。」

四人齊地脫口道：「什麼法子？」

銀花娘嫣然道：「女人都是弱者，都希望被人保護，所以，每個女人，都希望嫁給個武功最強的男人……」

灰狼面色微微一變，銀花娘卻不讓他說話，已接道：「但四位若是動起手來，就難免有人受傷，無論誰受了傷，我心裏都是難受的。」

灰狼聽了這話，臉色又漸漸和緩。

紅虎卻皺眉道：「若不動手，怎分得出武功高低，老子真他媽的不懂了。」

銀花娘嬌笑道：「賤妾只望你們每人能露一手武功，讓賤妾瞧瞧，這樣豈非既不會傷了賢昆仲的和氣，也分出了武功高低……」

紅虎大笑道：「不錯，想不到你這小腦袋裏，竟有這麼多好主意。」

這時遠在對面屋脊的金燕子，又忍不住道：「她現在打的究竟是什麼主意？」

梅四蟒道：「自然是在引誘這四人自相殘殺。」

金燕子道：「既是如此，她為什麼不想法子令他們動手呢？」

梅四蟒笑道：「這正是令妹聰明之處，這灰狼早已疑心她是在耍手段，她若是此刻就要他們動手，灰狼只怕立刻就要翻臉了。」

金燕子皺眉道：「但這四人若不打起來，又怎會自相殘殺呢？」

梅四蟒微笑道：「令妹早已瞧出，這四人雖是兄弟，但卻誰也不服誰的，誰也不會承認自己武功在別人之下，到後來終於還是非打起來不可……叫他們自己動手，豈非比由她嘴裏說出來好得多。」

金燕子嘆了口氣，不再說話。

只見紅虎長長伸了個懶腰，全身骨節「格格」直響，忽然虎吼一聲，一掌落下，拍在身旁一個石墩上。

這鏤花石墩，中間雖是空的，但普通人就算用大鐵錘來敲，一下子也未必就能敲得碎。

此刻紅虎一掌擊下，只聽「砰」的一聲，一個石墩竟變成了十七八個，碎片嘩啦啦落了滿地。

銀花娘失聲嬌笑道：「趙公子果然好武功，我簡直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人能有這麼硬的拳頭，這麼大的力氣。」

紅虎睥睨狂笑，道：「老子露了這手武功，別人只怕連試都不必試了。」

銀花娘媚笑道：「這樣的武功，只怕真的再難有人比得上。」

她嘴裏說著話，眼波卻瞟在黑豹身上。

黑豹冷笑道：「趙老二這一手用來劈柴倒不錯，若是對手過招，就未必有用了。」

紅虎漲紅了臉，怒道：「老子的功夫沒有用，你難道還能比老子強麼？」

黑豹冷冷一笑，緩緩坐到另一個石墩上，他靜靜地坐了半晌，什麼動靜也沒有。

紅虎大笑道：「你這是在練什麼功夫，屁股功。」

黑豹端坐不動，冷笑道：「你頭腦就算不管用，難道連眼睛也不管用麼？」

紅虎瞪著眼睛瞧了瞧，果然再也笑不出來。

他忽然發現黑豹竟越坐越矮，那圓圓的石墩，竟已有半截沒入地下，黑豹看似坐著未動，卻已露了手漂亮的內功。

銀花娘又失聲嬌笑道：「秦老大果然不愧是老大，這石墩若是尖的，被他坐下去還沒什麼，但圓圓的石墩子竟被他坐下去一半，這功夫可真了不起，各位說是麼？」

白蛇郎君乾笑道：「是極是極，幾個月不見，想不到秦老大功夫竟又精進了不少。」

黑豹伸首大笑道：「我武功若不精進，豈非要被你們這班好兄弟……」

笑聲突然頓住，面色也已慘變。

灰狼不知何時已到了他身後，一柄匕首已插入他背脊。

黑豹滿頭冷汗進出，頓聲道：「老三，你……你好狠。」

灰狼面上毫無表情，冷冷道：「我這只是要告訴你，趙老二的功夫雖只能劈柴，你的功夫也未見得有用，人是活的，難道還會被你坐在屁股下不成。」

他死灰色的眼睛，瞪著銀花娘，獰笑道：「世上最有用的功夫，就是能殺人的功夫，姑娘你說是麼？」

黑豹狂吼一聲，想翻身去扼灰狼的脖子。

但灰狼輕輕一躍，便後退五尺，匕首也拔了出來，一股鮮血，射了出來，黑豹身子還未躍起，便仰面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紅虎怒吼道：「秦彪就算不是東西，但究竟是我們的弟兄，你怎能殺了他。」

灰狼陰惻惻道：「我殺了他，老大豈非只有讓你來做了。」

紅虎怔了怔，「哼」了一聲，再不說話。

白蛇郎君吃吃笑道：「老三說的不錯，什麼功夫都是假的，只有殺人的功夫才是真功夫，只不過小弟殺人的功夫，也未必比老三差多少。」

他嘴裏說著話，人已悄悄縱身而起，突然一刀向紅虎後背直刺了過去，輕功之妙，出手之狠，果然不在灰狼之下。

誰知紅虎看來雖笨，其實卻一點也不笨。

白蛇方自出手，他已擰身反撲。

只可惜他身子實在太大了，白蛇一刀雖未刺著他要害，還是刺在他肩胛上，用力一送，整柄刀全都插入肉裏。

這一刀用力太猛，連白蛇自己都收勢不及。

紅虎狂吼一聲，一張臂，竟將他整個人都夾在肋下，獰笑道：「看你還往哪裏逃？」

白蛇驚呼道：「趙老二，放手，饒了我吧。」

紅虎咯咯笑道：「我心裏也想饒你，只可惜我手臂不答應。」

他手臂用力一夾，只聽「喀喇」一聲，白蛇全身骨頭都已被夾碎，嘶聲慘呼也變作了喘息呻吟。

到後來連喘息聲都沒有了，紅虎才緩緩鬆開手，白蛇整個人就真的像條死蛇般癱在地上。

灰狼倒抽一口涼氣，咯咯乾笑道：「趙老二好大的力氣。」

紅虎反手拔出了肩胛上的刀，鮮血射得他一身都是，但他卻連眉頭都不皺一皺，瞧著灰狼獰笑道：「現在只剩下你和我了，你要怎樣？」

銀花娘早已躲到一邊，袖手旁觀，也不說話，她知道現在火已被她點著，已用不著她再加油了。

只見紅虎和灰狼眼睛瞪著眼睛，瞪了半晌。

灰狼忽然走到桌子旁，拉開椅子，緩緩坐了下來，微笑道：「老二，咱們為何不坐下來談談。」

紅虎道：「坐下就坐下，別人怕你詭計多端，老子卻不怕你。」

他也拉開張椅子，坐了下來。

灰狼微笑道：「一張桌子，可以配兩張椅子，是麼？」

紅虎也不懂他此時此刻，怎會問出這句話來，只得點點頭：「不錯。」

灰狼拿起桌上的茶壺，倒了兩杯茶，又笑道：「一個茶壺，也可以配兩個杯子，是麼？」

紅虎怒道：「廢話。」

灰狼將一杯茶送到紅虎面前，笑道：「你我既然都能有茶喝，何必還要拼命哩。」

銀花娘已聽懂了他話中含義，不禁皺起了眉頭。

紅虎卻皺眉道：「你究竟在說什麼？老子不懂。」

灰狼笑道：「昔日娥皇女英，共事一夫，傳為千古佳話，你我既是自己兄弟，為何不能共娶一個老婆。」

紅虎怒道：「別的都可以共，老婆卻共不得。」

灰狼冷冷道：「我兄弟結仇不少，你就算殺了我，自己一個人，豈非人單勢孤，何況，你我拼起命來，是誰殺死誰，還未可知，是麼？」

紅虎瞪眼瞧了他半晌，忽然大笑道：「不錯，半個老婆總比沒有老婆好，何況，看這騷婆娘的勁，老子一個人還未必對付得了哩。」

他大笑著舉起茶杯，道：「好兄弟，你出的好主意，老子敬你一杯。」

只聽銀花娘咯咯笑道：「這主意真的不錯，你喝了這杯茶後，就會知道他這個主意究竟有多麼好了。」

紅虎眼珠子一轉，已端起茶杯的手，立刻又放了下來，這人雖然其蠢如牛，但究竟在江湖中打過幾十年滾了，好事雖然一件也不懂，壞事懂得卻不少，手裏拿著這杯茶，瞪著眼道：「這茶裏莫非也有鬼。」

灰狼大叫道：「老二，你可千萬不能冤枉我，我們可是好兄弟，千萬莫要中了別人的挑撥離間之計。」

銀花娘笑道：「既是如此，你就喝了這杯茶吧。」

她盈盈走過來，從紅虎手裏接過了茶杯，送到灰狼面前，她染著風仙花汁的小指甲，似乎在茶水裏輕輕點了點，嬌笑道：「我說這杯茶裏是有毒的，你若不喝，我也不怪你。」

紅虎怒吼道：「你若不敢喝這杯茶，老子就擰下你腦袋。」

灰狼臉上已變了顏色，大聲道：「這茶本來是沒有毒的，此刻卻被你下了毒。」

銀花娘張大了眼睛，道：「你……你說我下毒？」

灰狼厲聲道：「就是你這臭婊子。」

他一拳擊出，銀花娘卻早已躲到紅虎身後。

紅虎也早已跳了起來，怒吼道：「明明是你，你還想賴誰？你當老子是蠢豬？」

他狂吼著撲上去，只聽「勃、勃」兩聲，灰狼左右兩拳，全都打在他身上，卻好像打沙袋似的，他全不在乎。

灰狼大驚，又想拔刀，但紅虎卻已還了他一拳，這一拳灰狼可受不了，整個人都像蝦米似的彎了下去。

紅虎跟著又補了一拳，砸在他腦袋上，砸得他整個腦袋都開了花，這兩拳全無巧妙花招，但卻實在管用，無論是誰，手裏若沒有拿著傢伙，就千萬莫要和紅虎這樣的人動武，只因你打他，他全不在乎，他打你，就要了命了。

銀花娘早已大聲拍起手來。

紅虎「啐」的一口痰，吐在灰狼身上，睥睨道：「沒學會挨揍就想揍人，這豈非找死麼。」

銀花娘拍掌嬌笑道：「不錯，趙公子揍人的功夫固已不錯，挨揍的功夫可更是天下第一，但……但這廝方才真的沒有傷著公子？」

紅虎挺著胸膛大笑道：「他兩隻爪子，簡直好像在替老子抓癢，不相信你過來瞧瞧。」

銀花娘走過去，柔聲道：「但你肩膀上卻好像還在流血哩……」

她用發紅的指甲，輕輕搔了搔紅虎肩胛上方才被白蛇刺了一刀的傷口，輕輕道：「疼不疼？」

紅虎大笑道：「不疼不疼，只是被你這小手一摸，卻有些癢癢的……」

他全身肉都動了起來，大笑著去摟銀花娘的腰肢。

銀花娘卻嬌笑著閃開了，吃吃笑道：「你捉到我，我才算真的服了你。」

她嬌笑著在前面逃，紅虎就喘息著在後面追，她身形輕盈得就像是燕子，紅虎簡直連她衣角都休想摸得到。

到後來紅虎只有扶著桌子喘氣的份兒，涎著臉笑道：「小親親，小乖乖，你就讓我抱一抱吧。」

銀花娘笑嘻嘻地瞧著他，忽然搖頭嘆道：「你這個人……你明明是隻蠢豬，為什麼偏偏不肯承認呢？」

紅虎怔了怔，道：「這是什麼話？」

銀花娘柔聲道：「我方才已在你傷口裏下了一見血就要命的毒藥，分量足夠毒死十條大肥豬，你若是不動，還可多活幾個時辰，現在這跑，毒性早已順著你的血，充滿了你全身，你只要再一用力，立刻就要送命。」

紅虎狂吼著，用盡全身力氣，撲了過去，只聽「嘩啦啦」一陣響，桌子已被撞倒，他身子卻已被壓在桌子下面了。

銀花娘嘆了口氣，悠悠道：「我好心好意告訴你的話，你為什麼不相信？」

她繞過桌子，走到門口，倚著門，嫣然笑道：「這屋子裏有四個死人，大哥們幫我抬出去好麼？」

四惡獸的屬下一直在院子裏著急，但四惡獸禦下最嚴，沒得到命令，誰也不敢離開自己的崗位。

他們只聽得屋子裏亂成一團，還未弄清究竟出了什麼事，此刻才一窩蜂擁了過來，一個個立刻全都駭呆了。

銀花娘柔聲道：「我知道你們的心情，你們眼見到自己的主人不明不白地死了，就算是要想替他們報仇，我也不會怪你們的。」

大漢們只見她笑吟吟地站在那裏，連身上的衣服都沒有被扯破，而自己平日敬如神明的主人，卻已像死狗般倒在地上，這女子非但美得可怕，厲害得更可怕，十餘條大漢，哪裏還有一個敢提起「復仇」兩字，竟一齊轉過身去，飛也似的逃了，轉眼間便逃得沒了蹤影。

銀花娘悠然嘆了口氣，喃喃道：「這年頭怎地連強盜的膽子，都越來越發小了。」

※※※

金燕子和梅四蟒也全都瞧得怔住。

梅四蟒苦笑道：「令妹好厲害的手段，簡直可以和昔年的海棠夫人比美了，我早就知道用不著別人出手，她自己也打發得了的。」

金燕子嘴裏不覺有些發苦。

梅四蟒又道：「現在姑娘已可下去，老朽也可以回去交差了。」

金燕子道：「你……你不下去坐坐？」

梅四蟒趕緊賠笑道：「老朽年紀雖然已有一大把，到底還是個男人，所以，還是莫要和令妹見面的好……」

他話未說完，也已走得沒了影子。

金燕子長嘆了口氣，卻見銀花娘又倚在門口，仰面笑道：「想不到樓上還有貴客，小妹招待欠周，恕罪恕罪。」

金燕子再也忍不住，嗖地竄下去，竄到銀花娘面前，銀花娘瞧見是她，剛怔了怔，臉上已挨了她兩個耳括子。

這兩下打得可真不輕，銀花娘跌進門裏去，失聲道：「大姐，你……」

金燕子卻覺自己打得還不夠重，跺腳冷笑道：「你再也莫要叫我大姐，我哪裏有資格做你的大姐，人命在你眼裏，簡直連狗都不如，你一高興起來，說不定把我也殺了。」

銀花娘手捂著臉，突然撲面痛哭起來。

金燕子怒道：「你不費吹灰之力，就殺了四個人，本該高興才是，還哭什麼？」

銀花娘痛哭著道：「大姐以為我殺了人很高興麼，大姐你若是瞧見，就該知道，我若不想法子殺他們，他們會把我怎樣？」

她痛哭著撲到金燕子腳下，道：「大姐你要打我，要罵我，都沒關係，但你若不要我這個妹妹了，我……我馬上就死在大姐你的面前。」

金燕子打也打過，罵也罵過，氣已消了一半，再聽到她這番話，自己竟也流下淚來，跺腳道：「你就算迫不得已，也不該那麼狠呀？」

銀花娘顫聲道：「我知道我錯了，但我從小受慣了別人欺負，見到的都是心狠手辣的人，我……我實在怕得厲害，所以下手才不免狠了些。」

她痛哭著，抱起金燕子的腿，道：「大姐你若早些來，他們就不敢欺負我，我也不會做出那樣的事了。」

金燕子心頭又是一酸，忍不住長嘆道：「不錯，這也要怪我，我本該早就來了的。」

她只覺這件事非但不能怪別人，簡直應該怪她自己，說著說著，已抱起銀花娘，抱頭大哭起來。

銀花娘面上雖在哭，暗中卻幾乎笑出聲音。

她現在已發覺，只要摸著一個人的脾氣，不但男人好對付，女人也是同樣好對付的，尤其是像金燕子這樣的脾氣。

※※※

江湖是兇險的，卻也是公平的，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能成名，他的生命也就立刻變得絢爛而多彩。

只不過有些人的生命雖輝煌，卻短暫得像流星。

三百年來，江湖中更不知有多少英雄興起，又沒落，但其中也並非全無能始終屹立不倒的－－有些人雖已死了，但他的後代子孫，卻在江湖中形成一股始終不倒的力量，於是他的聲名，也因而得到永生。

三百年來，能始終在江湖中屹立不倒的力量，除了少林、武當……這些歷史輝煌的門派外，還有些聲勢顯赫的武林世家，這些武林世家，雖也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先人為武林正義而犧牲，而換來江湖豪傑們對他家族的尊敬，大多卻還是因為他們有一種特殊的武功或才能，能不遭淘汰，與世長存。

譬如說，這其中有醫道傳世的京城「張簡齊」，有火器成名的江南「霹靂堂」，有掌法精妙的「南宮世家」，也有水性精純的「天魚塘」，還有以「五虎斷門刀」稱霸多年的河南彭氏子弟……

而在這所有武林世家中，最深人人心，膾炙人口的，自然還得算以毒藥暗器獨步天下的蜀中唐門了。

在渝城外山麓的唐家莊，經過三百年來不斷的整修擴建，已由簡單兩排平房，發展成一片極為壯觀的莊院。

這莊院的規模，簡直已和一個小小的城市差不多了，你只要走進了那每年都要新漆一次的大門，從衣、食、住、行，到讀書娛樂，甚至死喪婚嫁，每一樣東西都可不必外求，每一樣東西準備之充足，都可令你吃驚。

事實上，蜀中一帶最考究的酒樓，最時新的綢緞莊，以及花色最齊全的脂粉舖，就全都在這莊院裏。

唐家的門人子弟，自然全都有一技之長，他們以自己的技能賺錢，再花到這些店舖中去。

他們想要有更高的享受，只要努力地去賺錢，而所有的人力財力，又都僅限於在這莊院裏流通。

這樣日復一日，唐家莊自然越來越壯大。

就連銀花娘，她走進唐家莊的大門後，都不禁眼花繚亂，目瞪口呆，幾乎有盞茶時分透不過氣來。

她也曾來過唐家莊，但那是在山門外，她再也想不到唐家莊的門裏和門外，竟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從門外看來，那以巨大的樹幹編成的木柵，那黑漆的大門，那高懸在旗桿上的旗幟，也和一般武林豪傑的莊院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大些而已。

但到了門裏，她忽然發現這莊院裏竟有一條街道，一條以整齊的青石板鋪成的，不折不扣的街道。

街道兩旁，有各色各樣的店舖，每一間店舖生意都好得很，只不過店舖的門面外，都沒有招牌。

這景象真是她做夢也想不到會在一個「莊院」裏瞧見的，但最令她奇怪的，還不是這些。

最令她奇怪的是，在這名滿天下的武林世家裏，竟看不到絲毫警戒森嚴、劍拔弩張的樣子。

她們的馬來到了大門門外，金燕子只簡單地報了個名姓，她們就進來了，而看門的只不過是兩個步履蹣跚的老頭子。

銀花娘長長透了口氣，終於忍不住悄聲問道：「這裏真的就是唯一的唐家莊麼？」

金燕子失笑道：「你不信？」

銀花娘嘆道：「我不是不信，只是有些糊塗了。」

街上有許多人在走來走去，雖然也不免多瞧她們一眼，但卻絕沒有一個人過來打聽盤問的。

銀花娘忍不住又道：「江湖中人都說少林寺、武當山和唐家莊，都是武林中的禁地，你若想妄越雷池一步，就休想活著走出來了，但瞧現在這樣子，卻好像無論任何人都可以橫著走進來，直著走出去似的。」

金燕子淡淡笑道：「這只不過是因為你和我一齊走進來的。」

銀花娘道：「我一個人難道就闖不進來麼？」

金燕子道：「你若想闖進來，直著進來，就得躺著出去了。」

她笑著接道：「你看這些路上的人，好像都和氣得很，是麼？那你就錯了，你只要稍微露出不對的樣子，每個人的袖子裏，都可能會飛出件東西來，要了你的命。」

銀花娘暗中不禁抽了口涼氣，嘴裏卻笑道：「但咱們既然已進來了，怎會連個通報帶路的人都沒有呢？」

金燕子道：「你怎知他們沒有通報？只不過他們通報的法子，外人瞧不出而已，你若不信，馬上會有人迎出來了。」

銀花娘道：「這莊院的主人……」

金燕子道：「無雙老人就住在這莊院的後面，和他的子女住在一棟屋子裏，你看來也許又要認為任何人都可以闖得進去，其實無論任何人，要想從大門外闖到他那屋子去，不但要生著一雙翅膀，還得要準備八九個腦袋。」

銀花娘嘆了口氣，喃喃道：「他若一直住在這麼安全的地方，也就難怪他膽子越來越小了。」

金燕子皺眉道：「你怎知道他老人家膽子已越來越小。」

銀花娘一驚，強笑道：「我聽人說的。」

金燕子還想再問，街道盡頭處已有幾個女子迎了過來，她們都穿著長可及地的百褶湘裙，走起路來婀娜生姿。

一個頎長的婦人，遠遠就張開雙臂，笑道：「三丫頭，你現在才來，不怕想死姐姐我麼？」

※※※

銀花娘不久就知道，這頎長豐滿，一張稍為顯得長些的鴨蛋臉上，帶著幾粒白麻子的婦人，就是唐家莊當家的姑奶奶唐琪。

後來銀花娘曾經悄悄問金燕子，道：「這位唐二姐，人又能幹，又漂亮，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婆家呢？」

金燕子嘆道：「她也是命苦，許過兩次人，但還沒有過門，她未婚的夫婿就死了，於是就有人在背後說她人太能幹，命太硬，是剋夫相，這話傳到她耳朵裏，她一氣之下，就當著祖宗牌位發誓，再也不嫁人了。」

現在，這位唐家的二姑奶奶，一面說著，一面笑著，一面誇讚著金燕子這「新妹妹」的漂亮。

她手裏拿著塊白絲巾，瞧見路上偶爾有團字紙，有塊果皮，她就撿起來，包在絲巾裏。

銀花娘這才知道唐家莊為什麼如此乾淨，又暗笑她幸好沒有嫁出去，否則她的丈夫可真要受罪了。

走在唐琪身旁，始終帶著微笑，卻沒有說話的，是唐無雙的長媳，唐星的夫人李佩玲。

她生著張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手腕也圓得像嫩藕，看來又賢慧，又富態，正是標準的大家兒媳婦。

唐琪的妹妹唐琳，卻是個弱不禁風的少女，一雙又黑又沉的大眼睛裏，總像是帶著一抹淡淡的憂鬱。

銀花娘知道這三個就是唐家最重要的人，其餘的堂姐、表妹、三姑、三嫂，就用不著她去留意了。

穿過大街，走到一條碎石子路，前面忽然出現一片樹林，林木掩映間，有半堵紅牆，幾椽綠瓦。

這就是無雙老人安享清福的地方了。

二姑奶奶把已快包滿了的絲巾扔在一個大竹簍裏，又在繞著紅牆流過的溪水裏洗了洗手，這才笑著道：「老爺子在睡午覺，我看你們也不必去拜見他了，索性先到大嫂屋裏去，我知道她還有兩瓶體己的玫瑰露，咱們先去把它喝光再說。」

李佩玲抿著嘴笑道：「你看這女魔王，人家屋子裏有兩瓶酒，她都算計得清清楚楚，這還得了？」

唐琪吃吃笑道：「老實告訴你，我早已瞧著那兩瓶酒嘴饞了，今天若不乘著有遠客來，把它算計了去，等大哥回來，只怕連瓶子都要被他吞下肚了。」

金燕子早已笑得花枝亂顫，銀花娘也不禁笑出聲來。

她又不禁有些奇怪，這些蜀中世家的姑娘們，怎地卻說得一口京片子，後來才知道，原來唐無雙的夫人，正是京城的名門女。

總之，她一進了唐家的大門，眼睛、耳朵、嘴，就都沒有閒著，她眼睛裏沒有錯過一樣東西，耳朵裏也沒有錯過任何消息，一張嘴更是在不停地拍馬屁，不停地打聽，但無論她怎麼打聽，卻還是打聽不出，唐家的二公子，金花娘的情人唐，究竟到哪裏去了。

她拼命巴結金燕子，就是要金燕子帶她到唐家莊，一心想要到唐家莊，為的就正是唐。

※※※

只不過兩天，銀花娘已和唐家的幾位姑娘都混得很熟了，她從那幾箱珠寶裏，選出了幾樣最珍貴、最別致的，送給了唐琪、唐琳和李佩玲，又選出了幾十樣雖不別致、也頗珍貴的，分送給她見過的每一位大姑娘、小媳婦。

所以，現在只要是見過她的人，無論人前背後，都在誇著金燕子這位美麗的「新妹妹」。

她也已見過唐無雙，她知道這老人一定認不出她的。

大多數見過「瓊花三娘子」的人，不是駭呆了，就是被她們那一身奇裝異服所吸引，很少人記得住她們的面貌。

她幾乎見過了唐家上上下下每一個人，卻就是沒有見到唐，唐家莊簡直沒有人提起過這位風流的二公子來。

她幾乎已到過唐家莊前後左右每一個地方，只除了後山山岩下的一個洞窟，但每次裝作無意要走到那裏去，遠遠就被人擋住。

後來她終於發現，這洞窟原來就是唐家淬煉他們名滿天下的毒藥暗器的地方，任何人都休想擅越雷池一步。

這天晚上，又輪到唐大嫂作東，她那兩瓶玫瑰露自然早已喝光了，但窖存的大也不差。

大酒性強，入口極辣，本不是婦道人家喝的酒，這些姑娘們豪性卻不減男子，雖然是小口吃菜，卻硬是大碗喝酒。

這天晚上的月光很亮，小院裏有桂子飄香，月光從細紗窗裏照進來，沒喝酒的人也會被這種月光照醉了。

唐琪喝了酒，談鋒更健，就連李佩玲的話也多起來，老姐妹見面，她們和金燕子就像有說不完的話。

只有銀花娘沒有喝多少，一來她覺得和女人喝酒沒什麼意思，二來她認為自己始終都該保持清醒。

她並不是為了喝酒來的。

唐琳也沒有喝多少，她那雙深沉的大眼睛裏，憂鬱是一天比一天重了，整天懶洋洋的，做什麼事都提不起精神－－這始終沒出過閨門的小姑娘，心裏又會有什麼想不開的心事呢？

只聽唐琪忽然瞪著金燕子道：「三丫頭，你今年究竟有多大了？」

金燕子嬌笑道：「你問這個幹什麼？難道要跟我相親，只可惜你不是個男的，否則我倒真願意嫁給你。」

唐琪喝了杯酒，道：「我知道你是三月生的，今年已二十出頭了，是麼？」

金燕子道：「嗯。」

唐琪道：「二十多歲的大姑娘，還沒有婆家，這倒真危險得很。」

金燕子臉紅了，啐道：「你不替自己著急，反替我著急幹什麼？」

唐琪又喝了杯酒，嘆道：「我這輩子是再也不會嫁人了，但你可不行，女人總是要嫁人的，你到我這年紀，就會知道寂寞有多可怕了。」

金燕子眼神也不禁黯淡了下來，嘴裏卻笑道：「咱們的二姑奶奶，今天終於也說了真心話了。」

唐琪手拿著酒杯，幽幽地道：「我在你們面前，還裝什麼蒜，我難道是天生不想嫁人的，但到了現在……現在你想我還能嫁給誰？高的不成，低的……」

她舉起酒杯，「咕嘟」一口喝了下去。

李佩玲笑道：「說真的，三妹你現在到底有沒有心上人？那神刀公子……」

金燕子大叫道：「你們別提他，一提他，我連酒都喝不下了。」

李佩玲道：「你忽然這麼討厭他，心裏莫非有了別人？」

金燕子臉紅了，嬌笑道：「才沒有哩。」

唐琪大叫道：「我知道你有了，你這樣子可騙不了人，誰？快說是誰，快從實招來？否則看我饒不饒得了你。」

她笑著去搔金燕子胳肢。

金燕子笑著閃避，躲到唐琳身背後，嬌笑道：「四妹年紀也不小了，你們怎麼不問她有沒有心上人？」

唐琳忽然站起來，淡淡道：「我可沒惹著你們，你們別纏到我頭上來。」

她嘴裏說著話，竟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金燕子怔住了，道：「四妹發脾氣了？」

唐琪道：「別理她，這丫頭最近就好像著了魔似的，心裏也不知有什麼心思？」

李佩玲柔聲笑道：「女孩子到了她這樣的年紀，誰沒有心思呢？我出去瞧瞧她。」

銀花娘眼珠一轉，搶先站了起來，笑道：「大嫂忙，還是妹子我去吧。」

李佩玲想了想，道：「你去也好，老四和你們也談得來，只記著快些回來就是，我下的有清雞湯煮的素抄手，等你回來吃。」

到了門外，桂花更香了。

唐琳站在桂花樹下，桂枝的陰影，蓋著她的臉，她動也不動地站著，就好像月下的幽靈一樣。

銀花娘並不急著走過去，也在月下徘徊著，月光將院子裏的青石板照得像鏡子，鏡子裏也有個月亮。

她目光轉動，忽然長長嘆了口氣，悠悠道：「人生，說起來真是無趣得很，月光雖亮，桂子雖香，卻也只不過更添加了幾分人生的寂寞而已。」

她算準唐琳現在滿腹心事，一定懶得說話，所以就故意敘說著人生的寂寞，生命的無趣……

這些話果然說到唐琳心裏去了，她忍不住回過頭來，凝注著銀花娘，良久良久，終於幽幽道：「像你這樣的人，要到哪裏，就可以到哪裏去，又怎會覺得寂寞？寂寞的滋味只有關在籠裏的鳥，才知道得最清楚。」

銀花娘又嘆了口氣，道：「好妹妹，你年紀還輕，還不知道寂寞究竟是怎麼回事，有些人縱然天天在和別人說笑逗樂，但心裏卻比誰都寂寞，有些人雖然整天獨坐，但只要想到遠方也有個人在想著他，他也就不會覺得寂寞了。」

唐琳默然半晌，輕輕點頭道：「不錯，沒嘗過寂寞滋味的人，是說不出這種話來的，但……但你想著遠方的人時，又怎知他在想你？」

銀花娘道：「我不知道，這種事誰也不會知道，這是人生的痛苦……」

唐琳黯淡垂下了頭，幽幽道：「不錯，這就是人生的痛苦。」

銀花娘道：「很久很久以前，我認識了一個男孩子，他叫鄒玉郎，我雖只見過他一面，但卻日日夜夜在想著他，但他……他只怕連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她知道你若想一個女孩子說出心中的秘密時，最好的法子就是先將自己的秘密說出來。

所以她捏造了個名字，捏造了個故事。

唐琳身子果然顫抖了起來，過了半晌，忍不住試探著道：「你走過許多地方？」

銀花娘道：「嗯。」

唐琳道：「你見過許多人？」

銀花娘苦笑道：「太多了。」

唐琳垂下了頭，心裏顯然在掙扎著，默然許久，才作了決定，抬頭凝注著銀花娘，一字字道：「你可知道一個人，他……他叫做俞佩玉。」

俞佩玉，又是俞佩玉，銀花娘的一顆心幾乎跳出腔子來，面上卻絲毫不露聲色，微笑道：「你足並未出唐家莊，怎會認得俞佩玉？」

唐琳輕輕道：「前幾天，他來過這裏。」

銀花娘忍不住失聲道：「前幾天他來過？」

唐琳咬著嘴唇，道：「他是來找家父的，那天，大嫂和大姐恰巧出去送大哥，只有我在家，他和家父談了許久，家父就忽然要出去，好像是要去為他找一個人，所以……所以，就叫我進去陪著他聊聊家常……」

月光從枝葉間漏下來，照上了她的臉，照上了她的眼睛，她的臉紅紅的，眼睛亮得像星。

銀花娘靜靜地聽著，絕不去打斷她的話。

只見她出了半天神，接著道：「我本來不喜歡和陌生人說話，但在他面前，我卻覺得無拘無束，他的一舉一動都是那麼溫柔，他說出來的話，更是充滿了瞭解與同情，那時，他好像受了很重的傷，但他卻絕不露出絲毫痛苦之色，為的只是不願我見了難受，他無論什麼事，處處都先為別人著想。」

她輕輕敘說著，就好像做夢似的。

銀花娘又忍不住問道：「後來呢？」

唐琳道：「後來家父回來，我只好回去，但我……我以為第二天總還會見到他的，誰知他……他半夜裏就走了，家父竟不肯說他要去哪裏，只說他曾經多謝我陪他聊天，我……我真怕這一輩子再也見不著他……」

她垂下頭，淚珠便滴落在衣襟上。

銀花娘緩緩道：「你只不過見到他一面，他就對你如此重要麼？」

唐琳道：「你……你還不是只見過那鄒玉郎一面？」

銀花娘這才想起自己方才編的謊話，眼珠子一轉，道：「假如你真的再也見不著他呢？」

唐琳顫聲道：「這自然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我……我這一輩子，只怕……只怕卻再也不會有快樂的日子了。」

銀花娘眼睛盯著她，悠悠道：「假如有人能讓你見著他呢？」

唐琳忽然抓緊了銀花娘的手，顫聲道：「若是有人能讓我再見到他，我不惜為這人做任何事……任何事，我這一生從沒有為任何事發瘋，但現在，我想我已經快發瘋了。」

銀花娘嘆了口氣，笑道：「少女的心，這就是少女的心。」

唐琳全身又在顫抖著，手抓得更緊，道：「你……你能不能讓我……」

銀花娘抽出了手，先不答話，卻緩緩兜了個圈子，才悄聲道：「我也想見識一件事，你能不能幫我一個忙？」

唐琳道：「你說，只要你說出來。」

銀花娘道：「我從小就聽人說，唐門淬煉暗器之處，是天下最神秘、最好玩的地方，我做夢都想進去瞧瞧。」

唐琳面色驟然變了，道：「那地方沒什麼好玩的。」

銀花娘悠然道：「你不願幫我這個忙，也沒關係，我要進去吃雲吞了。」

唐琳一把拉住她，道：「我若幫你的忙，你……」

銀花娘笑道：「我也不會不幫你的。」

唐琳想了想，咬牙道：「好，我帶你去，但是不是能成功，我並沒有把握，除此之外，你還得答應我，進去絕不動裏面任何一樣東西。」

銀花娘大喜道：「我只要瞧瞧就心滿意足了，絕不敢亂動手的。」

唐琳道：「好，咱們現在就走。」

銀花娘卻又拉住了她，道：「咱們現在要先進去吃雲吞，免得她們疑心，我知道那山洞前有個小亭子，等到她們醉了，睡著了時，咱們在亭子裏見面。」

唐琳點了點頭，目中忽又流下淚來，她在心裏呼喚著：「俞佩玉呀，俞佩玉，我這樣為著你，你可知道麼？」

三更時，銀花娘就到了那小亭，唐琳卻已先在那裏等著了，她躲在亭柱的黑影中，遠遠就向銀花娘招手。

這小亭距離那山洞還有很遠，但她的行動卻已甚是小心，銀花娘也知道在這裏無論任何人都大意不得的。

只見那山洞前有兩條黑衣大漢，在交叉巡邏，山洞裏隱隱有燈光透出，除此之外，就瞧不見別的人影。

遠處有流水聲傳來，銀花娘知道那是山岩後的一道溫泉，據說唐門的毒藥暗器，別人之所以仿製不出，就因為此地溫泉水質特異，但究竟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江湖中人言人殊，誰也弄不清。

銀花娘悄聲道：「咱們現在可以進去麼？」

唐琳的臉比紙還白，搖頭道：「不行，現在防守此洞的，是四師兄唐守方，他為人最是刻板，咱們現在想進去，簡直一點希望也沒有。」

銀花娘立刻沉下了臉，冷冷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回去吧。」

唐琳悄聲道：「但幸好這裏守衛的人，是每天晚上三更時換班，咱們不妨再等等，下一班若是輪到大師兄或七師哥，就好辦了，這兩人最好說話。」

銀花娘展顏一笑，不再說話。

過了半晌，唐琳忍不住道：「你也認得俞……公子。」

銀花娘道：「嗯。」

唐琳咬起了嘴唇，道：「你……你是怎麼認得他的？」

銀花娘笑道：「你放心，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我早已另有心上人了。」

唐琳蒼白的臉，立刻飛紅起來，也垂頭不再說話。

又過了半晌，銀花娘也忍不住道：「聽說他最近臉上被人傷了，不知可是真的？」

唐琳嘆道：「不錯，他臉上的確有條刀疤，他告訴我，這是被一個世上最狡猾、最狠毒的女人所傷的。」

銀花娘恨得牙癢癢的，嘴裏卻笑道：「若不是狠毒的女人，又怎捨得傷了他。」

唐琳忽又嫣然一笑，道：「這女人若是想將他容貌毀去，只怕是要失望了。」

銀花娘道：「哦！」

唐琳道：「他臉上多了這條刀疤，非但一點也不難看，反而增加了他的男性氣概，我想，他臉上沒有受傷時，一定會有些脂粉氣，絕不會有現在這麼好看。」

銀花娘幾乎氣炸了肺，暗暗咬著牙，卻笑道：「這只怕就叫做情人眼裏出西施了。」

就在這時，只聽一陣整齊的腳步聲傳了過來。

接著，小路上就出現了兩行人影，竟有二三十個之多，兩人一排，頭尾四人手中，各各提著盞紅燈籠。

一個矮矮胖胖的人，走在最前面，身上並沒有帶著兵刃，腰畔卻鼓起了一大塊，顯然帶的暗器不少。

唐琳展顏道：「咱們運氣不錯，來換班的果然是我七師哥。」

銀花娘道：「這小胖子就是你七師哥？」

唐琳道：「我這七師哥人雖和氣，但武功卻是一等一的身手，江湖中人都稱他為『千手彌陀』，唐家莊的人，除了我大哥和大師兄外，只怕就要數他聲名最響了。」

銀花娘笑道：「這倒看不出，他看來簡直就像個酒樓掌櫃似的。」

唐琳也忍不住笑道：「他不當值的時候，本來就做酒樓掌櫃的，不但到這裏來拜莊的人，都由他接待，到這裏來搗蛋的，也得先過他這一關。」

這初入情網的少女，自從知道自己有希望再見到心上人後，心情已開朗起來，話也不覺多了。

只見這「千手彌陀」唐守清走到洞外，就停下腳步，從懷裏拿出個黑黝黝的牌子，交給洞口巡弋的大漢。

那大漢躬身一禮，轉身奔入，過了半晌，就有個國字臉、黑鬍子、氣勢威猛的彪形大漢，大步走了出來。

唐守清迎上去笑道：「四師兄辛苦了。」

唐守方目光一轉，沉聲道：「來的為什麼只有二十九個人？」

唐守清賠笑道：「小虎子的老婆生孩子，小弟答應讓他在家歇一天。」

唐守方寒著臉道：「生娃兒也算不了什麼大事，唐家莊哪天沒有人生娃兒，你師嫂生小娃時，我還不是照樣要當值。」

唐守清垂頭笑道：「這是小弟的錯……」

唐守方哼了一聲，道：「這次也就算了，下個月卻要罰他多當三次班，但今天的人手缺了一個，還是不可以。」

唐守清賠笑道：「這裏已有十三年沒有出過事了，少個把人又有什麼關係？」

唐守方厲聲道：「老七，你這就不對了，就算一萬年沒有出事，我兄弟還是不能疏忽的，別人不敢闖到這裏來，豈非就是因為這裏的防守森嚴。」

唐守清垂頭道：「是。」

唐守方目光又一轉，指著洞口一條大漢道：「你昨天當值吃飯時，偷偷喝了兩口酒，我本想回去才罰你，現在有這件事，你就代小虎子多當一天班吧。」

那大漢立刻躬身道：「是。」

唐守方這才揮了揮手，於是「千手彌陀」帶來的二十九條大漢，就一個跟著一個地從他面前走進洞去。

接著，就聽得山洞裏響起了一片呼喝聲，鐵柵開閉聲，又有二十九條大漢魚貫著走出來，排成兩列。

唐守方又將這二十九人仔細點了一遍，凝重的面色，才顯得略為輕鬆了些，轉身對著唐守清道：「明天卸班後，就到四哥家來吃飯，你四嫂春天裏風的雞，還剩的有兩隻，她知道你好吃，還留著等你哩。」

唐守清也展顏笑道：「好，小弟帶酒去。」

唐守方又揮了揮手，終於帶著兩行人走了，走了幾步，卻又回頭道：「酒莫要帶得太多，免得喝醉了第二天又要喊救命。」

唐守清笑道：「遵命。」

這十三年來一直太平無事的地方，到現在仍防守如此嚴密，銀花娘瞧在眼裏，也不禁暗暗吃驚，暗暗佩服。

她這才知道蜀中唐門歷久不衰的聲名，的確不是輕易得來，幸好她未曾輕舉妄動，否則此刻只怕就要被人抬著出去了。

等唐守方和他帶領的大漢們都走得不見蹤影，唐琳才鬆了口氣，拉了拉銀花娘衣襟，道：「現在，咱們可以去碰碰運氣了。」

她拉著銀花娘走到山洞外，巡弋的大漢立刻厲叱道：「什麼人？」

唐琳道：「是我，你都瞧不出麼？」

那大漢躬身賠笑道：「原來是四姑娘。」

唐琳道：「我有要緊的事要找七師哥……」

她一面說話，一面就想往裏走。

誰知那大漢卻擋住了她的去路，賠笑道：「請四姑娘恕罪，沒有老太爺的吩咐，小人若是讓四姑娘進去了，明天小人當真吃罪不起。」

唐琳只有停下腳步，道：「既是如此，你就把七師哥找出來吧，行不行。」

那大漢竟還是要猶疑半晌，才躬身道：「是。」

但這時已用不著他進去找了，唐守清已笑嘻嘻地迎了出來，圓圓的眼睛在銀花娘身上一轉，笑道：「四妹你怎地把貴客帶到這種地方來了，卻叫我如何招待？」

銀花娘抿著嘴一笑，又瞟了他一眼，才低下頭去。

唐琳笑著道：「你知道她是貴客？你已知道她是誰了？」

唐守清笑道：「前兩天我就聽說乾姑奶奶帶了位妹妹來，把大嫂的玫瑰露也喝了，我雖然嘴饞，但二姑奶奶不請我，我可不敢去闖她的席。」

唐琳笑道：「難怪二姐總說七師哥是耳報神，莊子裏大大小小的事，果然，沒有一件能瞞得過你的。」

唐守清道：「你莫拍我馬屁，你又想著我什麼了？」

唐琳道：「我只問你，我既把貴客帶來了，你想該怎麼招待她？」

唐守清苦笑道：「我早就說過，這裏沒有招待客人的東西，但是，後天中午我一定好好準備一桌魚翅席，只看姑娘們肯不肯賞光而已。」

唐琳道：「人家才不稀罕你的魚翅席哩。」

她忽然拉起唐守清的袖子，笑著道：「她只想進去觀光觀光，七師哥你就行個方便吧，上次二姐帶客人來，你還不是放進去了麼？你既答應過二姐，也就該答應我，否則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下次炸了田雞，也不找你去吃。」

唐守清嘆了口氣，道：「我一瞧見你，就知道你是為什麼來的了，否則為什麼早不來，遲不來，等我一接了四師哥的班，就立刻趕來。」

銀花娘噗哧一笑，悄悄向唐琳道：「我早就知道瞞不過他的，不如還是把二姐找來吧。」

她這話明雖是向唐琳說，其實自然是說給唐守清聽的，她聲音說得雖小，卻剛好能讓唐守清聽到。

唐守清只有苦笑道：「我見了二小姐害怕，見了四小姐難道就不怕麼？四小姐的心眼兒，比二小姐還要多十倍哩。」

他長長作了個揖，道：「兩位姑娘就請快進去，快出來吧，只要老老實實地跟著我，不亂走，不亂動，我就算承了兩位姑娘的情了。」

※※※

從遠處看，這山洞根本就沒有門，但一走到洞口，便可瞧見深深嵌入石壁裏的三道鐵柵。

就憑這三道鐵柵欄，已不是任何人所能闖進去的了，那粗大的鐵枝，沉重得簡直像是無法移動。

但唐守清只不過在石壁上輕輕按了按，鐵柵便立刻奇蹟般滑失在石壁裏，全沒有發出絲毫聲音。

從鐵柵間望進去，已可發現這山洞形勢的險峻，每一塊突起的山石後，幾乎都有條黑衣大漢石像般木立在那裏。

走過這三道鐵柵，一個人的心情更會不由自主地沉重緊張起來，既像是走入了一間陰森的古剎，又像是走入了一片原始森林，自己會忽然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變得十分渺小，四面八方都像是充滿了不可預測的危險。

銀花娘嘆了口氣，悄聲道：「其實用不著別人吩咐，在這種地方，又有誰敢亂走亂動呢？」

唐琳撇了撇嘴，道：「若不是為了陪你，這種鬼地方請我我都不來。」

她嘴裏雖說這是「鬼地方」，但卻掩不住神色間的得意之色，只因這地方已不僅是唐姓子弟心目中的神殿，幾乎也已成了江湖中人心目中的聖地，這正是唐家每一個人都深深引以為傲的。

深黝曲折的洞穴，本該十分陰森，但在這裏，越往裏走卻越熱，接著，便可以聽到潺潺流水聲。

再轉過一個彎，銀花娘眼前豁然開朗。

曲折的洞穴，到了這裏突然開展，這山腹中竟是空的，巨大的、圓形的穹頂，離地至少有數十丈，周圍方圓更不知有幾百丈，一個人站在山洞的這邊用力呼喊，等他閉起嘴時，聲音才能傳得到那邊。

奇怪的是，這裏雖是山腹，卻有條小溪自洞中流過，溪水是濁黃色的，居然還在騰騰地冒著熱氣。

沿著這條溪水，擺著數十具形式奇古的銅爐，每個銅爐間，又都隔著一架半由天然、半由人工塑成的石屏風。

此刻每具銅爐旁，都有兩條精赤著上身的大漢在鐵砧上敲打著，他們所用的鐵錘並不大，打造的東西顯得很小，但他們面色沉重，卻像是承擔著千斤重量似的，全身精力都不敢有絲毫鬆弛。

第一個火爐間的人，製成一樣東西後，便投入一個懸在溪水中的竹簍裏，流動的溪水，將這樣東西沖激盞茶時分後，第二個火爐間的人，便將這竹簍鉤過去，再繼續敲打加工。

這樣經過五次加工後製成的東西，再放入溪水中沖激三盞茶工夫，便由一條黑衣大漢集中在一齊，送到沿著山壁建成的一排石屋那邊去。

石屋的門口，卻懸著簾子，裏面偶爾也有敲打聲傳出，門簾一掀，才可以瞧見石屋裏的人。

石屋裏的人大多數鬚髮俱已蒼白，每個人都坐在一張上面擺滿了零碎鐵器的桌子旁。

他們工作得更專心，神情更凝重，對外界的萬事萬物，似乎都已不聞不問。

他們的世界，他們的生命，就全都在他們手裏所捏著的那一件件小鐵絲、小鐵片上。

「蜀中唐門」名震天下，威名垂三百年不墜的暗器，就是他們手裏的這些鐵絲鐵片拼造出來的。

銀花娘已完全瞧得愣住了。

她從未夢想到製成一件暗器的手續，竟是如此繁重，唐琳瞧著她的神情，忍不住抿嘴一笑，道：「你瞧夠了麼？」

銀花娘拉起她的手，悄笑道：「好妹子，你莫要笑我，我現在就好像劉伶入了天台，只覺得眼花繚亂，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了。」

唐琳道：「我怎麼會笑你，每個人初到這裏來，都會變成你這副樣子的，因為誰也不會想到，造一件小小的暗器，也會如此麻煩。」

銀花娘笑道：「誰說不是呢，我可是真糊塗死了。」

唐琳想了想，自懷中取出了件黝黑無光的暗器來，這暗器乍看像朵花，再看像個針團，仔細一看卻又什麼都不像了。

唐琳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銀花娘瞪大了眼睛道：「我……不知道。」

唐琳道：「這就是江湖中人人見了都頭疼的唐家鐵蒺藜，鐵蒺藜本不是什麼特別的厲害暗器，唐家的鐵蒺藜特別厲害，就是因為它製造的方法不同。」

銀花娘故意道：「我倒看不出有什麼不同地方來。」

唐琳道：「別人造鐵蒺藜，都是先造好個模子，再把鐵汁倒進去，等到鐵汁冷卻凝固，就算造成了。」

銀花娘道：「那麼你們家的呢？」

唐琳道：「我家的鐵蒺藜，卻要先打好一片片比瓜子殼還小的鐵葉子，然後再一片片拼湊成的，它一打進入的身體，鐵葉子就立刻散開，你若想將這暗器起出來，就非得將那一大塊肉都挖出來不可。」

銀花娘變色道：「唷，那可不疼死人麼。」

唐琳微笑道：「若是真能救命，疼一疼也算不得什麼，只可惜你就算能把這暗器挖出來，還是救不了命的。」

銀花娘皺眉道：「為什麼？」

唐琳道：「只因這暗器本是十三片鐵葉子拼成的，不但每片鐵葉子上都淬了毒，而且每片鐵葉子上淬的毒都不同，十三種毒性一見血就發作，那是神仙也救不活的。」

銀花娘聽唐琳說唐家暗器的厲害情形，不由倒抽了口涼氣，道：「難怪江湖中人都說寧可遇到鬼，也不願遇著唐家的暗器了。」

唐琳道：「在唐家的七種厲害的暗器裏，這鐵蒺藜算是最普通的，最簡單的一種哩，鐵蒺藜只不過是十三片鐵葉子拼成的，還有的卻得要七八十種東西才拼得成，譬如說，九天十地神針的針筒……製造這種針筒的法子，至今還是江湖中一個最大的秘密。」

銀花娘目光轉動，道：「所以你們才要將這些製造暗器的人，都分隔起來，為的就是怕他們將這秘密洩露是麼？」

唐琳道：「不錯，能在這裏製造暗器的，雖然都忠誠可靠得很，但也未必經得住別人的威逼利誘，唐家的祖宗們早已想到這一點了，所以，根本就不讓他們知道整個秘密，他們就算洩露，也沒法子整個洩露。」

她隨手一指，又道：「譬如說這兩個人，他們的任務，只是打造鐵蒺藜上的第一片鐵葉子，他們終生就只打造這片鐵葉子，別的事他們全都管不著，連這鐵蒺藜上其他的鐵葉子是什麼形狀，他們都不知道。」

銀花娘嘆道：「他們終生都在打造這一片鐵葉子，到後來自然熟能生巧，越造越好，這也難怪唐家的暗器別人始終都趕不上了。」

唐琳微微一笑，道：「這樣還有個好處，也就是他們下工時，就可以和平常人一樣生活，用不著擔心別人來把他們架走，也用不著再受監視。」

銀花娘瞧著那一排石屋，道：「這裏面的人呢？」

唐琳道：「只有這裏面的人，是知道暗器製作秘密的，因為一片片葉子打成後，就集中送到他們那裏去，再由他們拼在一起。」

銀花娘道：「他們難道不會洩漏秘密麼？」

唐琳笑道：「這些人都是已退休的老人，而且大多是孤家寡人一個，才自願來做這種事的，只因他們一做這種事，終生就不能再走出這山洞一步。」

銀花娘嘆了口氣，道：「難怪他們工作得這麼專心，原來他們已將生命都貢獻給暗器了，能做出一件完美的暗器來，使唐家的光榮歷史保持不墜，就是他們最大的快樂。」

只聽唐守清接口笑道：「姑娘說的不錯，這些老人家的生活雖然寂寞，但只要能使唐家聲名保持不墜，唐家的人是什麼苦都能吃的。」

唐琳卻忽然道：「你們在這裏聊聊，我過去看一個人。」

唐守清皺眉道：「四妹，你莫忘了……」

他似待阻止，但這時唐琳已躍過溫泉，走得遠了。

# 第一四章 包藏禍心

銀花娘面上羞答答的，低著頭，陪唐守清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話，眼睛卻始終在留意著唐琳。

只見她飛快地奔向那一排石屋，筆直走入了左面第三間屋子，她身形太快，門簾一掀便又闔起。

但就在這一眨眼的時候，銀花娘已隱約瞧見了這石屋裏的人。

這人背對著門，動也不動地坐在那裏，竟不像別人那樣專心地在工作，卻像是坐在那裏出神，銀花娘自然瞧不見他的臉。

銀花娘只瞧見這人的頭髮是黑的，又黑又亮，她相信自己的眼睛絕不會瞧錯，這人的年紀必定還很輕。

在石屋裏工作的，既然全都是已退休的老人，又怎會有個年輕人呢？

唐琳為什麼要去看他？

銀花娘的心突然躍了起來，「唐，這人一定是唐，原來唐無雙竟將他藏到這裏來了，難怪我找不著。」

她開心得幾乎忍不住要跳起來，卻還是未忘記敷衍面前的唐守清，唐守清瞧著她的一雙眼睛，已越來越亮了。

於是她裝得更害羞，更不敢抬頭。

唐守清終於忍不住道：「後天中午，在下為姑娘和金姑娘接風，不知姑娘可賞光？」

銀花娘紅著臉道：「只要姐姐肯去，我……我怎麼會不去呢。」

這時她剛走到溫泉上游，眼波一轉，忽又笑道：「溫泉水滑，我想在這裏洗洗手，可以麼？」

唐守清笑道：「溫泉水滑洗凝脂，姑娘請便。」

銀花娘的臉似乎更紅了，輕輕挽起了羅袖，唐守清在一旁瞧著她春蔥般的手、白玉般的腕，似已瞧痴了。

唐琳卻已從石屋裏奔了過來，也不知和誰生了氣，嘟著嘴道：「他怎麼越來越怪，我和他說話，他居然連睬都不睬我。」

唐守清這才將目光勉強收回來，微笑道：「他近來的心情，你又不是不知道，何苦去惹他。」

銀花娘蹲在泉水旁，聽到他們的話，心裏更是歡喜，這更證明了石屋裏的人必是唐，她心機總算沒有白費。

她像是洗著手，卻有一股紫色的細砂，從她衣袖中漏出來，落入溫泉水中，忽然，她才盈盈站起，回眸笑道：「我已見識夠了，咱們可以走了吧。」

唐守清道：「四妹……」

唐琳搶著回道：「你莫叫我，我也要走了，這次我可一點麻煩也沒有帶給你，現在你總可以放心了吧。」

唐守清笑了笑，道：「只要兩位姑娘有興趣，下次……」

他語聲突然頓住，只因他忽然發現，竟有一片紫色的煙霧自溫泉中升起，先還是薄薄一片，但轉眼問已濃如紫霧。

再一瞬間，整個洞窟竟都被這紫色的迷霧瀰漫。

連近在咫尺間的銀花娘和唐琳都瞧不見了。

洞中四下都發出了驚呼。

唐守清變色大喝道：「大家堅守崗位，莫要妄動。」

唐琳呼道：「我呢……」

唐守清厲聲道：「你看好你的朋友，也莫要走。」

喝聲中他已晃起了火摺子，但火光在這紫霧中竟微如螢光，唐琳想去拉銀花娘，卻撲了個空，不禁失聲道：「花姐姐……花銀鳳，你在哪裏。」

她呼聲雖響，只可惜已永遠沒有人回答她了。

※※※

銀花娘早已看準了那石屋的方向，紫霧一起她就箭一般竄過去，竄入了那石屋，低呼道：「唐，唐公子，你在哪裏？」

只聽一人嗄聲道：「你是誰？找我作甚？」

話未說完，銀花娘已一把拉住了他的手，向外面衝出，口中道：「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了麼？」

唐失聲道：「銀花……」

銀花娘笑道：「不錯，大姐想你都快想瘋了，我冒險來找你，你還不快跟我走？」

唐道：「但……但家父……」

他還在猶疑，卻已身不由主，被拉了出去。

銀花娘道：「你這沒良心的，你難道不想見她？」

她左手拉著唐，衝出石屋，右手一揚，便有一股銀光急射而出，如流星般搖曳過大半個洞窟，一閃而沒。

銀光一閃間，銀花娘已辨清出口，立刻飛掠過去，她這才發現唐身子很重，簡直就像不願意出去。

只聽唐守清厲聲喝道：「把守洞口，莫令任何人離開此洞。」

銀花娘著急道：「唐，你要是不肯跟我走，弄急了我，大家可都沒好處。」

唐也不知是被她駭倒，抑或是改變了主意，也展開了身形，兩人齊地衝出，銀花娘袖中又射出一道銀光。

這次銀光穿洞而出，只見守住洞口的大漢們有的正在搬動鐵柵，有的正揮刀阻攔，但銀花娘袖中的暗器已隨著銀光發出。

一連串慘呼聲中，銀花娘與唐已雙雙衝出洞外。

洞外星光將落未落，夜靜如水。

洞內的混亂與變動，還都未傳至洞外。只有把守洞口的一條大漢揮刀而來，但銀花娘一抬手，這大漢便立即倒下。

就在這時，洞中已響起了一陣鑼聲。

鑼聲一響，四下便有回應，沉睡中的山莊，立刻便甦醒，不出片刻，四面八方便都會有人趕來接應。

但銀花娘幾天來的勘查，早已將每一條出路都計算好了，此刻她想都不必想，就往東南方飛掠過去。

唐竟似變成了個傀儡似的被她拉著，她要往東就往東，她要往西就往西，只是在嘴裏抗議著道：「這裏四下警戒很嚴，你走不出去的。」

銀花娘卻笑道：「別人將你們家看成銅牆鐵壁，在我姐妹眼中卻如履平地一般，要來就來，要去就去。」

這時唐家莊的邊牆已然在望，她的確像是立刻就能輕輕鬆鬆地走出去了－－但她這話卻未免還是說得太早了些。

忽然間，牆頭出現了十幾條黑衣大漢，右手持長刀，左手持弩匣，為首一人，面寒如鐵，竟是唐守方。

銀花娘見到此人，倒真吃了一驚，尤其是見到他左手的麂皮手套，從這種手套中發出的暗器，也不知傷過多少人的性命。

唐守方厲聲道：「來人再不停步，莫怪暗器無情！」

銀花娘嬌笑道：「你有暗器，我難道沒有暗器麼？咱們就比比是誰的暗器厲害吧。」

唐守方的手揚起，卻又放下。

銀花娘待出手，卻被唐拉住。

只見唐將一面竹牌揚起，道：「莊主手令在此，誰敢攔阻？」

唐守方垂首道：「是！」

他揮了揮手，牆頭的大漢們立刻就像出現時同樣迅速地消失了，銀花娘嬌笑聲中，與唐雙雙掠了出去。

※※※

外面是山麓，夜色更靜。

但銀花娘腳下還是不停，繞過山麓，山腳下有個無人的土地廟，她竟直奔進去，這地方竟也是她早已看好了的。

精明的人不安排好退路，是絕不會做賊的。

銀花娘這才鬆了口氣，媚笑道：「你總算還有些良心，肯幫我逃出來，也不枉我姐妹疼你了……」

她說著話，已晃起火摺子，點亮了神案上的一盞油燈。說到這裏，燈亮了，她也忽然怔在那邊。

燈光下，唐的臉竟是花花綠綠，簡直像是個活鬼，仔細一瞧，才看出他臉上原來戴著個奇醜無比的人皮面具。

銀花娘「噗哧」一笑，道：「你要戴面具，也該戴個好看的，怎地戴上這樣的鬼東西，我還當我那風流俊俏的小姐夫，被人毀了容哩，可真駭了我一跳。」

唐嘆道：「家父就怕我出來見人，所以給我戴上這面具。」

銀花娘吐了吐舌頭，嬌笑道：「你家老頭看得你可真緊，但是現在，你總可以把這個鬼東西拿下來了吧。」

唐苦笑道：「這面具是用家父特製的膠液膠上去的，不到時候若想將面具揭下，就要連我的臉皮一齊揭下來了。」

銀花娘聞言之後怔了怔，失笑道：「這一著倒真兇，戴著這活鬼似的面具，的確誰也不能見了，但是我……」

她媚笑著道：「我總是記得你長得是什麼模樣的，隨便你戴上什麼，都沒關係。」

唐道：「你真記得如此清楚。」

銀花娘垂下了頭，輕輕道：「大姐雖然一直將你藏著，我雖只和你見過一次面，說了不到三句話，但是我……我卻永遠也不會忘記。」

唐默然半晌，長長吐出口氣，道：「你大姐可好麼？」

銀花娘霍然抬起頭，眼圈竟已紅了，顫聲道：「我千辛萬苦，拼著命把你從那死囚牢似的地方救出來，你……你連謝都沒有謝我半句，就急著問我大姐。」

唐柔聲道：「我真該謝謝你的，你能找到我，真算不容易。」

銀花娘垂頭弄著衣袂，咬著嘴唇，道：「你知道不容易就好。」

唐道：「但我卻再也猜不到你用的是什麼法子？」

銀花娘展顏一笑，道：「你可認得金燕子？」

唐道：「我……我好像聽過這名字。」

銀花娘撇嘴道：「你用不著瞞我，我不會吃醋的，他是你嫂子和二姐的結拜姐妹，你怎會不認得她？」

唐賠笑道：「的確是認得的。」

銀花娘道：「我早就聽過她和唐家的關係，為了找你，所以我也和她結拜成姐妹。」

唐失聲道：「你……你也和她結拜成姐妹了？」

銀花娘笑道：「你用不著吃驚，她自然再也不會猜到我真的是誰，她只知道我是個孤苦伶仃，很想交朋友的女孩子。」

唐嘆道：「她的確很容易上人當的。」

銀花娘道：「你莫看她很容易上當，我叫她帶我來唐家莊，還真不容易哩。」

唐道：「哦！」

銀花娘道：「她本還未見得肯帶我來，幸好我剛得了幾箱珠寶，我就故意說，要將珠寶寄託在可靠的地方，她果然就想到了唐家莊。」

唐道：「你現在居然捨得將那些珠寶寄在唐家莊？」

銀花娘「噗哧」一笑，道：「我為什麼要將好東西留給別人享受？在路上，我已經把箱子裏的珠寶換下來十分之九了。除了面上有幾件真的，是我準備送給你姐妹們的，其餘就全不值半文了。至於那些真的珠寶……」

她眼波瞟著唐，媚笑道：「你無論在什麼地方花，無論怎麼樣花，一輩子都花不完的。」

唐道：「但唐琳又怎肯將你帶到那洞裏去？」

銀花娘笑道：「你這妹子春情發動，前幾天只見過一個男人一面，就想他想瘋了，我說可以替他找到那男人，她什麼都肯為我做。」

唐默然半晌，才嘆了口氣，道：「看來你為我倒的確花了不少功夫，你大姐知道，一定會很感激你。」

銀花娘面上笑容忽然不見，眼圈也又紅了，顫聲道：「又是我大姐，你……你只知道我大姐，但你可知道，我這麼樣辛辛苦苦來找你時，她在幹什麼？」

唐道：「我怎會知道。」

銀花娘道：「她……她……」

她話未說出，眼淚已一連串落了下來。

唐道：「她……她難道出了什麼事？」

銀花娘掩面道：「她連什麼事都沒有出。」

唐道：「既然無事你為何流淚？」

銀花娘跺腳道：「呆子，你可知道我不是為她哭，我是為你。」

唐道：「為我？為什麼？」

銀花娘道：「我……我實在很可憐你，我實在忍不住要為你傷心。」

唐道：「為我傷心？這又是為了什麼？」

銀花娘霍然抬起頭來，嘶聲道：「我老實告訴你吧，你在為她受苦時，她……她……她……」

唐道：「她怎樣？」

銀花娘掩面道：「她卻投入了另一個男人的懷抱了。」

唐像是呆住了，久久說不出話來。

銀花娘道：「我本來不該告訴你的，但我又實在不忍心騙你，我……我……我的心實在亂死了。」

她忽然撲入唐懷裏，放聲痛哭起來。

唐動也不動，一字字道：「那男人是誰？」

銀花娘痛哭道：「我不能說了……我已經很對不起我大姐。」

唐道：「你讓我早些知道反而好，否則……」

銀花娘仰起臉，哽咽著道：「好，我告訴你，那男人叫俞佩玉。」

唐失聲道：「俞佩玉？」

銀花娘道：「不錯，你認得他？」

唐緩緩道：「我連這名字都未聽說過。」

銀花娘道：「幸好你不認得他，否則你也會上他當的。」

唐道：「哦！」

銀花娘道：「這人又陰險，又毒辣，卻偏偏生著一張很討人喜歡的臉，又會向女人花言巧語，所以大姐，大姐……才會上他的當。」

唐又沉默了許久，才沉聲道：「你大姐既然已變心，你為何還要來找我？」

銀花娘將一個頭都埋入他懷裏，顫聲道：「你……你還不明白麼？」

唐緩緩道：「我不明白。」

銀花娘跺腳道：「你……你真是個呆子。」

唐長嘆道：「我本來就是個呆子，否則又怎會……」

銀花娘道：「我不准你說下去，我大姐雖然對不起你，但是我……」

她身子在唐懷裏扭動著，她以行動代替了言語。

唐的手終於緩緩抬起，摟住了她的腰。

銀花娘呻吟著道：「好人，你……你先把燈吹熄好麼？」

唐緩緩道：「莫要吹燈，只因我要好好看看你。」

銀花娘道：「嗯－－你壞死了。」

唐緩緩接著道：「我要看清楚你，世上怎會有你這麼惡毒無恥的女人……」

銀花娘簡直比忽然聽見天塌下來還要吃驚，失聲道：「你說什麼？」

她想掙脫唐的懷抱，卻已來不及了，唐的手，已沿著她背脊，一路點了她十餘處穴道。

銀花娘仰天倒在地上，驚呼道：「你這是幹什麼？」

唐冷冷道：「唐說話的聲音，你真的永遠也不會忘記麼？」

銀花娘陡然間全身都涼了，失聲道：「你……你難道竟不是……不是他……」

她從唐家的禁地，那從來嚴禁外人進去的石屋中將這人帶出來，她親眼瞧見那地方的警備那般森嚴。

她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人竟會不是唐，直到此刻為止，她簡直絲毫也沒有懷疑過。

這人若不是唐，又會是誰呢？他又怎會對唐和金花娘的事，知道得如此詳細。

銀花娘瞧著他，只覺一顆心不斷地在往下沉，顫聲又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這「唐」悠悠道：「你縱然是世上最狡猾的人，也永遠猜不出我是誰的。」

他終於緩緩掀下了那醜惡的面具，露出了他的臉來。

這實在是張不可思議的臉，這張臉無疑足以令天下大多男人都為之嫉妒，天下大多女人都為之動心。

任何人都很難從這張臉上找出一絲瑕疵來。

這張臉上，雖然有一條不算短的刀疤，但卻非但沒有令人覺得醜惡，反而更添加了他的男性魅力。

銀花娘瘋狂般失聲大呼了起來。

「俞佩玉，怎麼會是你？……怎麼會是你。」

她只覺自己的心，一下子就沉入了無底的黑暗深淵裏。

俞佩玉嘴裏帶著絲嘲弄的微笑，淡淡道：「想不到吧，這也怪你運氣不好，竟會在俞佩玉面前造俞佩玉的謠言，否則你無論在誰面前罵俞佩玉，那人只怕都會相信的。」

銀花娘卻似已駭呆了，全未去聽他在說什麼，只是失神地呆望著，嘴裏不住地喃喃道：「怎麼會是你……怎麼會是你……」

俞佩玉道：「你難道沒有聽唐琳說我去過唐家莊？」

銀花娘失聲道：「不錯，一定是你被人逼得走投無路，求唐無雙將你藏起來的……我以前為什麼會沒有想到這一點？」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你說的不錯，我實在已被人逼得走投無路，而且又受了傷，但唐無雙卻沒有因此而瞧不起我，竟不惜破例將我藏到那裏去。」

銀花娘此刻已漸漸恢復鎮定，冷笑道：「那老頭子的確對你不錯，連他的女兒都被他瞞得死死的，還以為你真的是唐，還怪你不跟她說話。」

俞佩玉微笑道：「只因她的確是不會忘記唐的聲音的。」

銀花娘道：「如此說來，唐本來真是藏在那石屋裏的了？」

俞佩玉道：「他不但本來是在那石屋裏，而且臉上也的確戴著這面具，是唐無雙自己帶我到那裏去的，將他的面具，戴在我臉上，又將他的衣裳和我交換，連那天在洞中當值的唐家子弟，也只不過瞧見唐無雙帶著個人進去轉了一圈，也沒有一個知道秘密的。」

銀花娘道：「真的唐被唐無雙帶走了麼？」

俞佩玉道：「嗯。」

銀花娘道：「帶到哪裏去了？」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也不知道……就算我知道，就算我告訴了你，你只怕也永遠不能去找他了。」

銀花娘慘然變色道：「你……你想將我怎樣？」

俞佩玉俯首瞧著她，沒有說話。

銀花娘道：「我傷了你的臉，我知道你一定很恨我……」

她不等旁人說話，又嘶聲大呼道：「但我只不過傷了你一刀而已，別人卻一刀又一刀地砍你，一次又一次地逼你，你為什麼不恨她，只恨我。」

她說的別人，自然就是林黛羽。

俞佩玉黯然長嘆一聲，闔起了眼簾。

銀花娘瞧見他這神色，眼睛裏又有了光，大聲接道：「何況我傷害了你，就算我罵了你，那也不過是因為我愛你，愛極才會恨極，你……你難道從來沒有想到過麼？」

俞佩玉終於緩緩道：「你放心，我絕不會殺你。」

他赧然一笑，接著道：「你說的不錯，傷害過我的人，罵過我的人，的確太多了，我為什麼只恨你一個？為什麼只向你一個人報復？」

銀花娘眼睛更亮，道：「你不恨我？」

俞佩玉道：「我不恨你，我也不準備傷你分毫。」

他霍然張開眼睛，緩緩接著道：「我只不過準備將你送回唐家莊而已。」

銀花娘顏色又為之慘變，嘶聲道：「你……你既然不恨我，為何還要這樣對我，你自然知道我若回到唐家莊，還不是死路一條。」

俞佩玉嘆道：「我已經說過，你騙我、罵我，甚至殺了我都沒關係，我都不會放在心上，但我卻不能看你再去騙別的人，害別的人。」

銀花娘這才真的急了，嘶聲道：「你這畜生，你才是騙子，你嘴裏滿口仁義道德，心裏卻比誰都陰險，你一心要殺我，卻叫別人來動手。」

她大叫道：「姓俞的，你若是個好樣的，你若有種，就自己動手殺了我，我也佩服你，你若將我送回唐家莊，你就是畜生，豬狗不如的畜生。」

俞佩玉靜靜望著她，既不動氣，也不說話，銀花娘遇見這樣的男人，才真的一點法子也沒有了。

她竟真的急哭了起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你以前若能將別人看重些，莫要將別人都看成呆子，又怎會有今日……」

突聽一陣馬蹄聲傳過來。

靜夜空山，這蹄聲聽來分外刺耳。

蹄聲還未到近前，俞佩玉已熄滅了桌上的燈火，點了銀花娘的啞穴，也已將這小廟裏的情況都瞧得清清楚楚。

他絕不是因為膽子比別人小，只不過他久經憂患，吃過的苦頭也太多，做事自然要比別人更加分外小心。

蹄聲很急，至少有三騎並馳而來，如此深夜，這些人為什麼著急趕路？而且趕到這麼偏僻的地方來。

俞佩玉本已有些懷疑，再聽到蹄聲竟似直奔這小廟而來的，他再不猶豫，抱起銀花娘，掠上了橫樑。

若是換了別人，要躲最多也不過會躲到神龕裏，或是躲到桌子下面去，但俞佩玉卻發現這小廟雖然荒僻，但神龕裏、神案下，卻都是乾乾淨淨的，沒有什麼積塵，這種小事別人也絕不會發現，就算發現了，也不會放在心上，但俞佩玉經歷過的兇險苦難卻比別人至少多十倍。

他的反應也至少比別人快了十倍。

奔馬竟果然在這小廟外驟然停下。

只聽一人沉聲道：「是這裏麼？」

另一人道：「就是這裏，兩位請隨我來。」

黑暗中，俞佩玉瞧見三個人前後走了進來，也瞧不清他們的模樣，只覺得當先一個頎長的人影，竟似對這地方熟悉得很。

他正覺得奇怪，這人已燃起了桌上的油燈，燈光起，俞佩玉看清這三人的臉，驚訝得幾乎從樑上跌下來。

※※※

那頎長的人影，是個錦衣華服的少年，腰下斜佩著隻五色斑斕的皮囊，竟是唐家的獨門標誌。

後面跟著的兩個人，一人錦衣高冠，腰繫一柄滿綴碧玉的長劍，頭髮雖已花白，卻仍風神俊朗，全無老態。

另一人面容嚴肅，步履沉重，氣概亦自不凡－－這兩人赫然竟是「菱花神劍」林瘦鵑與太湖金龍王。

太湖王和林瘦鵑竟會和唐家的子弟並馳而來，而且不到唐家莊去，卻來到這種荒僻的地方。

他們這又是在想幹什麼？

俞佩玉既驚訝，又奇怪，更難受。

令他難受的是，這林瘦鵑和太湖王，無論神情面貌，實在都和真的完全一樣，這秘謀看來實在難以揭破。

只見太湖王目光閃電般一轉，捋鬚微笑道：「無雙老人怎地會將我等約到如此荒僻簡陋的地方來相見？若不是唐公子親來，我等倒當真難免要懷疑無雙老人的誠意了。」

錦衣少年賠笑道：「家父為了要避人耳目，自然不能不分外小心，除了晚輩外，連本門弟子都絕不知道此事，兩位前輩的意思，不是也說知道的人越少越好麼。」

太湖王哈哈笑道：「不錯，這本是你我私下的交易。」

俞佩玉更吃驚了。

這少年看來竟是唐無雙的長子唐，林瘦鵑和太湖王竟是唐無雙約來的，他們究竟要做什麼樣的交易？

這交易為何要如此秘密？

過了半晌，又聽太湖王道：「令尊約的時候，是否就在今夜？」

唐笑道：「如此大事，晚輩怎會記錯。」

林瘦鵑忽然道：「但是，據聞那廝不但武功甚高，而且極為狡猾，不知令尊是真的有把握將他捉到麼？」

唐微笑道：「那廝縱然狡猾，但對家父卻絕無提防之心，而且家父已將他誘至本地警戒最為森嚴之地，他就算沒有受傷，也休想能逃得出。」

林瘦鵑微微一笑道：「薑是老的辣，無雙老人的手段，我等早已佩服得很。」

太湖王沉聲道：「但公子卻要知道，盟主對那廝，也並非有什麼惡意，他只不過怕那廝假借他去世公子的名聲，在外為非作歹，所以不得不將他找去……」

唐賠笑道：「這個晚輩自然是懂得。」

太湖王也笑了笑，道：「令尊為盟主辦好了此事，盟主自然不會忘了他的好處，但盟主此刻身繫天下武林安危，一舉一動，俱難免要被天下人注目，他生怕會有不肖之徒，乘此閒言閒語，所以才要將此事守密。」

唐道：「前輩只管放心，此事晚輩絕不會吐露一字。」

俞佩玉聽到這裏，手足俱已冰冷。

林瘦鵑等人嘴裏的「那廝」，無疑就是他。

那冒充放鶴老人的惡魔，竟仍不肯放過他。

那不惜破例收容他的唐無雙，竟也是個人面獸心的惡徒，竟要將他穩住在唐家莊，暗中卻將他出賣了。

若非銀花娘誤打誤撞，將他救了出來，此刻他只怕就難免落入這群惡魔的手中，萬劫不復。

想到這裏，俞佩玉額上冷汗不禁涔涔而落。

只聽唐又道：「此事辦成之後，但望前輩也莫要忘記所允之事。」

林瘦鵑正色道：「盟主一言九鼎，怎會食言背信。」

太湖王微笑道：「只要令尊言而有信，我等負責將『瓊花三娘子』除了，盟主主盟天下號令八方，難道會連區區一個天蠶邪教都對付不了麼？」

唐賠笑道：「盟主若肯為家父除去這心腹之患，此後盟主無論有何差遣，本門上下數百子弟，萬死不辭。」

唐無雙原來竟是畏懼「瓊花三娘子」的糾纏，為了要除去這心頭大患，才將俞佩玉出賣的。

這就是他們的交易。

俞佩玉聽在耳裏，當真是欲哭無淚，他再也想不到這堂堂的一派宗主，在多年養尊處優的生活中，竟會變得如此膽小，如此卑鄙。

突聽「格」的一聲輕響，神龕裏的土地像竟轉了半個身，接著，唐無雙竟從神案下走了出來。

這神案下原來竟有條地道，這土地像原來就是秘道的樞紐－－俞佩玉若非分外謹慎，此刻行藏就敗露了。

燈光下，只見唐無雙神情敗壞，面如死灰，勉強抱拳笑道：「兩位果然是信人，老朽來遲，恕罪恕罪。」

太湖王目光閃動，也抱拳笑道：「好說好說……唐大俠想必已將俞佩玉帶出來了吧。」

唐無雙乾咳道：「此事本來絕無問題的，誰知……誰知……咳，咳咳。」

太湖王立刻沉下了臉來，道：「事情莫非有變？」

唐無雙長嘆了一聲，苦笑道：「事情確已有變，俞佩玉他……他已逃走了。」

太湖王變色道：「你說什麼？」

唐無雙嘆道：「此事發生不測，老朽委實慚愧得很，抱歉得很。」

太湖王怒道：「發生不測？哼，你莫非有意戲弄我們？」

唐無雙賠笑道：「天地為憑，老朽所說，俱是實言……」

林瘦鵑冷冷道：「就算你說的不假，堂堂的唐家莊，難道竟是容人來去自如之地麼？」

唐無雙嘆道：「兩位有所不知，老朽為了要安那俞佩玉的心，所以引他入洞時，竟一時疏忽，將出入無禁的權杖也交給了他。」

太湖王怒道：「疏忽？我看你簡直是另有詭謀。」

唐無雙賠笑道：「老朽絕無此意。」

林瘦鵑冷笑道：「你若不是另有詭謀，就是老糊塗了……」

唐面上早已變了顏色，此刻忽然一拍桌子，怒喝道：「兩位自以為是什麼人，竟敢對家父如此說話。」

越老越怕死的唐無雙，雖已江河日下，再無昔年雄風，但他這血氣方剛的兒子，盛氣卻仍凌人。

這一聲怒喝，倒令林瘦鵑、太湖王都吃了一驚。

唐厲聲接道：「兩位最好莫要忘了，這裏是什麼地方，只要姓唐的一聲令下，兩位若想全身而退只怕還不太容易。』

太湖王忽然大笑起來，笑道：「公子何苦動氣？我等也不過只惋惜此事不成而已，縱然言語間稍有不周之處，又怎敢故意對唐大俠無禮。」

他語氣軟了，唐無雙胸膛卻挺了起來，捋鬚微笑道：「此事雖不成，但縱是盟主親自到此，也不致會怪罪老夫的。」

太湖王目光閃動，詭笑道：「是麼？」

忽然間，只聽一陣腳步「沙沙」之聲響起，八個頭戴范陽笠，緊身勁裝的黑衣大漢，手按刀柄，急步而入。

唐無雙變色道：「這……這是怎麼回事？」

話未說完，已有一個面容清臒的青衣老人，負著雙手，緩緩走了進來，竟赫然正是當今天下武林的盟主，除了俞佩玉外，誰也不會懷疑的俞放鶴。

俞佩玉手心沁出了冷汗。

唐無雙頰上也現出了冷汗，抱拳強笑道：「不知盟主大駕也光臨此間，老朽有失遠迎，但望盟主恕罪。」

俞放鶴淡淡道：「無雙兄說得太客氣了。」

他上下瞧了猶有怒容的唐一眼，又道：「這位就是令郎？」

唐無雙賠笑道：「不錯，這正是犬子唐。」

俞放鶴頷首微笑道：「很好很好，果然是少年英俊，不愧為名父之子……但不知貴庚已有多大了？」

唐躬身道：「晚輩今年已虛度二十六歲。」

俞放鶴悠然道：「脾氣這麼大的人，能活到二十六歲，倒也不容易。」

唐怔了怔，面上已變了顏色。

俞放鶴緩緩道：「少年人見了尊長前輩，禮數縱然欠周，也就罷了，但若拍起桌子來，豈非太過分了些。」

唐忍不住抗聲道：「但弟子也並非無理取鬧。」

俞放鶴微笑道：「唐公子難道還不服老夫的話？方才難道還是俞某人在無理取鬧？」

唐還未說話，唐無雙已叱住了他，賠笑道：「犬子無禮之處，老朽代他向俞兄賠罪就是。」

俞放鶴沉下了臉，道：「老夫是在向令郎問話，無雙兄還是莫要多嘴的好。」

唐無雙竟真的不敢說話了。

唐深深呼了口氣，沉聲道：「晚輩雖不才，也曾讀得有幾本聖賢之書，怎敢目無尊長，但別人若有辱及家父之處，晚輩也萬萬不能坐視。」

俞放鶴道：「不能坐視，又將如何？」

唐忍不住大聲道：「誰若辱及家父，晚輩就算拼命，也要和他拼一拼的。」

俞放鶴微笑道：「哦？真的麼？端的有志氣……」

話未說完，忽然反手一掌，向唐無雙摑了過去。

唐無雙也不知是懾於他盟主之威，抑或是真的避不開他迅急的掌勢，竟被他著著實實摑在臉上。

俞放鶴卻已轉臉瞧唐，微笑道：「怎樣？」

唐面上陣青陣白，雖已緊握起雙拳，但一雙手還是在不停地發抖，唐無雙手捂著臉，嘶聲喝道：「你這不孝的畜生，難道還敢對盟主無禮麼？」

俞放鶴淡淡笑道：「他自然不敢的。」

忽然反手又是一掌，摑在唐無雙臉上。

唐熱淚已忍不住奪眶而出，放聲悲嘶，大呼道：「爹爹，孩兒不孝，已……已不能……」

悲憤的呼聲中，他整個人都向俞放鶴撲了過去。

唐無雙大驚呼道：「瑀兒，快住手。」

但這時他喝止已來不及了，唐已一拳打在俞放鶴肩頭上，只聽「喀嚓」一聲，他手腕已被震斷，身子也被震得飛了出去。

俞放鶴卻仍背負著雙手，悠然笑道：「無雙兄，令郎的膽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唐無雙早已翻身拜倒，面上更是老淚縱橫，顫聲道：「犬子無知，盟主你……你饒了他這一次吧。」

俞放鶴嘆了口氣，道：「老夫自然不會和他一般見識，只不過……你也是黃池會中的人，你難道不知道毆辱盟主犯的是什麼罪麼？」

唐無雙道：「只求盟主饒他一命，老朽自己砍斷他的雙手，向盟主謝罪。」

俞放鶴且不答話，卻向太湖王道：「如何？」

太湖王厲聲道：「黃池之會所訂下的法規，天下俱都注目，若是為此破了例，天下英豪還有誰會將盟主看在眼裏？還有誰會將黃池之會看在眼裏？」

俞放鶴這才轉向唐無雙，悠悠道：「你看如何？法令所在，縱是老夫也無能為力的。」

這時太湖王已將唐架了出去，接著外面就傳來一聲慘呼，唐無雙搖晃著站起，又仆地跌倒。

俞佩玉在樑上瞧著這一幕慘劇，也已不覺熱淚盈眶，若不是他還要留下這條命來做更大的事，他現在已跳下去拼了。

只見俞放鶴凝注著唐無雙，良久良久，忽然又道：「傷子之痛，無雙兄想必難免要有復仇之意，是麼？」

唐無雙胸膛起伏，竟垂首道：「這是犬子自取滅亡，老朽怎敢怪罪別人。」

俞放鶴展顏一笑，道：「很好，無雙兄，究竟不愧為通達明理的人。」

唐無雙頭垂得更低，低得連俞佩玉都為他覺得恥辱。

卻聽俞放鶴又道：「老夫不遠千里而來，無雙兄可知道是為了什麼？」

唐無雙囁嚅著道：「自然是為了那俞佩玉。」

俞放鶴一笑道：「這就錯了。」

唐無雙愕然道：「錯了？」

俞放鶴嘆道：「老夫要找那俞佩玉，為的本是要查明他的來歷，老夫唯恐他就是老夫那不肖孽子，但是，老夫如今已查明他的確是另外一個人，所以，此人今後的去向如何、他是死是活，老夫都已不在意了。」

這件事本是個秘密，他此刻居然說了出來，俞佩玉聽了，固然要為之動容，唐無雙聽了，也是又驚又疑，吃吃道：「既是如此，盟主大駕又是為何而來的呢？」

俞放鶴道：「老夫此來，為的是要為你引見幾位朋友。」

唐無雙更覺奇怪，眨著眼道：「朋友？不知是哪一位？」

俞放鶴笑道：「說來也奇怪，無雙兄對此人必定熟悉得很，而且也不知見過多少次面了，但此人卻始終未曾見過無雙兄。」

唐無雙睜開了眼睛，已不覺怔在那裏，他竟然想不出此人會是誰，更猜不出俞放鶴為何要引見給他。

他只覺得太湖王、林瘦鵑的面上，忽然都露出了十分詭秘的笑容，他只覺得一股寒意從腳心直透上來。

俞佩玉心裏也在奇怪：「俞放鶴為何要如此隆重其事地帶這人來和唐無雙相見？而且在事先還要借題先殺了唐無雙的兒子。」

這人難道是唐見不得的麼？

這人究竟是誰？又怎會如此詭秘？

這件事裏究竟藏著什麼陰謀？

俞佩玉只覺手腳有些發冷，連頭上都冒出了冷汗。

※※※

這時俞放鶴竟又揮了揮手，兩旁肅立的黑衣大漢，一個個都垂手走了出去，門外黑暗中便閃入一個人來。

這人頭戴著氈笠，身穿著青袍，俞佩玉從上面偷偷往下瞧，根本就看不到這人的面目。

但唐無雙卻顯然瞧見這人的臉了。

俞佩玉忽然發覺，唐無雙瞧見了這個人之後，就好像忽然瞧見了鬼似的，滿面俱是驚怖欲絕之色，整個身子都起了痙攣－－俞佩玉也不禁有了驚駭，這人的臉上究竟有什麼古怪，竟能令唐無雙如此懼怕？

俞放鶴卻微笑道：「無雙兄，老夫說的是否不錯，你是否已見過他許多次了？」

唐無雙嗄聲道：「我……我……他……他……」

這老人連喉嚨都似被塞住，竟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俞放鶴道：「他久已想見無雙兄了，只不過時機未到，我也不願無雙兄與他相見……無雙兄可知道是為了什麼？」

唐無雙道：「不……不知道。」

俞放鶴微笑道：「只因老夫還不願無雙兄你死得太早。」

唐無雙滿頭大汗，隨擦隨出，嘶聲道：「此話怎講？」

俞放鶴淡淡笑道：「只因你們兩位相見之日，便是無雙兄你的死期到了。」

唐無雙張大了一雙眼睛，瞪著這詭秘的人，一粒粒汗珠，都流入了他的眼睛，他卻連眼瞼也不眨一眨。

俞放鶴道：「你可是還想瞧得清楚些麼……好。」

他忽然將那人頭上的氈笠揭了下來－－這人竟也是「唐無雙」，他的面貌，他的眉、眼、口、鼻，竟活脫脫是和唐無雙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俞佩玉這才瞧見了，緊張得幾乎全身都發起抖來。

他終於親眼瞧見了這些惡魔的秘密。

只聽俞放鶴笑道：「無雙兄現在可瞧清了麼？你看這是否一件傑作，空前未有的藝術傑作，古往今來的大師們，縱然能畫裏傳真，筆下生花，卻也不過全是死的，但我們的傑作，卻非但有血有肉，而且還有生命。」

唐無雙卻已像是個沒有生命的木頭人，動也不動。

俞放鶴道：「我們窮多年的心血，再加上無數人暗中對你觀摹描繪，才造出第二個『唐無雙』來，無雙兄你真該覺得驕傲才是。」

唐無雙道：「但這……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俞放鶴大笑道：「無雙兄直到現在還不懂麼？」

唐無雙舔了舔發乾的嘴唇，道：「我實在不懂。」

俞放鶴頓住了笑聲，一字字道：「第一個唐無雙已活得夠了，現在他已可好好安息，第二個唐無雙現在就要代替他活下去。」

唐無雙忽然瘋狂般大笑起來。

俞放鶴冷冷瞧了他半晌，緩緩道：「無雙兄此刻還能笑得出，倒也是怪事一件。」

唐無雙狂笑道：「我為何笑不出，我實在覺得好笑極了，你們造出了這麼樣一個傀儡，就想來代替我唐無雙麼？」

俞放鶴冷冷道：「我們已成功許多次了。」

唐無雙道：「我現在已相信了那俞佩玉的話，我自然知道你們已成功許多次了，但我唐無雙卻和你俞放鶴不同，更和謝天璧、王雨樓、西門無骨這些人不同。」

俞放鶴目光閃動，道：「有何不同？」

唐無雙道：「這些人縱非孤家寡人一個，但和他們親近的人也不多，你們可以毀了俞佩玉，逼走林黛羽，但你們能將唐家子弟全都殺盡殺絕麼？你們雖殺了唐，但我還有無數子弟，總有一天會揭破這秘密的。」

俞放鶴聲色不動，淡淡道：「是麼？」

唐無雙道：「你們縱能將這人造得和我一模一樣，甚至連說話神氣都一樣，但你們可知道我兒女子弟們的小名是什麼？你們可知道他們的生日是在哪一天？你們可知道他們有些什麼奇怪的脾氣？」

他大笑著接道：「一個像唐家這麼大的家族，總有許多事是外人永不知道的，要想做這大家族的家長，又豈如你們想像中那麼容易。」

俞放鶴默然半晌，緩緩地道：「你說得誠然不錯，有些事我們的確還不知道，但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

唐無雙冷笑道：「我看這倒未必。」

俞放鶴淡淡一笑，道：「但我卻很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會將所有的秘密都告訴我們。」

唐無雙大喝道：「誰也休想逼我說出一個字。」

俞放鶴微笑道：「別人也許不能，但我們卻有一些很奇怪的法子，無雙兄你不妨試試……」

忽聽外面一聲輕哨，太湖王趕出去，又急地掠回，沉聲道：「遠哨傳警，似有人來。」

俞放鶴道：「退！所有明卡暗哨，一齊撤離山區外。」

太湖王瞧了唐無雙一眼，道：「這人呢？」

俞放鶴道：「蒙起他的頭，帶走他。」

唐無雙忽然一躍而起，雙手飛揚，只聽「嗤，嗤」之音不絕於耳，剎那間便有數十件暗器射了出來。

俞放鶴輕叱道：「大家都莫動，看我的。」

叱聲中，他已將方才揭下的氈笠凌空劃了個圓弧，他身形展動，這圓弧如長虹跨過了整個廟宇。

飛舞滿天的暗器，竟都有如燈蛾撲火般，一齊投入了他手中的氈笠，但唐無雙卻又狂吼著撲了過來。

唐家毒藥暗器妙絕天下，拳掌卻也不弱，這老人蒼白的鬚髮飛舞，雙拳已如狂風暴雨般擊出。

俞放鶴身形展動，叱道：「你竟敢動手？」

唐無雙咬牙獰笑道：「我動手又怎樣？你難道敢殺我？你還要留著我問話哩。」

剎那間他已擊出二十幾拳，每一拳，每一著，竟都是不惜和對方同歸於盡的拼命打法。

這種打法實在最令人頭痛，無論武功多高的人，遇見這種不要命的打法，都難免會躲避其鋒。

唐無雙只想拖些時間－－只要俞放鶴不敢和他硬拼，他就可拖一陣子，他只想等到有人來，他就有救了。

俞放鶴果然連避了他二十多拳，都未還手，林瘦鵑、太湖王居然也未來相助，甚至連瞧都沒有瞧一眼。

他們竟像是已算準唐無雙不堪一擊。

俞佩玉在樑上瞧得心動神馳，他一心想瞧瞧這「俞放鶴」的武功，誰知這「俞放鶴」使的竟真的是正宗「先天無極」的身法，輕妙流動，渾然無極，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紫霄流雲，全不帶半分煙火氣。

普天之下，除了放鶴老人，誰還能施展出這樣的身法？俞佩玉滿頭冷汗，不禁涔涔而落。

忽聽俞放鶴微笑道：「無雙兄，你困獸之鬥，終是無用的，去吧。」

一聲輕叱出口，他手掌已急拍而出。

這一掌看來無論如何已穿不透唐無雙嚴密威猛的拳勢，誰知卻偏偏令人無法置信的穿透了過去。

一掌擊出後，唐無雙竟應手而倒。

俞放鶴再也不瞧一眼，一掌拍出，便已轉身，叱道：「帶他走，隨我退。」

再一眨眼間，小廟中燈火已熄，人也走了個乾淨，只留下俞佩玉怔在黑暗裏，已不覺汗透重衣。

從太湖王和林瘦鵑走進來開始，到他們走出去為止，這段時間雖不太長，在俞佩玉看來，卻宛如過了一年。

這段時間裏俞佩玉當真是生死呼吸，危如懸卵，只要有一個人發現他在樑上，他就完了。

若是換了別人，處在他這種情況下，也不知會駭成什麼樣子，只要他身子稍微抖一抖，呼吸稍微重了些，只要他將這橫樑上的積塵，不慎震下去一粒，他就永遠也休想活著走出這間廟宇。

幸好俞佩玉從小練的就是沉心靜氣的功夫，縱在烈日下，寒冰中坐上幾個時候，他也能忍住不會指尖動一動。

幸好銀花娘全身都已被他點了穴道，所以他才能在這武林高手環伺之地，一直藏到現在，卻未被發現。

現在，他驟然自極度緊張中鬆弛下來，只想隨便找個什麼地方躺下來，好生休息一段時候。

但他卻也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萬萬不能錯過！

只要他能在暗中綴住這批人，查出他們要將這真假兩個唐無雙藏在什麼地方，他就有希望能揭破他們的險謀。

要跟著這許多一等一的武林高手，也實在無異拿自己的性命作賭注，他贏的機會雖不大，這個險卻是值得冒的。

而且這機會稍縱即逝，他實在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

銀花娘的眼睛始終瞪得大大的，凝注著他，她氣脈血液雖都已被禁錮，連舌頭都不能動，但耳朵卻還是能聽的。

俞佩玉來不及細想，附在她耳旁沉聲道：「我本想將你送回唐家莊的，但現在……唉，現在你我的恩怨從此一筆勾銷，我點你的穴道不久便會消失，你便又可恢復自由，但望你從此莫要再來找我，我也絕不會去找你。」

他匆匆說了幾句話，便待躍下橫樑。

誰知就在這時，門外腳步聲響，又有燈光閃入，那太湖金龍王竟又帶著兩條黑衣大漢走了進來。

# 第一五章 堅逾金石

俞佩玉見太湖金龍王帶著兩個黑衣人走了回來，又是驚訝，又是著急。

俞放鶴明明已帶著人走了？這太湖王為何要留下來？

只聽太湖王沉聲道：「將這土地像和神案都恢復原位，再將地上掃一掃，切莫讓任何足跡留下來，必須令唐門子弟猜不出唐無雙是從哪裏走的，到哪裏去了。」

這些人行事果然周密仔細，滴水不漏。

俞佩玉卻快急瘋了，他現在當然可以跳下去，將這三人殺了，以他的武功，這三人自然不是他的敵手。

但他卻生怕因此而驚動了尚未走遠的俞放鶴－－等到這三人辦完事出去，俞放鶴必已走遠，他再追又來不及了。

這兩條大漢做事卻偏偏不慌不忙，十分仔細。

俞佩玉空白著急，卻想不出法子。

他只希望這三人也會從後面趕上俞放鶴，那麼他要綴住這三個人，反而要比綴住俞放鶴容易得多。

這已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他更不能向這三人下手。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嗤，嗤，嗤」，三聲輕微而尖銳的暗器破空聲，從門外急射而來。

兩條黑衣大漢竟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太湖王反應自然快得多，身手也敏捷得多，凌空一個翻身，似乎已將暗器閃過，厲喝道：「是什麼人敢大膽暗算盟主座下武士，活得不耐煩了麼？」

喝聲中，他金龍鞭已赫然在手，揮成一片金光，奪門衝出，門外黑暗中卻似傳入了一聲森冷詭秘的輕笑。

俞佩玉更吃驚，更著急，他猜不出是誰會向他們驟下毒手暗算？是為了什麼？以這人出手之陰險，暗器之歹毒，也不會是什麼好人。

這難道是唐家的子弟趕來了？他們來的縱然很巧，但卻將俞佩玉最後一縷希望都破滅了。

※※※

神案上的油燈，方才已又被燃起。

閃動的燈光下，忽見太湖王又倒退著走了回來。

他掌中的金龍軟鞭已軟軟地垂下，滿面驚懼之色，滿頭大汗如雨，但卻看不出受了絲毫損傷。

他一雙眼睛更充滿了恐懼，連眼珠子都幾乎凸了出來－－他為什麼會如此恐懼？他究竟瞧見了什麼？

只聽門外一個低沉、柔和、優美，但卻帶著種令人全身發冷的邪異之氣的語聲緩緩道：「朋友是什麼人？來自何處？」

這語聲一起，俞佩玉就覺得全身不舒服，就好像聽見響尾蛇的尾巴在響，就好像聽見狼在磨牙齒。

他不懂一個人的語聲怎會如此柔和優美，又如此邪異可怖，他實在想瞧瞧這語聲是個什麼樣的人發出來的。

門外黑暗中，的確有條朦朧的人影。

但門外的夜色實在太濃，門裏的燈光又實在太淡，他只能瞧見一雙眼睛，卻瞧不見這人的容貌身材。

這是雙黝黑而深沉唧艮睛，黝黑深沉得一如那無邊的夜色，但他眼睛裏發出來的光，卻是一種空虛的、淒迷的，不可捉摸的慘碧色，淺時如春日遠山之巔的一抹新綠，深時如古墓石棺後的陰濕蘚苔。

這雙眼睛雖非望向俞佩玉，俞佩玉竟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

只聽太湖王顫聲道：「我姓王，王金龍，來自太湖。」

那優美而邪異的語聲道：「原來是太湖王？你為什麼到這裏來？」

太湖王道：「我是隨武林盟主來的。」

那詭秘的語聲道：「武林盟主？是俞放鶴麼？」

太湖王道：「正是。」

那語聲道：「他到這裏來是為了什麼？」

太湖王道：「本與唐無雙有約，來此相見。」

那語聲問一句，他竟然就老老實實地回答一句，他的內心神智，竟像是都已完全懾伏在那雙眼睛妖異的光芒下。

俞佩玉瞧得掌心又不覺沁出了冷汗。

那語聲微一沉吟，又問道：「俞放鶴與唐無雙相見，為什麼要約在這裏？他們商量的，難道是什麼見不得人的秘密麼？」

太湖王道：「這其中的確有個秘密？是因為盟主……」

俞佩玉眼見他便要將這秘密說出來，更是既驚且喜，誰知太湖王說到這裏，身子忽然一陣顫抖，竟閉住了嘴。

門外的眼睛光芒更亮，厲聲道：「是什麼秘密？你為何不說？」

太湖王緊閉著嘴，滿頭冷汗，如雨點般落下。

那語聲又變得出奇的柔和，緩緩道：「你只管說吧，沒關係的，你說出來之後，絕沒有人會傷害你。」

太湖王身子顫抖得更厲害，滿面俱是痛苦之色，內心顯然在痛苦地掙扎著，終於顫聲道：「我不能說，絕不能說。」

那語聲道：「你為何不能說？你莫忘了，現在你的內心、生命和靈魂，都已是屬於我的了，你怎敢違抗我。」

太湖王忽然瘋狂般大呼起來，嘶聲呼道：「我的一切都是屬於盟主的，我不能背叛他，否則我只有死……只有死……」

忽然反手一鞭，向自己頭上抽了下去。

門外的人似也大覺意外，失聲驚呼了一聲。

太湖王卻已倒臥在血泊中了。

※※※

俞佩玉早已瞧得冷汗涔涔，這件事的發生與變化，實在令人不可思議，他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時門外暗中，已走進一個人來。

他腳步輕而緩慢，無聲無息，就宛如幽靈。

燈光下，只見他穿著身普通農家的褐布衣服，手裏提著個破舊的竹笠，身子瘦削而頎長，面容英俊而清臒。

他看來似乎已有三十，有時卻又似已五十多了，一走進屋子，目中那妖異的碧光，立刻消逝不見，看來絲毫沒有什麼引人注目之處，但那一雙長而瘦削的手，卻是纖美有致，光潤如玉。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那麼樣一雙眼睛，竟會生在這麼樣一個平凡的人身上，更想不到這眼睛的變化竟有如此快，他約略只覺得這人，就像隻蜥蜴隨時改變自己身子的顏色來愚弄別人，來保護自己。忽聽一個少女的聲音，輕輕嘆了一口氣喃喃道：「死了，都死了。」

俞佩玉目光，全都被這奇異的人所吸引住，直到此刻，才發現這人身後還跟著個粗布衣裙的少女，這少女身材剛健而婀娜，頭上也低低戴著頂竹笠，似乎不願被人瞧見她的面貌，她又在逃避著什麼？

也不知為了什麼，俞佩玉竟覺得這少女的聲音、形態都似曾相識，卻想不起在哪裏見過她的，這褐衣人已四下踱了一圈，才回頭去瞧那少女，這時他清臒的臉上，竟忽然露出一絲無比動人的微笑，悠悠道：「你眼光很準確，他們的確都已死了。」

那少女咬著嘴唇，道：「他們並沒有惹著我們，你何苦將他們殺死？」

褐衣人微笑道：「你說得不錯，我實在不該殺死他們的。」

那少女道：「既然不該，你為何要殺？」

褐衣人也不回答她的話，只是含笑凝注著她，忽然嘆了口氣，道：「真美，你的眼睛在這燈光下，看來更美了，你只要瞧我一眼，我就可以為你死十次。」

他對這少女似乎千依百順，疼愛已極，說的話更句句都是恭維讚美，但無論誰都聽得出他簡直像是在哄孩子。

奇怪的是，這少女竟似絲毫也不覺得被哄被騙，竟被他幾句話說得臉也紅了，痴痴地呆了半晌，才嘆了口氣，幽幽道：「我只希望你莫要再殺人了，只要我們能逃過這一次，我們就找個地方隱居下來，安穩地過一輩子不好麼？」

褐衣人微笑道：「你說得對，我們要找個美麗的地方，有山有水，我天天陪著你，在山林裏撫琴，在清溪旁下棋，我就天天都可以聽到你比黃鶯更悅耳的笑聲。」

那少女心神俱已醉了，閉著眼仰起了頭，痴痴道：「只要能有這麼樣一天，我所做的那些事就都有補償了，只要能有這麼樣一天，我就算死了也甘心。」

俞佩玉終於瞧見她的臉了，她美麗而純潔的臉上，充滿了對未來幸福的憧憬，她眼睛裏流出了快樂的淚珠。

俞佩玉忽然想起了她是誰－－她竟然就是黃池大會的前夕，將俞佩玉接待入迎賓館的華山女弟子鍾靜。

這名門正宗的弟子，此刻怎會和如此奇異詭秘的人在一起？她為他做的「那些事」究竟是什麼事？

俞佩玉不禁又是驚訝，又是懷疑，又是惋惜。

褐衣人卻再也沒有望她一眼，只是俯首凝注著血泊中太湖金龍王的屍身，沉思著喃喃道：「這人心裏究竟藏著什麼秘密？竟連我的力量都無法令他說出來，那俞放鶴又有什麼魔力，竟能令人寧可死也不敢背叛他。」

他又背負著手，四下踱起步來，目光忽又變得比鷹隼更銳利，四下掃動著，忽然輕呼一聲，道：「你看，這裏竟有條秘道。」

他拍著土地像一轉，地道便露了出來。

鍾靜也失聲道：「不知道地道是通往哪裏的？」

褐衣人閉著眼想了想，展顏笑道：「這裏就是唐家莊的後山，是麼？」

鍾靜道：「呀，不錯，這地道一定是通向唐家莊的。」

褐衣人微笑道：「對了，你真是個又聰明、又伶俐的女孩子。」

鍾靜臉又紅了，低頭弄著衣角，半晌才輕輕道：「這地方既是別人的秘密，我們不如走吧。」

褐衣人道：「走？為什麼？我一生中最喜歡的，就是揭穿別人的秘密。」

他微笑著摸了摸鍾靜的臉，又道：「俞放鶴和唐無雙鬼鬼祟祟的，一定不會是幹什麼好事，我想從這地道裏溜進去瞧瞧，你乖乖地在這裏等著我好麼？」

鍾靜立刻拉住他的手，著急道：「你不能去。」

褐衣人目光忽然冷得像冰，冷冷道：「為什麼？你怕我一走就不回來了麼？」

鍾靜根本沒有注意他神色的變化，柔聲道：「我不是擔心別的，我只是擔心你，你的傷還沒有好，那唐無雙和俞放鶴又都是厲害角色……」

褐衣人眼裏的冰已溶解，微笑道：「你擔心他們傷了我？」

鍾靜眼圈都紅了，哽聲道：「你……你若有什麼變故，叫我怎麼辦呢？」

褐衣人大笑道：「你放心，就憑俞放鶴和唐無雙想傷我，還差得遠哩。」

他溫柔地撫著她頭髮，道：「你乖乖等在這裏，我很快就會回來，我答應你，絕不會有人傷著我一根毫毛。」他身形一閃，便沒入地道中。

鍾靜瞧著他頎長的身影沒入地道，痴痴地出了半晌神，以手掩面，長嘆道：「我這麼樣做，是對？還是不對呢？……」

只聽一人沉聲道：「不對。」

※※※

鍾靜霍然躍起，凌空翻身，驚呼道：「是什麼人？」

只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面帶著溫柔的微笑，不知何時已到了她背後，正含笑瞧著她道：「在下俞佩玉。」

鍾靜失聲道：「俞佩玉？」

她知道「俞佩玉」已死了，空山夜寂，荒寺陰森，驟然聽到死人的名字，她全身寒毛都不禁為之悚然。

但這少年卻又是那麼溫文，那麼英俊，那溫暖的帶笑目光，簡直可以使整個大地上的冰雪溶化。

世上沒有一個女人會畏懼這樣的男人。

鍾靜腳步不再往後退了，大聲道：「不錯，我的確知道一個俞佩玉，但絕不是你，我不認識你。」

俞佩玉道：「但在下卻認得姑娘。」

鍾靜怔了怔，道：「你認得我？」

俞佩玉道：「姑娘豈非是華山門下鍾靜？」

鍾靜驟然又緊張起來，厲聲道：「你是來追捕我們的？」

俞佩玉心裏更驚訝，面上卻不動聲色，緩緩道：「姑娘犯了什麼罪？為何要怕人追捕？」

鍾靜凝注了他半晌，身體又鬆弛下來，勉強一笑，道：「我當然沒有犯什麼罪，我只不過是試試你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柔聲道：「在下並不想刺探姑娘的秘密，更不是來追捕姑娘的，但卻想奉勸姑娘不如還是回去吧。」

鍾靜竟又一驚，道：「回去？回到哪裏去？」

俞佩玉緩緩道：「回到令師身旁，她一定會保護你，不讓你上別人的當。」

鍾靜變色道：「我會上誰的當，你憑什麼管我的閒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自顧尚且不暇，實在不該多管別人的閒事，但這些話卻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至於聽不聽，也只有任憑姑娘自己了。」

他俯首瞧了地上的屍身一眼，長長嘆了口氣。

這最後一絲希望也變為泡影，他還留在這裏作甚？至於猶在橫樑上的銀花娘，他也放心得很。

他知道她一定會照顧自己的。

鍾靜見到他話未說完，忽然就要往外走，又不覺怔了怔，像是想去攔阻他，卻又終於忍住。

但俞佩玉還未走出門，已有一條淡褐色的人影幽靈般自他身後飄過去，擋住了他的去路。

鍾靜又驚又喜，失聲道：「你這麼快就回來了？」

褐衣人微笑道：「我回來得太快了麼？」

鍾靜全未聽出他話中的刺，又問道：「你可瞧見了俞放鶴和唐無雙？」

褐衣人緩緩道：「沒有，俞放鶴既不在，連唐無雙也不見了。」

他目光這時才刀一般轉到俞佩玉臉上，微笑著道：「這事的確很奇怪，是麼？」

俞佩玉去路雖被擋住，但一直沉住了氣，在仔細打量著這奇特的人，但他無論瞧得多麼仔細，也看不出這人是善是惡，更看不出此人是何來歷，他只覺自己面對著此人時，隨時都似乎在被一種神秘的力量威脅著。

等這人的目光轉向他，他又覺得心突然一跳。

褐衣人竟已又重複著問道：「這件事的確很奇怪，是麼？」

俞佩玉只有笑了笑，道：「不錯，的確很奇怪。」

褐衣人道：「一件很奇怪的事，閣下為何不覺得奇怪呢？」

俞佩玉知道在這種人面前，是絕不能說錯一句話的，他正在考慮著如何回答，褐衣人卻又笑了，悠然道：「你若是不願回答，不如由我替你說吧……你不覺得這件事奇怪，只因為你早已瞧見了這件事的秘密。」

俞佩玉還是只有以微笑來代替回答。

他忽然發覺這褐衣人的眼睛雖可怕，但笑容卻帶著種說不出的魅力，一種妖魔般神秘的魅力，莫說鍾靜這樣的少女，就連他俞佩玉，竟也已不知不覺地被這種妖異的魅力所吸引，捨不得移開眼睛。

褐衣人也始終在凝注著他，忽然嘆了口氣，道：「絕世的美男子，閣下當真可說是絕世的美男子，莫說是女人，就連我瞧見閣下這樣的笑容也覺得像是有些醉了。」

他語聲低沉而緩慢，也帶著種說不出的吸引力。

俞佩玉本來是不願說話，但聽著聽著，竟變成縱然有話要說，也忘記說了。褐衣人微笑接著道：「有著像閣下這樣一張臉的人，若是不知道好好利用，實在是太可惜了，但閣下大可放心，閣下縱然不知道該如何利用自己的美貌，我也會替閣下設法的，總不會讓閣下白生著這麼樣一張絕世美貌的臉。」

這句話若是別人說出來的，俞佩玉縱不勃然大怒，也難免生氣，但從他嘴裏說出來，俞佩玉怒氣竟發作不出。

褐衣人語聲更柔和，微笑道：「好，現在你不妨先忘卻一切，告訴我，方才你究竟瞧見了一些什麼秘密？俞放鶴和唐無雙究竟在商量什麼？」

俞佩玉淡淡道：「在下還是不說的好。」

褐衣人沉聲道：「我要你說，你就得說，知道麼？」

他面上雖仍帶著笑，但目中那種妖異的光芒卻更逼人，緊緊盯住俞佩玉的眼睛，誰知俞佩玉還是淡淡問道：「在下為何非說不可？」

褐衣人自懷中取出了一串珠鏈，在俞佩玉眼前輕晃著，緩緩道：「只因你已是我的奴隸，我說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你都只有服從，絕不會絲毫違抗。」

鍾靜臉上已滿是驚懼之色，她知道這褐衣人神奇的魔力，她不願他又以此害人，卻又不敢阻止。

誰知俞佩玉竟是神色不動，並失笑道：「我一向是個自由自主的人，為何平白要做你的奴隸。」

褐衣人面色反而變了，額上竟已沁出了冷汗。

只因他所用的這攝心大法最是陰毒，若是不能攝住對方，自己反會被害，此刻他已用盡一切力量，對方這少年竟似連絲毫感覺都沒有，要知這類攝心之術，主旨便是在鬆弛軟化對方的心靈，然後乘虛而入，但俞佩玉從小養心練氣，近來更屢被洗煉，一顆心可說已堅逾金石。

褐衣人只覺心旌激盪，幾乎難以把持，俞佩玉卻絲毫也不知道他為何忽然如此緊張，笑著又道：「閣下這也許只不過是在說笑的，是麼？」

褐衣人道：「是。」

俞佩玉隨口問道：「不知閣下高姓大名？」

褐衣人滿頭冷汗，涔涔而落，道：「郭翩仙。」

他只覺對方的眸子已越來越亮，自己反似要被他所攝，俞佩玉問他的話，他竟已不能不回答。

俞佩玉沉吟著道：「郭翩仙，這名字倒生疏得很，不知可是閣下的真名實姓麼？」

郭翩仙顫聲道：「是。」

此刻他竟已不能閃避俞佩玉的眼睛，俞佩玉若是一直問下去，他只怕便要將一切秘密都說出來。

這時俞佩玉心裏也有些奇怪了，他也想不到自己問一句，對方便老老實實回答一句，他心念閃動，立刻又試探著問道：「閣下和這位鍾姑娘是一齊逃出來的麼？」

郭翩仙道：「是。」

俞佩玉道：「閣下逃避的是誰？」

郭翩仙雖咬緊了牙關，還是不由得說道：「徐淑真？」

俞佩玉失聲道：「徐淑真？是華山派的掌門人？」

郭翩仙道：「是。」

俞佩玉沉吟著道：「難道你已被徐真人所擒，而鍾姑娘反而為你傾心，將你偷偷救了出來？」

郭翩仙顫聲道：「正……正是如此。」

他此刻已駭得心膽皆喪，怎奈已無法控制自己，鍾靜見到他如此模樣，也早已駭呆了。

俞佩玉嘆了口氣，轉過頭去瞧鍾靜，苦笑道：「想不到姑娘居然不惜叛師，想來愛心必已……」

話猶未了，突有數十點銀光直擊過來。

原來他眼睛一移開，郭翩仙立刻有了鬆弛自己的機會，當下再不遲疑，手腕一抖，手裏的珠鏈已化做滿天銀光暴射而出。

俞佩玉實未想到這有問必答，誠惶誠恐的人，竟也會實施暗算，他的頭本已轉向左方，此刻身子隨著頭一轉，雙臂若滑翼迴旋，若流雲出岫，若胡姬曼舞，也隨著打了個轉，鍾靜的衣裙，竟也被激得回舞而起。

那筆直勁射而來的銀光，竟也似數十條驟然投入急流漩渦的銀魚，繞著他施舞的身形打起圈子。

她遠遠望去，只見一圈燦爛的銀光，繞著一條舞姿優美的人影流轉不息，直如九天飛仙，戲舞流星。

鍾靜不知不覺間又瞧得呆了，但聞一連串錚錚之聲響起，又如飛金鳴玉，妙手敲琴。

錚錚聲中，那數十粒銀珠已灑滿一地。

要知俞佩玉方才若是著意閃避，倉猝間實未必能避得開這數十點近在咫尺間勁射而來的暗器。

但他無意間這旋身一舞，卻正暗含了先天無極的真意，有意無形，意在形先，其中奧妙，又豈能形諸筆墨。

鍾靜良久良久，才喘過氣來，忍不住輕嘆道：「好功夫。」

短短三個字說完，郭翩仙四掌已拍出。

他心初定，膽猶寒，正因為他深知心靈受制的痛苦，此刻竟不敢再面對俞佩玉，只有著著搶攻。

這四掌出手雖急，掌勢雖妙，招式雖毒，但每一掌都未使出全力，每一掌都留有五分退步。

只因他見了俞佩玉這樣的武功後，竟也不敢作孤注之一搏，先將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後，再敢出手傷人。

這四掌俞佩玉閃避得雖輕鬆，但心裏卻不輕鬆。

他立刻便已發覺對方出手之謹慎、狡巧、機變、詭譎，竟是自己生平所未遇，他知道無論是誰，若想將這樣的對手打倒都不容易。

這時郭翩仙另四掌又已拍出。

這四掌招式突變，由輕靈一變而為沉重，由柔韌一變而為剛猛，但掌勢的收發間，仍是含蘊不盡，留有餘力。

俞佩玉嘆道：「閣下難道定要將在下置之於死地麼？」

這句話說完，他已從容避開四掌。

郭翩仙道：「不錯。」

這四掌出手更快，竟在短短兩個字中便已擊出。

俞佩玉道：「為什麼？」

對方出手快，他躲得也快。

郭翩仙道：「只因閣下若是活在世上，在下便難免要寢食不安了。」

他掌勢突由奇快變得奇慢，說了二十多個字，才擊出四掌，掌勢沉凝，如曳千鈞；出手穩實，如推重磨。

這顯然竟是正宗太極掌，「太極門」與「先天無極」素有淵源，俞佩玉一躍而退，大聲道：「閣下莫非是太極門下的前輩？」

以郭翩仙這樣深厚的功力，若是太極門下，輩分必高，所以俞佩玉才說出「前輩」兩字。

誰知郭翩仙卻笑道：「區區太極門，能容得下郭某？」

這次他突然變掌為拳，四拳擊出，第一招「羅漢伏虎」，竟是少林「伏虎羅漢拳」的起手式。

俞佩玉不覺又一驚，他第二拳卻已變為「大洪拳」，拳到中途，忽又一曲，雙拳分擊而至。

這兩拳拳勢詭秘，俞佩玉竟連見都沒有見過，明明見到雙拳斜擊而來，打的是左腮右頰，誰知拳頭到了面前，卻忽然筆直擊向胸膛，郭翻仙眉飛色舞，忍不住得意大笑道：「你不知這是哪一派麼？」

這句話其實並未說完。

他說到「這」字時，俞佩玉已被逼還手，竟然不閃不避，出手向這搗蒜般直擊而來的拳頭迎了過去。

他說到「哪」字時，已發現對方拳力驚人，準備撤招，縱是他留有餘力，見機得快，但拳鋒還是被俞佩玉掌鋒掃著，他只覺一股前所未見的駭人力道排山倒海般推來，身子已被震得飛了出去。

俞佩玉的天生神力，他縱然用盡全身力道，也未必抵擋得住，何況他還保留著五分力氣。

鍾靜已驚呼出聲，失聲道：「莫要傷人。」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在下也並沒有傷人之意，兩位若要走，在下也絕不攔阻。」他已嘗夠了被人傷害的滋味，不到必要時，他絕不傷害別人。

郭翩仙長嘆了一聲，鍾靜已奔過去拉住他的手，懇求著道：「走吧，你為什麼要和他拼命？」

郭翩仙苦笑道：「閣下的武功雖不見得如何高明，但這樣的天生神力，我倒真的從未見過，看來我也未必能傷得了你。」

俞佩玉淡淡笑道：「既是如此，為何還不走？」

郭翩仙嘆道：「看來我的確還是走了的好。」

他抱了抱拳，像是真的要走了，誰知就在這時，他手腕一反，袖中又有十餘點暗器激射而出。

鍾靜失驚道：「你……」

她一個字剛說出口，身子突然被郭翩仙提起，向俞佩玉擲了出去，他自己身形一閃，卻繞到俞佩玉身後。

這一著之歹毒，實是天下少有。

俞佩玉若想避開這暗器，已大是不易，何況他縱然避開了暗器，鍾靜的身子已飛舞著撲來。

她驟然被人擲出，手腳自然難免舞動，俞佩玉若不管她，反身去迎郭翩仙，便難免要被她所傷，俞佩玉若想接住她，郭翩仙已到了身後，他身後空門大露，雙手若再接著鍾靜，郭翩仙出手時他又怎能抵擋。

這變化全都發生於一瞬之間，俞佩玉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暗器已撲面而來，飛舞著的人影也跟著而到。

俞佩玉本待出手將暗器反激出去，但忽然發現撲來的人影竟是鍾靜，暗器反激，鍾靜便沒命。

他既已來不及閃避，若不出手自己就沒命，－－郭翩仙自然早已算準了他是絕不忍心下手去傷鍾靜的。

誰知俞佩玉雙掌還是閃電般揮出，只是他左右雙手所用的力道卻絕不相同，左掌力柔，右掌力猛，左掌先發，一股柔力將鍾靜的身子遠遠送了出去，右掌力剛，一股猛力迎上了暗器。

這時郭翩仙雙掌卻拍向他背脊！

俞佩玉掌力已發，既無餘力閃避，更無餘力招架，無論換了是誰，在這種情況下都難免斃於掌下。

就在這剎那間，俞佩玉右掌的力道突然由極剛變為極柔，掌勢一引，暗器竟在空中劃了個圓弧，呼嘯著向俞佩玉身旁飛過，竟筆直擊向俞佩玉身後的郭翩仙。

郭翩仙做夢也未想到自己發出的暗器此刻竟來打自己了，他若是傷了俞佩玉，自己身子就要變成蜂窩。

他出手雖然陰險歹毒之極，但俞佩玉這一應變的手法，更已窮機智之極點，達武功之巔峰。

郭翩仙驚呼一聲，撒手後甩，借勢翻身，縱然他每次出手都留有退步，還是難免被暗器擦破了衣服。

這時鍾靜身子已撞上牆壁，俞佩玉送她的掌力也剛好用完，她沿著牆壁滑下來，面色雖已慘變，身上卻是毫髮無傷。

俞佩玉自然也是毫髮無傷，但心裏怒火卻已直冒上來－－此人竟不惜將對自己恩重如山，愛逾金石的人犧牲，此人的心腸豈非比狼虎還狠毒十倍，俞佩玉怒喝一聲，向郭翩仙直撲過去。

這一次他滿心怒火，已變守為攻，掌勢渾圓，看似柔弱，但一股渾圓的力氣隨掌而起，連神龕裏的土地像都被震得搖搖欲倒。

這一次郭翩仙也被逼得不能不以全力應戰。

他功力雖深，真氣卻似時常難以為繼，只因他本不是個時常會和別人硬碰硬拼命的人，他的對頭根本就找不到他，就算找到了他，他的狡猾和機智也已足夠應付，他根本就用不著去苦練氣力。

何況他最近又被金燕子所傷，而且傷得極重，若不是他身上永遠帶著有妙絕人寰的救傷靈藥，他此刻根本就不能動手。

以他這樣的真力來和俞佩玉對掌，本是必敗無疑。

但他招式卻偏偏是魚龍蔓衍，變化無窮，前一招用的是外家正宗，後一招可能就變內家掌法。

普天之下，無論江南中原，塞外滇邊，無論那一門那一派的掌法武功，竟沒有他使不出的。

俞佩玉心裏也不禁為之駭然，何況他隨時還都得提防著對方出人意外、詭秘之極的奇異招式。

數十招拆過後，俞佩玉也不覺汗透重衣。

只聽郭翩仙忽然大聲道：「閣下難道定要將在下置之於死地麼？」

這句話本是俞佩玉問他的，他此刻反問出來，俞佩玉不覺一怔，沉聲道：「不錯。」

郭翩仙又反問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只因閣下若是活在世上，在下也會有些寢食不安。」

他發現郭翩仙說話時中氣已不足，顯然已是強弩之末，無以為繼，他出手就更急更猛，竟真的立刻要將此人斃於掌下，為世人除害。

郭翩仙滿頭汗落如雨，招式出手間已力不從心，實招更少，虛招更多，已漸漸被俞佩玉逼入牆角。

鍾靜呆呆地瞧著，目中已流下淚來。

郭翩仙嘆道：「很好，我死了也罷，連我最親近的人都不肯出手助我，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鍾靜面上竟木然全無表情，嗄聲道：「你死了，我陪你。」

郭翩仙嘆道：「你何苦陪我，還是陪他吧。」

這句話說出，俞佩玉更是勃然大怒，一掌全力拍出。

突見郭翩仙雙掌左曲右折，似乎變得連一絲力氣都沒有了，掌勢卻如百花初放，俞佩玉全力一掌竟攻不進去。

這赫然竟是百花門的不傳之秘。

要知郭翩仙身份隱秘，最不願別人知道他和海棠夫人的關係，所以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肯使出百花門的武功來，更不肯施展出丐幫拳法－－他使遍了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卻偏偏將這兩種最擅長的武功留到最後。

俞佩玉見他招式突又一變，使出百花門的掌法後，就不再改別的了，暗忖：「百花門的武功難道是他的本門功夫？」

俞佩玉又瞧了半晌，終於一掠而退，失聲道：「你難道是百花門下？」

郭翩仙目光閃動，緩緩道：「百花門下無男子，這句話你難道未曾聽過？」

俞佩玉皺眉道：「既是如此，你怎會對百花門下的武功如此熟悉。」

郭翩仙傲然道：「少林武當的功夫，我難道不熟麼？」

俞佩玉凝注了他很久，沉聲道：「你真的寧死也不肯說出你與百花門的關係？」

郭翩仙仰首大笑道：「郭某縱然傷勢未癒，氣力不濟，就憑你也未必能殺得了我，你難道還以為郭某會向你求饒不成？」

俞佩玉怔了怔，他本以為這人不但狠毒，而且畏死，倒未想到此人竟也有這一身傲骨，默然半晌，嘆道：「你既有這樣的傲氣，使出的手段為何那般卑賤？」

郭翩仙冷笑道：「郭某一生行事，從來只問對不對得起自己，為何要將別人的想法放在心上？你若想以生死之事來要脅於我，你的想法就未免太可笑了。」

俞佩又怔住了，這人的歹毒雖出乎他意料，這人的高傲實也更出乎他意料。

他自一開始，就將這人看錯了。

郭翩仙忽又問道：「你定要問我和百花門的關係，卻又是為了什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絕不和百花門下動手。」

郭翩仙神色竟變了變，厲聲道：「為什麼？你難道和君海棠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瞧見他神色的變化，心裏正有些奇怪，誰知鍾靜竟忽然一躍而起，衝了過來，顫聲道：「你答應過我，永遠不再提她的名字，現在為何又要問別人和她的關係？……你你難道還忘不了她？」

郭翩仙瞪眼瞧著她，目中竟射出了怒火。

鍾靜全身都顫抖了起來，嗄聲道：「你為何還要管別人和她是什麼關係？你難道還吃醋不成？」

郭翩仙怒目瞪著她，良久良久，目光忽然和緩下來，長嘆道：「現在吃醋的並不是我，而是你。」

鍾靜嘶聲道：「你方才那樣對我，我就知道你一直是在騙我的，方才若換了是她，你就絕不會那樣做的，是麼？你現在已恨不得我快些死了的好，是吧？」

郭翩仙默然半晌，緩緩道：「我若死了，你陪著我，你若死了，我難道不會陪著你麼？」

鍾靜蜷縮著的身子，在這一剎那裏忽然完全崩潰了，眼淚湧泉般奪眶而出，終於撲倒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俞佩玉竟不覺已怔住了。

郭翩仙緩緩道：「現在我不用再說，你也總該知道我和百花門的關係了吧。」

俞佩玉吐出氣，道：「不錯。」

郭翩仙輕撫著鍾靜的頭髮，才緩緩道：「我實在想不到一個像她這樣溫柔的女子，醋勁竟也有這麼大。」

俞佩玉見到他放在鍾靜頭上的手，失聲道：「你……你要殺她？」

郭翩仙悠然道：「我為何要殺她？她雖洩漏了我的秘密，但卻只不過為了吃醋而已，她若非真心對我，又怎會為我吃醋？」

他忽然大笑起來，道：「我可以為了一萬種理由殺人，卻絕不會為了別人吃我的醋而殺她的。」

俞佩玉懷疑著道：「你這樣的人，也會將這種事放在心上？」

郭翩仙緩緩頓住笑聲，眉目問竟泛起一種寂寞之色，道：「你可知道，我平生雖有姬妾無數，卻還沒有一人這樣為我吃醋的。」

※※※

俞佩玉怔了半晌，忍不住道：「這些都是你心底的秘密？你為何要對我說出來？」

郭翩仙淡淡一笑，道：「我若殺不死一個人，就決心要將他當做我的朋友，這樣我心裏就覺得舒服得多了，只不過……」

他淡淡接著道：「我可以向你保證，到目前為止，我朋友還不到三個。」

俞佩玉凝注著他，只覺這人性格之複雜，簡直令人難信，他簡直就好像三四個生性極端相反的人，拼在一起的。

他也許是個怕死的人，你若要殺他時，他也許會逃，也許會騙，甚至會用出各種要你想不到的陰謀詭計，但卻絕不會求你饒他。

他若要殺你時，你卻只有和他拼命。

郭翩仙也在凝視著他，微笑著道：「現在，你是第三個。」

俞佩玉也笑了，道：「但你又怎知我會做你的朋友？」

郭翩仙傲然道：「我不但可以說是武林中最有權勢的人物之一，也是天下最富有的人物之一，無論誰交上我這樣的朋友，當真是終生受用無窮。」

俞佩玉淡淡笑道：「在閣下說來，這理由固然已極充分，但卻未免將在下看成個趨炎附勢、交結權貴的小人了。」

他嘴裏還在說著話，人竟已轉身走了出去。

郭翩仙大喝道：「朋友慢走。」

俞佩玉雖未回頭，卻停下了腳步，緩緩道：「閣下交不成我這朋友，是否又想嘗試看是否能殺得了我？」

郭翩仙道：「我是否能殺得了一個人，用不著嘗試也知道的，只不過……閣下未經嘗試，為何就拒人於千里之外？」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閣下要知道，在下只不過是為了閣下與百花門的淵源，此刻才鞠躬而退，至於交朋友麼……像閣下這樣的人，在下是萬萬不敢高攀的。」

郭翩仙道：「這只因你認為我是個心狠手辣的人，是麼？」

俞佩玉道：「閣下難道不是？」

郭翩仙微笑道：「毒藥雖能致人於死，但只要用得恰當，有時也可濟世活人的，是麼？至於『以毒攻毒』的效果，我不說你也該知道的。」

俞佩玉默然半晌，喃喃道：「以毒攻毒……」

郭翩仙眸子裏發出了熾熱的光，沉聲道：「以閣下這樣的人，若和我並肩攜手，我保證不出三年，你我便能稱霸武林，君臨天下。」

俞佩玉還是未回頭，淡淡道：「閣下也未免將在下的野心看得太大了吧。」

郭翩仙大聲道：「這又算得了是什麼野心，大丈夫生於當世，本該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那俞放鶴既能做天下武林的盟主，你我為何不能？我看此人貌如君子，其實卻有些鬼祟，只要我們能揭穿他的真面目……」

話未說完，俞佩玉已霍然轉過身來，蒼白的臉上，已泛起興奮的紅暈，衝到郭翩仙面前，大聲道：「好，就此一言為定，你我從此聯手，來對付那些人面獸心的人，也讓他們瞧瞧我俞佩玉的顏色。」

這恬靜從容的人，此刻竟忽然變得如此興奮激動，郭翩仙似乎覺得有些意外，但目光一閃後，還是伸出了手，大笑道：「好，一言為定，卻是反悔不得的。」

俞佩玉仰首大笑道：「你看我像是個失言背信的人麼？」

突聽屋頂上一人大笑道：「憑你兩人就想縱橫天下，只怕還是差著一些。」

※※※

俞佩玉方才下手並不重，銀花娘的穴道此刻本已該解開了，他自然知道這說話的人是誰。

郭翩仙的確未免吃了一驚，但這人倒也真沉得住氣，竟連頭都未抬起，只是陰森森一笑，道：「依你看還差著些什麼？」

銀花娘嬌笑道：「還差了我。」

她在橫樑上舒了舒筋骨，拍乾淨了身上的塵土，又取出塊絲巾，擦了擦臉，才飄飄落了下來。

你要她在八百個男人面前脫光衣服，她也絕不會臉紅，但你若要她血脈未活動開，就笨手笨腳地跳下來，身上還未弄乾淨，就蓬頭垢面地見人，她卻寧死也不願意的，她覺得這簡直比什麼都丟人。

郭翩仙只瞧了她一眼，眼睛裏也發出光來了。

銀花娘媚笑道：「你看我這樣子還過得去麼？」

郭翩仙訥訥道：「很好，好極了。」

銀花娘嘆了口氣，垂首笑道：「只可惜上面沒有鏡子，否則我還可以好看些的。」

郭翩仙大笑道：「就這樣已足夠了。」

鍾靜忽然竄了過來，瞪著眼厲聲道：「你又是什麼人？為何要在這裏偷聽別人的秘密？不想活了麼？」

銀花娘銀鈴般笑道：「小妹子，你用不著嚇我，我膽子一向很小的。」

鍾靜怒道：「既是如此，還不快滾出去。」

銀花娘吃吃笑道：「好妹子，你也用不著趕我，我知道你是個醋罈子，但我這樣的女人，若想要男人，只要勾勾小指頭就行了，又怎會來搶你的。」

鍾靜臉已氣白了，卻偏偏想不出法子來對付她，俞佩玉忍不住淡淡道：「你若想欺負老實女孩子，也用不著找她的。」

銀花娘笑得花枝招展，道：「我就知道我們的俞公子又要打抱不平了……求求你，莫要生氣吧，我什麼人都不怕，就只怕你。」

她瞟了郭翩仙一眼，媚笑著道：「我和他正是同病相憐，都是你俞公子手下的敗將，俞公子若要我們兩人坐下，我們是絕不敢站起來的。」

她口口聲聲的「同病相憐」、「我們兩人」，簡直好像和郭翩仙是一雙患難相共的同命鴛鴦似的。

俞佩玉知道她又在玩花樣了，竟輕描淡寫地就將郭翩仙勾到她那一邊去，忍不住嘆了口氣，道：「你心裏究竟在打什麼主意，就請快些說吧。」

銀花娘眼波流動，笑道：「我方才不是說過了麼？」

俞佩玉道：「我卻不懂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銀花娘道：「你們若想稱霸天下，還差著一些，但若再加上我……」

她甜甜一笑，接著道：「我們三個人在一起，那才真是沒有人能抵擋得了。」

郭翩仙大笑道：「原來你竟是想來和我們聯盟的。」

銀花娘媚笑道：「不錯，我正是想來做你的第四個朋友。」

郭翩仙上上下下地瞧著她，悠然笑道：「以你這樣的女人，要做皇帝老兒的妃子都夠資格了，但若想做我的朋友，卻還差著些。」

銀花娘扭動著腰肢，媚笑道：「難道我還比不上你那些情人麼？」

郭翩仙淡淡道：「情人和朋友是不同的，我的情人，屈指難數，但朋友卻只有三個，而且那兩個早已死了。」

銀花娘咬著嘴唇，道：「那麼，要怎樣才能做你的朋友呢？」

郭翩仙道：「你不妨先說說你有何條件？」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抿嘴笑道：「我雖然不能算天下最美的女人，但卻最懂得如何令男人快樂，你若不信，以後慢慢就會知道的。」

郭翩仙瞇著眼笑道：「我相信我很快就會知道的，但這還不夠。」

銀花娘道：「我也可算是天下最有權勢的女人之一，憑我一句話，就可以在這附近五省之中，調動三千個人。」

她說的話並不假，「天蠶教」的勢力在這五省中，的確已遍佈每一角落。

郭翩仙卻淡淡笑道：「人多的唯一好處，只不過是能多吃些飯而已。」

銀花娘眼波一轉，道：「我也是天下最富有的女人，我的財富只怕連鬼都可買動，你若不信，也立刻就可以見到的。」

郭翩仙的眼睛果然一亮，笑道：「這倒有些接近了。」

俞佩玉卻忽然插口道：「這也不夠。」

銀花娘瞪了他一眼，緩緩道：「我心腸之毒，手段之辣，絕不在任何人之下，你若想以毒攻毒，找我再好也沒有，何況……」

她嫣然著接道：「我是個女人，有些事由我這樣的女人去做，比男人要方便多了。」

俞佩玉想了想，微笑道：「好，這就足夠了。」

銀花娘眼睛瞟著郭翩仙，道：「你呢？」

郭翩仙笑道：「你是我第四個朋友。」

銀花娘拍手嬌笑道：「好，現在若有人再來惹咱們，他就真倒霉了。」

※※※

就在半天以前，俞佩玉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和郭翩仙這樣的男人，銀花娘這樣的女人結盟為友的。

但現在，他的想法已不同了。

「黃池之會」已將天下白道上的英雄豪傑都一網打盡，自命正直的俠義之士，人人都唯「俞放鶴」的馬首是瞻，人單勢孤的俞佩玉，憑什麼去反抗他？俞佩玉說的話，又有誰會相信？

他只有另外找一條路走，這就是他唯一能走的路。

以毒攻毒！

他已看透了這些自命俠義之人的面目－－鼎鼎大名，堂堂正正的唐家掌門人又如何？又能比銀花娘好多少？

他現在要交的，就是那些別人都視如蛇蠍的朋友，他只有這樣做，才能揭穿那些「英雄豪傑」的真面目。

「是真名士自風流」，他現在已發覺，只要自問胸懷坦蕩，便已足夠，別人的想法又何必在乎？

※※※

這是個荒僻、冷寂、陰森的墳場。

現在是深夜。

黯淡的月光，照在一座座荒草叢生、簡陋而頹敗的墳堆上，世上簡直找不出比這裏更荒涼的地方。

埋葬在這裏的，都是些貧困而卑賤的人，他們活著時生命固然貧苦，死後卻更冷落荒涼。

鍾靜緊緊拉著郭翩仙的手，眼睛卻瞪著銀花娘，恨恨道：「你為什麼要將我們帶到這裏來？你這是什麼意思？」

銀花娘嫣然笑道：「好妹子，你害怕了麼？其實這地方非但不可怕，而且簡直可說是有趣得很。」

鍾靜眼睛瞪得更大，怒道：「有趣？你說這地方有趣？」

銀花娘悠然笑道：「每到有月亮的晚上，這裏的鬼魂就會自墳墓裏復活，在月光下曼舞。你瞧，他們現在說不定已經來了。」

一陣冷風吹過，點點鬼火自墳頭飛起，低矮的樹木，在風中嗚咽著，就像是啁啾的鬼語。

鍾靜全身都發起抖來，卻故意壯起膽子冷笑道：「他們若真的出來跳舞，我就和他們一齊跳。」

銀花娘咯咯笑道：「對了，他們瞧見這樣美麗可愛的女孩子，非但要拉你跳舞，而且也捨不得放你走了。」

鍾靜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全身都偎入郭翩仙懷裏，銀花娘卻已彎下了腰，笑得喘不過氣來。

郭翩仙微笑道：「你能想得出將珍寶藏在這種地方，倒也真難為你了。」

銀花娘眼波瞟著他，媚笑道：「我做的事，果然都瞞不過你，我的心意，也只有你知道，我們兩個難道真是同一類的人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但願你們這一類的人，世上莫要太多才好。」

銀花娘嬌笑道：「這一類的人絕不會多的，有我們兩個已足夠了。」她眼波又瞟向郭翩仙：「你說是麼？」

郭翩仙才笑了笑，鍾靜已跳了起來，冷笑道：「你就算要勾引男人，也用不著在這種地方。」

銀花娘大笑道：「你瞧，我們的醋罈子又打翻了。」

俞佩玉皺眉道：「你難道真將那些珍寶藏在墳墓裏了？」

銀花娘道：「不錯，我找了兩個吃飽飯沒事做的人，先陪他們喝了一頓酒，乘他們喝得醉醺醺的時候，將他們帶到這裏，挖開一座新墳，把棺材裏的死人抬出來，換上我的珍寶，再釘上釘子埋進去。」

她嬌笑著接道：「你說我這法子妙不妙？這裏都是些窮鬼，連盜墳挖墓的小賊，都再也不會到這裏的，我將珍寶藏在這裏，除了鬼外，還有誰找得到？」

郭翩仙微笑道：「幫你挖墳的那兩個人呢？」

銀花娘笑道：「我知道這又瞞不過你的，他們幫了我這麼大的忙，我自然會好好酬謝他們，早就替他們準備著一壺特別好的酒，陪著他們喝了下去。」

她嘆了口氣，媚笑著道：「只可惜他們竟無福消受，酒還沒有喝完，就一醉不醒了。」

這種毒辣卑鄙的事，別人縱然有膽子做，也不會有膽子說的，但她非但說得光明堂皇，還像是覺得很有趣。

郭翩仙瞧了俞佩玉一眼，笑道：「那兩人既然替你挖墳，自然也不會是什麼好東西，這種人多死幾個也沒關係，俞兄你說是麼？」

俞佩玉本來想說什麼，此刻卻只不過又嘆了口氣。

四個人在亂墳間東轉西轉，走了盞茶工天。

銀花娘忽然停下腳步，道：「在這裏了，從東數過來，這裏是第二十七個墳，墳頭上的這顆小樹，還是我親手種上去的。」

俞佩玉淡淡道：「你不必說，我也相信你這種事是絕不會記錯的。」

銀花娘道：「這墳墓裏既然已沒有死人，已只不過是一堆黃土而已，是麼？」

俞佩玉道：「嗯。」

銀花娘笑道：「我知道我們的俞公子決不肯挖墳，但刨土總沒有關係吧。」

其實她根本用不著用話來套住俞佩玉，此時此刻的俞佩玉，早已將件麼事都看開了，又怎會把這種事放在心上？

黃土刨開，就露出了一具單薄的棺木。

銀花娘道：「對了，就是這口棺材，我在這上面也做了記號，棺材裏埋著的，本是個少婦，聽說是因為丈夫納妾而氣死的。」

她忽然回頭向鍾靜一笑，道：「你說她的醋勁是不是比你還大？」

鍾靜蒼白著臉，咬著嘴唇不說話。

銀花娘嘻嘻道：「聽說一個人死後，屍首縱然被別人抬走，但一到晚上，鬼魂還是會回到原來的棺材裏睡覺的，你們兩人既然是同類，我將這棺材一打開，她絕不會找別人，一定會找你，你還是走遠些吧。」

鍾靜雖然拼命想壯起膽子，但腳步已不由自主地向後退，有風吹過，她只覺背後冷颼颼的，冷汗已濕透重衣。

只聽「吱」的一聲，棺材蓋被掀了起來，本來想嚇人的銀花娘，竟忽然放聲驚呼了起來。

嘶啞的呼聲，在靜夜裏聽來有如鬼號。郭翩仙和俞佩玉面面相覷，竟也像是被駭得呆住了。

棺材裏哪有什麼珠寶，有的只是一具少婦的屍體，她那張浮腫猙獰的臉，茫然面對著銀花娘，像是在說：「我不但鬼魂回來了，連屍體也回來了。」

風吹草動，鬼火滿天飛舞。

銀花娘駭極大呼道：「我明明已將她屍身搬出來了，我明明是將珍寶埋在這裏的，現在……現在怎會……」她只覺兩條腿發軟，話未說完，已一跤跌在地上。

淒涼的月光下，死人的手裏竟似捏著張紙，郭翩仙折了段樹枝，刷的將紙挑起，上面竟寫著：「我活著時家已被個賤女人逼走，我死了後你還想來佔我的家麼？」

簡簡單單的兩行字，歪歪斜斜的字跡，滿紙俱都是森森鬼氣，郭翩仙只覺指尖發冷，竟再也拿不住了。

他的膽子再大，此刻也不禁覺得寒毛直豎。

只有俞佩玉，這種荒唐離奇的事，他見得太多了，沉聲道：「你埋藏珠寶時，當真沒有人見到？」

銀花娘雖已站了起來，身子還是不停地在發抖，顫聲道：「沒……沒有！」

俞佩玉皺眉道：「這就怪了，若是如此，除非那兩人死後復活，否則又怎會……」

話猶未了，突聽遠處有人咯咯大笑道：「好酒，好酒再來一壺吧。」

另一人嗄聲笑道：「此酒雖好，只可惜喝了肚子有些發疼。」

詭秘的笑語聲中，一盞血紅色的燈籠，自那螢螢鬼火間飄飄搖搖地蕩了過來，走到近前，才看出後面有兩條人影。

銀花娘駭極大呼道：「就是這兩人，就是這兩人。」

# 第一六章 出奇制勝

郭翩仙一把抓住她的手，沉聲道：「你下的毒靈不靈？」

銀花娘嘶聲道：「天蠶之毒，天下無救。」

提著燈籠的人忽又咯咯笑道：「你以為毒死了我們就沒事了麼？」

另一人嗄聲笑道：「我們死後復活，只是為了向你索命來的。」

血紅的燈光下，這兩人滿面鮮血淋漓，眼睛裏、鼻子裏、耳朵裏、嘴裏，鮮血還在不停地往下流落。

郭翩仙暴喝一聲，道：「死人豈能復活，你們就再死一次吧。」

喝聲中，數十點銀星暴雨般地飛出。

這兩「人」竟慘呼一聲，撲地倒下，燈籠立刻燃起，閃動的火光中，他們的身子痙孿扭曲，終於永不再動。

郭翩仙仰天笑道：「原來真鬼也不足懼，連區區一把暗器都禁受不得。」

銀花娘顫聲道：「但……但他們明明已死過一次……一個人又怎會死兩次？」

俞佩玉目光閃動，沉聲道：「天蠶之毒，連你們本門解藥都救不了麼？」

銀花娘身子一震，忽然竄到那兩人的屍體前，就著將熄未熄的火光，俯首瞧了半晌，忽又大笑起來。

郭翩仙道：「你笑什麼？他們臉上流的，難道不是真的血？」

銀花娘也不答話，卻嬌笑道：「爹爹，你老人家既然來了，為何還不出來呀？」

黑暗中寂無聲息，哪裏有人回應。

銀花娘又道：「原來你老人家一直跟著我的，我將珠寶藏在這裏，你老人家就挖了出來，我將這兩人毒死，你老人家就將他們救活，你老人家算準我一定會回來的，所以就要他們兩人等在這裏嚇我。」

她嬌笑著道：「現在女兒已真的快被你老人家嚇死了，你老人家就算想罰我，現在也已該罰夠了，總該出來見女兒一面吧。」

遠處的黑暗中，終於響起了一陣冷漠的語聲：「本門之寶，你竟想獨吞，此罪已當誅，借屍還魂，只不過略施小懲而已，若不念在你是我的女兒，便要以家法處治了。」

縹縹緲緲的語聲隨風傳來，如蟬聲搖曳，如響箭橫空，說到最後一句話時，已遠在數十丈外。

銀花娘嘆了口氣，喃喃道：「好狠的心，竟連一粒珍珠都不給我留下來。」

郭翩仙默然良久，忽然笑道：「做父親的居然要人扮鬼來嚇女兒，這樣的事倒也天下少有。」

銀花娘嘆道：「你以為他真的只不過是想嚇嚇我而已麼？」

郭翩仙道：「難道不是？」

銀花娘緩緩道：「他本來以為我必定是一個人來的，嚇暈了我，就要動手了，這樣我死也死得糊裏糊塗，做鬼都不知道是被誰害死的，這就是我們天蠶教素來殺人的手法。」

俞佩玉皺眉道：「你莫忘了，他究竟是你的父親。」

銀花娘淡淡道：「父親？父親又怎樣？天蠶教只有門規，絕無親情，他這次不殺我，只不過因為惹不起你們兩人而已。」

她忽又嬌笑起來，接著道：「你們想，他若是個情感豐富的人，還能做得了天蠶教主麼？」

郭翩仙長長嘆了口氣，道：「好個天蠶教主，果然是名不虛傳，這樣的心狠手辣，連我都有些佩服他了。」

銀花娘嫣然道：「有他這樣的父親，才有我這樣的女兒，他雖然想殺我，但我並不怪他，反而覺得有這樣的父親，實在是件值得驕傲的事。」

郭翩仙冷冷道：「但你自己現在卻已是一文不名，還有什麼好驕傲的？」

銀花娘呆呆地瞧了他半晌，忽又吃吃笑道：「你果然不愧是我的同類，有錢人瞧不起窮人，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一文不名的人，我也是瞧不起的，但像我這樣的人，若也會一文不名，天下的人豈非都要窮死了。」

郭翩仙道：「你難道……」

銀花娘道：「我雖然不知道他在跟著我，卻早已防到了這著，早已將另一半珠寶，先藏在別的地方。」

郭翩仙動容道：「藏在哪裏？」

銀花娘嬌笑道：「那地方更是你們永遠也想不到的。」

※※※

世上竟會有人將東西藏到一個荒涼的墳場中，一個平凡女人的棺材裏，這已是別人夢想不到的事。

現在銀花娘卻說已將另一半珠寶，藏在「更令人想不到的地方」，這地方之詭秘，豈非令人無法思議？

誰知銀花娘卻將他們帶到離墳場不遠的一個小鎮上，鎮上燈火雖已沉寂，但鎮容卻甚是整齊可觀。

銀花娘瞧見他們面上的詭異之色，嫣然笑道：「你們本來必定以為我說的那地方也不知會有多麼冷僻秘密了，誰知我卻將你們帶到這繁榮的小鎮裏來，你們的心裏一定在奇怪，是麼？」

俞佩玉道：「嗯。」

銀花娘指著鎮上一座平房，接著道：「這小鎮叫李渡鎮，這片平房叫李家棧，約莫半個月以前，我曾經帶著這珠寶在李家棧住過三四天。」

鍾靜道：「你難道將另一半珠寶藏在這李家棧裏了？」

銀花娘道：「不錯。」

她微笑接道：「我先將一半珠寶用黑布包起，塞在屋頂的橫樑間，才將另一半珠寶用箱子裝出來，藏在那棺材裏去的。」

鍾靜撇了撇嘴，冷笑道：「我只當你將東西藏到什麼了不得的秘密地方去了，原來只不過是藏在屋頂上，這種地方簡直連小孩子都找得到。」

銀花娘嬌笑道：「好妹妹，你雖然不笨，但見的事實在太少，有許多事你不會懂的，這地方看來雖普通，其實卻最安全，你不信問問他……他就一定會懂得的。」

她眼波又瞟到郭翩仙身上，媚笑道：「是麼？」

郭翩仙笑道：「不錯，有時越是容易被人發覺之處，別人反而越是不會去找，只因誰也想不到你會將如此珍貴的東西藏在這種地方。」

銀花娘接著道：「何況我這樣做，就算有人在暗中跟著我，見到我將珠寶藏到死人棺材那麼秘密的地方去了，更想不到我會先在屋頂上藏起了一半。」

她眼波在鍾靜臉上一轉，咯咯笑道：「小妹妹，現在你總該懂了吧。」

鍾靜冷笑道：「我沒有偷偷摸摸藏東西的習慣，這種事我根本用不著懂。」

銀花娘嬌笑道：「不錯，你只要懂得該怎麼樣吃醋就夠了。」

鍾靜氣得指尖發抖，卻說不出話來。

銀花娘道：「我知道那屋子斜對面有座小樓，從樓上就可以瞧見屋子裏的一切動靜，咱們不妨先去瞧瞧，再決定該如何下手。」

郭翩仙微笑道：「不想你做事倒也謹慎得很。」

銀花娘嫣然道：「一個人做事若能謹慎些，總會活得長遠些……我們三個不就都是很謹慎的人麼？」

這小樓簡陋窄小，看來只有一間屋子，孤立在一片平房間，站在樓頭，便可將李渡鎮四面情況俱都收入眼底，金燕子也就是躲在這小樓上，才瞧見銀花娘將「四惡獸」一個個送回老家的。

現在，銀花娘也到了這小樓上來窺探別人，他們繞到後面，竄上樓頭，剛伏下身子瞧了一眼－－

四個人竟一齊在小樓上怔住了。

如此深夜，對面那屋子非但還亮著燈火，而且窗子也是開著的，屋子四面，不知何時已加了好幾個高几，几上燃著粗如兒臂的蠟燭，將這間李家棧裏最大的屋子，照耀得如同白晝。

屋子中央的楠木八仙桌旁，正坐著兩個人在下棋，旁邊還有好幾人背負著雙手，在一旁觀戰。

兩個人下棋居然下到深夜已不太常見，旁邊居然還有這麼多人在看棋看到深夜，棋癮更大得少有。

最奇怪的還不是這些，令俞佩玉等人吃驚得怔住的，只因為這兩個下棋的人竟是唐無雙和俞放鶴。

看棋的除了林瘦鵑外，俞佩玉雖都不認得，但一個個氣度沉凝，精神矍鑠，顯然也都是武林健者。

鍾靜吃了一驚，是因為她驟然瞧見這許多江湖高手，生怕其中有認得她的，將她的行蹤窺破。

郭翩仙吃了一驚，是因為他本以為唐無雙和俞放鶴在幹什麼「秘密勾當」，卻想不到他們竟只不過是下棋來了。

俞佩玉更是吃驚，他既想不到這兩人會在此下棋，更猜不出這「唐無雙」究竟是真的那個，還是假的那個。

四個人中最吃驚的自然還是銀花娘。

她怔了很久，才忍不住輕嘆道：「老天真不幫忙，這幾人東不去，西不去，怎麼偏偏到這裏下棋來了，有他們在裏面，咱們要拿東西，看來只有等著了。」

郭翩仙皺眉道：「走吧。」

銀花娘道：「走？」

郭翩仙耳語道：「這幾人下棋也不知會下到什麼時候，而且下完了也一定不會立刻就走，你我難道要一直等在這裏不成？」

俞佩玉忽然道：「我們不能走。」

這「唐無雙」無論是真是假，他都一定要盯著的。

銀花娘也立刻接著道：「不錯，咱們好歹也要在這裏守著。」

郭翩仙道：「但天已將明，此間豈是久留之地？」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展顏笑道：「屋頂上待不住，屋子裏難道還待不住麼？」

她竟又悄悄溜到小樓後面的屋簷下，伸手一推，窗子竟沒有關緊，她立刻推開窗子，飄身掠了進去。

俞佩玉雖然不願無端闖入別人的屋子，但權衡輕重，也實在只有這法子最好，當下也飄身掠入。

屋子裏沒有燈光，四面窗戶又都是關著的，暗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銀花娘摸出個火摺子燃起。

她本以為這屋子裏就算有人，也必定睡得跟死豬一樣，誰知火光一亮，她竟發現赫然有四隻眼睛在靜靜地瞧著她。

四隻眼睛都瞪得大大的，連眨都不眨一眨。

銀花娘吃了一驚，幾乎連火摺子都拿不穩了。

只見這精雅而乾淨的屋子裏，有張很大很大的床，床上睡著一個人，頭髮蓬亂，滿面病容，瘦得已不成人形。

此刻還未入冬，這人身上竟蓋著四五床又厚又重的棉被，全身都埋在棉被裏，只露出一個頭。

他身旁卻坐著個最多只有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子，身子已駭得縮成一團，只用那雙大眼睛在不停地轉來轉去。

銀花娘一眼瞧過，便已沉住了氣，嫣然笑道：「如此深夜，兩位還沒有睡麼？」

那小姑娘不停地點頭，道：「嗯。」

銀花娘道：「既然沒有睡，為何不點燈，竟像貓一樣躲在黑暗裏。」

小姑娘瞪大了眼睛，只是不停地搖頭。

那看來已病人膏肓的人卻黯然一笑，道：「這裏沒有燈。」

銀花娘皺眉道：「沒有燈？」

那病人長嘆道：「在下已命若游絲，要燈光又有何用？在黑暗中靜待死亡到來，還可以少卻些煩惱恐懼。」

他說話也是有氣無力，一口氣像是隨時都會停頓。

銀花娘瞪著眼瞧了他半晌，緩緩道：「這麼多人忽然闖進你屋子來，你不害怕麼？」

那病人淡淡笑道：「人已將死，也就不覺得世上還有什麼可怕的了。」

銀花娘嫣然笑道：「不錯，一個人若已快死了，的確有許多好處，譬如說……我本來也許會殺你的，現在卻不願動手了。」

她忽然摸了摸那小女孩的頭，柔聲道：「但你……你也不害怕麼？」

那小女孩想了想，慢慢地說道：「反正三叔一死，我也不想活了。」

銀花娘道：「所以你也不怕？」

那小女孩眼睛瞪得大大的，道：「不怕。」

銀花娘笑道：「你既然不害怕，自然就不會大呼小叫，是麼？」

那小女孩道：「三叔喜歡安靜，我從來都不大聲說話的。」

銀花娘笑道：「很好，這樣你也就會活得長些了。」

她再也不理這兩人，將前面的窗子悄悄推開一線－－從這裏望下去，對面屋子的動靜也可瞧得清清楚楚。

這時銀花娘手裏的火摺子已熄了，天地間又黑暗、又靜寂，只有窗外偶爾傳來棋子落枰的「叮噹」聲，悅耳如琴音。

那病人已閉起了眼睛，小姑娘的大眼睛卻在黑暗中發著光，俞佩玉悄悄走了過去，柔聲道：「小妹妹，你叫什麼名字？」

那小女孩悠悠道：「彼此萍水相逢，你又何必問我的名字。」

這小小的女孩子，竟說出這麼樣老氣橫秋的話來，俞佩玉倒不覺怔了怔，誰知她盯著俞佩玉的眼睛瞧了半晌，竟忽又接著道：「但你既已問了，我也不妨告訴你，我叫朱淚兒，眼淚的淚，因為我從小就是個常常會流淚的孩子。」

俞佩玉道：「現在你……」

朱淚兒淡淡道：「現在我已不流淚了，也許是因為眼淚已流乾了吧。」

俞佩玉默然半晌，嘆道：「你三叔已病了很久了麼？」

朱淚兒道：「四五年了。」

俞佩玉道：「你一直在照顧著他？」

朱淚兒道：「嗯。」

俞佩玉道：「難道沒有別的人陪你們？」

朱淚兒緩緩道：「三叔沒有別的親人，只有我。」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四五年前，這女孩子最多也不過只有七八歲，在別人正是最頑皮、最喜歡玩的年紀，但她卻陪著個已奄奄一息的病人，在這荒涼的小樓上，度過了四五年，晚上竟連盞燈都沒有。

俞佩玉嘆了口氣，也不知該說什麼了。

屋裏靜寂得就像是墳墓，曙色就在這死一般的靜寂中，悄悄染白了窗紙，遠處漸漸響起了雞啼。

鍾靜已伏在郭翩仙身上睡著了，郭翩仙的目光，卻始終凝注在那垂死的病人身上，也不知在想什麼。

銀花娘忽然伸了個懶腰，輕嘆道：「這兩人下棋下了這麼半天，一共才落了三個子，看來這一盤棋下到明年只怕也下不完……」

她忽又走到那小女孩面前，嫣然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很乖很乖的女孩子，你下去煮一鍋稀飯，再弄些小菜來給這些叔叔阿姨們吃好麼？」

朱淚兒動也不動，只是淡淡道：「我不去，我不能離開三叔。」

銀花娘笑道：「乖乖的去吧，小孩子怎麼能不聽大人的話。」

朱淚兒連瞧也不瞧，道：「我不去。」

銀花娘笑容更溫柔，柔聲道：「我知道你一點也不怕我，所以不聽我的話，是麼？」

她嘴裏溫柔地說著話，手卻已一個耳光打在朱淚兒的臉上，朱淚兒蒼白的小臉，立刻被打得又紅又腫。

但她卻還是動也不動，連眼睛都沒有眨，簡直好像一點感覺也沒有，只是瞪眼瞧著銀花娘。

銀花娘皺了皺眉頭，媚笑道：「你嫌我打得太輕了，是麼？」

她的手又伸了出去，但卻已被俞佩玉握住。

銀花娘嘆了口氣，道：「我就知道你又要管閒事了。」

俞佩玉冷冷道：「你若想和我走在一路，以後最好還是……」

話未說完，突見朱淚兒雙手蒙著了臉，顫聲道：「你……你打得我好疼呀。」

銀花娘怔了怔，道：「我方才打你，你現在才覺得疼？」

朱淚兒道：「疼……疼死我了。」

銀花娘吃驚地瞧著她，簡直也說不出話來。

她簡直想不到世上有感覺如此遲鈍的人，別人打了她一巴掌，她竟在一盞茶工夫後才知道疼。

銀花娘呆望著她，竟連要吃稀飯的事都忘了。

這時那似乎睡著了的病人卻忽然嘆了口氣，道：「你既然怕疼，為何不聽人家的話，下樓去煮稀飯吧。」

朱淚兒忽又瞪起眼睛來，瞪著銀花娘，道：「三叔叫我去，我就去，別人就算打死我，我也不會去的。」

她慢吞吞地爬下了床，慢吞吞地走下樓，俞佩玉瞧著她纖弱的身子，蒼白的臉和手，心裏不禁暗暗嘆息。

銀花娘這才展顏一笑，道：「想不到這孩子脾氣竟如此倔強，倒和我小時候一樣……」

她語聲忽然頓住，眼珠子一轉，才接著笑道：「這孩子若真和我小時候一樣，我們吃了她的稀飯，就再也莫想活著下樓了，我得下去瞧著她。」

俞佩玉皺眉道：「小小的孩子，你也怕她下毒？」

銀花娘回眸笑道：「我比她還小的時候，就已毒死過七八十個人了。」

俞佩玉淡淡笑道：「她不怕你，你反而怕她？」

銀花娘怔了怔，她實在也不知道自己怎會對這又瘦又小的女孩子，起了種莫名其妙的畏懼之心。

連郭翩仙那麼厲害的眼睛瞪著她時，她都不在乎，但這小女孩的眼睛瞪著她，她卻覺得心裏有些發冷。

她怔了半晌，才勉強一笑，道：「一個人謹慎些總是好的，這句話你難道忘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你若是要下去，不如還是讓我下去吧。」

※※※

樓下也只有一間屋子，大半間都堆著柴米，只留下一塊很小的角落，擺著水缸、碗櫃和鍋。

朱淚兒正蹲在水缸旁洗米，洗了一遍又一遍，米裏每個稗子，她都小小心心地挑出來，輕輕放在旁邊。

等到飯鍋上了灶，她又將揀出來的稗子用張紙包起來，再用清水將地上沖得乾乾淨淨。

俞佩玉發覺非但這麼大一間屋子裏點塵不染，就連鍋上都沒有絲毫煙燻油膩，這廚房竟比別人家的客廳還乾淨。

這雙又瘦又白的小手，每天竟要做這麼多辛苦的事，這伶仃纖弱的身子，怎麼能挑得起這麼大的擔子？

俞佩玉忍不住又嘆了口氣，道：「你每天都要將屋子打掃得如此乾淨麼？」

朱淚兒淡淡道：「一個人過慣了乾乾淨淨的日子，瞧見髒東西就會討厭的，除非情不得已，否則又有誰願意和不乾不淨的人在一起。」

她忽然回頭瞪著俞佩玉，緩緩道：「你說是麼？」

俞佩玉的心動了動，苦笑道：「不錯，誰都不願意和不乾不淨的人在一起的。」

朱淚兒眼睛發著光，輕輕道：「那麼你……你為什麼喜歡和不乾不淨的人在一起呢？」

俞佩玉怔住了，簡直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才好。

這是個多麼古怪的孩子，她有時看來，是那麼可憐，那麼弱小，有時卻又好像變成個飽經世故的大人。

朱淚兒已緩緩轉過身，在一張小板凳上坐了下來，一面用扇子去搧爐火，一面慢慢地說道：「我雖然很少出去，但在這小樓上，卻可以看到很多事，若是看到了有趣的事，我就會說給我的三叔聽，否則他更不知道有多麼寂寞。」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這小樓上常會看到有趣的事麼？」

朱淚兒道：「嗯。」

過了半晌，她忽又回過頭來，道：「有一天，我還瞧見一個很美麗的女人，用很奇怪的法子殺了許多人，你可知道那女人是誰？」

俞佩玉苦笑道：「就是方才打你的人？」

朱淚兒淡淡笑了笑，道：「方才誰打了我？我已經忘記了。」

俞佩玉忽然發現她臉上方才雖然已被打腫，但現在卻又光滑如玉，簡直連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來。

朱淚兒已又接著道：「別人打了你，你若不能還手，最好還是將這件事忘記的好，免得存在心裏難受。」

俞佩玉道：「但……但別人打了你，你真的要過很久才覺得疼？」

朱淚兒抿嘴笑了笑，道：「一個人挨了打，反正是要疼一次的，早些疼，遲些疼又有什麼關係？你疼得越早，別人越開心，你若過很久才疼，別人就開心不起來了。」

她淡淡接著道：「我既然挨了打，為何還要讓別人開心呢？」

俞佩玉又怔住了，這小小的孩子，心裏竟充滿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念頭，奇奇怪怪的想法，別人竟捉摸不透。

就在這時，突聽外面響起了馬車聲，接著，人聲就嘈雜起來，正是從隔壁那院子裏傳過來的。

俞佩玉長長吐出口氣，笑道：「我還是上去瞧瞧吧。」

※※※

李家棧的院子裏，此刻竟已是人頭擁擠，而且後面來的人還越來越多，俞佩玉雖瞧不見他們的臉，但可斷定這些人無一不是江湖豪傑。

銀花娘嘆道：「這些人跑來幹什麼？見了鬼麼？」

郭翩仙悠然道：「天下武林的盟主，在這裏和唐門的掌門人下棋，江湖中人誰不想來見識見識，只要消息傳出，不出三天，這院子都會被擠破的。」

銀花娘恨恨道：「這消息不知是哪個王八蛋傳出去的？」

她這句話自然沒有人回答，但俞佩玉卻已恍然。

這消息自然就是那「俞放鶴」自己傳出去的。

他故意傳出這消息，讓武林中人都來看他和唐無雙下棋，唐家的子弟，自然就不會再懷疑唐無雙為何突然不見了，而別人見到堂堂的武林盟主都在和這「唐無雙」下棋，這唐無雙縱是假的，也變成真的了。

只聽院子裏人語紛紛都在說：「這位就是新任的武林盟主俞放鶴麼？嗯，果然是風采非凡，難怪連紅蓮幫主那樣的人都服了他。」

「咱們不知道能和盟主出來說幾句話麼？」

於是林瘦鵑含笑走了出來，朗聲笑道：「各位但請少安毋躁，這盤棋看來最少還要下個三五天的，各位何不先找個地方落腳，等盟主下完棋才好從容陪各位談話，各位有什麼困擾，那時也可說出來，盟主自然會替各位拿主意的。」

院子裏竟響起了歡呼聲，這「先天無極」的掌門人，在江湖中果然極得人望，這卻令俞佩玉的心都沉了下去。

林瘦鵑走進屋裏，院子裏又有人竊竊私議：「這位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菱花劍』林瘦鵑麼？聽說他有位掌上明珠，乃是江湖中出名的美人。」

「只可惜紅顏自古多薄命，這位林姑娘許的本是盟主的大公子，誰知還未過門，俞公子就死在殺人莊了。」

「是誰殺了他的，盟主難道不為兒子復仇？」

「據說這位俞公子頭腦有些毛病，盟主早已對他灰心得很，林姑娘就算嫁給了他也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

俞佩玉動也不動地坐著，額上汗珠卻已滾滾而下。

銀花娘忽然關上窗子，嘆道：「你聽見沒有，他們居然還要在這裏待下去哩，咱們也不知道要等多久。」

俞佩玉霍然站起，道：「你用不著等了。」

銀花娘吃驚道：「你……你難道……」

俞佩玉緩緩道：「有些事你越是躲躲藏藏，別人反而越會懷疑你、逼你，倒不如索性去面對它，這道理我已漸漸想通了。」

他這話也不知是在對別人說，還是在對自己說。

銀花娘失笑道：「你說的什麼？我不太懂。」

俞佩玉不等她說完，便已走下了樓，竟開門走了出去。

銀花娘趕緊又將窗戶打開一線，過了半晌，果然瞧見俞佩玉從客棧外走進了院子，竟分開人叢，闖門而入。

鍾靜失聲道：「這人好大的膽子。」

郭翩仙微笑道：「他得友如我，膽子自然要變大了。」

銀花娘嘆了口氣，悠悠道：「他沒有你這朋友時，膽子也是很大的，這人外表看來雖像貓那麼溫柔文靜，其實簡直比老虎還要可怕。」

※※※

俞佩玉剛走進院子，院子裏幾十雙眼睛就都不禁向他瞧了過去，這樣的絕世美男子，連男人都忍不住要多瞧幾眼。

但俞佩玉的眼睛卻誰也不望，微笑著分開人叢，微笑著走進門，看棋的人一齊愕然回過頭來，林瘦鵑皺眉道：「閣下是什麼人？盟主正在……」

俞佩玉不等他話說完，已搶著道：「在下俞佩玉。」

「俞佩玉」這三個字出口，林瘦鵑面上的血色驟然褪得乾乾淨淨，外面已隱隱起了一陣騷動之聲。

俞放鶴和唐無雙本來連眼睛都未抬起，此刻也不禁一齊愕然回顧－－只瞧了他一眼，俞佩玉已斷定這「俞放鶴」認不出他本來面目，這「唐無雙」也絕不認得他，由此可見，這唐無雙必定是假的。

只見「俞放鶴」目光閃動，微笑道：「俞佩玉？想不到閣下竟和我已死去的犬子同名，這倒真巧得很。」

俞佩玉瞧著這兩人，心裏已滴出血來，面上卻微笑道：「能與令郎有同名之雅，在下也不勝榮寵之至。」

俞放鶴含笑道：「不知閣下此來，有何見教？」

俞佩玉道：「在下想來取回一件東西。」

俞放鶴捋鬚笑道：「此間又怎會有閣下的東西？」

俞佩玉道：「在下前些日子也曾借宿此間，不慎將一件東西遺落在這裏。」

俞放鶴似乎覺得很有趣，緩緩笑道：「客棧之中，人多手雜，但望閣下的東西還在這裏才好。」

俞佩玉靜靜瞧著他，道：「只要盟主答應，在下……」

俞放鶴笑道：「只要東西還在，閣下只管取去就是。」

俞佩玉笑了笑，道：「既是如此，在下便放肆了。」

俞佩玉身子忽然拔起，掠上橫樑，全身上下，手足四肢，絕沒有使出任何姿勢，甚至連膝蓋都未彎曲。

這正是輕功中最難練的「旱地拔蔥」式。

要知天下武林，門戶眾多，輕功的身法，也各有巧妙不同，但練到這種「旱地拔蔥」式，卻已返璞歸真。

武當派的弟子「旱地拔蔥」時是這樣的姿勢，少林派、點蒼派的門下「旱地拔蔥」時姿勢也絕不會有任何變化。

俞佩玉用這樣的身法，自然正是要人瞧不出他的武功來歷，卻又要別人以為他在炫耀自己的輕功高明。

俞放鶴拊掌笑道：「好俊的輕功。」

武林盟主都這樣說，院子裏自然早已響起一片喝采聲，只有小樓上的銀花娘，全未留意他用的是什麼身法。

她只急著要知道她藏起的珠寶，是否還在橫樑上。

等到俞佩玉躍下來時，手裏果然多了個又大又重的黑布包袱，銀花娘喜動顏色，幾乎忍不住歡呼出聲來。

郭翩仙遠遠坐在一旁，始終未到窗前來瞧一眼，此刻微笑道：「東西還在？」

銀花娘嫣然道：「我早就說過，東西藏在這裏，沒有人能找得到的。」

郭翩仙微笑道：「好個俞佩玉，不但有種，而且還有些頭腦，居然想到在大庭廣眾之間去將包袱拿出來，這樣俞放鶴就算想打這包袱的主意，也不好意思出手了。」

銀花娘笑道：「他現在已經快走出來了……哎呀，不好……」

她臉上笑容忽然不見。

郭翩仙皺眉道：「什麼事？難道俞放鶴不放他走？」

銀花娘眼睛瞪得滾圓，嗄聲道：「這老狐狸看來還不好意思動強，只說他很想和俞佩玉親近親近，一定要俞佩玉留下來。」

郭翩仙沉聲道：「俞佩玉作何表示？」

銀花娘道：「他很沉得住氣，居然還在笑……嗯，他現在正在說：要等俞放鶴下完這盤棋後，再來求教。」

郭翩仙道：「你聽得見他說話？」

銀花娘道：「院子裏吵得很，我怎麼聽得清楚，但只要看他嘴唇在怎麼樣動，我至少也可猜得出十之七八。」

郭翩仙笑道：「你本事倒不小……」

突聽銀花娘又變色輕呼道：「不好，這老狐狸居然將棋盤拂亂了，還說：若能和俞佩玉這樣的少年俊傑在一起聊聊，下不下棋，又有何妨。」

郭翩仙皺眉道：「如此說來，俞佩玉除非真的翻臉，否則倒真還不容易走得出來。」

銀花娘著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怎麼能翻臉，看來他也有些發慌了……」

她剛說到這裏，突聽院子裏有一人朗聲大笑道：「如此佳妙棋局，百年難得一見，盟主若是中道而廢，豈非要令我們這些看棋的太失望了。」

郭翩仙動容道：「這人是誰？」

銀花娘面上卻露出喜色，道：「呀！這人竟將這拂亂了的一局棋，又重新擺了起來，而且擺得一子不差……這可真得要有兩手……」

她話未說完，郭翩仙已一步竄了過來。

只見對面屋子裏已多了個少年乞丐，身上穿著件已補得到處是補釘的大紅衣裳，赫然竟是名震天下的紅蓮幫主。

那邊俞放鶴正在笑道：「想不到紅蓮幫主也有此雅興，看來老夫只有勉為其難了。」

郭翩仙只瞧了一眼，就立刻緊緊關起了窗戶，面上冷汗已滾滾而下，銀花娘瞧了他一眼，媚笑道：「你為什麼這樣怕他？」

郭翩仙退回來仆地坐下，哪裏還說得出話？

銀花娘喃喃道：「這倒真是件怪事，紅蓮花難道是故意要幫俞佩玉的忙麼？他若是俞佩玉的朋友，瞧見俞佩玉被林黛羽刺傷時，為何連睬都不睬？」

這時樓下已有開門的聲音，郭翩仙聳然而起，瞧見上來的是俞佩玉，才鬆了口氣，嗄聲道：「紅蓮花可曾瞧見你到這裏來？」

俞佩玉緩緩道：「他為何要留意我？」

郭翩仙道：「他不認得你？」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不認得。」

他方才眼見自己的平生良友就在面前，竟不敢相認，反而要悄悄溜走，此刻他心裏正不知有多麼難受。

他走得雖僥倖，雖狼狽，但此去也並非全無收穫－－他總算已知道這「唐無雙」已是假的。

他只希望那真的唐無雙還未遭毒手。

銀花娘早已將那黑布包袱接了過去，說道：「這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東西既已得回，咱們還是快走吧。」

郭翩仙沉著臉道：「紅蓮花不走，咱們也不能走。」

銀花娘媚笑道：「你怕被他瞧見，我卻不怕，我若是定要走呢。」

郭翩仙一字字道：「你不會走的。」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笑得更甜，道：「不錯，我自然不會走的，你還在這裏，我怎麼捨得走。」

她提著個比人還大的包袱，東瞧西望，像是恨不得將這包袱吞下肚子裏才放心，郭翩仙盯著她手裏的包袱，突然冷冷一笑，道：「其實你要走也無妨，連包袱都帶去吧。」

銀花娘怔了怔，道：「真的？」

郭翩仙冷冷道：「你為何不先瞧瞧包袱是什麼？」

銀花娘笑道：「包袱裏是什麼，我不用瞧也知道的。」

但她也聽出郭翩仙話裏似乎有話，嘴裏雖這麼樣說，手卻在包袱上摸索著，忽然跳起來，失聲道：「不好！」

包袱裏那有什麼珠寶，竟是一包瓦礫。

銀花娘解開包袱，就像被人砍了一刀，幾乎立刻就要暈過去，俞佩玉和鍾靜也不禁為之聳然失色。

只有郭翩仙聲色不動，冷笑道：「包袱裏是什麼，你真的不用瞧也知道？」

銀花娘顫聲道：「但你……你又怎知道……」

郭翩仙淡淡道：「這包袱裏若真是一包珠寶，他方才走上樓時的腳步聲都會分外不同……你難道以為我的眼睛和耳朵，也和你一樣無用？」

銀花娘跺著腳，咬著嘴唇道：「但這又是誰弄的手腳？誰調的包？我那天藏東西時，非但關起了門窗，還熄了燈，又有誰會發現我的秘密？」

她四面兜著圈子，喃喃又道：「莫非是俞放鶴……嗯，不錯，只有這老狐狸，他到這屋子裏來住下時，說不定會先將屋子上上下下都搜索一遍。」

俞佩玉緩緩道：「珠寶若真是被他搜去，你只怕是永遠也休想得回來的了。」

郭翩仙也不再說話，只是出神地望著那始終動也沒有動過的病人，銀花娘目光不覺也跟著他望了過去。

她忽然發現這病人雖已瘦得只剩下皮包骨頭，但床上的棉被卻堆得很高，棉被裏竟像藏著東西。

此刻陽光斜射而入，照在棉被上，棉被裏竟似在蠕蠕而動，銀花娘目中光芒一閃，忽然咯咯笑道：「想不到我竟成了個睜眼瞎子，連眼前的事都看不到。」

她獰笑著一步步向病榻前走了過去。

俞佩玉皺眉道：「你要幹什麼？」

銀花娘咯咯笑道：「棉被裏似乎有些很好玩的把戲，我想掀開來瞧瞧。」

她走到床前，剛伸出手。

誰知那病人竟霍然張開眼來，瞪著她一字字道：「你只要將這棉被掀起，只怕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這奄奄一息的病人，竟忽然說出這種話來，他那雙無神無氣的眼睛，此刻竟也似忽然射出一種懾人的光彩。

銀花娘也不知怎地，竟覺得心裏一寒，伸出去的手竟真的不敢去掀棉被，反而一步步向後退。

那病人眼睛卻又緩緩合了起來，陽光照著他枯瘦蠟黃的臉，簡直又和死人相差無幾，他的病又怎會是裝出來的？

銀花娘定了定神，咯咯笑道：「這棉被難道當真掀不得？」

那病人道：「嗯。」

銀花娘笑道：「但我天生有種不信邪的脾氣，越是不能瞧的事，越是想瞧瞧。」

那病人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淚兒，你就讓她瞧瞧吧。」

他說這話時，朱淚兒明明還在樓下，但話一說完，朱淚兒竟已赫然走上樓來，瞪著銀花娘道：「你真要瞧？你不後悔？」

銀花娘吃吃笑道：「我後悔什麼？這棉被裏難道還會鑽出什麼妖怪來不成？」

她嘴裏雖在笑，心裏卻已有些發毛。

這兩人一個年紀還小，一個病重垂危，明明是絕不能傷人的，銀花娘自己也不懂自己畏懼的究竟是什麼？

只見朱淚兒竟又下去捧上來一隻特大的海碗，碗裏滿滿盛著清水，她自懷中取出了一個烏黑的小匣子，用指甲挑出了一撮烏黑的粉末，彈在水裏，一整碗清水立刻就變得漆黑如墨汁。

銀花娘呆呆瞧著，也猜不透她究竟在弄什麼玄虛。

朱淚兒卻已將海碗放在角落裏，瞧著她悠然一笑，道：「你且等著慢慢的瞧吧，有趣的事就快出現了。」

這笑容裏竟似帶著種說不出的詭秘之意，連俞佩玉都覺得有些緊張起來，銀花娘眼睛更已瞪得又圓又大。

只見那棉被越動越厲害，宛如狂風中的海浪，小樓上雖仍是陽光普照，卻又似突然充滿了陰森森的寒意。

鍾靜身子已縮成一團，連手腳都發起冷來。

銀花娘忍不住道：「這……這棉被裏無論有什麼，我都不……不想再瞧……」

朱淚兒淡淡道：「你現在不想瞧，卻已太遲了。」

就在這時，突見一隻蜈蚣自棉被裏鑽了出來。

※※※

這蜈蚣雖然不大，甚至比通常所見的都要小得多，但通體又紅又亮，就彷彿是琥珀瑪瑙雕成的。

這紅蜈蚣身後竟還跟著二三十條顏色不同，大小各異的蜈蚣，一隻接著一隻，首尾相連，條條都是劇毒無比。

銀花娘咯咯笑道：「我還當是什麼嚇人的東西，原來只不過是些小蜈蚣，我三歲的時候就已將這種東西捉來玩了。」

她說的話倒也不假，天蠶教下的人，又怎麼會怕蜈蚣，但這些蜈蚣竟會從病人的棉被裏鑽出來，無論如何，總是件怪事。

銀花娘雖然在笑，但笑得已有些勉強。

誰知這隊蜈蚣後竟還跟著二三十條蜥蜴，接著又有無數條毒蛇、蟾蜍、蠍子……以後一些連銀花娘都未瞧見過的毒蟲惡物，如被號令所催，一條條自棉被裏鑽了出來，首尾相接，秩序竟是絲毫不亂。

銀花娘終於笑不出了。

鍾靜驚呼一聲後，早已嚇得暈了過去。

簡直沒有人能想得出，這垂死的病人怎能和如此多其毒無比的蟲蛇睡在一張床上，一張棉被裏。

他竟還能睡得如此安穩。

銀花娘只瞧得毛骨悚然，只覺全身都發起癢來，她雖然也是從小在毒物堆裏長大的，但若要她睡在這床被裏，殺了她，她也不敢。

只見這些毒蟲惡物一隻隻爬到角落裏，朱淚兒卻在碗沿上搭起兩隻筷子，毒蟲便以筷子為橋，爬入那海碗中，打一個滾，再沿著另一隻筷子爬出來－－這些毒蟲們本是生氣勃勃、猙獰作態，但在這碗墨汁般的水碗裏打過一個滾後，竟變得垂頭喪氣，沒精打采。

數百條毒蟲一個接著一個，爬入水碗，又再爬出，再鑽回棉被裏，一碗墨汁般的水，顏色卻漸漸發白。

等到最後幾種不知名的毒蛇爬進去時，碗裏竟冒出了水泡，冒出了熱氣，像是才剛剛沸滾。

郭翩仙臉上的汗珠也落了下來。

只見這碗水由黑而白，由白而透明，竟又回復原狀，但一碗冷水卻已沸騰起來，宛如沸湯。

這時毒蟲又都鑽回棉被，小樓上就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只聞沉重的呼吸聲此起彼落，誰也說不出話來。

朱淚兒卻捧起了那碗水，笑嘻嘻送到銀花娘面前，道：「稀飯還未煮好，姑娘若是餓了，就先喝了這碗水吧，加了這麼多佐料後，這碗水的滋味實已比雞湯都鮮美得多。」

銀花娘趕緊後退，搖手強笑道：「不……不客氣，你還是留著自用吧。」

她究竟是出身毒物世家，見多識廣，此刻已瞧出那黑色的粉末實是一種奇異的靈藥，竟能將毒蟲全都誘出，將毒吐入水碗－－天地萬物，相生相剋，這黑色的粉末想必就是毒蟲惡物們的剋星。

此刻數百條毒蟲的毒，都已吐在這碗水裏，這碗水莫說喝不得，簡直連碰都碰不得，常人若是沾上一滴，只怕立刻便將全身潰爛而死。

誰知朱淚兒卻微笑道：「如此鮮湯，各位既不能受用，看來我也只有獨自享受了……」

她一面說著話，一面竟真的將這碗水都喝了下去，嘴裏嘖嘖有聲。竟．像是真覺得滋味無窮。

俞佩玉瞧了，還未覺如何，郭翩仙和銀花娘卻已齊地變了顏色，只因他們深知這碗水中毒性之烈，簡直做夢也想不到有人能喝下一滴，這小姑娘卻偏偏全都喝了下去，而且面不改色。

她腸胃腑臟，難道竟是鋼鐵煉成的？

朱淚兒卻悠然道：「我三叔病毒久已入骨，只有借著這些毒物的陰寒之氣，才掙扎著活到現在，若有失禮之處，還請各位原諒。」

銀花娘賠笑道：「你三叔得的不知是什麼病？」

朱淚兒嘆了口氣，黯然道：「此病無以名之，各位若是想知道……」

話猶未了，突聽樓下傳上來「篤、篤、篤」三聲敲門聲，接著，一個蒼老沉渾的語聲緩緩道：「俞佩玉俞公子不知可在樓上？敝幫紅蓮幫主特來求見。」

這是梅四蟒，俞佩玉既驚且喜，正不知紅蓮花為何要找他，郭翩仙面上已變了顏色，嗄聲道：「你下去穩住他們，我先走……」

就在這時，樓下又有「篤、篤、篤」三聲敲門聲傳了上來，一個嬌美清脆的少女聲音道：「俞公子請開門，敝幫君夫人也想來看看你。」

海棠夫人竟也來了。郭翩仙面上更是毫無血色，一步竄到後面窗口，將窗子輕輕推開一線。

只見這小樓竟已赫然被人圍起，四面屋頂上、樓梢頭，俱是人影幢幢，男男女女也不知有多少個。

只聽樓下又有人道：「君夫人與紅蓮幫主前來求見，俞公子都不開門麼？」

郭翩仙一把拉住俞佩玉，嗄聲道：「他們是否已發現我在此地？」

俞佩玉道：「你問我，我怎知道？」

郭翩仙道：「他們為何來找你？」

俞佩玉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郭翩仙道：「他們將四面都已圍住，看來只怕是我們也有些仇恨，你我同仇敵愾，你……你千萬開不得門。」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不去開門，他們難道不會破門而入？」

只聽那少女高喚道：「俞公子，咱們可是先禮後兵，你再不開門，咱們就要闖進來了。」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忽然嬌笑道：「俞公子正在大便，你們現在闖進來，臭得很的，等他大事辦完自然會開門，你們急什麼？」

門外默默半晌，那少女也咯咯笑道：「好，我們就等一會兒，只要他不掉到茅坑裏去，還怕他不開門。」

俞佩玉瞧著郭翩仙，皺眉道：「你連海棠夫人都不敢見麼？你和她究竟是什麼關係？」

郭翩仙只是不住咳嗽，一個字也不說，鍾靜已醒了過來，輕撫著他的背，滿臉俱是焦急之色。

俞佩玉嘆了口氣，緩緩道：「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要上來的，我也非去開門不可，你還是快想個法子吧。」

那病人本已氣如游絲，若斷若續，此刻忽然張開眼來，道：「我有個法子。」

郭翩仙又驚又喜，道：「閣下有何高見？」

那病人道：「你附耳過來，我告訴你。」

郭翩仙大喜走了過去，又驟然頓住了腳步，想到這病人的種種詭秘奇異之處，他身子不由自主又要後退了。

鍾靜卻比他還要驚惶著急，衝過去問：「前輩若有什麼法子救他，不妨告訴弟子，弟子也感激不盡。」

那病人皺了皺眉，道：「你是什麼人？是哪一派門下？」

鍾靜遲疑了半晌，終於咬了咬牙，道：「弟子華山鍾靜。」

那病人喃喃道：「華山門下，倒是內家正宗……好，你過來我告訴你。」

鍾靜面上亦是汗如雨下，想到棉被裏的一窩毒蟲，她腿都發軟了，但為了她心愛的人，她竟真的壯起膽子走了過去。

那病人忽又問道：「你練武已有多久？」

鍾靜雖不懂他為何要問這句話，還是答道：「弟子練武已有十一年。」

那病人枯澀的面上，竟露出一絲笑容，道：「好，很好……」

忽然伸出手來，握住了鍾靜的手腕，他本已奄奄一息，但此番出手，卻是其快如風，其急如電。

連郭翩仙、俞佩玉這樣的人，竟都未瞧出他是如何伸出手來的，鍾靜更是連驚呼都還未出口，就被他拉了過去。

俞佩玉動容道：「閣下這是幹什麼？」

那病人握起鍾靜的手腕，就再無其他舉動，反而閉起眼睛，鍾靜雖覺他手如寒鐵，也漸漸定過神來道：「前輩究竟有何高見？弟子正在洗耳恭聽。」

那病人閉著眼緩緩道：「你們只管等在這裏，不必開門就是。」

鍾靜失色道：「這……這算什麼法子？」

那病人淡淡道：「你們不去開門，普天之下，還沒有人敢闖上這小樓一步的。」

鍾靜雖覺他這話有些像吹牛，但想到這人行藏之奇秘，也不禁有五分相信了，竟未覺出自己臉色已漸漸發白。

這病人黃蠟般的一張臉，卻漸漸有了生氣。

這時樓下呼門聲又起，別人也未留意他兩人臉色的變化，而呼門聲雖越來越急，竟真的沒有人敢破門而入。

只聽梅四蟒大呼道：「俞公子，盟主和無雙老人也來看你了，你難道還不下來？」

俞佩玉本是一心想下去的，此刻卻有些猶疑起來。

這些人如此急著要見他，是為的什麼？

那少女又呼道：「你若不願讓我們上去，只要下來和我們說句話也可以……俞公子，這麼多人要見你，你為何必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這些人竟然並不想上來，可見目的也並非為了郭翩仙，他們如此急著要俞佩玉下去，難道又有何詭謀？

他們催得越急，俞佩玉越是猶疑，突聽鍾靜驚呼一聲，那病人放鬆了她的手，她整個人竟立刻倒了下去。

郭翩仙趕過去扶起她，她身子竟已軟棉棉，聯手都抬不起了，再一探她鼻息，竟也已弱如游絲。

郭翩仙大駭道：「你覺得怎樣？」

鍾靜滿面驚懼欲絕，顫聲道：「惡……惡魔……那不是人，是惡魔……」

她眼睛直勾勾地瞧著前方，嘴裏反來覆去地說著這兩句話，竟似已被駭瘋了，別人問她什麼她都不知道。

再看那病人面色卻已變得紅潤而有光澤，鍾靜苦練十一年的一身功力，竟被這人在不知不覺間吸去了。

郭翩仙霍然站起，目光亦是驚懼欲絕，那病人鼻息沉沉，竟似已經睡著，朱淚兒正在替他將棉被塞緊。

銀花娘悄悄將郭翩仙和俞佩玉都拉到角落裏，悄聲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郭翩仙汗如雨下，嗄聲道：「吸人精血，作為己用，不想世上竟真有如此歹毒的功夫，你我不乘此時快除去他，只怕真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銀花娘嘆了口氣，道：「你若敢先去動手，我一定幫著你。」

郭翩仙怔了怔，再也說不出話來。

小樓上靜寂如死，俞佩玉似乎已想有所舉動，但就在這時，樓下又傳上來俞放鶴的語聲，道：「他既不肯下來，想必也和他們蛇鼠一窩，此刻你我既已到齊，再不動手，遲則生變……」

又聽得海棠夫人嬌媚的語聲道：「盟主是否真查明白了？」

俞放鶴道：「此事人證俱全，紅蓮幫主亦有所見。」

紅蓮花沒有說話，想是已默認了。

俞佩玉正在猜測他們在說的是什麼事，卻已聽得風聲響動，竟有十來個西瓜般大小的黑鐵球，帶著熊熊烈火破窗而入。

俞佩玉等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猝然間誰也不知該如何應付，只有展動身形，先避開再說。

那似已沉睡了的病人卻突然自棉被裏伸出一雙蠟黃的手來，只見他十根枯瘦的手指接連彈出。

但聞「哧、哧」聲響不絕，如急箭破空，那十來個沉重的黑鐵球，竟被他又凌空彈了出去。

原來他手指輕輕一彈，便有一股有質無形的勁氣隨之而出，竟如行氣馳劍，無堅不摧。

何況他十指連環彈出，勁氣出之不絕，就是名動天下的「彈指神通」，也萬萬無此聲威，眾人不覺駭然。

鐵球方被彈出，便「轟」的爆發，流星火雨，四下飛濺，但聞「隆隆」震聲不絕於耳，火雨交織滿天。

一片驚呼，小樓也被震得搖搖欲倒。

# 第一七章 去而復返

銀花娘等人所居小樓，被火彈震的搖搖欲倒，她不禁動容道：「這難道就是江南霹靂堂威懾天下的火器？」

郭翩仙嘆道：「不錯，這火器威力雖不如聲勢這麼驚人，但你我方才若被波及，此刻縱不粉身碎骨也要焦頭爛額了。」

朱淚兒回頭一笑，道：「你們現在總該知道了吧，我三叔雖然借了這位姑娘十一年功力，但卻救了你們四條命，這買賣你們總沒有吃虧。」

窗戶方才已被擊破，朱淚兒一面說話，一面將四面窗簾都拉了起來，竟似不願被外面的人瞧見屋裏動靜。

那病人一雙手又縮回被裏，臉色又漸漸蒼白，眾人若非眼見，誰也不會相信這樣的人方才竟有那般驚人的身手。

俞佩玉忍不住道：「那俞放鶴究竟和閣下有什麼仇恨？」

那病人淡淡道：「他還不配。」

俞佩玉道：「既是如此，他為何定要置閣下於死地？」

那病人道：「你怎知他要對付的不是你們？」

俞佩玉嘆道：「俞放鶴不去別處下棋，卻偏偏要到這偏僻的小鎮來，我本已覺得有些奇怪，如今才知道，他竟是為了閣下而來的。」

那病人竟又閉起眼睛，不理他了。

俞佩玉道：「還有，閣下不在別處養病，卻偏偏也要在這偏僻的小鎮上，這也是件怪事，在下委實猜不出這小鎮究竟有什麼吸引人之處。」

那病人根本就不理他，俞佩玉也無法再說下去。

過了半晌，突聽朱淚兒緩緩道：「他們要對付的並不是我三叔，而是我。」

俞佩玉愕然道：「你小小年紀，他們為何要對付你？」

朱淚兒笑了笑，道：「我現在年紀還算小麼？」

俞佩玉道：「這姓俞的縱然是個衣冠禽獸，但以他武林盟主的身份，又怎會勞師動眾，只為的是來對付個小小的孩子。」

朱淚兒冷笑道：「武林盟主？他這武林盟主又算得了什麼東西，莫說我三叔，就算我，也從未將他放在眼裏。」

黃池大會執天下武林牛耳垂數十年，大會盟主，天下英雄膽敢不敬，如今這小小的女孩子卻居然未將之放在眼裏，這女孩子身份難道比武林盟主還要尊貴？俞佩玉簡直越來越奇怪了。

他還想追問下去，突聽銀花娘歡呼道：「走了，這些人竟全都走了，走得乾乾淨淨，一個不剩。」

郭翩仙掀起窗簾一瞧，外面果然已無人影。

朱淚兒淡淡道：「這又有什麼好奇怪的，這些人只發覺我三叔武功已復，難道還敢留在這裏等死不成。」

連俞放鶴、君海棠這樣的人，都似乎對這病人真的畏懼已極，這病人究竟是什麼身份。

俞佩玉心裏既是驚訝，又是好奇，但這時郭翩仙卻已抱起了鍾靜，道：「我們也該走了。」

朱淚兒冷冷道：「對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俞佩玉道：「但他們若是去而復返，你們……」

朱淚兒傲然道：「我三叔的事，也用得著你們來管麼？至於我……我是死是活，更一向用不著別人費心。」

鍾靜顫聲道：「既是如此，你們為什麼要……要……偷去我的武功？」

朱淚兒冷冷道：「那是你來求我們的，我們並沒有找你，你也怨不得別人。」

鍾靜怔了怔，又放聲痛哭起來。

那病人忽然輕輕道：「念他們此來不易，把東西給他們吧。」

朱淚兒道：「但這些東西本來是我的，為什麼要給他們？」

那病人皺眉道：「區區珠寶，又算得了什麼，你怎地越變越呆了。」

朱淚兒垂首道：「是！」

她再不說話，卻從壁櫃間取出了個包袱，拋在銀花娘面前，包袱鬆開一角，光芒隱隱露出，竟赫然正是銀花娘失去之物，銀花娘心裏雖然滿腹驚疑，但再也不敢多話，怔了半晌，提起包袱，飛也似的奔下樓去。

※※※

這病人究竟是誰？俞放鶴等人為何會如此畏懼於他？朱淚兒又是什麼身份？這許多武林高手為何要來對付她這麼樣個小小的女孩子？而且連堂堂的紅蓮花也在其中，紅蓮花又豈是欺凌弱小的人？

這病人生的究竟是什麼病？為何要在這偏僻的小鎮上養病？他功力明明尚未恢復，俞放鶴等人又勢必不會去遠，他本該將俞佩玉等人留下來的，卻又為何要輕輕將他們放走？

俞佩玉心裏固是疑雲重重，銀花娘也在不住喃喃自語，道：「奇怪，那癆病鬼為何會將到手的珠寶還給我？為何會如此容易就放我們走？難道他對我們真的毫無企圖？」

她一面說，一面往前闖，這在陽光浸浴下的小鎮，家家戶戶都緊閉著門窗，竟連個人影都瞧不見。

但郭翩仙走了兩步，卻突然攔住了她的去路。

銀花娘趕緊將那包珠寶藏到背後，變色道：「你想幹什麼？」

郭翩仙嘆了口氣，道：「到底是女人，連你這樣的女人，都難免小家氣，此時此間，我難道還會打你這包珠寶的主意？」

銀花娘眼珠子一轉，抿嘴笑道：「你既然知道女人都很小氣，為什麼又要擋住人家的路，難道你不想快點走出去，難道還想等紅蓮花再來找你？」

郭翩仙冷冷道：「我自然想快些走，但卻不想被人抬出去。」

銀花娘瞟了鍾靜一眼，嬌笑道：「我很想被你抱著走，只可惜你的手，已經沒空了。」

郭翩仙道：「你此刻若一直往前衝，還怕沒有人抬你？」

銀花娘眼珠子又一轉，道：「你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走不得？」

郭翩仙道：「你我此刻休想走出這小鎮一步！」

銀花娘笑道：「你莫以為我真的喜歡得暈了頭，我也知道俞放鶴他們絕不會走遠的，八成已將這小鎮包圍住，所以現在這小鎮上連鬼都瞧不見一個。」

郭翩仙緩緩道：「但你算準他們與你無冤無仇，絕不會不放你走的，只要你自己能走出去，別人就不管了，是麼？」

銀花娘媚笑道：「我是個又小氣、又不懂事的女人，你叫我還能怎麼樣做？你們堂堂的男子漢，總不會還要我照顧你們吧。」

郭翩仙大笑道：「好朋友，好朋友……竟能將這樣自私自利，不顧道義的話，說得如此動聽，幸好你不是男人，否則不被人宰了才怪。」

銀花娘咯咯笑道：「我知道你不會宰我的，你就算想留下我，我們大仁大義的俞公子，也絕不會讓你動手。」

郭翩仙道：「你要走，我絕不攔你。」

銀花娘笑道：「哎喲，想不到你也是個大仁大義的人……」

郭翩仙冷冷截口道：「但你帶著這麼大一包珠寶，別人也會放你走出去麼？」

銀花娘就像是被人踢了一腳，整個人都要倒下去了。

郭翩仙悠然接道：「所以，你若要走，也就難免要將這包珠寶留下來……這豈非等於要了你的命麼。」

銀花娘突然跳了起來，跺腳道：「我現在知道了，那癆病鬼將珠寶還給我就是拖住我，不讓我走，這人只剩一口氣了，卻還有這麼多鬼主意。」

俞佩玉忍不住道：「你若以為他這是在害你，為何不將珠寶還給他去。」

銀花娘跺腳道：「他自然也算準我捨不得的……」

她忽然間又笑了，眼波流轉，媚笑道：「何況就算沒有這包珠寶，我又怎捨得拋下你們一個人走？我方才只不過是在和你們說著玩的。」

郭翩仙冷冷道：「這玩笑倒的確有趣得很。」

銀花娘仰面瞧著他，像是將一身都倚著他了，柔聲道：「你說，咱們現在是不是退回去？」

郭翩仙道：「你我能全身出來已是萬幸，怎可再退回去？」他簡直寧可去面對紅蓮花，也不願再面對那神秘的病人。

銀花娘道：「既不能進去，也不能退，咱們該怎麼辦呢？難道再找個屋子藏進去？若是再遇見那麼樣個病人，豈非要了命了。」

郭翩仙一笑道：「這次我找的地方，絕不會有任何人……」

銀花娘道：「哪裏？」

郭翩仙道：「就是那客棧。」

銀花娘嬌笑道：「你真聰明，那些人既已自客棧中退出來，八成不會再回去，那客棧一定是這小鎮上最安全的地方，只不過……」

她瞟了俞佩玉一眼，咬著嘴唇笑道：「我們的俞公子，是不是也會陪我們去藏起來呢？」

郭翩仙道：「他一定會去的。」

銀花娘道：「哦？」

郭翩仙道：「俞放鶴等人見到這邊久無動靜，勢必要捲土重來，你我躲在那客棧中，正好坐山觀虎鬥。」

他微笑接道：「俞兄此刻正是滿腹狐疑，不將這件事瞧個水落石出，他也是不肯走的……俞兄你說是麼？」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何況我此刻根本就沒什麼地方可去的。」

客棧中果然寂無人影，竟連裏面的掌櫃和店小二，都走得不知去向，好像連他們都已看出這裏不久就要有禍事來臨。

郭翩仙當先帶路，既沒有躲到客房，更沒有到俞放鶴方才住的那間屋子去，卻逕自走入了廚房。

廚房裏爐火將熄未熄，上一大鍋稀飯都燒焦了，案板上有幾根切了一半的鹹菜，碗裏已剝開的皮蛋也沒有洗乾淨。

銀花娘眼睛東張西望，嘴裏笑道：「這客棧中的人想必走得倉促得很，連早飯都顧不得吃了，難道是俞放鶴將他們趕走的？」

郭翩仙道：「俞放鶴用不著趕他們，經過方才一陣大亂後，他們難道還敢留在這是非之地？」

銀花娘嬌笑道：「近來這客棧老是死人，客棧的老闆只怕是交上霉運了……」她嘴裏說著話，已將包袱藏在一堆柴火裏，又去添了碗稀飯，就著鹹菜吃起來。

郭翩仙也添了一碗，先送到鍾靜面前，含笑道：「你也吃些吧，這稀飯雖然燒焦了，但卻一定沒有毒。」

銀花娘笑道：「我簡直一輩子都沒有吃過比這更香的稀飯，你……」

話未說完，郭翩仙手裏的稀飯已被鍾靜打翻在地上。

鍾靜已放聲痛哭起來，道：「我已是個半死的人，我知道你一定會丟下我的，我……我還吃什麼稀飯，倒不如索性餓死算了。」

郭翩仙居然聲色不動，反而柔聲道：「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丟了些武功又算得什麼？我可不要你去做保鏢賣藝的來養我，你會不會武功又有什麼關係？」

鍾靜顫聲道：「你用不著對我虛情假意，我問你，你明明告訴我，已經和君海棠情斷義絕，現在為何又不敢見她？你怕什麼？」

郭翩仙面色立刻變了，就在這時，突聽有人咳嗽了一聲，屋子裏四個人也就立刻靜了下來。

靜寂中，隱約可聽到門外有輕緩的腳步聲－－爐旁就是客棧的後門，腳步聲卻像是正往後門走過來。

郭翩仙從門縫裏往外望，只見兩個人悄悄走了過來，一個人是在掩著嘴，顯見就是方才咳嗽的。

這人高高瘦瘦的身材，白白淨淨的臉，背後斜插著柄長劍，血紅的劍穗襯著身淡青衣衫，顯得分外刺目。

另一人亦是瘦削精悍，目光銳利，郭翩仙一眼瞧過，便知道這兩人都是輕功不弱的江湖好手。

兩人一左一右，分開數尺，走得甚是小心，想見是為了偵查動靜而來，所以生怕驚動了小樓上那可怕的病人。

郭翩仙目光閃動，忽然打開門向他們一笑，這兩人齊地一怔，郭翩仙已悄悄退了回來。

但門卻已是開著的了，隨風搖擺，發出一陣陣「吱吱咯咯」的聲音，郭翩仙壓低聲音，緩緩道：「兩位為何還不進來？」

銀花娘知道他這是要將外面兩人誘進來，問問俞放鶴那邊的動靜，這兩人是為了打聽消息而來的，如今反而被人算計了，銀花娘心裏不禁暗暗好笑，郭翩仙更算準這兩人見到廚房裏有人在，縱然冒險，也得進來瞧個究竟。

誰知過了半晌，外面兩人竟還是不進來，簡直連絲毫聲音都沒有，銀花娘又覺得奇怪了，悄聲道：「這兩人怎地如此沒膽子？」

郭翩仙沉聲道：「我認得其中一人乃是點蒼門下的『紅櫻綠柳劍』郭沖，此人在黔貴一帶名聲頗為響亮，倒並非怕事的……」

一陣風吹過，吹開了陳舊的木板門。

那兩個人竟連影子都瞧不見了。

銀花娘笑道：「我看這位『紅櫻綠柳劍』的膽子，比櫻桃也大不了多少。」

郭翩仙皺了皺眉頭，再探首外望，卻發現那朱淚兒不知何時已走下了小樓，正在那邊採花。

一枝桂花從短牆裏探出來，花開得正香。

朱淚兒仰著頭，踮起腳尖，小手舉著了花枝，衣袖忽然滑了下來，露出那雙手腕，卻白得可憐。

「紅櫻綠柳劍」郭沖和那青衣漢子竟也都走了過去，動也不動地站在朱淚兒身後，痴痴地瞧著。

朱淚兒折下了桂枝，頭也未回，盈盈走回小樓。

郭沖和那青衣漢子竟也跟了過去，兩人面上竟滿是痴迷之色，竟像是將什麼事都忘記了。

郭翩仙越瞧越奇怪，實在猜不透這兩人有什麼毛病。

朱淚兒縱然是個美人胎子，但到底還不過只是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兩個三四十歲的大男人難道也會為她著迷？

只見朱淚兒步履輕盈，單薄的衣衫在風中飄拂，她纖弱的身子似也將隨風而去，卻忽然回眸一笑。

她明亮的眼波，有意無意似乎瞟了郭翩仙一眼。

郭翩仙忽然發覺自己幾乎也忘了她的年紀，忘了一切，眼中只瞧得見她腰肢擺動的姿勢，別的什麼都瞧不見了。

他也幾乎跟著她走了過去。

但他究竟功力深厚，心裏只蕩了蕩，就立刻定下神來，朱淚兒卻已轉過牆角，接著，郭沖和那青衣漢子也在牆後消失了。

銀花娘也在瞧著，這時才長長吐出口氣，喃喃道：「妖怪，這小丫頭簡直是個妖怪，竟能將這麼樣兩個大男人拐走，我在她這年紀時，還不過只會跟著男人走哩。」

她「噗哧」一笑，又道：「幸好我們的郭先生功力深厚，否則險些也被她拐走了。」

郭翩仙冷冷道：「我倒不是功力深厚，只不過比女人見得多些。」

銀花娘笑道：「但這小丫頭將他們拐走，是為了什麼呢？」

她語聲突然頓住，眼睛裏發出了光，失聲道：「我明白了，她這是在釣魚，這兩個倒霉蛋只要上了樓，一身功夫只怕就也要被那癆病鬼偷去。」

郭翩仙道：「正是如此。」

銀花娘嬌笑道：「想不到這丫頭小小年紀就會用美人計來釣魚了，這兩個倒霉蛋糊裏糊塗就中了她的仙人跳。」

郭翩仙回頭望著俞佩玉，道：「如此看來，紅蓮花等人要來找她，倒也不是沒有道理。」

俞佩玉苦笑道：「她如此做法，難道已不止一次。」

郭翩仙道：「看樣子，她也像老手老腳，也不知害過多少人了，所以，俞放鶴才會找這麼多人對付她。」

俞佩玉嘆道：「不錯，否則像紅蓮花這樣的人，是絕不會接受俞放鶴調度的。」這點別人不知道，他卻知道得很清楚，只因紅蓮花也對這「俞放鶴」起了疑心。

郭翩仙微笑道：「這倒的確有趣，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居然有這麼大的神通，這樣的人，絕不會沒有來歷，紅蓮花對付她，只怕還不容易。」

銀花娘咯咯一笑，道：「她就算有再大的來歷，還是挨了我一個大耳光。」

她一面說，一面揚起手來一比……這一比之後，她自己也像挨了別人一耳光，笑也笑不出了，話也說不下去。

俞佩玉和郭翩仙不覺都向她瞧了過去，只見她那張終日都帶著媚笑的臉，此刻竟已變得毫無血色，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更是充滿了驚駭恐懼之色，只是眨也不眨地瞧著自己的手。

瞧著瞧著，她全身竟都發起抖來。

俞佩玉和郭翩仙目光也不覺移向她的手，兩人只瞧了一眼，臉色竟也變了，目中也露出驚駭之色。

只見她這隻又白又嫩，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此刻，竟已變得像隻鬼爪子似的，黑裏透紅，紅裏透青。

俞佩玉駭然道：「這是怎麼回事？」

銀花娘顫聲道：「我……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一點感覺也沒有，這……這隻手怎會就變成了這鬼樣子。」

郭翩仙道：「你這隻還能不能動？」

銀花娘道：「好……好像還能動，不……不過……」

郭翩仙忽然抽出根木柴，「叭」地向她手背上打了下去，這根木柴又粗又糙，這一下打得又不輕，無論打在誰的手上，那人只怕都要疼得齜牙咧嘴，誰知銀花娘挨了這一下，竟似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郭翩仙皺眉道：「疼不疼？」

銀花娘道：「不……不疼。」

挨了打不疼，原該開心才是，但銀花娘說出這兩個字，眼睛裏卻已駭出了眼淚，她只覺自己這隻手竟似已變得和木頭一樣，又好像簡直不再是自己的手了，她眼見著郭翩仙這一記打下來，竟像是打在別人手上。

郭翩仙又皺了皺眉，眼前瞧見了那把切鹹菜乾的菜刀，他忽然拿起菜刀，一刀向銀花娘手背上切了下去。

這菜刀雖不十分鋒利，但要切下個人的手來，還是輕而易舉，誰知這一刀砍下，銀花娘的手上只不過多了道小傷口，傷口中卻連一滴血也沒有流出來，她這隻手竟像是變得比木頭還硬。

別人一刀沒砍斷自己的手，她本來也該開心才是，但銀花娘卻更是駭得面無人色，幾乎放聲痛哭起來。

只聽「噹」的一聲，郭翩仙手中刀已掉在地上，搖頭嘆道：「好姑娘，你那一耳光，只怕是打出麻煩來了。」

銀花娘道：「但……但我打她的時候，一點感覺也沒有。」

郭翩仙苦笑道：「就是這樣的毒，才叫真正厲害，你不知不覺間，這毒已侵入了你的血液，你的骨頭，若是當時就被你發覺，豈非就有救了。」

銀花娘顫聲道：「現在……現在難道無救了？」

其實他自己也是使毒的名家，又何嘗不知道自己此刻中毒之深，只是情急之下，心裏總還抱著萬一的希望。

郭翩仙搖了搖頭，道：「只怕是無救了。」

銀花娘撲了過去，大聲道：「我知道你一定能救我，你也是使毒的名手，你……你……」

她身子撲過去，郭翩仙竟如避蛇蠍一般，趕緊往後退，嘴裏道：「不錯，我的確也可算是使毒的老祖宗了，但這麼厲害的毒，我卻還未見過……好姑娘，你自己中了毒，就莫要再害別人了，還是趕緊出去找個舒服的地方，老老實實地坐在那裏等死吧。」

銀花娘身子一軟，整個人都倒了下去。

俞佩玉心裏亦自駭然，推開了門，道：「你跟我來？」

銀花娘道：「你……你要我到哪裏去？」

俞佩玉道：「別的人救不了你，下毒的那人總可救得了你的。」

銀花娘立刻跳了起來，道：「是是是，她一定能救得了我，我打了她一下，她雖不高興，但和我也沒有什麼深仇大恨，只要我去求求她，賠個不是，她也不會真要我命的。」

其實她自己也知道事情絕沒有如此簡單，但一個人在快死的時候，自然只有自己安慰安慰自己。

郭翩仙卻大聲道：「俞兄，你還要帶她上樓去？」

俞佩玉道：「嗯。」

郭翩仙道：「那一老一小兩個人，從頭到腳都是邪氣，你好容易下來了，此番再上去，只怕連自己也下不來了。」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若要死，早已死過許多次了……」

郭翩仙道：「她這樣的女人，俞兄你犯得上為她如此拼命？」

俞佩玉道：「像郭兄這樣的人要死的時候，我也會出手相救的。」他嘴裏說著話，人已帶著銀花娘走得遠了。

郭翩仙搖頭自語道：「這樣的人，倒也少見得很，簡直連我都弄不清他究竟是……」

突聽銀花娘遠遠大喊道：「紅蓮花、君海棠，你們快來呀，郭翩仙就躲在客棧的廚房裏。」

郭翩仙面色大變，跺腳道：「這女人好黑的心。」

他目光一轉，先抱起了鍾靜，再從柴堆裏拿出那包袱，鍾靜仰面瞧著他，目中忽又流下淚來，顫聲道：「我……我已變成這樣子，你還沒有忘記我，你……你既然見過那麼多女人，為何還會對我這麼好？」

郭翩仙冷冷道：「你若少說些話，我還會對你好些的。」

※※※

銀花娘一面喊，一面走，走到那小樓下面的時候，已不停地喘起氣來，只見俞佩玉正在瞧著她，她勉強一笑，道：「他對我那麼狠，我總也不能讓他太好受，是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苦笑道：「你莫以為我會怪你，我現在知道比你壞的人，世上也不知道有多少，你只不過是因為別人得罪了你才害人，但有些人……」

他黯然頓住語聲，轉身正要去拍門。

誰知屋裏已有人道：「門是開著的，你們自己進來吧。」

銀花娘咬著嘴唇，悄聲道：「原來她早已算準我們必定會去而復返，所以才放我們走的。」

她說話的聲音很輕很輕，誰知屋裏的人還是聽見了。

只聽朱淚兒淡淡道：「我早就說過，我們絕不求人，只等著別人來求我們。」

銀花娘只當朱淚兒就在門後面，又誰知門推開後，樓下的廚房裏，竟連個人影都沒有。

朱淚兒的語聲卻又從樓上傳了下來，道：「你們進來後，也別把門拴上，說不定還會有人來的。」

銀花娘咬了咬牙，暗道：「這丫頭耳朵真靈。」

但這次她可不敢將話說出來了，跟著俞佩玉，輕輕上了樓，樓上窗簾拉得很緊，像是陰森森的。

朱淚兒坐在床邊的小椅子上，連瞧都沒有瞧他們一眼，只是瞪著一雙大眼睛，瞧著她的三叔。

方才上樓來的那兩個人，一左一右，跪在床邊，兩人的手都被那病人握著，兩人都是滿頭大汗，面上的神情更是恐懼已極，像是恨不得立刻背插雙翅，如飛逃走，卻又偏偏不能移動半步。

那病人閉著眼睛，臉色又漸漸紅暈，過了半晌，頭上突有一縷熱氣冒了出來，如爐上水沸，蒸籠開蓋。

郭沖牙齒格格打戰，忽然嘶聲道：「前輩饒命……饒命……饒命……」

他聲音越說越小，到後來簡直不復可聞。

朱淚兒卻悠然道：「我三叔只不過借你們的武功一用，並不想要你們的命，你們這點功夫能轉到我三叔手上，便是你們的福氣……」

話未說完，那病人忽然鬆了手，床旁的兩個人立刻仰天倒了下去，躺在地上，牛一般地喘著氣。

朱淚兒立刻用塊絲巾去抹她三叔額上的汗珠，輕輕問道：「這兩人功夫如何？」

那病人嘆了口氣，喃喃道：「有名無實……有名無實……今日江湖中，怎地盡是些徒有虛名之輩。」

朱淚兒皺了皺眉，忽然指著那兩人怒罵道：「你兩人活到這麼大的年紀，怎地不知道好好練功夫，你兩人昔日若肯用功些，今日豈非也大有光彩。」

她竟要別人好生練功夫，練好功夫來「借」給她三叔，這種蠻不講理的話，連俞佩玉聽了都有些哭笑不得。

朱淚兒卻不但說得振振有詞，而且越說越氣，突然腳一抬，誰也沒瞧清她這一腳是如何踢出去的，但地上兩個人已被她踢得飛了出去，飛出窗子，過了半晌，才聽得「撲通」兩聲，想是已落在遠處的屋頂上。

這兩人竟想打別人小姑娘的主意，雖然罪有應得，但俞佩玉見她小小年紀，竟如此手辣，也不禁暗暗嘆惜。

只見銀花娘已賠著笑走過去，萬福道：「朱姑娘，我方才瞎了眼睛，冒犯了您，但望您別見怪。」

朱淚兒冷冷道：「我反正挨別人的打已挨慣了，怎麼敢怪你。」

銀花娘知道她氣還未消，眼珠子一轉，突然向那病人跪了下去，眼淚立刻就流了出來，顫聲道：「我從小也是孤苦無依的女孩子，前輩若是肯救我一命，從今以後，我做牛做馬，一輩子都在這裏服侍前輩的病。」

她不求朱淚兒救她，反來求這病人，正是她的絕頂聰明之處，她知道男人都容易對女人心軟，尤其見了女人的眼淚時，而女人對女人卻絕不會客氣，只要這病人答應了她，朱淚兒就萬萬不敢說個「不」字。

那病人果然張開眼來，瞧了她半晌，忽然道：「你可是銷魂宮主門下？」

他忽然問出這句話來，連俞佩玉都嚇了一跳。

銀花娘失聲道：「前輩怎……」

她本想說：「前輩怎知道的」，只因她已入銷魂之宮，已拜了銷魂宮主壁上的遺偈，本已該算做銷魂門下。

但她忽又想到銷魂宮主在世時，天下武林中人，人人俱都欲得之而甘心，自己若承認是這種人的門下，還有誰會救她？

一念至此，她立刻將下半句話縮了回去。

那病人卻又問道：「你可是銷魂宮主門下？」

銀花娘道：「不是。」

那病人又瞧了她半晌，竟長長嘆了口氣，道：「可惜可惜。」

銀花娘愕然道：「可惜？」那病人合起眼來，不再瞧她，銀花娘幾次張開嘴來，卻又不敢再問，只覺嘴發乾，心裏悶得發慌。

過了半晌，只聽朱淚兒緩緩道：「學了銷魂宮的武功，便是銷魂宮門下，既是銷魂宮門下，卻又不肯承認，這種欺師忘祖的人，還有誰會救你？」

銀花娘額上冷汗涔涔而落，顫聲道：「你……姑娘你說什麼？」

朱淚兒也閉起眼來，不再理她。

四下頓時靜得令人窒息，銀花娘瞧了瞧那病人，又瞧了瞧朱淚兒，牙齒格格地打起戰來。

突聽一人長嘆道：「可惜呀可惜。」

郭翩仙不知何時已悄悄走上來，坐在樓梯口長嘆。

銀花娘再也忍不住，嘶聲問道：「可惜？究竟可惜什麼？」

郭翩仙道：「你方才若承認是銷魂宮門下，這位朱姑娘說不定就會救你了。」

銀花娘道：「為什麼？」

郭翩仙悠然一笑，道：「你到現在還猜不出這位朱姑娘是誰麼？」

銀花娘道：「她……她是誰？」

郭翩仙忽然向朱淚兒長長一揖，道：「朱姑娘自然就是昔年銷魂谷銷魂宮朱姑娘的掌上明珠。」

這句話說出來，俞佩玉又是一驚，銀花娘霍然站了起來，又仆地跪倒，瞪大了眼睛瞧著朱淚兒，嗄聲道：「你……你……你真的是銷魂宮主的女兒？」

朱淚兒臉上全無表情，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像是忽然變得有如三四十歲婦人般成熟世故。

銀花娘只覺全身漸漸發冷，突又嘶聲道：「不對，銷魂宮主死了已有三四十年了，絕不會有這麼小的女兒。」

郭翩仙嘆了口氣，道：「武林之中，本多秘密，你年紀輕輕，知道什麼？」

銀花娘道：「你……你知道？」

郭翩仙道：「我雖知道一些，卻不敢說。」

那病人忽然道：「既然知道，為何不敢說？」

郭翩仙站起來躬身一禮，道：「既然前輩吩咐，在下自當從命。」

這時連俞佩玉心裏也充滿了緊張與好奇，銀花娘更是屏息靜氣，動也不敢動，只聽郭翩仙緩緩道：「故老相傳，近數十年來，武林中有三個最大的秘密，其中之一，便是銷魂宮主的生死之謎……」

那病人微微點了點頭，道：「不錯。」

郭翩仙道：「江湖中人大多知道銷魂宮主已在三十年前仙去，銷魂宮中的繁華，也久已成了陳跡，但是在武林中卻還有另一種傳說，說銷魂宮主其實並沒有死，只不過為了避仇，所以才悄然離開了銷魂宮。」

俞佩玉忍不住道：「但我卻親眼瞧見了她的遺容。」

郭翩仙道：「據說那並非真的銷魂宮主，只不過是她宮中的一位宮女，她為了遠仇避禍，所以才用了這李代桃僵之計。」

他嘴裏雖在回答俞佩玉的話，眼睛卻一直瞧著那病人，只見那病人鼻息沉沉，似已入睡，也不知聽見沒有。

郭翩仙乾咳一聲，又道：「銷魂宮主的行事雖隱秘，但後來不知怎地，還是漸漸被人發覺，最先知道的一人據說是東方城主……」

俞佩玉動容道：「東方城主？你說的可是南海七十二島中，日月島不夜城，以一對日月雙輪威震南海，令海南劍派數十年不敢妄動的東方大明麼？」

郭翩仙微微一笑，道：「不錯，你如今說出這名字還不打緊，但據說昔年若有人敢直呼他的名號，那人只怕很難活過一個對時。」

那病人卻忽然張開眼來，逼視著俞佩玉，厲聲道：「你怎知道東方大明的名字？」

俞佩玉只覺他這雙沒精打采的眼睛，竟忽然變得有如驚虹厲電般懾人魂魄，心裏雖暗暗吃驚，面上卻仍不動聲色，緩緩道：「家父昔日曾經對弟子說過，這位東方城主乃是武林中十大高手之一，只是遠在南海，江湖中一般人多不知道他的厲害，家父還說武林中武功真正最高十個人，都絕少在江湖走動，其實他們的武功，無一不在當今聲名最顯赫的十三大門派的掌門人之上。」

那病人道：「他說的這十大高手都是些什麼人？」

俞佩玉道：「在下也記不甚清，只記得其中除了這位東方城主外，還有小蓬萊、櫻花谷的『神尼』櫻花大師、極北荒漠中的『飛駝』乙昆、隱居青城山的『怒真人』、遊俠無蹤的神龍劍客，神風嶺的李天王……」

他話未說完，那病人卻似已聽得不耐煩了，微微皺眉，冷笑道：「十大高手？憑他們也配。」

他又閉起眼睛，揮手道：「說下去。」

郭翩仙又咳嗽一聲，道：「據說那東方城主和銷魂宮主過從很深，知道這消息後，立刻邀集了南海七十二島的十餘位島主，還有李天王、胡姥姥等人，趕來復仇。」

俞佩玉失聲道：「我記起來了，這胡姥姥也是十大高手之一，她別的武功雖不十分高明，但使毒的功夫，據說天下少有。」

郭翩仙道：「東方城主請出胡姥姥來對付銷魂宮主，為的就是……咳咳。」

他本想說「以毒攻毒」，但瞧了瞧朱淚兒鐵青的臉，這句話又怎敢說出來，只是不住咳嗽。

俞佩玉忍不住道：「這些人難道已知道銷魂宮主的隱居之處？」

郭翩仙道：「自然是知道的。」

俞佩玉道：「他們可曾找著了銷魂宮主？」

郭翩仙道：「只怕是找著了。」

俞佩玉嘆道：「這一場惡戰，必定是驚心動魄，天下少有，卻不知後來結果如何？」

郭翩仙道：「這就不知道了。」

俞佩玉道：「你也不知道？」

郭翩仙苦笑道：「非但我不知道，天下只怕也沒有別人知道。」

俞佩玉奇道：「為什麼？」

郭翩仙道：「東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等人，行事雖也十分隱秘，但出發前據說曾在岳陽樓上痛飲了一日一夜，預行慶功，當時岳陽樓下恰巧也有人在一艘小舟上賞月飲酒，無意間聽到他們的說話，所以知道這些武林頂尖高手聚在一起，是為了要來對付那銷魂宮主的。」

俞佩玉道：「所以這消息後來就傳了出去？」

郭翩仙道：「小舟上的這幾人也並非多嘴之輩，所以知道這件事的人始終不多，但是江湖間最難保密，到後來還是有些人知道了這件事，於是大家都忍不住要在暗中留心查訪，都想知道這一場大戰的結果如何。」

俞佩玉道：「難道大家都未查訪出來？」

郭翩仙道：「都沒有。」

俞佩玉忍不住又問道：「為什麼？」

郭翩仙嘆了口氣，道：「只因東方大明、胡姥姥這些絕頂高手，這一去之後，從此便無下落，這些人就好像忽然從地面上消失了，誰也找他們不著。」

俞佩玉駭然道：「難道這些人都被銷魂宮主……」

他瞧了朱淚兒一眼，戛然頓住了語聲。

郭翩仙道：「銷魂宮主雖是天下武林的奇人，但大家暗中推測，都認為她絕不可能將這許多絕頂高手都……」

他也瞧了朱淚兒一眼，也不說話了。

突聽那病人緩緩道：「你們可想知道這件事的真相麼？」

郭翩仙賠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那病人道：「好，我告訴你們，東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以及南海七十二島的十九個島主，全都是被我殺死的，殺得一個不留。」

他輕描淡寫地說出這番話來，就好像這本是件很輕鬆，很平常的事，但郭翩仙、俞佩玉卻不禁全被嚇得怔住了。

他們雖未親眼瞧過東方大明、胡姥姥、李天王這些人的武功，但連當今十三大門派的掌門人都對這些人忌憚幾分，這些人的武功也就可想而知，而南海七十二島的島主們，據說也各有絕技在身，據說其中有一位島主，曾經和飛魚劍客苦戰了三天三夜，竟絲毫未落下風。

像這樣的人一個也難惹得很，何況有二十幾個聚在一起，這奄奄一息的病人，卻說將他們全都殺光了。

俞佩玉和郭翩仙哪裏還說得出話來。

那病人緩緩又道：「還有，淚兒的母親朱媚，並不是為了怕人尋仇才離開銷魂宮的，她只不過是因為久經滄桑之後，忽然真心愛上了一個人，所以不惜放棄一切，和這個人飄然遠行，做一對平凡的夫妻以度餘生。」

俞佩玉和郭翩仙呆呆瞧著他，心裏暗道：「這個人莫非就是你？你莫非就是朱淚兒的父親？」

但這句話自是誰也不敢問出來。

那病人道：「你們可是想問我這人是誰？」

郭翩仙賠笑道：「前輩若不願說，也沒關係。」

那病人卻道：「這人就是東方大明的兒子，東方美玉。」

俞佩玉和郭翩仙長長鬆了口氣，心裏卻好像覺得有些失望，朱淚兒已經悄悄走過來，伏在那病人身旁。

那病人接著道：「顧名思義，這東方美玉自然是個絕世的美少年，所以朱媚雖然閱人多矣，竟還是對這比她小了幾乎一半的少年，投下了一片真心，你們總該知道，越是像她這樣的女人，動了真情後越是不可收拾。」

俞佩玉和郭翩仙都不知該如何回答。

銀花娘卻幽幽一嘆，道：「正是如此。」

那病人道：「但這東方美玉除了人長得俊美外，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且品格之低下，更是令人髮指。」

他竟當著朱淚兒的面，罵他的父親，朱淚兒居然無動於衷，好像覺得她父親的確是該罵的。

俞佩玉和郭翩仙又不覺暗暗奇怪。

只聽那病人道：「朱媚嫁給他後，洗盡鉛華，為良人婦，竟像是平凡的婦人一樣，每天灑掃烹煮，服侍她的丈夫，只因她願在這平凡的生活中，將往事全都忘記，她對東方美玉情意之深，你們也總該能想像得到。」

俞佩玉嘆了口氣，暗道：「一個男人若能得到這樣的妻子，人生夫復何求？」

銀花娘暗嘆忖道：「不知我將來愛上一個人時，會不會像這樣子……唉，我人都快死了，何必還想這麼多。」

郭翩仙卻在暗中忖道：「這位銷魂宮主歷盡滄桑，所以覺得只有這樣才能表示自己的情意，但東方美玉還是個年輕小夥子，只怕反而會覺得這種生活無趣了。」

三個人三種想法，誰都沒有說出口來。

那病人道：「朱媚固是情深一往，誰知東方美玉卻反而覺得這種生活無趣了，竟慫恿著朱媚要她再回銷魂宮去。」

郭翩仙微微一笑，俞佩玉暗暗搖頭。

銀花娘道：「她……她回去了麼？」

那病人道：「朱媚自是不肯答應，那時她年紀雖已不小，但駐顏有術，看來還是美如天仙，所以東方美玉還不捨得離開她……」

郭翩仙瞧了朱淚兒一眼，暗道：「她小小年紀，便已能令男人如此顛倒，她母親更不知有多妙了，只可惜我自命風流，竟遇不著這樣的女人。」

銀花娘暗道：「朱媚雖然洗盡鉛華，但某些地方想來還是能令東方美玉欲仙欲死……不知我將來能不能比得上她呢？」

她瞟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卻在嘆息。

那病人道：「但以媚術駐顏的女人，最忌生育，朱媚自也知道這點，所以兩人多年都未生育，到後來朱媚年紀越大，做母親的願望也越來越強烈，竟不顧一切，生下了個女兒……這就是她了。」

他瞧了朱淚兒一眼，朱淚兒垂下頭來，目中已有淚痕。

銀花娘卻已忍不住插口道：「她生下這孩子後，真的就變老了麼？」

這屋子裏別人都只在留神聽著這段故事裏的詭秘曲折之處，只有銀花娘，卻在關心著銷魂宮主的容顏。

那病人嘆了口氣，道：「不錯，朱媚生下了這孩子後，不出半年，一個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竟然就變得雞皮鶴髮，一下子就像是老了幾十年。」

銀花娘也嘆了口氣，嘴裏不再說話，暗中卻忖道：「這麼樣說來，就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能生孩子了。」

誰知俞佩玉竟也嘆了口氣，道：「那東方美玉既已對朱宮主生出了厭倦之意，此後只怕更……更……」瞧了朱淚兒一眼，將下面半句話咽了回去。

那病人道：「朱媚聰明絕頂，又何嘗不知道東方美玉已對她漸漸有了異心，只是她本也未想到自己生了孩子後，竟會老得這麼快，一日攬鏡自照，忽然發覺自己頭髮竟也脫落了大半，她也就立刻想到，此番只怕是再也挽不回東方美玉的心了。」

銀花娘暗道：「我若是她，不如就將東方美玉一刀殺了，這樣我雖然再也得不到他，也讓別人休想得到他。」

想到這裏，她忍不住又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瞧見俞佩玉臉上的刀疤，立刻垂下了頭，再也不敢抬起。

只聽那病人接著道：「這一夜她抱著孩子，偷偷痛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還未天亮，她就去叫醒了東方美玉。」

銀花娘又忍不住道：「他們兩人難道不……不住在一起麼？」

那病人道：「自從生下這孩子後，東方美玉就別居一室，說是這樣才能讓朱媚好好地照顧孩子，其實……哼。」

郭翩仙暗道：「這也不能怪他，若換於是我，我也不願和個老太婆睡在一床的……」突覺那病人的目光冷冷向他瞧了過來，立刻賠笑道：「卻不知朱宮主叫醒了他後，是為了什麼呢？」

那病人嘆道：「這只怕你們誰也想不到的。」

大家屏息靜氣，誰也不敢多嘴，過了半晌，才聽那病人緩緩的接道：「她叫醒他，是為了要向他告別。」

俞佩玉、郭翩仙、銀花娘齊地一怔，失聲道：「告別？」

那病人道：「不錯，她知道自己這樣子，再也不會得到東方美玉的歡喜，所以痛哭一夜後，立下決心，要讓東方美玉恢復自由之身，她只說：『我不忍拖累你，更不忍要你勉強陪著我，你離開我後，不妨找一個年紀相若，性情溫柔的女子，好好成家，好好活下去，而我……我雖然再也見不著你，但只要想你活得快活，只要能將你的孩子撫養成人，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這番話此刻由一個男人嘴裏說出，雖已失去了那分哀惋悲涼之情，但大家想到朱媚當時說這番話時的心情，仍不禁俱都為之惻然。

就連郭翩仙心裏也不禁暗暗嘆息：「想不到這朱媚竟對東方美玉有如此真情，一個男人一生中能有這麼段情感，活著已可算不冤了。」

俞佩玉已忍不住動容道：「那東方美玉聽了這番話後，難道就真的忍心一走了之不成？」

那病人緩緩道：「他沒有走，他聽了這番話後，立刻指天誓日，說他對朱媚的心絕不會變，無論朱媚變得多老多醜，他都絕不會棄她而去。」

俞佩玉長長嘆出口氣，道：「如此說來，這位東方公子並非負心的人。」

誰知那病人卻道：「不錯，他的確不是負心的人，只因他根本不是人。」

說到這裏，他平靜的面容，忽然變得激動起來，目中射出了火焰般的怒意，額上也沁出了一粒粒汗珠。

朱淚兒輕輕替他拭著汗，眼淚已流落滿面。

大家瞧得瞠目結舌，更是誰也不敢插嘴，一時之間，小樓上只能聽朱淚兒悲哀的啜泣聲，大家沉重的心跳聲。

過了半晌，那病人終於吐出口氣，緩緩道：「朱媚聽了東方美玉這番話後，心裏更是感激，她本來自是捨不得離開他，只是情願為了他犧牲自己，如今東方美玉既然已經這麼說了，她自然就絕口不提別離兩個字。」

俞佩玉道：「但那東方美玉難道……難道另……另有居心不成？」

那病人道：「從此以後，她一面照顧孩子，一面更對東方美玉服侍得無微不至，只差沒有將心挖出來給他吃了，誰知這樣又過了兩年多後，東方美玉的爹爹竟忽然找著了她，而且還帶來了二十幾個武林高手。」

他說到這裏，才接上前面的話，這故事彷彿已近了尾聲，但大家卻已隱約猜出，這其中必定還另有隱情。

只見那病人目光在他們臉上一掃，緩緩道：「朱媚自知為世不容，所住的地方，一定十分隱秘，這東方大明卻是怎麼會找到她的？你們可想得到麼？」

郭翩仙賠笑道：「晚輩心裏也正在奇怪……」

那病人道：「不但你奇怪，朱媚當時也奇怪，直到她見了東方美玉的行動後，心裏才算雪亮。」

俞佩玉嗄聲道：「那東方美玉又有什麼行動？」

那病人聲音已嘶啞，沉聲道：「他見了這批人後，非但毫不吃驚，而且……而且還立刻投奔了過去……」只聽「喀嚓」一聲，床邊一張茶几，已被他一掌拍得粉碎。

俞佩玉、郭翩仙、銀花娘都不禁為之聳然動容，都已隱約猜到，這件事說不定就是東方美玉自己去告密的，但大家誰也不忍說出來，只聽那病人喘息之聲，越來越重，顯然已是怒氣上湧。

朱兒淚忍住哭聲道：「三叔你……你氣力還未恢復，何必……何必……」

那病人厲聲道：「普天之下，還沒有人知道這秘密，我就算說過這番話後立刻就死，也是要說的，我不能讓你母親死後還蒙罵名。」

朱淚兒終於忍不住伏倒床上，放聲痛哭起來。

那病人嗄聲接道：「原來東方美玉這……這畜生，竟在朱媚生下孩子的第二年，容貌剛開始變老時，就暗中以重金托了個行商海外的海客，要他傳信到日月島不夜城，想來自然還答應了這人，信送到後，再予以重酬，只是這日月島極是難找，所以這封信過了好幾年後，才傳到東方大明手裏……」

大家方才雖已隱約猜到如此，但究竟還是不敢相信這東方美玉竟是如此狼子狠心，如此聽這病人親口說出來，大家俱都不禁義憤填膺，就連郭翩仙和銀花娘，都不免覺得這東方美玉手段確是太辣了。

那病人一雙厲電般的眼睛，忽然瞪著郭翩仙，道：「我知道你必也是個薄情的人，但這件事若換了是你，你忍心這樣做麼？你老實說出來。」

郭翩仙怔了怔，吃吃道：「在下……晚輩……」

他只覺這病人一雙眼睛簡直像刀，像是要剖開他的心，他竟連謊都不敢說，嘆了口氣，苦笑道：「此事若換了晚輩，晚輩也許會一走了之。」

那病人道：「不錯，無論換了多狠心的人，最多也不過逃之夭夭，一走了之，但東方美玉這畜生，卻知道朱媚昔日武功之高，手段之辣，生怕他逃走之後，朱媚會來對付他，他生怕自己逃不了。」

俞佩玉恨聲道：「但……但朱宮主既已要讓他走了，他為何還要如此做？」

那病人道：「朱媚對他雖是一片真心，但他卻怕朱媚是在用話套他，何況那時他早已托人帶了信給他爹爹，為了一勞永逸，永絕後患，他竟要親眼見到朱媚死在他面前才安心，對朱媚說的那番話，竟是要穩住她的。」

聽到這裏，郭翩仙也不禁失聲長嘆道：「這人好毒的手段，好狠的心。」

俞佩玉道：「後來這位朱宮主，難道真……真死在他們手裏了麼？」

那病人鐵青臉，也不說話，過了半晌，才沉聲道：「你們還忘了問我一件事？」

俞佩玉道：「什麼事？」

那病人道：「你們忘了問我，我又怎會知道這件事的？」

他不說也就罷了，此刻一說，大家心裏倒真不免有些奇怪了，這件事既如此隱秘，他又怎會知道，而且知道得如此詳細，簡直有如當場眼見一般。

那病人卻閉起眼睛，緩緩道：「我平生最愛孤獨，自從經過一件事後，更覺得世上再無一個我看得順眼的人，見了人就恨不得將之一刀殺死。」

那件事還未說完，他忽然說起自己的性格來，大家雖覺奇怪，但還是屏息而聽，不敢插嘴。

只聽那病人緩緩接道：「但我既不能將世人全都殺光，就只有遠離人群，那時正是春天，福州海岸一帶，等著運貨到東瀛蓬萊經商的海船很多，我選了艘最堅固、最輕巧的海船跳上去，將上面的人全都趕了下來，獨自揚帆而去，海船上糧食清水自然準備得多，我暫也不至有餓渴之慮，只覺海闊天空，再無一個俗人前來打擾於我，倒也優遊自在，我悶了許久的心懷，才總算為之一暢。」

聽到這裏，大家已隱約覺出他說的這番話，必定和那故事頗有關係，而關係就是在這「海船」兩字上。

那病人已接著道：「這樣也不知過了多久，有一日我正坐在船舷上觀賞海上落日的奇景，忽然瞧見一個人自海上飄了過來，這人滿身是血，眼見已是活不成了，但還是緊緊抓住一塊木頭死也不鬆手。」

郭翩仙暗道：「這人若還能活得成，你只怕就不會救他了，但他反正是要死的，你一個人在海上總有些無聊，說不定反倒會救他起來。」

那病人道：「那時我對世人痛恨已極，本無救他之意，但見他受傷如此之重，倒忍不住想問問他是怎麼回事？是遭了誰的毒手，那附近若有海盜劫掠，我正好去拿他們開刀，出出胸中的不平之氣。」

# 第一八章 往事如煙

俞佩玉聽了那病人偏激的謬論，瞧著他，心中暗道：「這人雖然滿腹怨恨，一心想要殺人，但還是不肯妄殺善良，只想去殺海盜，可見他心胸雖不免有些偏激，行事倒還不失為俠義之輩。」一念至此，不覺又對這病人起了幾分尊敬之心。

那病人卻忽然瞪著他道：「你如今可猜出我救起的這人是誰麼？」

俞佩玉一怔，心念閃動，失聲道：「這人莫非就是那為東方美玉送信的？」

那病人冰冷的目光中，初次露出一絲笑意，道：「你猜得不錯。」

這笑意一瞬即逝，他冷冷接道：「你可知道他是遭了誰的毒手？」

俞佩玉還未說話，郭翩仙已脫口道：「東方大明？」

那病人道：「不錯，原來他將信送到日月島不夜城後，正等著東方大明的重酬致謝，誰知東方大明竟將他滿船上大大小小三十七口人，殺得一個不留，他身受不治之傷，還能掙扎著活下來，為的就是要說出這件事。」

俞佩玉忍不住截口道：「這只怕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老天正是要他親口說出這秘密，才讓他能活著見到前輩的。」

郭翩仙卻嘆道：「我若是他，我根本不會送這封信了，如此秘密的事，東方美玉父子自然不願讓別人知道，又怎會留下他的活口。」

那病人道：「敢到海外來經商的海客們，哪個不是老狐狸，他自然也已想到這點，本想拿了東方美玉的第一筆酬金後，就將信往陰溝裏一拋，卻叫東方美玉到哪裏找他去？但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多生了一分好奇之心，要想瞧瞧別人不惜重酬要他傳的這封信裏究竟寫了些什麼。」

銀花娘嘆了口氣，道：「若換了我，我也忍不住要瞧瞧的。」

這病人冷冷道：「所以這種人死了也不算冤枉。」

銀花娘垂下了頭，不敢說話。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那封信上，究竟寫了些什麼？」

那病人道：「東方美玉這畜生竟在信上說，他被朱媚所脅，要東方大明去救他，還要東方大明接到信後，給送信的一筆『終生受用不盡的財富』，那人就是被這句話所動，才不惜苦心尋找，將信送到不夜城的。」

他嘆了口氣，道：「但世上又怎有『終生受用不盡』的財富，無論多少財富，總有散盡之時，除非這人立刻死了，他才是『終生』受用不盡了。」

郭翩仙忍不住道：「不錯，東方美玉這句話，正是要他爹爹將送信的人立刻殺了，只可惜這小子財迷心竅，竟未瞧出這句話的含義。」

那病人道：「不僅如此，東方美玉自然也算準此人途中必定會偷看這封書信，所以便在信上寫下這句雙關的話來引誘於他，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人雖本就該死，但東方美玉手段之辣，由此也可見一斑了。」

俞佩玉道：「前輩莫非就因為覺得此人手段太辣，想將他殺了為世人除害，所以就從海外趕回來了麼？」

那病人緩緩道：「只為此點，我還未必會趕回來，但那人臨死之前，又對我說了番話，才令我怒氣再也忍耐不住。」

俞佩玉道：「他還說了什麼？」

那病人道：「東方美玉既然會將如此重要的書信託付於他，可見他必定和東方美玉多少有些交往，是麼？」

俞佩玉道：「但東方美玉既已隱居……」

那病人冷冷道：「你可知道『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山』這句話？」

郭翩仙立刻拊掌道：「不錯，若要隱居，並非一定要躲在深山大澤，別人才找不到的，你若躲在這種地方，有時反而更容易被人發現，但一個像朱宮主這樣的人，若是躲在個平凡的小鎮上，安安分分地過日子，別人就再也不會想到了。」

俞佩玉靈機一動，失聲道：「昔年朱宮主莫非就是隱居在這小鎮上的？」

那病人嘆了口氣，道：「此鎮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而且民風淳樸，絕不會故意發掘別人的隱私，縱有江湖人物經過，也絕不會是什麼高手，正是絕妙的隱居之處，朱媚選中此地，也正是她絕頂聰明之處，若非東方美玉變了心，她就算在這裏住八十年，別人也萬萬想不到這小鎮上一個平凡人家的主婦，就是昔年顛倒眾生，而且明明已死了很久的銷魂宮主。」

俞佩玉嘆道：「這的確是誰也想不到的。」

那病人道：「那海客姓李叫夢唐，本也是這小鎮上的土著，只是少年時就出外闖天下去了，這一年他無巧不巧，竟回家來探親，他的家又恰巧就離朱媚隱居之地不遠，東方美玉也就是因為知道他不久又將有海上之行，所以才存心結納於他。」

郭翩仙道：「那位朱宮主既然冰雪聰明，難道連一點都沒有留意到麼？」

那病人道：「朱媚那時全心全意都貫注在她初生的愛女身上，何況這種鄰居間的交往，本也是件很普通的事。」

俞佩玉道：「不錯，她既已在這裏落了戶，若不和鄰居交往，反而容易令人疑心，更何況她認為李夢唐這種尋常人家，也萬萬不會知道她的秘密。」

那病人道：「但附近的人家，都知道她是個標準的賢妻良母，不但克勤克儉，而且將丈夫服侍得無微不至。」

郭翩仙道：「那李夢唐回家之後，想必也聽到了這些話。」

那病人道：「不錯，所以他見了那封信後，不免大吃一驚，實在不相信這人人讚美的賢妻良母，會是個魔女，更認為東方美玉不應該這樣對付自己的妻子，但那時他利慾薰心，眼睛裏只有白花花的銀子，等他快死的時候，良心才發現，才會將這些事，原原本本，全都告訴了我。」

說到這裏，他又反手一掌，去拍茶几，他終年臥病在床，意識中總覺得茶几就在旁邊，卻未想到方才已被他一掌拍碎了。

這一掌自然拍了個空，眼見就要打在床邊，這張床眼看也要被他擊塌，朱淚兒忽然伸出手來，輕輕托住了他的手，柔聲道：「三叔，求求你莫再發脾氣好麼？」

這舉動若是瞧在普通人眼裏，也不會覺得怎樣，但俞佩玉、郭翩仙他們都可算得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

他們一眼瞧過，心下不禁俱都為之駭然。

要知這病人出手是何等迅快，一掌拍碎茶几，力道又是何等強猛，但朱淚兒卻輕描淡寫地就將之托住了。

郭翩仙暗駭忖道：「原來這小丫頭不但會使媚術，而且還有這樣的身手，她小小年紀，武功看來竟已不在我之下。」

這病人看來已奄奄一息，卻能將小姑娘調教出這麼樣一身武功來，郭翩仙眼瞧著他，掌心不覺又沁出冷汗。

只見這病人一隻鷹爪般的手掌，被朱淚兒一雙小手輕輕撫摸了半晌，怒氣漸漸平息，長嘆道：「那時我聽了李夢唐的話，心裏的怒火真是再也抑止不住，我實未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無情無義的負心人，當下就令李夢唐說出日月島不夜城的方位，他知道我必可為他復仇，說完了話，就瞑目而逝了。」

俞佩玉道：「於是前輩立刻就趕到不夜城去？」

那病人道：「不錯，只可惜那時東方大明已離島而去，我一怒之下，將那地方搗了個稀爛，轉念又想到：東方大明此去，必定會先去邀些幫手，難免費時費日，我不如先趕到李渡鎮去，說不定還可救那朱媚一命。於是我立刻揚帆而返，誰知……誰知卻還是來遲了一步。」

郭翩仙和銀花娘聽到這裏，總算已將此事的經過詳情弄清了前面一半，但心裏又不禁暗暗奇怪。

「此人既已對世人極為厭恨，恨不得將世人殺個乾淨才對心思，卻又為何要急著趕回來救朱媚？」

只有俞佩玉飽經憂患，又是個多情人，心裏隱隱約約，已猜出了這病人的心事，暗中忖道：「聽他口氣說來，是為了某一件事才會變得如此偏激的，他莫非就因為自己遇著了負心的女子，所以才會對世間的負心人如此痛恨？他趕回來雖是為了要救朱媚，又怎知不是為了要殺東方美玉？」

只見這病人又閉起了眼睛，不住喘息。

要知說話看來雖不費力氣，但他思及往事，心情激動，自然最是傷神，俞佩玉本想問他這件事下半段的經過：朱媚是怎麼死的？東方美玉後來的結果如何？東方大明等人既然被你除去，你又怎會受的傷？

這幾句話只是在俞佩玉嘴邊打滾，但瞧見這病人的模樣，終於還是忍了下去，卻聽朱淚兒道：「稀飯早已煮好，你們肚子想必也餓了，我去端上來給你們吃過。」

郭翩仙趕緊從樓梯口站起來，賠笑道：「怎敢勞動姑娘？」

朱淚兒揉著淚眼，盈盈自他身旁走下樓去。

銀花娘再也忍不住，顫聲道：「姑娘，求求你救我一命，若是再遲，只怕就……」

朱淚兒卻是頭也不回，冷冷道：「得我秘笈，入我之門，吉兇禍福，唯我所命，違我之言，必以身殉……」

這幾句話正是那銷魂宮石壁上的留言，原來俞佩玉和金燕子得到那銷魂秘笈後，立刻就發生了許多事。

他們隨手就將秘笈拋到一旁，後來事情發生得更多，誰也沒有留意及此，卻將之留給了銀花娘。

銀花娘喜從天降，秘笈得手之後，只要有空，就練之不息，她性情本就與此相近，學來自然事半功倍。

她學了雖然沒有多久，但已略窺門徑，所以方才那病人一眼便瞧出她身上學得有銷魂宮主的媚術。

怎奈她心懷鬼胎，竟不敢承認，有師不認無異叛師，此刻聽到「違我之言，必以身殉」這幾句話，心裏一驚，身子發軟，又跌在地上。

突見朱淚兒身形一閃，又掠了上來，銀花娘滿頭汗如雨下，誰知朱淚兒只是瞪著郭翩仙，道：「樓下那位姑娘是你的什麼人？」

郭翩仙怔了怔，賠笑道：「是在下的朋友。」

朱淚兒冷笑道：「只怕還不僅是朋友吧。」

郭翩仙只有苦笑點頭道：「姑娘好眼力。」

朱淚兒道：「既是如此，你為何將她一個人拋在樓下不管。」

郭翩仙暗道：「就是你們將她害成如此模樣的，你如今倒來關心她了。」

心裏雖這麼想，嘴裏可不敢這樣說，賠笑道：「在下只怕將她帶上來有些不便，讓她一人在樓下也好。」

朱淚兒「哼」了一聲，冷冷道：「原來你也是個負心人。」

聽到這「負心人」三個字，郭翩仙立刻就嚇出一身冷汗，也不敢多說，連忙衝下樓去，將鍾靜抱了上來。

過了片刻，朱淚兒也捧上來一大鍋熱騰騰的稀飯，只是這時人人心事沉重，還有誰吃得下。

俞佩玉正端著碗稀飯在發怔，心裏還是翻來覆去地在想那幾個問題，突聽那病人沉聲道：「有人來了。」

此刻四下一片靜寂，連風聲都停頓了，哪有什麼人跡，俞佩玉幾乎以為這病人久病神暈，耳朵也有了毛病。

但過了半晌，突聽樓下傳上來「篤、篤、篤」三聲敲門聲，聲音竟似有些怪異，似乎是以利喙在啄門。

接著，一人朗聲道：「樓上可有人麼，晚輩田際雲，特來上書。」

語聲清朗，如金玉交鳴。

朱淚兒皺眉道：「上書？上什麼書？田際雲？這又是什麼人？」

她一面說話，一面已走了下去。

那病人卻沉聲道：「此人輕功內功俱都不弱，手上更似練過『大鷹爪力』一類的功夫，你若攔不住他，就讓他上來吧。」

朱淚兒道：「我曉得。」

她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卻大是不服。

俞佩玉卻知道這病人已自敲門聲中，聽出了這田際雲的手上功夫，由說話聲中聽出了他的內力。

他一路行來，樓上竟無人覺察，輕功自也不弱。

俞佩玉微一沉吟，道：「晚輩也下去瞧瞧。」

只見朱淚兒已開了門，門外陽光照耀下，筆挺地站著個劍眉星目，長身玉立的紫衣少年。

朱淚兒道：「你就是送信來的麼？信在哪裏？」

田際雲上下瞧了她兩眼，微笑道：「這信不能交給小姑娘的，你先讓我進去好麼？」

他面上雖帶著微笑，但神情間卻是驕氣逼人。

朱淚兒淡淡一笑，道：「送信的人怎麼能登堂入室，你的信若不願交給我，就帶回去吧。」

田際雲笑道：「小姑娘好鋒利的口舌，卻不知可接得了在下這封信麼？」

他果然自袖子裏取出一封信來，平舉雙手，將信送到朱淚兒面前，禮貌看來竟是十分恭敬。

但俞佩玉卻已看出他雙臂微曲，勁力在內，氣定神閒，智珠在握，雖未出手，便已露出了逼人的鋒芒。朱淚兒若是真的伸手接信，只怕就要吃虧了。

俞佩玉正想趕過去，誰知朱淚兒卻冷冷道：「你將信擱在地上就行了。」

田際雲目光閃動，微笑道：「小姑娘難道連信都不敢接麼？」

朱淚兒冷笑道：「瞧你看來也斯斯文文的，竟連『男女授受不親』這句話都不知道。」

田際雲大笑道：「好厲害的小姑娘，難怪有那許多人會栽在你手裏。」

笑聲中雙手又向前一送，一封信堪堪已到朱淚兒眼前，雖是薄薄一封書信，但在他手中，實無異鋼刀鐵片。

朱淚兒不由得身形一閃，嘴裏還是冷冷道：「叫你擱在地上，你怎地不聽話？」

話猶未了，風聲帶動，田際雲已自她身旁不足半尺的空隙裏一掠而過，竟未碰著她一片衣袂。

朱淚兒再想攔，已攔不住了。

田際雲笑道：「男女授受不親，在下還是將信送到樓上去吧。」

只聽一人沉聲道：「不必，就在這裏交給我也是一樣。」

田際雲笑聲驟停，只見一個斯斯文文的絕世美少年，含笑站在樓梯口，擋住了他的去路。

他素來眼高於頂，自以為是子都之貌，無人能及，見了這少年，竟不覺倒抽了口涼氣，笑道：「閣下難道就是此間的主人？」

俞佩玉道：「主人正在午睡，閣下……」

田際雲笑道：「閣下既非主人，怎能接這封信？」

他雙手又向前一送，誰知俞佩玉不避不閃，竟也雙手齊出，去托他的手腕，出手亦是快如閃電。

田際雲劍眉微軒，輕叱道：「你定要接？你接得住麼？」

手指一彈，竟將信又彈回了袖子裏，一雙手卻向俞佩玉手上壓了下去，兩人四掌相接，彼此俱是一驚。

要知那俞佩玉天生神力，無人能及，但那少年的一雙手，竟能將他的手壓下去兩寸，幾乎很難托得住。

田際雲更想不到這斯斯文文的少年竟有如此神力，他從上面往下壓，本已佔了很大的便宜，誰知這少年一雙手竟似鐵鑄的，他無論再用多大的力氣，都再難將這雙手壓下去半寸。

兩人一較上力，片刻額間都已沁出了汗珠，田際雲已有些後悔，實不該和這少年比力氣的。

朱淚兒卻已悄悄走到他身後，道：「你們兩人在這裏鬥牛，信還是交給我吧。」

她一隻小手已從後面伸過來，去摸田際雲袖裏的書信，田際雲此刻若是閃避，只要一抬手，前胸空門大露，難免就要倒下，何況朱淚兒左手去取書信，右手已貼著他背脊，含力待發。

俞佩玉暗暗皺眉，只覺朱淚兒實不該乘人於危，但此刻也是騎虎難下，只怕撒手之後，對方內力乘虛而入。

就在這時，突聽一聲長笑，田際雲身形竟一躍而起。

俞佩玉站在樓梯口，頭頂距離上面樓板已不足一尺，誰知田際雲身子掠起，竟如遊魚般貼著樓板滑了上去。

這一手輕功當真是駭人聽聞，匪夷所思。

俞佩玉、朱淚兒都不禁吃了一驚，已聽得田際雲在樓上沉聲道：「晚輩田際雲上書而來，求前輩賜見。」

其實他現在明明已見著了，那病人縱不「賜見」，也無法可施，淡淡瞧了他一眼，道：「是誰叫你來的？」

田際雲道：「書信在此，前輩一看便知。」

他雙手平伸，緩緩將書信遞了過去，一雙眼睛，卻是眨也不眨地凝住著那病人，眉宇間似有殺機閃動。

朱淚兒剛趕上來，失聲道：「三叔，小心他的手……」

話猶未了，那病人手輕輕一招，也不知怎地，田際雲雙手緊握著的一封信，就已到了別人手上。

田際雲面色微變，倒退三步，躬身道：「晚輩任務達成，就此告退了。」

他嘴裏說著話，又退了幾步，退到樓梯口，退下樓去……突然出手如風，一把扣住了朱淚兒的脈門。

這出手實在太快，朱淚兒驟出不意，全身立刻軟了，失聲驚呼道：「三叔……」

田際雲沉聲道：「各位若是還顧及這位姑娘的安全，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在下只不過帶她去看一個人，少時必定將她平安送回。」

他嘴裏說著話，人已在一步步往樓下走，眾人眼睜睜地瞧著，誰也不能動，誰也不敢妄動！

那病人卻絲毫不著急，只是緩緩道：「你要帶她去看什麼人？」

田際雲道：「家師……」

那病人冷冷一笑，道：「他若想見她，叫他自己來好了。」

語聲中身形忽然自床上橫飛而起。

他躺在床上，看來已奄奄一息，連動都動不得了，但此刻飛起之後，身形當真如神龍翱翔，鳳舞九天。

田際雲變色喝道：「前輩難道不要她……」

「她……的命了麼」這句話還未說完，那病人已向他撲了下來，一指箕張，直抓他的咽喉。

田際雲只覺強風籠罩，壓得他連氣都透不過來，哪裏還顧得了傷人，竟也逃都逃不開了，只有奮起雙掌，向上迎去。

誰知那病人身形凌空，出手竟還能變化，身軀如飛鳳般一轉，手掌已扣住了田際雲的脈門。

這剎那之間，大家俱是目瞪口呆，神魂飛越，大家雖都知道這病人來歷不凡，卻也未想到他武功竟如此驚人，世上無論哪一門、哪一派的武功殺手，和他此番的出手一比，簡直有如兒戲。

郭翩仙暗驚忖道：「這小子當真是自討無趣，此番他的手既已被人抓住，這一身武功只怕就要被人借去了。」

心念一閃間，只聽那病人輕叱道：「豎子無禮，略予薄懲，去吧。」

叱聲中，田際雲身子竟被他凌空提了起來，像拋球般地從窗口直拋了出去，良久才聽得「砰」的一聲。

那病人卻又已躺回床上，不住喘息。

又過了好半晌，窗外竟又傳來田際雲的語聲，道：「前輩好高明的武功，晚輩日後還得再來領教領教。」

說到最後一個字，語聲已遠在數十丈外，這少年不但有一身打不散的硬骨頭，竟還有個打不怕的膽量。

俞佩玉不覺暗暗生出相惜之心，嘆道：「好一條漢子，卻不知是何人門下？」

那病人喘息著道：「就憑俞放鶴那些人，還教不出這樣的徒弟。」

俞佩玉道：「不錯，他絕不會是當今天下十三派任何一派的門下，所以晚輩才覺得奇怪，不知道他是從哪裏來的？」

那病人閉起眼睛，搖頭不語。

朱淚兒忍不住道：「三叔為何要放了他？」

那病人冷冷道：「兩國交兵，不斬來使，何況他縱無禮，我又怎能和他一般見識。」

朱淚兒道：「但我看他絕不是單為送信而來，他此來一定是想來刺探這裏的虛實，他見到三叔的病還沒有好，此番回去，只怕就要叫人來了。」

那病人怒道：「叫人來又怎樣？你我縱然死了，也不能做丟人的事，知道麼？」

朱淚兒垂下頭去，道：「是。」

她再也不敢說話，俞佩玉心裏對這病人的為人，更是暗暗佩服，郭翩仙呆了半晌，忍不住賠笑道：「前輩縱然要放他走，為何不將他那身功夫借來用用？」

那病人冷冷望他一眼，目中滿是輕蔑不屑之意，也不回答他的話，朱淚兒卻在一旁冷笑道：「三叔縱然要借別人的武功，不是那人心甘情願，便是他咎由自取，否則像閣下功力也不弱，三叔為何不借去用用呢？」

郭翩仙心頭一寒，不敢多說了，但他素來自高自傲，此番討了個沒趣，心頭終是不忿，過了半晌，忍不住道：「姑娘只怕是在說笑了，普天之下，又有誰會心甘情願，將自己苦苦練成的武功，借去給別人用的？」

朱淚兒眼角瞟了銀花娘一眼，冷冷道：「只怕有人也未可知。」

銀花娘也不知道她為何忽然瞟自己一眼，只覺心裏發毛，正想設詞探問，俞佩玉已先問道：「卻不知這封信上寫的究竟是什麼？」

他脫口問出這句話來，心裏又有些後悔，只道那病人絕不會說的，他豈非也在自討無趣。

誰知那病人卻將書信交給了朱淚兒，道：「你唸給他們聽聽。」

朱淚兒展開信紙，先瞧了一遍，才緩緩唸道：「……老前輩足下：愚等久慕風儀，不想前輩竟隱身於此，前輩俠名無儔，想必不至包庇……之女，今夜子時，愚等當來拜謁，盼前輩勿卻是幸，俞放鶴等十二人拜上。」

這封信想是倉促寫成，詞句並未修飾，但卻寫得極是簡單扼要，絕沒有浪費多餘的筆墨。

只不過朱淚兒唸信時，卻故意唸漏了三個字。

俞佩玉暗道：「那第一個字想必就是這病人的姓名，她不願我們知道，所以故意不唸，後面那兩個字，想必是說她乃『妖孽』之女，她自然更不會唸出來了。」

突聽那病人冷笑道：「俞放鶴等十二人……哼，就憑他們，也敢約定時候來見我？」

朱淚兒低聲道：「就憑他們自己，當然是不敢寫這封信的，但現在他們必定有了個極硬的靠山，所以膽子才大了。」

俞佩玉和郭翩仙對望了一眼，不禁都暗暗佩服這小姑娘心思之敏捷，他們也算出俞放鶴等人必有助手到了。

俞佩玉暗道：「算來這人必定不會就是通信的田際雲，必定比田際雲武功更高，莫非是田際雲的師父麼？」

想到這裏，他竟不覺暗暗為這病人擔心起來。

只見那病人閉著眼沉思半晌，緩緩道：「他們既然以禮上書，我們也不可沒有回覆……淚兒，你去告訴他們，就說我一直在這裏等著他們。」

郭翩仙冷笑暗忖道：「你嘴裏說得雖漂亮，其實還不是想乘此去探探對方的虛實，看看他們的靠山究竟是誰？」

誰知朱淚兒卻搖了搖頭，道：「我不去。」

那病人皺眉道：「你不去？」

朱淚兒眼波在郭翩仙和銀花娘臉上輕輕一掃，垂首道：「我在這裏陪著三叔，我不去。」

俞佩玉已知道她這是不放心銀花娘和郭翩仙兩人，要在這裏監視著他們，由此可見，這病人此刻所剩下的氣力，竟已不足對付銀花娘和郭翩仙了，何況田際雲那般高手的長輩師傅。

想到這裏，俞佩玉竟脫口道：「朱姑娘既要在這裏侍奉前輩，不如就由在下替前輩去走一趟吧。」

那病人霍然張開眼來，道：「你去？」

俞佩玉笑道：「前輩看在下可去得麼？」

那病人刀一般的目光，瞪了他半晌，忽然道：「你過來。」

鍾靜本來一直呆呆地坐著，此時目中不禁露出驚恐之色，瞧著俞佩玉，幾乎忍不住要大喊出來：「你千萬莫要過去，他又要借你的功夫了。」

但俞佩玉卻泰然走了過去，道：「前輩還有何吩咐？」

那病人招了招手，俞佩玉竟俯下頭來，鍾靜眼睜睜地瞧著，只見那病人在俞佩玉耳邊低低說了半刻話。

他語聲極輕，誰也聽不出他說的什麼，只能見到俞佩玉面上竟漸漸露出欣喜之色，忽然躬身道：「多謝前輩。」

那病人道：「你明白了麼？」

俞佩玉也閉起眼睛，沉思了半晌，雙手忽然在空中劃了幾劃，像是劃了無數個大小不同的圈子。

別人瞧了還不覺怎樣，郭翩仙瞧了心裏卻大吃一驚，他已發覺每個圈子裏竟都藏著一著極厲害的殺手。

俞佩玉圈子越劃越急，突又由急變緩，然後驟然停下，他長長吸了口氣，臉色更是紅暈，躬身道：「是這樣麼？」

那病人目中似有喜色，點頭道：「很好，你去吧。」

俞佩玉躬身一禮，再不說話，大步走了下去。

這時郭翩仙已猜出必是這病人怕他送信時被人所辱，所以傳了他一手極厲害的武功妙著。

郭翩仙心裏不覺大是後悔：「方才我為何不搶著去送信呢？」

後悔之外，又有些奇怪：「這病人只不過向俞佩玉說了幾句話，俞佩玉便已將如此精妙的招式學會了，他又怎會學得這麼快？」

卻不知這病人目光如炬，竟已自俞佩玉神情行動中，瞧出了他武功的家數，此刻傳授的招式，正和他素習的功夫相近，何況俞佩玉本是個聰明絕頂的人，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經如此高人指點，自然一學就會了。

那病人鼻息沉沉，似乎又已入睡。

朱淚兒面色卻甚是慘澹，喃喃道：「今夜子時……算來也不過只有五六個時辰了……」

她目光忽然轉向銀花娘，冷冷道：「五六個時辰後，只怕你已經……」

銀花娘不等她說完，已大駭拜倒，顫聲道：「盼姑娘念在同門一派，好歹救我一救。」

朱淚兒道：「你現在已承認是本門中人了麼？」

銀花娘垂首道：「我……我……我……」

朱淚兒冷冷一笑，道：「你現在承認，不嫌太遲了麼？」

銀花娘只覺全身發軟，幾乎要癱在地上，她縱能將天下的男人玩弄於股掌之間，但在這小小的女孩子面前，竟覺得縛手縛腳，什麼花樣也使不出。

誰知過了半晌，朱淚兒突又說道：「你若想活命，也並非沒有法子。」

銀花娘大喜道：「什麼法子？」

朱淚兒淡淡道：「你自己難道想不出。」

銀花娘暗暗咬牙，在心裏憤道：「你這死丫頭，臭丫頭，我自己若能想得出法子，還要來求你這小賤人麼？」

她嘴裏自然不敢這麼說，只是賠笑道：「我又蠢又笨，才投靠姑娘，又怎會想得出什麼法子，還是求姑娘告訴我吧，我永遠忘不了姑娘的大恩。」

朱淚兒卻扭過頭去，根本像是沒有聽見她的話。

銀花娘簡直急得快要瘋了，恨不得破口大罵道：「你這小賤人既不肯說出來，又何必來吊老娘的胃口。」

誰知郭翩仙竟緩緩道：「這法子我或者倒是知道的。」

銀花娘怔了怔，失聲道：「你知道？」

郭翩仙道：「嗯。」

銀花娘大聲道：「你……你為何還不說出來？」

郭翩仙冷冷道：「我為何定要說出來？」

銀花娘怔在那裏，臉上陣青陣白，忽然在暗中咬了咬牙，臉上卻立刻堆起了動人的媚笑，道：「求求你告訴我吧，我也永遠……」

郭翩仙道：「我可不要你永遠記著我。」

銀花娘道：「我非但永遠不忘你的大恩，無論你要什麼，我都答應你。」

郭翩仙瞟了那包珠寶一眼，道：「無論要什麼？」

銀花娘垂首道：「嗯。」

只聽一旁「吱吱」發響，原來鍾靜已恨得咬牙，這「無論要什麼」五個宇裏，含義自然不只是一樣事。

郭翩仙卻展顏一笑，悠然道：「我方才聽朱姑娘說有些人心甘情願將武功借給這位前輩，心下還有些懷疑不解，但現在，我卻懂了。」

銀花娘想到方才朱淚兒說這句話時，曾經瞟了自己一眼，她忽然也懂了，冷汗立刻如珠而落。

郭翩仙已接著道：「你若肯將功夫『借』給這位前輩，你身子裏所中的毒，自然也就隨著功力一齊被這位前輩吸去，你也就可以活得成了。」

銀花娘身子顫抖，道：「但……但若是這樣做，他……他老人家豈非就要中毒了麼？」

她這句話雖是向郭翩仙說的，也明知郭翩仙必定無法回答，能回答這句話的，自然只有朱淚兒。

朱淚兒果然在一旁悠然道：「你中的這點毒，對你說來，雖已受不了，但到了三叔那裏，卻算不了什麼。」

銀花娘怔在那裏，冷汗流個不住，眼睛忽而瞧瞧那病人，忽而瞧瞧自己的手，突然嘶聲道：「好，我……我就借給你們吧。」

朱淚兒卻冷笑道：「你縱然肯借，我們要不要還不一定哩。」

銀花娘怔了怔，顫聲道：「你……你究竟要怎樣？」

朱淚兒冷笑不語，郭翩仙卻道：「人家若不肯要，你難道不會求求人家麼？」

銀花娘又怔了半晌，終於長長嘆了口氣，流淚道：「求求姑娘……求求你……」

她實是滿心委屈，語聲哽咽，竟說不出話來，鍾靜卻在一旁暗中拍手稱快，心裏冷笑忖道：「想不到你這樣的人，也有今天，這真是報應到了。」

只是朱淚兒這才淡淡一笑，道：「你記著，這可是你自己求我的，我並沒有強迫你，是麼？」

銀花娘忍不住撲倒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

這時正午方過，豔陽高照，正是個晴朗的好天，但這小鎮卻是冷森森的瞧不見人，帶著說不出的荒涼。

牆角處蜷伏著條老狗，想來是平時瞧慣了人，此刻似也覺出這情況的異常，竟駭得連動也不敢動。

要知這地方本來就極是荒涼，沒有人蹤也還罷了，但這李渡鎮本來卻是個街道整齊，市面不小的城鎮，此刻卻靜悄悄的連雞犬之聲都聽不見，這才令人覺得分外陰森可怖，宛如走入了鬼域。

俞佩玉一個人行走在街道上，瞧著兩旁門窗緊閉的店舖，瞧著店舖前隨風搖盪的招牌，心裏不覺也有些寒意，走了許久，突見前面樹林中人影閃動，俞佩玉只道那些人便藏在林間，立刻大步趕了過去。

誰知這一片桑林中，石頭上、林蔭下，竟都密密地坐滿了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不知有多少個，原來俞放鶴竟將這小鎮上的居民，全都趕來這裏了。

只見這些人一個個俱是滿臉驚恐之色，這麼多人坐在一齊，竟連一個人說話的聲音都沒有，就連還在懷抱中的嬰兒，也都被大人用棉被緊緊包著，不讓啼哭之聲發出來，人人都似乎覺得將有大禍臨頭。

俞佩玉嘆了一口氣，暗道：「那姓俞的沽名釣譽，將這許多人全都趕來這裏，自然說是因為怕傷及無辜，但這些安分良民，又有幾個曾遇見過這件事……」

樹林裏的人，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在瞧著他，目光中既是驚懼，又是厭惡，像是在對他說：「你們這些人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何要來打擾我們的安寧？」

俞佩玉卻不敢瞧他們，垂首走了過去，突見兩條勁裝大漢，自當中竄出，擋住了他的去路。

其中一人抱拳道：「朋友是哪裏來的？來幹什麼？」

這兩人方才並未到那李家渡去，所以也不認得俞佩玉，但俞佩玉瞧見他們身上的裝束，已知道他們必是那「姓俞的」的直屬部下，心裏只覺怒氣上衝，但此時此地，也只得勉強忍住，冷冷道：「在下是來送信的，煩兩位帶路如何？」

那人竟咧嘴一笑，道：「盟主早已知道有人會來送信了，所以才要我兩人在這裏等著，盟主的神機妙算，朋友你佩不佩服。」

俞佩玉道：「哼。」

那人瞪了他一眼，臉色也沉了下來，道：「你既是送信的，就跟我來吧，若非盟主早有吩咐……哼。」

俞佩玉見他如此模樣，反而不生氣了，暗道：「那姓俞的手下若盡是這種蠢才，那倒當真值得可喜可賀。」

轉過這樹林，前面有座道觀，這李渡鎮上，大多居民都姓李，這道觀裏供奉的太上老君也姓李，他們自命為老君後代，所以將這道觀建築得分外宏偉，規模竟比若干大城裏的道觀佛寺還要大得多。

此刻道觀裏也是靜悄悄的，兩扇黑漆大門，只開了一線，門前槐樹參天，竟是多年的古樹。

那兩人到了門口，回頭道：「你在這裏等著，咱們進去為你通報，可不許隨意走動，知道麼？」

若是別人見到如此無禮的人，說不定早已給他們兩個大耳光了，但俞佩玉卻只是淡淡一笑，道：「如此就多謝兩位了。」

那兩人又瞪了他一眼，才冷笑著走了進去。

只聽門裏隱約傳出他們的語聲，道：「盟主將對方說得那麼厲害，但我瞧這送信的，簡直像個唱花旦的，只可惜臉上多了條刀疤。」

俞佩玉非但不生氣，反而笑得更是愉快。

少年人血氣方剛，心高志傲，最怕的就是受人冷淡，被人輕賤，俞佩玉本來又何嘗不是如此。

但此刻他歷經艱險，飽經憂患，卻生怕別人看重了他，別人越是瞧他不起，覺得他沒用，他心裏反而越是歡喜，只因他知道唯有這樣的人，才不會遭人陷害，受人歧視，他年紀雖然輕，學到的事已太多了。

過了半晌，只聽門裏輕輕咳嗽了一聲，道：「送信的在哪裏？」

俞佩玉知道這正如台上名角唱的戲還未出場前，先報個信，讓台下觀眾留意，否則他明知送信的就在門外，還用得著問麼？當下也整了整衣衫，道：「就在這裏。」

這一問一答都是多此一舉，當真妙不可言，但若缺少這麼樣一番做作，這場戲看來就好像不夠隆重似的。

但問也問過了，答也答過了，門裏面竟還是沒有人走出來，俞佩玉等了半晌，縱然沉得住氣，也忍不住道：「送信的就在這裏……送信的就在這裏。」

他將這句話又說了兩遍，聲音一次比一次說得響亮，但門裏仍是靜悄悄的，全無回應。

俞佩玉又等了半晌，忽然笑道：「閣下明知有人送信而來，為何置之不理？難道閣下不願意接這封信麼？在下實在猜不透閣下是何用意。」

門裏自然還是沒有人聲。

俞佩玉緩緩接道：「但在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既然送信而來，好歹也得要將信送到的……」

嘴裏說著話，人已逕自推門而入。

院子裏濃蔭滿地，亦是悄無人跡，就連方才將俞佩玉帶來的兩條大漢，此刻都不知到哪裏去了。

俞佩玉目不斜視，穿過院子，走上大殿。

大殿裏香煙繚繞，神龕裏太上老君垂眉劍目，寶像莊嚴，但大殿中央的一隻青銅香爐，卻已被人移到旁邊。

這香爐高達一丈開外，看來縱有霸王舉鼎之力，也難將之移動分毫，若有十來個力大如牛的人，或可將之移動，但銅鼎一共只有三條腿，別的地方根本滑不留手，若是十來個人一齊來搬，根本沒有著力之處。

俞佩玉實在猜不透這銅鼎是被誰移開的，是如何移開的，只見銅鼎被移去後，大殿中央，已擺上了十二張紅木交椅。

但椅子上卻連一個人也沒有，走到這裏，俞佩玉再也不能往前走了。

他心裏也已恍然大悟：「原來他們也知道那病人會借覆信之由，來刺探他們的虛實，所以一個個都避不見面，但是那俞某人和林瘦鵑等人，本已用不著再掩飾行藏，不願露面的，只怕就是那厲害的幫手了。」

這幫手究竟是誰？為何如此神秘？他難道怕那病人知道他來了？那病人知道他來了難道就會逃走？

俞佩玉也不覺動了好奇之心，眼珠子一轉，突然向中間那張空的紅木椅子長長一揖，道：「在下俞佩玉特來拜見盟主。」

他神情恭恭敬敬，好像那俞放鶴此刻就真的坐在椅子上似的，俞放鶴若不願失去盟主身份，還能不現身麼？

過了半晌，果然聽得俞放鶴的語聲從後面傳了出來，帶笑道：「老夫實未想到送信的竟是俞公子，失迎失迎。」

這話說得倒客氣，但話猶未了，旁邊已另有一人大聲道：「你就是來替鳳三送信的？」

俞佩玉直到此刻，才知道那病人的名字叫「鳳三」，只覺這語聲又快又急，可見說話的人性情十分急躁。

性情急躁的人，功夫大多練不好，但這人卻偏偏是功力深厚，每個字都如銅鐘大鼓，震得人耳朵發麻。

俞佩玉用不著見到他的人，已知道這人武功之高，竟是自己平生未見，竟真的比十三大門派的掌門人都高出一籌。

他心裏正自驚異，那人已等不及了，怒道：「問你的話，你怎不快說。」

俞佩玉道：「不錯，在下正是為鳳老前輩送信……」

那人厲聲道：「你是鳳三的什麼人？」

俞佩玉道：「在下與鳳老前輩非親非故，只不過……」

那人怒吼道：「非親非故，為何要替他送信？你吃飽飯沒事做了麼？」

俞佩玉每次話未說完，就被這人打斷，心裏不禁暗暗苦笑：「此人性子這麼急，火氣這麼大，卻不知他這一身武功是怎麼練成的？」

要知練武一途，絕無捷徑，想要有一分功夫，便得花一分力氣。

這人功力如此深湛，也不知要花多少苦功才練得成，瞧他這種火爆性子，卻不知是怎樣熬過來的。

俞佩玉心裏雖驚奇，嘴裏卻不敢怠慢，微笑道：「送信輕而易舉，於己無損，於人有利，在下何樂而不為？」

那人「哼」了一聲，道：「信在哪裏？」

俞佩玉道：「鳳老前輩要在下帶的是口信。」

那人道：「口信？他難道連筆都提不動了麼？」

說到這裏，忽然大笑起來，笑聲更是響亮得可怕，整個大殿都充滿了他的笑聲，神幔都被震得簌簌而動。

俞佩玉更覺駭然，等到笑聲漸逝，才沉聲道：「鳳老前輩令在下轉告各位，就說今夜子時，他必定在那邊恭候各位的大駕，盼各位準時赴約……」

那人又大怒道：「他盼我們準時赴約？難道他還怕老夫不敢去了麼？」

俞佩玉道：「鳳老前輩的意思，只不過是……」

那人怒吼道：「他的意思你怎會知道？你是什麼東西……你信已送到，還不快滾，小心老夫打扁你的腦袋。」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告退了。」

這些人竟對他毫無為難，他本該覺得很輕鬆愉快才是，但此刻他心情卻是說不出的沉重。

只因他明雖為了送信而來，其實卻另有兩個目的，其中一個是為了那病人，還有一個是為了自己。

他不但想替那病人探出此間的虛實，還想找著紅蓮花，將此中曲折說出來，他不願紅蓮花也來淌這渾水。

但現在他既未探出此間的虛實，也未見到紅蓮花，其勢又萬萬無法再留下來，簡直等於白走了這一趟。

院子落葉未掃，秋意漸濃。

俞佩玉踏著落葉，正在暗中嘆息，突聽「嗖」的一聲，劍光如匹練般刺出，直刺他後背。

這一劍來得好快，猝然間令人無法閃避。

但俞佩玉心情雖沉重，時時刻刻仍未忘了戒備提防，此刻身形驟轉，雙手已各各畫出個圈子。

這正是那病人方才傳授給他的妙著，他驟然使出，也不知究竟有多大的威力，但聞「啪」的一聲，那柄劍到了他掌風所劃的圈子裏，竟突然一折兩斷，他手掌並未觸及劍身，勁氣已足以折毀這柄百煉精鋼的利器，這一招威力之驚人，連俞佩玉自己都不禁為之駭然。

只見樹下一個人手持半柄斷劍，也被驚得呆住了，這人長身而立，風度翩翩，卻是「菱花劍」林瘦鵑。

俞佩玉一瞧見是他，心裏反而恍然，他知道這些人還是不放心他，還在想試出他的武功來歷。

要知一個人猝然遇敵，必然會使出自己最熟的武功來防身，這本來出乎自然，就算想作假，也是來不及的。

誰知俞佩玉剛學了一招妙著，只覺其中奧妙無窮，正時時刻刻在心中反覆默記，猝然遇險，也不覺將這招使了出來。

這本也是出乎自然，絲毫無假，卻將林瘦鵑驚得呆在那裏，臉上陣青陣紅，說不出話來。

若是換了別人，少不得要譏諷兩句，說什麼：「想不到林大俠這樣的人物，也會鬼鬼祟祟地暗算於人。」

但俞佩玉卻只是淡淡一笑，道：「閣下好快的劍法。」

他也不想看林瘦鵑尷尬之態，嘴裏說著話，人已轉身而行，誰知就在這時，突聽一聲大喝道：「站住。」

這一聲大喝更是驚天動地，震得四下木葉片片飄落，俞佩玉更覺耳朵發麻，但見眼前一花，已有一人如飛鳥般急墜而下，來勢之快，誰也難以描敘，樹葉還未落在地上，他人已到了面前。

只見這人目如火炬，滿面虯髯，兩條濃眉，竟已糾結到一處，滿頭亂髮，如刺蝟般根根蓬起，聽了這樣的喝聲，瞧見這樣的容貌，誰都會認為此人必定是高大威猛，有如半截鐵塔般的巨人。

那知這人竟是乾枯瘦小，站直了還不到俞佩玉的胸膛，身上穿著件破舊的藍布道袍，用條麻繩圍腰束起，麻繩間插著柄一尺多長的短劍，劍鞘上鑲滿各色寶石珠玉，光輝奪目，顯見是價值連城之物。

俞佩玉見到這人凌厲的氣勢，駭人的身手，詭秘的打扮，心裏不禁暗暗吃驚，面上卻帶笑道：「前輩有何吩咐？」

這矮小的藍袍道人，一雙火炬般的眼睛，竟眨也不眨地瞪著俞佩玉，喝道：「你究竟是鳳三的什麼人？」

俞佩玉道：「在下方才已說過，和鳳老前輩非親……」

藍袍道人怒吼道：「放屁，你既和鳳三非親非故，這一招『行雲佈雨，鳳舞九天』，你是從哪裏學來的？」

他語聲當真大得駭人，每次一開口，俞佩玉就要駭一跳，誰也想不到這小小的身子裏，竟能發得出這麼大的聲音，卻不知他氣功已練到登峰造極，沛然流動，無所不至，縱在平時說話時，也有真氣貫注其間，所以每個字說出來，都如銅錘鐵杵，震人耳鼓。

俞佩玉嘆了口氣，苦笑道：「這一招乃是方才在下前來通信時，鳳老前輩臨時傳授的，不瞞前輩，在下本來連這招的名稱都不知道。」

藍袍道人怒道：「放屁放屁，放你一百二十個屁，鳳三若是隨隨便便就肯將這種招式傳授給別人，他就不是鳳三，是王八了。」

俞佩玉聽這出家人竟滿嘴都是粗話，心裏不覺好笑，但見了他的怒態，又不免吃驚，道：「這是鳳老前輩怕我丟了他的人，所以才……」

藍袍道人更是暴跳如雷，喝道：「好，就算他肯教你，你在這片刻之間，就能學得會如此精妙的招式，你簡直就不是人了。」

原來他自己本非天資敏慧的人，武功全是拼命苦練出來的，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舉一反三，一教就會的人。

也就因為他練武時吃的苦比別人都多得多，所以藝成時脾氣特別暴躁，常會將怒火莫名其妙地出在別人身上。

俞佩玉知道自己是解說不清的了，苦笑道：「前輩既不相信，在下也無法……」

藍袍道人跳腳道：「你自然沒法子，你在老夫面前，還有什麼屁法子，但老夫若要和你動手，你不免會說老夫以大欺小……」

他忽然大怒，吼道：「你在說老夫以大欺小，是麼？是麼？」

俞佩玉忍不住笑道：「這話乃是前輩自己說的，在下幾時……」

藍袍道人喝道：「好，就算你沒有說，你笑什麼？」

俞佩玉暗中嘆了口氣：「這樣蠻不講理的人，倒也少見得很。」

他說話既然動輒得咎，只有不開口了。

誰知藍袍道人又怒道：「你為何不開口？難道忽然變成了啞巴不成？」

俞佩玉苦笑道：「前輩既然不屑和在下動手，在下就告辭了。」

藍袍道人吼道：「站住，你若非鳳三徒弟，老夫早就放你走了，但現在老夫卻要瞧瞧鳳三究竟有什麼驚人的本事傳給了你。」

說到這裏，他已回頭大喝道：「人家的徒弟在這裏耀武揚威，我的徒弟難道都死光了麼？」

喝聲未了，大殿中已有一人趕了出來，躬身道：「師父有何吩咐？」

俞佩玉本當他的徒弟就是田際雲，誰知此刻出來的竟是個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小道士，一身青布道袍，點塵不染，一張臉更是紅裏透白，白裏透紅，像是吹彈得破一般，俞佩玉驟然一見，幾乎以為他是個女的。

※※※

藍袍道人又已怒吼道：「我有何吩咐，你還要問我有何吩咐，你自己難道是死人，還不知道。」

這小道士賠笑道：「師父莫非是要弟子試試這位公子的身手麼？」

藍袍道人還是大吼道：「你既然知道，為何還要來問我？」

俞佩玉這才知道，不但自己在他面前說話動輒得咎，就連他的徒弟在他面前說話，也是一開口就要挨罵的。

只見這小道士已笑瞇瞇地過來，恭恭敬敬合十行禮道：「弟子十雲，特來求公子指點幾招，望公子手下留情。」

這小道士不但人長得斯文，說話斯文，而且臉上總是笑瞇瞇的，脾氣竟像是特別溫柔和緩。

那樣的師父，會有這樣的徒弟，俞佩玉本覺奇怪，倒轉念一想，若不是脾氣特別好的人，又怎能受得下這種氣，就算不被那藍袍道人轟走，不出三天，氣也要被氣走的，哪裏還有心思來練武。

俞佩玉的脾氣正也不錯，正也是彬彬有禮，別人對他如此客氣，他還禮更是恭敬，躬身笑道：「道長太謙了，在下本不敢與道長過招的，只是……」

藍袍道人大喝一聲，道：「要打就打，囉嗦什麼？」

俞佩玉苦笑道：「既是如此，就請道長賜招。」

十雲合笑道：「既是如此，弟子就放肆了。」

他倒是說打就打，話猶未了，掌已遞出。

這一招出手，竟如石破天驚，威猛無儔，誰也想不到這樣一個溫文爾雅的人，出手竟是如此強勁兇惡。

俞佩玉連驚訝都來不及，身形急轉，堪堪避開了這一招，對方的掌式，卻已如排山倒海般，急湧而來。

有其師必有其徒，那藍袍道人火氣既然那麼大，武功自然走的是剛猛一途，他教出來的徒弟，自也如此。

俞佩玉只覺方才那笑容可掬的小道士，好像已不見了，此刻和他動手的，已是個強橫霸道的兇神惡煞。

二十招過後，俞佩玉已被迫得透不過氣來。

有些招式，他雖可以本門的功夫化解，但他若一露出「先天無極門」的功夫，身份豈非就要洩露。

他只有隨意創招，隨機應變，但要施展這種武功，心頭必得一片空靈，使出來的招式，才能達渾然無極之境，此刻他心裏既有這麼多顧忌，對方招式的壓力又是這麼大，使出的招式哪裏還能圓通自如。

只聽那藍袍道人怒吼道：「臭小子，你為何不將鳳三教你的武功使出來？你難道怕老夫看破他武功的秘密？……用些勁，混蛋，你昨天晚上到哪裏去了，怎的今天一點勁也使不出來……好，勇夫背箭，猛虎開山……你這一招也算是勇夫背箭？你這簡直像在替人家洗澡擦背。」

前面幾句話自是罵俞佩玉的，後面幾句，卻是罵他徒弟的了，他竟以為俞佩玉不敢使出本門武功，是怕他瞧出鳳三先生武功的訣要，俞佩玉心裏實在是有苦說不出，已幾乎連招架都已乏力。

這藍袍道人雖還嫌他徒弟使出的招式不夠勁，其實十雲招式之威猛，功力之沉厚，已令旁觀的人都為之動容。

俞佩玉每使一招前，都要先想想這一招是不是本門的武功，這樣的打法，不但出手慢了三分，費力也費得特別多，又是二十招過後，他已是滿頭如雨而落，遇著險招時，只要靠那一著「行雲佈雨，風舞九天」，才能化險為夷，但三招一過，卻又落入了險境。

他翻來覆去，也不知將這一招使過多少次了，幸好每使一次就純熟一分，威力也增加一分。

到後來十雲先他身形一轉，就遠遠避開，等到他這一招使過，才來搶攻，只打得俞佩玉更是叫苦不迭。

只聽那藍袍道人又在怒吼道：「臭小子，還是將鳳三教你的功夫全使出來吧，就只這一招有什麼屁用，若不是老夫這混蛋徒弟不爭氣，你早已死了八十遍了。」

他竟認定了俞佩玉也不知學得鳳三多少功夫了，只因他瞧俞佩玉功力之深厚，在江湖中已是一流身手，又怎會除了這一招「行雲佈雨，鳳舞九天」外，就再也使不出一著像樣的招式來。

俞佩玉卻正是啞巴吃黃連，暗往腹裏咽，卻不知那藍袍道人這麼樣一吼一叫，反而等於幫了他的忙了，否則林瘦鵑等人目光是何等犀利，此刻見他拼命掩飾自己本門的武功，心裏只怕又要動疑，他以後的麻煩就又要多了。

只見俞佩玉滿頭大汗，越流越多，誰都以為他必然無法再支持三十招，誰知俞佩玉天生神力，內力之深厚，竟出人意外，三十招過後，他還是那副樣子，頭上汗雖更多卻還是照樣可以應付。

眾人暗道：「看你還能再支持三十招麼？」

# 第一九章 驚龍搏命

眾人認為俞佩玉無法再支持三十招，誰知好幾個三十招都過去了，他竟還是老樣子未變。

這時大家都不覺驚奇起來，只不過此番驚奇的，已不是十雲招式之猛，而是俞佩玉內力之強了。

大殿簷下，已站滿了人，都已瞧得悚然動容。

林瘦鵑苦笑道：「這小子看來斯斯文文，想不到竟是條蠻牛，若不是十雲師兄如此武功，看樣子別人真還對付不了他。」

他方才一招就被俞佩玉震斷了長劍，此刻自然希望將俞佩玉的功力說得越強越好，也好替自己遮遮羞。

田際雲卻淡淡一笑，道：「他就算真是條蠻牛，難道咱們就沒有伏牛的本事麼？」

他聲音說得小，本以為別人不會聽見，誰知那藍袍道人雖然暴跳如雷，還是耳聽八方突然怒吼道：「好，你的本事既然那麼大，就看你的吧。」

這時十雲正以雙手去夾擊俞佩玉的左右雙脅，俞佩玉正不知該如何破解，突見十雲的身子竟平空飛了起來。

原來那藍袍道人竟一把拉起他後頸，將他拋了出去，喝道：「你這沒有用的孽障，滾到一邊去學學別人的本事吧，人家說不定一伸手就將這姓俞的收拾了。」

他嘴裏雖在罵自己的徒弟，其實卻無異在給田際雲顏色看，他自己知道無論是誰，也無法一伸手就將俞佩玉收拾了的。

俞放鶴、林瘦鵑對望一眼，心裏俱覺好笑，暗道：「想不到此人好強護短的脾氣，竟是到老還改不了。」

只見十雲凌空一個翻身，飄飄落在地上，面上立刻又笑瞇瞇的，向俞佩玉合十一禮，道：「貧道失禮，望公子見諒。」

俞佩玉微笑答禮道：「道長手下留情了。」

兩人相視一笑，哪裏像片刻前還在拼命的。

那藍袍道人已瞪著田際雲喝道：「現在老夫就要看你那窮酸師父，究竟教給你些什麼了不得的本事了，你還不出來，難道還要等老夫自己去請麼。」

田際雲嘆了口氣，苦笑道：「道長既要弟子獻醜，弟子敢不從命，只是，卻讓各位前輩見笑了。」

他挽了挽衣袖，緩步走了出來，俞佩玉卻乘這刻功夫喘了口氣，將簷下站著的人都瞧了一遍。

只見俞放鶴面帶微笑，和那「唐無雙」並肩而立，林瘦鵑站在他的身後，手裏還握著那半截斷劍，原來他瞧得出神，竟忘記將這半截斷劍拋卻了，若不是方才惡戰驚心，他怎會還將這丟人的東西留在手上。

除了這三人之外，別的人看來都陌生得很，只不過一個個俱是氣度沉凝，顯見俱是武林中的名家高手。

俞佩玉正在心中奇怪：「紅蓮花到哪裏去了？」已瞧見大殿裏的銅鼎上箕踞著一個人，卻不是紅蓮花是誰？

他暗中數了數，這些人包括那藍袍道人師徒在內，也不過只有十一個，那麼，還差一個人呢？

俞佩玉想了想，恍然忖道：「還差的一個，自然就是海棠夫人，她自然不願和這些人混在一處。」

只聽藍袍道人喝道：「臭小子，你還在發什麼呆，別人當你是條牛，要來伏你了，這人可不像我徒弟那麼沒用，你不如還是乖乖趴下來，讓人騎上去吧。」

他這話明是罵俞佩玉的，其實卻無異是在要俞佩玉拼命，他徒弟勝不了俞佩玉，難道還願意別人勝過俞佩玉麼？眾人俱是老江湖了，怎會聽不出他言下之意，心裏雖覺好笑，面上可不敢笑出來。

只見田際雲向俞佩玉淡淡一笑，道：「閣下神力驚人，在下方才已領教過了，此番還要來領教領教閣下的高招，閣下也不必手下留情……」

※※※

那藍袍道人吼道：「手下留情？難道這小子方才是對我徒弟手下留情麼？」

這藍袍道人火氣之大，當真是天下少見，直到俞佩玉和田際雲交手已四五十招，他這口氣還是沒有消。

此番交手又與方才大是不同，方才十雲人雖秀氣，招式卻是剛猛凝重，正是拳經上說的「蓄勁如張弓，發勁如射箭」，只要一招出手，必是沉沉實實，神變氣退，絕沒有什麼花巧。

此刻這田際雲人雖英挺，出手卻如花團錦簇，令人目眩，四五十招過後，竟招招俱是虛著，沒有一著實招。

俞佩玉雖不能使出本門武功，但「先天無極」門講究的本所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這正是田際雲武功的剋星。

他縱然不使出本門武功來，但要訣既得，智珠在握，就憑他那分定力來對付這種招式，也應綽綽有餘。

怎奈田際雲輕功之高妙，身法之迅急，竟如神龍在天，變幻無窮，一招還未發出，身形已變了三種方位，正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瞻之在左，忽焉在右。」莫說俞佩玉捉摸不到，就連在一旁觀戰的人，也瞧得眼花繚亂，只覺一個田際雲，眨眼間已化身無數。

一個面如重棗，長髯過胸的紫衣老人捋鬚嘆道：「田七爺號稱『神龍』，想不到他的公子輕功也如此高妙，看來就算武林七禽中的飛鷹，輕功只怕也比不上他的。」

另一人笑道：「武林七禽，本來就沒有一個有真功夫的，『飛鷹』孫衝雖是七禽之長，但要和神龍弟子相比，自然就要差得多了。」

這人鬚髮雖已花白，但看來仍是短小精悍，矯健過人，顯然自己的輕功也不弱，所以明雖在論述別人輕功之強弱，言下卻大有自誇自負之意，像是在等著別人奉承他幾句才對心思。

林瘦鵑果然笑道：「飛老說的雖不錯，怎地卻忘了自己，江湖中誰不知道『沒影子』屠大爺輕功無雙，就算比不上田七爺的火候老辣，但和田公子相比……哈哈。」

那「沒影子」屠飛早已聽得心癢難抓，全沒著落處，只恨不得林瘦鵑一直說個不停才好。

誰和林瘦鵑打了個哈哈，竟不往下說了，他言下之意雖已很明顯，總遠不如說出來聽更過癮。

幸好那紫衣老人已替他接了下去，道：「不錯，薑畢竟還是老的辣，田公子輕功雖高，又怎及屠兄火候老到。」

屠飛聽得只怕連心花都開了，面上卻偏偏連一絲笑容也沒有，反而正色道：「向兄有所不知，人老了，骨頭也就重了，怎及得田仁兄少年英發，何況，輕功一道，終是末技，向兄神拳無敵，那才是真功力。」

「神拳無敵」向大鬍子亦是眉飛色舞，哈哈大笑道：「屠兄過獎了。」

這幾人起初還在誇讚田際雲的輕功了得，到後來語氣一變，竟變得自誇自讚，互相吹噓起來。

那藍袍道人早已聽得不耐煩了，此刻忍不住怒吼道：「哪裏有人放屁，好臭好臭。」

他這話正如說相聲唱雙簧的，若是沒有人答碴兒，也就沒有下文了，豈知十雲卻偏偏微笑著接道：「這裏並沒有人放屁呀。」

那藍袍道人「哼」了一聲，道：「你懂得什麼，咱們放屁的地方雖在屁股上，有些人的屁卻是從嘴裏放出來的，這種屁更是臭不可聞。」

屠飛、林瘦鵑、向大鬍子三張臉，立刻紅得像茄子，心中雖然羞惱成怒，卻又哪裏敢發作出來。

以這三人在江湖中的身份地位，平時哪裏受得了別人的閒氣，此刻也不知怎地，對這藍袍道人，竟似畏懼已極。

三個人只有在肚子裏暗罵：「你這寶貝徒弟勝不了人家，此刻姓田的卻眼見就將得手，這個人你丟得起麼？你拿咱們出氣又有什麼用？」三個人對望了一眼，存心要瞧這藍袍道人的好看了。

藍袍道人的確是丟不起這個人，他本心雖是想從俞佩玉身上，瞧瞧鳳三先生的招式究竟有何玄妙，心裏先打個底，有了成竹在胸，子夜時也好動手，此刻卻只望俞佩玉一拳就將田際雲打倒。

怎奈俞佩玉非但打不倒田際雲，簡直連田際雲的衣袂都沾不著，他自遭慘變以來，雖然受盡冤屈，飽經艱險，卻還沒有什麼人能在武功上壓倒過他，他雖非狂傲之輩，卻也不禁覺得自己武功不錯了。

誰知今日不到一個時辰，他不就已遇見了兩個生平未經的敵手，這兩人非但武功強勝於他，年紀也並不比他大，看來江湖之中，臥虎藏龍，高人也不知有多少，他這身武功簡直還差得遠哩。

一時之間，俞佩玉心裏正是感慨叢生，出手的力道，更大大打了個折扣，若是換了別人，只怕早已心灰意冷，投降服輸了，但他外和內剛，性子又強又拗，雖然明知不敵，卻也絕不氣餒。

別人縱已將他打得沒有回手之力，他還是要奮戰到底，除非別人真將他打地躺在地上了，否則他絕不罷手。

田際雲雖然著著搶攻，佔盡先機，但一時間要想將他打倒，卻也有所不能，心裏反而先著急起來。

只聽那藍袍道人厲聲道：「你方才與這姓俞的拆了多少招？」

十雲道：「還不到三百招。」

藍袍道人道：「此刻他們已拆過多少招？」

十雲道：「也快到三百招了。」

藍袍道人縱聲狂笑道：「你如今總該知道了吧，嘴裏胡吹大氣的人，真功夫多半沒有什麼了不得，年輕人還是多練練手上功夫，少練練嘴上本事為妙。」

田際雲面上陣紅陣白，身形展動越急，忽然悄聲道：「你反正遲早非輸不可，若還要苦苦掙扎，到那時我手下絕不留情，不如此刻就認輸算了。」

俞佩玉道：「認輸？」

田際雲道：「你此刻若是認輸，我非但絕不傷你，而且還負責護送你回去。」

俞佩玉微微一笑，忽然奮力一拳擊出。

這一拳就是他的答覆。

田際雲怒道：「好小子，竟不識抬舉，看你今天還走得了麼。」

這時又已十餘招拆過，他一心想在三百招內取勝，突然長嘯一聲，沖天飛起，身形凌空盤舞，如神龍夭矯，直撲而下。

這一招正是神龍門下的不傳之秘，「驚龍搏命大三式」，威力之猛，天下無雙，但這一招三式既稱「驚龍」，可見乃是神龍受驚之後，才使出的招式，正是敗中取勝，死中求活的救命絕技。

只因這一招威力雖強，但孤注而擲，不留後手，若是一擊不中，自己便要落入險境之中。

所以神龍門下不到萬不得已時，是絕不會使出這一招來的，此刻田際雲但求速勝，竟冒險使出了這一著殺手。

他自然也算定俞佩玉萬萬無法避開這一招。

俞佩玉但覺滿天俱是對方的人影，自己全身都已在對方掌風壓力籠罩之下，無論往哪裏閃避，都休想躲得開。

掌風之強勁，已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若想出手反擊，一雙手腕便難免不被生生折斷。

心念閃動間，對方鐵掌已壓上他頭頂。

他竟然只有束手待斃，別無選擇之餘地。

田際雲一招使出，群豪已為之悚然動容。

就連俞放鶴都不禁失聲道：「好厲害的招式，難怪江湖中道：驚龍一現，死而無怨！」

能令人「死而無怨」的招式，其犀利自然可想而知。

誰知俞放鶴語聲未了，突聽一聲驚呼，發出這驚呼聲的，竟非俞佩玉，而是田際雲，只見他已全力撲下的身形，突又凌空飛了出去。

此刻能站在這道觀觀禮的，可說無一不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而且也都是久經世故的老江湖了，能令這些人面目變色的事並不多，但田際雲身形飛出時，上至俞放鶴，下至林瘦鵑，幾個人面上無不變了顏色。

難道那鳳三先生真傳給了俞佩玉什麼驚人的絕技？使他能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剎那間，解開了這名震天下的驚龍搏命大三式。

但俞佩玉明明已束手待斃，無法可施，以他的武功出手，又怎能逃得過這些老江湖的眼睛？

「嘩啦啦」一聲響，田際雲身子撞上了樹梢，又「砰」地落了下來，面色慘白如紙，眼睛盯著那藍袍道人，嗄聲道：「你……你……」

語聲未了，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暈倒在樹下。

眾人的眼睛，也不禁都向那藍袍道人瞧了過去。

藍袍道人卻跳了起來，大怒道：「你們瞪著我幹什麼？難道以為老夫幫了這姓俞的一手不成？老夫平生幾曾暗算過別人？何況這種只會吹牛的小兔崽子。」

他雙手俱都攏在袍袖中，的確不像是曾經出過手的樣子，大家的眼睛，又不覺一齊去瞧俞佩玉。

俞佩玉還站在那裏，像是已怔住了，方才顯然也不是他出的手，那麼，出手的人是誰呢？

藍袍道人冷笑道：「這麼多大活人站在這裏，連出手的人是誰都瞧不見……呸，丟人。」

一口濃痰吐在地上，轉身大步走了進去。

眾人臉上一紅，不禁都垂了下頭，就在這時，俞佩玉已一躍而起，掠過樹梢，轉眼間便消失在搖曳的枝葉裏。

林瘦鵑瞧了俞放鶴一眼，道：「盟主……」

俞放鶴淡淡一笑，道：「由他去吧，反正今夜子時……」

林瘦鵑走過去扶起了田際雲，嘴角也帶著微笑，喃喃道：「他就算能逃得過今夜子時，還能逃得過田七爺掌心麼，神龍追魂，上天入地……嘿嘿，上天入地。」

※※※

俞佩玉掠出道觀，心跳還沒有停止。

到底是誰出手救了他的？

在那間不容髮的剎那間，他只覺一縷銳不可當的勁風自頭頂掠過，撞上了田際雲的胸膛。

但這股勁氣絕不是那藍袍道人發出來的，只因他師徒俱都站在俞佩玉前面，而勁氣卻自俞佩玉身後發出。

俞佩玉實在想不出是誰救了他？為何要救他？如此強猛的拳風勁氣，他簡直從來也沒有見過。

他也曾回頭向這勁氣發出的方向瞧了瞧，只見樹枝搖曳，似有鳴蟬，卻再也瞧不見人影。

這人不但氣功強猛，無與倫比，輕功之高，也足以驚世駭俗，世上竟有這樣的高手，俞佩玉昔日本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如今他才知道，武林中高人之手，竟遠非他所能蠡測。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突聽前面樹葉輕響，一條人影如驚鴻般掠下，擋住他的去路，縱聲狂笑道：「你打傷了洛陽田家七房共祧的獨養兒子，就想一走了之麼？」

笑聲如巨鐘巨鼓，卻正是那藍袍道人。

俞佩玉一驚退步，長揖苦笑道：「道長神目如電，想必早已看出方才並非在下出的手。」

藍袍道人目光閃閃如巨燭，道：「是誰出的手？」

俞佩玉嘆道：「在下還正想請教道長哩。」

藍袍道人怒道：「是誰救了你，你都不知道？」

俞佩玉道：「連道長都未瞧清那人是誰，在下又豈有這般眼力？」

藍袍道人大怒道：「你敢笑老夫招子不亮，那種鬼鬼祟祟的傢伙，老夫哪有眼睛去瞧他。」

他忽然一把揪住俞佩玉的衣襟，一字字道：「是不是鳳三？」

俞佩玉淡淡道：「鳳三先生會是這樣鬼鬼祟祟的人麼？」

藍袍道人厲聲道：「不是鳳三是誰？這人用一段樹枝，就能將田七的兒子打得吐血，除了老夫和鳳三誰還有這樣的本事？」

俞佩玉苦笑道：「在下也的確想不出別的人了。」

藍袍道人瞪了他半晌，沉聲道：「無論如何，小田總是和你動手時受的傷，老田知道之後怎會放過你？田家七兄弟中，六個老的還不怎麼樣，但田七……嘿嘿，他若想找你的麻煩，你就算上天入地，只怕也是逃不了的。」

俞佩玉道：「在下也並不想逃。」

藍袍道人冷笑道：「不逃，你以為你打得過他。」

俞佩玉道：「在下也並不想打。」

藍袍道人瞪眼道：「不逃也不打，你還有什麼別的法子？你以為田七還會跟你講理？」

俞佩玉默然半晌，淡淡道：「事情到了，總有法子的。」

藍袍道人大笑道：「好小子，你年紀輕輕，說話倒像個老頭子似的……你沒有法子，老夫倒有個法子。」

俞佩玉道：「道長指教。」

藍袍道人道：「你若拜老夫為師，擔保天下沒有人敢動你一根手指。」

俞佩玉怔了怔，道：「拜道長為師？」

藍袍道人大聲道：「你莫以為老夫是收不著徒弟，老夫只是看你這小子還有出息，而且骨頭很硬，小田雖然百般威迫利誘，你小子也沒有出賣我。」

俞佩玉失笑道：「原來道長聽見他的話了。」

藍袍道人道：「老夫若非聽見了那番話，你小子就算磕破頭，也休想老夫收你做徒弟。」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道：「道長好意，晚輩感激不盡，只不過……在下是個不祥的人，今生今世，已不想再拜別人為師了。」

藍袍道人暴怒道：「你不肯？」

俞佩玉垂下頭，不再說話。藍袍道人厲聲道：「你不後悔？」

俞佩玉還是不說話。

藍袍道人大怒道：「呆子，混帳，白痴……」

轉身一拳擊出，只聽「喀嚓」一聲，旁邊一棵合抱大樹，已被他一拳擊為兩段，連枝帶葉，嘩然倒下，藍袍道人一拳擊出，仰天長嘯，等俞佩玉抬起頭來，嘯聲已遠在數十丈外。

俞佩玉又不覺嘆了口氣，突聽一人也在長嘆道：「可惜呀可惜……」

遠處樹蔭下，一人懶洋洋地走了出來。

俞佩玉失聲道：「誰？」

他叱聲喝出，已瞧清這人竟是丐幫幫主紅蓮花。

※※※

紅蓮花的眼睛裏發著光，瞪著俞佩玉緩緩道：「你認得我麼？」

樹蔭沉寂，驟見良友，俞佩玉但覺胸中熱血上湧，幾乎要不顧一切，將所有秘密全都說出來。

但沉沉的樹影中，真的沒有人麼？

俞佩玉只有在心裏嘆息一聲，抱拳道：「紅蓮幫主，名滿天下，天下誰人不識？」

紅蓮花也像是嘆了口氣，忽又笑道：「你可知道方才要收你做徒弟的人是誰？」

俞佩玉道：「是誰？」

紅蓮花微笑道：「你年紀太輕，只怕還未能聽到怒真人的聲名……」

他話未說完，俞佩玉已悚然動容道：「怒真人？他就是華山怒真人？」

紅蓮花笑道：「不錯，除了怒真人外，誰會有他那麼強的功夫，那麼大的脾氣。」

俞佩玉嘆道：「難怪別人要說他才是當今天下真正的十大高手之一，如今我才知道……」

瞧了紅蓮花一眼，住口不語。

紅蓮花卻笑著接道：「如今你才知道，我們這些號稱『高手』的人，武功和他一比，簡直好像小孩子了，是麼？」

他知道俞佩玉沒法子回答這句話的，所以，自己又接著道：「此人氣功之高，據說已到達『重樓飛簷，七寶樓台』之境，單以氣功而論，實可說是天下第一，而且此人性情孤僻，從來很少看得上別人，如今他要收你做徒弟，你竟不肯，連我都有些為你可惜。」

俞佩玉默然半晌，淡淡一笑，道：「幫主此來，為的就是告訴在下這件事麼？」

紅蓮花緩緩道：「我此來還想問你一句話。」

俞佩玉道：「請教。」

紅蓮花目中突又射出了光，逼視著俞佩玉，沉聲道：「林黛羽林姑娘，究竟為何要殺你？」

俞佩玉慘然一笑，道：「她……她沒有告訴你？」

紅蓮花道：「我未曾問她。」

俞佩玉道：「幫主既然未曾問她，為何卻來問我？」

紅蓮花厲聲道：「只因有些事女子萬萬不肯說，也不能說的，但男子漢大丈夫，無論做了什麼事，都該挺起胸膛說出來，是麼？」

俞佩玉黯然嘆道：「像幫主這樣的，固可挺起胸膛，面對一切，但有些人縱想挺起胸來，卻……卻也有所不能。」

紅蓮花刀一般的目光瞪了他半晌，沉聲道：「你究竟有什麼難言之隱？」

俞佩玉慘笑道：「在下無話可說。」

紅蓮花又瞪了他半晌，仰天長嘆道：「明珠暗投，自甘淪落，可惜呀……可惜。」

俞佩玉忽然道：「其實在下也正在為幫主可惜。」

紅蓮花軒眉道：「你為我可惜什麼？」

俞佩玉道：「幫主俠義之名，早已聲動九州，如今，怎地也和那般自命俠義的偽君子一樣，以眾凌寡，以強欺弱，來欺負個伶仃孤女？」

紅蓮花面色微變，忽然仰天狂笑，道：「伶仃孤女……你說她是伶仃孤女？」

他突又頓住笑聲，厲聲道：「你可知道我等怎會尋到這裏來的？」

俞佩玉道：「在下正想請教。」

紅蓮花道：「這幾年來，江湖中已有二十餘人神秘地失蹤，誰也尋不著他們的下落，而且這些人有的在天南，有的在地北，彼此可說絕無關係，後來經過一番嚴密的調查後，才發現這些人都有一點共同之處。」

俞佩玉道：「是什麼？」

紅蓮花道：「他們的唯一共同之處，就是他們在失蹤之前，都有人記得曾經瞧見他們在這李渡鎮上露過面。」

俞佩玉失聲道：「哦！」

紅蓮花道：「最重要的是，他們在李渡鎮現身之後，便再也沒有人見過他們。」

俞佩玉道：「這句話我有些不懂。」

紅蓮花道：「換句話說，有人在初一那天，曾經在李渡鎮瞧見過張三麻子，初一之後，便再也沒有人瞧見過他了。」

俞佩玉道：「噢……」

紅蓮花道：「這條線索本不明顯，但二十餘人俱都是如此，那就大不相同了，於是失蹤之人的親屬朋友，就共推了三個人到這李渡鎮上來再詳細調查一番。」

俞佩玉道：「哪三個人？」

紅蓮花道：「我說出了他們的名姓，你也未必知道，你只要知道，這三人既然被大家共同推選出來的，自然是精明強悍，武功不弱。」

俞佩玉道：「他們調查後怎麼樣說的？」

紅蓮花道：「他們什麼也沒有說。」

俞佩玉失聲道：「哦？」

紅蓮花一字字接道：「他們到了這李渡鎮後，就永遠再也沒有回去。」

俞佩玉動容道：「後來怎樣？」

紅蓮花道：「這件事他們自己無法解決，後來自然會求到武林盟主身上。」

俞佩玉道：「嗯。」

紅蓮花道：「那時俞盟主獨子新喪，無暇及此，這件事自然落在丐幫身上，要飯的若去調查件事，總比別人方便得多。」

俞佩玉苦笑道：「不錯。」

紅蓮花道：「所以半個多月前，李渡鎮上叫化子突然多了起來，他們挨家挨戶地去要飯，誰也不會懷疑他們是在調查一件足可震動武林的秘密。」

俞佩玉笑道：「也就因為如此，所以普天之下，誰也不敢輕犯貴幫的虎鬚。」

紅蓮花微微一笑，接著又道：「經過十天不眠不休的調查，他們發現這李渡鎮上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只有李家棧後一座小樓上住著的兩個人，鎮上的人竟沒有一個知道他們的來歷，所以他們的目標，就對向這兩個人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後來又怎樣？」

紅蓮花道：「他們在這小樓上守望了一日，還未窺出任何動靜，樓上住的那位……那位小姑娘，卻已發現了他們的動靜，到了晚上，守望在那裏的五個本幫弟子，身後背著的品級麻袋，竟全都莫名其妙地不見了。」

他沉著臉接道：「本幫弟子將這麻袋瞧得比什麼都重，平時小心守護，誰也不敢大意，這人既能在他們不知不覺中偷去他們的麻袋，也就能在他們不知不覺中摘下他們的腦袋，他們這時才知道這位小姑娘是位高人，也已知道這是人家在警告他們，叫他們莫要再管這裏的閒事。」

俞佩玉苦笑道：「誰知她反而因此弄巧而成拙了，是麼？」

紅蓮花沉聲道：「正是，丐幫弟子，活著就是為了要管閒事的。」

俞佩玉道：「原來幫主也就為了這緣故，才會取道川中的。」

紅蓮花道：「非但如此，本幫為了處治叛徒，本定在太行召開的大會，也為了這件事，才移到川中來。」

俞佩玉默然半晌，緩緩道：「如今幫主已認定了那二十餘人的失蹤，和小樓的朱姑娘有關了」

紅蓮花道：「不錯！俞盟主聽了本幫弟子的稟報後，就號召了許多位武林高手，到這李渡鎮上，以下棋為名，在那小樓對面的李家棧，暗中窺探了許久，終於斷定住在這小樓上的，就是銷魂宮主的後人和鳳三！」

俞佩玉長嘆道：「原來這其中還有許多曲折，我先前倒將此事看得太簡單了。」

紅蓮花目光閃動，厲聲道：「你若聽我良言相勸，不如快離開這是非之地，否則到了子時，玉石俱焚，那就更可惜了。」

俞佩玉沉思了半晌，緩緩道：「事情或許也不如幫主看的這麼簡單……」

紅蓮花沉聲道：「我言已盡此，聽不聽都由你了。」

他瞧了俞佩玉一眼，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突又住口，一掠而去。

俞佩玉匆匆走過了樹林，李渡鎮上的居民，還聚在那樹林裏，只不過面色更沉重，心情也更沉重。

其實俞佩玉的心情又何嘗不更為沉重？這半日之間，他雖已聽了許多秘密，卻仍滿懷疑竇，難以索解。

過了這片樹林，前面有個小小的山坡，過了山坡，便是市鎮，這時山坡後卻忽有一陣呻吟聲傳了過來。

俞佩玉皺眉趕了過去，只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正蹲在山坡前的一塊大石旁，不住呻吟呼痛。

雖是秋天，寒意並不重，這老太婆身上，卻已穿著很厚的青布棉襖，瞧見俞佩玉走過來，就呻吟著呼道：「少……少爺，行行好，救我老婆子一救。」

看來只不過是個得了急病的老太婆罷了，但俞佩玉步步提防，心裏還是有些懷疑，忍不住問道：「老太太可是這李渡鎮上的人麼？」

老太婆道：「是……是……」

俞佩玉道：「別人都在那邊林子裏，老太太為何一個人走出來？」

老太婆伸出一隻乾巴巴的手，揉著眼睛道：「說來不怕少爺笑話，我老婆子孤苦伶仃，什麼親人都沒有，別人嫌我髒，嫌我老，也都不肯照應我，只有小花陪著我。」

她老眼中已流下淚來，顫聲接著道：「但那些人卻不許我將小花帶出來，這大半天來，小花一定快餓死了……好小花，乖小花，你別著急，奶奶就來看你了。」

說著話就要掙扎著爬起來，又仆地跌倒。

俞佩玉趕緊扶起了她，皺眉道：「小花是老太太的孫子？他們為何不許你帶他出來？」

老太婆流淚道：「不錯，小花是我的乖孫子，別人的孫子又吵又鬧，但我的小花卻再乖也沒有，整天都乖乖地蹲在我面前，連老鼠都不去抓。」

「抓老鼠？」俞佩玉怔了怔，失笑道：「老太太的小花莫非是隻貓麼？」

老太婆竟號啕大哭起來，道：「不錯，在你們這些年輕人眼中，它只不過是隻貓，但在我這快要死的老太婆眼裏，它卻是我的命根子，若沒有它陪著我，以後這日子叫我怎麼過呀……」

她掙扎著又要往前爬，嘶聲道：「乖小花，乖孫子，奶奶就來餵你吃魚魚了，你不要哭，奶奶的肚子就算疼死，爬也要爬去餵你的。」

俞佩玉瞧她滿頭銀絲般的白髮，瞧著她佝僂的身子，想到她生活的淒涼與寂寞，心下也不禁慘然，大聲道：「老太太若是走不動，就讓在下背你去吧。」

老太婆揉了揉眼睛，道：「你……你肯麼？」

俞佩玉柔聲笑道：「我的奶奶若還活著，也會和老太太你一樣心疼小花的。」

老太婆一嘴牙齒都快掉光了的癟嘴，已笑得合不攏來，道：「他們聽我要來餵小花，都攔著我，不許我來，只有少爺你……我老婆子一瞧見少爺，就知道少爺是個好人。」

她伏在俞佩玉身上，還在不停地嘮嘮叨叨，說俞佩玉是好心人，將來一定可以娶著個標標緻致的小媳婦。

俞佩玉都被說得有些臉紅了，幸好過了山坡走不了片刻，就已入了小鎮，俞佩玉這才問道：「不知老太太住在哪裏？」

老太婆道：「我住的地方最好認，一找就可找到。」

俞佩玉笑道：「哦？是靠那邊？」

老太婆道：「你瞧見了麼，就在左邊那小樓上。」

俞佩玉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就不見了－－這小鎮上只有一個樓，這唯一的樓就是鳳三先生和朱淚兒住的地方。

他已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也還未有任何動作，老太婆兩條軟綿綿的腿，已變得有如鐵鉗般鉗住了。

俞佩玉縱是天生神力，但被這老太婆的兩條腿鉗住，莫說掙扎不得，簡直連氣都透不過來。

他大駭道：「老太太你……你究竟想怎樣？」

老太婆道：「我只求少爺將我背回家去。」

俞佩玉道：「但那地方……那地方……」

老太婆「咕」的一笑，有如梟鳥夜啼，俞佩玉聽得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只聽老太婆吃吃笑道：「少爺你還不知道麼？那地方就是我老婆子的家，裏面住的，一個是我孫子，一個是我玄孫女兒。」

俞佩玉深深呼吸了兩次，沉住了氣，緩緩道：「老太太若和鳳三先生過不去，要去找他，又何必要在下背著去，以老太太你腿上的力量，自己還怕走不到麼？」

老太婆笑道：「少爺你是個好人，但我那孫子卻一點也不孝順，他看見我老婆子一個人去了，說不定就會一腳把我踢下來的。」

俞佩玉苦笑道：「如今你想要我怎樣？」

老太婆道：「我只要你將我背上樓去，告訴他們，我是個病得快死了的老太婆，你將我救回去，求他給我些藥吃。」

俞佩玉道：「然後呢？」

老太婆咯咯笑道：「以後的事，就不用你管了……你也管不著了。」

俞佩玉暗嘆忖道：「不錯，我將她背上樓去之後，她還會放過我麼？」

他只覺背後濕濕的，已流了身冷汗。

老太婆道：「但少爺你現在可千萬莫要亂打主意，我老婆子年紀雖大了，但要捏斷你的脖子，還是像掐稻草那麼容易。」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老太太，我別的不佩服你，只是你編的那『乖小花』的故事，可真是教人聽了一點也不會懷疑。」

※※※

小樓下的門是虛掩著的。

樓上的人，郭翩仙在坐著發呆，鍾靜伏在他懷裏，像是已睡著了，銀花娘全身蜷曲在角落中，嫣紅的面靨已慘白得毫無血色，眼睛瞪著那張床，本來一雙最會說話的眼睛，此刻卻是空空洞洞的，像是已變成個呆子。

那病人－－鳳三先生－－還是那麼樣安安靜靜地躺在床上，只不過面色更紅潤，呼吸也正常了。

朱淚兒守候在他身後，臉上也有三分喜色。

俞佩玉已大步走上樓來。

他一走上樓，就大聲道：「這位老太太在路上得了急病，我只有把她救回來……我總不能看她病死在路旁，是麼？」

這話說出來，郭翩仙皺了皺眉頭，鍾靜睡著未醒，銀花娘面上仍是毫無表情，鳳三先生眼睛也未張開。

只有朱淚兒微微一笑，道：「這位老太太得的是什麼病呀，等我替她……」

她語聲忽然頓住，眼睛眨也不眨地瞪著這老太婆，滿臉俱是驚駭之色，就像是忽然瞧見了鬼似的。

老太婆把臉藏到俞佩玉身後，呻吟著道：「姑娘行行好，賞我老婆子一點藥吧。」

誰知朱淚兒竟突然駭極而呼，大呼道：「胡姥姥……胡姥姥……你是胡姥姥。」

「胡姥姥」這三個字說出來，郭翩仙身子一震，面上也露出驚懼之色，似乎立刻就想奪門而出。

俞佩玉手心也淌出了冷汗，他記得他爹爹曾經告訴過他，當今天下最兇最狠的女人，就是胡姥姥，當今天下輕功最高、最會用毒的女人，也是胡姥姥，「十大高手」中，曾經有三個人將她困在陰冥山，無腸穀，圍攻了七日七夜，還是被她活著逃出來了。

只聽胡姥姥在他背後嘆了口氣，道：「早知道這小丫頭認得我，我又何必費這麼大的事。」

她向朱淚兒招了招手，道：「喂，小丫頭，你怎會認得我老婆子的？說出來婆婆買糖給你吃。」

朱淚兒已緊緊抓住了鳳三先生的手，顫聲道：「三叔你看，胡姥姥沒有死，她又來了。」

鳳三先生還是沒有張開眼來，只是緩緩道：「這人不是胡姥姥。」

朱淚兒道：「我認得她……我認得她，她還是穿著那身青布棉襖，頭髮上還是插著那根烏木針，連腳上穿的鞋子都和那天一模一樣。」

鳳三先生冷冷道：「她不是胡姥姥，胡姥姥已死了。」

朱淚兒道：「但……但她……她又復活了。」

鳳三先生厲聲道：「受了我化骨丹的人，莫說不能復活，就連鬼也做不成。」

這老太婆忽然縱聲狂笑了起來。

拗折竹竿，鐵器磨擦，荒野狼嗥，夜梟哀啼……這些本都是世上最可怕，最難聽的聲音。

但這老太婆的笑聲，卻比世上所有的聲音都難聽得多，可怕得多，只聽她瘋狂的大笑道：「難怪我找我那狠心的妹子不著，原來她果然已被你這病鬼害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她的確已活夠了，早該死了……但她死了後，卻叫我一個人孤孤單單的，怎麼還能活得下去呀……」

她笑聲突然變哭，哭聲比笑聲更難聽十倍，眾人都聽得全身發毛，俞佩玉更幾乎連站都站不住了。

鳳三終於張開眼睛，目光一閃如電擊。

他閃電般的目光瞪著這老太婆，厲聲道：「你是胡姥姥的姐姐？」

老太婆道：「她就是我，我就是她，她是胡姥姥，我也是胡姥姥，我們姐妹兩個人，就是一個，分也分不開的。」

郭翩仙恍然暗道：「難怪江湖中人都說胡姥姥行蹤飄忽，不可捉摸，同一天裏，有人瞧見她在江南卻又有人瞧見她在河北，原來這胡姥姥竟是孿生的姐妹兩個，面目裝束打扮也一模一樣。」

只聽胡姥姥狼嚎般哭喊著，又道：「你這死病鬼，臭病鬼，你殺了我的妹子，索性連我也一齊殺了吧。」

鳳三淡淡道：「你就是來送給我殺的麼？好，你過來吧。」

胡姥姥怪叫道：「你們瞧，世上竟真有這麼狠心的人呀，他殺了我妹妹，還想來殺我……你這病鬼難道連一點人心都沒有麼？」

鳳三冷冷道：「你不願死，就下去吧。」

胡姥姥道：「下去就下去，我既殺不了你，瞧著你更生氣。」

俞佩玉聽她要走了，趕緊就想轉身下樓，雖然他也知道此番下樓之後，只怕終生都要受制於人，至死為止了。

誰知胡姥姥的腿突然在他肚子上向內一勾，他上半身就不由自主向前撲了過去，但覺一股勁道自他手臂間通過，他雙臂也不由自主直揮而出，向躺在床榻的鳳三先生直砍了下去。

這正是一著名副其實，不折不扣的「借刀殺人」，俞佩玉若是一擊成功，固然最好，鳳三先生若是反擊，最多也只能傷得了俞佩玉，伏在他身後的胡姥姥，見到他一擊不中，立刻就可全身而退的。

要知胡姥姥早已算準鳳三躺在這麼多床棉被裏，絕對無法閃避，他只有兩條路可走，要麼就是挨俞佩玉兩掌，要麼就是反擊回去，換句話說，鳳三先生若不死，俞佩玉就非死不可。

但鳳三先生若死了，她還會讓俞佩玉活下去麼？

算來算去，俞佩玉都是已死定了的。

※※※

朱淚兒忍不住放聲驚呼出來。

只見鳳三先生一雙骨瘦如柴的手臂，突然自棉被裏伸出，也不知怎麼樣一轉，就托住了俞佩玉的手掌。

剎那間，俞佩玉只覺又是一股大力自鳳三先生的手，傳入自己的掌心，但一轉之後，突又縮回。

接著，胡姥姥自他肩井穴上注入他手臂的勁氣，也隨著鳳三先生的這股力道，往俞佩玉掌心流了出去。

他只覺兩條手臂裏像是有一股火焰正在奔流不息，驚愕之下，心念閃動，已知道鳳三先生竟以他的手臂作橋樑，將胡姥姥的真氣「借」了去。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武功，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胡姥姥也發覺了，駭極大呼道：「鳳三……鳳老前輩，住手……饒命，我服你了。」

鳳三先生緩緩道：「我本不願妄取別人真氣，但你既想取我性命……」

胡姥姥嘶聲道：「我下次不敢了，求求你老人家饒了我吧。」

俞佩玉又是驚奇，又覺可笑，郭翩仙也瞧呆了。

突見胡姥姥一口咬在自己手背上，兩條腿在俞佩玉背上一挺，整個人從俞佩玉身上跳了出去。

「砰」的一聲，她身子撞上屋頂，又落了下來，坐在地上，不住喘氣，突又跪了下去，叩頭道：「我老婆子知錯了，你老人家饒了我吧。」

鳳三淡淡道：「你居然能自我掌下脫逃，也算不易……去吧。」

他忽又瞧著俞佩玉一笑，道：「只便宜了你。」

方才胡姥姥身子彈起時，俞佩玉立刻就覺得掌心的吸力消失，此刻但覺兩條手臂裏，仍有真氣流轉不息。

他正不知怎麼回事，朱淚兒已抿嘴笑道：「我三叔從別人身上借來的真氣，一大半都留給你了，你落了個大便宜，自己難道還不知道麼？」

俞佩玉怔了半晌，瞧瞧自己的手，又瞧瞧胡姥姥，心裏當真也不知道是歡喜，還是難受。

只見胡姥姥已佝僂著身子，蹣跚著往樓下走，雖然低垂著頭，但一雙眼睛裏仍是兇光閃動，不住偷偷去瞟鳳三。

鳳三先生忽然道：「你且慢走。」

胡姥姥嚇了一跳，顫聲道：「三爺還有何吩咐？」

鳳三緩緩道：「我與江湖中人，素無來往，更無過節，你此刻若是走了，必定要當我無緣無故殺了你妹子。」

胡姥姥垂首道：「老婆子不敢。」

鳳三道：「你不妨留下來，聽我告訴你，我是為了什麼才殺她的？」

胡姥姥道：「前輩若要說，老婆子自然只有聽著。」她嘴裏雖說得像是被迫而聽的，其實卻恨不得鳳三快些說出來。

俞佩玉也知道鳳三先生此刻要說的，就是那故事的後半段，他想聽這故事的迫切，實也不在胡姥姥之下。

誰知鳳三還未說話，朱淚兒已搶著道：「三叔你還是歇歇，讓我來說吧。」

鳳三嘆了口氣，道：「那天的事，你還記得麼？」

朱淚兒咬著嘴唇，一字字道：「那時我年紀雖然還小，但那天發生的事，每一件都好像已刻在我心上，我只要一閉起眼睛，就能看得見……那每一張臉。」

她雖然說得很輕、很慢，但語聲中的怨恨之意，卻令人聽了不寒而慄，胡姥姥竟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戰，賠笑道：「既是如此，姑娘就快說吧。」

朱淚兒目光忽然向她瞪了過來，道：「我先問你，你可知道我是誰麼？」

胡姥姥苦笑道：「普天之下，除了朱宮主那樣的母親外，還有誰生得出姑娘這樣的女兒？」

朱淚兒狠狠瞪了她一眼，才緩緩合起了眼睛，緩緩道：「那天已是深夜時分，我母親還沒有睡，正在燈下為我縫製衣服，是一件準備在過年時給我穿的紅衣服，還要在上面為我繡一隻麒麟，她偷偷告訴我，希望這麒麟能為我帶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弟弟。」

這些回憶，還是溫馨而美麗的，朱淚兒蒼白的臉上，也因這些溫馨的回憶而煥發出美麗的光彩。

她嘴角噙著一絲甜蜜的微笑，接著道：「小孩子誰不喜歡穿新衣服，我簡直等不及要穿上它，所以時候雖然已經很晚了，但我還是守在旁邊，不肯去睡。」

胡姥姥眨了眨眼睛，笑道：「銷魂宮主居然會親手縫製衣服，這真是令人想不到的事。」

朱淚兒道：「我母親不但親手縫衣服，而且洗衣、煮飯、掃地……家裏大大小小每一件事，都是她親手做的，你不信麼？」

胡姥姥賠笑道：「姑娘說的話，老身怎會不信。」

朱淚兒道：「那時外面已起更了，小鎮裏的人睡得都很早，四下靜悄悄的，聽不見一絲聲音，就像現在一樣。」

風吹窗戶，四面果然是靜寂如死，眾人心裏也不知怎地，竟突然生出一股寒意，像是有什麼不祥的預兆。

朱淚兒道：「那時我母親似已感覺到有什麼不祥的事將要降臨，心像是亂得很，她本在繡麒麟的眼睛，竟用錯了三次針，就在這時，突聽『撲喇喇』一聲，一隻宿鳥，忽然自對面屋頂上飛起。」

說到這裏，朱淚兒面上的笑容已消失不見，大家的心情，也不知不覺地跟著緊張了起來。

朱淚兒道：「我吃了一驚，撲到媽的懷裏，她一面拍著我，突然從針匣裏抓起一把繡花的針，向靠近屋頂的一個小氣窗灑了出去。」

胡姥姥笑道：「宿鳥驚起，便知道是有夜行人到了，令堂果然不愧是老江湖，這一把鋼針灑出，窗戶外面那小子不倒霉才怪。」

朱淚兒冷冷道：「窗戶外面的，就是胡姥姥。」

胡姥姥怔了怔，強笑道：「噢，是……是麼？」

朱淚兒道：「我母親那把針灑出後，竟如石沉大海，毫無消息，她立則就知道有高手到了，就將我爹……」

她閉起眼睛，長長透了口氣，才接道：「就將東方美玉拍醒，將我交給他，那時我只覺我媽的臉色突然變得毫無血色，但東方美玉卻像是高興得很。」

俞佩玉嘆了口氣，暗道：「這樣刻薄無情的男子，也就難怪朱淚兒不肯將他認做父親。」

朱淚兒道：「這時窗子外已有人笑道：『好高明的滿天花雨撒銀針，只可惜遇著我老婆子，就沒有用了。』」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的眼睛，都向胡姥姥瞧了過去。

胡姥姥乾笑一聲，道：「姑娘那時有多大？」

朱淚兒道：「四歲。」

胡姥姥笑道：「四歲的孩子，就能將別人說的話，記得如此清楚了麼？」

朱淚兒淡淡道：「有些人縱然活到七八十歲，反而越老越糊塗，有些人雖只有四歲，但已懂得很多事了，何況……」

她眼睛眨也不眨地瞪著胡姥姥，一字字緩緩道：「有人若在你四歲時殺了你的母親，他在那天所說的每句話，每個字，你也永遠不會忘記的。」

胡姥姥竟是被這雙眼睛瞧得心裏生寒，垂首乾笑道：「我那妹子的確是老糊塗，總喜歡多管別人的閒事。」

朱淚兒「哼」了一聲，接著道：「我母親一聽這話，就已猜出窗外是什麼人，就說：胡姥姥，我與你素來沒有糾葛，你為什麼要來找我？」

就在這時，四面的窗戶突然一齊開了，屋子裏立刻多了十幾個人，這些人來得好快，雖是自窗外掠入的，看來卻像是突然從地下出現的鬼魂。」

胡姥姥嘆道：「原來他們竟來了十幾個……」

朱淚兒道：「屋子本來不大，十幾個人一下子就將屋子擠滿了，我母親被圍在中間，連退路都被封死。」

胡姥姥忍不住道：「那些人長得是何模樣？」

朱淚兒道：「為首一人，個子高高的，羽衣星冠，看來似乎是仙風道骨，令人尊敬，其實……其實卻也是個惡毒的小人。」

胡姥姥笑道：「這人想必就是不夜城主東方大明了。」

朱淚兒道：「還有一人，滿面虯髯，身材魁梧，一張臉生得如同鍋底，所用的兵刃，看來竟好像一座寶塔。」

胡姥姥動容道：「原來李天王也在。」

朱淚兒冷冷道：「還有一人，滿頭白髮，嘴裏牙齒都掉光了，臉上笑瞇瞇的，像是個心地很慈祥的老婆婆，其實她的心卻毒如蛇蠍。」

她不用再說明，別人也知道她說的是誰了，眼睛不由得又向胡姥姥瞪了過去，胡姥姥抹了抹臉，乾笑道：「罵得好，老身我若是見了她，也要痛罵她一頓的。」

朱淚兒道：「我母親見了這些人，自然不免吃了一驚，但瞬即就鎮定下來，問他們究竟是想來幹什麼？」

胡姥姥暗笑道：「不錯，這些人來頭雖都不小，但朱宮主也未必怕他們。」

朱淚兒道：「那東方大明就大罵起來，說我母親誘拐了他的兒子，還說了一些很不好聽的話，我母親雖然聽得很生氣，但知道這人就是自己的家翁，也不敢發脾氣，還以為這是件誤會，想加以解釋。」

胡姥姥道：「東方老兒最是護短，怎會聽你母親的話。」

朱淚兒道：「他果然連話都不讓我母親說，我母親就想要東方美玉自己去說，誰知東方美玉忽然一個縱身，掠到東方大明身後，也指著我母親大罵起來，而且還罵得比他爹爹東方大明還要難聽得多。」

胡姥姥嘆道：「男人大多都是沒良心的。」

鍾靜也已醒了，此刻觸動心事，竟嚶嚶啜泣起來。

朱淚兒目中也有了淚珠，道：「我母親直到這時，才知道東方美玉是這樣的人，她多年的真情，竟交給這種人手上，在這一刻之間，她忽然變得心灰意冷，連話都不想說了，只問東方美玉父子，肯不肯將我教養成人。」

說到這裏，她已是淚流滿面，就連銀花娘都流下了眼淚，眾人心情亦是十分黯然，一個個俱都垂首無語。

過了很久，朱淚兒才擦了擦眼睛，接著道：「東方美玉自然一口答應，還說女兒也是他的，他自然會好生照顧我，我母親最後瞧了他一眼，就要死在他面前。」

眾人都不禁驚呼一聲，但也知道，她母親必定還不會死得這麼快，否則以後那許多事也就不會發生了。

朱淚兒淒然道：「那時我年紀雖小，但已隱約猜出這是怎麼回事了，不禁放聲大哭起來，我母親狠下了心不理我，她就要舉刀自盡，誰知就在這時，那胡姥姥突然飛鳥般掠了出來，奪過了我母親手裏的刀。」

胡姥姥笑道：「我妹子雖然是個老糊塗，但在那些人中，看來倒還是她的良心最好。」

朱淚兒冷笑道：「哼！」

胡姥姥賠笑道：「若非我妹子出手奪刀，你母親那時候就要命喪當場，哪裏還能報仇呢？姑娘你還是往下說吧！」

# 第二○章 不堪回首

朱淚兒繼續敘述慘痛的往事，道：「這時雙方的距離，已不及三十丈了，只因我母親懷裏抱著我，身手總要受些影響的，而且，她多年以來，只是想專心專意地做一個安分人家的主婦，功夫雖未完全擱下，終也退步了許多。」

俞佩玉嘆道：「功夫不進則退，那是必然之理。」

朱淚兒道：「她眼見已將被追著，就在這時，突見一條人影，如驚鴻，如神龍，自半空中急墜下來擋住了她的去路。」

聽到這裏，大家又不禁輕呼了一聲，失聲道：「這又是什麼人？」

朱淚兒也不回答，只是接著道：「我那時雖還不懂得武功高低，但也瞧得出這人的輕功，竟比我母親還要高出許多。」

胡姥姥道：「哦？」

她眼角一瞟，眾人也不禁都向鳳三先生瞧了過去，大家心目中，都已隱約猜出，來的是誰了。

朱淚兒道：「我母親見到有人擋路，眼睛都急紅了，不問皂白，就一掌拍了過去，誰知這人輕輕閃過之後，並未向我母親還擊出手，反而繞過了她，雙手一伸，將後來追來的那些人，一齊攔住。」

她長長吐出口氣，道：「現在你們想必也已知道這是什麼人了？」

眾人齊聲道：「嗯。」

朱淚兒也瞧了鳳三一眼，嘴角露出一絲溫柔的微笑，道：「那時我三叔還是位翩翩佳公子，那天他身上穿著一身雪白的衣服，自半空中飛降而下，看來簡直像神仙一樣。」

胡姥姥乾咳一聲，道：「鳳三公子的風采，老身昔年也聽到過的。」

朱淚兒道：「東方大明等人，雖也是武林中頂尖高手，但瞧見三叔這一手驚世駭俗、天下無雙的輕功，也不禁都被震住了，只是東方大明究竟比較沉得住氣，就問三叔：是何來意？又是何來歷？」

胡姥姥道：「東方大明久居海隅，認不出鳳三先生來還是情有可諒，但李天王、我妹子這些人，難道還猜不出來這就是鳳三公子麼？普天之下，除了鳳三公子外，還有誰這麼輕的年紀，就有這麼高的功夫？」

朱淚兒道：「我母親這時已遠在十餘丈外，聽到東方大明問出這句話後，胡姥姥突然驚呼出來，說出來三叔的名號，我母親也立刻停住了腳，只因她知道鳳三既已救了她，就再也不會讓她被人冤枉，被人欺負了。」

聽到這裏，床榻上的鳳三先生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誰知我……我……」

朱淚兒趕緊奔過去跪了下來，流淚道：「這怎麼能怪三叔，三叔你又何必難受？」

鳳三先生黯然良久，閉起眼睛，道：「你……你說下去吧。」

朱淚兒垂著頭站起來，也閉著眼沉默了半晌，才接著道：「三叔當時就將其中曲折說了出來，大罵東方美玉的無情無義，那些人聽得全怔住了，也不知是相信，還是不信。」

俞佩玉嘆道：「他們心裏縱然不信，嘴裏只怕也不敢說出來。」

朱淚兒道：「只有那李天王素來自高自傲，東方大明雖然也聽過三叔的名頭，究竟還不知道三叔有多少厲害，兩人心裏只怕都在想：『你縱然武功高明，但究竟人單勢孤，難道還能強得過我們這許多人麼？』兩人悄悄打了個眼色，心裏想的完全一樣，竟忽然一齊向三叔施出了殺手。」

胡姥姥嘆道：「這兩人只怕是活得不耐煩了，他們難道未聽說過：『垂天大星江南鳳，鳳鳴千里天地動』麼？」

這句話俞佩玉也從未聽過，只覺胡姥姥說得音節鏗鏘，心裏不知不覺也有一股熱血直沖上來。

朱淚兒道：「三叔是何等人物，自然早已算準他們這一著了，面上卻仍是不動聲色，當時我在遠遠瞧著，只見那看來有好幾百斤的鐵寶塔，向三叔當頭擊下，風聲之猛，我雖遠在十多丈外，衣袂都被震得飛起，再瞧見東方大明還在一旁夾擊，我實在是又驚又怕，竟被嚇得哭了起來。」

眾人也不禁聽得為之色變，朱淚兒接道：「誰知就在這時，三叔突然清嘯一聲，嘯聲雖響徹雲霄，但聽來卻絲毫不令人難受，反覺也不知有多麼好聽。」

胡姥姥撫掌道：「這就叫做『千里鳳鳴，其清入雲，鳳鳴千里，魂魄難尋』了！」

朱淚兒道：「長嘯聲中，也不知怎地，李天王身子竟也飛了出去，那鐵寶塔卻已到了三叔手裏，他雙手一搓，竟將這鐵寶塔搓成了一條鐵棍。」

眾人聽得世間竟有這麼樣的掌上功夫，都不禁為之駭然。

朱淚兒道：「那東方大明顯然也著了一招，此刻更嚇得呆了，三叔卻望著他冷笑道：『看在你媳婦的面上，饒了你。』他一面說話，一面又將那鐵棍彎成一個圓圈，隨手拋了出去，只聽『噗』的一聲，遠處一株合抱大樹，已應聲而斷。」

說到這裏，她長長吐出口氣，道：「三叔這一手露出來，那些人就沒有一個敢再妄動了。」

大家聽到這裏，雖然明知她母親到後來還是難逃一死，但還是覺得心胸一暢，也不禁長長吐出一口氣來。

但是大家卻也更奇怪，不知道銷魂宮主到後來為何還是難逃一死，更不知道鳳三先生又怎會受了傷的。

※※※

暮色將臨，小樓上已漸漸黝黯。

俞佩玉忍不住道：「這件事後來難道又有什麼驚人的變化不成？」

朱淚兒倒了杯茶，服侍她三叔喝了，才緩緩道：「我母親瞧見三叔之威，已懾住了大家，就趕過來叩謝他的大恩，三叔就問我母親，想將此事如何處理？」

俞佩玉嘆道：「那東方美玉雖然對令堂不起，但令堂想必還是不忍傷了他的。」

胡姥姥嘆道：「不錯，女人的心總是比較軟些。」

郭翩仙微笑道：「但其中也有硬的，而且硬得可怕。」

朱淚兒好像全沒有聽到他們的話，目光痴痴地瞧著窗外逐漸沉重的暮色，又呆了半晌，才接著道：「我母親聽了三叔的話，只是流淚，也不開口，三叔就問她：『可是要我殺了這負心人麼？』我母親還是沒有開口，卻搖了搖頭，三叔就說：『既是如此，就叫他遠遠地滾吧。』……」

她長長嘆息了一聲，才接著道：「誰知我母親聽了這話，竟放聲痛哭起來。」

俞佩玉忍不住道：「令堂既不肯殺他，又不肯放他，究竟是想怎麼樣呢？」

朱淚兒垂首道：「我母親她……她……」

鳳三先生突然接口道：「你歇歇，讓我來接著說吧。」

朱淚兒揉了揉眼睛，垂首道：「是。」

鳳三道：「當時我也不免奇怪，朱媚既不忍殺他，又不讓他走，究竟是想要我怎麼樣呢？」他嘆了口氣，接道：「女人的心意，我一向捉摸不到，正在為難時，那胡姥姥突然插了嘴，說朱媚的意思她是知道的。」

俞佩玉苦笑道：「不錯，女人的心意，也只怕唯有女人能猜得到。」

鳳三道：「當時我自然就讓她說出來，胡姥姥就走到朱媚面前，悄悄笑著說：宮主的意思，是否還想和東方公子重歸於好呢？」

「我聽這話，忍不住大怒起來，心裏想到這東方美玉既然對朱媚如此無情，朱媚不殺他已是很客氣了，又怎肯再與他和好。

「誰知朱媚聽了這話，竟然立刻不哭了，胡姥姥回頭向我一笑，道：前輩現在總該明白了吧。」

「但我還是不信，就問朱媚是不是這意思，我一連問了好幾遍，朱媚雖然不哭了，還是死也不肯開口。」

銀花娘突然嘆道：「既不哭，也不開口，那就是默認了。」

鳳三苦笑道：「我弄了很久，才算明白她的意思，雖覺得這麼做太便宜了東方美玉，但這既是朱媚自己的意思，我也不能勉強。」

俞佩玉嘆道：「世上只怕也唯有這男女之情，是誰也勉強不得的。」

鳳三道：「那些人見我有了允意，都鬆了口氣，東方大明還將他兒子拉了過來，父子兩人，雙雙向朱媚賠禮，到了這時，我更無話可說了。」

俞佩玉道：「那東方美玉又是何態度呢？」

鳳三道：「他自然滿面都是悔罪之色，朱媚本來還是滿面怒容，到後來眼睛也亮了，臉色也紅了，眼看一天雲霧俱散，誰知這時胡姥姥又在旁出了個主意。」

俞佩玉道：「什麼主意？」

鳳三道：「她說，東方美玉和朱媚雖然情投意合，但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究竟算不得正式的夫婦，所以她現在就要來做媒，讓東方美玉和朱媚在他父親面前，正式結為夫妻，還要請我來為朱媚主婚。」

胡姥姥笑道：「這豈非是個好主意？」

鳳三冷冷道：「當時我也覺得是個好主意，於是大家又一齊回鎮，回到這小樓上，由大家置酒為新夫婦賀喜。」

俞佩玉眼睛一亮，失聲道：「置酒？」

鳳三道：「不錯，置酒。」

俞佩玉一字字道：「酒中莫非有什麼毛病？」

鳳三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年紀雖輕，但閱歷實比我那時豐富多了。」

俞佩玉暗嘆忖道：「前輩只怕是自命武功無敵，從未將別的人放在心上，也從未想到有人敢來暗算你。」

這些話他並未說出來，鳳三已接著道：「你心裏必定要認為我太過自負，總認為別人不敢害我的，這只因你不知道當時的情況如何。」

他長嘆接道：「你當時若在那裏，瞧見每個人都是喜氣洋洋，開心已極，你也絕不會懷疑到有人會害你的。」

俞佩玉忍不住道：「若有人要加害前輩，又怎會讓前輩看出來呢？」

鳳三臉色更是沉重，久久作聲不得。

朱淚兒這時已緩過氣來，搶著道：「這還有別的原因，第一，三叔認為這些人都是江湖中的知名之士，總不致使出太卑鄙無恥的手段。」

俞佩玉苦笑道：「有時越是自命俠義之輩，手段反而越是卑鄙得可怕，只因這些人若是做出壞事來別人非但不會提防，而且還不會相信。」

朱淚兒也默然了半晌，緩緩道：「第二，以三叔那時的功力，縱然喝下一杯毒酒，也能以內力逼出來，何況他還眼瞧著酒是自同一個壺中倒出來的。」

郭翩仙瞟了胡姥姥一眼，道：「若是普通的毒藥，鳳老前輩喝入自無妨，但胡姥姥使毒的功夫，可算得是海內無雙，鳳老前輩縱然功力絕世，究竟也不是鐵打的肚腸。」

朱淚兒道：「後來三叔才知道，她並沒有在酒中下毒，但卻在三叔和我母親所用的酒杯塗上了一層極厲害的毒藥。」

俞佩玉道：「酒中有毒，酒味總會改變一些，鳳老前輩喝下第一杯後，難道還嚐不出來？又怎會再喝第二杯？」

郭翩仙忍不住又道：「就算鳳老前輩未曾覺出，朱宮主也是使毒的大行家，又怎會覺察不出呢？」

朱淚兒嘆道：「就因為毒藥塗在酒杯上，酒又是冷的，第一杯酒倒下後，大家立刻就舉杯乾了，毒藥溶入酒中的並不多。」

郭翩仙道：「但後來……」

朱淚兒道：「後來毒藥溶化得雖然越來越快，但那時三叔和我母親酒都已喝了不少，感覺已漸漸遲鈍。」

她垂下頭接道：「各位要知道，那天我母親的心情實在太高興了，一個人若是太快樂時，對別人的提防之心就會少得多的。」

郭翩仙嘆道：「看來胡姥姥下毒時，竟已將每一個因素都計算進來，此人下毒的手段，果然是無人能及。」

眾人想到那胡姥姥心計之毒辣，行事之周密，心裏都不禁有了寒意，對眼前這胡姥姥，也不禁起了提防厭惡之心。

俞佩玉本來就站在她身旁，此刻竟避如蛇蠍，遠遠走開，鍾靜更是扭轉頭，連瞧也不願瞧她一眼。

朱淚兒道：「這頓酒喝了半個多時辰後，我母親忽然向三叔恭恭敬敬磕了幾個頭，再三叩謝三叔的救命之恩。」

鳳三嘆道：「我見她此時就來謝恩，心裏雖覺有幾分奇怪，但也沒說什麼，她又笑吟吟走過去，拉起東方美玉的手，道：『多蒙各位前輩之賜，使你我今日得成夫妻，無論如何我心裏都是感激的。』」

「東方美玉自然也立刻賠笑道：『我自然也感激得很。』」

「朱媚又笑道：『常言道，夫妻同命，我雖未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和你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你願意麼？』

「我聽她竟在大喜之日，忽然無緣無故地說起『死』字，心裏正在怪她為何要自取不吉。」

「東方美玉已先笑道：『如此高興的時候，你為何說出如此不吉利的話來？』」

「朱媚眼睛望著他，微笑道：『我只問你願不願意？』」

「東方美玉笑得像是已有些勉強，只得點頭道：『我自然也是願意的。』」

「誰知他話還沒有說完，朱媚突然將他的手一拗，只聽『喀嚓』一聲，他手臂已被生生折斷。」

眾人聽到這裏，不禁都失聲驚呼起來，當時東方大明等人見了這一幕時的驚動之情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俞佩玉慘然道：「想來這時，她已發覺自己中毒無救了，她先向前輩叩謝大恩，正是與前輩行訣別之禮。」

銀花娘嘆道：「她當時極力不動聲色，原來早已立定了決心，要和那負心無義的人同歸於盡。」

鳳三嘆道：「但是當時我還不知究竟，正在問她為何如此，東方大明等人已驚呼怒罵著向她撲了過去。」

「朱媚卻已扼住東方美玉的脖子，大喝道：『你們誰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先要他的命。』」

「東方大明等人投鼠忌器，果然不敢再動。」

「朱媚這時才慘然對我說，酒中已下了不救之毒，毒已入骨，她已必死，只求我為她照顧淚兒。」

「我暗中一運氣，就發覺自己竟也中了毒，毒性發作得本極和緩，我一運氣，手腳立刻變成紫的。」

「朱媚一瞧見我的模樣，神色更是淒慘，只因她這時終於也發覺，我中的毒比她更深，更是無救的了。」

聽到這裏，眾人心上都像是壓上了塊石頭，悶得透不過氣來，朱淚兒揉了揉眼睛，緩緩道：「那時我正坐在張小椅上，吃我母親自己親手做的肉圓子，見了這情況，肉圓也駭得掉在地上。」

「這時三叔卻又發出了那鸞鳳般的清嘯聲。」

「胡姥姥臉色大變，身子往後退，口中叱道：『這毒藥乃是東方島主採煉九九八十一種絕毒之物配成的，你若敢妄動真氣，立刻就必死無救。』」

俞佩玉忍不住道：「毒藥怎會又是東方大明配成的呢？」

郭翩仙微笑道：「胡姥姥又奸又猾，眼見鳳老前輩餘威猶在，怎敢承認毒藥是自己配的，這句話不但要穩住鳳老前輩，而且還想栽東方大明的贓。」

俞佩玉長嘆道：「如此毒辣的人，倒真可怕得很。」

朱淚兒道：「但她卻低估了三叔的功力，那時毒性雖已大作，但三叔還所以驚人的功力逼在丹田腹下，長嘯著向東方大明撲去。」

「我母親卻在一旁大呼道：『毒藥絕不是東方大明配的，是胡姥姥，鳳老前輩你快抓住她，逼她將解藥拿出來，也許還有救。』」

「就在她老人家說完這句話的功夫，東方大明雙掌已被三叔生生震斷，當胸又著一掌，口吐鮮血而倒。」

「別人見到名震天下的東方島主竟不堪三叔一擊，更駭得心膽皆喪，有的人已想奪路而逃。」

「但三叔那時已動了真怒，怎肯放他們逃走，只聽『喀嚓，撲通，哎喲』一連串驚呼聲、跌倒聲、兵刃骨骼折斷聲中，滿屋子一等一的武林高手，已沒有一個還是活的，鮮血將四面牆壁都染得像是畫滿了紅花。」

俞佩玉心裏的一口悶氣，這時才吐了出來，卻忍不住道：「那胡姥姥呢？」

朱淚兒道：「只有胡姥姥還沒有死，三叔先只廢了她的雙腿，到最後才逼她拿出解藥來。」

郭翩仙嘆道：「但這毒藥既是九九八十一種毒物配煉成的，只怕她自己也沒有解藥了。」

朱淚兒嘆道：「正是如此，我母親知道不假，就要她說出這八十一種毒藥的名字來，只要知道毒性，慢慢總可將解藥找全的。」

郭翩仙道：「不錯。」

俞佩玉道：「但……但她沒有說出來麼？」

朱淚兒道：「那老狐狸貪生怕死，只要有求生的機會，她怎肯放過，誰知她剛說了兩種毒藥，旁邊忽有一蓬毒針飛來，全都釘在她背上。」

「只聽東方大明厲聲狂笑道：鳳三，你殺了我，你也得陪著我死，天下再也沒有人能救你了。」

「原來他功力深厚，雖中了三叔一掌，還沒有死，只怕胡姥姥要說解救之方，就先殺了她滅口。」

她語聲漸漸沉緩，終於黯然垂首無語。

這段曲折而悲慘的故事，總算由她嘴裏結束，而她親口說出了她一家悲慘的遭遇，其心情之沉重，自也可想而知。

俞佩玉等人也總算聽完了這段故事，他們雖非局中人，但一個個心裏也是感慨萬千，黯然無語。

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聽得胡姥姥長長嘆息一聲，喃喃道：「我錯了，我錯了，我錯了……」

她將這句話一連重複了七八次，忽然長身而起，向病榻上鳳三先生深深一禮，垂著頭嘆道：「原來我妹子並非三爺殺死的，何況……她將三爺害成如此的模樣，三爺就算殺了她，我老婆子也是無話可說。」

她居然說出如此通達情理的話來，大家都覺有些意外，鳳三先生神情似乎十分蕭索，揮手道：「該死的人已都死了，往事再也休提，你……你去吧。」

胡姥姥道：「多謝三爺。」

她往樓下走了兩步，忽又回首道：「東方大明自作聰明，卻也錯了。」

鳳三道：「哦？」

胡姥姥道：「他以為天下再也沒有人能解前輩之毒，卻忘了還有我老婆子。」

朱淚兒跳了起來，大喜道：「不錯，她妹子配製的毒藥，她自然知道如何解救。」

胡姥姥笑了笑，道：「姑娘還有件事沒有明白。」

朱淚兒道：「什麼事？」

胡姥姥道：「那毒藥其實就是我老婆子配製的，所以我妹子身上才沒有解藥。」

這句話說出，大家俱是又驚又喜。

朱淚兒的臉都興奮得紅了起來，嗄聲道：「你……你身上難道有解藥麼？」

胡姥姥從懷中取出了個紫檀木的小匣子，道：「解藥就在這裏。」

這件事實在來得太突然、太幸運，實在令人難以相信，朱淚兒盯著她手中的木匣子，全身都顫抖起來。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這解藥我老婆子本來也不想拿出來的，但三爺實在是大仁大義，若讓三爺這樣的人終生無救，天下豈非沒有天理麼？」

朱淚兒顫聲道：「想……想不到你還有些良心。」

她一把將那木匣子搶了過來，像是生怕又被人搶去似的，緊緊摟在懷裏，目中已是熱淚盈眶，喜極大呼道：「三叔，三叔……我們終於有救了，這麼多年簡直就像場噩夢，現在噩夢終於已做完了，三叔你高興麼？」

鳳三亦是心情激動，不能自已，在經過這麼多年非人能堪的苦難後，驟能脫離苦海，他又怎麼能不高興。

朱淚兒撲倒在床前，喜極之下，竟放聲痛哭起來，鳳三先生輕撫著她的柔髮，似乎想說什麼，但語聲哽咽，竟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胡姥姥也似瞧得十分感動，唏噓嘆道：「好人自有好報，公道自在人心，唉，我老婆子現在也該走了。」

俞佩玉忽然橫身擋住了她的去路，道：「那真的是解藥麼？」

胡姥姥微笑道：「小夥子，你只怕是遇見的壞人太多了，所以對任何人都不肯相信，你看我老婆子忍心來害鳳三先生這樣的人麼？」

俞佩玉緩緩道：「我的確是遇見的壞人太多了，所以現在已知道，縱是鳳老前輩這樣的人，有時也會被人害的。」

郭翩仙忽也插口道：「何況，鳳老前輩借去了你的武功，你反而要來救他？這就連在下都不免開始懷疑起來，世上是不是真有這麼好的人。」

其實他早已有些懷疑，只是覺得事不關己，所以未曾開口，此刻俞佩玉既已發難，他自也樂得來做好人。

朱淚兒聽了他兩人的話，一顆心不覺又自半空雲霄沉入了地底，緩緩站了起來，瞪著胡姥姥道：「你……你說，這究竟是不是解藥？」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姑娘若也不信，不如還給我老婆子也罷。」

朱淚兒厲聲道：「那有這麼容易，這若不是解藥，我就要你的命。」

胡姥姥苦笑道：「姑娘要怎樣才肯相信呢？」

朱淚兒道：「你先吃一粒讓我瞧瞧。」

俞佩玉只道胡姥姥此番必定要作法自斃了，誰知胡姥姥竟立刻將那匣子接了過來，笑道：「既是如此，我老婆子就吃一粒給姑娘瞧瞧。」

郭翩仙忽又冷冷道：「你若先已服了解藥，這匣子縱是毒藥，你吃下去自也沒關係。」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這才叫做人難，難做人了。」

她眼珠子一轉，忽然笑道：「但幸好我老婆子還有個法子證明這匣子裏裝的是什麼？」

朱淚兒咬牙道：「你最好有法子證明，否則……哼！」

只見胡姥姥又自懷中取出個木匣子，這隻匣子雖也是紫檀木雕成的，卻已染成鮮血般的紅色。

胡姥姥道：「這匣子裝的，就是那天我妹子用來害人的毒藥。」

她自匣子裏取出一撮淡血色的粉末，竟一口吞了下去，眾人不由得又吃了一驚，胡姥姥卻笑道：「我看姑娘目有異光，體質必定大異常人，一些劇毒之物，別人吃了會立刻斃命，姑娘吃下去卻安然無妨的。」

她微笑著接道：「不知我老婆子看得可對麼？」

朱淚兒道：「哼。」

她嘴裏雖沒有說，心裏也不禁暗暗佩服這老婆子的眼力。

胡姥姥道：「但姑娘有此異稟，卻又絕非天生的是麼？」

朱淚兒默然半晌，終於沉聲道：「不錯，這只因我為了要試出三叔中的究竟是什麼毒，所以決心將世上每種毒藥都設法弄來嚐一嚐，從它們毒發後的徵象，來研究它們的毒性究竟如何？有什麼解救的法子。」

胡姥姥微笑道：「不錯，無論任何毒，只有吃的不超過限量，都不會致命的，而且你若將這種藥吃多了，以後對這種毒就有了抵抗之力。」

她嘆了口氣，又接道：「但此事說來雖好像很容易，其實卻絕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姑娘的決心與毅力，實在令我老婆子佩服。」

眾人想到朱淚兒小小年紀，就每天以身試毒，明知自己若是稍一不慎，超過限量，就要以身相殉。

大家再想想自己，實在誰也沒有這樣的決心和膽量，對這小小的女孩子，又不禁多生了幾分敬意。

朱淚兒卻只是淡淡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有些毒藥非但不苦，而且還甜得很。」

胡姥姥笑道：「要命的藥大多很甜，只有救命的藥才是苦的，良藥苦口，這句話正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朱淚兒嘆道：「正是如此。」

胡姥姥道：「但以我老婆子看來，姑娘你能找到的毒藥，必然不會太珍貴，若是蛇蠍之毒，姑娘此刻服下自然無妨，但若是我老婆子這樣的毒藥……」

她笑了笑，接道：「不是我老婆子賣狂，這毒藥縱然是姑娘也禁受不起的。」

朱淚兒抬起頭，想說什麼，但一個字也未說出口來。

只因她忽然發覺，胡姥姥一張滿是皺紋的臉，此刻竟已變成紫的，連眼睛裏都發出了紫光，那模樣實是說不出的猙獰可怕，不但朱淚兒瞧得呆住了，眾人隨著她望去，心下也不禁為之駭然。

胡姥姥卻笑道：「我老婆子方才所吃的毒，此刻已發作，姑娘既是內行人，現在可以瞧瞧，這毒性發作的情況，是否和鳳三先生那天毒發時相同？」

她語聲已模糊不清，身子也開始痙孿。

朱淚兒變色道：「不錯，正是這模樣。」

鳳三先生也從床上坐了起來，嗄聲道：「毒已發作至此，你還不快服解藥？」

胡姥姥這才自那紫檀木匣裏，取出粒淡黃色的藥丸服下，眾人雖站得遠遠的，也已覺出這藥丸竟是又腥又臭，難以入口。

胡姥姥瞧得她們面上神情，笑道：「良藥非但苦口，而且還臭得很是麼？但救命的藥雖臭也有人肯吃，毒藥若是臭的，還有誰會上當？」

一直沒有說話的鍾靜，此刻忽然長嘆道：「這句話實是含義深刻，但世上又有幾人能領悟呢？」

胡姥姥微笑道：「小姑娘，你記著，男人的甜言蜜語，有時比致命的毒藥更可怕。」

鍾靜瞧了郭翩仙一眼，垂首無語。

過了半晌，胡姥姥面色竟已漸漸恢復正常，這毒藥雖厲害，解藥竟更奇妙，胡姥姥長長吐出口氣，笑道：「姑娘此刻可相信了麼？」

朱淚兒垂首道：「方才我錯怪了你老人家，你老人家莫要見怪。」

胡姥姥笑道：「我怎會怪你，小心些總是好的。」

朱淚兒此刻那裏還有絲毫懷疑，只覺又是慚愧，又是感激，接著那解藥，就向鳳三先生奔過去。

胡姥姥目光自俞佩玉和郭翩仙面上掃過，微笑道：「現在我老婆子可以走了麼？」

俞佩玉雖然還是覺得這件事其中有些蹊蹺，但事實俱在，他也無話可說，只有當頭一揖，道：「失禮之處，但請恕罪。」

胡姥姥笑了笑，忽然轉身走到郭翩仙面前。

郭翩仙想到自己方才對她種種為難之處，才發覺自己實在不該得罪這種人的，臉色已有些發白了，強笑道：「前……前輩千萬……」

胡姥姥一笑道：「你用不著害怕，我不是來找你麻煩的，你雖在找我麻煩，我也沒有怪你，反而覺得你這人真是個人才，以後不妨來找我老婆子盤桓盤桓。」

她瞧著鍾靜又一笑，道：「我老婆子已老掉牙了，想來你總不會吃我老婆子的醋吧。」

郭翩仙怔了半晌，只見她已走下樓了，不禁搖頭苦笑道：「這老婆子可真是個奇怪的人，簡直教人摸不透她……」

鳳三先生終於已將解藥服了下去－－他棉被中的毒物，自然也早已被朱淚兒誘入一隻堅硬的皮袋裏。毒性既解，還要這些厭物作甚？

朱淚兒開心得就像是隻百靈鳥似的，吱吱喳喳，問個不停，俞佩玉便將此行經過簡要地說了出來。

鳳三先生盤膝坐在床上，皺眉道：「原來是怒真人，據說此人氣功不弱，你看怎樣？」

俞佩玉嘆道：「確是名下無虛。」

朱淚兒笑道：「無論他氣功多麼強，也沒用的，現在三叔毒既已解了，他們來一個，就叫他們倒一個，來兩個，就叫他們倒一雙。」

俞佩玉默然半晌，忍不住道：「以晚輩這一日所見所聞，前輩確是大仁大義，無人能及，但他們此來，也並非全無道理。」

朱淚兒瞪眼道：「他們有什麼見鬼的道理？你倒說給我聽聽。」

俞佩玉沉聲道：「只因姑娘做的事……」

朱淚兒跳了起來，道：「他們必定對你說，江湖中有許多人失蹤，都是被我害的，是麼？」

俞佩玉深深吸了口氣，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冷笑道：「但你可知道那些人為何會走進這間屋子麼？」

俞佩玉道：「不知道。」

朱淚兒道：「他們有的人是為了要欺負我，有的人是要來搶劫，是他們自己先存了惡意，我才會找上他們的，只因這些人本就該死，你若瞧見這種又好色、又貪財的惡徒，你只怕也不會放過他們的，是麼？」

俞佩玉苦笑道：「姑娘的話雖有理，但……」

朱淚兒截口道：「我三叔為了救人而中毒，雖以內力逼住了毒性，但也不能持久，只有想法子將毒逼出來，所以才需要別人的功力補助，否則只怕早已死了，你說是我三叔該死，還是那些人該死呢？」

俞佩玉默然半晌，長嘆道：「天下事的是非曲直，果然不是局外人們能論判的，在下……在下也錯了。」

朱淚兒道：「這其中還有一點，那就是三叔雖能用一種神奇的武功將別人內力借來，但這種借來的功力，卻消耗得極快，所以過一陣，又得再找個人來……」

郭翩仙忍不住問道：「鳳老前輩既能以功力逼出毒性，卻又要那些蛇蟲毒物何用？」

朱淚兒道：「這只因三叔將毒逼出後，但身體毛孔，自能呼吸，一呼一吸間，又將辛苦逼出的毒性吸了回來，三叔本來還不明白這道理，白費了幾個月的苦功後，才恍然大悟，所以才會將那些蛇蟲毒物藏在被裏，來吸收三叔自體裏逼出的毒氣……現在你們可明白了麼？」

這種事確是神秘詭異，令人難信，但經過她解釋後，大家非但也立刻恍然而悟，而且還覺得合情合理，一點也不奇怪了。

俞佩玉道：「鳳老前輩中毒之後，又動了真力，事後自然不能再到別處去，自然在這小樓上靜養復原了，是麼？」

朱淚兒道：「三叔將那些惡人殺死後，自己也倒了下去，若非三叔身上帶得有『化骨丹』，我真還不知道該將那些屍身怎麼辦哩。」

郭翩仙道：「那些失蹤的人，自然也靠了『化骨丹』之力了。」

朱淚兒冷笑道：「這『化骨丹』乃是千古秘方，珍貴已極，我將之用在那些豬狗不如的人身上，實在還覺得太糟塌了。」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道：「以前我只覺所有的事都不合情理，簡直難以解釋，直到現在，心中的種種疑竇，才總算一掃而空。」

突聽鍾靜失聲驚呼道：「你……你們瞧，鳳老前輩怎地怎地……變成這模樣了？」

只見鳳三先生呼吸急促，全身顫抖，他服下的明明是解藥，此刻卻像是又有劇毒發作。

眾人都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朱淚兒又不禁急出了眼淚，抱著鳳三先生顫聲道：「三叔……三叔，你還聽得見我說話麼？」

鳳三先生雙目緊閉，竟然緊咬著牙關不說一字。

朱淚兒駭極大呼道：「你們方才都瞧見的，那明明是解藥，現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誰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銀花娘忽然一笑，道：「我知道。」

朱淚兒衝到她面前，嗄聲道：「你真的知道？」

銀花娘道：「嗯。」

朱淚兒道：「胡姥姥這匣子裏難道並非全是解藥？還有毒藥混雜在其中？還是她交給我匣子時，用了什麼手法，將解藥換成了毒藥？」

銀花娘道：「匣子裏的的確確全是解藥，在各位面前，她也不敢用什麼手法的，就算她敢用，難道還能瞞得過這許多人的眼睛。」

朱淚兒跺腳道：「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銀花娘悠然嘆了口氣，道：「將八九十種毒物配煉成一種毒藥，並不是你做大雜燴那麼簡單，隨便混合在一起就成了的。」

郭翩仙點頭道：「不錯。」

銀花娘道：「只因每種毒物的毒性都不相同，有些毒性還彼此相剋，你若隨便找幾種毒藥混合在一起，有時反而會變得一點毒性也沒有了，這正如同將紅、橙、黃、綠、青、藍、靛、紫七種顏色混在一起，反而會變成白的。」

郭翩仙嘆道：「不錯，混煉毒藥若是件容易事，胡姥姥又怎會在武林中獨享大名。」

銀花娘道：「所以你若要將八九十種毒藥配煉在一齊，其中的成色分量，就一絲也錯不得，這成分的輕重比例，也就是配煉毒藥最大的秘密，它的解藥，自然也是按照這種成分配製成的，自然絲毫錯不得，否則便毫無效力。」

郭翩仙道：「正是如此。」

銀花娘道：「但經過這麼多年，鳳三先生已將身子裏所中的毒，成分全都弄亂了，只因毒性有輕有重，有的已被他內力逼出，所以胡姥姥這解藥，對他們中的毒非但已全無效力，反而將他辛苦以內力逼住的毒性，又激擾得散了開來。」

她嘆了口氣，接道：「這也就是胡姥姥毒藥的厲害之處。」

朱淚兒一把揪住了她，嘶聲道：「你既然知道，為何不早說？」

銀花娘淡淡一笑，道：「你若是我，你會說麼？」

朱淚兒怔了怔，銀花娘已又接著道：「也許，這道理我也是直到現在才想通的。」

大家此時也都想通了這道理，想到胡姥姥用解藥竟也能害人，其手段之毒，心計之深，真令人不寒而慄。

只見鳳三先生滿頭汗出如雨，顯見正在以內力將四下散開的毒性再逼回來，瞧他面上的痛苦之色，已可想此事的艱苦。

朱淚兒緩緩垂下頭，目中又流下淚來。

鍾靜忍不住道：「姑娘也不必著急，鳳三先生昔日既能將毒逼住，這次已有了經驗，做來豈非更容易。」

朱淚兒流淚道：「話雖不錯，只不過……只不過我三叔的內力，已大不如前了。」

銀花娘淡淡道：「何況，在這種緊要關頭中，他已決不能妄動真氣，而他的冤家對頭，再過兩三個時辰就要來了，這該怎麼辦呢？」

她話雖說得好像是在為鳳三先生著急，其實誰都可以聽出她話中的幸災樂禍之意，朱淚兒恨恨道：「你得意什麼？」她頓了頓，又恨聲道：「我們若死了，你難道還想活著？」

銀花娘冷冷道：「我反正已是個廢人，死活都沒有什麼關係。」

※※※

時間一刻刻過去，大家的心情也越來越沉重。

郭翩仙雖然絕不會為鳳三先生的死活關心，但想到自己現在的靠山就是他，他若死了，這小樓上的人只怕誰也休想活下去。

現在，距離子時已不到兩個時辰了。

俞佩玉忽然飛身而起，大聲道：「朱姑娘，你帶著鳳三先生快快走吧……各位也全都走吧。」

朱淚兒道：「你……你呢？」

俞佩玉道：「此刻他們必已在四面都暗下了暗哨，但以姑娘和郭翩仙之力，還是不難衝出去，怕只怕怒真人他們聞訊趕來，所以我……」

朱淚兒道：「你要留在這裏抵擋？」

俞佩玉道：「我武功雖差，但好歹還有法子抵擋他們片刻，多出這片刻功夫來，姑娘們只怕已可走得很遠了。」

他一點頭道：「與其大家都留在這裏等死，倒不如由我一個人來拼命的好，何況，他們找的並不是我，我也未必一定會死在他們手裏。」

朱淚兒道：「他們找的既不是你，你為何要拼命？」

俞佩玉緩緩道：「每個人都會有甘心拼命之時的，是麼？」

銀花娘忽然冷笑道：「我本以為你是個很謹慎小心的人，將自己的性命看得很珍貴，想不到你也會做出這種愚蠢衝動的事來。」

俞佩玉淡淡道：「一個人若永遠不會衝動，他還是人麼？」

郭翩仙趕緊站起來，笑道：「大丈夫有所不為，有所必為，俞兄果然不愧為當世的英雄俠士，我們也不便再拂他的心意了。」

俞佩玉道：「不錯，我意已決，你們快走吧。」

誰知鳳三先生霍然張開眼來，直視著俞佩玉，厲聲道：「你這樣做，難道以為鳳某是貪生怕死的人麼？」

俞佩玉嘆道：「在下並無此意，只不過……」

鳳三厲聲道：「生死之事，固最艱難，但面臨抉擇時，大丈夫又何懼一死？」

俞佩玉垂首道：「弟子知道。」

鳳三先生道：「你若不知道，也不會留下來了，是麼？」

俞佩玉道：「是。」

鳳三先生怒道：「既是如此，你為何要我逃走？難道要我來成全你的俠名麼？」

俞佩玉惶恐垂首，道：「弟子不敢。」

郭翩仙頹然坐了下去，苦笑道：「既是如此，咱們就都留下來和他們決一死戰也好，只不過咱們若能支持半個時辰，已算運氣不錯了。」

鳳三目光閃動，瞪著俞佩玉道：「你看咱們難道必敗無疑麼？」

俞佩玉想到對方聲勢之強，武功之高，唯有暗中嘆息而已，訥訥道：「前輩既已不能出手，我方的勝算實在不多。」

鳳三重重一拍床，厲聲道：「我死不足惜，卻不能挫辱於匹夫之手。」

朱淚兒駭然道：「無論如何，三叔你都萬萬不能出手的。」

鳳三瞧了俞佩玉一眼，緩緩道：「我既能將別人功力借來，難道就不能再將功力借給別人麼？」

朱淚兒顫聲道：「三叔若將功力借給了別人，又怎能再將毒性逼住。」

鳳三怒道：「我就算毒發而死，也比受辱而死的好，只不知有沒有人肯為我拼身一戰而已？」

郭翩仙和銀花娘的眼睛都亮了。

想到自己能將鳳三先生一身功力借來，他們一顆心幾乎要跳出腔子，但轉念一想，鳳三先生功力既已所存無幾，自己就算將他功力借來，也未必能抵擋怒真人那樣的高手，一念至此，他們的心又沉了下去。

鍾靜忽然道：「前輩既能將功力借給別人，為何不能以這份功力應戰？」

鳳三苦笑道：「以真力注入人體，正如溪河流水，其力甚緩，我也許還可留一分內力來逼住毒性，但若與人交手，力道便如山洪暴發，以我此時中毒之深，交手不出三招，便得要毒發而死，而對方高手眾多，我勢必也無法在三招之中，將他們一一擊倒。」

鍾靜訥訥道：「既是如此，不知弟子可能為前輩效力麼？」

鳳三道：「你居然不念舊惡，要為我出手，這份心性和勇氣實在可佩，只可惜你身子單薄，稟賦不夠，我若猝然以內力注入，你反會受害。」

他目光有意無意間，又向俞佩玉瞧了過去。

鍾靜道：「俞公子，你……你難道不肯……」

俞佩玉嘆道：「我又何嘗沒有為鳳三前輩效力之心，但我又怎能乘人之危……」

鍾靜大聲道：「這是鳳老前輩自己要借給你的，你怎能算乘人之危？」

俞佩玉默然半晌，忽然躬身道：「不知鳳老前輩可肯收弟子這徒弟麼？」

他不但溫良淳厚，而且冰雪聰明，這麼樣一來，徒弟借師父的武功，固然天經地義，徒弟代師父出來，別人也無話可說，正是兩全其美。

誰知鳳三卻道：「你不願乘我之危，我又怎能利用你的善良之心，要你拜我為師……你要拜我為師，自然不是為了你自己，而是為了我，是麼？」

俞佩玉怔了怔，道：「但……」

鳳三淡淡地笑道：「你若肯喚我一聲兄長，我已覺十分高興了，兄弟之間，豈非比師徒還要親近得多，有你這樣的兄弟為我出手，我已死而無憾。」

話未說完，朱淚兒已盈盈拜倒，叫了聲叔叔。

這一聲叔叔真叫得俞佩玉又驚又喜，能和這樣風骨崢嶸的武林異人結成兄弟，自然也是十分光榮的事，但想到這一戰自己已是只能勝，不能敗，他心情又如窗外天色一般，漸漸沉重起來。

※※※

狂風突起，夜色更深。

呼嘯的風聲，簡直要將人們的魂魄都要撕裂。

小樓上依然沒有燃燈，黑暗如死，鳳三先生盤膝端坐在床上，動也不動，也好像死人一般。

其實這小樓上每個人都已和死人相差無幾，除了一聲聲沉重的呼吸外，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瞧不見。

朱淚兒倚在鳳三先生身側，片刻不離，她彷彿有種不祥的預感，覺得自己能和三叔這樣依偎的時間已不多了。

俞佩玉也靜靜坐在那裏，一心想將方才得來的內力盡量消化，使能運用自如，但一顆心卻又始終難以完全靜下來。

就在半天以前，他也絕不會夢想到自己能和怒真人那樣的高手對決一戰，這一戰縱是勝算不多，但也是令人興奮的。

普天之下，能和怒真人一戰的人，又有幾個？

郭翩仙一直站在窗口，凝目瞧著外面死一般的寂靜。

也不知是誰家的門窗沒有關緊，此刻被風吹動，發出一連串「啪」聲，畏縮在牆角的野狗，發著一聲聲淒厲的吠聲，李家棧的招商客旗也未取下，在風中飛舞狂捲，忽然幾片瓦被風吹落，「嘩啦啦」碎了滿地。

如此寒夜，如此狂風，如此時機，每一種聲音聽來都足以令人毛骨悚然，但沒有聲音時，卻又更沉重緊張得令人透不過氣來。

忽然間，靜靜的長街盡頭，轉出了一盞燈。

微弱的燈光在風中搖盪，看來亦如鬼火。

郭翩仙長長吐出口氣，道：「來了……終於來了。」

※※※

燈火來得很慢，但終於還是到了小樓前。

飄搖閃動的燈光中，只見人影幢幢，目光閃閃，每一條人影俱是步履沉凝，神情穩重，每一雙眼睛俱是神光充足，灼灼逼人。

接著，一個柔和而清朗的語聲緩緩道：「青城天妙觀弟子十雲，專誠投帖求見。」

朱淚兒悄聲道：「這十雲又是什麼人？」

俞佩玉道：「怒真人的高足。」

朱淚兒「哼」了一聲，大聲道：「門是開著的，上來吧。」

過了半晌，就聽得一個人緩緩走上樓來，樓梯聲響得雖慢，卻有節奏，顯見上來的這人心平氣和，而且下盤功夫甚是深厚。

只見他笑容可親，眉清目秀，年紀雖小，神情卻瀟然有出塵之感，無論誰見了都不免生出一種親近之心。

大家也正如俞佩玉初次見到他一樣，實未想到剛烈火暴的怒真人，竟會收了個這麼樣的徒弟，朱淚兒更早已瞪大了眼睛。

小樓上實在太暗，十雲驟然上來，似乎什麼也瞧不見，但是他卻絲毫也不著急發慌，只是靜靜地站著。

朱淚兒冷道：「咱們都在這裏，你在那邊發什麼呆？」

十雲既未生氣，更沒有反唇相譏，只是望了她一眼，立刻垂下頭，緩緩走來，恭身行禮，道：「十雲叩見鳳老前輩。」

鳳三道：「不必多禮。」

十雲雙手呈上帖，道：「武林盟主俞老前輩和家師等已在門外，不知鳳老前輩可否賜於一見。」

朱淚兒冷笑道：「三叔若說不可，他們難道就不上來了麼？」

十雲垂首道：「弟子只是奉命而來，別的事就不知道了。」

朱淚兒道：「你知道什麼？」

十雲道：「弟子什麼都不知道。」

朱淚兒冷笑道：「怒真人的徒弟，難道是個飯桶？」

十雲微笑道：「明師而無高足，這正是家師的遺憾。」

這少年說話不但對答得體，而且無論別人怎麼樣說他，他全都逆來順受，一點也不生氣。

朱淚兒倒真未見過脾氣這麼好的少年人，剛怔了怔，鳳三先生已嘆道：「怒真人有你這樣的徒弟，已可說毫無遺憾了。」

十雲躬身道：「多謝前輩嘉許，弟子實惶恐無極。」

鳳三道：「如此便請上覆令師，就說鳳某在此恭候大駕。」

十雲再拜道：「是。」

他緩緩轉身走下樓，仍是心平氣和，毫不著急。

朱淚兒冷笑道：「明明是要來殺人的，偏偏還有這麼多假客氣，我見了真想吐。」

她自然是故意說給他聽的，十雲卻如沒有聽到。

鳳三先生沉聲道：「這些人俱是一派宗主的身法，行事自然有他們的氣度，不肯失去了身份，要知道尊重別人，正也是尊重自己。」

朱淚兒嘴裏雖不敢再說，暗中卻是滿肚子不服氣：「他們這是明知咱們不會走的，所以才故意裝出這種從容有禮之態，否則他們不像狗一樣衝上來才怪。」

這時已有一陣燈光照上樓來。

但他們還是不肯太失禮，只不過將燈籠挑在樓梯間，並沒有提上樓，朦朧的燈光中，一個人已當先上樓。

只見這人面容清臒，氣度端重，正是俞放鶴。

要知怒真人的武功聲名，雖都比俞放鶴高出一籌，但俞放鶴究竟號稱天下武林的盟主，誰也不便走在他前面。

俞佩玉看見這人，胸中便有一股熱血上湧，幾乎難以把持得住，只見俞放鶴一揖到地，恭聲道：「末學晚輩江南俞放鶴，久聞鳳老前輩俠名，今日得蒙前輩不吝賜於一見，實是不勝榮寵。」

鳳三先生淡淡道：「閣下便是當今天下武俠的盟主？」

俞放鶴道：「不敢。」

鳳三先生轉過目光，不再瞧他，似乎對這位武林盟主有些輕蔑，又有些失望，只是冷冷的道：「很好，請坐。」

忽覺一陣清香撲鼻，花氣襲人。

郭翩仙面色立刻變了，他早就遠遠坐在角落裏，此刻更轉過了頭，閃閃縮縮，縮在鍾靜身後。

俞佩玉也知道這是海棠夫人到了，一顆心也立刻「怦怦」跳動起來，不知林黛羽來了沒有？

燈光中望去，海棠夫人實是儀態萬千，不可方物。

她也瞧見俞佩玉，似乎嫣然一笑，才向鳳三萬福行禮，道：「姑蘇君海棠參見公子。」

這樣的絕世美人，縱是女子見了，也忍不住要多看兩眼的，誰知鳳三先生仍只是淡淡一睹，道：「很好，清坐！」

只見一人衣衫落拓，卓然而立，傲不為禮。

鳳三先生目光卻為之一閃，道：「是丐幫的幫主麼？」

那人道：「正是紅蓮花。」

他不等別人相請，已在窗台上坐了下來，俞放鶴和君海棠卻仍然站著，只因小樓上根本沒有椅子。

突聽「咚」的一聲，一個矮小道人已上了樓，竟似一步就跨上樓來的，逼人的目光瞪著鳳三，道：「你就是鳳三？」

朱淚兒搶著道：「你就是怒真人？」

怒真人大怒道：「我名字也是你這小丫頭隨意叫得的麼？」

朱淚兒冷冷道：「我三叔的名字，也是你這老雜毛隨意叫得的麼？」

怒真人瞪著她，眼睛裏已快冒出火來，忽然大喝道：「十雲，上來。」

喝聲方了，十雲已恭恭敬敬站在旁邊，道：「你老人家有何吩咐？」

怒真人道：「這小丫頭嘴裏說話不乾不淨，你去替她洗洗嘴。」

十雲道：「是。」

他嘴裏雖答應得快，腳下卻站著沒動。

怒真人喝道：「你為何不過去動手？」

# 第二一章 一諾千金

十雲聽了怒真人的話，卻垂下頭，還是半步也沒有動。

怒真人怒道：「你聾了麼？」

十雲道：「弟子沒有聾。」

怒真人道：「沒有聾為何還不過去？」

十雲垂首道：「弟子不敢。」

怒真人大怒道：「你怕什麼？就算鳳三要來攔你，也有我接著，徒弟對徒弟，師父對師父，你有什麼不敢？」

十雲道：「弟子……弟子還是不敢。」

怒真人反手一掌摑了過去，喝道：「你去不去？」

十雲半邊臉都已被打紅了，卻仍是心平氣和，神色不動，柔聲道：「弟子從來不敢和婦人、女子動手。」

怒真人跳了起來，喝道：「女子若要宰你，你難道就乖乖地伸腦袋麼？」

他一面說話，一面又是十幾個耳光摑過去。

十雲站在那邊挨著，也不閃避，微笑道：「這位姑娘並沒有要宰我。」

世上竟有這樣的師父，這樣的徒弟，眾人不禁都看呆了。

朱淚兒見到這小道士挨揍，心裏本覺開心得很，此刻終於忍不住道：「我罵的是你，你自己為何不敢動手？」

怒真人暴跳如雷，道：「我老人家若和你這種黃毛丫頭動手，豈非讓人笑掉大牙。」

朱淚兒冷笑道：「無理取鬧，亂打徒弟，難道就不怕讓人笑掉大牙麼？」

別人只道怒真人這回不被氣瘋才怪。

誰知怒真人瞪了她半晌，竟哈哈一笑，道：「好個小丫頭，膽子可真不小。」

他竟一點也不氣了，眾人卻又不覺怔住。

海棠夫人目光一直在望向朱淚兒，忽然柔聲道：「小妹妹，你今年幾歲了呀？」

朱淚兒淡淡道：「大概和你差不多吧。」

君海棠失笑道：「和我差不多？你可知道我有多大了？」

朱淚兒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臉，大概是二十左右。」

君海棠情不自禁，摸了摸臉，笑道：「真的麼？」

朱淚兒又道：「看你的身材，也不過只有二十左右。」

君海棠銀鈴般嬌笑起來，道：「小妹妹，你真會說話。」

世上沒有一個女人，不喜歡別人說她年紀輕的，尤其是三四十歲的半老徐娘，更恨不得別人說她只有十八。

朱淚兒懶洋洋又瞟了她一眼，道：「看你的這雙手，卻最多只有十八。」

君海棠不由自主，將手伸了出來。

誰知朱淚兒已又悠然接著道：「三樣加起來，是五十八，看來你還不到六十歲，是麼？」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幾乎都忍不住要笑出來，就連鳳三先生部有些忍俊不住，但在海棠夫人面前，誰也不便真的笑出。

只有君海棠是真的笑不出了，俞佩玉想起她月下相待之情，想起她的徒弟林黛羽，立刻打岔道：「來的難道只有四位麼？」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在下等知道鳳老前輩客居不便，所以其餘的幾位朋友，都在樓下相候。」

朱淚兒冷笑道：「你所以為就憑你們四個人已足夠對付咱們了？還是怕咱們逃走，所以叫別的人先封住去路。」

俞放鶴淡淡道：「姑娘你若真的認為自己言詞鋒利，那就未免錯了，試想以怒真人、君夫人這樣的身份，又怎會逞一時口舌之快，和一個小小的姑娘鬥嘴。」

朱淚兒道：「但你現在為什麼要和我鬥嘴呢？你難道自己覺得自己身份低些麼？」

俞放鶴呆了呆，只好裝作沒有聽見，乾咳一聲，道：「在下等此番的來意，鳳老前輩想必已經知道了。」

他不等鳳三先生答話，立刻又接著道：「在下此來，只是要向鳳老前輩討一個人。」

鳳三先生道：「哦？」

俞放鶴道：「鳳老前輩當然也已知道，在下等要討的人，就是這位朱姑娘。」

鳳三先生道：「哦？」

俞放鶴接著道：「只因這位朱姑娘，這幾年來頗做了些事，令江湖朋友不滿，在下忝居此位，不得不冒昧前來，以求公道，只要鳳老前輩高抬貴手，讓在下將朱姑娘帶走，在下保證必定公平處理此事，而且絕不再打擾前輩之靜養。」

鳳三先生道：「哦……」

他竟只是一連「哦」了三聲，毫無反應，俞放鶴倒怔住了，也不知他的意思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過了半晌，才聽得鳳三先生長長嘆了一聲，道：「你居然敢到鳳某面前來討人，膽子總算不小。」

俞放鶴淡淡笑道：「這只因今日之鳳三先生，已非昔日鳳三先生了。」

鳳三先生目光忽然轉到怒真人身上，道：「說話的是他們，動手的只怕是你，是麼？」

怒真人大笑道：「不錯，鳳三雖已非昔日之鳳三，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除了某家之外，只怕還沒有人能接得住你。」

鳳三先生道：「很好……四弟，你就去接他幾招吧。」

俞佩玉應聲而出，抱拳道：「如此就請道長賜招。」

站出來的竟是俞佩玉，怒真人、俞放鶴、紅蓮花、君海棠不覺全都怔住了，怒真人忍不住大怒道：「你竟叫這毛頭小伙子來和某家動手？你這是什麼意思？」

鳳三先生闔起眼睛，不再說話。

朱淚兒悠然道：「這意思你還不懂麼？」

怒真人吼道：「我就是不懂。」

朱淚兒道：「就憑你這點道行，想和我三叔動手，還差得遠哩，日後若是傳說出去，豈非要說他老人家以大欺小。」

怒真人跳了起來，怒吼道：「但我又怎能和這小子動手，他連我徒弟都打不過……」

鳳三先生冷冷道：「今日之鳳三，縱或已非昔日之鳳三，今日之俞佩玉，也非昔日之俞佩玉了。」

俞放鶴目光閃動，忽然道：「既然如此，今日之事難道就憑他的一戰就可做主麼？」

鳳三先生道：「正是。」

俞放鶴道：「他若敗了，又當如何？」

朱淚兒大聲道：「我四叔若敗了，我立刻就跟著你走，任憑你處治。」

俞放鶴道：「此話當真？」

鳳三先生道：「憑你難道也信不過鳳某？」

俞放鶴目中忍不住露出狂喜之色，道：「既是如此，道長還不出手，更待何時？」

怒真人大怒道：「你也來叫我和這種後生小子動手？」

俞放鶴微笑道：「這位俞公子此刻既已是鳳三先生的兄弟，道長和他動手，也就算不得以大欺小了，是麼？」

君海棠嫣然說道：「不錯，鳳三先生的兄弟和道長動手，無論怎麼說，都不能算是辱沒了道長的身份。」

朱淚兒悠悠道：「只不過，你們的道長若敗了，又當如何？」

怒真人又跳了起來，大怒道：「某家若敗了，就跟他叩三個頭，叫他師父。」

朱淚兒笑道：「這倒不敢當，我四叔若收了你這麼樣一個整天發脾氣的徒弟，豈非也要變得頭大如斗。」

怒真人狂吼道：「某家在五十招內若不能要他躺下，立刻掉頭就走。」

他本來還是一心不願出手的，但現在簡直被氣瘋了，已變得非和俞佩玉打一架不可，誰也休想攔得住他。

朱淚兒笑道：「五十招……就算五百招……你也休想摸著我四叔一片衣服，只不過……你雖如此說，別人的意思又如何？」

俞放鶴微笑道：「就算三百招吧……三百招內，怒真人若還勝不了這位俞公子，我等立刻鞠躬而退，絕不再來打擾。」

朱淚兒瞟了君海棠一眼，道：「你呢？」

君海棠嫣然道：「俞公子是我的老朋友，我只望怒真人將他打躺下時，莫要傷了他才好。」

朱淚兒眼睛瞟向紅蓮花，道：「你呢？」

紅蓮花目光深沉，也不知他心裏在想什麼，只是冷冷道：「好！」

包括紅蓮花在內，誰也不信俞佩玉能擋得住怒真人三百招的，只因大家都見過俞佩玉的武功，只道俞佩玉能擋得住十雲五百招，已是大為不易，若能接得住怒真人五十招，已是奇蹟出現了。

朱淚兒道：「既然這樣說定了，沒有別人會再來囉嗦了麼？」

怒真人大吼道：「若還有別人囉嗦，某家先擰下他的腦袋。」

他似已憋不住了，狂吼著又道：「姓俞的，你好生出手吧，某家先讓你三招。」

※※※

俞佩玉一直沒有說話。

他知道自己肩頭已擔起了副千斤重擔，本來緊張已極，但等到真和怒真人面臨相對時，他反而鬆弛了下來。

他告訴自己：「無論如何，怒真人也不過只是個『人』而已，我又何必一定要畏懼於他？」

別人在說什麼，他一句也沒有聽見，別人在做什麼，他也全都沒有聽見，他已全神貫注在怒真人身上。

他忽然發現怒真人的一雙眼睛、眉毛和雙手都不是一樣大的，右邊的總比左邊小些，鼻孔裏有三根很黑很粗的毛露出來，前胸的衣服上有塊油漬，左面的袖口已被磨破了，露出裏面的白布襯裏。

他又發現怒真人的左眼在跳，嘴角在抽動，右手的五根指頭都顫抖起來，左手五指卻伸得筆直……

這些都是絲毫不會引人注意的地方，但在俞佩玉心神集中下，每一個微小的特徵，每一個微小的動作，竟都變得明顯起來，他從未如此全神貫注地來看一個人，也從未想到能將一個人看得如此清楚。

到後來怒真人的一個鼻子在他眼中也彷彿變得有磨盤那麼大，他幾乎能看得出這鼻子上有多少個毛孔。

※※※

怒真人的狂吼聲，俞佩玉竟沒有聽到，怒真人已有兩次催他出手，他還是靜靜地站在那裏，動也不動。

「這小子莫非已被嚇呆了麼？」

俞放鶴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

怒真人忍不住又暴跳如雷起來，吼道：「你……」

誰知這次他的腳剛跳起來，吼聲剛出口，木頭人一般呆立那裏的俞佩玉，忽然像箭一般竄出。

他手掌也已流雲般切向怒真人膝頭。

要知像怒真人這樣的絕頂高手，武功與心神合一，平時所做的每一個動作，都在有意無意地與武功配合。

這正如精於舞蹈之人，平日動作也自然特別優美一般。

所以他縱然隨意站著，全身也自然無懈可擊。

但無論是誰，在怒火發作，暴跳如雷時，動作就難免渙散，兩隻腳若離了地而不踢人，下盤更難免有空門露出。

俞佩玉全神貫注，正是要找他的弱點，這一掌正是攻向他全身上下氣力最弱，防守最疏的一環。

怒真人也不免吃了一驚，瘦小的身形忽然在半空中陀螺般一轉，手足俱已反向俞佩玉擊出。

這一著連踢帶打，以攻為守，果然是妙著，可見怒真人果然不愧為當今頂尖高手，縱遇危機，也絲毫不亂。

朱淚兒卻大聲冷笑道：「讓三招？哼。」

這一招既所以攻為守，自然就算不得在讓招了。

怒真人忽然長嘯一聲，身子竟已在嘯聲中驟然退出。

他手足本向前擊，身子卻忽然向後退出，看來真好像有人在後面用繩子拉他似的，若是常人見著，只怕要以為這是魔術。

但在這小樓上的，卻可以說無一不是武林高手，都已看出怒真人竟以長嘯鼓氣，將自己身子反激而出。

至於為何有氣噴出時，人卻向相反方向射出，這道理那時雖還無人懂得，但怒真人氣功之妙，卻是人人都看得出的。

就連紅蓮花都不禁為之動容，失聲道：「好氣功。」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以幫主看來，這位俞公子可擋得了真人多少招？」

紅蓮花面上像是有種惋惜之色，沉吟道：「最多只怕也不過百招左右。」

俞放鶴轉向海棠夫人，含笑道：「夫人的看法呢？」

君海棠笑道：「紅蓮幫主目光如炬，他的看法還會錯麼？」

她和紅蓮花兩人，自始至終，從未向郭翩仙那邊瞧過一眼，就好像根本沒有注意那邊角落裏還躲著個人似的。

郭翩仙心裏本在暗暗歡喜，此刻聽了他們的話，才突然一驚，暗道：「這小樓總共才這麼點大的地方，就算我藏的地方甚是黝黯，以他們的目力又怎會瞧不見，他們這只不過是明知俞佩玉絕非怒真人的敵手，明知這樓上沒有一個人能跑得了的，所以才故作大方而已。」

一念至此，郭翩仙已是汗流浹背。

這時怒真人早已讓過三招，展開了攻勢。

他招式看來也沒有什麼特別精采奇突之處，似乎與他的盛名不符，但是看了三五招後，他招式的威力，就漸漸顯了出來。

只見他招式雖沒有什麼奇詭的變化，但上一招與下一招間卻接得天衣無縫，有時上下兩招，明明是背道而馳，所用的手法和攻擊的方位俱都絕不相同，若是換了別人，縱能將這兩招連在一起，也必定勉強得很，但在他手裏使出來，卻像是天生就該連接在一起的。

朱淚兒暗中本在冷笑：「原來大名鼎鼎的怒真人，也不過如此。」

但看了幾招後，心情也不禁沉重起來。

這些平平無奇的招式，竟是越看越覺可怕，每一招都如銅錘巨斧，重擊而下，而且一招跟著一招，連綿不盡，永不斷絕，就連旁觀的人，都覺得連喘氣的功夫都沒有，何況首當其衝的俞佩玉。

朱淚兒忍不住瞧了鳳三先生一眼，嘴裏雖未說話，目光卻無異在問：「你看俞佩玉真能擋得了他三百招麼？」

誰知鳳三先生竟已閉起了眼睛，對當前這一場有關他生死榮辱的大戰，他竟連瞧都不瞧一眼。

轉眼間三十招已過，怒真人的招式越見凌厲威猛，俞佩玉簡直已好像只有挨打的份兒，連還手之力都沒有。

他每施出一招前，看來都像是要先想一想，而高手相爭，又哪裏容得他有考慮思索的餘地。

三十招過後，勝負似乎就已成了定局，大家都已認定俞佩玉若能支持到百招以上，就算不容易了。

俞放鶴忽然一笑，道：「如此精采的大戰，當真是百年難見，若是錯過，實在可惜。」

十雲微笑道：「既是如此，弟子將四面簾子都拉開來，讓大家都能瞧得見好麼？」

俞放鶴笑道：「那正是再好也沒有了。」

十雲不等他說完，早已將四面窗簾都拉開來。

窗外風聲倍厲，夜色沉重，天地間也似充滿一種肅殺之意，但四面屋脊上，卻有許多人冒著風寒，站在那裏。

窗簾一拉開後，屋脊上的人更越來越多。

郭翩仙方才本來還想乘亂逃出，此刻也知道自己就算是肋生雙翅，只怕也難以飛出去。

他暗中嘆了口氣，索性站了起來，向海棠夫人微笑著點了點頭，顯得既是驚奇，又是歡喜，就像是終於見過了久別多年的情侶，只差沒有立刻奔過去，拉起她的手，向她敘說這麼多年的相思之苦了。

怎奈海棠夫人還是連瞧都沒有瞧他一眼，就彷彿這個人根本不存在似的，卻含笑向俞放鶴道：「有件事我實在覺得奇怪極了。」

俞放鶴道：「夫人有何奇怪之處？」

海棠夫人道：「盟主你看怒真人的招式之沉威，比起昔日的天鋼道長如何？」

俞放鶴微笑道：「崑崙絕技，凌厲無雙，天鋼道長功力之深，招式之猛，更久已為海內武林同道所共仰，只不過……」

海棠夫人道：「只不過比起怒真人來，還稍遜一籌，是麼？」

俞放鶴微笑不語，自然就等於是默認了。

海棠夫人道：「十多年前，我隨先師到崑崙的時候，恰巧瞧見天鋼道長和人動手，對方好像是一位來自西域的喇嘛，功力也驚人得很。」

俞放鶴道：「那想必就是號稱密宗三大高手之一的紅雲大喇嘛，此人和崑崙派宿怨極深，上崑崙挑戰，已不止一次了。」

海棠夫人道：「那次我距離他們動手之處，沒有十丈，也有七八丈，但天鋼道長一招擊出時，我還是能覺得寒風撲面，連衣服都被震動得簌簌直響，現在，怒真人就在我們面前出招，我為什麼連一點感覺也沒有了。」

俞放鶴笑了笑，道：「這只因真人已能將內力收發由心，控制自如，每一招擊出，力道都只集中在俞公子一個人的身上，絕不肯有絲毫浪費外溢，一擊不中，力量就立刻收回，是以除了俞公子外，誰也感覺不出。」

他又笑了笑，接道：「否則莫說你我，就連這小樓，只怕也早已被震坍了。」

海棠夫人嘆了口氣，悠悠道：「幸好我不是俞佩玉，我想他現在一定很不好受的。」

朱淚兒冷笑道：「但也未必如你想像中那般難受。」

海棠夫人笑道：「你知道？你怎麼知道？」

朱淚兒再不理她，只是喃喃數著道：「九十……九十一……九十二……」

她數得實在未免太快了些，其實這時怒真人和俞佩玉只不過拆了八十多招而已，但俞放鶴等人既已算定俞佩玉再也接不下三百招，所以也沒有人和她計較。

俞佩玉此刻就像是隻釘子，雖然被一柄巨大的鐵錘不斷地敲擊著，但鐵錘若想將釘子敲彎，卻也不太容易。

他忽然發現怒真人的招式雖猛，但卻並沒有將他逼得很緊，有時他遇著險招，急切間想不出破解的招式，怒真人反而會在有意無意間網開一面，等他一等，他心念轉動，出招就更慢了。

朱淚兒卻數得更快，嘴裏不停地念著道：「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零三……」

俞放鶴瞧了紅蓮花一眼，微笑道：「一百招已過了，想不到他竟還能支持下去。」

紅蓮花淡淡道：「的確想不到。」

十雲忽然道：「這位俞公子的內力，像是忽然增加了許多，是麼？」

紅蓮花道：「不錯。」

十雲嘆道：「一個人的內力，竟能在半日之間忽然增強這麼多，倒的確令人不解。」

俞放鶴微笑道：「但道兄只管放心，他內力就算增強得再多，也還是擋不住令師一百招的。」

十雲道：「可是此刻一百招已過了。」

俞放鶴道：「那只不過是令師存心想看看他的武功深淺和招式路數而已，否則，在第八十六招時，俞公子已無法支持得住了，是麼？」

他這話雖然向十雲說的，但聲音卻故意說得很大，像是唯恐怒真人聽不見，怒真人果然大笑道：「不錯，我正是要瞧瞧鳳三究竟傳給了他一些什麼驚人的功夫，但現在卻已瞧得差不多了。」

狂笑聲中，招式驟然加緊。

誰知俞佩玉變招拆招，竟也跟著快了。

要知俞佩玉縱然聰明絕頂，鳳三先生縱然不惜將絕技傾囊相授，但在短短半日中，他能學會的仍不多。

所以他與怒真人交手時所用的招式，大多是臨時創出的，出招自然難免緩慢，但百餘招拆過後，他靈機觸動，創出的招式已有很多，招式的變化，也漸漸純熟，這正如與高手對弈，縱是初學下棋的，也會被逼得觸動靈機，下出一兩手連他自己都夢想不到的妙著。

俞佩玉的招式，正也是被逼出來的。

只聽朱淚兒道：「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

俞放鶴忽然笑道：「姑娘只怕數錯了，此刻只不過才一百五十三而已。」

他本覺多兩招少兩招，卻沒什麼關係，但是此刻眼見俞佩玉武功竟是有增無減，終於忍不住計較起來。

朱淚兒咯咯笑道：「你們不是很有把握的麼，此刻怎地也擔起心來……一百六十七……一百六十八……」

她還是數她的，別人說什麼，她都不管。

俞放鶴笑道：「姑娘只管這樣數也無妨，只不過卻得扣去八招……」

怒真人大吼道：「就算多數八招又有什麼關係，我難道還會讓他真接下三百招麼？」

怒吼聲中，一拳擊出，俞佩玉雙手一圈，將招式化解開了，可是招式雖已化解，內力卻仍如泰山般直壓了下來。

只聽「轟」的一聲，樓板穿了個洞，俞佩玉竟真的像是根釘子般，被直敲入樓板中，直落了下去。

這時朱淚兒才數到：一百七十一……

她一驚之下，語聲戛然頓住。

俞放鶴展顏笑道：「俞公子雖然敗了，但能接得住怒真人百餘招之多，也算難得的很。」

朱淚兒瞪眼道：「誰說他敗了？」

俞放鶴笑道：「這還不算敗麼？」

朱淚兒還未說完，只聽「嗖」的一聲，俞佩玉又從那個洞裏竄了出來，揮手向怒真人拍了過去。

朱淚兒拍手大笑道：「你瞧見沒有，破的只是樓梯，又不是我俞四叔的肚子，若是將樓板打個洞就算勝了，我立刻就能將這樓板打上七八十個洞的。」

她不等俞放鶴說話，已接著數道：「一百七十九……一百八十……」

這次她並未多數，只因她方才說話間，俞佩玉和怒真人已拆過八招，俞放鶴默然半晌，微微一笑道：「俞公子，這樓板救了你一命，你切莫忘了才好。」

俞佩玉也知道方才若不是樓板裂開，他難免就要被怒真人內力壓倒，若只是兩人比武較技，他自然早該服輸了。

但此刻這一場比鬥，卻關係著別人的生死性命，俞佩玉只有打下去，無論俞放鶴說什麼，他都只好充耳不聞。

又拆過二三十招後，俞放鶴面上微笑已不見了，淒厲的風聲中，四面屋脊上都響起了竊竊私語聲：「現在已過了兩百招了，你看他還能再支持一百招麼？」

「這倒說不定。」

「想不到這小子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剛動手時，他好像連十招都支持不了，現在倒反而越打越有精神。」

怒真人忽然跳了起來，怒吼道：「你們全都給我住口，誰敢再放屁，老子就先宰了他。」

四面語聲果然一齊頓住，沒有敢再開口的，但是大家心裏卻全都明白，怒真人現在也開始在擔心起來。

朱淚兒聲音數得更響：「兩百十一……兩百十二……」

郭翩仙眼睛也發了光。

只有俞佩玉自己的一顆心，卻開始在往下沉了……他忽然發現自己竟再也無法支持三十招。

※※※

這時鳳三先生忽然張開眼睛，一直很平靜的面容，竟露出一絲焦急之色，只有他和俞佩玉才知道，俞佩玉借來的內力，已將用盡。

要知鳳三先生方才雖然閉著眼睛，但卻可自雙方的拳風中，辨出他們的強弱，所以方才俞佩玉處境雖險，他也並不擔心，只因他知道俞佩玉內力仍盛，怒真人縱然佔了上風，也打不倒他的。

但此刻俞佩玉出拳時內力雖強，收拳時卻已無力，正已是強弩之末，而且每擊出一拳，內力又減弱一分。

到後來他內力的虧耗，竟快得像是有人在向外抽似的，他知道一等內力被抽乾，便再也休想擋住怒真人足以開山劈石的一擊。

突見怒真人颼的一拳，直刺而來，俞佩玉惶急之下，不假思索變招，只是出手一格，身子已不覺被震得踉蹌後退。

怒真人是何等人物，立刻發現他已不支，精神立刻一震，出手三拳，已將俞佩玉逼入角落中。

大家又是驚奇，又是歡喜，他們既不懂俞佩玉方才是怎能支持下來的，更不懂俞佩玉又怎會忽然支援不住了。

朱淚兒道：「兩百二十六，兩百二十七……」

她雖然還在數著，但聲音已有些顫抖起來。

只不過剩下七十招了，可是這七十招俞佩玉卻再也無法支持下去，這一點就算鍾靜都已看得出來。

海棠夫人嘆了口氣，喃喃道：「只怕數不到兩百六十了……」

俞放鶴微笑道：「兩百五十便已足夠。」

怒真人忽然大喝道：「我說兩百四十。」

喝聲出口，左拳右掌，如雷霆般擊下。

這時朱淚兒正數到：「兩百三十八。」

俞佩玉但覺眼前拳風掌影，滿天飛舞，也不知該如何招架，何況他縱能招架，也無法抵擋這排山倒海的內力。

他眼見已只有被擊倒，別無選擇的餘地。

※※※

俞放鶴面上又露出了笑容，紅蓮花已自窗台上一掠而下，海棠夫人微微搖頭，十雲雙手合十，微笑道：「無量壽佛……」

只見俞佩玉身子已被拳風壓得向後彎曲，就像是張弓似的，眼見立刻就要被生生壓斷了。

怒真人喝道：「你服輸了麼？」

俞佩玉咬著牙搖了搖頭。

怒真人手上加勁，大怒道：「你還不倒下去？」

俞佩玉偏偏不肯倒下去，他身子越彎越低，滿頭汗如雨落，但就是偏偏死也不肯倒下去。

大家的眼睛，都在眨也不眨地瞧著他，窗外的風，像是要將整個天地都撕裂，窗內的人，卻靜得像是要窒息。

只聽一連串「格格」聲響，自俞佩玉背脊間發了出來，他整個人，都似乎要被這強猛的真力壓成兩斷。

鍾靜目中已流下眼淚，全身簌簌地抖個不停，郭翩仙也在不住地擦汗，突聽鍾靜嘶聲大呼道：「俞公子，求求你，求求你倒下去吧。」

海棠夫人長長嘆了口氣，道：「傻孩子，你這又是何苦……」

朱淚兒只覺眼前漸漸模糊，眼淚已流下面頰，此刻就連她都忍不住要勸俞佩玉倒下服輸算了。

她已不忍再瞧下去。

紅蓮花忍不住大聲道：「鳳三先生，你難道定要等他被活活壓死，才算輸麼？」

鳳三默默半晌，黯然道：「事到如此，鳳某也只有……」

俞佩玉突然大呼道：「咱們還沒有輸，我還沒有倒下去。」

怒真人大怒道：「臭小子，臭脾氣，你難道真要我廢了你？」

他大怒之下，又往前踏了一步，只覺腳下軟軟的，踏在一隻麻袋上，這一腳是何等力道，麻袋雖堅韌，也被他踩得裂開，但聽麻袋裏「吱」的一聲，忽然有無數條蛇蟲蜈蚣竄了出來，竄到他身上。

怒真人大驚之下，身形驟然後退，只見他衣服上、袖子上、手上、臉上、腳上，都爬滿了各式各樣的毒蟲，在蠕蠕而動，還有無數條毒蟲，自麻袋裏竄出，有的向他爬了過來，有的已又竄到他身上。

眾人驟出意外，都被驚得呆了。

怒真人更是又驚又怒，手舞足揮，想將身上的毒蟲甩落，然後一腳踩死，但毒蟲實在太多，一時間哪裏能甩得盡，只見他忽然手舞，忽而足踏，忽而反手一掌，拍在自己身上，若非他氣功已入化境，全身真氣充滿，堅逾精鋼，此刻身上只怕早已被咬了七八十個洞了。

朱淚兒眼睛一亮，忽然大聲道：「兩百四十一，二四二……二四二……」

她連氣都不換，一口氣數了下去，眨眼間已數到「兩百八十」了，俞放鶴才忽然驚覺，大喝道：「這不算！這不計算！」

朱淚兒根本不理他，還是接著數道：「二八一，二八二，二八三……」

怒真人怒吼一聲，將最後一條赤紅的蜈蚣踏死在腳下，朱淚兒嘴裏也恰巧數到「三百」。

小樓上忽然變得靜寂如死，過了許久，才聽得俞放鶴咯咯乾笑道：「這自然不能算數的。」

朱淚兒冷笑道：「現在我俞四叔倒下去了麼？」

俞佩玉倚在牆上，不住喘息，身子並沒有倒下。

俞放鶴只有閉口不語。

朱淚兒瞪眼道：「現在我俞四叔既然沒有倒下去，你們怒真人的三百招卻已使完，自然是我們勝，憑什麼不算？」

俞放鶴道：「但怒真人最後那六十餘招，卻並非對付俞公子的，此乃有目共睹的事。」

朱淚兒冷笑道：「他既然正和我四叔動手，所用的每一招自然都該是對付我四叔的，只要一動手，一招就得算，他若忽然喜歡亂打，也只能怨他，怨不了別人。」

俞放鶴道：「但那些毒物……」

朱淚兒道：「那些毒物好好地在麻袋裏躲著，既沒有惹他，也不是咱們放出來的，他無緣無故弄死了它們，我還要他賠呢！」

俞放鶴雖然明知她在強詞奪理，但一時間竟無詞可駁，怔了半晌，轉向怒真人，強笑道：「看來此事還是請真人來做主吧。」

怒真人目光閃動，大聲道：「這小子居然能擋得住我三百招，好，真是個好小子。」

俞放鶴失聲道：「但真人你並沒有真的使出三百招。」

怒真人瞪眼道：「誰說我沒有使出三百招？我既然在和他較量，自然一動手就得算一招，我出手若傷不了，那也是我的事，你們誰也管不著。」

俞放鶴目瞪口呆，怔在那裏，再也作聲不得。

朱淚兒終於忍不住撲到俞佩玉身上，喜極呼道：「四叔，我們贏了，我們贏了……」

俞放鶴微微一笑，神情居然已恢復鎮定，微笑道：「怒真人既說是你們贏了，自然是你們贏了。」

朱淚兒笑道：「你這兩句話說得倒像個武林盟主的樣子。」

俞放鶴淡淡笑道：「此刻各位只管走吧，俞某保證絕不留難。」

朱淚兒道：「走……這就是我們的家，我們為何要走？」

俞放鶴面色似乎微微變了變，怒真人已大喝道：「他們本不該走的，咱們卻該走了……」

話猶未了，突聽「嗖，嗖」兩聲，窗外已竄人兩個人來，其中一人目光炯炯，滿臉麻子，厲聲道：「不錯，咱們都該走了，但要走之前，卻得先砍下他們的腦袋。」

朱淚兒怒道：「你是什麼東西？」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這位便所以一雙鐵掌與囊中七十二枚金錢鏢，揚名甘陝一帶的『滿天星』趙群趙大俠。」

他指了指另一個面長如馬，又高又瘦的黃衣人，接著又道：「這位便是名揚河朔，北路譚腿的第一名家，江湖人稱『千里神駒』的黃風黃大俠。」

朱淚兒冷冷一笑，道：「好好一個人，為什麼喜歡被人喚做馬呢？像人家滿臉大麻子，也沒有叫趙大麻子，你雖然長得像馬，也該取個好聽些的名字呀。」

黃風一張馬臉立刻拉得更長，冷笑道：「怒真人雖然有意承讓，但咱們卻不能放過你，對付你們這種妖孽，也用不著講什麼江湖規矩，小丫頭，你就跟大爺們走吧。」

他蒲扇般大的手掌，剛想向朱淚兒抓過去，突見人影一花，十雲已含笑站在他面前，笑嘻嘻道：「家師已說放過了他們，黃大俠就放過他們吧。」

黃風厲聲道：「江湖前輩們的大事，哪有你說話的餘地，閃開。」

他的手剛縮回來，突又推了出去，十雲仍是笑嘻嘻地站著，動也不動，但黃風這用盡全力的一掌，竟未將他的身子推動分寸。

黃風面色乍變，怒真人已走過來，沉聲道：「我這徒弟的確沒規矩，你想教訓教訓他是麼？」

黃風見他對自己的徒弟呼來叱去，認定這嬉皮笑臉的小道士，必定不得師父歡心，哈哈一笑，道：「在下斗膽，的確想替真人……」

話未說完，怒真人已跳了起來，怒吼道：「你是什麼東西，也配來教訓我的徒弟，你這隻髒手居然敢碰他，好。」

「好」字出口，忽然出手，閃電般抓起了黃風的手腕，只聽「喀嚓」一聲，他手腕已被生生折斷。

黃風痛吼一聲，右腿橫掃而出，他號稱北道譚腿的第一名家，這一腿的力道自然不凡，就算是塊石碑，只怕也禁不得他這一腿的。

怒真人竟然不避不閃，硬碰硬挨了他這一腿，但聞又是「喀嚓」一聲，斷的竟非怒真人的骨頭，而是黃風的腿。

黃風第二聲慘呼還未發出，人已暈了過去。

怒真人再也不瞧他一眼，轉向趙群，冷冷地道：「你將老夫說的話當放屁，還想要他們的腦袋，是麼？」

趙群面色如土，但究竟也算是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在這麼多雙眼睛瞧著下，也不能太丟人。

他咯咯一笑，道：「真人既不願再伸手管這件事，就交給咱們吧。」

怒真人大怒道：「交給你，你是個什麼玩意？現在你看著人家已累得不能動彈了，就想來撿便宜是麼？」

話未說完，已一把抓起趙群的衣襟，凌空提了起來。

趙群又驚又怒，反手兩掌拍下，擊中了怒真人左右雙肩，誰知他這雙「鐵掌」，打在怒真人身上，竟像是變成了雞蛋，又是「喀嚓」一響，又是一聲慘呼，滿臉上每一粒麻子裏都流出了冷汗。

怒真人右手抓著他，左手提起了黃風，這枯瘦矮小的道人，竟能將這樣兩條大漢提起來，簡直令人難信，但他偏偏像是絲毫不費力氣，就像是手裏拎著兩隻公雞，鬥敗了的公雞。

大家見他如此驚人的武功，才想到俞佩玉武功也非同小可，名滿江湖的「滿天星」和「千里神駒」連怒真人一招都接不住，這年紀輕輕，斯斯文文的少年人卻硬是接了他兩三百招。。

大家的眼睛再去瞧俞佩玉時，心情已大是不同了，正是已刮目而相看，俞放鶴目光凝注著他，更久久都未移開。

怒真人厲聲喝道：「還有誰敢將老夫說的話當放屁麼？」

窗裏窗外，再沒有一個人吭氣的。

怒真人「哼」了一聲，大步走下樓去。

十雲雙手合十，微笑作禮，道：「弟子今日有幸見到各位前輩，實是莫大榮幸，但望日後還能常聆教誨。」

他這話雖是向大家說的，但眼睛卻始終在瞧著朱淚兒。

朱淚兒輕輕啐道：「賊眼的小雜毛，你就快滾吧。」

十雲也不知是聽到了，還是沒有聽見，再次微笑作禮，也走了出去，走到梯口，卻又躬身道：「盟主先請。」

俞放鶴微笑道：「鳳老前輩多多保重，俞公子多多保重……本座告辭了。」

海棠夫人忽然向郭翩仙走了過去，郭翩仙臉色立刻發了白，誰知海棠夫人還是不瞧他一眼，只是望著鍾靜笑道：「你是徐淑真的徒弟麼？」

鍾靜垂下頭，忽又覺得自己不應在情敵面前示弱，立刻又抬起頭來，道：「正是。」

海棠夫人嘆了口氣，道：「可憐呀可憐，可惜呀可惜……」

鍾靜道：「我……我……」

她一時間也不知該如何回答，瞧見海棠夫人面上的神情，她氣得臉都紅了，心裏一橫，索性豁了出來，大罵道：「我有什麼可憐，被老公不要的女人，才是真可憐哩。」

海棠夫人淡淡一笑，盈盈走了下去，對她說的話，竟似全不在意，連生氣都不屑生氣。一個女人最怕的就是被自己愛侶昔日的情人瞧不起，這令她覺得自己珍如性命之物，原來只不過是別人拋棄不要的。

鍾靜全身都發起抖來，眼淚終於流下面靨。

紅蓮花瞪了郭翩仙半晌，又瞧了瞧鳳三，瞧了瞧俞佩玉，忽然凌空一個斛斗，從窗戶裏翻身而出。

再瞧四面屋脊上的人，也走得乾乾淨淨。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終於倒了下去。

※※※

掛在樓梯間的燈籠他們並沒有帶走，門也沒有關，風，從門外刮進來，燈光飄飄搖搖，將滅未滅。

飄搖黯淡的燈光，照著俞佩玉的臉，他的臉比紙還白，朱淚兒撲過去，還未撲到他身上，已失聲痛哭出來，顫聲道：「四叔，我……我該怎麼來謝你呢？」

鳳三先生神色也甚是慘澹，長嘆道：「在四叔面前，你怎能說這『謝』字。」

朱淚兒垂下頭，已是淚流滿面。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無論如何，我們總算勝了，你還難受什麼？」

朱淚兒揉著眼睛，道：「我不是難受，只是……只是太高興了。」

「高興」這兩個字說出口，卻已泣不成聲。

郭翩仙忽然乾咳一聲，笑道：「想不到聲名赫赫，不可一世的怒真人，今日竟也敗在俞兄手下，今日一戰之後，江湖中還有誰不佩服氣的……」

朱淚兒大聲道：「他是我的四叔，憑你也配稱他為『俞兄』？」

郭翩仙乾笑兩聲，道：「自今而後，俞公子聲名必然震動天下，只不過……」

朱淚兒道：「只不過怎樣？」

郭翩仙道：「只不過此間卻非久留之地，還是早些離開的好。」

朱淚兒瞪眼道：「離開？這裏就是我的家，我為什麼要離開？」

郭翩仙嘆道：「今日俞放鶴等人雖敗，但心裏必定甚是不服，若說他們真的從此不再來打擾，只怕誰也難以相信。」

朱淚兒冷笑道：「他們若是存心要來找我們，我們逃也逃不掉的，何況，我三叔會是逃走的人麼，若是要逃，早就逃了，也用不著等到現在。」

郭翩仙道：「話雖不錯，但……但留在此地不走，也非善策……」

朱淚兒冷笑道：「你若要走，只管請便，沒有人留你。」

郭翩仙面上陣青陣白，不再說話，可也不敢走，紅蓮花和君海棠可能就在門外等著他，他怎麼敢走呢？

風聲呼嘯，小樓上卻是一片死寂，想到俞放鶴等人絕不會就此甘休，每個人心情都沉重已極。

忽聽風中傳來一陣淒厲的犬吠聲，如厲鬼呼號，鍾靜聽得忍不住機伶伶打了個寒噤，道：「這狗叫得怎麼如此可怕？」

朱淚兒也聽得寒毛直豎，卻笑道：「莫非是俞放鶴踏著了它的尾巴。」

話猶未了，犬吠聲忽然寂絕，它叫得突然，停得更突然，它叫得雖可怕，但驟然停止下來，卻更令人毛骨怵然。

天地間像是驟然充滿了一種不祥的惡兆，朱淚兒也想說幾句話來打破沉悶，卻也不知怎地竟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就在這時，只聽「轟」的一聲，烈焰沖霄而起，火勢發作得好快，眨眼之間，就已將半邊天都燒紅了。

郭翩仙失聲道：「俞放鶴好狠的手段，竟想將我們燒死。」

俞佩玉變色道：「難怪他先將鎮上居民全都趕走，原來他竟不惜將李渡鎮夷為平地，他自命俠義，如今竟不惜做這樣的事。」

只見火勢越烈，但還未成合圍之勢。

郭翩仙跳了起來，嗄聲道：「此刻咱們衝出去，只怕還來得及。」

朱淚兒目光向鳳三先生望了過去，鳳三先生面容凝重，一言不發，郭翩仙跺腳道：「事到如今，你們難道還不肯走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不錯，事已至此，咱們好歹也得往外衝。」

朱淚兒道：「但……但三叔的傷……」

俞佩玉苦笑道：「我來背負鳳老……三哥，你跟著我。」

銀花娘嘶聲道：「我呢？你們總不能把我一個人丟在這裏吧。」

朱淚兒咬了咬牙，道：「還是我來背負三叔，你……你背她。」

郭翩仙瞧了鍾靜一眼，終於將她背了起來，道：「此時不走，就來不及了。」

鳳三先生道：「不錯，你們都快走吧。」

朱淚兒道：「三叔你……」

鳳三先生的臉色一沉，厲聲道：「三叔死並沒有什麼，但豈能容你背負逃走……三叔是這樣的人麼？」

火光熊熊，將他的臉都照紅了。

俞佩玉道：「既是如此，還是由小弟……」

鳳三怒道：「日後江湖中人若是知道鳳三竟被人背負著狼狽逃生，鳳三雖生，與死又有何異？」

俞佩玉失聲道：「但事出非常，三哥你……你難道不能……？」

鳳三沉聲道：「我意已決，你再說也沒有用，快走吧。」

朱淚兒簡直快急瘋了，但她也知道，鳳三先生既然已下定了決心，世上只怕再也無人能令他更改。

俞佩玉黯然道：「我知道三哥是怕小弟已無餘力，所以寧可自己赴死，讓小弟單獨逃生，也不願拖累小弟，但……但小弟還是有力氣的。」

鳳三先生竟閉起眼睛，無論他說什麼，全都不理不睬。

火勢如奔馬，瞬息間已燒了過來，俞放鶴等人想是早已在四面都佈下引火易燃之物，所以火才會燒得這麼快。

郭翩仙嗄聲道：「你們不走，我卻非走不可了，各位……各位……」

他似乎還想說什麼，但終於什麼話也沒有說，跺了跺腳，縱身而出，只聽鍾靜的哭聲自窗外隱隱傳來，過了半晌，也就聽不見了。

鳳三厲聲道：「你們也該走了，為何還不走？」

朱淚兒在他身旁坐了下來，道：「三叔不走，我也不走。」

鳳三怒道：「你敢不聽三叔的話？」

朱淚兒赧然一笑，道：「我什麼話都聽三叔的，但這次……這次我……」

鳳三反手一掌，將她推到地上，大喝道：「你不聽我的話，我先打死你。」

朱淚兒道：「三叔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走的。」

銀花娘嘶聲道：「俞佩玉，你也不走麼，你難道也要陪他們死了」

俞佩玉靜靜地站在那裏，似乎在發呆。

他雖然明知留在這裏，等著被火燒死，實是愚不可及，但卻也不能拋下朱淚兒和鳳三獨自逃走。

銀花娘嘶聲大呼道：「瘋子，你們都是瘋子……我碰見你們，真是倒了楣了。」

她掙扎著奔到窗口，一躍而下，但此刻她功力所剩已無幾，剛跳下去，就發出一聲痛呼，像是跌傷了腿。

俞佩玉知道她若想在這樣的火勢中逃生，簡直連百分之一的機會都沒有，忍不住也長嘆了一聲。

鳳三厲聲道：「你們真的要陪我死？」

俞佩玉望了望朱淚兒，嘆道：「小弟……」

鳳三仰天狂笑道：「你們非要等我死了才肯走，是麼，好。」

「好」字出口，忽然反手一掌，向自己天靈拍下。

俞佩玉和朱淚兒驚呼一聲，雙雙撲了過去。

就在這時，突聽「轟」的一聲大震，四面牆壁，忽然四散飛裂，滿天木屑碎片中，一個人如雷神自天而降，闖了進來。

※※※

火光燭天，俞佩玉的目力又不弱，有個人闖進來，無論如何，俞佩玉也應該能看得清他面貌的。

但這人身法卻實在太快，正如一個霹靂擊下，俞佩玉只見著黑乎乎一團黑影自身旁擦過，抱起了床上的鳳三先生，又閃電般掠出，非但沒瞧清這人的面貌，竟連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都未瞧見。

朱淚兒駭極大呼道：「你是誰？搶走我的三叔？」

一句話說完，這人影已遠在數丈外。

但聞鳳三先生怒喝道：「誰？」

另一個嘶啞的聲音道：「我。」

鳳三先生似乎長長嘆了口氣，竟不再說話。

這時俞佩玉和朱淚兒自然也早已雙雙追出去，只見前面的人影，如彈丸跳動，兔起鶻落，火舌怒潮般捲到他面前，他輕輕出手一揮，烈焰便立刻退開，眨眼之間，便已自一片火海中衝了出去。

俞佩玉拼盡全力，卻越追越遠。

朱淚兒嘶聲大呼道：「放下我的三叔來……求求你，放下我的三叔來。」

「呼」的一股烈焰捲過，再瞧前面那個人已然無影無蹤，朱淚兒衝出數步，仆倒地上，放聲痛哭起來。

俞佩玉也被她哭得心酸，趕過去扶起了她，這時他才發現，他們竟也不知不覺間，闖出了火海。

朱淚兒頭髮上、衣服上，俱是點點火星，俞佩玉身上也有幾處被燒焦，但兩人驚惶情急之下，竟是誰也不曾覺出。

朱淚兒搶天呼地，嘶聲痛哭道：「你為什麼要搶去我的三叔？你讓我怎麼活下去？」

俞佩玉黯然嘆了口氣，柔聲道：「看來這人並沒有什麼惡意，若不是他，咱們只怕已葬身在火海中了。」

朱淚兒道：「但三叔……三叔怎麼辦呢？」

俞佩玉道：「你三叔像是認得這人的，他們只怕是朋友……他的武功如此驚人，此番將你三叔救走，咱們反倒可以放心了。」

朱淚兒哭聲漸漸小了，抽泣著道：「不錯，三叔方才問了他一次，也就不再問了，他們想必是認得的……但他既然救走三叔，為什麼不將我也帶走呢？」

俞佩玉柔聲道：「這只因……只因是因為他不認得你。」

朱淚兒流淚道：「不錯，三叔以前的朋友我一個也不認得，我什麼人都不認得，也沒有人認得我，我……我……我……」

想起自己身世的孤苦，她不禁又放聲痛哭起來。

俞佩玉鼻子也覺得酸酸的，眼淚幾乎也忍不住要奪眶而出，輕輕撲滅了她身上的火星，強笑道：「但四叔卻是認得你的，你也認得四叔，是麼？」

朱淚兒痛哭著撲進他懷裏，顫聲道：「四叔，你……你不會拋下我麼？」

俞佩玉暗中嘆了口氣，卻微笑道：「四叔怎麼會拋下你……四叔無論到哪裏去，都一定會帶著你的。」

其實他自己現在也是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他自顧尚且不暇，又有什麼能力照顧別人？

忽覺烈焰撲面，火勢已將蔓延到這裏。

遠處傳來一片悲呼痛哭聲，還夾雜著怒罵聲，想必是李渡鎮上的居民，瞧見自己家園被毀，要來拼命了。

又聽得一人大聲呼道：「各位用不著驚惶難受，各位所有的損失，都由咱們來負責賠償！」

俞佩玉皺眉暗道：「這李渡鎮就算蕭條貧乏，但數百戶人的身家，又豈是少數，他們竟不惜賠償，難道就為了要燒死這幾個人麼？」

※※※

風勢漸漸停止，夜色卻更深了。

遠處的嘈雜也漸漸消寂，朱淚兒痴痴地坐著，動也不動，自從俞佩玉將她帶到這一片荒墳中後，她就沒有說過一句話。

俞佩玉忽然道：「他們放火，絕不是僅僅為了要燒死我們。」

朱淚兒目光茫然注視著面前的一座新墳，道：「哦？」

俞佩玉道：「他們若定要我們的命，必定會在火場四周佈下埋伏，不讓我們逃走，但我們卻輕易地逃了出來，連一個人都沒有遇著。」

朱淚兒道：「嗯。」

俞佩玉道：「所以我想，他們只不過是想將我們趕走……」

朱淚兒忍不住道：「只為了趕走我們，就不惜將這小鎮全燒光，不惜賠償這麼多人的身家性命……他們難道瘋了麼？」

俞佩玉喃喃道：「這其中自然有原因的……自然有原因的……」

# 第二二章 借刀殺人

朱淚兒苦笑道：「我本來還很明白的，現在聽四叔你一說，反而越來越糊塗了。」

俞佩玉道：「這許多不合情理之事，只有一個解釋。」

朱淚兒道：「什麼解釋？」

俞佩玉道：「你們住的那小樓裏，必定隱藏著一個驚人的秘密。」

朱淚兒動容道：「秘密？」

俞佩玉道：「就因為這秘密，所以東方美玉捨不得走，就為了這秘密，所以胡姥姥等人才會來，也就是為了這秘密，俞放鶴才不惜放火。」

朱淚兒眼睛亮了，喃喃道：「但這又是什麼秘密呢？」

俞佩玉沉聲道：「你記不記得，你母親臨死的時候，是否對你說了一些不尋常的話？」

朱淚兒皺眉道：「她沒有說什麼呀？她只告訴我，這是我的家，也是她唯一能留給我的東西，叫我好生珍惜，所以我才一直捨不得離開……」

她語聲忽然停住，眼睛更亮了。

兩人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霍然站了起來。

這時遠方的火勢更小，像是已將熄滅。

但火並沒有完全熄滅，燒坍了的壁角間、燒黑了的門窗裏，仍不時有火苗竄出，夾著一股一股的濃煙。

放眼望去，到處俱是煙霧瀰漫，什麼都瞧不清。

俞佩玉和朱淚兒又回到了這裏。

他們借著煙火掩蔽，在焦木瓦礫間竄走了不久，就發現那孤立的小樓，早已被燒得倒塌了。

只有李家棧，房屋顯然造得分外堅固，火滅得也最早，樑木窗框，雖已全被燒毀，牆壁房屋卻有大半還沒有塌下。

朱淚兒走在瓦礫上，只覺腳底仍燙得灼人，幾乎連站都站不住，自濃煙中瞧出去，四面有不少黑衣大漢在四下走動，清理著火場，撲滅餘火，卻瞧不見俞放鶴等人，也沒有一個李渡鎮的居民。

俞佩玉正站在一處牆角裏，打量著四下情勢。

朱淚兒忍不住悄聲問道：「四叔，咱們是自己現在就去找，還是等他們來？」

俞佩玉沉吟道：「這許多年來，你都未能發現那秘密，一時半刻間，又怎能找得著，何況，此刻火勢已滅，他們那些人想必就要來了。」

朱淚兒道：「那麼咱們是不是就在這裏先找個地方藏起來？」

俞佩玉道：「嗯。」

朱淚兒眼珠子四下轉動，道：「藏在哪裏呢……四叔你看，那邊的那間屋子怎麼樣？」

俞佩玉道：「那屋子不行，此刻他們雖還未清查到這裏，但遲早總要過來的。」

朱淚兒道：「四叔你覺得藏在哪裏好？」

俞佩玉道：「廚房。」

朱淚兒放眼望去，只見木造的廚房，已完全燒光，不禁皺眉道：「廚房已燒光了，怎麼還能藏得住人？」

俞佩玉笑了笑，道：「廚房雖已被燒光，但廚房裏卻有件東西是燒不毀的。」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是爐，只有爐，是永遠也燒不壞的，四叔你真想絕了。」

他們再不遲疑，立刻就竄到廚房那邊去，只見角落裏有個水缸也還沒有燒破，只是缸裏的水已被燒得直冒熱氣。

俞佩玉掀起上的鍋，將缸裏的水全都倒了下去，等到裏的熱氣散出，他們就鑽了進去，再將鐵鍋蓋上膛口。

李家棧生意一向不錯，差不多每天都要照料二三十人的飲食，這自然蓋得比普通人家要大得多。

俞佩玉和朱淚兒兩個人躲在裏面，就像是躲在一間小房子裏似的，那添柴加火的口，就像是個窗戶。

廚房的木板牆已被燒光，從這小窗戶裏望出去，正可瞧見小樓那邊的動靜，瞧著她在那裏出生，在那裏長大的小樓，如今已化為一片灰燼，朱淚兒眼睛不禁又覺得濕了起來，卻勉強笑道：「四叔你可瞧見了麼，我們家的爐也沒有被燒壞。」

俞佩玉柔聲道：「正如你所說，爐是永遠燒不壞的，地，也是永遠燒不壞的，你若喜歡這地方，以後還可以再在這裏蓋一間和以前一樣的小樓。」

朱淚兒痴痴地望了半晌，眼淚終於又流了下來，幽幽道：「小樓雖可以重建，但以前的日子，卻再也回不來了，是麼？」

俞佩玉也像是痴了。

聽了朱淚兒的話，他也不覺想起過去的那一連串充滿幸福的恬靜歲月，想起他家園子裏那一株濃蔭如蓋的老榕樹，想起每值盛夏，他父親瞧著他在樹下練字的情況，想起他父親那慈祥的微笑……

這一切距離現在，也不過只有半年而已，但如今他想起來，卻宛如隔世一般，他眼睛也不覺有些濕濕的，黯然道：「不錯，過去的歲月，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的。」

朱淚兒輕輕道：「以前，天還沒亮，我就會在這爐上煮起一鍋又香又熱的稀飯，有時還會在稀飯裏加半斤豬肝，加一隻雞，那麼三叔就會再三誇獎我，甚至將一大鍋稀飯都吃得乾乾淨淨，但現在……」

她黯然嘆了口氣，垂首道：「現在那爐固然還沒有被燒壞，我以後還可以在爐上煮稀飯，但稀飯煮好了，卻又有誰來吃呢？」

俞佩玉只覺心頭一酸，忍不住道：「你稀飯煮好了，我來吃。」

朱淚兒霍然抬起頭，道：「真的？」

此刻天已亮了，熹微的晨光，自口斜斜照了進來，照上了她的臉，她臉上淚痕未乾，目中卻閃動著喜悅的光彩，看來就像是一朵帶著露珠的白蓮，在春天早晨的微風裏，冉冉初放。

俞佩玉瞧了一眼，心弦竟立刻震動起來，他立刻扭轉了頭，不敢再看，朱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我知道四叔是說著讓我開心的，像四叔這樣的人，一定有許多許多事要做，怎會來吃一個小女孩子煮的稀飯。」

她語聲是那麼悽楚，俞佩玉聽得心裏又不覺一酸，勉強笑著道：「四叔沒有騙你……我雖然有許多事要做，但任何事都會做完的，等到那一天，我一定到這裏來，吃你煮的稀飯。」

朱淚兒笑了，笑得如春花初放，道：「那麼我一定天天煮一大鍋稀飯，等你來吃。」

俞佩玉正色道：「天天吃稀飯也不行，你每隔三兩天，好歹也得炒一碗蛋炒飯給我吃，否則我豈非要被你餓瘦了。」

朱淚兒吃吃笑道：「稀飯只是早上吃的呀，到了中午，非但有蛋炒飯，還有紅燒大蹄膀、清燉肥雞湯，不出三個月，你一定會比現在胖一倍。」

瞧見她笑得如此開心，俞佩玉也高興得很，但想到自己家園待建，父仇未報，那可殺的惡魔還冒著「俞放鶴」的聲名騙盡了天下江湖同道，自己孤軍奮戰，也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將這陰謀揭破，要想安安靜靜，快快樂樂來吃她一碗稀飯，只怕要等到下世為人了。

忽聽朱淚兒道：「四叔，你……你怎麼忽然哭了？」

俞佩玉趕緊揉了揉眼睛，笑道：「傻孩子，四叔這麼大的人，怎麼會哭，這不過是被煙燻的。」

朱淚兒噘著嘴呆了半晌，忽又笑道：「四叔你以為你自己真的很大麼，若不是三叔叫我稱呼你叔叔，其實我本該叫你四哥才對。」

俞佩玉瞧著她的笑容，心裏也不知是甜，是酸，是苦，正不知該如何回答，突聽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

※※※

四個黑衣人已走進了李家棧。

這四人俱是神情剽悍，步履矯健，但手腳粗大，肌膚糙黑，一望而知，都是久經勞苦的人，身子雖然健壯，武功卻絕不會高明，說不定投身江湖還未久，要指揮這種人，自然比指揮老江湖容易得多。

當先一人，手提紅纓槍，後面一人，手裏拿著的是一桿五股叉，另外兩人，卻是右手持鋼刀，左手持盾牌。

他們一走進來，就在四面瓦礫中東戳一下，西戳一下，像是在查看有沒有人藏在瓦礫裏。

朱淚兒瞟了俞佩玉一眼，雖未說話，但意下卻顯然是在讚許俞佩玉做事的仔細和謹慎。

他們若是藏在別處，此刻就難免被人發覺了。

只聽提槍的那人忽然笑道：「堂主做事也未免太仔細了，這把火燒過後，就連鬼都要被燒跑，哪裏還有人會藏在這裏？」

拿叉的人笑道：「你以為這真是堂主的意思麼？」

提槍的那人道：「不是堂主的意思？是誰的意思？」

拿叉的人忽然壓低語聲，道：「我告訴你們，你們可不許到處亂說，這次堂主出山，據說全是為了幫那姓俞的武林盟主的忙。」

提槍的那人道：「放火也是他的主意麼？」

拿叉的人道：「自然也是他的主意，否則堂主為何要不遠千里，跑到這小鎮上來放火？」

俞佩玉和朱淚兒這時才知道他們並非俞放鶴之屬下，俞放鶴找別人來放火，以後自然更可以將責任推諉了。

幾個人嘴裏說著話，已走了出去。

朱淚兒這才嘆了口氣，悄聲道：「俞放鶴果然是心計深沉，無論做什麼事，都先留了退步，要別人代他受過，於他武林盟主的身份絲毫無損。」

俞佩玉嘆道：「正是如此，無論是殺人，是放火，他只不過在幕後主持而已，事情若是發作，罪名總有別人來擔當的。」

朱淚兒道：「要殺人他找的是怒真人，要放火他找的是誰呢？這『堂主』又是什麼人呢？」

俞佩玉沉吟道：「只怕就是『霹靂堂』的主人，久聞江南霹靂堂乃是普天之下，擅造火器的第一名家，若非他放的火，火勢只怕也不會發作得那麼快了。」

朱淚兒道：「你可知道這『霹靂堂』的主人是誰？」

俞佩玉道：「雷風。」

朱淚兒喃喃道：「霹靂堂，雷風，霹靂堂，雷風，霹靂堂，雷風……」

她將這名字一連唸了十多遍，像是生怕忘記了似的。

俞佩玉皺眉道：「你……你想找他報仇？」

朱淚兒緩緩道：「這件事就算不是他主使的，無論如何，總是他動手燒了我的家，我若不將他的家也放把火燒光，我就對不起他。」

俞佩玉默然半晌，忍不住長長嘆了口氣。

這孩子脾氣竟是如此驕傲倔強，別人若是得罪了她，她固然拼命也要報復，別人若是有恩於她，她也會牢牢記在心裏，現在她年紀還這麼小，若讓她一個人在江湖中流浪，卻叫人如何放心得下。

就在這時，忽聽遠處一人大笑道：「江南霹靂堂的雷珠神火，果然名不虛傳，小弟今日可真算開了次眼界，實在令人佩服得緊……」

這是「菱花劍」林瘦鵑的聲音，他故意將聲音說得那麼大，像是還唯恐別人不知道這把火是雷風放的。

另一人哈哈笑道：「但這把火只怕要燒掉咱們幾萬兩銀子吧。」

這人的笑聲裏充滿得意之情，顯然正是霹靂堂主人雷風。

朱淚兒冷笑道：「這姓雷的原來是個草包，別人拿他當冤大頭，他還在得意哩。」

俞佩玉沉聲道：「這些人耳目靈便，咱們還是莫要說話的好。」

說話間，已有幾個人談笑著走了過來。

只見俞放鶴和一個身穿紫紅長袍的威猛老人並肩走在前面，林瘦鵑和另外幾個人在後相隨。

這紅袍老人高視闊步，睥睨自雄。

要知江南霹靂堂在武林中不但名聲顯赫，而且販賣火器，獲利甚豐，已可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所以這位養尊處優的霹靂堂的主人，自然難免躊躇滿志，覺得自己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方才那四條黑衣大漢已走出了李家棧，此刻站在這旁，恭身相迎，雷風眼角瞟過，沉聲道：「火場中已沒有人了麼？」

提槍的人躬身道：「除了方才那女子外，再沒有別的人了。」

雷風道：「很好，你們退下去吧。」

俞佩玉忍不住暗中嘆了口氣，他們說的那女子無疑就是銀花娘，他雖然算定銀花娘沒法子逃走，但如今證實了後，心裏仍不免有些難受，有些歉然，無論如何，銀花娘這次總是跟他一齊來的。

只見那四條大漢仍垂首站在道旁，雷風等人已走了過來，林瘦鵑忽然落在最後，微笑著向他們道：「各位辛苦了。」

那大漢躬身道：「這算不了什麼。」

林瘦鵑道：「看各位做事乾淨俐落，想來清理火場已不止一次了，所以經歷才會如此豐富。」

那大漢陪笑道：「不錯，這種事咱們做來實在已輕鬆得很。」

林瘦鵑忽然沉下了臉，緩緩道：「這種殺人放火的事，你們居然覺得很輕鬆麼？」

大漢們怔了一怔，臉上剛變了顏色，只聽「嗆」的一聲，林瘦鵑已抽出了腰畔長劍，閃電般刺了過來。

菱花劍以輕靈快迅名聞天下，這些大漢們哪裏閃避得及，何況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林瘦鵑會向他們出手。

只見劍光閃動，「刷，刷，刷」一連四劍，接著四聲驚呼，鮮血激飛，飄起來有三尺多高。

四條大漢已倒在地上，不明不白地做了糊塗鬼。

雷風大驚回頭，變色道：「林瘦鵑，你……你這是幹什麼？」

林瘦鵑自懷中掏出了條雪白的絲絹，緩緩擦著劍上的鮮血，厲聲道：「這些人在盟主面前，居然也敢放火來燒安分良民的家室，平時更不知如何猖狂為惡了，我不取他們的性命，難道還留他們在世上害人不成？」

雷風大怒道：「你這是說的什麼話……盟主，你可聽到他在說什麼？」

俞放鶴淡淡道：「他這話說得本不錯，殺人放火的惡徒，人人得而誅之。」

雷風倒退三步，失色道：「但放火本是你的主意，是你許於本堂三萬兩銀子重酬，要我們來放火，如今怎地卻說起風涼話來。」

俞放鶴皺了皺眉，輕叱道：「俞某行事，素來光明磊落，怎會不遠千里來叫你行這不仁不義之事，你胡亂血口噴人，莫怪本座要替江湖除害了。」

雷風滿頭大汗滾滾而落，嘶聲道：「你……你這假仁假義的惡賊，你為何要陷害於我？你……」

話未說完，劍光已匹練般刺來。

林瘦鵑厲聲道：「你竟敢出口辱及盟主，就憑此罪，已是罪不容誅。」

他嘴裏說了三句話，手裏已刺出七八劍之多。

雷風腰畔雖懸著柄紫金刀，卻連拔刀的工夫都沒有，肩上已被劃破條血口，一面閃避，一面嘶聲呼道：「你們這些人難道就眼看著我被他們害死，江湖上難道沒有公道了麼？」

隨著俞放鶴來的幾個人，一個個仰面望天，竟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瞧見，什麼話也沒有聽見。

雷風的紫紅長袍，已被劃得片片碎裂，頭上戴的一頂束髮金冠，也已被削斷，滿頭亂髮瘋子般披了下來。

霹靂堂名聲雖響，但卻非以武功取勝，雷風自他爹爹處承繼了千萬家財，從小就是席豐履厚，並沒有真下苦功練過武，林瘦鵑卻是身經百戰的劍法名家，根本就不給他機會伸手去掏暗器。

雷風又接了十餘招，已是氣喘如牛，忽然嘶聲狂笑道：「好，姓俞的，你要殺我滅口，我就索性成全了你吧。」他身子向前一撲，竟然向劍尖迎了上去。

他實在再也不能忍受這樣的苦戰，竟索性一死了之，只見長劍穿胸而過，林瘦鵑拔出劍來，鮮血已染紅了他的衣裳。

雷風雙手掩著胸膛，身子踉蹌後退，血紅的眼睛，從這些人面上一一掃過，厲聲笑道：「好，好，好，你們這些自命俠義的人，我總算認得你們了。」

淒厲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

除了俞放鶴、林瘦鵑外，已有些人忍不住垂下了頭。

雷風仰天長嘆道：「只可惜紅蓮花不在這裏，否則他絕不會一句……」

話未說完，已仰面而倒。

朱淚兒情不自禁拉住了俞佩玉的手，掌心濕濕的，已滿是冷汗，俞佩玉的手更冷得像冰一樣。

這時遠處已有兩個人奔了過來，這兩人雖也穿著緊身黑衣，但面色冷漠，目光更冷漠，就像是戴著個面具似的，一望而知和霹靂堂門下大不相同，顯然已是俞放鶴的直系屬下，遠遠望去，他們手裏也像是提著兵刃，走到近前，才看出是兩把鐵鍬。

林瘦鵑長劍入鞘，沉聲道：「這幾具屍身用不著埋葬，你兩人將他們帶去給李渡鎮上的父老子弟瞧瞧，就說盟主已找出了放火的惡徒，而且已將之就地正法，但李渡鎮所有的損失，仍由盟主負責追回賠償。」

大漢們剛躬下身說了句：「遵命！」

遠處的廢墟後忽然傳出一陣拍掌聲，一人咯咯笑道：「妙極，妙極，這『追回』兩個字，實在用得妙極。」

林瘦鵑的手還未離開劍柄，變色道：「什麼人？」

那人笑道：「林大俠用不著吃驚，我只不過是個半截已入了土的老太婆而已，林大俠若要將我也殺了滅口，那真比捏死個螞蟻還容易。」

聽到這語聲，俞佩玉和朱淚兒都已知道是胡姥姥來了，朱淚兒咬緊了牙，全身都發起抖來。

俞佩玉知道她將這惡毒的老太婆已恨之入骨，生怕她忍耐不住，輕輕將她一雙小手拉了過來。

這雙小手冷得就像冰一樣，俞佩玉心裏又忍不住生出一種憐惜之意，輕輕握著，久久都沒有放開。

朱淚兒卻垂下了頭，沒有瞧他，但也不知怎地，這雙冰冷的手，忽然間就變得像火一樣燙。

但俞佩玉並沒有留意到這變化，因為這時胡姥姥已蹣跚著走了出來，嘴裏「格格」的，像是在嚼著蠶豆。

她一面走，一面嘆著氣道：「越是沒有牙的人，越喜歡吃蠶豆，越是不能做的事，做起來就越覺得有趣，看起來每個人都有幾根賤骨頭的，你們說是不是？」

林瘦鵑本已想衝過去的，但瞧見這人竟真的像是行將就木的老太婆，反而停住了腳步。

他的確不愧是個老江湖了，知道越是這種人，越是難纏難惹，俞放鶴面上也似已變了顏色，卻還是勉強笑道：「前輩莫非是……」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出來，胡姥姥就已拼命搖著手道：「俞大俠可千萬莫要叫我前輩，我這糟老婆子哪有福氣做武林盟主的前輩，這一聲前輩叫出來，我老婆子已至少損壽十年，再叫一聲，可就送了我老婆子的終了。」

她話雖說得很慢，但卻似很不願給別人說話的機會，這句話還未說完，眼睛已轉到林瘦鵑身後，然後就接著道：「菱花劍林大俠的威名，我老婆於也已久仰了，但我老婆子只知道林大俠劍法的高明，還不知道林大俠竟有這麼好的口才，方才那『追回』兩字，實在用得太妙了，簡直妙不可言。」

林瘦鵑也只有勉強笑了笑，訥訥道：「在下卻不覺得這兩個字有什麼特別之處。」

胡姥姥笑道：「能在平凡中見功夫的，才是真正的絕妙好辭。」

她指一堆還在冒煙的廢墟，接著道：「這裏本來是個雜貨舖，舖面雖不大，裏面的存貨可真不少，至少也得值三五千銀子的，是麼？」

林瘦鵑賠笑道：「前輩的計算，自然不會錯的。」

胡姥姥道：「李渡鎮上像這麼樣殷實的店家並不少，在外面做買賣發了財回來享福的，也有幾個，所以這把火至少燒了幾十萬兩銀子，是麼？」

林瘦鵑道：「以在下的估計也差不多。」

胡姥姥道：「這幾十萬兩銀子，本來是該盟主大人賠的，但閣下只不過用了輕描淡寫的『追回』兩個字，賠錢的責任就落到別人身上去了。」

她咯咯笑道：「該怎麼樣追呢？去向什麼人追回呢？這用不著說，自然是要去找江南霹靂堂，霹靂堂的家財自然不止幾十萬兩，賠了李渡鎮的損失後，至少還有一大半留下來，盟主大人不但做了人情，博了俠名，而且還可以弄幾十萬來自己花花，這樣的買賣，我老婆子也真想做一票。」

林瘦鵑等人面上都已變了顏色，俞放鶴卻只是淡淡笑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將這票買賣讓給夫人也無妨。」

胡姥姥笑嘻嘻道：「夫人？你怎麼叫我夫人？我這輩子也沒有嫁過人，到了這麼大一把年齡，想做夫人也做不成了。」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姑娘此來有何吩咐，只管說出來就是，在下無不從命。」

胡姥姥拍手大笑道：「姑娘？我老婆子至少已經有五六十年沒聽過別人叫我姑娘了，這一聲姑娘簡直叫得我骨頭都酥了一半，就憑你這聲姑娘一叫，我老婆子也不能找你麻煩的，你只管放心就是。」

這時俞放鶴仍面帶微笑，他身邊的幾個人卻沉不住氣了。

「沒影子」屠飛忍不住怒喝道：「盟主一向寬大為懷，但你也莫要太猖狂得意，就算你有兩下子，盟主和林大俠也不會瞧在眼裏，你還是知趣些好。」

胡姥姥笑道：「我老婆子一向知趣得很，莫說還有這麼多位大英雄大豪傑在這裏，就憑『沒影子』屠飛一個人，要收拾我老婆子也容易得很的。」

屠飛道：「哼！」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只不過我老婆子正活得不耐煩，所以才敢到這裏來的，屠大爺你不如就索性成全了我，賞我老婆子一刀吧。」

屠飛忍不住瞧了俞放鶴一眼，像是想問俞放鶴可知道這老婆子的來歷？但俞放鶴臉上連一點表情都沒有，嘴裏也不肯吐出半個字來。

再看那老婆子竟已蹲了下去，嘴巴裏還在嚼著蠶豆，看來既像是有恃無恐，又像是真的活得不耐煩了。

屠飛乾咳兩聲，嘿嘿笑道：「你既然知道我的名頭，就該知道我絕不會向你出手，屠某若殺了你這老太婆，日後傳說出去，豈非要被江湖朋友恥笑。」

胡姥姥咯咯笑道：「我本倒也以為屠大爺你是個響噹噹的角色，誰知你竟是個只會說大話嚇唬人的狗熊，你連我這麼樣一個老太婆都害怕，日後傳說出去，豈非更要讓江湖朋友笑掉大牙麼？」

林瘦鵑和向大鬍子對望一眼，兩人嘴角都露出了微笑，這一笑當真笑得屠飛臉上掛不住了。

他就算明知這老婆子必然有些門道，就算明知別人是要拿他來做問路石，試試這老婆子的武功，但到這時，他也沒法子再裝佯了，只有硬著頭皮，怒喝一聲，向胡姥姥衝了過去，大吼道：「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屠某。」

一個人若號稱「沒影子」，輕身功夫自然不錯，此刻只見他身形一閃，腰畔的紫金刀已出手，一句話還未說完，人已衝到胡姥姥面前，身法之迅急，倒也沒有辱沒這「沒影子」三個字。

別人只見他刀光如匹練般向胡姥姥砍下，也沒見到胡姥姥站起來，更沒有瞧見她有什麼動作。

只聽屠飛吼聲忽然中斷，凌空一個翻身，退了回來，一雙手緊緊扼住自己的咽喉，兩隻眼睛怒凸而出，胸膛也不住起伏，一口氣像是再也喘不過來。

眾人也不知道他是怎會忽然變得這樣子的，相顧間也不禁為之失色，再看胡姥姥卻在搖頭嘆息道：「好饞嘴的孩子，吃了我老婆子一粒蠶豆，就捨不得殺我了？看來我老婆子這蠶豆滋味一定不錯。」

大家這才知道她竟在屠飛張嘴大吼時，將一粒蠶豆彈入他嘴裏，但就連林瘦鵑這樣的武林高手都未瞧見她的手動，俞佩玉也不禁暗嘆忖道：「這樣的暗器手法，只怕連唐無雙都要自愧不如了。」

一念至此，他才想到那冒牌的唐無雙竟也沒有跟來，這兩天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他幾乎已忘了，這冒牌的唐無雙，實已是他唯一的線索，他管了別人的閒事，竟將自己的大事忘懷了。

朱淚兒只覺他雙手忽然變得冰冷，臉上卻是滿頭大汗，忍不住以自己的衣袖，輕輕擦著他頭上的汗珠。

俞佩玉眼睛瞪著前面，竟如渾然不覺。

這時屠飛頭上的汗卻比俞佩玉流得更多，竟連掌中的刀都已拋卻，兩隻手都扼著自己的脖子，嗄聲道：「蠶豆……蠶……」

胡姥姥笑道：「哎呀，蠶豆莫非嗆住了屠大俠的喉嚨麼，屠大俠為何不吐出來？」

屠飛狂吼一聲，竟將手伸進嘴裏去，像是想將蠶豆挖出來，一面用力咳嗽，但他的手實在太大，勉強伸進去三根手指，卻還是無法將蠶豆挖出，他咳嗽聲越來越急，一張臉已漸漸發青，眼淚鼻涕卻一齊流下，忽然全身一陣抽搐，接著，又是一聲狂吼。

只聽「喀」的一聲，他身子已仰天跌倒，鮮血白嘴角飛濺而出，兩隻手不住瘋狂般揮舞，鮮血又像雨點般自他手上流了出來，他右手竟已赫然只剩下兩根手指，他竟已生生將自己三根手指咬斷了。

向大鬍子似乎想趕過去扶起他，但向前走了一步，立刻又向後退了三步，望著林瘦鵑道：「蠶豆有毒？」

林瘦鵑只點了點頭，沒有說話，但聞一陣陣咀嚼之聲傳了過來，屠飛竟在咀嚼著自己的手指，想見他必已痛苦得無法忍受，眾人見到這老婆子的毒藥竟是如此惡毒，早已滿頭冷汗，哪裏還敢說話。

胡姥姥悠然笑道：「蠶豆炒肉，乃是時鮮名菜，蠶豆和手指同嚼，味道想必也不錯，難為你竟想得出這麼妙的吃法來，我老婆子就沒有這樣的口福。」

眾人見到屠飛的滿臉鮮血，聽到他的咀嚼之聲，已是心裏作嘔，此刻胡姥姥再這麼樣一說，向大鬍子忍不住扭過頭去，吐了出來。

等他再回過頭時，屠飛的手已不能動了，咀嚼之聲已不復再聞，只能聽見一陣陣微弱的呼吸聲。

再過半晌，連呼吸聲也終於停止，自他指尖嘴角流出的鮮血，卻已變得有如墨汁般漆黑。

胡姥姥嘆了口氣，喃喃道：「想不到堂堂的『沒影子』屠飛，竟連小小一粒蠶豆也消受不起。」

俞放鶴也長長嘆了口氣，道：「果然是胡姥姥駕到……」

他話還沒有說完，眾人聽到「胡姥姥」三個字，已不禁失聲驚呼出聲，胡姥姥卻吃吃的笑了起來，道：「聽你這麼說，好像是直到現在才認出我是胡姥姥。」

俞放鶴道：「在下等有眼不識泰山，但望姥姥恕罪。」

胡姥姥凝注著他，好像第一次看到這個人似的，她那張狡猾的、滿佈著皺紋的臉上，也像是露出了些驚訝之色。

俞放鶴雖還在微笑著，但顯然也被她瞧得有些不安，被這麼樣一雙老狐狸般的眼睛盯著，沒有人會覺得好受的。

胡姥姥終於嘆了口氣，搖頭道：「你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就連我老婆子也弄不懂你了，你方才若是想借我老婆子的手來殺屠飛，現在屠飛已死了，你為什麼還要裝做不認得我？」

俞放鶴微笑道：「但在下實在……」

胡姥姥冷冷道：「你實在是認得我的，二十年前你就認得我了，只要見過我老婆子一面的人，就永遠也不會忘記，何況你和我還有些交情。」

俞放鶴面上的微笑，像是忽然被凍結住了，這變化別的人也許都沒有注意，但俞佩玉……

朱淚兒只覺俞佩玉一雙冰冷的手，忽又發起熱來，她甚至可以感覺到他的心在狂跳，身子也在劇烈地顫抖。

只聽胡姥姥道：「你明明認得我的，為什麼還在裝作不認得？」

俞佩玉幾乎忍不住要放聲狂呼：「他並不是在裝假，他實在是不認得你，只因他並不是二十年前你見過的那放鶴老人，他是冒充的。」

他只有拼命咬緊牙齒，才能忍住不發出聲音來，他臉上的肌肉已因痛苦而扭曲，朱淚兒回頭瞧見了這張臉，也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只因她也從未想到這張臉會變得如此痛苦，如此可怕。

俞放鶴卻忽然大笑起來，仰天狂笑道：「二十年前的往事，在下早已忘懷了，姥姥你又何必記在心上。」

胡姥姥冷冷道：「這種事，我老婆子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俞放鶴雖還以笑聲來掩飾不安，但聽了這句話，他的笑聲竟變得比刀鋸木頭還要難聽。

他嗄聲笑道：「你今天難道是想來報復的麼？」

胡姥姥眼睛閃著光，又盯了他半晌，緩緩道：「不錯，你總該知道我老婆子報復的手段，無論誰得罪了我，我老婆子都一定要加倍報復他，若再加上二十年的利息，嘿嘿……」

她拋了粒蠶豆到嘴裏，用力咀嚼起來，好像已將這粒蠶豆當做了俞放鶴，要咬得稀爛，再吞下肚子裏。

林瘦鵑忽然大聲道：「前輩縱是武林高人，但最好還是莫要忘記俞大俠現在的身份。」

胡姥姥瞪眼道：「什麼身份？」

林瘦鵑厲聲道：「前輩若對盟主有何舉動，便無異和天下武林中人為敵。」

胡姥姥笑嘻嘻道：「天下武林中人難道都在這裏麼？我老婆子怎麼瞧不見呀？我老婆子只瞧見了你們五個人，就憑你們五個人，我老婆子想來還可以對付的。」

林瘦鵑手掌緊握著劍柄，汗珠子已一粒粒從頭上落了下來，向大鬍子乾笑兩聲，退後三步，道：「前輩若和盟主有什麼宿仇舊恨，在下等是萬萬不敢過問的。」

胡姥姥悠然道：「只剩四個人了。」

向大鬍子身旁一人，面如淡金，乾咳兩聲，道：「宋某素來不願多管閒事，武林前輩們的事，在下更不敢過問。」

胡姥姥道：「只剩三個人了。」

另一個頎長大漢不等她話說完，已搶著道：「在下素來和宋兄同進退，宋兄的意思，就是在下的意思。」

胡姥姥大笑道：「只剩兩個人了……看來俞某人交的朋友，倒的確都不愧為俠義之輩，他們若不是這種人，你也不會找他們來了，是麼？」

林瘦鵑「嗆」地抽出了長劍，但長劍才出鞘一半，他的手已被俞放鶴一把抓住，林瘦鵑沉聲道：「盟主難道還要等她先動手麼？」

俞放鶴淡淡一笑，道：「她不會動手的，她若要動手，就不會說這些話了。」

林瘦鵑還在猶疑，胡姥姥已拍手大笑道：「不錯，能坐得上盟主寶座的人，果然有兩下子，我說這些話，只不過要告訴你，你現在已在我老婆子的掌握之中，所以我老婆子若要問你幾句話，你還是老老實實地回答才好。」

俞放鶴道：「你要問什麼？」

胡姥姥指著向大鬍子等人道：「這些人名頭雖然不小，但三個人加起來也不值半分銀子，你將紅蓮花等人騙走，卻將這些人帶來，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俞放鶴默然半晌，緩緩道：「在下要做的事，姥姥你難道還會不知道麼？」

胡姥姥道：「我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總要聽你親口說出來，我老婆子才放心。」

俞放鶴沉吟著道：「在下是想在這裏找東西，這件東西的價值，誰也無法估計，但姥姥你想必是早已知道了。」

胡姥姥眼睛裏發著光，道：「這件東西若是找著了，我老婆子也有份麼？」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凡是今天在這裏的人，都有份的。」

胡姥姥立刻跳了起來，將鐵鍬拋在向大鬍子面前，厲聲道：「既是如此，你們還等什麼？」

※※※

這小樓的地基，造得竟十分堅固，鐵鍬鋤在上面，就像是敲著鐵板似的，發出了震耳的聲音，還帶著一連串火花。

那頎長大漢身上用昂貴的絲緞做成的華麗衣服，已被汗水濕透了，一面揮舞著鐵鍬，一面喃喃道：「鎮遠鏢局的總鏢頭『鐵金剛』韓大元和『萬木莊』的大少爺宋宏星竟會跑到這裏來挖地，這不是見了鬼麼？」

宋宏星一張淡黃的臉也漲得通紅，卻勉強笑道：「這本是咱們心甘情願的，不是麼？」

韓大元道：「不錯，這是我心甘情願的，為了那東西，莫說叫我挖地，就算要我挑糞都沒關係，只怕這東西找出來後，他們就忘了咱們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用眼角去瞟，只見胡姥姥和俞放鶴等人都站得很遠，才敢放心說下去。

宋宏星道：「他若不想分給咱們，又怎會找咱們來呢？」

韓大元道：「他只怕就是叫咱們來做苦工的。」

宋宏星用袖子擦著汗，道：「俞放鶴不是這樣的人。」

韓大元冷笑道：「我本來也以為他不是這樣的人，但現在……你瞧見雷風的下場沒有？咱們的下場只怕也差不多。」

他忽然轉過頭去，道：「向老大，你可聽見了咱們的話麼？」

向大鬍子連鬍子上都在淌著汗，嗄聲道：「聽見了又怎樣？咱們現在難道還想住手麼？」

只聽林瘦鵑大聲道：「三位可發現了什麼？」

向大鬍子道：「沒有，什麼都沒有。」

胡姥姥冷冷道：「你們最好賣力些，挖不出東西來，你們可沒有什麼好受的。」

向大鬍子道：「那東西若是不在這裏呢？」

胡姥姥道：「東西若不在這裏，我老婆子就將你們埋下去。」

這時朱淚兒實在忍不住了，附在俞佩玉耳畔道：「現在他們一定聽不見我說話的。」

俞佩玉點了點頭。

朱淚兒道：「我母親究竟會將什麼東西埋在這裏呢？據我所知，她到這裏來，是決心要平平凡凡地過日子的，所以連一點首飾都沒有帶來。」

俞佩玉道：「他們現在找的，絕不是什麼珠寶首飾。」

朱淚兒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方才那一包珠寶，你拿出來後，並沒有藏進去，只要是上過樓來的人，每個人都可以看見。」

朱淚兒道：「但那是用布包得緊緊的。」

俞佩玉道：「就算用布包著，但像他們這樣有經驗的人，還是可以看出裏面是什麼，何況，在黑暗中，珠寶的光華，難免會透出來，所以，他們若要的是珠寶，絕不會甘心讓這包珠寶被火燒光的。」

朱淚兒皺起了眉，道：「那麼，你想他們找的會是什麼呢？」

這句話俞佩玉沒有回答，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

這時向大胡等人已將地挖得很深了，小樓的地基，已變成一個方圓五丈，一丈多深的大坑。

他們三個人站在坑裏，從俞佩玉這裏望過去，已連他們的頭頂都瞧不見，只能見到不時有一些木頭被拋上來。

胡姥姥、俞放鶴等人都已站到這大坑旁，神情看來已有些焦急，到後來挖地的聲音已變得很低沉，也不再有碎石拋上來，用做地基的麻石，顯然都已被敲碎挖出，他們現在已挖到麻石下的濕泥。

三人又挖了半晌，林瘦鵑忍不住道：「銷魂宮主也許並沒有將那東西藏在這裏，也許她根本沒有帶來。」

胡姥姥道：「她帶來了，而且就藏在這裏。」

林瘦鵑道：「前輩怎會知道？」

胡姥姥冷冷道：「我自然知道，你若肯多用些腦筋，你也會知道的。」

林瘦鵑道：「這只因東方美玉一定知道東西是藏在這裏，所以他才不肯走開，東方城主自然也就所以這東西做交換條件，才能將李天王等人請到這裏來。」

林瘦鵑咬著嘴唇道：「但銷魂宮主既然有了這東西，為什麼卻不利用它的價值，反而將它埋在地下呢？」

胡姥姥道：「這只因她已決心想做個安分守己的太太，但又不肯讓這東西落入別人的手裏……」

她冷冷一笑，接著道：「一個女人若是愛上個男人，時常都會做些莫名其妙的事的。」

忽然間，只聽一陣車轔馬嘶聲傳了過來，胡姥姥、林瘦鵑、俞放鶴三人都吃了一驚，扭過頭去瞧。

朱淚兒就乘著這機會，又在俞佩玉耳畔道：「我知道他們要找的是什麼了。」

俞佩玉道：「哦？」

朱淚兒道：「他們要找的一定是一本極厲害的武功秘笈，我母親不知道從哪裏得到這本武功秘笈，還沒有開始練的時候，就遇見了東方美玉，她既已打算過安分的日子，無論什麼武功都對她沒有用，所以她就將這秘笈藏了起來，不幸的是，這件事竟偏偏又被東方美玉知道了。」

她一面說，俞佩玉一面點頭，只因她說的實在很有道理，他實在再也想不出比這更合理的解釋。

等她說完了話，一輛馬車已衝入火場廢墟裏。

※※※

與其說這是輛馬車，倒不如說是間可以活動的屋子，一間裝著車輪，被十六匹馬拉著的屋子。

若定要說這是輛馬車，那麼世上只怕再也不會有比這更大的馬車了，這馬車裏簡直可以裝得下百兒八十個人。

俞放鶴皺眉道：「你在四面都佈下了暗卡麼？」

林瘦鵑道：「早已佈下了。」

俞放鶴道：「既已佈下，那些人難道都睡著了不成，怎會讓這輛馬車闖進來的？他們就算攔不住，也該發出警號才是。」

馬車已遠遠停了下來，他們算定自己說話的聲音，那邊一定聽不見的，誰知話剛說完，馬車裏就有人笑著道：「這件事你不能怪他們，他們的確已拿出旗花火箭來要發放的，只可惜還未放出時，腦袋就已被砍了下來。」

他吃吃笑著道：「你該知道，一個人的腦袋若已被砍下來，就什麼事也不能做了的。」

這句話其實說得很無聊，但這人卻似乎認為有趣得很，好像世上再也沒有比這更有趣的話了。

他一面說，一面笑個不停，說話的聲音固然尖聲細氣，笑聲也脆得很，聽來就像是個還未成年的女孩子，對世上大多數事都覺得有趣得很，所以就算有人放了個屁，也能令她笑上半天的。

這種人大多數都很樂天，很和氣，能遇見這種人，通常都會覺得很有意思，但胡姥姥卻似乎一點也不覺得有意思。

一聽到這笑聲，她就像是要溜了，但往那大坑下面瞧了一眼，又好像捨不得走，正在猶疑不定時，那輛大車的門已打開，十來個精赤著上身，只穿著條紅綢褲的大漢，抬著張大床跳下車來。

這張床也大得驚人，床上堆滿了各式各樣好吃的東西，有烤得恰到好處的雞鴨和肉，有顏色新鮮的水果，有各種蜜脯甜食，還有一些銀質的大瓶子、小罐子，只要是你想得出來的好吃東西，這床上都全了。

就在這些東西中間，斜斜躺著一個人。

一瞧見這個人，連俞放鶴幾乎都忍不住要笑了出來。

這實在不能算是一個人，只能算是一堆肉，這人就像是用幾百斤最肥的五花肉堆起來的。

他身上幾乎什麼衣裳都沒有穿，但這並不能怪他，只因他一個大肚子已垂到膝蓋上，要穿褲子實在太困難了，那先要兩個人在下面用頭頂住他的肚子，也許還能勉強繫得上褲腰帶。

向大鬍子、宋宏星、韓大元，三個人剛從坑下躍上來，驟然瞧見這麼樣一個怪物，既是吃驚，又覺好笑。

這胖子自己倒先笑了，吃吃笑道：「別人都說安祿山體肥如豬，依我看來，兩個安祿山也比不上我的，世上若有胖子比賽，我一定是第一，你們說是麼？」

這麼樣一個龐然大物，說話居然細聲細氣像是個小女孩子，向大鬍子等人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

這胖子也陪著他們笑，而且笑得比誰都開心，甚至連林瘦鵑臉上的緊張神情都鬆弛了下來。

這其中只有一個人臉上連半分笑意都沒有，那就是胡姥姥，她臉上每一根皺紋都像是忽然變成了兩根。

她正在一步步向後退，但那胖子的眼睛瞧到她時，她的腳就像是突然被釘子釘住了。

這胖子望著她嘻嘻笑道：「大家都在笑，你為什麼不笑，看到我這麼胖的人，你難道一點也不覺得開心麼？」

胡姥姥滿佈皺紋的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

但這只有令她看來更加老，她本來看起來只有八十歲，現在就好像有一百六了，阿諛著笑道：「胖子？哪裏有胖子？我老婆子怎地瞧不見呢？」

這胖子道：「我就在你面前，你怎會瞧不見？」

胡姥姥乾笑道：「前輩只不過身材特別魁偉而已，怎麼能算胖呢？」

這胖子忽然沉下了臉，怒道：「你以為每個胖子都不願別人說他胖，所以就想來拍我的馬屁麼？」

胡姥姥看到他面上有了怒容，反倒似鬆了口氣，賠笑道：「我老婆子說的是實話。」

這胖子搖頭道：「你說的不是實話，我本該割下你舌頭來的。」

他長長嘆了口氣，搖著頭道：「但我實在太胖了，已胖得動都懶得動了，你就幫幫我的忙，自己將自己的舌頭割下來好麼！不割舌頭，割鼻子也馬馬虎虎算了。」

這話他倒說得一本正經，別人聽了，卻幾乎笑掉大牙，他求人幫忙，居然是要別人自己割自己的鼻子。

世上只怕再也沒有比這更荒唐的事了。

誰知胡姥姥竟再也不說話，一伸手，嗆的抽出了林瘦鵑腰畔的劍，立刻就將自己鼻子割了下來。

血淋淋的鼻子剛落到地上，胡姥姥已掩著臉轉身狂奔而去，林瘦鵑等人一個個都怔在那裏，再也笑不出了。

那胖子拍手大笑道：「世上竟有人自己割自己的鼻子，你們難道不覺得好笑麼？為什麼不笑呢？」

大家面面相覷，實在笑不出來。

那胖子嘆了口氣，道：「你們這些人怎地連一點風趣都不懂，實在令我失望得很。」

他忽然指著宋宏星道：「你叫什麼名字呀？」

宋宏星道：「在……在下宋……宋宏星。」

那胖子道：「你方才不是還笑得很開心麼？現在為何笑不出了？」

宋宏星拼命想笑，怎奈那笑容卻比哭還難看。

那胖子道：「你既然不懂得風趣，這雙耳朵長著也沒用，就求求你幫我個忙，把你自己耳朵割下來吧。」

這句話若在別人嘴裏說出，宋宏星也一定會笑掉大牙的，但現在，他再也不會覺得有什麼好笑了。

他望著這胖子的便便大腹，暗道：「這胖子連胡姥姥見了都害怕，一定有兩下子，但我就真打不過他，難道連逃都逃不了麼？」

他再也不多說，掉頭就走。

那胖子大笑道：「你們看，這人跑了，他為什麼要跑呢？」

宋宏星在江湖中也是一流的武功，此刻身形施展開來，急如飛燕，等胖子這兩句話說完，他已遠在十丈外。

人人都算定這胖子再也追不上他了。

就在這時，只聽呼的一聲，一道銀光飛了出去，急如流星，眨眼間就趕上了宋宏星，圍著他身上一轉，又「呼」的飛了回來，飛回這胖子的手裏，原來只不過是個裝水果的銀盤子。

再看宋宏星的身形還在往前奔，但奔出兩步後，他上半身忽然向後折了下來，一股鮮血火箭般沖天飛起。

他的兩條腿竟帶著血又往前奔出兩步，才一跌而倒。

向大鬍子等人雖都是殺人不眨眼的角色，但如此殘酷的景象，卻還是一輩子也沒有見過。

這胖子竟能用一面銀盤，將一個活生生的人攔腰截成兩段，這樣的武功，他們更連聽都沒有聽過。

這下子他們才真的嚇呆了。

那胖子卻拍手笑道：「你們看，死人還能跑，這有趣沒有趣，你們難道還不覺得好笑麼？怎麼連一個笑的人都沒有。」

這次他話未說完，韓大元已用盡全身力氣，大笑起來。

那胖子道：「笑了笑了，有人笑了，你叫什麼名字呀？」

韓大元道：「在下韓……韓大元。」

那胖子道：「你笑得如此開心，是不是覺得我這胖子很有趣呢？」

韓大元道：「有趣有趣，你這胖子實在有趣極了。」

那胖子大笑道：「看來只有你是個懂得風趣的人，你一定願意幫我這胖子一個忙的。」

韓大元就像是一隻忽然被人割斷脖子的公雞，嘎聲道：「我這麼樣說，你還要……還要我……」

那胖子笑道：「你不幫我的忙，誰幫我的忙呢？」

韓大元跳了起來，狂吼道：「你這胖子，你這肥豬，我和你拼了。」

吼聲中，他已提起那鐵鍬，飛身撲了過去。

那胖子竟真的好像不能動了，這一鍬竟著著實實鋤在他身上，這麼胖的人被鐵鍬鋤個大洞，血一定多得很。

誰知鐵鍬鋤下去，他身上竟連一絲血也沒有，這柄鐵鍬竟被他身上的肉吸住了，韓大元用盡全身力氣，也拔不出來。

那胖子臉上還是笑嘻嘻的，反手一個耳光打在他臉上，他整個人都被打得飛了出去，就像是隻斷了線的紙鳶似的，在空中飄飄蕩蕩翻了十七八個觔斗，才落了下來，頭顱已變得像是個爛柿子。

向大鬍子早已嚇呆了，他號稱「神拳無敵」，手上的力道本不小，但這胖子的力氣卻比他大了幾十倍。

他從來也未想到世上竟有人有這麼大的力氣。

那胖子的目光已向他望了過來，笑嘻嘻道：「你叫什麼名字呀？」

向大鬍子只覺兩腿發軟跪了下來，顫聲道：「小人姓向，前輩叫小人割鼻子，小人就割鼻子，叫小人割耳朵，小人就割耳朵，絕不敢逃跑，更不敢反抗。」

那胖子嘆了口氣，道：「我瞧見你這鬍子很有趣，本來只想你將鬍子割下來的，但你自己既然願意割鼻子耳朵，我可也沒法子。」

向大鬍子怔在地上，苦水都快流了出來。

那胖子道：「你既然自己願意，為什麼還不快動手呀？」

向大鬍子咬了咬牙，拔出了刀，一個人就算沒有鼻子，沒有耳朵，無論如何也比沒有腦袋好得多的多。

他慘呼一聲，暈了過去。那胖子笑嘻嘻道：「聽說這裏有個人是當今的武林盟主，到底是誰呀？」

俞放鶴道：「就是在下。」

到了這時，他居然還能神色不變，沉得住氣，就連俞佩玉和朱淚兒，也不禁在心裏暗暗佩服。

那胖子笑道：「我看也只有你像個武林盟主的樣子，你幫我個忙好麼？」

這次終於輪到俞放鶴了。

俞佩玉緊緊握起朱淚兒的手，也不知是歡喜，還是緊張，他雖然一心想看這惡魔被人殺死，但卻不願他這時候死，更不願他被別人殺死，俞佩玉一心只想手刃此人，洗清俞家的污名和冤枉。

可是他就算不願意，也是沒法子的，以他的力量來和這胖子相比，實在有如蜻蜓撼石柱一般。

只聽俞放鶴沉聲道：「『天吃星座』若有吩咐，在下敢不從命。」

那胖子面上竟露出驚訝之色，道：「你知道我的名字？」

俞放鶴微微一笑，道：「天吃星，亮晶晶，吃盡天下無敵手，腹中能容十萬兵……在下早聽人說過前輩的風采，一直未敢忘記。」

天吃星臉色又沉了下來，道：「你聽誰說的？」

俞放鶴沒有說話，卻似比了個手勢，只可惜在俞佩玉那方向瞧過來，也瞧不見他比的什麼手勢。

俞佩玉只瞧見這胖子臉色又變了變，道：「你認得他？」

俞放鶴微笑道：「承他老人家不棄，並未將在下當外人。」

天吃星不再說話，一隻手卻不停地在抓東西，他抓起樣東西，瞧也不瞧，也不管是甜是鹹，就往嘴裏塞。

俞佩玉這才發現，滿床的東西，不知何時已被他吃下一半了，這「吃盡天下無敵手」七個字，看來的確是名不虛傳。

過了許久，才瞧見天吃星臉上又露出微笑，道：「你既然和那老怪物有關係，我也不想再找你幫什麼忙了，但有幾句話，卻是非問不可的。」

俞放鶴道：「在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天吃星道：「聽說鳳三為了幫朱媚一個忙，已在這地方呆了好幾年，這話是真是假？」

俞放鶴道：「不錯。」

天吃星道：「現在他的人呢？難道已被燒死了麼？」

俞放鶴道：「火起之時，他還在這裏，但火熄之後，卻沒有他的屍骨。」

天吃星道：「你怎知道沒有他的屍骨？」

俞放鶴嘆了口氣，道：「只因這裏連一個人的屍骨都沒有。」

天吃星皺了皺眉，忽又笑道：「聽說朱媚也不知從什麼人手上，弄到了一樣東西，無論是誰得到這樣東西，都可橫行天下，這話又是真是假？」

俞放鶴笑了笑，道：「前輩的消息果然靈通，這話是真的。」

天吃星笑道：「那麼你們方才在這裏挖地洞，想必就是要找這東西了？」

俞放鶴道：「正是。」

天吃星道：「你找著沒有？」

俞放鶴苦笑道：「在下等已將朱媚所居小樓的地下挖了兩三丈深，泥土已越來越潮濕，顯然已快挖到地下的水源，但卻連一片紙也沒有找到。」

天吃星笑嘻嘻道：「山高九仞，功虧一簣，你為何不再挖下去？」

俞放鶴不再說話，向林瘦鵑打了個眼色，兩人就提起鐵鍬，躍入坑裏，過了半晌，只見一股泉水自坑裏激射而起。

林瘦鵑、俞放鶴兩人濕淋淋地掠了上來，苦笑道：「還是什麼也沒有。」

天吃星沉吟著道：「這樣看來，朱媚並沒有將那東西藏在這地方了。」

俞放鶴嘆道：「看來正是如此。」

天吃星大笑道：「這種東西，找不著也好，也免得害人。」

他像是越笑越開心，簡直笑得喘不過氣來。

俞放鶴乾咳一聲，道：「前輩若沒有別的吩咐，在下等就想告辭了。」

天吃星大笑著揮手道：「走吧，走吧，走得越快越好，以後最好永遠也不要讓我瞧見你，只要一瞧見你我就會想起那怪物，一想起那怪物我就頭疼。」

俞放鶴和林瘦鵑果然走得很快，俞佩玉見到這兩人又安然脫身，只有在暗中搖頭嘆息。

# 第二三章 懷璧其罪

俞放鶴和林瘦鵑走後，只聽天吃星笑著又道：「那裏面又熱又悶，還是出來涼快涼快吧。」

除了抬著床的大漢們外，現在四下已沒有人了，俞佩玉正不知道他在跟誰說話，卻見天吃星正笑嘻嘻在向他招手，他這才知道天吃星竟已發現了他們的藏身之處，一驚之下，掌心沁出了冷汗。

朱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別人都說胖子不中用，怎地這胖子卻如此厲害。」

她話未說完，人已鑽了出去，俞佩玉再想拉住她，已來不及了，這小女孩的膽子竟比什麼人都大。

天吃星似乎也未想到在暗中偷看的，竟會是這麼樣一個斯斯文文，漂漂亮亮的小姑娘，面上不禁也露出驚訝之色。

朱淚兒已走到他面前，拍手笑道：「這麼多好吃的東西，一個人吃有什麼意思，分給我一點好嗎？我口水都快流下來了。」

她嘴裏說著話，已伸手拿了個大蘋果，大吃起來。

天吃星瞪著眼瞧了她半晌，道：「你不怕我？」

朱淚兒笑道：「像你這麼樣又和氣、又風趣的人，我為什麼要怕你呢？」

天吃星道：「你沒有瞧見我殺人麼？」

朱淚兒道：「像你這樣的大英雄，絕不會殺一個小姑娘，我放心得很。」

天吃星大笑道：「有趣有趣，想不到你小小年紀，一張嘴說起話來竟比胡姥姥那老狐狸還甜，而且又這麼好吃，看來倒真像我的女兒。」

朱淚兒笑道：「做你的女兒倒也不錯，天天有好東西吃，又不怕被人欺負，只可惜……」

天吃星笑道：「只可惜你拍我馬屁也沒有用的，我早已瞧見了還有個人和你藏在一起，他為什麼還不出來呢，難道是害怕麼？」

朱淚兒笑嘻嘻道：「你以為他會怕你？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天吃星瞇著眼笑道：「你小小年紀，難道已有了情人不成。」

朱淚兒瞪眼道：「你可千萬莫要胡說八道，我四叔人雖長得秀氣，但發起脾氣卻很兇，連我三叔都有些怕他。」

天吃星道：「你三叔是誰？」

朱淚兒悠悠道：「你認得他的，你方才還提起過他老人家的名字。」

天吃星怔了怔，道：「是鳳三？」

朱淚兒笑道：「不錯，他老人家的厲害，想必你也清楚得很。」

天吃星拊掌大笑道：「有趣有趣，鳳三的兄弟居然會躲在爐子裏不敢見人，卻要小姑娘出來替他吹牛，我簡直肚子都要笑破了。」

到現在俞佩玉竟還躲著不露面，朱淚兒也不覺有些驚奇了，俞佩玉絕不是如此膽小的人，他還不出來，必定有原因。

但朱淚兒卻也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來，只有向天吃星瞪眼道：「你怎敢對我三叔和四叔如此無禮？」

天吃星大笑道：「你以為我很怕鳳三麼，我若也怕了鳳三，那才真是笑話哩。」

朱淚兒倒真還沒見過有人聽見鳳三的名字不害怕的，她剛怔了怔，那磚爐裏竟也有一人大笑道：「你以為我很怕鳳三麼，我若也怕了鳳三，那才真是笑話哩。」

這笑聲竟也尖聲細氣，和天吃星完全一模一樣，驟然聽來，就好像天吃星說話的回聲似的。

朱淚兒更吃驚了，說話的這人，絕不會是俞佩玉，但若不是俞佩玉，又是誰呢？那爐裏明明只有俞佩玉一個人呀。

天吃星聽到這笑聲，竟也吃了一驚，勉強笑道：「你既不敢出來，為何學我說話？」

爐裏那人也笑著道：「你既不敢出來，為何學我說話？」

天吃星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這時他非但笑不出，連聲音都變得嘶啞了。

爐裏的人聲音立刻也變得嘶啞起來，道：「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天吃星怔了半晌，大笑道：「我是王八蛋，大混蛋，除了會學別人說話，什麼本事也沒有。」

爐裏那人也大笑道：「我是王八蛋，大混蛋，除了會學別人說話，什麼本事也沒有。」

天吃星道：「天下最無恥、最不要臉的人，就是回聲谷裏的應聲蟲。」

那人也道：「天下最無恥、最不要臉的人，就是回聲谷裏的應聲蟲。」

無論天吃星說什麼，這人竟都照樣說一句，非但一字不漏，而且學得唯妙唯肖，朱淚兒聽得又是驚奇，又是好笑，但想到她自己每說一句話時，若也有人跟著說一遍，那滋味可實在不好受。

只見天吃星已變得滿頭大汗如雨而落，嘶聲道：「你敢再學我，我就殺了你。」

那人也嘶聲道：「你敢再學我，我就殺了你。」

天吃星道：「你……你……」

他巨象般的身子，忽然凌空飛起，就像是平地忽然捲了一陣狂風，捲入了那大馬車的車廂裏。

接著馬車立刻絕塵駛去，那十來個赤膊大漢也抬著那張大床－－飛也似的跟去，像是生怕被什麼惡鬼追著似的。

朱淚兒瞧得呆住了，那邊膛裏也不再有聲音傳出，她怔了半晌，一步步走過去，輕喚道：「四叔，你還在裏面麼？」

爐裏竟沒有人回答，俞佩玉像是已不在裏面。

朱淚兒大驚之下，飛快地竄了過去，伸頭往爐眼裏一望，只見俞佩玉瞪大了眼睛，正在瞧著她。

朱淚兒這才鬆了口氣，笑道：「我方才還以為是別人哩，原來就是四叔你的手段，這一手實在妙極』了，嚇得那胖子就像是見了鬼似的。」

俞佩玉還是呆呆地瞧著她，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朱淚兒又吃了一驚，道：「四叔你……你為什麼不說話呀？」

她伸手一摸，俞佩玉的手竟硬得像塊木頭。

朱淚兒的手也嚇冷了，一頭鑽了進去，只見俞佩玉全身發硬，眼睛發直，竟也被人點了穴道。

再看那磚爐的後面角落，不知何時，已被打通了一個洞，一陣陣颼颼的風打從洞裏吹進來，朱淚兒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幸好教她點穴的人是鳳三先生，所以她對天下各門各派的點穴功夫，都多少懂得一些。

她立刻將俞佩玉的穴道拍了開來，道：「四叔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難道有人來過麼？」

俞佩玉怔了半晌，才長長吐出口氣，苦笑道：「不錯，是有人來過了，但這人究竟是人是鬼？我都弄不清楚。」

※※※

原來方才俞佩玉正想出去時，忽然有一隻手無聲無息地從後面伸出來，點住了他的穴道。

朱淚兒失聲道：「那隻手就是從這洞裏伸進來的麼？」

俞佩玉道：「正是。」

朱淚兒道：「他就在四叔身後將牆壁弄了一個洞，四叔你難道連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

俞佩玉嘆道：「我什麼也沒有聽到，這種造火爐的磚頭，雖然分外堅固，但到了這人掌下，就像是變成了豆腐似的。」

朱淚兒想到這種掌力的驚人，也不禁倒抽了口涼氣，道：「然後呢？」

俞佩玉道：「然後我就覺得有人從這洞裏鑽了進來。」

朱淚兒吃驚道：「但這洞才和茶碗差不多大，他怎麼能鑽得進來呢？」

俞佩玉苦笑道：「他自然用了縮骨功。」

「縮骨功」並不是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功夫，但一個人若能將身子縮得能從這麼小的洞裏鑽進鑽出，那可就十分了不起了。

朱淚兒怔了半晌，道：「然後他就開始學那天吃星說話，是麼？」

俞佩玉道：「不錯。」

朱淚兒道：「這人長得是什麼樣子，四叔一定瞧見了吧。」

俞佩玉卻搖了搖頭，嘆道：「我沒有瞧見。」

朱淚兒張大眼睛，道：「他就在四叔身旁，四叔也瞧不見他？難道他還會隱身法不成？」

俞佩玉道：「我根本沒法子轉過頭去看他，只覺得他一下子就從那洞裏滑了進來，一下子又滑了出去。」

朱淚兒失笑道：「一下子滑進來，一下子又滑出去，他難道是條魚麼？」

俞佩玉嘆道：「老實說，就算是魚在水中，也不會有他那麼靈便，這人的身子，簡直就像是一股輕煙，誰也休想捉摸得到。」

朱淚兒皺眉道：「聽天吃星的口氣，這人好像是『回聲谷』的，但回聲谷這名字，我怎地從未聽三叔說起過，天吃星連我三叔都不怕，為什麼竟對這人畏如蛇蠍？俞放鶴方才向天吃星比了個手勢，難道說的就是他麼？」

俞佩玉面色變了變，喃喃道：「回聲谷？回聲谷！這回聲谷究竟在什麼地方？」

朱淚兒一笑道：「我就算知道回聲谷在什麼地方，也絕不會到那裏去的，我只望這輩子再也莫要遇見回聲谷的人才好，若有個人一天到晚跟在我身旁，無論我說什麼，他都跟著我說一遍，我就算不被他氣死，只怕也要急得發瘋。」

她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下去了，一想到世上竟有這種人，她已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就好像有條蛇纏住了脖子似的。

就在這時，突聽外面又傳來一陣呻吟聲。

朱淚兒立刻又握緊了俞佩玉的手，從爐眼裏向外望出去，只有一個滿臉鮮血的人，搖搖晃晃自瓦礫間站了起來。

他身子一陣陣抽搐著，雙手掩著臉，若不是他那一臉絡腮鬍子，誰也不會認得出他來。

朱淚兒暗中鬆了口氣，附耳道：「這是向大鬍子，他還沒有死。」

俞佩玉正想出去瞧瞧他的傷勢，忽然發覺他目光閃縮，不停地在東瞧西望，神情似乎十分詭秘。

這時四下連個人影子都沒有，廢墟中的殘煙也被風吹盡了，繁榮的李渡鎮，已變成了淒涼的鬼域。

向大鬍子忽然吃吃地笑了起來，一個鼻子耳朵都被割下了的人，居然還會發笑，這實在令人吃驚。

他不笑還好，這一笑又將傷口笑得裂開，鮮血又流了出來，但是他竟似絲毫不覺痛苦，還是笑個不停。

這笑聲聽來固然可怕，他的人看來更像是個活鬼。

朱淚兒不覺將俞佩玉的手握得更緊。

只聽向大鬍子吃吃笑道：「俞放鶴呀俞放鶴，就算你比什麼人都厲害，但還是不如我向大鬍子，你費盡苦心，到頭來還是白忙了一場，卻讓我撿了個便宜。」

他嘴裏說著話，人已向那坑裏跳了下去。

朱淚兒又驚又喜，道：「原來那東西已被他找著了，只不過他知道就算將東西交出去，還是難逃一死，所以就悄悄藏起，那坑裏反正到處都是碎石子、爛泥巴，他將那東西隨便往哪個角落裏一埋，都不會有人瞧見的。」

俞佩玉眼睛也亮了，這時只聽得坑裏傳出了向大鬍子瘋狂的笑聲，俞佩玉和朱淚兒悄悄鑽出，掠到坑邊。

只見向大鬍子就像是個小孩似的，坐在爛泥裏，全身都濕淋淋的，手裏緊緊抱著個小鐵箱子，大笑道：「這是我的了，這是我的了，我向大鬍子揚眉吐氣的時候已到了……」

朱淚兒忍不住冷笑道：「但現在你高興得卻還嫌太早了些。」

向大鬍子瘋虎般跳了起來，但等他發現站在上面的，竟是那曾將怒真人擊敗的少年，他的人立刻又萎縮了下去，將鐵箱抱得更緊，顫聲道：「你……你們想要怎樣？」

朱淚兒道：「我們也不想怎麼樣，只不過想將這箱子拿回來而已。」

向大鬍子手忙腳亂地將鐵箱藏到背後，咯咯笑道：「箱子？這裏那有什麼箱子？」

朱淚兒瞧見他這模樣，覺得又可笑，又可憐，搖頭嘆道：「沒有用的，現在你無論藏到哪裏都沒有用了。」

向大鬍子又跳了起來，怒吼道：「就算有箱子又怎樣？這是我的，是我用一個鼻子、兩隻耳朵換來的，誰若想將它搶走，除非先砍下我的腦袋。」

朱淚兒微笑道：「你一定要我們砍下你的腦袋麼？那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呀。」

向大鬍子怒目瞪著她，嘶聲道：「你……」

他眼睛忽然向上一翻，身子忽然一陣抽搐，第二個字還未說出，人已仰面栽倒在地上。

朱淚兒躍了下去，探了探他鼻息，搖頭嘆道：「死了，這人竟死了，我實在想不到世上竟真的有人會被活生生氣死。」

俞佩玉嘆道：「你若將一個人從歡喜的極峰突然推下來，任何人都禁不起這種刺激的，何況他受的傷本已不輕。」

朱淚兒嘟著嘴道：「但這也不能怪我呀，我總不能將這麼重要的東西送給他吧。」

俞佩玉苦笑道：「不錯，這實在不能怪你，這只能怪他的貪心。」

只見向大鬍子兩隻手還緊緊抱住那箱子，死也不肯放鬆，朱淚兒用鐵鍬去扳他的手，喃喃道：「我倒要看看這箱子裏究竟是什麼，這些人為它死的可值得麼？」

※※※

箱子裏竟只有一面竹牌和一本賬簿。

竹牌，是很普通的竹牌，上面只不過刻著隻布袋，刻得也很拙劣，無論怎麼看，也看不出有何珍貴之處。

賬簿更是很普通的賬簿，就和普通雜貨店記賬的賬簿完全一樣，而且上面連一個字都沒有。

俞佩玉和朱淚和不覺都怔住了。

朱淚兒怔了半晌，長嘆道：「就為了這兩樣鬼東西，俞放鶴竟不惜放火燒了整個一個鎮市，還有許多人竟不惜為它送了命，這不是活見鬼麼？」

她重重將這兩樣東西拋在地上，還想用腳去踩。

俞佩玉卻又從地上撿了起來，說道：「無論如何，這兩樣東西我們總算得來不易，你留著作個紀念也好。」

朱淚兒苦笑道：「紀念什麼？紀念這大鬍子麼？早知如此，我倒不如將箱子讓他帶走了。」

俞佩玉道：「據我看來，令堂絕不會將兩樣毫無價值之物，如此慎重地藏起來的，也許它的價值我們現在還看不出而已。」

朱淚兒道：「但一本空白賬簿又能有什麼價值呢？」

俞佩玉也只有苦笑，因為他也回答不出了。

朱淚兒笑道：「四叔你若覺得棄之可惜，就自己留著它吧，我可不想將這麼大一本廢紙藏在身上，女孩子身子若窩窩囊囊的，看起來就像個大傻瓜。」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無論怎麼看，都不會像個大傻瓜的。」

他竟真的將這兩樣廢物藏在身上，又將那些人的屍體，都推進坑裏，用挖出來的泥砂掩埋起來。

朱淚兒嘆了口氣，微笑道：「四叔的心實在太好了，將來也不知哪個女孩子有這樣的好福氣，能嫁給四叔這麼樣溫柔善良的人。」

俞佩玉也想笑一笑，卻實在笑不出來，他想起了林黛羽，又想起了金燕子，忍不住長長地嘆息了一聲，黯然道：「任何人都最好莫要和我在一起，否則只有倒霉的。」

朱淚兒眨了眨眼，道：「四叔說這話的意思，難道是不想帶我一起走麼？」

她不等俞佩玉說話，又低下頭道：「我雖然是孤苦伶仃一個人，雖然沒地方可去，但四叔若怕帶著我累贅，我也不敢勉強四叔的。」

俞佩玉拍了拍她的頭，失笑道：「小姑娘不可以如此多心，何況，四叔就算不想帶你一起走，聽你這麼樣一說，也沒法子不改變主意。」

朱淚兒立刻抬起頭來笑了，道：「那麼，現在咱們到哪裏去呢？」

其實俞佩玉自己現在又何嘗不是無家可歸，無處可去。

他沉吟半晌，喃喃道：「不知道唐家莊的人現在是否已發現唐無雙失蹤了，不知道金燕子現在是否還在那裏？」

朱淚兒道：「四叔是不是想到唐家莊去看看？」

俞佩玉道：「去看看也好。」

朱淚兒拍手笑道：「那好極了，我早就聽說過唐家莊裏好玩得很。」

突聽一陣亂嘈嘈的人聲傳了過來，其中還夾雜著婦人童子的啼哭聲，顯見是俞放鶴已將李渡鎮上的居民放了回來。

朱淚兒立刻拉起俞佩玉的手，繞著圈子奔了出去。

到了鎮外，大地的氣息就漸漸芬芳起來，再也沒有血腥和焦臭氣，但那悲痛的哭聲還隱約可聞。

朱淚兒忽然道：「四叔你想那俞放鶴真會補償李渡鎮的損失麼？」

俞佩玉嘆道：「這人現在正急著樹立俠名，又怎會失信於他們。」

朱淚兒道：「可是他們精神上所受的苦難，又有誰能補償呢？一個人的家若被毀了，你就算重新為他蓋起一棟更好的房子，他也還是難免痛苦的。」

俞佩玉柔聲道：「但無論多麼深的創傷，都會平復，無論多麼深的痛苦，日久也會漸漸淡忘，只有歡樂的回憶，才能留之永遠，就為了這原因，所以人才能活下去。」

朱淚兒嫣然一笑，道：「不錯，一個人若永遠忘不了那些痛苦的事，活下去就實在太沒意思了。」

這時太陽已升起，秋日的花木雖已開始凋謝，但路旁的稻田裏仍是一片金黃，天地間仍然充滿了生趣。

世上又有什麼花的香氣，能比得上成熟的稻香？

朱淚兒深深吸了口氣，笑道：「無論如何，我還活著，我還年輕，世界這麼大，到處都是我可以去的地方，我還有什麼痛苦呢？」

她張開雙臂，迎著風奔了出去。

俞佩玉見了她的笑容，心境也在不知不覺間開朗起來，但就在這時，稻田裏忽然傳出一陣痛苦的呻吟聲。

一人喘息著道：「年輕人實在不該痛苦的，只有我這種老婆子才……才……」

她每個字都像是說得十分艱苦，說到這裏，又劇烈地咳嗽起來，連話都沒法子再說下去。

俞佩玉和朱淚兒聽到這聲音，卻都吃了一驚。

朱淚兒跑回頭握起俞佩玉的手，眼睛瞪著那邊的稻草，道：「胡姥姥，是你麼？」

胡姥姥又咳嗽了半晌，才喘著氣道：「不錯，是我，好心的少爺小姐們，替我這快要死的老太婆倒碗水來好嗎？我已連路都走不動了。」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忽然笑了，大聲道：「你這老狐狸，你以為我們還會上你的當？」

胡姥姥顫聲道：「好姑娘，這次是真的，求求你……我的嘴都已乾得裂開來了，該死的太陽又越來越大。」

朱淚兒拉著俞佩玉的手，道：「四叔，咱們走，不要理這鬼老太婆，誰理她誰就要倒霉的。」

只見胡姥姥一張鮮血淋漓的臉，忽然從金黃的稻穗中露了出來，立刻又倒了下去，嘶聲道：「俞公子，我知道你是個好心人，只求你給我一點水，我死了都感激你。」

俞佩玉忽然拉開朱淚兒的手，轉身奔出去。

朱淚兒嘆了口氣，道：「老太婆，你聽著，我四叔已經替你拿水去了，因為他的心實在太好，但你若還想害他，我就割下你的舌頭來，讓你再也不能騙人。」

她一面說話，一面已向稻田裏竄了過去。

只見胡姥姥竟像條狗似的縮在稻草間，滿身都是田裏的爛泥，嘴唇果然已乾得發裂，瞧見朱淚兒來了，似乎想笑笑，但剛一咧嘴，就疼得滿頭冷汗，用手抱著頭又咳嗽了半晌，顫聲道：「好姑娘，你看不出我老婆子已快死了麼？我何苦還要騙人？」

朱淚兒也想不到她竟會變成這樣子，呆了半晌，搖頭嘆道：「你若早知道自己有這樣的下場，只怕就真的不會騙人了。」

胡姥姥慘然道：「這是我自作自受，我也不怨別人，但我年紀若不是這麼大，就算受了再厲害的傷也不會變得這副樣子的。」

朱淚兒知道她這不單是外傷發作，最主要的是在那小樓被鳳三先生逼出了一半功力，體力本已虧損過巨，再加上現在又流了這麼多血，就算比她再年輕一半的人，也是萬萬支持不住的。

她活到這麼大把年紀，看來連一個親人都沒有，此番若是死在這裏，只怕也沒有人替她收屍。

朱淚兒倒不禁覺得她有些可憐了。

但過了許久，俞佩玉竟還沒有回來，朱淚兒又不禁開始著急，不住伸長脖子去望，跺著腳道：「這條路上一定還有別人走過的，你就算已渴得要命，為什麼不找別人去替你倒水，偏偏找上了我們？」

胡姥姥嘆道：「這也許是因為我老婆子做的虧心事實在太多了，所以對任何人都不放心。」

朱淚兒道：「那麼你為何對我四叔如此放心呢？」

胡姥姥道：「世上就有種男人，能令女人一見他就覺得放心的，他就是這種男人，而我老婆子雖然已老掉牙，但畢竟還是個女人呀。」

朱淚兒忍不住展顏一笑，道：「無論如何，你的確是有點眼光的。」

胡姥姥喘息了半晌，忽然又道：「你為什麼要叫他四叔呢？其實他年紀也和你差不多呀。」

朱淚兒折了根稻子在手裏玩著，沒有說話。

胡姥姥用眼角偷偷瞟著她，道：「我若像你這麼大年紀，見了這種男人，絕不會放過他的，我無論用什麼法子，也得嫁給他，更絕不會叫他四叔了。」

朱淚兒又笑了，道：「你難道覺得我已經可以嫁人了麼？」

胡姥姥道：「為什麼不可以？有人在你這樣的年紀，已經做了媽媽哩。」

朱淚兒垂首望著手裏的稻穗，痴痴地出了神。

陽光照在她臉上，她眼睛發著光，嫣紅的面靨也發著光，看來的確已不再是個孩子了。

在苦難中成長的孩子，不是常常都比別人成熟得快些麼？

朱淚兒忽然覺得這老太婆並不十分討厭了。

她卻沒有瞧見胡姥姥為了說這幾句話，不但連嘴都說得裂開，傷口也進出血來，這已老得成了精的老太婆，自然知道情竇初開的小姑娘最喜歡聽的話，就是別人說她已長成大人。

但她為什麼要這樣辛苦地來討好朱淚兒呢？

※※※

俞佩玉終於回來了，也帶回了一隻盛滿了水的竹筒，他額上又有了汗珠，顯見這一筒水得來並不容易。

胡姥姥大喜道：「謝謝你，謝謝你，我老婆子早就知道公子你是個好人。」

俞佩玉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將那筒水放在她面前，胡姥姥掙扎著爬起來想去拿，但手卻抖得連一片竹葉都拿不起來。

朱淚兒道：「小心些，你若將這筒水打翻，可沒有人再去為你拿了。」

胡姥姥喘著氣道：「我知道……我知道……」

她話還沒有說完，竹筒已從手上掉下來，若不是朱淚兒接得快，筒裏的水早已都潑倒在地上。

朱淚兒跺腳道：「叫你小心些，你沒聽見麼？」

胡姥姥顫道：「我……我也想不到竟會變得如此不中用，看來只怕是真的快死了……」說著說著，她老眼裏竟流下淚來。

朱淚兒搖著頭嘆了口氣，蹲下來將竹筒湊到胡姥姥嘴上，胡姥姥立刻像嬰兒索乳般捧住竹筒，喝得噴嘖有聲。

瞧見她這樣子，朱淚兒忍不住笑道：「四叔，你看她像不像……」

話未說完，笑容忽然僵住，一個翻身退後五尺，筒裏剩下來的半筒水全都潑在胡姥姥身上。

俞佩玉失聲道：「你怎麼樣子？」

朱淚兒臉已氣得發青，跺腳道：「這……這老太婆簡直不是人。」

俞佩玉本就生怕胡姥姥搞鬼，所以一直在留意著她，但胡姥姥看來並沒有什麼舉動，俞佩玉又是驚奇，又是憤怒，厲聲道：「你又玩了什麼花樣？」

胡姥姥苦著臉道：「我老婆子指甲太長了，不小心割破了朱姑娘的手。」

不等她說完，俞佩玉已竄過去拉起朱淚兒的小手，只見她白生生的手背上，果然已多了個鮮紅的指甲印子。

俞佩玉變色道：「她指甲上有毒？」

朱淚兒點了點，道：「嗯。」

俞佩玉悄聲道：「這毒不妨事麼？」

朱淚兒垂首道：「這點毒我若吃下去，一定沒什麼關係，但現在她劃破了我皮膚，毒是由血裏進來的，只怕……只怕就……」

俞佩玉長長吸了口氣，轉身面對著胡姥姥，一字字道：「你究竟要怎樣？」

胡姥姥顫聲道：「我老婆子實在不是故意的，實在該死，實在對不起你們，公子你……你殺了我吧。」

俞佩玉道：「你知道我絕不會殺你的。」

胡姥姥忽然咯咯大笑起來，道：「我自然知道你不敢殺我的，我老婆子反正半截已入了土，這小姑娘活的日子還長著哩，用她一條命，換我一條命實在划不來。」

俞佩玉道：「你要怎麼樣才肯拿出解藥來？」

胡姥姥悠然道：「這是我老婆子救命的絕招，我怎麼會將解藥放在身上，若在三十六個時辰裏還拿不到解藥，她這條小命就算完蛋了。」

俞佩玉擦了擦頭上的汗，道：「解藥在哪裏？」

胡姥姥笑道：「你若乖乖地聽我老婆子的話，我老婆子自然會將解藥拿給你。」

朱淚兒忽然大呼道：「四叔你千萬莫被這老太婆要脅住，我……」

她竟從懷裏抽出一把小銀刀，往自己臂上砍了下去。

俞佩玉一把拉住她的手，大駭道：「你想幹什麼？」

朱淚兒道：「現在毒性只怕還沒有傳上來，我只要將這條膀子砍斷，就死不了的。」

俞佩玉頓足道：「傻孩子，她既然已肯拿出解藥來，你何苦……何苦再……」

這小小的女孩子竟有「蝮蛇噬手，壯士斷腕」的勇氣，他只覺熱血上沖，喉頭哽咽，連話都說不出了。

朱淚兒目中已流下淚來，垂首道：「她就算肯拿出解藥來，但我又怎忍心讓四叔你這樣受她的氣？我就算少了條膀子，又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聞言扭轉頭，勉強笑道：「你不惜為四叔砍下一條手來，四叔就算為你受點氣，又算得了什麼？」

胡姥姥忽然拍起手來，咯咯笑道：「女的有情，男的有義，看來梁山伯和祝英台也不過如此，我老婆子實在已有幾十年沒瞧過如此纏綿悱惻的好戲了。」

朱淚兒漲紅了臉，跺腳道：「你……你不許對我四叔胡說八道。」

胡姥姥笑嘻嘻道：「你嘴裏雖在罵我，心裏卻一定開心得很，我老婆子方才雖沒有說你們是天生的一對，讓你歡喜得什麼都忘了，你這鬼靈精又怎會上當。」

朱淚兒「嚶嚀」一聲，撲入俞佩玉懷裏，顫聲道：「四叔，你千萬莫聽她的鬼話。」

俞佩玉乾咳了幾聲，板著臉道：「解藥究竟在那裏？」

胡姥姥道：「我老婆子也有個家的，你若能在三天三夜之內，將我老婆子送回家，她這條小命也就算撿回來了。」

俞佩玉道：「你的家在什麼地方？」

胡姥姥道：「你趕緊去僱輛大車，從現在起就開始晝夜不停地往東面走，也許還可以趕得及，到了地方時，我自然會告訴你。」

※※※

胡姥姥坐到車廂裏，又像是快死了似的，閉起眼喘著氣，口水不停地從嘴角往下面直流。

朱淚兒狠狠地瞪著她，忍不住道：「你躲在那稻田裏，就為了是要等我們去上當麼？」

胡姥姥乜著眼笑道：「我本來並沒有這意思的，但送到嘴邊的肥肉，我老婆子又怎會不吃。」

朱淚兒又瞪了她半晌，竟然笑了，微笑著道：「你這樣對我，總有一天要後悔的。」

她這話若是惡狠狠的說出來，對胡姥姥這種人簡直一點作用也沒有，因為這種話胡姥姥聽得實在太多了，現在已將它當耳邊風，根本聽不進耳朵去。

但她說這話時，臉上的笑容竟是那麼甜蜜，那麼可愛，胡姥姥反倒不禁覺得心裏有些發冷，勉強笑道：「其實你非但不該恨我，而且還應該感激我才是。」

朱淚兒道：「感激你？」

胡姥姥笑道：「若不是我這麼樣一來，你又怎會知道他對你有多麼關心呢？」

俞佩玉又大聲咳嗽起來，忽然道：「你和那俞……俞放鶴真的有什麼仇恨？」

胡姥姥先不答話，盯著他瞧了幾眼，反問道：「你也姓俞，聽口音也是江浙一帶的人，難道和他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只覺心頭一陣痛苦，大聲道：「我怎會和那種人有絲毫關係。」

胡姥姥笑了，道：「那麼我可以告訴你，這俞放鶴若非得了健忘病，就一定是已經換了個人，現在這俞放鶴說不定是別人冒充的。」

俞佩玉全身的血，一下子全都沖上了頭頂。

這句話正是他時時刻刻，都想不顧一切放聲吶喊出來的，想不到此刻竟從胡姥姥嘴裏說了出來。

他緊握著雙拳，指甲都刺入掌心，才算勉強控制住自己的激動，淡淡道：「他怎會是別人冒充的？這句話說出來又有誰相信？」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這話絕不會有人相信，但卻實在不假。」

俞佩玉道：「哦？」

胡姥姥緩緩道：「二十年前，我的確見過俞放鶴一面，但他非但沒有做對不起我的事，反而救了我一命。」

俞佩玉道：「救……救了你一命？」

胡姥姥道：「他救我的時候，也許並不知道我是什麼人，但等他知道我就是胡姥姥時，也沒有後悔的意思，只是勸我以後少得罪些人。」

她搖著頭嘆了口氣，道：「像他那樣的好人，現在的確已不多了，他若是提起這件事，我老婆子就算沒良心，也不會對他為難的，誰知他竟完全不知道這件事，反而以為真的和我老婆子有什麼仇恨，你們說，這是不是怪事？」

朱淚兒眨著眼道：「這俞放鶴若真是別人冒充的，那倒真有趣極了。」

她一面說著話，一面偷偷去瞧俞佩玉，俞佩玉的臉上卻像是已戴上個面具，完全沒有表情。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又道：「你既已知道這秘密，為什麼不想法子揭穿它呢？」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你莫以為這俞放鶴是很好對付的人，他雖然是個冒牌貨，但以我老婆子看來，武功比那真的俞放鶴還高得多。」

朱淚兒道：「可是他從來也沒有出過手呀。」

胡姥姥道：「就因為他從不出手，所以才可怕，我老婆子就算一點毛病也沒有的時候，也不敢和他這種人動手的。」

朱淚兒笑道：「難道他武功還能比你們十大高手還高麼？」

胡姥姥道：「江湖中人瞧見那些大門大派的掌門，都很害怕是嗎？」

朱淚兒道：「嗯。」

胡姥姥道：「但這些大掌門瞧見咱們十個老傢伙，也害怕得很是嗎？」

朱淚兒笑道：「就算不害怕，也一定頭疼得很。」

胡姥姥嘆道：「可是咱們這十人，也並不像別人想像中那麼厲害，這就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老婆子從來也不敢小看了任何人，所以才能活到現在。」

朱淚兒道：「那俞放鶴果也是個高人，為什麼還要卑躬屈膝地將怒真人請來，受他的氣呢？」

胡姥姥道：「這也許就因為他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生怕別人從他的武功中看破他的來歷，像他這種要幹大事的人，受點閒氣又算得了什麼？」

朱淚兒道：「難怪他只不過向那大胖子作了個手勢，那大胖子立刻就放過了他。」

胡姥姥神色忽然緊張起來，道：「他比的是什麼手勢？」

朱淚兒苦笑道：「可惜我也沒有瞧見。」

胡姥姥默然半晌，喃喃道：「最近莫非天氣變了，所以那些久已不見天日的老怪物，也都想出來透透氣了，看來以後的日子只怕要越來越不好混啦，我老婆子這次如果能夠不死，還是躲在家裏享幾年清福吧……」

她眼皮漸漸闔了起來，似已睡著。

朱淚兒目光移到俞佩玉身上，俞佩玉竟也閉起了眼睛，朱淚兒嘆了口氣，將車窗支開一線，往外面望了出去－－

天氣實在好得很。

好天氣總是令人覺得懶洋洋的，路上簡直沒什麼行人，也聽不見什麼聲音，只有那趕車的揮舞著馬鞭，發出一連串很有節奏的「啪」聲，兩匹水油油看不到雜色的健馬，也跑得正歡。

朱淚兒瞧著那不時舞起的絲鞭，瞧著那八隻幾乎已像騰空飛了起來的馬蹄，瞧著瞧著，她面上忽然變了顏色。

※※※

李渡鎮四周並沒有什麼繁榮的市鎮，現在連李渡鎮都已變成一片廢墟，俞佩玉又怎能在倉猝之間，找來如此神駿的馬，如此漂亮的馬車？就連車廂裏的坐墊，都是用緞子製成的。

這種馬車就算在省城裏，也只有豪富大戶人家才坐得起，怎麼可能跑到窮鄉僻境中來拉生意。

朱淚兒立刻悄悄搖醒了俞佩玉，悄悄道：「這輛馬車是哪裏找來的？」

她本以為俞佩玉是在裝睡，誰知俞佩玉竟真的睡著了，她搖了半天，俞佩玉才睜開眼睛，眼睛裏還是充滿睡意。

朱淚兒更著急，用力搖著他肩膀，道：「四叔，你醒醒，我看這輛馬車一定很有問題。」

俞佩玉道：「問題？什麼問題？」

他像是努力想將眼睛睜開，但眼皮卻似乎比鐵皮還重，剛張開一線又閉了起來，嘴裏也含含糊糊，連話都說不清。

再看胡姥姥，竟已睡得打起鼾來。

朱淚兒全身都涼了，反身推開車窗，大聲道：「趕車的大哥，我人有點不舒服，想吐，你停停車好麼？」

那趕車的回過頭來一笑，道：「你好生睡一覺，就會舒服了。」

他這張臉本來又黑又紅，此刻一笑起來，紅紅的皮膚，忽然自嘴角裂開一條縫，就像是用刀割的一般。

接著，他面上看起來很健康的皮膚，竟一塊塊落了下來，露出了一張青黲黲的、死人般的臉。

朱淚兒大驚之下，用力去推車門，誰知兩隻手竟已發軟，只覺這扇車門像是鐵鑄的，用盡全力也推不開。

那趕車的咯咯一笑，又回過頭趕馬去了。

朱淚兒大呼道：「你們究竟是那條線上的？想將咱們怎麼樣？」

那趕車的不再理她，卻將馬鞭打得更響，馬跑得更急，這時朱淚兒也已覺得眼皮漸漸沉重起來。

她倒在車座上，用力咬著嘴唇，想保持清醒，又自懷裏抽出了那柄小銀刀，緊緊捏在手裏。

她現在自然已知道俞佩玉和胡姥姥都已被一種無色無味的迷藥所迷倒，而她自己卻因為體質和別人不同，對各種藥力的抵抗力都比較強些，所以直到此刻，還算能勉強保持清醒。

但清醒又有什麼用呢？她非但救不了俞佩玉，連自己都救不了，這樣清醒，倒不如索性暈睡過去反倒好些。

她更猜不出這輛馬車究竟是誰派出來的，莫非又是俞放鶴？但俞放鶴又怎會知道他們還留在李渡鎮附近。

朱淚兒喃喃道：「一定是俞放鶴，因為除了俞放鶴外，更不會有別人。」

忽然間，她又發現不時有一縷淡淡的白煙，自車頂上一條裂縫中飄下來，一飄下來，立刻就被風吹散。

朱淚兒屏住呼吸，站到車座上，以掌中的銀刀用力去撥那條裂縫，但她兩條腿也已發軟，手上一用力，再也站不穩，「砰」地跌下。

誰知就在這時，車廂頂上的那塊板子，竟也忽然滑開了一線，原來這車頂上竟還藏著複壁機關。

朱淚兒咬緊牙，再爬到車座上，伸著頭往裏面瞧。

只見那上面竟像是個小小的閣樓，裏面像是塞滿了東西，而且旁邊還有一點火星在閃著光。

朱淚兒用銀刀去撥了撥，火星就落了下來，竟是根銀色的線香，這時只不過燃去了一小半。

就這麼樣小半截，竟已將胡姥姥和俞佩玉兩個大人迷倒了，這迷香製作之妙，實非江湖上一般下五門的綠林道所用之迷香可比。

朱淚兒弄熄了香頭，將剩下來的半截香藏了起來，又將手伸進去，想看看上面塞滿了什麼東西。

只覺這東西軟綿綿的，像是棉花，又像是肉。

朱淚兒長長吐出口氣，用力將那板子一推，只聽「砰」的一聲，那東西已落了下來，竟是個活人。

她再也想不到這人竟是銀花娘。

※※※

朱淚兒知道銀花娘已落入俞放鶴手裏，現在，她既然也在這馬車上，這馬車已無疑正是俞放鶴派來的。

看來俞放鶴實在是個不好惹的人物。

朱淚兒嘆了口氣，想問問銀花娘是怎會被塞在這馬車頂上的，但銀花娘也已暈迷了很久，連呼吸都已變得很微弱。

適時馬車卻顛簸得越來越厲害，像是已走上了山道，過了半晌，車廂裏驟然黑暗了下來。

等到朱淚兒再推開車窗往外瞧時，已什麼都瞧不見了。

只覺車聲隆隆，回聲震耳，車身像是已馳入一個很黑暗的山洞裏，但轉過一個彎後，前面忽又出現了點點火光。

朱淚兒眼珠一轉，也倒在車座上。

馬車驟然停下，一陣腳步聲奔了過來，有人勒住了馬，有人將趕車的那人扶下了車，還賠著笑道：「大師兄這趟辛苦了。」

趕車的人原來還是「大師兄」，難道竟是俞放鶴的掌門弟子麼，但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放鶴老人從來也沒有收過徒弟。

這大師兄只冷冷哼了一聲，什麼話也沒有說，態度顯然十分倨傲，但別人卻似已見慣了，還是賠著笑道：「不知大師兄可將二娘找回來了麼？」

只聽「吧」的一聲，說話的人竟似挨了個耳光。

那大師兄冷笑道：「我是否將她找回來了，與你又有何干？」

那人挨了個耳光，竟還賠著笑道：「是是是，小弟下次再也不敢多嘴了。」

那大師兄「哼」了一聲，道：「車裏有三個人，是我帶回來獻給教主的祭禮，二娘也在車子裏，將他們都抬下來綁到祭台上去，知道麼？」

他嘴裏說著話，人已走了開去。

朱淚兒暗暗忖道：「這大師兄怎地對他的同門也如此兇惡，聽他的口氣，原來銀花娘也是和他們一路的，卻不知他們的教主又是誰呢？」

她並不知道銀花娘本是天蠶教下，但卻已知道這些人和俞放鶴並沒有什麼關係了，她心裏不禁更是吃驚。

無論如何，俞放鶴做事總還有許多顧忌，落在俞放鶴手裏，總還比落在這些人手裏強得多。

這時車門已被打開，四五個人都擠到車門口來，身上還穿著銀緞緊身衣，臉色看來卻和常人有些不同。

其中一人又高又瘦，白裏透青的一張臉，連一絲肉都沒有，看來就像是一具活骷髏。

朱淚兒膽子雖大，瞧見這人也不禁打了個寒噤，瞧過一眼，就立刻閉起眼睛，只聽這些人紛紛道：「二娘怎地也好像受了傷了？難道就是這三個人傷她的麼？這三人又是什麼來頭呢？」

「你瞧這老太婆，連鼻子都沒有了，怎能傷人？」

「但這小姑娘卻長得真標緻，只可惜小了兩歲。」

一陣令人作嘔的笑聲中，朱淚兒只覺一隻冷冷的手在她臉上輕輕擰了一把，她幾乎忍不住要吐了出來。

只聽一人道：「你們還不動手將他們抬走，若被大師兄知道，誰吃得消。」

這人說話的聲音，正是方才挨耳光的，朱淚兒瞇著眼偷偷瞧了瞧，才發現這人原來就是那活骷髏。

聽到「大師兄」三個字，立刻就沒有人笑得出了，一個人已將俞佩玉從車廂裏往下拉。

另一人道，「二師兄，咱們難道也要將二娘綁到祭台上去？」

那活骷髏竟是二師兄，冷冷道：「這是大師兄的吩咐。」

那人遲疑了半晌，嘆道：「二娘平時最得教主的歡心了，這次怎地也出了紕漏，像她這樣的人，難道也會犯下什麼不赦之罪麼？」

只見這山洞四面都插著火把，閃動的火光，將山洞裏各式各樣的鐘乳，映得五光十色，七彩豔麗。

山洞的中央，正生著四大堆火，火堆中有塊很大的青石，想必就是他們說的「祭台」了。

外面已是深秋，但這山洞裏卻溫暖如春，朱淚兒已熱得流汗，也弄不懂這些人為何要生這麼多火，難道他們特別怕冷麼？

到後來她才發現，每個火堆旁，都圍著十來個雕刻得很精緻的銀匣子，匣子裏不時傳出一陣陣奇異的聲音，宛如蠶食桑葉，「沙沙」作響，開始聽的時候還不覺怎樣，聽到後來，朱淚兒只覺毛骨怵然，全身發癢，就好像有無數條小蛇在她身上爬來爬去一樣。

但山洞裏的人並不多，連那活骷髏二師兄，也不過只有六個。

這六人將朱淚兒他們抬到祭台上，用一根銀色的繩子捆了起來，就垂手肅立在一旁，誰也不敢再說話。

過了半晌，只見那大師兄從一隻七色的鐘乳後走了出來，身上也換了件銀光閃閃的長衫，手裏還拿著柄摺扇，遠遠看過去，倒也風度翩翩，可是等他走到近前，等火光照上他的臉－－

莫說是人，就算是鬼魅也不會比他這張臉再可怕的了，他的臉本來不瘦，但臉上的肉卻也不知道被什麼東西咬下了一大半，左邊半個鼻子還是好好的，右邊半個鼻子卻已不見，上面一塊肉還是好好的，下面卻連皮都沒有了，露出一塊塊灰中帶青，青裏帶白的骨頭。

他的一雙手竟也已只剩下四根手指，右手三根，左手只有一根，其餘的六根指頭也已不知被什麼東西啃光了。

這人看來就像是在一群餓狼的嘴裏被救下來的。

但別人對他卻似畏懼已極，一見他走過來，六個人都垂下頭去，連看都不敢看他，賠笑道：「大師兄的吩咐，小弟們都已遵命辦妥。」

這大師兄「哼」了一聲，毒蛇般的目光，在祭台上四個人面上掃了一眼，忽然陰惻惻一笑，道：「這些人也該醒了。」

他嘴裏說著話，「刷」的打開了摺扇，在這四人的臉上各各搧了搧，朱淚兒只覺一股異味傳來，令人作嘔。

但她的頭腦卻立刻清醒，再看俞佩玉、胡姥姥也吃驚地睜開眼睛，只有銀花娘還未回過神來。

這大師兄目光又是一掃，咯咯大笑道：「想不到名滿天下的胡姥姥，今日竟也會落在我桑二郎的手裏。」

他這句話剛說完，胡姥姥和俞佩玉的神情竟都已鎮定下來，朱淚兒面上卻故意作出驚嚇之態，大聲道：「你是什麼人？咱們怎會到這裏來的？」

桑二郎也不答話，卻用摺扇指著她鼻子道：「你就是銷魂宮主的女兒麼？」

朱淚兒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就該趕快放了我，免得後悔。」

桑二郎冷冷一笑，道：「好個伶牙俐齒的小姑娘，但你若再說一個字，我就敲下你一顆牙齒來。」

朱淚兒倒真真不敢再逞口舌之利了。

在怒真人、君海棠等人面前，她無妨氣氣他們，只因她知道這些人自持身份，心裏縱然惱怒，也不會將她怎樣。

可是這桑二郎卻是什麼事都能做得出來的，在這些人面前，她就犯不上吃這眼前虧了。

桑二郎又用扇子指了指俞佩玉，道：「你就是俞佩玉？」

俞佩玉道：「正是。」

桑二郎盯了他半晌，獰笑道：「果然是個小白臉，難怪本教教下三位堂主都對你著了迷，少時我若不讓你這張臉變得和我一樣，就算我對不起你。」

俞佩玉淡淡道：「閣下只望天下人的臉，都變得和閣下一樣，是麼？」

桑二郎目中立刻射出了兇光，忽然一個耳光摑在俞佩玉臉上，嘶聲道：「你以為我這張臉天生就是這樣子的麼？告訴你……我我本來……」

他實在太激動，竟連話都說不下去了。

胡姥姥嘆了口氣，道：「可憐的孩子，你一定受過了『天蠶噬體』之刑，才會變成這樣子的是麼？我老婆子可以想得出你以前一定俊俏得很。」

桑二郎喘息著冷笑道：「究竟還是胡姥姥見多識廣，竟連本教的天蠶噬體大刑都知道。」

朱淚兒忍不住道：「什麼叫天蠶噬體呀？你臉上的肉難道都是被天蠶啃光的麼。」

桑二郎陰森森笑道：「你用不著問我，你自己立刻就要嚐到這滋味了。」

胡姥姥大呼道：「這姓俞的和這小丫頭同我並沒有什麼關係，我老婆子和天蠶教也沒有什麼過節，你要將他們兩人弄死，可不能將我老婆子也算上。」

桑二郎兩眼一翻，無論胡姥姥再說什麼，他都只當沒有聽見。

胡姥姥長嘆了口氣，說道：「俞佩玉，俞公子，你不是很聰明的麼，這次怎會叫了輛惡鬼拉的馬車來。」

俞佩玉也只有在暗中嘆息，那時他心裏只惦念著朱淚兒的安危，竟沒有留意到這馬車很奇怪。

朱淚兒瞧著他這模樣，眼睛也濕了，咬著嘴唇道：「我知道四叔這全是為了我，若不是我，四叔也不會上當的。」

俞佩玉勉強笑道：「這不關你的事，只怪我竟未想到天蠶教是絕不會放過銀花娘的，她……」

突聽銀花娘大喊道：「桑二郎，你怎麼將我也綁在這裏了？快放我下去。」

她功力失去後，體力實已比一個全不會武功的人還要脆弱，別人都已醒了很久，她卻直到現在才醒過來。

桑二郎背負著雙手，冷笑道：「二姑娘，現在你還想對我發威麼？」

銀花娘怒道：「姓桑的，你莫忘了，你只剩下一口氣時，是誰救了你的？」

桑二郎道：「不錯，是你救了我的，但若非你在教主面前說我調戲你，教主又怎會令我受那天蠶噬體的苦刑？」

他目中又射出了兇光，冷冷道：「何況你這次背叛了教主，誰也無法再救你，但你若能和我一樣，也能將天蠶大刑挨過去，我念在昔日之情，也會給你生路。」

銀花娘一張臉早已嚇得扭曲起來，顫聲道：「你算了，教主就是我的爹爹，他怎會要我受那樣的酷刑。」

桑二郎冷笑道：「不會麼？」

銀花娘嘶聲道：「他自然不會的，你快放了我吧。」

桑二郎沉著臉，道：「你可知道，自從你瞞著教主，偷了銷魂宮的藏寶，教主已令我在暗中盯著你了，在李渡鎮外那墳場中，你若肯俯首認罪，束手就縛，也許還會罪減三等……」

他頓了頓，接道：「只恨你竟仗著外人之力，來與本教對抗，由此可見，你實已早有了背叛本教之心，你此刻還有何話說？」

銀花娘失聲道：「在那墳場中，原來只不過是你在搗鬼？」

桑二郎道：「自然是我，若是教主自己，你還活得到現在麼？」

銀花娘恨恨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人，你果然是個畜生。」

桑二郎獰笑道：「但現在你卻已落在畜生手裏了，你以為你能逃得過本教的追蹤，其實我一直在李渡鎮外等著你，直到你在大火中被俞放鶴屬下抓住，我將你救了出來，為的就是要你也嚐嚐我身受的滋味。」

他得意地大笑著接道：「但是我卻也未想到這三個人竟會自己送上門來，這姓俞的那時失魂落魄，瞧見我就像瞧見救星似的，卻不知我正是他的催命鬼。」

朱淚兒嘆了口氣，道：「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是這麼回事，原來這只不過是你的運氣不錯而已。」

# 第二四章 幸脫危難

山洞裏越來越悶熱，朱淚兒他們身上的衣服都濕透了，可是桑二郎臉上卻連一粒汗珠子也沒有。

他手裏輕搖著摺扇，圍著火堆踱了會方步，忽然托起了一個銀匣子，用摺扇輕輕敲了敲。

這匣子竟忽然在他手裏跳動起來，發出一連串尖銳而怪異的聲音，彷彿有什麼東西在裏面衝擊著，要脫匣而出。

這匣子長不過一尺，高不過七寸，匣子裏的東西，自然也絕不會太大，但力量卻如此驚人，竟將這沉重的銀匣帶動得跳躍不止。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也不用著急，我已為你準備了一大堆新鮮的血肉，你立刻就可以飽餐一大頓了。」

銀花娘望著他手裏的匣子，面上已嚇得全無人色。

朱淚兒忍不住問道：「這匣子裏就是天蠶？」

銀花娘道：「嗯。」

朱淚兒道：「天蠶難道吃人的麼？」

銀花娘牙齒打戰，竟連聲音都發不出來。

朱淚兒道：「莫非就因為天蠶畏寒，所以這裏才會生這麼多火。」

桑二郎眼睛忽然瞪了過來，獰笑道：「你還有心情問這些話？等到天蠶爬到你身上時，你就會後悔自己為什麼要活在這世上了。」

朱淚兒淡淡道：「你這話嚇不了我們的，四叔，你說是麼？」

她轉頭向俞佩玉瞧了過去，只見俞佩玉嘴唇發白，兩眼直視，竟似已嚇呆了，全沒有聽見她在說什麼？

朱淚兒暗嘆忖道：「想不到四叔竟將生死之事看得這麼重，這也許是因為我從來也不知道活著有何樂趣，所以才會不怕死。」

只見俞佩玉忽然抬起了頭，瞪著胡姥姥道：「你指甲上的毒，過了三十六個時辰後，真的就無救了麼？」

聽了這句話，朱淚兒只覺得眼睛一酸，熱淚幾乎已奪眶而出，心裏也不知是甜是苦。

原來俞佩玉擔心的並不是自己的生死，在這種情況下，他心裏念念不忘的，還是朱淚兒中的毒是否有救。

朱淚兒只覺心裏痴痴迷迷的，胡姥姥說了些什麼，她已聽不見了，這毒是否有救，她也不管了。

只要能聽到俞佩玉這句話，她就算立刻死了也沒什麼關係，自從她母親死了後，她再也想不到還會有人這樣不顧性命地來關心她。

也不知過了多久，突聽一陣的「的得的得」細碎蹄聲，自遠而近，向山洞裏走了進來。

桑二郎「刷」地收起扇子，凌空一掠，從祭台上掠了過去，站在一株石筍般的鐘乳上，厲聲道：「外面來的是什麼人？」

外面沒有人答話，那「的得的得」的蹄聲，卻越來越近，桑二郎揮了揮手，六個銀衫人立刻展動身形，各各藏到一隻鐘乳後面。

朱淚兒瞧見他們的身法，這才知道他們的武功比起桑二郎來，實在差得很遠，也無怪他們會如此怕他。

只見桑二郎筆直地站在鐘乳上，動也不動，只有兩隻眼睛閃閃發光，模樣看來更像是個剛自地底復活的僵屍。

他右手握著摺扇，左手上卻還托著那銀匣子，一隻腳尖站在鐘乳上，就像是釘在上面似的，全身都穩如泰山。

胡姥姥喃喃嘆道：「難怪這小子如此張狂，原來真有兩下子，看來就算天蠶教主的武功，也未必能比他強得了多少。」

話猶未了，已有隻小毛驢自山洞外走了進來。

這隻毛驢全身的毛都已脫落了一半，就像是個癩痢頭似的，叫人一看就噁心，上面坐著個乾巴巴的老頭子，臉上橫七豎八，全是皺紋，瞇著眼睛不住喘氣，看起來和胡姥姥倒是一對。

朱淚兒忍不住悄聲道：「這老頭子敢闖入這裏來，莫非也是位高手不成？胡姥姥你可認得他？」

胡姥姥搖頭道：「武林中的高手我老婆子倒都還見過一兩面，卻想不起有這麼樣一個人。」

朱淚兒失望地嘆了口氣，只見這小毛驢走進了山洞，還未停下來，竟彷彿眼睛已經瞎了。

這老頭子瞇著眼，好像什麼都瞧不見，一人一驢，竟筆直向桑二郎走了過來，正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全不知道自己的危險，朱淚兒瞧得卻不禁為他暗中捏了把冷汗。

桑二郎冷冷盯著他，也不說話，只是目光中充滿殺機，竟沉住了氣，等著這一人一驢來送死。

眼見著他們已快撞上那石鐘乳了，朱淚兒知道只要桑二郎一招手，這一人一驢就得送命。

她正想出聲示警，誰知俞佩玉已喝道：「這裏不是什麼好地方，老先生你快回頭走吧。」

那老頭子這才抬起頭來，瞇著眼向上一瞧。

桑二郎已獰笑道：「你既然到了這裏，還想回頭走麼？」

那老頭子揉了揉眼睛，道：「老朽只怕走錯路了，這難道也犯法？」

桑二郎厲聲道：「你這就算犯了我的法，拿命來吧。」

他左手忽然向外一甩，但聞「哧」的一聲，已有七條黯赤色的，卻閃著銀光的銀線，向那老頭子身上箭一般竄了過去。

朱淚兒知道這就是比蛇蠍更毒十倍的天蠶了，但卻未想到這天蠶的行動竟是如此迅急，竟似能御風而行。

她忍不住驚呼一聲，只道這老頭子身上的血肉，剎那間便要被天蠶吸盡，只剩下一堆嶙嶙白骨。

她實在不忍再看，剛想閉起眼睛，誰知那老頭子的手輕輕招了招，七條比電還急的銀線，竟一下子都被他收入袖子裏。

朱淚兒簡直要拍手歡呼起來，看來這老頭子果然是他們的救星，胡姥姥這次只怕看走眼了。

桑二郎的臉色已變得比活鬼還難看，嘶聲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這七個字說出來，他身形已又凌空掠起，居高臨下，向這老頭子撲了過去，掌中一柄摺扇，已變得似乎有十七八隻，也分不清哪招是實，哪招是虛，扇影還未壓下，左手上竟已先射出了一篷銀雨。

這人之出手非但又陰又快，而且更毒辣得天下少有，竟在一剎那間便施出好幾種殺手。

他甚至連對方究竟是誰都不想知道，一心只想將對方置之死地，就算殺錯人他也不會放在心上的。

俞佩玉瞧得也不禁暗暗心驚，這樣的殺手若驟然向他施出來，他實在也未必能閃避得開。

誰知就在這時，只聽「砰」的一聲，桑二郎的身子突又向後面直飛了出去，仰面跌倒在地上。

他那柄摺扇已到了那老頭子手裏。

只見這老頭子「刷」的展開了摺扇，輕輕搖了搖，一雙眼睛忽然變得利如刀剪，瞧著胡姥姥笑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桑二郎功夫雖不錯，但比起天蠶教主來還差得遠哩。」

這句話說出來，朱淚兒的心又涼了。

原來這老頭子就是天蠶教主改扮的，難怪他一出手就能破了桑二郎的殺手，桑二郎的武功本就是他教出來的，他對桑二郎出手的路數自然瞭若指掌，朱淚兒只有苦笑－－她竟將天蠶教主當做了救星。

只見桑二郎已五體投地，跪了下去，顫聲道：「弟子不知是教主駕到，罪該萬死。」

天蠶教主冷冷道：「我早已聽說你近來跋扈得很，乘我不在的時候，簡直為所欲為，誰也不放在眼裏，今日我總算親眼見著了。」

桑二郎連頭都不敢抬起，伏地道：「教主化身千萬，弟子有眼無珠，怎知是教主大駕到了，只見了有人敢闖入本教禁地，一時情急，才出手的。」

天蠶教主怒道：「縱然如此，你也該先問清對方的身份，怎可不分青紅皂白的，就將天蠶放出來，你自己受過了天蠶噬體之苦，難道就想叫別人都嚐嚐這滋味？你難道竟以此為樂麼？」

桑二郎道：「弟子不敢，弟子該死。」

天蠶教主高聲道：「江湖中人雖都知道本教武功毒辣，天下無匹，但也知道本教中人行事一向恩怨分明，若有人敢來犯我，本教當然不顧一切，也要追他性命，但本教子弟卻絕不輕犯無辜，你這樣做，豈非壞了本教聲名。」

桑二郎以頭頓地，道：「弟子知錯了，但求教主恕罪。」

天蠶教主神色稍緩，沉聲道：「念你昔日受刑太重，所以才對你分外恩典，誰知你竟作威作福起來，若能從此改過，倒還是你的造化，否則，只怕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俞佩玉見到這天蠶教主雖已易形改扮，但說話做事，凝重有威，仍不失為一派宗主掌門的身份，實在想不到他竟和那日在銷魂宮外見到的，那滿身邪氣的銀光老人會是同一個人，難怪連他本門弟子都認不出他了。

只見桑二郎又伏在地上，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忽然反手將身上的衣服一把撕了下來。

他身上也是傷痕累累，體無完膚，實是令人慘不忍睹，腰上卻綁著條刀帶，上面插著七柄銀刀。

桑二郎將刀帶解下，鋪張在面前，又叩了三個頭。

這人竟似忽然變成磕頭蟲了，非但俞佩玉等人瞧著奇怪，天蠶教主覺得有些驚訝道：「你這是做什麼？」

桑二郎伏地道：「弟子聽了師父一番教訓後，自覺實是罪孽深重，再也無顏活在世上，情願領受銀刀解體之刑，以贖罪愆。」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更是驚奇。

天蠶教主皺眉道：「你可知道這銀刀解體乃本教必死之刑麼？」

桑二郎道：「弟子自然知道。」

天蠶教主道：「我既已饒恕了你，你為何還要自領死刑？」

桑二郎慘然道：「這是弟子自己甘願如此的，只因弟子受教主大恩，無以為報，只有以自己這條命作榜樣，也好教同門師弟們見了有所警惕。」

天蠶教主神色更見和緩，道：「想不到你竟有這樣悔罪之心，也不負我教訓了你一番，今日之事，我本想略施薄懲，但你既已能悔罪，也就罷了，起來吧。」

朱淚兒心裏不禁暗暗地笑，暗道：「原來桑二郎是在用苦肉計，想就此逃脫一場懲罰……」

誰知桑二郎卻嘆道：「教主雖然饒恕了弟子，弟子自己卻不能饒恕自己，只求在臨死之前，能將這一身罪孽全說出來，以求心安。」

天蠶教主道：「你做了什麼錯事，我全都知道，你也不必說了。」

桑二郎慘然嘆道：「教主雖然神目如電，但弟子卻有些是瞞著教主的，弟子現在才知道教主對弟子的恩典，若不將這些事對教主說出來，弟子活著既不安，死也難瞑目。」

天蠶教主目中又不禁現出驚訝之色，朱淚兒心裏也有些奇怪了：「這桑二郎若是在用苦肉計，此刻便已該適可而止，為什麼還要這樣做？難道他真活得不耐煩了麼？這人心裏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過了半晌，才聽得天蠶教主道：「既然如此，你就說出來吧。」

桑二郎道：「教主一向將弟子視如子侄，金花、銀花、鐵花三位姑娘也一向將弟子當做兄弟一樣，但弟子卻非但不知感恩圖報，反而起了禽獸心。」

他眼角瞟了銀花娘一眼，才接著道：「五年前一個夏天的晚上，月光正明，二姑娘在溪中裸浴，那時她年紀還小，更未對弟子加以提防，但弟子見了她那一身雪白的皮膚，身材又發育得那麼成熟完美，竟起了淫心，竟然就想……就想將她加以強暴……」

他這話非但說得坦白已極，而且還加以形容描敘。

朱淚兒聽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道：「你就算要坦白懺悔，也不必，說得如此有聲有色呀。」

誰知天蠶教主非但不以為忤，反似很讚賞他的坦白，緩緩道：「你為此，已受過天蠶噬體之苦，也就不必再一直負疚在心了。」

桑二郎道：「但弟子此後每一想起那日的情況，就立刻會情慾勃起，由此可見，弟子實在不是人，實在連禽獸都不如。」

說到這裏，他似乎愧悔交集，竟忽然拔出一把雪亮的銀刀，向自己大腿狠狠刺了下去。

天蠶教主皺了皺眉頭，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事？」

桑二郎道：「弟子非但對教主不忠，也對同門不義，為了要奪掌門之位，竟用盡千方百計，在教主面前以讒言將大師兄害死。」

天蠶教主道：「桑大郎就是圖謀不軌，我早已將他以門規處治，這並不能怪你。」

桑二郎道：「但無論如何，弟子的居心卻實在惡毒，何況弟子做了掌門師兄後，對師弟們非但不加愛護，反而百般打罵，時加虐待……」

天蠶教主沉聲道：「做大師兄管教管教師弟，本就是應該的，這也算不了什麼？」

他本來在嚴詞責罵桑二郎，現在情勢竟忽然一變，變得桑二郎自己在痛罵自己，他反而替桑二郎辯護起來。

桑二郎又道：「師兄管教師弟，雖是應該的，但弟子卻做得太過分，教主不妨問問二師弟，就可知道弟子行事的惡毒。」

天蠶教主目光果然向那活骷髏瞧了過去，道：「你大師兄行事可是太過分了麼？」

活骷髏垂首道：「沒……沒有……弟子……」

桑二郎道：「直到現在，他還不敢說，由此可知，他平日對弟子是何等畏懼。」

他嘆了口氣，接道：「二師弟，我以前實在對不住你，現在我已決心贖罪，你罵得我越兇，我心裏反而會好受些。」

這位二師兄仔細瞧了他半晌，忽然大聲道，「不錯，大師兄平日簡直未將弟子當人看，非但動輒打罵，而且……而且還要弟子們做一些非人能忍受的事。有一次，弟子無心打了大師兄所養的狼犬一鞭子，大師兄竟要弟子向那條狗磕頭賠禮，還要弟子將那條狗屙出來的屎當面吃下去，還有一次在外面無心……」

天蠶教主厲聲說：「這已夠了，不必再說下去。」

桑二郎嘆道：「二師弟所說句句都是實言，弟子現在想起來，也覺得無地自容……」說到這裏，他又拔出柄銀刀，向自己腿上插了下去。

天蠶教主怔了半晌，緩緩道：「無論你做了什麼事，今日你既能在我面前坦白供出，可見你對我還是很忠心，只要以後不再犯同樣過失，也就是了。」

桑二郎目中忽然流下淚來，道：「教主越是對弟子如此，弟子心裏越是難受，教主的大恩，弟子今生再也難以報答，只有等來世結草銜環。」

他語聲漸漸哽咽，連話都說不出了，忽又拔出柄銀刀，竟反手向自己心口直刺而下。

但天蠶教主的動作卻比他更快，他的刀尖還未觸及心口，天蠶教主已將他手腕一把抓住，厲聲道：「我不許你死，你就不能死，否則就是違抗師命。」

他一面說話，一面用力想奪得桑二郎手裏的銀刀，桑二郎卻似已決心求死，還不停用力掙扎。

誰知就在這時，刀柄中忽然電一般射出一條銀線，直射到天蠶教主面上，天蠶教主再也想不到有此變故，雖然武功很高，卻也是萬萬閃避不及的了，狂吼一聲，反拳向桑二郎怒擊而出。

桑二郎卻就地一滾，已退出三丈，狂笑道：「桑木空呀桑木空，你如今才知道我的厲害了麼？」

這變化發生得實在太突然，太意外，銀花娘已驚呼出聲，就連胡姥姥面上都不禁為之動容。

只見天蠶教主雙手掩面，嘶聲道：「畜生，你……你好狠。」

喝聲中他似想撲過去。

桑二郎獰笑道：「我刀柄中藏的是什麼，你總該知道，現在還不快安安分分地坐下去，難道還怕這毒發作得不夠快麼？」

桑木空果然不敢再動，這時他腳步踉蹌，連站都站不穩了，掙扎了半晌，終於仰面跌倒。

只聽桑二郎狂笑不絕，實在是得意已極，那幾個黑衣弟子已嚇得面如死灰，連動都不敢動。

桑二郎大笑道：「桑木空，你以為方才我真的未認出你麼？老實告訴你，你一進來時我已知道你是誰了，只不過故意裝作不認得你，為的就是要向你出手，這麼就算殺不了你，也可以設詞推卸過去。」

天蠶教主雙手掩住臉，身子不斷地抽搐，顯見是在忍受著極大的痛苦，連話都說不出來。

朱淚兒卻忍不住道：「現在我才知道你真有一手，但方才你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桑二郎道：「我向他出手之後，才知道這老傢伙還藏著私，還留著幾手看家的本領未教給我，我實在還不是他對手，只有以計取勝了。」

一個人若是做了件極得意的事，就忍不住要向別人說出來的，否則，就正如衣錦而夜行，覺得不過癮。

桑二郎正是如此。

他洋洋得意，大笑著接道：「我和這老傢伙相處了十幾年，他的毛病我早已全摸透了，知道他最喜歡逞能，總以為什麼事都瞞不過他，做錯了事的人若肯向他老實招供，他就比什麼都開心，以為任何人都不敢騙他。」

他越說越得意，大笑幾聲，又道：「所以我就對正他這毛病下手，他果然就非上當不可了。」

朱淚兒道：「但你這樣做，是為了什麼呢？難道是為了想報那天蠶噬體之仇？」

桑二郎道：「不錯，但除此之外，還有個原因？」

朱淚兒道：「什麼原因？難道是想當教主麼？」

桑二郎獰笑道：「小丫頭，你問的太多了。」

朱淚兒笑了笑道：「你這樣就算能坐上教主寶座，別人只怕也未必會服你。」

桑二郎目光忽然在那幾個師弟面上一掃，冷冷道：「你們服我麼？」

那幾人立刻伏地拜倒，顫聲道：「小弟們怎敢不服？」

桑二郎笑道：「很好，你們服我，總有你們的好處，在今日以前，江湖中人對本教雖然畏懼，但在暗中卻還是要說本教只不過是見不得人的邪教，但自今日之後，「天蠶教」這三字就要和武當、少林並列，堂堂正正的成為武林一大宗派，再也不會有人敢瞧不起咱們。」

朱淚兒冷笑道：「你只怕是在做夢。」

桑二郎道：「你不信麼？好，我就再多給你一個時辰，讓你瞧瞧。」

朱淚兒不說話了，心裏卻更奇怪：「他要我瞧什麼呢？再過一個時辰，這天蠶教憑什麼就能變成名門正宗呢？」

聽那活骷髏伏地道：「大師兄神明英武，小弟久已想擁大師兄為教主了。」

桑二郎道：「哦，真的麼？」

那活骷髏道：「小弟怎敢在大師兄面前說假話。」

桑二郎冷冷道：「我這人，又兇狠，又毒辣，又不將你們當做人，你為什麼還要擁我做教主，難道是有什麼毛病麼？」

這活骷髏一張灰色的臉上，每塊肉都發起抖來。

桑二郎不讓他說話，獰笑著又道：「不錯，我看你這人是有毛病，一定要修理才行。」

活骷髏忽然一個翻身，向洞外竄了出去，但桑二郎卻早已算準他有這一著，身形一閃，已擋住了他去路，冷笑道：「你想逃？」

活骷髏顫聲道：「小弟方才胡說八道，簡直是在放狗屁，求大師兄……」

他嘴裏說著話，忽然揮手發出十數點銀星。

兩人近在咫尺，銀星發射又急，他以為桑二郎必定難以閃避，誰知他在桑二郎面前，就好像桑二郎在天蠶教主面前一樣，他施出的殺手，竟變成有如兒戲，桑二郎摺扇突展，輕輕一揮。

那十數點銀星竟忽又飛回，打在他自己身上。

他慘呼一聲，仰天而倒，接著就在地上打起滾來，嘶聲道：「大師兄，求求你賞我一刀，給我個痛快吧。」

這暗器上顯然附有劇毒，射在人身上後，竟令人覺得生不如死，其痛苦自也可想而知。

桑二郎卻根本不理他，轉過頭去，厲聲道：「以後若還有誰敢對我無禮，這就是他的榜樣。」

山洞中頓時充滿了痛苦的呼喚和呻吟聲，聽得毛骨悚然，桑二郎目光轉動，忽然盯在銀花娘臉上。

銀花娘臉上的肌肉也抽搐起來。

桑二郎手裏輕搖摺扇，緩緩走過去，悠然道：「五年前那件事，你想必也記得的，是麼？」

銀花娘點了點頭。

桑二郎道：「你知道我在山泉下的洞中傳功，就故意在外面脫光衣服，而且還做出許多樣子來勾引我，等到我忍不住了，衝出去找你時，你卻又不肯了，在老頭兒面前說我要強姦你，你這樣害我，究竟為的什麼？」

他臉上的肉也跳動起來，嗄聲道：「這幾年來，我一直在想你這是為的什麼，卻一直也想不透，現在才知道，你這樣做，只是為了要看別人為你發瘋，為你受苦。」

銀花娘顫聲道：「大師兄，我……我不是這意思。」

桑二郎道：「你是什麼意思？」

銀花娘道：「我……我其實早已愛上你了，那天我也實在想要你來抱住我，但你來得實在太兇，那時我年紀還小，瞧見你的樣子，就害怕了。」

她聲音忽然變得充滿誘惑，胸膛也在不住起伏，那豐滿的胸膛，看來幾乎要將衣服都漲破了。

桑二郎盯著她的胸膛，目光忽然變得火焰般燒起來，獰笑著道：「現在你還會不會害怕？」

銀花娘咬著嘴唇道：「現在我……」

她沒有再說下去，只因她會用眼睛來說話。

桑二郎忽然狂笑起來，狂笑著將她身上衣服全都撕成碎片，露出了她成熟而又美麗的胴體。

那幾個黑衣弟子眼睛都直了，雖不敢看卻又忍不住要偷偷看兩眼，一個個呼吸都變得像牛一樣粗。

桑二郎狂笑道：「這些年來，我一直想再瞧瞧你脫光衣服時的樣子，想瞧瞧你變了沒有。」

銀花娘長長吸了口氣，使胸膛突出，小腹收縮，輕輕道：「你看我變了沒有？」

桑二郎喃喃道：「你沒有變，你沒有變，你沒有變……」

他將這句話一連說了三遍，聲音已漸漸發抖，一張掙扎扭曲的臉上，一粒粒汗珠滾滾而落。

朱淚兒瞧著這張臉，心裏也不禁生出了驚恐之意，只見他眼色越來越瘋狂、熾熱，竟似真的要發瘋了。

銀花娘卻什麼也沒有瞧見，因為她早已閉上眼睛，曼聲道：「你若是真的時常在想我，現在為什麼不……」

桑二郎忽然狂吼一聲，嘶聲道：「你沒有變，我卻變了。」

他忽然拋卻手裏的摺扇，撲到銀花娘身上，又撕，又打，又擰，又咬，又抓，嘴裏氣喘咻咻，就像是條瘋狗。

銀花娘什麼樣的男人都見過，但卻真還沒見過這樣子的，駭極之下，也不禁嘶聲狂呼道：「你這是幹什麼，你這是幹什麼？」

桑二郎喘著氣道：「你可知道受過天蠶之刑後，一個男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告訴你，他就會變得不再是個男人了，你害我做不成男人，我也要讓你做不成女人。」

銀花娘駭呆了，顫聲道：「你……你難道不能……」

桑二郎狂吼道：「對了，我已不能，我已不能，我已不能。」

此刻就連胡姥姥都已不忍再瞧他一雙手的動作。

桑二郎非但已不再是男人，而且也不再是個「人」，因為只要是人，就絕不會做出這樣的動作來。

銀花娘哀呼道：「求求你，饒了我吧……求求你，殺了我吧。」

她本來還在求桑二郎饒了她，後來卻寧可讓桑二郎殺了她，她所受的痛苦，已非任何人所能想像。

但桑二郎卻還是不停手，獰笑道：「你想死麼，哪有這麼容易，我要你……」

銀花娘美麗的胴體上已是鮮血淋漓，終於暈厥過去。

桑二郎的臉上、手上，也滿是鮮血，喘息聲卻漸漸停了，手裏的動作也漸漸緩慢，漸漸停止。

他火焰般燃燒著的一雙眼睛，忽然變得死魚般全無生氣，整個人像是忽然虛脫，站著動也不動。

他瘋狂的情慾，終於已得到發洩。

山洞裏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就好像已變成了座墳墓。

忽然間，山洞外又響起了一陣蹄聲。

但是這次桑二郎非但沒有喝問，死人般的一張臉上，反似露出一種喜悅之色，他彷彿一直在等什麼人。

而現在，他等的人終於來了。

朱淚兒暗道：「莫非他早已和外人有了勾結，所以才敢向天蠶教主下手，他叫我再等一個時辰，莫非就是要等這人來麼？」

但來的這人卻是誰？

又有誰會和桑二郎這樣瘋狂的野獸勾結？

※※※

朱淚兒也不禁緊張起來，她知道這已是自己的生死關頭，若不再想個法子，等這人來了，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條。

可是落在這樣的瘋子手上，又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在這種地方，自然更不會有人來救他們。

那麼，他們今天難道就真要死在這瘋子手上麼？

※※※

外面的蹄聲越來越近，一匹馬飛奔而入。

只見這匹馬鞍轡鮮明，看來甚是光彩神駿，馬上一條大漢，亦是衣裳華麗，但其貌卻不揚。

朱淚兒又忍不往向胡姥姥悄聲問道：「你認得這人麼？」

胡姥姥道：「不認得。」

朱淚兒道：「看來你認得的武林高手並不多。」

胡姥姥道：「這人若也是武林高手，我老婆子就挖出這雙眼珠子來。」

朱淚兒道：「你鼻子已不見了，再挖出眼珠來，豈非難看得很。」

她嘴裏雖這麼說，其實卻知道這人絕不會是什麼武林高手，他騎術雖不錯，一雙眼睛卻毫無神采。

從他下馬時的動作，也可看出他武功絕不會高，但桑二郎面上卻非但沒有失望之色，好似覺得很歡喜。

他等的難道就是這個人？

就憑這人，難道就能使天蠶教躋身武林名門正宗之列。

但無論如何，桑二郎等的人總算已來了，朱淚兒他們的性命已危在頃刻之間，他們實在得趕緊想個法子。

只見這錦衣大漢翻身下馬，向桑二郎躬身一禮，道：「不敢請教，這裏可有位桑二郎麼？」

桑二郎道：「我就是桑二郎，已等了你很久了。」

錦衣大漢像是鬆了口氣，笑道：「小人奉命前來向桑……」

他剛說到這裏，桑二郎的手掌忽然閃電般伸出，就像是一把刀似的，插入了他的咽喉。

錦衣大漢驚呼只發出一半，雙睛怒凸而出，直勾勾地瞪著桑二郎，目光中充滿了驚奇和懷疑。

他顯然至死也不明白桑二郎為何會忽然殺了他。

朱淚兒等人也嚇了一跳，也不明白桑二郎為何要殺他。

桑二郎等的既然是這個人，為何又忽然將他殺死？就算他只不過是個送信的，桑二郎要將他殺了滅口，但至少也得等他將口信說出來才是，為何不等他話說完，就驟然下了毒手？

胡姥姥雖然是個老狐狸，也不禁瞧糊塗了。

朱淚兒暗道：「莫非桑二郎知道，這錦衣大漢身上帶有極機密的信件，所以先殺了他滅口。」

她只有這麼想，因為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別的解釋。

誰知桑二郎飛起一腳，將這錦衣大漢的屍身踢得遠遠的，再也不瞧他一眼，反而縱身去拉住了那匹馬。

只見他輕撫著這匹馬的鬃毛，大笑道：「你們以為我等的是那人麼，我等的只是這匹馬呀。」

他等的竟是一匹馬。

這算是怎麼回事，這人難道真瘋了麼？

朱淚兒嘆了口氣，苦笑道：「看來也實在只有馬才能和你這樣的瘋狗打交道。」

誰知她話還未說完，桑二郎忽然反手一掌，拍在馬頭上，他這隻手竟生像是鋼鐵鑄的。

這匹馬一聲驚嘶，馬首已被擊碎。

桑二郎竟又將這匹馬打死了？

到了這時，人人都知道桑二郎是真的瘋了，除了瘋子外，還有什麼人會做出這種莫名其妙的事來。

朱淚兒實在想不出這瘋子會對自己使出多麼殘酷的手段來，只聽俞佩玉沉重地嘆了口氣，黯然道：「我對不起你，非但沒有好好照顧你，反而……反而……」

朱淚兒淒然道：「這怎麼能怪四叔呢？這只怪我，是我害了四叔的。」

俞佩玉搖了搖頭，已不知該說什麼。

胡姥姥冷笑道：「你自己反正也快死了，何必再為別人難受呢？」

朱淚兒道：「我四叔這種人的心胸，你永遠也不會懂的，因為你一向只會關心你自己，而我四叔，他……他卻總是先關心別人……，」

胡姥姥冷笑道：「他總是關心別人？他為什麼不關心我。」

朱淚兒不說話了，心裏卻是說不出的甜蜜。

現在她雖然知道自己已必死無疑，但心裏並不害怕，因為她已知道世上有一個人關心她更甚於關心自己。

俞佩玉卻完全不瞭解她這種少女的情懷－－當然，他就算能瞭解，到了此時此刻，也不忍讓她難受的。

只見桑二郎此刻竟已將那匹馬掀倒在地，用一把刀剖開了馬腹。

將裏面的腸子都拉了出來。

朱淚兒瞧得幾乎忍不住要吐。

她本來以為世上最毒的就是蛇，最狠的就是狼，現在才知道，一個人若是發起瘋來有時竟比毒蛇和餓狼還可怕。

俞佩玉已覺出她身子正在發抖，柔聲道：「對這種瘋子，你只有閉起眼睛來不去看他，就不會害怕了。」

朱淚兒道：「我不是害怕，只不過覺得有些難受而已。」

她輕輕嘆了口氣，垂首道：「我本來有機會逃走的，只可惜現在已經被我弄糟了。」

胡姥姥幾乎要大叫起來，瞪著眼道：「你說什麼？」

朱淚兒道：「你們在車子裏被迷香迷倒時，我還是清醒的，而且我又從車頂上找出那迷香，將剩下的半截香藏了起來。」

胡姥姥眼睛發亮了，啞聲道：「現在那半截香還在你身上麼？我們只要能將它拋入火堆裏，這些人現在正在發瘋，絕不會留意的。」

朱淚兒道：「這點我也早就想到了，我想，就算你和……和四叔也和他們一齊被迷倒，我也有法子脫身的，因為他們用繩子綁我時，我雖也裝成暈迷不醒的樣子，但手上已用了勁，他們的繩子並沒有真的將我綁緊。」

她長長嘆息了一聲，道：「可是現在，這一切都沒有用了。」

胡姥姥嗄聲道：「為什麼？」

朱淚兒黯然道：「方才我已乘這瘋子和天蠶教主說話時，將那半截迷香拋了出去，我算準一定可以將它拋入火裏的，誰知……」

胡姥姥嘶聲道：「難道你竟沒有拋準？」

朱淚兒嘆道：「不錯，只因那時我實在太緊張了，用力往外拋時，手上忽然扭了筋。」

胡姥姥道：「你將那半截香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朱淚兒道：「你看見天蠶教主面前那截好像銀簪般的東西了麼？那就是迷香。」

只見桑木空此刻歪著頭俯臥在地上，已好像死了似的，他面前果然有半截銀色的線香，距離火堆至少還差三四尺。

胡姥姥恨恨道：「你這死丫頭，你自己既然不行，為什麼不將它交給別人呢？為什麼要自己逞能，你這雙手簡直比人家的腳還笨，真不如割下來算了。」

這次朱淚兒居然乖乖地挨罵，也不還嘴。

俞佩玉卻柔聲道：「你若將那半截迷香交給我，我只怕連一尺都拋不出去。」

朱淚兒垂頭道：「胡姥姥罵的實在不錯，我實在是自己想逞能，只因我想讓四叔驚喜驚喜，讓四叔知道我也很能幹的，誰知……」

胡姥姥大罵道：「誰知你實在是個呆子，是個白痴，不但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你一心想在俞佩玉面前逞能，你以為他會喜歡你麼？他只不過拿你當子侄而已，何況他漂亮的情人多得很，又怎會喜歡你這種黃毛丫頭。」

朱淚兒身上又發起抖來，顫聲道：「你……你老不修德，老……」

突然間，只聽一人嘶聲慘呼道：「我的手……我的手……」

自從那二師兄倒下去，天蠶教的六個弟子全部不聲不響地站在一旁角落裏，連大氣都不敢喘。

此刻忽有一人慘呼著狂奔而去，高舉著雙手，閃動的火光中，只見他一雙手已變得又黑又腫。

桑二郎卻還是發了瘋似的在那馬腹中掏著，連頭都沒有回，俞佩玉卻瞧了朱淚兒一眼，嘆道：「這又是你？」

朱淚兒咬著嘴唇道：「誰叫他在我身上亂動的，這是他自己找死。」

胡姥姥眼睛又亮了，道：「這人在你身上擰了幾把，一雙手就變成這樣子了麼？」

朱淚兒道：「嗯。」

胡姥姥臉上堆滿了笑容，道：「好姑娘，你若有法子能叫桑二郎在你身上擰幾把，咱們豈不都有救了。」

朱淚兒沉著臉沒有說話。

俞佩玉沉聲道：「生死有命，咱們就算死了，也不能讓這瘋子動她一根手指。」

朱淚兒垂下了頭，目光中充滿了感激。

胡姥姥眼珠一轉，吃吃笑道：「他若是一定要動，你也沒法子的。」

俞佩玉道：「他若敢動，我就告訴他淚兒身上有毒。」

胡姥姥怔了怔，道：「你真的寧可死？」

俞佩玉淡淡道：「與其受辱而生，何如不屈而死。」

胡姥姥呆了半晌，苦笑道：「桑二郎是瘋子，俞佩玉卻是白痴，我竟遇見這麼樣兩個人，真不知是倒了什麼窮楣。」

突聽桑二郎歡呼一聲，道：「在這裏，在這裏，我找著了。」

大家又不禁奇怪，也不知這瘋子在馬腹中找著了什麼，只有俞佩玉瞥見他手裏似乎多子個發亮的小珠。

那黑衣弟子已仆地跪倒，哀呼道：「我的手……大師兄，求求你救救我吧，求求你……」

桑二郎目光閃動，道：「你的手中了毒？」

那弟子以頭頓地，道：「小弟一向對大師兄忠心耿耿，只求大師兄……」

桑二郎怒道：「你以為這是我下的毒？」

那弟子伏地道：「小弟該死，大師兄開恩。」

桑二郎獰笑道：「自己中了毒，卻連下毒的人是誰都不知道，這種人留在世上，豈非替本教丟人現眼……」

那弟子面色如土，顫聲道：「大師兄你……」

話未說出，桑二郎已用那柄剖馬腹的刀，剖開了他的肚子，鮮血像箭一般射了出來，射在桑二郎身上。

桑二郎卻連抹也不抹，眼也不眨，大笑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要你多等一個時辰？」

這話自然是向朱淚兒說的，朱淚兒忍不住道，「你在這匹馬肚子裏找到了什麼？」

桑二郎道：「就是此物。」

他攤開手掌，朱淚兒才瞧見他手裏有個以銀子打成的小圓球。

朱淚兒皺眉道：「這是什麼玩意兒？」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瞧著。」

他以兩根手指捏住這銀球一轉，銀球忽然裂成兩半，滾出粒蠟丸，拍開蠟丸，裏面有條白絹。

白絹上寫滿了字，原來竟是封書信。

桑二郎大笑道：「現在你可懂了麼？」

朱淚兒淡淡道：「只為了送一封信，就費了這麼大的事，我看真有些划不來。」

她話裏雖故意說得輕描淡寫，心裏卻也不禁暗暗驚異。

寫信的這人生怕傳信的洩漏機密，竟將信件藏在他們乘騎的馬腹中，除了收信的人外，還有誰能猜得到，誰能找得出。

他不但犧牲這匹馬來做傳信的工具，而且顯然早已和桑二郎約定，要將騎馬來的那人殺了滅口。

這人為了傳一封書信，竟不惜犧牲一人一馬兩條命，他行事之謹慎，手段之毒辣，實是天下少有。

朱淚兒眼睛瞪著那白絹書信，一心只想瞧瞧上面寫著些什麼秘密？寫信的這人究竟是誰？

胡姥姥的眼睛卻一直在眨也不眨地瞪著那半截迷香，一心只希望這半截香會忽然滾到火裏去。

只可惜這山洞中連一點風也沒有。

胡姥姥也知道自己這簡直是在做夢。

桑二郎將這封信翻來覆去，瞧了幾遍，滿面俱是得意之色，看一遍，笑一遍，朱淚兒真恨不得將這封信從他手裏搶過來。

突聽桑二郎道：「你可想看看這封信麼？」

朱淚兒又驚又喜，卻淡淡道：「看不看都沒什麼關係。」

桑二郎獰笑道：「我讓你看這封信，只因我知道你一定會為我保守秘密，天下也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他將信在朱淚兒面前展開，只見上面寫著：「桑教主閣下：此函到達左右之時，必然亦為閣下榮登大位之期，以閣下之絕豔驚才，發揚貴教實指日間事，愚不僅為貴教幸，亦為天下武林同道幸。

前此相商之事，絕無問題，愚可全力保證，下屆黃池之會，愚必退讓賢者，奉貴教為主盟。

閣下既執牛耳，則武當少林自亦當為閣下之臣屬矣，唯此中尚有細節待商，盼閣下十日內能移駕來此一晤，愚當煮酒而待，專此奉達，謹祝大安。」

信的下面沒有具名，只書著個花押。

桑二郎仰面大笑道：「你瞧見了麼？從此之後，我天蠶教不但要和少林武當爭一日之短長，而且還要他們臣服在我的足下。」

俞佩玉看完了這封信，已是全身戰慄，忍不住嗄聲問道：「這封信是誰寫的？」

桑二郎道：「除了當今的武林盟主俞放鶴俞大俠外，還有誰夠資格寫這封信。」

俞佩玉長嘆一聲，再也說不出話來。

朱淚兒目光閃動，道：「難怪你一看這封信連骨頭都酥了，原來俞放鶴，竟答應把你捧上天下武林盟主的寶座。」

桑二郎洋洋得意道：「除了他之外，還有誰有此能力。」

朱淚兒道：「不錯，除了他之外，別人就算這樣說，你也不會相信。」

桑二郎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道：「他既然稱你為教主，想必你們是早已約好的。只要你能殺了桑木空，他就捧你當武林盟主，你若殺不了桑木空，反而被他殺了，他也不會知道這封信會在馬肚子裏，自然也永遠不會知道這秘密。」

桑二郎道：「這正是俞大俠做事的精細之處。」

朱淚兒道：「正因為你早已和他有了密約，所以他才讓你在李渡鎮上隨便窺探銀花娘的行蹤，所以你才能毫不費力地就將銀花娘救了回來。」

桑二郎大笑道：「不錯，你現在總算想明白了。」

朱淚兒冷笑道：「但你就真相信了俞放鶴的話麼？他為什麼要讓你當武林盟主？」

桑二郎獰笑道：「這是我的事，用不著你管，我只問你，你是喜歡被天蠶咬死，還是喜歡被金刀分屍？」

朱淚兒忽然一笑，道：「我喜歡被瘋狗咬死。」

桑二郎大笑道：「這種死法倒也不錯，只可惜這裏沒有瘋狗。」

朱淚兒道：「誰說這裏沒有瘋狗，我面前不就正站著一條麼？」

桑二郎臉都氣白了，瞬即狂笑道：「好，罵得好，我若不讓你們將本教三大刑都一一嚐遍再死，就算我對不起你。」他狂笑著轉過身，去取那天蠶銀匣。

朱淚兒雖覺毛骨悚然，但到了此時此刻，反正她也無路可走了，正想索性破口大罵，罵個痛快。

誰知就在這時，突聽胡姥姥悄聲道：「閉住氣，莫開口。」

朱淚兒一怔，再去瞧那半截銀香時，竟已瞧不見了。

她又驚又喜，實在想不出這牛截迷香是怎麼會到火裏去的，忍不住想問，胡姥姥不等她問，已搶著道：「桑木空還沒有死，還在喘氣。」

她見到桑二郎回過頭，立刻停住了嘴，但朱淚兒這時已知道是桑木空的呼吸將迷香吹得滾入火裏去的。

這時迷香想必已在火中燃燒，朱淚兒興奮得指尖都麻木了，當下立刻閉住呼吸，也閉起眼睛，裝出一副等死的模樣。

只聽桑二郎道：「你想看看天蠶的模樣麼？這實在是天下最美麗之物，你們能看得到，總算是你們的眼福不錯。」

朱淚兒用力咬著嘴唇，像是在拼命忍耐著不說話。

桑二郎咯咯笑道：「你閉著眼睛也沒用的，少時天蠶爬到你身上時，你想不張開眼睛都不行。」

朱淚兒雖已知道自己有救，但想到一條條軟綿綿、濕淋淋的東西在自己身上蠕蠕而動的情況，全身寒毛都一根根站了起來。

桑二郎看到她的神情，更是得意。

俞佩玉忽然冷笑道：「我瘋子倒也見過不少，但像你這樣的瘋子倒還少見得很。」

桑二郎怒道：「你說什麼？」

俞佩玉道：「世上有兩種瘋子，一種是男瘋子，一種是女瘋子，但你卻是個男不男女不女的瘋子，這種瘋子天下恐怕只有你這樣一個。」

桑二郎氣得牙齒都打起戰來，用這「男不男，女不女」六個字來罵他，簡直比用鞭子抽他還厲害。

俞佩玉卻冷笑著又道：「只因你知道自己對女人已無能為力，所以你就拼命想令她們痛苦，連這麼樣一個孩子都不肯放過，你為什麼不敢來找我呢？」

俞佩玉這樣的人，居然也會說出如此刻毒的話來，朱淚兒不禁覺得很奇怪，但轉念一想，立刻就明白了俞佩玉的苦心。

他這是生怕迷香還未發作時，桑二郎就對朱淚兒施以酷刑，所以就故意引得桑二郎發怒，叫桑二郎先找他。

朱淚兒只覺眼睛一酸，心裏也不知是歡喜，是感激，還是痛苦，眼淚忍不住又流了下來。

只聽桑二郎咬著牙道：「好，我本想先照顧這個小丫頭，但你既然這樣說，我們要特別照顧照顧你了，我若讓你在十天之內咽了氣，我就不姓桑。」

胡姥姥忽然大叫道：「等一等。」

桑二郎怒道：「等什麼？」

胡姥姥笑道：「你既然想要他受十天的罪再死，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了，先聽我老婆子說幾件有趣的事不好麼？」

她這樣倒不是想救俞佩玉，而是知道她若不說話攔阻，朱淚兒不顧一切，也會開口的，她只有先說了。

誰知桑二郎卻獰笑道：「我一面聽他的痛苦呻吟，一面聽你的故事，那才真的是趣味無窮。」

胡姥姥道：「慢著，他若在旁邊一吵，你怎麼聽得清楚，而我老婆子說說的這些事，都是有關那『黃池之會』的。」

她以為「黃池之會」這四個字，必能打動桑二郎。

誰知桑二郎竟完全不聽這一套，無論她說什麼，桑二郎全都不理不不睬，將兩個天蠶銀匣放在俞佩玉身下，一雙手已將掀起匣蓋。

※※※

俞佩玉瞧著這隻殘缺不全，鮮血淋漓，鬼爪般的手，心裏也不知是何滋味，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竟會死在這雙手下！

他已出生入死多次，對生死之事，本已看得比別人淡得多，可是他每每次面對死亡時，仍不禁有些畏懼。

但此刻，他瞧著這隻手，卻只覺得有些噁心。

他忽然發覺這隻手竟有些發抖，他自己眼睛也模糊起來，連噁心的感惑覺都漸漸消失了……

等他醒來的時候，他發現朱淚兒已站到他面前，滿面俱是歡喜的笑容，手裏拿著桑二郎的摺扇。

俞佩玉自然知道解藥就在這摺扇裏，也知道一切危險和災難都已過去了，不禁長長吐出口氣，道：「你……你沒事了麼？」

朱淚兒嫣然道：「這句話本該我問你的。」

她扶起俞佩玉，又道：「我也未想到迷香這次竟發作得那麼快，正急得要命，誰知桑二郎打了個哈欠，竟倒了下去。」

俞佩玉微笑道：「那迷香只燃起一頭，力量已不小，整枝香都在火裏燃燒，發作得自然更要快得多了。」

他忽然發覺朱淚兒手腕上，竟受了傷，失聲道：「你的手……」

朱淚兒笑道：「這不妨事，那繩子比牛筋還難弄，我怎麼樣也弄不開，只有想法子滾到那火堆旁，用火將它燒斷。」

她凝注著俞佩玉的臉，咬著嘴唇道：「你……你真的沒事了麼？」

俞佩玉道：「只不過手腳像是有些發軟，還是使不出力氣來。」

朱淚兒展顏道：「這沒關係，過一陣子就會復原的，這種迷香還算好的哩，有的迷香你中了後，就算有解藥解開，還得過好幾天才能走動。」

她這才轉過身去救胡姥姥，瞧見銀花娘悲慘的模樣，她又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回首道：「這人雖然狡猾，但遭遇也實在可憐，咱們帶她走吧。」

俞佩玉嘆道：「正該如此。」

他掙扎著走過去，用力搖醒胡姥姥，厲聲道：「你的解藥究竟在哪裏，現在去拿還趕得及麼了」

胡姥姥揉著眼睛，笑道：「好小子，原來你還未忘記……」

俞佩玉怒道：「這種事我怎會忘記，你若解不了淚兒的毒，我就……」

胡姥姥悠然道：「若是趕不及，你殺了我也沒用的，但你也不用著急，咱們現在若是趕緊動身，我保證還可以救她。」

俞佩玉鬆了口氣，道：「既是如此，咱們快走吧。」

朱淚兒道：「但這天蠶教主呢？」

俞佩玉沉吟道：「此人倒也不失為一派宗主的身份，咱們本該救他的，只可惜天蠶教的毒，咱們根本無法可解。」

胡姥姥皺眉道：「那還不如就索性給他一刀吧。」

俞佩玉道：「見危不救，已非俠義所為，豈能再傷他這種毫無抵抗之力的人。」

胡姥姥道：「你今日不殺他，日後說不定就要死在他手上。」

俞佩玉道：「到那時再說也不遲。」

胡姥姥冷笑道：「你以為你這就叫俠義麼，你這只不過是婦人之仁而已。」

俞佩玉淡淡道：「婦人之仁，也總比不仁不義好些。」

胡姥姥嘆了口氣，喃喃道：「你可知道世上像你這種人為什麼越來越少？只因你這樣的人都活不長的。」

朱淚兒忽然撿起把刀，向桑二郎走過去。

俞佩玉道：「你要幹什麼？」

朱淚兒垂頭道：「四叔無論說什麼，我都不敢不聽，但這人我卻非殺了他不可，日後我若想到還有他這麼樣一個人活在世上，我只怕連覺都睡不著。」

忽然間，只聽一人緩緩道：「此人還是留給我來處理，用不著姑娘費心了。」

這聲音緩慢而低沉，竟似就在他們身旁發出來的。

可是此刻這整個山洞裏，除了俞佩玉、朱淚兒和胡姥姥三人外，其餘的人都已暈倒在地。

這語聲卻是誰說出來的？從何處說出來的呢？

火焰閃動，一隻隻鐘乳都似將飛撲而起，朱淚兒只覺全身都發起冷來，倒退兩步，緊緊握住俞佩玉的手，嗄聲道：「你是誰？在哪裏？」

那語聲笑道：「老夫就在姑娘面前，姑娘難道都看不見麼？」

笑聲中，一個人緩緩自地上站了起來，赫然竟是那輾轉呻吟，奄奄一息的天蠶教主桑木空。

# 第二五章 師奸徒惡

火光似乎在忽然間黯淡了下來，火堆裏冒出了一陣陣青煙，就彷彿有惡鬼將自地獄中復活。

青煙繚繞中，只見桑木空的一張臉，已全都腐爛，連五官輪廓都已分辨不出，看來就像是一隻被摔爛了的柿子。

但他的一雙眼裏，卻還是閃動著惡魔般的銀光。

朱淚兒忽然笑道：「我還當是誰呢？原來是你呀。」

她面上雖在笑著，但一雙冰冷的手卻已緩緩鬆開。

俞佩玉知道她已想乘桑木空不備時撲過去，他也沒法子攔阻，只因到了此時，也只有讓她作孤注一擲。

誰知桑木空冷冷道：「姑娘你小小年紀，已可稱得上是智勇雙全，但這還是沒有用的，你再過十年也絕不是老夫的對手，若加上這位俞公子和胡姥姥，也許還可和老夫一拼，只可惜他們兩度被我『催夢香』所迷倒，在三個時辰之內，莫說休想和我老頭子動手，實在連一柄刀都休想提得起。」

他話說得很慢，說完了這一段話，朱淚兒冷汗又已濕透衣裳，只因她知道他這話說得並不假。

只聽桑木空忽又咯咯一笑，道：「何況老夫救了你們一命，你本該設法報答才是，怎麼可以向老夫出手呢？」

朱淚兒怔了一怔，道：「你救了我們一命？」

桑木空道：「姑娘難道以為那半截催夢香是自己跳入火裏去的麼？」

朱淚兒失聲道：「難道是你？」

桑木空道：「若不是老夫以真力催動，那迷香又怎能發作得那麼快。」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大聲道：「就算是你將迷香吹進去的，咱們也不必感激你，你反而該感激咱們才是。」

桑木空道：「為什麼？」

朱淚兒道：「因為若不是我將這半截迷香拋在你面前，你也完蛋了。」

桑木空忽然仰面大笑起來，道：「姑娘到底還是個小孩子。」

朱淚兒板著臉道：「你用不著以老賣老，若不是……」

桑木空大笑著打斷了她的話，道：「你以為老夫真的上了這孽徒的當麼？」

朱淚兒又怔住了，道：「難道你這也是在做戲？」

桑木空道：「不錯，只因老夫早已知道孽徒有不軌之心，但也知道他本來並沒有這麼大的膽子，此番必定是有人在暗中唆使。」

朱淚兒恍然道：「所以你就想查出這人究竟是誰，是麼？」

桑木空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道：「你知道縱然用刑追問，桑二郎也絕不會說真話，所以就故意裝死，等那人自己現身，是麼？」

桑木空嘆道：「但老夫也實未想到此人竟會所以俠義聞名的放鶴老人。」

俞佩玉身子一震，大聲道：「你……」

他聽到自己父親的名聲已被人如此玷污，自然難免悲憤交集，自然想為他父親辯白，怎奈這件事實在太詭秘，太離奇，太複雜，他就算說出來，桑木空也絕不會相信，也許反而誤了大事。

幸好桑木空並未留意他神情的變化，接著又道：「這孽徒居心狠毒，竟在刀柄中藏著天蠶聖水，此水狠毒無比，無論誰身上只要沾著一滴，非但肌膚立刻腐爛，而且毒性由毛孔中入骨，不出半個時辰，連骨頭都要被爛光，整個人都要化為一堆肉泥。」

朱淚兒倒抽了口涼氣，道：「我明明看到這毒水已射在你臉上，你為什麼沒有死呢？」

桑木空道：「這孽徒也深知此水的厲害，以為我必死無疑，所以才會那般得意，但他卻忘記了一件事。」

朱淚兒忍不住問道：「什麼事？」

桑木空並沒有回答，卻伸手在臉上一抹，他那本已被腐爛得不成人形的臉，立刻奇蹟般變了。

俞佩玉這才見到他的真面目。

※※※

只見他面容清臒，風神俊朗，少年時必定是個絕世的美男子，既沒有「銀光老人」那樣的邪氣，也不像方才那「老頭子」那麼憔悴蒼老，俞佩玉實在不懂這麼樣的一個人，為何總是要扮成古古怪怪的模樣。

朱淚兒怔了半晌，才嘆道：「原來他不知你臉上是戴著面具的。」

桑木空微笑道：「這面具乃是老夫精心所製，水火不傷，所以那天蠶聖水毒性雖烈，也無法侵入面具，沾上老夫的臉。」

朱淚兒忽然一笑道：「你本來的樣子很好看嘛，為什麼要戴面具呢？」

桑木空冷冷道：「只因凡是見到老夫真面目的人，只有死。」

這話從別人嘴裏說出來，也許並沒有什麼可怕。

但此時此刻，從他嘴裏說出來，朱淚兒竟忍不住打了個寒噤，道：「你難道……」

桑木空忽又一笑，截口道：「但你只管放心，這也並不是老夫的真面目。」

朱淚兒不禁又覺得很奇怪，本想問問他：「你的真面目究竟是什麼樣子呢？」但話到嘴邊，卻又忍住，只問道：「那麼你究竟想對咱們怎麼樣呢？」

桑木空目光閃動，緩緩道：「老夫並不是個心軟面慈的人，你們又知道了太多秘密，無論如何，老夫本都不該放過你們的。」

他說話本來就不快，此刻說得更是緩慢，朱淚兒一顆心緊張得幾乎要跳出腔子，只見桑木空說到這裏，忽然望了俞佩玉一眼，緩緩道：「但你既不願乘我之危傷我，老夫也不能乘你之危時來傷你，今日之後，你我就兩不相欠，再見時為友為敵？就難說得很了。」

胡姥姥大喜道：「桑教主果然不愧為恩怨分明的大丈夫。」

桑木空冷冷瞪了她一眼，厲聲道：「你還是閉上嘴的好，若非看在俞某人的面上，今日老夫就算不殺你，也少不得要砍下你兩隻手來。」

胡姥姥果然不敢再說話了。

只見俞佩玉似乎還要說什麼，胡姥姥生怕他說出什麼不中聽的話來，桑木空又改變主意，趕緊道：「快走快走，再遲我老婆子就不能擔保是否還能救她了。」

※※※

他們坐來的那輛馬車竟還在洞外，只因拉車的兩匹馬俱是久經馴練的良駒，所以雖然受驚，也未跑出很遠。

俞佩玉雖未趕過馬車，試了試居然也能勉強應付，他手揮絲鞭，加急趕馬，心中卻是憂慮重重，感慨萬千。突聽朱淚兒道：「四叔，你……你在想什麼？」

她發現車廂有個小窗子是通往前面車座的，為的自然是便於坐車的向車夫指點途徑，此刻卻正好讓她和俞佩玉說話。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在想……天蠶教主竟會是這麼樣一個人，實在令人覺得很意外，看來他此後必定不會放過那俞……俞某人的。」

朱淚兒道：「但這位俞某人做事也實在太毒辣，我想桑木空也拿他沒法子，因為那封信上既沒有具名，說不定不是他寫的，桑木空就算將信拿到他面前，他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你說是麼？」

俞佩玉道：「縱然如此，但桑木空若是存心與他為敵，他也不好受的。」

朱淚兒道：「他要桑二郎在十天之內去找他，現在桑二郎自然不能去了，你想桑木空會不會乘此機會去找他麻煩呢？」

俞佩玉道：「只怕是會去的。」

朱淚兒道：「我也想他一定會去的，那封信上雖然沒有說明是在什麼地方，但桑二郎既然知道，桑木空就一定有法子逼他說出來。」

俞佩玉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忽然嘆了口氣，道：「四叔你實在應該多問桑木空幾句話的，我……我的事，再等一時半刻，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我其實也沒有什麼話好問他了。」

朱淚兒目光閃動，道：「四叔你難道不想問問那俞放鶴和桑木空約會的地方麼？」

俞佩玉沉默了許久，才一字字緩緩道：「我不想問。」

朱淚兒道：「為什麼？」

俞佩玉這次連一個字都不說了。

朱淚兒幽幽道：「四叔就算不說，我也知道的，因為四叔生怕自己知道了那地方後，會忍不住也要趕去，而四叔為要救我，就將別的事全都放下了。」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你肯為我做件事麼？」

朱淚兒眼睛亮了，道：「當然肯。」

俞佩玉道：「那麼你就趕緊乖乖地睡一覺吧。」

※※※

胡姥姥不斷地在車廂中指點方向，但卻始終不肯說出她的目的地究竟在哪裏，因為她總是怕俞佩玉知道地方，就將她在半路拋下，對這麼樣一個既狡猾又多疑的老太婆，俞佩玉實在也無法可施。

現在，正是黃昏。

車馬連夜急馳，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了，俞佩玉目不交睫地趕著馬，因為，他知道剩下的時間已不多了。

到明天早上，已是整整三天，而要趕的路卻還不知道有多遠，俞佩玉雖然疲倦，也只有勉強支持下去。

他們只在經過一個小鎮時，又買了些食物，朱淚兒又買了一大堆剛上市的橘子，一瓣瓣剝給俞佩玉吃。

她神情看來很不安，但卻又不是為了自己的性命發愁，而像是心裏隱藏著一些秘密，有幾次她似已想說出來，卻又忍住。

這小姑娘心裏究竟隱藏著什麼事呢？對這麼樣一個既聰明又多情的小姑娘，俞佩玉也實在無法可施。

黃昏時車馬走過一個並不十分小的城市。

這城市裏的人雖非那些鄉巴佬可比，但瞧見這麼樣一輛馬車急馳而過，仍不禁人人為之側目。

街上行人很多，馬車到了這裏，也只有緩了下來。

街道兩旁，雖有各式各樣的店舖，但數來數去還所以酒樓飯館最多，這城市的人也正和別地方的人一樣，別的事都可馬虎，對自己的肚子卻十分優待。

這時雖還未到吃晚飯的時候，酒樓飯館中已是刀勺亂響，酒香和菜香一陣陣自窗戶中傳出，引誘著人們的食慾。

胡姥姥忽然大聲道：「停下來，停下來。」

俞佩玉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一驚勒馬，回首道：「什麼事？」

胡姥姥道：「這兩天來，天天吃油蛋冷饅頭，我老婆子已吃得嘴裏快淡出個鳥來了，若不再好生吃一頓熱飯熱菜，簡直非死不可。」

俞佩玉吃驚道：「你想上館子？」

胡姥姥笑道：「不錯，我方才聞到蔥爆羊肉的香氣，看來那家叫『致美樓』的北方館子菜還做得不錯。」

俞佩玉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為了趕路，不眠不休，但這老太婆卻想上館子喝酒吃肉。

若是換了別人，聽了這話縱不一個耳光打過去，也要暴跳如雷，破口大罵，但俞佩玉沉默了半晌，卻只是淡淡道：「好，去吧。」

朱淚兒顯然也覺得很意外，失聲道：「你答應了她？」

俞佩玉道：「嗯。」

胡姥姥笑道：「你莫看這小伙子不說話，其實心裏可比你明白多了，他知道和我老婆子爭論也沒有用的，到後來還是非答應不可。」

致美樓的菜果然做得不錯，一隻烤鴨更是又香又脆，用鴨骨頭熬的湯也很濃，很夠火候。

朱淚兒瞧見胡姥姥，將一塊烤鴨的皮沾著甜醬，捲著大蔥薄餅吃得津津有味，不禁覺得很奇怪，忍不住問道：「你為什麼不吃肉？」

胡姥姥一口餅全噴了出來，大笑道：「傻丫頭，吃烤鴨就是吃這皮的呀，吃肉就是呆子了。」

朱淚兒道：「真的麼？」

胡姥姥道：「自然是真的，你難道從來沒吃過烤鴨？」

朱淚兒默然半晌，淡淡道：「沒吃過烤鴨就很稀奇麼？我燒的稀飯你也沒吃過呀。」

胡姥姥笑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俞佩玉卻聽得一陣心酸，這好強的小女孩子連一隻很普通的烤鴨都沒有吃過，世上還有許許多多美味之物，她更連看都沒有看過，她實在還沒有享受過一絲一毫生命的樂趣。

但人生的痛苦，她卻已嘗得太多了。

他心裏感慨良久，竟未發現一個人剛走上樓，突又退了下去，卻偷偷探出半個頭，瞪著他們這邊直瞧。

瞧了兩眼，這人忽然飛也似的跳下樓去，過了半晌，淒迷的暮色中，突有一道青藍色的燈光沖天而起。

※※※

到了晚上，天色反而比黃昏時明亮得多，因為這時明月已升起，秋夜的月色，總是分外明亮的。

平坦的道路上，像是鋪著層白銀。

吃飯的時候，俞佩玉已找致美樓的夥計去想法子為他們換了兩匹馬，換來的馬自然遠不如他們原有的兩匹神駿，但無論多神駿的良駒，經過兩天馬不停蹄的奔馳後，也快要倒下去了。

這兩匹馬都是力氣充沛，俞佩玉打馬急馳，一心想將吃飯時所損耗去的時候追補過來。

夜已很深，官道上已瞧不見別的車馬行人。

胡姥姥撫著肚子笑道：「莫心焦，莫著急，我說來得及，就一定來得及。」

朱淚兒忍不住問道：「你住的地方已經快到了麼？」

胡姥姥道：「不遠了。」

朱淚兒道：「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胡姥姥笑道：「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

朱淚兒還想問下去，但眼珠子一轉，卻又忍住，只因她知道就算直說，也休想從這老狐狸嘴裏問出什麼來。

突聽「嗤」的一聲。

道旁的黑暗中，又有一道青藍色的火光沖天而起。

胡姥姥瞧不見，卻聽見了，皺眉問道：「這是什麼聲音？」

俞佩玉道：「沒什麼。」

他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卻也有些驚疑。

這種示警報訊用的火箭，絕不會無故發射，此刻就在他們車馬經過時射出，顯然是衝著他們來的。

但來的會是誰呢？

難道俞放鶴又探出了他們的行蹤。

俞佩玉打馬更急，拉韁的手心裏已沁出了冷汗。

就在這時，前面突然有人影閃動，似乎要攔住他們的去路，俞佩玉咬了咬牙，拼命打馬，想硬衝過去。

那些人也未出聲喝止，卻一字排開，將道路隔斷，眼看著連車帶馬都要撞在他們身上。

飛車急馬，這一撞力道又何止千斤，這些人就算都是高手，究竟也是血肉之軀，怎擋得住這一撞之力。

俞佩玉揮鞭大喝道：「閃開，否則莫怪我……」

喝聲未了，道路兩旁忽然飛出兩根鐵槍，竟插入飛滾的車輪裏，只聽「喀喇，喀喇」一連串急響，車輪的軸架已被生生格斷，無法再向前滾動，但奔馬之力卻未衰，仍拖著車向前跑。

車輪磨擦石地，那聲音就宛如野獸臨死前的哀呼。

俞佩玉頭上的汗水已流入眼睛，還是只有拼命打馬，可是車輪已被煞住，哪裏還能飛馳。

只聽一人厲聲道：「網中之魚，還想跑得了麼？」

喝聲中，一條黑衣大漢已越眾而出，大步追上奔馬，這時奔馬之速雖已大減，但若撞在人身上，還是可以將人撞得飛出去的。

這大漢卻絲毫不在意，一雙閃閃發光的大眼睛，怒目瞪著馬首，左右雙拳忽然直擊而出。

但聞「砰，砰」兩聲，馬車一震，竟向後退了半尺。

那兩匹馬連哀嘶都未發出，已倒在地上，馬頭竟已被這大漢一拳之力，硬生生打得稀爛。

※※※

俞佩玉自己也是天生神力，卻再也未想到世上竟真的有人能力斃奔馬，一時之間，也不禁怔住。

車廂裏的胡姥姥和朱淚兒也瞧不見外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只覺車身一震之後，就完全停住。

胡姥姥嘆了口氣，喃喃道：「這位俞公子倒真是多災多難，找他麻煩的人倒真不少。」

朱淚兒咬了咬嘴唇，打開車門跳下去，瞧也不瞧擋在馬車前的那些人一眼，卻仰面向俞佩玉問道：「四叔，這些人你認不認得他們？」

俞佩玉道：「不認得。」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道：「他們難道不是那個人的爪牙？」

俞佩玉道：「好像不是。」

朱淚兒也覺得有些驚訝，道：「那麼他們莫非是攔路的強盜？」

她這才轉過頭，去瞧那黑衣大漢。

月光下，只見這人鳶肩細腰，身子筆挺，一張黑得發亮的臉上，生著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此刻這雙大眼睛也在瞪著她，目中也似有些驚奇之色，似乎未想到從車廂裏走出來的竟是個這麼美的小姑娘。

朱淚兒冷笑道：「看你年紀輕輕，怎麼就不學好，什麼事不好做，偏偏要做攔路打劫的強盜。」

這黑衣少年皺了皺眉，也不答話，卻回首道：「你們是否弄錯了。」

站在他身後的七八個黑衣人中，立刻有一人沉聲道：「我親眼瞧見的，絕不會錯。」

黑衣少年那雙閃電般的眼神，立刻又盯在朱淚兒臉上，厲聲道：「你姓胡？」

朱淚兒道：「你才姓胡哩，叫胡說八道。」

黑衣少年又皺了皺眉，轉臉向俞佩玉道：「你既是她的尊長，你為何不說話？」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各位夤夜之中，阻人路途，斃人奔馬，既不問情由，也不說道理，卻教在下又有什麼話好說。」

朱淚兒道：「對了，你莫以為自己有幾斤力氣，就想對我四叔發威，像你這樣的人，我四叔一個巴掌就能將你打到八丈外去。」

黑衣少年忽然仰天大笑起來，大笑道：「小姑娘，你的膽子倒也真不小，普天之下，除了你之外，只怕還再無一人敢像這樣對我說話的。」

朱淚兒道：「哦，如此說來，你的來頭想必也不小了。」

黑衣少年道：「你問問躲在車子裏的胡姥姥，她現在想必已知道我是誰了。」

俞佩玉道：「各位莫非是為胡姥姥而來的。」

黑衣少年驟然頓住笑聲，道：「不錯，你是她的什麼人？」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在下和胡姥姥並沒有什麼關係，各位如果來找她，在下本不該過問，但現在……」

黑衣少年厲聲道：「現在你難道定要過問麼？」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卻不知各位和她有何仇恨。」

黑衣少年忽又大笑起來，道：「你問我們和她有什麼仇恨？很好。」

他霍然轉身，道：「王二哥，你和胡姥姥有何仇恨？」

站在最旁邊的一個黑衣人嘶聲道：「我全家十九口，全都死在她手上，我妻子跪在地上，苦苦求她饒了我那七十歲的母親，她……她……」

說到這裏，這人已是滿面淚流，再也說不下去。

黑衣少年道：「趙大哥，你又和胡姥姥有何仇恨？」

那趙大哥顫聲道：「我堂上雖無老母，但五個孩子……最小的一個還不滿周歲，只為了先師昔年曾經對她有些無禮，她就將我妻子兒女全都殺得乾乾淨淨。」

黑衣少年道：「孫兄你呢？」

這人也不答話，卻用剩下的一條獨臂撕開了身上的衣服，只見他全身肌膚全已焦黑，連面目都難分辨。

黑衣少年厲聲道：「你瞧見了麼，這位孫兄只為了昔年曾經得罪過她的女兒，她就將孫兄綁在柱子上，用烈火烤了三個時辰。」

俞佩玉不忍再看，也不忍再聽，長嘆道：「各位不必再說，在下已明白了。」

黑衣少年道：「這些人為了要尋她復仇，犧牲了六個人的性命，才找出了她的老巢，又埋伏在這附近，等了一年多，今天才總算找到她的人，你不妨想想，這些人會不會只為了你要過問這件事，就放過了她。」

俞佩玉整個人都怔住了，再也說不出一個字來。

論情論理，他都絕不該過問這件事，何況他此刻功力還未完全恢復，就算想過問，也絕不是這黑衣少年的敵手。

但他若任憑這些人將胡姥姥殺死復仇，朱淚兒就必將毒發而死，他委實不知道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黑衣少年道：「我對你說這些話，並不是怕你要伸手管這件事，只不過因為我看你也是條漢子，我要你知道我並不是個不講理的人。」

俞佩玉長嘆道：「若是在下一定要管呢？」

黑衣少年傲然道：「只要你能勝得我一拳半腳，我就放了她。」

俞佩玉霍然飛身而起，道：「好，就是如此。」

朱淚兒大聲道：「且慢，我還要和四叔說幾句話。」

俞佩玉黯然道：「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你不必說了。」

朱淚兒卻拉住他的手，道：「我非說不可，四叔，你過來一會兒好不好。」

俞佩玉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道：「你……」

黑衣少年冷笑道：「你放心，我既已答應了你，你我未分勝負之前，我絕不動胡姥姥一根手指。」

※※※

朱淚兒將俞佩玉拉到一邊，道：「四叔你……你何必為胡姥姥拼命呢？」

俞佩玉默然不語。

朱淚兒道：「我知道四叔是為了我，但這小子既然並不是不講理的人，四叔為什麼不對他說明白，要他再多等一日？」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胡姥姥若知道她一日之後，還是非死不可，又怎肯再救你？何況，這些人也未必就會相信我們的話，又怎肯縱虎歸山，讓胡姥姥回家。」

朱淚兒怔了半晌，垂首道：「四叔你想得實在太周到了，可是我……」

俞佩玉道：「你不必說了，我若想要胡姥姥救你，就只有先救她，這其間已別無選擇的餘地，別的話現在說了也是白說的。」

朱淚兒顫聲道：「可是四叔你……」

俞佩玉一笑道：「你用不著為我擔心，這少年拳力雖猛，也未必就能勝得了我，我現在自覺力氣已恢復多半了。」

他輕輕甩脫朱淚兒的手，大步走了過去。

朱淚兒呆呆地望著他的背影，目光中又是歡喜，又是難受，又是欽服，又是埋怨，又是著急，又是擔心。

她知道俞佩玉若是決定要做一件事時，無論誰也攔不住的，她只望俞佩玉能一戰而勝。

但這傲氣逼人的黑衣少年，卻像是有必勝的把握，他顯然有絕高的武功，極驚人的來歷。

俞佩玉是否能勝得了他呢？

朱淚兒垂下頭，目中不禁又流下淚來。

黑衣少年一直在望著俞佩玉，望著俞佩玉說話的神情，走路的姿態，等到俞佩玉走過來，他忽又問道：「你定要出手？」

俞佩玉道：「勢在必行。」

黑衣少年竟也嘆了口氣，道：「可惜……可惜。」

俞佩玉也一直在留意著他，只見這少年年紀雖不大，但站在那裏，如山巒聳峙，氣度竟似比怒真人更沉穩。

他只是隨隨便便地站著，並沒有擺什麼功架，但全身上下，竟全無絲毫破綻，令人無懈可擊！

俞佩玉暗中將真氣運行了一遍，覺得血液裏已不再有那種麻痹的感覺，他知道迷香的藥力終於已漸漸消失。

可是，一個人在經過兩三天不眠不休的勞苦顛沛後，全身都不免有些懶洋洋的，每個骨節都有些痹痛。

這實在不是一個和人動手打架的好時候，只不過強敵當前，俞佩玉只有勉強打起精神，抱拳道：「請！」

黑衣少年厲聲道：「我出手素不留情，你要小心了。」

喝聲中，兩人腳步交錯，已各各攻出三招。

這三招一發即收，顯然兩人都在試探對方的武功實力，這正是和名家交手時必有的慎重態度。

俞佩玉這才知道這狂傲的少年並未輕敵。

要知俞佩玉固然覺得這少年氣度沉凝，不容輕侮，他自己的風神氣度，又何嘗不是精華內蘊，穩如山嶽。

這兩人雖然都是年紀不大的少年人，但驟一出手，已不同凡俗，隱然已有一派宗主大師的風範。

這時馬車四周，除了原有的那七八個黑衣人外，黑暗中又竄出了十餘人，將他們圍在中間。

這些人目光中都帶著憎惡怨恨之色，神情間卻並不緊張，顯然都對這黑衣少年非常信任，都認定無論他的對手多麼強，他還是必勝無疑。

眨眼間兩人都已攻出十餘招，竟都沒有什麼精采的招式，尤其這黑衣少年，功力雖深厚，出手卻很平凡。

但這些平凡的招式，卻又偏偏和天下任何一家的武功都不相同，武林中獨創一格的武功，本來至少也應該有一些別出心裁的妙著，新的若還不如舊的，那麼他就算創出一萬種新招式又有何用？

可是這少年所用的招式就偏偏不如舊的，既無少林神拳那種氣吞斗牛的功架，也無武當掌法的輕靈飄忽，既不正大，也不奇詭，更不毒辣，有時一看便出，根本連一點用也沒有，就像是一篇庸才寫成的文章，他自己雖苦心經營，別人看了卻覺得索然無味。

朱淚兒倒真還未見過功力如此不凡的人，竟會使出這種見不得人的招式，她不禁又是歡喜。

這少年若非遇著個其蠢如牛的師父，就是自己閉門造車，所以，學的才會是這種三腳貓般的莊稼把式。

她只奇怪俞佩玉此刻為何還不將他和怒真人動手時那種瞬息萬變，奇詭不可萬物的招式使出來。

就憑這少年這種蹩腳身法，俞佩玉只要三兩著攻出，他若能招架得了，閃避得開，那才是怪事。

朱淚兒幾乎忍不住要大叫出來。

「人家既然已說明了手下絕不留情，四叔你又何苦手下留情，難道你還想逗著他玩玩麼？」

卻不知俞佩玉此刻非但一點也沒有好玩的意思，而且還覺得苦不堪言，只差沒有投降認輸而已。

這少年平平凡凡，其蠢如牛，三腳貓般的莊稼把式，在俞佩玉眼中看來，卻是天下無雙的妙著。

只因唯有他知道這些招式的厲害。

這正如和國手對弈，對方隨隨便便一著棋擺下去，別人看來固然很平凡，他自己也覺得對方這著棋沒什麼用。

誰知等他要下棋時，他才發覺對方這一著沒有用的棋，竟已將他所有的退路全都封死，令他動彈不得。

俞佩玉實在也未想到如此平凡的招式，竟會有這麼大的威力，和這種招式一比，天下各門各式的武功簡直都變成了中看不中吃的花拳繡腿，他實在想不出世上有人能破得了這種招式。

一個人和人交手時，所有的出路若都被封死，他就算功力比對方高得多，還是只有聽人宰割。

難怪這少年有必勝的把握，他實已立於不敗之地。

黑衣少年忽然嘆道：「你若遇明師指點，倒也不失為可造之材，只可惜你遇著的是個飯桶。」

俞佩玉突覺熱血上湧，厲聲道：「飯桶只怕倒未必。」

黑衣少年笑道：「你難道還有什麼高招能使得出來麼？」

俞佩玉但覺熱血奔騰，如火沸水，這少年冷冷的兩句話，已將他剩下的每一分潛力都激了出來。

他本來覺得暈暈沉沉的，使出來的招式，神氣力量既不夠，部位分寸也總是差了一截。

何況他腦子裏也是暈暈沉沉，根本就想不出什麼精妙的招式來，甚至連想都懶得去想。

但他身體裏流著的卻是倔強驕傲的血，死也不肯低頭的血，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的血。

此刻他熱血已將他暈暈沉沉的頭腦沖醒，身形半轉，左右雙手各各攻出了一招。

這一招連綿不盡，後著無窮，驟眼望去，他兩隻手似乎在畫著圓圈，圓圈套著圓圈，生生不息，永無斷絕。

黑衣少年似也未想到他招式忽然改變，一滑步退開三尺，竟也不再出手進擊，只是瞪著俞佩玉的招式。

他不再出手，朱淚兒卻反而看出了他武功的厲害。

只見他手不動，肩不搖，不招架，不反擊，但俞佩玉變化萬千的招式，竟沾不著他一片衣袂。

俞佩玉招式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但他腳步輕輕一滑，也不知怎地，就滑入了俞佩玉的招式的空隙中。

朱淚兒明明見到俞佩玉只要手掌再偏幾寸，就可將他擊倒，但也不知怎地，俞佩玉的力量竟似只能到此為止，再也不能變化一分。

瞧了半晌，朱淚兒掌心也不覺沁出了冷汗，暗駭道：「想不到這人的出手雖笨，一雙腳卻是如此靈便。」

她卻也不知道武功的基礎，就在一雙腳上，進擊時無論用多麼厲害的招式，若沒有步法配合，也沒有用，防守時更所以步法為主。

這少年的步法正是獨步江湖，天下無雙。

眨眼間俞佩玉已攻出十餘招，突聽黑衣少年叱道：「住手。」

一聲輕叱未了，他身形已沖天飛起，這一躍之勢，竟高達四丈，俞佩玉縱然不想住手，但也只有住手。

黑衣少年身形凌空，眼睛卻還是盯著俞佩玉，他上升之勢雖急如旗花火箭，下降之勢卻極緩。

由下面望上去，他身形似已停在半空中不動了，這麼高的輕功，朱淚兒也實在連見都未見過。

只聽他沉聲道：「你是江南鳳家的什麼人？」

朱淚兒不等俞佩玉說話，搶著道：「你莫非認得我三叔？」

這句話未說完，黑衣少年已落在她面前，一雙炯炯有光的大眼睛裏，也露出了驚訝之色，道：「你三叔就是鳳三？」

朱淚兒道：「哼，你既然知道他老人家的名頭，說話還敢如此無禮。」

黑衣少年瞧了俞佩玉一眼道：「你叫他四叔，他莫非是……」

朱淚兒道：「四叔自然是三叔的兄弟。」

黑衣少年失聲道：「你真是鳳三的兄弟？」

這句話是問俞佩玉，朱淚兒卻搶著道：「自然是真的。」

黑衣少年盯著俞佩玉瞧了半晌，忽然嘆道：「鳳三的兄弟竟會為胡姥姥賣命，這也就難怪鳳家近年人材如此寥落了。」

朱淚兒忍不住大聲道：「我四叔和你動手，並不是為了胡姥姥，而是為了我。」

黑衣少年又怔了怔，道：「為了你？」

朱淚兒道：「你總該知道胡姥姥下毒的本事天下無雙，無人能及。」

黑衣少年冷笑道：「這種下五門的功夫，何足道哉。」

朱淚兒也冷笑道：「等你中了她的毒時，你就不會說這種話了。」

黑衣少年傲然笑道：「她若想讓我中毒，只怕還要再多生十來個腦袋才行。」

他忽又掩去笑容，盯著朱淚兒道：「你莫非中了她的毒？」

朱淚兒道：「不錯，我們現在正是要押著她回去拿解藥，而死人是不會拿解藥的，所以我們才不肯讓你殺她。」

黑衣少年皺眉道：「既然如此，你為何不早說？」

朱淚兒道：「我們方才說這話，你相信麼？」

黑衣少年默然半晌，緩緩道：「不相信，那時你們若這麼樣說，我必定以為你們是胡姥姥的親戚門人，在用拖延之計，我怎肯縱虎歸山，放你們回去。」

朱淚兒道：「你倒是個老實人。」

黑衣少年道：「何況，我就算相信了你們的話，答應等你們拿到解藥後才出手，你們也拿不到解藥的，只因胡姥姥若是知道自己一拿出解藥就得死，又怎肯將解藥拿給你？」

朱淚兒道：「不錯，所以我四叔才非和你動手不可，只因他早已算準，若想要胡姥姥救我，只有先救胡姥姥的命。」

黑衣少年目光緩緩移向俞佩玉，道：「你為了要救她，倒確費了不少苦心。」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你若是我，你也會這樣做的。」

黑衣少年厲聲道：「但你可知道已有多少人死在胡姥姥手上，你可知道她若不死，以後還會有多少人要被她害死，你為了要救她的生命，就可將別人的生命都置之不顧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這點我也早已想過了。」

黑衣少年目光閃動，道：「你難道想等胡姥姥拿出解藥後，再將她交給我們。」

俞佩玉閉口不語。

他的心意正是如此，但卻絕不能說明，只因胡姥姥若知道他有這意思，也就萬萬不會救朱淚兒了。

黑衣少年緩緩道：「但你就算有此心意，此刻你還是要先將我們擊退的，是麼？」

俞佩玉還是閉口不語，卻已無異默認了。

黑衣少年道：「如此說來，你無論如何，都要和我決一死戰的了。」

俞佩玉長長吐出口氣，道：「正是如此。」

黑衣少年道：「但你現在總該知道，你至少在目前還不是我的敵手，你若想將我擊退，我說不定就首先殺了你。」

俞佩玉道：「縱然如此，也是勢在必戰，別無選擇的餘地。」

黑衣少年道：「你將別人的生命看得那麼重，為何將自己的生命看得如此輕賤？」

俞佩玉淡淡道：「我只知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對於生死之事，倒還並不十分在意。」

黑衣少年忽然仰天大笑道：「好，說得好！這『有所不為，有所必為』八個字，我已有許久都未聽過了，今日驟然得聞，不覺神氣一爽。」

笑聲中，他已大步向那馬車走了過去。

俞佩玉橫身擋住了他的去路，沉聲道：「你此刻要去取她性命，還是只有先殺了我。」

黑衣少年笑道：「我現在只不過去問她，拿解藥而已。」

俞佩玉怔了怔，道：「她怎肯將解藥拿出來給你？」

黑衣少年面上又現出了傲色，笑道：「別人不能令她交出來，我卻有法子。」

俞佩玉忍不住道：「你有什麼法子？」

黑衣少年道：「你不相信？」

俞佩玉還未說話，他已接著道：「我若不能令她拿出解藥來，就將腦袋給你。」

只見他腳步一滑，已自俞佩玉身旁滑了過去。

馬車中寂無聲息，胡姥姥似已嚇得連氣都不敢喘，這少年究竟是什麼人？能令胡姥姥如此懼怕？

他又是否能令胡姥姥交出解藥來？

只見他一手拉開了車門，道：「你……」

這「你」字剛出口，他就怔在那裏，連話都說不出了。

※※※

月光斜斜照入車廂，將車裏的絲墊照得閃閃發光。

胡姥姥就仰面倒在這發光的絲墊上，七竅中都流出了烏黑的血，使她的面目看來更猙獰可怕。

但她的嘴角卻還帶著一絲惡毒的獰笑，像是在說：「你拿不到解藥的，任何人都無法令我拿出解藥來了，我死了，朱淚兒也只有賠著我死。」

俞佩玉全身的熱血已驟然凍結，臉上卻有一粒粒冷汗沁出－－好狠毒的人，臨死時竟還要害人。

黑衣少年忽然回首，道：「你中的毒，除了她的解藥外，就真的別無他法可解麼？」

朱淚兒目光茫然，似乎根本沒聽見他說的話。

俞佩玉滿面俱是沉痛之色，黯然道：「縱然還有別的藥可解，只怕也來不及了。」

黑衣少年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曙色一露，她的毒便要發作。」

黑衣少年嗄聲道：「現在離天亮還有多少個時辰？」

俞佩玉沒有答話，四旁的黑衣人中卻有人道：「此刻子時才過，離天亮至少還有三個時辰。」

黑衣少年呆了半晌，喃喃道：「三個時辰，三個時辰。」

俞佩玉霍然轉身，嘶聲道：「現在各位的仇已報了，各位若還覺得不夠，不妨來戮她的屍，那才顯得各位真是有仇必報的大丈夫。」

他心情激動，不能自制，不免要將滿腔悲憤發洩出來。

四面的黑衣人俱都垂下了頭，他們本都是善良的人，為了復仇時，雖然會變得很殘忍，很兇惡，但現在心裏反而替俞佩玉難受起來，十餘人同時向那黑衣少年躬身一禮，然後就悄然沒入黑暗中。

俞佩玉也不禁垂下頭，似有熱淚將奪眶而出。

朱淚兒忽然撲入俞佩玉懷裏，放聲痛哭著道：「四叔，我對不起你，我……」

俞佩玉淒然道：「你有什麼對不起我？只有……只有我對不起你。」

朱淚兒道：「四叔，你不知道我……」

俞佩玉忽然道：「你不必再叫我四叔了。」

朱淚兒身子一震，道：「為什麼？」

俞佩玉慘然笑道：「我實在比你大不了許多，你本該叫我兄長的，你不是一直都不願做我的侄女，一直都希望做我的妹妹麼？」

朱淚兒霍然抬起頭來，痴痴地瞧著俞佩玉，也不知是驚是喜？淚眼中雖露出一絲狂喜之色，但瞬即又變得更悲哀。

俞佩玉望著她那月光照得比鮮花更燦爛的面靨，望著她夢一般朦朧的眼波，心裏也是悲不自勝。

他在心裏痛責著自己。

「我明明知道她的心意，為什麼要等到現在才答應她，現在，她的生命已只剩下三個時辰，她這短促的一生，可說從來也沒有快樂過，我為什麼不肯早些答應她，讓她也能多開心些時候。」

黑衣少年似乎嘆了口氣，扭轉頭不去瞧他們，他目光又轉入車廂中，這才發現車廂裏的木壁上有幾行字。

這是胡姥姥用她那鳥爪般的指甲劃上去的，字跡自然不會十分清楚，但依稀仍可分辨出寫的是：

「後有天吃，前是天狼，

天下茫茫，無處可藏，

一死解脫，爾莫心慌，

歸我骸骨，贈爾……」

朱淚兒將這四行字讀了兩遍，忍不住道：「天狼？誰是天狼？」

黑衣少年道：「我就是天狼。」

朱淚兒瞟了他一眼，道：「好好一個人，為什麼要起如此兇惡的名字。」

黑衣少年道：「這名字並不兇惡，只不過是顆大星而已。」

朱淚兒道：「大星？」

黑衣少年傲然道：「史記天官書上說，「參東有大星曰狼」，這顆星肉眼是看不到的，因為它總是隨著太陽出沒。」

朱淚兒皺眉道：「除此之外，你難道就沒有別的名字了麼？」

黑衣少年道：「還有個名字，叫海東青。」

朱淚兒道：「海東青？這豈非是一種鷹的名字，和『天狼』又有什麼關係？」

海東青緩緩道：「鷹，豈非就正是天上的狼。」

朱淚兒嘆道：「這兩種東西的確都是又殘酷，又兇狠，若說狼是野獸中的強盜，飛禽中的強盜就是鷹。」

海東青冷冷道：「動物中最矯健的也是狼，正如飛禽中最矯健的就是鷹一樣。」

朱淚兒上下瞟了他兩眼，道：「胡姥姥拿你和天吃星相提並論，你和那怪物莫非是兄弟不成？但他又白又胖，你為什麼偏偏又黑又瘦呢？」

海東青沉著臉不說話。

朱淚兒道：「你若是天上的狼，你那兄弟只怕就是天上的豬了。」

海東青皺了皺眉，還是忍著沒有開口。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還想再氣氣他折折他的傲氣，突聽「嘶」的一聲，俞佩玉忽然將車墊上的緞子撕了下來。

只聽俞佩玉道：「胡姥姥還未將最後一句話寫完，毒已發作，那麼她還未寫出來的兩個字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若將她骸骨送回家，她便以何物相贈。」

海東青眼睛一亮，道：「解藥？」

俞佩玉道：「不錯，她在那『爾』字下面還寫了兩筆，似乎是個『秘』字，我想她本要寫的必定是『歸我骸骨，贈爾秘方』，這樣讀起來，不但語氣相貫，而且還十分順嘴押韻。」

海東青道：「所以你現在就想將她的屍身送回去。」

俞佩玉道：「但望兄台能將她的住處示知，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海東青默然半晌，道：「她住的地方就在附近不遠，兩個時辰內就可趕到，只不過，你怎知這不是她的圈套？」

朱淚兒道：「不錯，她這一定是想將我們騙到她家裏去，再來害我們，你想，她的門人子弟若認為是我們將她害死的，又怎肯將解藥拿出來。」

俞佩玉嘆道：「但這已是我們最後的機會，無論如何，也不能將它放過，就算明知這是圈套，我也要闖一闖的。」

朱淚兒垂首道：「可是……可是我寧願死，也不能讓你再去冒這麼大的危險。」

俞佩玉柔聲道：「你想，中毒的若是我，你會不會這麼樣做呢？」

朱淚兒流淚著道：「可是我……我實在……」

海東青忽然大聲說道：「既然如此，我就陪你們走一趟，有我陪你們去，縱有危險，也必可對付得了……」

朱淚兒揉了揉眼睛，大聲道：「用不著，沒有你去，我們也可以對付得了的。」

海東青也不理她，忽然撮口輕哨一聲，道旁的林木中，就奔出一匹馬來，全身油光水滑，顯然也是匹千里良駒。

俞佩玉道：「兄台若肯將此馬暫借半日，在下已是感激不盡，實在不敢再勞動兄台的大駕。」

海東青淡淡道：「此事因我而起，她若毒發不治，我也於心難安，何況，我既說過要去，那就是非去不可的了。」

朱淚兒撇了撇嘴，冷笑道：「好了不起，好神氣，但在我眼裏看來，你卻只不過是個……」

俞佩玉不等她說出後面兩個字，立刻輕叱道：「淚兒，不可如此說話，海兄對你本是一番好意。」

朱淚兒忽又笑了，道：「我也知道他並沒有什麼惡意，可是他說話的那副腔調，卻實在叫人聽了要氣破肚子。」

※※※

朱淚兒騎在馬上，俞佩玉和海東青一旁相隨，此時萬籟無聲，兩人施展輕功，也不怕驚動別人。

走了段路，朱淚兒忍不住問道：「胡姥姥家裏到底還有些什麼人呀？」

海東青道：「她有個母親。」

朱淚兒訝然道：「這老太婆已老掉了牙，她母親居然還沒有死，這倒真是件怪事。」

海東青道：「除了她母親和丈夫之外，她家裏就……」

他話還沒有說完，朱淚兒已失聲道：「你說什麼？她的丈夫？」

海東青道：「不錯。」

朱淚兒驚笑道：「這老妖怪居然還有個丈夫？」

海東青道：「大多數女人都有丈夫的，這並沒有什麼奇怪。」

朱淚兒道：「但江湖中人為什麼都不知道她的丈夫是誰呢？」

海東青道：「江湖中本都是些孤陋寡聞之輩。」

朱淚兒嘟起嘴，過了半晌，忍不住又問道：「她丈夫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

海東青道：「你見到他時，就會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了。」

朱淚兒道：「你說話難道非要這麼樣氣人不可？」

海東青冷冷道：「我生來就是這麼樣說話的，你若不願聽，就不必問我。」

朱淚兒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

又走了段路，突聽海東青道：「我看你這幾天必定勞累過度，這屍身還是讓我一個人來抬吧。」

原來他們已拆開了車廂，以車廂的木板抬著胡姥姥的屍身，上面還覆著緞子，這分量雖不重，但俞佩玉縱然勉力支持，腳步也已漸漸趕不及那還未全力而馳的奔馬，只好向海東青歉然一笑，將擔子全交給他。

朱淚兒忍不住又道：「你為什麼不將她的屍身綁在馬上呢？」

海東青冷冷道：「她無論是死是活，都不夠資格坐我這匹馬。」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可是你現在卻在抬著她，難道你將自己看得還不如這匹馬麼？」

她以為海東青這次一定要被她問得面紅耳赤，答不出話來。

誰知海東青卻只是淡淡一笑，道：「這匹馬已是我的朋友，我自己受些委屈倒沒關係，卻不能委屈了朋友。」

朱淚兒怔了怔，苦笑道：「你真是個怪人。」

只見海東青平舉雙手，托著胡姥姥的屍身，非但手伸得筆直，而且肩頭紋風不動，腳下也仍是輕飄飄。

朱淚兒至今還未見過第二個人有如此精純的功夫，一心想試探試探他的來歷，又忍不住問道：「你是不是也和胡姥姥有很深的仇恨？」

海東青道：「嗯。」

朱淚兒道：「你和她有什麼仇恨？」

海東青道：「這是我的事，和你無關。」

朱淚兒忍住氣道：「你難道不能說來聽聽麼？」

海東青道：「不能。」

這回答當真是又乾脆，又簡單。

朱淚兒氣得怔了半晌，反而笑了起來，道：「你這人至少有一點好處……」

她故意頓住了話頭，故意不將那是什麼好處說出來，誰知海東青非但不問，根本就像是沒聽見。

朱淚兒咬了咬牙，道：「你的好處就是會自鳴不凡，自作聰明，自我陶醉，自以為是。」

海東青冷冷道：「我還有樣好處……」

他也故意頓住話頭，故意不說下去。

朱淚兒暗道：「你要我問你，我也偏偏不問，看你說不說下去。」

誰知海東青偏偏就不說下去，竟生像已忘了自己方才還有句話未說完似的，朱淚兒等了半天，還是憋不住了，狠狠道：「你還有什麼好處？」

海東青道：「我還有樣好處，就是從來不和小孩子一般見識。」

# 第二六章 望花樓頭

朱淚兒簡直要氣瘋了，這人竟在俞佩玉面前說她是小孩子，這實在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怎奈她一時間偏偏又找不出話來還擊。

而俞佩玉卻希望她再說下去，他只希望她此刻能忘卻了自己的不幸，也希望她能忘卻了他。

他忽然發覺海東青雖然又驕傲，又無禮，說起話來更不饒人，可是對女孩子卻有一種尖銳的魅力。

他望了望朱淚兒，又望了望海東青，心裏忽然有了種秘密的願望，只要朱淚兒這次能死裏逃生，他就不相信這兩人能不被對方吸引－－他自然也認為這眼睛大大的小伙子是非常可靠的。

突聽海東青道：「你上不上得去？」

俞佩玉這才回過神來，道：「上得去哪裏？」

海東青道：「那城牆。」

只見前面一道城牆甚是雄偉，顯見這城市必定十分繁榮，只不過此刻夜深人靜，城門早已關閉了。

俞佩玉道：「胡姥姥難道住在這城裏？」

海東青道：「你想不到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看她的行事，她這一生中結下的仇人必定不少，我本以為她的住處必定十分偏僻隱秘，想不到她卻住在如此繁華熱鬧之處。」

海東青道：「她住在這裏，正是要別人想不到。」

朱淚兒忍不住道：「你放心，這城牆就算再高一倍，我們也上得去的，只有你這位四條腿的朋友，恐怕……」

海東青冷冷道：「你用不著擔心它，只要你上得去，它也上得去的。」

朱淚兒冷笑道：「好，這話是你說的，我們要看看它有什麼方法能上得了這城牆，難道它還會忽然生出一對翅膀來不成？」

她嘴裏說著話，已站到馬鞍上，眼珠子一轉，又跳了下來，拉著俞佩玉的手，嫣然道：「我的頭有些發暈，你拉我一把好嗎？」

她嘴裏雖這麼說，其實，她卻是生怕俞佩玉氣力不濟，想在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俞佩玉拍了拍她的手，柔聲道：「別人都以為你又刁蠻，又調皮，其實你卻是個最懂得體貼別人，最溫柔，最善良的女孩子。」

朱淚兒只覺臉上一熱，全身都充滿了溫暖之意，可是她卻不知道俞佩玉這話並不是說給她聽的。

只聽衣袂帶風聲如離弦急箭，海東青已掠上城牆，一雙手還是伸得筆直，托著胡姥姥的屍體。

朱淚兒撇了撇嘴，冷笑道：「你瞧他這分狂勁，隨時隨地，都想將他的功夫賣弄賣弄，就像是個剛發了橫財的鄉巴佬，恨不得將全副家當都貼在臉上。」

俞佩玉微笑道：「年輕人學了一身如此驚人的功夫，就算驕傲些也是應該的，何況，驕傲的人就一定很靠得住，因為他絕不會做讓自己丟人的事。」

朱淚兒道：「可是你年紀也不大，功夫也不錯，你為什麼一點也不驕傲呢？」

俞佩玉道：「因為……因為我實在比不上他。」

朱淚兒柔聲道：「誰說你比不上他？在我眼裏看來，十個海東青也比不上你。」

她不讓俞佩玉再說話，拉著俞佩玉躍上城頭。

這時天下太平已久，守城的巡卒早就學會了偷懶，放眼望去，城裏亦是燈火寥落，整個城市都已入了睡鄉。

朱淚兒瞟了海東青一眼，道：「你的朋友呢？它怎麼還不上來？」

海東青忽然一笑，道：「你幾時見過會輕功的馬？」

朱淚兒怔了怔，道：「但你方才不是說它能上來麼？」

海東青淡淡道：「我那話只是哄小孩子的。」

朱淚兒簡直快被氣死了，但還是不能反擊，只因她若一反擊，就無異承認自己是小孩子了。

她總算第一次遇見了對頭剋星。

※※※

在月光下看來，一重重屋脊就像是鋪滿了白銀似的，遠處偶爾有更鼓聲傳來，卻更襯托出天地的靜寂。

但轉過幾條街後，前面竟漸漸有了人聲，只聽有人在喊車喚馬，有人在送客，有人在說著醉話。

一個少女的聲音銀鈴般嬌笑著道：「鄒大少、張三少，明天千萬要早些過來呀，我自己下廚房燒幾樣拿手小菜，等你們來吃飯。」

一個男人的聲音大笑道：「好好好，只要老鄒家裏那母夜叉不發威，我們一定來。」

又有個老太婆的聲音笑道：「最好將錢大少也找來，我們文文想他已快想瘋了。」

另一個男人吃吃笑道：「你們文文想的只怕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銀子吧。」

那老太婆就道：「哎喲，鄒大少，你可千萬莫要冤枉好人，我們家的姑娘對別人雖然是假情假意，但對你們三位，可真是恨不得將心窩都掏了出來。」

張三少道：「香香，你對我真是和別人不同麼？」

那香香就撒嬌道：「你還要我怎麼樣，真要我把心挖出來給你看麼？」

於是張三少、鄒大少又是一陣肉麻當有趣的大笑，馬車才總算走了，過了半晌，就聽得那老太婆罵道：「這兩個小子每天花不了幾文，就一定想連本帶利都撈回去，不折騰到深更半夜，死也不肯走。」

那香香也啐道：「那小子明天若不送一對金鐲子，我要是不給他一點好顏色看才怪。」

※※※

朱淚兒聽得眼睛都直了，道：「這些人是幹什麼的呀。」

海東青道：「你不知道麼？除了幹強盜外，這就是世上最不花本錢的買賣。」

朱淚兒還想再問，忽然想通了，紅著臉啐道：「你……你為什麼將我們帶到這種鬼地方來？」

海東青道：「我不將你們帶到這裏來，卻叫我將你們帶到哪裏去？」

俞佩玉吃了一驚，道：「難道這裏就是胡姥姥的……的家？」

海東青道：「你想不到麼？」

俞佩玉怔了半晌，苦笑道：「不錯，她這樣做，就是要別人想不到，無論有多少人要找她報仇，都絕不會有一人想到她會在這裏開妓院的。」

海東青道：「而且無論誰一進了妓院，骨頭就輕了一半，三杯酒下肚後，在相好的姑娘面前，更沒有人能守得住秘密的，所以江湖中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瞞不過胡姥姥的耳目。」

朱淚兒冷笑道：「你對這種事倒知道得真不少，想必也是經驗豐富得很了。」

海東青淡淡道：「不錯，我經驗本就豐富得很，單只這『望花樓』，就有我七八個相好，方才那香香就是其中之一。」

朱淚兒撇了撇嘴，還想說什麼，俞佩玉又搶著道：「海兄若不時常到這裏來，又怎能探出這就是胡姥姥的老巢。」

說話間，他們已轉過街角，只見前面一扇朱紅色的大門前，懸著兩盞燈籠，上面還寫著「望花樓」三個字。

此刻正有兩個青衣短褂的漢子，在門前打掃，還有身穿水綠色緞子長袍的人，負手站在石階上，望著燈籠道：「這上面有些地方已被燻黑，明天該換兩盞新的了。」

他似已覺出有人走過來，忽然轉過頭。

燈光下，只見這人年紀雖已有四十左右，但看來仍是風采翩翩，不但頭髮梳得很光亮，鬍子也修剪得整齊，衣服更穿得很合適，看來就像是個養尊處優，又喜歡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

這種人竟會站在妓院門口的石階上，還像是在以妓院裏的龜公自居，倒也真是件怪事。

海東青剛走過去，那兩個青衣漢子已迎了上來。

兩人打躬作揖，賠笑道：「這不是海大少麼？你老已有兩個多月沒來了，今天是什麼好風將你老吹來的，可是為什麼來得這麼晚哩。」

另一人笑道：「幸好香香姑娘還沒睡，她好像早已知道海大少會來的，從天還沒黑的時候就坐在屋子等著了，什麼客人都不見。」

海東青也不理他們，只是瞪大了眼睛望著那綠衫人。

那人只有抱拳一揖，也賠著笑道：「小店雖已打烊，但大少既是常客，就……」

海東青打斷了他的話，冷冷道：「你就是這裏的主人？」

綠衫人笑道：「不敢。」

海東青道：「我怎麼沒有見過你？」

綠衫人笑道：「在下這樣俗人，若是常在客人面前走動，豈非打擾了各位的清興。」

海東青冷冷道：「不錯，到這裏來的人，本都是來找女人的，見到男人的確胃口倒盡，可是你只怕並不是為了怕掃別人的興才躲起來吧。」

綠衫人本來滿臉俱是笑容，越聽越覺得話不對頭，臉上的笑容已漸漸僵住了，轉身就想一走了之。

海東青道：「站住。」

綠衫人乾笑道：「在下這就去叫香香出來，大少你……」

海東青道：「你用不著叫香香出來，我是來找你的。」

綠衫人怔了怔，道：「找我？」

海東青道：「你雖不認得我，我卻認得你。」

綠衫人的臉上已變了顏色，強笑道：「莫非是這裏的姑娘開罪了大少，大少想要在下去管教管教她們。」

海東青道：「你們這裏倒的確有個人得罪了我。」

綠衫人道：「誰？是香香？」

海東青道：「不是。」

綠衫人道：「是蘇小小？」

海東青道：「不是『小小』，是『老老』。」

綠衫人臉色又變了變，咯咯笑道：「大少可真會說笑。」

朱淚兒也走了過來，皺眉道：「你何必跟這種人囉嗦，還是叫他去將胡姥姥的老公找出來吧。」

海東青道：「你可知道此人是誰？」

朱淚兒吃了一驚，失聲道：「難道他就是胡姥姥的老公？」

※※※

那已老得掉了牙的老怪物，竟和這風度翩翩的花花公子是夫妻，朱淚兒實在連做夢都想不到。

只聽海東青道：「你可知道他為何總是躲著不敢見人？」

朱淚兒道：「不知道。」

海東青道：「只因他昔日在江湖中本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如今卻做了開妓院的龜公，若讓江湖朋友知道，豈非連他祖宗八代的人都被他丟光了。」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道：「他以前在江湖中也很有名麼？」

海東青道：「倒也可算小有名氣。」

朱淚兒道：「他叫什麼名字？」

海東青道：「他就是黃山『萬木山莊』的少主人，江湖中人稱『如花劍客』的徐若羽。」

朱淚兒失笑道：「如花劍客，這名字倒真不錯，只可惜這一朵鮮花卻插到牛糞上了，竟娶了個又老又醜的老怪物做老婆。」

海東青道：「你難道未見到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嫁給老頭子麼？」

朱淚兒道：「但那不同……」

海東青淡淡道：「那也沒什麼不同，小姑娘嫁給老頭子，貪圖的是老頭子的家財，他娶胡姥姥做老婆，貪圖的卻是胡姥姥的功夫。」

只見那徐若羽聽得面上陣青陣白，朱淚兒知道他若不翻臉動手，也難免要被氣得半死。

誰知過了半晌，他面上竟反而露出了笑容，微笑道：「各位既然是來找在下的，為何不請進去坐坐呢？」

海東青冷笑道：「你不請我進去，我也要進去的。」

那兩個掃地的青衣漢子，聽得眼睛都發了直，早已想溜之大吉，誰知海東青忽然轉過身，將手裏托的東西交給他們，道：「抬進去。」

這兩人不敢伸手去接，又不敢不接，只覺兩隻手有些發軟，剛抬過來，就險些掉在地上。

海東青一伸手就托住了，厲聲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

青衣漢子道：「不……不知道。」

海東青還未說話，朱淚兒忽然笑道：「這樣東西可真是無價之寶，你們若是摔壞了，就真的要倒霉了。」

那青衣漢子眨了眨眼睛，道：「這莫非是大少來送給香香姑娘的纏頭麼？」

朱淚兒道：「不錯，這的確是我們專程送來的禮，但卻並不是送給香香的，而是送給臭臭的。」

那青衣漢子怔了怔，賠笑道：「小人倒還未聽說過這裏有位臭臭姑娘。」

朱淚兒咯咯笑道：「一朵鮮花已插到牛糞上，那還不夠臭麼？」

青衣漢子再也不敢答腔了，抬起木板，就往裏走，兩人頭上的汗珠子已不停地在往下流。

徐若羽卻還是面帶微笑，躬身揖客，只不過眼珠子一直在滴溜溜轉個不停，無論誰的一舉一動，都休想逃得過他這雙眼睛。

他們穿過前面兩重院落，還不覺得這「望花樓」和別的妓院有什麼不同，這兩重院子顯然只是招待普通客人的。

但一走入後面的大花園，他們才知道這地方實在是個銷金窟，此刻雖然已是深秋，但園子裏仍是百花如錦。

醉人的花香中，更夾雜著一陣又甜又膩的脂粉香，小橋流水、山石亭台間，掩映著十幾座精雅的小樓。

這時小樓上珠簾已垂，燈火已黯，但仍不時傳出一兩聲令人銷魂的巧笑和呻吟－－巧笑雖銷魂，呻吟卻更令人心旌搖盪，不能自主，難怪有些人只求一夕入幕，縱然傾家蕩產，也在所不惜了。

朱淚兒瞟了海東青一眼，道：「這些小樓上住的，只怕就是你那些老朋友吧。」

海東青道：「哼。」

朱淚兒道：「現在她們生病了，你為何不去瞧瞧她們？」

海東青也不禁怔了一怔，道：「生病？」

朱淚兒道：「若沒有生病，為什麼要呻吟呢？」

海東青再也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

朱淚兒瞪眼道：「你笑什麼？這有什麼好笑的？」

海東青望了她一眼，也不知怎的，竟再也笑不出了。

這聰明而美麗的女孩子，雖然已在苦難中成長，但她的心，卻仍天真得像孩子，純潔得像白紙。

她懂得的事，有時雖然比一個飽經世故的人還多，但有時卻還比不上一個和她差不多年齡的孩子。

俞佩玉心裏又何嘗不在暗暗嘆息。

朱淚兒見到他們的神情，也知道自己說錯了，但卻不能問出來，只有嘟著嘴，在心裏生悶氣。

她心裏只比俞佩玉更難受。

徐若羽忽然微微一笑，道：「這裏的確有幾人生了病，在下一定會將姑娘的好意轉告她們。」

朱淚兒大聲道：「我也沒什麼好意，你也用不著來做好人，你以為我不知道她們沒生病麼？」

她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卻不覺對徐若羽有些感激，只覺這人就算是為了武功才娶胡姥姥的，也情有可原了。

花園的角落上，還有道月牙門。

穿過這道門，就到了一重更清雅的小園，小園中也有座小樓，樓上卻是燈火明亮，顯見正是此間主人的居處。

到了這裏，那兩個青衣漢子就想將抬著的東西放下來了，但他們剛彎下腰，海東青就瞪著眼道：「叫你們抬進去，你們為何不抬進去？」

青衣漢子吃吃道：「這……這裏是太夫人住的地方，小人們不敢妄人。」

徐若羽含笑拍了拍他們肩頭，道：「抬進去吧，沒關係。」

青衣漢子擦了擦汗，只有硬著頭皮往裏走。

俞佩玉忽然長長嘆了口氣，道：「閣下好辣的手。」

徐若羽臉上笑容僵了僵，勉強笑道：「閣下好厲害的眼力。」

俞佩玉不再答話，卻問那兩個青衣漢子道：「你們家裏還有些什麼人？」

青衣漢子剛將東西放到桌子上，一人賠笑道：「于三還是個光棍，小人卻娶了個老婆。」

俞佩玉嘆道：「你快快回家去和她話別吧，再遲只怕就來不及了。」

那漢子大吃一驚，失聲道：「話別……小……小人還……還不死哩。」

俞佩玉黯然道：「你既然知道了他的秘密，還想活麼？」

那人瞧了徐若羽一眼，大駭道：「這是什麼意思？」

俞佩玉嘆道：「解開衣服，看看方才被他拍過的地方，你們就知道是什麼意思了。」

話未說完，兩人已七手八腳撕開了衣裳。

徐若羽方才輕輕一拍，竟已在他們肩頭上，印下了個淡青色的手印，手印的中央，還有個針孔般的小洞。

小洞中本來有一絲絲鮮血沁出，此刻血色已變成黑的，遠遠就可以嗅出有一股死魚般的腥臭之氣。

兩人只瞧了一眼，臉上已變成死灰色。

俞佩玉道：「他伸手一拍時，我已看到他手指間夾著根針，針紮在你們身上，你們竟絲毫不覺痛，顯見針上必有劇毒。」

海東青目中不禁又露出一絲欣賞之意，無論如何，俞佩玉的沉著與仔細，的確是他也自愧不如的。

那兩條青衣漢子已仆地拜倒，哀呼饒命。

徐若羽卻向俞佩玉微微一笑，道：「這位兄台的眼力，的確令人佩服，只可惜兄台卻還是說錯了一件事。」

俞佩玉道：「哦？」

徐若羽悠然道：「在下此刻就算放他們回去，他們也走不出這院子了。」

青衣漢子狂呼著掙扎爬起，奔出，跌倒，再爬起，又跌倒，奔出門外後，就再也沒有聲音。

徐若羽柔聲道：「你們放心去吧，我一定會好生替你們料理後事的。」

他隨手掩起了門戶，轉身笑道：「各位請坐。」

這句話雖然是句很普通的客氣話，但由一個剛要了兩個人性命的人嘴裏說出來，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

朱淚兒一直在瞪著他，此刻才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你和胡姥姥真是天生的一對了。」

徐若羽微笑道：「在下和她夫妻多年，她的本事，在下多多少少總該學會幾分的。」

朱淚兒幾乎不相信這句話竟是從他嘴裏說出來的，又忍不住嘆道：「若論臉皮之厚，她只怕還該向你學學才是。」

徐若羽道：「姑娘過獎了。」

朱淚兒道：「可是你若真要滅口，只殺他們兩個人是不夠的，還應該將我們三個也殺了才對。」

這次徐若羽沒說什麼，海東青卻冷冷道：「他既已讓我們走進這裏，你以為他還會讓我們活著出去麼？」

朱淚兒道：「哦！原來他本來就有這意思的。」

海東青冷笑道：「只可惜他還沒有這本事。」

徐若羽只是含笑聽著，也不插嘴。

海東青忽然回頭瞪著他，道：「你可知道我們替你送來的是什麼？」

徐若羽微笑道：「若是在下猜得不錯，這只怕是內人的屍身。」

這句話居然也是從他自己嘴裏說出來的，他居然還是面不改色，若無其事，簡直連眼睛都沒有眨一眨。

朱淚兒反倒吃了一驚，失聲道：「你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徐若羽道：「上得山多終遇虎，內人這一生實在結仇太多，在下早已算定，她遲早總會有這麼樣一天的。」

朱淚兒道：「你……你不難受？」

徐若羽又笑了笑，道：「各位既然明知在下是為了武功才和她成親，在下此刻若是作出悲痛之態，豈非反而要令各位見笑。」

朱淚兒道：「如此說來，我們這反而像是幫了你的忙了，是麼？」

徐若羽微笑不答，似已默認。

朱淚兒道：「你為了學武才娶她做老婆，也就罷了，等你不願意再待下去時，也可一走了之，你為什麼定要她死？」

她語聲忽然嘶啞起來，話未說完，人已向徐若羽撲了過去，出手三招，竟無一不是致命的殺手。

徐若羽也不覺一驚，翻身滑出數尺，訝然道：「姑娘怎地反替她打起抱不平來了。」

朱淚兒怒喝道：「像你這樣無情無義的人，人人得而誅之。」

她怒喝著又想衝過去，已被俞佩玉緊緊拉住了她的手。

海東青卻不知道她只是為了想起自己母親的悲慘遭遇，就不免對天下的負心人都恨之入骨。

見到朱淚兒還想掙脫俞佩玉的手，海東青也攔住了她，皺眉道：「解藥，你莫非忘了麼？」

朱淚兒嘶聲道：「我寧可被毒死，也要宰了他。」

突聽樓板響動，一人大聲道：「又有誰中了我那死丫頭的毒，快讓我來瞧瞧。」

年高輩尊的胡姥姥，到了這人嘴裏，竟變成「丫頭」了，大家雖還未見到此人，已猜出她必是胡姥姥的母親。

只聽一陣「叮咚」聲響，一個端莊慈藹，富富態態的老太婆，左手數著串佛珠，右手拄著根龍頭拐杖，被兩個丫鬟扶了下來，頭髮雖已全白，滿嘴牙齒卻連一粒都沒有脫落，竟似比胡姥姥還年輕得多，而且看來就像是位福泰雙全的誥命夫人，哪裏像是胡姥姥這種人的母親？

就連朱淚兒都不禁看呆了。

徐若羽立刻恭恭敬敬迎了上來，低低說了幾句話。

胡太夫人滿頭白髮都顫抖起來，道：「就……就在那邊桌上麼？」

徐若羽道：「是。」

胡老夫人顫聲道：「死得好，死得好，我不知跟她說過多少次，叫她莫要害人，我就知道她害人不成，總會害了自己的。」

她嘴裏雖這麼說，眼淚已不禁流了下來，頓著拐杖道：「快抬出去埋了，埋得越遠越好，我只當沒有這個女兒，你們以後誰也不許在我面前提起她。」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胡姥姥的母親竟是如此深明大義的人，他雖然對胡姥姥恨之入骨，此刻心裏倒有些難受起來。

只見這老太婆閉著眼喘息了半晌，緩緩道：「是哪一位中了毒？」

徐若羽道：「就是那位姑娘。」

胡太夫人張開眼瞧了瞧朱淚兒，長嘆道：「天見可憐，這麼標緻可愛的小姑娘，她竟也忍心下得了手……羽兒，你還不快去瞧瞧人家中的是什麼毒？」

徐若羽剛想走過去，朱淚兒已大聲道：「用不著你來瞧，我中的就是她指甲裏的毒。」

胡太夫人失聲道：「你身上難道被她抓傷了麼？」

朱淚兒道：「嗯。」

胡太夫人道：「傷在什麼地方？」

朱淚兒道：「手上。」

胡太夫人眉已皺了起來，道：「她是什麼時候傷了你的？」

朱淚兒道：「天一亮，就是整整三天了。」

胡太夫人望了望窗外天色，長長嘆了口氣，道：「天保佑你，你總算沒有來遲。」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此刻還有救？」

胡太夫人柔聲道：「這麼可愛的小姑娘，老天也捨不得讓她死的，你只管放心吧。」

俞佩玉這才鬆了口氣，幾天來的種種艱辛和痛苦，到這時總算有了代價，但幾天來的疲乏勞累，到了這時，也似要一齊發作。

他只覺全身脫力，幾乎就要倒了下去，卻仍勉強說道：「太夫人雖然如此通達，但有件事在下還是不得不說的。」

胡太夫人道：「什麼事？」

俞佩玉道：「胡姥姥之死，並非別人所傷，而是她自覺已絕望，那塊木板上還留有她的遺言，也曾提及解藥之事。」

胡太夫人長嘆一聲，黯然道：「若非如此，你以為我就忍心不救這位小姑娘了麼？」

俞佩玉也長嘆道：「無論如何，太夫人相救之情，在下等必不敢忘。」

胡太夫人道：「你們看來都累了，坐著歇歇吧，我這就去將解藥拿來。」

她嘴裏說著話，人已蹣跚而出，扶著她進來的兩個小丫頭方才已抬著胡姥姥的屍身走了出去。

徐若羽就搶先兩步，去扶著她。

俞佩玉還想說什麼，卻已不支而倒，跌在椅子上。

海東青道：「你放心，不出片刻，她就會將解藥拿來的。」

朱淚兒撇了撇嘴，道：「她若是偏偏不拿來呢？」

海東青冷笑道：「她明知不將解藥拿來，我絕不會放過她……她只怕還沒這膽子！……」

朱淚兒也冷笑道：「她又不知道你是誰，為何要怕你？」

海東青傲然道：「她出去一看那木板上的字，就知道我是誰了。」

就在這時，突聽「刷」的一聲，接著「啪」的一響，所有的門窗都已被一道鐵閘隔斷。

俞佩玉也被嚇醒了，跳起來道：「不好，我們還是上了當。」

海東青面上也變了顏色，跺腳道：「想不到這老太婆竟比她女兒更陰險，更毒辣。」

朱淚兒冷冷道：「而且她的膽子還不小，居然連天狼星都不怕。」

海東青一張黑沉沉的臉已氣得發青，忽然怒吼一聲，衝到門前，「呼」的一拳擊了出去。

他一拳立斃奔馬，力道之大，可想而知。

只聽「轟」的一聲大震，桌上瓶盞俱都跌到地上，跌得粉碎，牆上掛的字畫也被震了下來。

可是門上的那道鐵閘，卻還是紋風不動，再仔細一看，原來窗台門框，也都是鐵鑄的，只因刷著油漆，所以不易看出。

海東青呆在當地，面上連一絲血色都瞧不見了。

朱淚兒卻又撲進俞佩玉懷裏，嗄聲道：「這全是我不好，我……我……」

話未說完，已放聲大哭起來，她每次都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每次話都未說出，便已泣不成聲。

就在這時，只聽「嗤」的一聲，牆上忽然冒出了一股煙霧，俞佩玉退後幾步，失聲道：「毒煙！閉住呼吸。」

其實用不著他說，海東青和朱淚兒也已閉住了呼吸，只不過一個人閉住呼吸，又能維持多久呢？

毒煙自四面八方，源源不絕地冒了出來，就算他們能閉氣調息，能比常人支持久些，但也絕不會超過半個時辰。

海東青咬了咬牙，又是一拳向牆上擊出，這一拳力道更大，所有靠著牆的桌椅都被震倒。

但牆壁仍是紋風不動，連一道裂痕都沒有。

整個屋子都似已化作烘爐，悶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朱淚兒傷痕未癒，額上又沁出一點點汗珠。

俞佩玉剛伸出手去為她擦汗，忽然發現衣袖上全是白灰，他站在屋子中間，這白灰是哪裏來的？

再看屋頂上，已裂開了一條裂縫，俞佩玉又驚又喜，身子突然躍起，用盡全力向屋頂撞了上去。

只聽「轟」的一聲響，粉堊如雨點般落了下來，裂縫也更大了，這屋子四面雖都是鐵壁，屋頂卻不是。

海東青不等俞佩玉身子落下，也已撞了上去。

這一次震動的聲音更大，粉屑紛飛，煙霧瀰漫中，海東青的人已瞧不見了，屋頂上卻已多出了個大洞。

朱淚兒、俞佩玉跟著竄了出去，只見上面也是間很精緻的屋子，錦帳低垂，似乎正是胡姥姥的「閨房」。

屋裏沒有人，海東青已竄了出去，這小樓上一共有六間屋子，六間屋子裏卻連一個人也沒有。

凡是可以躲人的地方，他們全都搜過了，非但樓上沒有人，樓下竟也瞧不見半條人影。

朱淚兒皺眉道：「姓徐的和那老太婆難道早知我們會衝出來，已先逃走了麼？」

海東青冷笑道：「他們逃不了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這地方是他們辛辛苦苦造成的基業，他們怎捨得拋下來不要。」

他嘴裏說著話，人已掠出小樓。

朱淚兒望著他背影，也冷笑道：「這小子說起話來，就好像什麼事都知道似的，其實他卻是什麼也不知道。」

俞佩玉柔聲道：「但你也莫要忘了他的好處，此番若不是他，我們只怕早被困死在那屋子裏了。」

朱淚兒嘟著嘴道：「明明是你救了他，為什麼要說他救了你呢？若不是你發現屋頂上的漏洞，他這條小命豈非早已完蛋了。」

俞佩玉笑了笑，輕輕替她拂去了頭髮上的白粉，道：「你在這裏等著，我再上去找找。」

朱淚兒道：「找什麼？」

俞佩玉沒有回答，只因他生怕自己若是說出「解藥」兩個字，會引起朱淚兒的慌愁悲傷。

但他雖然體貼入微，心細如髮，雖然絕不提起任何和朱淚兒中毒有關的事，朱淚兒又怎會不知道他要去找什麼。

她幽幽嘆息了一聲，道：「你用不著去找了，他們的人既已逃走，又怎會將解藥留下？何況，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解藥。」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我想他們既然已將我們逼入絕境，自己就絕不可能會逃走，他們一定是在發現我們已衝出來之後，才逃走的。」

朱淚兒道：「我也是這麼想。」

俞佩玉道：「所以，他們一定逃不遠，說不定還躲在樓上一個秘密的地方，我還是再上去找找看的好。」

朱淚兒卻拉住了他的手，道：「我不許你去。」

俞佩玉怔了怔，柔聲道：「為什麼？」

朱淚兒沒有說話，只是遙望著遠方，呆呆地出神。

俞佩玉也隨著她目光望了過去，只望了一眼，掌心已不覺沁出了冷汗，腳下再也無法移動半步。

遙遠的東方天畔，已現出曙色。

天已經亮了。

朱淚兒也就是在三天前這時候中的毒，到現在已整整三天，毒性已隨時隨刻都可以突然發作。

她已隨時隨刻都可能倒下去。

朱淚兒幽幽道：「你現在可知道我為什麼不放你走了麼？我剩下的時候已不多，怎麼捨得再離開你一步？」

俞佩玉道：「我……我不走……」

他喉頭已哽咽，目光已模糊，只望忽然有奇蹟出現，海東青能將徐若羽和那老太婆找回來。

朱淚兒道：「我……我從來也沒有喝過酒，現在真想痛痛快快地喝一頓，你肯不肯陪我。」

俞佩玉茫然道：「酒……哪裏有酒？」

朱淚兒嫣然道：「這種地方，還會沒有酒麼？」

她拉著俞佩玉的手走出這小園，外面的園子裏的花木在曙色中看來是那麼鮮豔，那麼燦爛。

可是朱淚兒的生命卻已將凋謝了。

只聽四面的小樓中，不時傳出一陣陣驚呼聲、騷動聲、喝罵聲，「啪啪」打耳光的聲音。

接著，每一層樓裏，都有個衣衫不整、頭髮蓬亂的男人，野狗般被趕了出來，提著褲子落荒而逃。

朱淚兒失笑道：「那小黑炭是在幹什麼呀？」

俞佩玉雖也覺得好笑，卻又怎麼笑得出來。

朱淚兒又道：「他莫非是在找那老太婆麼？那老太婆若會躲在這種地方，就和他一樣是個笨蛋了，他在這裏吵翻了天，人家說不定已到了八十里外。」

只見人影閃動，海東青已到了面前，黝黑的臉上，又是白粉，又是汗珠，汗水混合著灰粉，他黝黑的臉已變成花的。

朱淚兒「噗哧」笑道：「你在唱三花臉麼？」

這次海東青只望了她一眼，什麼也沒有說，又有誰會對一個快要死了的人斤斤計較，反唇相譏？

俞佩玉瞧見他的神情，已知道絕望了，但還是忍不住問道：「找不著？」

海東青道：「他們逃不了的，我再去找，你們莫要離開這裏。」

到了這時，他說話仍然充滿了自信，而且根本不聽別人的意見，話未說完，身子已掠起。

朱淚兒大聲道：「等一等。」

海東青身形驟然落在樹梢，道：「什麼事？」

朱淚兒道：「那位香香姑娘住在哪一棟樓上，我想去瞧瞧她。」

海東青皺了皺眉，但還是沒有拒絕，揮手向那邊海棠叢中的一座小樓點了點，人已再次躍起，一閃就不見了。

朱淚兒拉著俞佩玉往前跑，笑道：「走，我們到那裏喝酒去，香香姑娘的酒，一定也是香香的。」

※※※

小樓下曲廊環繞，廊簷下吊著隻鳥籠，籠裏有一隻紅喙綠羽的鸚哥，瞧見人來了，就「吱吱喳喳」的叫著道：「香香，香香，還不出來接客，小心老娘打你屁股。」

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在珠簾內笑道：「死碎嘴，亂嚼舌頭，也不怕客人聽了笑話。」

隨著嬌笑聲，香香姑娘已走了出來。

只見她俏生生的一張瓜子臉，未語先笑，頭上鬆鬆地挽了個髮髻，蓮步姍姍，自有一種風流嫵媚之態。

她昨夜送客時，俞佩玉和朱淚兒都見過的，那時她滿頭珠翠，滿身錦繡，看來只不過是個庸俗脂粉而已。

可是現在，她竟像是完全變了個人似的，非但再也看不到絲毫風塵女子的惡習，而且態度大方，神情自然，全沒有絲毫驚惶忸怩之態，這園子裏方才發生的騷動，她竟似一點也不知道。

香香姑娘已盈盈作禮，含笑揖客，那分親切和殷勤，任何人招待自己的知交好友，都不會有她這麼樣自然周到。

朱淚兒忽然道：「方才這裏發生了什麼事，你難道沒聽見？」

香香眼波流動，道：「好像聽到了一些。」

朱淚兒道：「你知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香香笑道：「也好像知道一些。」

朱淚兒道：「你不吃驚？不害怕？」

香香輕輕嘆了口氣，悠悠道：「做我們這行事的，心裏縱然吃驚害怕，但只要有客人來了，就得先招呼客人，等到一個人時，再吃驚害怕也不遲。」

朱淚兒道：「但你總該知道，我們並不是你的客人呀，也沒有手鐲給你。」

香香嫣然道：「只要是肯賞光到這裏來的，就是我的貴客……」

朱淚兒道：「像我這樣的客人，你也歡迎麼？」

香香笑道：「像姑娘這樣的美人，我請還請不到哩，怎麼會不歡迎。」

朱淚兒瞪著眼瞧了她半晌，忽也笑道：「我本來倒想找找你麻煩的，可是聽了你兩句話，就算有滿腹的火氣，也全都消了，難怪男人們喜歡到這裏來，像你這樣的人，我見了都歡喜，就算叫我送你一百對手鐲，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香香抿著嘴笑道：「姑娘若肯常來，我就算將天下的男人都關在門外也沒關係。」

朱淚兒笑道：「既是如此，你就先去替我弄點兒酒來喝喝吧。」

香香道：「姑娘來得真巧，我這裏恰巧有一罈陳年的女兒紅，只可惜早上沒有什麼好菜，我就親手去替姑娘撕兩隻風雞來下酒吧。」

這種名妓的手腕，果然不同凡響，三言兩語就將朱淚兒說得服服貼貼，她還只不過是個女孩子哩，若是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驟然到了這種地方，若不一頭栽進去，那才真是怪事。

酒菜擺上來的時候，朱淚兒卻又想叫香香快些走開，她不知該怎樣說，香香卻用不著她說出口來，只瞧了瞧她眼色，就笑道：「姑娘難得來，我本該在這裏陪姑娘喝兩杯的，可是……可是我若不在旁邊，姑娘一定會喝得更愉快些，是麼？」

她不等朱淚兒回答，已嬌笑著走了出去，而且還輕輕掩上房門。朱淚兒忍不住抿嘴一笑，道：「我們兩個來，我以為她一定只顧著照顧你，會不理我的，誰知她竟好像沒看到你這個人，連一句話都不跟你說。」

俞佩玉只笑了笑，沒有說什麼。

朱淚兒又笑道：「她也許早已看出我不好惹，知道若是不理我，我就會找她麻煩的，但若不理你，我既開心，你也不會生氣。」

她卻不知道像香香這種久歷風塵的人，就算有兩百個人同時走進來，她也一眼就能看出誰是大爺，應該對誰著意巴結。

那人若以為她這是對自己一見鍾情，他就得準備賣房子賣地了。

※※※

女兒紅果然是好酒，又香又醇，只可惜此時此刻，無論多麼好的酒，喝在俞佩玉嘴裏，也只不過是口苦水。

朱淚兒喝了幾杯，已是紅生雙頰，吃吃笑道：「想不到酒竟是這麼妙的東西，我第一口喝下去的時候，只覺得還沒有酸梅湯好喝，但喝了幾口後，才知道它是天下第一的妙品，若還有人情願喝酸梅湯，那人一定是個大呆子。」

俞佩玉道：「你……你多喝兩杯吧。」

他本想勸朱淚兒少喝兩杯，但轉念一想，想到朱淚兒此刻的處境，若還不讓她多喝兩杯酒，卻教她做什麼呢？

朱淚兒嫣然道：「好，但你也得陪著我喝。」

俞佩玉勉強笑道：「你無論喝多少，我都陪你。」

朱淚兒目光凝注著他，良久良久，垂首道：「你不願陪我？」

俞佩玉道：「我怎會不願陪你。」

朱淚兒道：「那麼……你為什麼不開心？」

俞佩玉道：「我……」

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此刻此時，他又怎能開心得起來，他簡直連酒都喝不下去了。

朱淚兒黯然道：「我知道你這是在為我難受，其實，你也沒什麼好難受的，我只不過是個不足輕重的人，你本不必將我放在心上。」

俞佩玉嗄聲道：「你……你怎麼能這樣說，你……」

朱淚兒道：「那麼你叫我該怎樣說呢？我又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對我很好。」

俞佩玉道：「我自然是真的對你好。」

朱淚兒垂著頭，弄著衣角，道：「你為什麼要對我好。」

俞佩玉怔了怔，道：「因為……因為……」

朱淚兒接道：「我早就知道你說不出來的，因為你根本不喜歡我。」

話未說完，眼淚已流下面頰。

俞佩玉忍不住走過去，輕撫著她的柔髮，道：「誰說我不喜歡你？」

朱淚兒霍然抬起頭，目中的淚兒，比星光更亮。

她凝注著俞佩玉，一字字道：「你真的喜歡我？」

俞佩玉道：「自然是真的。」

朱淚兒道：「那麼，你……你願不願意娶我做妻子？」

俞佩玉又怔住了，真的怔住了。

朱淚兒柔聲道：「我雖然已經快死了，但只要我還活在世上一刻，我就會全心全意地對你，我死了之後，你就算立刻再娶別的女人，我也不會怪你。」

俞佩玉只覺心裏有說不出的酸楚，她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像針一般在扎著俞佩玉的心。

朱淚兒望著他，目中又流下淚，垂首道：「你若不答應，我也不會怪你，反正我……」

俞佩玉忽然道：「我答應你。」

朱淚兒又驚又喜，全身都顫抖起來，道：「你……你是真心的？還是勉強？」

俞佩玉柔聲道：「我怎麼會勉強呢？無論哪個男人，能得到你這樣的妻子，都是天大的福氣。」

朱淚兒痴痴地瞧著他，忽然緊緊抱住了他，大叫道：「我太高興了，太高興了，我要天下的人都知道我有多麼開心，我要叫每個人都來分享我的快樂。」

她又奔出去，張開雙手呼道：「香香，香香……你把你的朋友全都找來好麼，我要請她們喝酒，我要請她們來喝我的喜酒……」

※※※

香香果然將這望花樓裏的姑娘們全都找了來，世上只怕再也很少有像她們這麼好的客人了。

她們吃得不多，好聽的話卻說得不少，一個個都是善頌善禱，絕不會做讓主人不高興的事，而且每個人全都帶來一份禮物，有的是一盒花粉，有的是一朵珠花，也有的是一方上面繡著鴛鴦的絲巾。

這些禮物雖然並不珍貴，但在朱淚兒眼中，卻都是新奇而可愛的，這些東西雖然每個少女都至少有一兩樣。

但在朱淚兒這不幸的一生中，卻從來也沒有得到過。

小小的廳堂中已懸起了錦緞，燃起了紅燭。

朱淚兒開心得就像是隻百靈鳥似的，在客人們中間周旋著，不時又依偎到俞佩玉身旁悄悄地耳語。

每個人都對她羨慕得很，甚至還有些嫉妒，只有俞佩玉，他心裏卻充滿了傷感，充滿了悲痛。

他目光始終都沒有離開過朱淚兒，他只怕朱淚兒在下一句話還未說完時，就猝然倒下去。

只見朱淚兒忽然將香香拉到一邊，悄悄說了兩句話。

香香就笑著道：「好，我帶你去。」

朱淚兒向俞佩玉瞟了一眼，嫣然道：「你等著，我去去就回來。」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你要到哪裏去？」

朱淚兒紅著臉道：「女孩子的事，你不懂的。」

香香嬌笑道：「但他現在已經可以開始學了，是麼？」

朱淚兒吃吃笑著，將她推了出去。

俞佩玉目送她走出房門，心裏也不知是什麼滋味。

只聽一個蘋果臉的少女悄笑道：「這才叫郎情妾意，如膠似漆，竟連一時一刻也忍不得分開，這位朱姑娘也不知幾生才修來如此多情的郎君。」

俞佩玉雖然也想對她們笑笑，但心裏卻充滿了酸楚。

而且他實在太累了，幾杯酒喝下去後，更是四肢乏力，腦子裏也是暈暈沉沉的，只想好好睡一覺。

但他卻還是勉強張大了眼睛，瞪著那道門，他只怕朱淚兒此番走出去後，就再也不會走回來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俞佩玉心裏已越來越焦急，幸好這時門外已傳來了腳步聲，他這才鬆了口氣。

誰知走進來的，竟只有香香一個人。

俞佩玉臉色立刻變了，失聲道：「她呢？」

香香掩著嘴笑道：「公子但請放心，新娘子絕不會跑了的。」

俞佩玉雖也覺得有些訕訕，卻還是忍不住問道：「她為何不回來？」

香香笑道：「她在樓上……在樓上有事，但又怕你等得著急，所以還要我帶了封信來。」

少女們又一齊吃吃地笑了。

那蘋果臉又笑道：「別人說，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但他們才片刻不見，就要寫信了，若是一日不見，那還得了麼。」

朱淚兒在旁邊的時候，她們眼睛裏似乎沒有俞佩玉這個人似的，但朱淚兒一走，她們就已圍到俞佩玉身旁來。

俞佩玉既不能將她們趕走，也不願在她們面前看這封信，他心裏實在著急，終於忍不住將信拆開。

只見信上寫著：「玉郎玉郎，我有件事早就想對你說了，但說了好幾次，都不敢說出口來，因為我怕你罵我。」

「我實在並沒有中毒，胡姥姥指甲上的那點毒，怎麼能害得死我，我假裝中毒，只是為了要試試你的心。」

「我要看你是不是會為我著急，是不是真的關心我，我實在沒有想到會累你受了那麼多罪，吃了那麼多苦，幾乎連命都丟了。」

「我有好幾次想對你說：『我並沒有中毒。』但看到你吃的苦越多，我就越不敢說出來。」

「我知道你現在一定會覺得我很討厭，很可惡，但我也不在乎了，因為我終於已經嫁給了你。」

「這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心願，這心願既已達到，別的事我已不放在心上，我想要將今天的快樂永遠保留，就只有一個法子。」

「那就是死。」

「我也只有用死來報答你，才能心安……」

信上的字跡越來越零亂，俞佩玉的眼睛也越來越模糊。

他早已熱淚盈眶，難以自製。

看到「死」字，他的人已衝了出去，衝上了樓，大呼道：「淚兒，你等一等，千萬要等一等……」

但朱淚兒已聽不到他的呼聲了。

俞佩玉撞開門時，朱淚兒已倒在地上，蒼白的小手裏，緊緊握著刀，胸前的衣裳已被鮮血染紅。

俞佩玉若還是個很衝動的孩子，此刻便會撲倒在朱淚兒身上，放聲大哭一場，那麼至少他的悲痛就可以多少宣洩出一些。

但此刻，他只能站在那裏，讓悲痛螫噬著他的心，雖然他早已學會忍受痛苦，但此刻還是覺得整個人都已將崩潰。

突聽香香冷冷道：「她死了，你只是在這裏瞧著麼？你可知道，你雖沒有親手殺死她，但她卻無異死在你手上。」

俞佩玉茫然道：「我知道。」

香香道：「你既然知道，還能活得下去麼……她既然能以死來報答你，你為什麼就不能以死來報答她？」

俞佩玉石像般木立著，久久不能成聲。

香香冷笑道：「我現在才知道她為什麼要死了，只因她知道你只是為了她已將死，才娶她的，她若不死，你只怕也不會承認她是你的妻子，是麼？」

俞佩玉更不知該說什麼了。

香香厲聲道：「你為什麼不說話？你是不是已默認了？像你這種無情無義的男人，我真恨不得痛打你一頓。」

她嘴裏說著話，手已向俞佩玉摑了過來。

俞佩玉只是呆呆的瞧著，也不閃避。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種錯覺－－總認為肉體上的痛苦，能將心理上的痛苦減輕，俞佩玉正也是如此。

誰知香香這隻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打到他身上時，竟忽然變得堅逾金鐵，而且正打在他穴道上。

# 第二七章 驚奇之變

香香軟若無骨的手，打在俞佩玉的穴道上，竟忽然變得堅逾金石，俞佩玉只覺身子一麻，人已倒了下去，他眼睛猶在瞪著香香，目中猶自充滿了驚疑與不信。

香香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臉，咯咯笑道：「她已死了，我知道你一定不忍獨活的，所以就索性成全了你……」

※※※

海東青回來的時候，只見香香的廳房裏，紅燭高燃，杯盤狼藉，每個姑娘的臉上都是紅馥馥的，帶著七分醉意，三分喜氣。

但俞佩玉和朱淚兒都不在這裏。海東青剛想問，香香已迎了上來。

她面上帶著一半歡喜，一半嬌嗔，拉著海東青的衣袖，道：「大少，一個多月不見，你怎麼好像變了，剛才姐妹們都被你嚇得半死，現在見了人又是這麼冷冰冰的。」

她咬著嘴唇，悄笑道：「你剛才既然已搜過，總該知道我屋裏並沒有藏著男人吧。」

海東青冷冷地瞧著她，等她說完，忽然甩脫她的手，指著那紅燭道：「這是怎麼回事？」

香香笑道：「喜筵前的龍鳳花燭，你難道都沒見過麼？」

海東青冷笑道：「你們每天都要成一次親，還用得著這龍鳳花燭麼？」

香香飛紅了臉，連眼圈兒都紅了，垂頭道：「像我們這樣的人，自然不配用龍鳳花燭……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但也用不著說這樣的話來傷人的心呀。」

海東青道：「傷心？你若還有心可傷，那倒也不錯了。」

他忽然擰轉香香的手，沉聲道：「告訴你，我現在不是來逛窯子的，你也用不著來灌我的迷湯，你總該明白，我不是個憐香惜玉的人。」

香香疼得眼淚都流了出來，顫聲道：「我……我明白。」

海東青道：「好，那麼現在你就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話，我問一句，你就答一句，不准玩花樣，你懂了麼？」

香香道：「我……我懂。」

海東青道：「這裏究竟是怎麼回事？」

香香道：「是有人成親。」

海東青道：「誰成親？」

香香道：「就是你那兩位朋友俞公子和朱姑娘。」

海東青也不禁怔了怔，失聲道：「他們兩人竟會在這裏成親？你想要我相信？」

他的手一緊，香香已大聲叫了起來，道：「我怎麼敢騙你？求求你放了我吧，你若不信，為何不去問他們。」

海東青道：「他們在哪裏？」

香香道：「他們已入了洞房，我可以帶你去。」

海東青手掌終於緩緩鬆開，人已怔住。

香香揉著腕子，瞧著他，忽又笑了，悠悠道：「你是不是在吃醋？」

海東青怒道：「你說什麼？」

香香撇著嘴道：「我看你一定也喜歡那位朱姑娘，只可惜人家……」

她話未說完，海東青已反手一個耳光摑了出去，她整個人都被打得飛了起來，又重重跌到地上。

別的姑娘早都嚇呆了，連動都不敢動。

香香掩面痛哭道：「你好狠的心，你要打，就索性打死我吧。」

海東青厲聲喝道：「告訴你，你少在我面前撒潑耍賴，你若敢再哭出聲音來，我就真的先打死你再說。」

香香果然連哭都不敢哭了，「惡人自有惡人磨。」這句話真是說得一點也不錯，像香香這樣的女人，你對她客氣，你就該倒霉了。

海東青道：「好，現在站起來，帶我去找她們。」

香香掩著臉，抽泣著道：「不必去找了，他們……他們已不在這裏。」

海東青冷笑道：「我早就知道你說的沒有一句真話。」

他一把將香香往地上拎了起來，厲聲道：「他們到哪裏去了，說……」

香香道：「那……那位朱姑娘好像得了什麼重病，自己知道活不久了，所以就逼著俞公子娶她，而且還逼著我們為她辦喜事。」

這句話海東青實在不能不信。

他似乎在暗中嘆了口氣，道：「然後呢？」

香香道：「然後，他們就進了洞房，還要我做他們的喜娘，我也很替他們歡喜，誰知剛走進洞房，朱姑娘就……就……」

海東青動容道：「就怎麼樣了？」

香香擦著眼淚，道：「剛走進洞房，她就倒了下去，七孔中都流出了鮮血，那模樣也不知有多麼怕人，我嚇得幾乎暈了過去，只見那俞公子瞧著朱姑娘的屍身，就好像忽然變成了個瘋子，抱起她就衝了出去。」

她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等我追出去時，他已不知走到哪裏去了，這位俞公子就生像是會飛的一樣，我怎麼追得上他。」

海東青變色道：「這件事你方才為何不說？」

香香垂首道：「姐妹們本都不知道這件事，我就索性瞞著她們。」

海東青道：「你為什麼要瞞住她們？」

香香紅著臉道：「我怕她們知道我屋子裏死了個人，會出去亂說，客人們若是知道，就不敢到我這裏來了。」

這些話她實在說得合情合理，連半點破綻都沒有。

海東青本就知道朱淚兒中的毒要在今天發作，也知道她毒發而死後，俞佩玉必定會十分傷心。

一個人若是傷心到了極處，自然做事就不會正常，俞佩玉自然就不肯再留在這地方了。

而且，妓院裏的姑娘，自然會互相搶客人，別人若知道香香屋子裏死了人，自然會幸災樂禍。

花錢的大爺們若知道她屋裏死了人，自然也不會再上門，香香若非被逼得太緊，自然不敢將這種事說出來。

海東青本不是個容易被騙的人，但此刻也實在找不出她這番話裏有什麼漏洞，實在沒法子不信。

他默然半晌，瞪著香香，說道：「我現在姑且相信你說的，但以後我若發現你有一個字騙我……哼？」

香香流淚道：「你若查出了我說了一個字假話，儘管殺了我吧，我絕不怪你。」

海東青再也不瞧她一眼，大步往外走。

香香忽又趕上，拉住他衣袖道：「你……你這就要走了麼？」

海東青道：「當然要走。」

香香道：「我真心真意地對你，你為什麼對我如此無情無義？」

海東青冷笑道：「對你這樣的人若也有情有義，我只怕就是個呆子了。」

他重重甩掉香香的手，頭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香香等他走得看不見了，才重重往地上啐了一口，冷笑道：「你以為你很聰明麼？你還差得遠哩！饒你奸似鬼，也得嚐嚐老娘的洗腳水。」

那蘋果臉的姑娘這時才走過來，道：「這小子又兇又橫，為何不想法子殺了他，反而讓他走。」

香香嘆了口氣道：「這小子雖是個自作聰明的草包，但武功卻實在有兩下子，要殺他，只怕還不容易，所以我只好將他騙走就算了。」

那姑娘道：「他若再來呢？」

香香道：「他就算再回來，我也有法子對付他，何況咱們的行藏已露，反正也不準備在這裏待下去了。」

那姑娘道：「不在這裏待下去，到哪裏去呢？」

香香笑道：「憑咱們這些人，到哪裏去不能混？天下的烏鴉一般黑，天下的男人，十個人中也至少有九個是色迷心竅的瘟生，到哪裏去都是一樣的。」

那姑娘「噗哧」一笑，忽又問道：「咱們那既溫柔，又多情的新郎倌呢？你送他上了西天麼？」

香香道：「還沒有。」

那姑娘道：「為什麼還留著他？」

香香沉聲道：「這姓俞的好像是『上面』要找的人，所以徐老大再三關照我要捉活的。」

那姑娘悠然笑道：「上面既然要找他們，他還活得了麼？」

※※※

俞佩玉暈暈沉沉，也不知昏睡了多久，醒來時，屋子裏已燃起了燈，徐若羽正坐在他對面喝酒。

這時，那刻骨的悲傷，已又自他心底泛起，眨眼間就佔據了他整個身心，反而令他忘記了驚訝和恐懼。

徐若羽微微一笑，然後道：「俞兄睡得還好麼？小弟已在此恭候多時了，始終都不敢打擾俞兄的好夢。」

俞佩玉也懶得理他，只見他將那罈還未喝完的女兒紅端起來，倒了些在酒壺裏，又端起另一罈酒，往酒壺中倒了一些，用筷子在酒壺中搖動了半晌，倒出杯酒，淺淺啜了一口。

才笑著道：「俞兄可知道麼，喝這『女兒紅』一定要對上一半新酒，才能入口，否則就算酒量再大的人，喝了也不免像俞兄一樣暈暈欲睡了。」

他大笑著接道：「小弟見到俞兄的翩翩風采，本來以為俞兄必定是個嗜酒風流的世家公子，誰知俞兄竟連喝酒的法子都不懂。」

要知這「女兒紅」乃是江南的豪富大戶人家，在女兒滿月時所釀的酒，酒釀成就埋在地下，直到這女孩子長大出嫁的時候，才自地下挖出來待客，這時酒已濃縮成半罈了，若不對上些新釀的酒，就喝不得。

俞佩玉雖是世家子弟，酒量也不小，但素來家教極嚴，這些聲色飲博的門道，他實是一竅不通。

他這才知道自己方才會一直暈暈欲睡，反應也變得那麼遲鈍，但他也只有暗暗嘆息，無話可說。

只聽徐若羽忽又笑道：「但也幸虧俞兄不懂得喝酒，才救了一個人的性命。」

俞佩玉終是忍不住問道：「救了誰的性命。」

徐若羽微笑道：「俞兄不妨自己瞧瞧……」

說話聲中，香香已扶著一個人自門外走了進來。

只見這人穿著件新換的長袍，雖然不合身，但仍掩不住她身材的苗條，她低垂著頭，滿頭柔髮流雲般披下。

這人竟赫然正是朱淚兒。

俞佩玉再也忍不住驚呼出聲，道：「你……你……你沒有死？」

朱淚兒頭垂得更低，既不敢抬頭，也不敢說話。

香香嬌笑道：「她本來是想死的，只可惜喝醉了，手已發了軟，眼睛也發了花，想用刀去割喉嚨，誰知這一刀竟割在胸膛上，看起來雖然滿身是血，其實卻只不過劃破了一道口子而已，連骨頭都沒有傷著。」

俞佩玉又驚又喜，想衝過去，這時他才發現，他雖已醒轉，但手足四肢，卻已都被點了穴道。

只聽朱淚兒顫聲道：「香香，求求你，殺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臉再見他。」

俞佩玉柔聲道：「淚兒，你千萬莫要這樣說，我絕不怪你，只要你活著，我已經很歡喜了。」

朱淚兒流淚道：「你雖不怪我，可是……可是我將你害成這樣子，我心裏怎麼能……怎麼能不痛苦，不難受。」

徐若羽忽然大笑起來，笑道：「好一幅淒惻感人的場面，連我見了都忍不住要流下淚來，只可惜現在卻不是你們情話綿綿的時候。」

朱淚兒嘶聲道：「求求你放了他吧，他對胡姥姥只有好處，你就算要替胡姥姥報仇，對象也絕不是他。」

徐若羽微笑道：「我也很想放了他，只可惜我做不了主。」

朱淚兒道：「那麼就請你將胡姥姥的媽找來，我自己對她說。」

徐若羽道：「我也很想將她找來，只可惜她已沒法子聽你說話了。」

朱淚兒道：「為什麼？」

徐若羽悠然道：「只因她已死了。」

朱淚兒怔了怔，失聲道：「她已死了？是海東青殺了她？」

徐若羽微笑道：「海東青只怕還沒有這麼大的本事，方才我見到他追出去找我時，幾乎忍不住要笑破肚子。」

朱淚兒忍不住問道：「那時你躲在什麼地方？」

徐若羽道：「你們撞破屋頂逃出去時，我已從樓下打開門，躲進了那間屋子，你們雖已幾乎將整個望花樓都翻了過來，卻漏了那間屋子。」

俞佩玉暗中嘆了口氣，只有承認徐若羽這一著實在高明，他這樣做雖然有些冒險，卻的確令人想不到。

朱淚兒道：「那麼，又是誰殺了那老太婆的？」

徐若羽道：「就是區區在下。」

朱淚兒這才真的吃了一驚，失聲道：「你殺了她？你什麼時候殺了她的？」

徐若羽道：「各位來的時候，她屍身只怕已經腐爛了。」

朱淚兒又怔了怔，道：「那麼，我們見到的那老太婆是誰呢？」

香香笑了笑，聲音忽然變了，顫抖著道：「死得好，死得好，我也不知跟那死丫頭說過多少次，叫她莫要害人，她總是不聽我的話。」

朱淚兒眼睛都直了，道：「原來……原來我們見到的那老太婆就是你。」

香香嫣然道：「不錯，就是區區在下。」

朱淚兒道：「你害我們不成，就立刻回到自己的樓上，恢復成自己的模樣，是麼……這就難怪海東青找不到你了。」

香香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道：「你們兩人早已有了背叛胡姥姥之心，所以就趁她出去的時候，將她的母親殺死，你再扮成那老太婆的模樣，讓望花樓的人不會疑心，反正這老太婆不會常見人的，你每天只要露一兩次面就行了。」

徐若羽微笑道：「不錯，正如你們方才所說，我是為了武功才娶胡姥姥的，現在我已將她的功夫學會了十之八九，每天一看她那張臉就噁心，早就想殺了她了，只可惜一直沒有很好的機會，所以不敢冒險。」

香香道：「這次我們趁她出去的時候，先殺了她的母親，就是想等她一回來就下手，誰知你們反倒先幫了我們的忙了。」

朱淚兒默然半晌，眨著眼道：「我們既然幫了你們的忙，你們為何還要害我們呢？」

徐若羽道：「我早已說過，這是上面交代下來的，我們自己也做不了主。」

朱淚兒吃驚道：「上面交代下來的？你們難道還有主人不成？」

徐若羽道：「不錯。」

朱淚兒道：「是誰？」

香香笑道：「你們見著他老人家時，就會明白了。」

朱淚兒怔了半晌，道：「我們認得他？」

香香道：「只怕是認得的。」

朱淚兒再也不往下問了，因為她已用不著再問。

她悄悄望了俞佩玉一眼，兩人心裏都已明白，在暗中主使徐若羽的人，必然又是那俞放鶴。

他收買了徐若羽和香香，叫他們利用胡姥姥，等到胡姥姥已無可利用時，他就叫他們殺了她。

這正是那俞放鶴的一貫作風，他對付天蠶教主用的也正是同樣手法，他甚至可能已經在當今天下每一位武林高手身旁都安下了內線埋伏，這計劃的周密和龐大，實在令人連想都不敢去想。

朱淚兒道：「原來又是他要你來對付我們的，你們並不是為了要替胡姥姥報仇。」

香香打了個呵欠，揉著眼睛道：「我們若要替胡姥姥報仇，就該先對付那姓海的了。」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你們沒有對付他？」

香香道：「他又不是我們老闆要找的對象，我們何苦多費力氣。」

也不知為了什麼，這方才還活躍得像隻喜鵲般的女子，此刻竟好像變得連一點精神都沒有了。

再看徐若羽，此刻竟也是呵欠連天，幾乎連眼淚鼻涕都一齊流了下來，一張臉也變得沒精打采，彷彿忽然老了十歲，看他現在的模樣，幾乎令人難以相信他就是方才那風度翩翩的美男子。

俞佩玉無法再問他們什麼話，他們非但懶得回答，簡直連聽都懶得聽，看來比死人已只不過多了一口氣。

朱淚兒實在想不通他們怎會忽然變成如此模樣，這就像是有隻看不見的魔手，一下子將他們的精血全都吸了過去。

過了半晌，香香打著呵欠道：「喂，你也斷糧了麼？」

徐若羽道：「嗯。」

香香冷笑道：「我知道你一定還藏著私，若不乖乖地分一半出來，小心老娘要你的好看。」

徐若羽連眼睛都張不開了，道：「我若藏私，我就是你養的。」

他們兩人在別人面前說話，一直都很文雅，此刻說話的口吻，卻變得比土匪流氓還粗俗。

而且聽他們說話的口氣，兩人之間竟似全沒有什麼私情，這些都是很出人意外，很奇怪的事。

何況，這望花樓裏隨時隨刻都可辦得出幾桌很像樣的酒菜來，他們又怎麼會「斷糧」呢？

俞佩玉正在懷疑，突聽窗外有人悄聲道：「老闆來了。」

接著，就可以聽到一陣「沙沙」的腳步聲，穿過院落，來的似乎至少也有七八個人。

徐若羽和香香精神立刻一振，搶著奔到門口，垂手肅立，神情看來雖然很緊張，卻又顯得很興奮。

香香竟忍不住吃吃笑道：「謝天謝地，老闆終於來了，否則……」

徐若羽沉聲叱道：「閉嘴。」

他嘴裏說著話，已掀起門簾，外面已魚貫走入八九個人來，身上都披著長可及地的黑斗篷，頭上戴著馬連坡大草帽，緊壓著眉際，九個人竟像是一個模子裏鑄出來的，誰也看不出有何分別。

朱淚兒忽然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武林盟主，連走道都鬼鬼祟祟的不敢見人，但你就算化成灰，我也能認得出你來。」

九人中忽有一人笑道：「你認得我？我是誰？」

這人說話嬌柔清脆，竟是個女子的聲音。

朱淚兒怔了怔，道：「自然不是你，是……」

那人道：「是誰？」

朱淚兒眼睛還在這九人身上轉來轉去，誰知九人中已有八個人摘下了草帽，脫下了斗篷。

這八人竟都是很年輕，很美麗的少女，每個人的衣服都剪裁得很合身，每個人的身材都能令男人心跳。

就算是瞎子，只怕也能看得出她們絕不是男人改扮的。

朱淚兒又怔了怔，眼睛就瞪在最後一人的身上。

這人的身材似乎比另外八人都高些，氣度也彷彿沉穩得多，朱淚兒撇了撇嘴，冷笑道：「俞放鶴，現在你還不想露面麼？」

這人也笑了笑，悠然道：「俞放鶴？你以為我是俞放鶴？」

她自己摘下帽子，已有人搶著為她脫下了斗篷。

她哪裏是俞放鶴，竟也是個很年輕的女子，而且比別人更美、更動人，朱淚兒這才真的怔住了。

但俞佩玉卻比朱淚兒更吃驚十倍，他再也想不到徐若羽和香香的「老闆」，竟是「殺人莊」的姬靈風。

現在還是白天，屋子裏的光線很亮，俞佩玉可以將姬靈風瞧得很清楚，他發現她比以前似乎已成熟得多，也美麗得多，但目光卻更銳利，神情也更冷漠，而且還多了種懾人的威儀。

姬靈風也在打量著俞佩玉，淡淡笑道：「看來你像是很吃驚，你難道想不到是我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本該早已想到是你的。」

他望了徐若羽和香香一眼，道：「我見到他們的變化時，已該想到是你了。」

姬靈風道：「哦！」

俞佩玉嘆道：「只有中了你那種毒的人，才會變得那麼快，變得那麼可憐，只因那種痛苦我自己也親身體驗過。」

姬靈風也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並沒有享受過那種歡樂，否則你就會知道，只要能得到那種歡樂，無論忍受多大的痛苦都是值得的了。」

她忽然轉向徐若羽，道：「是麼？」

徐若羽和香香一齊拜倒，道：「是。」

姬靈風指著他們道：「你看這兩人，男的很好色，女的很淫蕩，這兩人在一起本該像是乾柴烈火，但我卻可以保證，他們之間絕沒有私情，你可知道這是為了什麼？」

俞佩玉雖沒有回答，朱淚兒卻忍不住道：「是為什麼？」

姬靈風道：「只因他們對這種事根本已沒興趣了，這本是世上最有趣的事，他們卻覺得毫無意思，你可知道這又是為了什麼？」

這次連朱淚兒也不開口了。

姬靈風悠悠道：「這只因我給他們的歡樂比那種事還要有趣十倍，只要是嚐過我『極樂丸』的人，對別的事都會覺得索然無味。」

朱淚兒終於還是忍不住問道：「什麼是極樂丸？」

姬靈風微笑道：「那就是世上最神奇的仙丹妙藥，你想不想嚐嚐？」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道：「嚐嚐也沒什麼關係，反正毒越重的東西，我越歡喜。」

俞佩玉忽然厲聲道：「你也想嚐嚐，難道你未見到這兩人的模樣，你難道以為他們本來就是如此沒有志氣的人麼？你可知道，就為了這『極樂丸』，他們才不惜出賣自己，不惜忍受別人的侮辱，甚至不惜做娼妓，做強盜。」

朱淚兒和他相處了這麼久，從未見過他如此厲色地說過話，顯見他對這「極樂丸」實已深惡痛絕。

再看徐若羽和香香兩人，都已被罵得垂下頭去，滿面俱是羞愧之色，俞佩玉瞪著他們，大聲道：「但這『極樂丸』的毒癮並不是永遠無法解脫的，我就有過這種經驗，只要你們有決心，有勇氣，能忍受一時的痛苦，就可以擺脫掉它，那麼，你們也就可以站起來重新做人了，否則你們就只有永遠做它的奴隸！」

徐若羽和香香面上都現出激動之色，只見姬靈風緩緩自懷中取出個小匣子，倒出一粒深褐色藥丸，悠然道：「這一盒『極樂丸』本來全都是為你們準備的，但現在你們既然已不願再享受它，就不如就將它送給別人吧。」

一嗅到這藥丸所發出的那種奇異香味，徐若羽和香香兩人面上的激動和羞愧之色就全都不見了。

兩人就變得像是餓狗瞧見了肉骨頭，貪婪地盯著她手裏的匣子，忽然一齊仆地拜倒，顫聲道：「我們並沒有這意思，那些話全是他說的。」

姬靈風冷冷瞧著他們，冷冷道：「如此說來，你們並沒有擺脫它的意思？」

徐若羽和香香齊聲道：「沒有。」

姬靈風道：「你們情願一輩子做它的奴隸？」

徐若羽和香香搶著道：「是……是……」

姬靈風冷笑道：「沒出息的東西，拿去吧。」

她的手一甩將滿盒子藥丸全都撒在地上，徐若羽和香香就像兩條狗似的，在地上爬著去撿。

# 第二八章 神秘少年

俞佩玉簡直不忍去看他們的那種醜態。

姬靈風悠然道：「你現在總該知道，我這『極樂丸』的力量有多大了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你一樣擺脫它的。」

她忽然一笑，緩緩接著道：「對你的決心和勇氣，我一直都覺得佩服得很。」

俞佩玉根本不理她。姬靈風道：「你為什麼不理我呢？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是老朋友了，而且，我也還幫過你不少忙，你為何一見了我，就避之如蛇蠍。」

俞佩玉默然半晌，終於嘆道：「不錯，你的確幫過我的忙，我也知道應該報答你，但是……」

姬靈風笑道：「你用不著操心，現在我並不想要你報答我。」

俞佩玉道：「那麼……那麼你是想……」

姬靈風道：「我只不過想和你做個交易。」

俞佩玉訝然道：「交易？」

姬靈風道：「不錯，交易。」

她圍著俞佩玉踱了個圈子，道：「你可知道，你實在是個很奇怪的人，我自從第一次見到你時，就發現你有許多許多奇怪之處。」

俞佩玉道：「我……我有什麼奇怪之處？」

姬靈風忽然轉身，將徐若羽和香香都趕了出去，緊緊關上門，才緩緩道：「第一，你本是俞放鶴的獨子，但卻……」

她話未說完，朱淚兒已吃驚得大叫起來，道：「你說他是俞放鶴的兒子？」

姬靈風淡淡一笑，道：「你難道不知道麼？不錯，你自然是不會知道的，這秘密除了我和高老頭之外，天下實無第三人知道。」

朱淚兒瞪著俞佩玉，吃驚得說不出話來。

姬靈風道：「能做當今天下武林盟主的兒子，本是件極風光、極體面的事，但他卻不肯承認，而且還要裝死，讓別人以為他是另一個俞佩玉。」

朱淚兒道：「這……這是為了什麼呢？」

姬靈風道：「他非但不肯承認俞放鶴是他的父親，也不肯承認林黛羽是他未過門的妻子，竟寧可讓林黛羽誤會他，寧可被林黛羽殺死。」

她又笑了笑，接著道：「那天我親眼見到林黛羽一劍刺在他身上，我都有些為他難受了。」

朱淚兒咬著嘴唇道：「這也許是因為他們的事太令他傷心了，只有我可以瞭解他這種心情，因為我也……」她的話說到這裏，就沒有再說下。

姬靈風道：「難道你的父親也做了些令你傷心的事，所以你也不肯認他為父麼？」

朱淚兒用力咬著嘴唇，不再回答。

姬靈風道：「但他的情形卻跟你不一樣。」

朱淚兒還是忍不住問道：「他是為了什麼？」

姬靈風道：「他並非不肯承認俞放鶴是他的父親，他只不過認為現在這『俞放鶴』是假的。」

這句話說出來，朱淚兒固然大吃一驚，俞佩玉面上也變了顏色，姬靈風望著他微微笑道：「世上有很多人都以為自己的秘密別人絕不會知道，其實自古以來，絕不會有一件事是能永遠瞞得住別人的，你說是嗎？」

她也知道俞佩玉絕不會回答這句話，就接著道：「而且世上有很多事都是出人意料的，你以為你已經避開了我的時候，我卻偏偏遇見了你。」

俞佩玉道：「你是說……」

姬靈風道：「我是說那天，在那很荒僻的小鎮上，你以為絕不會遇見什麼人，卻不知那天見到你的人，實在比你想像中還要多得多。」

俞佩玉嘆了口氣，喃喃道：「的確比我想像中還要多得多？」

姬靈風道：「那天我見到你和林黛羽一起走入了那客棧，我不禁也吃了一驚。」

俞佩玉插口道：「但我直到現在還不懂，你怎會到那小鎮上去的？」

姬靈風道：「我是跟蹤著西門無骨去的，因為，我自從遇見了他之後，就對這些人的行事有了些懷疑，總覺得他們不是好人。」

俞佩玉苦笑道：「我從未想到你是為了跟蹤他們，才遇到我的。」

姬靈風道：「我也未想到他們原是在跟蹤你的，原未想到紅蓮花也在那小鎮上出現，後來我才知道是因為丐幫在川中有個集會，所以他才會路過那裏。」

俞佩玉嘆道：「這世上湊巧的事也未免太多了些。」

姬靈風道：「紅蓮花見著你們時，只怕比我更吃驚，因為他再也想不通那位冷若冰霜的林姑娘，怎會跟一個陌生的男人走進客棧去，而且還住在同一間屋子裏。」

朱淚兒像是想說什麼，瞧了俞佩玉一眼，終於忍住。

姬靈風道：「紅蓮花自然想去瞧個究竟，但卻自恃身份，不肯在暗中偷看別人的隱私，所以就要他門下一個叫宋老四的子弟扮成店裏的夥計。」

俞佩玉冷笑道：「我也早已看出那夥計神色有些不對了，他一走進屋子，眼睛就盯在林……林姑娘身上，普通的店夥，怎有那麼大的膽子。」

姬靈風道：「你難道也已看出他是紅蓮花派去的麼？」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我雖不能確定，但也知道『車船店腳牙』這五行中的人，若不和丐幫暗通聲息，就很難立足。」

姬靈風悠然笑著道：「但你只怕再也想不到那宋老四也是我的屬下吧。」

俞佩玉失聲道：「他難道也有了毒癮麼？」

姬靈風道：「不錯，所以他還未回去稟報紅蓮花之前，就先將你們的動態告訴了我，他說你們兩人的神情本來就很奇怪，等他第二次進去的時候，那位林姑娘竟以棉被蒙著頭哭了起來，你卻面對著牆壁好像不敢見人的樣子。」

俞佩玉道：「他還說了什麼？」

姬靈風道：「他還說，他和林姑娘本就認得的，因為林姑娘以前遇著困難時，就是他扮成店夥為林姑娘傳遞過消息，但這次林姑娘卻像是不認得他了。」

俞佩玉也想起了這件事，因為紅蓮花曾經告訴過他，那次林黛羽傳出的消息，就是要紅蓮花信任「俞佩玉」。

這一切也只不過是幾個月以前的事而已，但他現在想起來，卻已似遙遠得恍如隔世。

姬靈風道：「我聽了宋老四的話，也覺得很奇怪，所以我就忍不住想去瞧瞧。誰知西門無骨他們已到了那裏，紅蓮花也跟著去了。」

俞佩玉嘆道：「我也知道那天客棧中到的人不少。」

姬靈風道：「然後，我就看到林姑娘忽然自屋裏衝出來，大叫大嚷，接著，她就用劍去刺你，像是恨不得將你刺成個蜂窩。」

她盯著俞佩玉一字字道：「她這是為了什麼呢？」

俞佩玉沉默了許久，嘆息著道：「正如你所說，我並沒有告訴她我就是……就是昔年的俞佩玉，她認為我……我做了對不住她的事，所以要殺了我才甘心。」

姬靈風淡淡一笑，道：「紅蓮花和西門無骨那些人，見了當時的情況，一定也會這麼想的，你這樣對他們說，他們一定很相信，但是我……」

俞佩玉道：「你難道不信？」

姬靈風道：「我一個字也不相信。」

俞佩玉道：「那麼你認為這是怎麼回事呢？」

姬靈風道：「第一，她必定已知道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否則她就絕不會和你一起走入那客棧，住在同一間屋子裏。」

俞佩玉道：「她……她也許只不過是想等機會來殺我。」

姬靈風笑道：「她若要殺你，機會多得很，為何一定要等到那時下手？她等到那時才下手，就因為她這只不過是在做戲，一定要人都來齊了之後，才肯開場。」

俞佩玉臉色更蒼白，道：「她為什麼要做戲？」

姬靈風道：「只因你們早已看到了西門無骨那些人，而且知道他們一定會在暗中偷看的，所以她就故意和你爭吵，故意要殺你，這麼樣一來，那些人就絕對不會再疑心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

她悠然笑著接道：「就因為我知道你的秘密，所以我才能猜到這些事，我既然已經猜到，你再瞞我也沒有用的。」

俞佩玉又沉默了很久，緩緩道：「就算你猜得不錯，又怎麼樣呢？」

姬靈風道：「也沒有怎麼樣，我只不過很羨慕你有林姑娘那麼聰明、那麼賢慧的妻子。」

說到「妻子」兩字，朱淚兒的臉忽然漲得通紅，忽又變得灰白，似乎恨不得塞住耳朵，不去聽她。

姬靈風已接著道：「同時，我也很替你擔心，因為像俞放鶴那樣的人，你縱然騙得過他一時，遲早還是會被他看出破綻的，那時我就想去警告你，誰知你一見到我，就像是見了鬼似的，立刻就落荒而逃了。」

俞佩玉這次沉默得時間更久，沉吟著道：「你方才所說的交易，又是什麼呢？」

姬靈風道：「這些秘密，只要我一說出來，你立刻就要有殺身之禍，但你可以放心，我非但替你保守這秘密，而且還可以再幫你一個忙。」

俞佩玉道：「幫我什麼忙？」

姬靈風一字字道：「幫你毀了那冒牌的俞放鶴，只因我自己也想毀了他。」

俞佩玉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不錯，我也知道你一心要做武林盟主，所以你就一定要先毀了他，你要毀他，就只有先揭穿他的秘密，所以你就想自我身上著手，你說幫我的忙，其實是在幫自己的忙。」

姬靈風笑道：「你我兩人，現在正是敵愾同仇，誰幫誰的忙，豈非都是一樣的嗎？」

俞佩玉道：「我若不願和你這種人合作呢？」

姬靈風淡淡道：「那倒也簡單得很……我現在就殺了你……」

俞佩玉長嘆道：「看來我根本已沒有什麼選擇了，是麼？」

姬靈風道：「正是如此。」

她忽又展顏一笑，接著道：「但你若肯跟我合作，我就會傾全力幫助你，你也許還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大江南北、黃河兩岸，自西北到川滇，所有主要的城市裏，都有我屬下的人，只要我一句話，他們就會替你賣命。」

俞佩玉嘆道：「你既已有了這麼大的勢力，為何還定要做那武林盟主呢？就算做了武林盟主，你又有什麼好處？」

姬靈風道：「每個人都有種嗜好，有的人喜歡喝酒，有的人貪財，也有的人好色，我的嗜好卻是權力。」

俞佩玉道：「權力？」

姬靈風道：「沒有得到過權力的人，永遠不會知道權力的滋味，我平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要看天下武林英豪，俱都在我面前俯首稱臣，而現在……現在我卻只能在暗中活動，若不成功，我就永遠見不了天日。」

俞佩玉嘆道：「有些人說酒能亂性，也有些人說色能傷身，但在我看來，世上最害人的，只怕就是這『權力』二字了。」

姬靈風的目光忽然變得火焰般熾熱，一字字道：「但世上最令人動心的，也就是權力。」

俞佩玉道：「可是你再想想，現在那俞放鶴雖然是武林盟主，你卻並未對他俯首稱臣，你做了武林盟主後，又焉知沒有人在暗中背叛你？」

姬靈風道：「縱然做了皇帝，也難免會有亂臣賊子，但只要每個人當面都對我尊尊敬敬，就算有人在暗中背叛我，也沒什麼關係。」

俞佩玉道：「可是你這武林盟主又能做多久呢？」

姬靈風道：「只要有那麼樣一天……只要一天，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俞佩玉又嘆了口氣，喃喃道：「權力，權力……想不到這兩字竟有這麼大的魔力。」

姬靈風道：「這些事你已用不著多研究了，反正你只要明白，你若想復仇，若想揭穿那俞放鶴的秘密，就只有和我合作，否則你就只有死。」

俞佩玉沉聲道：「但我也有個條件，否則我就寧可死。」

姬靈風道：「什麼條件？」

俞佩玉道：「我不願你在我面前再提起那『極樂丸』三個字，我非但不願嚐它，不願看它，簡直連聽都不願聽。」

姬靈風笑了笑，道：「你以為這種東西很不值錢麼？告訴你，有時它比金子還要珍貴得多，你既已答應了我，我何必再糟蹋糧食。」

俞佩玉道：「只要我答應你，你就相信？」

姬靈風道：「世上若還有一個我能信任的人，這人就是你，何況……」

她一笑接道：「反正你還有很多秘密把柄捏在我手裏，我也不怕你食言背信，更何況，這本為彼此有利的事，你又何樂而不為呢？」

俞佩玉苦笑道：「看來我若想揭開他們的陰謀，就只有和你們這些人合作了。」

姬靈風道：「不錯，因為那些自命俠義之輩，全都是站在俞放鶴那一邊的，絕不會有任何一個人肯幫助你，因為他現在正是武林盟主。」

※※※

世上有許多事的確奇妙得很。

俞佩玉做的本是最光明正大的事，但卻不得不偷偷摸摸，不得不和一些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人聯合在一起。

他為了要活下去，卻不得不先死一次。

這些事聽起來很荒唐，事實上卻很合理，而有些看來很合理的事，其實卻偏偏荒唐已極。

朱淚兒再也想不到俞佩玉的身世竟有這麼多隱秘，她這才發現俞佩玉遭遇之不幸竟遠在她之上。只不過她的不幸還可以對人說，還可以博得別人的同情，而俞佩玉的不幸卻提也不能向別人提起。

她痴痴地望著俞佩玉，目中不禁又流下淚來。

姬靈風忽然笑道：「朱淚兒，朱淚兒……這名字實在取得妙極了，你實在是個淚人兒，只怕連血管裏流的都是眼淚。」

朱淚兒怒道：「你可知道你自己血管裏流的是什麼？我們可以告訴你，是陰溝裏的臭水。」

姬靈風也不生氣，微笑道：「別人悲哀時都不會發脾氣的，但你一面流眼淚，一面還可以罵人，這倒奇怪得很。」

朱淚兒道：「這也沒什麼奇怪，有人一面微笑時，一面卻可以殺人，那才叫奇怪哩。」

姬靈風淡淡道：「微笑時殺人的本事，只怕誰也比不上銷魂宮主吧。」

朱淚兒一驚，失聲道：「你知道我的來歷？」

姬靈風悠然道：「你想想看，我若不知道你的來歷，怎會將這種秘密當著你的面說出來？」

朱淚兒厲聲道：「你怎會知道的？」

姬靈風道：「我若連這點本事都沒有，還敢和俞放鶴爭霸天下麼？告訴你，我的人還在十里之外時，這裏所有的事我已全都知道了。」

她忽又向俞佩玉笑了笑，道：「對了，我還忘記向你道賀，你能娶到如此聰明美麗的妻子，實在可賀可喜。」

俞佩玉什麼話也沒有說，卻忍不住瞧了朱淚兒一眼，只見朱淚兒臉色蒼白，目中幾乎又流下淚來，顫聲道：「你……你用不著說這種話來……來恥笑我。」

姬靈風道：「恥笑？這怎能算恥笑呢？」

朱淚兒咬著嘴唇，嗄聲道：「你明知道那只不過是……是開玩笑的。」

她說出「開玩笑的」這四個字後，整個人都似已虛脫，眼淚終於又像斷了線的珍珠般落了下來。

姬靈風道：「開玩笑的？婚姻大事，怎麼能開玩笑？」

朱淚兒道：「但……但我……」

姬靈風柔聲道：「你不用擔心，你若以為他會不承認這婚事，你就錯了，俞佩玉絕不是這樣的人，他絕不會因為你沒有死，而不肯認你做妻子。」

朱淚兒身子一陣顫抖，目光緩緩轉向俞佩玉，姬靈風忽又笑道：「你不必問他，我還可以教給你一個法子，他若不肯承認活朱淚兒是他的妻子，你就死給他看。」

俞佩玉暗中嘆了口氣，只見朱淚兒還在痴痴地望著他，他正不知該說什麼，朱淚兒已幽幽道：「你放心，我再也不會做這樣的事了，我……」

姬靈風道：「為什麼不能做，這又有什麼不好，一個男人若喜歡一個女人，就可以用盡一切手段，只要他能得到她，無論他用的是什麼手段，別人都不會罵他的，反而會誇獎他的手段高明，那麼，女人若喜歡上一個男人時，為什麼就不能使用一些小小的手段呢？」

朱淚兒道：「可是……女人總和男人不同的。」

姬靈風道：「有什麼不同？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麼？千百年來，女人總是受男人的氣，就因為女人常常將自己看得不如男人，所以我一定要為女人爭口氣。」

她瞪著朱淚兒道：「我問你，你哪點不如男人？你為什麼偏偏要自己瞧不起自己。」

朱淚兒咬著嘴唇，不再說話，但目中的淚痕卻已漸漸乾了，蒼白的臉上也已漸漸有了光彩。

姬靈風走過去拉起她的手，柔聲道：「小妹妹，你和我都是女人，所以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為千古以來的女人們爭口氣，讓天下的男人再也不敢欺負我們，我們一定要男人知道，女人絕不是生來就該被男人玩弄的。」

俞佩玉瞧見朱淚兒的神色，就知道姬靈風這番話非但已將她說動，簡直已將她收買了過去。

這番話實在是天下每個女人都愛聽的，他知道朱淚兒現在絕不會再認為姬靈風是壞人了。

只聽姬靈風又道：「男女之間的婚姻之事就像是釣魚，拿釣竿的通常都是男人，女人偶爾拿一次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只有願者才會上鉤的，你以為你釣著魚時，那條魚兒說不定也正在以為他釣上了你哩。」

這時她已為俞佩玉和朱淚兒拍開了穴道，然後又將朱淚兒的手塞在俞佩玉手裏，似真似假，似笑非笑地說道：「現在我將她交給你了，你若敢欺負她，小心我找你算賬。」

俞佩玉忽也一笑，道：「謝謝你。」

姬靈風像是怔了怔，道：「你也謝謝我？」

俞佩玉道：「我本來一直怕她想不開，現在才放心了。」

姬靈風笑道：「你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只怕在罵我，怪我教壞了你的老婆。」

俞佩玉淡淡道：「我怎會罵你，我只不過覺得有些奇怪而已。」

姬靈風道：「哦！」

俞佩玉道：「這裏發生的事，你在十里外怎麼知道的？」

姬靈風神秘地一笑，道：「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隻羊，你吃肉，我吃腸……這故事你難道已經忘了麼？」

俞佩玉似乎覺得有些好笑，道：「你以為我現在還會相信你懂得鳥語？」

姬靈風悠然道：「我若不懂得鳥語，你掉在那魔井中時，有誰會救你？」

俞佩玉道：「但……但那是姬靈燕姑娘。」

姬靈風忽然大笑起來，道：「你怎知我不是姬靈燕？誰是姬靈風？誰是姬靈燕？你難道真能分得出麼？你對我們又能瞭解多少？」

俞佩玉怔在那裏，只覺有些毛骨悚然。

他本來確信站在他面前的，必定是姬靈風，他本來確信姬靈燕絕不會做出這種事來的。

但現在，他卻完全迷惑了。

只因他對這姐妹兩人，實在瞭解得不多，姬靈風雖然精明能幹，但姬靈燕的痴迷又焉知不是故意裝出來的。

姬靈風瞪著他，一字字道：「你現在還能分得出我是誰麼？」

俞佩玉嘆了口氣，苦笑道：「我本來分得出的，現在卻越來越分不出了。」

姬靈風大笑道：「那麼你現在就該知道，一個人自己覺得最有把握的事，往往就是他知道得最少的事，因為他太有把握了，所以就不會再去思索。」

俞佩玉反覆咀嚼著她這幾句話中的深意，竟不覺想出了神。

突聽外面有人輕輕敲門，說是：「有事稟報。」

俞佩玉抬起頭，才發現這時暮色又已很深了。

敲門進來的是香香，她現在已恢復了生氣。姬靈風道：「什麼事？」

香香道：「外面來了三個人……」

姬靈風皺眉道：「我知道這裏每天晚上都有人來的，但今天……你明知今天日子不同，為何不將他們全擋回去？」

香香道：「從天還沒黑開始，已不知擋回去多少人了，但這三個人卻不肯走，小方告訴他們，說今天不做生意，他們還是非進來不可。」

姬靈風沉下了臉，道：「哦……你去瞧過這三個人麼？」

香香道：「小方不敢做主，回來告訴我，我就出去瞧了，只見這三個人棺材板似的站在門口，並沒有硬闖進來。」

姬靈風沉吟道：「他們長得怎麼樣？」

香香道：「門口今天沒有掛燈籠，我也不敢出去仔細看，隱隱約約只瞧見這三個人年紀都不小了，騎來的馬匹都是關外名種，直到現在馬嘴裏還在吐著白沫子，顯然已跑了不少路，而且跑得很急。」

姬靈風道：「你沒有看到他們的臉？」

香香道：「他們頭上都戴著范陽笠帽，而且好像是特製的，又大又寬，將大半張臉都遮住了，我只發現其中有個人右手的衣袖空蕩蕩的，是個獨臂人。」

姬靈風目光閃動，道：「如此說來，這三人竟是自很遠的地方急著趕來的，而且還不願意被人看到他們的面目。」

香香道：「正是如此！」

姬靈風默然半晌，冷笑道：「這三人難道是衝著我來的，我倒要去瞧瞧他們究竟是哪一路的角色，無論他們是為何而來的，我總不能讓他們失望。」

朱淚兒神情本來已經很自然了，但姬靈風一走出去，只剩下她和俞佩玉兩個人時，她竟聯手都不知該放在哪裏才好。

她也看不出俞佩玉心裏是喜是怒，更猜不出他心裏在想什麼，因為俞佩玉看來總是那麼安詳，那麼溫柔。

她卻不知道俞佩玉此刻心裏又何嘗不是亂糟糟的，正也不知道該用怎麼樣的態度對待她，該對她說什麼話。俞佩玉只知道自己絕不能再刺激她。

因為俞佩玉知道無論任何一個女孩子在她這種年紀的時候，都正是最富於幻想，最多愁善感，自尊心最強的時候。

這正是少女們最危險的年齡，在這種時候她們的情緒最不穩定，一件小小的事，就能給她們很大的傷害。

何況朱淚兒本就是那麼敏感，那麼倔強，她受的傷害已實在太多了，俞佩玉怎麼能再傷害她？

但俞佩玉也實在無法承認她是自己的妻子，就算他們的年齡相差並非如此懸殊，就算她已是個身心都很成熟的少女，就算俞佩玉真的很喜歡她，也萬萬不能承認她是自己的妻子。

因為俞佩玉萬萬無法拋下林黛羽。

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才能解決這件事，所以他也不敢說錯一句話，所以兩個人雖然對面坐著，卻無話可說。

沒有經歷過這種情況的人，實在無法想像這種情況的微妙和複雜，幸好就在這時，姬靈風竟已又回來了。

俞佩玉和朱淚兒立刻搶著迎了上去，兩人走了幾步又同時停了下來，朱淚兒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俞佩玉也正在瞧著她，她只望俞佩玉看不清她的表情，誰知姬靈風卻偏偏將屋裏的燈全都燃了起來。

朱淚兒臉竟紅了，垂下頭一笑，退回去坐了下來。

姬靈風跟珠子一轉，咯咯笑道：「我現在才知道天下的新娘子都是一模一樣的，就算是膽子再大的人，一做了新娘子也會害臊。」

朱淚兒頭垂得更低，連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臉竟會紅得這麼厲害，俞佩玉咳嗽兩聲，道：「外面來的究竟是什麼人？」

姬靈風道：「沒有，我根本就沒有出去瞧。」

俞佩玉道：「為什麼？」

姬靈風道：「因為我已知道他們是為何而來的了。」

她不等俞佩玉再問，就接著道：「原來他們是約好了人在這裏見面的，所以才急著趕來，江湖中人會約在妓院裏見面，本是件很普通的事。」

俞佩玉道：「既然如此，他們的行蹤為何要那麼詭秘？」

姬靈風道：「這也許是他們約好了要去做件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江湖中人見不得人的事本就很多，只要和我們沒關係，我們就不必去管它。」

俞佩玉沉吟了半晌，道：「我倒想去看看這三人的模樣。」

姬靈風笑道：「想不到你竟是個喜歡管閒事的人，你自己的麻煩難道還不夠多麼？」

俞佩玉苦笑道：「就因為我的麻煩已夠多了，所以多加幾件也沒關係，何況，我現在只要一見到鬼鬼祟祟的人，就覺得他必定和我俞某人有關係。」

姬靈風目光閃動，道：「你要去瞧他們也方便得很，只不過現在香香已經去照顧他們了，我敢保證無論他們是何來歷，都絕對逃不過香香的眼睛。」

朱淚兒忍不住道：「那只怕未必。」

姬靈風微笑道：「這你就不懂了，一個女孩子在妓院裏幹了三年後，那雙眼睛就會變得比刀厲害。你這人有幾斤分量，口袋裏有幾兩銀子，只要一走進她的門，她立刻就能瞧得出來。在她們面前，非但窮小子休想裝得了闊，你就算想裝窮，想少花幾兩銀子，到結果還是要被她們掏空錢袋為止。」

朱淚兒抿嘴笑道：「裝闊本來就比裝窮容易得多。」

只聽一人吃吃笑道：「對了，裝闊的人我倒不怕，這些人有多少錢就會花多少，但裝窮的人，卻多半是很難對付的，你若不先給他們嘗點甜頭，他們就算有十萬八萬在錢袋裏，卻連一根毫毛也不肯拔下來。」

香香果然來了。

姬靈風道：「那三個人呢？」

香香道：「在小屋子裏。」

姬靈風道：「你為何不陪著他們？」

香香嘆道：「他們就像是三個木頭人，我對他們笑，他們好像根本瞧不見，我對他們說話，他們也聽不見，就好像根本沒將我當做個女人，我幾乎忍不住要去照照鏡子，看看我是不是忽然變老了，變醜了。」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道：「他們也許是聾子。」

香香「噗哧」一笑，道：「他們非但不聾，而且耳朵都靈得很，尤其那個老頭子，外面只要有人走過，他就立刻竄到去瞧。」

俞佩玉皺眉道：「老頭子？是個怎麼樣的老頭子？」

香香道：「他看起來已有六七十歲，連鬍子都白了，而且氣派看來很不小，不但像是很有幾文，還像是很有勢力的樣子。」

她笑了笑，接著道：「這種臨老入花叢的老色鬼我本已看得多了，但這人卻有些與眾不同。」

俞佩玉道：「有什麼不同？」

香香笑道：「到這裏來的人，年紀越大，越是色迷心竅，越喜歡毛手毛腳，但這老頭子卻一直板著臉，好像隨時都在準備和人打架。」

俞佩玉道：「他說話是什麼地方的口音？」

香香道：「他根本一個字也沒有說，只有那獨臂人要我出來準備酒菜時說了幾句話，聽起來好像是江南一帶的口音。」

俞佩玉動容道：「此人是何模樣？」

香香臉上的表情就彷彿忍不住要吐，撇著嘴道：「這人年紀也不小，非但斷了一條手臂，而且滿身滿臉都是紅紅的傷疤，就好像是個大麻風。」

俞佩玉面色有些變了，沉默了半晌，道：「還有一個人呢？」

香香展顏笑道：「這人倒是個小伙子，三個人中就數他長得最像人，只不過好像已經有好幾天沒吃飯了，餓得只剩皮包骨頭，連眼睛都張不開。」

俞佩玉又沉默了半晌，轉向姬靈風道：「你方才說要看他們方便得很。」

姬靈風笑了笑，道：「不錯，普天之下，大大小小的妓院裏，多多少少總有些古怪的，何況這妓院本是胡姥姥開的呢。」

朱淚兒又忍不住問道：「古怪，有什麼古怪？」

姬靈風沒有回答她，卻道：「你覺得這裏的燈光和別的地方是否有些不同？」

朱淚兒怔了怔，道：「有什麼不同？」

姬靈風道：「你難道不覺得這裏的燈光分外明些，也分外柔和些。」

朱淚兒道：「嗯……」

姬靈風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朱淚兒道：「因為……因為這屋子裏非但桌上有兩盞燈，牆壁上也嵌著兩盞燈。」

姬靈風道：「你可知道這兩盞燈為什麼要裝在牆壁上？」

朱淚兒又怔了怔，道：「為什麼？自然是為了要照亮這間屋子。」

姬靈風笑道：「你錯了，這兩盞燈是為了偷看才裝在牆壁上的。」

朱淚兒道：「偷看？」

姬靈風道：「若有人在窗隙門縫裏偷看你，你說不定也會看到他，但若有人在這燈後面偷看你，你就不會發覺了。」

朱淚兒眼睛一亮，道：「不錯，因為沒有人的眼睛會去盯著燈光看的，就算看也看不清楚，因為燈光一定會照花他的眼睛。」

姬靈風笑道：「你畢竟聰明得很。」

朱淚兒道：「如此說來，這銅燈上鑲著的珠子一定是透明的了。」

姬靈風道：「只有兩顆是透明的，因為兩顆已足夠了。」

朱淚兒嘆道：「難怪胡姥姥對江湖間的事知道得那麼清楚。」

香香忽然道：「她偷看別人，倒不是完全為了要刺探別人秘密的。」

朱淚兒道：「她是為了什麼呢？」

香香恨恨道：「她知道男人一走進妓院，就難免醜態百出，她躲在那裏，就為的是要看這些男人的醜態，看我們被那些臭男人欺負，我們越受罪，她就越開心，有時她還要拉著她的丈夫一齊來看，因為只有這樣，她才能……才能滿足，因為這老太婆已老得沒法子……沒法子提起興趣了，只有這樣才能……」

姬靈風皺眉道：「夠了，你難道還怕說得不夠明白麼？」

朱淚兒已聽得瞪大了眼睛，道：「她說的還是不夠明白，因為我還不太懂。」

姬靈風也忍不住一笑，道：「這種事，你還是莫要太懂的好。」

喬香咬著牙道：「總之她開這妓院，也多半為了這緣故，這老太婆不但是個惡毒的女人，而且還是個淫猥的瘋子。」

俞佩玉嘆了口氣，緩緩道：「但她現在已只不過是死人而已，每個死人都是善良的，因為她再也不會做任何傷害人的事，那麼，你又何必再罵她呢？」

※※※

雖然已是深秋，但複壁中卻仍很悶熱，他們瞧了半晌，卻流出了汗－－只有俞佩玉流的是冷汗。

他終於發現那「氣派很大」的老頭子，竟是唐無雙，而那醜陋的獨臂人，竟赫然是江南王雨樓。

王雨樓自從在那小客棧中，被「瓊花三娘子」的「屍魔血剎大法」暗算後，現在才是第一次露臉。

而他的臉已完全變了。

從那兩半透明的珠子裏望出去，只見他滿臉俱是殺氣，對世上每一個人似乎都充滿了怨毒之意。

而那唐無雙端坐在那裏，倒果然有幾分宗主掌門的氣派，只不過神情似乎有些緊張不安，兩隻手不停地盤弄著桌上的一隻茶杯。

還有一個人，背對著俞佩玉，俞佩玉還是瞧不見他的模樣，只能看到他的肩很寬，腰很細，俞佩玉將耳朵貼在牆上，就可以聽到屋裏的聲音。

這時門外響起了一陣腳步聲。

那唐無雙立刻跳了起來，「啪」的一聲，連手中的茶杯都跌落在地上，摔得片片粉碎。

王雨樓狠狠瞪了他一眼，雖然並沒有說什麼，但俞佩玉卻已立刻斷定這唐無雙必定是假的。

像唐無雙那樣的暗器名家，一雙手必定要非常非常穩定，有的暗器高手，甚至可以在一粒米上刻出幾十個字來，現在這人卻連一隻茶杯都拿不穩，這雙手又怎麼能發射唐門中那般精巧的暗器？

這人的面貌神情的確和唐無雙一般無二，的確可以算是一件「完美的傑作」，只除了這雙手。

唐無雙手上數十年的功力，畢竟是誰也偷不去的。

俞佩玉眼睛一亮，宛如在黑暗中忽然見到一線光明，因為他已發現這計劃畢竟並不是無懈可擊。

※※※

門外進來的人，只不過是香香和幾個端著盤子的丫鬟而已，那唐無雙長長呼出口氣，又緩緩坐了下去。

燈光下看來，香香面上的媚笑真是說不出的動人，讓男人一看，就忍不住會想拉她走到沒人的地方去。

就連銀花娘的媚笑，都似乎沒有她這麼大的挑逗力，因為銀花娘到底是「業餘」的，而香香卻已是「專家」了。

只可惜王雨樓和唐無雙竟連看都沒有看她一眼。

香香等丫鬟們擺上酒菜，就扭動著腰肢走過去，伸手端起酒壺，故意將一雙春蔥般的玉手湊到他們面前。

她腕上的翡翠鐲子「叮叮噹噹」地響著，她的笑聲卻比這聲音更悅耳動聽，不用酒，就只這笑聲已足夠醉人了。

只可惜王雨樓和唐無雙竟似乎根本沒有聽見。

香香還是沒有失望，銀鈴般嬌笑著道：「三位請嚐嚐我這酒好麼？這種酒我平日絕不肯拿出來敬客的，但今天卻是例外，因為只有三位這樣的成名英雄，才……」

她話未說完，那唐無雙已瞪起眼睛，厲聲道：「你怎知道我們是成名英雄，是誰告訴你的？」

香香眼波流動，媚笑道：「這還用得著別人告訴我麼，我只要一看三位的氣概……不是享有大名的英雄豪傑，怎會有三位這樣的氣概？」

唐無雙「哼」了一聲，道：「我們是做生意的，你看錯了。」

香香道：「三位縱然是做生意的，也必定是富可敵國……」

突聽「啪」的一聲，王雨樓忽然將一錠金子拋在桌上，道：「你想不想要這錠金子？」

望花樓雖然是銷金窟，但這麼大一錠黃澄澄的金子，沒有什麼特別的交情，還是不容易到手的。

香香垂下了頭，咬著嘴唇笑道：「你想要我……」

王雨樓冷冷道：「我只想要你出去，拿著這錠金子出去，我們不叫你，你最好莫要進來。」

朱淚兒以為香香這次一定笑不出了，誰知香香眼珠子轉動間，還是嬌笑著道：「既然如此，就多謝了。」

她竟真的拿起那錠金子，就要走了出去。

背對著俞佩玉的那人忽然道：「且慢。」

香香回眸一笑，道：「還有什麼事？」

那人手一翻，伸了出來，手裏已托著朵珠花。

這朵珠花光澤圓潤，價值比那錠金子又高多了，大家的目光都不禁被這珠花吸引，只有俞佩玉的眼睛注意他的手。

這隻手並不粗糙，手指很細長，洗得很乾淨，雖然提著馬韁趕了很長的路，但手上卻連一點髒都沒有。

這雙手看來並不十分有力，但卻十分穩定，手托著珠花，懸在半空中，就好像是石頭雕成的，動也不動。

香香胸膛起伏，喘息著道：「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美的珍珠，你讓我摸摸好不好？」

那人道：「你何必摸，你若想要，我就給你。」

這人的聲音果然很年輕，只不過有些懶洋洋的。

香香嫣然道：「你明知沒有一個女人能拒絕不要的，為什麼還要問呢？」

那人道：「你若想要，就留下來陪我喝酒。」

香香面上露出了驚奇之色，忍不住去瞧那唐無雙和王雨樓，只見兩人臉色雖然很難看，卻並沒有反對。

俞佩玉自然比香香更覺得驚奇。

那少年又是什麼人呢？為什麼要故意和王雨樓作對？王雨樓卻像是敢怒而不敢言，難道有些怕他？

他們既然是同路來的，而且又顯然在進行一件很秘密的勾當，那少年想必也定然是俞放鶴的屬下。

那麼，他為何要和王雨樓作對？王雨樓為何要怕他？據俞佩玉所知，王雨樓的地位並不低，膽子也並不小的。

俞佩玉忽然發現那少年才真正是個神秘人物。

※※※

香香自然留了下來。

她非但坐到那少年膝上，整個身子都已偎入那少年懷裏，王雨樓和唐無雙對望一眼，轉過目光，不再看她。

那少年縱聲大笑道：「偽君子，偽君子，這世上如此沉悶，就因為偽君子實在太多了。」

他摟著香香的腰肢，笑道：「但是我們卻都是不折不扣的真小人，所以，我們比別人快樂得多，是麼？」

香香咬著他的耳朵吃吃笑道：「不但比別人快樂，也比別人可愛多了。」

那少年大笑道：「說得好，說得好，理當敬你三杯。」

他果然連盡三觥，以箸敲壺，曼聲高歌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如此良宵，豈可無酒，來來來，我也敬你們三杯。」

王雨樓和唐無雙居然聽話得很，竟真的皺著眉喝了三杯下去，看他們的樣子，就好像在吃藥。

那少年卻是一杯一杯地喝個不停，大口大口地吃個不休，生像是覺得菜不夠，還不時去咬香香的鼻子。

香香吃吃地笑著忽然「哎喲」叫了一聲。

那少年道：「痛？」

香香將頭埋入他胸膛裏，道：「不痛。」

那少年大笑道：「我給你一朵價值千金的珠花，所以我就可以咬你，你也只有說不痛，這就是人，每個人都是有價錢的，只不過價錢有高低而已。」

香香膩聲道：「你也有價錢的麼？」

那少年道：「你想買我？」

香香道：「嗯！我想將你買回去藏起來。」

那少年狂笑道：「只可惜我的價錢太高，你若像現在這樣拼命賺錢，全都存起來，有個三五十年，也許還有希望。」

香香嬌笑道：「那時我豈非已變成老太婆了。」

那少年道：「只要有錢，老太婆也沒關係。」

聽到這裏，複壁中的朱淚兒忍不住悄聲道：「這人倒可以和徐若羽結拜兄弟。」

姬靈風輕輕嘆了口氣道：「此人只怕比徐若羽高明十倍，也可怕十倍。」

俞佩玉道：「但也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無愧於『真小人』三個字。」

只見那少年又連盡二杯，拍案笑道：「你現在雖買不起我，我卻買得起你，你買我，我買你，那結果豈非也差不多麼？」

他霍然站起，一把拉起香香，喃喃道：「我醉欲眠，不如去休……」

他踉踉蹌蹌，拉著香香走進裏面那間屋子，香香吃吃地笑著，用纖巧的腳悄悄勾起了門。

過了半晌，只聽那少年曼聲吟道：「醉臥美人膝，醒握殺人權，不求連城璧，但求殺人劍！」

語聲漸漸低微，漸漸聽不見了。

屋子裏忽然變得死一般靜寂，複壁中的朱淚兒等人也不敢再說話，又過了半晌，唐無雙搖頭嘆道：「我真不懂，盟主為何要這樣的人跟我們一起來。」

王雨樓沉聲道：「盟主的吩咐，自有道理。」

唐無雙道：「但這廝究竟是何許人也？你可知道麼？」

王雨樓道：「我也不清楚，只知盟主對他信任極深，又再三囑咐我，無論他要做什麼，我們都得聽他的吩咐。」

唐無雙嘆道：「但此人到了這種時候，還能大吃大喝，而且什麼都不管，竟到屋子裏睡大覺去了，這樣的人又豈可信任？」

王雨樓默然半晌，還是說出了同樣一句話，還是冷冷道：「盟主的吩咐，必有道理。」

這時俞佩玉才知道，原來就連唐無雙和王雨樓兩人，竟也都不知道這神秘少年的來歷。

這少年自始至終，竟連頭都沒有轉過來，俞佩玉只見到他的側影，而且只不過是匆匆一瞥而已。

他只發現這少年的臉長得很清秀，又像是懶懶的提不起精神來，連眼睛都是瞇著的，懶得張開。

到現在為止，俞佩玉只能斷定一件事：那就是他非但不認得這少年，而且絕沒有見過。

※※※

唐無雙和王雨樓還是滴酒不沾，甚至連筷子都不碰，兩人看來都有些緊張，而且漸漸焦急起來。

過了很久，唐無雙忽然一笑，道：「我只希望那人快些來，我們在外面辦我們的事，讓他在裏面享他的福，看他回去後，怎麼向盟主交代。」

王雨樓又瞪了他一眼，冷笑道：「你這樣說話，也不怕露出馬腳來麼？」

唐無雙瞪眼道：「這又露什麼馬腳？」

王雨樓道：「你可知道你現在是什麼身份？」

唐無雙道：「我當然知道。」

王雨樓冷冷道：「你既然已經是一派宗主掌門的身份，說話也得有宗主掌門的氣派，這種幸災樂禍唯恐天下不亂的話，卻只有那些低三下四的小人才說得出來。」

唐無雙怔在那裏，面上陣青陣白，忽然一拍桌子，大聲道：「我知道你們都瞧不起我，因為我以前只不過是個馬夫，但你又是什麼東西？你難道以為你真是江南大俠王雨樓麼？」

王雨樓怒喝道：「閉嘴！」

唐無雙紅著臉道：「我偏不閉嘴，偏要說，你又能拿我怎樣？你難道還能殺了我不成？」

王雨樓厲聲道：「殺了你又怎樣？」

唐無雙冷笑道：「我就不信你有這樣大的膽子，你莫忘了，我現在是唐家的掌門人，你若殺了我，到哪裏再去找一個唐無雙。」

王雨樓狠狠地，瞪了他半晌，忽然笑了笑，道：「我這只不過是為你好，你若露出馬腳來，誰也沒好處。」

唐無雙立刻也笑了，道：「你放心，我這兩年苦功不是白費的。」

聽到這裏，俞佩玉掌心已淌出了冷汗。

這「唐無雙」原來只不過是個馬夫，想必是因為他的相貌和真的唐無雙十分相似，所以，才選中了他。

那麼，這冒牌的王雨樓本來又是什麼人呢？冒充林瘦鵑、太湖王、西門無骨的人，本來又是什麼身份？

他們原來也很可能只不過是個車夫、廚子、乞丐、賣草鞋、補雨傘的，甚至只不過是個龜公。

那麼「俞放鶴」又是什麼人呢？

他本來的身份，又能比這些人還高明多少？

也許他所下的苦功更多些，所以他不但形態相貌都學得和放鶴老人十分相似，而且竟還學會了「先天無極」門的武功。

但他本來也必定只不過是卑賤的小人而已。

想到這裏，俞佩玉全身都似已將爆裂。

※※※

這時王雨樓和唐無雙的神情已越焦躁不安。

唐無雙竟已忍不住站了起來，在屋裏兜著圈子，不住喃喃道：「怎麼還沒有來？……怎麼還沒有來？」

王雨樓皺眉道：「他若不來，你著急也沒有用，還是坐下來吧。」

唐無雙用力捏著鬍子，道：「你不著急，我卻要著急的，他若不來，我怎麼辦？」

王雨樓道：「這件事對他也是關係重大，他怎會不來。」

唐無雙嘆了口氣，喃喃道：「但望他莫要出什麼事才好。」

他們等的究竟是什麼人呢？

為什麼如此緊張，又如此神秘。

朱淚兒幾乎忍不住想問出來了，但就在這時，突聽窗外傳來「咕咕」兩聲，像是布穀鳥的叫聲。

唐無雙精神立刻一振，衝到，「吱吱」叫了兩聲，外面又回了「嘰嘰」兩聲，唐無雙立刻打開窗子。

窗外立刻有條青衣漢子躍了起來。

這人打扮得就像是個剛從田裏做完工下來的莊稼漢子，一身粗布衣服上，到處都沾滿了黃泥。

他頭上也纏著條青布頭巾，此刻已全都濕透，顯見得這一路上不但走得甚急，而且還很驚惶。

他的臉上也黑如鍋底，仔細一看，才知道他滿臉都抹著油煙，使人根本認不出他本來的面目。

王雨樓也霍然長身而起，迎了上去，沉聲道：「朋友是哪陣風吹來的？」

那人左右瞧了一眼，也沉聲道：「從西北吹來的東南風。」

王雨樓道：「朋友在路上可瞧見了什麼？」

那人道：「瞧見個大人在吃糖，小孩在喝酒。」

這四句話問得荒唐，答得更妙，顯然就是他們取信於對方的暗號，王雨樓面色這才和緩下來，抱拳笑道：「兄台請坐，在下等已久候了。」

那人目光閃動，道：「這望花樓裏怎地只有你們這一桌客人？」

王雨樓道：「只因他們這裏的姑娘今天恰好都有了毛病，所以就沒有接客。」

那人道：「怎會都得了病，是什麼病？」

王雨樓笑了笑，道：「女人的毛病，姑娘們只有得了這種病才不能接客。」

那人這才鬆了口氣，眼睛立刻盯在那些酒菜上。

王雨樓道：「兄台莫非還未用飯麼？」

那人嘆了口氣，苦笑道：「不瞞兩位，在下已有兩天水米未沾唇了。」

這人究竟是誰？行蹤為何如此詭秘？又如此狼狽？

他莫非在逃避什麼人的追蹤，所以不敢見人？

王雨樓和唐無雙在這裏等他來，又為的是什麼？

只見那青衣漢子已坐下吃喝起來，雖然餓得發瘋，但吃相倒並不難看，看來竟似極有教養的樣子。

只有這種風度和教養，是裝也裝不出來的，所以暴發戶看來永遠是滿身銅臭氣，要飯的披上龍袍也不像皇帝。

俞佩玉一眼便可看出，這人必定是個世家子弟。

又過了半晌，這青衣人才放下筷子，忽然瞪著唐無雙，道：「閣下將衣服褲子都脫下來讓我看看好麼？」

這位好教養的世家子弟，竟會忽然叫別人「脫下褲子讓他看看」，這實在已經夠荒唐的了。

更荒唐的是，唐無雙居然真的將衣褲都脫了下來。

朱淚兒輕輕「啐」了一聲，扭過頭去，但心裏還是忍不住想瞧瞧，這青衣人要唐無雙脫下衣服來幹什麼？

她忍不住回過頭偷偷瞟了一眼，只見唐無雙總算並未將衣服完全脫光，此刻他正將一條毛茸茸的腿蹺到椅子上。

王雨樓指著他腿上一條又長又深的傷疤，微笑道：「這條傷痕乃是在下照著無雙老人腿上的傷痕用小刀割成的，深淺長短都絕對和無雙老人腿上的完全一樣。」

唐無雙苦笑道：「他竟好像要在我這條腿上刻圖章似的，刻了兩三天才刻成，我雖然喝了十來斤花雕，還是覺得疼得要命。」

那青衣人點了點頭，道：「很好，但你可知道這條傷疤是誰留下來的？」

唐無雙道：「這是無雙老人……」

那青衣人冷冷道：「你莫忘了，你現在就是無雙老人。」

唐無雙笑了笑，道：「不錯，這是我少年時，為了一個『擺夷』女子，遠赴怒江獨闖『金沙八寨』。只因『金沙寨主』奪了那女子族中的萬兩金沙，我雖然將金沙寨的八大寨主全都以暗器殺了，腿上卻挨了他們一緬刀，若不是身上恰巧帶得有專治刀傷的『雲南白藥』，我這條腿就要報廢了。」

青衣人道：「後來呢？」

唐無雙道：「後來我才知道那擺夷女子只不過是要利用我為她奪回金沙而已，其實她已有了情郎，竟乘我養傷的時候，和她的情郎私奔了。」

青衣人長長嘆了口氣，道：「不錯，所以你從此之後，就認為擺夷族的女子都淫蕩成性，都是騙人的狐狸精，所以你才會堅決反對你的兒子和金花娘成親。」

俞佩玉這才明白唐無雙痛恨金花娘的原因，倒並非因為她是天蠶教下，只不過因為她是個水擺夷而已。

他實未想到那古板的唐無雙，少年時竟也是個多情的種子，只因若非多情種子，就不會上女人的當了。

這時王雨樓已將唐無雙的身子轉了過來，指著他背上一條刀疤道：「這條刀疤做得也還好吧？」

青衣人道：「很好，已可亂真了。」

唐無雙道：「這條刀疤乃是我二十七歲時，為了替我表弟復仇，和『萬勝刀』決鬥時留下來的，他雖在我背後砍了一刀，我卻以反手劍刺穿了他咽喉。」

青衣人道：「不錯，你且說身上一共有幾處傷疤。」

唐無雙道：「一共有九處，除了這兩條最大的刀疤外，還有四處劍傷、兩處刀傷和一處『八臂天王』用火藥暗器在我肩上留下的一處火傷。」他語聲微頓，又接著道：「那四道劍傷最深的兩道，都是『銀鈴劍客』留下來的，我為了他出口辱及本門師長，在二十八歲那年，一年中找他決鬥了三次，頭兩次都險些死在他那柄銀鈴劍下，到最後一次，才要了他的命。」

青衣人道：「除了這九處外，你身上就沒有別的傷痕了麼？」

唐無雙想了想，道：「好像沒有了。」

青衣人道：「你的牙齒……」

唐無雙一拍手，道：「對了，我左面少了三顆牙，只因我那時初生之犢不畏虎，竟要去找當時稱拳掌無敵的『長白山王』比拳，被他一拳打在下巴上，非但打落了三顆牙齒，而且嘴腫得足足有五天吃不下東西，說不出話。」

青衣人道：「你切切莫要忘了，這是你生平的得意事之一，只因長白山王有名的性如烈火，到長白山去找他麻煩的人，就算長著個鐵頭也要被他打碎，但你只不過被他打落了三顆牙齒而已，所以你雖然打了次敗仗，卻敗得很光彩，時常都會張開嘴，讓你的子孫瞧瞧你這被打落三顆牙齒的地方。」

唐無雙笑道：「我記住了。」

聽到這裏，俞佩玉又不禁滿懷感慨。

他也知道「萬勝刀」、「八臂天王」、「銀鈴劍客」這些都是當年在江湖中響噹噹的人物。

那「長白山王」公孫火，更是長白一派的開山宗主，當時威名之盛，赫然已超越少林武當之上。

唐無雙當時竟敢找這些人去決鬥，可見他少年時必定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鐵漢。

俞佩玉實在想不到他到了老年時，竟變成個畏首畏尾、膽小如鼠的人了，他雖然出賣了俞佩玉，但俞佩玉並不恨他，反而覺得他很可憐，如今冒充他的人既已準備好了，他的下場豈非一定更悲慘。

只聽那青衣人嘆了口氣，道：「有些事別人雖然未必會留意，但我們還是應該小心些才好，因為只要有一處破綻被人看出，非但大事不成，閣下的性命，只怕也難保了。」

唐無雙道：「不錯，越要做大事，就越該小心，這道理我也懂得的。」

青衣人沉吟了半晌又道：「你平日起居的習慣，更不可有絲毫疏忽，譬如說，你現在雖已退隱，但莊中一些比較重要的事，還是要取決於你，所以你的子女門徒，每天都有一定的時候去問候你，聽你的教訓。」

唐無雙道：「我知道那是在我吃過早點之後。」

青衣人道：「你可知道你每天吃的是什麼？」

唐無雙道：「我知道四川人不吃稀飯的，所以我每天早上都是一大碗蛋炒飯，外帶一碟幹辣椒炒豆豉，越辣越好。」

青衣人道：「你吃得慣麼？」

唐無雙笑道：「開始時我一吃辣就冒汗，學了兩年，總算學會了。」

青衣人道：「你可知道你規定幾天洗一次澡……」

他接著又問了些很瑣碎的事，甚至連大小便都未放過，這「唐無雙」居然有問必答，連唐無雙一天小便幾次他都知道。

由此可見，他們已將唐無雙這個人裏裏外外，由頭到腳都徹底研究過了，絕沒有遺漏任何一件事。

姬靈風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俞放鶴為了這件事，倒真費了不少苦心。」

俞佩玉咬牙道：「他這是有代價的。」

姬靈風道：「不錯，這麼樣一來，唐家在四川兩百年的基業，就全都到了他手上，他無論費多少功夫都是值得的了。」

朱淚兒道：「他們在這裏等這青衣人來，原來就為了要他考驗考驗這冒牌的唐無雙是不是已經夠資格出場了，可是，這青衣人又是何許人也？為什麼會對唐無雙的事瞭解得如此清楚？好像連唐無雙放個屁他都知道。」

俞佩玉沉吟道：「這人想來必定是唐家的子弟。」

姬靈風接道：「他不但是唐家的子弟，而且還必定是唐無雙身旁很親近的人。」

俞佩玉嘆道：「但如今他卻將唐無雙出賣了，唐無雙若知道自己也有被人出賣的一天，只怕就不會出賣別人了吧。」

※※※

這時，那青衣人似乎已將所有的問題全都問過了，廳中陡然沉寂了下來，俞佩玉他們也立刻閉上了嘴。

王雨樓和唐無雙還在等那青衣人的下文，青衣人卻也只是坐在那裏，靜靜地望著他們。

過了半晌，王雨樓勉強一笑，道：「兄台是否覺得還有什麼不滿意？」

青衣人也不答話，卻端起酒壺倒了三杯酒，緩緩道：「易容改扮之術，在江湖中雖已流傳數百年，但卻從來永不能走入光天化日之中，只因一個人的易容術無論多麼精妙，遇著明眼人，還是一眼就可看破的。江湖傳說中，雖有許多人能易容改扮成別人的模樣，混入某一秘密幫派中，將那一幫上上下下的人全都騙過了，但那只不過是江湖傳說而已，依我看來這些傳說只不過是後人加油添醬，附合而成的，絕不可信。」

他忽然說出這番話來，王雨樓和唐無雙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只有一聲不響，等他說下去。

青衣人果然又接著道：「但這易容術一到了當今盟主俞大俠手裏，卻立刻化腐朽為神奇，只因他竟能將醫道和易容術合而為一，再加以極精密的計劃和極謹慎的研究，他對易容術的革新與創意，實在可說是空前絕後的。」

聽到這裏，王雨樓和唐無雙才鬆了口氣，展顏一笑。

青衣人凝注著唐無雙，沉聲道：「他竟能創造出閣下這麼樣一個人物，實在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如今莫說別人分不出閣下是真是假，就連我都分不出了。」

唐無雙喜動顏色，道：「如此說來，我已經可以去得了麼？」

青衣人也終於展顏一笑，道：「閣下此去，已是萬無一失了。」

他雙手擊杯，接著又道：「在下先敬兩位一杯，預祝兩位馬到功成。」

話猶未了，忽然一人笑道：「你若要敬酒，還少了一杯。」

※※※

這聲音就是從裏面一間屋子傳出來的。

青衣人面色驟變，探手入囊，厲聲道：「什麼人？」

只見一個很清秀的少年懶洋洋從裏面走了出來，精赤著上身，只穿著條犢鼻褲，望著青衣人笑道：「閣下的手千萬莫要拿出來，唐家的暗器，我可吃不消。」

青衣人倒退兩步，瞪著王雨樓道：「屋子裏居然還有人，兩位難道不知道？」

王雨樓勉強笑道：「自然知道的，但這位兄台卻不是外人。」

青衣人道：「哦？」

那少年淡淡笑道：「閣下千萬莫要緊張，我不但是你們的朋友，也是俞放鶴的朋友。」

他居然在王雨樓面前直呼「俞放鶴」的名字，那青衣人也似覺得有些意外，怔了半晌，道：「閣下尊姓大名？」

那少年嘆了口氣，道：「我也想說出名字來讓你嚇一跳，只可惜我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而已。」

王雨樓乾咳兩聲，道：「這位楊子江楊公子，乃是盟主的世交……」

那少年揮手打斷了他的話，大笑道：「你用不著騙他，也用不著替我戴高帽子，莫說俞放鶴不認得我的父母，就連我自己都不知道父母是誰，和人家去攀哪門子的世交。」

王雨樓臉上陣青陣白，那青衣人顯然也怔住了。

楊子江卻指著自己的鼻子又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叫楊子江麼？」

那青衣人想笑，卻笑不出，訥訥道：「抱歉得很。」

他正不知該說什麼，楊子江已大笑著接道：「你自然不會知道的，這件事更和你一點關係也沒有，你抱歉什麼？」

他抄起杯酒，一仰脖子就喝了下去，又道：「告訴你，因為我是從揚子江裏被人撈出來的，所以才叫做楊子江，想來我一生下來就討人厭，所以連我的爹娘都不願意要我，他們倒真是聰明人，好像早已算準我長大後會更討人厭的。」

王雨樓、唐無雙和那青衣人都僵在那裏，嘴裏雖然沒有說什麼，心裏卻不約而同地暗暗忖道：「這人居然知道自己討厭，倒也有些自知之明。」

楊子江已坐了下來，笑嘻嘻道：「好在我們並不要交朋友，所以你們雖然覺得我討厭，也沒什麼關係，要知道你們雖討厭我，我也未見得喜歡你們。若非俞放鶴求我來，你們就算用八人大轎來抬我，我也懶得來的。」

那青衣人似乎實在忍不住了，冷冷道：「盟主為何定要叫閣下前來，在下倒有些不懂。」

楊子江笑道：「你真的不懂麼？其實這道理簡單得很，就因為他生怕有人會來要你們的命，所以才求我來保護你們。」

那青衣人冷笑道：「縱然有人想來要我們的命，我們自己也可應付的，用不著閣下費心。」

楊子江道：「哦，你真有本事自己應付麼？」

青衣人道：「哼！」

楊子江大笑道：「如此說來，你想必認為你自己的武功不錯了，是麼？」

青衣人道：「若論武功，在下倒不敢妄自菲薄。」

楊子江笑嘻嘻道：「你認為自己的武功不錯，在我眼中看來，卻不怎麼樣，我若想要你的命，實在比吃豆腐還容易。」

青衣人「叭」地一拍桌子，霍然長身而起。

王雨樓和唐無雙對望了一眼，竟絲毫沒有勸阻之意，只因他們也想瞧瞧這楊子江究竟能有多大的本事。

只聽楊子江嘆了口氣，道：「你難道想找我比劃比劃不成？」

青衣人怒道：「正有此意。」

楊子江道：「好！」

這「好」字出口，桌上燈光一閃，他的人竟忽然不見了。

青衣人顯然吃了一驚，剛想要轉身，但他的身子還未轉過去，只覺有人在他身後，往他的脖子上吹了口氣。

只聽楊子江悠悠道：「我若真想要你的命，你的腦袋只怕已經搬家了。」

青衣人厲喝一聲，反手一揮，已有一串寒星暴射而出，誰知他身後竟連個人影子都沒有。

十餘點寒星已全都釘入牆裏，響聲叮咚，如珠落玉盤，再看楊子江已又坐到他原來的位子上，好像從來也沒有站起來過。

這少年身法之詭異飄忽，非但令王雨樓等人聳然失色，就連複壁中的俞佩玉也不禁為之動容。

若論輕功之妙，非但他自己無法和這少年相比，就連那目中無人的海東青，都難望其項背。

青衣人怔在那裏，已是汗出如漿，他臉上抹的油煙雖厚，但還是被汗水沖得白一條、灰一條，就像是變成了個三花臉。

楊子江淡淡道：「你現在服了麼？」

青衣人雙拳緊握，一個字也說不出口。

楊子江笑道：「其實你非但用不著難受，反倒應該高興才是，有我這樣的人保護你們，還有誰能傷得了你一根汗毛。」

王雨樓咯咯乾笑道：「兄台輕功之妙，當真令在下開了眼界。」

唐無雙也賠笑道：「放眼天下武林，只怕再也沒有一個人的輕功能比得上兄台了。」

這兩句雖然是恭維話，但也實在被楊子江的輕功所懾，誰知楊子江聽了這兩句話，臉色反而沉了下來，冷冷道：「兩位這些話在這斗室中說說還無妨，若是到處去張揚，楊子江頸上這顆大好頭顱，只怕就要斷送在兩位手上了。」

唐無雙笑道：「兄台這是在說笑了，就憑兄台這身輕功，難道還會怕了別人麼？」

楊子江冷笑道：「在兩位眼中看來，我的輕功自然是很不錯的了，這只因功夫真正好的人你們非但沒見過，只怕連聽都沒有聽過。」

唐無雙忍不住道：「在下雖然孤陋寡聞，但江湖中以輕功成名的大家，在下倒也知道幾位。」

楊子江道：「哦？你知道的是哪幾位？」

唐無雙道：「譬如說，華山派的『芙蓉仙子』、百花門的『海棠夫人』、丐幫的『紅蓮幫主』，以及武林七禽、江南四燕、關東的獨行俠盜『沒影子』……」

楊子江冷笑道：「這些也配稱得上是輕功名家麼？」

唐無雙賠笑道：「這些人的輕功雖然比不上兄台，但在江湖中已可算是一流的身手了。」

楊子江道：「一流的身手？哼！他們只怕連第八流都輪不上。」

唐無雙嘴上雖然不敢再說什麼，心裏卻顯然很不服氣，只見楊子江又喝了幾杯酒，才悠然道：「你們在江湖中也總算混了不少時候，可曾聽說過『回聲谷』這地方麼？」

王雨樓和唐無雙對望了一眼，都搖頭道：「未曾聽起過。」

楊子江道：「我也知道你們絕不會聽說過這地方的，只因你們若是聽說過，此刻只怕就不能坐在這裏陪我喝酒了。」

王雨樓臉上變了變顏色，終於也忍不住問道：「那回聲谷中，難道也有位輕功了得的人物麼？」

楊子江竟嘆了口氣，道：「那回聲谷中的人物，又豈只是輕功了得而已，他們的輕功簡直是出神入化，令你連想像都無法想像。」

他又喝了杯酒，才接著道：「你可知道那地方為何叫回聲谷？只因那裏的人，就像山谷中的回聲一樣，你雖可聽到他們的聲音，卻永遠休想見著他們的人影，你若得罪了他們，他們也不會來打你殺你，但只要你一開口說話，就立刻可以聽見他們的回聲，你若是害怕，三天都不敢說話，那麼這三天之中，什麼事都沒有，但只要你一開口，旁邊就立刻有他們的回聲響起。」

王雨樓已聽得面色如土，卻強笑道：「他們若只不過是學學我說話，倒也沒什麼可怕的。」

楊子江道：「他們若只不過是學學我說話，倒也沒什麼可怕的。」

王雨樓怔了怔，又勉強笑著道：「兄台何必開在下的玩笑？」

楊子江道：「兄台何必開在下的玩笑？」

王雨樓變色道：「兄台你……你……」

楊子江道：「兄台你……你……」

王雨樓額上已沁出汗珠，閉起嘴再也不敢說一個字。

楊子江這才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學你說了三句話，你還可看到我在這裏，你已經覺得有些受不了，那麼你不妨仔細想想，若有個你看不見的人，整天整月地在旁邊學你說話，無論你逃到什麼地方，只要你一開口，那聲音就立刻在你旁邊響，但你無論用什麼法子，卻休想瞧見他的人影。」

他眼睛盯著王雨樓，緩緩道：「我問你，這種日子你可過得下去麼？」

王雨樓已是汗如雨下，默然良久，才長長嘆了口氣，苦笑道：「這種日子，我只怕過一天就要發瘋了。」

楊子江冷冷道：「他正是要逼你發瘋，你只要得罪了他，他雖不殺你，但卻要逼得你自殺，據我所知，只要是被他們纏上的人，就沒有一個能捱得過三個月的。」

唐無雙應聲笑道：「世上真有輕功如此可怕的人麼？」

楊子江道：「他們輕功之可怕，我怎能描敘得出，你若未親身體驗過，也永遠想像不到的。」

唐無雙乾笑道：「如此說來，我們要小心些了，莫要得罪了他們。」

楊子江道：「這點你們大可放心，他們絕不會來找你的，你若想他們來找你，至少還得回去再苦練三十年的功夫。」

唐無雙雖然又羞又惱，卻也不敢開腔。

楊子江悠然接著道：「若論輕功，他們才真正可算是天上飛的鷹燕，那些號稱武林七禽、江南四燕的人，比起他們來，只不過是幾條在地上爬的泥鰍。」

王雨樓忍不住道：「那麼兄台呢？」

楊子江笑了笑，道：「我只不過勉強能算是隻小麻雀而已。」

那青衣人忽然冷笑，接道：「如此說來，連閣下自己的頭顱都難免要被別人取去，又怎能保護別人呢？」

楊子江淡淡道：「你只管放心，那些想要取你頭顱的人，有我已足夠應付了，至於那些能取我頭顱的人麼……」

他「嘿嘿」笑了兩聲，才接著道：「你就算自己將頭割下來送到那些人的面前，他們也不會瞧一眼的，因為你的性命，在他們眼中，實在不值一文。」

青衣人呆了半晌，忽然跺了跺腳，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王雨樓和唐無雙本想去攔他。

楊子江卻已冷冷道：「讓他走吧。」

王雨樓暗笑道：「此人雖然不值一文，但若令他就此負氣而去，只怕也有些不便。」

楊子江道：「你是怕他洩漏機密？」

王雨樓道：「盟主雖已和他談妥了交換條件，但這種人既能背叛他自己的骨肉至親，說不定也會背叛我們的。」

楊子江悠然道：「那麼，你為何不能追上去殺了他。」

王雨樓似也怔了怔，沉默了半晌忽然一笑，道：「兄台莫非是故意將他氣走的。」

楊子江倒了杯酒，淡淡笑道：「不錯，在這種地方最好只談風月，若是掄刀動劍，就煞風景了。殺人，我倒覺得無所謂，但煞風景的事，我卻從來不肯做的。」

王雨樓又沉默了半晌，緩緩道：「此刻離天亮還有兩個時辰，看來兩個時辰已足夠了。」

楊子江頭也不抬，只是凝望著杯中的酒，冷冷道：「天亮之前你若還不能辦好這件事，你自己最好也趕快想法子逃命去吧。」

王雨樓臉色變了變，扭頭衝了出去。

楊子江仍然凝注著他手裏的一杯酒，竟像是想用眼睛將這杯酒喝下去，用酒來澆開他眼中的憂鬱。

唐無雙也不知道這冷酷的少年，為什麼忽然又憂鬱起來，他實在莫測高深，只有將一張嘴也緊緊閉起。

過了半晌，才聽得楊子江緩緩道：「你可知道我為什麼叫他去殺人，自己卻坐在這裏？」

唐無雙暗道：「坐在這裏喝酒，自然比跑去殺人舒服多了。」

他心裏雖這樣想，嘴上自然不敢說出來，只有賠笑道：「不知道。」

楊子江沉聲道：「只因我從來也沒有殺過人，實在不願為那種人開殺戒。」

唐無雙怔了怔，失聲道：「兄台真的從來也沒有殺過人麼？」

楊子江笑了笑，道：「你不信？」

他的笑容看來竟是那麼蕭索，緩緩接道：「其實，我也很想嚐嚐殺人的滋味，只可惜我自從出道以來，竟從來也沒有遇見過一個值得我殺的人。」

「要怎麼樣的人才值得兄台動手呢？」

楊子江目光忽然轉到他身上，淡淡道：「等我遇見了的時候，我一定告訴你。」

# 第二九章 黑夜追蹤

唐無雙只覺這雙眼睛忽然變得有如死魚般的深灰色，卻又像是透明的，他只瞧了一眼，身上就有些發冷。

幸好楊子江已站了起來，喃喃道：「屋裏還有個人在等我，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失陪了。」

唐無雙心裏一動，脫口道：「那位姑娘睡著了麼？」

楊子江冷冷笑道：「你放心，我絕不會讓她聽到這些秘密的，只因我現在還捨不得要她的命……至少今天晚上還捨不得……」

唐無雙勉強一笑，道：「既是如此，兄台只管放心去享受吧，在下……」

楊子江道：「你還不想走麼？」

唐無雙又怔了怔，道：「走？到哪裏去？」

楊子江道：「唐無雙自然應該回唐家莊去。」

唐無雙怔了半晌，訥訥道：「難道我一個人去？」

楊子江道：「你又不是小孩子了，難道一個人還不敢走路麼？」

唐無雙道：「可是……可是我……」

楊子江沉下了臉，道：「你難道又忘了你自己現在是什麼身份？」

唐無雙垂下了頭，道：「是，我現在立刻就動身。」

楊子江展顏一笑，道：「快去吧，你的乖女兒們現在只怕正在盼望著你回去。」

他走了兩步，忽又回頭道：「你回去之後，應該做些什麼事？你記不記得？」

唐無雙道：「在下怎敢忘記。」

楊子江道：「很好，你現在動身，明天晚上只怕已到了唐家莊，最好連夜就將那幾件事辦妥，三天之內你若是還辦不妥，你最好也立刻想法子逃命去吧。」

他忽又笑了笑，瞪著唐無雙一字字地道：「你說話的時候最好多小心些，說不定我就在你背後聽著哩。」

※※※

唐無雙一走，俞佩玉、朱淚兒和姬靈風立刻也跟了出來，但他們卻並沒有和唐無雙走一條路。

姬靈風皺眉道：「要揭破俞放鶴的陰謀，唐無雙已是最大的關鍵，你為何不跟著他去？」

俞佩玉道：「但要揭破這唐無雙的秘密，那青衣人就是最大的關鍵，我絕不能讓他被王雨樓殺了滅口。」

姬靈風道：「你想，他究竟會是什麼人呢？」

俞佩玉道：「現在我沒有時間去想，因為想也想不出的。」

姬靈風沉吟著又道：「但唐無雙現在趕回去辦的那幾件事，關係也必定很大。」

朱淚兒忍不住道：「不錯，他一回去之後若立刻就要他的門人子弟到處去殺人，無論他要殺誰，別人也絕不敢說一個『不』字的。」

姬靈風道：「還有，唐門毒藥暗器的秘密若是被他送給俞放鶴，也是非同小可的事，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想法子阻止他。」

俞佩玉道：「這些事雖然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還是先找到那神秘的青衣人，只要能找到他，別的事就迎刃而解了。」

姬靈風忽然停住腳，道：「好，你們去找他，我還是回去盯著那姓楊的，楊子江，反正以你們兩人之力，要對付王雨樓和那青衣人已綽綽有餘了。」

俞佩玉道：「這樣也好。」

姬靈風嫣然一笑，道：「你最好莫要忘記你和我們談定了的事，說話的時候最好也小心些，因為我說不定也在你背後聽著哩。」

※※※

夜涼如水。

露珠在青石板鋪成的長街上，一閃一閃地發著光，就彷彿天上的星光一樣，除了遠處偶爾傳來一兩聲更鼓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

天地間彷彿又只剩下朱淚兒和俞佩玉兩個人了。

朱淚兒方才一直在不停地聽，不停地看，不停地驚疑，不停地猜測，她已將別的事全都忘記。

但現在，涼風吹在她身上，星光照在她臉上，她忽然又想起她對俞佩玉所做的那些事……

她的心立刻絞住了，眼淚不禁又要流了下來。

俞佩玉走得很快，臉色也很沉重，他的目光雖然不停地在四面搜索著，但卻並沒有瞧朱淚兒一眼。

「他是不是覺得我在纏著他？」

朱淚兒忽然停下腳步，道：「我……我也要走了。」

俞佩玉一怔，回身道：「你要走？到哪裏去？」

朱淚兒咬著嘴唇笑了笑，道：「我去的地方很多，用不著你擔心。」

除了瞎子之外，誰都會看出她笑得是多麼淒涼，多麼辛酸－－俞佩玉只希望自己忽然變成個瞎子。

他只希望能硬得下心來，對她說：「好，你走吧，你一個人流浪我雖然不放心，但你跟我在一起，只有更危險，因為我實在沒有力量保護你，環境更不允許我帶著你，你若跟著我，反而會更傷心，因為我絕不可能永遠陪著你的。」

怎奈這句話他實在不知該如何才能說得出口來。

他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輕輕拉起了朱淚兒的小手，雖然他也知道這樣下去只有將事情弄得更糟。

但他卻實在沒有別的法子。

天這麼黑，風這麼冷，他怎忍讓這孤苦伶仃的小女孩一個人去流浪？

朱淚兒眼淚終於又流了下來。

就在這時，突聽一陣車轔馬嘶之聲，自遠而近。

如此深夜，怎會有車馬急行？

道旁有個飲馬的水槽，俞佩玉立刻拉著朱淚兒竄了過去，他們剛將身子藏好，車馬已轉過街角，直奔過來。

在別人眼中，這只不過是輛很普通的烏篷車，但俞佩玉卻知道這若真是輛普通的烏篷車，就不會在如此深夜放轡急行了。

誰知車馬轉上這條街，竟漸行漸緩，彷彿已停下，車篷裏竟忽然有個女子探出頭來。

俞佩玉從石槽後偷偷瞧出去，只能看到她一頭烏油油的頭髮，髮上一根碧玉簪，卻看不到她的臉。

只聽那趕車的道：「前面就是王寡婦牌坊了，還要不要再往前走？」

那女子沉吟著道：「就在這裏等著吧。」

過了半晌，她又問道：「現在約莫是什麼時候了？」

趕車的用頭上的白汗巾擦了擦臉，道：「四更已過，還不到五更。」

那女子道：「約好的是三更，我們已經來遲了，他為何還沒有到？」

她聲音充滿了焦急之意，就彷彿一個剛自家裏私奔出來的少女，到了約定的地方後，卻瞧不見她的情郎。

車廂中竟又有個女子的聲音道：「也許他等得不耐煩，到別處去找我們去了。」

那女子更著急，道：「他明知我們一定會來的，為什麼不多等等？」

另一女子道：「你放心，他一定會來的。」

話還沒有說完，已有一條人影自路旁屋脊上竄了下來，淒迷的夜色中，臉上黑黝黝的，不辨面目。

但俞佩玉卻已看出他赫然正是那神秘的青衣人，原來他也早已有了預備，先就叫人在這裏接應他。

此刻他神色更驚惶，剛掠下來，就埋怨道：「你可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那女子道：「我們就因為趕得太急，半路上車軸斷了……你呢？你為什麼不多等等？」

青衣人應聲道：「我覺得後面像是有人跟蹤，所以轉了好幾個圈子。」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鑽入車廂裏。

那女子頭也縮了進去，道：「事情談妥了麼？」

青衣人道：「說來話長，現在趕緊走吧。」

那趕車的「呼哨」一聲，車馬又向前急馳而去。

※※※

王雨樓雖已殘傷，但畢竟是成名已久的老江湖了，這青衣人竟能擺脫他的追蹤，顯然是個很機警的人。

車上的那女子看來也很謹慎，而且女人大多比男人細心，若想在後面跟蹤他們而不被發現，想必不是件容易事。

何況車輕馬健，奔行甚急，以俞佩玉和朱淚兒兩人此時的精力，未必就能盯得住他們。

俞佩玉正在猶疑著，誰知朱淚兒已自石槽後竄了出去，她嬌小的身子，就像是隻狸貓似的，竄到馬車下，吸在車底，俞佩玉要想阻止已來不及了，只見她的手自車底下伸出來輕輕招了招，車馬便已衝入夜色中。

這小姑娘的膽子實在大得可怕，俞佩玉雖然擔心，也只有在後面遠遠的跟蹤，到了這種時候，他更不能被對方發現，沒有摸清對方的底細和來歷之前，他更不願意輕舉妄動，胡亂出手。

幸好這時更深人靜，馬車走出很遠後，車聲還可以聽得很清楚，俞佩玉就隨著車聲一路追下去。

這是個陌生的城市，他根本不能辨別道路，只知道馬車走過的路，本來都鋪著很整齊的青石板。

他這才發現這城市竟然大得可怕，他追蹤著這馬車直走了一個多時辰後，竟然還沒有出城。

這時他的衣衫本已都濕透，氣力又漸漸不支，因為他雖然暈睡了很久，但已又有一天水米未沾了。

人是鐵，飯是鋼，再強的人，也無法戰勝飢餓。

他三天三夜不睡覺，還可以勉強支援，但一天不吃飯，就有些吃不消了，他只覺兩條腿發軟，整個人都是空的。

幸好這時車行竟也漸漸緩了下來，密如連珠驟鼓般的蹄聲，現在已變得宛如老婦敲樁疏落可數。

俞佩玉喘了口氣，剛想停下來擦擦汗，誰知他的眼睛剛抬起來，就怔在那裏，面上又變了顏色。

露珠在青石板鋪成的長街上閃著光，遠處有個貞節牌坊的黑影，道旁有個飲馬的水槽……

這豈非赫然正是他方才走過的那條路？

這輛馬車原來竟一直在這城市兜著圈子，那青衣人難道吃飽了飯沒事做，竟深更半夜地坐著馬車兜風！

俞佩玉已發現事情有些不妙了，他立刻用盡了氣力追上去，只見那輛馬車竟然還在前面慢吞吞地走著。

那匹淡灰色帶著黑花的馬，那輛很輕便的烏篷車，還有那頭上紮著條白汗巾的馬車夫……

俞佩玉瞧得清清楚楚，這還是方才那輛馬車。

但這輛馬車為何要在街上兜圈子呢？而且居然還敢兜回這條街來，那青衣人究竟在打什麼主意？

俞佩玉實在想不通。

他只覺有些哭笑不得－－他累得幾乎要命，追了半夜，竟又回到原地了，早知如此，他還不如就在這裏等著。

這時五更雖已敲過，天卻還未亮，街上更不會有什麼行人，只有街頭的一家小舖，已亮起了燈火。

原來這是間小小的豆腐店，本來很清涼的晚風中，這時已有了新鮮豆腐和熱豆汁的香氣。

這種香氣對此時此刻的俞佩玉說來，只怕已可算是世上最大的誘惑，他幾乎忍不住要衝進那小舖去先飽食一頓再說。

但他還是只有忍耐著，他不能放下這輛馬車。

誰知馬車竟也在豆腐店前面停了下來，俞佩玉立刻竄在路旁的陰影裏，躲在一家綢緞鋪的大招牌底下。

只見那趕車的懶洋洋地下了馬車，要了一大碗熱豆汁，就蹲在門口，用雙手捧著喝了起來，喝得「忽嚕忽嚕」地響，還不時停下來嘆口氣，彷彿對這碗豆汁的滋味覺得非常滿意。

但那青衣人和那女子卻都沒有下來，車篷裏也沒有絲毫動靜，他們的行蹤那般隱秘，行色又那麼驚惶，此刻怎會坐在車篷裏等這趕車的慢慢喝豆汁呢？

俞佩玉越來越覺得事情不對了，再往車底一看，卻是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也不知朱淚兒是否還在那裏。

俞佩玉不禁更著急。

這時那趕車的終於已將一碗豆汁喝光了，長長伸了個懶腰，拋了幾個銅錢在碗裏，看來立刻又要動身。

俞佩玉就算再沉得住氣，此刻也終於忍不住了，忽然自暗影中走出來，揮著手呼喚道：「趕車的，這輛車搭不搭客？」

那趕車的用那條已發了黃的汗巾擦著臉，笑嘻嘻道：「空車若不搭客，趕車的難道喝西北風麼？」

空車！

俞佩玉掌心裏已淌出了汗，大步走過去，猛然掀起車篷上排著的布簾子，往裏面一看－－

車篷裏果然是空的，連一個人都沒有。

再看車底下，朱淚兒也已不見。

俞佩玉這一驚才真是非同小可，什麼都不再顧忌，忽然竄過去，一把揪住那車夫的衣襟，厲聲道：「方才坐在你車上的客人到哪裏去了？」

※※※

車馬奔行得那麼急，朱淚兒躲在車底下，只覺全身的骨頭都快被顛散了，馬蹄和車輪帶起的塵土，就似乎和她有什麼過不去，專門往她鼻孔裏鑽，她只覺自己的鼻子已彷彿變成了煙囪。

這種罪實在不是人受的，但她卻只有咬牙忍著。

她不但要屏住呼吸，閉緊嘴巴，還得用盡力抓住車底下的軸，否則她隨時都可能掉下去。

幸好這時車篷中忽然傳下了一陣陣說話的聲音，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也分散了她的痛苦。

只聽方才那女子的聲音道：「這些天來，我真想死你了，你呢，你想不想我。」

那青衣人的聲音只是在咳嗽，不停地咳嗽。

那女子道：「你難道不想我？你為什麼不說話？」

另一個女子的聲音「噗哧」一笑，道：「你不必顧忌，你有什麼話只管說吧，你就當我已經睡著了好了，我非但不聽，也絕不偷看。」

那青衣人這才嘆了口氣，道：「我若不想你，我……我……我怎麼會做出這件事來？」

那女子道：「你後悔了麼？」

青衣人柔聲道：「我絕不後悔，為了你，我無論做什麼事都不後悔。」

那女子「嚶嚀」一聲，然後就很久都沒有聲音了，朱淚兒雖然不太懂，但也知道此時正是「無聲勝有聲」。

她奇怪的只是：這青衣人難道就是為了他的情人才將唐家出賣的麼？這女子又是什麼人呢？和唐家又有什麼關係？

過了很久很久，才聽得那女子嘆了口氣，又帶著笑罵道：「死丫頭，你說過不偷看的，怎麼又偷看了。」

另一女子咯咯笑道：「誰叫你一雙腳亂動亂踢的，我還以為你忽然抽筋了哩。」

那女子啐道：「這小鬼只怕是春心動了，否則怎麼會這樣亂說瘋話。」

另一女子笑道：「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的春心動了，竟連一時半刻都等不及，在車上就要……就要……」

那青衣人趕緊又咳嗽起來，道：「你們已安排好去處了麼？」

另一女子道：「你只管放心，大姐一接到你的消息後，立刻就將所有的事都辦妥了，為了怕白天趕路不方便，她還先叫人在這城外安排了個住處，現在我們就要到那地方歇下來，等到明天晚上天黑了再動身。」

她又「噗哧」一笑，接著道：「其實大姐也不是怕白天趕路不便，她只不過是想和你先……」

那大姐輕叱道：「小鬼，你再說看我不撕你的嘴。」

這姐妹兩人像是已經變得很開心了，但那青衣人心裏顯然還是憂慮重重，沉著聲音道：「你是派誰來安排住處的。」

大姐道：「自然是派很可靠的人。」

青衣人嘆道：「這世上可靠的人實在不多，你……」

大姐道：「我只要他安排個住處，又沒有說是幹什麼用的，他也不知道你……你若還不放心，我們到了那地方後，我將他殺了好了。」

聽到這裏，朱淚兒又吃了一驚。

她實未想到笑得如此可愛的兩姐妹，手段竟如此毒辣，竟好像將殺人看得和吃家常便飯似的。

過了半晌，那青衣人又道：「他為你們安排好的地方，你們知不知道在哪裏？」

大姐道：「我們一出城就可和他連絡上了。」

青衣人沉吟了半晌，道：「既是如此，你就叫車夫在城裏兜圈子……」

大姐訝然道：「兜圈子？為什麼？」

青衣人道：「到了前面，我們就跳下去，自己走出城，讓這輛馬車在城裏兜圈子，這樣就算有人在後面綴著這輛馬車，也沒關係了。」

那女子失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變得如此小心了，你以前並不是這樣的人呀。」

大姐道：「莫非……莫非事情出了什麼變化麼？」

青衣人道：「沒有，我的條件，他們全都答應了。」

大姐道：「如此說來，事情既然已成，你還害怕什麼？」

青衣人嘆了口氣，道：「就因為事已辦成我才要分外小心。」

大姐道：「為什麼？」

青衣人道：「只因我總覺得他們要將我殺了滅口。」

那少女搶著道：「今天和你見面的是什麼人？」

青衣人道：「就是俞放鶴的死黨王雨樓，和那……假唐無雙。」

那少女冷笑道：「若是這兩人，他們不跟來倒也罷了，若是跟來，就再也休想整個人回去了。」

青衣人道：「這兩人雖不足為慮，但還有一人卻可怕得很。」

那少女道：「誰？」

青衣人道：「他自稱楊子江，也不知是真是假？」

那少女道：「這人的武功很高麼？」

青衣人又嘆了口氣，道：「我這一生中，實在還未見過武功比他更強的高手，在他面前，我苦練十多年的武功簡直變得有如兒戲一般。」

姐妹兩人顯然都有些吃驚，都沉默了下來。

青衣人又道：「無論如何，我們總是小心些好，尤其我……」

他長嘆著接道：「我的顧慮比你們更多，我……」

那少女一笑打斷了他的話，道：「你莫要訴苦了，再訴苦大姐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我聽你的話就是。」

過了片刻，又聽得她的聲音道：「老汪，我們在前面就要下車，但你用不著停車，還是盡快地趕著車在城裏兜圈子，最少一個時辰才准停下來。」

趕車的道：「是。」

那少女道：「你若將我們的行蹤洩漏出一個字，或是想偷懶，不到一個時辰就停下車了，那麼你就會受到什麼罪，你自己總也知道。」

趕車的道：「小……小人不敢。」

那少女笑了笑，又道：「我也知道你一定不敢的，何況，我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你根本就不知道。」

※※※

一聽到他們竟要半路跳車，朱淚兒就開始著急起來。

她若一直跟蹤著這三人，那麼就必定要和俞佩玉失去連絡，她若留下來通知俞佩玉，那麼這三人必定早已去遠了。

她只知道他們的住處是在城外，但是城外的屋子也不知有幾千幾百棟，她又怎知道他們藏在哪一棟呢？

朱淚兒正急得要命的時候，忽然想起身上還有匣胭脂，這也是「望花樓」姑娘們送給她的「婚禮」之一。

這匣胭脂不但顏色很好看，而且匣子也裝潢得很精緻，據說還是京城「天香齋」所製的精品。

朱淚兒一見到這匣胭脂就覺得很喜歡，隨手就藏在懷裏了，那時她當然想不到這匣胭脂會有什麼用的。

但現在她卻想到了，她騰出一隻手，自懷中摸出那匣胭脂來，將外面的匣子捏碎，用胭脂在車底寫了幾個字。

「我已跟蹤出城……」

雖然只寫了六個字，但她的手已酸了，正想喘口氣，誰知這時車中已有了響動，只聽那青衣人道：「這裏四下無人，咱們走吧。」

接著，她就瞧見三個人跳下車，腳尖一點地，立刻斜斜掠了出去，那兩姐妹的身法，竟似比那青衣人更快。

朱淚兒也立刻鬆了手，「砰」的掉在地上，跌得她腦袋都發了暈，但她卻也顧不得了，一翻身就跳了起來，追著那三人掠了出去，她覺得自己的輕功比這三個人都要高一籌，所以絲毫也不擔心他們會發現自己。

那趕車的早已吆喝著趕馬而去，更未發覺車底下忽然掉下一個人來，朱淚兒不禁有些沾沾自喜了。

她覺得自己這一次跟蹤實在可說是「膽大心細，乾淨俐落」，就是二三十年的老江湖，也未必能做得有她這麼樣漂亮。

她卻不知「江湖越老，膽子越小」，像她這麼大膽子的人，就不能在江湖中混上二三十年了。

因為這種人絕對活不了那麼長的。

只見前面三個人走的地方越來越荒僻，他們的行動就也越來越大意，竟沒有人回過頭來瞧一眼。

朱淚兒的膽子也越來越大了，心裏也更得意：「你們以為已將跟蹤的人全都甩脫了麼？卻不知還有我哩。」

她這時已可瞧見那姐妹兩人都穿著很合身的衣服，身材都很動人，就算在施展輕功奔行的時候，看來也還是腰肢款擺，風姿綽約，若在花前月下，和情人攜手漫步時，更不知要多迷人了。

只可惜朱淚兒還是瞧不見她們的臉。

走了一段路後，那兩姐妹竟又輕言笑語起來。

朱淚兒到底還是不敢走得和她們距離太近，所以她們在說些什麼，朱淚兒連一句都聽不清。

這時東方已漸漸有了曙色，熹微的晨光中，只見前面一片水田，稻穗在微風中波浪起伏。

水田畔有三五間茅舍，牆角後蜷曲著的看家狗，似乎已嗅到了陌生人的氣味，忽然躍起，汪汪地對著人叫。

茅屋後還有個魚池，池畔的小園裏，種著幾畦碧油油的菜，竹籬旁的小黃花，卻似正在向人含笑招呼。

這正是一幅標準的「農家樂」，但朱淚兒卻總覺得缺少些什麼，她本是在農村小鎮裏長大的，對農家的風光本不陌生，這裏有稻田、有菜圃、有穀倉，有魚池，甚至還有看家的狗。

那麼，這裏缺少的是什麼呢？

前面三個人腳步忽然停頓下來，四面瞧了瞧，然後就筆直向那農家走了過去，身材較豐滿的一個女子還笑著道：「一定就是這裏了，絕不會錯。」

這句話她說的聲音特別大，連朱淚兒都聽到了。

青衣人也說了句話，像是在問：「你怎麼知道絕不會錯？」

那女子笑道：「因為這裏沒有雞叫，你可見過鄉村裏有不養雞的人家麼？」

另一少女也笑道：「農家養不養雞，他這種養尊處優的大少爺怎會知道。」

青衣人果然還像是不大懂，又問了一句話，他說話的聲音低沉得多，朱淚兒還是聽不到。

她只聽到那女子又笑著道：「種田的人家，絕沒有不養雞的，但公雞卻是我們最忌諱的東西，這家人沒有雞，一定是因為我派來的人已將雞全都宰了。」

聽到這裏，朱淚兒自然也想起這裏缺少的東西就是雞了，因為她也知道農村人家絕沒有不養雞的。

但這兩個女子為什麼見不得公雞呢？

這道理別人就算想上三天三夜，也未必能想得通，但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立刻就明白了。

她忍不住笑了笑，喃喃道：「原來她們兩人也是我的同行，這倒有趣得很。」

她知道公雞正是百毒的剋星，所以江湖中以使毒為主的教派，都將公雞視為兇惡不祥之物。

朱淚兒年紀輕輕，對江湖中的勾當知道得更少，但卻不折不扣的是個使毒的大行家，這道理她怎會不懂。

這時茅屋中的人已被犬吠聲驚動，一個青衣漢子打著呵欠出來查看，一見到來的是這兩個女子，他立刻垂下手，畢恭畢敬地站在那裏，連打了一半的呵欠都嚇得縮了回去，只是躬著身，賠著笑道：「堂主現在才到麼？小人有失遠迎，該死該死。」

那兩個少女只揮了揮手，就走進了茅屋，那條狗還在叫，青衣漢子踢了它兩腳，踢得它夾著尾巴直跑，然後茅屋的門就關了起來，接著，已漸漸發白的窗紙上就亮起了燈火。

朱淚兒輕輕掠過去，躲在那座穀倉後，那條狗雖然又瞧見陌生人來了，但卻不敢再叫，只是伸著舌頭喘氣。

窗紙像是新糊的，又白又乾淨，朱淚兒很想到窗戶那邊去瞧瞧，但轉念一想，現在既已追出了他們三個人的落腳處，就該立刻回去找俞佩玉才是，因為她也想到俞佩玉現在一定很著急。

她正在猶疑著，不知該進，還是該退，誰知就在這時，旁邊忽然有人輕輕的一笑，宛如銀鈴般地一笑。

朱淚兒也難免吃了一驚，轉過頭，就瞧見兩個人一左一右，自穀倉前面轉了過來，赫然正是那兩個神秘的女子。

她終於見到她們的臉了。

她們非但都很美，而且，都有種說不出的媚態，這種媚態彷彿是自骨子裏發出來的，別人學也學不像。

她們身上穿的雖然是很普通的粗布衣裳，但望花樓裏那些滿頭珠翠的姑娘若和她們一比，做她們的丫頭都不配。

身材較豐滿的一人眼睛似乎比較大些，但她的妹妹看來卻更有吸引力，笑得也更動人。

妹妹笑嘻嘻地望著朱淚兒，柔聲道：「小姑娘，早上的風大，你不怕著了涼麼？」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也笑嘻嘻地望著她，道：「我就因為屋子裏太悶，所以才出來逛逛的。」

那少女道：「你就住在附近？」

朱淚兒道：「嗯。」

那少女道：「這麼樣說，我們倒是鄰居了。」

朱淚兒道：「是呀，誰說我們不是呢？」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既然是鄰居，你就到我們屋裏去坐坐吧，我們有剛燉好的牛肉湯，把鍋巴泡在湯裏吃，又解饞，又暖和。」

朱淚兒也笑著道：「好，其實我早就想進去拜望你們了，何況還有牛肉湯吃呢？」

那姐姐一直笑吟吟地站在那裏，此刻以手拊掌道：「我們剛搬到這裏來，正愁沒有朋友，誰知這種鄉下地方竟有姑娘你這樣又聰明，又大方的人物。」

她們一左一右，陪著朱淚兒往屋裏走，還不住笑著說朱淚兒「漂亮可愛」，就像是真的很開心。其實她們自然早就發現朱淚兒跟在她們後面了，她們故意作出很疏忽的樣子，就是想誘朱淚兒來。

她們見到朱淚兒只不過是個小姑娘，自然沒有將她放在心上，卻不知道朱淚兒更沒有將她們放在心上。

朱淚兒又不是呆子，自然也已看出了她們的用意，但想到這姐妹兩人最大的本事就是下毒，朱淚兒肚子裏就覺得很好笑。

「你們以為我很好欺負的麼？要騙我到屋子裏下手麼？告訴你，你們今天遇見了我，就算你們倒霉了。」

她覺得這姐妹兩人實在是班門弄斧。

可是她卻未想到這茅舍裏竟會佈置得如此漂亮，而且一塵不染，每樣東西都像是已洗過幾十次。

那青衣人並不在這屋子裏，方才出去迎接她們的那漢子也不在，朱淚兒心裏暗暗忖道：「莫非她們已將那人殺了滅口？」

那妹妹直拉著她問長問短：「你貴姓呀？住在哪裏呀？多大年紀了呀？家裏還有些什麼人呀？」

朱淚兒就隨口胡謅，說得她自己也暗暗好笑，到現在她才發現自己說謊原來也很有天才。

她卻不知女人說謊的天才本是天生的，男人卻非久經訓練不可。

過了半晌，姐姐就從後面廚房裏拿出了三雙筷子、三隻湯匙，大盤油炸鍋巴，還有三大碗牛肉湯。

牛肉湯果然是剛燉好的，還冒著熱氣，顯然，那踢狗的漢子早已為她們準備好了，等她們來吃早點的。

那姐姐笑著道：「小妹妹，牛肉湯冷了就有膻氣，快趁熱來吃。」

朱淚兒眨著眼睛，忽然道：「我不敢吃。」

那姐姐像是怔了怔，道：「你為什麼不敢吃呢？」

朱淚兒笑道：「我們鄉下人，除了逢年過節外，難得吃到一次肉，這麼大一碗牛肉湯，我怕吃了會瀉肚子。」

那姐姐展顏一笑，道：「你放心，這牛肉湯雖然濃，但油卻不重，吃不壞肚子的。」

朱淚兒笑嘻嘻道：「真的吃不死人麼？」

姐姐的臉色像是有些變了，望了妹妹一眼。

妹妹就嬌笑著道：「這位小妹妹真會說笑話，牛肉湯怎麼吃得死人呢？」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好，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她果然坐下來就吃，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那姐妹兩人也在旁邊陪著她吃，兩人還在悄悄使著眼色。

妹妹用眼色在問姐姐：「她這碗湯裏你有沒有放『特別的佐料』？」

姐姐就笑了笑：「我忘不了的。」

突聽朱淚兒笑道：「這碗湯真好吃，只可惜我有點吃不慣你們這種特別的佐料。」

姐妹兩人又都怔了怔，妹妹嬌笑道：「湯裏哪有什麼特別的佐料呀。」

朱淚兒道：「沒有特別的佐料，我吃了舌頭怎麼會發麻呢？」

姐姐笑道：「這也許是鹽放得太多了。」

朱淚兒嘆了口氣，喃喃道：「鹽放得太多，有時也會鹹死人的。」

她嘴裏說著話，人已從椅子上滑了下去。

那姐妹兩人還好像很吃驚，失聲道：「小妹妹，你怎麼樣了呀？」

但過了半晌，朱淚兒還是躺在桌子底下，動也不動，嘴角竟流出白沫子來了，姐妹兩人這才鬆了口氣。

妹妹拍著心口笑道：「方才真嚇了我一跳，聽她那樣說話，我還以為她是個行家哩。」

姐姐笑道：「她若真是行家，就不會喝下我這碗牛肉湯了。」

妹妹道：「你下的藥分量很重？」

姐姐道：「不重但也不輕，就算胡姥姥那樣的大行家，喝下我這碗湯後，也休想再爬得起來。」

只聽「嗖」的一聲，那青衣人已從後面竄了出來，俯身瞧了朱淚兒一眼，皺起了眉，道：「你怎麼能毒死她？」

姐姐板起了臉，道：「為什麼不能，難道你認得她不成？」

那青衣人還未說話，妹妹已笑道：「你說話可得小心些，姐姐已吃醋了。」

青衣人嘆了口氣，苦笑道：「我就因為不認得她，所以才要留下她的活口。」

姐姐還是板著臉道：「為什麼？你難道還想跟她交個朋友嗎？」

青衣人著急道：「我不問清楚，怎知是誰派她來的？還有沒有人跟她一起來？」

他長嘆著道：「到了這種時候你還吃醋？還不信任我？」

姐姐展顏一笑，從背後摟住了他的腰，柔聲道：「我怎會不信任你，我……我只不過跟你說著玩的。」

妹妹卻撇著嘴道：「你生什麼氣呀，姐姐若不喜歡你，怎會為你吃醋？若有人肯為我吃醋，我高興還來不及哩。」

青衣人已笑了，道：「我也不是真的生氣，只不過……」

姐姐搶著道：「只不過你儘管放心，我下的毒並不重，她暫時還死不了，你若要問她的話，我還可以把她救活。」

誰知她的話還未說完，朱淚兒忽然笑道：「不必費心了，只要你們想我活回來，我自己就會活回來的。」

她開口說話時，已閃電般出手，那青衣人正想回來探她的脈息，於是，他的手腕就被朱淚兒一把扣住。

他再也想不到這小姑娘竟會死而復活，更想不到她手上竟有這麼好的功夫，他只覺全身發麻，連動都不能動了。』

那姐妹兩人自然更都被驚得怔住，妹妹瞪著姐姐，像是在問：「這是怎麼回事？你難道真把鹽當成了毒藥？」

姐姐自己更莫名其妙，更不懂這是怎麼回事。

湯裏的毒藥是她親手放下去的，她自己自然絕不會弄錯，那分量就算一匹馬也吃不消的。

可是，這小姑娘吃下去之後，為什麼連一點事都沒有呢？

朱淚兒瞧著她們，只是吃吃地笑。

妹妹眼珠子一轉，忽也笑道：「小妹妹，你以為我們真要下毒害你麼？我們方才只不過故意嚇嚇你的，你想，湯裏若真下了毒，你怎麼吃得消。」

朱淚兒立刻點頭道：「是呀，湯裏要真下了毒，我豈非早已死了。」

妹妹嬌笑道：「是呀，我們只不過在湯裏擱了一些香料，而且，還是別人特地從交趾那邊帶回來的哩。」

朱淚兒道：「哦？」

妹妹忽然跑進廚房，拿了個小瓶子出來，笑著道：「你看，就是這種香料，一點毒也沒有。」

朱淚兒道：「真的沒有毒嗎？我倒想嘗嘗看。」

妹妹似乎覺得有些喜出望外，因為她正不知道該如何騙這小丫頭嘗一點，誰知這小丫頭竟自己說出來了。

她立刻笑道：「你只管嘗吧，若是有毒，你找我算賬就是。」

朱淚兒笑道：「若是有毒，我豈非就被毒死了，怎麼能找你算賬呢？」

妹妹又吃了一驚，賠笑道：「這……」

她正不知該怎麼說，誰知朱淚兒又已笑道：「你將瓶子拋過來吧，這麼香的東西，我好歹都要嘗一點。」

她果然接著那瓶子，用嘴咬開瓶蓋，因為她的右手還是在扣住那青衣人的脈門，不肯放鬆。

那姐妹兩人實在被這瘋瘋癲癲的小姑娘弄糊塗了，也不知她是個聰明人呢？還是個呆子？

但等到朱淚兒真的將瓶子裏的粉末往舌頭上倒時，姐妹兩人面上終於還是忍不住露出了喜色。

因為她們知道這瓶子裏的藥非但有毒，而且還毒得厲害，現在她們親眼瞧見這小姑娘將毒藥往嘴裏倒，那是再也不會弄錯的了，姐妹兩人不禁在心中暗暗好笑：「原來這小丫頭畢竟是個呆子。」

只見朱淚兒嘴裏噴嘖有聲，還笑著道：「果然香得很，能嘗到這麼香的東西，就算被毒死，也不冤枉了。」

她一面說著話，竟將整瓶毒藥都倒在嘴裏。

那姐妹兩人雖然歡喜，又覺得很可惜。

這瓶毒藥比金子還珍貴得多，就算要毒死十來條大漢也足足有餘，這小丫頭卻一個人將它全吞了下去。

她們只覺這簡直是王八吃大麥糟蹋糧食。

妹妹嘆了口氣，忽然道：「一、二、三……」

她知道只要數到「三」字，這小丫頭就得倒下去，因為吞下這麼樣一瓶毒藥後，就算鐵打的人也要爛成一堆泥的。

誰知她數到「三」之後，朱淚兒不但一點事也沒有，反而替她數了下去：「四、五、六、七、八、九……」

姐妹兩人這才真的被嚇呆了。

朱淚兒望著她們笑道：「這香料味道的確不錯，只可惜太少了些，要吃嘛，至少也要吃個十瓶二十瓶的才過癮。」

她將空瓶子拋在地上，吃吃地笑道：「你們要請客，就不該這麼小氣呀，再拿幾瓶出來吧。」

那姐妹兩人哪裏還說得出一個字來。

她們也並不是沒有經過風、遇過浪的人物，武林中的高手她們也見過不少，她們從來也沒有將任何人放在心上。

可是，現在這小姑娘，卻實在令她們無話可說。

那青衣人一直在等著機會，現在也知道什麼機會都沒有了，他這才長長嘆了口氣，道：「在下等有眼無珠，竟不知道姑娘是位高人……」

朱淚兒笑道：「我也並不是什麼高人，只不過腸胃比別人好些而已。」

那姐姐跺了跺腳，嗄聲道：「好，我們認栽了，但你……你究竟要拿他怎麼樣？」

朱淚兒道：「我也並不想……」

她語聲忽然頓住，只因她發現屋子裏忽然多了一個人，誰也沒有看出這人究竟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這人就像是忽然從天上掉了下來，地下長了出來。

屋裏雖然還燃著燈，但外面的天光已很亮，日色斜斜地照進窗戶，就照在這個人的身上。

只見他不知何時已坐到對面的椅子上，正在不停地打呵欠，就好像已在這張椅子上睡了一覺，現在剛醒過來似的。

但這人卻並不是個老頭子，他非但很年輕，而且還長得很好看，只不過眼睛老是睜不開，總像是沒有睡足覺的模樣。

那姐妹兩人發現屋子忽然無聲無息地多了一個人，自然也難免吃驚，但卻沒有那青衣人和朱淚兒吃驚得厲害。

因為朱淚兒是認得這個人的，那青衣人更認得，瞧見這人來了，他固然吃驚，也有些歡喜。

他只望這人會出手救他。

誰知這人打了七八個呵欠後，只是望著他嘻嘻地笑，全身就好像連一根骨頭都沒有，整個人都賴在那張椅子上。

青衣人忍不住賠笑道：「楊兄，這位姑娘你可認得？」

那人笑嘻嘻道：「看她拉著你的手捨不得放，自然是你的好朋友，你的好朋友我若認得，你豈非又要吃醋，又要跟我翻臉麼！」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立刻笑道：「是呀，我們才是好朋友，你為什麼要問人家呢？」

她嘴裏說著話，手上卻已用了力，那青衣人疼得汗都流了出來，哪裏還敢再說個「不」字。

那少年嘆了口氣，喃喃道：「難怪你不肯在那望花樓喝酒，原來你還知道有這麼樣一個好地方，有這麼多標緻的姑娘。」

他忽然一拍桌子，道：「但你竟瞞著我們一個人偷偷地來，這未免太不夠朋友了吧。」

那姐妹兩人面上都現出怒容，青衣人趕緊道：「小弟雖是一個人來的，但卻再三向這幾位姑娘說，當今天下第一位少年英雄，就是楊子江楊大俠。」

那少年忽然仰首大笑起來，道：「我楊子江原來是個少年英雄麼？這倒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朱淚兒目光閃動，忽又笑道：「這位楊大俠剛來，肚子一定也有些餓了，你們還有牛肉湯，為什麼不替楊大俠裝一碗來？」

那姐妹兩人猶疑了半晌，姐姐瞧了瞧朱淚兒的手，又瞧了瞧那青衣人頭上的汗水，只有賠笑道：「是，我這就去裝。」

楊子江大笑道：「不必了，我既不是銷魂宮主的女兒，也不是鳳三的徒弟，姑娘這特製的牛肉湯，我是萬萬吃不消的。」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

朱淚兒再也想不到這神秘的少年人竟會知道她的來歷，那姐妹兩人自然更想不到她是銷魂宮主的女兒。

她們都不禁用眼睛去瞟她，朱淚兒的眼睛卻瞪著楊子江，道：「你怎會認得我的。」

楊子江笑嘻嘻道：「姑娘你現在已不是無名無姓的人了，我聽了姑娘在李渡鎮上做的事後，早已想見姑娘一面，因為姑娘跟我一樣，都是不折不扣的壞蛋。」

朱淚兒怒道：「誰跟你一樣？鬼才跟你一樣。」

楊子江笑道：「據在下所知，李渡鎮上的冤鬼，到現在至少已有百把個了，那些人難道不是死在姑娘手上的麼？」

他哈哈大笑，接著道：「姑娘年紀還小，已有如此成就，前途正是未可限量，而在下之心黑手辣，也絕不在姑娘之下，所以姑娘和我正是天生的一對。」

朱淚兒肚子都快氣破了，只覺這人臉皮之厚，實在是天下少有，她見過的壞人雖不少，但卻沒有人會承認自己是壞蛋的，現在這少年非但承認自己是個大壞蛋，而且還好像覺得很得意。

那妹妹忽然銀鈴般嬌笑起來，道：「你說她是壞蛋，我也不是好人呀。」

楊子江拊掌道：「不錯，這屋子裏實在連一個好人也沒有。」

妹妹眼波流動媚笑道：「那麼，我和你豈非也正是一對。」

楊子江從頭到腳，上上下下瞧了她一遍，眼睛都瞇了起來，就好像她身上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

她只恨不得將這雙眼珠子挖出來，但臉上卻笑得更甜，咬著嘴唇道：「你看夠了嗎？怎麼樣？」

楊子江瞇著眼笑道：「很好很好，你就做我的老二吧，我這人一向是來者不拒，多多益善。」

妹妹吃吃地笑著，走到他面前，將手裏的絲巾在他臉上一揚，嬌笑道：「好個貪心的小色鬼，就只我一個人，你已經吃不消了，你還想要幾個。」

她笑得雖甜，但一雙眼睛卻冷冰冰的，瞪著楊子江，等著他倒下去，只因已不知有多少色鬼在她這塊絲巾下倒了下去。

誰知楊子江卻大笑道：「你用這塊小手巾，就想將我的心勾去麼？這沒有用的，我的心早已拋在揚子江裏餵王八了。」

姐妹兩人鼻尖上都沁出了汗，姐姐暗中咬了咬牙，身子忽然滴溜溜一轉，七道金光已閃電般飛了出來。

誰知楊子江的手只輕輕一揚，七道金光竟又飛了回去，去勢竟比來勢更快，只聽「奪」的一聲，七柄金刀已同時釘入牆裏，其中還有柄金刀的刀尖上，竟帶著那姐姐的一綹頭髮。

現在，連朱淚兒的臉色都變了，她實在不知道這人的武功是怎麼練的，那姐妹兩人更已面無人色。

楊子江卻將一雙腿高高蹺到桌子上，笑嘻嘻道：「我這手功夫，你們沒見過吧？你們若還想瞧瞧我別的功夫，不妨就將你們身上的破銅爛鐵全使出來。」

妹妹嘆了口氣，道：「不必了，我們已服了你。」

青衣人厲聲道：「你此來若是想殺我滅口，就快動手吧，莫要難為了她們。」

楊子江嘆著氣道：「好個多情種子，難怪這位姑娘要死心塌地地跟著你，只不過，你怎知我是要來殺你的？說不定我是來救你的呢？」

朱淚兒冷笑道：「想不到堂堂的楊子江如今也學會騙人了。」

楊子江懶洋洋地笑道：「我為何要騙他，我要殺他，固然容易得很，要救他也不過只是舉手之勞而已。」

妹妹柔聲道：「那麼，你究竟是想救他呢？還是想殺他？」

楊子江微笑道：「你要我說真話麼？」

妹妹道：「嗯。」

楊子江道：「好，我告訴你，我要先從這位小姑娘手上將他救下來，然後……」

姐姐忍不住失聲道：「然後怎樣？」

楊子江淡淡道：「然後再殺了他，然後再找你們三個小姑娘開開心，等到我玩膩了，就將你們三個人用繩子綁起來，全都賣到望花樓去。」

這種話他竟能面帶著微笑，輕描淡寫地就說了出來，就好像這種事本就很稀鬆平常，值不得大驚小怪。

朱淚兒、青衣人，和那兩姐妹又驚又怒，簡直氣得血都快吐了出來，一時間反而說不出話了。

他們只覺這少年心之黑，手之辣，臉皮之厚，世上只怕再也沒有任何人能比得上他一半。

楊子江微笑著道：「你們看我斯斯文文，秀秀氣氣，以為我做不出這種事來麼？那你們就錯了，我這人非但說話最老實，而且言出必行，絕無更改。」

他緩緩站了起來，笑瞇瞇地望著朱淚兒道：「現在我就要從你手上將他救下來了，你留神吧。」

朱淚兒忽然放鬆了手，沉聲道：「你快逃，我來對付他。」

她這句話說完，楊子江還笑嘻嘻地站在那裏，動都沒有動，那青衣人怔了怔，縱身飛躍而起，就想奪窗而出。

接著，朱淚兒就向楊子江撲了過去。

誰知她的身子剛動，楊子江的人已不見了，只聽「砰」的一聲，那青衣人已自半空中落下，跌在地上。

再看楊子江已到了桌子對面，還是懶洋洋地坐在椅子上，兩條腿還是蹺得高高的，笑嘻嘻道：「你們看，我不是吹牛吧，我根本沒有動手，只說了一句話，就將他救下來了。」

姐姐顫聲道：「現在你……你……」

楊子江淡淡道：「現在我就要殺他了，你們放心，那並不太疼的。」

他又懶洋洋地站起來，向那青衣人走了過去。

青衣人躺在地上，竟已動彈不得。

那姐妹兩人跺了跺腳，忽然一把撕開身上的衣服，露出了鮮紅的肚兜，晶瑩如玉的肌膚。

她們的身材真是說不出的迷人，但她們的臉色卻變得說不出的可怕，眼睛瞪著楊子江，嗄聲道：「你只要再往前走一步，我們就跟你拼了。」

楊子江嘆了口氣，道：「你們難道想要和我同歸於盡麼？」

姐妹兩人齊聲道：「不錯。」

她們手上已多了柄一尺多長的金刀，但是她們卻並沒有用這金刀去迎敵，反而用金刀指著自己的胸膛。

楊子江皺了皺眉，道：「這難道就是你們的『化血分身，屍解大法』？」

姐姐厲聲道：「你既然識貨，就該知道厲害。」

楊子江微微一笑，道：「這也沒有用的，我若不想要你們死，你們想死也死不了。」

他身子忽然向前飄了出去，那姐妹兩人咬了咬牙，就想以掌中金刀劃開自己的胸膛。

朱淚兒似已看得呆住了，眼見這兩個活色生香的美人兒，就將化為滿天血肉，這滿天血肉只要有一滴濺在楊子江身上，楊子江也休想活了。

誰知就在這時，只聽「啪，啪」兩聲，兩柄金刀已跌落在地上，那姐妹兩人卻已到了楊子江懷裏。

他一手摟著一個，眼睛卻瞧著朱淚兒，笑嘻嘻道：「抱歉得很，我只生了兩隻手，只好讓你等一等了。」

朱淚兒目光閃動，忽然笑道：「你兩隻手既然都沒有空，我就替你殺了他吧。」

她知道這青衣人對俞佩玉很重要，他若死了，俞佩玉也許就永遠再也無法證明那唐無雙是真是假。

此刻她嘴裏說著話，人已急掠而起，出手雙掌，跟著踢出兩腳，向楊子江的背後招呼了過去。

她以為楊子江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但此刻兩隻手都抱著人，又怎麼樣再躲開她這全力之一擊。

誰知楊子江身子忽然一轉，竟將那姐妹兩人，向朱淚兒送了過來，朱淚兒眼見自己這四招全都要打在她們赤裸的胴體上，剛想收招變式，誰知就在這時，她只覺有人在她脖子後面吹了口氣。

只聽楊子江在她耳朵邊笑嘻嘻道：「你就算跟鳳三再練十年，也沒有用的，還不如乖乖地陪我玩幾天吧，我一高興，說不定就教你幾手真功夫，你就一輩子受用不盡了。」

朱淚兒只覺耳朵邊癢癢的，立刻全身都開始癢了起來，恨不得一腳將這人踢死，只可惜她的身子也已不能動了。

※※※

楊子江將三張椅子放好，將朱淚兒放在中間一張椅子上，卻將那姐妹兩人一邊一個，放在兩旁。

這時太陽已破雲而出，日光從窗戶裏照進來，照在她們赤裸裸的胴體上，甚至連她們身上的毛孔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朱淚兒雖然是個女子，但見到她們這般模樣，心也不禁跳了起來，想動，動不了，想罵，也罵不出口。

楊子江竟將她們的啞穴也點了，不讓她們說話。

那姐妹兩人臉漲得通紅，目中似已噴出火來，但瞧見躺在地上的青衣人，她們又不禁流淚。

楊子江竟整了整衣衫，正色道：「今天是我這一生中的大日子，所以我要請三位姑娘來參觀參觀，參觀我殺人的大典，我若殺得不好，還請三位姑娘多多指教。」

他居然鞠了個躬，又道：「只因我從來沒有殺過人，今天還是第一次開殺戒，我本不想拿這種人來破戒的，但找不到別人，也只好將就了。」

那姐妹兩人滿眼痛淚，嘴唇都咬出血來。

楊子江從地上拾起那柄金刀，用那姐妹脫下來的衣裳擦得乾乾淨淨，緩緩走到青衣人身旁，忽又回頭道：「三位姑娘是否還有朋友要來，若有朋友要來，那真是再好也沒有，如此隆重的盛典，只有三位來賓未免太少。」

朱淚兒本來一心在盼望著俞佩玉趕來，但現在，她只望俞佩玉莫要來了，因為這少年的武功實在太可怕。

楊子江嘆了口氣，喃喃道：「別人都說殺人是件很刺激的事，我現在怎地連一點感覺都沒有呢？」

他懶洋洋地走到那青衣人面前，懶洋洋地笑著道：「你若覺得疼，就眨眨眼睛，我就會讓你死得快些，因為我不喜歡看到別人齜牙咧嘴的痛苦模樣。」

眼見他這一刀已將刺下，那姐妹兩人的眼淚，已斷線珍珠般流了下來，誰知就在這時突聽窗外一人道：「我不喜歡看到別人齜牙咧嘴的痛苦模樣。」

楊子江面色忽然變了，一步衝到窗前，又嗖地退了回來，厲聲道：「什麼人？」

窗外那人也厲聲道：「什麼人？」

楊子江面上已無一絲血色，道：「你……你難道真的是……」

他這句話未說完，已「砰」地撞開另一邊窗子，一枝箭般竄了出去，大喝道：「應聲蟲，我和你無冤無仇，你們來纏我，我也不是好惹的。」

說到最後一句話，他的人已遠在幾十丈外。

那姐妹兩人全都呆住了，朱淚兒卻是又驚又喜，她實在想不到應聲蟲會來救她們，對這位神秘的奇人，她更充滿了仰慕與好奇之心，她睜大了眼睛瞪著那窗子，只希望他露一露臉。

只聽「砰」的一聲，這道窗戶也被撞開。

居然真的有個人從窗外掠了進來。

# 第三○章 驚人慘變

屋子裏的四個人瞧見這人跳進窗子，全都吃了一驚，因為他們誰都未想到這人竟是俞佩玉。

俞佩玉見到這姐妹兩人，面上也露出驚訝之色，他立刻拍開了朱淚兒的穴道，沉聲道：「快解開她們的穴道跟我走。」

朱淚兒什麼話不說，卻先問道：「你認得她們麼？」

這時俞佩玉卻已扛起那青衣人，衝出門去。

朱淚兒咬著嘴唇，竟望著那姐妹兩人發起呆來。

只聽俞佩玉在門外道：「快，快，楊子江說不定馬上就會回來的，我在那邊穀倉裏等你們。」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先往地上撿起了那姐妹兩人的衣服，拋在她們身上又拍開她們的啞穴，似笑非笑地瞪著她們道：「穿好衣服才准出去，我不喜歡讓我丈夫看到光屁股的女人，知道嗎？」

那姐妹兩人似乎都怔了怔，姐姐並沒有說什麼，妹妹卻忍不住道：「你的丈夫？」

朱淚兒用眼角瞟著她，道：「你們難道認得我的丈夫？」

姐姐只點了點頭，妹妹道：「俞公子我們是認得的，但卻不知道你的丈夫是誰？」

朱淚兒眼睛瞪得更大，道：「俞公子就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是俞公子，難道不懂？」

妹妹冷笑道：「哦，真的麼，這倒要恭喜你了，本來我還以為你是他的女兒哩。」

朱淚兒臉已發了青，道：「我一眼就看出你早就對他不懷好意了，但我警告你，你若勾引我的丈夫，我就要你的命。」

穀倉裏雖然並不潮濕，卻很陰暗，四面都堆著稻穀，只有一角是空的，俞佩玉將那青衣人帶到那裏時，已解開了他的穴道。

那青衣人也瞪著俞佩玉，道：「閣下如此冒險趕來相救，想必和她們姐妹交情不錯了。」

俞佩玉沉默了半晌，緩緩地道：「我和她們的交情雖不錯，卻還不至於為了她們出賣自己的父母骨肉。」

那青衣人身子一震，倒退了三步，嗄聲道：「你說的什麼話，我不懂。」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唐，唐二公子，到了此時，你還想瞞我麼？」

青衣人緊握著雙拳，全身都顫抖起來。

俞佩玉嘆道：「我一直猜不到你是誰，因為，我實在想不到唐二公子會出賣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家族，但是見到金花娘姐妹後，我才明白了，你就因為你的父親不肯答應你們的婚事，才不惜做出這種事來。」他厲聲接著道：「你的交換條件，就是要那人回到唐家莊後，宣佈答應你們的婚事，但你可想到你這麼樣做法，非但對不起你的父親，也對不起你們唐家的祖宗。」

唐一步步往後退，已退到牆角，忽然嘶聲道：「我的父親反正已死了，我並沒有殺死他，我這麼樣做，反而等於讓他老人家死而復生，我的兄弟姐妹們也不會傷心了，所以我並沒有做錯，一點也沒有做錯。」

俞佩玉怒道：「你難道真願意要一個陌生人做你兄弟姐妹的父親麼？你難道真願意看你的兄弟姐妹被一個陌生人去奴役？你難道不明白他做了你們唐家的掌門人後，蜀中唐門百年來的名聲就要毀於一旦。」

唐的身子好像已漸漸萎縮了，用雙手掩著臉，顫聲道：「但你可知道，我若見不到她，我有多麼痛苦？我就算沉淪地獄，萬劫不復，也要和她在一起。」

他忽又瞪著俞佩玉，嘶聲道：「你可知道『情』之一字，力量有多麼偉大？你可知道世上有多少人只是為了情才能活下去？又有多少人為了情而死？」

他慘笑著接道：「你當然不會知道的，因為你根本沒有真正愛過一個人，你根本不知道『情』的滋味。」

俞佩玉面上也不禁露出悲傷之色，苦笑道：「你以為我真的沒有愛過一個人？真的不懂得『情』是何物？」

唐道：「你若懂得，你就不該……不該如此責備我。」

俞佩玉嘆道：「你的苦衷，也許我比別人還瞭解得多些，所以你就算和金花娘私奔，我也絕不會怪你，但你卻不該做出這種事來。」

唐慘笑道：「私奔？你以為私奔是件很容易的事麼？」

俞佩玉道：「你們的情感若真是那麼深，為什麼不能遠離世人，去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平凡地過一生，你們難道還捨不得紅塵的繁華、世俗的享受？你們若連這點都不願犧牲，就根本不配說起這『情』字。」

唐道：「若換了別的人，當然可以像你說的這樣做，但是我們……」

俞佩玉道：「你們又怎樣？」

唐道：「你可知道唐家對私奔的子女會用什麼樣的手段？我們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他們也一定會將我們追回去的，何況天蠶教主的手段更毒。」

俞佩玉道：「據我所知，天蠶教主並沒有反對你們的婚事。」

唐道：「他沒有反對，只因他知道我們的婚事絕不會成功，所以他的條件是一定要我明媒正娶，否則他就不讓金花娘和我見面。」

俞佩玉道：「但你們還是可以逃的。」

唐道：「不錯，我們可以逃，我們也許可以逃得過唐家的追蹤，但我們卻再也休想逃得過天蠶教的毒手。」

他一字字接著道：「只因金花娘若反叛了天蠶教，七個月之內，就要全身潰爛而死。」

俞佩玉動容道：「為什麼？」

唐道：「只因她已被天蠶教主下了天蠶蠱，那是絕對無藥可解的。」

俞佩玉也不禁嘆了口氣，緩緩道：「所以你為了自己，就不惜犧牲別人了……」

唐道：「我並不是狼心狗肺的人，我這樣做，也有我的打算。」

俞佩玉道：「你有什麼打算？」

唐道：「我可以幫他們成功，也可以毀了他，只有我可以拆穿他的陰謀，總有一天，我會要他的陰謀敗露的。」

俞佩玉道：「總有一天？你想等到什麼時候？」

唐道：「自然要等到我們的婚事成功之後。」

俞佩玉道：「但你可曾想到，在你還沒有揭穿他之前，他能做出些什麼事？」

唐道：「這……」

俞佩玉厲聲道：「他不但可以將唐門暗器的秘密完全洩漏，還可以唐門弟子做工具，去為他殺人，為他作惡。於是就不知有多少人要因此而慘死，甚至包括你的姐妹在內，不等你揭穿他的秘密，他早已將你們的家全都毀了。」

他一字字接著道：「何況你根本就活不了那麼長的。」

唐呆呆地怔了半晌，目中忽然流下淚來，喃喃道：「我錯了麼？我難道真做錯了麼？」

俞佩玉道：「你難道還不肯認錯？」

唐道：「那天我父親要我和你更換衣服，還戴上我的面具，明裏是要瞞過那些製造暗器家丁的眼目，其實卻是要我和大哥分頭去找貴會的武林盟主俞放鶴……」

俞佩玉道：「這件事我已知道了。」

唐苦笑道：「這種事他自然不放心交託給別人，我究竟總算是他的兒子，而且一向是個很聽話的兒子，但臨走的時候，他還是再三警告我，要我一辦完事就回去，不許和金花娘見面，否則他就要以家規處治。」

俞佩玉道：「這次你並沒有聽他的話，是麼？」

唐黯然道：「若沒有別人引誘我，我還是不敢反抗的，但我找到俞放鶴的時候，他卻告訴我，我父親和大哥都已死了，他說，這消息若是傳出，不但唐家莊立刻會發生混亂，武林中也要引起很大的波動，為了顧全大局，他只有找一個人來假扮我父親，先維持住平靜的局面再說。」

俞佩玉道：「所以你就相信了他的話？」

唐道：「我也覺得他說的很荒謬，但他卻說，這麼樣做法，實是有百利無一弊，對我更有很大的好處。」

俞佩玉道：「看來他不但答應幫你和金花娘成親，只怕還答應幫忙你接掌唐家的門戶。」

唐垂下了頭，黯然道：「當時我一念之差，就答應了他，但事後我也曾想到，我知道了他這秘密後，他只怕要殺我滅口。」

俞佩玉長嘆道：「有時候你的確可算是個很謹慎小心的人，但有時你卻實在太疏忽了，這只怕就叫做……」

他戛然頓住了語聲，沒有說出「利令智昏」四個字來，因為他已發覺這少年也是個很可憐的人，他不忍再刺傷他。

唐道：「我和金花娘一直都有秘密通信的方法，所以我和俞放鶴約好在望花樓見面之後，就暗地通知金花娘，叫她來接應。」

俞佩玉道：「你這步棋倒沒有走錯。」

唐黯然道：「但我已將最重要的一著棋走錯，常言道：人生如棋局，我這一生已鑄下了不可挽回的大錯，我自覺已無顏……」

他話未說完，金花娘已衝了進來，撲倒在他身上痛哭著道：「你沒有錯，錯的是我，是我……害了你。」

俞佩玉望著他們，望著這一雙在如此艱苦、惡劣的環境中，愛心仍沒有絲毫動搖的情人。

一時之間，俞佩玉心裏也不知是什麼滋味，他不知道自己若是處在他們這樣的環境中，他的情感是否會有他們這麼樣堅貞。

他只覺得他們做出來的事雖很可恨，但他們的遭遇卻實在值得同情，他們那堅貞的愛心，更值得佩服。

朱淚兒悄悄走到俞佩玉身旁，道：「你瞧見我寫在車底下的字了麼？」

俞佩玉道：「嗯。」

他本來也準備板起臉教訓她幾句，要她以後不可這麼樣膽大妄為，但此刻見到她，連一句也都說不出來了。

只見朱淚兒垂首弄著衣角，似乎也在等著挨罵，又似乎在等著他誇獎幾句，俞佩玉只有柔聲道：「若沒有看見你留下來的字，我怎麼會找到這裏。」

朱淚兒嫣然一笑，道：「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可曾瞧見了那應聲蟲麼？」

俞佩玉也笑了笑，道：「應聲蟲是誰也看不見的。」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悄悄道：「莫非這次應聲蟲根本沒有來，就是你將楊子江嚇走的？」

俞佩玉微笑著點了點頭，又壓低聲音道：「所以我才怕楊子江去而復返。」

朱淚兒笑道：「你放心，他以為應聲蟲在暗中盯著他，一定再也不敢開口說話，等他發現被騙時，我們早就走遠了。」

鐵花娘雖然遠遠地站在一邊，卻一直在斜眼盯著她，瞧見他們在輕輕地說話，悄悄地笑，鐵花娘就咬著嘴唇扭轉頭去，對著牆角，她只覺自己在這裏已變成多餘的，既沒有人關心她，也沒有人理她。

金花娘和唐的哭聲固然令她很傷心，但俞佩玉和朱淚兒的笑聲卻更令她難受，她真恨不得死了算了。

突聽俞佩玉道：「鐵花姑娘，幾個月不見，你像是瘦了些。」

他不說這句話還好，此刻說了出來，鐵花娘只覺心裏一酸，眼淚也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你既然知道我瘦了，為什麼不知道我是為誰消瘦的？你既然還在關心我，為什麼卻要跟別人結成了夫妻。」

她真恨不得撲到俞佩玉懷裏，盡情痛哭一場，又恨不得在俞佩玉臉上重重咬幾口，嚐嚐他的血究竟是冷的，還是熱的。

一時之間，她心裏又甜又酸又苦，也不知該怎麼說才好，誰知俞佩玉並沒有等她說話，也沒有走過來，反而走到唐那邊去了，他方才那句話，好像只不過是隨口說出來的應酬話。

鐵花娘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沉到腳底，一顆心也像是忽然被別人掏空，什麼都再也感覺不到。

俞佩玉像是完全不懂一個少女的心情在瞬息間會有多麼大的變化，他根本沒有留意她，卻解開唐的穴道，嘆道：「我也不怪你，可是你自己卻該有自己的打算。」

唐默然半晌，忽然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挺身站起來道：「我跟你走。」

俞佩玉道：「去哪裏？」

唐斷然道：「回唐家莊，揭穿他的秘密。」

俞佩玉展顏笑道：「對，這才是男子漢的作為，只要你有決心，世上絕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更沒有解決不了的事。」

朱淚兒也關心起來，俞佩玉的掙扎和奮鬥到現在總算有了收穫，滿天陰霾到現在總算現出了一線光明。

除了鐵花娘外，每個人的精神都振奮了起來。

唐擦淨臉上的泥污，像是已下定決心，從今以後絕不再鬼鬼祟祟，要以真面目堂堂正正地做人。

金花娘痴痴地瞧著他，目中雖仍有淚光，但已露出了欣慰之色，沒有一個女子不希望自己的情人是男子漢的。

朱淚兒笑道：「我們耽誤的時間已夠多了，還是快走吧。」

俞佩玉道：「不錯，有什麼話都可以等到路上再說。」

突聽穀倉一人道：「不錯，有什麼話都可以等到路上再說。」

這聲音傳入他們的耳朵，每個人的臉色全都變了。

雖然他們也知道這絕不是真的應聲蟲，但在他們眼中，楊子江實在和應聲蟲差不多可怕。

朱淚兒臉色發白，大聲道：「楊子江，你用不著裝神弄鬼，我知道是你回來了。」

金花娘緊緊握起唐的手，冷笑道：「你方才已像條狗似的夾著尾巴跑了，現在還有臉回來麼？」

俞佩玉大聲道：「楊子江，你既已回來了，何妨進來一見。」

朱淚兒和金花娘說話，外面連一點聲音都沒有，但俞佩玉的話剛說完，外面立刻就有人應聲道：「楊子江，你既已回來了，何妨進來一見。」

朱淚兒咬著牙道：「楊子江，別人怕你，但俞佩玉卻不怕你，你有種就進來吧。」

金花娘目光閃動，道：「你不敢進來，就不是人。」

別人無論怎麼說，怎麼罵，外面那人連一點反應都沒有，但只要俞佩玉一開口，外面就立刻響起一模一樣的回聲。

他們互相打了個眼色，忽然一齊衝了出去。

外面陽光普照著大地，那條黃狗仍懶洋洋地躺在牆角，遠處的天畔有一朵雲，四下卻連半條人影也沒有。

俞佩玉厲聲道：「你若覺得我戲弄了你，此刻為何不來和我一決生死。」

那回聲道：「你若覺得我戲弄了你，此刻為何不來和我一決生死。」

這次的回音已是從穀倉裏發出來的了，但等他們再衝回那穀倉時，裏面又已瞧不見人影。

朱淚兒的眼珠子一轉，悄聲道：「你留在這裏，我和他們三個人到外面去守著。」

俞佩玉點了點頭，等他們全出去了之後，就大聲道：「楊子江，你還不現身麼？」

那回音果然又在穀倉外響起，道：「楊子江，你還不現身麼？」

這聲音在穀倉的東邊，俞佩玉立刻飛身而出，只見朱淚兒、唐和金花娘姐妹各守著一方。

守在東方的是唐，他此刻正在東張西望，滿面俱是驚訝之色，朱淚兒他們也跟著走了進來。

朱淚兒道：「你聽見聲音是從這裏發出來的麼？」

俞佩玉點了點頭。

金花娘立刻又拉起唐的手，道：「你有沒有瞧見他？」

唐臉色發白，嗄聲道：「那聲音本來是從我身後發出來的，但等我轉過身，聲音還是在我後面，我飛快地打了個轉，聲音已消失，人也像是消失了。」

金花娘道：「這次我們靠背地站著，看他怎麼辦？」

朱淚兒嘆道：「你們在這邊站著，他難道不會到那邊去麼？」

大家面面相覷，全都呆住了。

過了半晌，朱淚兒忽然又道：「我看這人也許並不是楊子江。」

唐道：「何以見得？」

朱淚兒道：「楊子江既已知道你要去揭穿他們的秘密，就絕不會讓你活著的，但方才那人並沒有向你下手。」

唐倒抽了口涼氣，道：「他若不是楊子江，卻是誰呢？」

朱淚兒道：「不是楊子江，自然就是真的應聲蟲……」

這句話說出來，她自己都吃了一驚，不由自主地靠到俞佩玉身旁，俞佩玉已沉默了很久，此刻忽然道：「無論如何，我們的計劃絕不改變，無論他是誰，既然不敢出來和我見面，我就不怕他，他學我說話，我根本不放在心上。」

※※※

俞佩玉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卻像壓上了一塊石頭，雖然他只要不開口，就一點事都沒有。

但每個人都知道有個神秘而又可怕的人在暗中跟著他們，窺探著他們，無論何時何地，只要俞佩玉一開口，那回聲就立刻響起。

這種精神上的負擔，實在可以令人發瘋。

到黃昏時，他們找了個最繁榮的城鎮，在最熱鬧的客棧裏歇下，乘人最多的時候去吃飯。

俞佩玉四下一望，每張桌子上都坐滿了人，他自然不會看到楊子江，但應聲蟲呢？應聲蟲難道就在這些人群中麼？俞佩玉忽然大聲道：「你聽著，我現在又說話了，你也說吧。」

他說話的聲音就像打鑼似的，飯舖裏每個人都吃了一驚，都扭轉頭來莫名其妙地望著他。

他們也瞪大了眼睛去瞧別人，只因他們一心想瞧瞧，這次那回聲會從什麼地方發出來。

誰知過了半晌，四下竟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大家都在瞧著他們發呆，好像將他們當做瘋子。

俞佩玉他們臉上的表情也實在很像瘋子，他們既是驚奇，又是歡喜，竟都忍不住笑了起來。別人自然再也想不出他們為什麼會發笑。

朱淚兒開心得幾乎要大叫起來，勉強壓低聲音，笑道：「應聲蟲已走了，你們聽見了麼？」

金花娘、唐都搶著道：「不錯，我們聽見了。」

別人更奇怪，他們明明什麼都沒有聽見，為什麼卻偏偏說「聽見了」？這不是瘋子是什麼？

朱淚兒笑道：「如此看來，那是真的應聲蟲了，因為他若是楊子江，就絕不會走的。」

俞佩玉顯然還有些不放心，試探著道：「他既然要來纏著我，為什麼又忽然走了呢？」

這句話說出來，四下仍然沒有回聲。

朱淚兒也等了半晌，才笑道：「這也許是因為他並不想找你麻煩，只不過因為你借用了他的名字，所以他才來找你開開玩笑。」

金花娘也笑道：「不錯，現在他認為玩笑已經開夠了，也懶得再跟著你了。」

這頓飯他們吃得自然很開心，但俞佩玉還是很少說話，這倒並不是因為他還在擔心應聲蟲，而是因為他說話的機會很少。

有三個女人在桌上，男人哪裏還有說話的機會。

三個女人中，最沉默的自然還是鐵花娘，她一直在盯著朱淚兒和俞佩玉，似乎想瞧瞧他們是不是真的已成了親。

等到吃完飯，她就瞧出來了。

俞佩玉竟要了五間房，道：「今天我們一定要好好休息，明天才有精神趕路，有精神辦事。」

他忽然向唐和金花娘笑了笑，又道：「只有你們兩人的房子是連著的，中間還有道門，我雖然要了五間房，但卻並不是不通氣的老古板。」

金花娘瞟了唐一眼，兩人的臉都飛紅了起來，他們兩個畢竟還沒有正式成親，金花娘紅著臉道：「今天晚上大家都好好休息，那扇門絕不會用的。」

她不說這話還好，一說出來，大家全都笑了，連唐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金花娘的臉更紅，啐道：「你少得意，我先將那扇門鎖起來，看你還得意不得意。」

話未說完，她自己也笑了起來，嬌笑著奔入她自己的屋子，「砰」的關上房門，再也不肯出來。

俞佩玉拍了拍唐的肩頭，笑道：「今天晚上還沒有過完，還長得很，你也不必著急，機會還多著哩。」

他也笑著走進自己的屋子，現在他們雖然還在困境中，但最艱苦、最危險的一段總算已過去，大家的心情也都好得多了。

現在心情最好的卻是鐵花娘。

她忽然向朱淚兒一笑，道：「我大姐和姐夫還沒有成親，所以要分開來睡，但你們不是已經成親了麼，為什麼也不住在一起呢？」

朱淚兒瞧著俞佩玉進屋子關起門，心裏本就很不是滋味了，再聽這句話，她臉色更難看，怒道：「我們夫妻的事，用不著你來費心。」

她也衝進屋子重重關起房門。

鐵花娘望了望俞佩玉的房門，又望了望天上的月亮，她忽又長長嘆息了一聲，幽幽道：「今天晚上的確還長得很，也許太長了些……」

※※※

金花娘屋子裏果然有兩扇門，一扇門在走廊上，還有一扇門，自然就是連著唐那間屋子的。

她連鞋子都沒有脫就躺到床上，翻來覆去的，似乎想快些睡著，但一雙眼睛卻總是忍不住要張開，去瞧那扇門。

那扇門後竟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唐難道真睡著了麼？他難道真能睡得著。

金花娘咬著嘴唇，忽然爬起來，悄悄地走到那扇門前面，她躡手躡腳的，似乎生怕被人瞧見。

其實這間屋子裏除了她之外，連個蒼蠅都沒有。

金花娘自己也覺得有些好笑，咬著嘴唇呆呆地出了會兒神，伸手想去敲那房門，但剛伸出手，又縮了回來。

到現在為止，門那邊居然還是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金花娘恨恨道：「你不來找我，難道是想我先找你麼？我就偏偏不找你，看你怎麼辦？」

她一面喃喃低語著，一面已又躺到床上。

這次她不但脫了鞋，連襪子都脫了，她望著自己那雙纖巧的、白生生的天足，也不知怎地，她的臉竟漸漸紅了起來。

難怪這家客棧生意好，他們的確將屋子收拾得很乾淨，連床單和被套都是新換的，還帶著肥皂的香氣。

乾淨的床單磨擦著她的皮膚，風輕輕地吹著窗子，很遠的地方，隱隱有歌聲傳來，唱的彷彿是怨婦思春。

老天呀，你叫她怎麼睡得著。

她的手輕輕地撫摩著自己的腳趾，她的腳實在已走麻了，但是光滑的腳趾接觸到她的手，那感覺就好像……就好像……

她也說不出那感覺像什麼，只不過臉更紅了。

就在這時，突聽門上輕輕一響，像是有人在敲門。

金花娘一翻身就跳下了床，連鞋子都來不及穿，赤著腳就想去開門，但是手剛伸出來，卻又縮了回去。

她咬著嘴唇吃吃笑道：「我就知道你忍不住的，但以後日子反正還長得很，咱們何必這麼著急，將官鹽當私鹽賣呢？」

門那邊又沒有聲音了，唐難道生氣了麼？

金花娘柔聲道：「我也不是不讓你過來，但他們的耳朵都靈得很，若是被他們聽到了，豈非又要被人家笑話。」

其實她早已恨不得將門打開了，只不過唐既然讓她等了這麼久，她也想讓唐著著急。

只要唐求她一次－－甚至用不著求她，只要說一句話，或者再敲一次門，她就會將門打開的。

但過了半晌，門那邊還是沒有聲音。

金花娘忍不住道：「你生氣了麼？」

又過了半晌，她又忍不住道：「死人，你為什麼不說話呀？」

她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大，門那邊卻越來越靜。

金花娘忽然發覺事情有些不對了，再也顧不得別的，立刻打開了門上的鎖，衝進了唐的屋子。

※※※

鐵花娘躺在床上，嘴角始終都在微笑。

她的憂怨和心事，早已一掃而空了，因為俞佩玉並沒有和朱淚兒睡在一間屋子裏。

雖然俞佩玉也不會和她睡在一間屋子，但只要俞佩玉不跟別人睡在一起，她就已經很滿足，很開心了。

她自己也覺得這種心理實在很妙，實在有些可笑，她卻不知道大多數女人的心理說出來都有些可笑的。

金花娘在說話的時候，她也聽到了，因為這究竟不是很講究的客棧，屋子的牆並不很厚。

聽到金花娘在說：「……咱們何必這麼著急……莫要被人家笑話……」

她已不禁偷偷地笑了出來。暗道：「大姐真會作怪，明明早就想別人來了，卻偏偏還要裝模作樣地要人著急。」

聽到金花娘在說：「你生氣了麼……你為什麼不說話呀？」

鐵花娘覺得更好笑，暗道：「想不到唐也有兩下子，他這麼樣一拿架子，大姐反而會忍不住過去的。」

然後，她就聽到門響的聲音。

她知道她的大姐終於還是忍不住先過去了，她雖在笑著，臉卻漸漸紅了起來，因為她已想到……

她想得太多了，所以才會臉紅。

但她再也想不到這時金花娘忽然發出了一聲驚呼。

呼聲淒厲而可怕，聽得人毛骨悚然。

這已經不是打情罵俏時的呼聲，也不是鐵花娘方才想像中那種「呼聲」，她也忍不住跳起來衝了出去。

朱淚兒也躺在床上，卻在悄悄地流淚。

她的確很傷心，這倒並不是因為俞佩玉不讓她睡在那間房子裏，而是因為她覺得俞佩玉讓她在鐵花娘面前丟了人。

她並不是真的想和俞佩玉睡在一起，只要俞佩玉肯讓她進那間屋子，她寧可睡在冷冰冰的地上也沒關係。

她甚至寧可進去後再從窗子裏爬出來，她只要能讓鐵花娘看到她和俞佩玉同時走進一間屋子，就已心滿意足了。

鐵花娘在說什麼，她根本沒有聽見。

但金花娘那聲驚呼，她卻聽見了，她也覺得這呼聲很奇怪，很可怕，她也吃了一驚，跳下床衝了出去。

朱淚兒衝出門時，俞佩玉、金花娘、鐵花娘的門全是開著的，她立刻聽到鐵花娘和俞佩玉的驚呼聲自唐的屋子裏傳了出來，接著，她就聽到金花娘悲痛的啼哭聲音，竟已完全嘶裂。

唐的屋裏發生了什麼事？

朱淚兒連想都來不及去想就衝了進去，只見唐的身子掛在床邊，本來很清秀的一張臉，現在已變得猙獰而扭曲，但身上既沒有血跡，也沒有傷痕，只有一雙手緊緊地握著，手背上的青筋都暴了出來。

再看金花娘已哭倒在地上，鐵花娘正跪在她身旁，輕撫著她的頭髮，嘴裏在喃喃地說著安慰的話，但自己的眼淚也已一連串流了下來。

俞佩玉的臉色蒼白，看來既悲傷，又驚訝，更憤怒，他的手也緊握成拳，指節都因用力而發白。

朱淚兒剛衝進門，就像是被釘子釘在地上，再也動彈不得，院子裏也漸漸有了人聲，顯然已有人被吵醒，都想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並沒有人真的走過來瞧的，因為出門人大多懂得「各人自掃門前雪」這句話，誰也不願多管別人的邊事，惹些無謂的麻煩。

這時俞佩玉已關上了門，他的手在發抖，幾乎連門閂都插不上，朱淚兒忍不住湊了過去，悄悄道：「他怎麼會死的？」

俞佩玉只搖了搖頭，並沒有回答，他托起了唐的屍身，輕輕放到床上，唐的身上連一塊皮都沒有擦破。

他是怎麼會死的呢？

俞佩玉沉吟著，反而去問朱淚兒道：「他是不是中了毒？中了什麼毒？」

朱淚兒也沒有回答，卻拿起桌上的茶壺啜了一口，搖搖頭，又在茶杯上舔了舔，也搖了搖頭。

俞佩玉道：「沒有毒？」

朱淚兒道：「沒有。」

俞佩玉目光閃動，忽然要去扳開唐緊握著的手，但朱淚兒立刻攔住了他，沉聲道：「讓我來。」

唐的手握得那麼緊，朱淚兒剛扳開他一根手指，就有鮮血流了出來，但這血赫然竟是烏黑色的。

她又扳開兩根手指，就發現他手掌裏緊緊握著一朵鐵鑄的刺花，花上的刺已刺入他的掌心。

朱淚兒長長嘆了口氣，道：「這是什麼暗器？好厲害，連我都未必吃得消。」

俞佩玉的臉色更沉重，一字字道：「這就是唐家的毒蒺藜，見血封喉，眨眼間便可置人死命。」

朱淚兒怔了怔：道：「唐家的暗器，難道他－－他是自殺的？」

俞佩玉道：「三個月前他也許會自殺，但是現在……」

他沒有說完這句話，只是黯然地看著金花娘。

現在唐的確已沒有自殺的必要。

朱淚兒忽然大聲道：「一定是他，一定是楊子江。」

天已經亮了，金花娘非但已漸漸冷靜了下來，而且甚至已看不出有什麼悲傷之態，只是拿出了很多銀子來，要店裏的人拿去看墳地，買棺材，不問價錢，只要快，對每一個細節她都要親自督促，又親手為唐換上壽衣，別人無論怎麼樣勸她，她既不肯休息，也不要別人幫她的忙。

俞佩玉他們都坐在窗口，看著她忙來忙去。

朱淚兒悠悠道：「讓她做些事也好，一個人若是很忙，就會將悲傷忘記的。」

俞佩玉黯然道：「她這悲傷只怕不容易忘記。」

鐵花娘一直垂頭坐著，此刻忽然道：「你認為真是楊子江下的毒手？」

朱淚兒道：「除了他還有誰？」

鐵花娘咬著嘴唇，道：「他在那穀倉外為什麼不下手？」

俞佩玉苦笑道：「也許他認為我們反正逃不出他的掌握之中，所以要多折磨我們幾天，他被我騙了一次，一定要連本帶利都找回去。」

鐵花娘黯然半晌，喃喃道：「他的確是這種人，也只有他這種人才做得出這種事。」

她抬頭凝注著俞佩玉，一字字道：「也許他還在暗中跟著我們，並沒有走。」

俞佩玉道：「嗯。」

鐵花娘目光自俞佩玉臉上移開，空洞的望著院子裏一株孤零零的白楊，那伶仃的樹葉在西風中看來是那麼可憐。

她痴痴地出了會兒神，緩緩道：「我知道他只殺死一個人是絕不會滿足的，他要一個個地殺，慢慢地殺，將我們全都殺光為止。」

朱淚兒的目光剛轉到那株白楊上，聽了這句話，她忍不住激靈靈打了個寒噤，似乎也和這株伶仃的孤樹一樣，感到了西風的肅殺，大地的蕭索。

過了很久，俞佩玉才笑了笑，道：「要將我們全都殺死，只怕並不容易。」

等她們再想到金花娘的時候，她已不在院子裏。

西風更急，楊子江那雙冷漠的眼睛，似乎已與西風融為一體，隨時隨地都在窺伺著他們。

朱淚兒拉緊了衣襟，悄悄道：「你姐姐到哪裏去了？你看她會不會……」

她話還未說完，鐵花娘已奔了出去。

朱淚兒嘆了口氣，黯然道：「唐一死，我真怕金花娘也會……」

俞佩玉似也不願聽她說出「自殺」那兩個字，截口道：「她看來很堅強，她們姐妹都不是那種軟弱無能的人。」

朱淚兒道：「她若很悲傷，我倒反而放心了，可是她卻忽然變得太冷靜了，一個女人的悲哀絕不會這麼快就過去的。」

俞佩玉很沉著，他忽然發現朱淚兒在這兩天裏似乎已長大了很多，忽然變得很懂事了。

朱淚兒眼波流動，似乎已看出了他的心意，垂著頭道：「一個男孩子通常要很久才能變成大人，但女孩子卻不同，女孩子通常都比男孩子成長得快些，有時甚至在一夜間就長大了。」

俞佩玉還是沉默著，因為他不知該說什麼。

他忽然想起有人曾經說過：「一個女孩子無論多大年紀，只要成了婚，一夜間就會變成大人。」

他不知道朱淚兒說的是不是這意思，也不敢問。

他實在不敢討論這件事。

幸好這時鐵花娘已回來了，金花娘居然也跟著走了進來，她已換了件衣服，不但是嶄新的，而且顏色竟也很鮮豔，上面還繡著盛開的牡丹。

無論如何，這絕不是她現在應該穿的衣服，俞佩玉心裏在奇怪她為何要換上它，眼睛也不覺盯在這件衣服上。

金花娘眼睛雖仍是紅紅的，臉上居然也抹了一層薄薄的粉，她在俞佩玉對面坐了下來，竟忽然對俞佩玉笑了笑，道：「你覺得我這件衣服好看麼？」

誰也想不到她會在這種時候，說出這句話來。

俞佩玉也怔了怔，只有勉強笑道：「很好。」

金花娘微笑，道：「我母親曾經告訴過我，一個人若是覺得很髒、很疲倦的時候，最好換上件新衣服，就會覺得舒服些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你真的覺得舒服些了嗎？」

金花娘卻似乎沒有聽到他這句話，只是輕輕撫摸著衣服上的牡丹，忽又向俞佩玉嫣然一笑，道：「這朵花是我自己繡上去的，這件衣服連小唐都沒有看到我穿過，你……你還是第一個看到我穿這件衣服的男人。」

她輕柔地說著，朱淚兒在旁邊簡直聽得怔住了，心想：「她為什麼要對俞佩玉說這些話，難道唐剛死還不到半天，她就想來勾引別的男人了麼？」

朱淚兒眼睛又瞪大了起來，她雖也知道這種可能並不大，但還是忍不住要這麼想，還是忍不住要生氣。

只聽金花娘又道：「聽說這裏廚子最拿手的菜是麻辣子雞、東安鴨塊、大蒜鰱魚和回鍋肉，我已吩咐他們送來了，大家都累了一天，應該好好喝兩杯。」

她未來的丈夫剛死，她居然就要喝兩杯了。

朱淚兒忍不住大聲道：「你吃得下嗎？」

金花娘笑了笑，道：「人死不能復生，我們又何必太難受，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就應該分外保重才好，否則死者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的。」

這些話本該是別人說來勸她的，現在她反而說來勸別人了，朱淚兒也不禁聽得目瞪口呆。

這時店夥果然已將酒菜全都捧來，金花娘自己上菜，自己倒酒，然後高舉起酒杯，嫣然道：「來，我們大家先乾一杯。」

俞佩玉遲疑著，他似乎已發現了什麼，又似乎想說什麼，金花娘倒酒的時候，他一直在注意著金花娘的手。

朱淚兒卻在一直注意著俞佩玉的眼睛，她以為俞佩玉也許不會喝這杯酒，但俞佩玉卻已舉杯一飲而盡。

他嘴邊的話，也隨著這杯酒一舉咽了下去。

金花娘道：「朱姑娘你……」

朱淚兒大聲道：「你有心情喝酒，我卻沒有這心情。」

金花娘笑了笑，道：「無論如何，這杯酒我總是要喝的，朱姑娘你……」

朱淚兒冷冷道：「無論如何，這杯酒我都不喝。」

金花娘還是很溫柔地笑著，凝注著手裏的酒杯，琥珀色的酒，在陽光下看來濃得就像是血。

她溫柔的笑容中漸漸露出了一絲辛酸之意，曼聲道：「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她將這杯酒很快地喝了下去，忽又笑道：「我怎麼能說無故人呢？我至少還有小唐。」

鐵花娘剛端起酒杯，酒杯已「噹」地跌在地上，跌成粉碎，她臉上顏色也已慘變，失聲道：「大姐你……」

金花娘柔聲道：「我很好，我很快樂，我實在從來也沒有這麼快樂，因為我知道以後永遠都要和他在一起了，再也沒有人能分得開我們。」

朱淚兒這才吃了一驚，搶過她面前的酒杯，俞佩玉已聳然站起，金花娘溫柔地拉住了朱淚兒的手，道：「你不用嚐，這杯酒並沒有毒。」

朱淚兒道：「但你……你……」

金花娘柔聲道：「毒，已經在我心裏，在我看到小唐死了的那一刻，我已……」

她沒有說完這句話。

至少，她死得並不痛苦，活著才痛苦。

※※※

又將近黃昏了。

西風在嗚咽，遠處的流水也在嗚咽。

朱淚兒望著新堆的墳墓，忽然放聲痛哭起來，最後不停地說著：「我為什麼不喝那杯酒？為什麼不喝那杯酒？」

烏雲掩去了落日，像是夕陽也在吝惜著它最後一抹顏色，不肯讓人們在黑暗前享受最後一刻光明。

雖然沒有雨，但天色卻比有雨的時候更沉重。

朱淚兒流淚道：「原來她早已抱定了必死之心，我為什麼卻看不出，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還要怪她……」

俞佩玉只是望著面前的一坯黃土，想到那一雙多情的男女，為什麼多情男女的歸宿總是一坯黃土？

他悄悄擦了擦眼睛，道：「走吧？」

朱淚兒抬起頭，嗄聲道：「走吧？你難道只有這兩個字可說？」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黯然道：「我還有什麼可說，我還能說什麼了」

鐵花娘忽然道：「至少我們不應該在這裏流淚？」

朱淚兒道：「為什麼？為什麼？」

鐵花娘四下望了一眼，似乎在尋找著隱藏在西風中，隱藏在暮色中的魅影，然後，她一字字道：「因為他若看到我們在痛苦流淚，一定會覺得很歡喜，我們為什麼要讓他歡喜？我有眼淚為何不能到別處去流？」

任何人都可以猜出她所說的「他」是什麼人。

朱淚兒的目光，也不禁四下望了一眼，暮色中難道真有一雙冷酷而帶著訕笑的眼睛，在看著他們流淚。

俞佩玉用衣袖擦去了石碑上一點泥痕，道：「走吧。」

朱淚兒霍然站了起來，道：「走。」

※※※

連第一粒初星都還沒有升起來，現在正是天地間最黯淡的時候，他們沿著嗚咽的流水無言地走了段路。

俞佩玉走得最快，而且每一步都踏得很重，他似乎想將腳下的泥土踩碎，將整個大地都踩碎。

唐終於還是死了。

俞佩玉唯一的希望又已斷絕。

他幾乎已完全絕望，要完全放棄，因為他無論怎麼奮鬥，怎麼掙扎，對方只要輕輕一揮手，就將他的希望打擊得粉碎。

烏雲下的山嶽，看來是那麼龐大，那麼神秘，那麼不可撼動，他的對手卻比山嶽更強大，又如烏雲般高不可攀，不可捉摸。

任何人遇著這樣的對手，都只有自認失敗。

朱淚兒雖已趕到他的身旁，卻不敢說話，因為她很瞭解他此刻的心情，她不知該說什麼。

也不知過了多久，俞佩玉忽然大聲道：「我為什麼要放棄？這次我就算已經失敗，但下次我還有機會，下次就算又失敗，還有再下次，是麼？」

他這話雖是在對自己說的，但朱淚兒還是仰望著他，目光中充滿了柔情，也充滿了讚許，柔聲道：「不錯，只要我們沒有倒下去，總有一天，我們要將他們打倒下去的。」

俞佩玉迎著風，挺起胸膛，道：「不錯，一定有那麼樣一天。」

他接著道：「現在唐雖已死了，但我們還是要趕到唐家莊去，我們絕不能讓那『趕騾子的』在那裏作威作福。」

聽到「趕騾子的」這四個字，朱淚兒也不覺展顏笑了，道：「對，我們一定要令他再回去趕騾子，鐵姑娘，你說……」

她剛回過頭去喚鐵花娘，語聲就突然頓住，就像是有一雙無形的，冰冷的手忽然扼住了她的喉嚨。

鐵花娘並沒有在他們後面。

鐵花娘竟忽然不見了。

※※※

他們沿著流水走過來，鐵花娘本來一直跟在他們後面的，她似乎不願插在俞佩玉和朱淚兒中間，又似乎怕惹朱淚兒討厭，所以始終跟他們保持著一段距離，但這段距離並不算太遠。

現在，朱淚兒極目望去，只能瞧見粼粼的波光銀帶般伸展到遠方，已瞧不見鐵花娘的人影。

朱淚兒的手腳都涼了，大聲喚道：「鐵姑娘，鐵花娘，你在哪裏？」

西風中也隱約傳來一陣陣呼喚：「你在哪裏？……你在哪裏？」

但這只不過是朱淚兒自己的回聲而已。

俞佩玉臉色也變了，翻身掠出，又掠回，拉起朱淚兒的手，再沿著流水向來路掠了回去。

黯淡的天空不知何時已有了星光，星光照著流水，流水映著星光，小溪旁比別的地方似乎亮得多。

但他們還是瞧不見鐵花娘的人影。

朱淚兒的手已冷得像冰，但她卻覺得俞佩玉的手彷彿比她更冷，她緊緊握住了他兩根手指，道：「你想她……她會不會不告而別？」

俞佩玉道：「她為什麼要不告而別？」

朱淚兒咬著嘴唇，道：「那麼她……她難道已經被楊子江……」

俞佩玉忽然俯下身，自地上拾起了一隻繡鞋，朱淚兒認得那正是鐵花娘的鞋子，她的喉頭立刻被塞住。

鐵花娘在的時候，她只希望鐵花娘走遠些，越遠越好，只要鐵花娘瞧了俞佩玉一眼，她就覺得不舒服。

但現在鐵花娘卻「走」了，永遠再也不會回來，朱淚兒卻只覺得悲哀，她望著這隻繡鞋，眼淚又已流下了面頰。

她在小溪旁挖了個坑，將這隻繡鞋埋了下去，忽然道：「她也許只是自己走了，也許並沒有遭楊子江的毒手。」

俞佩玉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也許。」

朱淚兒道：「她若是真的被楊子江害死了，我們為什麼沒有聽到一點聲音，她就算無力抵抗，至少總能發出呼喊才是。」

俞佩玉沉重地點著頭道：「不錯。」

朱淚兒道：「何況，人死了也有屍體的，而我們非但找不到她的屍體，簡直連一點痕跡都看不到，難道她會忽然……」

說到這裏，朱淚兒忽又掩面痛哭起來，嗄聲道：「我何必自己騙自己，她明明遭了楊子江的毒手，我自己騙自己又有什麼用？我早就知道楊子江絕不會放過她的，我知道他絕不會讓我們活著到唐家莊，早已決心要將我們一個個地殺死。」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很久，道：「走吧。」

朱淚兒跳了起來，道：「對，我們走，去找他。」

俞佩玉道：「我們不去找他。」

朱淚兒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我們等著他來找我們。」

朱淚兒咬著嘴唇，嘆道：「不錯，他既然一定會來找我們，我們何必去找他，可是……」

她仰面望著俞佩玉，道：「我們難道就在這裏等著麼？」

俞佩玉道：「我們到唐家莊去，無論怎麼樣，我們都非去不可。」

他的神情是那麼堅決，無論什麼人看到他的這種決心，都會知道世上絕沒有任何事能令他決心動搖的。

朱淚兒也被他的決心感動了，也變得堅強起來，大聲道：「對，我們活著要去唐家莊，死了變鬼，也要到唐家莊去。」

她說話的聲音那麼大，像是生怕那隱藏在暗中等著殺他們的人聽不到，又像是要讓天下的人都知道他們的決心。

俞佩玉讚許地拍了拍她肩頭，拉起了她的手，再也不肯放開，因為他生怕一放開她的手，她也會像鐵花娘一樣忽然自地面上消失，雖然他也知道以他們兩人之力，也未必是那可怕敵人的對手。

※※※

此後的路途走起來更艱苦了。

他們絕不敢有絲毫疏忽大意，因為他們都知道任何一個微小的疏忽，都可以造成致命的結果。

楊子江隨時隨地都可以自黑暗中一掠而出，以他那不可思議的武功，向他們作致命之一擊。

可是，天已漸漸亮了，楊子江竟一直都沒有現身。

他們中午時，在一個村落中停留了片刻，吃了些東西，又往前走，直走到黃昏，楊子江還是沒有出現。

現在，距離唐家莊已很近了。

黃昏，他們到了個小鎮，俞佩玉忽然道：「我們在這裏歇一夜，明天早上再到唐家莊去。」

朱淚兒溫柔的望著他，輕輕嘆息著道：「你實在應該好好地睡一覺了，否則怎麼有精神做事。」

小鎮上的客棧生意並不好，店夥巴結地替他們找了兩間上房，但俞佩玉瞧了朱淚兒一眼，說道：「我們只要一間屋子。」

朱淚兒的心跳了起來，那店夥看來是既失望，又驚訝，他怎麼看這兩人也不像是一對夫妻。

關起房門後，朱淚兒的心跳得更厲害，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似乎不知道該將自己放在那裏才好。

俞佩玉小心地拴上門，又關起窗子，才對她溫柔的一笑，道：「你睡吧。」

朱淚兒垂著頭，鼓起勇氣道：「你呢？」

俞佩玉笑道：「這兩張椅子拼在一起，就是張很舒服的床了。」

朱淚兒咬著嘴唇，道：「你睡床，你比我更需要好好睡一覺。」

俞佩玉望著她纖弱的身子，凌亂的頭髮，和那雙已微微有了些紅絲的美麗的大眼睛。

他心裏忍不住生出一種憐惜之意，心想：「楊子江說不定立刻就會出現的，此時此刻，我何必再守著那些死規矩，為何還要令她痛苦，為何不讓她好好睡一覺，我今天晚上若和她睡在一張床上，難道我俞佩玉就不是君子了麼？」

朱淚兒拿了床較薄的被，鋪在椅子上，垂著頭勉強一笑，道：「我在這裏睡也很舒服，在我照顧三叔病的時候，就算站在那裏都能睡得著的，我早就習慣了，你好好睡吧。」

俞佩玉忽然柔聲道：「這張床很大，我們又都不是胖子，為什麼不一起睡呢？」

朱淚兒手裏剛拿起個枕頭，枕頭又掉了下去，她似乎想看俞佩玉一眼，卻又沒有勇氣垂著頭道：「你……你不怕……」

俞佩玉不讓她說下去，搶著道：「我怕什麼？你睡著了難道還會打人麼？」

朱淚兒也笑了，臉上卻泛起了一陣紅霞，道：「我不會打人，做夢時卻會踢人，小心我將你踢下床去。」

※※※

那張床實在並不太大，普天之下，任何一家客棧裏，都不會為客人準備一張很大的床的。

因為客人們也並不需要一張很大的床，若有男女兩個人要睡在一張床上，他們只希望床越小越好。

俞佩玉實在太累，很快地就睡著了。

朱淚兒上床的時候，全身都緊張得像一張弓，她非但不敢去看俞佩玉，簡直連俞佩玉蓋的棉被都不敢碰。

前天晚上，她一心只想和俞佩玉睡在一起，但現在他們真的睡在一起了，她反而像是害怕得要命，用棉被緊緊地裹著身子，縮在角落裏，耳朵貼在枕頭上，只聽得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

俞佩玉萬一伸手過來，那怎麼辦呢？

朱淚兒不敢想，卻又忍不住要去想，一想，她全身都發起熱來，實在再也蓋不住棉被，卻又不敢不蓋。

幸好俞佩玉已睡著了，朱淚兒才敢悄悄將腳伸到棉被外透透氣，但俞佩玉一翻身，她又嚇得立刻將腳縮了回去。

但是看到俞佩玉就在她身旁，她全身都充滿了幸福之意，她恨不得跳起來放聲高呼，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今夜，但此刻若真有人來了，她又立刻會羞得躲在床下去。

這就是少女－－少女實在是幸福的。

# 第三一章 不測風雲

俞佩玉閉著眼睛假裝睡著了，過了很久，聽得朱淚兒的呼吸漸漸安穩，他才忍不住張開眼睛。

朱淚兒果然睡著了，而且睡得很熟。

他想，她實在還是個孩子，孩子總比大人容易睡著的。

想到朱淚兒上床時的模樣，他嘴角忍不住泛起一絲笑意，她實在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和這麼可愛的女孩子睡在一張床上，若說俞佩玉連一點感覺都沒有，那麼他簡直就不是人了。

何況，他也知道這女孩子對他是那麼傾心，他知道自己只要過去，她是絕不會拒絕的。

夜很靜，星光灑在窗紙上，夜色是那麼溫柔。

在這溫柔的靜夜中，俞佩玉終於忍不住伸出手去，輕輕撫摸著她枕上的柔髮，他忽然也覺得渾身熱得很。

他想起和林黛羽在一起的那幾天晚上更熱，熱得令人什麼事都不想做，又熱得令人想去做任何事。

他想起林黛羽那顫抖著的嘴唇，顫抖著的……那種銷魂的顫抖，令人永生難忘。

她的溫柔，她的潑辣，也都令他永生難忘。

他並沒有將自己的秘密說出來，但林黛羽無疑已知道他是誰了，女人們通常都有一種神秘的感應、尤其是對自己最親近的人－－母親對孩子，妻子對丈夫，她們那種出奇敏銳的感覺，是誰也無法能夠解釋的。

所以後來林黛羽發現有人在跟蹤他們時，她才會那麼做，讓別人絕不會再懷疑他就是那已「死」了的俞佩玉。

她每一劍刺在俞佩玉身上時，俞佩玉心裏只有感激，因為他知道當她用劍來刺他時，她比他還要痛苦得多。

現在，她在哪裏呢？

無論她在哪裏，一定都要想著他的。

俞佩玉心裏一陣刺痛，立刻將手縮了回去。

※※※

這一晚總算已過去，楊子江竟還沒有現身。

朱淚兒醒來的時候，俞佩玉還沒有醒，想到自己竟和一個男人共床睡了一夜，朱淚兒也不知是驚是喜。

他雖然並沒有做什麼事，但她卻覺得自己和昨夜已不同了，她覺得自己彷彿已不再是孩子，已是個女人。

她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太陽已升得很高，朱淚兒望著俞佩玉的臉，他睡得就像是個孩子，她忍不住悄悄自棉被裏伸出手，輕輕撫著他的鼻子，柔聲道：「這裏若是我們的家，那有多好，我一定去煮一鍋又香又濃的粥給你，你不吃八碗我就不讓你離開桌子。」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八碗不算多，我現在至少可以吃得下十碗。」

朱淚兒嚇得趕緊縮回手，將頭都蒙在棉被裏，不依道：「我還以為你是個好人哩，原來你也是個壞蛋，明明已醒了，卻閉著眼睛騙人，害得人家……人家……」

害得人家怎麼樣，她卻說不出了。

俞佩玉望著她露在被外的一枕柔髮，不覺又痴了，他也不知自己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

他不敢再在床上停留下去，跳下床，推開窗子，外面的空氣很清新，他長長吸進了一口，喃喃道：「奇怪，楊子江還沒有來。」

一提起「楊子江」這名字，朱淚兒心裏的柔情蜜意立刻全都冷了下去，她也跳下床，道：「他也許不敢來。」

俞佩玉沒有說什麼。

朱淚兒道：「他若非不敢來，為什麼不來呢？」

俞佩玉沉默了半晌，嘆道：「我也不知道他是為了什麼？但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不敢。」

朱淚兒嫣然一笑，道：「也許他忽然死了，忽然被麻雀啄瞎了眼睛，忽然得了痲瘋病，反正他既沒有來，我們何必去想他。」

俞佩玉也笑了笑，道：「我現在只想吃碗紅燒牛肉麵。」

朱淚兒拍手道：「好主意，最好再加兩根又香又脆的油炸子。」

※※※

她想得沒有俞佩玉多，自然就比俞佩玉開心，尤其是今天，她覺得陽光分外明亮，連大地都變得柔軟起來，走在上面只覺輕飄飄的，還不到正午，他們已到了唐家莊所屬的縣境。

朱淚兒道：「還要走多久就到了？」

俞佩玉道：「已用不著半個時辰。」

朱淚兒長長鬆了口氣，道：「謝天謝地，總算到了。」

俞佩玉長嘆道：「那個冒牌的唐無雙，卻至少先到了兩天，有兩天的工夫，他已可做出許許多多事了。」

朱淚兒柔聲道：「你用不著這麼著急，他就算先到兩天，但回家後總有許多瑣碎的事要先做的，絕不會一進門就要害人。」

俞佩玉道：「但願如此，我只怕……」

朱淚兒道：「怕什麼？」

俞佩玉臉色很沉重道：「我只怕唐家莊的人不相信我的話，你想，你若是唐無雙的門人子女，忽然有個人跑來對你說，你的父親是假的，你能相信麼？」

他以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怕自己根本到不了唐家莊，現在已到了唐家莊，他才想起問題還有很多，而且一個比一個困難，他實在不知道自己要用什麼法子才能將唐家的門人子弟說服。

朱淚兒也皺起了眉，道：「唐家的人你熟不熟？」

俞佩玉苦笑道：「非但不熟，簡直不認得。」

朱淚兒失聲道：「一個也不認得？」

俞佩玉道：「只認得一位叫唐琳的姑娘。」

朱淚兒眨著眼睛，似笑非笑地瞧著他，道：「唐琳，這名字倒美得很呀，她的人也一定很美了。」

俞佩玉似乎已發覺自己話說得太多了，只「嗯」了一聲。

朱淚兒道：「你跟她很熟麼？」

俞佩玉道：「我只不過見過她一次而已。」

朱淚兒撇了撇嘴，道：「只見過一次，就將人家的名字記住了，這倒難得的很。」

※※※

有這麼樣一個又刁蠻，又古怪，又會吃醋的女孩子跟在身旁，只有閉上嘴不說話才是聰明人。

路旁的樹蔭下，有個賣擔擔麵和紅油抄手的面擔子，賣麵的卻是個湖北老鄉，所以油鍋裏還炸著湖北最普遍的點心「油炸面窩」和糯米做的炸粑。

俞佩玉並沒有停下來吃麵，只不過買了些面窩和粑，他倒並不是肚子餓了，只不過想將自己和朱淚兒的嘴都塞住而已。

炸面窩實在香得很，裏面蔥花的香氣更動人食慾，但朱淚兒咬了一口在嘴裏，卻像是咽不下去。

俞佩玉笑道：「你還在生氣？」

朱淚兒嘟著嘴道：「我才沒有鍾靜那麼會吃醋哩。」

說出了這句話，她又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紅著臉垂下頭，乘機將面窩咽了下去，才接著道：「我只不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俞佩玉道：「哦？」

朱淚兒道：「我想，楊子江也許已先到了唐家莊。」

俞佩玉含糊著道：「也許。」

朱淚兒道：「他知道我們一定會到唐家莊去，所以就先在那裏等著我們。」

俞佩玉道：「可能。」

朱淚兒道：「他也許早已和那冒牌的唐無雙商量好了，只要我們一入唐家莊，就給我們顏色看，我們也許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又怎麼能拆穿唐家莊的陰謀呢？」

俞佩玉沒有說什麼，臉色也沉重起來。

其實他也並非沒有想到這一點，也知道此行成功的機會很小，危險卻很大，可是看到朱淚兒方才是那麼愉快，他怎忍將心裏的憂慮說出來讓她擔心，有了快樂，他願意和別人分享。

但痛苦和憂慮，他卻寧可獨自承受的。

朱淚兒道：「我們若是就這麼樣走到唐家莊去，簡直和送死差不多，唐家莊幾乎人人都是能手，那冒牌的唐無雙一聲令下，我們就可能會變成他們毒藥暗器的靶子。」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道：「事在必為，也就顧不得危險了。」

朱淚兒著急道：「可是你……」她忽然頓住語聲，只因這時遠處忽然來了一行車馬，車轔馬嘶，塵土高揚，人馬似乎不少。

朱淚兒壓低語聲，道：「這些人是不是由唐家莊來的？」

俞佩玉沉著臉道：「嗯。」

朱淚兒道：「我們可不可以先向他們打聽打聽唐家莊的消息。」

俞佩玉道：「不可以。」

他接著又道：「非但不可以，而且最好莫要露出注意他們的神色來，引人懷疑。」

朱淚兒道：「我明白。」

這時車馬已漸漸近了，他們避到路旁，低著頭在田埂上走，但是朱淚兒還是忍不住斜著眼睛偷偷去望。

只見十幾輛鏢車魚貫而行，騎著馬的趟子手來回地奔走照顧，前面兩匹高頭大馬上，坐著兩條錦衣大漢。

鏢車上斜插著柄小小的三角錦旗，但旗子卻是捲著的，那兩條錦衣大漢神情也很悠閒，正嘻嘻哈哈地在聊著天。

馬車還沒有走遠，朱淚兒已忍不住問道：「這就是保鏢的麼？」

俞佩玉道：「嗯。」

朱淚兒笑道：「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看起來倒有趣得很，我若是男人，說不定也去做幾天保鏢的過過癮。」

俞佩玉笑了笑，道：「遇著劫路的綠林朋友時，就沒趣了。」

朱淚兒道：「聽說鏢車走在路上時，趟子手要趕到前面喊鏢，不但壯聲勢，而且也是亮字號，但現在這些保鏢的非但沒有喊鏢，連鏢旗都是捲著的，卻又是為了什麼呢？」

俞佩玉道：「因為這裏已是唐家莊的地界，他們這樣做，就為了表示對唐家莊的尊敬，你看那兩個保鏢的那麼悠閒，也就因為他們知道在唐家莊的地界裏，絕不會有不開眼的綠林道來打他們的主意。」

朱淚兒撇了撇嘴，道：「區區一個唐家莊又算得了什麼，我若不是有事，非動動他們不可。」

俞佩玉只有笑了笑，銷魂宮主的女兒，鳳三先生的侄女，自然不會將唐家莊放在眼裏，可是江湖上又有幾個銷魂宮主？幾個鳳三先生呢？

朱淚兒還想說什麼，但還未說出，突見兩匹健馬急馳而來，馬上的黑衣大漢騎術精絕，遠遠就揚臂高呼道：「王大鏢頭、錢大鏢頭，請留步。」

後面的趟子手瞧見這兩人，也立刻大呼道：「唐家莊的師傅趕來了，兩位鏢頭請留步！」

趟子手的聲音嘹亮，前行的兩位鏢師聽到招呼聲，立刻就兜轉馬頭，趕了回來，連聲問道：「什麼事……什麼事……」

俞佩玉和朱淚兒聽到後面趕來的黑衣騎士就是唐家莊門下，也不禁分外留意，俞佩玉就俯下身裝作在整理靴子的模樣。

只見他們的行色很匆忙，面色很沉重，遠遠就翻身下馬，鏢師們也立刻下馬迎了上來。

那錢大鏢頭身手矯健，聲音洪亮，抱拳賠笑道：「兄弟們路經貴地時，天色太早，所以未敢打擾，但請安帖子和那八份水禮，卻仍是小弟和王澤遠親自送上府的。」

他似乎生怕唐家莊怪罪，所以連連解釋。

俞佩玉和朱淚兒對望了一眼，心裏卻在暗暗吃驚：「那冒牌的唐無雙莫非已決心要在川中掀起一陣腥風血雨，所以派這兩人趕來下毒手的。」

俞佩玉正不知是否該伸手管這閒事，他既不忍眼見這兩個鏢師慘遭毒手，也不願因此而打草驚蛇，誰知唐家莊來的兩人並沒有出手，其中一人笑了笑，道：「弟兄們看到兩位的名帖，才知道『威遠』的大鏢頭經過此地，所以未曾高接遠迎，失禮失禮。」

王澤遠抱拳道：「不敢。」

錢威道：「兩位師傅此番趕來，不知有何見教？」

那唐門弟子面色凝重，道：「只因敝莊……」

他語聲忽然壓得很低，俞佩玉和朱淚兒卻連一個字也聽不清，又不能走過去，朱淚兒只有暗中乾生氣。

只見王澤遠和錢威兩人面上驟然變了顏色，失聲道：「有這等事？」

那唐門的弟子沉重地點了點頭。

王澤遠和錢威再也不說話，低低吩咐了那趟子手幾句，兩人一齊上馬，和唐家莊來的人一齊走了。

朱淚兒見到他們蹄塵已遠，才皺眉道：「唐家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些人神色為何如此驚惶？」

俞佩玉還沒有說什麼，朱淚兒已搶著道：「這也許只不過是那冒牌的唐無雙設下的陰謀，故意要將這兩人騙到唐家莊去，其實唐家莊連屁事都沒有。」

她越說越覺得自己的想法很對，立刻又接著道：「我們絕不能貿然闖到唐家莊去，一定要先打聽清楚，看他們……」

俞佩玉已沉默了很久，忽然道：「你能不能答應我一件事？」

朱淚兒怔了怔，道：「你先告訴我是什麼事？」

俞佩玉道：「你先說答不答應？」

朱淚兒失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變得像個小孩子似的，我不知道是什麼事，怎麼能答應呢？你若叫我去吃屎……」

她「噗哧」一笑，自己的臉也紅了。

俞佩玉道：「我從未求過你，但這件事，我希望你一定要答應我。」

朱淚兒咬著嘴唇道：「好，無論什麼事，我都答應你。」

俞佩玉沉聲道：「一入了唐家莊，左面有個酒樓，那就是唐家莊的迎賓之處，他們就算明知你是去找麻煩的，但在那酒樓上也絕不會向你出手，這是唐家的家規。」

朱淚兒笑道：「你難道要請我去吃飯麼，不知道那裏有沒有烤鴨，這次我一定會搶鴨皮吃了。」

吃了那次烤鴨後，到現在她似乎還在念念不忘。

俞佩玉心裏一酸，柔聲道：「我要你答應我，一到了唐家莊，你就立刻到那酒樓上去，無論我發生了什麼事，你都絕不要下來。」

朱淚兒沉默了很久，淒然一笑，幽幽道：「你若發生了什麼事，你以為我還能安心坐在酒樓上吃烤鴨嗎？」

她覺得俞佩玉的手忽然發起冷來，冷得就像冰一樣，她也很瞭解俞佩玉此刻的心情，勉強笑了笑，又道：「但無論如何，我還是答應你。」

走到直通唐家莊的大路上，行人忽然多了起來。

俞佩玉發覺這些人看來俱是身上有武功的江湖朋友，有的目中神光充足，看來武功還很高。

他們也扭過頭來打量俞佩玉和朱淚兒，這樣的美少年和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手拉手走在一起，無論誰都會忍不住多瞧兩眼的。

這並不奇怪，奇怪的是這些人面色看來卻十分沉重，有幾人一見到俞佩玉，面上就露出驚訝之色，好像認得他，但大多數人都只不過看了他們一眼，就垂下了頭，彷彿有很重的心事。

這時遠遠已可望見唐家莊的莊門了，走在這條路上的人，必定是到唐家莊去的，但為什麼會有這許多人同時趕到唐家莊去呢。

唐家莊裏難道真發生了什麼大事？

朱淚兒緊緊握著俞佩玉的手，忽然悄聲道：「你看這些人會不會全是被那冒牌的唐無雙騙到唐家莊去的，他先將他們全都集中到一起，然後再用毒藥暗器將他們全都殺死。」

想到那俞放鶴、楊子江等人手段的毒辣，朱淚兒不禁打了個寒噤，嗄聲道：「這麼樣一來，川中的武林道就要被他們一網打盡了。」

俞佩玉勉強笑了笑，道：「他只怕還沒有這麼大的膽子。」

朱淚兒道：「別人反正會將這筆賬算在唐家身上，他唯恐天下不亂，為的就是要在江湖造成一種混亂的局面，無論什麼事，他都做得出的。」

俞佩玉沉吟著，緩緩道：「他就算敢這麼做，唐門弟子中總也有些明智之士，未必就肯盲從的。」

他嘴裏雖在這麼說，其實卻比朱淚兒更擔心，因為他知道唐家的家規森嚴，掌門人令出如山，永無更改，唐家子弟就算心裏不服，也是萬萬不敢違抗的。

要知唐門無外姓，家規更重於門規，掌門人便是家長，所以唐家的規矩之大，委實遠在少林、武當等門派之上。

朱淚兒似乎還想說什麼，但就在這時她忽然發現前面的人剛走到唐家莊的大門外，就一個個仆地跪倒。

人叢中還似隱隱有啜泣聲傳了過來。

朱淚兒和俞佩玉對望了一眼，心裏更奇怪，這時四下的人已黑壓壓跪滿了一地，唐家莊裏也有十餘人跪在門口還拜。

這十餘人竟是披麻戴孝，滿面悲痛之色，有幾個甚至連眼睛都哭腫了，俞佩玉只認得其中一個圓圓臉的小胖子乃是唐門弟子中排行第七，江湖中人稱「千手彌陀」的唐守清，他就是迎賓樓的掌櫃，另一個國字臉、黑鬍子的彪形大漢，就是「鐵面閻羅」唐守方了。

這兩人不但俱是唐門弟子中的佼佼者，而且久已在江湖中享有大名，此刻連他們也身披重孝，以孝子的身份跪地迎客，唐家莊中死的這人必定輩分極尊，身份極高，俞佩玉實在猜不出死的是誰。

朱淚兒顯然也很驚訝，悄聲道：「我們已來遲了，唐家已不知有多少人被他害死，他不害外人，先害自己人這倒也是怪事。」

她說話的聲音雖輕，但已有不少人扭過頭來望她，別人都跪著，只有他們站在中間，自然要引人注目。

俞佩玉皺了皺眉，他拉著她跪了下去，朱淚兒雖然嘟著嘴，滿心的不甘願，但也知道不跪不行了。

只聽一人帶著哭聲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唐老爺子那麼硬朗的人，兄弟們指望他老人家最少也可以活一百歲，誰知他老人家竟驟然歸了天。」

另一人道：「但人死不能復生，弟子們也應當節哀順變才是，唐老爺子一去，蜀中的江湖道就全靠弟子們來扶持了，弟子們千萬要保重才是。」

這人頭髮鬍子全都白了，看來也是川中武林道的一位名宿前輩，所以滿口「哥子」的以尊長自居。

唐家的孝子們只是連連頓首，有的已泣不成聲。

死的人竟是「唐無雙」！

俞佩玉實在不敢相信，卻又不能不信。

朱淚兒也已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話來，等到跪的人又紛紛站起來時，她才壓低聲音悄悄道：「假唐無雙絕不會死，連唐都已說他完全看不出毛病了，唐家莊的人絕不會在短短幾天工夫裏就看出他是冒牌貨。」

她轉轉眼珠子，又道：「我看，這也許是他故意用這法子將別人誘來……」

俞佩玉搖了搖頭，道：「他若要這些人入彀，法子多得很，用不著裝死，何況，唐家子弟的哀傷也絕不會是假裝的。」

朱淚兒道：「那麼，你認為是唐家子弟看出了他的破綻，才殺了他的？」

俞佩玉道：「也不會，唐家子弟若發現他是冒牌貨，因而殺了他，就不會如此悲哀隆重地為他發喪了。」

朱淚兒道：「那麼，他難道是暴病而死的？」

俞佩玉道：「更不會，那俞……俞某人老謀深算，既然敢派他來做這種事，必定確認他身子硬朗不致驟死，否則他們怎肯花這麼多心血在他身上。」

朱淚兒道：「不錯，他們既有把握派他來，自然已確信他不致被人看出破綻，也不致暴病，而他自己又不會裝死，那麼，他究竟是怎麼會死的呢？」

俞佩玉啞然無語。

這件事的確出人意外，令人完全不可思議。

※※※

弔喪的人群擁入了唐家莊。

俞佩玉和朱淚兒也只有隨著人群走了進去，事已至此，他們已是只能前進，不能後退的了。

只見唐家莊內街道兩旁，門門閉戶，家家掛孝，人人都是滿面悲容，俞佩玉更確定這絕不會是假裝的。

街道的盡頭，有間寬廣的廳堂，平日正是唐門子弟的議事之處，此刻卻是奠喪之地，唐無雙的靈柩也就停在這裏。

只聽大廳中哭聲盈耳，奠客們魚貫垂首而入，俞佩玉和朱淚兒也跟在後面，走進了這大廳後，每個人的神色更是悲慘，就算是平日和唐無雙素無關係的人，此時也不禁要被這種悲傷的氣氛所感染。

大廳正中，擺著唐無雙的靈位和棺木，後面的布幛中，哭聲更哀，只因唐家的女眷都在幛中。

女人笑起來聲音雖比男人小，哭起來聲音卻比男人大得多。

大廳的兩旁，卻擺著二三十張鋪著白布的圓桌，桌子已大半都被坐滿了，奠客們正在等著嚐嚐唐廚的素席。

俞佩玉心裏暗暗感慨，也不知這些人究竟是為了憑弔唐無雙而來，抑或是為了吃一頓而來的。

後來的吊客正在觀望著，生怕自己搶不到座位時，唐家已有專司禮賓的弟子將他們請了出去。

原來外面的空地上也擺起了數十桌，於是「吊者大悅」，各就各位，片刻間素筵就流水般地擺了上來。

俞佩玉和朱淚兒也只有坐了下去，他們心事重重，食難下嚥，但那些方才還如喪考妣的吊客們，卻已吃得津津有味。

朱淚兒悄悄拉了拉俞佩玉的衣角，悄悄道：「我們難道就坐在這裏吃，吃完了就走。」

俞佩玉苦笑著。

朱淚兒咬著嘴唇，又道：「你為什麼不找你那位唐琳姑娘去打聽打聽這是怎麼回事？」

她口氣裏居然還帶著醋味，俞佩玉正有些哭笑不得，誰知這時卻有一個穿著孝服的垂髫小鬟向這邊走了過來，而且不是找別人，就是找他的，走到他面前，就躬身一禮，輕聲道：「這位可是俞佩玉俞公子麼？」

俞佩玉再也想不出她怎會認得自己的，更不知道她忽然來找自己幹什麼，只得欠了欠身，道：「在下正是俞佩玉。」

那垂髫小鬟語聲更低，彷彿很神秘似的，道：「俞公子這種身份的人，怎麼能坐在這裏，這裏面有席接待貴客，請俞公子移駕到裏面坐。」

俞佩玉更不知道自己怎會忽然變成貴客了，抱拳道：「這裏就很好，不勞姑娘費心。」

那垂髫小鬟道：「我家姑娘再三吩咐奴婢，不可怠慢了俞公子，俞公子若不肯移駕，奴婢們吃罪不起。」

聽到「我家姑娘」四字，朱淚兒臉色就有些不對了，立刻站起來道：「既是如此，我們就到裏面去坐也好。」

那垂髫小鬟上下瞟了她一眼，又垂頭道：「裏面恐怕只有一個位子了，姑娘還是……」

朱淚兒根本不理她，拉著俞佩玉就走。

那垂髫小鬟有些著急了，又不敢去攔她，失聲喚道：「姑娘還是請在這裏……」

朱淚兒忽然回頭一笑，道：「不是姑娘，是俞夫人。」

那垂髫小鬟怔了怔，道：「俞……俞夫人？」

朱淚兒道：「不錯，俞夫人，俞公子到裏面去了，俞夫人總不能一個人坐在外面吧。」

那垂髫小鬟眼睛發直，怔了半晌，才垂首道：「是，奴婢帶路，兩位請。」

俞佩玉又不禁有些哭笑不得，他知道必是唐琳在孝幛內看到了他，所以才叫這貼身的丫頭來請他進去。

朱淚兒似笑非笑地瞅著他，悄聲道：「我就知道你不去找她，她也會來找你的。」

俞佩玉坐下去之後，才發覺這一席上坐著的不是白髮蒼蒼的老人，就是派頭很大的武林健者。

他也懶得跟這些人周旋，只拱了拱手，就伸筷子了，他們不是想吃，只不過嘴裏有了東西，就免得衝突。

那些人卻都盯著他們，似乎在奇怪唐家為什麼要將這兩個「小孩子」帶到「大人物」的席上來。

他們為了表示不歡迎，就互相敬酒，故意將俞佩玉冷落在一邊，卻不知俞佩玉反而正中下懷。

這時孝幛後悄悄露出了一雙已哭紅了的眼睛，瞧了俞佩玉一眼後，就盯在朱淚兒身上。

眼睛裏充滿了悲痛和幽怨，也充滿了怨恨。

幸好誰也沒有留意這雙眼睛，因為就在這時，角落裏的一席上，忽然走出了一條黑面大漢。

這人腰粗面黑，滿臉青黲黲的鬍碴子，相貌已分外引人注目，只見他大步走到靈位前，四下一揖，道：「唐老爺子德高望重，乃是川中武林的泰山北斗，這次驟然仙去，川中武林道沒有一個不悲痛逾恒的。」

這些話也不知有多少人說過了，此人居然又「像煞有介事」地跑出來再說一遍，大家面面相覷，也不知他犯了什麼毛病。

這黑面大漢卻是旁若無人，接著又道：「最遺憾的是，唐老爺子近來深居簡出，大家本就很少有見到他老人家的福氣，現在他老人家駕歸道山，從今天人永隔，大家更無緣參見了，所以兄弟覺得大家無論如何都該拜見拜見他老人家的遺容，以資永念。」

跪在靈位前的孝子立刻頓首道：「先師靈櫬已封，閣下有此心意，先師在九泉之下亦足安慰了。」

這話答得本極委婉有禮，黑面大漢本不應該再堅持成見，誰知他竟向靈柩走了過去，還是大聲道：「這最後一面若也不能見，大家豈非都要遺憾終生。」

唐門孝子道：「靈櫬不可驚動，但望閣下體諒，存歿均感。」

這番話在表上看來，說得雖然仍很客氣，但他們的臉色已沉了下來，話音也變了，口氣已很嚴厲。

誰知這黑面大漢還是不識相，竟像是非看不可的了，大叫大嚷著道：「弟兄們不遠千里而來，絕不能失望而返，兄弟久慕唐老爺子英名，絕不能緣慳一面。」

他竟大嚷著向靈柩奔了過去。

這時廳中的吊客已群相失色，都以為這人只怕是個瘋子，但俞佩玉卻已看出此人必定是有為而來，居心叵測。

朱淚兒更恨不得他立刻揭起棺材蓋，看看棺材裏的究竟是不是那唐無雙？看看唐無雙究竟是怎麼死的。

跪在靈位前的孝子們勃然作色，長身而起。

若是換了平時，這人敢到唐家來如此撒野，他們早已叫他躺下了，但現在他們究竟是孝子的身份，怎能在亡師的靈位前殺人動武。

他們只好擋住這大漢的去路，忍著氣道：「閣下只怕是醉了。」

黑面大漢道：「誰醉了，我一滴也沒有喝，只不過是想拜見唐老爺子最後一面而已，難道這也犯法麼？」

坐在俞佩玉同席的一條大漢忽然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厲聲道：「朋友你最好放識相些，今天唐家的兄弟們雖不便出手，但你若敢再胡鬧撒野，我楊永泰就要伸手管教你了。」

這「開碑手」楊永泰在川中武林的確是字號很響的角色，他這番話正也說得義正詞嚴，已有不少人附和喝采。

誰知廳外忽然傳入一陣冷笑聲，道：「楊永泰，你最好放識相些，趕快閉上嘴巴，否則你在沙坪壩做的那件事，別人也要替你抖露出來了。」

這人的語氣陰陽怪氣，南腔北調，大家站起來伸長脖子去望，窗外卻連條鬼影子都看不見。

但楊永泰卻已是滿面通紅，全身發抖，果然立刻乖乖地坐了下去，再也不敢出聲發威了。

這時又有個派頭很大的人似將拍案而起，但他身旁一個白髮老者卻悄悄拉住了他，沉聲道：「胡兄何必自尋煩惱，唐家的事，還用得著外人管麼。」

那人果然也閉起嘴，悶聲不響了。

俞佩玉更是驚疑，他已發現這黑面大漢非但來意不善，而且後面必定還有撐腰的，在窗外說話的那人，也許又是「俞放鶴」的黨羽。

如此看來，這「唐無雙」之死，必定有極大的秘密。

唐門的子弟自也覺出事情不妙，外面已有人悄悄掩了進來，將大廳的出路全都守住，似已存心不讓這黑面大漢出去。

這大漢根本也沒有出去的意思，厲聲道：「你們為何不敢讓人見見唐老爺子的遺容，難道唐老爺子死得有什麼冤枉麼？若是如此我更非瞧瞧不可。」

這番話說出來，吊客又不禁為之動容，有些人已在暗暗覺得這人話說得並非全無道理。

唐門孝子更是勃然大怒，厲喝道：「朋友你說話清楚些。」

黑面大漢道：「我話說得還不夠清楚麼？你們心裏若是沒有鬼，為什麼……」

突聽一聲厲叱，道：「住口！」

叱聲並不響亮，但卻有種懾人的威儀，那黑面大漢竟不由自主地閉上了嘴，只見孝幛中已緩步行出幾個身穿重孝的白衣婦人來。

只見為首的一位頎長婦人，雪白的孝服上一塵不染，那略嫌長些的鴨蛋臉上雖然充滿悲痛之色，但看來仍是威嚴沉著。

這位就是唐家當家的姑奶奶唐琪。

第二人圓圓的臉，圓圓的眼睛，看來溫柔而富態，正是標準的賢妻良母，大家兒媳婦。

這位就是唐大公子的夫人李佩玲。

第三人體質單薄，弱不禁風，一雙又黑又深的大眼睛，平時就總是帶著一抹憂鬱，此刻更是滿含悲痛。

她有意無意間向俞佩玉那邊瞟了一眼，立刻就垂下頭，眼睛裏又露出一絲怨恨，似乎再也不願見到他。

這位就是唐二姑娘唐琳了。

她們一走出孝幛，立刻盈盈拜了下去。

滿堂吊客們也立刻拜倒還禮。

唐琪伏首道：「賤妾不孝，禍延先父，蒙各位遠來致唁，存歿銘感五中。」

大家一齊道：「不敢。」

唐琪道：「不祥人本不敢出堂拜見各位的，可是這位……」

她緩緩抬起頭來，一雙利剪般的目光凝注到那黑面大漢身上，人也隨著站了起來，緩緩道：「閣下高姓大名，還未請教。」

黑面大漢乾咳兩聲，道：「在下魏森林，本是江湖上的無名小卒，只不過……」

唐琪臉色一沉，語聲也變了，厲聲道：「很好，魏森林，我問你，你是受誰主使而來的？」

俞佩玉暗暗讚道：「這位唐大姑娘果然是女中豪傑，精明強幹，絕不提魏森林方才已嚷出來的事，只問他是受誰主使而來，正是先發制人，一句話就轉移了大家的目標，魏森林自然不能承認是受人主使而來，但只要他答不出這句話來，也就無人再懷疑唐無雙的死因了。」

魏森林方才還在得意洋洋，此刻臉色立刻變了，道：「在下弔喪而來，也用得著別人指使麼？」

唐琪冷冷道：「靈堂本非殺人之地，但你若不說實話……」

她戛然頓住語聲，只揮了揮手。

大廳外立刻有金鑼一響。

唐琪道：「你可聽到這鑼聲了麼？」

魏森林道：「聽……聽見了。」

唐琪道：「鑼聲三響，你若還不說實話．我就要你血濺當地。」

她淡淡說來，語聲中卻自有一種力量令人不能不信。

魏森林臉色發白，嗄聲道：「在下……在下方才說的就是實話。」

唐琪負手而立，似乎全未聽到他在說什麼。

廳外金鑼又是「噹」的一響。

魏森林忽然轉頭飛奔，竟想溜了，但這時「千手彌陀」唐守清和「鐵面閻羅」唐守方已自莊門外趕了進來，雙雙擋住了他的去路。

「鐵面閻羅」殺手無情，川中武林無人不知，此刻只見他一雙滿佈血擔的眼睛裏已是殺氣騰騰。

魏森林機伶伶打了個寒噤，一步步往後退。

金鑼又一響。

就在這時，吊客中忽然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驚呼。

※※※

只見站在靈位對面的一群人，目中都露出了驚怖欲絕之色，唐琪也不禁轉過頭望去－－她一眼望過，亦是大驚失色。

唐無雙的棺材不知何時已被人揭開，唐無雙的屍體竟帶著棺材直立了起來，慘澹的光線下，只見他面如金紙，雙目緊閉，面容看來雖不猙獰，但那種陰森森的死色卻更可怖。

唐琪厲聲道：「棺材後必定有人，搜！」

唐守清、唐守方雙雙撲上。

就在這時，唐無雙的屍體忽然直挺挺地自棺材中飛了出來。

※※※

俞佩玉雖已看出這必定是有人在棺材後以內力將唐無雙的屍體震出，但驟然見到這種怪異之事，掌心也不禁冒出了冷汗。

只見這屍體直挺挺地飛向迎面撲來的唐守方和唐守清，他們雖不敢伸手去接，卻又不能不接住。

方才在窗外那陰陽怪氣的語氣又在棺材後響起，陰森森道：「唐無雙已出來了，各位還不趕快拜見麼？」

語氣未了，唐門子弟已有四五個人撲了過去，他們雖在居喪之中，但是身旁還是帶著唐家的獨門暗器。

一人厲叱道：「朋友，躺下吧。」

叱聲中，四人的暗器俱已出手，數十點烏光，雨點般向棺材後飛了過去，唐門暗器獨步天下，非但製作精巧，手法也有獨到之處，這數十點寒星有的急，有的緩，急的未必先到，緩的未必無力，正是虛虛實實，令人防不勝防，大家只道棺材後的那人此番必定已難逃公道。

誰知棺材後一聲長笑，數十點暗器忽然在空中一折，竟飛了回來，反向唐門的弟子擊去。

來勢竟比去勢更急。

唐門弟子大驚失色，右手曲肘，護住了臉，左手橫擋在胸口，凌空一翻，落在地上，就地滾出了七八尺。

他們閃避得不能說不快，但暗器更快，四人肩頭、手臂上，已各各中了幾點暗器，還沒有自地上躍起，已各自搶先掏出一隻烏木瓶，將瓶中的解藥，全都乾吞了下去，竟躺在地上，連動都不敢動。

因為唐門暗器毒性的厲害，他們知道得最清楚，若是心脈附近中了暗器，毒性瞬即攻心，縱有獨門解藥也未必能救得了，若是面目中了暗器，縱能解救，那挖肉刮骨之苦，也非人所能忍受。

所以他們先以手臂護住要害，服下解藥，仍怕毒性發散，要等到解藥之藥力運行全身之後，才敢站起來。

這邊四人受傷倒地，那邊的唐守方和唐守清已放下屍體，一左一右，自兩邊夾攻了過去。

這兩人不但歷練武功都比他們的同門強得多，而且行動也遠較謹慎，誰知就在這時，那棺材忽然「通」地自中間裂了開來，一分為二，分別向唐守方和唐守清兩人迎面打了過去。

這棺材乃上好的柳州楠木所製，埋入地下數十年後，猶能保持完整，絕不會被潮濕的地氣所侵蝕腐爛，由此可見其堅固實無異鐵石。

但此人隨手一掌，就已將之劈成兩半，眾人都大吃一驚，唐守方和唐守清只覺棺材的來勢如泰山壓頂，距離遠在一丈開外時，那強絕的勁風壓力已壓得他連氣都透不過來，兩人大驚之下，也就地向旁邊滾了出去，只聽「砰」的一聲大震，棺材飛出十餘丈後，才撞在牆上，震得粉碎，一片片碎木，四下飛激，只要挨著的人都覺得痛徹心腑，狂呼失聲，沒有挨著的人自然紛紛走避，有的甚至躲在桌下，有的卻將桌子也撞翻了，杯盤碗盞「嘩啦啦」碎了滿地。

等到這一陣大亂稍定，大家才見到唐無雙的屍體旁已多了個青衣人，正背負著雙手，含笑而立。

唐門的弟子已將他圍住，俱是虎視眈眈，蓄勢待發，但此人卻仍然笑傲睥睨，旁若無人。

他不但年紀很輕，而且看來很斯文，也很英俊，只不過神情有些懶洋洋的，像是沒有睡過覺。

滿堂的江湖客沒有一個認得此人的，誰也想不到這麼年輕的人，竟有那麼深厚的功力。

只有俞佩玉和朱淚兒認得此人，但他們卻比誰都吃驚，因為他們也未想到此人竟是楊子江。

※※※

楊子江終於還是來了。

唐家的子弟劍拔弩張，一將他圍起，就待出手。

但唐琪已沉聲道：「退下去。」

這位唐大姑娘隱然已接替了掌門人的地位，一聲令下，唐家的子弟立刻全都退開，連唐守方也垂手聽命。

在如此混亂之中，也只有唐琪還能保持從容和鎮定，她目光閃電般在楊子江面上掠過，冷冷道：「閣下年紀輕輕，身手不凡，想必是高人子弟，但擾亂別人的靈堂，令生者不堪，死者受辱，這難道也是閣下師門的教訓麼？」

只要她一開口，每個字的分量都不輕，此刻她不問對方姓名來歷，卻將一筆賬算在對方的「師門」上，正是照顧周到，可攻可守。

楊子江上上下下地打量了她幾眼，笑嘻嘻道：「難怪江湖中人都說唐大姑娘潑辣厲害是條母老虎，如今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名不虛傳……」

他仰天打了個哈哈，忽又頓住笑聲，目光灼灼，向大堂中四面的吊客掃了一眼，朗聲道：「在下楊子江，雖非名人門下，也非世家子弟，但卻也不至於做出如此無禮的事來，今日在下此舉，非但絕沒有冒犯唐老莊主英靈之意，反是為了唐老莊主來申冤的，所以特別要請各位父老兄弟主持公道。」

他驚擾死屍，擊毀棺木等已犯了眾怒，但這番說出後，大家的心情就又變了，每個人都已被他那「申冤」兩字所打動，都在心裏嘀咕著：「難道唐老莊主真死得有些不明不白嗎？」

唐琪也有些沉不住氣了，冷笑道：「原來那姓魏的就是你主使來的，你叫他在靈堂前搗亂，引開別人的注意，你自己才好在後面搗鬼，是麼？」

楊子江淡淡道：「為了替唐老前輩申冤，在下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唐琪厲聲道：「莫說老父乃是壽終正寢，就算他老人家生前有什麼仇怨，也自有我們這些兒女來料理，用不著你管。」

楊子江道：「哦？你們真能管得了麼？」

唐琪道：「當然。」

楊子江笑道：「很好，那麼我們不妨先看看唐老莊主是遭了誰的毒手，再……」

他一面說話，一面已去拉唐無雙的屍身。

唐琪卻已怒喝道：「狂徒，你還敢冒瀆先父的屍身？我跟你拼了。」

她早已看出楊子江武功驚人，所以一直在忍著怒氣，未曾出手，但此刻似什麼全顧不得了，身形一閃，已撲了上去，十指尖尖，直劃楊子江的眼睛和咽喉，招式迅快而毒辣，一出手便是取人要害。

但俞佩玉卻知道憑她這樣的武功，要對付楊子江還差得太遠，朱淚兒更不禁暗暗替她著急。

女人總是希望女人能打敗男人的，可是朱淚兒又希望楊子江能揭破唐無雙的秘密，查出他的死因。

女人雖同情女人，卻更喜歡刺探別人的秘密。

這時唐琪一招攻出，唐守方、唐守清也雙雙撲上，三人出招雖有先後，但三面夾擊，渾如一體。

楊子江笑道：「唐家的武功就只這兩下子麼？」

他這十幾字說完，已將唐無雙的屍身自地上托了起來，唐琪、唐守方、唐守清攻出的三招，也不知怎地，全都落了空。

只見楊子江身子轉動如陀螺，卻將唐無雙的屍身擋在前面，唐琪他們若再出手，無論自那個方向出手，都勢必要先打在唐無雙的屍身上。

他們三人這一招哪裏還敢擊出。

唐守方怒道：「放下先師，饒你不死。」

楊子江笑道：「我本來就死不了的，用不著你饒我。」

他身子越轉越快，一面已將唐無雙屍身上所穿的壽衣解開，唐琪面色慘變，跺著腳道：「無論你用什麼卑鄙的手段，我也要先殺了你再說。」

她似已橫了心，竟不顧一切，急攻過去。

楊子江喝道：「各位請看，這是她在冒瀆唐老前輩的屍身，還是我，她寧可將她亡父的屍身毀了，也不容我查出他的死因，這是為了什麼？」

眾人果然更是驚疑不滿，就連唐守方和唐守清也在遲疑著，沒有和唐琪聯手夾攻，還有些人已不住道：「姑奶奶你就讓他看看唐老莊主的死因又有何妨？」

唐琪出手如風，已攻出了三四十招，但每一招都堪堪自對方身旁擦過，連一片衣袂都沾不著。

她這時也發現這少年的武功實是深不可測，忽然住手，退出數尺，跺腳流淚，嗄聲道：「各位既然都這麼說，我若不肯，反而顯得心虛，可是先父一生英名，不想死後竟要受這狂徒的……的……」

話猶未了，她已是淚流滿面，連喉嚨都塞住了。

唐琳和李佩玲雙雙扶著了她。

唐守方厲聲道：「朋友你要看就看吧，可是你若看不出什麼來，唐家莊五百子弟寧可全部斃命於今日，也不能讓你活著出去。」

楊子江笑道：「我若看不出什麼來，用不著你們動手，我自己先死在這裏。」

他忽然沉下了臉，一字字道：「只因我已看出來了，唐老前輩就是死在他自己門人子弟手上的。」

※※※

這句話說出，每個人俱都悚然動容。

唐門子弟更是勃然作色，紛紛怒喝道：「你竟敢血口噴人？你有什麼證據？」

楊子江道：「你們要證據？好。」

他高高托起了唐無雙的屍身，大聲道：「這就是證據。」

唐門子弟一擁而上，廳堂外的也衝了進來，偌大的廳堂，頓時被擠得水洩不通，楊子江卻已一躍而起。

他手裏雖托著個屍體，但身法仍輕快無儔，一閃身便已掠在大廳的橫木上，厲聲喝道：「唐老前輩乃是中了他本門暗器而死的，而且死在唐家莊，兇手不是唐家的本門子弟是誰？」

唐門子弟又驚又怒，有的呼喝，有的怒罵，有的已將暗器取出，但又怕傷及唐無雙的遺體，長身作勢，卻不敢出手。

還有幾人已飛身撲了上去，但身形剛躍起，便已被一股強勁的掌風震了下來，有一人，竟跌落在別人身上。

楊子江厲聲道：「各位若要看證據，就請推幾位德高望重的人出來，別的人先請退下去。」

唐琪此刻反而鎮定了些，目光閃動，忽然道：「既然如此，就請『蜀山神猿』袁老爺子、『金刀』胡大叔、『開碑手』楊大叔和俞佩玉公子出來吧。」

俞佩玉實未想到她竟會忽然提到自己的名字，不覺怔住了，朱淚兒卻拉了拉他衣角，悄悄笑道：「你難道不知道自己已經是江湖中的名人了麼，快出去吧。」

方才坐在首席的那白髮老者也走過來抱拳道：「想不到兄台竟是近年來江湖盛傳，連怒真人都極為推崇的俞佩玉俞公子，方才多有失禮，恕罪恕罪。」

江湖中人的消息果然靈通，半個月前發生的事，此刻竟已有許多人知道了，連方才傲不為禮的「開碑手」楊永泰、「金刀」胡義等人，此刻也都瞪大了眼睛望著俞佩玉，面上都帶著驚訝之色，似乎都想不到這文質彬彬的美男子，竟能在短短半年中做出那麼多驚人的事。

俞佩玉實在想不到自己居然已變得如此有名了，只有抱拳道：「不敢不敢。」

那白髮老者含笑道：「兄弟『蜀山』袁公明，日後但望俞公子不吝賜教。」

俞佩玉還是只有抱拳道：「不敢不敢。」

這時人群已漸漸退下去一些，讓出了靈位前一塊空地。

唐琪道：「有這四位作證，你滿意了麼？」

楊子江道：「別人也未必如何，但這位俞佩玉，我卻久聞他是個誠實君子，諒必不會說假話的。」

他竟俯下頭對俞佩玉一笑，人已飄飄落了下來，俞佩玉也不知他為何忽然對自己親善起來，心裏更提高了戒心。

只見楊子江手托著唐無雙的屍身，道：「各位請來看看，唐老前輩致命的傷痕竟是什麼？」

※※※

唐無雙收殮時面部已經化過妝，塗上了很厚的油粉，所以根本看不出他本來的面色。

死人的臉，看來本就差不多全是一樣的。

但此刻楊子江解開了他的壽衣，大家這才發現，他的胸膛已變為紫黑，正是中了劇毒的徵象。

他致命的傷口乃在乳下，只有三點針眼般大小的洞，上面凝結的血痕，更已幾乎全變成黑的。

楊子江攤開掌心，道：「各位再看看我手上的這是什麼？」

他手上把著個很精巧的暗器，正是唐門獨創，威震天下的毒蒺藜，也可說是世上歷史最悠久的毒藥暗器。

大家俱都認得，但也知道此時事態之嚴重，一個個嘴上都似乎貼上了封條，誰都不願意多嘴。

只有唐守方厲聲道：「這是本門的毒蒺藜，你是從哪裏得來的？」

楊子江笑了笑，道：「這暗器就是你的同門兄弟方才想用來殺我的，他們一共發出了二十八個，被我退還了二十七個，只好收下這一個，你若不信，不妨數數。」

唐守方沉著臉，也不說話了。

楊子江將這毒蒺藜輕輕擺在唐無雙的傷口上，毒蒺藜上三枚突出的尖刺，正好和唐無雙心口上的三點血痕吻合，楊子江沉聲道：「唐老前輩致命的傷痕是什麼暗器造成的，各位此刻總該看出來了吧。」

其實大家早已看出唐無雙所中的毒，正和唐門獨門暗器上的毒一樣，只因毒性若不同，毒發時的徵象也就不同。

「鶴頂紅」毒發時七竅流血，「牽機藥」毒發時全身痙攣抽搐如牽機，「鉤吻」毒發時全身硬如皮革，彈之作響，「七步草」毒發時全身潰爛，「斑蛇毒」毒發時全身就會出現一種如斑蛇般的花紋。

而唐門暗器毒發時，正是全身紫黑，如染赤墨。

楊子江冷笑道：「唐老前輩既然死在唐家莊，又中的是唐家獨門暗器毒蒺藜，兇手若不是唐家的子弟，會是什麼人呢？」

他眼瞪著袁公明，道：「你說。」

袁公明面色沉重，閉口不語。

楊子江冷笑道：「我早就知道閣下老奸巨猾，絕不肯做這惡人的。」

他眼睛又瞪著「金刀」胡義，道：「但你呢？聽說你平常最喜歡以朱家、郭解自居，難道也不敢說實話？」

胡羲一張臉漲得通紅，吃吃地道：「這……這也許是別人盜用了唐門的暗器，再來暗算唐老前輩的。」

楊子江冷笑道：「唐老前輩若真是死在別人手上，唐家的人為何秘而不宣？為何還說他是壽終正寢的？」

胡羲也說不出話來了。

這時人人都已覺得唐無雙必是死在他自己門下子弟的手上無疑，雖然猶震於唐家的聲勢，不敢說出口來，但臉色都已很難看。

唐門子弟有的滿面驚訝，有的滿面悲憤，有的甚至已流下淚來，顯然他們也全都不知道內情。

楊子江目光在俞佩玉臉上停了片刻，忽然轉到唐守方臉上，道：「閣下素來鐵面無私，卻不知今日如何？」

唐守方緊咬著牙關，嘴角已沁出了鮮血，他似乎也存難言之隱，所以雖將牙齒都已咬碎，也不肯開口。

唐守清忽然乾咳了兩聲，嗄聲道：「家門不幸，出了這種不幸的事，多承閣下指點，唐家莊上下俱都感激不盡，只不過，先師有此意外，閣下又怎會知道的呢？」

此人說話之厲害，竟似不在唐琪之下。

他這句話表面雖問得客氣，其實卻惡毒無比，言下之意正是說：「唐無雙並非壽終正寢，別人都不知道，你是怎會知道的呢？難道就是你下的手麼？」

這話雖未明說，但廳堂上的江湖客眼裏不揉沙子，焉有聽不出來之理，大家都不禁對楊子江起了懷疑。

楊子江卻只是淡淡一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在下只因三日前才和唐老前輩分手，聽得他忽然暴斃，就動了懷疑，一個好好的人，既未受傷，亦無病痛，怎麼會一回到家就忽然壽終正寢了呢？」

他故意將這「壽終正寢」四個說得分外尖酸，目光四掃，看到大家面上神色又改變了，才接著道：「在下與唐老前輩雖是初交，但也不願讓他含冤而死，所以才特地來瞧個究竟，閣下若是我，難道不會這麼做嗎？」

這番話說得也是合情合理，無懈可擊。

唐守清長嘆了一聲，黯然道：「閣下神目如電，在下等不但感激，而且佩服，只不過，本門子弟成年的壯丁在五百人之上，能用這種鐵蒺藜的也有一百三十人左右，驟然間只怕很難查得出誰是兇手，但願閣下將此事交給在下等處理，日後在下等必對閣下有所交代。」

楊子江冷笑道：「唐家的事，本不該由我這外人來插手的，只不過，閣下說的這番話，卻難以令人心服。」

唐守清道：「在下說的俱是實言……」

楊子江道：「實言？那麼我問你，唐老前輩可是死在他私室中的？」

唐守清道：「這……」

楊子江道：「他若非死在自己的私室之中，那麼他中了暗器，各位便早該知道了，又怎會等到在下來多嘴呢？」

這句話說出來，唐守清只有承認，道：「不錯，他老人家的確是在寢室中仙逝的。」

楊子江道：「那麼我再問你一句，能用毒蒺藜的一百三十人中，能走入唐老前輩私室的，又有幾人呢？」

唐守清詞鋒雖利，此刻也不禁為之張口結舌，無話可答，俞佩玉這才發現楊子江口舌之利，竟不在武功之下。

只見唐門子弟俱都垂下了頭，誰也不敢去瞧唐琪一眼，但他們越是不敢去瞧她，反而等於告訴了別人，能隨時進入唐無雙私室的，不過只有唐家的幾位姑娘而已，他們覺得家醜不可外揚，所以才不願說出來。

於是除了唐家本門子弟之外，一雙雙的眼睛都已瞪在唐琪身上，那種眼色實在比什麼話都要令人難堪。

# 第三二章 飛來橫禍

平日精明練達，能言能辯的唐大姑娘，此刻身蒙殺父之嫌，已是臉色慘白，全身顫抖，木然站在那裏，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人叢中忽有一人大聲道：「他的親生女兒難道也會殺他嗎？」

這句話聽來雖似在為唐琪辯護，其實卻無異己將罪名加到唐琪身上，大家扭頭去望，竟看不出這句話是誰說的。

楊子江冷笑道：「煮豆燃萁，燭影搖紅，一個人為了權勢，本就什麼事都做得出的。」

人叢中又有一人大聲道：「你難道說唐大姑娘為了要做掌門人，所以不惜殺死她親生的父親，你這話又有誰會相信？」

這句話說出來，更將唐琪一口咬得死死的，他雖說「無人相信」，其實不信的人只怕很少。

楊子江冷笑道：「唐大姑娘若是心中無鬼，為何不讓別人查看唐老前輩的死因？唐老前輩遺體收殮時，她難道沒有看到那中毒的徵象？」

滿堂吊客俱都為之嘩然，似乎已認定了唐琪必是兇手無疑，就連俞佩玉和朱淚兒，也不能不信了。

俞佩玉心裏暗暗嘆息，只因他心中別有感觸：「唐琪若真是為了爭權奪門而殺父，那倒真是因果循環，報應不爽，只因這『唐無雙』就正是殺死她真正父親的仇人。」

楊子江銳利的目光已瞪在唐琪臉上，厲聲道：「唐大姑娘，到了此時，你還有什麼話說？」

唐琪瞪著他，一字字道：「你真要我將真相說出來？」

楊子江冷笑道：「你敢說出來麼？」

唐琪厲聲道：「好，這是你逼我說的。」

她長長吸了口氣，還未將話說出來，唐琳忽然大聲道：「這件事應該讓我說才是。」

這憂鬱的少女平時就很少說話，今天更是從未開口，誰也想不到她竟在如此重要的關頭忽然開口，而且說出來的話更是聳人聽聞，連俞佩玉都不免吃了一驚，猜不到她究竟要說什麼？

唐琪望著她，也是滿面驚疑之色，道：「你……」

唐琳鐵青著臉，道：「先父臨終時，只有我守候在他老人家身旁，所以他老人家的死因，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

楊子江訝然道：「你？」

唐琳道：「我。」

楊子江皺眉道：「難道是你害死唐老前輩的麼？」他不禁也覺得很奇怪，因為唐琳實在沒有謀殺父親的理由。

李佩玲這時拉住了唐琳的手，柔聲道：「你只怕是因為悲痛過度，所以理智有些不清了。」

唐琳道：「我神智清楚得很，這件事我本也不想說的，可是現在，我若再不說，大姐的冤枉就再也洗不清了。」

唐琪愕然望著她，也不知是驚訝，還是感激。

唐琳道：「那天晚上，夜已很深，大姐和大嫂都已睡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要和爹爹去說，就起來去找他老人家。」

楊子江道：「你想起了什麼事？」

唐琳冷冷道：「那是我們的家務私事，你也要管嗎？」

楊子江笑了笑，不再說話。

唐琳道：「誰知道我還未走到他老人家門口，就聽見他老人家屋子裏有說話的聲音，我正在奇怪，這麼晚了，爹爹屋子裏怎麼會有客人？他老人家休息得一向很早的，而且，只要有客人來，我們都會知道，除非他不走正路，而是由外面偷偷溜進來的。」

楊子江冷笑道：「唐家莊警戒森嚴，就算有人想偷偷溜進來，只怕也很困難吧。」

唐琳道：「非但很困難，而且根本無此可能。」

楊子江道：「既然如此，那位客人又是怎麼進去的呢？」

唐琳道：「爹爹的屋子裏，有條秘道直通到外面，那人想必早已和爹爹約好，是爹爹自己將他從地道中接過來的。」

她竟將如此秘密的事都說了出來，大家雖然還不知道她的下文，但已不覺先對她相信了三分。

唐琳道：「我本不願偷聽爹爹的秘密，但既已來了，又不想就這麼回去，正站在外面猶疑時，突聽爹爹道：『你我雖是忘年之交，但這件事關係實在太大，我不能不分外謹慎，你要知道，唐家莊的暗器從未借出給別人。』」

楊子江道：「這人居然是來向唐老前輩借暗器的麼？」

唐琳道：「當時我也覺得這人實在太不知進退，竟來強人所難，只聽他跟爹爹說了許多話，還是非要爹爹將暗器借給他不可。」

楊子江道：「他說的是些什麼話？」

唐琳道：「他說，他要做的這件事，關係很重大，若是事成，大家都有好處，他又說，爹爹既然不肯出面，至少也該將暗器借給他。」

楊子江道：「唐老前輩被他說動了麼？」

唐琳道：「沒有，爹爹雖是一莊之主，但祖宗的家法，他也不敢違背的。」

楊子江道：「暗器既然沒有借給他，那麼，殺死唐老前輩的人也不會是他了。」

唐琳道：「我聽他還在不停地遊說，生怕爹爹被他打動，就闖了進去，因為我知道有了第三個人在旁邊，他就無法再說了。」

楊子江道：「他見到你進去了麼？」

唐琳道：「他又不是個瞎子，怎麼看不到我，看到我進去時，他雖然有些吃驚，但居然還是不肯死心。」

楊子江道：「他認得你？」

唐琳點了點頭，黯然道：「就因為我認得他，所以才沒有對他起防範之心，誰知他竟乘我沒有注意時，將我身上的鐵蒺藜偷去了一枚。」

楊子江目光閃動，冷笑道：「原來此人還是位妙手空空兒。」

唐琳嘆道：「他的手腳的確很快，非但我全未覺察，連爹爹都沒有注意到。」

楊子江瞪著她，厲聲道：「你到你自己爹爹的屋子去，還帶著暗器幹什麼？」

唐琳道：「本門子弟，暗器從不離身，連睡覺時也帶著的。」

楊子江道：「這難道也是你們祖宗的家法。」

唐琳道：「正是。」

楊子江道：「他就用從你身上偷去的那枚毒蒺藜，將你爹爹殺死的？」

唐琳黯然說道：「他臨走時，爹爹送他出去，走到門口時，他忽然回身作揖，卻乘勢在爹爹胸前一拍，誰也沒有想到他手裏竟還藏著暗器，更未想到他只不過為了爹爹不肯將暗器借給他，就下了如此毒手。」

她說到這裏，大家已不覺信了七分。

因為這件事雖然未必完全合情合理，但大錯鑄成，她也要負很大的責任，自然不會說假的。

楊子江長長嘆了口氣，道：「如此說來，那人殺了唐老前輩，你是在旁邊親眼瞧見的了。」

唐琳道：「不錯。」

楊子江忽然怒喝道：「你既然親眼瞧見，為何直等到現在才說？」

唐琳垂下頭，淒然道：「因為……因為他就是我未來的夫婿，爹爹本已將我許配給他了。」

這句話說出來，人群中立刻起了一陣騷動，有的驚訝，有的惋惜，有的同情，但對這件事卻更深信不疑，因為若非被逼，誰也不會將這種秘密混出來的，俞佩玉更不禁暗暗嘆息。

他實在也未想到這件事其中還有如此多曲折。

唐琳流淚道：「我見他竟敢真的下毒手時，本來當時就想和他拼命的，但禁不住他苦苦哀求，我的心竟被他說軟了。」

楊子江冷冷道：「女生外向，有了丈夫，本就不會再將父母放在心上，世上大多數女人都是如此，這倒也怪不得你。」

唐琳流淚道：「求求你莫要說了，我也知道我該死，可是我後悔時已不及，因為我當時既沒有說出來，事後就更不敢說了，爹爹入棺時，也是我搶著替他老人家收殮，因為我是怕他的傷痕被人發覺。」

楊子江道：「如此說來，這件事和你的兄弟姐妹都沒有關係了？」

唐琳道：「他們根本全不知情。」

楊子江冷笑道：「好，有勇氣，算你有勇氣，竟將這一筆爛賬全都算在自己身上。」

唐琳流淚道：「這本是我一人的罪孽，自然應該由我一個人承當。」

楊子江道：「但你那未婚的夫婿是誰呢？難道別人都不知道？」

唐琳道：「這本是爹爹為我們私下訂的親，準備到我十八歲的生日那天再宣佈的，誰知……誰知我的生日還未到，他老人家就已……」

她痛哭失聲，再也說不下去。

楊子江厲聲道：「你還準備再為他隱瞞下去不成？」

唐琳掩面痛哭，也不說話。

但大家已紛紛怒喝道：「那雜種究竟是誰，姑娘你若再不說，何以見老莊主於九泉之下？」

唐琳咬了咬牙，像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她忽然抬起頭來，指著一個人道：「就是他。」

※※※

誰也想不到她指的這人竟是俞佩玉。

俞佩玉更是做夢都想不到，他還以為唐琳指的是自己身後面的人，但唐琳已接著道：「就是他，俞佩玉！」

這句話說出，唐門子弟已怒吼著將他圍住，一雙雙滿佈血絲的眼睛都在瞪著他，就像是一群已發了狂的野獸，恨不得將他立刻吞下去。

俞佩玉這一生雖已遭受到無數次冤屈，也不知遇到過多少次令他震驚、意外的事。

但卻沒有一件事比這次更令他震驚的了，他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分辯，竟怔在那裏，說不出話來。

大廳中又起了騷動，有的怒喝，有的謾罵。

有人道：「想不到這廝害死了唐老莊主後，還敢到這裏來，這廝的膽子倒真不小。」

有人道：「看他長得倒也斯文秀氣，想不到卻是個衣冠禽獸。」

也有人悄悄道：「若不是這麼英俊的美男子，唐二姑娘又怎會被他迷住呢？」

朱淚兒自然也被驚得怔住，這時才大叫起來，道：「絕不是他，你們一定弄錯了。」

她瘋狂般衝入人叢，撲到俞佩玉身旁，緊緊抱住了俞佩玉，嗄聲道：「他絕不會做這件事，何況，兩天前他根本不在這裏，還遠在數百里外，怎能分身到唐家莊來殺人？」

唐守方厲聲道：「你怎知道兩天前他還遠在數百里外？」

朱淚兒道：「我當然知道，我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的。」

唐守方道：「你是他的什麼人？」

朱淚兒大聲道：「我才是他的妻子。」

唐守清嘆了口氣，道：「小姑娘，你只怕也上了他的當，被他利用了。」

朱淚兒嘶聲道：「你……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的話？為什麼要冤枉好人。」

唐守清嘆道：「這種人不值得你為他如此，他既能欺騙別人，遲早總有一日會欺騙你的。」

朱淚兒道：「他欺騙過誰，你說。」

唐守方怒道：「他既然已和唐門結親，卻又在外面勾搭上你，這種無義的惡徒，你還要為他掩飾什麼？」

朱淚兒道：「但他根本沒有和你們家的人訂親。」

唐守清道：「你怎知道？」

朱淚兒道：「我當然知道，我自從認識他之後，就和他寸步未離。」

唐守清目光閃動，道：「你是什麼時候認識他的？」

朱淚兒大聲道：「我……」

她只說了一個字，就再也說不出話來。

只因她和俞佩玉相識還不到一個月，在這一個月之前，俞佩玉究竟做過什麼，她的確不知道。

她現在才發覺自己對俞佩玉根本一無所知，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外，別的事俞佩玉從來也沒有對她說過。

就連這名字是真是假？她都不知道。

唐守清盯著她的臉看了半天，看到她神色的變化，柔聲道：「小姑娘，這件事與你無關，你還是躲開些吧。」

朱淚兒道：「你們……你們想怎樣？」

唐門子弟一個個臉色鐵青，俱都閉起了嘴。

其實他們不必回答，大家也知道他們要怎麼做的。

這俞佩玉謀害了他們的家長，他們還會放過他麼，他們早已將見血封喉的唐門暗器扣在掌心了。

此刻俞佩玉被數十人圍住，只要他們暗器出手，俞佩玉就算肋生兩翼，也未必見躲得開的。

俞佩玉長嘆一聲，黯然道：「不錯，這件事與你無關，你還是走開吧。」

他知道自己此刻已是生死一髮，不願再連累朱淚兒了，何況他也已看出連朱淚兒都對他起了懷疑之心，不再像以前那麼信任他。

朱淚兒咬了咬牙，忽然道：「無論怎樣，我知道這件事絕不是你做的。」

俞佩玉苦笑道：「你知道又有什麼用？你說的話，他們根本不信，除了你之外，又有誰還能證明兩天前我根本不在這裏。」

他仰天長嘆了一聲，嗄聲道：「就算有別人知道，但天下又有誰肯為我俞佩玉作證呢？」

朱淚兒眼淚已流下面頰。

只見唐琳也已擠入了人群，咬著牙道：「俞佩玉，你莫要怪我，我……我也是情不得已，才這麼樣做的。」

俞佩玉淒然一笑，道：「你很好，很好……」

唐琳流淚道：「但無論如何，你死了之後，我也無顏再活在世上……」

朱淚兒忽然大喝道：「你這惡毒的女人，將他害成這樣子，你還有臉跟他說話。」

喝聲中，她已向唐琳撲了過去。

唐琳既未招架，也未閃避，淒然道：「很好，我們大家都一起死吧。」

一句話未說完，朱淚兒已握住了她的咽喉。

唐守清想過去分開她們，但卻被唐守方按住。沉聲道：「家門遭此不幸，出了這種事，你還不讓她死？」

唐守清回頭望了一眼，只見唐琪木然站在那裏，臉色蒼白如死，也沒有過來勸阻之意。

群眾紛紛喝道：「俞佩玉，你還有什麼話說……唐家的弟子們，快動手吧，我們都等著將這惡徒的心，來血祭唐老莊主的英靈。」

俞佩玉負手而立，已什麼話都不願說了，因為他知道對這些已憤怒得失去理智的人們，無論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

就在這時，突聽一人大笑道：「俞佩玉呀俞佩玉，你當真是流年不利，糊裏糊塗地就變做了殺人的兇手，看來還不如死在我手上，也免得此刻含冤受氣了。」

他一個人的笑話聲，竟將幾百個人的呼喝聲全都壓了下去，大家都不禁抬頭去望，才發現楊子江不知何時已又躍上了大廳的橫木，手裏拿著壺酒，嘴裏咬著個果子，正吃得津津有味。

唐守方厲聲道：「他含了什麼冤，受了什麼氣？事實俱在，你難道也想替他狡辯麼？」

楊子江冷笑道：「事實俱在？在哪裏？又有誰瞧見他殺死唐老莊主的？」

唐守方道：「二姑娘方才說的話，你難道沒有聽見？」

楊子江也嘆了口氣，搖著頭道：「就憑一個女人說的話，你們就要定人家的罪，這簡直是在兒戲人命。」

唐守方怒道：「你難道認為二姑娘說謊？」

群眾紛紛大喝道：「二姑娘焉有說謊之理？」

楊子江道：「不錯，她這麼做不但害了別人，也害了自己，我也猜不透她為何要說謊？但我卻知道她是在說謊。」

唐守方怒道：「你知道？你知道什麼？」

楊子江道：「我知道他前天晚上的確不在唐家莊，的確還遠在數百里外。」

唐守清冷笑道：「就憑你一個人說的話，又怎能令人相信？」

楊子江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說話無法令你們相信的，那麼我就只好不說話了。」

這句話剛說完，突聽「喀嚓」一響，接著就是天崩地裂般一聲大震，大廳的橫樑竟已被生生折斷，整個屋頂帶著驚心動魄的聲音向眾人頭頂上壓了下來，大廳中立刻響起了一片驚呼聲，群眾紛紛奪門而出，有的人武功稍弱，竟被踩在地上，又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呼。

唐守方、唐守清等人只覺一塊塊木石帶著勁風向他們打了下來，只有先求自保，曲肘彎臂，護住頭臉，但還是難免被壓在灰土瓦礫堆中，唐守方一條腿更已被壓在折斷的樑木下，疼得滿頭冷汗。

他還是在嘶聲大呼著道：「莫放走了那俞佩玉，守住門戶。」

但這時大廳中已亂得一塌糊塗，哪裏還找得著俞佩玉。

唐守清厲聲道：「他只怕已乘亂逃出去了，追！」

喝聲中，一群未曾受傷的唐家子弟已隨著他往外城衝，但還未衝到門口，已又有一片瓦礫夾雜著灰土向他們迎面打了過來，力道竟是強勁絕倫，泥沙隔著衣服打在身上，仍是火辣辣的發疼。

只見楊子江笑嘻嘻地站在門口，悠然道：「追什麼？你們難道還不相信我的話麼？若是再不信，看來我只有將唐家莊的屋子都拆光為止了。」

最混亂的時候，俞佩玉只聽得楊子江在身旁道：「這裏有我應付，你們快衝出去，沿著街走，自然有人接應……」

他話未說完，俞佩玉已一手拉起了朱淚兒，一手挾走了已暈了過去的唐琳，隨著人潮往外面衝。

他並沒有費什麼力氣就已衝到門外，因為楊子江一直在前面阻路，只聽大廳內外俱是呼聲震耳。

本來坐在外面喝酒的人，被裏面的人潮一衝，也紛紛四散而逃，桌子也被打翻了，杯盤碗盞，全都「嘩啦啦」跌得粉碎。

有的人鞋底較薄，一腳踩在碎瓷上，立刻疼得抱起腳鬼叫，但剛叫出來，他自己又已被人潮衝倒。

衝倒了之後，想再爬起來，就難如登天了，就算不被活活踩死，肋骨至少也要被踩斷七八根。

有的人還帶著孩子，本是想來白吃一頓的，全家就可都不必開伙了，誰知便宜沒有佔著，反而受了大罪。

於是驚呼聲中，又響起了婦人小孩的哭聲。

來的完全是江湖客，那麼混亂的局面也許就會好得多，但此刻一加上唐家莊左近的街坊好友、叔叔伯伯，才真的天下大亂了，有些人平時本來很鎮定，但被這麼一吵，也吵暈了頭。

只有俞佩玉久經患難，此刻還能保持冷靜，目光四下一掃，立刻拉著朱淚兒向左邊一條小道奔了過去。

朱淚兒道：「我們為什麼不沿著街走，那裏豈非有人接應麼？」

俞佩玉沉聲道：「楊子江雖救了我們，但他的話還是不可聽信，此人心機深沉，行動難測，救我們必非好意。」

朱淚兒道：「不錯，我實在也猜不透他為何不殺我們，反來相救。」

奔上這條小路後，人就少了，因為人越在混亂之中，就偏偏越會往人多的地方逃，根本已分不出哪裏是安全之處。

有人就算明知前面是個火坑，但瞧見大家全都往那裏逃，他也會不自由主地隨著大家一齊逃的。

因為他這時理智已失，已完全沒有自信。

只見前面林木扶疏，居然甚是幽靜，紛亂的驚呼似已距離得很遠了，朱淚兒忍不住問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俞佩玉道：「唐家的私宅。」

朱淚兒吃了一驚，失聲道：「我們逃走還來不及，怎麼能到他們家去呢？難道真要送上門去讓人家宰麼？」

俞佩玉道：「我們只有這條路走，縱然冒險，也只好試一試了。」

朱淚兒想了想道：「你認為他們家的人都在前面，所以這裏一定防守空虛？」

俞佩玉還未說話，突聽一人厲聲道：「站住！你們還想逃得了麼？」

※※※

厲喝聲中，已有十幾個勁裝少年，自右面的樹林後一掠而出，為首一人瘸著左腿，腿上鮮血還未乾透，居然是方才還被壓在橫樑下的唐守方，此人竟像是鐵打的，腿雖已被壓斷，身子卻仍槍桿般站得筆直。

朱淚兒咬了咬牙，道：「又是你，你怎麼陰魂不散，又跟到這裏來了。」

卻不知唐守方本非特意來的，他只不過因為前面的路被楊子江擋住，所以想從後面繞出去，誰知歪打正著，竟在半路攔著了俞佩玉。

人的命運，有時的確很奇妙，但「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其中的意境，只怕也唯有已過中年的人才能領會吧，在「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年紀，是絕對體味不到的。

朱淚兒只說了兩句話，唐門子弟已四下散開，將他們圍住了，只是心中顯然還有顧忌，所以還未曾出手。

朱淚兒眼珠一轉，已知道他們是投鼠忌器，生怕傷了俞佩玉掌握中的唐琳，當下笑道：「唐無雙根本不是我們殺的，你我本來井水不犯河水，只要你們放我們過去，我們就將唐姑娘還給你們，這交易如何？」

她以為自己這幾句話說得已很夠「老江湖」了。

誰知唐守方卻像是一個字也沒有聽見，忽然叱道：「毒砂！」

這「毒砂」正是唐門暗器中最霸道的一種，力量雖不能及遠，但在一丈六七之內，只要毒砂撒出，就很少有人能逃得出它威力籠罩之下，無論誰只要挨上一粒，若無華陀刮骨療毒的手段，一個對時傷口就要潰爛，三天之內就必死無疑。

唐守方果然不愧為「鐵面閻羅」，竟已決心要將唐琳作替罪之羔羊，要她陪俞佩玉的葬了。

唐門少年子弟中，本有不少人在私心戀慕著唐琳，但唐守方一聲令下，竟沒有人敢遲疑違抗。

剎那之間，十幾雙戴著特製麂皮手套的手，已伸入了腰畔的毒砂囊，等到他們的手再伸出來時，毒砂就將漫天撒出，俞佩玉和朱淚兒周圍十丈方圓之內，都將在這一片毒砂的威力籠罩之下。

但這時俞佩玉已忽然向左邊衝了出去。

他已看出方才唐守方無情令下時，左面有兩個少年面色大變，眼睛望著唐琳，目光中滿是淒惻不忍之色。

他知道這兩人必定對唐琳很鍾情，下手時必定有所不忍，只要他們出手時稍有遲疑，俞佩玉就有希望衝出去。

這雖然很冒險，但他已別無選擇的餘地。

他果然衝了出去。

但他卻忘了這一掠之勢，還未脫離毒砂的威力範圍，唐家子弟的毒砂自他身後發出，他們就更難防避。

就在這時，突聽唐琪大呼道：「住手。」

呼聲中，她和李佩玲已雙雙趕了過來，後面還跟著七八個穿勁裝的丫鬟，每個人都是滿身塵土。

唐守方厲聲道：「快發毒砂，絕不能讓他們逃走。」

唐琪也厲聲道：「不能發。」

唐守方頓足道：「發。」

唐琪也頓足道：「守方，你難道真想要二妹的命麼？」

唐門子弟手雖已伸出，但一個個俱是左右為難，也不知該聽什麼人的話好，這時俞佩玉和朱淚兒已衝出數丈開外。

唐守方嗄聲道：「姑奶奶，你若再顧念私情，唐家就要被你毀了。」

李佩玲忽然道：「這件事你們都不要管，我保證他們絕對逃不了，你聽我這次話絕不會後悔的。」

她平時素來不說話，所以說出來的話就特別有分量。

唐守方跺了跺腳，道：「好，我就交給你們。」

他們一面說話，一面還是在往前追，而俞佩玉手裏抱著個人，路徑又不熟，所以還是未能將他們甩脫。

這時唐守方一揮手，唐家的少年子弟已跟著他退了下去，只剩下李佩玲和唐琪繼續往前追。

以俞佩玉和朱淚兒的輕功，本來也許能逃過她們追蹤的，怎奈這時前面路已盡了，幾間屋子擋路，屋後卻是一片矗立的山壁。

俞佩玉只想乘早脫身，本不願和她們動手的。

他既不願傷了她們，也怕纏戰之下，又被困死，但此刻情勢卻已逼得他非動手不可了。

誰知到了這裏，唐琪和李佩玲竟遠遠站住，不再追趕。

唐琪還揮了揮手，似乎要他們快逃。

俞佩玉怔了怔，似乎想說什麼，但終於還是什麼話都沒有說，拉著朱淚兒，衝入了那一排屋子。

只見屋子裏陳設精雅，古色古香。

朱淚兒搖著頭道：「楊子江救我們，我已經想不通了，誰知這位唐大姑娘也救了我們，這倒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

俞佩玉道：「世上本多出人意料之事……」

朱淚兒忽然冷笑道：「唐二姑娘居然會害你，只怕你也未想到吧。」

俞佩玉嘆了口氣，什麼話都不說了。

唐琳猶自暈迷未醒，他將唐琳放在椅子上，就立刻四下搜索起來，朱淚兒也不知他在找什麼，忍不住道：「這又是什麼地方？」

俞佩玉道：「唐無雙的私室。」

朱淚兒又怔了怔，訝然道：「唐大姑娘既救了我們，我們還不趁機快自後山逃走，卻跑到唐無雙的私室裏來找什麼？」

俞佩玉道：「找出路。」

朱淚兒道：「出路？這裏怎會有出路？」

俞佩玉還未說話，朱淚兒已見到那張木榻的湘妃竹枕移開後，下面竟露出一道黑暗的地道。

朱淚兒眨著眼道：「原來這裏真有條秘密的出口，難怪這位唐二姑娘說你是由秘道進來的，她說謊的本事倒真是有板有眼，活靈活現。」

俞佩玉苦笑著，又走過去抱起了唐琳。

朱淚兒冷笑道：「我看你真是連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她，不如索性用根繩子將你們兩人綁在一起反而好些。」

俞佩玉已走下地道，忽然回頭道：「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你能不能閉上嘴。」

朱淚兒怔了怔，眼圈都紅了。

她從來也沒有見過俞佩玉板著臉對她說話。

地道中黑暗而陰濕，俞佩玉摸索著當先帶路，走了很久的一段之後，他才嘆了口氣，道：「現在你要說話，就儘管說吧。」

朱淚兒的嘴閉得緊緊的。

俞佩玉道：「解鈴還需繫鈴人，世上只有唐琳一個人能洗清我的冤枉，所以我一定不能讓她死，一定要帶著她走，這道理你明白了嗎？」

朱淚兒還是閉著嘴。

俞佩玉道：「你方才雖沒有殺死她，可是我知道她一定已中了你身上的毒，假如你已明白這道理，就趕快先設法解了她的毒吧。」

朱淚兒的嘴閉得更緊了，像是再也不肯張開。

俞佩玉皺眉道：「你現在怎麼反而不說話了？」

朱淚兒還是不張口，卻用手指了指俞佩玉，又指了指自己的嘴。

俞佩玉苦笑道：「你現在已經是大人了，怎麼還能發小孩子脾氣？」

聽到俞佩玉說她已經是個「大人」，朱淚兒忍不住「噗哧」一笑，但立刻又嘟著嘴道：「是你叫我閉上嘴的，我這人一向很聽話。」

俞佩玉道：「那麼你就快些救她吧。」

朱淚兒眼圈又紅了，咬著嘴唇道：「你只知道要我救她，只知道為她著急，為什麼不問問我有沒有中她的毒呢？她們唐家的人難道不用毒的嗎？」

俞佩玉柔聲道：「唐家的毒藥暗器雖有名，可是你……」

朱淚兒道：「我怎麼樣？我是個毒人，是不是？無論誰一沾到我就要中毒，是不是？那麼你為什麼還沒有中毒呢？」

俞佩玉不禁怔了怔，道：「我……我見到銀花娘打了你一掌後，手上立刻染了毒，又見到那天蠶教的徒弟擰了你一把，也……」

朱淚兒大聲道：「但這位唐二姑娘既沒有打我，也沒有擰我，是不是？我身上的毒若連自己都控制不住，那麼三叔只怕也早已死了。」

俞佩玉道：「如此說來，她並沒有中毒？」

朱淚兒冷笑道：「你以為我是個呆子？以為我不知道她死不得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柔聲道：「那是我錯怪你了，我見到唐二姑娘到現在還沒有醒過來，所以才會以為……」

朱淚兒不等他說完，忽然走過來拍了拍唐琳，冷冷道：「唐二小姐，你不但會說謊，裝假的本事也不錯，可是你若再不醒過來，我就立刻將你的衣服脫光。」

唐琳身子一震，果然立刻就張開了眼睛。

朱淚兒瞪著俞佩玉道：「你現在總明白了吧。她就怕你問她的話，所以只有裝死……哼！不分青紅皂白就冤枉好人，還自以為很聰明哩。」

俞佩玉只有老老實實地挨罵，而且被罵得口服心服。

朱淚兒撇了撇嘴，扭過頭去還是忍不住冷笑道：「唐二姑娘，你現在還不捨得下來自己站著麼？」

唐琳蒼白的臉紅了紅，咬著牙道：「你……你……你明明知道我腿上的穴道已被你點住了，否則我為什麼不能走？」

朱淚兒悠然道：「有時我也會故意氣氣別人的，難道只准你們冤枉我，就不准我冤枉你們嗎？」

唐琳氣得全身發抖，卻也無話可說。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二姑娘，我和你素無冤仇，你為什麼要如此害我？」

朱淚兒又冷笑道：「你可以冤枉我，她自然也可以冤枉你，反正你們兩人都是冤枉好人的專家，你又何必怪她。」

俞佩玉實在有些哭笑不得，但是這次他再也不敢叫朱淚兒閉上嘴了，他如今又學會了一件事。那就是：男人千萬莫要叫女人閉嘴，因為她當時也許會真的閉上嘴，但以後卻說不定要嘮叨你一輩子。

※※※

真的閉上了嘴的是唐琳，她似已抱定主意不說話。

俞佩玉柔聲道：「你這麼樣做，想必也有你的苦衷，因為你並不是個善於說謊的人。」

朱淚兒冷笑道：「就因為她不像是個說謊的人，所以說出來的話別人才相信，她若一看就像個長舌婦，無論說什麼都沒人相信了。」

每次俞佩玉問唐琳的話，唐琳都不開口，朱淚兒卻搶著說，俞佩玉也只有裝作沒有聽見，還是沉著氣道：「也許你有很好的理由一定要這麼說，只要你告訴我，我絕不怪你。」

朱淚兒冷笑道：「也許真的是她為情人殺了那唐無雙，她為了要替自己的情人掩護，所以就隨便找個人來作替死鬼。」

這次她居然還是搶著說了，但說的話卻很有道理。

俞佩玉眼睛一亮，道：「你真的知道誰是兇手麼？」

朱淚兒冷冷道：「她當然知道，可是你這麼樣問，她永遠也不肯說的。」

她又走到唐琳面前，厲聲道：「我問你，究竟是誰殺了那唐無雙的？你若還不肯說，我……」

話未說完，突聽一人緩緩道：「殺死那唐無雙的人，就是我。」

※※※

黑暗中，不知何時已多了條淡淡的白色人影，就彷彿幽靈般站在那裏，俞佩玉和朱淚兒都瞧不見她的面目，失聲道：「你是誰？」

那人沒有回答，卻閃起了一點火光。

火光映照下，只見她披麻戴孝，手裏的火摺子閃爍如鬼火，蒼白的臉上，也全沒有絲毫血色。

俞佩玉瞧見這人，才真的大吃了一驚，失聲道：「是你！」

那人嘆道：「不錯，是我。」

俞佩玉長嘆道：「我實在想不到是你。」

朱淚兒厲聲道：「你既敢在我們面前承認自己是兇手，是不是已存心將我們殺了滅口？」

那人冷冷一笑，道：「我若想殺你們，方才為何要救你們呢？」

這「兇手」竟是唐家的大姑娘唐琪。

唐琳已是淚流滿面，嗄聲道：「大姐，你為什麼要來呢？我反正已沒法子再活下去，也不想活了，你為什麼不讓我承擔這份罪孽？」

唐琪黯然道：「我知道你為了我，不惜犧牲你自己，你是個好孩子，可是我……」

唐琳流淚道：「我也知道大姐是為了保全我們唐家的名譽才這麼做的。」

朱淚兒大聲道：「很好，你們都是好孩子，做的事都很有道理，可是俞佩玉難道就該死麼？」

唐琪長長嘆息了一聲，道：「我也知道，這實在很對不起俞公子，但這其中實在有很多秘密，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

朱淚兒道：「我們現在難道還沒有權知道這秘密麼？」

唐琪道：「我此番到這裏來和兩位相見，正是已準備將這秘密告訴兩位。」

她語聲停頓了半晌，才苦笑道：「兩位心裏一定很奇怪，我為什麼要殺死自己的父親？」

朱淚兒道：「我正是奇怪極了。」

唐琪道：「我將這秘密說出來後，只望兩位莫要洩露，因為這秘密關係實在太大。」

朱淚兒搶著道：「你難道還信不過俞佩玉。」

唐琪道：「我就因為知道俞公子是位誠實的君子，所以才到這裏來……」

她忽然神秘的一笑，接著道：「我殺死的那唐無雙，其實並不是我的父親。」

這句話說出來，她以為俞佩玉、朱淚兒必定要大吃一驚。

誰知朱淚兒卻撇了撇嘴，道：「這秘密又有什麼了不得，我早就知道了。」

唐琪自己反倒吃了一驚，失聲道：「兩位真的早就知道了麼？」

俞佩玉道：「是真的。」

他本不是個十分沉默的人，但和朱淚兒在一起，他說話的機會實在不多，這次只說了三個字，朱淚兒已搶著道：「我們知道這件事並不奇怪，只奇怪你是怎會知道的？」

唐琪苦笑道：「這本是唐家的事，唐家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而兩位卻反而知道了，這又怎麼會不奇怪呢？」

朱淚兒道：「那唐無雙本是個趕騾子的，我怎會不知道？」

唐琪愕然道：「趕騾子的？」

朱淚兒道：「不錯，他和俞放鶴的手下一起在望花樓裏搗鬼，不想我們卻在複壁中偷聽，所以才會知道這秘密。」

她不說還好，越說唐琪反而越糊塗了。

俞佩玉嘆道：「這件事說來的確很複雜，最重要的是，姑娘你必需先要知道，所有的陰謀都是那俞放鶴在暗中策動的。」

唐琪訝然道：「俞放鶴？可是武林盟主俞老先生？」

俞佩玉咬牙道：「正是。」

唐琪的神情更驚訝，道：「他和這件事又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道：「就因為他要將唐門的勢力據為已有，所以才將真的唐老前輩擄去，再找一個和唐老前輩十分相似的人，來假扮唐老前輩，這件事做得本十分秘密，誰知卻在無意中被我們窺破了。」

朱淚兒忍不住插口道：「我們到這裏來，就為的是要想法子揭破他的陰謀。」

唐琪怔了半晌，忽然大笑起來。

俞佩玉和朱淚兒愕然相顧，再也想不到她為何如此好笑。

唐琪笑了一陣子，忽又長長嘆了口氣，喃喃道：「這只怕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了。」

朱淚兒皺眉道：「這是什麼意思？」

唐琪沉聲道：「不瞞兩位說，家父在十餘年前，便已仙逝了。」

俞佩玉又吃了一驚，失聲道：「十餘年前？但我……我……我明明……」

唐琪道：「他老人家死的時候，正是蜀中武林最混亂的時候，那時唐家莊本身也遭遇著一個很大的危險，本門全仗著先父坐鎮，才勉強將所有的變動壓住，他老人家唯恐自己一死之後，局面就會立刻大亂，所以在臨死之前，先找了一個人來假扮自己，來鎮壓這種局面。」

她笑了笑，接著道：「他老人家找的這人乃是我們的一位遠房表叔，並不是什麼趕騾子的，只因這位表叔本就和他老人家很相似，再略為易容，別人再難看出了，何況，就算有人覺得有些不對，也會認為那是因為先父大病之後而改變的。」

俞佩玉長嘆道：「如此說來，我見的那位唐老前輩，已經是葉公之龍了。」

他這才恍然大悟，為何那「唐無雙」總是顯得有些膽小怕事，有時根本就沒有一代宗主的風度。

他也終於明白那「唐無雙」為何會將他出賣了。

唐琪道：「我那位表叔本不是個英明果斷的人，所以先父臨終時，再三吩咐我，無論什麼事都不可讓他做主，只可讓他做個傀儡而已，他若有了爭權奪位之心，先父就叫我……叫我立刻將他置之於死地。」

她嘆息了一聲，接道：「就因為先父將這種大事交託給我，所以我只有死守在唐家，無論如何也不能嫁出去。」

俞佩玉想到她犧牲之大，也不禁為之黯然，一個女人犧牲自己的青春而守活寡，那日子的確不是好過的。

唐琪道：「這十多年來，我這位表叔倒也能安分守己，一切事都取決於我，自己從不做主，誰知這次回來，他竟變了，竟在半日之間，自作主張地發下了十餘道命令，為了先父臨終交代下來的話，我只有將他置之於死地。」

她又嘆息了一聲，道：「但我卻也未想到，假中竟還有假，世事之離奇，有時的確比最荒謬的故事還難令人相信。」

朱淚兒早已聽得呆住了，此刻才苦笑喃喃道：「這的確是個很驚人的秘密，我現在才知道一個武林世家要保全它的榮譽，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

唐琪淒然一笑道：「不錯，別人只能看到我們唐家的威風，又有誰知道在這層光彩威風的表面下，實在不知隱藏著多少辛酸，多少血淚……」

她似已勾起了往事的回憶，目中竟不覺流下淚來。

俞佩玉想起她每次嫁出去後，丈夫都忽然而死，那些人難道都是湊巧死的麼？那其中又有何秘密？想到這裏，連俞佩玉都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也不忍再想下去，無論如何，唐琪都只能算是個很不幸、很可憐的女孩子。

光榮，本就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才能換來的。自古以來，在「光榮」的幕後，已不知堆積了多少白骨，多少血腥……

這值不值得呢？

※※※

朱淚兒默然半晌，忽又問道：「這秘密難道連唐都不知道麼？」

唐琪道：「他也不知道。」

朱淚兒嘆了口氣，道：「這就難怪他會……」

她忽然住口不語，因為她覺得唐既已死了，又何必再將他的羞恥說出來呢？俞佩玉望了她一眼，意示讚許。

她畢竟是個心地很善良的人，只不過也像世上大多數女孩子一樣，有時在不該說話的時候，偏偏搶著要說話而已。

唐琪道：「除了我和我那位表叔外，世上絕沒有別人知道這秘密，因為那時我的弟妹年紀還小，所以先父就叫我連他們一齊瞞住。」

俞佩玉暗暗嘆息，他知道連唐都絕不會知道此事的，否則他就不會幫著那「唐無雙」來出賣俞佩玉了。

那「唐無雙」做了十幾年的傀儡，心裏多少有些不甘，所以才想勾結俞放鶴，來增高自己的地位。

但他雖然出賣了俞佩玉，卻並沒有出賣唐家，所以他臨死的時候，也不肯將這秘密告訴俞放鶴。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道：「無論如何，你那位表叔總是對得起唐家的。」

唐琪黯然道：「為了家族的榮譽，自己只有犧牲，這本是世上大多數武林世家子弟的痛苦，也就是這些武林世家能夠生存的根本精神。」

朱淚兒嘆道：「我本來倒也很羨慕那些世家子弟，可是現在……」

她神情也很淒涼，因為她也有她自己的痛苦，做「銷魂宮主」的女兒，畢竟也並不是件好受的事。

過了半晌，她忽又問道：「這秘密也許別人都不知道，但二姑娘卻一定知道的，是嗎？」

唐琪嘆道：「她也是直到前天晚上才知道。」

朱淚兒道：「哦？」

唐琪道：「前天晚上，她的確因為一件事要來找那唐……唐無雙，走到門外時，她也的確停住了腳步，因為那時我正在屋裏說話。」

朱淚兒道：「她瞧見你殺死了那唐無雙，自然大吃一驚，你發現她在門外，就只有出來將這秘密告訴她，是嗎？」

唐琪苦笑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道：「我只奇怪，你們為什麼不肯將這件事的真相說出來呢？」

唐琪道：「只因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這件事其中還有那麼多曲折，更不知道連那唐無雙也是別人假扮的。」

朱淚兒冷笑道：「你們不願讓外人知道你們唐家的人為了爭權而內纏，為了保全唐家無瑕的名聲，就只有犧牲俞佩玉了，是嗎？」

唐琪只有長嘆，因為她實在無法回答這句話。

朱淚兒瞪著唐琳，緩緩道：「二姑娘，我還要請教你一件事。」

唐琳垂著頭，似乎永遠再也不肯抬起。朱淚兒道：「你若要找個替死鬼，隨便找誰都可以，為什麼一定要找俞佩玉呢？你和他又有什麼過不去？」

唐琳頭垂得更低，目中又已流下淚來。

唐琪忽又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你們若一定要她說，不如還是讓我替她說出來吧。」

朱淚兒冷笑道：「原來你也知道，莫非這也是大姑娘你的意思嗎？」

唐琪也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若是我的意思就不會這麼樣做了，只因俞公子雖然是位少見的美男子，但我還並未看在眼裏。」

她似乎也被朱淚兒激怒，說話也尖刻起來。

朱淚兒反而笑道：「那很好，我就希望他在別的女人眼裏是個醜八怪，天下的女人，若都和唐大姑娘一樣，我就安心了。」

唐琪望著她，目中的怒意又漸漸消失，因為她已發覺朱淚兒只不過還是個孩子，只不過拼命想裝大人而已。

她笑了笑，又嘆息著道：「可是我這妹妹卻對俞公子……」

唐琳忽然抬起頭，嗄聲道：「大姐，你……你怎麼能……」

唐琪柔聲道：「為什麼不能？一個少女對一個少男鍾情，絕不是件丟人的事，我們為什麼不能說出來。」

唐琳身子顫抖著，面靨已紅如朝霞。

朱淚兒瞪著眼道：「你的意思是說，她害俞佩玉，只為了喜歡俞佩玉，那麼她這種喜歡的法子可真叫人有點吃不消。」

唐琪道：「她對俞佩玉一往情深，知道俞公子已和姑娘你成了親，她心裏的悲痛，自然可想而知，再加上家門出了如此不幸的事，她怎麼受得了。」

她凝注著朱淚兒，緩緩道：「姑娘你想必知道，愛和恨之間的距離是多麼微妙，若換了姑娘你處在她這樣的情況中，只怕也會這麼樣做吧。」

朱淚兒默然半晌，瞟了正在發愣的俞佩玉一眼，幽幽道：「我只怕做得比她更毒辣。」

唐琪道：「何況，她也只能說俞公子，否則別人就不會如此輕易相信她的話了。」

朱淚兒道：「為什麼？」

唐琪嘆道：「只因她已經為俞公子受過很大的罪了，若不是因為那件事，後來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她只怕早已被家法處置……」

聽到這裏，俞佩玉再也忍不住了，動容道：「她將銀花娘帶入唐門製造暗器的秘道，難道就是為了我。」

唐琪黯然一笑，道：「俞公子既然也知道這件事，就更應該原諒她才是。」

俞佩玉望著已泣不成聲的唐琳，也不知該說什麼。

朱淚兒卻走了過去，柔聲道：「二姑娘我本來很恨你的，可是現在，我只有對你同情……」

唐琳忽然跳起來，嘶聲道：「我不要你同情，不要你可憐，我恨你，我恨你……」

她掙扎著想衝出去，但閉穴未解，又仆地跌倒。

朱淚兒咬著嘴唇，淒然一笑，道：「你用不著恨我，我說我是他的妻子，也只不過是自己在騙自己罷了，其實他心裏只有那位林黛羽姑娘，我和你一樣都是可憐人，我……我……」

說著說著，她也流下淚來。

唐琪望著她們，目中也已淚光盈盈，喃喃道：「冤孽，冤孽……」

她忽然抬頭瞪著俞佩玉，冷冷道：「俞公子，看來你害的人可真不少呀。」

俞佩玉眼睛發直，喃喃道：「我害的人不少，我害的人不少……」

他對這句話翻來覆去也不知說了多少次，只因除此之外，他實在已無話可說，何況他無論怎麼說，唐琪也絕不會同情他的。

唐琪扶起了唐琳，道：「現在，我的話已說完，俞公子你已可請便了。」

她似乎連看都已不願再看俞佩玉一眼，連朱淚兒都想不到她的態度怎會忽然變得如此冷淡。

卻不知這種三十多歲的老處女，對無情無義的男人最是深惡痛絕，就好像自己也上過男人一百多次當似的。

其實她又何嘗不知道俞佩玉並沒有錯，只不過她拒絕承認這事實而已，只因她恨的並不是俞佩玉，而是男人。

朱淚兒見到她已扶著唐琳走回去，忍不住道：「唐姑娘，你已準備將這秘密宣佈出去了麼？」

唐琪道：「不準備。」

朱淚兒道：「那麼……那麼你將這秘密告訴我們又有什麼用？」

唐琪道：「為什麼沒有用？」

朱淚兒著急道：「別人若不知道這其中真象，豈非還是要認為俞佩玉是殺死唐老莊主的兇手？」

唐琪冷冷道：「他對你既然無情無義，你何苦還要如此關心他。」

她嘴裏說著話，竟頭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朱淚兒了怔了征，想去追，俞佩玉卻拉住了她，道：「算了，讓她走吧。」

朱淚兒大聲道：「算了？這種事怎麼能算了呢？你難道喜歡一輩子被人當作殺人的兇手？」

俞佩玉默然半晌，苦笑道：「我身上背負的冤名反正夠多了，再加這一件也沒什麼關係。」

朱淚兒跺腳道：「有時我真不懂你這人是怎麼搞的？別人害了你，你一點也不生氣，別人替你急得發瘋，你自己卻一點也不著急。」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既然認為我對你無情無義，又何必如此關心我？」

# 第三三章 互鬥心機

朱淚兒聽了俞佩玉的話，又怔了怔，忽然掩面痛哭起來，又跺著腳道：「你難道認為我那話不該說的？你心裏難道不是只有林黛羽？我難道說錯了？難道錯怪了你？」

俞佩玉什麼話也不說了。

哭了半晌，朱淚兒似也覺得哭夠了，喃喃道：「也許是我錯了，我又多嘴，又好哭，又時常說錯話惹你生氣，你為什麼還不拋下我一個人走呢？」

俞佩玉還是什麼話都沒有說，只是輕輕拉住了她的手，朱淚兒也就乖乖地跟著他走了出去。

不說話豈非正是對付女人最好的法子。

※※※

俞佩玉知道走出地道就是那荒涼的廟宇，俞放鶴的屬下們擄走了唐無雙，殺了唐，也就在那廟宇，俞佩玉初次見到郭翩仙，他不禁又想起了那被情所苦的少女鍾靜來。

他們現在到哪裏去了呢？是生是死？

他又想起了銀花娘，想到她淒慘的結局，於是金花娘、鐵花娘、金燕子，這些人的面目似又已出現在他眼前。

當然，他更忘不了林黛羽。

俞佩玉長長嘆了口氣，黯然忖道：「她們的遭遇都如此不幸。難道真是因為我害了她們麼……」

和他認識的女孩子，好像沒有一個是快樂幸運的。

這是為了什麼呢？

絕世的美人，常常會被人認為是「禍水」，那麼像俞佩玉這樣的絕世美男子又該算什麼呢？

禍土？

俞佩玉自己也不知是該大哭一場，還是該大笑三聲。

地道的出口是個可以旋轉的石蓋子，所以移動時絕不會發出任何聲息，何況，外面是荒山野廟，杳無人跡，就算有聲音也沒有關係。

但俞佩玉還是很謹慎，他先將石蓋移開一線，外面更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縱有星光月色，也照不到這裏。

而黑暗與靜寂又永遠是最好的伴侶，除了自己心跳的聲音，俞佩玉什麼都聽不到，風也已住了。

俞佩玉這才拉著朱淚兒走了上去。

就在這時，黑暗中忽然發出了一陣笑聲。

一人悠然笑著道：「兩位現在才來麼？在下已恭候多時了。」

俞佩玉一驚，後退，但燈光突明。

朱淚兒失聲道：「楊子江，你倒也真是陰魂不散，怎麼又跑到這裏來了？」

楊子江微笑道：「這也許是因為我和兩位特別有緣。」

只見他盤膝坐在地上，面前擺著一大罈酒，幾包油膩膩的菜，還有一盞燈，一個火摺子。

他笑著接道：「酒菜都是我自唐家順手牽羊帶來的，雖然酒菜已冷，但既然沒花錢，也只好將就些了。來來來，兩位且來共飲一杯。」

俞佩玉靜靜地瞧了他半晌，微笑道：「多謝。」

他竟真的走過去坐了下來，舉杯一飲而空，朱淚兒想搶過來先喝一口，卻也來不及了。

楊子江大笑道：「俞兄，你武功實在不大怎麼樣，長得也未必比我英俊多少，但你實在比我沉得住氣，這點連我都不能不佩服你，來，我敬你一杯。」

他忽又向朱淚兒一笑，道：「朱姑娘也請放心，酒裏面沒有毒的，我殺人的法子多得很，用不著下毒。」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淡淡道：「但我殺人的法子卻只有一個，就是下毒，隨時隨地都能下毒，被我毒死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卻從來沒有人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她忽然向楊子江笑了笑，道：「說不定我已在你手裏這杯酒中下了毒了，你信不信？」

若是別人說這話，楊子江說不定立刻就會大笑將手裏這杯酒喝下去，但這話是「銷魂宮主」的女兒說出來的，那分量可就大不相同了。

楊子江望著手裏這杯酒，還是笑著道：「你若真的在這杯酒裏下了毒，就不會告訴我了，是麼？」

朱淚兒嫣然道：「你為何不試試呢？」

楊子江怔了怔，就算明知這杯酒裏沒有毒，也喝不下去了。

朱淚兒道：「你的膽子不是一向很大嗎？」

楊子江道：「我膽子本來的確很大的，可是被人一激，反而會變小。」

朱淚兒用兩根手指將他手裏的酒杯拈了過去，將杯中的酒倒在俞佩玉杯子裏，笑嘻嘻道：「酒糟蹋了可惜，他既然不喝，你就喝了吧。」

俞佩玉笑了笑，一飲而盡。

朱淚兒笑道：「你看，酒裏根本沒有毒的，你為什麼不敢喝呢？連這點膽子都沒有，我都替你難為情死了。」

楊子江居然面不改色，還是笑道：「做人還是小心些好，何況，有酒自然要先敬客人。」

他又往罈子裏倒出杯酒，道：「這杯酒我總可放心喝了吧。」

朱淚兒眨了眨眼睛，道：「不錯，這杯酒裏沒有毒，你趕快喝吧。」

楊子江望著這杯酒發了半晌愣，笑道：「我喝多了酒會發酒瘋，還是少喝兩杯吧。」

朱淚兒嬌笑道：「你看，我說酒裏有毒，你也不敢喝，說酒裏沒毒，你也不敢喝，我要怎麼說你才敢喝這杯酒？」

楊子江笑道：「無論你怎麼說，我都不喝了。」

他放下酒杯，喃喃道：「我救了她性命，她卻連一杯酒都不讓我喝，看來人是的確救不得的。」

朱淚兒忽然沉下臉，道：「誰叫你救我們的？你殺了唐，殺了金花娘，殺了鐵花娘，為什麼不殺我們？反來救我們？」

楊子江微笑道：「你難道一定要我殺你才覺得高興麼？」

朱淚兒冷笑道：「你沒有打我們的主意，算你聰明，否則你的麻煩就大了。」

楊子江道：「我殺人倒並不問有沒有麻煩，只問那人該不該殺？」

他忽然沉下臉，道：「我問你，一個人為了要娶婆子，就六親不認，連自己的兄弟姐妹都要出賣，這種人該殺不該殺？」

朱淚兒道：「這……這是你們逼他做的，怎麼能怪他？」

楊子江道：「我若逼你殺俞佩玉，你肯不肯？」

朱淚兒大聲道：「我當然不肯。」

楊子江道：「這就對了，我逼不逼你是一回事，你肯不肯做又是另一回事了，唐對他的家人若和你對俞佩玉一樣忠心，我們逼他又有何用？」

朱淚兒怔了怔，道：「但金花娘呢？你為什麼…」．」

楊子江截口道：「金花娘？我幾時傷過她一根汗毛？她自己要殉情自殺，與我又有何關係？世上像她這種愚蠢的女人很多，每天也不知要死多少，那難道也怪我嗎？」

朱淚兒冷笑道：「你推得倒乾淨，如此說來，你倒是個好人了？」

楊子江笑道：「那倒也不敢當，只不過，不該殺的人，就算求我殺他，我也懶得動手的。」

朱淚兒眼睛一瞪厲聲道：「那麼鐵花娘呢？她又有什麼該殺之處？」

楊子江道：「鐵花娘？誰說我殺了她？」

朱淚兒道：「我說的。」

楊子江道：「看到我殺她了麼，你看見了她的屍身麼？你怎知道她已死了？」

朱淚兒冷笑道：「我用不著親眼看見，也知道她已死在你手上。」

楊子江道：「她若沒有死呢？」

朱淚兒道：「她若沒有死，我就……就將這酒罈子吞下去。」

楊子江笑了，道：「酒罈子是萬萬吞不得的，否則別人見到你的肚子那麼大，心裏一定會奇怪，沒出嫁的姑娘怎會懷了雙胞胎。」

朱淚兒紅著臉怒道：「誰說我的肚子大？」

楊子江道：「肚子裏若是裝了兩個罈子，怎麼會不大呢？」

朱淚兒又不覺怔了怔，道：「兩個罈子？哪裏來的兩個罈子？」

楊子江悠然笑道：「姑娘已經有了個醋罈了，再吞個酒罈子下去，不是兩個罈子是幾個？」

一個女孩子若是說不過別人時，不是大哭大鬧，就要裝佯撒賴，歪理講上十八篇，講到別人頭大如斗，投降認輸為止。

只可惜朱淚兒也知道對付楊子江這種人，什麼都沒有用的。她瞪著眼生了半天氣，自己只有笑了，道：「好，算我說不過你，你若是女人，一定也是個標準的長舌婦，無論誰遇到長舌婦，都只有自認倒霉。」

俞佩玉忽然笑了笑，道：「楊兄在這裏相候多時，難道就為了要和她鬧嘴麼？」

這次楊子江也怔住了。

朱淚兒想盡千方百計，都拿他沒法子，誰知俞佩玉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將他問得說不出話來。

楊子江怔了半晌，忽然大笑起來，道：「咬人的狗是不叫的，這話果然不錯，看來從今以後，我對俞兄倒真的要刮目相視了。」

俞佩玉笑而不言，根本不答腔。

楊子江只有自己頓住笑聲，正色道：「在下在此相候，只為了知道俞兄是位誠實君子。」

俞佩玉道：「不敢。」

楊子江道：「在下平生最恨的就是偽君子，但像俞兄這樣不折不扣的真君子，在下還是一向佩服得很。」

俞佩玉道：「不敢。」

楊子江道：「尤其像俞兄這樣少年老成，忍辱負重……」

朱淚兒忍不住叫道：「你有話快說，有屁快放，馬屁再拍下去也沒有用的，他反正還是那兩個字：『不敢』。」

楊子江乾笑兩聲，道：「在下只想請教俞兄一件事，像俞兄這樣的誠實君子，想必不至於以虛言相欺的。」

俞佩玉果然還是微笑著道：「不敢。」

楊子江道：「在下只想請教俞兄，那唐無雙究竟是誰殺的？是不是唐大姑娘殺的？她為何要殺他？是否已知道他是個冒牌貨？卻又是怎會知道的？」

俞佩玉沉吟了半晌，忽又笑道：「這不是一件事，是五件事了。」

楊子江目光灼灼，瞪著俞佩玉道：「那麼就算在下請教俞兄五件事吧。」

俞佩玉緩緩道：「楊兄既然不恥下問，在下自然不敢以虛言相欺，只不過……」

楊子江道：「只不過怎樣？」

俞佩玉忽然閉上嘴，不說話了。

朱淚兒拍手笑道：「他的意思你還不明白嗎？他可以不騙你，但也可以閉上嘴不說話，我現在才發現這真是對付長舌婦的好法子。」

楊子江霍然長身而起，厲聲道：「你不說。」

朱淚兒也跳了起來，瞪眼道：「不說又怎樣？」

楊子江臉色漸漸發青，朱淚兒只道他畢竟還是要出手了，心裏也不禁緊張起來，只因她也知道他若出手一擊，必定非同小可。

誰知楊子江忽又笑了，道：「俞兄既然不肯說，就算在下沒有問吧。」

朱淚兒又怔了怔，道：「你怎地忽然變得這麼客氣起來了。」

楊子江道：「這只因在下實在想和俞兄交個朋友，俞兄若肯移駕到寒舍去喝兩杯，在下就足以快慰生平了。」

朱淚兒吃驚道：「到你家去？你也有家？」

楊子江笑道：「人人都有家的，在下豈能例外。」

朱淚兒道：「不錯，連老鼠都有個洞，何況你，但你的洞在哪裏？」

楊子江道：「寒舍就在前面不遠，小妻炒的兩樣小菜，也還頗能下酒。」

朱淚兒又吃了一驚，失聲道：「你老婆？你也有老婆？」

楊子江笑道：「有了公老鼠，自然就有母老鼠，否則小老鼠哪裏來呢？」

朱淚兒嘆了口氣，道：「你這人究竟在搞什麼鬼？連我都被你弄糊塗了，可是我又真忍不住想去瞧瞧你那老婆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居然肯嫁給你這怪物。」

楊子江道：「不知俞兄也肯賞光麼？」

俞佩玉笑了笑，還未說話，朱淚兒已搶著道：「我想他也忍不住要去瞧瞧的，是嗎？」

楊子江撫掌道：「姑娘既然這麼說，俞兄就算不想去也不行了。」

※※※

其實俞佩玉也很想去瞧瞧的，他發覺楊子江這個人不但神秘，而且古怪，不但可怕，而且簡直很有趣。

這種人的邀請，只怕誰也無法拒絕的。

楊子江的家果然不遠，他們走到那裏時，天還未亮，只見山麓下有茅屋三五間，屋頂上居然還有炊煙裊裊四散。朱淚兒眨著眼道：「看來你老婆倒真勤快，這麼早就起來煮飯了。」

楊子江道：「這只因她也知道要有貴客臨門，自然要早作準備。」

朱淚兒訝然道：「她難道早就知道我們要來？」

楊子江笑道：「不瞞兩位，今日在下若不將兩位帶回來，她就絕不會放我進門的。」

朱淚兒更糊塗了，道：「她為什麼一定要你將我們帶回家來，難道她還會認得我們不成？」

楊子江笑而不答，像是越來越神秘了。

朱淚兒道：「喂，我在問你，你為什麼不說話？」

楊子江笑道：「我這法子是跟俞兄學的，這就叫現學現賣。」

朱淚兒恨道：「好，你不說就算了，反正我馬上就會知道。」

茅屋外的竹籬上爬滿了常青藤，柴扉是虛掩著的，小園中的菊花開得正盛，在夜色中看來又別有一番風姿。

楊子江含笑揖客，看來居然真的像是個熱情的主人，但是他心裏究竟在搞什麼鬼？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小廳迎門處擺著個神案，供著「桃園三結義」和觀音大士的神像，前面端端正正擺著張八仙桌。

這正是標準的農家草堂的擺設，朱淚兒橫看豎看，也看不出有何異狀，也就因為沒有異狀，她心裏反而更奇怪。

楊子江說什麼也不像是會住在這種地方的人。

只見桌子上果然擺滿了大碗小碗的菜，有的菜還在冒著熱氣，旁邊還有一大鍋稀飯，一大罈酒。

朱淚兒也不客氣，坐下來就吃，折騰了大半夜，她的肚子也實在餓了，邊吃邊笑道：「嗯，你老婆炒菜的手藝的確不錯，娶到個會炒菜的老婆，真是你的福氣。」

楊子江笑道：「這些粗菜，只怕不對兩位的口味。」

俞佩玉道：「嫂夫人呢？為何不請出來讓我等拜見拜見。」

楊子江道：「她只怕還在廚房裏忙著哩。」

只聽內堂果然有刀勺之聲傳了出來。

俞佩玉道：「菜已這麼多了，嫂夫人若還要忙，我們心裏怎麼過得去。」

楊子江道：「有貴客來了，她自然要特別賣力。」

俞佩玉笑道：「難道賢伉儷一定要脹破我們的肚子嗎？還是快請嫂夫人出來吧。」

楊子江也笑道：「好，好，既是如此，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若有別人在旁邊看到這情況，聽到他們說的話，一定要以為這是鄉下夫婦在接待城裏來的闊親戚。

別人只怕連做夢都想不到，這三人嘴裏說的雖是平常已極的家常客套話，心裏想著的卻是最複雜詭秘的事。

當然更沒有人會想到坐在這個地方吃飯聊天的三個人，一個是身負奇冤，忍辱負重，在江湖中也不知惹起了多少風波的武林世家子，一個是忽正忽邪，行事詭秘，而又身懷絕技的神秘江湖客，而另一個竟是「銷魂宮主」的女兒。

若真有人在旁邊瞧著，知道了這三人的真實身份後，只怕就要駭得掉頭就走，落荒而逃，殺了他也不敢回來了。

只聽楊子江笑道：「醜媳婦遲早難免見公婆，你還是出來吧。」

廚房裏果然有個嬌滴滴的聲音笑道：「炒好了這碟蝦仁，我就出來了。」

朱淚兒眼睛已直了，道：「這是誰的聲音，聽來的確熟得很。」

楊子江笑道：「既然熟得很，你為何還聽不出呢？」

朱淚兒道：「在油鍋旁邊說話，她的聲音自然要被扯得變了些，否則我一定聽得出。」

俞佩玉面上也露出詫異之色，就在這時，門簾已掀起，已有個青衣婦人捧著盤熱氣騰騰的炒蝦仁盈盈走了出來。

看到了她，俞佩玉和朱淚兒才真的怔住了。

※※※

楊子江的妻子竟是鐵花娘。

這實在是令人夢想不到的事，就算廚房裏忽然走出個三頭六臂的母夜叉來，也都不會令他們更吃驚了。

朱淚兒張大了嘴，連下巴都像是快要掉了下來－－下巴雖然沒有掉下來，但她剛放進嘴裏的一塊糖醋排骨卻掉了下來。

鐵花娘紅著臉嫣然一笑，垂首道：「菜炒得不好，你們莫要見笑。」

俞佩玉道：「嫂……嫂夫人莫要客氣。」

他雖然很沉得住氣，這時也難免張口結舌，這「嫂夫人」三個字，他也不知用了多大力氣才說出來的。

鐵花娘的臉更紅了，道：「蝦仁要趁熱吃，俞公子也莫要客氣才好。」

俞佩玉道：「是，是，是，我不客氣。」

他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有先用蝦仁塞住嘴。

無論如何，俞佩玉總算還是能沉得住氣的，但朱淚兒卻怎麼也憋不住了，忽然跳了起來，大聲道：「你真的嫁給他了麼？」

鐵花娘抬起了頭，含笑望著她，緩緩道：「一個女人遲早總要出嫁的。」

朱淚兒一屁股又坐到椅子上，搖著頭嘆道：「我真不懂，你怎會嫁給這怪物的。」

楊子江笑道：「你看我是怪物，她看我卻一點也不怪，這就叫蘿蔔青菜，各有所愛，否則世上的女人若都和朱姑娘你一樣，只有看著俞兄才順眼，那豈非糟了。」

他忽然捧起了那罈酒，喃喃道：「酒罈子的滋味不知怎麼樣？也不知誰有口福嚐得到。」

朱淚兒長長吸了口氣，道：「你用不著激我，我既然輸了，自然會將酒罈子吞下去，小小一個酒罈子吞下去了有什麼了不起，在我看來簡直比吃白菜還容易。」

楊子江失笑道：「你若真有這本事，我們真佩服你了。」

朱淚兒道：「好，你瞧著吧。」

她居然真的將酒罈子捧了過來，楊子江的眼睛也不禁直了，因為他也知道這女孩子的確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說不定真會將這酒罈子吞下去，他忍不住想瞧瞧她用的是什麼法子。

只見朱淚兒捧著這酒罈子左看右看，忽然搖頭道：「不對不對。」

楊子江道：「有什麼不對？」

朱淚兒道：「我方才說的是那個酒罈子，不是這個，你到土地廟去將那個酒罈子拿來吧。」

楊子江終於忍不住大笑起來。

朱淚兒瞪眼道：「笑什麼？快去拿呀，我早就想嚐嚐那酒罈子的滋味，現在已等不及了。」

楊子江緩緩道：「姑娘這麼說，想必所以為我一定懶得去拿的，其實那土地廟離這裏也不太遠，我就去一趟又有何妨。」

他嘴裏說著話，居然真的站了起來。

朱淚兒眼珠子直轉，冷笑道：「你要去就快去，我可沒工夫在這裏等你。」

鐵花娘笑了笑，道：「他若真的去拿來，我就幫你吃一半。」

朱淚兒道：「哼，要吃我就吃一個，一半我還嫌少哩。」

楊子江道：「看來姑娘你倒真是永遠也不肯服輸的。」

朱淚兒昂起了頭，道：「我為什麼要服輸？」

楊子江大笑道：「但你只管放心，我若真去將那酒罈子拿來，就未免太煞風景了，我又怎敢唐突佳人，定要姑娘你吃酒罈子呢？」

朱淚兒道：「這是你自己不去拿，可不是我不敢吃。」

楊子江笑道：「是是是，莫說一個酒罈子，就算兩百多個，姑娘也照吃不誤的。」

朱淚兒也不禁「噗哧」一笑，道：「一點也不錯，你總算學乖了。」

忽然間，遠處有馬嘶之聲隱隱傳來。

聲音雖遙遠，但在這黎明前的深山中聽來，卻清晰得很。

朱淚兒皺眉道：「你們莫非還有客人？」

楊子江道：「好像是的。」

朱淚兒道：「騎馬而來的，想必是遠客。」

楊子江道：「似乎不錯。」

朱淚兒動容道：「來的是誰？」

楊子江微微一笑，道：「姑娘你想來的會是什麼人呢？」

朱淚兒冷笑道：「總不外是你那些狐群狗黨罷了。」

楊子江忽然一拍桌子，大笑道：「一點也不錯，這次你總算學乖了。」

只聽馬蹄聲越來越近，果然是直奔這草廬而來的，而且蹄聲驟密，來的人似乎還不少。

朱淚兒臉色已有些發白，直向俞佩玉使眼色，俞佩玉卻始終面帶微笑，彷彿什麼都沒有聽到。

楊子江忽又一拍桌子，道：「俞佩玉呀俞佩玉，你當真全身是膽，連我都有些佩服你了。」

俞佩玉微笑道：「不敢當。」

楊子江道：「你若非膽大包天，怎敢跟著我到這裏來呢？」

俞佩玉道：「此間風物絕佳，嫂夫人又燒得如此一手好菜，在下焉有不來之理。」

楊子江目光灼灼，瞪著他道：「你難道不怕我將你引入虎口？」

俞佩玉笑了笑，道：「我知道兄台不是這麼樣的人。」

楊子江道：「知人知面不知心，俞兄你切莫將我當做了好人。」

俞佩玉淡淡道：「閣下若真有加害之意，也不必等到此刻，更不必如此大費周折了。」

楊子江瞪了他半晌，仰面大笑道：「俞兄以君子之心來度小人之腹，只怕是要後悔的。」

他拼命罵自己，俞佩玉反而再三替他解釋，朱淚兒聽得真有些哭笑不得，也不知俞佩玉為何如此信任他。

她總覺得這人靠不住，但這時就算想走已遲了，只聽楊子江笑聲突頓，馬蹄聲已停在草廬前。

竹籬外一人沉聲道：「有人在麼？」

楊子江道：「你明明知道有人，還問什麼？」

那人賠笑道：「到了楊公子府上，在下等怎敢隨意亂闖。」

楊子江皺眉道：「你禮貌已經很周到了，快進來吧。」

只聽腳步聲響，已有三個人走了進來。

其中兩人手裏各各捧著口箱子，箱子很大，看來分量也不輕，但兩人輕描淡寫地用手托，彷彿一點也不吃力。

另一人白生生的臉龐，並不難看，臉上總是笑嘻嘻的，身上的衣服穿得很合身，腰畔懸著的刀看來也很名貴，全身上下，可以說並沒有什麼令人看不順眼的地方，但也不知怎地，他偏偏就是令人看不順眼。

朱淚兒只覺這人看來臉很熟，彷彿在哪裏見過，俞佩玉卻已看出他也是那天在李渡鎮上，看俞放鶴和「唐無雙」下棋的那些人之一，而且俞放鶴後來到鳳三先生小樓上去的時候，他也跟著的。

這人一走進來，眼睛也立刻盯在俞佩玉和朱淚兒臉上，瞧了兩眼後，臉上的神情就有些變了。

俞佩玉還是不動聲色，只當沒有認出他。

楊子江道：「我要的東西已帶來了麼？」

抬著箱子的兩個人道：「就在這箱子裏。」

楊子江道：「不會錯吧。」

那兩人笑道：「公子的交託，怎會錯得了。」

這兩人眼睛也在俞佩玉臉上打轉，顯然有些不懷好意。

楊子江忽然大聲道：「你們原來是認得的麼？」

那白面佩刀的人吃了一驚，賠笑道：「不……不認得。」

楊子江笑道：「既然不認得，我就替你們引見引見吧。」

他指著那抬箱子的兩人道：「這兩位一個叫『劈山刀』宋剛，一個叫『打虎拳』趙強，據說在蘇北一帶還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趙強、宋剛兩人一齊賠笑道：「不敢。」

楊子江冷冷接著道：「其實這柄『劈山刀』最多也只不過能劈柴而已，那『打虎拳』嘛，嘿嘿，非但打不死老虎，簡直連貓都打不了。」

趙強、宋剛兩人面上陣青陣白，既不敢翻臉，想笑也笑不出，連朱淚兒都覺得他們有點可憐。

楊子江又指著那白臉的人道：「這一位的武功就比那兩位高明些了，他叫『玉面神刀』曹子英，腰畔掛的那口刀雖不能切金斷玉，倒也可以值幾兩銀子，耍幾刀花招出來，也夠人瞧上好半天的。」

曹子英面上忍不住露出了得意之色，笑道：「公子過獎了。」

楊子江也不理他，接著又道：「只不過這人笑裏藏刀，滿肚子壞水，正是『嘴裏叫哥哥，腰裏掏傢伙』的偽君子，和他那八十八代祖宗曹操差不多。」

曹子英居然還在笑，只不過笑得也已有些勉強。

俞佩玉抱了抱拳，道：「久仰。」

楊子江道：「你用不著對他們客氣，這三人都是俞放鶴的死黨，若是有機會要你的命，他們也絕不會對你客氣。」

朱淚兒忽然道：「三位遠道而來，莫非就是想要我們的命麼？」

曹子英咯咯一笑，道：「這就要看楊公子的意思了，在下等也正是楊公子的死黨。」

朱淚兒霍然長身而起，瞪著楊子江。

楊子江悠然道：「你們誰要誰的命我都不管，只看你們誰有這本事。」

他忽然向曹子英一笑，道：「我已將菜擺上桌子，難道還要我餵入你們的嘴麼？」

曹子英精神一振，趙強和宋剛眼睛也亮了。

朱淚兒怒道：「原來你將我們騙來，就為了要將我們當好菜。」

楊子江嘆了口氣，道：「我早就說過我是個小人，誰叫他要以君子之心，來度我這小人之腹的？他自己要上當，也怨不了別人。」

俞佩玉淡淡一笑，道：「在下並沒有怨別人。」

曹子英向趙強、宋剛兩人打了個眼色，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要……」

鐵花娘忽然大聲道：「我不管你們要怎樣，但我辛辛苦苦做出來的這桌菜，卻不能糟蹋了，你們就算要拼命，也要等吃完我的菜再說。」

曹子英冷冷道，「這位姑娘又是何許人也？」

楊子江道：「這位不是姑娘，是我的老婆。」

曹子英怔了怔，立刻賠笑道：「難怪這些菜色香味俱佳，原來是夫人的傑作。」

鐵花娘道：「你還沒有吃，怎知道這菜味道如何呢？」

曹子英賠笑道：「在下等辦過正事，再慢慢享用夫人的好菜也不遲。」

鐵花娘道：「那時就已遲了，這些菜都要趁熱吃的，何況，你們五位中若是死了一兩位，這些菜只怕就吃不光了，糟蹋了豈非可惜。」

楊子江又嘆了口氣，道：「女人做好菜若是沒有人吃，那簡直就好像打她耳光一樣，我看你們還是先吃了再說吧。」

鐵花娘笑道：「是呀，吃飽了才有力氣，死了也免得做餓死鬼。」

她已興沖沖地拿了三雙筷子來，分給曹子英他們三個人－－手裏既然拿起了筷子，還怎麼能再拔刀呢？

趙強和宋剛一路奔波，其實早已餓了，吃頭一二筷時雖還有些勉強，但越吃越起勁，到後來簡直下筷如風。

楊子江笑道：「兩位的出手若也有夾菜這麼快，俞兄今日只怕就真要遭殃了。」

鐵花娘「啪」地輕輕打了他一個耳刮子，笑罵道：「瞧你連一點做主人的樣子也沒有，你應該勸客人多吃些才是呀。」

楊子江也「啪」地輕輕打了她一個耳刮子，笑道，「好太太，你放心，他們不吃光你做的菜，誰也不許出手。」

當著五六個人的面，這兩人居然打情罵俏起來。

朱淚兒見到他們夫妻之間，居然親熱得像是蜜裏調油，心裏不禁又是驚奇，又是氣惱。

她本來以為鐵花娘定要逼著曹子英等人先吃菜，必定是另有用心，說不定是想在暗中助她和俞佩玉一臂之力，甚至也許已在酒菜裏下了毒，想將曹子英等人毒死，如今一看，竟滿不是這麼回事。

鐵花娘竟真的像是個初次下廚房的新娘子，急著想顯顯自己的手藝，菜裏面連一點毒也沒有。

看來楊子江早已打定主意要將俞佩玉賣給俞放鶴了，只不過自己懶得出手而已，她雖然不怕曹子英這些人，但他們若收拾不了俞佩玉，楊子江遲早還是要動手的，俞佩玉只怕是難免要遭毒手。

朱淚兒越想越擔心，這頓飯哪裏還吃得下去，她直想一腳將桌子踢翻，能逃就逃，不能逃就索性先下手為強。

但俞佩玉卻像是吃得津津有味，居然還仔仔細細用辣椒醬和醋去調青豆蝦仁，調好了味再慢慢送進嘴。

朱淚兒憋了一肚子氣，忍不住道：「你難道一輩子沒有吃過炒蝦仁麼？」

俞佩玉將嘴裏的蝦仁全都咽了下去，又喝了口酒，才閉著眼長長吐出了口氣，微笑著道：「這麼好的蝦仁，以後只怕很難再吃到了，最後的機會，豈能錯過。」

朱淚兒幾乎要大叫起來，但想起俞佩玉苦鬥至今，還是難免落入俞放鶴手裏，心裏又不覺一酸。

俞佩玉夾了塊鴨子在她碗裏，道：「這樟茶鴨乃是川中的名菜，雖不如北京烤鴨那麼肥脆，但卻別有一番滋味，你也嚐嚐吧。」

朱淚兒瞧了他一眼，默默地將鴨子放進嘴裏。

樟茶鴨果然香得很，但朱淚兒香在嘴裏，苦在心裏，就算比樟茶鴨再香十倍的菜，在她此刻吃來也是一樣味同嚼蠟。

楊子江笑道：「能娶到個會燒菜的老婆，那男人就實在是走了運了。朱姑娘，其實你也該學學如何燒菜才是。」

朱淚兒恨恨道：「我看你還是娶錯了人。」

楊子江笑道：「我難道應該娶姑娘才是嗎？」

朱淚兒咬牙道：「你這麼好吃，本該娶個廚子的，我只會妙蜈蚣，燒蠍子。」

楊子江大笑道：「據說剝了皮的蜈蚣乃是天下至脆至香的美味，幾時我倒真想嚐嚐姑娘的手藝。」

朱淚兒冷笑道：「你一定有機會的……」

她靈機一動，忽然有了個主意：「鐵花娘沒有在菜裏下毒，我難道也不能在菜裏下毒麼？」

但她也知道要在這些老江湖的眼前下毒，並不是件容易事，只有想法子先將他們的注意力移開。

桌上的點心有一盤糖醋排骨剩下的最多。

朱淚兒先看準了目標，忽然笑道：「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想請教你們幾位。」

楊子江笑道：「想不到姑娘你居然也有不明白的事，難得難得。」

朱淚兒道：「俞佩玉和你們的盟主非但遠無冤，近無仇，而且還可以說是同宗，你們為什麼定要苦苦地和他過不去呢？」

楊子江道：「連這件事姑娘都不明白嗎？」

朱淚兒道：「嗯。」

楊子江道：「盟主到李渡鎮上本是去找件東西的，但找來找去還是沒有找著，而你們也居然沒有被燒死，他懷疑東西一定是落在你們手上了，這樣東西事關重要，他老得不到，當然是寢食難安。」

俞佩玉心裏暗暗奇怪，他再也想不通那本全白的賬簿又有何重要，俞放鶴為什麼如此急著想要得到它？

只聽曹子英不住咳嗽，當然想打斷楊子江的話，要他莫再說下去，但楊子江卻根本不理，還是接著道：「何況，盟主下了很多功夫，也打聽不出這位俞兄的師父來歷和身世，難道他也和孫悟空一樣，是忽然自石頭裏進出來的？而且天生就有一身雖然不太好，但也絕不算太壞的本事？」

俞佩玉微笑道：「楊兄的師父和來歷，豈非也神秘得很？」

楊子江笑道：「我的來歷你雖不知道，但盟主卻是知道的。」

俞佩玉道：「哦？」

楊子江道：「你來歷如此詭秘，武功也不錯，又總是在暗中和盟主作對，所以他就認為若不先除了你，遲早必成大患。」

俞佩玉笑了笑，道：「盟主也未免將在下估計得太高了。」

曹子英等三人臉色發白，都在瞪著俞佩玉和楊子江，鐵花娘只是含情脈脈地瞧著她的丈夫。

這種機會朱淚兒怎會錯過，她早已在那盤糖醋排骨裏下過了毒，莫說五六個人，就算要毒死五六十匹馬，這毒的分量也已足夠。

怎奈這些人卻偏偏像是對這盤糖醋排骨一點興趣也沒有，十七塊排骨還是十七塊，根本沒有人下過筷子。

朱淚兒越等越著急，終於沉不住氣了，自己先夾了一塊咀嚼起來，一面嚼，一面喃喃自語道：「這排骨倒比蝦仁好吃多了，不甜不鹹，恰到好處。」

她以為自己這番話也說得恰到好處，誰知那些人卻偏偏像是沒有聽見，筷子還是不伸到那邊去。

俞佩玉卻偏偏夾起了一筷，笑道：「這麼好吃的排骨，我倒要嚐嚐。」

該吃的不吃，不該吃的卻來吃了。

朱淚兒簡直氣破肚子，又急得要命，只有伸出筷子在俞佩玉筷子一敲，將排骨敲了下來，嬌嗔道：「這麼肥的排骨你也敢吃？難道不怕發胖麼，大肚的男人我卻最討厭了。」

楊子江笑道：「一個男人是否討厭，和肚子大小並沒有關係的，你看這位曹兄，肚子一點也不大，卻討厭得要命。」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笑道：「你既然不怕肚子大，為什麼不敢吃呢？」

楊子江搖著頭笑道：「我是回回，不吃豬肉的。」

朱淚兒眼睛瞟著鐵花娘，道：「這麼好吃的排骨居然沒有動，各位也未免太不給楊夫人面子了。」

鐵花娘笑道：「不吃也好，我正好留著餵狗。」

曹子英剛伸出筷子，又縮了回去，乾笑道：「在下孤家寡人一個，也不怕老婆說我胖，本來想嚐嚐的，但夫人這麼一說，在下倒不好意思跟狗搶肉吃了。」

朱淚兒氣得牙癢癢的，但是也只有望著他們乾瞪眼，無論如何，她也不能硬將排骨塞進別人的嘴裏呀。

曹子英摸了摸肚子，打了兩個飽嗝，笑道：「其實在下等早已酒足飯咆，再吃只怕連肚子都要脹破了。」

楊子江悠然道：「既已酒足飯飽，就該辦正事了。」

曹子英放下筷子，笑道：「在下還是先替嫂夫人將碗收了吧。」

鐵花娘笑道：「用不著，我從小就喜歡聽摔碎碗時的聲音，何況這些也並不是什麼好的瓷器。」

曹子英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要放肆了。」

他先向趙強和宋剛兩人打了個眼色，才瞪著俞佩玉陰惻惻笑道：「依在下良言相勸，俞公子還是老老實實地跟在下等去走一趟的好，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趙強、宋剛兩人一個已堵住了門，一個堵住了窗子，一個緊握著雙拳，一個已抄起了鋼刀。

楊子江拉著鐵花娘退到一旁，笑道：「我們還是躲開些的好，你這件衣裳是新做的，莫要沾上了醬油。」

俞佩玉緩緩站了起來，向朱淚兒一笑，道：「這不關你的事，你也走開吧。」

朱淚兒臉色發白，咬著牙道：「我這件衣服不是新做的，莫說沾上醬油，就算沾上血也沒關係。」

她嘴裏說著話，忽然反手一掌向曹子英拍了過去。

她年紀雖小，出手卻是又狠又快，怎奈曹子英也是個久經大敵的老狐狸，早已提防到這一著了。

他身形一轉，刀已在手，大笑道：「兩位既然不識……」

「抬舉」兩字還未說出，他的嘴就像是忽然抽了筋，眼睛、鼻子、嘴，竟忽然間就收縮到一起，那模樣顯得又可怕，又滑稽。

朱淚兒亦不知這人為何忽然扮起鬼臉來了，也不禁怔了怔，第二掌還未拍出，曹子英身子忽也縮成一團。

再看宋剛、趙強兩人，也早已滾倒在地上，身子已縮成個肉球，還在不停地抽搐著。

楊子江失笑道：「三位好生生的，怎地忽然變起把戲來了？」

鐵花娘笑道：「他們喝了我的酒，吃了我的菜，不變場把戲給我看怎麼行？我這酒菜難道是可以白吃白喝的麼？」

只見曹子英、宋剛、趙強三人已一路抽搐，一路滾了出去，三人嘴裏都在伊伊呀呀地亂喊亂叫，但一滾出門，叫聲就忽然停頓，朱淚兒趕到門口一看，三個人已一動也不能動了。

楊子江嘆了口氣道：「服了『牽機藥』果然似牽機，古人之言，誠不我欺……」

朱淚兒聳然回首，失聲道：「牽機藥？」

楊子江聲道：「不錯，牽機藥，其藥固然靈效如神，其名更是妙不可言，就連姑娘只怕也配不出這樣的藥，起不出這樣的名字來。」

這「牽機藥」乃是古來帝王要將近臣和妃子賜死時所用的毒藥，與「鉤吻」、「鶴頂紅」，三毒並列，可稱是歷史上最有名的三種毒藥。

俞佩玉縱不使毒，這「牽機藥」的名字卻也聽說過，動容道：「兩位在酒中下了牽機藥？」

鐵花娘笑道：「公子請放心，酒裏是一點毒藥也沒有的。」

楊子江道：「菜裏也沒有。」

俞佩玉道：「那麼……他們中的毒是從何而來的呢？」

楊子江拿起雙筷子，鐵花娘拿起了酒杯。

他們還未說話，朱淚兒已拍手笑道：「妙極妙極，看來你們真是天設的一對，地造的一雙，夫妻倆一搭一檔，竟連我都被騙過了。」

她笑著向俞佩玉道：「還是你有眼光，早就看出了他不會害你。」

楊子江道：「那倒也未必。」

朱淚兒道：「你若害他就不會幫他將那三人毒死了，我倒一向錯怪了你。」

楊子江淡淡道：「我害死他們，只不過看他們不順眼而已，等我看你們不順眼時，照樣也會毒死你們的。」

朱淚兒笑道：「你這人真奇怪，別人都拼命喜歡人家說自己好，只有你，卻偏偏喜歡人家說你是壞蛋，而且越罵你，你越開心。」

楊子江道：「我本來就是壞蛋，人人都說我好，我也不會變做好蛋的。」

鐵花娘笑道：「他從小挨罵挨慣了，三天不挨罵骨頭都會發癢的，我嫁給他就是為了這緣故，因為我就喜歡罵人。」

朱淚兒笑道：「看來你可真嫁對人了，能夠天天罵老公，而且老公絕不還嘴，能嫁到這種人，實在是你的福氣。」

楊子江笑道：「姑娘若是羨慕，為何不也嫁給我呢？」

朱淚兒眨著眼，笑道：「可惜你已經有了老婆，否則……」

楊子江道：「老婆不怕多，多多益善。」

鐵花娘吃吃笑道：「我們兩人一齊罵他，他更要樂不可支了。」

朱淚兒抿嘴道：「只可惜我不喜歡罵人。」

楊子江道：「原來姑娘也和我一樣，是喜歡挨罵的？」

朱淚兒啐道：「剛說你是君子，你的毛病就來了。」

楊子江忽然正色道：「我本來就非君子，我如是君子，現在食俞放鶴之祿，便該忠俞放鶴之事，但我卻吃裏扒外，這豈是君子的行徑？」

朱淚兒道：「這麼樣說來，你殺了我們才能算是君子了。」

楊子江道：「那倒也不必，只不過至少也該點住你們的穴道，將你們裝在箱子裏，送到俞放鶴那裏去才是。」

他說起「箱子」兩個字，朱淚兒的目光就不由自主望到那兩口箱子上去了，箱子很大，果然可以裝得下一個人。

朱淚兒忍不住問道，「這兩口箱子裏是什麼？」

楊子江道：「這兩口箱子是俞放鶴要我去送給百花幫主君夫人的禮物。」

朱淚兒道：「禮物？什麼禮物？」

楊子江笑了笑，道：「姑娘為何不猜上一猜？」

朱淚兒道：「我又不是諸葛亮，怎麼猜得到你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

楊子江道：「箱子裏的東西是姑娘早已見過的……」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在下也來猜上一猜如何？」

楊子江笑道：「請便。」

俞佩玉道：「箱子裏是人？」

楊子江道：「嗯。」

俞佩玉道：「是一男一女？」

楊子江道：「嗯。」

俞佩玉道：「是郭翩仙和鍾靜？」

楊子江目光閃動，凝注著俞佩玉，過了半晌，忽然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俞放鶴定要將你除去才安心，像你這樣的聰明人，若是和我作對，只怕我也要寢食難安。」

朱淚兒動容道：「箱子裏真是那姓郭的麼？」

楊子江道：「一點也不錯。」

朱淚兒道：「他怎會被曹子英他們裝在箱子裏的？」

楊子江道：「那日在李渡鎮，他已被火烤暈了，就像烤豬般被人裝在箱子裏……」

他一面說著話，朱淚兒已趕過去要開箱子，誰知眼前一花，楊子江已坐在箱子上，悠然道：「這箱子姑娘動不得，除了君海棠外，任何人都動不得。」

朱淚兒瞪眼道：「誰說動不得？」

楊子江笑道：「姑娘用不著衝我瞪眼睛，這話可不是我說的。」

朱淚兒道：「不是你說的是誰說的？」

楊子江道：「當今的武林盟主俞老先生說的。」

朱淚兒道：「哈－－你現在忽然又聽起他的話來了嗎？」

楊子江道：「嗯。」

朱淚兒跳了起來，大聲道：「楊子江，我問你，你到底是我們的朋友，還是俞放鶴的走狗？」

楊子江悠然道：「做你們的朋友，可有什麼好處？」

朱淚兒道：「當然有。」

楊子江道：「姑娘且說一兩樣來聽聽。」

朱淚兒怔了怔，道：「好處多得很，一時間也說不完。」

楊子江笑道：「姑娘若說不出，不如讓我來替你說吧。」

他扳著手指頭道：「第一樣好處，你們可以幫我喝酒吃菜；第二樣好處，我若閒得沒事做時，可以去救你們；第三樣好處……哈哈，好處實在太多了，一時間倒真說不完，只不過這種好處我還是寧可一樣都沒有的好。」

朱淚兒道：「那麼你承認你是俞放鶴的走狗了？」

楊子江笑道：「我好好的一個人，為什麼要做走狗？」

朱淚兒道：「那麼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楊子江道：「我就是我，既不是任何人的朋友，也不是任何人的走狗，我行我素，我高興做什麼就做什麼。」

朱淚兒道：「什麼事對你有好處，你就做什麼，是不是？」

楊子江撫掌道：「一點也不錯，姑娘之言，實是深得我心。」

朱淚兒已被氣得說不出話來了，就在這時，突聽一陣車輪滾動之聲，遠遠傳了過來。

楊子江笑道：「我雖沒有朋友，客人卻不少。」

他嘴裏說著話，忽然竄了出去，身形一轉，已將院子裏的三具屍身踢出院外，這句話沒說完，他的人又已坐回原來的椅子上了，好像根本沒有動過。

朱淚兒冷笑道：「這難道又是來送禮的嗎？」她又接道：「只可惜你也是奶媽抱孩子，到頭來還是人家的。」

她一直站在門口，這時已看到一人推著輛獨輪車，人自崎嶇的山道走了過來，車上果然綁著兩隻箱子，推車的人已只剩下一條獨臂，但卻將這輛獨輪車推得四平八穩，而且走得很快。

# 第三四章 刀光劍影

獨臂人推著的獨輪車上綁著兩隻箱子。

鐵花娘忽然「噗哧」一笑。

朱淚兒瞪眼道：「你這麼開心幹什麼？」

楊子江道：「嫁了我這麼樣的老公，她不開心誰開心？」

朱淚兒「哼」了一聲，道：「我看她開心得還太早了些。」

鐵花娘道：「我只不過覺得有些好笑。」

朱淚兒道：「有什麼好笑的？」

鐵花娘抿嘴道：「堂堂的江南大俠王雨樓，如今居然做了推車的，這不可笑麼？」

楊子江道：「他這只不過是在將功折罪。」

鐵花娘道：「將功折罪？」

楊子江道：「他嘴裏胡吹大氣，卻連個小唐都看不住，我本該將他那隻手也砍下來的。」

這時獨輪車已推入了竹籬笆，王雨樓已看到屋子裏的朱淚兒和俞佩玉，他臉色變了變，但立刻展顏笑道：「想不到俞公子也在這裏，幸會幸會。」

鐵花娘嫣然笑道：「你只認得俞公子，就不認得我了麼？」

王雨樓一腳跨進門，眼睛在鐵花娘臉上一轉，一腳立刻就縮了回去，臉色也變得鐵青，嗄聲道：「瓊花三娘子。」

鐵花娘笑道：「你的記性倒不錯。」

王雨樓望著那隻空蕩蕩的衣袖，獰笑道：「姑娘對我的好處，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的。」

鐵花娘笑道：「我現在已不是姑娘了，是夫人。」

王雨樓眼睛又在俞佩玉臉上一轉，道：「俞夫人？」

鐵花娘搖了搖頭，楊子江笑道：「不是俞夫人，是楊夫人。」

王雨樓眼睛發直，怔了半晌，忽然躬身笑道：「恭喜恭喜，楊公子怎地不請我們喝杯喜酒呢？」

楊子江笑道：「喜酒剛喝完，只剩下一碟糖醋排骨了，你若不嫌簡慢，就馬馬虎虎先喝一杯吧。」

他居然親自動手去拿了副杯筷放在桌上。

這副杯筷若被鐵花娘沾過，王雨樓只怕再也不敢嘗試了，但杯筷都是楊子江親自拿來的，王雨樓非但毫無懷疑之意，而且簡直有些受寵若驚，一面連連稱謝，一面已坐了下去，笑道：「糖醋排骨最好，好菜只要一樣便已足夠，在下就老實不客氣了。」

朱淚兒本來還怕他不會上當，誰知他拿起筷子就吃，全無提防之意，朱淚兒不禁又是歡喜，又是奇怪。

王雨樓可算是條老狐狸了，見到這種局面，本來多多少少也該有些提防才是，如今他卻對楊子江如此信任，可見楊子江和俞放鶴的關係必非尋常，俞放鶴必定早已關照過他不妨處處都聽楊子江的吩咐。

俞放鶴更是老謀深算，顧慮周詳，既然肯如此信任楊子江，也必有原因，可是楊子江的行事，卻是忽正忽反，令人難測，現在竟要連王雨樓也一齊毒死，他這麼樣做，究竟是為的什麼呢？

他和俞放鶴究竟是什麼關係？

俞放鶴為什麼會如此信任他？朱淚兒實在越想越莫名其妙。

只聽楊子江道：「你帶來的箱子，沒有錯吧。」

王雨樓笑道：「公子請放心，在下一錯豈敢再錯？」

他喝了口酒，接著道：「在下按照公子的吩咐，到那裏去見到了海公子，海公子就將這箱子交給在下，在下看也未看，就立刻趕來。」

楊子江道：「海公子有沒有托你帶信給我？」

王雨樓道：「海公子說，他忽然發現了個行蹤可疑的人，一定要先去查訪個明白，所以這幾天只怕不會來和公子見面了。」

楊子江皺著眉沉吟了半晌，忽然一笑，道：「你這件事倒還辦得差強人意，若有什麼後事要辦，不妨交託給我吧。」

王雨樓面上笑容驟然僵住，嗄聲道：「後事？」

楊子江淡淡道：「你已吃下了銷魂宮的毒藥，難道還想活麼？」

王雨樓身子一驚，手裏的杯筷都跌在地上，道：「公……公子莫非在開玩笑？」

楊子江臉色一沉，冷冷道：「誰跟你開玩笑？」

王雨樓身子發抖，面上亦無人色，忽然一腳踢飛桌子，嘶聲道：「盟主對你信任有加，你……你……」

他喉嚨似已被塞住，忽然反手一掌，向朱淚兒拍出。

只因他明知自己萬萬不是楊子江的對手，所以才找上了朱淚兒，正是情急拼命，臨死也要拖個陪綁的。

他的眼睛一直瞪著楊子江，別人更想不到他會忽然向朱淚兒下手，這一掌之迅急狠毒，自也不問可知。

朱淚兒江湖歷練畢竟還淺，一驚之下，還未閃避，俞佩玉已一步邁了上來，揮手向王雨樓的獨掌還了過去。

只聽「蓬」的一聲，兩掌相向，王雨樓身子竟被震得飛起，等他落下來時，毒已發作，一張臉已變成銀色，就像是忽然塗上了一層銀粉。

楊子江瞟了俞佩玉一眼，微笑道：「閣下本已是強弩之末，想不到還有如此沉厚的內力，看來我們一直將閣下小看了。」

鐵花娘笑道：「你莫看俞公子文質彬彬，其實他一身神力，江湖中只怕還沒有人比得上。」

朱淚兒這時已緩過氣來，搶著道：「他送來的這箱子裏究竟是什麼？」

這句話她已憋了很久，所以一有機會就搶著問出來。

楊子江笑了笑，道：「這次我若再不打開箱子讓你看看，你只怕再也不會放過我了……」

他說著話，已將箱子打開。

朱淚兒看到箱子裏的人，驚呼一聲，竟連話都說不出來。

※※※

裝在箱子裏的人赫然竟是姬靈風。

俞佩玉縱然沉得住氣，也不免吃了一驚。

只見姬靈風雙目緊閉，臉色發白，被人像粽子般塞在箱子裏，到此刻還是人事不知，昏迷不醒。

她平日號令群豪，指揮若定，似可將天下都玩於指掌，俞佩玉再也想不到她也會落到這般地步。

楊子江目光閃動，道：「俞公子可是認得她？」

俞佩玉苦笑著點了點頭，道：「認得。」

朱淚兒嘆道：「她本和我們約好在唐家莊碰頭的，我正奇怪她為何一直沒有露面，誰知她已變成了如此模樣。」

俞佩玉道：「以她的機智武功，王雨樓萬萬不是她的敵手，又怎會……」

楊子江截口道：「俞兄方才難道沒有聽說麼？這箱子乃是一位海公子交給他的。」

朱淚兒眼珠子一轉，失聲道：「海公子，你說的莫非是海東青？」

楊子江似乎有些驚奇，道：「你也認得海東青？」

朱淚兒道：「我當然認得，但你又是怎會認得他的？」

楊子江笑了笑，道：「我一歲時就認得他了。」

朱淚兒訝然道：「一歲時？·你們難道是……」

楊子江道：「他是我的師兄。」

朱淚兒怔了半晌，失笑道：「難怪你們兩人的脾氣有些一樣，眼睛都好像是長在頭頂上似的，原來你們本就是一窩裏養出來的……」

她「噗哧」一笑，畢竟沒有將「王八」兩字說出來。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海兄的武功我是見過的，這就難怪姬姑娘不是敵手了，但兩位和這位姬姑娘又有什麼過節呢？」

楊子江道：「什麼過節也沒有，只不過俞放鶴要將她送回『殺人莊』去。」

朱淚兒動容道：「難道海東青那樣的人，也會做了俞放鶴的走狗？」

楊子江笑道：「既是一窩裏養出來的，自然一個鼻孔出氣。」

朱淚兒道：「你們既然如此聽俞放鶴的話，為何要將王雨樓這些人殺了呢？」

楊子江笑道：「只因我高興。」

這句話剛說完，他臉色忽然變了變，輕叱道：「什麼人？」

這句話說完，朱淚兒才聽到一陣衣袂帶風之聲，自遠而近，一掠而至，朱淚兒正在驚異此人輕功之高，來勢之快，但聽「蓬」的一聲，已有一人，撞破了窗子，竄了進來，赫然正是海東青。

※※※

朱淚兒又驚又喜，失笑道：「說曹操，曹操就到，你……」

她語聲忽又頓住，只因她這時才發現海東青的黑衣上，到處都是血跡，臉上卻連一絲血色也沒有。

楊子江也不說話，一把撕開了他的衣服，只見他身上更是血跡斑斑，傷痕至少有十七八處之多。

海東青武功之高，俞佩玉、朱淚兒都知道的，此刻連他都會身負重傷，朱淚兒簡直無法相信。

楊子江臉上也不禁變了顏色，沉聲道：「是哪些人下的手？」

他不問是「誰」下的手，而問是「哪些人」下的手，只因他確信如果單獨一個人是萬萬傷不了海東青的。

海東青雙拳緊握，緊咬著牙齒，道：「是……」

他的嘴唇雖然在動，聲音卻已聽不出來。

楊子江道：「是誰？是誰？」

海東青嘴唇又動了兩動，就仆地跌倒，要知他身受重傷，早已不支，全憑著一股求生之念，動用了最後一分氣力，才勉強能逃到這裏，此刻驟然見到親人，心情一放鬆，哪裏還能支持得下去。

鐵花娘趕緊將他扶到椅子上，查看他的傷勢。

楊子江卻只是木立在那裏，呆了半晌，忽然跺腳道：「無論是什麼人傷了他，就算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將他們追回來。」

突聽一人道：「我已來了，何必去追。」

這聲音既非十分冷漠，也非十分尖銳，但聽來卻特別令人不舒服，只因無論是誰說話，多少總有個高低快慢，但這人說話，每個字都是平平淡淡，不快不慢，就像是銅壺滴水，說不出的單調沉悶。

語聲中，已有個人出現在門口。

這人長得既非十分難看，也非十分兇惡，更沒有什麼殘缺之處，但也不知怎地，叫人一看就覺得全身發冷。

他眉毛很濃，眼睛很大，甚至可以說相當英俊，嘴角還帶著一絲微笑，驟然看來，這笑容還相當動人。

但仔細一看，他全身上下，連一絲笑意都沒有，目光更是冰冰冷冷，這笑容就像是別人用刀刻上去的，所以他憤怒時在笑，悲哀時也在笑，殺人時在笑，吃飯時也在笑，甚至連睡著了都在笑。

這笑容是永遠也不會改變絲毫。

他身上穿著件緊身黑衣，剪裁得極為合身，腰上卻縛著條血紅的腰帶，腰帶上斜插著柄月牙般的彎刀，刀柄上也縛著紅綢，刀身卻漆黑如墨。

楊子江雖然吃了一驚，但立刻就鎮定下來，瞪著這人道：「就是你下的毒手？」

這人微笑道：「不錯，令師兄就是被靈鬼殺的。」

楊子江道：「靈鬼？你就是靈鬼？」

這人微笑道：「是。」

楊子江道：「很好，叫你的幫手一齊來吧。」

靈鬼微笑道：「靈鬼殺人，用不著幫手。」

楊子江動容道：「憑你一人之力，就傷了他？」

靈鬼微笑道：「就只靈鬼一人。」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又吃了一驚，這人竟能傷得了身懷絕技的海東青，武功之高，豈非高不可測。

到這種時候，朱淚兒才發現楊子江的鎮定得確也非常人能及，他居然還是神色不變，道：「是誰派你來的？」

靈鬼微笑道：「靈鬼自己來的。」

楊子江道：「你與我們有何仇恨？」

靈鬼微笑道：「靈鬼和你們並無仇恨。」

他說話總是自稱「靈鬼」，竟從來也不說「我」字。

楊子江喝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靈鬼微笑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這本是千字文的首兩句，他忽然唸出這兩句千字文，可說是答非所問，但楊子江聽了這兩句話，面色卻忽然大變。

靈鬼微笑道：「靈鬼放他逃回來，就為的是要殺你。」

說完了這句話，他身形忽然一閃，腰帶上的彎刀不知何時已到了手上，彎刀不知何時已到了楊子江的咽喉前。

這一刀來勢之快，簡直令人不可思議。

鐵花娘已忍不住驚呼出聲來。

驚呼聲中，只聽「嗆」的一聲龍吟，震得人耳朵「嗡嗡」作響。

楊子江手裏不知何時多了柄長不到兩尺的短劍，這柄短劍不知何時架住了靈鬼的彎刀。

這一劍出手之快，也令人不可思議。

剎那間，只見烏黑的刀光如一片片烏雲，向楊子江捲了過去，烏雲中卻不時有閃電向靈鬼擊出，雖然是刀如烏雲，劍如閃電，但兩人的腳步卻是紋風不動，而且也不聞兵刀交擊之聲。

常人看來，這兩人就像是在面對面地耍刀舞劍，根本沒有傷人之意，但是，俞佩玉卻知道這一戰的兇險，除了當局人只怕誰也無法想像。

此刻兩人相距還不及五尺，以他們的刀劍，無論哪一招本來都可將對方刺個透明窟窿，但卻偏偏刺不著。

最怪的是，兩人腳下都未移動半寸，由此可見，雙方每一招都是間不容髮，只要落後半步機先，就立刻要血濺當地。

朱淚兒忍不住道：「這兩人為何總是站著不動呢，真急死人了。」

俞佩玉目光凝注，緩緩道：「只因兩人出手，都是快如閃電，靈鬼一刀才出，楊子江一劍已刺了回去，靈鬼只有變招先求自保，而且連消帶打，乘勢反擊，於是楊子江也只有變招自保，所以兩人雖然著著都是殺手，但也傷不了對方。」

朱淚兒駭然道：「如此說來，楊子江變招只要差了半分，豈非挨上一刀了。」

俞佩玉望著海東青身上的傷痕，嘆道：「只怕還不止要挨一刀。」

要知靈鬼刀法之快，楊子江變招只要稍慢，對方的彎刀就會乘勢而下，一刀連著一刀，再也不會放鬆。

看到海東青的傷痕，想到兩人出手之兇險，朱淚兒掌心也不覺沁出了冷汗，怔了半晌，才吐出口氣道：「這怪物是哪裏來的？怎地武功也如此駭人？」

俞佩玉嘆道：「我現在方知道江湖之大，實是無奇不有。」

朱淚兒悄聲道：「楊子江雖也不是好東西，但總算幫過我們的忙，我們也助他一臂之力如何？」

俞佩玉道：「你也想出手？」

朱淚兒聲音更低，道：「這怪物既然站著不動，只注意著前面的刀，我們繞到他背後去，給他一下子，他必定防不勝防。」

俞佩玉也不說話，卻繞到靈鬼身後，自地上撿起隻筷子，以「甩手箭」的手法向靈鬼背後擲去。

只聽「嗆」的，又是一聲龍吟。

靈鬼和楊子江不知何時已換了個方向，再找俞佩玉方才擲出的那隻筷子，竟已削成七截，一連串釘入土牆裏。

朱淚兒竟未看出他是怎麼將筷子削斷的。

俞佩玉瞧了朱淚兒一眼，道：「如何？」

朱淚兒早已目瞪口呆，舌難下。

刀光劍影中，只見楊子江面色越來越凝重，那靈鬼面上卻仍帶著微笑，笑容和他剛走進時完全一模一樣，絕無絲毫改變。

俞佩玉已看出兩人再鬥下去，楊子江只怕要凶多吉少。

若論武功，兩人固然是半斤八兩，不分上下，但動手的時間久了，楊子江心裏總難免有所別鶩。

他無論多麼冷酷鎮定，總也不是死人，想到自己的師兄身受重傷，自己的妻子武功低弱，自己若是一敗，後果就不堪設想。

只要想到這一點，他心思就必然會有些亂，只要他心思一亂，出手就難免會有影響，只要他變招稍慢，就無可挽救了。

而這靈鬼看來卻只是個空的軀殼，只是具行屍走肉，若說他也會擔心焦急，那是誰都難以相信的。

海東青只怕就因此故，所以才會傷在他刀下。

突聽楊子江長嘆一聲，飛身而起。

他顯然也看出這麼樣打下去不是事，所以想改變身法。

誰知他身子掠起，靈鬼身子也跟著掠起，兩人在空中交換了七八招，落下來時仍是面面相對，不及五尺。

楊子江竟連改變身法都已遲了，對方的刀法實在太快，他只有見招破招，在一剎那間反擊回去，才能化解對方的刀勢。

他已根本沒有時間改變身法。

這時，非但楊子江自己，連朱淚兒面上都已急出了冷汗，鐵花娘更是面無人色，全身都在不停地發抖。

俞佩玉卻突然向門外竄了出去。

朱淚兒雖然確信他絕不會是個看見危險就逃走的人，但他在這種時候忽然出門，朱淚兒也實在猜不透這是為了什麼。

當前的惡戰雖精采，但她一顆心卻已懸在俞佩玉身上，就算楊子江和靈鬼的刀劍能御氣而行，她也顧不得看了。

幸好只不過是一眨眼的工夫，俞佩玉又已奔回，手裏竟已多了根連枝帶葉的樹，半年前他在殺人莊倒拔亭柱，曾驚退了崑崙、點蒼兩派的十餘高手，如今他見到靈鬼詭秘而急的刀法，心裏忽然想起了「以拙勝巧」這句話，當下就去撿了株海碗般粗細的幼樹連根拔了起來。

朱淚兒雖然知道他力氣很大，卻也未想到他在如此疲倦的時候，還有將樹連根拔起的神力，又不禁駭得呆住。

俞佩玉一面走，一面將枝葉全都扯斷，忽然大喝一聲，將樹幹向靈鬼身後掄了出去，這屋子雖然十分寬敞，但是，一棵樹掄起來縱橫何止十丈，只聽「嘩啦，噗通」之聲不絕於耳，屋裏的擺設全都掃得精光。

靈鬼耳聽風聲，彎刀忽然自脅下飛出，反手一刀向後劈了下去，這一刀出刀的部位，實在是巧妙已極，令人不可思議。

怎奈打向他身後的已不是一根筷子，而是一棵樹。

靈鬼縱然內力驚人，但想用這小小一柄彎刀將樹砍斷，卻也是有所不能。

只聽「奪」的一聲，彎刀砍在樹上，整柄刀都嵌入了樹幹裏，就在這時，楊子江的短劍已刺下，「哧，哧」之聲不絕，剎那之間，靈鬼身上、肩頭、背後，已中了十七八劍之多，血花點點濺出。

靈鬼面上仍帶著微笑，微笑著道：「刺得好，刺得好，只可惜靈鬼是永遠不會死的，誰也殺不死靈鬼，無論誰都殺不死……」

他嘴裏說著話，已將彎刀拔出，忽然反手一刀，向自己心口直刺了下去，三尺多長的一柄彎刀，竟齊柄直沒而入。

刀尖由前胸刺進，後背穿出。

靈鬼面上竟然全沒有絲毫痛苦之色，還是微笑著道：「你們要不走，靈鬼立刻就要回來找你們報仇了。」

這種鬼話雖然沒有人相信，但大家見到他竟忽然自殺，而且死的模樣如此詭秘，心裏也不禁有些寒嗖嗖的。

朱淚兒這才長長吐出口氣，道：「這人不但刀法邪氣，人也邪氣得緊。」

楊子江嘆道：「這種邪氣的刀法，江湖中能接得住他十招的人，只怕絕不會超過十個。」

朱淚兒道：「但你卻殺了他，江湖中接得住你十招的人，也絕不會超過十個了？」

楊子江微微一笑，道：「好說。」

朱淚兒冷笑道：「你劍法雖高，只可惜今日若非俞佩玉，你這條小命只怕也已報銷了。」

楊子江居然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大笑道：「正是如此，一點也不錯。」

他轉向俞佩玉笑道：「俞兄呀俞兄，我第一次看到你時，覺得你只不過是個小白臉而已，第二次見到你時，印象雖已好了些，但仍覺得你不足為慮，但到現在為止，我又看過你出過三次手，你每出一次手，我對你的評價就要高兩分，你武功究竟有多深？有多淺？現在連我都猜不透了。」

俞佩玉道：「這是楊兄過獎，在下若與這靈鬼交手，只怕也接不住他十招。」

楊子江道：「你說的也許是實話，你現在武功也許不怎麼樣，但用不著三年，我敢保你武功絕不會在我之下。」

朱淚兒笑道：「你怎地忽然也謙虛起來了。」

楊子江正色道：「這絕不是客氣話，我也用不著拍他馬屁，一個人武功能有多大成就，天生就注定了的，後天的苦練並沒有太大的用處，這正好像是下棋、畫畫一樣，要看人的天分，否則你縱然練死，也只能得其形，卻得不到其中的神髓，所以千百年來，王羲之、吳道子，這種人也不過只出了一兩個而已。」

他忽又笑了笑，道：「但你縱有絕頂的天資，不苦練自然也不行的。」

朱淚兒笑道：「你的話怎的忽然多起來了，難道不怕靈鬼回來報仇？」

楊子江笑道：「他的人我尚且不怕，何況鬼。」

大家雖是說笑，但目光還是不由自主地全部向靈鬼望了過去，像是生怕這死人會突然跳起來復仇。

這一眼瞧過，大家面上的笑容全都凝結。

靈鬼的屍身竟已開始腐爛，骨頭漸漸化做了血水。

俞佩玉想到那日眼見點蒼假冒「謝天璧」之人屍身在大雨中腐爛的情形，正和此時一模一樣，心裏不禁又驚又疑。

那「謝天璧」既是「俞放鶴」的同黨，這靈鬼便也該是俞放鶴的同黨，否則兩人的屍身又怎會被同樣的毒性腐爛，而這毒藥又顯然是他們早已藏在齒頰間，早已準備自己一到危急時就咬破的，免得被人發現自己容貌和身體上的秘密。

靈鬼既然是俞放鶴的同黨，就該和楊子江是同路的人，此刻又怎會要來殺楊子江，難道俞放鶴已知道楊子江對自己不忠？

無論是靈鬼也好，是楊子江也好，武功顯然都比那「俞放鶴」高出甚多，為何不取他之位以代，反而甘心為他賣命？

※※※

俞佩玉心裏是疑竇重重，但他城府很深，想到楊子江的行事難測，再也不願多問，心念閃動之間，只淡淡問道：「這人方才忽然唸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兩句千字文來，不知楊兄是否明白他的用意？」

楊子江沉吟了半晌，道：「這件事不但關係極大，而且……」

話未說完，突聽一人道：「靈鬼是永遠不會死的，誰也殺不死靈鬼，靈鬼現在就回來報仇了。」

這聲音平平淡淡，不快不慢，說不出的單調沉悶。

語聲中，已有個人在門口出現。

只見這人白生生的一張臉，濃眉大眼，嘴角還帶著一絲微笑，卻像是用刀刻出來的，說不出的生冷呆板。

這人身上穿著件長身黑衣，剪裁得極為合身，腰上縛有條血紅的腰帶，帶上斜插著柄漆黑的彎刀。

這人赫然就是靈鬼？

再看地上那靈鬼的屍身，完全不見了。

※※※

靈鬼難道真的是殺不死的？

他難道真的又復活了，前來報仇。

俞佩玉、楊子江的膽子雖大，驟然見著此人，也不禁為之寒毛直豎。朱淚兒、鐵花娘究竟是女人，已駭得失聲驚呼出來。

楊子江什麼話也不說，一步竄了過去，劍光如匹練般直取靈鬼咽喉，一劍初出，腳下已連踩三步，轉到靈鬼身左。

他生怕重蹈方才的覆轍，所以搶先出手，一出手就用的是變化最多、變動最快的身法，準備以動制靜。

誰知他的身法還未轉動，那弦月般的彎刀已化為一片光幕，「刷，刷，刷」，一連三刀，竟似早已算準了楊子江身法的變化，出手三刀，就將他去路完全封死。楊子江若是站著不動，這三刀連他的衣服都沾不到，但他只要一動，便無異是將自己的身子去撞對方的刀鋒。

楊子江只有反手揮劍，向刀鋒撩了上去。

誰知靈鬼竟似又算準了他這一刀必定會這樣出手，刀鋒一偏，已貼著劍鋒滑過，直刺楊子江肩肘。

楊子江劍勢急轉，連變了四種招式，雖然堪堪躲過了對方的刀鋒，但腳下卻無法移動半步。

他雖不願重蹈方才的覆轍，但是此刻竟還是只能像方才一樣，全憑掌中劍招的變化來阻遏對方的刀鋒。

他實在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十招過後，楊子江掌心已不覺沁出了冷汗。

他已發現自己劍法無論如何變化，只要一招出手，對方便已先將去路封死，顯然他每一招出手都早已在對方預料之中。

方才那一戰，他還可以力拼不懈，搶佔先機，但此刻這靈鬼竟似已對他的武功身法瞭若指掌，他縱然用盡全身本事，也只能勉強自保而已，連一著攻勢都施展不出，哪裏還談得上制敵先機。

這正如兩人對弈，自己的後著若是都已在對方算計中，那麼每下一著棋都無異在自投羅網，落子在對方早已伏下的陷阱裏，這局棋還未到中局，他便已注定必敗無疑，就算再勉強弈下去，也是無趣得很了。

靈鬼掌中的彎刀雖揮灑自如，但笑容卻仍然是那麼呆板生冷，他目光冰冷地自刀光劍影中穿過去，瞪著楊子江，微笑道：「你自己總也該知道靈鬼每一刀都可能要你的命，為什麼還要掙扎下去？索性死了豈非舒服得多。」

楊子江好像根本沒有聽到他的話，其實他說的每個字都像是刀一般在刺著他，甚至比刀鋒還銳利。

絕望的掙扎，的確比死還要痛苦得多。

靈鬼微笑道：「你一定在奇怪，靈鬼怎會對你的武功如此熟悉，其實這道理簡單得很，只因靈鬼已和你交過一次手了。」

楊子江只覺一陣寒意自心裏發出，直透足底。

這「靈鬼」難道真是他方才所殺死的那個人？所以才會對他的武功如此熟悉，那麼他這次就算還能將這「靈鬼」殺死，「靈鬼」還是會復活的，等到下次再交手時，就對他的武功更熟悉了一層。

那麼他就算能將這「靈鬼」殺死一百次，遲早還是要死在「靈鬼」手裏，而「靈鬼」卻是永遠不會死的。

楊子江不想這件事的時候，還能勉強支持，一想起來，就越想越害怕，手掌濕得幾乎連劍柄都握不穩了。

再看海東青的人早已暈了過去，鐵花娘嘴唇發白，毫無血色，似乎隨時隨刻都可能暈倒。

靈鬼微笑道：「死吧，快死吧，靈鬼已經死過幾十次了，靈鬼可以保證你「死」得絕不是件痛苦的事，甚至比睡覺還要舒服。」

他語聲仍是那麼單調沉悶，但這種單調沉悶的語聲卻似有種奇異的催眠之力，令人在不知不覺中就要放棄抵擋，沉沉睡去。

※※※

楊子江若是少林、武當等派的門下弟子，縱然被人窺破了出手的奧秘，也算不得什麼，只因這些名門大派歷史悠久，武功一代代相傳下來，可以說每一招都有來歷，每一式都有規矩，縱有些奇才異能之式，能將這些招式傳得渾成一體，令人無法可破，但其規矩卻是不變的。

數百年相傳下來，武林中對這些名門大派的招式多少總有些瞭解，所以他們的出手縱然被人預先料到，也不足為異。因此這些門派的高人甚至已多半不願以招式取勝，而以內力勝人。

但楊子江的武功招式卻是他師門獨傳之秘，他武功的奧秘，江湖中可說絕沒有一個人知道。

但此刻這靈鬼卻能料敵機先，每一招都將他制住，若是未曾和他交手，又怎能知道他出手的秘密？

楊子江就算想不信他真的能死而復活，事到如此，也不得不信了，想到自己面對的竟是個「永遠打不死」的人，他那裏還有鬥志。

朱淚兒和鐵花娘雖然看不出他招式變化的奧秘，但也看出楊子江此刻已是屢遇險招，危在頃刻。

她們正在奇怪，俞佩玉這次為何還不出手？

突聽俞佩玉大聲道：「他窺破的並非你的招式，而是海東青的。」

朱淚兒怔了怔，正聽不懂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但楊子江已忽然精神一振，眼睛也亮了，大笑道：「不錯，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笑聲中，忽然出手一劍，向靈鬼刺了過去。

這一招直刺中宮，既沒有什麼繁雜的變化，也沒有什麼詭秘之處，但「靈鬼」卻被這一劍逼得無法搶攻。

楊子江劍光暴長，「刷，刷，刷」，接連三劍，這三劍也沒有什麼變化，但靈鬼卻被逼得後退了半步。

朱淚兒也看出他這四劍和本來的劍路絕不相同，想了想，展顏笑道：「我也明白了……」

她笑容初露，忽又皺起了眉，搖頭道：「我還是不明白？」

鐵花娘忍不住問道：「你明白了什麼？不明白的又是什麼？」

朱淚兒還未答話，只見俞佩玉不知何時已拾起了柄單刀，搶先幾步，一刀向靈鬼劈下。

這一刀斜斜劈下，直取靈鬼肩胛，但是去勢卻慢到極點，就算真能砍到靈鬼肩上，也未必能傷得了他。

但看來就彷彿要將刀輕輕擱在靈鬼身上一樣，靈鬼自然用不著閃避，但等到刀鋒離他肩胛只有五寸時，他想閃避也不行了。

這一刀既然慢得出奇，無論誰要閃避都容易得很，但等到靈鬼真想閃避時，俞佩玉刀鋒忽然一轉。

只聽刀風一響，長刀已化為一道圓弧。

這一刀雖快，但卻像是自己在劃圈子，根本沒有傷人之意，靈鬼本來更用不著閃避了。

但刀光閃動，就在自己身旁不及一尺之處，靈鬼又怎能置之不理？

朱淚兒本來正覺得俞佩玉的出手簡直有些莫名其妙，此刻卻也看出這一招的奧秘之處來了。

這一招渾圓無極，根本無招，所以根本無跡可尋，靈鬼就算要閃避破解，也無從破起。

但這一招雖無「招」，卻有「刀」，既然有刀，靈鬼就非躲不可，只因真正傷人的是「刀」，而不是招。

靈鬼微笑道：「好，好刀！」

這短短三個字還未說完，俞佩玉一刀已砍在他身上。

只因他既不知該如何來躲俞佩玉的這一刀，只有先破楊子江向前面刺來的三劍，他破了楊子江的三劍，就已躲不開俞佩玉這一刀了。

他躲不開俞佩玉這一刀，楊子江的劍就也刺在他身上。

只見劍芒閃動，鮮血飛濺而出。

靈鬼微笑道：「好，很好，只可惜靈鬼是誰也殺不死的，永遠也殺不死的……」

他人已倒在鮮血中，面上卻仍帶著那生冷的微笑。

※※※

這一次楊子江連看都沒有看他，卻瞪著俞佩玉，過了半晌，才長嘆道：「昔年小李將軍刀法天下第一，故老相傳，天下無人能擋得住他一刀，只因他一刀使出，刀與招已渾成一體，別人但見其招，不見其刀，是所謂『有招而無刀』，卻教別人如何能閃避得開。」

俞佩玉道：「小李將軍的英名，在下也曾聽前輩說起過的。」

楊子江笑了笑，道：「這正如以後必定也有很多人會聽到你的名字一樣。」

俞佩玉道：「我？」

楊子江道：「不錯，你！」

他像是對自己有些生氣，不耐煩地指著俞佩玉掌中的刀，道：「那並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更不是為了你這張漂亮的臉，而是因為你的刀法，因為你已創出了一種前無古人的刀法。」

俞佩玉笑了，也並不是因為他的誇獎而笑，而是他忽然想起一個聰明人對他說過的話：「一個驕傲的人，在不得已非要誇獎別人不可時，自己總會對自己生氣的。」

俞佩玉笑道：「我的刀法？我根本不懂得任何刀法。」

楊子江苦笑道：「就因為你不懂得刀法，所以才可怕，『有刀而無招』，豈非比『有招而無刀』還要可怕得多。」

朱淚兒忽然一笑道：「男人都說女人囉嗦，依我看，男人才是真正最囉嗦的，女人只有在空閒無聊時才會囉嗦，男人卻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要囉嗦，越緊張的時候他倒越要囉裏囉嗦地說些莫名其妙的客氣話。」

楊子江也忍不住笑了笑，道：「這句話你倒說得有點道理，現在的確不是聊天的時候。」

朱淚兒板著臉道：「靈鬼永遠不會死的，靈鬼馬上又要來報仇了。」

她說話的聲音，居然學得和「靈鬼」一模一樣，但大家想到那趕也趕不走，打也打不死的怪物，有誰能笑得出來。

楊子江在衣服上擦乾了掌心的汗，道：「俞兄，我知道你心裏必定對我有許多懷疑之處，但我卻可以告訴你，我並不是你的仇敵，而是你的朋友。」

俞佩玉回答得很簡單，也很乾脆。

「我相信。」

楊子江長長吐出口氣，道：「很好，現在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俞佩玉道：「什麼事？」

楊子江道：「屋子裏有條秘道，你快帶著這裏的女人和病人走吧，還有這三口箱子，也得要你一齊帶走。」

俞佩玉道：「你呢？」

楊子江淡淡道：「我至少還能夠照顧自己，你用不著替我擔心，也用不著留在這裏等著救我。」

俞佩玉道：「可是你……」

楊子江忽然又不耐煩起來，揮手道：「我就算打不過人家，至少總可以跑得了吧，但你們若都留在這裏，我就連跑都沒法子跑了。」

他扶起海東青，又道：「你們心裏若有什麼懷疑，等我師兄醒來時再問他吧。」

朱淚兒道：「可是你……」

楊子江皺眉道：「我連老婆都已交給了你們，你們還怕我跑了麼？」

※※※

這條地道就像世上大多數地道一樣，陰森而潮濕，而且因為上面就是廚房，所以還帶著種令人作嘔的油煙味。

地道的入口是鐵花娘打開的，但連她也不知道這地道通向何處，更不知道廚房裏怎會有這麼樣一條地道。

朱淚兒不住喃喃埋怨著，道：「真是活見鬼，我們怎會糊裏糊塗地就聽了他的話，鑽到這老鼠洞裏來了？前面若有什麼毒蛇猛獸，殺人陷阱，我們這才真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了。」

鐵花娘咬著嘴唇，道：「你難道從來也沒有信任過別人麼？」

朱淚兒冷冷道：「我就算信任別人，也不會糊裏糊塗，隨隨便便地就嫁給他。」

她瞪著鐵花娘，鐵花娘也瞪著她，兩人鬥雞般似的瞪了半晌，鐵花娘緩緩垂下頭，眼圈兒似已紅了起來，幽幽道：「我不像你，又有人疼、又有人愛，我孤苦伶仃一個人，只要有人肯要我，我就已歡喜得很。」

朱淚兒嘟著嘴，大步向前走了出去，走了十幾步，突又轉身跑了回來，摟住了鐵花娘，道：「我不是有心說這話的，你千萬不能生我的氣，我……我也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而且從小就沒有家教，所以才會這樣討人厭。」

鐵花娘勉強一笑，柔聲說：「誰說你討人厭，你若討人厭，這世上簡直就沒有一個可愛的人了。」

朱淚兒垂下頭抿嘴一笑，又偷偷瞟了俞佩玉一眼，嘆道：「其實你的心意我也知道，你為了要保護我們，為了要探楊子江的底細，所以才委曲求全，嫁給他的。」

鐵花娘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本來也許是這意思，但是到後來，我才發覺他這人說話雖然很可惡，但卻並不是個壞人。」

俞佩玉笑了笑，道：「依我看，就連他那些可惡的樣子也全都是故意裝出來的。」

朱淚兒道：「可是，他為什麼要故意裝得討人厭呢？」

俞佩玉道：「有些人胸懷大志，責任艱鉅，就不能不忍辱負重……」

突聽地道上「砰」的一聲大震。

朱淚兒變色道：「那打不死的靈鬼只怕又已來了。」

鐵花娘臉色蒼白，似乎已在發抖。

俞佩玉忽然一笑，道：「你們可知道『小神童』活活累死『血影人』的故事麼？」

鐵花娘道：「不……不知道。」

此時此刻，俞佩玉居然要說起故事來了，朱淚兒雖然猜不透他的心意，但有故事可聽，她總是開心的，笑道：「血影人這名字聽來就邪氣，他這人想必也不是好東西。」

俞佩玉道：「不錯，這血影人心黑手辣，殺人如麻，江湖中人雖然都恨他入骨，但卻也拿他無可奈何。」

朱淚兒道：「他武功很高？」

俞佩玉道：「他不但武功極高，輕功更是天下無雙，有幾次他明明被數十高手圍住，眼看就要惡貫滿盈，但還是被他仗著絕世的輕功逃了出去。」

朱淚兒道：「那麼，『小神童』又是何許人也？是怎麼樣將他累死的？」

俞佩玉道：「小神童自然只不過是個孩子，而且剛出道，江湖中人誰也不知他的來歷，對他也沒有注意，直到有那麼一天，這位小神童竟忽然做了一件震動江湖，令每個人都為之側目的事。」

朱淚兒道：「什麼事？」

俞佩玉道：「他派了很多人，每個大城都貼下張告示，說是要和『血影人』比賽輕功，而且還說『血影人』若不敢來，就是畜生。」

朱淚兒失笑道：「這位『小神童』的人雖小，膽子倒真的不小。」

鐵花娘這時似也聽得入神了，忍不住問道：「那血影人來了沒有呢？」

俞佩玉道：「血影人目中無人，兇橫狂傲，怎能忍得下這口氣，不出三天，就找著了『小神童』，兩人講明，由京城至武漢作五千里的輕功競走，先至者為勝，輸的人就得引頸自決，不得有異言。」

鐵花娘道：「血影人既然那麼心狠手辣，為什麼沒有將小神童殺了。」

俞佩玉道：「只因他狂傲自負，小神童既要和他比賽輕功，他若用別的法子將小神童殺了，就算不了英雄。」

他笑了笑，接道：「何況，他的輕功的確很高明，的確無人能及，就連崑崙派的『飛龍真人』都自認比不上他，何況小神童這還不到十五歲的孩子，縱然在娘胎裏就開始練輕功，也只不過練了十六年而已。」

朱淚兒皺眉道：「如此說來，小神童豈非在自討苦吃麼？」

俞佩玉道：「當時江湖中人，也都認為小神童這是在自尋死路，大家都在為他擔心，誰知事情的結果，卻大大出了他們意料。」

朱淚兒喜動顏色，道：「小神童難道居然勝了。」

俞佩玉道：「兩人由北京東城門外出發，那時正是旭日初升時，到了日落後，血影人便已越過直隸省界。」

鐵花娘動容道：「這「血影人」的腳力果然快逾奔馬。」

俞佩玉道：「當時他自己也以為已將『小神童』拋在後面很遠了，正想停下休息休息，打尖用飯，誰知他剛走進飯舖，還未拿起筷子，就瞧見小神童自門外飛也似的掠了過去，身法居然還和出發時一樣快，竟似毫無疲倦力竭之意。」

朱淚兒展顏笑道：「好個『小神童』，果然有兩下子。」

俞佩玉道：「血影人自然連飯也來不及吃了，拋下筷子就追，追了一友，又趕出了七八百里地，血影人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有些累了。」

朱淚兒嘆道：「若換了是我，只怕早已躺了下來。」

俞佩玉道：「那時他見到路旁有個豆腐店，剛出來的豆汁，又香又熱，他忍不住走了過去，喝幾碗熱豆汁提提神。」

朱淚兒笑道：「誰知他剛端起碗就瞧見小神童又自門外飛掠了過去。」

俞佩玉笑道：「一點也不錯，而且他居然還能保持開始時的速度，就像是永遠也不會累的，血影人連一口豆汁都沒有喝，拔腳就迫。」

鐵花娘道：「不知他會不會看錯人？」

俞佩玉道：「血影人也是當時數一數二的暗器名家，目力之強，據說連一里外的蒼蠅，都可以看得見，而且還可看出那蒼蠅是雄的，還是雌的，『小神童』在門外雖然一掠即過，但血影人還是看得清清楚楚。」

朱淚兒失笑道：「這人倒生了雙賊眼。」

俞佩玉嘆道：「此人的確可算是不世出的武林奇才，但他畢竟還是個人，人總有支持不住的時候，到了武漢時，他終於倒了下去。」

朱淚兒道：「這一路上難道他從來也沒有休息過片刻？」

# 第三五章 靈鬼化身

俞佩玉接著說道：「非但絕未休息過片刻，而且水米未沾。」

他笑了笑，接著道：「只要他剛想休息休息，剛端起碗，就會發現小神童從從容容地趕了過去，他一路不停，趕到黃鶴樓，正以為這場比賽必定是自己勝了，誰知他一抬頭，就發現『小神童』正在樓上向他招手。」

朱淚兒拍手笑道：「妙極妙極，這故事實在好聽極了。」

鐵花娘道：「後來？血影人難道真引頸自決了不成？」

俞佩玉道：「此人雖惡毒，但卻極自命不凡，潑皮撒賴的事，他倒是從來沒有做過，何況他到了武漢時，已是強弩之末，幾乎連站都站不穩了，縱然想撒賴逃走，別人也是萬萬不會放過他的。」

鐵花娘道：「於是這一代梟雄就死在一個小小的孩子身上。」

俞佩玉道：「不錯。」

朱淚兒眼睛裏發著光，道：「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就有如此高明的輕功，實在令人佩服。」

俞佩玉微笑著搖了搖頭，道：「他輕功雖不弱，但比起『血影人』來，還是差著很多。」

朱淚兒怔了怔，道：「他輕功既然不如血影人，怎會勝了呢？」

鐵花娘沉吟著道：「這也許是因為他仗著年紀輕，體力足。」

俞佩玉又搖了搖頭，微笑道：「也不對。」

朱淚兒道：「那……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俞佩玉道：「你難道猜不出？」

朱淚兒低著頭想了半天，忽然拍手笑道：「我明白了，『小神童』一定是雙胞胎，兄弟兩人長得一模一樣，弟弟先就趕在前面等著，等血影人經過時，故意亮一亮相，哥哥再乘快馬趕到前面去，等血影人趕過弟弟，哥哥又已在前面等著了。」

俞佩玉笑道：「還是不對。」

朱淚兒又怔了怔，道：「還不對？」

俞佩玉道：「你想，血影人縱橫一世，豈是容易上當的人，何況，以他的身法之快，縱然有日行千里的寶馬，也絕對無法趕到他前頭的。」

朱淚兒道：「也許……也許他們抄了近路。」

俞佩玉道：「血影人走的就是最近的一條路。」

朱淚兒苦笑道：「那麼，這……這可真把我弄糊塗了。」

鐵花娘忽然道：「我明白了。」

俞佩玉道：「哦？」

鐵花娘道：「小神童必定找了很多和他身材相似的孩子，扮成和他一樣的容貌，躲在路上等到血影人要歇下來時，他們就故意自血影人面前掠過。」

俞佩玉搖頭笑道：「還是不對。」

鐵花娘也一怔道：「還不對？」

俞佩玉道：「我早已說過，血影人不是容易上當的人，而且目光銳利如鷹，『小神童』怎敢用這種法子來騙他。」

朱淚兒道：「不錯，易容改扮，總有破綻可以看出來的。何況，要找個和『小神童』同樣身材的孩子，也並不是件容易事。」

俞佩玉道：「更何況『小神童』的輕功自成一格，身法極特異，別人就是要學，也學不像的，也就因為這緣故，所以『血影人』才絲毫沒有懷疑……」

鐵花娘苦笑道：「那麼，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我實在也糊塗了。」

俞佩玉笑道：「這件事揭穿了其實一點也不稀奇，只因『小神童』雖不是雙胞胎，卻是五胞胎，他們五兄弟長得都是一模一樣的。」

※※※

楊子江堅持現在還不能將箱子裏的人放出來，為了便於行動，他們只有將箱子用繩索綁在背後。

身上背著這麼重的一口箱子，自然不是件舒服事，但聽了俞佩玉這故事，鐵花娘和朱淚兒竟不覺將這件事忘了。

朱淚兒笑道：「我本來一直以為你不會說話，誰知你說起話來，簡直可以將死人都說活，而且還會賣關子，吊胃口。」

鐵花娘笑道：「五兄弟全都長得一模一樣，那倒真有趣極了。」

朱淚兒道：「但我敢擔保這五兄弟一定娶不到老婆。」

鐵花娘又怔了怔，道：「為什麼？」

朱淚兒道：「女孩子聽了這故事，還有誰敢嫁給他們。」

鐵花娘道：「為什麼不敢？」

朱淚兒道：「他們若是心血來潮，也用對付血影人的法子來對付自己的老婆，有哪個女孩子能受得了。」

她說著說著，自己的臉也不覺飛紅了起來。

鐵花娘「噗哧」一笑，道：「這倒也是實話，若是一個不小心弄錯了，那可真是麻煩。」

話未說完，她的臉也紅了起來。

俞佩玉笑了笑，道：「你們可知道我為何會說這故事麼？」

朱淚兒眼睛一亮，道：「你的意思是說，那『靈鬼』也是五胞胎兄弟？」

俞佩玉道：「他們自然不會是天生的五胞胎，而是人工造成的。」

朱淚兒道：「但我卻一點也看不出他們是經過易容改扮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普通的易容術只不過能瞞得過一時而已，而且很容易就會被人看出破綻，但若用精妙的刀圭術，在他們年幼時就將他們的臉改造得一模一樣，再用藥力麻醉了他們的神智，那麼他們就會變成一群傀儡，不但容貌完全一樣，說話和行動也不會有什麼分別了。」

他又長嘆了一聲，接著道：「這種事聽來雖不可思議，但卻並非完全做不到的，我就可以保證，世上的確有這種能改造別人容貌的人。」

朱淚兒駭然道：「如此說來，活人到了他刀下，豈非也要變得像木頭人似的，任憑他將自己的臉雕出來，刻過去。」

俞佩玉道：「正是如此。」

朱淚兒眨著眼道：「那麼，第二個『靈鬼』才是傷了海東青的人，就因為他和海東青交過手，所以才會對楊子江的武功瞭若指掌。」

俞佩玉道：「不錯，楊子江和海東青乃是同門兄弟，武功的路數自然完全一樣。」

朱淚兒嘆道：「這就難怪楊子江方才聽了你的那句話，精神立刻一振，他本來見到那『靈鬼』竟對自己的武功瞭若指掌，一定也以為他是死而復活的。」

俞佩玉道：「所以縱然有第三個『靈鬼』來，也不足為慮了，因為這第三個『靈鬼』絕不會知道他的武功路數，而他卻已和『靈鬼』交過兩次手，想必已定能制敵先機，你們總該也已看出，這『靈鬼』的出手雖詭秘迅急，但變化卻不多。」

朱淚兒道：「若非如此，你絕不會拋下楊子江一個人在那裏的，是嗎？」

俞佩玉笑而不答，鐵花娘卻輕嘆了口氣道：「無論誰能交到俞公子這樣的朋友，都可說是天大的運氣。」

朱淚兒道：「但我卻還弄不清楊子江究竟是不是俞佩玉的朋友，我覺得他行事有些翻來覆去，顛三倒四的，教人猜不透他究竟是什麼意思。」

突聽一人嘆道：「他實在有很大的苦衷，不到最後存敗關頭，絕不能將自己的身份洩露給任何人知道……」

※※※

原來海東青不知何時已醒了過來，俞佩玉一直半扶半抱地架著他走，這時他才自己站住了。

朱淚兒嘆道：「謝天謝地，你總算醒過來了，但要到什麼時候你才能將你們的秘密說出來呢？你們的最後關頭要幾時才到？」

海東青沉吟著道：「現在雖還未到最後關頭，但我可將這秘密說出來。」

朱淚兒道：「為什麼？」

海東青長嘆道：「因為這秘密已不是秘密了。」

朱淚兒道：「已不是秘密？它明明還是個秘密嘛。」

海東青道：「世上本沒有絕對的秘密，只看對哪些人而言，對你……」

朱淚兒搶著道：「好好好，我不管你那秘密究竟還是不是秘密，我只問你，你們究竟是什麼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那兩句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海東青默然半晌，緩緩道：「我和楊子江本都是孤兒，我們的師父也就等於是我們的父親……」

朱淚兒道：「我知道你們都是孤兒，只問你們的師父是誰呢？」

海東青沉下了臉，冷冷道：「這件事說來話長，你若想聽，就性急不得。」

朱淚兒一賭氣，撇了撇嘴道：「不聽就不聽，又有什麼了不起。」

海東青道：「你不聽我也非說不可。」

朱淚兒忍不住一笑，道：「這才叫山西人的驢子，趕著不走，拉著倒退，天生就有點賤骨頭。」

海東青也不理她，卻向俞佩玉道：「其實我早已就想將這秘密說出來，因為此事只怕和俞兄你有很大的關係。」

俞佩玉臉色變了變，還未說話，海東青已接著道：「家師退隱已久，他老人家的姓名就算說出來，各位也未必知道，我雖不願為他老人家吹噓，但他老人家確是位武林異人，五十年前便已天下無敵。」

朱淚兒道：「那也許是因為他沒有遇見鳳三先生，只碰到這些人。」

海東青還是不理她，道：「他老人家生平只有一個對頭，據說此人也是個武林少見的奇才，不但武功絕高，而且旁門雜學更無一不精，只不過心太狠，手太辣，昔年被家師和另一位武林前輩逼得不能不遠遁窮荒，而且還逼他發誓說，只要家師和那位武林前輩一日不死，他就一日不回中原。」

俞佩玉動容道：「此人是誰？」

海東青道：「家師也沒有說出他的名姓，只說他叫『東郭先生』。」

俞佩玉皺眉道：「東郭先生？」

海東青道：「俞兄自然也不會知道他名字，此人潛伏在邊外窮荒已近三十年，而且居然遵守誓言，絕未踏入中原一步。」

俞佩玉嘆道：「昔日的邪魔外道無論如何，總還自持身份，知道愛惜羽毛，如今卻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海東青道：「此人雖然隱跡窮荒，卻並非真的在修心養性，只不過始終不敢明目張膽地為非作歹而已。」

他歇了口氣，又接著道：「據家師所知，這三十年來他一直都在暗中陰謀策劃，準備捲土重來，而且一來就要席捲天下，現在家師退隱已久，那位武林前輩更早已仙去，他自己覺時機到了，所以……所以就……」

說到這裏，他似已有些不支，連站都站不穩了。

鐵花娘立刻放下箱子，扶著他坐下，海東青既是楊子江的師兄，她自然「愛屋及烏」，關切之色，溢於言表。

朱淚兒卻急著問道：「你是說那東郭老魔現在已不甘寂寞，終於將陰謀發動了麼？」

海東青嘆了口氣，道：「家師雖已退隱，但深知此人的兇毒，所以一直都在暗中監視著他，只不過此人行蹤極詭秘，做事更周密，家師也始終未能抓住他的作歹證據，直到最近一次，家師出去了三個多月後，回來就要我們做一件事。」

朱淚兒道：「做什麼事？」

海東青道：「他要我們立刻出山來監視當今武林盟主俞放鶴的行動。」

俞佩玉臉色沉重，道：「如此說來，這俞……俞某人想必就是東郭先生用來掌握武林大權的傀儡了，我也早已算準他必定另有靠山的。」

海東青道：「家師行事，素來不多作說明，但據我們猜測，情況只怕也必定是如此，東郭先生自己既不能出面，只有利用一個在武林中聲譽素佳的人來為他出面，俞放鶴一向沽名釣譽，正是他最好的人選。」

俞佩玉面色又變了變，但卻忍住了沒有說話。

朱淚兒目光閃動，道：「難怪那天俞放鶴只打了個手式，天吃星就不敢惹他了，那天吃星想必是知道東郭先生的厲害的。」

海東青冷冷道：「當今天下，除了家師之外，只怕誰也擋不住東郭先生的出手一擊，至於那個鳳三麼……嘿嘿。」

他雖然沒有說下去，言下之意卻已很明顯。

但朱淚兒這次居然沒有反唇相譏，因為她想到那「天吃星」的武功的確不在鳳三叔之下，連天吃星都對東郭先生如此畏懼，東郭先生的武功自然可想而知，朱淚兒也只有將這口氣忍了下去，道：「『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兩句話又是什麼意思呢？」

海東青道：「東郭先生，自己不能入關來和俞放鶴直接連絡，就派了兩個人來傳達他的命令，這兩人卻被家師半途攔住，他們和俞放鶴連絡的秘密口令，就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八個字。」

朱淚兒道：「那兩人又怎肯將這種秘密告訴你師傅呢？」

海東青淡淡道：「在家師面前，天下只怕沒有人能不說實話的。」

朱淚兒目光閃動，道：「所以你師父就要你和楊子江冒充這兩個人，去和俞放鶴周旋。」

海東青道：「不錯。」

朱淚兒嘆了口氣，道：「這就難怪俞放鶴會對你們如此信任了。」

海東青道：「但東郭先生既然肯將如此大事交派給俞放鶴，可見他必定不是好對付的人，我們和他見過面後，也發覺此人的確是老謀深算，手段高明，所以我們也不能不在表面上替他做些事，免得他疑心。」

朱淚兒道：「所以你們就將別人來送禮？」

海東青冷冷道：「為了顧全大局，也只得如此，何況，被我們犧牲的人必定有他咎由自取之處，否則我們為何未對俞兄下手？」

朱淚兒這才笑了笑，道：「你們總算還是知道好歹的人，否則你只怕也活不到現在了。」

她現在雖已知道了楊子江和海東青的真相，但說起話來卻仍是針鋒相對，一點也不肯饒人。

海東青也只有裝作沒有聽見，道：「我們的行事，本可說絕無破綻，但我們卻未想到東郭先生竟又派了幾個人和俞放鶴連絡，他們和俞放鶴見面之後，我們的身份自然就立刻被揭穿了，所以俞放鶴就立刻要他們來將我們殺了滅口。」

朱淚兒道：「你說的就是靈鬼？」

海東青道：「不錯，家師也已聽說東郭先生門下有五鬼，而且每一鬼都有六個身外化身，只因東郭先生不但精於易容，而且醫道也極為精湛，這五鬼的身外化身，都是他以不可思議的刀圭之術塑造出來的。」

俞佩玉臉色雖更蒼白，眼睛卻亮了，只因這件千頭萬緒，離奇詭秘的事，如今總算有了個頭緒。

朱淚兒卻問道：「你師父既然知道五鬼的身外化身，楊子江方才為何還會害怕呢？」

海東青道：「這秘密是家師最近才知道的，我最近曾經回去拜見過家師一次，見過面，楊子江卻一直留在俞放鶴那裏，我和他直到今夜才見面。」

朱淚兒嘆道：「楊子江一聽『靈鬼』說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兩句話，就知道自己身份已被揭穿，這就難怪他立刻面色大變了。」

鐵花娘忽然道：「這靈鬼的身外化身既然有六個，那麼……那麼還有四個……他不知能不能對付得了。」

海東青道：「既有六個化身，一鬼便為七鬼，只不過我已先除去了兩個。」

鐵花娘顫聲道：「還有三個也……也……」

朱淚兒柔聲道：「你放心，像楊子江那樣的人，莫說已只剩下三個鬼了，就算有三百個鬼，也拿他沒法子的。」

鐵花娘勉強一笑，但還是掩不住面上的焦慮之色。

海東青道：「三鬼若是同時出手，楊子江的確無法抵禦，只不過他們的武功雖詭秘，神智卻已被藥物所麻醉，反應也比人遲鈍得多，所以我雖然受了重傷，還是逃脫了他們的掌握。我想，楊子江雖然不敵，至少總可以安然脫身的。」

朱淚兒道：「但我們呢？這鬼地道究竟是通向什麼地方的？究竟是誰築下這條地道的？他是為了什麼才築這條地道？」

海東青淡淡道：「這些事我們都不必知道，我們只要知道天下所有的地道都必有出口，那就已足夠了。」

朱淚兒道：「但你是不是真的知道這地道有出口呢？若是死路一條又如何？」

海東青皺了皺眉，道：「無論如何，這條地道總不會是通向九幽地府的。」

朱淚兒道：「那倒也說不定，也許這地道就是地獄的入口……」

也不知為了什麼，她話未說完，自己忽然覺得有陣陰森森的鬼氣自腳下捲了過去，竟忍不住機靈靈打了個寒噤。

只聽俞佩玉道：「海兄，我……我想求你一件事。」

※※※

海東青目光一閃，道：「你要我帶你去見家師？是不是？」

俞佩玉道：「不錯。」

海東青搖了搖頭，道：「這件事只怕不容易……」

俞佩玉道：「但我卻非見他老人家一面不可。」

海東青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我有件極大的秘密，一定要說給他老人家知道。」

他面上露出了痛苦之色，黯然又道：「因為世上也許只有令師一人能為我解決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也得去試試運氣，只求海兄能為我去通報一聲，我想他老人家也一定會見我的。」

海東青沉吟道：「這秘密也和東郭先生的計劃有關？」

俞佩玉道：「非但有關，而且關係極大。」

海東青道：「你能不能先告訴我？」

俞佩玉長長嘆息了一聲，道：「並不是我不信任海兄，只不過這件事……這件事……」

他嘴唇忽然顫抖起來，連話都說不下去了。

海東青看到他痛苦的神情，也不禁嘆了口氣，道：「並不是我不願幫你的忙，只不過家師已有二十多年未曾以真面目見人了，而且更嚴戒我們絕不能透露他老人家的行蹤，師命難違，我希望你能諒解我的苦衷。」

俞佩玉苦笑著點了點頭，頹然道：「我明白。」

海東青道：「但他老人家卻說不定隨時隨地都會來見你的，而且還說不定已經見過你了，他老人家的行事一向令人難測，無論誰也猜不透。」

俞佩玉點了點頭，似乎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竟想得出神了。

海東青站了起來，道：「這地道也不知究竟有多長，我們還是先找著出口再說吧。」

朱淚兒道：「但這三口箱子呢？我們為何要一直背著它走？為何不能將箱子裏的人放出來？」

海東青道：「箱子裏的人暫時絕不會醒，你放出他們來也沒有用，還是要背著他們走。」

朱淚兒跺了跺腳，道：「好，算我倒霉，走吧。」

※※※

這地道的確是曲折幽秘，而且深不見底，幸好每個轉角處石壁上都嵌著盞銅燈，燈光熒熒，宛如鬼火。

朱淚兒忽然道：「你可知道我們已走過多少盞銅燈了麼？」

俞佩玉知道她永遠也不會安靜下來的，過不了多久就會忽然想出一個新的問題來，而且每個問題都很奇怪。

誰也不知道她為何要問這句話，所以誰也沒有回答。

朱淚兒道：「我們到現在為止，已走過三十九盞銅燈了，你們說奇怪不奇怪。」

海東青忍不住道：「這又有什麼奇怪的？」

朱淚兒冷冷道：「你覺得不奇怪，只因你不肯多用眼睛看看，也不肯多用心想想。」

海東青冷冷道：「這只因我要想的事，比銅燈重要得多。」

朱淚兒這次居然沒有答腔，只是呆呆地望著那銅燈出神。

海東青也不禁停下了腳步，但看了很久，也看不出這銅燈究竟有什麼奇怪之處，終於又忍不住道：「我看不出這些燈有何奇怪。」

朱淚兒道：「哦？是嗎？」

海東青道：「你難道看出來了？」

朱淚兒道：「不錯，我越看越奇怪，越想越奇怪，簡直奇怪極了。」

海東青道：「怪在那裏？」

朱淚兒撇了撇嘴，冷笑道：「你既然覺得這種事不重要，為何還要問？」

海東青只有乾生氣，卻無話可說。

鐵花娘雖然滿腹心事，此刻也不禁覺得很好笑。

她已發覺朱淚兒最大的本事就是逗人生氣，那實在比她下毒的本事還要高明得多，男人遇見這種女孩子，話說得越少越好，最好是不說話。

但朱淚兒也有剋星，一遇見俞佩玉，她就會變得乖極了，因為俞佩玉不該說話的時候絕不說話。

朱淚兒得意洋洋地一笑，道：「地道裏有三十九盞燈，至少就有四五樣值得奇怪之處，你若也肯像我一樣多動腦筋，也會想出來的。」

俞佩玉微笑道：「女孩子的確比男人細心得多，我雖然一直在動腦筋，卻還是想不出來。」

朱淚兒笑得更開心了，道：「我們已走過三十九盞燈，卻仍未找著出口，由此可見，這地道一定很長，這麼長的地道並不多是嗎？」

俞佩玉道：「實在不多。」

朱淚兒道：「這人築了條如此長的地道，想必有他特別的用意，他若只是想為自己留條退路，隨便在哪裏開個出口都可以，為何要多費這許多工夫呢？」

俞佩玉神情也凝重起來，道：「不錯。」

朱淚兒道：「開闢這麼樣一條地道，至少也要花三年五載工夫，楊子江出道還未久，這條地道顯然不是他開出來的。」

鐵花娘道：「會不會是他的師父？」

朱淚兒瞟了海東青一眼，道：「絕不是，否則這人怎會不知道。」

鐵花娘點了點頭，朱淚兒又道：「他既然肯花這麼多的工夫來開闢這地道，就絕不會沒有目的，既然有目的，行事就一定很秘密，楊子江又怎會知道這秘密的呢？」

鐵花娘道：「也許這條地道是很久以前就開闢了的，直到最近才被楊子江無意發現，開闢這地道的人也許早已死了。」

朱淚兒道：「不對。」

鐵花娘道：「為什麼？」

朱淚兒道：「外面那茅廬想必是和這地道同時建造的，你總該看得出那茅廬並不陳舊，建造的日子絕不會超過十年。」

鐵花娘道：「但茅廬隨時都可以翻造……」

朱淚兒道：「茅廬只不過是為了掩飾這條地道的，並不是為了要住人，所以根本沒有翻造的必要，何況，這些還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鐵花娘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朱淚兒道：「是這些燈。」

鐵花娘道：「燈？」

朱淚兒道：「不錯，燈，我問你，像這樣的一盞燈，若是不加油，可以燃多久。」

鐵花娘道：「普通一盞燈，若是不加油，點一晚上燈油就盡了，這盞燈雖然比普通的大些，最多也不過可以燃一天一夜而已。」

朱淚兒忽然一拍巴掌，道：「這就對了，這些燈不分晝夜，都在燃著，一直沒有熄火，由此可見，每天都必定有人來加燈油。」

她眼睛裏閃著光，接道：「但楊子江最近根本不在這地方，可見加燈油的人絕不是他。」

鐵花娘動容道：「那麼，加燈油的人會是誰呢？」

朱淚兒沉聲道：「也許就是開闢這地道的人，也許是他的奴僕，無論如何，這地道中必定還有別的人，我們雖沒有看到他，他卻說不定正在暗中窺伺著我們。」

燈光閃爍，地道中的寒意似乎突然重了。

鐵花娘忍不住四下瞧了一眼，那些燈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裏，是不是真有人躲著向他們偷窺獰笑？

她忍不住機靈靈打了個寒噤，勉強笑道：「我的膽子怎會越來越小了。」

朱淚兒道：「女孩子嫁了人之後，膽子都會變小的。」

海東青道：「就算這地道中真有人，對我們也絕不會有惡意，否則楊子江怎會叫我們進來？」

朱淚兒冷冷道：「那倒說不定。」

她不讓海東青說話，又道：「也許連他都不知道這地道中是否有人，他只不過是在無意間發現了這茅屋，茅屋中又恰巧沒有人住……」

鐵花娘搶著道：「不錯，他帶我來的時候，那屋子裏本來到處都積著塵埃，爐也是冷的，顯然也有很久無人居住了。」

朱淚兒道：「但他卻必定早已發現了這個地方，否則他又怎會將王雨樓那些人都約到這裏來和他見面？」

她又瞟了海東青一眼，道：「你想必也早已知道這地方了，否則你也不會逃到這裏來，是不是？」

海東青道：「這倒是王雨樓對我說的，我以前並沒有到過這裏。」

他語聲微頓，立刻又接著道：「無論如何，這地道想必另有他人，我們既已來到這裏，就只有先將這人找出來，總是憑空猜測，又有什麼用？」

俞佩玉笑了笑，道：「其實我們就算不去找他，他也會來找我們的。」

鐵花娘目光四下轉動，道：「無論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我只希望他來得越快越好。」

朱淚兒悠悠道：「人我倒不怕，來的若不是人，那就麻煩了。」

鐵花娘機靈靈打了個寒噤，情不自禁地向俞佩玉身旁靠了過去，朱淚兒「噗哧」一笑，道：「我看你倒不是真的害怕，只不過是趁機……」

鐵花娘的話還沒有說完，壁上的燈光竟已忽然熄滅，驟來的黑暗彷彿帶來了一股逼人的寒意，封住了她的嘴。

但前面的轉角卻還有燈光，大家不約而同，一齊趕了過去，誰知他們剛趕到燈下，這盞燈也熄了。

四下立刻陷入了令人絕望的黑暗中，地道雖狹窄，黑暗中卻是無邊際，似乎永遠也找不到盡頭。

每個人都似已被黑暗凍結，誰也說不出話來。

過了很久，朱淚兒才長長嘆了口氣，道：「現在若有燈油賣，我願意出他一斤銀子一兩。」

海東青道：「我身上有火摺子。」

俞佩玉道：「你這火摺子可以燃多久？」

海東青道：「我已用過兩次，大約還可以燃半頓飯工夫。」

朱淚兒大聲道：「快拿來，有半頓飯工夫，我們也許就能找得到出口了。」

俞佩玉道：「若是找不到呢。」

朱淚兒怔了怔，道：「我們好歹也得試試，不是麼？」

俞佩玉道：「不能試，這火摺子已是我們最後的機會，若將這火摺子燃盡，我們不用等別人來動手，就要被困死在這裏。」

朱淚兒道：「但我們至少還可以退回去。」

俞佩玉道：「退不回去的。」

朱淚兒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這地道驟看似乎只有一條，其實卻曲折複雜，我們若在黑暗中摸索著向前走，說不定只是在原地兜圈子。」

鐵花娘嗄聲道：「如此說來，這燈光莫非是被人故意吹熄的？」

朱淚兒道：「你看到人了麼？」

鐵花娘道：「沒有，可是……可是……」

朱淚兒笑道：「你難道想說那人會隱身法不成？」

她雖然在笑，卻已不由自主地拉住了俞佩玉的手。

海東青道：「但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就站在這裏等著。」

朱淚兒道：「不錯，我們若是在外面，倒還可以等天亮，但是在這種鬼地方卻永遠也沒有天亮的時候。」

俞佩玉道：「我們現在就得摸索著向前走，到了必要時再燃起火摺子。」

朱淚兒道：「但什麼時候才算是必要的時候呢？」

俞佩玉道：「這……」

海東青道：「這次我倒覺得朱……朱姑娘說的話對，我們現在就該燃起火摺子向前闖，也許能在火摺子用完之前就找到出口。」

鐵花娘道：「對，這雖然是孤注一擲，但我們好歹也得搏一搏。」

海東青道：「為了行動方便，我們現在只有將這三口箱子留在這裏，等找到出口之後，再設法回來救他們。」

俞佩玉道：「我們若是找不到……」

海東青道：「若是找不到出口，大家反正就都得困死在這裏。」

俞佩玉默然半晌，長長嘆了口氣，道：「我也不知道你們這麼樣做對不對，只不過，我想……三個人的主意總比一個人的好些……」

火摺的光雖不及遠，但在黑暗中只要有一點光亮，就能使人的心情振奮起來，無論任何人在黑暗中都會覺得意志消沉，勇氣喪失。

俞佩玉手裏拿著火摺子當先帶路，他們都走得很快，海東青雖然受了傷，但有俞佩玉拉著他，他也並沒有落後。

可是這地道實在長得可怕，竟似永無盡頭。

海東青始終注意俞佩玉手裏的火光，忽然嘆道：「火摺子只怕已將用完了。」

只見火摺上那點火光已由青碧轉為暗黃。

朱淚兒恨恨道：「我只恨人們為什麼不用紙做衣裳，否則我們就可以用來點火了。」

俞佩玉忽然想起自己身上還有本賬簿，這賬簿雖是俞放鶴等人千方百計，欲得之而甘心的東西，但俞佩玉卻始終也找不到它有什麼神秘之處。

他知道用某些藥物寫在紙上的字跡時雖看不到，但浸入水中之後字並就會顯露出來。

可是他將這些賬簿浸在水裏很久，還是一個字也看不到。

只不過俞佩玉總覺得那「俞放鶴」絕不會為了本空白的賬簿而將整個村鎮燒毀的，所以一直未將它丟棄。

現在，這本賬簿終於有用了。

俞佩玉自貼身處將賬簿取出，這幾十張紙雖也燃不了多久，但總比沒有的好，因為片刻之差，往往就是生死的關鍵。

俞佩玉再也想不到這本賬簿竟然燃不著的。

閃動的火光中，他忽然發覺這本燃不著的空白賬簿上赫然出現了字跡，寫的彷彿是一些人的名字。

就在這時，火摺子已熄了。

朱淚兒幾乎大叫起來，道：「你……你怎麼連紙都點不著？」

俞佩玉勉強遏制著心裏的興奮，道：「因為紙是濕的。」

鐵花娘也忍不住大聲道：「濕的？怎麼會是濕的？」

俞佩玉道：「我身上有汗。」

朱淚兒怔了半晌，道：「不錯，這種時候誰若不出汗，一定是木頭人。」

鐵花娘道：「現在連火種都絕了，怎麼辦？」

朱淚兒道：「怎麼辦？你說怎麼辦？誰叫你們剛才一定要用火摺子。」

鐵花娘道：「但……但那本是你的主意？」

朱淚兒大叫道：「誰叫你們聽我的話？你們為什麼不聽俞佩玉的話？你們被困死也是活該。」

鐵花娘也怔住，過了半晌，只聽黑暗中有人輕輕啜泣，原來朱淚兒已忍不住哭了起來。

海東青冷冷道：「只可惜眼淚點不著燈的，否則大家一齊痛哭一場，倒也是好主意。」

朱淚兒跳起來，道：「誰哭了？你才哭了，我為什麼要哭？我們的眼睛就算看不到東西，但兩條腿還沒有斷，還是照樣可以走出去。」

俞佩玉道：「不錯，我扶著海兄，你們拉著他的手，千萬莫要失散了。」

朱淚兒道：「我寧可拉狗腿也不拉他的手。」

鐵花娘道：「我拉他的，你拉我的，好不好。」

朱淚兒道：「哼。」

她向鐵花娘話聲傳來處伸出手去，拉住了一隻手，黑暗中她只覺這隻手並不大，也並不粗，想必定是鐵花娘的手了。

誰知這時海東青忽然笑了笑，道：「這是狗腿。」

朱淚兒一驚，剛想鬆手，又忍不住笑了，道：「你既然承認這是狗腿，也就罷了。」

前一剎那間還在傷心落淚的人，此刻竟已笑了起來，又有誰能對這種女子真的發脾氣呢？

※※※

俞佩玉摸索著向前走，只覺石壁看來雖很平滑，其實卻很粗糙，這條地道似乎也是在倉促之間完成的。

他們走了很久，本來還在想法子找話說，因為誰都知道沒有光亮的時候若再沒有聲音，就更令人無法忍受。

但到了後來，每個人卻似已將所有的話全都說盡了，朱淚兒從來也未想到自己居然也有說不出話的時候。

只不過大家意志雖消沉，心裏卻還抱著個希望－－地道的出口，隨時都可能在他們眼前出現。

若是沒有這希望，只怕誰也走不動半步了。

也不知走了多久，朱淚兒突聽前面「咚」的一聲，接著，走在她前面的海東青就踉蹌向前衝出了幾步。

朱淚兒剛吃了一驚，自己的腳也踢著了樣東西，「咚」的一聲，就如擊鼓，鐵花娘失聲道：「這是什麼？」

這句話說出了很久，竟無一人回答。

鐵花娘心裏突然一寒，顫聲道：「你們為什麼不說話？」

其實這時人人都已想到踢著的是什麼東西了，只是誰也沒有勇氣說出來，過了很久，才聽得俞佩玉嘆息了一聲，道：「是箱子。」

鐵花娘駭然道：「箱子？難道……難道就是我們……我們方才留下的那三口箱子？」

她用盡氣力才說出這句話，兩條腿已軟了。又過了很久，只聽俞佩玉緩緩道：「不錯，就是那三口箱子。」

鐵花娘驚呼一聲，跌到地上，再也無力站起來。

他們似已走了六七個時辰，誰知走來走去，竟又走回原處。

朱淚兒也覺得兩條腿忽然變得比鉛還重，身子也倒了下去，靠在石壁上，最後的希望既已斷絕，世上再也沒有力量能令她向前走了。

又不知過了多久，突聽俞佩玉道：「郭翩仙和姬靈風身上說不定帶著火摺子的。」

朱淚兒立刻跳了起來，道：「不錯，我們剛才為什麼沒有想到……」

她一面說話，一面已摸索著找到口箱子。

鐵花娘剛想過去，突又聽到一聲驚呼，這聲驚呼，竟是朱淚兒和俞佩玉同時發出來的。

俞佩玉居然也驚呼出聲，這豈不非同小可。

鐵花娘只覺掌心發冷，道：「什……什麼事？」

朱淚兒道：「箱子是……是空的。」

鐵花娘剛起來，又跌下去，吃吃道：「空的？……他們難道已醒了過來？自己走了。」

朱淚兒道：「不是，箱子上的鎖是被人自外面扭斷的。」

鐵花娘道：「會不會是一個人先醒來後，扭斷了另兩隻箱子上的鎖。」

朱淚兒道：「三口箱子上的鎖，都是被人自外面扭斷的，何況，憑郭翩仙他們手上的功力，根本就扭不斷這鎖。」

她雖然在努力控制，但聲音還是不免已在發抖。

大家雖然早已猜出地道中有人，但本來卻還希望自己猜得不對，現在卻連這點希望都斷絕了。

地道中有人，已是絕無疑問的事，而且這人還一直在暗中窺伺著他們，卻一直不肯現身。

朱淚兒嘆道：「我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躲著不敢見人？」

海東青道：「這道理你還不明白？」

朱淚兒道：「不明白。」

海東青道：「只因他想活活地困死我們，根本不必現身相見。」

鐵花娘嗄聲道：「他是什麼人？和我們又有什麼仇恨？」

海東青道：「他不必和我們有仇，我們侵犯了他的秘密，他就非殺我們不可。」

這句話說完，大家可說不出話來了。

就在這時，突聽暗中響起了一陣奇怪的聲音，似乎在嘆息，似乎在哭泣，又似乎是在冷笑。

此時此地，驟然聽到這種聲音，當真令人毛骨悚然。

鐵花娘苦笑道：「我們已經夠受罪的了，你何必還要來嚇人？」

海東青道：「有些人彷彿連片刻都安靜不下來的。」

朱淚兒道：「你這是在說誰？」

海東青笑了笑道：「我只奇怪那種聲音你是怎麼發得出來的。」

朱淚兒冷笑道：「有些人自己放了屁不好意思承認，就想厚著臉皮賴別人。」

海東青道：「所以你就想賴我。」

朱淚兒怒道：「那聲音明明是男人發出來的，不是你是誰？」

海東青忽然沉默下來，過了半晌，才沉聲道：「那聲音真不是你發出來的？」

朱淚兒大聲道：「當然不是，誰說謊誰就不是人。」

海東青道：「也不是我。」

※※※

鐵花娘嗄聲道：「若是你們兩人都沒有發出聲音來，那麼是……是誰呢？」

朱淚兒道：「不是你麼？」

鐵花娘著急道：「自然不是我，我自己嚇得要命了，哪有心情嚇別人。」

他們誰也沒有問俞佩玉，因為任何人都知道俞佩玉是絕不會做這種事的，一時之間，大家似乎全都被嚇住了，黑暗中顯然還有第五個人。

誰也看不見這第五個人，誰也不知道他躲在哪裏。

朱淚兒忽然大聲道：「我已看見你了，你還躲到哪裏去？」

鐵花娘一驚，但立刻就想到朱淚兒這必定只不過是在唱空城計，當下也大聲道：「不錯，你既已來了，還想跑麼？」

兩人大叫了半天，黑暗中卻也一點反應都沒有，她們只覺掌心直冒汗，沒有嚇著別人，卻嚇到了自己。

俞佩玉緩緩道：「你們都聽錯了，方才根本沒有聲音。」

朱淚兒道：「我……我明明聽到的。」

俞佩玉道：「我為何沒有聽見？」

朱淚兒還想再說話，突覺俞佩玉拉住了她的手，耳語道：「大家拉住手，一齊兜過去。」

朱淚兒的右手立刻拉住了鐵花娘的左手，鐵花娘就拉起海東青的，四人皆貼著石壁，緩緩向前走，想將那人圍住。

誰知他們走了七八步，卻連什麼都沒有碰到。

朱淚兒忽然一驚，失聲道：「這地方怎地忽然寬敞起來了？」

這地道寬不及七尺，但他們現在走了七八丈，竟還沒有碰上對面的石壁，大家又不禁吃了一驚。

過了半晌，只聽鐵花娘道：「你……你不要捏我的手好不好？」

朱淚兒道：「我連動都沒有動，你見鬼了麼？」

海東青道：「也不是我，我在這邊。」

鐵花娘顫聲道：「不錯你在我右邊，但我的左手……」

她話未說完，已發覺自己拉著的並不是朱淚兒的手，朱淚兒也覺得自己拉住的這隻手又冷又硬，絕不會是鐵花娘的。

兩人這一驚當真非同小可，一齊鬆了手，向後面退開，嗄聲道：「你是誰？」

只聽黑暗中忽然有人咯咯一笑。

笑聲發出時還在兩人中間，但一瞬間便已到了數丈外，竟似忽然走入了地道兩旁的石壁中。

朱淚兒想到自己方才拉著的竟不知是誰的手，半邊身子都麻了起來，這人既能拉住她們的手，要殺她們豈非也易如反掌？朱淚兒膽子雖大，此刻也不禁覺得兩條腿發軟，連站都站不住了。

鐵花娘更連動都不敢再動。

只聽俞佩玉道：「這裏絕不是我們方才走過的地道。」

朱淚兒道：「但這三口箱子……」

俞佩玉道：「就因為這三口箱子已被人搬到這裏來，所以我們才會認為這就是我們走過的地方。」

朱淚兒道：「那……那麼我們究竟走到什麼地方來了呢？」

在絕對的黑暗中，任何地方都變得完全一樣了，因為無論這地方是大是小是寬是窄，人們已完全感覺不到。

俞佩玉沉吟著，還未說話，突聽一人吃吃笑道：「這是我的家，地方並不差，桌上擺著酒，盒裏凍著雞爪，各位既來了，就請來喝一杯吧。」

※※※

這聲音又尖又細，聽來就彷彿是個小孩子在唱童謠。

若是換了平日，朱淚兒一定會覺得很有趣，但此時此刻，她只覺這聲音簡直真像是鬼叫。

這時突有一點燭光亮起來。

他們這才發覺自己竟已到了一個極寬闊的石廳中，一支蠟燭的光在這大廳中雖然顯得很渺小，但他們的眼睛久經黑暗，正好能適應這微弱的燭光，燈火若太亮，他們也許反而張不開眼睛。

只見這大廳中竟高高低低地坐著十幾個人，有的在下棋，有的在看書，有的在觀畫，有的在撫琴。

這些人神情似乎都很悠閒，做的事也都很風雅，但身上穿的都是粗布短衫，而且都赤著足，最多也只不過穿了雙草鞋，看來就像一群做完工的粗人，和他們那種悠閒風雅的行為極不相襯。

大廳的中央，還擺著桌酒，有幾個容貌粗魯的漢子正坐在那裏喝酒，看他們的打扮，本該是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朋友，但一個個卻偏偏都很斯文地坐在那裏，一杯酒拿在手裏很久，還沒有喝下去，只是在品著酒味，雖然明知有人來了，但他們誰也沒有回頭瞧上一眼。

朱淚兒再也想不到會突然看到這麼多人，又不免吃了一驚，這些人雖然絕不像是武林高手的模樣，但在這種神秘的地方出現，就令人莫測高深了，朱淚兒怎敢對他們稍有輕視之心。

只見方才那吃吃的笑聲又已響起，那人道：「主人既不小氣，客人又何必扭捏？請請請，過來喝一杯。」

笑聲正是自飯桌上傳過來的。

說話的人身材不高，雖然坐在這種陰森的屋子裏，但頭上卻戴著頂遮陽的竹笠，蓋住了臉。

俞佩玉沉吟著，緩緩道：「既是如此，在下等就叨擾主人一杯吧。」

他們緩緩走過大廳，下棋的仍在下棋，看書的仍在看書，誰也沒有理他們，似乎全未將他們看在眼裏。

這些人的架子倒真不小。

朱淚兒心裏雖有氣，但到了這種地方，卻不敢發作了。

一張圓桌上只坐著六七個人，剛好還有四五個空位。

俞佩玉當先走過去坐下來，微笑道：「主人尊姓？」

那頭戴竹笠的人笑道：「各位既是不速之客，又何必問主人的名姓？」

那點燃著的巨燭，恰巧在他身上，再加上他還戴著頂大竹笠，俞佩玉坐在他對面，卻也看不出他面目。

再看他旁邊坐的幾個人戴的帽子也很低，像是已打定主意不招呼他們，甚至連眼色都沒有瞟他們一眼。

這幾人面色彷彿都很陰沉冷酷，身上穿的雖是破舊的粗布衣服，但頭上戴著的帽子卻很新，而且質料也很好，有的帽子上甚至還嵌著粒明珠，和身上穿的衣服更不相稱，就像是買了頂帽子後就沒錢買衣服了。

朱淚兒眼珠一轉，冷笑道：「各位雖捨不得穿衣著鞋，但買帽子卻很捨得，這倒是天下奇聞。」

她故意想氣氣這些人，誰知這些人就像根本沒聽到她在說什麼，動也不動，連眼皮都未抬。

只有那戴著竹笠的人笑道：「人為萬物之靈，就因為有個比別的野獸都大些的腦袋，自然應該加意保重，分外愛護才是。」

這人頭上戴的是頂舊竹笠，身上穿的卻是件質料很好的衣服，恰巧和別人大異其趣。

朱淚兒眼珠子又一轉，冷冷道：「既是如此，你為何捨不得買帽子呢？難道你的腦袋沒有別人的值錢？」

這人哈哈一笑，道：「姑娘好利的嘴，只不過嘴是用來吃飯的，不是用來說話的。」

朱淚兒道：「那倒也不見得。」

這人笑道：「不吃飯就要死，不說話難道也會死麼？」

朱淚兒道：「叫我不說話，簡直比死還難受。」

朱淚兒說的倒真是老實話，鐵花娘忍不住要笑出來，只不過此刻實在笑不出來。

那戴著竹笠的人大笑道：「小姑娘說得好，話不可不說，飯也不可不吃的，我這些菜裏可沒有毒，各位請放心吃吧。」

朱淚兒冷笑道：「你這菜裏若是有毒，我難道就不敢吃了麼？」

桌子上有條紅燒魚，朱淚兒的筷子就直奔這條魚而去，誰知她夾了又夾，這條魚還是紋風不動。

她用力一夾，這條魚竟碎了。

這桌子上的菜竟全是用蠟製出來的模型，看得吃不得。

朱淚兒又好氣，又好笑，剛想罵兩聲出氣，忽然發現俞佩玉的臉色已變了，望著身旁一個戴帽子的人道：「閣下尊姓？」

這人一雙手青筋暴露，又粗又大。手裏拿著個非常小巧的酒杯，放在嘴邊已有很久，一直也沒有喝下去，似乎對這酒的味道欣賞已極，所以捨不得喝，俞佩玉問他的話，他也完全不理。

朱淚兒本來就火氣很大了，忍不住道：「喂，你這人是聾子麼？」

她嘴裏說著話，手裏的筷子忽然向這人肘間穴道上一點，存心要將他拿著的這杯酒打翻，出他個洋相。

誰知這雙筷子竟筆直插入這人的肉裏，這人還像是全無感覺，朱淚兒又一驚，才發現這人竟也是蠟製的。

桌上的竟全都是蠟人。

※※※

朱淚兒這才怔住了，怔了半晌，冷笑道：「這裏至少總有個活人吧。」

她話未說完，就發現那唯一的活人竟已不知去向，只有那又大又破的竹笠還留在桌子上。

朱淚兒倒抽了口涼氣，冷笑道：「難怪這些人穿著破衣服，卻戴著新帽子。」

她現在已明白這都是那人在搗鬼，故意在這些蠟人頭上戴頂帽子，好教他們一時看不出這些人的真假。

她一賭氣將這幾人頭上的帽子全掀了下來，只見一個個蠟人都是鬚眉宛然，活靈活現，簡直就和真人差不多。

朱淚兒嘆了口氣，苦笑道：「無論如何，這人的手藝倒真不錯。」

海東青道：「就連京城專做蠟人的『蠟人張』只怕也比不上他。」

俞佩玉沉著臉道：「他的輕功也不差，我們這些人竟都未看見他走到哪裏去了。」

鐵花娘道：「難道……難道這些人全都是蠟人麼？」

只見屋子幾十人都栩栩如生，但卻都坐在那裏，動也不動。

俞佩玉道：「你看那人在幹什麼？」

鐵花娘道：「在……在撫琴。」

俞佩玉道：「你可曾聽到琴聲？」

四下靜悄悄的，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鐵花娘道：「那人擺這麼多蠟人在這裏幹什麼？」

朱淚兒冷冷道：「他只怕覺得一個人太寂寞，所以叫這些蠟人來陪他。」

她忽又一笑，道：「但無論如何，蠟人總比真人好得多。」

鐵花娘道：「為……為什麼？」

朱淚兒道：「至少蠟人總不會向我們出手吧。」

鐵花娘雖然覺得這地方忽然變得鬼氣森森，但也不禁放心了些，因為她覺得朱淚兒說的話的確不錯。

和蠟人在一起至少絕不會有危險。

只有俞佩玉神情卻更凝重，似乎忽然想起了什麼心事，沉聲說道：「此地不可久留，我們還是快些進去。」

朱淚兒笑道：「為什麼？活人既已逃了，我們難道還怕這些蠟人麼？」

她笑著奔出去，又道：「你看，我打他們的耳光，他們也不敢還手的。」

她一面說話，一面伸手打了個蠟人一巴掌。

這蠟人本來斜坐在椅上「看書」，挨了這一巴掌後，就倒了下來，「噗」地跌在地上，跌碎了。

朱淚兒笑道：「抱歉抱歉，你可跌疼了麼？讓我扶你起來吧。」

她畢竟還是個小孩子，出世以來從小沒有玩過泥娃娃，驟然看到這麼多「大泥娃娃」，自然覺得很有趣。

只見她就好像小孩子扮「家家酒」似的，將地上的蠟人扶了起來，輕輕地在蠟人身上跌碎的地方揉著，笑道：「乖寶寶，你跌疼了，媽媽替你揉……」

鐵花娘正看得有趣，突聽朱淚兒驚呼一聲，整個人都跳了起人，那蠟人這下子自高處跌落，就跌得粉碎。

俞佩玉立刻掠了過去道：「什麼事？」

朱淚兒倒在他身上，指著地上已跌碎了的蠟人道：「這……這蠟人身上有骨頭。」

※※※

鐵花娘吃驚道：「骨頭？蠟人怎會有骨頭？」

她話未說完，已發現跌碎的蠟人中竟赫然真的有一堆森森白骨，而且絕不是蠟製的骨頭。

這竟是真的死人骨頭。

俞佩玉將跌碎的蠟人拾起了幾片，很仔細地看了看，他臉色立刻變了，似乎覺得立刻要嘔吐。

朱淚兒道：「你……你怎麼樣了？」

俞佩玉長長吐出口氣，一字字道：「這些並不是蠟做的人，而是真人的屍體，這地道就是他們開闢出來的。」

朱淚兒失聲道：「你說什麼？」

俞佩玉嘆道：「那人唯恐他們洩露這地道的秘密，等地道完成後，就將他們全部殺了滅口，再將蠟澆在他們身上，將他們做成蠟人。」

朱淚兒不覺身上每根汗毛都豎立了起來，道：「這就難怪，這些蠟人看來都好像活的一樣了。」

海東青嘆道：「我一進來就覺得奇怪，這些粗人怎會變得如此風雅？那時我們若是仔細瞧瞧，也許早就看破了他的秘密。」

朱淚兒咬著牙道：「但我們那時又怎會想到世上竟有這種殘忍的瘋子。」

突聽一人咯咯笑道：「小姑娘，你說錯了，我非但既不殘忍也不瘋，而且是個良心最好、最仁慈、最講道理的人。」

大家雖然都聽到了他的笑聲，但誰也看不到他的人。

朱淚兒道：「你有良心？你就算有良心，也早就被狗吃了。」

那人大笑道：「我就因為他們挖得太辛苦，所以才請他們在這裏好好休息，叫他們以後永遠也不必再流汗了，若不是我，他們哪裏享得到這種清福？我對他們這麼好，你居然還說我不是好人？」

朱淚兒大罵道：「你非但不是好人，簡直不是人，只是個又瘋狂、又黑心的惡魔。」

她想將那人罵出來，誰知罵了半天，那人非但連一點反應都沒有，而且連一個字都不說了。

朱淚兒恨恨道：「這地方反正不會太大，我們去將他找出來。」

鐵花娘嘆了口氣，道：「他不來找我們，已經很運氣了，你還想去找他？」

俞佩玉忽然向海東青一笑道：「到了這時，你還不肯將謎底揭開麼？」

海東青怔了怔道：「謎底？什麼謎底？」

俞佩玉道：「我實在想不出閣下兄弟兩人為何要將我們誘到這裏來？」

海東青道：「你……你在說什麼？我為何要將你們誘到這裏來？我根本沒有來過這地方，更不認得這瘋子。」

俞佩玉道：「海兄也許真的未到過此處，但這位老先生，海兄卻自然是認得的。」

海東青著急道：「我怎會認得他？我……我為何要騙你？」

俞佩玉嘆了口氣，道：「我也不知道海兄為何要騙我，海兄方才在地道中說的那故事……那『東郭先生』的故事，我本來句句都信以為真，但現在卻不能不有些懷疑了。」

海東青道：「為什麼？」

俞佩玉道：「他為了這條地道，不惜將這麼多人都殺死滅口，這地道的秘密關係自然十分重大，是麼？」

海東青道：「不錯。」

俞佩玉道：「既然如此，他為何要在地道的入口外蓋棟空屋子？荒山之中若是有棟空屋子，豈非分外引人注目。」

海東青又怔了怔，道：「也許……也許那屋子並不是空的。」

俞佩玉道：「不錯，那屋子絕不是空的，但裏面的人呢？」

海東青道：「也許已經被楊子江殺了。」

俞佩玉笑了笑，道：「楊兄難道會因為要搶一棟屋子，而無故殺死許多無辜的人家？」

海東青道：「這……」

俞佩玉道：「何況，他既令那些人在屋子裏看守，必定和他們有連絡，楊兄殺了他們，他又怎會不知道？他既然知道，又怎會讓楊兄在那裏住下去？」

海東青道：「俞兄你的意思是……」

俞佩玉道：「我的意思只不過是說，楊兄和這位老先生必定早有連絡，他叫我們走入這地道來，也是早就有安排的。」

海東青變色道：「他為何要這樣做？為何沒有告訴我？」

俞佩玉瞪著他，道：「海兄真的不知道？」

海東青道：「我毫不知情。」

俞佩玉道：「那麼，海兄為何要將姬靈風姑娘送到這裏來？」

海東青道：「你……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俞佩玉道：「我本來就在奇怪，海兄拿住姬靈風是為了什麼？我知道兩位準備將郭翩仙和鍾靜交給百花門，來討好海棠夫人，但卻始終想不出兩位準備將姬靈風送給誰？直到現在才總算明白了。」

海東青道：「明白了？明白了什麼？」

俞佩玉道：「海兄拿住姬靈風，為的就是要送給這位老先生的。」

海東青道：「我為何要送給他？他要姬靈風幹什麼？」

俞佩玉笑了笑，道：「也許是為了要做蠟人，也許還有別的緣故，我想海兄總該比我清楚得多。」

海東青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雖不知道有什麼想法，但卻知道你一定想錯了，我和這件事根本全無關係，俞兄你若不相信，我只有……」

突聽一聲驚呼，呼聲竟是朱淚兒和鐵花娘發出來的。俞佩玉大驚回顧，就發現她們赫然已被兩個蠟人「抱在」懷裏。

# 第三六章 地獄惡魔

朱淚兒的臉色嚇黃了，嘶聲道：「這些蠟人不是死屍，是活的。」

鐵花娘嘴唇發抖，幾乎已駭暈了過去。

只聽那蠟人道：「你們若還想要她們活著，就站在那裏，一動都不要動。」

他嘴裏說著話，臉上就有層薄薄的蠟一片片剝落下來。

俞佩玉就站著不動，連話都不說。

海東青卻忍不住道：「你們想怎樣？」

他這句話其實問得很多餘，很可笑，任何人到了情急的時候，都常常會說出很無聊的話來。

就在這時，只見遠處兩個正在下棋的「蠟人」也忽然動了，身子一閃，就向他們飛撲過來。

抱住朱淚兒的那「蠟人」道：「你們兩人無論誰動一動，這兩個女人就沒命。」

朱淚兒嘶聲道：「不要管我，他們不敢殺我的。」

俞佩玉嘆了口氣，這口氣還沒有完全嘆出來，他的人已被兩條很有力的手臂抱著，接著就被人點了六七處穴道。

朱淚兒又驚呼了一聲，嗄聲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為了我……」

話未說完，她眼淚已落了下來。

只聽一人咯咯笑道：「小姑娘你現在總該知道蠟人並不比真人好了吧，其實他們有時候比真人還危險得多。」

刺耳的笑聲，方才那穿黑袍子的老人又走了出來，只不過頭上戴的已不是竹笠，而是頂形狀很奇怪的高帽子。

他的人本就很矮，這頂帽子又特別高，驟眼望去，只覺帽子似乎比人還高，那模樣實在又滑稽，又可笑。

但此時此刻，又有誰還能笑得出來。

朱淚兒大罵道：「你這老妖怪，你……」

她把什麼難聽的話都罵了出來，這老頭子卻像是聽得很有趣，等她罵完了，才笑著道：「小姑娘，你很會哭，也很會罵人，我老人家最喜歡你這種小姑娘了，等下一定將你做成一個最漂亮的蠟人，漂亮得就好像無錫泥娃娃一樣。」

朱淚兒嗄聲道：「你……你……」

她還想罵幾句，怎奈心裏發毛，嘴唇發乾，哪裏還罵得出。

那老人頭上的高帽子直搖，搖搖擺擺地走到俞佩玉面前，道：「小伙子，你就叫俞佩玉？」

俞佩玉道：「是。」

老人咯咯一笑，道：「我雖未見過你，但一眼就認出你來了。」

俞佩玉忽也一笑道：「我雖未見過你，但也認得你。」

老人怔了怔，大笑道：「你若真認得我，你的本事可真不小。」

俞佩玉道：「你並不是人。」

老人獰笑道：「你也和那小姑娘一樣會罵人？我不是人難道是妖怪。」

俞佩玉道：「你也不是妖怪，只不過是個死屍，因為你早已死了。」

老人大笑道：「你說我是死屍？」

俞佩玉道：「不錯，你雖未見過我，但我卻早已見過了你。」

老人道：「你見過我？在哪裏？」

俞佩玉道：「在一個墳墓裏。」

朱淚兒的眼睛發直，連她都覺得俞佩玉說的話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她幾乎要認為俞佩玉忽然有了毛病。

一個很正常的人絕不會說活人是死屍，更不會說自己到過墳墓裏去，這簡直不像是俞佩玉說的話。

誰知老人聽了這些話，臉色卻忽然變了，瞪了俞佩玉半晌，道：「你去過那墳墓？」

俞佩玉道：「不錯，我還在裏面呆了很久。」

老人道：「你是怎麼出來的？」

俞佩玉笑了笑，道：「從你屁股下面走出來的。」

聽到這裏，非但朱淚兒認為他有毛病，鐵花娘和海東青簡直已認為他發了瘋，因為他說的完全不是人話。

但那老人的臉色卻變得更可怕，忽然大聲道：「乖孫女，你出來。」

他的孫女一出來，除了俞佩玉外，大家又駭了一跳，誰也想不到這老人的孫女竟是姬靈風。

俞佩玉卻早已看出這老人就是詐死而逃的姬苦情了，他做「蠟人」的本事不錯。只聽姬苦情道：「這小子說的話可是真的麼？」

姬靈風道：「我不知道。」

她看來很憔悴，很虛弱，但回答得卻很乾脆。

姬苦情道：「但他去過殺人莊，是嗎？」

姬靈風道：「他若未曾去過殺人莊，我怎麼會認得他，但去過殺人莊的人很多，又不止他一個。」

姬苦情笑了，拍著她的臉蛋兒，笑道：「乖孫女，對爺爺說話怎麼可以這樣沒禮貌。」

姬靈風嘟著嘴道：「人家頭昏，就想睡覺。」

她話未說完，扭頭就走，居然始終也沒有看俞佩玉一眼。

姬苦情搖著頭，喃喃道：「這孩子已被她娘寵壞了……」

他忽又瞪著俞佩玉道：「我聽說俞放鶴的兒子也叫做俞佩玉，是麼？」

俞佩玉道：「好像是的。」

姬苦情道：「聽說他已死在殺人莊。」

俞佩玉道：「好像不錯。」

姬苦情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緩緩道：「也許他並沒有死，也許他到墳墓裏去走了一趟，又活回來了，而且還遇著個人替他將容貌改變了。」

他忽然一把揪住俞佩玉的衣襟，大聲道：「也許他就是你，你就是俞放鶴的兒子。」

※※※

俞佩玉本來想不通姬靈風為何要說謊，現在才明白了，他面上雖然不動聲色，掌心裏不覺沁出了冷汗。

姬苦情說不定也是和那「俞放鶴」一路的，將俞佩玉誘來，也許為的就是要查明兩個俞佩玉是否同一人。

俞佩玉易容的秘密，只有姬靈風知道，但她並沒有說出來，俞佩玉雖不知道她為了什麼要替自己隱瞞，卻實在感激得很。

姬苦情還瞪著他，厲聲道：「你究竟是否俞放鶴的兒子？」

俞佩玉笑了笑，道：「我是誰的兒子，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姬苦情道：「你就算承認是俞放鶴的兒子，又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笑道：「你為何不承認是他的兒子？」

姬苦情臉色一沉，忽又大笑道：「好，小伙子，算你嘴硬，你既然不喜歡說老實話，我就索性叫你永遠說不了話吧。」

這石窟比外面那洞窟明亮得多，也溫暖得多，因為大鐵爐裏已生起了火，火上有隻大鐵鍋。

鍋裏的蠟已開始熔化。

姬苦情用一隻長柄的鐵勺在鍋裏緩緩攪動著，當火焰漸漸轉變為青色的時候，鍋子裏就有一陣陣熱氣散發出來，在氤氳的熱氣和閃動的火光中，他的臉看來就像是一個用青銅鑄成的魔鬼面具。

他眼睛裏也閃動著一種瘋狂的、狂熱的光芒，緩緩說：「將一個有血有肉的人做成一個蠟人，並不是件容易事，第一，要注意熔蠟的時候，既要將蠟完全熔化，又不可將蠟煮得太沸，一定要在蠟剛剛開始起泡的那一瞬間，就將蠟倒在人身上。」

他咯咯一笑，接著道：「那就好像廣東人做油淋雞一樣，手要穩，心要細，要將蠟慢慢地澆，而且還要澆得很勻，等第一層蠟已完全凝固了之後，再開始澆第二層，只要手稍微一抖，就完全前功盡棄了。」

他悠然自得地說著，真像是一位名廚，一面在做油淋雞，一面在食客面前誇耀著自己的手藝。

只可惜聽他說話的並非食客，而是「雞」－－雞若也有感覺，到了廚房後會是什麼心情呢？

朱淚兒此刻的心情就正和雞差不多，又憤怒，又害怕，只恨不得一嘴將這殘酷的瘋子啄死。

鐵花娘似已怕得控制不住自己了，嘶聲道：「你快殺了我吧，你為何還不動手？」

姬苦情悠然笑道：「我要做一個完好的蠟人，還有件特別注意的事，那就是切切不可先將人殺死，這樣做出來的蠟人，才能有生動鮮活的神氣，若先將人殺死，再澆蠟，做出來的蠟人看來就會死氣沉沉了。」

鐵花娘道：「你，你……」

她嘴唇發抖，喉嚨像是已被堵塞住。

姬苦情忽然向她一笑，道：「但楊夫人你卻大可放心，我絕不會為難你的，因為我想楊子江絕不會喜歡跟一個蠟人睡覺。」

海東青變色道：「楊子江難道真的和你串通了？」

姬苦情大笑道：「不錯，他比你聰明，比你會選擇朋友，他選擇的朋友是拿刀的廚子，你選擇的朋友都是雞。」

海東青呆了半晌，顫聲道：「楊子江，楊子江，師父待你不薄，你為何要做出這種欺師滅祖的事，你難道將師門的規矩都忘了麼？」

說著說著，他眼淚似已將奪眶而出。

朱淚兒恨恨道：「難怪他不怕靈鬼殺他了，原來他知道只要我們一去，他就可以向靈鬼說明他們本是一家人了，這小賊做盡了不要臉的事，嘴裏還要說漂亮話。」

她話未說完，鐵花娘已失聲痛哭起來。

朱淚兒冷笑道：「楊夫人，你哭什麼？你嫁給這樣的丈夫，還有什麼不開心的？」

鐵花娘流淚道：「我……我……」

朱淚兒道：「你們無論是誰請幫幫忙，將這位楊夫人往我身旁請開吧，我已開始受不了她身上的臭氣。」

姬苦情笑道：「你不說我倒忘了，我早已該將楊夫人請到上座的。」

鐵花娘嘶聲大呼道：「你們莫要動我，我不是楊子江的妻子，我情願做蠟人，也不願做這種人的妻子，我情願和他們死在一起。」

姬苦情淡淡道：「無論誰到了這裏，死活已由不得他自己了。」

海東青望著俞佩玉，黯然道：「俞兄，我看錯了楊子江，我……我對不起你。」

俞佩玉道：「這是他的錯，不是你的錯，海兄，你……你何必難受？」

海東青長嘆道：「無論如何，他總是我的兄弟，我……」

突聽姬苦情大聲道：「快，快開爐門，再將鍋吊高些，現在火候正恰到好處。」

※※※

勺子裏的蠟還在冒著氣。

姬苦情笑道：「第一勺蠟倒在身上會有些疼的，俞公子你最好忍耐些，但兩三勺澆過去之後，你就會慢慢不覺得疼了。」

他將蠟緩緩倒在一塊木板上，看著蠟汁在板上凝固，喃喃道：「嗯，現在果然是恰到好處……快將俞公子的衣服脫下來。」

朱淚兒大呼道：「你為何不先由我開始……」

姬苦情笑道：「遲早都要輪到你的，你急什麼？」

朱淚兒嗄聲道：「求求你，先由我開始吧，我死也感激你。」

姬苦情道：「你不忍看俞佩玉在你眼前受苦，所以想先閉上眼麼？」

朱淚兒咬著嘴唇，一面流淚，一面點頭。

姬苦情笑道：「但你難道喜歡先在他們面前脫光衣服？」

朱淚兒怔了怔，失聲哭了起來。

鐵花娘嘶聲道：「你先向我下手吧，我……我不怕……」

姬苦情上下打量了她一眼，說道：「你的身材的確不錯，我想他們也喜歡我先向你下手的，臨死前能看到你這樣的美人兒脫光衣服，也總算眼福不錯。」

他忽又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是楊子江的老婆，可惜，可惜……」

海東青厲聲道：「你這畜生，老畜生，你簡直連半分人性都沒有。」

姬苦情笑道：「你可是想故意激怒我，要我先向你下手？」

海東青吼道：「你有膽子向我下手麼？」

姬苦情大笑道：「好，好，你們都很有義氣，也很夠朋友，居然都搶著要先死，我索性成全了你們吧。」

他獰笑著道：「把這三人的衣服都脫光，讓他們擁抱在一起，我要將他們三個人做成一個很特別的蠟人，讓別人一眼就可看出他們是朋友。」

海東青和朱淚兒同時大叫了起來，朱淚兒雖也屢經險難，但直到今日，才真正嘗到恐懼的滋味。

俞佩玉雖然閉口無言，心裏卻更憤怒，更悲傷，他想不出老天為何一定要使他的遭遇如此悲慘。

早知如此，他還不如死在桑二郎手裏了，桑二郎雖也是個殘酷淫猥的瘋子，但比姬苦情還好些。

他還想不出如此瘋狂淫猥的主意。

突然間，一個人從外面飛了進來，手舞足蹈，就好像一個被人凌空吊起來的傀儡，來勢卻極快。

姬苦情變色道：「誰？」

「誰」字剛問出來，這人已不偏不倚，落在那個盛煮沸熟蠟汁的大鐵鍋裏，發出一聲令人心驚膽悸的慘呼。

鍋裏的蠟汁飛濺而出，有一點濺到了朱淚兒身上，雖只一點，朱淚兒已覺得痛徹心腑。

就在這時，外面又有個人直飛了起來，也是手舞足蹈，又「砰」的跌入鐵鍋裏，第一聲慘呼未絕，第二聲慘呼又起。

整個鐵鍋卻往爐子上倒翻了下來，蠟汁倒得滿地都是，姬苦情身子立刻飛掠而起，怒吼道：「是什麼人？」

吼聲中，又有第三個人飛入，向姬苦情直撞了過來，姬苦情身形一閃，居然凌空移開了兩尺。

但這時第四、第五個人已同時飛入，迎面撞向姬苦情，他輕功縱然有驚世駭俗的造詣，這次也閃避不開了。

要知輕功的身法，全憑一口真氣，提起身子凌空後，就再無借力換氣之處，能憑空閃變一次，已難如登天。

只聽「砰」的一聲，姬苦情凌空揮拳，將飛進來的兩個都震了回去，但他自己也被震落，幾乎撞上石壁。

朱淚兒又驚又喜，到這時才看清由外面飛進來的五個人，竟都是姬苦情手下的「假蠟人」。

她剛才吃過這些「蠟人」的虧，雖然是被暗算，但這些人的武功也實在不弱，出手更快。

此刻這五人竟在一剎那間就被人像拋球般地拋了進來，而且，顯然毫無抵抗之力，來的那人武功之高，也可想而知了。

姬苦情臉色發青，瞪著俞佩玉道：「想不到你還約了幫手來，看來你的朋友倒不少。」

只聽一人道：「我並不認得他，我和你倒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

這聲音輕妙柔美，玉潤珠圓，朱淚兒和鐵花娘兩人一個是銷魂宮主的女兒，麗質天生，一個是「瓊花三娘子」，邪視媚行，自然都知道動聽的語聲，也是一種對付男人的武器，她們的聲音本已十分動人了。

但和這聲音一比，她們兩人就只能閉上嘴。

只不過這聲音雖好聽，說的話卻如一桶冷水往朱淚兒的頭上倒了下來，她的心又涼了。

來的這人原來也是姬苦情的朋友。

只有海東青面上卻顯出狂喜，悄聲道：「家師到了，我們有救了。」

朱淚兒怔了怔，道：「你師父是女人？」

海東青沒有回答這句話，也用不著回答了，只因這時已有個黑衣婦人從外面走了進來。

她面上也蒙著層面紗，朱淚兒雖然瞧不見她的容貌，但也不知怎的，卻覺得這婦人必定是人間的絕色。

朱淚兒從來也未見過風姿如此優美的女人。

※※※

黑衣婦人似乎走得很慢，但突然就走了進來，誰也未看清她腳步如何移動，是如何走進來的。

她穿著件黑色的長袍，長可及地，只露出一雙黑色的鞋尖，她手上也戴著雙黑絲的手套。

朱淚兒雖然看到了她，其實卻等於沒有看到她，只不過看到她穿的衣履而已，但心裏已覺得說不出的舒服，彷彿她就算站在那裏不動，也能給人一種舒服寧靜的感覺，令人如飲醇醪，醺然自醉。

姬苦情似已看得呆住了，過了很久，才長長嘆了口氣，道：「原來是你。」

黑衣婦人道：「你想不到？」

姬苦情又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以為你早就死了。」

黑衣婦人似乎笑了笑，緩緩向姬苦情走了過去。

這洞窟鬼氣森森，地上又是蠟汁，又是死屍，但她的風姿卻像是走在金碧輝煌的宮殿裏。

她面對的雖是個又殘酷、又可怕的瘋子，但她的風姿卻像是華清浴罷，新卸羅衫，去朝見至尊。

誰也看不出她會是武功絕頂的異人奇俠，更看不出她就在方才那一剎時間，已殺了五個人。

姬苦情額上卻已沁出了冷汗，勉強笑道：「十幾年不見，一來你就要跟我打架？」

黑衣婦人道：「我並無此意。」

姬苦情像是鬆了口氣，道：「那麼你還是請站遠些吧，你一走近我，我就會心跳。」

黑衣婦人道：「你本無心，怎會心跳。」

她走得雖慢，卻未停頓。

姬苦情嘴裏似已發乾，嗄聲道：「你究竟想怎樣？」

黑衣婦人沒有回答這句話，卻道：「你今年已有七十二了吧？」

姬苦情道：「你……你記得真清楚。」

黑衣婦人悠悠道：「無論誰活到七十二歲，都已該活夠了，是麼？」

姬苦情擦了擦汗，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黑衣婦人道：「我的意思你還不明白？」

姬苦情苦笑道：「數十年來，又有誰明白過你的意思？」

黑衣婦人輕輕嘆息了一聲，道：「我希望你莫要逼我出手。」

姬苦情面色驟變，忽然仰面大笑道：「你難道要我一見了你就自殺不成？」

他雖然是在笑，這笑聲卻比哭還難聽。

但也就在這時，他已飛撲而起，他枯瘦矮小的身子看來已不是個人，而是一隻兇惡敏捷的食人鷹。

黑衣婦人仍靜靜地站在那裏，假如姬苦情是鷹，她簡直就是條羊，等到姬苦情撲過來時，她衣袖才輕飄飄地揮起。

誰也看不出這片輕飄飄的衣袖能擋得住姬苦情這一擊之力，只聽一聲慘呼，姬苦情的身子突然飛起三丈，「砰」地撞上石壁，再沿著石壁滑下，蒼白的臉上充滿了驚怖痛苦之色，一雙眼睛已死魚般凸了出來，眨也不眨地瞪著黑衣婦人，嗄聲道：「罡氣……」

兩個字剛說出口，鮮血已箭一般噴了出來。

黑衣婦人淡淡道：「不錯，這正是先天罡氣，你總算很有眼光。」

姬苦情忽然瘋狂般大笑起來，狂笑著道：「好，好，先天罡氣，天下無敵，我死得總算不冤。」

他大叫大笑，手舞足蹈，就像是變成了個瘋子。

只見一點點鮮血隨著他的笑聲四面濺出，等到這句話說完，血已枯竭，笑聲也戛然而止，只剩下喉嚨裏還在「咕咕」直響，朱淚兒雖然對這人深惡痛絕，此刻也不禁閉起眼睛，不忍再看。

※※※

「先天罡氣」這四字俞佩玉是聽說過的，但他一直都以為這不過只是江湖傳說中的神話，就像是「以氣馭劍」，「傳音入密」這些功夫一樣，古代縱或有之，此時也早已絕傳。

他從未想到自己竟真的能親眼見到這種功夫的威力。

只見姬苦情的身子已倒臥在血泊中，起先還像只青蛙般在「咕咕」地喘著氣，過了半晌，身子突又向上彈起了兩尺，再落下時便動也不動了。

黑衣婦人這時才轉過頭來，望著俞佩玉。

她的目光仍是那麼平靜，但卻能穿透黑紗，穿透血肉，直透入俞佩玉心底，俞佩玉竟不由自主垂下頭去。

黑衣婦人忽然道：「你就是俞佩玉俞公子？」

她居然也知道俞佩玉的名字，而且對他如此客氣，若是換了別人，一定會覺得受寵若驚，暗中竊喜不已。

但俞佩玉卻只覺得有些害怕－－他想不到自己竟已如此有名了，他知道有名並不是件可喜的事。

「名氣」就像是件華貴的外衣，雖能使一個人看來光彩得多，但其代價卻往往是很可怕的。

海東青見他彷彿呆住了，忍不住道：「俞兄，家師在跟你說話。」

俞佩玉這才定了定神，道：「不敢，在下正是俞佩玉。」

黑衣婦人道：「好，你跟我來。」

她長袍輕拂，俞佩玉、海東青、朱淚兒三人如沐春風，穴道竟已在不知不覺中被解開。

海東青伏地道：「弟子……」

黑衣婦人道：「你和楊子江的事我都已知道，用不著再說了。」

她輕輕一轉身，人已到了門外。

朱淚兒突然緊緊拉住了俞佩玉的手，悄聲道：「你要跟她走？」

俞佩玉只覺她的小手在輕輕顫抖，心裏忍不住生出一縷柔情，柔聲道：「你自然也跟我一齊走。」

朱淚兒眼睛立刻亮了，將俞佩玉的手拉得更緊，嫣然道：「無論到什麼地方，你都肯帶著我？」

俞佩玉暗中嘆了口氣，道：「無論到什麼地方，我都會跟你在一起。」

突聽黑衣婦人道：「但這次他卻不能帶著你。」

朱淚兒身子一震，鬆開了手，嗄聲道：「為什麼？」

黑衣婦人道：「因為我說的。」

朱淚兒跳了起來，大叫道：「你憑什麼要拆散我們？你……你……你雖救了我們的命，但若不是你徒弟害人，我們也不會到這裏。」

她語聲哽咽，眼淚又流了下來，頓足道：「你救我本是應該的，憑什麼作威作福。」

海東青臉色變了，伏地道：「她還是個孩子，不懂事，求你老人家莫要怪她。」

朱淚兒用力一甩頭髮，忍住眼淚，大聲道：「你用不著為我求情，我不怕，她殺了我，我也不怕，殺了我，我也要和俞佩玉在一起。」

她又拉起了俞佩玉的手，道：「你自己說的，無論到哪裏都帶著我的，你……你難道又要反悔不成？」

俞佩玉沉默著，溫柔的替她擦乾了眼淚，忽然轉身面對黑衣婦人，道：「我已答應過她，也答應過她的三叔，我絕不能拋下她。」

黑衣婦人冷冷道：「你若連這點兒女之情都拋不下，還能成什麼大事？」

俞佩玉一字字道：「我若連這件事都不能守信，又何以為人？」

黑衣婦人凝注著他，目光中似乎漸漸露出一絲暖意，緩緩道：「好，很好，你是個好孩子……」

她飄飄掠到朱淚兒面前，緩緩抬起了手。

俞佩玉和海東青的呼吸都幾乎停頓，因為他們都知道只要這隻手一落，朱淚兒的頭顱便要粉碎。

只聽黑衣婦人道：「你捨不得離開他？」

朱淚兒咬著牙，瞪著她，道：「無論誰若要我離開他，除非先要我的命。」

俞佩玉望著黑衣婦人的手，連心跳都幾乎停止。

黑衣婦人的手已落了下來，卻只是輕撫著朱淚兒的頭髮，柔聲道：「你也是個好孩子，但你若真的喜歡他，就不能拖累了他，就應該讓他一個人去好好做事。」

朱淚兒怔了怔，忽然以手掩面，失聲痛哭起來。

黑衣婦人道：「我並不是要他拋下你，只不過要你們暫時分開一些時候，你們反正都年輕，以後見面的日子還多著哩。」

朱淚兒跺了跺腳，嗄聲道：「好，你不用說了，我走，我一個人走……」

她以手掩面，痛哭著奔了出去。

但俞佩玉已趕過去拉住了她，道：「你……你要到哪裏去？」

朱淚兒咬著嘴唇，跺腳道：「你也用不著管我，我自然有我去的地方。」

她雖然勉強忍耐著，但眼淚還是不停地落下。

天地雖大，卻又有哪裏是她的去處？

黑衣婦人居然也嘆息了一聲道：「東青你帶她回山去，我會叫俞公子去找她的。」

海東青似乎又驚又喜，道：「你老人家難道想收個女弟子了麼？」

黑衣婦人似也笑了笑，悠然道：「她本就是個好孩子。」

※※※

天高氣爽，豔陽高照，雖已秋深，卻如春暖。

俞佩玉多日來第一次感覺到陽光的可愛。

現在，一切事都有了轉機，朱淚兒也有了希望，站在這溫暖的陽光下，他幾乎忍不住要放聲高歌起來。

唯一的遺憾是，他並沒有找到郭翩仙和鍾靜，也沒有找到姬靈風，想必是姬靈風也將他們帶走了。

他始終都無法猜到姬靈風為何要在姬苦情面前為他隱瞞，也猜不透她為何要悄悄將郭翩仙和鍾靜帶走。

但比起那些愉快的事來，這點遺憾又算得了什麼？

只聽黑衣婦人道：「楊子江雖是個不肖的叛徒，但有些事他並沒有說謊，那時海東青還在他旁邊，他也不敢說謊。」

俞佩玉道：「姬苦情難道就是那『東郭先生』？」

黑衣婦人道：「不是，姬苦情也只不過是『東郭先生』手下的一個傀儡而已，無論武功、狡猾、兇狠，姬苦情都比不上東郭先生之萬一。」

俞佩玉忍不住道：「前輩你……」

黑衣婦人嘆了口氣，道：「不瞞你說，就連我也未必是那惡魔的對手。」

俞佩玉道：「但前輩的『先天罡氣』，豈非已是天下無敵，登峰造極的武功了麼？」

黑衣婦人道：「先天罡氣雖然無堅不摧，但上天造物，萬物相剋，蜈蚣雖毒，雄雞卻是它的剋星，先天罡氣雖強，也並非真的能無敵於天下。」

她又嘆息了一聲，道：「東郭先生為了對付我，這些年來已練成一種專門克制先天罡氣的武功，否則他又怎敢復出為惡？」

俞佩玉動容道：「那是什麼功夫？」

黑衣婦人道：「無相神功。」

俞佩玉道：「此人練成了無相神功，難道就可以橫行無忌了麼？」

黑農婦人道：「當今天下的確已沒有人能是他的對手，能除去他的人，世上也許只有一個。」

俞佩玉道：「誰？」

黑衣婦人道：「你！」

俞佩玉怔住了，訥訥道：「但弟子……弟子……」

黑衣婦人道：「若論武功，你自然萬萬不是他的對手，但你城府極深，定力過人，有許多非人能及的長處。」

俞佩玉道：「可是……」

黑衣婦人又打斷了他的話，道：「你可知道荊軻刺秦王的故事麼？」

俞佩玉道：「略知一二。」

黑衣婦人道：「若論劍法，荊軻實不及當世名劍客『蓋聶』之萬一，但燕太子丹卻認為要殺秦王，唯有荊軻，你可知道其道理何在？」

俞佩玉道：「那是因為荊軻有不惜捨身成仁，與暴秦共歸於盡的勇氣。」

黑衣婦人道：「你錯了。」

她沉聲接著道：「秦王暴政，苛毒於虎，民間怨聲載道，欲得秦王首級而甘心的人不知有多少，當時在燕國的勇士也有很多，高漸離、宋意、武平、秦舞陽，可說無一不是重承諾、輕生死的俠客，太子丹為何獨重荊軻？」

俞佩玉沉默著，沒有說話。

黑衣婦人道：「那只因荊軻也是位城府極深的人，可以說得上是，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以秦王當時威儀之隆，任何人一入秦宮，都難免膽寒股悚，但荊軻卻可高步上金殿，連秦王那樣的梟雄人物都看不出他心懷不軌，這才是他非人能及的長處，也正是燕太子丹看重他的地方。」

俞佩玉又沉默了很久，道：「前輩是要弟子去謀刺東郭先生？」

黑衣婦人道：「暗箭傷人，雖有失江湖規矩，但事急從權，對他那樣的惡鷹，又何必再斤斤計較於小節。」

俞佩玉道：「只不過……荊軻到最後還是功敗垂成了。」

黑衣婦人道：「荊軻雖功敗垂成，你的機會卻比他好得多。」

俞佩玉道：「怎見得？」

黑衣婦人道：「秦宮甲士千百，東郭先生卻一向獨來獨往，此其一；荊軻不精擊技，你卻已可算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此其二……」她凝注著俞佩玉，沉聲接著道：「最重要的是，秦王對荊軻始終都有警戒之心，東郭先生對你卻絕不會有絲毫防範之意。」

俞佩玉道：「為什麼？」

他很快地接著又道：「荊軻至少還有督亢之圖和樊於期的首級以取信於秦王，弟子卻一無所有又何以取信於東郭先生？」

黑衣婦人笑了笑，道：「你自然有取信東郭之物，只不過你自己還不知道而已。」

俞佩玉道：「前輩明教。」

黑衣婦人道：「銷魂宮主所埋藏之物，是否已落於你手？」

俞佩玉不敢隱瞞，道：「是。」

黑衣婦人目光灼灼，道：「那其中是否有塊竹牌？」

這位武林異人竟似有無所不能的力量，無所不知的神通，無論誰在她面前，要說謊都困難得很。

俞佩玉道：「是。」

黑衣婦人道：「竹牌是否還在你身上？」

俞佩玉道：「僥倖尚未失去。」

黑衣婦人道：「那只不過是塊很普通的竹牌而已，但在很多人眼中，卻是萬金不易的無價之寶，你可知道它的價值何在？」

俞佩玉道：「這也正是弟子百思不解之處。」

黑衣婦人道：「只因這塊竹牌就是東郭先生的信物。」

俞佩玉道：「信物？」

黑衣婦人道：「無論誰得到這塊竹牌，就立刻變成了東郭先生的大恩人，無論要他做多困難的事，他都絕不會推卻。」

俞佩玉道：「為什麼？」

黑衣婦人道：「此人雖然兇狠殘酷，但卻極為自負，絕不肯受人點水之恩，也絕不肯欠別人的債，怎奈三十年前，他卻偏偏受了一個人的大恩，這人又偏偏無求於他，他就刻竹為牌，送給這人作為報恩的信物，『見牌如見人』……」

俞佩玉道：「這意思我已懂了，但這人是誰呢？」

黑衣婦人道：「這人無論是誰都已無關緊要，因為他已死了，最主要的是，這塊竹牌現在已到了你手上，東郭先生既然說過『見牌如見人』這句話，你就是他的恩人，你無論要他做什麼，他都絕不會拒絕的。」

她淡淡接著道：「因為我早已說過，他為人極自負，說出來的話永無更改。」

俞佩玉沉吟道：「前輩的意思，難道是要我拿了這塊竹牌，去叫他砍下自己的腦袋？」

黑衣婦人笑了笑，道：「他就算不肯食言自肥，但你若去叫他拿自己的腦袋來報恩，他還是不會答應的，若是在三十年前，也許還有這種可能，但一個人年紀越大，越活不長的時候，反而會越覺得自己的性命可貴。」

俞佩玉道：「那麼，前輩的意思是……」

黑衣婦人道：「你拿了這塊竹牌去見他，先要他將『無相神功』傳授給你。」

俞佩玉道：「然後呢？」

黑衣婦人道：「要學『無相神功』，絕不是三天兩天就可以學會的事，在學功夫的這段時候，你和他接觸的機會一定很多。」

俞佩玉道：「嗯。」

黑衣婦人道：「大恩未報，乃是他平生最大的遺憾，你此去雖然有求於他，卻也可說是替他了卻了這段心願，他一定會覺得很歡喜，既不會盤問你的來歷，也絕不會對你存警戒之心，常言道：『老虎也有眨眼的時候』，你時時刻刻跟在他身旁，還怕沒有下手殺他的機會？」

俞佩玉道：「可是……」

可是黑衣婦人不讓他說話，沉聲道：「你既已知道他的陰謀，為何還有這麼多顧忌？你難道不想替江湖除此大害？你難道不想為自己復仇？」

俞佩玉動容道：「弟子的身世，前輩難道已經知道了？」

黑衣婦人淡淡一笑道：「你可知道為你改變容貌的人是誰麼？」

俞佩玉黯然道：「弟子身受他老人家的大恩，卻連他老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

黑衣婦人道：「他本身也有很深的隱痛，是以早已隱姓埋名，但我卻可以告訴你，他就是我平生最好的朋友，東郭先生多年來都不敢妄動，就是為了對我們兩個人還有些畏懼之心，只因他縱然練成了『無相神功』，但我們兩人若是聯手對付他，還是可以將他置之於死地……只可惜……只可惜……」

她聲音漸漸低弱，變為嘆息。

俞佩玉聳然道：「只可惜什麼？難道他老人家已……」

黑衣婦人胸膛起伏，沉默了許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黯然道：「他只怕已遭了東郭的毒手。」

她很快地接著道：「這件事我雖還不能證實，但東郭若非知道他已不在人世，又怎敢復出為惡？就因為他死了，東郭的膽子才大了。」

俞佩玉咬著牙，忽然道：「前輩的吩咐，弟子無不從命，只不過，這『東郭先生』行蹤既然十分詭秘，弟子怎能找得到他呢？」

黑衣婦人道：「你自然找不到他，但卻可叫他來找你。」

俞佩玉道：「前輩是否要弟子揚言出去，說出報恩竹牌已落在我手裏？」

# 第三七章 閻王債冊

黑衣婦人點頭道：「不錯，那東郭先生只要聽到『報恩牌』已落在你手中的消息，一定會不遠千里而來找你的。」

俞佩玉道：「可是，『見牌如見人』的意思也就是『認牌不認人』，弟子還未將竹牌交給他時，無論任何人都可以將這面竹牌奪去。」

黑衣婦人道：「但又有誰能從你手上將這塊竹牌搶走呢？」

俞佩玉苦笑道：「弟子倒也並非妄自菲薄，但江湖中的能人的確太多。」

黑衣婦人道：「這話倒也不錯，以你現在的武功，天下至少還有十三個人能勝過你，也許還不止此數，這些人雖已大多退隱林下，聽到這消息，也必定還是會心動的，有些人縱然不至於動手明搶，但暗中還是免不了會來打你的主意。」

她不等俞佩玉說話，忽又一笑，接著道：「但你既然已有了銷魂宮主的『閻王債』，又何必再怕這些人呢？」

俞佩玉道：「閻王債？」

黑衣婦人道：「你既已有了報恩牌，怎會沒有閻王債？」

俞佩玉恍然，道：「前輩說的可是那本賬簿？」

黑衣婦人道：「不錯。」她徐徐接著道：「人非聖賢，焉能無過？一個人活了幾十年下來，多多少少都做過幾件虧心事的，尤其是那些成了大名的人，別人只看到他們光彩的一面，只看到他們高高在上，耀武揚威，誰也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來做墊腳石才能爬得這麼高的。」

俞佩玉長嘆了一聲，他也知道成名的路並不是條好走的路，要想走到終點，也不知要跨過多少人的屍骨。

黑衣婦人道：「譬如說，洪勝奇能做到鳳尾幫主，就因為他先陷害了他的大師兄，再毒死了他的師父，這件秘密後來雖終於被人揭破，但在未揭破時，江湖中人，還不是都認為洪勝奇是個了不起的大英雄。」

俞佩玉嘆息無語。

黑衣婦人道：「這件秘密被人揭破，只能怪洪勝奇的運氣不好，因為，江湖中像這種事也不知有多少，只不過沒有人知道而已。」

俞佩玉道：「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一個人做了虧心事，遲早總有人知道的。」

黑衣婦人道：「不錯，無論什麼秘密，總有人知道的，而普天之下，知道這種秘密最多的人就是銷魂宮主。」

俞佩玉道：「哦？」

黑衣婦人道：「銷魂宮主顛倒眾生，閱人無數，而男人最不能保守秘密的時候，就是躺在一張很柔軟的床上的時候。」

她這話說得雖很含蓄，但無論任何人都還是可以聽得懂，當一個很美麗的人和你睡在一張床上，一雙很美麗的眼睛在枕畔望著你的時候，你若還能為自己保守秘密，就已經很不容易了，你若還能為別人保守秘密，你簡直就可算是個聖人。

這世上聖人畢竟不多。

黑衣婦人道：「銷魂宮主輾轉自很多人口中聽到很多秘密，她就將這些秘密全都寫在你得到的那本賬簿上，她是個很聰明的人，對每件事的價值都知道得很清楚，她要等這件事價值最高時再來使用它，所以她一直將賬簿藏著，一點也不著急，因為她知道遲早總有用得著的時候。」

俞佩玉嘆道：「但她卻始終沒有用著。」

黑衣婦人道：「那是因為她後來忽然變得愚蠢起來了。」

俞佩玉道：「愚蠢？」

黑衣婦人道：「不錯，愚蠢。」

她緩緩接道：「世上有兩種最愚蠢的人，第一種是愛上了少女的老人，這種人本來也許很有智慧，而且飽經世故，但卻往往會被一個乳臭未乾的黃毛丫頭，騙得團團亂轉，這種人雖可憐卻沒有人會同情他，因為這是他自作自受。」

俞佩玉只有苦笑，他也知道「一樹梨花壓海棠」並不是喜事，往往是悲劇，有時甚至是笑話。

黑衣婦人道：「第二種最愚蠢的人，就是痴情的少女，無論她平時多聰明，只要一變得痴情，就立刻會變得愚蠢的，她愛上的明明是個惡徒、強盜，但在她眼中，卻是世上最忠實、最可愛的人，他就算告訴她雪是黑的，墨是白的，她也相信。」

俞佩玉想到鍾靜，又不禁為之嘆息。

黑衣婦人道：「但銷魂宮主後來卻變得比這兩種都愚蠢得多，她不但變得很痴情，而且愛的又是個比她小幾十歲的小畜生，這件事你想必已知道了。」

俞佩玉嘆道：「朱宮主為了此人，既已不惜犧牲一切，自然不願再以隱私之事來要脅他的父親，等到後來她看出他們是人面獸心，再想用也來不及了。」

黑衣婦人道：「正是如此，但以你的智慧，若能將這本賬好好利用，必定能做出很多驚人的事，更不必怕別人來動你一根毫髮了。」

俞佩玉道：「可是……」

黑衣婦人截口道：「你不必說，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之本身，並無善惡，只看用它的人是存何居心罷了，這道理你更不能不明白。」

俞佩玉垂首道：「是。」

黑衣婦人這才笑了笑道：「很好，我言盡於此，你去吧，等你成功之日，也就是我們再見之時，到了那時，你所有的心願我都可助你達成。」

※※※

俞佩玉的身影終於消失在遠方，黑衣婦人卻始終站著沒有動，日色已漸漸西沉，蒼茫的暮色終於籠罩了大地。

在暮色中看來，她彷彿忽然變得很陰森，很詭秘。

她彷彿有兩種身份，在白天，她是人。

但一到晚上，她就變成了黑暗的幽靈。

這時黑暗中又出現了一個人的鬼魂。

姬苦情的「鬼魂」。

他衣服上仍帶著斑斑血跡，但一張臉已洗得乾乾淨淨，一雙發亮的眼睛裏，閃動著詭譎的笑意，咯咯笑道：「你今天的話說得可真不少。」

黑衣婦人淡淡道：「要少些麻煩，又何妨多說幾句話？」

姬苦情道：「殺了他豈非更沒有麻煩麼？」

黑衣婦人搖了搖頭，道：「你不懂的……」

姬苦情嘆了口氣，苦笑道：「我的確不懂你為什麼要我裝死，為什麼放了他？」

黑衣婦人道：「因為我只有用這種法子才能讓他自動說出許多事。」

姬苦情道：「他說了嗎？」

黑衣婦人道：「他已承認他就是俞放鶴的兒子，而且我猜得也不錯，的確是那老狗為他易過容，這兩件事我一直無法確定……」

姬苦情道：「你現在既已確定，為何還要放他走？」

黑衣婦人又搖了搖頭，道：「你不懂的，但你很快就會懂了……」

姬苦情道：「我只希望你莫要做錯。」

黑衣婦人冷冷道：「我幾時做錯過一件事？」

她忽然後退了半步，道：「你身上是什麼血？為何不換件衣服了」

姬苦情笑了，道：「你也認為這真是血？看來我的本事已越來越大了。」

黑衣婦人也笑了，道：「你的本事本來就不小。」

姬苦情道：「你那徒弟呢？」

黑衣婦人道：「海東青？」

姬苦情道：「嗯。」

黑衣婦人道：「他已帶著朱淚兒和鐵花娘回去了。」

姬苦情道：「他知不知道這件事？」

黑衣婦人一字字道：「要成大事，知道內情的人總是越少越好。」

姬苦情道：「楊子江呢？」

黑衣婦人悠然道：「要成大事，總得找幾個人來做替罪羔羊的。」

※※※

秋天已不知不覺過去，風中的寒意已漸重。

這些天來俞佩玉可說沒有一天不是在緊張中度過，每天總有些不可預料的事發生，一次接著一次，一次比一次危險，使他覺得每天都可能是他活著的最後一天，直到現在，他才真喘了口氣。

他這才發現自己的模樣是多麼狼狽，身上穿的也還是很單薄的衣服，早就該換了，更應該好好洗個熱水澡。

既然還沒有死，就得好好地活下去。

他想找個舒服的地方，先洗個澡，刮刮臉，再換套乾淨的衣服，想到泡在熱水裏的滋味，他全身都癢了起來。

只可惜他身上已只剩下幾文錢了，一個人只有在連性命都保不住時，才會忘記金錢的價值。

黃昏前，俞佩玉已走到個小鎮，用兩文錢買了包火種，四文錢吃了兩碗擔擔麵，走出小鎮時，他已囊空如洗。

但是他心裏卻很興奮－－名人的秘密，往往是人們最感興趣的事，喜歡刺探別人的隱私，本是人類的劣根性。

俞佩玉在小鎮外找了個隱僻的避風處，生起了一堆火。被火焰一「洗」，賬簿上的字跡就漸漸現了出來。

賬簿上的名字果然全都是聲名赫赫之輩，大多數人的名字俞佩玉都聽說過，其中包括有：「不夜城主」東方大明、李天王、胡姥姥、怒真人、「飛駝」乙昆、神龍劍客……

除了這些號稱「十大高手」的名字之外，黃池大會中十三派掌門人的名字也大多都在其中。

最令俞佩玉怵目驚心的，還是姬苦情、鳳三和俞放鶴這三人的名字，尤其看到「俞放鶴」這三字時，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父親一生正直，淡泊名利，又怎會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私？

他不敢看，也不敢相信。

看到「鳳三」兩字時，他也跳了過去，鳳三是他的兄弟，是他的好友，就算犯了些過錯，他也不願知道。

但他卻沒有錯過「姬苦情」，在姬苦情的名字下只寫著四個字：「兄妹亂倫。」

俞佩玉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世上竟真有這種不顧羞恥的人，這種事他簡直難以相信。

但他卻不得不信，因為他想到了姬苦情的兒子「姬葬花」，若非兄妹亂倫，又怎會生出那種變態的侏儒？

但姬靈風和姬靈燕為什麼卻沒有得到他們惡性的遺傳呢？畸形的侏儒生出的子女，本也很少是正常的。

難道她們並不是姬葬花的女兒？

俞佩玉不禁又想到他在殺人莊的秘道中，所發現的那塊石塊，又想到姬夫人那神秘的情人。

那人無疑也是俞家的人。

難道那就是「俞放鶴」的秘密？

俞佩玉不敢再想下去，但他也知道自己若不將這件事弄清楚，以後，時時刻刻都會忍不住要想到它的。

他不由自主地翻到「俞放鶴」那一頁。

他的手已在發抖，一顆心幾乎已跳出腔子。

只見在「俞放鶴」的名字下寫著：「兄弟鬩牆，逐弟為寇，貌似君子，行實小人。」

旁邊還有行小字：「漠北大盜『一股煙』，即俞放鶴之弟，自幼被逐，流落為寇，兄稱聖賢，弟為巨盜，妙極。」

俞佩玉的掌心已沁出了冷汗。

他也記得小時候曾經聽說過有位「二叔」，那時他的母親還沒有去世，他一問起這「二叔」，他母親就彷彿很生氣，告訴他：「二叔已經死了，死了很久。」而且還叫他以後莫要再提起。

現在他才知道「二叔」並沒有死，那麼，姬夫人那秘密的情人，難道就是他二叔，姬靈風姐妹難道就是他二叔的女兒，姬靈風一直掩護著他，難道就因為他們之間有種神秘的血緣關係？

俞佩玉正在沉思著，突聽一陣車輪滾動聲響起，一個身穿蓑衣，頭戴笠帽的人推著輛獨輪車自東方走了過來。

黑暗中雖看不清車上裝的是什麼貨物，但遠遠就可嗅到一陣陣很濃烈的藥草味，載的想必不外是藥材。

蜀道崎嶇，多數山路便難行車馬，唯有這種獨輪車最為方便，深山中盛產藥材，各地藥商中俱多蜀人。

這一人一車可能絲毫沒有什麼奇特之處，若是換了別人，一定不會留意，但俞佩玉卻覺得很可疑。

他遠遠聽到車輪碾動的聲音，就知道車上載的貨物甚是沉重，而一般藥材的分量卻都很輕。

蜀中少雨，這人卻穿著件蓑衣，他推著這麼沉重的一輛車子，腳步卻很輕捷，看來一點也不吃力。

普通的藥商大多結幫而行，他卻是孤身一人，而且此刻夜已很深，他猶在趕路。

這些都是可疑之處，只不過俞佩玉此刻並沒有心情多管別人的閒事，推車的人正低著頭匆匆趕路，也沒有留意到他。

就在這時，突聽遠處又有一陣急驟的蹄聲響起，一霎時像已近了很多，顯見這匹馬走得很快。

荒郊靜夜，這蹄聲聽來分外刺耳，但推車的這人既沒有抬頭，也沒有回顧，彷彿根本沒有聽到。

只見一匹快馬急馳而來，遠在三丈外，馬上的人便已自鞍上飛掠而起，凌空一個翻身，飛燕投林般落在獨輪車前面。

那匹馬輕嘶一聲，立刻收勢停下，俞佩玉不由得暗中喝了聲彩：「端的人是強人，馬是好馬。」

推車的人卻似什麼也沒有看到，依舊低著頭推他的車。

那騎士攔在道中，眼見獨輪車已將撞在他身上，他卻還是動也不動，當真可算是動如飛鷹，穩如山嶽。

俞佩玉發現這人身材又矮又胖，就像是個圓球，背後卻斜背著一柄很長的劍，模樣看來有些滑稽。

但他的氣概卻很不凡，隨便往那裏一站，就有一種懾人的威儀，令人不敢稍存輕視之心。

俞佩玉雖然看不清他的面目，卻已想到他是誰了。

推車的那人堪堪已將獨輪車推到他身上，才忽然停住，說停就停，毫不勉強，那麼沉重的一輛車子在他手中竟輕若無物。

那騎士這才仰面大笑道：「歐陽幫主怎地改行賣起藥材來了，這倒是怪事一件。」

推車的這人竟是長江水道七十二舵的總瓢把子歐陽龍，俞佩玉在黃池會上本也見過他的，只不過他此刻蓑衣笠帽，隱去了本來面目，俞佩玉雖也覺得他有些眼熟，卻想不起他是誰。

只聽歐陽龍也大笑道：「魚島主果然好眼力，佩服佩服。」

他將笠帽往頭上一推，接著又道：「只不過魚島主為何不在南海納福，卻跑到這裏來幹什麼？難道魚島主放著好好的掌門人不做，也改了行麼？」

俞佩玉並沒有看錯，這佩劍的矮胖子果然就是海南劍派的掌門人，「飛魚劍客」魚璇。

這兩人一在江上，一在海南，此刻卻在這裏碰了頭，這顯然不會是巧合，俞佩玉暗暗奇怪。

歐陽龍車上載的究竟是什麼？

他們究竟有什麼圖謀？

※※※

俞佩玉本就躲在小石後的避風處，所以他雖然燃著堆火，他們也並沒有發現，何況此刻火已漸漸熄了。

只聽魚璇道：「小弟不遠千里趕到此地來，這原因幫主難道會不知道？」

歐陽龍道：「請教。」

魚璇大笑道：「幫主是為什麼來的，魚某也就是為什麼來的，幫主又何必裝糊塗。」

歐陽龍沉默了半晌，突然自懷中抽出了樣東西，道：「莫非島主今年也接到了此物。」

他手上拿的只不過是張請帖，以他們的身份每天接到張請帖都不稀罕，奇怪的是他拿著這份請帖，手竟有些發抖。

魚璇看到這份請帖，笑容也立刻不見了，長嘆道：「不錯，今年我也倒了霉。」

歐陽龍打了個哈哈，道：「今年是富八太爺的七十整壽，他帖子不遠千里下到海南，正顯得魚兄有身份，有地位，怎可說是倒霉呢？」

這也是俞佩玉心裏奇怪之處，有人送帖子請他，正表示他交遊廣闊，就算他覺得路途遙遠，不願親自去，也盡可派人送份禮去，以盡心意，就算白送了份禮，人情總是做到了。

像他們這樣的江湖大豪，又怎會吝惜於區區一份禮物。

但聽歐陽龍的笑聲，卻似充滿了幸災樂禍之意，就好像一個人臨死時忽然發現了個陪綁的。

俞佩玉實在想不通這是為了什麼。

只聽魚璇乾笑了兩聲，道：「幫主說得好，富八太爺請了我，就正該覺得面上有光才是，只不過，我找了兩個月，卻還沒有找到一份禮物，幫主你看這怎麼是好？」

俞佩玉更奇怪了，送禮乃是交情，只要送者拿得出手，無論禮物厚薄，對方都絕沒有拒絕之理。

何況上至金銀珠寶、古玩珍飾，下至糕餅喜點、衣衫綢布，莫不可以用作禮物。堂堂的飛魚劍客，一派宗主，若說連一份禮物都找不到，這話無論說給什麼人聽，只怕誰也不會相信。

歐陽龍冷笑道：「魚幫主財大勢雄，江湖中誰人不知，哪個不曉，若說魚幫主連一份禮物都送不出，這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魚璇沉默了半晌，突然道：「幫主可曾聽過鄭玄這人麼？」

歐陽龍道：「紫沙島鄭島主不但大名鼎鼎，而且又是魚島主的生死之交，在下雖然孤陋寡聞，卻也曾聽說過的。」

魚璇道：「幫主可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歐陽龍似乎覺得有些意外，訝然道：「鄭島主莫非已病故？」

魚璇道：「他身子素來強健，終年也聽不到他一聲咳嗽，又怎會病死？」

歐陽龍道：「若非病死，難道是……是被人所害？」

魚璇道：「不錯，他正是被人殺死的。」

歐陽龍道：「鄭島主掌中一雙日月輪，招術據說乃得自昔年東方城主的真傳，數十年來未遇敵手，又有誰能置他於死地？」

魚璇道：「富八太爺。」

歐陽龍臉色變了變，不說話了。

魚璇道：「富八太爺去年做壽時，帖子下到紫沙島，鄭玄搜尋了兩日，才找到一株三尺高的珊瑚，他心裏也頗沾沾自喜，以為這份禮縱然不能冠絕群倫，至少總可以讓富八太爺覺得滿意了。」

歐陽龍道：「嗯。」

魚璇道：「他將禮物送到後，富八太爺什麼話也沒有說，只帶他到一間屋子裏，那屋裏沒有別的，只有珊瑚，每一株都在七尺以上。」

他嘆了口氣，接著道：「鄭玄一看，心裏就涼了，富八太爺更連壽酒都不讓他喝，就請他走路，臨走時卻又一直將他送到郊外。」

歐陽龍道：「後來呢？」

魚璇又長嘆了一聲，道：「鄭玄馬不停蹄趕回家裏，一到家就口吐鮮血，倒地不起，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受的傷，只記得富八太爺送他出門時，曾經抱拳向他作了一揖，他當時就彷彿覺得胸口有些發熱。」

歐陽龍道：「他……他走了幾天才趕回家的？」

魚璇道：「七天，回家後吐出黑血成斗，當天晚上就不治而死了。」

歐陽龍默然半晌，臉色也很沉重，喃喃道：「好厲害的百步神拳，不但能傷人於無形，還能令人傷發於七日後，看來富八太爺的名聲果然不是假的。」

魚璇嘆道：「江湖中都知道富八太爺神拳無敵，也知道若有誰送的禮不如他的意，就難免要挨上一拳，這些事正是一點也不假。」

歐陽龍望著獨輪車上的包裹，沒有開腔。

魚璇道：「有鄭玄前事可鑒，今年我這禮怎敢輕易送出手？一接到帖子後，我就開始找，直到今日也沒有找著一份有把握可令富八太爺滿意的禮物，如今富八太爺的壽誕已迫在眉睫，幫主你說該怎麼辦呢？」

俞佩玉這才將事情弄明白了，只覺有些哭笑不得，以做壽來打秋風的人他倒聽說過不少，但像這位富八太爺如此強橫霸道的，倒甚是罕聞罕睹，這簡直比攔路打劫的強盜還要兇得很多。

他知道「百步神拳」本是少林寺的不傳之秘，那麼這位「富八太爺」難道是少林的俗家弟子？

歐陽龍、魚璇，這兩人也是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連他們都對他如此畏懼，這富八太爺的來頭自然不小。

但俞佩玉一時間卻想不起江湖中有這麼樣一個人。

只見歐陽龍沉默了很久，才緩緩道：「島主此時心情之沉重，在下也很明白，只不過，在下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對島主的確是愛莫能助。」

魚璇目光閃動，也在盯著他的獨輪車，冷冷道：「如此說來，幫主莫非也未找到禮物？」

歐陽龍勉強笑道：「我是找到了一份薄禮，卻不知是否能入富八太爺之目。」

魚璇仰面大笑道：「幫主這是在說笑了。」

他忽然頓住笑聲，盯著歐陽龍道：「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幫主送的這份禮，若還不能入富八太爺之目，天下還有什麼東西能入他之目。」

歐陽龍面上驟然變了顏色，道：「你已知道我送的是什麼？」

魚璇悠然道：「倒也略知一二。」

歐陽龍厲聲道：「你一直都在盯我的梢？」

魚璇道：「幫主一路太太平平，走到哪裏，連個攔路的小賊都未遇見過，難道這真是幫主的隱藏功夫做得到家麼？」

他仰天打了哈哈，道：「其實就算是最不開眼的小賊，也可看出這輛獨輪車上裝的絕不會是藥材，世上只怕還沒有這麼重的藥草。」

歐陽龍冷笑道：「就算有些不開眼的小賊要來打這輛車子的主意，我也未必能畏懼於他。」

魚璇道：「魚某人一路護送幫主走到這裏，已不知為幫主擊退了多少惡客，就算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他笑了笑，接著道：「所以魚某現在來求幫主打發幾個賞錢，幫主總不至於拒絕吧。」

歐陽龍就算是呆子，也知道他心裏是想打什麼主意了。

到了這時他反而沉住了氣，道：「島主莫非是想要這輛車子？」

魚璇嘆了口氣，道：「說來實在有點難為情，但這也是情不得已。」

歐陽龍道：「好，我就送給你。」他忽然將獨輪車往前一推，向魚璇撞了過去。

魚璇似已早就防備到這一著，不等獨輪車撞來，身子已飛掠而起，「嗆」的一聲，劍已出鞘。

但見劍光如驚虹閃電，向歐陽龍刺了過去。

「飛魚劍客」號稱海南第一快劍，這一劍果然快得可怕，不但反應快，拔劍也快，出手更快。

歐陽龍一甩肩，反手一扯，身上的蓑衣已烏雲般捲出，擋住了這一劍，原來他這件蓑衣乃是烏金織成，刀劍不傷，正是他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器，這種兵器的攻勢也許稍嫌呆滯，但用以防守，卻是天下無雙。

「嗆嗆嗆」一串聲響，劍尖在蓑衣上劃起了一溜火花。

歐陽龍蓑衣反捲，挾帶著勁風，向魚璇掃了過去，蓑衣下突然暴射出數十點寒星，直取魚璇胸膛。這一招鐵燕金蓑，陰毒狠辣，銳不可擋，歐陽龍自出道以來，還未見有人能避得開這一著。

誰知眼前人影一花，飛魚劍客突然飛魚般躍起，劍光在空中劃了半個圓弧，竟到了歐陽龍身後。

這正是魚璇威鎮海南的「飛魚式」。

歐陽龍再想回身，已來不及了。

劍光已刺入他的背脊，這水上大豪，的確不該離開水上的，蛟龍若離了水，也難免要死在陸地上。

俞佩玉實在想不到歐陽龍不出三招，就已死在魚璇劍下。

他正不知是否該出手管這件事，歐陽龍已死了。

只見魚璇拔出了劍，居然長長嘆息了一聲，喃喃道：「歐陽龍幫主，我實不願殺你，但我若不殺你，自己就難免要送命，你死了也不能怪我，只能怪富八太爺……」

他一面喃喃自語，一面扶起了那輛獨輪車。

突聽一人道：「道上同源，見面分一半，死屍歸你，車子歸我。」

清朗的語聲發出時還在十餘丈外，但說到最後一字，這人忽然間就已到了魚璇面前，魚璇竟未看出他是怎麼來的。

只聽「叮叮」兩聲極清悅的鈴鐺聲一響，這人就突然來了，就像是突然自地下鑽出來的一樣。

俞佩玉也看不到魚璇的臉色，只覺得魚璇一瞧見這人，身子就彷彿忽然縮小了許多，連腰都挺不直了。

這人身法雖快如鬼魅，身形卻極為高大，只不過背上隆起一塊，竟是個駝子，俞佩玉看到魚璇對他的畏懼之態，再看到他的模樣，心裏忽然想起了一句話。

「駝鈴一響，命喪當場。」

這人莫非就是和怒真人、胡姥姥、神龍劍客、櫻花大師他們齊名的高手，「飛駝」乙昆。

魚璇果然已賠笑道：「乙真人俠駕已有十餘年未履中土，今日當真是幸會得很，幸會得很……」

乙昆卻連睬都不睬他，一雙銅鈴般灼灼有光的眼睛，一直盯在那輛裝滿了藥材的獨輪車上。

魚璇拼命想用身子擋住這輛獨輪車，似乎恨不得能用個法子將獨輪車變小，藏在自己的衣袋裏。

怎奈他身材雖胖，獨輪車卻也不小，「飛駝」乙昆突然一伸手，將車上的藥材全都抓了起來，裏面就露出個鐵匣子。

魚璇目中雖已射出了怒火，卻不敢去攔他這隻手。

只見乙昆一把攫起了這個鐵匣子，打開瞧了兩眼，仰天大笑道：「很好，很好，很好……」

魚璇乾笑道：「不好，不好，不好，這只不過是幾個石頭人而已，連在下都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怎能人得了真人的法眼？」

乙昆咯咯笑道：「既然不好，你就送給我吧。」

魚璇連假笑都笑不出了，吃吃道：「這……這種東西實在不成敬意，真人若是喜歡，在下改日定去請京城最有名的石匠好好雕幾對白玉美人，保證要比這幾個石頭人好得多。」

乙昆道：「我不要別的，就喜歡這幾個。」

魚璇擦了擦汗，道：「可是……可是……」

乙昆眼睛一瞪，厲聲道：「老子難得開口問人要東西，你敢給我釘子碰？你只怕富老八的「百步神拳」，難道就不怕我的追風掌？」

魚璇滿頭大汗如雨，連擦都擦不乾了，垂頭望著自己掌中的劍，似乎想出手一搏，卻又不敢出手。

乙昆冷冷一笑道：「據說你的劍很快，能做到海南劍派的掌門人，想必總是有點玩意的，來來來，你不妨刺我一劍試試，我絕不怪你。」

魚璇咬了咬牙，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他嘴裏說著話，劍已刺出，這是性命交關的時候，這一劍他自然用盡了全力，但見劍光一閃，已到了乙昆咽喉。

乙昆大咧咧地站在那裏，就好像將這柄殺人的劍當做紙做的，魚璇心裏正在暗暗歡喜，只道他此刻再想閃避已太遲了。

誰知就在這時，乙昆突然電光石火般伸手一夾，魚璇的劍快，他的出手更快，只用了兩根手指，就將劍尖夾住。

魚璇大驚之下，反手一擰，想以劍刃去割乙昆的手指。誰知劍尖被他夾住，就宛如被夾在泰山與華山之間，魚璇用盡全身力氣，卻連動都動不了。只聽一聲長笑，乙昆隨手一抖，劍已到了他手裏，再一抖，這柄百煉精鋼鑄成，縱不能削鐵，至少也能吹毛斷髮的長劍竟已斷成兩截。

乙昆縱聲笑道：「富老八的生日後天才到，明天卻已是我的生日，我也學會了富老八的脾氣，誰不送禮給我，我就要宰誰，這份禮你是送還是不送？你瞧著辦吧。」

魚璇面如死灰，哪裏還說得出一個字。

突聽一人笑道：「閣下的生日明天才到，今天卻已是我的生日，這份禮不如還是送給我吧。」

笑聲中，一個人悠悠然白山石後走了出來，衣裳雖穿得又破又髒，但看來卻一點也沒有寒酸猥瑣的模樣。

乙昆倒也吃了一驚，數十年來，他還未見到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說話的，目光在這人臉上一掃，怒道：「送給你？你是什麼東西？」

這人笑了笑，道：「在下俞佩玉，人稱天下第一風流劍客……」

他話未說完，乙昆已忍不住大笑起來，捧腹笑道：「天下第一風流劍客？……哈哈，哈哈，我乎生倒也見過不少臉皮厚的人，但卻還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你。」

魚璇也覺得很驚奇，很可笑，只不過笑不出來而已。

走到乙昆面前時，俞佩玉才發覺這人身材的確魁偉，雖然是個駝子，卻還是比俞佩玉高了半個頭，打扮得非道非俗，一件道袍還不及膝，笑起來更是聲如洪鐘，震得人耳朵發麻，顯見此人非但出手快，內力也驚人得很，難怪堂堂的飛魚劍客一見他也矮了半截。

但俞佩玉居然好像全未將這人看在眼裏，微笑道：「我也和閣下一樣，誰不送禮給我，我就要發脾氣的。」

乙昆的笑聲驟然頓住，眼睛盯著他，就好像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怪物，過了半晌，又大笑起來，道：「你發脾氣，好，你就發給我瞧瞧吧。」

俞佩玉道：「好。」

「好」字出口，他腳尖忽然一挑，已挑起了地上的半截斷劍，反手抄在手裏，「刷」地，向乙昆刺了過去。

魚璇倒真還未想到這少年真敢動手，只見這一劍輕飄飄的，彷彿沒什麼力氣，而且也不太快。

事實上這一劍簡直連一點章法都沒有，魚璇以為乙昆只要一伸手，就可將這一劍震飛。

誰知乙昆見到這一劍刺來，竟後退了三步，怪叫道：「好，想不到你這小子，還真有兩手。」

魚璇怔住了。

這樣的劍法也能算「好」。

只見劍光流動，雖不太快，卻是連綿不絕，生生不息，十餘劍刺出，乙昆居然還沒有反擊。

魚璇雖是劍法的大行家，看了半天，非但看不出這劍法究竟有什麼威力，連這少年用的是什麼招式都未看出來。

只聽乙昆連聲讚道：「好，小伙子，像你這樣至少勉強還可算是會使劍的，那些狗屁，一竅不通的傢伙若也能算名劍客，也能做掌門人，你這『天下第一風流劍客』八個字倒真不能算太吹牛。」

他雖未指出名字，但罵的是誰？魚璇自然腹中雪亮，嘴裏雖不便反辯，心裏卻是一萬個不服氣，忍不住冷笑起來。

他自然以為乙昆不會瞧見的，誰知乙昆當真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身形一閃，忽然到了他面前，道：「你笑什麼？莫非還認為你的劍法比他高？」

魚璇忍不住道：「在下的確未看出他的劍法好在哪裏。」

乙昆冷笑道：「你若也能看得出他劍法好在哪裏，他的劍法就不好了，正如伯牙之琴雖妙絕天下，也得有知音才能欣賞，否則豈非是對牛彈琴。」

魚璇氣得臉都紅了，突然一步竄過去，他似乎已忘了俞佩玉是和他站在一條線上的，竟向俞佩玉擊出兩拳。

俞佩玉也未想到這人竟是這種騾子脾氣，見到這兩拳來勢洶洶，也只有反手揮出一劍。

這一劍他隨手揮出，看似輕描淡寫，但卻如羲之蘭亭，懷素狂草，隨手寫來，筆筆卻妙到毫巔，不可方物。

魚璇只覺他掌中半截斷劍突然間就變成了一團渾圓無極的劍氣，他的人已被包圍在這團劍氣中，非但攻不進去，幾乎連退都退不出來。

他連變幾種身法，才總算脫身，肩頭還是不免被劍鋒掃過，雖未傷及皮肉，衣裳卻被劃破。

乙昆大笑幾聲道：「你現在已知道他劍法的好處在哪裏了麼？」

魚璇面上陣青陣白，突然向俞佩玉長身一揖，道：「閣下的劍法實在比我好得多，我服了。」

乙昆大笑道：「你這人總算還有點好處，總算還肯服輸認錯。」

魚璇道：「其實我也早已聽說過江湖中有個和俞盟主公子同名的少年，不到三個月，已做出了好幾件轟動一時的事。」

俞佩玉微笑道：「江湖中的消息傳得倒真不慢。」

魚璇道：「據說這位俞佩玉非但武功不弱，而且溫文有禮，小心謹慎……」

乙昆大笑道：「依我看來，這『溫文有禮，小心謹慎』八個字，用在誰身上都無妨，只有用在他身上，卻是大大地不妥。」

俞佩玉道：「哦？」

乙昆笑道：「自稱『天下第一風流劍客』的人，也能算是溫文有禮麼？」

俞佩玉道：「的確不能算。」

乙昆道：「你劍法雖不錯，此刻卻還不是我的對手。」

俞佩玉道：「不錯，三百招內，我雖還不致落敗，卻也無法取勝。」

乙昆道：「不能勝就是敗，過了三百招你必敗無疑，但你卻似乎搶著要和我動手，這樣的人也能算是小心謹慎麼？」

俞佩玉笑了笑，道：「每個人都會變的，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

乙昆道：「你好好的一個人為何要變？」

俞佩玉默然半晌，緩緩道：「只因我現在忽然想變得很有名。」

乙昆皺眉道：「人怕出名豬怕肥，這句話你難道未曾聽說過？你名氣越大，找你的人就越多，死得就越早，這有什麼好處。」

俞佩玉又笑了笑，道：「我就是要人來找我。」

乙昆搖了搖頭，道：「聽我良言相勸，你還是老老實實回家，安安分分的過日子吧，我看你倒還順眼，今天絕不傷你。」

俞佩玉道：「只要你將這鐵匣子送給我，我立刻就走。」

乙昆目光閃動，道：「你知道這是什麼？」

俞佩玉道：「不知道。」

乙昆道：「那麼你要去又有何用？」

俞佩玉道：「沒有用。」

乙昆也不禁怔了怔，道：「既然無用又何必要？」

俞佩玉道：「你們人人都想要，我為何不能要？」

乙昆沉下了臉，道：「原來你是存心想來找我麻煩的。」

這句話沒說完，兩人已交上了手。

到了這時，連魚璇都覺得俞佩玉非但有毛病，而且毛病還不小，他只望這兩人打得兩敗俱傷，那時這鐵匣子就又是他的了。

他沉住了氣坐山觀虎鬥，過了很久，他發覺俞佩玉的劍光果然已漸漸黯淡，乙昆的掌風卻越來越凌厲。

他肋下雖還夾著那鐵匣子，但出手並無妨礙，由此可見，他對付俞佩玉並沒有使出全力。

魚璇實在不懂俞佩玉為何定要來找死。

眼見乙昆已將得手，誰知就在這時，俞佩玉彷彿低低說了幾句話，魚璇也未聽清他在說什麼，只見到乙昆突然凌空一個翻身，倒掠出兩丈，眼睛盯著俞佩玉，面上已無絲毫血色，身子卻在發抖。

他怎會忽然變成這樣子的？

魚璇又怔住了。

過了半晌，只聽乙昆顫聲道：「你……你……你究竟是什麼人？怎會知道這件事的？」

俞佩玉靜靜地望著他，什麼話都不說。

只見一粒粒黃豆般大小的汗珠不停地自乙昆頭上落下。

又過了很久，他才長長嘆了口氣，道：「二十九年，再過十七天就整整二十九年了，想不到這件事還有人記得，還有人知道……」

俞佩玉道：「你自己難道已將這件事忘卻了麼？」

乙昆黯然道：「我但望能忘卻，只可惜永遠忘不了。」

俞佩玉道：「連你都無法忘記，別人又怎會忘記？」

乙昆道：「可是……可是這件事並沒有什麼人知道。」

俞佩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我不是已知道了麼。」

乙昆道：「你……你和這件事莫非有什麼關係？」

俞佩玉淡淡道：「普天之下，只要稍有人心的人，都和這件事有關係。」

乙昆仰面向天，喃喃道：「我也知道這筆債遲早要還的，現在只怕已到了還債的時候。」

他忽然跺了跺腳，嗄聲道：「無論你是誰，我只要你知道，乙昆並不是不肯還債的人。」

俞佩玉道：「我也不是來要債的，我只不過要你知道悔改而已。」

乙昆忽然仰天一笑，道：「我若無悔疚之心，你一說出此事，我就要殺你滅口了。」

他將肋下夾著的鐵匣子放了下來，嘆了口氣，曼聲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百年身……」

說到這裏，突然反手一掌，向自己頭頂拍下。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俞佩玉反覆咀嚼著這兩句話，心裏突然變得很淒涼，很沉重。

一個人在剎那之間做下的錯事，就要他以一生數十年的生命來補償，這豈非也有些不公平，有些殘酷。

乙昆若沒有悔疚之心，的確就不會以自殺來贖罪了，他既然已有了悔疚之心，那麼他做的錯事為何還不能寬恕？

俞佩玉黯然垂首，喃喃道：「我做錯了麼……我做錯了麼……」

魚璇早已看呆了，此刻才忍不住問道：「他究竟做了什麼事？」

俞佩玉霍然抬起頭，厲聲道：「你為何不問問你做了什麼事？」

魚璇道：「我？」

俞佩玉道：「為了區區幾個石雕的玩偶，就將別人置之於死地，這就是你做出的錯事！」

魚璇大聲道：「我不殺他，我就得死，所以我只有殺他。他若殺了我，我也是死而無怨的。強者生弱者死，這本是江湖中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身為江湖中人，就該將『生死』兩字置之度外。你既涉足江湖，總有一天也會因此而殺人的，又何必將生死之事看得如此嚴重。」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長長嘆了口氣，道：「也許你說得對，身為江湖中人，就該將生死置之度外，可是……你既不怕死，為何要怕那富八爺呢？」

魚璇的臉也紅了紅，道：「不怕死的人，也會怕鬼的。」

俞佩玉道：「他難道是鬼？」

魚璇嘆道：「在我看來，他簡直比鬼還要可怕得多。」

他接著道：「此人姓富，江湖中人在背後都偷偷叫他『為富不仁』，但當著他的面，卻沒有一個人敢提起這四個字，有一次『洛陽府』的金刀陳雄無意中說漏了嘴，剛走出大門，就口吐鮮血……」

俞佩玉忽然道：「他是不是有個妻子，叫富八奶奶。」

魚璇道：「不錯，據說這位富八奶奶倒是位賢淑慈祥的婦人，而且禮佛至誠，從不願看到殺生，所以富八爺殺的人大多是走出門後才死的。」

俞佩玉眼睛裏閃著光，喃喃道：「我想起來了……畢竟還是想起來了。」

魚璇忍不住問道：「你想起了什麼？」

俞佩玉沒有回答這句話，只是笑了笑，道：「此人倒很有趣，我也想去拜訪拜訪他。」

魚璇失聲道：「有趣？……我的老天，你居然說這人有趣……等你見到他時，就知道他是不是有趣了。」

他眼睛掃過那鐵盒子，臉上變了變顏色，嗄聲道：「但這裏只有一份禮，你若也想去……」

俞佩玉道：「你送你的禮，我去我的。」

魚璇道：「可是……不送禮的人，怎麼進得了他的門？」

俞佩玉又笑了笑，道：「我用不著送禮，因為我只不過是你的跟班，堂堂的一大門派掌門人，路上帶個跟班的總該很平常吧。」

※※※

富八爺住的地方叫「雅敘園」。

這世上越是貪財好貨的市儈，越喜歡自鳴清高，附庸風雅，「雅敘園」也和世上大多富豪人家所建的莊院差不多，屋子都蓋得特別堅固，特別大，彷彿要在裏面住幾百年似的，卻忘了人生百年，死了還是要入土，而且最多也只不過能佔七尺土。

這些都沒有什麼奇特之處，奇怪的是莊院中的人。

一走進「雅敘園」的門，就可以看到很多青衣小帽的家丁，大宅大院中家丁自然很多，這也並不奇怪。

奇怪的是這些人雖都是男人，而且雖然都有些武功，但走起路來卻是扭扭捏捏的，就像是大姑娘。

只見一高一矮兩個人迎了過來，矮個子白白的臉，臉上長著幾粒白麻子，眼睛直往俞佩玉這邊瞟，彷彿在向他飛媚眼。

向他飛媚眼的可真不少，但男人向他飛媚眼這倒還是頭一次，俞佩玉簡直恨不得將他這雙眼珠子挖出來。

那高個子手叉著腰，瞟著魚璇道：「你是誰呀？來幹什麼呀？」

他說話的聲音又尖又細，說話時腰還在不停地扭來扭去，若不是臉上還有鬍碴子，別人實在分不清他是男是女。

魚璇乾咳了兩聲，道：「在下南海魚璇，特來向富八爺祝壽。」

那高個子抿著嘴一笑，道：「哦，原來是魚大掌門呀，大掌門的禮帶來了沒有呀？」

魚璇道：「禮物已備妥，就請貴管家通報。」

高個子的眼睛也往俞佩玉一瞟，道：「這位是什麼人呀，又是來幹什麼的呀？」

他每說一句話，卻帶個「呀」字，而且還說得陰陽怪氣，叫人聽了簡直恨不得一拳將他滿嘴牙齒都打光。

但性情如烈火的魚璇到了這裏居然連一點脾氣也沒有了，賠笑道：「他叫魚二，乃是我門下長隨，還請貴管家多多關照。」

高個子吃吃笑道：「原來是魚二哥呀，長得可真俊呀，不知道有沒有媳婦了呀？」

那矮個子忽然拉住了俞佩玉的手，咯咯笑道：「大掌門進去拜壽，這位魚二哥就陪我們在外面聊聊吧。」

他的手濕濕的，黏黏的，放在俞佩玉的手上，就像是一口濃痰，叫人甩也甩不掉，擦又不敢擦。

俞佩玉幾乎忍不住吐了出來。

幸好這時大廳中又有個人趕出來，道：「八爺聽說魚大掌門來了，快請帶著禮物入廳相見。」

魚璇趕緊道：「是，是，是，在下這就去了。」

他搶先往裏走，走上石階，才回頭道：「魚二，你還不將禮物捧上來。」

俞佩玉這才鬆了口氣，魚璇總算為他解了圍。

那矮個子似乎還捨不得放開他的手，還在悄笑道：「等會兒可別忘了出來找我，我叫小乖。」

「小乖」，這混帳居然叫小乖。

俞佩玉真恨不得先給他幾個耳刮子，再踢他幾腳，心裏又想吐，又想笑，只有含糊地答應著，搶著往大廳裏走。

大廳裏已坐著八九個人了，這些人的相貌都很有氣派，衣著也很華貴，顯然都是很有身份的人。

但在這裏，他們卻都顯得有些坐立不安。

大廳正中，早已擺著壽堂，坐在壽堂前的自然就是富八爺和富八奶奶了，只見這位威名赫赫的富八太爺竟是個奇形怪狀的老頭子。

其實他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既不駝，又不跛，耳朵一邊一個，鼻子也沒有長到眼睛上去。

但也不知怎地，他就是叫人瞧著不順眼。

那位富八奶奶倒是個富富態態的婦人，只不過臉上的粉搽得多了些，但越老的女人粉搽得越多，這本也是人之常情，世上的女人臉上若都沒有皺紋，又不黑，那麼做花粉生意的只怕早就會都跳河了。

※※※

魚璇走進了大廳，雖然也想在別人面前擺出一派掌門的架子來，但腰卻偏偏挺不直，躬身道：「南海後輩魚璇，特來向八爺拜壽，祝八爺萬壽無疆。」

富八爺皮笑肉不笑地歪了歪嘴，道：「這麼遠趕來，也難為你了，坐坐坐。」

他說起話來也是陰陽怪氣，叫人聽了全身都不舒服。

但等到魚璇將那鐵匣子捧上去，他笑容立刻就變得好看多了，只見他拿起了個一尺多高的小人，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眼睛已瞇成了一條線，一連說了十七八個「好」字，拍著魚璇的肩膀笑道：「好極了，好極了，請坐，快請上坐，難為你，竟找得到這麼好的東西來送給我，今天這桌酒的上座你是坐定了。」

這麼樣一說魚璇固然是受寵若驚，坐在兩旁的那七八位武林大豪，面上卻不禁露出驚奇不平之色。

到富八爺這裏來拜壽，既不分尊卑，也不分長幼，誰的禮送得貴重，誰就是上座，這就是不成文的規矩，人人都知道。

坐在上座雖然也不會多長一塊肉，但武林中人講究的就是面子，喜歡的就是這調調兒。

何況能接到富八爺帖子的人就不會是窮光蛋，來的這些人不是大幫大派的掌門人，也是大鏢局的鏢主，大山寨的瓢把子，大家千辛萬苦找了份禮物來，不但是想博富八爺的歡心，也想在人前露露臉。

這些人送的可說無一不是價值萬金的奇珍異寶，其中有一人送的是十八顆龍眼般大的夜明珠，每顆珠子都同樣大小，放在沒有燈光的地方，也會瑩瑩生光，佩在身上不點燈也可看書。

還有一位送的九龍玉杯，到了陰天杯上就會興雲佈霧，天氣一轉晴立刻就會雲收霧散，清水倒在杯子裏也會變成醇酒。

這兩樣寶物縱然是皇宮大內也找不出配對的來，他們拿出來送給八爺，心裏雖然肉疼，但也有些沾沾自喜，以為這次一定可以把別人全都壓下去，以後跟別人說起，面上也大有光彩。

誰知魚璇只送了幾個石頭雕成的小人就將他們全部壓倒了，他們實在看不出這些石頭人究竟有什麼好處。

大家心裏嘀咕，肚子卻越來越餓。

原來這時早已到了吃飯的時候，大家千里跋涉來到這裏，連杯茶都沒得喝，只望能快些開飯。

誰知富八爺連一點開飯的意思都沒有，閉著眼睛，竟似睡著了，每個人肚子雖都已餓得前心貼著後背，但有誰敢吵醒他。

幸好富八奶奶還有些人心，悄悄喚了個人過來，道：「老爺子吃飯的時候還未到，客人們遠來，想必都有些餓了，你走到後面廚房看看，有什麼好吃的點心先拿出來，讓客人們墊墊底。」

大家聽了這話，就像如蒙大赦，不由自主地從心底長長吐出了口氣，只覺這位富八奶奶看起來好像突然年輕了十幾歲，而且越看越順眼。

過了半晌，果然有兩個人托了兩大盤熱氣騰騰的點心出來，遠看倒真還像樣，走近些一看，原來只不過是兩大盤棒子麵蒸的窩窩頭。

棒子麵窩窩頭若也能算是「好吃的點心」，那麼白面饅頭簡直就可算是「山珍海味」了。

富八奶奶似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勉強笑著道：「點心雖不好，但各位還是將就用些吧，八爺這一覺也不知要睡到什麼時候。」

這些武林大豪幾時吃過窩窩頭，但是一聽開飯的時候還遙遙無期，不吃也沒法子了，不吃也是白不吃。

俞佩玉看得又好氣，又好笑。

只見富八奶奶也在笑，他倒真有些擔心，只怕富八奶奶臉上的粉都一片片掉下來，粉掉下來後，那張臉會變成什麼樣子，他連想都不敢想。

幸好富八奶奶臉上的粉就好像是用糨糊粘上去的，無論她怎麼笑，那麼厚的一層粉居然紋風不動。

再看那些武林大豪們，平時大魚大肉地吃著，還嫌吃膩了，此刻卻捧著黃巴巴的窩窩頭啃得津津有味。

窩窩頭旁邊還有鹹菜，大家嘴裏吃得又鹹又乾，只有拼命喝水，不喝水倒也罷了，幾碗水喝下去，肚子裏立刻造了反，就好像有人在肚子裏吹氣球，方才是餓得難受，現在卻是脹得難受。

只有幾個人肚子裏雪亮，知道富八爺這是想先用窩窩頭塞飽他們，等會兒好菜端上來時，好讓他們乾瞪眼，吃不下。

這幾人只吃了兩口，就住了手，寧願多挨片刻，他們倒真沒有猜錯，大家的肚子一發脹，富八爺立刻就醒了，連聲道：「快開飯，快擺酒，客人們早就餓了，你們還等什麼？」

幾個聰明人心裏暗暗好笑，覺得方才吃了窩窩頭的都是傻瓜，少時酒菜擺上來，這幾人更得意。

因為第一道菜就是紅煨排翅，在燈下閃閃地發著紅光，別說是吃，就連瞧瞧也覺得蠻過癮的。

吃了窩窩頭的人已開始後悔，沒有吃的人擠眉弄眼，只等主人一聲請，就給他個「亂筷齊下」。

菜是好菜，酒，也是好酒。

酒壺一端上桌，便有一陣陣酒香撲鼻而來。

有些人心裏又算得愉快了些，暗道：「你這小氣鬼雖塞飽了我們的肚子，讓我們吃不到好菜，但我們肚子裏有了貨，至少酒總可多喝個幾杯了吧。」

只見富八爺端起酒壺，嗅了嗅，突然正色道：「色是頭上刀，酒是穿腸藥，狄儀造酒時，黃帝就曾說：『後世必有因酒亡國者。』可見喝了酒實是百害而無一利，各位都是我的上賓，不遠千里而來送禮給我，我怎麼能害各位呢？那是萬萬不能，萬萬不能……」他揮了揮手，道：「還不快替客人們的杯子裏斟上糖水，糖也莫要放得太多，吃了糖，牙齒不好。」

大家面面相覷，喜歡喝酒的人聞到酒味時已經喉嚨裏一直癢到心裏，此刻簡直氣得連血都快要吐了出來。

富八爺也替自己滿滿倒了一杯。

他自己倒的是酒，喃喃道：「我老了，早已活夠了，就算被酒害死也沒關係……來，來，來，我先敬各位一杯……再來一杯。」

# 第三八章 奇峰迭起

喜歡喝酒的人眼睛看著別人喝酒，自己喝的卻是紅糖水，那心裏是什麼滋味，不喝酒的人做夢都不會想得到。

富八爺幾杯酒下肚，居然也滿面春風起來，笑道：「糖水總比酒好喝得多了吧……呵呵，哈哈，來，來，請用些菜。」

幾個「聰明人」早就在等著這句話，不等他話說完，早已拿起筷子。

誰知富八爺突又沉下了臉，厲聲道：「這菜是誰端上來的？莫非是想害人嗎？」

幾個「聰明」人一聽話風不對，一顆心又沉了下去。

有個人終於忍不住了，賠笑道：「這菜又有何不妥？」

富八爺正色道：「各位有所不知，油膩之物最是傷身，常言說得好，青菜豆腐保平安，尤其我輩武林中人，吃多油膩，縱不瀉肚子，也難免變得臃腫，人一臃腫，行動就難免有所不便……」他頓了頓接道：「行動不便，若與人交手時，武功就難免要打折扣，各位遠道而來，若因吃了我的菜而有什麼三長兩短，卻叫我如何對得起各位。」

他不但說得頭頭是道，而且光明正大，完全是一副悲天憫人的心腸，大家雖聽得哭笑不得，氣破肚子，卻也無言可駁。

富八爺將一盆排翅全部搬到面前，嘆了口氣，道：「但我這老頭子吃些卻沒關係，反正我已是行將就木的人，還怕什麼。」

只見他一口酒，一口菜地吃著，還不住嘆著氣，喃喃道：「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為了許多朋友的好處，我就算受些罪也是應該……各位請，請用糖水。」

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大眼瞪小眼，嘴裏雖不敢說話，心裏只希望將這小氣鬼活活脹死。

俞佩玉這才知道「為富不仁」這四個字是怎麼來的了。

他也曾見過不少貪財的人，也知道貪財的人必定很小氣，但像這位富八爺……他實在想不通這人怎麼生出來的。

就在這時，突聽一人笑道：「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受的罪太多了，讓我也受些吧。」

這正是每個人心裏想說，又不敢說的話，此刻聽到有人居然真說了出來，只覺痛快已極。

但是大家又不禁暗暗替這人擔心，他竟敢在富八大爺面前說這種話，豈非正如在老虎頭上拍蒼蠅。

富八爺面上果然已變了顏色，「啪」地，放下筷子，冷笑道：「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都死光了，你是誰？」

只聽那人笑道：「小弟專程來為八哥拜壽，八哥怎地還未見就要咒小弟死呢？」

他第一次說話的時候，大家就覺得這人就在附近，卻偏偏見不到，現在第二次說話，大家反而覺得他在很遠了。

但等到最後一個「呢」字說出來，門口忽然就出現了一個人影子。

※※※

這人很高、很瘦，穿著件不青不灰，又像青，又像灰的長袍子，腰畔繫著根杏黃色的絲，懸著柄形式奇古的劍。

他頭上戴著頂竹笠，這頂竹笠就像是個盆子，將他連頭帶臉一齊蓋住，別人瞧不見他的臉，他卻可以瞧見別人。

富八爺像是已認出了他，連富八奶奶的神情都已有些異樣，幸好臉上塗著的那層粉幫了她的忙，她臉色就算變了，別人也看不出。

青袍佩劍的人已搖搖晃晃走了進來，笑著道：「故人遠來，八哥難道連個座位都不賞麼？」

富八爺的臉色就像是鞋底，道：「坐，坐，坐。」

他一連也不知說了多少個「坐」字，卻沒有動一動。

青袍客道：「噢，我明白了，八哥的規矩是要上坐，先得送禮，不送禮的人非但沒位子坐，只怕連屁股都要被打得開花。」

他在身上摸了摸，又道：「小弟卻偏偏忘了備禮來，怎麼辦呢？……噢，對了，常言道：秀才人情紙半張，禮輕人意重，是嗎？」

摸了半天，他居然摸出張又皺又髒的紙條，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用的，他居然將這張紙送到富八爺面前，還笑著道：「卻不知這份禮夠不夠。」

這時連魚璇的臉色都變了，有人送來南海珊瑚，還不免嘔血而死，這人只送來半張破紙，富八爺不打破他腦袋才怪。

誰知怪事真的出現了。

富八爺竟點著頭道：「夠了，夠了，夠了……」

青袍客道：「八哥既然說夠，那麼就該讓小弟坐下來受罪了吧。」

說著說著，突然一伸手，拎起了一個人的脖子。

這人外號「半截山」，顧名思義，就可知道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了，此刻被青袍客隨手一拎，竟像是小雞般被拎了起來，全身的氣力一下子就不知跑到哪裏去了，也不知怎地就被拎到門口。

再看那青袍客已坐在他位子上，眨眼間就將那盆剩下的魚翅吃得乾乾淨淨，又拿起酒壺，如長鯨吸水般一吸而盡。

富八爺竟只是眼睜睜地瞧著，動也不動。

青袍客咂了咂嘴，長長吐出口氣，笑道：「這麼好的罪，小弟倒真有好久沒有受過了，八哥還有什麼罪，不如索性一併拿上來，讓小弟一併受了吧。」

富八爺臉上陣青陣白，突然一拍桌子，大聲道：「虧你們還算是有頭有臉的江湖道，見了田大爺進來，竟還敢大咧咧地坐著，也不問安行禮。」

群豪本當他發怒的對象是這青袍怪客，誰知他卻拿別人當做出氣筒，只有俞佩玉暗暗好笑，知道這小氣鬼又用了條「調虎離山」之計，他這麼樣一發脾氣，酒菜就可以省下來了。

魚璇的眼睛早就盯在青袍客腰畔那柄劍上，此刻突然長身而起，恭恭敬敬地抱拳一揖，道：「尊駕既姓田，不知和那位一劍鎮天山，威名動八荒的『神龍劍客』田大爺有何關係？」

青袍客先不答話，卻緩緩將頭上竹笠摘下，露出一張蒼白瘦削的臉，這張臉遠看本極英俊，但臉上的刀疤劍疤少說也有十來條，襯著他毫無血色的皮膚，灼灼有光的眼睛，使得這張臉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神秘可怖之意。

魚璇一見到這張臉，立刻退後三步。

群豪竟也全都為之悚然動容，離座而起。

魚璇躬身道：「果然是老前輩。」

青袍客笑了笑，道：「不敢，在下正是田龍子。」

他一笑起來，滿臉的刀疤似乎都在蠕蠕而動，更平添幾分詭秘，令人再也不敢多瞧一眼。

俞佩玉不但也已久聞此人乃是十大高手中行蹤最飄忽、出手最辛辣的，而且也已領教過他門下子弟田際雲的武功，此刻不由得多瞧了他們兩眼。

田龍子火一般的目光也盯在他臉上，似笑非笑，緩緩道：「這位少年朋友尊姓？」

魚璇搶著賠笑道：「他叫魚二，乃是在下的長隨。」

田龍子長長地「哦」了一聲，冷冷道：「尊駕倒真是一表非凡，想不到你的飛魚門下竟有這樣的人物。」

他又上下瞧了俞佩玉兩眼，目光忽然盯在魚璇臉上，道：「聽說『武林八美』俱已落在閣下手中，不知是真是假？」

魚璇垂下了頭，眼睛瞟著富八爺，訥訥道：「這……咳咳……」

田龍子拊掌笑道：「我明白了，難怪富八哥將閣下奉為上座，原來閣下已將『武林八美』拿來送作壽禮。」

大家心裏卻在奇怪。

「難道那些石頭人就叫做武林八美？」

只聽田龍子笑道：「八哥，小弟喝酒吃菜，八哥難免心疼，現在小弟只求將那『武林八美』借來瞧瞧，八哥總不該再心疼了吧。」

富八爺沉著臉，一言不發。

田龍子也沉下了臉，道：「小弟只不過想瞧瞧而已，又不會瞧掉她們一塊肉的。」

富八爺臉一陣青一陣白，突又一拍桌子，大聲道：「田龍子，你莫以為我真的怕你，百步神拳也未必就會敗在你那『進步連環，游龍十八式』之下。」

田龍子淡淡道：「但也未必能勝，是麼？」

富八爺道：「哼！」

田龍子點頭一笑，道：「小弟早已知道，沒把握的架，八哥是絕不打的，所以不如還是讓小弟瞧瞧吧，小弟保證絕不染指。」

富八爺咬著牙，富八奶奶卻笑道：「田大哥說話素來言而有信，你就讓他瞧瞧又有何妨？何況客人們也都早就等著想見識見識『武林八美』的妙處了。」

這句話說出來，大家更真將這位富八奶奶當做可人意的老太太。

富八爺沉默了很久，終於搖手道：「好，去取我的水晶盆，裝一盆清水來。」

看「武林八美」又要清水何用？

大家心裏好奇，也只有沉住氣等著。

水晶盆自然是透明的，約摸有兩尺長，在燈下閃閃生光，映得盆中的清水也變得絢爛而多彩。

屋子裏沒有一個不識貨的人，一見這水晶盆，就知道也是件稀奇的古物，但誰也不知道富八爺要這水晶盆有什麼用。

只見富八爺將這水晶盆擺在桌上，緩緩道：「這三十年來，江湖中人才輩出，成名的英雄也不知有多少，但真正江湖公認的絕色美人，三十年來只不過僅有八個，她們的身份和年齡雖不相同，但直到今日為止，還是能傾倒眾生。」

他又捧著那鐵匣子，接著道：「魚島主送來的，就是這八位美人的雕像。」

聽到這裏，大家都不禁覺得很失望。

事實上，縱是天下第一美人的雕像，也引不起這些人的興趣來的，雕像總歸是雕像，誰也想不通一座死的雕像有什麼好看。

富八爺道：「這雕像雖是雕像，但卻跟別的雕像不同，別的雕像是死的，這雕像卻是活的。」

雕像竟會是活的？

這時富八爺已取出個雕像，放在桌上，道：「各位可認得她是誰麼？」

只見這雕像果然刀法細緻，栩栩如生，就連雙眉毛髮都根根可數，一張臉自然更是雕得眉目如畫，美如天仙，身上穿的卻是塞外蒙族少女的裝束，異族佳麗的打扮，看來別有一番風味。

田龍子笑道：「這位姑娘莫非是人稱『塞上奇花』紅牡丹？」

富八爺冷冷道：「不錯，到底還是你見多識廣。」

田龍子微笑道：「這位紅牡丹乃是密宗第一高手『紅雲大喇嘛』的愛寵，不但姿容絕色，而且生具內媚，也不知有多少人為她神魂顛倒，只求能一親芳澤，只可惜紅雲大喇嘛是個醋罈子，連瞧都不許別人瞧她一眼。」

富八爺面上露出得意之色，道：「但我們現在卻可瞧個仔細，瞧個明白。」

他嘴裏說著話，已將那雕像放入水晶盆中。

雕像入水，竟真的像是立刻就變成活的了。

最妙的事，她身上的衣裳也一件件在褪落……

到最後只見一個玲瓏剔透，赤裸裸的絕色美人載沉載浮，在晚霞般的光輝中，翩翩起舞。

富八爺情不自禁，拊掌大笑道：「紅雲將之視為禁臠，無論誰瞧了她一眼，他就要找人拼命，但我們現在卻可將她玩之看之，調之弄之……」

群豪中大多數人已看得目瞪口呆，連口水都幾乎要流了下來，只有一兩個腦袋比較清楚的，才覺得這位富八爺的心理必定有些毛病－－但這毛病只怕也是大多數男人都有的毛病。

「畫餅充飢」，雖然明知是假的，卻也比完全沒有的好。何況，偷，還不如「偷不著」哩。

田龍子笑道：「一人跳舞，不如兩人對舞，八哥何不替她找個夥伴。」

富八爺道：「這倒也是個好主意。」

他目光在盒子裏一掃又道：「紅牡丹年齡實已不小，我已找個年輕的跟她對舞了。」

他又往盒子裏拿出個雕像來，投入水中，笑著道：「各位可知道江南第一美人是誰麼？我現在就要江南第一美人和塞上第一美人對舞，除了在我這裏，各位這一輩子都休想有此眼福。」

他話未說完，俞佩玉臉色已變了。

此刻被投入水晶盆的，不是林黛羽是誰？

只見「林黛羽」在水中飄飄曼舞，眉梢眼角，似帶笑意，眼波流動，又彷彿正在向俞佩玉敘說著她的委屈。

俞佩玉哪裏還忍得住，當然衝過去，一腳將桌子踢翻。

群眾又驚又怒，紛紛走避，只道這小子八成是發了瘋，所以自己想找死，魚璇更是頓時面色如土。

連富八爺都吃了一驚，他實也未想到這小子敢在他面前撒野，只有田龍子似笑非笑地瞧著俞佩玉，似乎已看出了他的來歷。

富八爺怔了半晌，不怒反笑，點著頭道：「好，很好，你既然不想活了，我如何不成全你？」

他將翻倒的桌子又推開了些，拍了拍灑在他身上的水，一步步向俞佩玉走了過去……

大家想到他「百步神拳」之盛名，此刻盛怒之下，出手一擊，其威力也不知會有多可怕，都不禁走遠了些，好像只要一沾著俞佩玉，就會倒霉。

魚璇倒有些義氣，似乎想替俞佩玉擋一擋，但又有些不敢，猶豫之間，已被田龍子拉住。

這麼多人裏面最鎮定的反而是俞佩玉。

他的怒氣縱未平息，別人也看不出來，富八爺往這邊走，他既未迎上去，也未後退，只是淡淡道：「你不是我的對手，還是請尊夫人自己出來吧。」

這句話說出，大家又覺得很奇怪，富八爺的「百步神拳」天下皆知，倒從未聽說過富八奶奶也有一身驚人的絕技。

富八爺自己的臉色反倒變了，就好像突然被人踩了一腳，失聲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俞佩玉冷冷道：「我的意思你不明白？還要我說出來？」

方才不可一世的富八爺，此刻竟突然變得呆若木雞。

再看那位富八奶奶，面色雖沒什麼改變，但臉上的粉卻簌簌地往下掉，就好像地震時牆上的粉灰剝落一樣。

俞佩玉笑了笑，自地上拾起了那雕像，悠然道：「其實你們也未必真想得到此物，你們兩人的興趣反正都不在女人，只不過別人既然送來，你們也不能不要而已，是麼？」

富八爺臉如死灰，一步步向後退，嗄聲道：「你……你怎會知道的？」

俞佩玉還未說話，富八奶奶突然搶出三步，一拳打了過來，她拳勢還未到，已有一股強勁的拳風向俞佩玉當胸壓下。

誰也想不到文文靜靜、和和氣氣的富八奶奶，一出手竟有如此可怕，只見俞佩玉身形滴溜溜轉了幾次，才堪堪化解開這一拳的力道，但富八奶奶一著搶得先機，後著立刻源源而至。

俞佩玉幾次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只有步步後退，先求自保，就在這時，看見劍光一閃，如驚虹厲電。

又聽得富八奶奶一聲驚呼，凌空翻身，退後兩丈，眼睛快的已看出她前胸衣襟已被劍鋒劃破，露出了胸膛。

平坦的胸膛上，還長滿了黑茸茸的胸毛。

田龍子持劍當胸，仰天大笑道：「我猜得果然不錯，富八奶奶果然也是個男的……」

群豪這才真的怔住了。

只見富八爺的身子似已縮成了一團，富八奶奶拼命想用衣襟掩住胸膛，神情之狼狽，既可笑，又可憐。

其實他兩人本來有十成武功，現在還是有十成武功，本來若是可以和田龍子一拼，現在還是可以和田龍子一拼，只不過一個人做的丟人事若是驟然被揭穿，心裏難免有些發慌。

何況這秘密他們已隱藏了數十年，知道這秘密的本來只有一個人，這人卻早已死了，如今這年紀輕輕的毛頭小伙子卻一下子就說了出來，他們實在想不通這小伙子是怎會知道這秘密的，越是想不通就越覺得可怕。

他們自己一害怕，別人自然就不怕他們了，有的甚至忍不住失聲笑了出來。田龍子大笑道：「難怪你們莊子裏養的全是些不男不女的妖怪，原來你們自己就是妖怪，男人居然有興趣娶個男人做太太，這倒也是天下奇聞，從來未見。」

突聽一人道：「他喜歡娶男人做老婆，是他自己的事，就算他喜歡娶猴子做老婆，也由得他高興，只要他不娶你做老婆也就罷了，你憑什麼管他的閒事。」

話聲中，已有一個人大搖大擺地走了過來。

這人說話的聲音有氣無力，就好像有幾天沒吃過飯了，但走路的派頭卻大得很，只可惜一張乾癟的臉上，皮膚卻軟軟地掛了下來，活脫脫就像是一隻被人放了氣的氣球，身上穿的衣服質料雖極好，但卻足足可以裝下他三個人，若說這件衣服不是偷來的，只怕誰也不相信。

敢和「神龍劍客」頂撞的人，這世上可真不多，大家本以為來的人，必定又是位什麼了不起的大人物，都不禁有些提心吊膽。

誰知進來的卻是這麼樣一個窩窩囊囊的怪物，看來無論誰一巴掌就可以將他打到陰溝裏去。

田龍子又好氣，又好笑，脾氣反倒發不出了，笑嘻嘻道：「看來閣下想必也娶了個男人做老婆，只因像閣下這樣的人才，天下只怕再也不會有女人肯嫁給你。」

這句話說出，大家又不禁笑出聲來。

那怪人臉上卻連半點表情也沒有，只因他臉上的皮實在太鬆了，就算他的骨肉在動，這張皮也動不了。

只聽他哈哈大笑了三聲，道：「就算我娶了個男人做老婆，也與你無關，你也管不著。」

別人是「皮笑肉不笑」，他卻是「肉笑皮不笑」，他笑的聲音雖大，臉與卻還是一副沒精打采的模樣，笑的人彷彿根本就不是他，那笑聲就像是從一個很稀奇古怪的地方發出的。

大家本覺這人很滑稽，現在又不禁覺得他有些可怕了。

田龍子輕咳了兩聲，道：「男人若總是娶男人做老婆，那女人該怎麼辦呢，這閒事就是管定了。」

那怪人道：「你管定了？」

田龍子道：「不錯，我管定了。」

「管」字剛說出，「定了」兩字尚未出口，就聽得「，啪」兩聲，聲音是既清又脆。

田龍子左右兩邊臉上又各各多了五個紅指印，就像是用朱砂在臉上畫出來的，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怎會挨了這兩巴掌。

他只覺左邊臉上「吧」的一聲，身子就要往右倒，但右臉上也及時挨了一巴掌，身子又站穩了。

再看那怪人還是垮稀稀地站在那裏，陰陽怪氣地瞧著他，若說這兩巴掌就是他打的，實在很難叫人相信。

田龍子簡直好像在做夢，幸好臉上並不覺得疼痛。

奇怪的是，大家卻在瞧看他的臉，目中卻露出了驚駭之色，那模樣就和見到鬼差不多。

田龍子不由自主地往臉上一摸，才發覺自己臉上已腫起了五道指印，一摸上去，比火還燙。

他大駭之下，不禁呼出聲，這才發現自己整張臉都僵住了，麻木得根本無法動彈，所以也不覺得疼痛。

那怪人才哈哈一笑，道：「這閒事你還管不管？」

田龍子喉嚨裏格格發聲，卻說不出話來。

那怪人忽然轉身拍了拍富八爺的肩頭，道：「我替你們出了這口氣，你們該如何謝我？」

富八爺道：「這！……前輩……」

他也被這怪物武功所懾，這怪物的手往他肩上一拍，他整個人卻幾乎癱了下來，哪裏還說得出話。

這怪人道：「你既不知道該如何謝我，不如我告訴你吧。」

他將那水晶盆帶雕像都拾了起來，笑道：「你就把這玩意送給我，也就罷了。」

富八奶奶鼓足勇氣，忽然道：「前輩高姓大名，不知可否見告？」

這怪人道：「你不認得我是誰？」

他搖著頭，嘆著氣道：「別人若認不出我是誰，那倒也罷了，若連你們也認不出我是誰，倒真叫我傷心得很，傷心得很……」

說到這裏，他忽然自那件又寬又大又長的衣服裏摸出條雞腿來，一見到這雞腿，他目中立刻露出了貪婪之色，放在眼前看了又看，放在鼻子上嗅了又嗅，卻又長長嘆了口氣，將雞腿放了回去。

看到他的神情，「富八奶奶」臉上的肌肉忽然扭曲了起來，顫聲道：「天……天……天……」

她一連說了七八個「天」字，那第二個字卻硬是說不出來。

俞佩玉心念一閃，忽也想起一個人來，失聲道：「前輩莫非是天吃星？」

那怪人大笑道：「一點也不錯，想不到你這小伙子倒認得我，不容易，不容易。」

俞佩玉這才恍然大悟，為何他臉上的肉這麼鬆，為何他身上的衣服這麼大，原來他本是個胖子。

胖子驟然瘦下來，就會變成這樣子的。

但是其胖得如豬的天吃星，還不到三個月怎會變得如此瘦呢？－－胖子若想瘦下來，並不是件容易事。

「富八奶奶」吃吃道：「你……你老人家怎會……怎會變得如此清瘦？」

天吃星嘆了口氣，道：「你沒看到麼，我現在什麼東西都不敢吃，一吃下去腸胃就疼得要命，人若不吃東西，怎麼會不瘦呢？」

他又嘆了口氣，喃喃道：「看來我已該改個名字，叫「天餓星」才是。」

天吃星本來自命腸胃如鐵，常常誇說「大葷不吃死人，小葷不吃蒼蠅。」那意思就是說除了這兩樣外什麼都能吃下去。

這麼樣一個人，怎麼連雞腿都不敢吃了？

大家心裏雖奇怪，卻沒有人敢問出來。

俞佩玉卻道：「前輩被那『應聲蟲』糾纏了許久，日子必難過得很。」

天吃星睜大了眼睛，訝然道：「你也知道那回事。」

俞佩玉道：「倒也略知一二。」

天吃星瞪著他，喃喃道：「這小伙子知道的事倒真不少。」

俞佩玉笑了笑，道：「無論誰被那『應聲蟲』纏住，想必都要食不知味，睡不安枕，一兩個月下來自然難免消瘦。」

天吃星嘆了口氣，道：「不錯，一點也不錯，那兩個月我簡直恨不得死了算了，幸好他纏了我兩個月後，突然之間又不知所蹤，但是我的腸胃也被他折磨得一塌糊塗，就連山珍海味擺在面前，我也不敢動。」

說著說著，他像是連眼淚都將掉了下來。

一個好吃的人若是不能吃東西了，那日子怎麼還能過？

俞佩玉瞪著他手中的雕像，冷冷道：「食色性也，前輩既不能食，所以就來動別的腦筋了麼？」

天吃星大笑道：「這你倒錯了，我來找這幾個雕像，只因我要找一個人。」

俞佩玉皺眉道：「找一個人？」

天吃星道：「無論怎麼算，她想必也是武林八美之一，她的雕像也必在其中，我無法看到她本人，也不敢看，能看看她的雕像也是好的。」

俞佩玉道：「她是誰？」

天吃星眨了眨眼睛，什麼話也沒有說，卻比了個手勢。

一看到這手勢，俞佩玉臉色就變了，失聲道：「那日俞……俞盟主放鶴在前輩面前比的豈非也是這手勢？」

天吃星訝然道：「這件事你也知道？……奇怪，怪極了。」

俞佩玉道：「據我們知，這手勢豈非說的就是『東郭先生』？」

天吃星道：「東郭先生？誰說這手勢代表東郭先生？東郭先生會變成了絕色美人？」

俞佩玉心跳了起來，道：「若非東郭先生，這手勢說的是誰呢？」

天吃星目中似已露出了驚懼之色，嗄聲道：「你既不知道，我又怎會知道……」

說到這裏，聲音突然中斷。

他嘴裏不知何時已多了個橘子，不偏不倚塞住了他的嘴裏，但若問這橘子是哪裏來的，誰也回答不出。

接著，就聽得一人嘆著氣道：「這年頭日子可真不好過，想找個地方安安靜靜睡一覺都不容易。」

聲音傳自屋頂。

大家不由自主地抬頭去望，就發現大樑上不知何時已懸著一個大布袋，語聲竟似是布袋中發出來的。

但布袋中又怎會有人？人在布袋中又怎能將布袋懸上大樑？他好好的一個人，卻要躲在布袋裏幹什麼？

俞佩玉正在詫異，已聽得眾人紛紛驚呼道：「大地乾坤一袋裝……布袋先生來了……」

驚呼聲中，大廳上幾十個人已全部逃得乾乾淨淨，一個不剩。

天吃星連嘴裏的橘子都不敢吐，卻將那鐵匣雕像留了下來，因為他知道手裏帶著東西，總不如空手逃得快的，一個人若見過布袋先生，自然逃得越快越好。

※※※

大廳當然靜寂了下來，只剩下俞佩玉一個人了。

在一連串如此詭秘奇異的變化發生過之後，一個人站在空闊而靜寂的大廳裏，頭上還有個大布袋在晃來晃去，這滋味的確不好受。

俞佩玉幾乎也忍不住要一走了之。

但這時布袋中又發出了聲音：「小伙子，你既然還沒有走，為何還不放我老人家下來？」

俞佩玉怔在那裏，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布袋中的老人又道：「快呀，你難道要眼看我老人家活活被悶死在布袋裏嗎？」

俞佩玉沉吟著，大聲道：「你自己既然能進去，為何不能出來？」

布袋中的老人不說話了，卻不停地呻吟著，好像真的快要被悶死了似的，到後來連呻吟聲都聽不到了。

俞佩玉等了半晌，終於跺了跺腳，飛身而上。

誰知他身子剛掠上橫樑，那布袋卻「砰」地跌下，俞佩玉立刻躍下來，解開了那布袋……

布袋中竟只有幾本書，哪裏有什麼人。

俞佩玉目瞪口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方才那老人的語聲明明是自布袋中發出來的，布袋中怎會沒有人呢？

突聽一陣話聲自樑上傳下，俞佩玉大驚抬頭，赫然看到了一雙腳，和一把鬍子，在樑上晃來晃去。

這雙腳很小，鬍子卻又白又長，燈光照不到樑上，除了這雙腳和白鬍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俞佩玉長長吸了口氣，若是換了別人，一定會以為自己遇見狐仙活鬼了，但俞佩玉卻知道這老人一定是在他身形飛掠的那一瞬間，自布袋中溜走，又趁布袋落地，俞佩玉眼光下瞧的那一瞬間掠上大樑。

說穿了這雖然沒什麼稀罕，但若沒有快得駭人的輕功身法，又怎能騙過俞佩玉的耳目。

俞佩玉沉住了氣，反而笑了，淡淡道：「想不到，老先生居然還有捉迷藏的雅興，恕在下不能奉陪了。」

老人在樑上道：「你想走？先看看這東西再走也不遲。」

俞佩玉還未說話，突見一樣東西自樑上掉了下來，他不敢用手接，身子一偏，用衣襟兜住。

燈光下，只見這東西瑩瑩發光，赫然也是個玉石雕成的美人，再看天吃星方才留在桌上的鐵匣和雕像，竟已全都不見了。

這老人竟又趁俞佩玉解開布袋的那一瞬間，掠下來將鐵匣和雕像拿走，只不過在呼吸之間，他身形已起落四丈。

俞佩玉膽子再大，此刻也不禁倒抽了口涼氣。

老人已笑道：「小伙子，你既有美人在抱，如何不仔細瞧瞧她呢，這眼福若是錯過了，倒實在很可惜。」

※※※

別的塑像都是原質原色，這塑像的衣服上卻塗著一層黑色的奇異釉彩，所以她穿衣服就是黑色的，更襯托她膚色的瑩白。

她面目之美，當真是美如天仙，只是眉宇間卻帶著種說不出的冷酷之意，令人再也不敢親近。

只聽老人道：「你可認得她麼？」

俞佩玉道：「不認得。」

老人嘆了口氣，道：「你生得太晚了，所以不認得她，但三四十年之前，江湖中若是提起「墨玉夫人」來，至少有幾萬個男人會心甘情願地為她去死。」

俞佩玉淡淡道：「我只覺得她彷彿很難親近。」

老人笑道：「就因為她對人總是冷若冰霜，所以別人才越想親近她，十個男人中有九個多少有些賤骨頭，這道理你還不明白？」

俞佩玉笑了笑，道：「縱是絕代紅顏，到頭來也是一坯黃土，四十年前的美人與我又有何關係？」

老人道：「若是沒關係，我也不會要你看了。」

俞佩玉道：「哦？」

老人道：「方才天吃星比的那手勢，說的就是她。」

俞佩玉不由心一跳，沉住了氣道：「但我還是不認得她。」

老人道：「你再想想，真的不認得她麼？據我們知，你至少總該見過她一面的。」

俞佩玉的心又一跳，忽然想起了海東青和楊子江的師父，那風姿絕美，黑衣蒙面的貴婦人。

他立刻又想到那面竹牌，刻在竹牌上的布袋。

到了這時，俞佩玉再也沉不住氣了，失聲道：「難道你就是東郭先生？」

「東郭先生」這名字的本身就像是有種奇異的魔力，俞佩玉說出了這四個字，連自己都吃了一驚。

他實未想到自己忽然之間就遇著了「東郭先生」。

只聽老人笑道：「其實我們也是老朋友了，你也該認得我才是。」

笑聲中，他的人已飄飄地落了下來，就彷彿一團棉花，又彷彿一片落葉，他頷下的鬍子根根飛舞，又像是滿天銀雨。

他的人又瘦又矮，像是已全被包在鬍子裏。

俞佩玉驟然失聲道：「原來是你。」

※※※

俞佩玉的確是見過這老人的。

第一次，他家破人亡，僅以身免，實在已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就在那時，他遇見了這老人。

老人那天正在上吊。

俞佩玉救了他的命，也救了自己的命，因為他救了別人之後，自己忽然也獲得了求生的勇氣。

第二次，他正對自己的武功失去了信心，又遇見了這老人，這老人正在畫山，畫出的卻又不是山。

他還記得這老人那天說的話：「明明是山，我畫來卻可令它不似山，我畫來明明不似山，但卻叫你仔細一看後，又似山了。」

「這只因我雖未畫出山的形態，卻已畫出山的神髓。

「別人看不懂又有何妨，只要我畫的是山，在我眼中就是山，心中也是山，我看得懂，而別人看不懂，豈非更是妙極。」

就是這幾句話才使得俞佩玉的武功邁入了另一境界。

因為「先天無極」的神髓，本就是於有意而無形，能脫出有限的形式之外，進入無邊無極的混沌世界。

能返璞而轉真，「先天無極」的武功便已大成，俞佩玉此刻雖還未能達到此境界，也已很接近了。

※※※

俞佩玉越想越覺得這老人對他非但全無絲毫惡意，而且每次都在他最危險的時候出現，助他渡過難關。

若說這老人就是在暗中陷害他的惡魔，他實在難以相信，可是那「墨玉夫人」說的話卻又令他無法不信。

他抬起頭，東郭先生正含笑望著他，悠然道：「你已認得我了麼？」

俞佩玉恭聲道：「弟子屢承前輩教誨，始終銘感在心。」

東郭先生用手指彈了彈「墨玉夫人」的雕像，道：「你自然也見過她。」

俞佩玉道：「是。」

東郭先生喃喃道：「她居然沒有殺你，倒也是件怪事。」

俞佩玉道：「她為何要殺我？」

東郭先生道：「因為你也許就是世上唯一能揭破她秘密的人。」

俞佩玉道：「什麼秘密？」

東郭先生道：「你可知道她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他不等俞佩玉說話，自己又接著道：「你自然不會知道她的名字，世上本就沒有幾個人知道她的名字，因為她的名字本身就是個秘密。」

俞佩玉道：「為什麼？」

東郭先生道：「因為她的名字叫姬悲情。」

俞佩玉道：「姬悲情？她難道和姬苦情有什麼關係？」

東郭先生道：「當然有關係……她不但是姬苦情的妹妹，也是姬苦情的妻子。」

俞佩玉怔在那裏，簡直說不出話來。

東郭先生嘆了口氣，道：「冤孽……這本就是個冤孽……」

他苦笑著接道：「因為姬家的人，都有種瘋狂的想法，總認為只有他們家裏的人最優秀，別家的人都配不上他們。」

俞佩玉駭然道：「如此說來，他們……他們家裏難道都是亂倫的種子？」

東郭先生嘆道：「不錯，就因為他們家世代都是兄妹成親，所以生出的子女不是瘋子，就是白痴，這姬悲情看來雖然美如天仙，其實也並不例外，也是個瘋子。」

俞佩玉瞧了那雕像一眼，掌心不覺已沁出了冷汗。

東郭先生道：「但她卻是個高傲的瘋子，見到自己生下的竟是姬葬花那樣的孽種，就不顧一切，絕裾而去，所以到了姬葬花這一代，只有他一個獨子，才不得不和外姓通婚，縱然如此，姬葬花自始至終還是不肯和他的夫人同床共枕。」

俞佩玉這才明白姬靈風如何始終不肯承認姬葬花是她的父親，也明白了姬夫人的痛苦。

但姬葬花若非姬靈風的父親，誰是他的父親呢？

難道就是那躲藏在地道中的「姓俞的」？

那「姓俞的」難道就是……俞佩玉越想越害怕，簡直不敢想下去。

只不過有些事他又不得不想：「墨玉夫人」若真是姬苦情的妻子，又怎會將姬苦情殺死？這件事他自己親眼目睹，也不能相信。

只聽東郭先生道：「自此之後，姬苦情就變得更瘋狂，那時江湖中突然發生了許多件震驚天下的無頭案，有大宗珍寶神秘地被劫，許多名人神秘地被殺，做案的人武功高絕，手腳乾淨，誰也想不到這做案的人就是姬苦情。」

這段話俞佩玉已在「殺人莊」的地道中，聽那神秘的高老頭說過一次，可見這東郭先生說的話也不假。

東郭先生道：「當時武林中雖然動員了數十高手，但卻只有一個人猜出做案的就是姬苦情，而他的想法偏偏也無人相信。」

俞佩玉動容道：「前輩難道認得這人？」

東郭先生笑了笑，道：「我當然認得他，因為他就是我的二弟『萬里飛鷹』東郭高。」

俞佩玉也早就想到那神秘的「高老頭」必有一段輝煌的過去，但是，卻再也想不到他竟會和「東郭先生」有如此密切的關係。

東郭先生凝注著他，目中帶著笑意，道：「我知道你必定也認得他的，是不是？」

俞佩玉嘆道：「晚輩身受那位前輩的恩惠更重，他對弟子實有再造之恩。」

東郭先生道：「我那二弟非但輕功高絕，嫉惡如仇，醫道之高明，更是天下無雙，縱令華陀復生，刀圭之術也未必能比得上他。」

俞佩玉摸著自己的臉，不禁自心底生出了敬意。

東郭先生道：「姬苦情經我二弟逼得走投無路，只有詐死，逃出了殺人莊，遠遁窮荒，去尋找他的妻子『墨玉夫人』姬悲情。」

俞佩玉道：「那時姬悲情也在關外？」

東郭先生道：「不錯！這兩人在關外會合之後，野心仍不死，一直都在準備捲土重來，君臨天下，但他們對我兄弟兩人卻始終還存著畏懼之心，自己始終不敢出面，只有利用一個在武林中聲譽素佳的人來做他們的傀儡。」

俞佩玉面上一陣扭曲，嗄聲道：「前輩說的自然就是那俞……俞某人了。」

東郭先生目光露出一絲憐憫同情之色，柔聲道：「放鶴老人乃武林中少見的正人君子，怎肯助他們為惡，他們也明知此點，所以只有下毒手將放鶴老人除去，再找個人來偽冒俞放鶴，他們一心要借俞放鶴的俠名，行事自然不擇手段。」

聽到這裏，俞佩玉心裏又是悲憤，又是感動。

悲憤的是因為他又想到家園的慘變、亡父的慘死。

感動的卻是這許多日子來，第一次有人為他抱不平，第一次有人瞭解他父子的冤屈，第一次有人肯替他說話。

東郭先生拍了拍他肩頭，柔聲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現在雖受盡了世人的冷眼，但將來總有一天，冤情大白，你就可揚眉吐氣了。」

俞佩玉只覺胸中一陣熱血上湧，熱淚幾將奪眶而出，匐地叩首說道：「前輩莫非早已知道弟子的身世。」

東郭先生扶起了他，柔聲道：「我自然早就知道了，你可記得，就在你橫遭不幸的那一天，我已見到了你，那時我就知道你必有忍辱負重的勇氣。」

俞佩玉長長呼吸了幾次，使自己的心情略為平靜了些，黯然道：「弟子只有一件事還不明白。」

東郭先生道：「什麼事？」

俞佩玉咬牙道：「假冒先父的那惡賊究竟是誰呢？他為何也有一身『先天無極』門的武功？而且還能將先父的神情舉止都學得唯妙唯肖，一般無二。」

東郭先生沉默了很久，才長長嘆息了一聲，道：「龍生九子，子子不同，放鶴老人雖然恬淡高遠，大仁大義，他的兄弟俞獨鶴卻是個心如梟狡的畜生。」

俞佩玉想到那本「賬簿」上記載的事，身子不禁一陣戰慄，手足也立刻變得冰冰冷冷，顫聲道：「難道……難道那惡賊就是我的……我的二叔？」

東郭先生嘆道：「有些話，我也不便在你面前說，但你卻要明白，你那二叔雖然說是被逼離家的，你父親卻從未有絲毫對他不起。」

俞佩玉黯然垂首，唯有點頭而已。

東郭先生道：「俞獨鶴離開了你父親之後，更是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染了滿手的血腥，也結了無數的仇家，只不過他武功既高，行蹤又飄忽，別人雖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卻只恨無法追查出他的下落來。」

他徐徐接道：「直到有一天，那天正是大年初二，他在洛陽名妓『大喬』家裏喝酒狂歡，不覺酩酊大醉，只因他再也想不到『大喬』竟也是他仇家的眼線。」

俞佩玉喃喃道：「大年初二……」

他又記起在那殺人莊的地道中聽到的話：「俞某人到殺人莊來時，正是大年初三……」

東郭先生道：「但俞獨鶴實在也是個武林少見的人物，大醉中被十餘高手圍剿，還是被他殺出了重圍，逃入了殺人莊。」

他嘆了口氣，接著道：「他知道殺人莊中一定有人會庇護他，何況他在『殺人莊』中輕車熟路，別人自也無法追及……」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那次難道並非他第一次逃入殺人莊麼？」

東郭先生道：「他早已和姬夫人有了私情，姬靈風和姬靈燕姐妹就是他的女兒。」

俞佩玉只覺全身都涼了。

他立刻就想起那日在殺人莊的地道中，發現的那塊玉佩，那時他覺得奇怪，「先天無極」門的珍藏怎會在殺人莊出現，還有那錦囊、繡像和上面的兩句話：「常伴君側，永勿相棄。」

只是那時他絕未想到姬夫人的情人竟是他的二叔。

他又想起姬靈風和姬靈燕姐妹總像是和他有種神秘的情感，原來這只因為他們身子裏都流著有「俞家」的血！

東郭先生道：「姬夫人將俞獨鶴藏在地道中，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誰知姬苦情詐死後也進入了那地道，恰巧遇見了俞獨鶴。」

俞佩玉道：「他……他為何不……」

東郭先生不等他說完這句話，已明白了他要問的是什麼，嘆道：「姬苦情本來自然是想將俞獨鶴殺了滅口的，但後來他卻想到了這還大有可以利用的價值，也許認為他和自己臭味相投，所以只是劫走，並沒有要他的命。」

這一點俞佩玉倒早就想到過了，俞獨鶴若非在急猝中被人挾持而去，就絕不會將那錦囊和玉佩遺留在殺人莊的地道裏。

東郭先生道：「姬苦情這一著閒棋並沒有白走，俞獨鶴和放鶴老人兄弟本就有虎賁中郎之似，只要稍加刀圭易容，便可令人難辨真偽，何況，他們兄弟自幼相處，俞獨鶴對放鶴老人的語言神態，一舉一動自然都瞭若指掌。」

他長長嘆息了一聲，接著道：「所以這所有的事都絕非巧合，可說每一步驟都是經過嚴密計劃的，若沒有『俞獨鶴』，他們也許就不會將放鶴老人選作對象了。」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才問道：「姬苦情也精於刀圭易容之術？」

東郭先生道：「不是他，是墨玉夫人，據說她的刀圭易容之術傳自西洋波斯一帶，雖和東郭高所習不同，都有異曲同工之妙。」

俞佩玉道：「前輩可知道她還有兩位高足？」

東郭先生道：「你說的可是楊子江和海東青？」

俞佩玉道：「正是。」

東郭先生嘆道：「這兩人本質不壞，只可惜被她利用，據我看來，就連這兩人對她的秘密都未必知道得很詳細。」

俞佩玉喃喃道：「不錯，連我都相信了她的話，她自己的徒弟又怎會不信，只不過……如此說來那『靈鬼』又是奉何人差遣的呢？」

東郭先生道：「自然也是姬悲情。」

俞佩玉忍不住問道：「那麼，姬悲情為何又要靈鬼去殺她自己的門下楊子江和海東青？」

東郭先生道：「這說不定是因為楊子江和海東青漸漸已對她的秘密知道得多了，在這種人門下，若是知道的事情太多，便難免有殺身之危，也說不定是因為她自覺現在大業將成，已用不著楊子江和海東青。」

他嘆了口氣，嗄聲接道：「無論如何，我早已說過他們兄妹都是瘋子，他們的行事又豈可以常情衡度。」

俞佩玉道：「除了靈鬼外，她是否還有另外四鬼？」

東郭先生笑了笑，道：「那只不過是她故意聳人聽聞而已，要人作鬼，並不是件容易事。」

俞佩玉默然半晌，喃喃道：「如此說來，楊子江和海東青也是一直被她蒙在鼓裏的，他要我避入那山腰秘窟中，也許並無惡意，因為他也不知道姬苦情在那秘窟裏，他們對我說的那些話，他們自己也信以為真……」

想到這裏，他掌心不禁又沁出了冷汗。

因為事實若是如此，非但楊子江和海東青的處境都險極，朱淚兒和鐵花娘更已入了虎口。

他現在就算想去救他們，也沒法子，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墨玉夫人」已將他們帶到哪裏。

但這東郭先生說的話是否全是事實呢？

只聽東郭先生道：「這些秘密雖是我多年來用盡各種方法才查探出來的，但有些也只不過是我的推測而已，可說全無證據，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如今我若說俞放鶴乃是俞獨鶴假冒的，天下又有誰相信？」

俞佩玉嘆了口氣，暗道：「連我對你說的話都不能完全相信，又何況別人？」

東郭先生凝注著他，徐徐道：「我知道你心裏也不無懷疑之處，所以……我現在想先帶你去見一個人。」

俞佩玉道：「誰？」

東郭先生笑了笑，道：「你見到他時，就會知道的。」

※※※

避開大路，從田陌間的小道走過去，有一曲流水。

小橋上朝露未乾，橋那邊竹籬掩映處，有茅屋三楹，雞犬之聲，隔籬傳來，屋頂炊煙，隨風嫋娜。

俞佩玉遠遠就嗅到一股藥香。

茅屋中是誰病了？

是誰在煎藥？

竹籬半掩，簷下的紅泥小火爐上，藥已半沸，一隻黑貓懶洋洋地伏在火爐旁取暖，四下寂無人聲。

那煎藥的人呢？

東郭先生為什麼要將俞佩玉帶到這裏來？

突聽「咪」的一聲，那黑貓箭一般竄起，竄入東郭先生懷裏，東郭先生撫著它綢子般的黑毛，大笑道：「好小黑，乖小黑，莫要抓爺爺的鬍子。」

俞佩玉對貓狗都沒有興趣，正覺得無聊，突聽一人道：「俞公子別來無恙。」

這聲音就在他身後發出來的。

俞佩玉大驚回頭，就看到一張熟悉的臉。

蒼老的臉上，密密地刻劃著風霜勞苦的痕跡，但一雙帶笑的眼睛，卻清澈得有如明湖之秋水。

俞佩玉又驚又喜，失聲道：「原來是你老人家在這裏。」

此時此地，他能再見到「高老頭」，當真是宛如隔世。

東郭高手裏提著個大水桶，桶裏裝滿了清水，他提著這麼大一桶水來到俞佩玉身後，居然也全無聲息。

他看到俞佩玉面上的刀疤，面色立刻就變了，但瞧了幾眼後，目中又露出了笑意，喃喃道：「看來無論什麼事都不能太完美了的，總要有些缺陷才好。」

俞佩玉只覺喉頭彷彿被什麼東西塞住了，想說話竟也說不出，東郭高拍了拍他肩頭，展顏笑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不說也罷，屋子裏還有個人日夜在惦念著你，你快去看看他吧！」

屋子裏的人是誰？

是誰病了？

莫非是姬靈燕？

是謝天璧？

還是林黛羽？

俞佩玉只覺手有些發抖，畢竟還是推門進去。

一個白衣人斜倚在床上，清臒的面容，蠟黃的臉色，半張半閉的眼睛中，閃閃地發著光。

一見到這人，俞佩玉再也忍不住心頭狂喜，竟大叫了起來：「鳳三哥，你怎會也在這裏？」

※※※

看到了鳳三和「高老頭」，俞佩玉對東郭先生的信心自然又增加了幾分，但有幾件事他還是覺得無法解釋。

尤其是他親眼見到那「墨玉夫人」將姬苦情殺死的－－眼見的事，總比耳聽的事為真。

他簡要地向鳳三敘出了這些日子裏所發生的事，說到朱淚兒已被姬悲情騙走時，他心裏又是痛苦，又是慚愧。

鳳三反而安慰他，道：「姬悲情絕不會傷害淚兒，因為她將淚兒帶走，只不過是為了要脅你，要你不敢做任何背叛她的事。」

俞佩玉垂首道：「我早就該想到這點的，我為什麼要讓她將淚兒帶走？」

鳳三微笑道：「其實你也用不著為淚兒擔心，這孩子刁鑽精靈，姬悲情也未必就能對付得了。」

俞佩玉也只有暫且放寬心事，卻將那賬簿和竹牌拿了出來，道：「這就是我在李渡鎮那小樓下找得的！……」

鳳三皺眉道：「銷魂宮主怎會對一本賬簿如此珍視？」

# 第三九章 風波已動

俞佩玉正色道：「因為這本『閻王賬』記載的都是當今武林人物的醜聞，銷魂宮主擁有它，就等於擁有一面護身符，誰都怕被揭穿秘密，而不得不對她顧忌三分。」

鳳三點了點頭，但又將頭連搖：「道理不錯，但也有相反的一面，我的意思是說這本『閻王債』是惹禍根苗。」

俞佩玉眼神一動：「三哥的意思我明白－－凡是被『閻王債』記錄醜聞的人物，必千方百計將它據為已有，一方面可以隱去自身的穢事，一方面反可脅制別人，你說可對麼？」

鳳三點一下頭：「不錯，所以既然你已經從「閻王債」上曉得很多秘密，就沒有再保存它的必要了，免得惹上很多麻煩。」

俞佩玉含笑說：「這點我跟三哥的想法相反，如果被人曉得這本閻王債在我身上的話，毀了它也無法避免困擾。」

鳳三詫道：「那是為了什麼？」

俞佩玉道：「因為沒有人會相信我輕易將它毀去，這場麻煩是免不了的，而且我希望這場風波早一點掀起。」

東郭先生將頦下的大鬍子一甩，急忙插口道：「小伙子，聽你這話的口氣，莫非是唯恐天下不亂，對不？」

俞佩玉點頭道：「對了，我準備明天就將『閻王債』上的醜聞散佈出去，我這樣做的目的不僅要報家父之仇，並且也要將整個江湖重新整肅一番，絕不讓那些外披羊毛，內藏狼心的假仁偽善者，再以欺世盜名的手法蒙蔽江湖。」

這話使室內人俱都瞪大了驚詫的眼神，但也都流露出了欽佩的眼光。

東郭先生摸了摸他的大鬍子，又不停地將頭連點，最後將臉色一正。

「小伙子，你的豪氣確實不小，但是立意固善，也要行之有方，如果眼前你就算莽莽撞撞地將『閻王債』抖露出去，那我老人家就要將你好有一比了－－」

俞佩玉含笑望著他：「請問比從何來呢？」

東郭先生道：「比作『壽星公上吊』，活得不耐煩了。」

俞佩玉道：「前輩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說我目前的功力還不夠，招惹不起江湖巨頭的聯手攻擊，對不？」

東郭先生將頭連點，道：「算你小子聰明，猜得一點也不錯。」

鳳三正色插口道：「四弟，這是很值得重視的，你雖有一手擎天的志氣，但有時也要量力而行。」

俞佩玉笑道：「三哥說得對，我當然有所憑藉才會作這樣的狂想，絕不是隨便說了而已的。」

眾人又面面相覷。

鳳三用眼盯著他問道：「那你所憑藉的又是什麼呢？不妨說出來讓我們大家聽聽。」

俞佩玉將竹牌一揚，道：「這是東郭先生的『報恩牌』，有了它我就不再顧慮一切。」

東郭先生驚地一哆嗦，道：「小伙子，你好狠？意欲將腥風血雨的事，完全扣在我糟老頭一個人的身上麼？」

俞佩玉肅穆道：「老前輩不要想歪了，我並非借此『報恩牌』堅請你老人家出面和他們去拼生死，而是只想請前輩將『無相神功』傳授給我。」

東郭先生又是一怔，道：「你怎麼知道我有『無相神功』？」

俞佩玉說道：「乃是『墨玉夫人』姬悲情親口所說出，她說『無相神功』正是她『先天罡氣』的剋星。」

東郭先生怒道：「所以你就將目標對準我了，想仗『報恩牌』威脅我？」

俞佩玉躬身將「報恩牌」雙手奉上道：「前輩息怒，晚輩實在沒有仗物挾人的打算，只請前輩念今後江湖安定，賜予成全。」

東郭先生一聲冷哼，伸手將「報恩牌」奪了過去，並緊接著一掌朝他當胸推來。

鳳三先生和高老頭頓時發出驚呼。

可惜慢了，當他們發覺東郭先生施展的竟是「無相神功」時，只聽得俞佩玉一聲慘嗥，身子像斷了線的風箏，狂飆捲得穿屋而出，直朝一條溪畔飛去。

鳳三瞪大了驚駭的眼神：「東郭老鬼，你為什麼要對他下這種毒手？」

東郭先生瞇著小眼咧嘴一笑道：「你是看兵書淌眼淚－－替古人擔憂。」

只說了這麼句沒頭沒腦的話，人便疾竄而出，等到鳳三趕到屋外時，東郭先生和俞佩玉都消失不見了，只看到遠處有一條飛掠中的灰影，那速度之快像馭電追風，眨眼工夫便失去了蹤跡。

鳳三情急如焚，而就在此時身後傳出了高老頭的聲音：「暫且別急，憑你我的腳程是追趕不上的，我知道他將藏在什麼地方，等你身體完全康復了，我們一同去找他。」

鳳三猛地轉過身來：「還要等到我康復？……那四弟……」

高老頭忙用手勢止住道：「放心，你是有點替古人擔憂，俞佩玉不是夭折相，他死不了的。」

鳳三茫然的眼神在他臉上一掃……

朝陽緩緩升起，將原野景色映得一片金黃，而鳳三先生也就在晨曦普照下似乎醒悟了什麼，臉上愁雲隨風散去。

※※※

漆黑、幽暗、陰風慘慘，泥腥氣撲鼻，那漫長的地道仍和來時一樣，好像永遠都走不到盡頭。

有三條黑影在地道中朝前摸索著，這三人就是朱淚兒、海東青，還有一個鐵花娘。

這三人默默無言朝前摸索著，朱淚兒挽著鐵花娘，鐵花娘攙著海東青，在這種情況下摸索前進，每個人心頭上都好像壓了一塊重鉛。

這時三人都有劫後餘生的感覺，剛才在石窟內千鈞一髮時，如非「墨玉夫人」姬悲情及時出現，他們三個這時都已活活被熱蠟澆死，而替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石室內再增添三具蠟人。

他們現在跟進入地道時的情形差別很大，因為少了一個俞佩玉，這在朱淚兒的感受上尤為靈敏，失去了俞佩玉就好像失去了一盞明燈，使她感到地道更黑，也感到彷徨無主。

他們現在離三十九盞燈還遠得很呢，海東青終於不甘沉寂，首先拉開喉嚨道：「有人曾經講過：『不說話比死還難受。』但在該說話的時候覺得像得了鎖喉症，你說怪不？」

朱淚兒頓時停下腳步道：「你這話是不是衝著我來的？」

海東青道：「衝著誰，誰心裏自然有數，情願大吵一場，也不願意這樣悶著氣走路。」

朱淚兒道：「我的心情不好，你說話少帶尖帶刺的。」

海東青愣愣地道：「你為什麼要心情不好嘛？」

朱淚兒被問得一愣。

鐵花娘插口道：「這還用問，朱姑娘見不到俞佩玉，就像掉了魂，這種心情你們男子漢沒有辦法瞭解。」

朱淚兒被說得臉通紅，好在地道黑暗，沒有人能看見。

海東青道：「那也不至於這樣煩悶，這只是短時間的分離，而且家師有意將朱姑娘收為女徒，這種天大的造化，高興還來不及呢。」

鐵花娘道：「那是你的想法，你曉得朱姑娘心裏作什麼打算？」

海東青討了一個沒趣，閉口不說話了。

於是三人又在沉默中繼續朝前探索，恨不得早一點離開這猶如陰曹地府的地方。

正走之間，朱淚兒突然停下腳步，神情緊張地道：「聽……這是什麼聲音……」

地道中不僅幽暗，而且寂靜得令人窒息，但在極度的沉寂中，卻隱隱傳來了沙沙的聲響。

那應該是衣袂飄風的聲音，或者是人類走動時的腳步聲響，但是因地道內回音太重，而無法分辨清楚。

那聲音輕微極了，好像在很遠很遠發生，而三人所聽到的也只是回音而已，否則也將無從發覺。

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地道中又有人出現了，正朝這裏飛縱而來。

朱淚兒比較機警，忙將鐵花娘和海東青拉成一串兒再貼近洞壁伏倒，屏息凝神，以候動靜。

就在此時，一條黑影夾著勁風飛掠而過。

那速度快極了，快得好像一陣風。

可惜的是三人都沒有辨出黑影的輪廓，那好像一頭夜鳥，又好像一隻巨型蝙蝠。

那黑影一閃而逝之後，三人仍舊靜伏不動。

又過了一會，朱淚兒突然發出自言自語的低呼：「奇怪？……奇怪？……」

鐵花娘輕輕扯了她一下：「什麼事值得連聲奇怪？莫非你發現什麼特異之處了麼？」

朱淚兒說：「沒有，但我覺得剛才的黑影好像是武林盟主俞放鶴，也許這就是所謂靈感。」

鐵花娘說：「他到這裏來，又是為了什麼呢？」

朱淚兒說：「眼前誰也不曉得，除非我們再折返回去，暗中偷窺偷窺。」

鐵花娘道：「我可沒有這分興趣，簡直等於在地獄中摸索。」

海東青道：「我支持朱姑娘的提議，反正用熱蠟澆人的怪物已經被家師用『先天罡氣』格殺了，再也不會出現以前的恐怖局面，我們還怕什麼。」

朱淚兒堅持道：「假如是俞放鶴到這裏來，說不定和俞佩玉有莫大關聯，說什麼我也要回去看看，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鐵花娘在兩人附和之下，只好硬著頭皮同意，於是掉過頭來又朝地道深處走去。

※※※

石窟四壁燃著幾盞燈，昏沉沉的光亮下，一張石椅上坐著一位渾身黑衣的女人，她就是「墨玉夫人」姬悲情。

石窟內寂靜無聲，而姬悲情也是心無旁騖地端坐不動，她好像有什麼沉重心事。

她是一個性格十分倔強的人，經姬苦情提醒後，她也有點感到應付俞佩玉的方式有點欠妥，但是她情願錯下去，也不願意在任何人面前承認錯誤。

石窟四壁冷冰冰的，但「墨玉夫人」的表情更冷，由於心裏起了疙瘩，情不自禁地脫口說著：「我錯了麼？……難道我真錯了麼？……」

她認為在這石窟內，甚至整個地道內都不會有外人的，縱然吐露心事也不會被人聽到的。

但是她估計錯了。

就在她話聲剛歇時，石窟門外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你是錯了，而且錯得不堪想像。」

姬悲情猛地一怔：「誰？」

門外的低沉聲音道：「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你現在的情緒實在太亂。」

隨著話聲閃進一條灰影，竟是姬苦情。

姬悲情冷冷地投了他一瞥：「你怎麼回來得這樣快？」

姬苦情的臉色很難看：「你問錯對象了，應該問那小子為什麼決定得那樣快。」

姬悲情詫聲道：「你是指俞佩玉？」

姬苦情說：「不是他還有誰？這小子實在棘手。」

姬悲情急聲道：「他究竟決定了什麼事情？」

姬苦情說：「是我們最怕的事情，他已將『閻王債』向江湖公佈了。」

姬悲情穩不住特有的矜持，驚站了起來：「我希望你再清楚地講一遍。」

姬苦情苦笑說：「講兩遍還是那麼回事，其中不僅包括我們之間的秘密，還包括你跟俞獨鶴之間的醜聞。」

姬悲情的身子在微微發抖：「我要殺掉他……我一定要親手殺掉他……」

姬苦情說：「現在才曉得應該除掉他已經晚了，誰也收不回來散佈在江湖上的『閻王債』。」

姬悲情怒聲說：「事已至此，你還在抱怨我。」

姬苦情搖了搖頭：「不是抱怨，而是事實如此，並且那小子刁滑得很，不知躲向何處，我找了好幾個地方都沒有找到。」

姬悲情憤聲道：「那只是時間問題，我一定要親手殺掉他，而且要讓他死得很慘很慘。」

姬苦情頓了一頓：「不過還要同時再除掉一個人，他比那小子更可恨。」

姬悲情一怔：「誰？」

姬苦情說：「是我們的死冤家活對頭－－東郭先生。」

姬悲情詫容又現：「這件事情跟他有什麼關係？」

姬苦情雙眼直冒怒光：「就是那老鬼替他撐的腰，我想你的本意不外乎想利用那小子以『報恩牌』脅制老鬼，不料如今反受其害，誰也料不到轉變成這樣壞的下場。」

姬悲情眼一瞪：「你又在抱怨我？」

姬苦情說：「現在談抱怨解決不了問題，應該盡快想辦法對付那一老一小才是正理。」

姬悲情說：「俞佩玉容易解決，辣手的是那老鬼。」

姬苦情道：「那就只好整個攤牌了，將我們用刀圭易容術一手製造出來的俞放鶴抬出來，讓他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將那一老一小列為武林公敵，我們豈不就高枕無憂了。」

姬悲情一聲冷哼說：「你不要忘了他的本來面目是漠北大盜『一股煙』，在時機未成熟前，他就那樣會被我們利用。」

姬苦情說：「應該沒有問題，除了你跟他的交情不算，就以他的切身利害來說，他也不會袖手旁觀的，因為『閻王債』上也少不了他一筆賬。」

姬悲情沒有吭聲，似在玩味姬苦情的提議。

就在這個時候，姬苦情突然兩眼精光暴射，像電芒似的投向石窟門口，厲聲道：「外面是誰？」

緊接著，門外起了一個冷漠聲音：「是友人，也是敵人，今後可以任你選擇。」

那聲音熟悉極了，二姬頓時面面相覷。

就在兩人發愣的時候，來人已閃進房中，正是冒牌貨的武林盟主俞放鶴。

看見來人後，二姬又有點感到發窘。

俞放鶴用冷眼向他們一掃：「你們兩人這出雙簧演得真精采，到今天我才看到你們的真面目。」

姬苦情眼一瞪：「這樣說你反倒吃虧了？」

俞放鶴冷笑說：「我們之間談不上吃虧佔便宜，談起來兩輩子也算不完的賬。」

姬苦情道：「那不就結了，綠帽子我都戴了那麼多年，你還有什麼值得生怨氣的地方。」

姬悲情怒叱道：「放屁，這種話你也說得出來。」

現在的姬苦情等於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怒哼一聲，飛步出了石窟。

姬悲情冷靜了一會：「你不應該到這裏來的，讓我下不了台。」

俞放鶴道：「但是發生了這樣大的風波，難道我不應該來跟你商議？」

姬悲情道：「你是指『閻王債』掀起的風波？」

俞放鶴點頭說：「沒料到你得到的消息也不比我慢，現在一切免談，讓我們先下手為強，也許可以挽回顏面。」

姬悲情搖頭道：「挽回不了的，只有除掉俞佩玉和東郭老鬼洩憤。」

俞放鶴說：「不見得，如果下手得早，也許可以挽回。」

姬悲情詫道：「『閻王債』已經在江湖上公佈了，還能挽回？」

俞放鶴說：「嗯，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限於口頭宣佈，沒有人親眼看到那本『閻王債』賬簿，江湖上還抱著信疑參半態度。」

姬悲情說：「照你這樣說還算有一線希望，你的意思是想我陪你馬上動身？」

俞放鶴說：「嗯，我曉得高老頭的地方，運氣好的話也許會在那裏碰上他們。」

姬悲情眼睛一動：「不行，我應該立刻回山一趟。」

俞放鶴詫道：「回山？什麼事比我們挽回『閻王債』風波還要來得重大？」

姬悲情道：「我要將朱淚兒囚禁起來，掌握住她就能對俞佩玉發生很大鉗制作用。」

俞放鶴說：「那我就先陪你上山一趟，然後再聯手去找他們算賬。」

姬悲情點頭同意，於是和他一同飄身離石窟。

俞放鶴和姬悲情都因心情急躁，在離開石窟竄向地道時，竟沒有發現附近正躲著三個人。

朱淚兒等在俞放鶴到達石窟不久，便銜尾而至，所以石窟內一切經過都偷聽到了。

但是他們一直隱伏不動，甚至連呼吸都極力屏住。

現在，地道內已失去了俞放鶴和姬悲情的影子，三人為了謹慎起見，又在原處隱伏半晌，才緩緩站起身來。

海東青跌足長嘆：「我恨！恨我為什麼有這樣的師父，恨我為什麼沒有早早發現他們的陰謀。」

朱淚兒說：「可是我非常幸運，忽然心血來潮而沒有上山，否則直到現在還蒙在鼓裏，而且毫無疑問地變成人質。」

鐵花娘道：「現在是應該說廢話的時候麼？」我們應該立刻離開地道，想盡一切辦法也要跟俞公子聯絡一下。」

朱淚兒皺著眉頭說：「可是誰又曉得他眼前的下落呢？」她急得險些掉下眼淚。

鐵花娘說：「剛才俞放鶴不是說俞公子在高老頭處的可能性較大嘛，我們只好循著這條線索追尋下去。」

海東青道：「但高老頭的住所又有誰能知道呢？還不是等於白說。」

朱淚兒頓將精神振作起來：「走，我們先出了地道再說，無論如何我們要搶先一步，否則俞公子會吃虧的。」

於是三人加快速度朝地道出口方向撲去，他們已顧不到將會發生什麼危險了。

※※※

晨霧縈繞著一排險峻的山巒。

那畫面美極了，霎時晨霧散盡，朝陽下但見千岩競秀，萬壑爭流，湖光嵐影，蒼松含煙……那簡直就是傳說中神仙住的地方。

山腰傳來瀑布雷鳴，除此以外，山巒一帶暴露著死一樣的寂靜。

正值此時，在小樓前的萬綠叢中，出現了兩條灰影，那兩人都懷著上乘輕功，但見他們一路輕登巧縱，躍山越嶺，跨谷穿澗，片刻功夫便飛掠到瀑布倒瀉的所在。

這裏景色更美，怪石嶙峋，虯松勁繞，斷崖殘壁，飛瀑流水，那兩條灰影就在從山頂上傾斜而下的千丈飛瀑面前不遠煞住身形，「高老頭」環首四下一望，道：「不錯，除了這裏外，他不應該躲在別的地方。」

鳳三面露羨慕之色：「他幾時找到這樣一處修身養性之所的？」

高老頭微笑說：「不久之前，他無意中透過一次口風，除了我之外，世上恐怕不會再有人知道這個地方。」

鳳三又凝神朝四下一陣觀察，道：「那麼他人呢？」

就在這個時候，瀑布雷鳴聲中突然夾送過來一個蒼勁聲音：「你們簡直成了『冤魂不散』，躲在這裏居然也會被你們找到。」

話聲起自一排虯松叢中，兩人一入耳便能辨識出那正是東郭先生的口音，循聲縱了過去。

他們只略微用眼一掃，便發現東郭先生將兩隻小腳倒吊在一株松枝上面，整個頭臉都因此而被散下來的鬍鬚包圍著，令人乍看之下，不曉得遇上了什麼怪物。

鳳三笑道：「你老人家真是雅興不淺，有點返老還童了，竟一個人躲在這裏打秋千。」

東郭先生道：「有興趣的話不妨你也上來試試，我敢保證，這是練功後休息時最舒服的姿勢。」

鳳三簡直想笑，而高老頭站在旁邊不停地直搖頭。

突然，東郭先生將身子疾彈而出，好像是一輪風車在懸空移動，還沒讓人看清，哪裏是頭哪裏是腳時，他已穩穩當當地站到兩人跟前。

鳳三急聲道：「我四弟呢？」

東郭先生說：「你們緊張什麼，是不是疑心我在謀財害命？」

鳳三說：「縱然這樣想也不算過分，奪走『報恩牌』，再用『無相神功』一下將俞公子劈飛，你這算什麼意思？」

東郭先生大聲道：「這是我的老規矩，不論誰想學，都要讓『無相神功』先試試他對挨揍的火候到家了沒有。」

鳳三驚詫地道：「挨揍還有火候？……這真是天下奇聞。」

東郭先生愣愣地說：「這只怨你少見多怪，相試時我只用三成功力，挨揍火候沒到家的人會當場五腑盡碎而亡，這小子還真不含糊，連血也沒有吐一口。」

高老頭插口道：「少拌嘴了，俞公子現在究竟在何處？」

東郭先生手朝瀑布一指：「瀑布後面有一天然平台，他就坐在那裏練功。」

鳳三詫道：「那瀑布勢如萬馬奔騰，震耳欲聾，你竟讓他在那裏練功。」

東郭先生道：「這就是『無相神功』與眾不同的地方，看樣子你又要少見多怪了。」

鳳三道：「就算我少見多怪，我也希望能明瞭個中奧秘。」

東郭先生捋了捋鬍子：「『無相神功』能否練成，端賴定力和靈氣。定力夠，靈氣成，縱泰山崩於前亦不形於色，何畏於飛瀑雷鳴之聲。如果練功者忍受不住那終日不絕於耳的震撼怒吼，那就是定力不夠，定力不夠則培養不出靈氣，也就沒有鍛煉『無相神功』的條件，所以那小子只好先闖過我這頭一關再說。」

鳳三急道：「那麼現在他的反應如何呢？」

東郭先生呵呵一笑：「行，而且使我出乎意料的滿意，我敢打任何東道，七天之內他就會得到『無相神功』。」

鳳三驚詫地道：「進境竟如此神速。」

東郭先生道：「換了誰也沒有那樣快，這小子先天異稟和後天根底都與眾有異，但是在七天之內誰也不能驚擾他，否則練不成『無相神功』尚在其次，導致他走火入魔就一切都完蛋了。」

「難道我們遠遠地看他一眼也不行？」

東郭先生怔了一會：「好罷，要是不答應，你還疑為我毀屍滅跡了呢。」

※※※

千丈飛瀑後面是一扇斷壁，但卻天生突出來一塊平台，只有圓桌面大小，因為被瀑布迎面遮住，所以正面看不見，要想發現它就必須從瀑布兩側繞過。

鳳三和東郭高隨在東郭先生之後，冒著珠璣飛濺，終於從左側繞過，發現了那座奇突的平台。

可不是，俞佩玉正坐在平台上面呢。

他採取的佛門趺坐姿勢，神色莊嚴而平靜，眼簾自然地垂著，那神情好像已入忘我之境。

非身臨其境者實難體會，以鳳三、高老頭這等功力之人，置身在瀑布跟前還被那奔雷似的怒吼震撼得眼跳心煩。

俞佩玉竟能絲毫不受影響，這實在是一樁奇蹟。

三人佇立片刻，未敢出聲，還在東郭先生眼色下，又一同退回巨松跟前。

鳳三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你用『無相神功』將他擊傷後，就直接將他帶到這裏來練功了？」

東郭先生說：「當然，難道我還背著他到處玩夠了再來不成。」

鳳三又道：「中途他也一直陷於昏迷狀態，而沒有跟任何人接觸？」

東郭先生面現詫容：「你追問這些是什麼意思？」

東郭高插道：「我們趕到這裏來時，已經聽到『閻王債』已經公佈江湖的傳說了，不知究竟是真是假？」

東郭先生咧嘴一笑：「那還假得了，小伙子雖然昏迷不醒，我就不能替他代勞麼。」

鳳三跌足嘆道：「糟了，你這樣做簡直是唯恐天下不亂。」

東郭先生愣道：「什麼事這樣緊張？」

鳳三道：「俞公子最少七天才能功成，而我敢保證不出三天之內，江湖上就要掀起滔天巨浪，你怎地這樣急就將『閻王債』宣佈出去呢。」

東郭先生猛地一怔：「我老人家一時興起，對於這點倒是沒作深長考慮，豈不糟糕。」

高老頭面色凝重地道：「現在只希望一點，沒有人能夠曉得這個地方。」

鳳三道：「平常時這裏當然很難被人發現，但『閻王債』掀起滔天巨浪後則情況又當別論，身受其累者必千方百計到處搜尋，誰敢保險這裏不會很快被人發現呢。」

東郭先生搔了搔滿頭亂髮，道：「反正『閻王債』已經公佈出去了，你是收不回來的，我看不如這樣－－」

說到這裏頓住了，睜著一雙小眼睛偷看兩人臉色。

鳳三道：「繼續說下去吧，反正以保護俞公子不受騷擾為原則，就是讓我賠上性命也絕無反悔。」

東郭先生高興地一拍巴掌：「看，我正等著你開腔，現在廢話少說，我們三塊老骨頭準備擱在這裏了。」

高老頭插道：「準備擱在這裏是注定了的，但應該事先估計估計未來的趨勢，『閻王債』會逼哪些人前來拼命？」

東郭先生說：「嗨，那可多了，除了冒牌貨俞放鶴不算，姬苦情、姬悲情、富八爺、怒真人……凡是江湖上稍有頭臉的無不被波及，就連你鳳老三也不例外。」

鳳三震驚得指著自己鼻子：「『閻王債』上也提到我？我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醜聞？」

東郭先生道：「沒有指出來前也許你已經忘了，但『閻王債』上卻記得清清楚楚，我曾親自過目，還能有錯？」

鳳三手一伸：「拿來我看看，否則我就認為你故意誹滂。」

東郭先生道：「『閻主債』又被我揣入小伙子懷中，一定要知道的話，我就直接說出來。」

鳳三迷茫地瞪著他：「你講？」

東郭先生咧嘴一笑：「十年前你在勾欄院迷上一位紅倌人，名叫小昭君，最後床頭金盡，光著屁股被老鴇趕出來，有這回事情沒有？」

鳳三急辯道：「胡說，我當時是穿著內衣走出勾欄院的。」

東郭先生撫掌大笑：「反正有這麼回事就行，『光著屁股』是我故意渲染，激你親口承認。」

鳳三頓時臉孔通紅。

東郭先生說：「別怕羞，我老人家在『閻王債』上也是榜上有名，說出來跟你也差不了多少。」

鳳三道：「你年輕的時候也喜歡跑勾欄院？」

東郭先生將頭搖得像波浪鼓：「沒有這份興趣，但卻暗戀上一名年輕的尼姑，可惜未獲青睞，最後差一點殉情自殺。」

鳳三和高老頭相視一愕，結果三個人都同時大笑起來。

※※※

在殘霞餘暉將西方天際塗上一抹金黃時，田陌中突然出現一個蹣跚的影子，正朝一條小溪緩緩踱來。

那蹣跚的影子是朱淚兒，出了地道後她就和鐵花娘、海東青分手，準備向三四個地方尋找俞公子的下落。

可是天涯茫茫，俞佩玉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朱淚兒不計較這些，凡是俞佩玉可能落腳的地方，她都要設法尋遍，為了俞佩玉，她是顧不得辛勞的。

說實在的，這兩天她已精疲力盡，而俞佩玉的下落一點也沒有打聽出來。

而且她現在的行動是要特別小心的，她已明白了姬悲情正有將她作為人質的打算，現在既已東窗事發，她必須要提防姬悲情的沿途追截。

這兩天當中她已聽到「閻王債」公佈江湖的消息，這證實在地道中所聽到俞放鶴和姬苦情所說的並沒有錯，也更明白了江湖上的滔天巨浪已起，當然也就更為俞佩玉的安危而擔心。

尤其今天中午，她在陽關大道上陸陸續續地看到很多武林中人追騎四出，在他們無意中流露出的口風就是要尋找俞佩玉，經此印證實在不容許她再存任何僥倖的想法，而必須要盡速能見俞佩玉一面，以傾述自己在地道內所發現的各項秘密。

這些秘密當然是和俞佩玉有深切關聯的，如果不將它揭穿，俞佩玉很容易就摸錯了方向。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姬苦情又一次的裝死，如不揭穿，俞佩玉便很難認清楚「墨玉夫人」與姬苦情究竟是敵是友。

在朱淚兒感到尋找俞佩玉已臨絕望境地時，突然想起鳳三叔曾經提過高老頭的住處，好像正是這一帶，但不能確定實在地方，所以她現在只能說是碰碰運氣。

現在的朱淚兒已感腿軟腰虛，如果不得到適當的休息和食物，她將很難繼續支持下去。

暮色低垂中，她一面走一面朝前看……

她終於發現了目標，小橋流水，竹籬人家，現已晚飯時分，那竹籬內的茅屋竟沒有炊煙冒出。

她蹣跚而行，進入竹籬後開口問道：「請問裏面有人麼？」

靜悄悄的，一點動靜也沒有，朱淚兒一連喚了兩三聲還是如此。

苦也！竟是沒有人居住的空屋。

「管他呢，進去找一點食物，吃飽了再想辦法。」

朱淚兒心裏這樣想著，伸手便去推那茅屋的木門。

咿呀一聲門開了。

一條黑影突然向她懷裏猛竄，朱淚兒大吃一驚，但是這片刻的驚嚇，隨著「咪」的一聲而消失。

原來竄進她懷裏的竟是一隻大黑貓。

朱淚兒用手撫了撫。

「貓咪乖，你的主人呢？」

黑貓用綠油油的眼睛瞪著她。

「咪……咪……」

朱淚兒似乎忘了它不會說話，像哄小孩般地說：「該是肚子餓了罷，讓我找一點東西餵你。」

伸手亮了火摺子，並將桌上的一盞小油燈點著。

突然，竹榻上放的一件衣服引起了朱淚兒的注意，是她親手替鳳三叔縫製的，絕不會有錯。

莫非這裏就是高老頭的住處？

那真巧。

鳳三叔和高老頭呢？

朱淚兒高興得忘記了飢餓，也忘記了疲勞，而就在此時，懷裏的黑貓突然一下竄出，像箭也似的直向荒野中奔去。

黑貓奔馳的神情好像懷著某項目的，朱淚兒疑心大起，於是跟著後面奔了過去。

這時夜色已經深深籠罩大地，東方天際卻升起了一輪明月。

黑貓繼續向前奔跑，並不時回過頭來看看朱淚兒，好像恐怕朱淚兒追趕不上，故意停下來等等。

朱淚兒大感驚異，也越發斷定了黑貓必有目的，遂抖擻精神，緊緊跟隨，看它究竟要將自己引到什麼地方？

月輝普灑下，原野一片銀白，這幫了朱淚兒不少忙，可以很清晰地盯住那條黑貓。

穿樹林，繞小溪，邁田埂，翻山坡，那條黑貓仍舊往前奔跑著……

突然，朱淚兒好像感到身後有異，當轉身查看時，竟又沒看到任何可疑情況。

她並沒有十分在意，又恐被黑貓甩脫了，所以只當那是人類在走夜路時常有的現象，於是再將全部精神放在跟蹤黑貓身上。

約摸兩三個時辰，一片山巒橫阻眼前。

那條黑貓回過臉來竟對朱淚兒「咪！咪！」大叫兩聲，然後速度突然加快，飛也似的朝山上縱去。

朱淚兒太累了，她現在已經沒有追上黑貓的能力，但她還是掙扎著朝上攀登。

苦也，還沒有到達山腰，就在一眨眼工夫內，那條黑貓竟已不知去向了，而她卻聽到瀑布雷鳴的聲音。

這片山巒範圍太大了，而瀑布奔騰，震盪出空谷回音，此歇彼起，竟使朱淚兒難以辨清瀑布所在的真實方向。

朱淚兒這時有叫天天不理，叫地地不應的感覺。

但是她沒有絲毫埋怨。

在她心中認為只要已經接近了尋找俞佩玉之路，這點辛苦又能算得了什麼。

她振作起精神，決定再往上走，最低限度也要將那隻黑貓找到。

驀地，也就是在她剛起步的時候，她發覺背後竟伸過來一隻美麗的手，竟一下將她的右腕扣住了。

深夜，荒山，那太駭人了。

朱淚兒頭皮一麻，而身不由己，竟被那隻美麗的玉手一下擰過身來。

糟，一定是碰上了山魅鬼怪。

朱淚兒閃電般掠過這個念頭，但她視界中卻出現了一位非常美麗的女人，尤其是那高貴的風儀。

「啊呀。」

不料當朱淚兒認清了那身穿黑衣的美麗女人時，竟比見了山魅鬼怪還要恐懼，連嚇帶累，一跤跌倒地上。

她瞪大了驚恐的眼神：「你……」

姬悲情笑著說：「不錯，是我，你沒有想到吧？」

朱淚兒張口結舌，不曉得說什麼才好。

姬悲情接著說：「我曾誇讚過你是好女孩，但怎麼忽然不乖了呢？」

她頓了一下又笑著說：「我只道你跟隨海東青回山了呢，不料你竟害我撲個空。」

朱淚兒突然掙扎著站起身來：「我為什麼一定要聽你的指示？」

她聲色俱厲，好像突然之間膽量大了許多。

姬悲情說：「因為受我指揮的人一定不會吃虧，而你竟沒有聽我的話。」

朱淚兒索性將腰一叉，冷笑道：「但是我現在也沒有吃虧，而且永遠不會聽你的話，也就永遠不會吃虧。」

姬悲情笑著說：「那是你還沒有發覺，等到發覺吃虧了，你就會後悔的。」

朱淚兒一怔：「我聽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姬悲情說：「一定要我說明？……也好，可以讓你增加一次教訓。」

朱淚兒猛地一激靈，她似乎已經感到不妙。

姬悲情接著說：「傍晚前你就被我盯蹤了，而且還有我的很多伙伴。」

朱淚兒急聲道：「誰？人呢？」

姬悲情仍舊笑著說：「噢，很多很多，俞放鶴、姬苦情、怒真人、富八爺、天吃星……真是數不盡，他們都到瀑布那邊去了，你知道是去做什麼嗎？」

朱淚兒沒有接腔，但是臉色正在變青。

姬悲情又說：「他們是去拜訪一位貴賓，而那位貴賓也就是你正在千方百計尋找的人，沒有你我們還找不到這個地方，想一想看，你算不算吃虧了呢？」

朱淚兒像遭五雷轟頂，站在那裏愣了。

姬悲情笑著說：「我說的沒有錯，不聽話的女孩總是要吃虧的，但願不要繼續下去。」

朱淚兒沒有理會她的冷言冷語，掉過頭去淒聲大叫著：「俞公子，是我害了你。」

隨著話聲就朝山腰上飛撲。

怪事情發生了。

朱淚兒剛跑兩步，身後竟出現一股極強的吸力，硬將她牽得登登登倒退回來。

那仍舊是姬悲情的傑作。

朱淚兒淚落如雨：「前輩，『閻王債』是我公佈出去的，你可以殺掉我，請不要對付俞佩玉。」

姬悲情搖了搖頭：「看起來愛情力量實在偉大，甚至於替死。」

朱淚兒哭泣著說：「是的，我願意死，只要不連累他……讓我死一千次……一萬次……我都是甘心情願的……」

姬悲情的聲調突轉冷漠：「但是天下的事就是這樣怪，應該死的人想逃也逃不了，不應該死的人想死也死不成。」

朱淚兒又是一愣：「前輩，你說誰不該死？」

姬悲情說：「你是很聰明的女孩，應該辨得出。」

朱淚兒頓如一跤跌下了萬丈深淵，她已醒悟哀求是沒有用的了，放聲大哭著，掉過頭去又朝山腰飛奔。

嘭！

她竟撞上了一樣東西，登登登倒退回來。

剛才她太慌張了，只顧悶著頭跑，也不曉得究竟撞著了什麼？抬起頭來一看……

啊呀，靈鬼。

不錯，就是他，那冷森森的笑容，緊身的黑衣，腰間的紅帶，帶上插著的彎刀，刀柄上的紅綢……

朱淚兒驚叫著將臉一捂，不敢再看。

但是她絕沒有認錯，站在面前的就是靈鬼，那殺不死的怪物，而自己一頭竟撞上他的肚子，姬悲情只對靈鬼說了聲：「將她帶回山去。」

話聲剛歇，人已凌空而起，她的身法竟比靈鬼還快，眨眼之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

靈鬼一把將朱淚兒拎了起來。

如果現在將靈鬼比作老鷹的話，那對朱淚兒最恰當的比喻就是雛雞。

落在什麼人手裏都好，朱淚兒竟落在了這人不人鬼不鬼的怪物手中，早已驚得魂飛魄散。

靈鬼咧著森森白齒朝她一笑：「女孩子總是應該乖一點的，我們回山去。」

靈鬼不笑還好，那笑容在朱淚兒的眼中更猙獰，更恐怖。

但在極度恐怖中，朱淚兒的神智反倒清醒了，抽出腰間的一把短刀，猛力就朝靈鬼身上刺去。

噗哧。

血光迸現，那一刀竟將靈鬼胸口刺了個大窟窿。

靈鬼仍舊掛著那不死不活的笑容：「你又忘了，靈鬼是永遠殺不死的。」

那景象比沒動刀前還要可怖，朱淚兒嚶嚀一聲昏了過去。

就在此時，遠處傳來大聲呼喚：「淚兒……淚兒……」

朱淚兒朦朧中好像聽出那正是三叔的聲音，機伶伶一個寒顫，頓又甦醒過來。

她也嘶聲叫喚著：「三叔……三叔……」

剛叫了兩聲，她已發覺自己好像變成了一張紙，正被狂風吹送離地而起。

她也看到一條灰影正像隕星般的朝這裏飛掠，也能從輪廓中判斷出那正是她的鳳三叔。

施展上乘輕功的鳳三快如馭電追風，但他也只看到淚兒被一條黑影扛在肩上，化為一陣輕煙，瞬息無蹤。

鳳三震駭極了，他竟不曉得那叫什麼輕功。

鳳三情急中並未想到挾走淚兒的乃是靈鬼，但卻深感無從追起。

颼！颼！颼！颼！

山麓前縱起數條黑影，目標直指瀑布。

鳳三心知有變，顧不得找尋淚兒了，一鶴沖天，直朝俞佩玉練功的地方斜飛而去。

※※※

離飛瀑流泉七八丈遠近站著三個人，姬悲情居中，姬苦情和俞放鶴分站左右兩側，正在轉動著六道電芒般的眼神，搜索剛才喝止他們前進之人。

一遍、兩遍、三遍……

怪哉！

憑此三人目力，慢說今夜還有明月當頭，縱無月光，藏在樹葉叢中的一隻老鼠也會很快就被發現，如今一連輪掃了四五遍，竟沒有發現任何疑狀。

姬苦情沉不住氣了，怒聲說：「剛才說大話的是誰？再不露面我就要開口罵人了。」

突聽一個尖嗓門嚷道：「我老人家就在你們面前不遠，難道一個個的眼睛都瞎了不成。」

這一次，三人都聽清楚了，話聲起自離他們五丈遠近的一堆亂石叢中。

三人運足目力仔細搜索，但仍沒有發現亂石堆內藏的有人，卻看到有一塊巨石在蠕蠕而動。

姬悲情一聲冷哼。

「原來是他。」

姬苦情詫道：「誰？」

姬悲情冷聲道：「你再仔細看看，那正在蠕動著的真是石頭？」

姬苦情凝神望去。

「那好像是一隻灰色布袋。」

姬悲情說：「不錯，顏色和石頭一樣，如果不是因為他蠕動，根本就看不出那是一隻裝著東西的口袋，除非你比豬還笨，否則你就應該想到我們碰到誰了。」

姬苦情一哆嗦：「啊呀！大地乾坤一袋裝，我們碰上了『布袋先生』。」

突聽那邊哈哈大笑：「綠朋友，你只猜對一半，接著。」

話聲剛歇，那裏面裝著東西的口袋竟迅疾無比地骨碌碌滾來，而且勁道恰到好處，滾到三人面前突然自動煞住。

嘿！那布袋口綁得緊緊，裏面裝的一定是人，還在蠕蠕而動呢。

同時，姬苦情又認定布袋裏面一定是東郭老鬼，這是他一貫的作風。

姬苦情不是死人，剛才東郭先生喚他「綠朋友」的用意他不是不懂，那只比喚「活烏龜」好聽些而已，正感有氣沒地方出，翻掌便朝布袋推去。

嘭！哧－－

布袋內頓時發出殺豬般的慘嚎，口袋也被震裂了，骨碌碌，滾出一個口噴鮮血的人來。

姬苦情的臉色變了，而且也拉長了，拉得比驢臉還長。

姬悲情和俞放鶴也同時一驚。

那太出人意料了，滾出來的不是「布袋先生」，竟是天吃星，現已身受重傷。

三人不僅吃驚，而且感到震駭，天吃星是伙同前來找俞佩玉算賬的，不久前還和另外的伙伴隱在暗處，不料竟被東郭先生擒住後裝進袋中，假姬苦情之手將他劈成重傷。

亂石堆響起一陣哈哈大笑，三人舉目望時，發覺東郭先生竟坐在一塊石頭上，蹺起二郎腿，在那裏得意地直抖呢。

東郭先生的大鬍子，跟身軀本來就不成比例，現在又是坐著，再加上這一抖，那簡直能令人笑痛肚皮。

但是眼前三位沒有一個人能笑得出來，俱將憤怒的眼神投向東郭先生。

東郭先生捋了捋他那拖到地上的大鬍子。

「閒話少說，書歸正傳，你們夫妻三人不在閨房享那魚水之樂，跑到荒山來找我老人家，莫非三缺一，想湊一場麻將打打不成？」

姬悲情氣得纖軀直顫，因為東郭先生剛才那句「你們夫妻三人」比鋼刀還利，深深地刺痛了她，也使她感到無地自容。

俞放鶴及姬苦情也感臉似火燒，恨不得一掌下去將東郭老鬼劈為齏粉。

半晌之後，姬悲情才穩住心情：「東郭先生在江湖上德高望重，如果我有事情相問，深信你是不會講假話的。」

東郭先生道：「還是『墨玉夫人』厲害，頭一句話就將我扣住了。」

姬悲情道：「現在我想知道，俞公子是不是在你此地？」

東郭先生道：「既然找上門來，我想不承認能行嗎？」

姬悲情道：「承認了就好辦，我想跟他當面講幾句話。」

東郭先生神情一怔：「是不是又想叫他暗殺我老人家？」

姬悲情發了一會窘：「這正是我失策的地方，我應該殺了他，擁有『閻王債』和你的『報恩牌』，整個武林將為我操縱。」

東郭先生道：「這好像是你有生以來第一次在人前認錯，我老人家深感榮幸。」

姬悲情苦笑了笑：「晚了，一切都晚了，但還有一件事情不晚。」

東郭先生怔道：「什麼事情？」

姬悲情狠聲道：「殺掉他。」

這三個字說得特別重，顯然已將俞佩玉恨入骨髓。

東郭先生說：「如果那樣你會再後悔一次。」

姬悲情道：「為什麼？」

東郭先生道：「因為『閻王債』是我向江湖上公佈的。」

姬悲情怔了一怔：「真有這回事情？」

東郭先生道：「這又不是朝自己臉上貼金，誰願無中生有，硬朝自己頭上拉。」

姬悲情眼神一動：「縱然如此，最多也只能算假你之手，我要追究的仍是罪魁禍首。」

東郭先生道：「這樣說你認定那小伙子了？」

姬悲情說：「嗯，世間將沒有力量可以改變我的決定。」

東郭先生道：「如果我硬拉在自己頭上呢？」

姬悲情說：「但願這句話算東郭先生說溜了嘴，或者是我聽錯了，再不然就請將話收回。」

東郭先生道：「借用你的一句話－－世間將沒有力量可以改變我的決定。」

姬悲情嘆了口氣：「那就僵了。」

東郭先生說：「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一個僵局，縱然你肯罷手，也挽回不了它。」

姬悲情怔了怔：「你這話似乎另有所指，可以講得詳細點嗎？」

東郭先生道：「我認為你還是暫時糊塗的好，但你很快就會明白的。」

姬悲情道：「既不願講，我也就不願追問，看在武林同道，由我劃出兩條路來，任由東郭先生選擇好嗎？」

東郭先生道：「講講看。」

姬悲情聲調突轉嚴肅：「一，立刻交出俞公子，由武林大會公議處決。」

東郭先生大聲道：「漠北大盜『一股煙』，你聽到了沒有？」

俞放鶴一怔：「你在喚誰？」

東郭先生道：「我叫的是俞獨鶴，也就是尊駕。」

俞放鶴冷笑著：「閣下有點失常，連人都認不清楚了。」

東郭先生道：「俞獨鶴，『閻王債』都已將你的底子抖露清楚了，你就少裝蒜吧，再裝下去我叫你變成『一溜煙』。」

俞放鶴臉色鐵青，沒有吭聲。

東郭先生接著道：「姬夫人剛才的話你聽到了嗎？」

俞放鶴道：「當然，那是最正直的提案。」

東郭先生道：「但我卻好有一比－－在強盜窩裏面告強盜－－官司輸定了，這條路我不走。」

俞放鶴道：「姬夫人，現在你應該宣佈第二條路了。」

姬悲情口吐狠聲：「死。」

東郭先生撫著大鬍子呵呵笑道：「那更不用談，我老人家還沒有結婚呢，現在就死，在閻王爺面前沒有辦法交代，姬夫人劃的這兩條路我都不能走，第三條路倒還可以談談。」

姬悲情怔了一下：「什麼是第三條路？」

東郭先生說：「江湖上的恩恩怨怨總要來個徹底解決的，給我七天時間，你們縱然不找那姓俞小伙子，小伙子也放不過你們，那時來一個徹底了斷。」

突聽姬苦情一聲厲吼：「東郭老鬼，你是不是玩緩兵之計。」

東郭先生道：「說話的是『綠朋友』嗎？悶了這半天你才冒出『頭』來呀。」

帶尖帶刺，傻子也能聽出他在奚落姬苦情。

呼！……

一團灰影凌空飛出，直撲東郭先生。

那正是惱羞成怒的姬苦情。

他這凌空下撲之勢威猛絕倫，但見東郭先生將大鬍子一抖，身形也就跟著而起，翻掌就迎。

嘭！

狂飆突起，兩人這一掌是身子懸空時相撞，場中好像激起了龍捲風，東郭先生落地時登登登朝後退了三個大步，而姬苦情突被狂飆捲動得如同風車，骨碌骨碌，在半空一連翻了七八個筋斗，叭噠一聲摔回原位。

姬苦情面如金紙，口角邊也掛著血絲，沒有能立刻爬起身來。

姬悲情冷笑道：「東郭先生的『無相神功』果然不凡，但我要提醒你一聲，今晚除了我們三人外，附近最少還隱伏著十幾名頂尖高手，恐怕不是你想像中那樣容易打發的。」

東郭先生眨動精銳眸子四下掃視……

黑影幢幢，果然，十餘武林高手像幽靈般從隱暗處陸陸續續地冒了出來。

東郭先生道：「還有沒有，乾脆由我老人家一一解決，免得小伙子再費事。」

姬悲情道：「這樣看來，東郭先生一定不到黃河心不死啦？」

東郭先生道：「這話就算你替我說的，不嘗到『無相神功』滋味，你們是不肯離去的。」

黑影愈圍愈近，終於一齊站到姬悲情身後。

嘿！真熱鬧，有頭有臉的人物全來了。

姬悲情笑了笑：「東郭先生這樣有恃無恐，也許認為我們搜不到俞公子，那樣想你就錯了。」

東郭先生一怔，而將兩道冷電般的眼神重重地投到姬悲情臉上。

姬悲情接著說：「也許揭穿了事情反而好商量，俞公子就藏在瀑布的後面。」

東郭先生又是一怔，他不能不佩服姬悲情的目光銳利。

姬悲情又說：「東郭先生，現在我再給你一個機會，跟整個武林作對，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東郭先生回頭一看，他的二弟東郭高已和鳳三各守瀑布兩側，因此膽子也稍微壯了些。

以三人之力，對付恁多武林頂尖人物力量是顯得太單薄了些，但是情勢如此，東郭先生別無選擇餘地。

東郭先生頓將心腸一橫：「來吧，希望你們夫妻三個一同上，但我要警告你們一聲，不要忘了我老人家外號－－大地乾坤一袋裝，還怕裝不下你們這些兔崽子嘛。」

別看東郭先生這兩句話，卻無形中產生震懾群雄的很大影響。

在富八爺宴客時，很多人聽了，「大地乾坤一袋裝」這七大字就會亡命而逃，何況現在面對本人。

眼前雖還沒有發生那種現象，但已有部分武林高手私下裏心底直冒涼氣，已經立下了見風轉舵的打算。

至此，僵局已經鐵定，沒有挽回的可能了。

突聽俞放鶴大聲道：「怒真人，你帶人去攻東郭高。」

這時俞放鶴已抖露出武林盟主威嚴。

怒真人應聲而出，帶領八名高手如飛而去。

俞放鶴扭頭又喚：「富八爺。」

富八爺應道：「是。」

俞放鶴道：「你領一部分人去攻鳳三，定要生擒俞佩玉，以洩公憤。」

「是。」

富八爺又應了一聲，率隊朝那邊飛撲。

現在場中只剩下兩個半人，除了姬悲情和俞放鶴，受傷的姬苦情只能算半個。

俞放鶴將一雙憤怒的眼神投向東郭先生：「只要你的布袋大，今夜我情願被裝進去，我們不見真章不算。」

話還未歇，人已凌空而起，疾撲東郭先生。

呼！呼！呼！

俞放鶴迎面就是三掌。

但是他狡猾的像是狐狸，當東郭先生出手還擊時，他便騰身閃開。

這種現象明顯得很，他深知「無相神功」的厲害，而不敢硬碰。

東郭先生的掌法端的驚人，但見四周狂飆突起，砂石進飛，「無相神功」等於在他四周已經砌了一道不可攻破的氣牆了。

姬悲情心裏暗驚，東郭老鬼今天拼上命了。

呼！呼！呼！呼！

狂飆突捲中，幾個回合下來俞放鶴已經招架不住，還幸虧他以閃躲為重，否則定被「無相神功」震傷。

就在此時，一條黑影捲入戰幕。

那是「墨玉夫人」姬悲情，雙臂一圈，朝外就送。

嘭！

狂飆激出暴響，姬悲情一出手也就是看家本領－－「先天罡氣」，正和「無相神功」撞個正著。

人影倏分，姬悲情朝後接連暴退，而東郭先生也是一陣急遽搖晃，那滿臉的大鬍子隨風飄擺下，活像一尊玩具店裏的不倒翁。

姬悲情用震驚的眼神向他逼視。

東郭先生也眨動一雙小眼睛朝她狠瞅。

就在這個時候，一股掌風突朝東郭先生後背撞來。

突聽東郭先生一聲暴喝：「這算哪一國的武林盟主，竟從背後偷襲。」

隨著話聲就是一個「回風擺柳」，並夾送著一陣狂飆朝他撞去。

噗！

場中起了一聲悶響，俞放鶴收招不及，竟被「無相神功」餘飆掃中，骨碌碌一陣翻滾，跌在丈餘開外。

算他運氣，差一點就會受傷。

東郭先生剛想再補俞放鶴一記「無相神功」，而姬悲情的「先天罡氣」又到。

於是，東郭先生一抵二，就在場中和姬、俞兩人惡鬥起來。

姬悲情一面小心應付一面關照：「俞盟主，跟他遊鬥，盡量消耗他的真力。」

苦也！

東郭先生最怕這一手，因為「無相神功」最是耗損真力，但面對兩大頂尖高手，不用「無相神功」又感難以應付。

東郭先生抽空觀望……

瀑布兩側已動了手，東郭高和鳳三每人都力敵七八名武林高手，並且又要兼顧正在練功的俞佩玉，所以難免手忙腳亂，險象環生，而自己又被兩人纏住，形勢實在惡劣已極。

東郭先生小眼珠骨碌碌一陣亂轉，雙手凝聚真力，突然改朝身旁不遠的一座小土堆推去。

轟的一聲震天價大響。

土塵受勁氣猛撞，疾沖而起，竟被激成了一團煙幕，好像沙漠中起了的風暴。

姬悲情和俞放鶴都同時為之一驚，而東郭先生也就趁著這個時候從煙幕中疾衝而起，像隕星飛墜般地直朝瀑布方向撲去。

人還在半空中呢，就聽他老人家大聲喝著：「大地乾坤一袋裝『布袋先生』到，怕死的快跑。」

說話中人也凌空而下，像一隻灰鶴般地撲向富八爺。

# 第四○章 妖法無邊

鳳三正纏著富八爺惡鬥，東郭先生那一聲大吼，竟將他吼糊塗了－－那簡直是故意通知敵人逃跑。

其實東郭先生何嘗又不是這個意思呢。

人的名，樹的影，這話誠屬不虛。

大地乾坤一袋裝「布袋先生」，那響噹噹的「金字招牌」足能令一般武林人物望風而逃。

富八爺所率領的高手聯合纏住鳳三先生遊刃有餘，東郭先生這一吼，大家就像老鼠見了貓，哄的一下四散逃去。

不僅這邊，由怒真人率領的那批武林高手也不例外。

可是富八爺跟怒真人仍死硬著頭皮留置原地，以他們的身份要是也被東郭先生的一句大吼嚇跑了，那他們就會在武林中被人笑掉大牙。

說時遲那時快，東郭先生凌空而下，人未落，「無相神功」的狂飆已如怒濤般地湧至。

呼……

富八爺首當其衝，見情也只好運足全身功力，翻迎上去。

嘭！

兩掌勁力相撞發出轟然巨響，而富八爺也就在狂飆突起中，一陣骨碌碌翻滾，跌在兩丈開外。

這樣一來，鳳三的壓力頓告解除，東郭高那邊也因只有一個怒真人纏住他，而告輕鬆。突聽半空中傳來一聲厲喝：「東郭老鬼看掌。」

話是一聲，人影卻有兩條。

左上空是姬悲情，右上空是假俞放鶴，他倆竟凝聚了十成功力，來做這凌空下撲的一擊。

這好像是孤注性的一擊，好壞在此一舉。

東郭先生表情突轉嚴肅，遂也凝聚全身功力，翻掌便迎。

嘭然巨響又起。

掌勁相撞時並激起莫大氣流，就好像突然出現的風暴，而在煙塵怒捲中又可看到人影倏分。

我的天。

東郭先生一連倒退五個大步，拿穩馬步時猶感血氣翻騰，臉上也已變了顏色。

姬悲情、俞放鶴聯合出手，凌空而下，在形勢上佔了不少便宜，但饒是如此也在「無相神功」下沒有討了太多的好，連退數步後，身子搖晃不已。

富八爺還沒有爬起來，坐在地上臉色慘白，顯然受傷不輕。

俞放鶴怒衝斗牛，但當出掌再攻時，突被姬悲情喝止了。

她將目光冷冷地投在東郭先生臉上。

「這四十年來，沒有人敢這樣衝撞過我。」

東郭先生道：「我老人家就算例外好了。」

姬悲情道：「我們之間的『樑子』算結定了，不過我不想在今夜解決。」

東郭先生咧嘴一笑：「我看不是不想，而是力不從心，何不乾脆講今夜大勢已去呢。」

姬悲情說：「隨便你怎麼想，但我希望你轉告俞公子一聲，三天之內到我門上來解決這件公案。」

東郭先生道：「如果不按時赴約呢？」

姬悲情道：「那我們還是要找他的，但卻要賠上一條可愛的生命。」

東郭先生一愣：「你這是什麼意思？」

姬悲情說：「你應該想得到，現在朱淚兒已被我掌握在手中。」

鳳三急聲道：「你將她怎麼樣了？」

姬悲情淡淡一笑：「不用緊張，現在她被靈鬼看管著，三天之內是不會有任何兇險的。」

說到這裏，她向俞放鶴使了一個眼色，俞放鶴背起富八爺絕塵而去。

姬悲情剛想離去時，一股掌風向她撞來。

「先天罡氣」隨手揮出，撞得鳳三連退兩個大步。

姬悲情冷笑說：「你還想動手？」

鳳三怒目道：「不交出朱淚兒來，你就別想離去。」

姬悲情冷聲道：「閣下恐怕沒有這個本領，但如加上東郭先生，事情又當別論，不過我得警告你們一聲。」

鳳三道：「警告什麼？」

姬悲情道：「不要忘了靈鬼是由我操縱的，我跟他之間靈犀一點通，只要我一動念，他會立刻處死朱淚兒。」

鳳三厲聲道：「你敢！」

姬悲情笑了笑：「敢不敢，你會知道，不相信就再發一掌試試。」

鳳三雙掌一翻……

但卻在即將發出時又猛地煞住，而將一雙憤怒的眼神投在姬悲情臉上。

姬悲情笑了，笑得很得意。

她帶著調侃的口吻道：「鳳三先生能夠懸崖勒馬，還算是夠聰明的，請不要忘了轉告俞公子三日後之約，我一定會恭候光臨。」

說完纖軀疾擰，晃眼間消失蹤影。

怒真人還在死纏東郭高呢。

但見他雙掌怒翻，口裏頭不停地呼叱連聲……

突然，眼角餘光被他瞟見身後多了兩個人，一個是鳳三，一個是東郭先生。

怒真人倏然而驚，收住掌勢連退數步。

東郭先生衝他訕笑道：「牛鼻子，你是不是真想替姬悲情賣命？」

怒真人瞪著眼道：「誰說，我又不打她的糊塗主意。」

東郭先生說：「那就是替武林盟主效勞。」

怒真人將眼瞪得更大：「那更談不到，我怒真人不是趨炎附勢之輩。」

東郭先生道：「那我就不明白了，你為什麼留在這裏賣掉老命？」

怒真人道：「你似乎多此一問，那小子為什麼將『閻王債』上有關我那些見不得人的事情完全抖露出來。」

東郭先生小眼珠一轉：「我好像記得『閻王債』上有關你的部分，只是在銷魂宮主面前曾經下跪求婚。」

怒真人道：「不錯。」

東郭先生道：「這種芝麻大的小事，你也值得拼命？」

怒真人道：「在我來講，可說奇恥大辱，名譽是第二生命。」

東郭先生道：「我卻認為這不必計較，就跟我曾經暗戀過尼姑一樣。」

怒真人詫道：「我真想不到你這樣直爽。」

東郭先生道：「我不妨直爽告訴你，『閻王債』是我替俞公子公佈的。」

怒真人詫道：「那我就更不懂你的用意何在了，竟不惜將你自己的醜聞也宣佈出來。」

東郭先生道：「簡單得很，徹底整頓武林。」

怒真人道：「整頓武林包括這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東郭先生道：「是的，那就是徹底改造武林中人的行為和氣質，借『閻王債』的公佈，而使今後有所檢點，這可以收到潛移默化之效果，不久將來，自然能使整個武林中人化暴戾為祥和，而永遠不會再有傷天害理之事發生。」

怒真人道：「可是我的名譽損失……」

東郭先生道：「那能算得了什麼，年輕時誰沒有一段風流韻事？」

怒真人垂下了頭，自言自語地說：「這話好像是有點道理。」

東郭先生說：「但這次徹底整頓武林，有一批人卻是罪無可赦，必欲使他們得到應得的懲罰。」

怒真人道：「你指的是哪一批人？」

東郭先生道：「你知道現任武林盟主俞放鶴的事情嗎？」

怒真人道：「當然，『閻王債』上公佈得清清楚楚。」

東郭先生道：「好，但我還是希望你親口說出來聽聽。」

怒真人道：「他本身是漠北大盜『一股煙』，做盡傷天害理之事，尤以接受姬悲情刀圭易容術冒充俞放鶴，而甘為他們的傀儡。」

東郭先生道：「好，請再進一步談談他們的最終目的？」

怒真人道：「當然是操縱武林，把持一切。」

東郭先生說：「明白這個就好辦，像姬悲情、姬苦情那樣行為乖張，而心理又不正常之人，一旦操縱了整個武林，你能想到會產生什麼結果嗎？」

怒真人搖了搖頭：「那真可怕。」

東郭先生道：「所以這次公佈『閻王債』的真正對象，就是那一類少數人，而你卻為了一件雞毛蒜皮的事情，而不知不覺中變成助紂為虐的一分子，你不感到慚愧嗎？」

怒真人頓時啞口無言。

東郭先生又道：「事情我已經剖析清楚，今後你究竟抱怎樣的態度，悉聽尊便，今夜我不難為你，我們後會有期。」

怒真人滿臉飛紅，轉身飛掠而去。

一場驚擾就此揭過，但鳳三為了朱淚兒落在姬悲情手中，而深深感到不安。

東郭先生道：「你暫勿憂急，那小妞兒三天之內是不會有兇險的，我老人家敢以性命保證。」

鳳三道：「但不要忘了她落在靈鬼手裏，三天後將用什麼辦法對付那殺不死的怪物？」

東郭先生一愣：「這一下你倒是真將我問住了……」

東郭高插口道：「天生萬物，必有相剋之道，我們慢慢再研究對付他的辦法。」

鳳三道：「但不要忘了他不是人，也不是物，而是史無前例的靈鬼。」

東郭高喃喃道：「那也不能例外，慢說他只是受姬悲情操縱的一個怪物，縱然是真鬼，也有應付之策。」

東郭先生說：「二弟說得對，暫將這件事丟開，最要緊的是對這裏不能絲毫鬆懈，當心姬悲情來一記『回馬槍』。」

鳳三、東郭高頗以為然，於是三人不敢離開瀑布附近一步。

※※※

黎明將黑暗吞蝕殆盡，山巒在朝陽映耀下一片金黃。

俞佩玉在此參禪「無相神功」才只三天。

依照東郭先生的估計，俞佩玉需七日工夫才能將「無相神功」學成，那將再需四天工夫，而姬悲情提出來的三天之約，現在只剩下兩天。

照這樣計算，俞佩玉功成赴約是趕不上的，所以大家很關心這個問題。

其中最心急的要算鳳三，俞佩玉不僅是他的四弟，而且能否準時踐約，還關係著朱淚兒的生死。

他面色凝重地望著東郭先生說：「你認為俞公子有沒有提前完成『無相神功』的可能？」

東郭先生說：「很難，除非有特別的奇蹟出現。」

鳳三道：「所謂『特別奇蹟』怎樣才能獲得。」

東郭先生一愣：「這一下你又將我問住了，那只能解釋為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鳳三聞言心情更為沉重。

三人繞過瀑布，來到洞壁跟前。

俞佩玉仍然趺坐在那塊突出的天然平台上面，神情如入忘我之境，但有一點和昨天顯著不同，就是面泛油亮亮的奇異色彩。

東郭先生脫聲驚呼：「奇怪……奇怪……」

鳳三道：「什麼事情你又大驚小怪？」

東郭先生扯了他一下：「我們不要驚擾他，有話外面談。」

繞過瀑布，在流泉旁的亂石堆中，三人各揀一塊石頭坐定，東郭高道：「老哥口稱奇怪，是不是因為俞公子面泛紅潤色彩所致？」

東郭先生點了一下頭：「是的，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

鳳三道：「是好是壞呢？」

東郭先生說：「當然是好，這就是『無相神功』將成的象徵，他比我預期的時間竟提早三天，」

鳳三驚喜道：「提早三天？那就是說明天就會成功？」

東郭先生道：「不錯，現在我找到答案了，這就是奇蹟，但一時片刻我還想不出原因」

東郭高道：「我曉得，一定是俞公子對『先天無極』門功力有深厚基礎，練起『無相神功』來事半功倍。」

東郭先生歡欣地道：「二弟說得對，我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轉臉又向鳳三道：「現在你總可以放心了，我們可以提前一天去赴姬悲情的約會。」

鳳三臉上愁雲一掃而空：「這也許是淚兒命不該絕。可是……」

東郭高插口道：「可是不曉得怎樣對付靈鬼，對嗎？」

鳳三點頭道：「是的。」

東郭高悅：「現在我已經想出對付靈鬼之道，應該沒有太大疑問。」

鳳三慌忙道：「什麼辦法，快說出來讓我聽聽。」

東郭高道：「對付靈鬼的關鍵繫在姬悲情身上，請想，靈鬼的一切既然受她操縱，也就是說姬悲情有靈氣寄附在靈鬼身上，只要能將姬悲情制伏，靈鬼也就自然失去一切能力。」

東郭先生拍手道：「對，一定是這樣，要想淚兒不遭傷害，就一定不能放過姬悲情。」

鳳三道：「既然這樣，我要先離開一步。」

東郭先生詫道：「哪裏去？」

鳳三道：「先去盯住姬悲情，提防她作逃走的打算。」

東郭先生道：「僅僅一天時間都不能等待麼，傍晚前那小伙子就會得到『無相神功』的，我們一同赴約豈不聲勢更壯。」

鳳三道：「但是，一天時間內也許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所以我現在心急如焚，非要先啟程不可。」

東郭高說：「好吧，但是絕不能獨自有所行動。膽大妄為，不僅於事無補，並且會替淚兒造成更大的危險。」

鳳三道：「這我曉得，我在那裏等候你們。」

話歇，身形已經縱起，幾個飛掠，便在山麓轉角消失不見。

※※※

日薄崦嵫。

白晝總算過去了，但這一天在東郭兄弟的感覺上好像特別長，長得就像整整一年。

所幸白晝裏沒有發生過任何驚擾，這顯示姬悲情在約會前並不再對這裏作偷襲的打算。

東郭兄弟坐在流泉旁邊，一面欣賞由晚霞幻成的美麗景色，一面聊天。

照晨間所見，俞公子的「無相神功」最遲明天早晨便可練成，但或許還要早，所以二老不敢擅離一步，以防發生意外變卦。

呼嚕！呼嚕！呼嚕！

就在此時，兩人耳際突然聽到怪異聲響，那聲音竟夾雜於瀑布雷鳴聲中。

東郭兄弟感到奇怪，循聲望去。

我的天！

倒懸而下的千丈瀑布，這時竟攔腰中斷，下半段竟再倒捲而起，變成了一條激天水柱。

那真是一幅奇景，壯觀極了。

東郭先生高興得亂蹦亂跳，脫口驚呼：「啊！妙極了，這就是那小伙子耍的花樣。」

東郭高也頓時醒悟，那表示俞公子的「無相神功」已經練成了，瀑布倒捲就是他試演功力時造成的現象。

瀑布從山頂上傾瀉而下，其勢猶如萬馬奔騰，而俞佩玉憑掌力竟能使其再倒捲而上，那威力實在驚人。

突聽一聲清嘯，穿插於瀑布聲中，舌乍春雷，而一條白色的影子也就隨著嘯聲一鶴沖天。

噢！那姿勢美麗極了，且又迅疾無比。

在相當高度時他又一個擰身疾轉直下，好像從蒼穹墜下來的一顆隕星，眨眼間飄落在二老跟前。

不是俞佩玉還有誰？

他飄落地面時依舊氣定神閒，好像剛才施展神功時竟還未耗費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東郭先生笑歪了嘴，好像他頷下的那把大鬍子，每一根也都在笑。

俞佩玉噗咚一聲跪下。

「多謝前輩成全。」

東郭先生一把將他拉起，並將笑容掩起：「你小子什麼時候拜磕頭蟲為師的？」

俞佩玉道：「前輩傳授『無相神功』，當此一拜又有何妨？」

東郭先生寒著臉說：「你小子少想跟我老人家拉關係，『報恩牌』換『無相神功』，我們從今後兩不相欠，所以根本不需要你道什麼謝。」

俞佩玉道：「話雖如此，但……」

東郭先生道：「少來婆婆媽媽的，你小子練功頭尾整整四天，你可曉得這四天當中發生了什麼驚人變化嘛？」

俞佩玉搖頭說：「晚輩不曉得。」

東郭先生道：「我說出來你會以為我丑表功，問我二弟去。」

東郭高不等俞佩玉開口，便將這數天來的一切經過告訴了他。

俞佩玉除了連聲道謝外，對朱淚兒被姬悲情押為人質十分擔心，何況又是被靈鬼看管，急聲道：「我想現在就去找姬悲情算賬。」

東郭先生嘆道：「忙什麼，明天動身剛好趕上約會，你現在『無相神功』剛成，最少也得要休息一天。」

俞佩玉眉頭輕輕皺：「可是……」

東郭高插口道：「朱淚兒在約會以前是不會受到傷害的，我兄長說得對，你是應該休息一天。」

俞佩玉雖然心急如焚，但現在也只有忍耐。

突聽「咪」的一聲，一條黑影像箭也似的竄進東郭高懷中，正是將朱淚兒引來此地的那隻黑貓。

東郭高含笑撫了撫它身上油亮亮的黑毛，說：「貓咪，昨夜你躲到哪裏去了呢？」

黑貓瞇著眼睛朝他叫了兩聲，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偎在慈母懷裏訴苦。

※※※

陰霾四佈，月黑風高。

那本來就是一座荒涼的山，現在灰黑色濃雲籠罩下，而在荒涼中又透著陰森，並散發著一派恐怖格調。

一陣陣的狂風呼嘯而過，更為這裏製造了肅殺氣氛，令人不寒而慄。

山腰處有一塊平整的大青石，下面是一口地洞，洞口被大青石密密地蓋著。

洞內亮著一盞青黲黲的油燈，太怪了，恐怕世上只有這一盞油燈，是發出如此青黲燈光的。

洞壁一角有張石榻，在青森森的燈光下可以看到上面躺著一位少女，正是朱淚兒。

從昨天晚上起，朱淚兒就被關在這石洞裏。

短短一天時光，朱淚兒憔悴多了，對她精神打擊最重的，就是她感到自己正陷落在靈鬼手中。

噢！那殺不死的怪物。

當朱淚兒一想到那張永遠帶著笑容的臉龐時，更會感到渾身直起雞皮疙瘩。

還算好，靈鬼自將她關進這裏便隱去了，這對朱淚兒的恐怖心情減輕很多。

朱淚兒曾作逃離這口地洞的打算，但是迄今沒有發現可能性，她忽然想到了死，人類在感到絕望，同時又受不住嚴重的精神打擊時，常常會想到從這條路上以求解脫。

尤其朱淚兒的良心，現正感到異常的不安，因為她自己太不小心，早就在中途被姬悲情盯梢而不自覺，等於引導她去殺害俞佩玉。

俞公子的情況究竟怎麼樣了呢？

這在她心中是一項很大的疑問，但她認為是凶多吉少的，姬悲情、姬苦情、俞放鶴，這些都是功高莫測的古怪人物，何況再加上那樣多的武林高手。

朱淚兒一想到這裏就感柔腸寸斷，因為她不但沒有幫上俞公子的忙，反而害了他。

朱淚兒很後悔，懊悔為什麼不在沿途多加小心，否則便不會形成如此惡劣的局面。

可是懊悔又有什麼用呢？

世上很多事情是必須要事先防範的，後悔，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也挽回不了任何過失：「死，你應該馬上就死，縱然俞公子安然無恙，你也不會再有面目見他。」

朱淚兒心裏這樣想著，甚至連多活一刻的勇氣也沒有。

她愈想愈痛心，獨自躺在石榻上開始哭泣，哭成了一個淚人兒。

過了一會，她突然將哭泣止住，翻身坐了起來。

她的兩隻眸子在發直，神光渙散，好像剛剛得了一場大病。

終於，她立定了必死的決心，低頭就朝洞壁上飛身猛撞。

石壁未經人工磨飾，凹凸不平，尖突密集的像犬牙交錯，像朱淚兒這樣飛身猛撞一定是絕無倖免的。

說時遲那時快－－

噗！

朱淚兒一頭撞得正著，雖然被撞的是一個冰冷物體，但並不硬，好像是撞在薄冰上面。

朱淚兒有點驚異，緩緩揚起臉來……

我的天。

她又看到那白森森，而又始終露著笑容的臉，這一頭竟又是撞在靈鬼的肚子上。

靈鬼還是那身裝束，緊身黑長衣，血紅腰帶，斜掛彎刀，渾身上下都散發著與眾不同的陰森鬼氣，在青黲黲的燈光下看到他尤覺可怖。

在看到他的一剎那，朱淚兒的整個靈魂都要飛出軀殼，驚恐地尖叫著，翻身撲回石榻。

朱淚兒捂住臉不敢再看，但洞內一點聲息也沒有。

她有點覺得奇怪，硬著頭皮從指縫中瞇眼一瞧……

一點礙眼的東西也沒有，更何況那可怕的怪物。

朱淚兒以為剛才發生的是幻覺，她一死謝罪的主意是拿定了，狠著心腸二次騰身，又朝石壁上一頭衝去。

照舊－－她碰上的仍舊是那類似薄冰的物體，當揚臉時又看到靈鬼朝她微笑。

這一次所不同的是靈鬼開了口：「靈鬼是最怕死的，所以也不希望別人死，尤其是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孩。」

朱淚兒壯著膽量將臉一揚：「剛才你分明不在洞內，你是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

靈鬼道：「你忘了我是靈鬼？靈鬼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不相信你再看看。」

說完突然消失無蹤，就像化作了一片霧氣。

但只一眨眼工夫，靈鬼又在青光黲黲的燈光下出現，仍是笑嘻嘻的那副神情。

朱淚兒大聲驚叫著：「不要笑，我最怕看你的笑容。」

靈鬼道：「但是靈鬼只會笑，哭起來會更難看。」

朱淚兒流著眼淚說：「那你就趕緊離開，我不喜歡看你那副尊容。」

靈鬼道：「你仍舊想死？」

朱淚兒道：「那是我的事情，你管不著。」

靈鬼道：「但是靈鬼一定要管，否則一頭撞成爛肺子，那就不美了。」

正值此時，洞頂上突然傳來大青石移動的聲音。

靈鬼頭一扭：「外面是誰？」

「……」

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回聲。

靈鬼回頭看了朱淚兒一眼，發覺朱淚兒也滿面驚詫地側耳聆聽。

靈鬼想縱出洞外查看，但卻猛的一個機伶，昂面朝上冷笑道：「朋友，你想調虎離山，好讓你從容救人，但是你找錯對象了，靈鬼是永遠不會上當的。」

突聽上面傳來一個冷喝聲音：「那我就下去跟你鬥鬥。」

朱淚兒驀地一陣驚喜，她辨識出那正是鳳三叔的聲音。

就在此時，一陣勁風貫入，那盞青黲黲的油燈，在一滅一明之間，洞內竟多了一個人。

朱淚兒喜極欲泣地狂呼著：「三叔……」

一頭就想撲進鳳三懷中，但被靈鬼無情地攔阻了。

鏘的一聲脆響，鳳三已拔劍在手，怒指著靈鬼說：「趕快放她讓我帶走，不然我就殺掉你。」

靈鬼笑道：「你在自己騙自己，你不會不知，靈鬼是永遠殺不死的。」

朱淚兒情急如焚，也忘記害怕了，猛的一把從靈鬼身後將他抱個正著，大叫道：「三叔，快動手，砍他的頭！」

鳳三手起劍落。

喀嚓！

鳳三揮劍如閃電，而靈鬼的一顆頭顱也就隨著劍光骨碌碌滾在一旁。

怪哉！靈鬼已經人頭落地，但他臉上的笑容依舊不改，並衝著朱淚兒眨眼。

朱淚兒嚇得的大聲尖叫，一頭撲進鳳三懷中。

鳳三拍了拍她的肩膀：「快，我們馬上離開這裏。」

朱淚兒餘悸猶在地點了點頭。

鳳三拉著朱淚兒躍出地洞，不料竟有一條黑影正在洞口擋路。

當兩人看清那人的形象時，都不由大驚失色。

那黑色緊身長衣，那血紅腰帶，那彎刀，尤其那臉上冷森森的笑容，不是靈鬼還會有誰？

鳳三驚得朝後連退兩個大步，用手指著靈鬼道：「你的頭……」

靈鬼咧著森森白齒笑道：「靈鬼的頭永遠長在靈鬼的頸項上，你剛才所看到的只是幻象而已。」

鳳三愣了，面對這殺不死的怪物，他真不曉得怎樣對付才好。

鳳三也曾嘗試以絕世輕功帶著朱淚兒遠走高飛，但結果失敗了，靈鬼如影隨形，竟始終逃不出他的阻擋範圍以外。

在此種情況下，明明曉得以劍對付靈鬼乃是白費氣力，但也只好以此跟他周旋，希望能出奇蹟，能逼退它。

鳳三的劍法已至爐火純青境界，但見銀芒一片，霎時工夫便將靈鬼罩在劍幕之下。

可是靈鬼卻不當一回事，他也將腰刀揮舞成一片刀海，應個景兒，縱然失手，挨上個三劍五劍也無所謂。

朱淚兒倒也乖巧，趁著鳳三將靈鬼纏得死緊時，擰動纖腰便朝山下飛逃。

靈鬼笑著說：「在靈鬼面前想逃？那簡直將靈鬼太看輕了。」

話聲歇，靈鬼的影子也就隨著消失於鳳三的劍幕之下，而又擋阻了朱淚兒的去路。

在這種情況下，鳳三愈打愈膽寒，愈打愈心驚。

他現在心裏升起一個頹喪的想法，靈鬼不除，朱淚兒就永遠無法被救走，東郭先生來了也不例外。

但如何才能除掉靈鬼呢？

鳳三先生也曉得必先制伏操縱靈鬼的姬悲情，可是他捫心自問，掌中這一把劍又絕不是姬悲情的對手。

突聽朱淚兒一聲驚呼：「三叔……救我……」

原來朱淚兒正奔逃間，突被靈鬼以老鷹抓小雞手法提到掌中，竟像閃電般朝山頂上掠去。

鳳三大驚失色，提足上乘輕功，就朝靈鬼飛撲。

可惜的是他快，靈鬼比他更快，就好像眨眼之間化成一陣狂風，連一點影子也沒有留下。

鳳三愣了。

他彷彿隱隱聽到朱淚兒的哭泣聲，但細微極了，剛到耳邊又被狂風吹散，而使他摸不清真正方向。

鳳三情急如焚地環首四顧……

狂風陣陣，黑夜茫茫，眼界下竟沒有出現任何可疑的目標。

鳳三心頭沉甸甸的，好像一跤跌進了萬丈深淵。

就在此時，夜風飄送過來姬悲情的聲音：「鳳三先生，在我這裏橫衝直撞，你不嫌太無禮了嗎？」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鳳三朗聲道：「姬夫人，我希望你能現身答話。」

姬悲情道：「你認為有這個必要嗎？」

鳳三道：「當然，我希望你說明白扣留朱淚兒的理由？」

姬悲情道：「簡單得很，恐怕俞公子不按時赴約。」

鳳三冷笑道：「以姬夫人在武林中的聲望，扣留一個女孩作人質，不怕貽笑江湖嗎？」

姬悲情道：「那也要看情形而論，我現在將朱淚兒當客人看待，又沒有讓她受任何委屈，是不會遭受什麼嚴重議論的，何況……」

鳳三一聲冷哼：「何況你的所有醜行，都已被『閻王債』公佈了，再多添上一兩件也無所謂，不是嗎？」

姬悲情笑道：「就算你猜對了，也許這就叫做虱多不癢，債多不愁，你既然明白，就請趕快離去，只要俞公子一到，我是不會難為朱淚兒的。」

鳳三憤聲道：「好罷，但願你言而有信，我敢保證俞公子一定準時赴約的。」

說完身形縱起，如灰鶴掠空，瞬息之間便在夜色茫茫中消失不見。

※※※

日正當中。

在群峰頂上出現一個飛掠的白影，翻山越嶺，跨谷越澗，飛掠一遭後，便飄然落在山坳中的一塊平地。

白衣少年就是俞佩玉，他淵停嶽峙的輪眼四下一掃……

呀，好荒涼！

這座小山光禿禿的寸草不生，眼界下盡是荒涼衰草，怪石嵯峨。

俞佩玉眨動星眸觀察了半晌，但是竟沒有發現任何埋伏。

這使俞佩玉有點感到意外，姬悲情既然約定今日在此作一了斷，似乎不應該如此鬆懈。

就在俞佩玉發愣的時候，山麓下又出現三條灰影，俱都施展上乘輕功，電掣風馳，眨眼下一齊縱到俞佩玉身旁站定。

這三人就是東郭弟兄和鳳先生，東郭高懷中還抱著那隻黑貓呢。

東郭先生面轉俞佩玉說：「小伙子，四周情況你都偵察過了嗎？」

俞佩玉道：「是的，但沒有任何發現。」

東郭先生眉頭一皺：「特別小心，他們夫妻三個想耍鬼花樣。」

俞佩玉點了點頭，遂即面向山頂朗聲叫道：「俞佩玉準時赴約，請你們亮相吧。」

話剛歇，山頂上冒出一條人影，正是冒牌武林盟主俞放鶴。

緊接著，姬悲情和姬苦情也就在一塊巨石後面疾衝而出，像箭頭般，朝這裏飛射而來。

東郭先生低聲道：「山上有不少『老鼠洞』，他們就是從洞裏鑽出來的。」

片刻工夫，姬悲情、姬苦情已經縱至跟前。

姬悲情輪眼在俞佩玉臉上一掃：「還記得在地道石窟裏，我跟你講的一番話嗎？」

俞佩玉道：「你是指讓我暗殺東郭先生？」

姬悲情道：「除此以外還有。」

俞佩玉道：「記得，如果不是令夫君死的把戲拆穿，和『閻王債』上記得清楚，也許到現在我還弄不清敵我呢。」

姬悲情道：「年紀輕輕的，『閻王債』的事你不嫌做得太絕了嗎？」

俞佩玉道：「比起你們對付家父的手段，我還差得太遠。」

姬悲情冷笑道：「你也沒想到因此得罪了整個武林？」

俞佩玉道：「當然想到了，在正義之前，我根本不考慮這些。」

姬悲情道：「這麼說，我應該先佩服你的魄力，但是你已闖了滔天巨禍，今天是難逃公道的。」

俞佩玉微笑道：「但願如此，不過凡事既有最好的設想，也就應該有最壞的打算，夫人應該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

姬悲情道：「那是說今天制不住你該怎麼辦？」

俞佩玉道：「不錯。」

姬悲情一聲冷哼說：「那是我的事情，用不著俞公子來操心。」

講到這裏又面朝東郭先生道：「今天事情是個不了之局，東郭先生看出來了嗎？」

東郭先生道：「那還用說，我老人家還不至於老眼昏花到這種地步。」

姬悲情道：「所以在這最後關頭，我還是提醒你一聲，勿插入這是非漩渦，望你三思。」

東郭先生道：「我一思都不思，這件閒事我管定了。」

姬悲情道：「那好吧，今天你們一個也走不了。」

東郭先生咧嘴一笑，道：「我老人家這麼大把年紀不是被大話唬大的，姬夫人未免將話說得太滿了一點。」

姬悲情冷笑了笑，不再理會他了，回頭用手勢朝站在山頂上的俞放鶴擺了擺，俞放鶴也就隨手舉起一面令旗，左右揮舞，迎風搖動。

那是武林大纛，在非常時期號會武林群雄時才用得上的。

那面大纛也代表著武林盟主的權威，在大旗揮動下武林中俱應俯首聽命，萬死不辭。

頃刻間，隨著大旗的揮動又伴和著一陣號聲，而原來死寂沉沉的山頂山腰一帶，在號聲旗影下竟像幽靈般的冒出很多武林人物，一眼看來不下三百名左右。

這一次人到得很齊，包括當年黃池大會中的十三大派掌門人，乃黃池大會以來最熱鬧的場面。

姬悲情面現得意笑容：「東郭先生，你看到了，在這種情形下，你們會遭遇什麼樣後果呢？」

東郭先生撫著他的大鬍子，自言自語道：「看情形你們的號召力還真不小呢，著實令人吃驚。」

姬悲情道：「也許你感到後悔，但是我很替你可惜，因為已經晚了。」

話聲剛歇，武林大旗，又作另一次揮動。

那是催令武林群豪行動的訊號，也就是攻擊命令，大家只准前進，不得後退。

俞佩玉這方面暗地吃驚，倘如武林群豪在號令下齊擁而至，將不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流血事件呢。

但是，意外的事情出現了。

武林群雄漫山遍野，但都對大旗的揮舞視若無睹，好像他們是看熱鬧來的群眾。

※※※

大旗迎風招展下發出劇烈聲響，縱令俞放鶴暗用內家真力，險些將大旗震破，群雄陣中仍舊無動於衷。

俞放鶴突將大旗一收，怒吼道：「你們竟敢違抗武林盟主的命令。」

這一聲大吼回音環山繞谷，每一個人都可聽得十分清楚。

緊接著，便有一個沉勁的嗓門出自群雄陣中。

「可惜你不是真正的放鶴老人，而是漠北大盜『一股煙』俞獨鶴，更是姬氏夫婦的傀儡，我們既然認清真面目後，就能任你驅使麼？」

俞獨鶴站在山頂上愣了。

姬氏夫婦的臉色更難看，不知是驚是怒，兩人的身子都在微微發抖。

這顯示了一點，江湖上的事情一向是波詭雲譎的，但正義終在人間，在必要關頭時仍會流露出來。

俞佩玉激動得熱淚盈眶，長時間的委屈，也只有今天方算真正得到伸雪。

東郭先生更是捋著鬍子呵呵大笑，道：「姬夫人，這樣的轉變不僅我老人家，恐怕你也感到十分的意外吧？」

姬悲情冷哼一聲，道：「那也不必這樣值得高興，除非『墨玉夫人』血濺三尺，這筆賬仍要追算到底。」

突聽姬苦情一聲怒吼，欺身上前，一掌便朝東郭先生推來。

東郭先生沒有還手，飄身斜退七尺，瞪著那雙山羊眼睛哼道：「綠朋友，冤有頭，債有主，現在小伙子既已出面了，你還找我拼命是何道理？」

這一吼，竟將姬苦情吼愣了。

俞佩玉踏前一步：「東郭前輩說得對，請你向我發掌吧。」

姬苦情嘿嘿獰笑道：「好，我不會當場打死你的，一定要將你帶回石窟澆成蠟人，上次我錯過了一個機會，這次絕不再錯過。」

說完雙掌推出強烈勁風，呼的一下朝他身上撞來。

俞佩玉意動功行，雙掌一翻就迎了上去。

嘭！

兩股氣流激出嘭然巨響，狂風怒捲。

那是電光火石一剎那間事情，但聽姬苦情一聲慘嚎，竟像斷線風箏般從飆風中飛出，一跤跌在兩丈開外，口噴鮮血，倒地而亡。

他臨咽氣時還瞪著兩隻死魚眼，似乎被俞佩玉一掌震斃而太不甘心。

姬悲情如遭雷殛般地僵立不動。

她和姬苦情既有兄妹之情，又有夫妻之分，眼見姬苦情死得如此之慘，不由心中一陣劇痛。

但她的矜持實在令人驚奇，除了隔著輕紗面罩僅看出她微現一片淚影外，竟沒有其他的激動顯露。

她將滿含怨恨的眼神投在俞佩玉臉上：「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你竟學會了『無相神功』？」

俞佩玉道：「不錯，這是東郭前輩所賜。」

東郭先生急嚷道：「好小子，你竟想嫁禍到我頭上來，當心她突然發出『先天罡氣』，一掌將我老人家劈飛了。」

俞佩玉能夠聽得懂，那等於點醒他提防姬悲情猝然出手。

果然不出東郭先生所料，就在此時姬悲情已突然發動「先天罡氣」，迅猛無比地朝俞佩玉撞來。

俞佩玉受了東郭先生那句話的影響，所以心理有了準備，見狀翻掌就迎。

轟的一聲震天價大響。

這一掌和姬苦情的情形大不相同了。

「先天罡氣」和「無相神功」都是剛猛十足的內功，相撞之勢簡直撼山震嶽，而迸發出來的氣流也勁疾得像狂烈旋風，塵煙將丈餘方圓之內都瀰漫了，並使站在旁邊的人有砭膚刺肌之感。

塵煙終於緩緩散盡。

稀薄的霧幕中，漸漸看出兩個搖晃的影子，俞佩玉只是身形有些不穩，而姬悲情卻感到有點血氣翻騰。

東郭先生坐在一旁，樂得咧嘴直笑。

姬悲情難以掩盡矜持，而流露出震驚的眼神。

那太難以令人置信了。

短時間學成「無相神功」尚在其次，而且竟具這等駭人的火候。

姬悲情的「先天罡氣」在武林中敢說僅有東郭先生可以與之頡頏，如今竟又多了一個剋星。

正值此時，遠處突然傳來厲喝，一條灰影正從山頂上疾瀉而下，瞬息停在姬悲情面前。

來人正是俞獨鶴。

他在武林盟主威信盡失之下，狂怒的雙目盡赤，而將一雙憤怒的眼神投在俞佩玉臉上。

東郭先生插腔道：「用不著那麼兇，你應該感謝小伙子才對。」

俞獨鶴猛地轉過臉來：「你這話什麼意思？」

東郭先生手朝姬苦情的屍體一指：「他替你除掉情敵，你以後和姬夫人不必再偷偷摸摸的了。」

話未說完，一股罡氣向他撞來。

東郭先生剛才那句話太刺人了，姬悲情羞憤得難以自容。

東郭先生和姬悲情一交上手，俞獨鶴也就嗆啷啷地將一柄青鋼寶劍抽在手中。

刷！刷！刷！刷！

他揮出漫山劍影，疾厲無匹地就朝俞佩玉頭上罩來。

現在他又恢復了漠北大盜「一股煙」的兇性，看光景恨不得將俞佩玉剁成肉泥方稱心意。

俞佩玉連躲十招，才得到抽劍的機會。

人如玉，劍似虹，俞佩玉揮動長劍剛施出一招「漫天星斗」，山坳便掀起了一遍采聲。

山區內的六百隻眼睛全被這場鬥劍吸引住，屏息凝神，鴉雀無聲，以至劍身破風銳嘯愈發清晰。

刷！刷！刷！刷！

刷！刷！刷！刷！

漸漸地兩團劍影已混為一處，而形成了一個大劍幕，劍幕中只隱約的現出兩條人影，已經令人難以分辨誰是誰了。

突然，劍幕中起了一聲脆響。

那聲音像龍吟，但見一縷白光沖天而上，頓又引起觀戰者的集體驚呼：「啊呀，那是斷劍。」

情況轉變得快如電光石火，但見劍幕中人影倏分，俞獨鶴右手拿了一把半截劍，滿頭大汗地站在那裏發愣，而俞佩玉則氣定神閒，光從外表衡量就已看出俞獨鶴不是他的對手。

剛才斷劍的一剎那，乃是俞佩玉將「無相神功」暗注劍身，否則俞獨鶴手中劍不是那樣容易就被對方震斷的。

東郭先生的「無相神功」和姬悲情的「先天罡氣」不分軒輊，現已住手，觀看這邊的動靜。

俞獨鶴面前多了一把劍，那是俞佩玉扔給他的。

俞佩玉滿臉悲憤地道：「你是我的二叔，但以你所行所為，敗壞了歷代相傳俞氏家族門風。」

俞獨鶴兩眼噴火，但望著他沒有吭聲。

俞佩玉又道：「看在俞氏歷代祖先分上，以及不論好歹你總歸是我二叔，我不能動手殺你，這把寶劍給你自絕。」

俞獨鶴臉上的神色千變萬化，誰也看不出他心中在盤算什麼？

全場鴉雀無聲，俱都凝神在看這場戲究竟怎樣收場。

俞獨鶴終於將劍緩緩撿起了。

突地一個冷不防，他竟擰身而起，揮劍便向俞佩玉猛刺。

人群中頓時掀起一片驚呼。

俞獨鶴用的是絕招，詭奇絕倫，並又在俞佩玉沒有防備下動手，誰都會替俞佩玉暗捏一把冷汗。

劍光如閃電，但聽俞佩玉一聲悶哼。

同時群雄也看到一股狂風猛撞俞獨鶴的右臂，這些經過也是一眨眼間事情。

插手者是東郭先生。他的「無相神功」將俞獨鶴震得踉蹌斜退，所以俞佩玉只在他偷襲下，左臂被劃了一條口子。

東郭先生的一雙小眼珠像利刃般地盯住俞獨鶴，沉叱道：「俞獨鶴，你這一手可真夠漂亮，如果你還有武林中人的血性，你應該馬上橫劍自刎。」

俞獨鶴現在已雙目盡赤，嘿嘿獰笑著：「但是在我自刎前想找兩個墊背的，頭一個我看中的就是你。」

東郭先生道：「那真妙極了，我也正想幫小伙子一個忙，替他除掉你這恬不知恥的江湖敗類哩。」

俞獨鶴一陣淒厲狂笑：「好，那我就成全你。」

話歇，二次擰身，隨手劃出一片劍影，就朝東郭先生當頭罩下。

東郭先生空手對敵，他是一點都不敢大意的。

唰！唰！唰！

絕招頻頻出手，他曉得已經面臨生死關頭，所以動起手來盡展所學。

霎時之間掌似掌山，劍似劍海，兩人在一個適當機會中，不約而同地俱出險招。

山區內又掀起一陣驚呼。

哧……

嘭！

場中同時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

那是兩人所出險招都有了著落的緣故，東郭先生的灰袍削去一片袖子，而俞獨鶴卻被他的「無相神功」捲飛，口中鮮血狂濺，身子還沒落地便已五臟盡碎而亡。

山區起了如雷狂呼。

俞佩玉怔立當場，說不出心裏是什麼滋味。

就在此時，姬悲情一鶴沖天，快逾流星直朝山頂撲去。

東郭先生急聲吩咐：「二弟，你陪小伙子去找靈鬼，那小妞兒的性命還在他手中呢。」

俞佩玉、東郭高齊聲應是，連袂朝地洞方向撲去。

東郭先生和鳳三急起直追，說什麼也不能讓姬悲情作漏網之魚。

看熱鬧的武林群雄這時竟自動分成兩批，一批跟著俞佩玉，一批綴著東郭先生，想看一個最後的結局。

※※※

蓋著地道入口的那塊青石板目標明顯，很容易便被俞佩玉發現了。

四周俱是嵯峨怪石，這裏一帶僻靜而又荒涼。

俞佩玉心急朱淚兒安危，手起掌落。

轟隆！

那響聲震山撼嶽，而那塊桌面大小的青石板也就紛紛飛起，被劈得不知去向。

洞內十分黝黑，兩人竭盡目力也看不清下面的情況。

突然有一個冷沉的聲音從洞底傳出：「上面是誰，敢來找靈鬼的麻煩？」

俞佩玉道：「快將朱淚兒放出來，不然我就將這口鬼洞填平。」

靈鬼道：「這話嚇不住靈鬼，如果你不怕將一個如花似玉的妞兒活埋，你就不妨試試，但我還是要出來會會你的。」

洞口突然起了一陣青煙，而在青煙漸漸消失時，靈鬼已站在俞佩玉面前，左手卻緊扣著朱淚兒的玉腕。

朱淚兒喜極而泣：「你來了……」

下面的話說不出來，兩行眼淚就像小蛇似的緩緩爬下粉腮。

光天化日下的靈鬼更感陰森可怖，尤其那張臉，竟慘白得毫無血色，但是仍舊露出慣有的笑容。

俞佩玉手朝靈鬼一指：「你放了她！」

靈鬼說：「昨夜鳳三碰壁而歸，難道你們不曉得？」

俞佩玉道：「但是今天你一定要放了她。」

靈鬼道：「那除非先將我殺死，但靈鬼又是絕對殺不死的。」

俞佩玉頓感十分棘手。

他明明曉得靈鬼不畏刀劍，想以「無相神功」試試，但由於靈鬼緊緊將朱淚兒拉在身旁，又怕「無相神功」的餘飆將她碰傷。

朱淚兒又驚又懼，楚楚可憐，數日不見，她已憔悴得多了。

俞佩玉處此境地一籌莫展，最後決定先纏住他再說，俟機再另作打算。

而這時東郭高懷中的黑貓卻對朱淚兒「咪！咪！」叫了兩聲，彷彿跟她很熟悉。

俞佩玉決定之後立即動手。

拳出山搖動，劍到鬼神驚。

俞佩玉雖然曉得寶劍傷不了靈鬼，而他仍脫不了掌劍並用，除此以外，他實在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

這陣急攻對靈鬼產生莫大威脅。

但是靈鬼就是靈鬼，他以忽隱忽現的身法對付，實在躲不了，就硬挨一劍，竟還報之以笑。

俞佩玉看到這種情況時頭皮直麻，而朱淚兒也嚇得大聲尖叫。

轉眼工夫一百多個回合過去。

苦也。

照此情形下去，再鬥一千個回合也沒有用，徒自使俞佩玉耗費真力。

朱淚兒臉上露出了絕望的表情，呼叫著：「你們不要再管我……你們會被我拖累的……」

東郭高懷裏的黑貓也急躁不安地對朱淚兒「咪，咪」直叫，並對靈鬼作遙遙撲擊之狀。

俞佩玉邊打邊道：「淚兒，你不要灰心，我一定會從這怪物手中將你救回來的。」

「噢……」

朱淚兒深受感動，眼淚更像黃河決堤般地流了下來。

東郭高則站在原地恍惚出神，看光景他在籌想用什麼辦法才能有效地對付靈鬼。

突然！

靈鬼站立原地不動，口裏嘰哩咕嚕的，不曉得在跟什麼人說話，而對俞佩玉的寶劍根本不予理會。

俞佩玉大感驚異，收住劍勢靜以觀變。

過了一會工夫，靈鬼緩緩將眼神移到俞佩玉臉上，笑著說：「俞公子，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

俞佩玉道：「什麼事？」

靈鬼道：「剛才我是在聽取姬夫人的命令，你猜她怎樣命令我。」

俞佩玉道：「鬼話只有你才聽得懂。」

靈鬼指了指身旁的朱淚兒：「姬夫人說她已失去利用價值，命我立刻殺了她。」

俞佩玉驚得朝後退了一個大步：「你敢。」

靈鬼笑著道：「不敢是假的，倒有點不忍心，殺死這樣如花似玉的美人兒，實在太煞風景。」

一邊說一邊抽取腰間的彎刀。

紅綢飄動中，刀已在手，靈鬼又說：「但那是沒有辦法的事，靈鬼絕對不能違背主人的命令，你說對嗎？」

靈鬼仍舊是那副不死不活的腔調，但就在這談笑之間，猛的一刀就朝朱淚兒頸上砍去。

但就在這個時刻，一縷銀光閃電而至。

那是俞佩玉的長劍，全憑反應快，一劍撩中靈鬼的彎刀。

鏘啷啷一聲脆響。

靈鬼頓時虎口發麻，竟被俞佩玉劍身中貫注內力所震，一陣踉蹌接連後退。

這樣一來朱淚兒得到了機會。

她趁著靈鬼分神的時候，猛的一下掙脫靈鬼掌握，擰身便朝俞佩玉懷中猛撲。

靈鬼笑道：「想跑？沒有人能在靈鬼手下逃脫的。」

他那幽靈般的身法如影隨形，朱淚兒離開俞佩玉還有好一大段呢，靈鬼卻已跟至。

紅綢隨風飄舞中閃電而下。

那速度快極了，快到竟令俞佩玉沒有把握搶救。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靈鬼的彎刀閃動粼粼銀波，疾揮而下時－－

颼！

驀地冒出一條黑影，像箭頭般地直朝靈鬼撲攫。

啊呀，竟是東郭高懷裏的那隻黑貓。

靈鬼的彎刀也揮下了，黑貓的前爪也撲到了，雙方的接觸就像電光火石。

「咪－－」

黑貓突地一聲慘叫。

刀光一閃！

血雨橫飛中，黑貓的一隻前爪頓時被彎刀削飛，而猝不及防下，靈鬼滿臉濺的都是貓血。

朱淚兒就近伸手將黑貓接住，發覺它的前肢血流如注，痛得渾身直抖。

不料就在這頃刻間，怪事發生了。

靈鬼突然發出淒厲尖叫，竟痛苦不堪地倒在地上滿地打滾。

這一下，將朱淚兒和俞佩玉都看得發呆了，而看得東郭高卻滿面笑容地站在那裏頻唸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就在這眨眼工夫內，場中又起了更大變化。

靈鬼突然不見了，而地上卻留下一灘濃血。

俞佩玉急忙放眼搜索－－

那是靈鬼常玩的花樣，明明不見了，但轉眼又會在另外地方出現。

東郭高踱上前來微笑道：「俞公子，放心吧，靈鬼將永遠不會再出現了。」

俞佩玉、朱淚兒一齊將驚愕的眼神投在他的臉上。

東郭高撫著黑貓的頸項：「這是誰也料不到的事情，靈鬼毀在貓咪手裏，它前爪的血使靈鬼整個毀去。」

俞佩玉詫道：「聽說黑狗血能克制鬼邪，黑貓的血也能嗎？」

東郭高道：「當然，眼前不就是最好的例子麼。」

突見朱淚兒摟著黑貓的頸項不停地親吻，並喃喃數說道：「心愛的貓咪呀，為了我，竟使你變成殘廢！」

「咪，咪。」

那是黑貓親密的叫，好像它懂得有人正在對它愛憐。

俞佩玉略向四下打量一眼，遂和東郭高、朱淚兒朝山頂處飛奔而去。

朱淚兒掏出刀傷藥，一面奔跑一面替黑貓塗傷，奔抵山頂時，黑貓的前爪已被完全包紮停妥。

俞佩玉一眼看到了東郭先生和鳳三哥，正在施展絕世輕功，撲向一處斷崖，於是一同趕去。

鳳三見朱淚兒安然無恙，驚喜交集，當曉得靈鬼伏誅經過時，就連東郭先生也暗暗稱奇不已。

俞佩玉道：「姬悲情呢？」

東郭先生道：「我們追到這裏，突然失去了她的影子，一定又躲到老鼠洞裏去了。」

東郭高道：「我們開始分頭搜，遲則生變。」

眾人皆點頭同意。

※※※

斷崖下面是千丈絕壑，異常險峻。

同時，從種種跡象上判斷，這裏不僅人煙罕至，也是鳥獸絕跡的地方。

眾人撥荊斬棘，緩緩朝前搜索。突聽東郭先生驚呼：「快來，姬悲情一定藏在這裏。」

眾人同聲趕至，發現一座被山石遮住的洞口，十分幽暗，深不見底。

俞佩玉道：「東郭前輩說得不錯，因為山石有被撥動過的痕跡。」

東郭先生道：「那就少廢話，跟我老人家一同見識去。」

眾人屏息凝神朝山洞一步步搜索過去。

陰森、幽暗、泥腥氣撲鼻，眾人亮起火摺子，在洞內轉了一個彎，便赫然發現了「墨玉夫人」。

姬悲情盤膝坐在一塊青石條上，紋風不動，那神情好像老僧入定。

眾人立即凝神戒備，距離終於愈來愈近，姬悲情還是沒有一點反應。

東郭先生突然吁出一口長氣，搖頭嘆息道：「想不到她已經自絕了。」

眾人一愣，趨至她身前一看，可不是氣息已絕？但「墨玉夫人」仍舊那麼漂亮，那麼高貴，就和生前完全一樣。

眾人不禁一陣唏噓。在離開洞口，到達山頂時，散佈在山坳的武林群雄頓時發出驚天動地的歡呼：「請俞公子出任武林盟主。」

「對，讓他繼承放鶴老人家風，將武林秩序納入正軌。」

「我們齊心支持，並發揚武林精神！」

東郭先生高興得撫著大鬍子直笑，一場武林風暴終將過去，而未來究竟會有怎樣轉變呢？誰也回答不出來這個問題，人心如風雲驟變，一切的一切，都要隨人性而定。

俞佩玉父仇已報，他現在百感交集地朝下山之道慢慢走著，他想到林黛羽，也想到武林前途，更想到今後自己的責任。在他身後不遠，有位懷抱著黑貓的少女緊緊跟隨著，那正是驚魂乍定的朱淚兒。

現在，她心中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滋味，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俞佩玉走到哪裏，她也就一定跟到哪裏，海枯石爛，地老天荒，世間一切可以變，而她的一顆心卻永遠不會改變！

（全書完）